

萬人雜誌

(第二一九期)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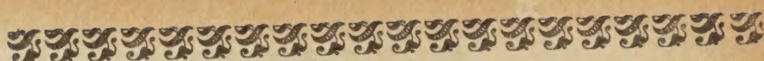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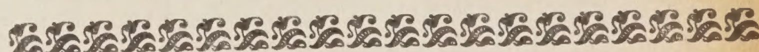


1972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一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一月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台灣大專教授要求改革

繼大專學生之後，台灣三十餘間大專學校的三百名教授，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台北招待記者發表時局主張，引起了海外觀察家的重大注意。顯示台北當局正針對國際的逆流，啓導自發力量，從事政治改革。大專學生和教授發表主張，實是重大革新的訊號。

十項改革主張

這些教授們在發表的書面意見中說：「在此國際形勢逆轉，海內外同聲奮起的時候，這是我們痛切反省，從挫折中吸取教訓，厲行改革的良機。」又說：「在尋求應對時變之道中，決不可動搖滅共復國的根本目標，同時必須自救、自助、自立、自強，而不可存有依恃外力的心理，要在憲政體制下，堅持原則，更新觀念，健全結構，加强行動。」並且說「危機也就是轉機」。

不變滅共復國的目標，維持民主憲政的體制，這都是大端大節，無可疵議。再看他們的十項具體主張：

第一、必須革新中央民意機構；

第二、必須延攬才俊之士，加强政府功能；

第三、必須加强海內外反共愛國志士的團結聯繫；

第四、必須繼續鞏固領導中心；

第五、必須大刀濶斧、澈底除弊——包括澄清吏治、剷除特權等；

第六、必須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包括提高農工生活，平均都市地權等；

第七、必須改革教育與科學發展辦法；

第八、必須嚴密注意匪諜活動；

第九、必須建立善良而健全的社會風氣；

第十、我們個人必須負起現代國民的責任。

起風雲、造時勢、開機運

以上十項主張，雖然出於三百餘名教授之口，但是實爲台灣整個情勢的反映。使人感到，台北當局已確有決心在謀求改革。這一點非常重要。再就十項主張的內容來看，從第四到十這七項主張，都是應行應改的常事，也是政府往常努力的目標，可置而不論，該突出的是前三項，玆分別討論之。

①中央民意機構亟待改革，這是二十年來的積弊。因爲今天在職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民大會代表，都是一九四八年選舉產生的，任期早已屆滿；只因大陸淪共，未能舉行新的選舉，故拖延至今，這雖然是出於無奈，但是絕非合理。現在台北的教授們提出改革的呼籲，是非常正當的。

怎樣改革呢，可惜他們沒提出具體的辦法。他們說：「這是一個複雜而困擾的問題」，也確是如此。但是時至今日，此事已經無可再拖。依照各種情況，大陸各省的代表名額，應酌量減少，同時應擴大台灣本地及海外地區的代表名額，斟酌情況重新選舉。例如大陸各省名額，可考慮各省同鄉會來選舉。

②「延攬才俊之士」，這項主張甚爲突出，不過實行起來也最困難。關於人才的標準，該文件說：「國家棟樑之才，必須要有擔當重任的氣概和抱負，要對時代和歷史，有深刻的識見，尤其要對共黨的作爲和謀略，有眞切的瞭解……。」這都是抽象的原則。要言之，今天是非常時期，所需的才俊，並非只是各種實際工作所需的人員或專家，重要的是有氣魄有實學，能夠旋轉乾坤，振奮起弊的志士豪傑。從歷史上看這種才俊，每個時代都有，只看當局有沒有氣量和誠意去延攬。危機能否轉爲生機，關鍵在於能否集結一代精英，起風雲、造時勢、開機運。

加强團結之道

③「加强海內外反共愛國志士的團結連繫」，對於這一項主張，人人皆認爲是正確而必需的，問題在於團結的方法，進一步來說應該反省，爲什麼到現在爲止，「海內外反共愛國志士」的團結不如理想呢？一個具體的例子，如本刊迄今不能在台灣發行，類似的隔膜如不消除，空談團結又有何益。在隔膜存在的情況下，海外的反共愛國力量只有各自孤軍作戰，這對於反共復國實是莫大損失。台灣教授們這一呼籲可謂切中時弊了。





東西方國家都放棄原則 世局隨時會發生突變

一九七一年世局發生不少出人意表的變化，這因爲東西方國家放棄了原則。因此，七二年也很可能發生無法預料的突變。二月二十一日美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會產生怎麼的結果？現在還難逆料。

萬人傑

罵街潑婦

一九七一年世局變化非常大，不論民主國家或共產國家，做事都放棄原則，許多事情出人意表。犖犖大者如中共一個小小的乒乓球，竟把西方國家弄到目迷五色，他的微笑外交居然大奏膚功，換取許多國家的建交。更神奇的是竟由此而混進聯合國，睇皮的美國也控制不住，在聯合國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敗。有些國家還以阿Q精神自解，說中共進入聯合國，對世界和平有幫助。但兩個多月來中共在聯合國中表現，對世界和平何嘗發生過絲毫作用？喬冠華和黃華兩人，有如罵街的潑婦，在聯大開會的期間，每天和馬立克、布斯等互相嘲罵，怪不得西村把聯合國看得一文不值。事實上，聯合國的確愈來愈不像樣。中共混入聯合國，首先是投贊成票的西方國家失卻原則，同時也是聯合國本身失卻原則，在聯合國的檔案中，仍存有譴責中共爲侵畧者的紀錄；同時，相信投票贊成中共入聯合國的西方國家，許多當日也會投票贊成譴責中共爲侵畧者的，這不是强有力的諷刺嗎？

尼克遜的先遣隊

另一件出人意表的大事是基辛格秘密入大陸，安排了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北平。周恩來「邀請」第一號敵人的頭頭訪問中國大陸固然失卻原則；尼克遜以自由世界領導者的身份，跑到一個沒有邦交的國家去「尋求和平」，紆尊降貴，既失國格，更失人格，難怪蘇聯一開始便嘲諷他豎了白旗到北平。現在，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的日期已確定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同時，由海格准將率領的先遣隊，已到達北平，專爲尼克遜的訪問安排一切。

雖然，親共的貝卻敵曾經放出空氣說：美軍發動了一九六八年停止以來的另一次大規模轟炸北越，將使尼克遜訪問北平之行受阻，如果美軍繼續轟炸北越，中共就會撤銷「邀請」。

可是，貝却敵究竟不是中共代言人，他這些話毫無根據。尼克遜的先頭部隊卻偏在北越炸彈聲中飛去北平，中共也並無撤銷邀請的任何表示。

秘密妥協？

轟炸北越的命令，由尼克遜頒下的；轟炸北越的理由是保障撤退中美軍的安全。其實，這「理由」不過是美方的藉口，尼克遜敢於在訪問前後發動這次猛烈轟炸，自然有不致影响訪問的十足把握。據蘇聯莫斯科電台廣播說，中共領導階層瞞住大陸人民，跟美國達成了「秘密妥協」，這項協定，與美國轟炸北越有關。蘇聯這個暗示，表示中共不强烈抗議或反對美國的轟炸北越，早有「默契」。

美國大舉轟炸的結果，中共的反應的確很淡，反而美國國內的反戰分子鼓噪，好似美機轟毀了他們的祖宗墳墓一樣，聲言要來一次大規模反戰示威。老萬說東西國家做事都沒有「原則」，從上述種種可見一斑。

難作常理預測

今期，是進入一九七二年的第一期，新年開筆，老萬本來想寫一篇「展望」未來的文章；但鑒於過去一年來事情的發展，都出乎常軌，一九七二年及以後事情，相信也很難以常理作預測，今後世局的變化，將會更加使人訝異。

譬如說，這次印巴戰爭，蘇聯站在一邊，美國和中共卻站在另一邊，我們想不出殘暴不仁的雅耶汗政權憑什麼把美國和中共撮合在一起。要找出一個理由，就是他們都害怕蘇聯的勢力在印度洋擴張。巴基斯坦的迅速潰敗，使到美國、中共這兩個幕後撐腰者顏面盡失，或者，這次的挫敗，會使到美國和中共更加「合作」。

在過去，沒有人相信美國和中共會「合作」的，但只今日各國既都放棄原則，由於利害關係而結合的「合作」，是絕不希奇的事。

毛澤東語錄中不是有這麼一句話嗎？「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可是，這原則現在已經過時，美帝敵人所贊成的，中共也贊成，聯大中討論裁軍會議問題時，中共站在美國一邊；呼籲印巴停火，他們也「通力合作」，於此可以見之。

「台灣無望論」與「國共和談」

在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正密鑼緊鼓準備中，「國共和談」的謠言又滿天飛。我們早經說過「台灣無望論」以及「國共和談」，都是中共進入聯合國後的統戰工作，最大目的是瓦解中華民國朝野的民心士氣與鬭志。在香港，中共統戰的刊物多得很，這兩個多月來，我們在報刊上談到台灣無望論的文

章多到不得了；而有關國共和談的「內幕新聞」，也經常出現報章上，更有些大主筆發爲社論，大放和平論調。

不過，香港讀者都眉精眼企，他們對中共的統戰伎倆十分熟悉，因此很多讀者寫信給本刊，駁斥「和論」，我們統統把它發表在「萬人意見」中，可見中共的統戰，在香港所能發生的作用不大，只有土生土長，讀番書的青年，未領教過中共統治的，才會上當。對中共稍有認識的，對他們的一貫手法都看得一清二楚；和中共交過手的中華民國當局，自然更不會受到迷惑。

和謠

蔣總統在元旦文告中也提到「和謠」的事，他說：「時至今日，我希望嚴正宣言：我們永不與賣國毛幫共存。」

「我們與敵人唯一的接觸是在敵人陣前陣後兵戎相接，此外並無其他途徑的接觸。」

中共從四方八面放出謠言，無孔不入。不久之前，傳蔣經國到了中國大陸，和周恩來進行秘密和談。如果這傳說是眞實的，蔣經國一定有去無回。因爲，六九年三月間，當蔣經國訪美時，中共就想假手於黃文雄、鄭自才擺他的命，如果蔣經國送上門來，豈不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黃文雄和鄭自才在紐約行刺蔣經國不遂被捕，分別以十萬元和九萬元保釋候審，可是在去年七月間裁定他們企圖暗殺的罪名成立後，黃、鄭兩人棄保潛逃，竟告失踪。當時，黃、鄭的家人說，他們的「失踪」，恐怕和「國府特務」有關。說這話的意思，顯然要轉移人們的視線，使人誤信行刺蔣經國的動機只是出自蔣的政敵所爲，是國府內部的權力鬪爭，其實，這又是中共統戰手法之一。

秘密遣返大陸

其後事情的發展，證明的黃文雄、鄭自才這兩個兇手是跟中共有關的，因爲他們棄保潛逃後，跑到加拿大，再由黃華想辦法，把他們送到香港，再從香港經由深圳進入中國大陸。

黃文雄是康乃爾大學研究院的研究生，三十二歲；鄭自才則是紐約市的建築師，也是三十二歲。照他們的經濟情況，沒有可能繳出相當於一百一十四萬港幣的十九萬元美金的保款，他們不但繳保，而且棄保，這一筆保款的來源，確耐人尋味。較早時有人說是台獨組織支持的保釣委員會成員募集得來，但保釣分子的絕大部分成員是學生，要募集十九萬美元談何容易？從黃華秘密送他們回大陸一事看來，這筆保款由中共海外統戰分子支付是不必懷疑的了。

「愛國學生」

本刊老早指出，在美國、加拿大、倫敦、香港的保釣運動，搞手都是中共統戰分子，他們利用年青人的愛國熱忱，力加煽動，吸引許多頭腦單純的學生，參加了他們的活動，使到他們「聲威大振」。學生們受了利用而不自知，還當這是眞正的愛國運動。老萬揭開他們的畫皮，還有不少學生哥不肯相信，甚至寫信寫文章大罵老萬。可是，尾巴終於由他們自己暴露出來，黃文雄、鄭自才事件，已把他們的「底子」揭露無遺。

在美國活動露出眞面目，爲人唾棄，無法再立足，由中共協助送返中國大陸的，還有李我焱、王正方、陳恒次、陳治利及台灣新生報社長王民的女兒王春生等，他們都經由香港進入大陸，在九龍金門酒店住了一個短時期，然後和二十多名左傾分子一同入大陸。

「適應」與「回歸」

香港近來統戰刋物充斥，尤其兩家大學的學生刋物，全是歌頌中共政權的文字，宣傳「適應」，宣傳「回歸」。這些刋物使人誤解兩家大學的學生都靠攏了，其實，這些刋物不過由少數人把持，並非代表全體學生的意見。

無可否認，在香港長大，受香港教育的青年，不少嚮往共黨的；對共黨沒有認識的一部分學生，會受到這些刋物的影響。他們不知道知識分子在中國大陸的悲慘命運，會經爲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効力的革命小將，現在一部分成了農奴，一部分過着走單幫的流浪生涯，再有一部分則是泅水逃亡到香港。如果有一天香港「解放」，兩家大學的學生必和他們同一命運，如果他們要「適應」中共的統治，最好先去體驗一下農村生活，遲早他們也要上山下鄉，在農村落戶。香港這種生活如果他們過膩了，眞想轉變一下，的確是夠刺激的。

不同的看法

一九七二年的大事，舉世矚目的當然是二月二十一日的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這一次的訪問會給世界帶來多大改變，現在還很難說。人們對這次尼、毛的會談，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爲這會成爲未來世界和平的一個基礎，也有人認爲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之行，將一事無成，一無所獲，更有人認爲，尼克遜訪問北平，不但對世界和平無補，還會加深各國間的誤解。譬如，中華民國、南韓、日本等，都有被出賣的感覺；蘇聯也會感到威脅增加，這都是對世界有害無利的。

當然，這種種不同的看法，因各人立場不同而異，老萬則認爲，尼克遜此行目的，個人利益成分最大；而中共的「邀請」，也不過要構成對蘇聯的威脅。自從尼克遜宣佈訪問北平後，蘇聯一而再，再而三地抨擊中共勾結美國，他的抨擊，當然有畏懼的成分。蘇聯感受到威脅，則中共目的已達了。

宣傳第一

這次白宮派出的先遣隊，很大部分是電視人員，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把尼克遜在中國大陸的活動情形，通過人造衛星的轉播，傳達到每一個美國人（及全世界人士）眼中。爲什麼尼克遜這樣重視電視的轉播？當然又是爲了他的個人利益。不管此次訪問會不會有所收獲，如果把電視轉播搞好，至少可以讓他廣大的選民知道：「我尼克遜已把中共的竹幕打開了！」喜愛新奇的美國人，會因此而在今年的大選中投尼克遜一票，尼克遜本身就有了收獲。因此老萬認爲，老尼訪大陸，宣傳是最大目的，是否可以談出結果，恐怕他本人也不太關心。

爲周恩來定讞（上）

岳騫

毛幫電台最近不斷播出各地共幹熱烈學黨史的消息，顯而易見矛頭已指向周恩來。大概在尼克遜去北平之後，美毛雙方事實上談不出任何結果，則周恩來勾結美帝之罪名就無法洗脫，新舊罪齊發，要想逃掉這一關恐怕不容易了。

作爲一個共幹，實在也夠辛苦的，一九七一年九月以前，日日要唸「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黨中央」，人人都要以林副主席爲「光輝的榜樣」，可是一夜之間林副主席變成了軍閥、叛徒、野心家，「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的垃圾」了，由於「黨」的政策變得太快，作爲一個共幹就非跟着變不可，一旦跟不上隊伍，自己就會變成了叛徒，落得「可耻的下場」。因此，在海外的共幹們，未雨綢繆先學習學習周恩來的罪惡史，實在有必要了，筆者不敏，願將所知的少許，貢獻於左派朋友之前。

就周恩來四十多年的活動來看，有四次對中共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幾乎將中共全盤瓦解，有些已成過去，有些到今天仍然危害毛幫，遲早毛幫要受其影響而徹底毀滅。

一、南昌暴動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動，是周恩來直接領導的，而這次行動幾乎使中共「㓝家剷」，如同今日的印尼共黨一樣，全軍覆沒。

未談這次事件之前，要先說一說當時國共兩黨的形勢。國民黨自民國十四年成立國民政府之後，由汪兆銘任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以後因中山艦叛變案發生，當時黃埔軍校蔣校長下令逮捕了中山艦艦長李之龍，因事先未能向汪報告，汪大感氣憤，蔣汪之間裂痕從此始。不久，汪就憤然出國，國民政府由譚延闓負責，實行委員制領導，接着就北伐。此時共產黨寄生於國民黨內部，力量已日漸壯大，周恩來就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代政治部主任，追隨蔣總司令北伐。

北伐克復武漢之後，國民政府就遷到武漢，這時的武漢已在共產黨控制下，陳獨秀任總書記，共產黨人在當時任重要職務的有吳玉章、林伯渠、劉少奇，國民黨內部左傾親共的則有徐謙、陳友仁，在這批人內外勾結下，武漢國民政府已完全赤化，及至上海、南京相繼克復後，汪兆銘自海外回國，到上海時，蔣總司令親自登船迎迓，請汪在上海共同主持大計，再三聲明自己今後只負責軍事，繼續完成北伐未竟之功，黨政均請汪先生主持。但汪可能仍有憾於中山艦事件，拒絕了蔣總司令的美意，直接去武漢與共黨合作，同陳獨秀發表共同宣言，此爲汪一生事業成敗的最大關鍵，筆者將來當仔細說明此事因果。

汪到武漢之後，國民黨正式出現了寧漢分裂局面，武漢、南京各有一個國民政府，漢方主要人物有汪兆銘、譚延闓、孫科、徐謙、陳友仁、宋子文，寧方主要人物有胡漢民、蔣中正、李石曾、蔡元培、吳敬恒、張之江等人。就雙方陣容來看，自以漢方爲盛，就法律觀點來說，漢方也確實是正統。雙方對峙下去，最後必然會有一個折衷辦法，將寧方併入漢方。

但此時，武漢方面共黨勢力太過猖獗，到處展開清算、鬬爭的工作，由劉少奇領導的工人糾察隊可以隨意在武漢鬧市殺人，不但反共的人痛心疾首，親共分子也覺得太不成話，國民黨內左傾人士逐漸右傾，後來汪兆銘自己也認爲太說不過去了，提出一個分共的辦法，規定共產黨員不得再兼任國民黨內部職位。汪兆銘之分共，因素甚多，第三國際方面也要負很大責任，因不關本文此處不談。

當時共產黨人擁有部份武力，其中以二十四師師長葉挺爲主力，其次有周士第、朱德等人，還有一個想叛變投共的二十軍軍長賀龍，這批人都在南昌附近，武漢中共中央就派周恩來爲前敵委員會書記，去南昌領導有共產黨籍的軍人。

周恩來到了南昌之後，即領導共產黨人發動南昌暴動，中共中央得到消息，急派張國燾趕去阻止，因爲中共頭目皆知道發起南昌暴動是自殺政策，但周恩來堅持己見，以將在外君命不受爲藉口，反抗中共中央命令，硬着共產黨人於八月一日在南昌暴動，結果悉如所料，一敗塗地，共軍擁有兩軍武

力，全部覆沒，「總指揮」賀龍在湯坑被俘，是粵軍將領念舊，縱之使去。「軍長」葉挺化裝逃去德國，從此脫離了中共。

南昌暴動直接害苦了中共，間接則害苦了汪兆銘及武漢政府，汪兆銘自南昌事變後，政治聲望直線下降，以後始終不能再抓到權力，成爲政壇上的配角，到了最後終於憤而走向叛國之徒，未始不是周恩來害了他。

共產黨與武漢政府同時受到致命的打擊，得益的是南京國民政府；汪兆銘從政壇上墜下來，得益的自是蔣總司令。蔣汪地位升降，這是一大契機，周恩來這次行動，對「校長」立了大功。當然，此時要說周恩來的行動，始終是秉承蔣總司令意旨作的，未免近於羅織，但此事經過確有兩點至今無法理解的事。

第一，以周恩來之聰明，明明知道一旦在南昌掀起軍事暴動，必無幸理，爲什麼要去賭這個必輸的博。周恩來爲人與毛澤東不同，他缺乏冒險的性格，因此，可以想到周恩來這次的行動，一定有其不可告人的內幕在。

第二，當共軍在南昌潰敗之後，狼奔豕突，沿途經過國軍截擊，已經潰不成軍，勉强到達甲子港，大部份高級頭目譚平山、張國燾、吳玉章、惲代英、郭沫若、徐特立、劉伯承、李立三都從甲子港僱帆船出海去香港。

只有周恩來未跟着走，周恩來這時還害着病，離開甲子港到了一個小鎮，他就脫離了團體一個人單獨溜掉，由小鎮到香港再去上海。

此中最大疑點是周恩來身在病中，國軍當時查緝又嚴，他爲什麼要一個人脫離部隊單走，何以如此順利到了上海。周恩來從未談過此一段行程，但是，愈是神秘就愈使懷疑。將來毛幫清算周恩來時，僅舉此點指周恩來是國民黨特務，我想周恩來自已也很難分辯的。

二、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眞相，到目前已經大白，此事之發生，雖然最初有中共人員之策動，但張學良與楊虎城竟然敢扣留蔣委員長，據張國燾敍述，中共當時實在毫無所知。因此，當張學良去電到綏德，邀請中共派人前往共商大計時，中共大頭目在驚喜交集下，呈現一片混亂的情況。大體說來朱德、張聞天最激烈，主張把蔣委員長解到陝北公審；張國燾比較冷靜，主張從長考慮；毛澤東也主張殺害蔣委員長，但是，他不敢由共產黨動手，希望假手張學良，實行借刀殺人之計。

此時，堅決主張維護蔣委員長安全的是周恩來，雖然後來史達林也來了嚴厲命令，不得傷害蔣委員長，但若非周恩來一開始就堅決反對，則史達林電報到時也就晚了。

今天毛幫據有大陸，一般人皆認爲是毛幫統戰工作奏效，尤其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最正確，指出當時蔣委員長如果遇難，中國固然滅亡無日——中共也必然沒有噍類。此事在今天來看，並不盡然。

就當時情形來說，當蔣委員長蒙難消息傳出後，黃埔軍校學生，由胡宗南領銜致電張學良，矢言若張學良危害了蔣委員長，則署名電報一百七十幾人，決不與張學良共天日，一般看法如果蔣委員長眞有不幸，胡宗南等一定會將東北軍，十七路（楊虎城部）及共軍全部殲滅。但事實可能不會如此簡單，就胡宗南的作戰能力來說，以後十幾年的表現，其人是下駟之才，決非共軍劉伯承、彭德懷、林彪諸人對手。共軍所以敗到陝北之後幾乎覆滅，是由於客觀環境所造成，並非指揮官無能，更不是官兵戰鬬力差。假若胡宗南眞的指揮黃埔系將領向陝北進攻，必然促使三股合流，當時東北軍在陝西境內的計有四十七、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七、騎二軍等五個軍，楊虎城手下兩個師，其中馮欽哉一師在大荔通電反正，只有孫蔚如一師，加上共軍尙餘下一萬多人，總兵力也在六萬人以上，背後再得到外蒙及新疆支持，憑胡宗南的本領，要說能擊敗他們，筆者就不敢相信。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內部也有問題，汪兆銘當時在法國休假，得到消息後兼程趕回，馮玉祥雖然致電張學良，願以身爲質換蔣委員長回京，但也是在待變，其他包藏野心的更多，如果蔣委員長在西安遇難，必然是一個大紛亂的局面，說不定中國會分裂成五代十國，任何人也不可能短期再統一全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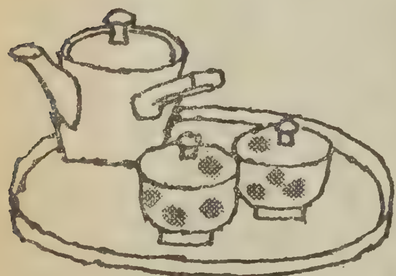
當然這種局面對日本有利，但對共產黨更有利，列寧就說過混亂是革命的資本，共產黨不但可以併了東北軍及楊虎城部，還可以假借抗日之名號召全國，也許大陸陷共還要早幾年。

周恩來極力維護蔣委員長安全，到了蔣委員長上飛機飛回南京時，張學良也跟着上飛機，因此，東北軍少壯軍人認爲周恩來出賣了少帥，差點把周恩來打死。可見大家都認爲周恩來的立場有問題。

以後的演變雖然對共產黨有利，但要歸功於日本人，如果不是日本發動七七事變，則中共久已完結。

蔣委員長脫險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國民黨三中全會於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召開，通過了「根絕赤禍案」，可見國民黨決無容共之意。

國民政府雖不容共，卻答應收編共軍，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底派出一個龐大代表團去延安點驗共軍，七七抗戰之後始明令公佈編爲第八路軍，旋改十八集團軍。這次改編，對共黨並不利，以爲共軍所以仍然能據地自雄，擴大叛亂，還是由於日本人，如果沒有日本人侵略，中日戰爭不起，共軍改編後只有三個師，中央可以將三師分開歸入其他部隊建制，也可派去政工人員改造共軍官兵思想，更可更換部隊長，共黨皆無反對餘地。使抗戰不起，相信不到三年，共軍就全部瓦解了，比起在江西圍剿聚殲還要徹底。假如以後歷史眞的演變到這步，周恩來不但是蔣委員長的忠臣，也是中華民族的肖子。可惜是局勢未能盡如意料，一切情況與期望者相違，也不能怪周恩來了，但周恩來這番苦心，相信將來研究歷史的人，一定會予以表揚；而毛幫清算周恩來時，也決不會漏了這一章。



抗日戰爭史話（十二）

台兒莊大捷（上）

史劍非

依照國防部編著的「中日戰爭史略」，八年抗戰概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漢會戰結束；第二階段，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漢會戰結束，至一九四一年九月長沙二次會戰；第三階段，自二次長沙會戰結束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

抗戰第一階段，是我軍最艱苦的階段，也是戰績最差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最大的幾次戰役是平津之戰，淞滬大戰，太原會戰及徐州會戰。就此四大戰役而論，平津之戰以敗退收場，淞滬之戰雖與日軍相拒三個月，轟動國際，但是元氣大傷，未云勝利；太原會戰中雖有平型關及忻口之捷，但得不償失；可以說得上勝利者，唯有徐州會戰中的台兒莊大捷。此役我軍表現了卓越的指揮才能和靈活機動戰力；計誘包圍敵第十、第五兩師團，殲滅其大半（三萬餘人），首次獲得乾淨俐落的大勝仗。從這以後國軍始具有日軍可擊敗的信心。

抗戰形勢轉危為安

國軍經淞滬會戰的損失，南京陷落的打擊；復有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渠之畏戰抗命，致津浦線未戰而退；影響軍心士氣至大；韓復渠雖遭軍法審判，但是失敗悲觀的陰影一時未能掃清。正當此際，華北日軍主力南下，攻佔京滬的日軍北下，兇鋒氣銳，會攻徐州。從戰略形勢言，徐州在南北夾擊之下，勢難固守；我軍所以集中全力佈署徐州會戰，目的有二：一是在廣濶的戰場尋求決戰機會，求取勝利以振軍心士氣；二是拖住日軍，爭取時間，[illegible]運物資到[illegible]戰，實是關係成敗存亡之戰。幸賴最高當局指揮若定，將士忠勇奮戰，卒獲勝利。

徐州會戰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開始，至一九三八年五月下旬結束，歷時半年之久，以空間爭取時間之戰略，實已充分達成。

敵我戰鬪序列

台兒莊戰役，發生於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為徐州會戰中的主力決戰。茲將徐州會戰之敵我兵力及台兒莊戰役的敵我兵力分述於左。

日軍以北路為主力，最高指揮官為華北方面軍司令寺內壽一，下轄兩軍（按：日本的軍，相當於國軍的集團軍或兵團，編制恒在數師團之上）。第一軍指揮官為香月淸司，下轄土肥原賢二的第十四師團，磯谷廉介的第十師團，中島今朝吾的第十六師團；第二軍指揮官為西尾壽造，轄健川美次的第一一〇師團，末松茂治的第一一四師團，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師團，此外還有山下兵團，混成第十三旅團，混成第三旅團，獨立混成第五旅團。

自南北下的華中派遣軍以烟俊六為司令，轄吉住良輔的第九師團，伊藤攻喜的第一〇一師團，荻洲立兵的第十三師團，坂田貞固的通衞師團，此外有第三師團，第十一師團，第六師團各一部。

其中第五師團長坂垣征四郎及第十四師團長土肥原賢二，都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元兇（戰後被當戰犯判罪處決），在台兒莊一役中，遭我軍痛擊，實大快人心。

我軍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副司令李品仙、參謀長徐祖貽、副黎行恕。

第二集團軍司令孫連仲，三十軍田鎮南，四十二軍馮安邦。

「紅旗」社論

自從九月中旬，中共領導層出現神秘異動以來，直到十一月三日，兩報一刊才發表了一篇有份量的聯合社論。這篇社論以「總結加强黨的領導的經驗」為題。顧題思義，可知主旨在加强黨的領導，透露黨的領導正發生問題。試看社論的六個要點：(1)要加强黨的觀念，(2)要繼續深入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3)要增强黨的團結，(4)要光明正大，(5)要加强紀律性，(6)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

「黨的觀念」、「黨的團結」、「黨的紀律性」，都反映了現階段黨內問題的焦點，「政治教育」、「光明正大」、「馬列主義」三點不過是陪襯而已。

批張國燾罵槐指桑

社論不過千餘言，竟有三處批判張國燾。猛批張氏搞「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事情。

第一，今天中共黨的團結和紀律發生嚴重問題，根源在於軍人干政。直到發表這篇社論為止，中共仍不敢正面抨擊軍人，不得不繞彎子，翻舊帳罵張國燾，罵槐所以指桑。

的組織部長、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委、紅四方面軍政委，在與毛澤東林彪等的紅一方面軍分裂，另立黨中央時，曾任中央總書記。是毛澤東的頭號敵人。張氏因為不滿毛澤東等，利抗日戰爭擴張實力，破壞抗戰，因此一九三八年自延安脫出，投奔國民政府，從此即成為堅決的反共人物。戰後曾出任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主任。大陸變色，來港隱居，一九六八年移民加拿大，至今健在。所著「我的回憶」一

第三集團軍司令孫桐萱，十二軍孫桐萱，五十五軍曹福林，五十六軍谷良民。

第十一集團軍司令李品仙，第三十一軍韋雲淞（轄三師）。

第廿一集團軍司令廖磊，第七軍周祖晃，四十八軍廖磊。

第二十二集團軍司令鄧錫侯（孫震代），四十一軍孫震，四十五軍陳鼎勛。

第廿四集團軍司令韓德勤，五十七軍繆徵流，八十九軍韓德勤。

第廿六集團軍司令徐源泉，轄第十軍及一九九師。

第廿七集團軍司令楊森，轄第二十軍。

第三軍團司令龐炳勛，轄四十軍及第卅九師。

第十九軍團司令馮治安，轄第七十七軍。

第二十軍團湯恩伯，五十二軍關麟徵，八十五軍王仲廉，及張軫第一一〇師。

第廿七軍團司令張自忠，轄第五十九軍及騎兵第十三旅。

此外有李延年第二軍，譚道源第二十二軍，樊崧甫第四十六軍，于學忠第五十一軍，盧漢第六十軍，劉汝明第六十八軍，石友三第六十九軍，周岩第七十五軍，李仙洲第九十二軍，羅奇第九十五師，王文彥第一〇四師。

計六十二師另四旅，總兵力近七十萬人。

參與台兒莊戰役之敵軍：為磯谷廉介第十師團，坂垣征四郎第五師團及山本兵團，總兵力五萬餘人。

我軍參加是役的主力有孫連仲第二集團軍，三十師張全照，三十一師池峯城，二十七師黃樵松，四十四旅吳鵬舉，龐炳勛第四十軍，馬法吾第三十九師；孫震的二十二集團軍，一二二師王銘章，一二四師王士俊，一二五師陳鼎勛，一二七師陳離，于學忠的五十一軍，一一三師周光烈，一一四師牟中珩，周碞的七十五軍，第六師張琪，九十三師甘麗初；湯恩伯的二十軍團，五十二軍關麟徵，第二師鄭洞國，二十五師張耀明，八十五軍王仲廉，第四師陳大慶，八十九師張雪中，一一〇師張軫。

張國燾

張毛的鬥爭經過

前面提及，中共此時猛烈批判張國燾，因當年張毛鬪爭時，毛的處境與今天頗為相似。

一九二七年四月國共分裂，南京當局實行清共時，共軍殘部流竄華中華東各省邊區，建立游擊根據地，以朱德、毛澤東所據江西井崗山及張氏及徐向前所據的大別山區（即豫鄂皖邊區）兩股實力最強大。但一九三五年在國軍痛剿之下，這兩股共軍皆被逐出根據地西竄；同年六月兩股紅軍在四川省懋功縣兩河口會師。當時毛澤東所率的紅一方面軍原有九萬人，沿途經國軍痛擊，只餘殘兵敗將不足萬人，而且所持彈藥極少；而張國燾所領導的紅軍，竟由不足二萬人，擴張到八萬大軍。因此會師時，相形之下，毛軍頓然見拙。

中共罵張國燾搞「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其實搞分裂主義的不是別人，而是毛澤東自己。因為在紅四方面軍的強大壓力之下，他感到朝不保夕，乃於北上途中，臨危棄友，私自逃走。

原來兩部在兩河口會師之後，對以後的動向，黨的路線問題發生爭論。

張國燾等認為中共奉莫斯科命令，搞蘇維埃（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重大錯誤，毛澤東則認為正確；張國燾認為不宜北上，太危險，宜南下川康，蓄養實力，毛澤東主張藉北上抗日之名，逃往內蒙與外蒙毗連，俾接受蘇援；其次對於遵義會議，張國燾等認為許多決議不合法；例如遵義會議是政治局擴大會議，竟決議提升毛為政治局委員。按中共黨章，政治局委員應由中央委員會選舉，政治局不能選任政治局委員，有如中央委員會不能選任中央委員（須由全體代表大會選舉），這是眾所周知的常識。

即使需要毛澤東在政治局工作，也只能決議准他列席而已。豈能由政治局決議任命毛為政治局委員。因此張國燾指責遵義會議決議不合法，是有的放矢，而且義正辭嚴。但卻因此為毛所懷恨。這是毛後來的得勢，開會鬪爭張國燾的基本原因。

毛臨陣脫逃鬧分裂

上述這些爭執，在朱德、周恩來的奔走調停之下，終算緩和下去。把徐向前、李先念等八人紅四方面軍的幹部，提升為中央委員（也不合法）；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同時一致決議北上。把一、四兩方面軍，混合編成行軍序列，張國燾、朱德率領左路軍，包括四方面軍的第九軍、三十一軍及一方面軍的第五軍團、第九軍團（此兩軍團，殘破不堪人數不足三千人）；由毛澤東、徐向前等率領右路軍，包括一方面軍的林彪一軍團，彭德懷三軍團，及四方面軍的第四軍及第三十軍。並任命徐向前為前敵總指揮，陳昌浩為前總政委。實際上右路軍亦在徐向前的指揮之下。毛澤東當時雖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實際已成紅四方面軍的掌中物。毛澤東渾身不自在，不言而喻。

兩路共軍開拔之後，毛的右路軍前行，在包坐第三十軍遭中央軍第四十九師截擊發生激戰，雙方傷亡均慘重。

正當三十軍與第四軍與中央軍搏命血戰之際，毛澤東急率一、三兩軍團乘隙北奔。臨行之際既不通知朱德、張國燾的左路軍，也不通知與中央軍激戰的徐向前所指揮的三十軍和第四軍。此舉是臨陣脫逃，危及友軍，張國燾等知道詳情之後大憤，乃率部南下，並另立中央，軍中高喊：「打倒逃跑主義中央」、「打倒毛澤東」的口號。

據此可知，搞「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是毛澤東，並非張國燾。

今天中共猛批張國燾，因為實力軍人勢力太大，毛澤東恢復獨裁權力（名義是恢復「黨指揮槍」）受到阻碍和威脅。

魯遜

毛澤東與

近十年來毛澤東曾不斷地大罵蘇俄現行統治者爲修正主義，和馬列主義的叛徒。其實，這正是毛澤東本身的一大寫照。他不僅是一個澈底的修正主義者，而且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法西斯、希特勒及獨裁主義的最大實行者。例如：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爲了奪權而一再指斥劉少奇當權派的修正主義政策是：「走資本主義路線」。但言猶在耳，他卻公開地不惜通番賣國，而與美帝國主義密切勾結；並表示願與西方所有的資本主義通商，非修正而何？由於毛澤東純粹違背了馬列主義，而實行其個人崇拜，和推行其極端殘酷的血腥政策；尤其自誇「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峯」，更暴露了一個自欺欺人，無耻之尤的眞面目。

馬列主義不斷在修正

實際上，所謂馬列主義也者，原是不斷地在修正的。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人所說：馬克思主義是從修正發展着以前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等學說而來。它由於時代的往前發展，由於內在而矛盾相對的發展，也必然同樣被修正、篡改，而爲另一種更新的學說所否定了。因之，馬列主義必然發生修正主義；而修正主義的結果，就是馬克斯主義的必然毀滅。可是修正的程度，則以時代及其環境而定；如果修正得適當，那末，對社會人類可能有益，否則爲害非淺。舉例如下：

所謂「工人無祖國」——原是馬克思在其「宣言」上所宣佈的一個重要原則。基於這個原則，他在理論上，會經主張只有階級利益，而沒有民族利益，反對保護祖國，實行國際主義。然而，當國際間一旦發生戰爭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卻又常修正這個原則，進而號召各國馬克斯主義者以及工人們，都要起而保護自己的祖國而戰。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國保護祖國派的普列哈諾夫，就會引證馬克斯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的修正主義以爲辯護。

原因是在那次戰爭中，馬克思初則號召德國工人爲保護其祖國而戰。同樣，德國的保護祖國派，也多半根據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修正以爲辯護。如命士和達維德等人，會引證恩格思一八九一年的

啓告法國若同俄國一樣地侵畧德國的話，那末，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是要爲保護祖國而戰的。同時在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於提出抗議後，也會聲明：法國社會主義者爲抵抗德國的侵畧，也同樣地起來盡其保護民族獨立的義務。考茨基的一派則說：它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五四——五五年，一八七〇——七一年，以及一八七六——七七年間戰爭時期的態度。由於那些戰爭發生時，他們不是站在這個交戰國，便是站在那個交戰國，而極盡其保護祖國之能事。

恩格斯修正了馬克思

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的德文版序言中，也會公開承認：「共產主義者宣言」所訂的綱領，早就有些不適用了，應該加以修正的地方很多。一八九五年，恩格斯在其「法蘭西階級鬬爭」序言中，更承認歷史證明他們當時（一八四八——五〇年）的主張是一種「錯誤」，一種「幻想」。由於當時歐洲大陸的經濟發展情況，根本未成熟到可以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因之，恩格斯後來對於馬克思原有的許多理論，也都一一加以修正過。例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說的「歷史唯物論」公式是：「人們的社會生產關係，是不依人們本身意志爲轉移的；也不是人們的意志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志；物質生活的生產力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過程。經濟基礎變更了，跟着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必然會或遲或早的發生變更。要之，歷史上的經濟是唯一決定的因素。……」

不單是一般馬克思主義的崇拜者，多半依據以上的公式去解釋「歷史唯物論」；即恩格斯起初在「反杜林論」，及「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總結中，也同樣主張以經濟契機爲唯一決定或最後決定因素這一前提爲基礎。可是到了一八九〇年以後，恩格斯卻似乎有了重大的轉變，而予馬克思所有理論以根本的修正。是年九月二十一日他致洛赫的信中就曾强調：「若以爲在歷史中經濟的契機是唯一決定的東西，那顯然是曲解。」一八九四年一月廿五日，致斯達爾根堡的信中，更否定「經濟狀況就是原因，是唯一能主動的，而其他一切都是被動的作用。」這無疑地推翻了馬克思以經濟爲唯一決定歷史因素的公式，當然修正馬克思主義也等於修正了他自己。

關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同盟書」中，絕對主張中央集權而反對地方自治的。他認爲中央集權是革命的產物，而地方自治則是革命的障碍。據說這是根據一七九三年，法國大革命的事實。但這文獻在一八八五年的版本中，恩格斯則以相反的註解。他指出馬克思反對地方自治的根據是「建立在誤會上的」。集中化的行政機構既非由大革命所建立，而當時法國的地方自治也像美國一樣，成爲革命的有力槓桿。反之，拿破崙政變後所建立的中央集權，則是反動派的武器。

在他「批判愛爾福特綱領草案」中，更主張：「各省各縣，都應完全自治，由普選出來的官吏掌管，而取銷由國家所任命的官吏」。這由於馬克思七十年代認爲：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適當形式，不是國會主義的民主共和國，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組織。恩格斯後來卻說：「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政治形式之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即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也是特殊的形式，這在法國大革命時已經表現出來。」他指出馬克斯否定國會主義共和國所根據「巴黎公社」的事實，是一種錯誤；而肯定國會主義的民主共和國，應該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適當形式。

列寧及史達林的錯誤

但至一九一七年蘇俄「十月革命」後，列寧首先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而解散了立憲國會，代之以蘇維埃民主共和國，假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推倒資產階級的「德漠克西拉」，而實行其一黨專政。所以，考茨基立即根據恩格斯以上修正而提抗議：「馬克思主義本身是有許多新舊眞理，新舊認識，因而有其錯誤，也有其矛盾存在。」由於馬、恩生存

也互不相同；到馬、恩死後的時代，更日新月異。因此，馬、恩本身已無形中產生了自我修正，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亦早已產生修正主義。

列寧以暴力革命取得勝利，可說完全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因爲他於一八八九年開始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經常與馬克思的團體相往來，自一八九〇——九三年間他曾遊歷俄國各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一八九五年以後，列寧先後流亡於柏林、日內瓦、倫敦、巴黎等地，也無非挾着馬克思主義的招牌，博得較多的支持。不過，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四月返國後，即在「眞理報」上發表其政治主張，要求停止對別國的領土侵畧；同時宣佈廢棄了賓基斯的「皮阿特密約」，中止了俄國的軍事向外擴展。

然而毛澤東所崇拜的大獨裁者史達林，繼列寧後執政於二十世紀卅年代，親見種種足以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現象，卻仍拾取馬克思的餘餕，硬以落後的系統推行於新時代。其所標榜的平等固未得到，即久已享受慣了的自由也被他摧殘！這種開倒車之咎，史達林何解釋？且人類經過了數千年的互相殘殺，早已確認民族自決爲維護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徑，史達林則到處掠奪弱小民族，爪分波蘭，攫取中國外蒙與東北權益，更千方百計地策動各國內亂，要求建立「蘇維埃」式政權，聽命於莫斯科。這種恃强凌弱，破壞世界和平之罪，史達林更不能解！

滿口仁義道德的報告詞

尤其至死不悟的毛澤東，不獨要實行其絕對的獨裁政治，爲了鞏固其血腥的政權，更不惜使用空前瘋狂而殘暴的手段，把歷史推後到五千年前，恢復了原始時代的社會，使人民過着茹毛飲血的生活，其目的無非在維持他個人的崇拜。這種愚民政策，即使翻遍了馬克思、恩格思、列寧的著作及其言論中，也找不出來的。無怪乎他自誇「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峯」。換言之，這簡直是假馬列主義之名，而行暴虐無比的獨裁之實！抑有甚焉者，他除了含有極濃郁的傳統帝王思想之外，自認「天

主義

胡養之

修正自己，例如：

(一)毛澤東在民國廿九年發表的所謂「新民主主義」，內容包括兩要點：一則謂中國共產黨願爲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鬭；二則謂適應於中國的政制，應該既非英美，又非蘇俄的第三種形式。但到了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共軍渡江以後，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則高唱「一邊倒」的論調，而倒向蘇俄；同時提出「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的三句口號。至民國四十九年後，毛澤東又大駡俄共領導階層爲「修正主義集團」。前後的毛澤東猶一人也，而二十年間竟三次改變其態度，非修正而何？

(二)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六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一次會議上報告，稱爲「六六報告詞」，至同月十二日始由「新華社」發表，內容如次：

目前的國際狀況對中共有利，以蘇聯爲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陣線比去年更爲壯大。……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主要是美國和英國之間的矛盾，也在發展了。……具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中蘇條約，鞏固兩國友好關係：一方面使我們能夠放手地和較快的進行國內建築工作；一方面又正推動全世界人民反壓迫的偉大鬭爭。

戰爭在大陸上已告基本結束了，整個舊社會的經濟結構正在重新改組，失業人數不斷增多，人民政府已着手採救濟和安置辦法；對合理的調整工商業，改善公私關係和勞資關係等……。

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爲達此目的，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一致團結，做好下列各項工作：『一、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土改，因爲戰爭已在大陸上基本結束，和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的情況不同，國家可以用貸款方法去幫助貧農解決困難。因此，我們對待富農的政策應有所改變，即由徵收多餘土地財產，變爲保存富農經濟，俾早日恢復農村。

「二、鞏固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鞏固財政收支的平衡和穩定物價。……合理的調整現有工商業，切實而妥當改善公私關係和勞資關係，使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有些人認爲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思想，那是錯誤的。

「三、有步驟地謹愼的進行現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知識分子爲國服務。……拖延時間而不願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而過急和用暴力進行改革也不對。

「四、必須認眞的進行對於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

「五、必須認眞的幫助各界民主人士，解決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任何壓制人民代表發言的行爲都是錯誤的。

「六、堅決執行中央關於鞏固和發展黨務組織的指示，提高幹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及其政治水平，克服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改善黨與人民之間的關係。』」

從表面上看來，這篇「報告詞」似乎非常切實，當時許多西方觀察家也認爲「大有可爲」，殊不知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毛澤東，則於同年九月驅使數十萬「志願軍」到韓國戰場上去充砲灰；並於同年下半年開始的「土改」中，不僅沒有保存富農經濟，所有地主富農無一不被毛剝皮抽筋的；一切大小工商企業，也無一不被毛所消滅；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被屠殺、下放；數以億計的農民都像牛馬般被關進「生產隊」去奴役；數以千計的「人民代表」被整肅；最後更撕毀其「憲法」，公開搗毀了「人代會」而陷於無政府狀態。這一切的一切，和他當年的「報告詞」相對照，豈不自打嘴巴？

本來修正並非壞事，蘇共修正後已成爲世界一等强國；且其人民生活亦有改進。而毛澤東則偏要向壞的方面去修正，使七億人民陷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悲慘環境中！而他卻又張弓反射，硬指俄共爲「蘇修」，劉少奇爲「劉修」，實屬無恥之尤！

劉尙清義不徇私

覺初

民國以來的官制，北伐前的北京政府，似斟酌於美國的總統制和法國的內閣總理制，北伐後的南京政府，則是採取中山先生所獨創的五院制，惟各部總長或部長，仍是沿襲明清兩代的六部組織，或變易其名稱，或分割其部務。如內政部實卽明清時的吏部；財政部實卽明清時的戶部；陸軍部海軍部則是由兵部而分立之，農商部交通部，則是由工部而分立之；只有外交部郵部……，或是因時增設，或是獨立擴充，但在體制上，向以吏部兵部最爲重要，就是北洋政府袁世凱時代，亦特別重視此兩部人選，如趙秉鈞段祺瑞都是以內政部陸軍部晉升閣揆。可是一到了北伐後的南京政府，情形忽然大異，內政部幾乎變成了聊備一格的冷衙門，部長一席，完全被視爲應酬各方軍事巨頭的禮物，如薛篤弼、趙戴文、楊兆泰、劉尙清、周鍾岳……都不外是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龍雲等人的背景，拉攏而來的，以致任其職者，也以虛應故事視之，很少有積極的表現，甚至陰存着五日京兆之想，一來一去，交替頻仍，豈但視部務爲兒戲，簡直是把部長的任免，看作中樞與地方政治關係的消長。就上述這些人中，只有劉尙清獨識大體，僇力從公，在未滿一年的短短任期內，卻做了幾件出人意表的事，可說是官僚政治中不同凡響的人物。

劉尙清原是東北王張作霖的老僚屬，做過奉天財政廳長和省長，爲人剛直耿介，遇事認眞，且頗擅詞令，向有劉鐵嘴之稱。張作霖在皇姑屯被難，他正任奉天省長，由於他的料理善後，佈置得宜，更獲得張學良的倚重。民國十九年，閻馮抗命中央，發動中原大戰，一時形勢頗爲不利，幸賴張學良謁誠歸順，發表通電，維護和平，反對內戰，並由關外出兵平津，截斷閻馮後路，使閻馮大受打擊，不戰而敗，中樞爲酬謝張學良的勞績，乃以同一方式，調劉入長內政，接充鈕永建的遺缺。

劉到職後，公私嚴明，令行禁止，雖一物之微，亦不容苟且含忽，公家信紙，絕不許拉寫私人函件。有一次，他發現自己的書桌上，有一疊內政部的信紙信封，馬上詰問隨從副官，是由誰人拿來？隨從副官只好實供認罪。

在他未到任前，當懸有逆產處理的積案，諸如齊變元、孫傳芳時代的文武人員，在南京置有地產，概以逆產沒收，劉氏以爲除非元兇大惡，不可赦免外，其他均應本着政府與民更始的德意，從寬發落，一律清理發還，因成立逆產清理委員會，不上兩個月，分別辦結，列表呈准核備，解決了歷屆部長未曾了結的宿件。

部特准外國商人，分別在租界外購置地皮，興建房屋，透過外交途徑，向內政部申請產權證，外交部歐美司司長徐謨，特約內政部的土地司某司長開會商討，經一致通過予以發給，由某司長主稿簽呈，劉氏核閱後，以所擬不妥，批交參事龔德柏再議，龔德柏審核的意見，以中國各商埠，凡外國有租界的地方，外商購地建屋，必限於租界以內，不得闌出租界以外，如有此等情事，雖任何國籍的人，例不予以批准，誠恐此例一開，後將難以爲繼，弊害實屬無窮。劉氏閱之，卽於稿尾批曰：「原擬辦法，本部長認爲極不妥當，故交參事室審核，茲據審核所持之理由，甚爲充分，該司長率允主稿，殊難辭重大疏忽之咎，以後若遇重要問題，必須審愼考慮，不可人云亦云，代人受禍。」但某司長還是不服，竟向劉氏直接爭論，囉囉嗦嗦說了一大堆，劉氏待他說完，毫不客氣地申斥他道：「你說了大半天，還是那幾句廢話，我若同別人一樣，糊里糊塗簽了字，這個錯誤，將來如何擔得起？」某司長這才滿面羞慚地退了出來。可見劉氏對待僚屬，是非常嚴正而不徇庇依違的。

還有農商銀行，與北京政府內務部的借款一案，劉氏尤能秉正無私，尊重國家法令，珍惜國庫公帑，似更值得大書特書。

先是北京政府時常鬧窮，除交通部財政部自有收入可發全薪外，其他各部會，能夠發給半數的，已算是很好的現象了，卽到新年令節，也很少照發一月整薪。因此，各部會只得自行籌措以資挹注，內務部向農商銀行的抵押借款，就是這樣而來的。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底，內務部以過年發薪，不惜月息二分四厘，向農商銀行借十五萬元，先扣五個月利息，計實得十三萬四千餘元，而以北京前門內警察廳隔壁之舊宗人府全部地皮共二十八畝，作爲抵押，當將地皮藍圖，一併交予該行收執，言定半年後，如不還款，卽可自由處置，是名爲抵押，實際上則無異於斷賣，不過在顧全政府體面，未便作硬性表示耳。該段地皮，雖不在東交民巷使館界線之內，但只有一馬路之隔，不知內情的，必會誤以爲東交民巷之一部，那時東交民巷的地價，每畝至少在十萬元二十萬元之譜，以致供不應求，無地可購，這種情形，是由於義和團之亂，我國除賠了四萬萬兩外並允許各國使館，都可駐兵保護，因此，在那個內亂時期，誰不想住在使館界內，以策安全。

該地以鄰接使館之故，雖不在軍警保護之列，每畝地價，亦至少五萬元，內務部不啻以十三萬元之廉價，抛售了一百四十六萬元的地皮，這在農商銀行當時看來，自是一筆了不起的大利潤，所以他在獲得該項抵押品後，並不急於出賣，總想多挨一日，多得一天的漲價。

不料十七年北伐成功，政府遷到南方，各國使館，勢必隨之南下，而外兵駐紮，亦必宣佈終止，載撤回國，於是東交民巷的地價，卽也跟着下降，跌至到無人承受的地步。農商銀行總裁齊耀珊，原與劉氏是兒女親家，因秉財政部

整理舊欠之際，擬請劉氏備一咨文，將該項借款，併入舊欠之例，俾得如數償還。齊耀珊且以國民政府的規定，以不超過利息兩分為限，情願減為一分四厘，綜計七年時間，尚可得本息四十餘萬元。他向劉氏提出這要求，滿以為一定沒有問題，可是劉氏公忠守法，不敢貿然應允，即將此案批交參事龔德柏審核。

龔是有名的大炮，絕不執法循情，審核的結果，認為內務部既將該地藍圖交給農商銀行，到期不還，該行儘可將其出賣，所以不賣者是在待價再行高漲，並非事不可能，現在政治情形突變，地價隨之下瀉，該行乃要求內務部還款，有悔棄前約之嫌，揆諸法理，殊有未合，此案應視為早已解決，毋庸再行提出。劉氏竟據此簽呈，咨復農商銀行，這一來大使齊耀珊感覺失望，嗔怪劉氏不念親情，不肯幫忙。

這些地方，可以想見劉氏的風骨和人格了。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誰謂八表同昏之日，而無特然不惑清明獨醒之人呢？

（完）

時裝權威有妙論·人體只為襯衣裳

美女作家懷抱開·有型有金莫投來

△法國的時裝設計權威伽克斯·艾斯特瑞，前些時在一篇替時裝什誌寫的「發刊詞」中說道：

「從時裝的觀點出發，人只不過是充實『襪褲』內容的東西而已。」

△東德的「人民警察」出版的一個刊物中，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鄭重指出：「在犯罪與季節的關聯上，最好的一個例子，就是『聖誕樹』失竊最多的時候，是在聖誕節的那幾天。」

天知道：別的時候，偷了聖誕樹來，又有什麼鳥用？

△西德的「漢堡晚報」上，最近登載了一則徵婚別開生面的廣告：

「美艷動人的女作家，因懶於工作，徵求一位百萬富翁，作為男友。來函請附全身照片，並請附銀行戶頭之『現有存款額清單』一張。」

多與少

錦江

大概社會上，出現有特權階級，於是有奔走於權貴之門，逢迎獻媚的奴才。正如蒼蠅趨糖，螻蟻赴腥一樣。

趨炎赴勢盛極一時，也許是戰國時期。單孟嘗君的門下，食客就有三千。都是幫閒扯淡的清客，靠拍馬屁，托大腳混飯吃的奴才。

彈鋏作歌的馮諼，市義於薛，實際上就是奴才之中，比較高明的獻媚手法。為孟嘗君的長遠利益效忠，藉以取得主人對自己的青睞。

歷史上以獻媚取寵，大不乏人。例如高力士，善於吹捧，由宦官變為寵臣，能左右君主，其功力於此可見。還有易牙也是非常出色的奴才。為了媚君，把活生生的兒子宰了，弄給皇帝吃。利令智昏，連兒子都可以不要了。

「士志於道」，也不見得會都如此。畢竟還是投機的多，貳不帝秦的人，到底有幾個呢？口頭上雖然高唱什麼氣節道義，歸根結底還是利慾薰心。碰到利害關頭，便什麼聲譽、道德、人格，都管他娘了。

三國時候的陳琳，起初草檄討曹，把曹操祖宗八十二代，罵得狗血淋頭。後來歸降曹操，銅雀台大宴，兩杯黃湯落肚，飄飄然原形畢露，大作其歌功頌德的文章，把曹操捧到天上，前後判若兩人。

屈原的高足宋玉又怎樣呢？大概認為投汨羅江自殺的老師，不合時宜，未免有點迂，不值得效法。於是，自然界吹來的風，都說：「此大王之雄風也」，是譏諷還是獻媚？只有他自己明白。然而宋玉到底作了大夫之官，生活悠哉悠哉，自然沒有什麼不平了。

古人說，讀書明理，又值得懷疑。有些人書讀得越多，名氣愈大，越糊塗透頂，喪心病狂。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汪精衛，單憑這首詩，當年頗吸引了不少人，對他的崇拜。待到領袖慾發作，把國家民族都出賣了。悄悄地跑到日本，拜倒天皇的腳下，從容作其大漢奸。

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自然寫得非常艷麗，而且有才氣，學問也非常好。畢竟他是名符其實的漢奸。可見，單從文才去衡量一個人，又怎能靠得住呢？

還有郭沫若這個偽君子，對青春美貌的嫂子，時時想入非非。為着向上爬，卑躬屈節，恭恭敬敬捧着「毛語錄」，向毛澤東九頓三鞠躬，三呼萬歲。胡謅什麼：「天垮下來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把殺人成性的魔鬼，捧成頂天立地的巨人。

單論學問，郭沫若自然算得學者，倘使論人格，純粹一個厚顏無耻，典型的軟體動物。

人世間硬骨頭的人雖然少，但決不是完全沒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先生，因為骨頭硬不能折腰，寧願「歸去來兮」，回老家去耕田。

「書生自有嶙峋骨，最愛憐才最恨官」的董每戡先生，因為生着一副嶙嶙傲骨，不能低首下心，向披着人皮的厲鬼低頭，終於受盡百般磨折，回老家去拾牛糞了。

歷來統治階級，總是豢養善於逢迎諂媚的奴才。大凡當奴才的，都屬於奴顏婢膝的軟體動物。是故他們往往容易混飯吃，向上爬。

至於硬骨頭，不能隨人俯仰，任人擺佈，自然難以混飯吃，相反極容易打掉飯碗。為其如此，無怪乎軟體動物越來越多，硬骨頭只好愈來愈少了。



從羅斯福到尼克遜

周日曉

當我第一步踏上臺北市羅斯福路時，我的腦海裏立刻浮映起兩個不同的推想：第一、在此時此地標上這個洋化路牌，是我們絕大的國恥標誌，用來警惕民心士氣嗎？第二、抗日之戰，美國作了我們的盟友，並肩殲敵，用來作爲酬謝示恩呢？儘管我作此推想，但就我個人來說，我對此路牌，只有厭惡，絕無好感。見到它，立刻就驚心動魄，憤怒塡膺。我的感覺是：無此人，我們可能不會有今日的苦難。

盲目的崇拜，和虛無的交情，與其作長期的屈辱忍受，祇有愚蠢兩字，足以自責。這個，我只拿出一個證據來，就夠大家泣血椎心。當時美國軍部派魏德邁來華接替史迪威任務，軍部訓令魏氏的，竟是：「我們的目的只使中國在此次戰爭中擔負起積極的任務，至於中國的精疲力竭，慘痛犧牲，及其人民的流離貧困等，均不過問。」（詳見魏德邁報告。）這是人與人間交往的方式嗎？魏德邁算是同情中國的人，他是有感而發，但我們卻可由此而知道我們與美國做朋友，這個朋友所加於我們的禍害就不難想像了。

中國淪陷種因於雅爾達協定

中國決心抗戰，不惜重大犧牲，爲的是維護國家的獨立自由。抗戰期間，我們並沒有得到任何外力的援動，相反的，抗戰開始，英美等國正以作戰物資供應日本。

國際間根本就沒有什麼正義公道。其後因英國受德日軸心的威脅，英國首相邱吉爾鼓其如簧之舌，煽動美國總統羅斯福參加二次世界大戰。羅斯福憑其直覺，一心一意扶植俄共史達林，在遠東方面，復憑其錯覺的情報，爲欲減輕美國的損害，竟秘密簽訂雅爾達協定，以中國東北的權益，任意拱送與俄共，作爲俄共對日作戰的交換條件。羅斯福之此舉，正符合魏德邁報告所述：「至於中國之精疲力竭，慘痛犧牲，及其人民之流離貧困等，都不過問。」如果我們對於羅斯福之此舉，可以忍受，那末，對日抗戰，尚何意義。

「雅爾達」的慘痛事實，已是大家熟知的事，有良知的人，決不能寬恕這個罪惡。卅八年中國大陸淪爲俄共附庸，我中國人從此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父母妻子，死於非命，生者亦淪爲奴隸牛馬，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凡是有良知的中國人，決無可能對美國這個卑鄙惡劣的行爲能加以恕諒的。

馬歇爾輩之猖狂愚蠢行爲

一九四二年蔣委員長出任中印緬戰區盟軍最高統帥，羅斯福派史迪威准將出任參謀長。史迪威簡直是一個狂人，他心目中直不以中國爲獨立自主的國家，他妄想掌握軍權，指揮全軍，這當然不爲我當局所接受，由此結下仇恨，處處予國軍以打擊，一面重用美共戴維斯、謝維茲之流，向美國務院作極爲惡劣虛僞的報導，離間中美之間的感情，一面倒向毛共，作毛共的應聲蟲。在此前後，所謂美副總統華萊士及美駐華大使高斯等無一不是打擊國民政府，扶植毛共的中堅人物。也就是說，中美合作開始，美國就逐漸干預中國內政，一直到馬歇爾使華，調處國共衝突，其干預的姿態更爲表面化，其錯誤的程度也到達最高峯，結果遂使中國大陸淪爲俄共附庸。中國八年抗戰，從日本魔掌中解放過來，不旋踵就整個淪亡於國際共黨之手，其間雖有多種潛在因素，但由於美國執政者之淺見無智，一唯祇知犧牲盟友利益，以加速中國的淪亡，那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大陸陷落以後，其時美國務卿艾契遜竟發表白皮書，把中國事件的責任推得一乾兩淨。其實不管美國如何推卸責任，僅就羅斯福簽訂雅爾達密約一事來說，儘夠美國人在人類史上蒙上無可洗刷的恥辱。事後不自懊悔，反百般掩飾，適足表露其更墮落更卑鄙的胸懷。

孤立臺灣以臺灣爲軍事基地

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杜魯門政府拒絕中國軍隊參加作戰，使中國輕輕失去了收復國土的機會。這一下，美國人白白丟了十三餘萬條的生命，耗去了無數億的資財，終算蒙上一個紙老虎的「榮銜」，這個你能說不是由於美國執政者的愚昧無智，沒有遠大抱負的結果嗎？

接着艾森豪執政，首先便以停止韓戰作爲其踏上總統寶座的法寶，有關中國的部份就有所謂一九五八年十月國務卿杜勒斯來華，發佈「中美聯合公報」，要中國反共復國，不要憑藉武力，一時國內外民情嘩然，僉以共匪大砲不能摧毀我們的民心士氣，一紙中美聯合公報粉碎了我們多年來所累積的基礎，消逝了國內外男女老幼的希望。從杜魯門到艾森豪其對中國政府的態度完全一致，即孤立臺灣，以臺灣爲他們的軍事基地，而以中華民國的官員士兵爲看守基地的人。

金馬問題作競選總統之爭點

一九六〇年十月七日甘廼廸與尼克森兩位總統候選人，在第二次全國電視辯論中，竟以我們的金馬問題，作爲他們的政治皮球，用來作爲兩黨競選的爭端點。

甘迺廸說：「如果我當選總統，我將請中國撤離金馬。」其時尼克森雖指為糊塗而幼稚，但不管誰的意見眞確，保守金馬是中華民國的事，外國人不應越俎代庖。而今有關我們的國家大事，竟由他人作為競選的辯論資料，隔洋的中國人聽着是何滋味，作何感想。難怪我　蔣總統即於當月十三日接見美國記者時指出：「美國怎麼做是他自己的事情，而防衛中華民國的政策，乃是我們自己的事情。」迨甘迺廸當選總統，於就職後的一次記者會中，談到有關中國問題時，不是稱「臺灣」，或「福摩薩」，便是喊「臺灣政府」，或「臺灣的政府」，根本不稱「中華民國」，或「中國」字樣，甘迺廸要這樣喊，當然有其喊的必要。不過，以一國元首之尊，在公開正式的場合，任意改稱他國的國號，那是極大的侮辱，這對於一個有堅强獨立精神的國家，必將會引起極其强烈的反感。

甘迺廸甫任總統，對中國即報以若此輕蔑之態，中美間的關係如何，就不難想像。試問若此交往，還有什麼友情之可言；倘使讓甘迺廸順利做完一任或兩任的總統，中美關係會演變到如何程度，實令人不敢細想。

尼克森競選失敗後之高調

尼克森競選總統失敗，有很多中國人為他流了不必要的同情之淚，好像尼克森當選總統，會對苦難的中國來一個積極性的支援。而尼克森對於中國也好像有其特殊的交情，自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十四年中間，尼克森曾六次訪華，雙方的關係確非泛泛。又以尼氏在此期間，周遊列國，隨處發表宏論，他的論調一反他國內的姑息氣氛，於是更引起了中國人乃至亞洲人之仰慕與擁戴。諸如他在一九六四年所著「美在南越應下戰勝決心」一文，更扣緊了亞洲人的心弦，讓我簡單的摘下幾段：「南越總統吳廷琰在去年十一月一個由美國鼓勵的政變中被謀殺一事，使美國在整個亞洲的聲譽，蒙受極為悲慘的影響，這謀殺事件是美國外交史上極黑暗的片斷，我們對此發生的事情，是不能逃避責任的。在我們的朋友和盟國看來，美國用一個朋友，到了他不復適合我們的目的時就不用了，而且讓他給人清算。美國既然有這樣的記錄，就毋怪我們的盟友沮喪或惶惑了。」他又說：「我們如果要在亞洲制止共黨前進的話，正確的時間是現在，正確的地點是越南。今日我們在越南，用種種作繭自縛的方法來打仗，不肯毅然起來對侵略者應戰，抑或由於率直投降，共產主義就會在亞洲得到新進展，我們的失敗會證實中共的說法——美國是一隻紙老虎。相反，我們在越南取得勝利，就會恢復我們已失去的聲譽，而且會提高聲譽。」（摘自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香港工商日報）

以反共作號召投共作歸宿

尼克森自負以一大政治家的抱負與風度，諄諄告誡美國以及全世界恐共媚共的姑息份子，趕快回頭覺醒。他這種悲天憫人的胸襟，與光明磊落的態度，誠令人敬佩不置。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一九六八年尼克森終於獲選為美國第卅七屆的總統了。翌年，尼克森就任總統，卻宣佈以談判代替對抗，以和解代替冷戰，並且立即開始分期撤退越南駐軍。而對於中國問題在其世局咨文中，竟正式稱呼毛共政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看到毛共在國際社會中擔任一個具有建設性的角色，並以創造美國人民和中國大陸比較廣泛的接觸機會，公然走兩個中國路線，這對中國人民實是一種極大不友善的表現。接着就有所謂乒乓外交的進行，以及單獨與日本簽署文書，將琉球羣島的統治主權交給日本，並將我釣魚臺列嶼亦包括在內。依據開羅會議及波茨坦宣言，琉球的地位應由主要盟國協商決定，中國為對日抗戰貢獻最多，犧牲最大，且是參加開羅會議唯一的亞洲國家，中國應有權利為琉球仗義執言。今尼克森政府竟無視於此，並將我釣魚臺亦擅作主張，這對中國實是極大的侮辱，我們豈能忍受。尼克森的傑作不僅於此，他緊接着乒乓外交之後，復決定將親自出馬，準備為毛共證實「美國是紙老虎」的說法，作移樽求教，親自認罪投降之舉，這對於過去因尼克森落選為其一掬同情之淚的中國朋友，如今眞是欲哭無淚了！

「性情偏狹缺少理想」

美國的總統為美國本身的利害得失，將其政策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局外人似乎不必責之過重。別人為自己利益而欲犧牲朋友時，朋友要不要聽他擺佈，任他犧牲，那是朋友自身的事，不必怨誰，怨也無用。今天我祇有一個感覺，就是自二次大戰中美結盟共同作戰開始，美國一直是我們的摧殘者。自雅爾達協定以至今日尼克森將親訪中國大陸，美國的政策，無不以犧牲中國，作為其軍事與外交上之祭品。誠如美國最後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所說：「過去美國曾多次被捲入中國問題之中，沒有一次是有利於美國的，但每一次都是損害中國的。」（詳見司徒雷登回憶錄）這是良心話，所以到現在如有人再說中美有傳統友誼的話，那「友誼」不是中國的國民政府，而是尼克森所尊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此一組合，從頭到尾，可說由美國「催生」、「鼓勵」而成長的。倘使人間還有道義的話，那應該是毛共集團飲水思源，戴恩圖報；但恰恰相反，毛共獲得中國大陸以後，即發動韓戰，接着越戰，把美國拖得手忙腳亂，想自拔而不得。不得已，逼得尼克森只得移樽求教，想在强盜跟前求得一個「光榮和平」，他這樣做，究竟是愚蠢，還是聰明呢？當們外國人不便批評外國元首，不過一九六八年當尼克森當選的前夕，紐約時報對尼克森著論說：

「尼克森性情偏狹，不孚人望，缺少理想熱忱與抱負，不配做美國總統。」（摘自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臺灣新聞報社論，「由美國大選看紐約時報」。）

不過在尼克森親共以後，紐約時報的論調又變了。如此美國總統！如此美國報紙！

（原載「中華雜誌」）



樓眉語

爭權會導致滅亡

台北方面認為：一九七一年中國大陸的最大新聞是林彪被鬪垮。

林彪被整肅雖然沒經過中共官方的正式證實，但事實已很顯明，可以說毫無疑問了。

到目前，還沒有揭曉的幾個謎是：㈠林彪為什麼會被鬪？㈡林彪被整肅後，中共軍隊裏面被波及的幅度如何？㈢由於林彪的整肅，對黨組織有什麼影响？㈣中國大陸各階層對這巨變的反應如何？

有人認為：林彪的垮台，其嚴重性比劉少奇尤甚，因為林彪掌握軍符，有的是槍桿子，林系的軍人都擁有相當實力，和鬪黨政人員不同。

不過，劉少奇和林彪被鬪前，都是和毛澤東最接近的人。林彪末垮台之前，不但是毛澤東的最親密戰友，而且是他的得力副手，而且還在黨章上，白紙黑字載明他是毛澤東的繼承人，在一年之前，誰也想不到林彪會有這樣的下場，台北將之列為最大新聞，倒是一點不錯。

這項新聞的重要，不在林彪個人，而在中國大陸上被鬪垮的高層人物，都是最接近毛澤東的人。如果用廣東的俗語說，毛澤東正一是「黃皮樹了哥」，這句歇後語的下一句是「唔熟個隻唔食」。即是說，愈接近的人，就愈有被整肅的可能。

澤東這個皇帝比古代的暴君還難伴，每一個接近他的人都落得不好下場。劉少奇、林彪之倒台，也許只是個開端，還有後繼之人。誰也不敢斷定，周恩來他日會不會走劉、林的舊路，或者他比老毛棋高一着把他鬪垮。

在台北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第六次全體大會中，蔣總統和嚴家淦院長發言，針對目前大陸局勢的發展，加以分析。

他們都認為：中共最高統治階層內部的權力鬪爭，將導致北平政權的覆沒。

嚴家淦說：「中共內部的爭權局面，今後必將愈演愈烈，隨時可能動搖中共政權的根本，加速其全面的崩潰。」

中共援外超蘇聯

在美國聲聲削減外援聲中，共產國家對外援助卻大力推動，有加無已。尤其中共，對非共國家的非軍事援助，已超越了他的老大哥蘇聯了。

據美國國務院研究報導，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〇年為止，共產國家對落後各國的經援保證額共為一百一十億美元，但實際兌現的援助額尚不及半數。同時，共黨對這些國家的軍援交貨額，其不足之數又比經援為低。即是說，共黨對他們的諾言，未履行到一半。

中共的外援超越過老大哥蘇聯，最大的目的是要壓倒老大哥而成為新的老大哥。花這些金錢，是要在國際間擔當一個較重要的角色。

以兩個共產大國來說，蘇聯的人民生計比中共好得多，經濟的發展，成就也比中共大。而對外經援，卻反

出。

最笑話的是，接受中共經援的國家，有不少國計民生比中共好很多，但他們卻大筆大筆地從北平拿到津貼，這事看來十分矛盾。

中共大造核彈的時候，已有「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口號，現在因為「援外」，卻要自己七億人民捱餓，更不合理。

中共統治大陸已二十二年，可是人民生活不但沒有改善，還一天比一天苦。

耶穌宣稱他是上帝的獨子，中國的皇帝則宣稱他是「天」的兒子「天子」，其他宗教領袖和各個民族的統治者，也毫不例外地宣稱他們是神的代表，創造了人類歷史的神權時代。統治者既利用「天」、「神」來進行統治，自然要創造一套偽稱為與神溝通思想傳遞神的意志的拜祭儀式，自然要在日常生活上力求處處表現得與人不同。於是自然而然地產生「貴族作風」，自然而然地產生「高貴血統論」。極力把統治者「神」化。而想不到的卻是，在人類已登上月球，已向太空進攻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神」在地球上仍然擁有至高無上的威望。毛澤東仍然像「神」那樣飄浮在中國大陸的上空，無時不在，無所不在地監視和統治着每一個人民，似甚滑稽而並不滑稽。

封建時代由於統治者公然宣稱自己是「天子」，是代表上天來統治人民的，當然不能夠「平民化」，於是封建官僚也就創造出一套「天子」不見平民布衣的禮儀。官僚便自然而然地成為「貴族」。古代的讀書人，十年寒窗，死背硬記那些一無用處的八股文，不外為了考取「功名」，以獲「天子」一覽。這種傳統一經形成，「天子」的尊目也就比「金口」更加厲害，誰被「天子」看了一眼也要加官進爵。如果那一位平民有幸獲得「天子」的召見，馬上獲御賜進士銜，搖搖擺擺地當起官老爺來，根本不用讀什麼撈什子書。

可是，自從英國爆發工業革命以後，皇帝的身價日低，女皇陛下也成為「打工皇帝」了。至於民主國家的總統，總理或首相，已經十分平民化，人民根本已經不把看見過總統，總理當作一回事，美國人得閒無聊時也撥個電話到白宮聊聊，讚尼克遜做得對，或者罵他是一個傻蛋。

中國廢除帝制也有六十年了，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統治者還是那麼喜歡當皇帝，袁世凱要恢復帝制，毛澤東既喜歡聽到人民向他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當然更加喜歡當終身主席，當英明的偉大的領袖，當人民的「大救星」，這一切表現和當皇帝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也難怪他老念念不忘「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當然也不會忘記一代奸雄——「魏武」。

握手

毛澤東每逢「五・一」、「十・一」例必站在天安門

香港同胞的舊衣服，寄返大陸，親友如獲異寶，大陸人民的生活，可以想見。在一窮二白的情形下，卻大手筆地慷慨助人，叫七億捱餓捱凍的同胞受苦，這不但是打腫面皮充胖子，而且是幡杆燈籠，照遠不照近。

中共的外援，唯一的成功是取得了聯合國的席位，因爲投票的亞非國家中，不少是用過「人民幣」的，這一票，等如賣豬仔，受了人家錢財，怎可以不盡點義務？

在中共的統治者來說，花這些錢去買個席位是値得的；不過，在七億中國人來說，則寧願填飽自己的肚子。所以，中共有許多援外數字不公佈的，如果人民知道統治者把這麼多的錢慷慨贈與他人，而他們則捱飢抵餓，條氣一定唔順，會使他們群起造反！

毛澤東學習英語

爲了尼克遜已定明年二月二十一日訪問北平，據說近來毛澤東也突然有了學習英語的興趣，他和人談話時，喜歡插上一兩句英文。

生活在華洋雜處的香港人，對這情形不難想像得到的，這也是香港人的習慣，因爲我們是處在一個「中英並用」的社會。

年屆七十八高齡的毛澤東，爲了和美帝頭頭打交道，居然有興緻去學習英語，毛澤東之好學，着實難得。

早幾年，在左派報紙上看過一則報導毛澤東學習英文的新聞，這新聞是表示毛澤東不但體力過人（能泅渡長江）；而且智力過人，據說他只研讀了幾個月英文，外國雜誌便都看懂了。

也許這幾年間他老人家推行文化大革命，全力去作權力鬬爭，沒工夫進修，英文荒疏了，現在有貴賓自西方來，爲了應酬幾句，又提起毛澤東的學習熱，現在他逢人談話便插進一兩句英語，正是一般學習英語者的常態，在這方面，毛澤東亦與常人無異。

不久前，報紙報導，尼克遜夫人爲了跟隨丈夫訪問北平，除了縫製幾件旗袍之外，還學了一些中國話，準備到達北平後，可以大派用場，和江青來一番交際。

至於尼克遜有沒有學懂國語，卻不得而知，但老萬擔心他們見面時可能會鬧出笑話，這笑話並不新鮮，而是曾經發生過的。

當尼克遜和毛澤東見面時，毛澤東說兩句英語，尼克遜以爲他說國語，尼克遜用國語和毛澤東交談，毛則以爲他說英語，這麼一來，仍然鷄同鴨講。

毛澤東並無語言天才，他說話有濃厚的湖南口音，即使他講國語，聽得懂的人也很少，如果他說英語，尼克遜誤會他在說國語也有可能。

其實，毛澤東學英語是多此一舉，喬冠華本來說英語頗流利，可是他在聯合國卻用國語發言，許多人都讚他「好嘢」，毛澤東卻要學習英語去迎尼克遜，眞是莫名其妙。七十八歲的毛澤東，竟也學時髦，力爭中文合法的香港青年作何感想？

萬人傑

毛主席看不到他們，未能列入此例。

寒窗雜憶

待旦

話說大躍進時候（五九年），毛澤東常到江南各省視察，有一次來到廣州，不知他由於心血來潮，想參觀名聞全國的廣州造紙廠的先進生產技術，或者由於陶鑄的特別推薦，反正是突然通知有關單位說他要去廣州造紙廠訪問，廣州市公安局馬上總動員，派某副局長到河南南石頭，監督廣州造紙廠的保衛科做好準備。廠裏的五類分子和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工人和職員，一律放假一天，把他們趕回家，廠裏只留下一些經嚴格挑選的工人在工作。工廠四周佈滿密探，廠裏一切利器（包括工具），都由公安局暫行沒收保存，市公安局所有秘密警察和武裝警察也傾巢而出，在通往南石頭廣州造紙廠的所有道路，嚴密佈防，幾乎每隔五、六步就有一個密探。

造紙廠參與佈置治安工作的幹部，只知中央首長要來，卻不知道要來的人是毛澤東。一般工人在事前更是什麼也不知道。等到看到毛澤東時才如大夢初醒。老毛參觀什麼地方都是兜了一兩個圈，在一片萬歲聲中跟一兩個工人握握手。他到廣州造紙廠當然也不例外。

有一名年青的三級技工（最低一級），本是一個平凡的工人，是一名普通的共青團員，從未有過任何突出表現。那一天他恰恰站在前面，當毛澤東走過時，伸出手來和他握一握手。可是經此一握，這位青年工人也就莫名其妙地走起運來。幾天之內由一名表現得十分平凡的普通團員，升爲團支部書記，不久就入了黨並被提拔爲車間主任。可惜那位仁兄經受不起考驗，數年之後終於犯了重大錯誤，被整了下來。這一切我不知如何解釋，大概還是中國傳統上的皇帝不見布衣的思想做怪吧，偶然和毛澤東握一次手，也被地方的黨老爺認爲是一種功績，必須提拔。

命運這個東西用「馬列主義」術語來解釋，就是偶然因素，而這種偶然因素又常常影響某件事物的發展和結局，廣州造紙廠那位青年工人的遭遇，並非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在中國大陸不僅和毛澤東握一次手可以身價百倍，就連和無恥文人郭沫若之流握一握手，都有人認爲是至高無上的光榮，單憑這麼握一握手，組織就非照顧他提拔他不可。我感到奇怪的不是人們有這種思想，此間也有不少人以見過某某名流，以認識某某闊佬爲榮，因爲這種企圖藉別人的名譽地位提高自己的心理，是十分普遍的。可不必苛責。我感到疑惑不解的倒是，中共的地方黨委和基層黨委，爲什麼竟然糊塗到這樣的程度，單爲了某人偶然與某首長握一握手而特別提拔他？即算說是拍馬屁吧，但拍這樣的馬屁某首長並不知道，也永遠不可能知道。想了許久始終想不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只好把它歸咎爲中國人的奴性上頭去。

不要數典忘祖

周景王十八年（西元前五二七），穆后死了，晉昭公派荀文伯爲代表，以籍談爲副，前往周室參加穆后的葬禮。會葬之後，景王賜宴，席上所用的酒壺是魯國所獻的，景王看見酒壺，便問二人道：「各國諸侯都有名貴的器具獻給王室，獨有晉國一無所獻，這是什麼道理？」荀文伯不能對，讓籍談代答。籍談說：「各國初封的時候，王室都賜以重器；晉國地方偏僻，王室既無所賜，又與戎狄爲鄰，每日防戎之不暇，那裏有重器可獻？」景王聽了，立即舉出：成王賜唐叔以密須國的戰鼓、戰車，以及闕鞏國的鎧甲；襄王賜給文公以戎車、彤弓、虎賁……之屬那些事實來駁斥他，並說：「你的高祖孫伯黶是掌管晉國的典籍的，所以後來以籍爲姓，你是他的九世孫，怎會不曉得這些事呢？」二人走後，景王嘆道：「籍談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籍談世世掌管晉國的典章制度的檔案，對於此類故事，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但是他談起舊典，卻把本身執掌的事項，忘得乾乾淨淨，怪不得景王譏之爲數典忘祖！

賣油郎引述這段故事的動機，是由於最近看到「遠東經濟評論報」四十八期，刊載的D．戴維斯一封致新任港督信的中文譯本，其中有一段這樣說：

「當戴麟趾爵士提議全民普選，不受居留資格限制時，市政局非官守議員沉痛地反對，戴麟趾總督竟閉口不言，甚至公開支持，維護他們非官守委員所高興的狹隘選民名冊。」

賣油郎看了這段消息，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們的非官守議員，是由市民(?)選來參加政府決策，爲市民爭取利益的，選民愈多，他們的分量也愈重，多少年來人們都爲選民條件太苛而憤憤不平。現在好不容易總督大人開恩了，有意實行全民普選，不料口口聲聲爲市民謀福利的議員先生們，卻首先反對，而且還「沉痛地」反對！這種行爲豈不是出賣我們全體市民？因此，我非常懷疑這消息的正確性——不是翻譯錯誤，便是戴維斯「車大炮」，我們的議員先生都是社會名流、正人君子，豈能做出這種狗彘不如、卑鄙無恥的勾當！爲了表示人格高尙，洗刷「賣主（市民）求榮」的惡名，現任非官守議員先生們眞應該控告戴維斯以嚴重誹謗罪。我輩無選擧權的四百萬市民，也願爲後盾一致聲援到底！詩曰：

一、處世必須有不爲，嶙峋風骨仰巍巍；
設如得失心過重，甘作小人最可悲。

二、數典豈能忘祖先？籍談舊事久流傳；

古調今彈

葉其眞

爬山頭與爬饅頭

齊天大聖，亦可謂是勇於向上之「人」，受日月精華而誕生，雖爲猢猻王，坐鎭花果山，猶未愜意。「大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尋訪名師，熟習武藝，以待他日與天下豪傑，競一日之短長。

此後雖爲行僧，遙想當年，確亦轟轟烈烈，先鬧水晶宮，再鬧閻羅殿，一飛而冲破南天門，再飛而入靈霄殿，施展拳腳，大鬧天宮，打得天兵天將人倒馬仰，殺得玉皇大帝心顫膽裂，何等威風，册封爲掌管「天上」萬馬之高官（爵銜弼馬溫）而不受，乃欲與天公齊大也，故稱：「齊天大聖」。

誰料天外更有天，一個觔斗，雖去十萬八千里，縱身而飛，風馳電掣，竟飛不脫如來佛祖之手掌，低頭細看，「齊天大聖，到此一遊」數字，題於如來佛祖中指之上，撒下之猴尿，猶臊味冲天，好不羞煞人也！

神通廣大如齊天大聖者，竟其畢生精力，竟然只爬出一個如此羞家的結局，其餘猴子猴孫，能爬出何等成績，豈非可「不想而知」嗎？

人類常患有與齊天大聖相同的錯覺，把手掌當作高聳入雲的五指山，把饅頭當作茫茫崑崙，爬呀爬，爬呀爬，自以爲已經頂天立地了，可以俯視寰宇了，先手舞腳蹈地陶醉一番，再學老孫，撒一泡尿，而題字爲記曰：「某某曾爬登此峯！」

不料一覺醒來，原來題字之處，乃一饅頭耳。爲了消滅「羞踪」，待要將之塞入嘴去，方覺臊味攻鼻，實難下嚥。只好讓「某某曾爬登此峯」之字樣留下，供子孫輩瞻仰。

在下自家雖然落伍，但絕無反對他人向上爬之意。乃因「望高處走」，爲人之常情，其實若說穿了，人無分種族膚色，無分男女老少，無分貧富貴賤，都毫不例外地竟其畢生之力在向上爬。所不同者，只是有的愈爬愈高，爬至天之巔頂，高高在上地坐龍庭，當天子，有的爬到中途，被人一腳撑下來，有的爬來爬去都只在地上亂爬，結果也只好當別人的墊腳石，這亦可謂爲「雖同途而異歸」了。

香江雖爲一彈丸之地，且遠置海隅，距逐鹿之場所遠甚，但還是有很多「山頭」値得一爬的。這些値得爬的「山頭」當然有不少人正在爬着正在競爭着。

而最令在下感到迷惑不解的，就是有一些人竟然不爬「山頭」而爬「饅頭」。爭着當一個由三、五人組成的團體的領袖，爭着當一兩個啞巴的發言人，如此爬法，何苦來哉！

苦水裏長大的

的自由生活。

這孩子只十六歲，年紀輕，而他竟能抵住嚴寒，衝破驚濤駭浪，而達到爭取自由的目的，這需要多麼堅强的毅力和高昂的勇氣！他在衝破中共邊防的行動中，又多麼的沉着和機智！

為爭取自由而戰鬬的人，值得我們去歌頌。從中共的鐵幕中衝出來的人，他們的英勇行動本身就是一首悲壯的詩。歷史上任何暴政，都促成老百姓在不能忍受的情況下起而反抗。揭竿而起，是一種反抗的方式；迫上梁山，又是一種方式；鋌而走險，逃離暴政也是一種反抗的方式。孔丘問泰山側哭墳的婦人「為何不去也」，婦人回答「無苛政」，孔子終而發出「苛政猛於虎」的慨嘆，由此可以推想，數千年前，老百姓對於苛政也是有逃亡行動的。而「避秦」的典故，也說明了老百姓對於苛政的一種政治態度。

中共統治大陸以來，老百姓逃亡的事情幾乎無日休止，這些逃亡的行動有力地戳穿了中共那日以繼夜地宣傳「社會主義好」的美麗的謊言。因此，這使中共當局非常惱火，露出猙獰的面孔來對付逃亡者，但始終無法有效地制止住逃亡風。為什麼？因為「社會主義」對於老百姓是「福」是「禍」，眼睛雪亮的老百姓已心知肚明。

就算被中共稱為「糖水裏長大」的青少年一代，他們通過切身的生活感受，也能清楚地分辨出自己所過的生活是「苦」是「甜」，這也正如他們可以分辨黑白那樣地清楚。如果說，他們是在「糖水裏長大」的吧？那麼，他們一定對於「社會主義祖國」愛得不得了，怎麼還會成羣成羣的冒着坐牢，被鬬爭、被管制、被趕下鄉當農奴的危險而逃亡呢？他們敢於冒死衝破鐵幕的行動，給了中共一記響亮的耳光，宣告中共企圖欺騙，毒化青少年詭計的破產。

稍為了解大陸人民生活情況的人都知道，那些被中共宣稱為「在糖水裏長大」的青少年生活的情況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缺吃缺穿，沒有良好的教育，思想要受統制，而更重要的，他們不可能有自己的理想和掌握自己的命運，總而言之，他們沒有思想、行動的自由，沒有自己的前途，那麼，「糖水裏長大」云云，實際上是睜着眼睛說瞎話。因此，連十多歲的小孩也不受騙了，他們明白自己實際上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因此，他們就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爭取脫離苦海。大陸青少年逃亡的壯舉是值得一切高嚷「回歸」或被「回歸」所騙的人深思的。

英菲

彈…

？！

感！舍我接班更有誰
一聲震，跌瓜冇命賠

交通處長的「宏願」

旁裝置了一些儀器，正在進行某種測量記錄的工作，直至最近看到報章，才知道那原來是香港大學「音響專家」高博士主持下的一項「交通噪音調查」。據高博士三個月內調查所得，中區的交通噪音高達一百零五單位，若再增加十單位，則任何人在十五分鐘內，會因噪音而致耳朵失聰。參加調查記錄的幾位港大學生，在路旁站了兩個鐘頭，已因長期感受噪音而有暈眩之感。高博士作出的結論是：中區交通情況惡劣，車輛壅塞混亂，交通燈太舊太多。

每逢有專家作出什麼調查或研究報告之後，尤其當這種調查的內容彈多於讚的時候，有關當局多少總會作出交代。高博士調查中區噪音後，一週之內，當局果然馬上有所反應。

反應之一是，宣佈劃定實驗區，採用電腦控制交通，由電腦探測道路交通狀況，加以分析管制，當局並且强調採用電腦之後，能夠調節所有交通燈號，減少道路阻塞及車輛亂竄的情形，這項反應的「及時」宣佈，明眼人即可看出是針對港大「音響專家」而作出的一個交代。

反應之二，新任交通事務處處長惠柳新許下宏願說：「我要想辦法減少馬路上的噪音！」

據說，處長惠氏因為最近有一次乘坐巴士返回山頂寓所，耗時一個鐘頭，身受交通擠迫之苦，才許下改善交通的宏願；但筆者卻相信他只不過是借題發揮，藉此對香港大學「音響專家」作出一個間接的答覆而已。高博士花了三個月時間的調查，終於引起當局的注意，甚至驚動交通處長，作出改善交通的諾言，高博士的調查工作總算沒有白費。

處長惠氏從灣仔回山頂寓所歷時一個鐘頭，便認為問題嚴重，苦不堪言，其實筆者每天下班，從德輔道中乘車返回德輔道西，這一段步行只需三四十分鐘的路程，乘車卻經常要花上一個鐘頭，甚至整整一百分鐘，這種苦處一直得不到前任交通處長的同情了解，可幸而今港大專家作了一次實地調查，也可幸現任處長作了一次身歷其境的體驗，否則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會有人「想辦此」去改善了！其實以筆者乘車經驗，一些交通阻塞情形並不需要電腦才能解決，例如中區摩利臣街一處的交通燈，十秒鐘轉換燈號一次，僅夠時間通過一輛電車，於是電車一輛緊接一輛的阻塞路面，其他車輛也因而進退維谷，若能將燈號延長，及盡量減少交通燈，則這種連鎖壅塞即可迎刃而解，有關當局一直不肯實地調查一下，卻要等待專家代為調查，找出癥結所在，未免笑話。改善交通的諾言以前也曾聽過多次，希望現任處長的所謂「想辦法」，不是對港大專家敷衍，而是對市民的承諾。

江城子

小說

鬼病

田韋

開場白過後，在雷動的掌聲中，一個穿着舊軍服，胸前叮叮噹噹掛滿了又紅又黃獎章、紀念章什麼的「退伍軍人」一踢一踢地來到講台上，只見他長得牛高馬大，滿面橫肉，泛着青色的鬍渣兒一斑一塊，鐵板似的臉孔，鬬鷄眼，正鼓掌得高興的學生們全嚇得怔了一怔，哇！媽呀，好得人驚。

「同志們，我叫田向東，田地的田，向東方的向東，向着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向東！」一開口，破鑼般的聲音經「麥克風」一播，震得人耳膜都痛，管音響的同學趕快上前去把音量較低。「你們學校黨委請我來作報告，講些朝鮮戰場上的情況給你們聽，媽的，說起來還眞得人驚，美國鬼子的炮火簡直就像是從天上倒下來的，密得沒個空隙，我們全連都給報銷了；全營去，也光了！全團去，也完蛋！整整一團就剩下跛腳瞎眼的五個人！我命大，躲在坑道死人堆，雖然廢了條腿可還執回條命，要不也沒人給你們講上甘嶺的眞情實況了，哈哈……」他唾沫橫飛，滔滔不絕的，說到高興處右手拍拍的拍着大腿，直打哈哈，這下子，全校的學生可直樂透了，你看我，我看你，擠眉弄眼，碰肘子，跟着嘻嘻哈哈笑起來。那些老師想笑又不敢笑，可眞慘苦了。

以後，我就經常看得見他了，他是山背村的「治保主任」，經常來公社裏開會的，公社和我們學校是緊鄰，這家伙愛在鎮頭那間小酒鋪喝兩杯，兩杯燒酒落肚，就捋起衣袖發酒癲，手掌拍拍聲的拍着跛了的右腿：「這是給美國佬炸彈炸傷的！是革命的金招牌！有錢也買不到的。」那神氣，小孩兒見了准嚇得尿了褲子！

一天，他又在小酒鋪裏發酒癲，我跟一班同學圍在門口瞧熱鬧，只見他臉紅脖子粗，翻着那白雲多，烏雲少的鬬鷄眼，嘴角堆了兩堆白泡泡，大講他的「英雄事跡」：「……媽拉巴子！一挺重機槍守住橋頭堡咕咕咕咕猛掃，全連弟兄，包括連長，指導員全給它點了名！媽拉巴子！一天一夜呀，單給它放倒的沒二百也有三百。還是團部調來了砲兵連，乒乒乓乓的轟它娘的一輪，才啞了下來，衝進去看，咳，眞他媽的！裏面的人早二天就死了，尸都漚臭了！只有一個賊婆娘，震昏地下，手還攀着機槍扣，原來是國民黨營長的婊子！媽的，給一個婊子放倒了成連弟兄，你說這口鳥氣往哪裏消！心頭火起，我和幾個弟兄把她拉到樹林裏，輪流×他娘的，最後把手榴彈塞進她×面裏，炸她個尸骨無存！哈哈哈哈……」他右手拍着大腿，仰天狂笑！

旁邊一個同學朝地下「呸！」的吐了口口水，擠開圍成一堆看熱鬧的人，頭也不回走了。

我瞥了一眼狂笑着的田向東，覺得肚裏直翻騰，只是想嘔，哼，這樣的「戰鬬英雄」！

細叔沒說錯，田向東這種「特殊材料造成的人」，也會有所怯，那眞是難以想像了。鄉下人說作得孽多，被鬼纏，那……嘿，可眞是玄妙了。

我決定明早就去看看他。我可不是關心他，實在話，這種人死一個少一個，死光了就天下太平了！我是想要看看他究竟是個什麼情形！

年初一。

寒冷的空氣中，不時傳來幾聲爆竹響，遠近熱烈的鑼鼓聲緊湊熱鬧，風和日麗，久別了的新春氣息令人興奮。

一九六四年的農歷年和往年有點不同，人們好像從死氣中復甦了！過去的幾個春天，人們一直在掙扎，喘息，對着空空如也的米缸，對着鍋子裏滴溜溜轉的清水，糠餅，樹葉團，芭蕉頭，人們根本就忘記了「年節」。可今年倒底是可以吃上頓飽飽的白米飯了。「中國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易滿足的一羣」，記不得哪個人曾經說過這句話。不錯，只要有口飯吃，中國的老百姓就能高興起來。

吃過早飯，爹和大伯裂着嘴，一個巴着旱烟桿，一個摸着山羊鬍子，領着我到村裏各本房家去拜年。「×叔，新年好，恭祝你合家安康，事事如意！」「×伯，恭祝你老人家健如松柏，日子紅旺！」「×叔姆，祝你大細平安，六畜興旺！」我流水賬般的背着這幾句還不算太「封建」的「利市話」，牙關都倦了。村裏家家都走遍了，連好幾家「黑五類」的本家也沒遺漏。爹說：「一筆寫不出兩個田字，都是本家，怎能不去拜！什麼黑五類白五類，我可不管那麼多！」

初時，我心裏雖是有點咕嚕，讓領導上知道了我給「階級敵人」拜年，可眞是乖乖不得了！再一想，呵，爹也沒說錯嘛，新年頭，大家貪個高興，討個吉利嘛，這又有什麼大不了，眞有什麼煩麻的話，前面還有大伯和爹這塊擋箭牌呢！

日頭當午，村裏要走的全已走遍了。我想起田向東：「爹，剛才經過安仁叔那座屋子，我們沒進去給四伯姆拜年呢！」

「給她拜年？」爹瞪了我一眼，像要發脾氣，忽然又軟了下來：「小狗子，那屋子早就沒人住了，咳，新年頭，不談這些晦氣事！」

「可昨晚我應承過四伯姆到她家裏去的呀，不

去怕……不太好罷。」我道。

「唔，也是。」爹沉思了一會。指着村外頭一間孤零零的屋子：「那就是她住的屋子，你一個人去罷，我和你大伯可不想去了。」

「記着，小狗子，別喝他家的一滴水，一塊糕。你是醫生身份去的，不是給她拜年！」大伯幌着烟桿教訓我。

我心裏好笑，娘說得沒錯，兩個老頭子，一鋪牛脾氣。「是了，大伯、爹，我知道了。你們先回去吧，我呆一會就回來。」

還沒走到小屋前，一頭癩皮狗咆哮着從屋裏竄了出來，前弓後箭對着我狂吠起來，那付猙獰的嘴臉和架勢，一下子又使我想起發酒癲的田向東來，物似主人形，這話可眞不錯！我拾起一塊石頭，突然一蹲身，我是預着牠撲過來，攔腰賞牠一石頭，可這沒用的畜牲卻嚇得一個滾地葫蘆，倒在地下，四腳慌得亂爬亂抓，掙起身沒命跑進屋裏去了，那嗚嗚的哀叫聲，彷彿被人打得半死似的！

「誰呀，大年初一早茫茫，撩狗撩馬作死呀！」一個老婦人邊罵邊走出來。

「是我，四伯姆！」我笑着向她招呼：「你家的狗好兇哪！」

「啊，是小狗子呀！唉呀，可盼到你了，我一早就等着你了，怎麼現在才到！」她像見了一堆金般的高興，拉着我往屋裏去。

「要你久等，不好意思。我這就給治保委員看看吧！」我稱呼田向東的官銜道。

「看你，別生疏客氣嘛，什麼主任、委員的，他早就沒幹了！自己人，你叫他一聲向東哥就行了！」四伯姆挺親熱的道，「別忙，你先飲碗老酒、吃塊年糕吧！是公社裏記派人送來的，味道挺好哪，今朝一早，我就整好等着你來啦！」

給她這麼一說，我更不想吃了。「多謝你了，我剛吃過東西，好飽，實在吃不下，你別客氣了。你這就帶我去看看向東同志的病吧。」我掏出大衣袋裏的聽診器來，露出一派醫生看病人的神氣。

到底鄉下人，見我抓着聽筒，她跟着就緊張起來：「好、好、好，我這就帶你去，唉，你眞負責啦……」

負責？我負什麼責？我是好奇才給你看的！嘻，不孖邊的事！我心裏好笑。

「向東，小狗子來看你啦！」四伯姆推開後邊一間房門，「是村裏田老爹在名城大醫院當醫生的兒子哇，他特地來看你了……」

我走到門口，不禁窒了一窒，裏面黑沉沉的，窗全關死了，一股難聞的氣味迎面衝來。「四伯姆，請你把窗門打開，空氣不流通，對病人不好的。」我吩咐道。

「好、好，我這就來。」她手忙腳亂起來。

窗門打開，陽光流了進來，我這才看見房間裏只有一張八仙桌，一張垂着蚊帳的床，房裏四壁、甚至床架上都貼了許多巴掌大的紅紙條，黃紙條，上面畫着蚯蚓似的符綠，我不禁皺起眉頭：「四伯姆，這是些什麼？」我問她：「你們信神鬼的？」

「唉，小狗子，不瞞你，向東病了這麼久，我是急得沒法想了，聽前村瞎子說怕不是衝撞了什麼邪神邪鬼，所以……你們讀洋書的人，莫見笑……」她急忙解釋着，大概怕我不高興，「批評」她「封建」罷。

我笑笑，走近床去，掀起蚊帳。天！這就是田向東嗎？頭髮，鬍子長得像深山大野人，沒被鬍子遮住的臉孔，一綹綹的橫肉呈死灰色，鬪鷄眼直視，死魚眼般沒點光彩，四肢筆直攤在床上，那模樣，十足是死尸一條！我全然見得死人多了，也禁不住一陣心跳。

「向東同志！」我定了神定，叫道。可全無反應。我看看四伯姆。

「他，他的眼，已經看不見……」四伯姆哽咽起來。

「啊！」我一陣震驚，伸出手掌放在他眼前幌幌：「你看得見嗎？前面的是什麼？」

仍然毫無反應。我皺起眉頭，這可眞糟糕，難道連聽覺也喪失了？摸出音響义，在他耳邊輕輕一敲，「叮！」

沒反應。

再重重一擊「叮！」正常的人門外都應聽得見了。

還是毫無反應。我搖搖頭，嘆了口氣。

「向東，向東，你應應我呀！向東！」四伯姆突然哭叫着，拚命搖幌他兒子。

突然，我看見他口唇輕輕噏動着，馬上俯身全神灌注的傾聽，聲音十分微弱，可還辨得出：「……不要來，不要來，不要來……」聲音雖微弱，但聽得出似乎很是驚恐，聲線顛抖得很利害。

我拍拍四伯姆的手，示意她安靜下來。

我仔細的檢查着田向東：血壓正常，體溫正常，心跳正常、胸腹器官全正常，右腿殘廢了，那是他的「革命金招牌」，除此，肌肉也很健康，背部有褥瘡，那是躺得大久所至，不要緊，神經統檢查，運動，反射仍好，並無病理損害，奇怪！我額角冒着汗珠，邊檢查邊思索：沒理由！完全沒理由會這樣的！可是，事實上他又是這樣：已一動不動躺在床大半年了，看不見，聽不見！

這才是鬼迷張天師，我全沒了符！

折騰了半天，我走出房間，掏出手巾抹了把汗，長長的吁了大口氣。

「小狗子，不，田醫生，你說我向東的病怎麼樣？治得好吧？啊？只要他病好，我燒香拜佛求菩薩保佑你……」四伯姆忙忙的跟着我出來，急不及待的嘮叨。

我截住她的話：「四伯姆，請你把以前醫生看過他的診療卡拿給我看看，就是那些一張張的紙片。」我比劃着。

「有，有，我就去拿來給你。」她連忙跑進另一間房，抱出一堆紙頭出來，「全在這裏，全在這裏，你看看。」

廢報紙，爛雜誌，還有一些上面印着「機密」字樣的文件，我慢慢的翻查着，終於找到了醫院的檢查報告，上面寫着：該病員身體正常，未發現任何病變。疑系心理性神經系統失調。簽名的醫生是本縣十分有分量的老醫生，曾是某醫學院的教授，可說是一個「權威」了。

我對着那張紙發呆了；心理性神經系統失調——心理性癱瘓，心理性失明，心理性……我還是

第一次過見這種病！

「田醫生，你告訴我，有得醫吧？啊，有得醫吧？我只有這個兒子哪……」四伯姆像望神明般望住我，眼裏盛滿了淚水，一碰就要溢出來了。

我避開她的視線，苦笑道：「四伯姆，老實說，我查不出你兒子的病，按理，他身體的一切都很好……」

「沒有病，沒有病，你們醫生都說他沒有病！可他已躺了大半年了，不說不動，聽不見看不到，大半年了，大半年，大半年了……」她號淘痛哭起來。

我突然覺得她可憐，是的眞可憐！

「也許把他送到省城去醫會有希望吧，那裏設備齊……」我安慰她，可是，她呼天搶地哭得天昏地暗。

屋角的那條癩皮狗，嚇得爬起來，瘦伶仃的腳簌簌地發抖，鬱怨的眼神看看我，又看看主人，一溜出去了。

我離開這孤零零的屋子。村裏挺熱鬧，小孩一堆堆在玩，大人們晒着日頭閒扯，一派新春景象。經過安仁叔那座屋子，我發覺鎖着大門的大鐵鎖早已銹跡斑剝，門口那棵老槐樹已抽出嫩芽了。

假期完了，我又回到省城工作。幾年來，間中也曾聽過家鄉來的人提過田向東，他仍然躺在床上，不說不動，聽不到看不見，吃飯拉屎全要他娘服侍。

現在，他死了。實在話，他活着還不如死了好！可田伯姆怎樣了？我又想起她盛滿淚水的眼睛和那癩皮狗……

咳，眞可憐！

心理性神經失調……莫名其妙！我做醫生這麼多年，只接觸過一個這樣的病例，就是田向東。鄉下人都說這是被寃鬼纏身，鬼病！（下）

重罵胡風影射周恩來

詠輝

有人以爲中共「紅旗」雜誌第十三期上那篇重提胡風舊事的文章，是配合反林彪的。他們也把問題看得太過簡單化了，以爲一個人垮下來，則一切罵人的話都只能針對的他。其實恰恰相反，中共每逢把一個人打垮了，則在批判這個人的材料中必然埋伏着清算下一個目標的綫索。中共本身對此也從不諱言，他們不是常常說「在批判一種傾向的時候，必須注意掩蓋着的另一種傾向」麼。

比如這次把胡風的舊事重提，也有着它的深藏的涵意。

我們分析這個問題，最先要注意的一步是要回顧胡風垮台的原因。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資料有百數十萬言，相信大家都不會否認，主要的一條是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爲「圖騰」。說實在，胡風這一說法並沒有得罪毛澤東，因爲他反對的是周揚一伙對毛「講話」的盲目崇拜，而不是「講話」本身。但是，僅僅如此毛澤東也不能忍受。這就是胡風垮台的主要原因。

現在「紅旗」雜誌「重讀『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指出反胡風運動是爲毛澤東親自肯定的，其用意便是要證明，反對個人崇拜之舉要不得，誰反對個人崇拜，誰就要與胡風一樣沒好下場。

而林彪是怎樣垮台的呢？據所有表面的資料顯示，主要一點就是提倡個人崇拜，把毛神化。

這樣，林彪與胡風怎能沾得上邊呢？不但沾不上邊，而且擺明是站在對立面。

換言之，毛既肯定胡風是罪人，則同時也會肯定所有反對個人崇拜的人都是罪人。

如今有人趁反林彪事件，大肆宣傳反對個人崇拜，甚至借「國際歌」歌詞叫出「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口號，把稱毛爲「人民大救星」的歌頌完全抵消。證明這些人意在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恰恰在這時，「紅旗」重提反胡風的「歷史經驗」，用心不是十分明顯了嗎？

倘若我們的看法不錯，而這次趁林彪事件而掀起反對個人崇拜潮的人是周恩來的話，則這次「紅旗」表面罵胡風，實際罵的便是周恩來了。

「紅旗」文章最後一句說：「我們一定要繼續認眞讀馬、列的書，認眞讀毛主席的書，不斷提高階級鬭爭、路綫鬭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覺悟，增强識別反革命兩面派的能力，緊密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周圍，貫徹執行黨的『九大』路綫，爭取更大勝利！」單單前一個「繼續」，後一個「不斷」，再一個「反革命兩面派」，已夠周恩來先生幾個夜晚睡不着覺。

奉勸周恩來先生，該好自爲之。

吹蘋綠眼集

對外國使臣講性經驗的太后

——從民俗學看歷史之一

以民俗學的眼光去讀歷史，就會發現很多有趣味的事情，同時也加深我們對古代社會的認識。所以在近代有人把民俗學看成是歷史的新同盟。

什麼是民俗學呢？關於這一點，英國的彭尼女士Miss C. S. Burne解釋得最好，她說：

「民俗學是一個概括的名詞。它的內容包含着傳襲的信仰、慣習、故事、歌謠、俚語等流行於文化較低的民族，或保留於文明民族中的沒有學問階級裏面的東西。

例如關於宇宙、生物、無生物、人性、人造物、靈界、巫術、符咒、命運、預兆、疾病、死亡等事的原始的信仰。

又如關於婚姻、繼承、童年、成丁、祝祭、戰爭、漁獵、畜牧等事的慣習與儀式。以及神話、傳說、民談、故事歌、歌謠、諺語、謎語、兒歌等。

簡單的說，『民俗』是包括民眾的心理方面的事物，與工藝上的技術無關。例如民俗學家所注意的不是犂的形狀，而是用犂耕田的儀式。不是漁具的製造，而是漁夫撈魚所遵行的禁忌。不是橋樑屋宇的建築術，而是建築時所行的祭獻等事。

『民俗』實是蒙昧人心理的表現，其表現方面極多，自哲學、宗教、科學、醫術、社會組織、民間儀式，以至於更爲嚴密的知識區域中的歷史、文學等都有。

不論在野蠻或文明社會中，都有古舊的信仰、慣習、和故事，這都是以前無記載時代的遺物。這些遺留的言語或行爲，不論存於何地，都有其共通的性質，這便是：他們的被承認及其繼續存在，不是由於實驗的知識或科學的確證，也不是由實證的法則或眞確的歷史，也不是由文字的記載，不過是由習慣與傳襲而已。民俗的科學的研究，便是要用現代的科學方法，將這些傳襲的東西加以正確的觀察及歸納的推論。」

用這樣的觀點去讀歷史，便容易看出許多東西，例如「左傳·宣公九年」所載的故事：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君臣三人跟夏姬私通，把公共情婦的褻衣，炫耀於朝堂之上，暢談房中之樂（註一）。以後世的眼光來看，便是猥褻，便是邪行。但如果以民俗學的眼光來看，就會看出更深、更廣的問題來。原來那時候，羞耻心還未成爲一種具有壓抑性的社會觀念，兩性間的行爲是頗爲大膽的。在「戰國策·韓策」中，便記載着秦宣太后公開對韓國的使臣說到自己的性經驗（註二）。繆勒利爾 F. Muller—Lyer在「婚姻進化史」中指出：「在有些民族中，羞耻缺乏是很顯明的，甚至性交的行爲可以公開表演。這種事情，並不限於塔希提人，據稱其他的海南島人，伯茲尼格羅人，菲律賓之馬來人，印第安人，馬西格羅人，以德勞根人，歐沙爾人，及其他，也莫不如是。」（頁二一）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到「詩經」中爲什麼會收集了歌詠桑間濮上之行，採蘭贈芍之事的詩歌了。古書所謂「男女雜游，不媒不娉」的情形，一直到戰國時代還是如此的。我們現在所重視的貞操觀念，乃是肇始於春秋時代，理詳於戰國時代，直到了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才確立的。所以，我們如果不用民俗學的眼光去讀歷史，便很難解釋這種在朝堂上展覽情婦褻衣，在使臣面前談到房中經驗的怪事了。

民俗學者曾經指出過，在低級文化的民族中，結婚有六種主要形式：

第一種形式是掠奪婚姻。這是指此一族人跑到另一族中人把婦女搶回來作妻子，就像掠奪奴隸和家畜一樣。

第二種形式是服務婚姻。指男人在妻家服役一個時期，期滿後便可帶同妻子回自己的族裏去。

第三種形式是交換婚姻。是指兩個男子互相交換其姊妹爲妻，或兩個家長交換其女兒爲媳。

第四種形式是買賣婚姻。是指男人送若干代價與女家來買妻子。

第五種形式是前定婚姻。這是指兩家友家在懷孕時即指腹爲婚。生出來的孩子兩個都是男的，則結爲異姓兄弟；兩個都是女的，則結爲異姓姊妹；若是一男一女的話，則結爲夫婦。

第六種形式是私奔。這是指男女間有愛情而不能正式結婚，便相約私奔。

這幾種婚姻形式，在我國歷史也曾有過。但這裏所指的只是族外輩婚制，而沒有說到血族輩婚制。在我國古史上，就有過伏犧與女媧兄妹通婚的傳說。唐代李冗「獨異志」載：「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耻。兄即與其妹上崑崙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爲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則烟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娶婦執扇，象其事也。」李冗這一記載，並不是無中生有，只要我們看過「帝王世紀」、「風俗通」、「世本」等書，就看出他是採自這些書籍的。從這則記載中，就可以看出外國血族輩婚制的痕跡。

（註一）「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

（註二）「戰國策·韓策」：秦宣太后對韓國的使臣說：「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這段話把性交情狀繪畫得生動異常。以一個太后的身份而在朝堂對外國使臣述說，在今日看來是有失身份的。

林真

馮國璋也算「元勳」

方家畧

「元勳」的頭銜，馮國璋是在當了副總統和大總統以後，才被人們加上去的。

這位秀才出身的人，在聽見這個銜頭的時候，也許多多少少會想起古聖先賢那句「受之有愧」的成語吧?!

辛亥革命以後，眞眞正正在戰場上替清廷出過死力的將領，恐怕只有馮國璋一個。而且在對待非武裝的漢族同胞上，非常殘酷。據記載：「初十以後，馮軍統國璋縱令軍士，放火焚毁，肆行掃掠，並不准保安會救火。有救火者，當被槍斃三人。連燒三晝夜……該處為漢口最繁盛之區，財產都係二十一省之客民居多，乃均一焚而無遺。

且傷者傷，死者死，凡老幼婦女之被槍斃焚燒者，殆不可以數計，即古之惡賊如黃巢，亦未有如是之毒虐也。」

（引自辛亥九月，「漢口災民會致上海商會公函」）

偏偏是這位比黃巢還要毒虐的劊

「元勳」！

就是因為他太肯替清廷出力，所以，一心想在清廷和革命之間玩弄政治把戲的袁世凱，才把他調離戰場，回到北京去統領「禁衛軍」。

這時，全國的形勢，已經是「一面倒」地傾向於革命，而這位秀才出身的北洋大將，卻依舊要擁護帝制到底。而且還自動地向宗室中的主戰派「請纓殺賊」。據小恭王溥偉，事後回憶道：

「初一日卯正至上書房，澤公叔語偉曰：『昨晤馮華甫。彼謂革命黨甚不足懼。但求發餉三月，能奏功。……』辰刻入養心殿，皇太后西向坐。……臣曰奏：『亂黨實不足懼，昨日馮國璋對載澤說：求發餉三月，他

載澤對曰：『是有。馮國璋已然打有勝仗，軍氣頗壯，求發餉派他去打仗。』

諭：『現在內帑已竭，前次所撥之四萬金，是皇帝內庫的。我眞沒有，……就是打仗，也只馮國璋一人，焉能有功？』……」

（引自溥偉著「讓國御前會議日記」）

這件事，雖然因為隆裕太后既想遜位苟安，又死死抓住自己手中的現錢不放，所以才付諸流水。但是，馮國璋和民國誓不兩立的決心，那時的確是有的。據記載：

「馮國璋新立功漢陽，被招歸，尤鬱憤恩戰。……

廖宇春與馮尤友善，因往說之曰：『中國存亡在和與戰。公欲存中國，保皇室，則和。否則戰。』

國璋曰：『……我欲戰。』

曰：『戰必有餉，果籌得否？』

國璋曰：『可勉籌之。』

曰：『勉強難經久……欲以已退之師，無餉之眾，貿然言戰，無乃不可乎？』……

國璋曰：『文天祥、史可法，非人為之耶？』

宇春曰：『惜乎辛亥以後之歷史，斷不以史推公！』

國璋厲聲曰：『人各有志，吾志既堅，雖白刃在前，鼎鑊在後，所不能移。……』

當是時，袁克定等……說國璋者，日數人。而意卒不回。」

（引自尚秉和著「辛壬春秋」）

馮是在一九一六年十月，被選為副總統的。但就在這同一年內，他還在大搞其復辟活動，要和張勳會師北上，「共襄大舉」。據記載：

「匆匆入寧……洸陳述各種辦法，『大樹』一一研究，約一小時。當

差不多每一個行業都有自個兒的術語，像醫生處方叫「整番幾味」；相士看氣色叫「睇番幾句」；巫婆說鬼話叫「人憑神力」；總之多得很，甚至外行人不明所以的，如適合即將進行某一件事情，在七十二行或以外會用得著的「埋手」是了。農人開耕叫「埋手」；工人開工叫「埋手」；商人開店叫「埋手」；學生（文人）寫作叫「埋手」；賊匪做世界，固然叫「埋手」啦！但最最普羅大眾的開餐叫「埋手」，開筵設席，六點恭候，八點入席，半夜沒得食，往時請喜酒，往往如是，侯嘉賓呢。

約在四十年前，佛山有某私塾，該塾設於一橼祠堂，生徒常超百數，分甲乙丙

閒

），計每年收入可有二千多塊。支付呢？租值象徵式每年一百幾十，伙計（教員）薪水六七百塊，其餘塾師「

卽慨然承諾，允撥一旅先行，並濟餉四十萬，後卽隨時接應。俟張抵京，亦帶兵五千北上，幫同料理後路，又云：『要辦卽辦，事無遲疑，臨時如發生別項困難，亦不能過於多慮，只好冒險爲之，隨機應付。……』

並聞樹於初十日又發一電……內有『義旗北指』等語。……」（引自「胡思敬文牘」，五月十七日致劉廷琛函）

信裏所說的「大樹」和「樹」，也就是近代大樹將軍馮國璋的代名詞。什麼都說得很清楚：這位「元勳」是極力贊同復辟的。

但是，在張勳被日本全力支持的段祺瑞，逼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他又忽然堅決擁護共和了。而且還乘着這個機會踏上了大總統的寶座。

當了國家元首之後，當然談不到會有什麼政績，笑話倒鬧了不少。其中的犖犖大者是：

「就職後二十餘日，曾以明令發表林攝爲塞北關監督。林奉令後，持謁謝馮委。

馮淡然問曰：『爾從何處來？』

林曰：『下走久住北京。』

馮又問曰：『爾現作何事？』

林曰：『塞北關監督，發表不久。』

馮忽瞠目曰：『誰使爾作關監督？』

林曰：奉總統任命。

馮又愕然曰：『我幾曾任爾爲關監督？』

林曰：明令發表，已有數日。

馮始憬然曰：『哦，是矣！某日吾方午睡，有人持命令請吾蓋印，殆卽此事乎？』」

（引自「民國野史」）

另外的兩件「德政」，就是把他故鄉河間的參天古樹，以及總統府所在地——中南海裏的「放生魚」，都當作私產，大批地拍賣掉了。

原來這位「元勳」的老家，是一片大平原，古木非常繁茂。他自從入京之後，知道這種木材的市價很高，的確是筆不要本錢的好生意。於是，馬上傳令他從南京帶來的心腹隊伍——陸軍第十五師，開到河間去，以快刀斬亂麻的架勢，把這些古木一口氣砍光。然後再運到天津去，高價出售。

這一來，引得動了公憤，許多老鄉結隊進京去向他理論，他卻大打其「太極拳」，弄得他們只好不了了之。

後來，他看見中南海裏的「放生魚」，又多又大，許多甚至於還是二三百年前的老古董，在市上一定可以賣大價錢。於是，就以七萬塊大洋的代價，全部包給一家魚行。

從此，在北京的菜館裏，就可以吃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菜——「總統魚」。用的魚就都是從中南海裏來的。

有個外國的使館，偶然間買到了一隻明朝嘉靖年間的放生魚，自然捨不得吃掉。本想送回國去，讓動物園養着，作爲「當代奇蹟」。卻又怕路遠迢迢，船行過久，魚會在中途死掉。所以最後還是轉送給中國外交部，弄得那些奉令來接收那條魚的司長和科長們，羞得簡直想鑽地洞，事後，只好鄭重地呈請總統大，千萬爲了「國家體面」，不要再在「三海魚」上去打主意了。馮國璋顯然不大在乎。

一句話說穿，這位仁兄的生財之道，還不止此。而其門路之古怪，卻與此相彷彿。——他在清室遜位以前，就已經是「禁衛軍」的統帥。這一支部隊本是用來拱衛中樞的，所以，人雖然並不特別多，而兵餉卻格外充足。一般的部隊，每師每年的經費是一百三十萬塊大洋，這個禁衛軍只有一師一旅，而兵餉卻有三百萬元之多。

「元勳」在發餉的時候，自然依舊慣例行事。於是，每年就有一百萬塊大洋，進了他自己的腰包。

他登上了總統的寶座以後，禁衛軍擴編成第十五、第十六兩個師。經費也增加到三百六十萬元。不過，一切都還是要由「總統大人」親自經手。後來，他下了野，總統換了徐世昌。這兩師的經費，無論如何不應當再讓他插手了吧？不，這位「元勳」絕不那麼輕易地放棄自己的搖錢樹，還特別去找徐大總統下付陸軍部：「十五、十六，兩師，仍歸馮前總統節制。」

所以，直到他死，這兩師人的餉，還是由陸軍部交給他轉發的。



「手

額五六「撤野」，於是先營新屋爲新老爺，自然新婦入門之日「張燈結彩」，難道

票、白鴿票和番攤，爲他「日踱夜踱」的，輸贏多寡不知。該年運至中了二元一張「三星在戶」？佛山人作爲秋色觀，早「賣其路徑」。

當此之時，佛山雖改了市，可是警政依然「水皮」，大盜「晝伏夜動」，但必「起清字客」然後「埋手」，「擄參」！講數勒贖，不贖嗎？「宰而烹之」有，割去耳朵有，還送其全骸或析骸於被擄親人，大抵有著這光景兩個年頭，終於給南海縣政府一網打盡，嚴刑懲治，市民較富裕人家，始得安枕。

舊式結婚，多一連幾天擺酒，而以謝酒這頓爲菜餚最豐富，飲者也會最多。查該塾師國學根柢不講究，唯書法一門，對顏（眞卿）體頗有成就，而且長（常）寫長（常）有，想他交遊甚廣。記得是夕筵開四十（八人席），直至凌晨一時才告開桌，不少飲者已「腹如雷鳴」了！

在塾址同里可五十步有公廁在，如廁都是里人，中有甲乙閒談「埋手」合時，但卻無巧不成書，適新郎（塾師兒子）過路，以爲賊匪將及我，急奔稟父（塾師），爲部份來賓入耳，計卽告退者好幾十人，勉强作鎮定飲了後走者也有戒心。後來始知誤會所謂「埋手」是說起酒菜。

或說：「春聲又在講古了！」「古」的確是「古」，且其中多花架，核心則在要得治安良好，「莫如用猛」，那麼，香港想治安，引故事的南海縣政府做法何如？同時「道聽途說」，必仔細研究，別「庸人自擾」也爲核心。

春聲

中州風雨

龍門一席談

王亞平注意到了這個情況，問他：「老李，你在想什麼？」

李冷文淡淡地回答：「沒什麼。」

「眞沒什麼？」徐諾說：「不過，我估計你為了當前的事而煩擾。」

張北方說：「煩什麼？船到灘頭水自開，聽其自然吧！」

徐諾微笑地：「說得稀鬆，如果運動動到我們的頭上，我們一樣感到煩惱。」

王亞平插進來：「在北京，對於政治氣候的感覺要比地方上來得明顯。當然囉，北京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有什麼風吹草動，那裏也先動起來。譬如說，這次批判俞平伯，文藝界裏要開展一個思想上的運動，那裏也比地方先走一步。我們行家有的人動起筆桿，有的人也在動筆，徊是寫自我批判。」

李冷文現在才開了口：「像我就是準備寫自我批判的一個。」

徐諾幾乎要大笑起來：「老李，你又何必如此庸人自擾？事到臨頭再說罷。」

李冷文嘆了一口氣：「其實，現在事情已臨到我的頭上啦。」

說着，車子已經在顚簸中來到這個有名的勝蹟——龍門石窟。

對於這個地方，徐諾心裏嚮往已久，現在他到底來到這個地方攬勝了。洛陽是中國的歷史名城，名勝古蹟很多，龍門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處，他曾聽說，這裏的石刻藝術，簡直臻於鬼斧神工的地步。

車子停在河灘上。

徐諾走出吉甫車，站在河灘上，望着在伊水右邊的龍門山。它和對面的香山，夾着一道伊水，形成一個峽谷。這個地方所以又稱為「伊闕」。

他們從磴道拾級而上，一個洞一個洞地欣賞已有一千多年歷史的石窟藝術。

龍門石窟和敦煌石窟，都有中國著名的石窟藝術。徐諾到洛陽以後，對於這個地方心儀已久。今天始得如願以償。

他們參觀了賓陽洞和千佛洞。這些石窟都是以山石鑿成，可見在開鑿時，前代的匠人經過了多少艱辛的勞動。

在賓陽洞中，一幅藝術珍品——「帝后禮佛圖」不見了，原位上只懸

約博物館。對於這種盜竊行為，一行人都感到憤慨。

千佛洞是一個富有藝術特色的石刻寶庫，洞中的石壁上刻着一千多個形態不同的小型佛像，栩栩如生。洞頂有彩繪的「飛天圖」，構圖和色彩都和敦煌的飛天圖案沒有多大差別，可能是同時代的作品。

從寫有說明的牌子得知，龍門石窟從北魏時代開始開鑿，到唐代完成，歷時數百年。在生產工具落後的古代，我國的匠人能創造出這種藝術瑰寶，的確使人感到驚奇。而技術之高妙，簡直達到化境。

徐諾深深感到我國文化遺產的豐富，祖國的可愛。

在許多山石上，刻着歷代許多的題詞和詩，內容都是紀遊和感懷。一塊兀立的山石上刻着有岳飛題的「還我河山」四字，書法蒼勁，但難辨眞僞。

他們無心鑑賞這些，沿着山徑一路走去。

王亞平望着這個神奇的石山，讚嘆着：「神奇，簡直不可思議！」

徐諾接着說：「這裏使我們看到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這是歷史文化的見證。」

王亞平笑笑：「說起文化遺產，將來在這個領域裏還不知要引起什麼事情呢。」

張北方似有所感：「這事情可以理解的，許多問題將要不可避免地引起爭論了。」

王亞平故意地問：「你根據什麼作這樣的判斷？」

張北方說：「目前的事情還不能說明嗎？」他停了一停，接着說：「解放幾年來，文化界裏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在傳統文化領域裏發生的事情，已經使人看到這個規律。」

王亞平頭點表示贊同：「你的看法是對的。」

徐諾接上去：「其實不光是傳統文化領域發生了爭論，提高它的意義來說，這是在整個文化領域裏兩種思想體系的鬪爭，它已經波及我們每個人的思想了。」

談起了文化問題，他們又滔滔不絕，但李冷文還是沉默地不發一言。

王亞平笑着問李冷文：「老李，你對當前的問題看法怎樣？」

李冷文淡淡地：「沒啥，黨號召的都是正確的，我們只有擁護和執行的份兒；倒霉的像我的，就只有等待挨批的份兒了。」

徐諾微笑地：「沒有你說的那麼嚴重吧？當然，剛才我也說到，目前

際責任，上面說，文聯從來都是與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平共處，這也是說我也與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平共處了，上面已叫我準備檢查文聯的工作，這實質上是要我檢討，我豈非要等待挨批麼？」

說起當前的運動，徐諾引起了興趣，對王亞平說：「老王同志，你是剛從北京來的，對當前的運動情況比我們清楚，咱們找個地方坐下來，你給我們詳細談談好嗎？」

王亞平表示同意。

現在他們已經走到一個叫「九間房」的地方。

這地方相傳是因武則天建了九間高大的房子而得名，座落在龍門山的一個山坳裏。現在山坳裏只矗立着三尊高大的石像，都是用原地的山石鑿成的。他們對其中一尊力士那剛健有力的形象十分欣賞。原來武則天所建的房子已經沒有了，只在石壁上還遺留着昔日爲架樑而開鑿的榫眼。

他們在力士石像的底座找了一個地方坐下來。

王亞平首先開了腔：「北京情況的進展比地方快，這是不言而喻的。你們從報章上也可以看到，對俞平伯的批判，已經開展有幾個月了，眾所周知，這是從去年九月間山東『文史哲』雜誌發表了李希凡、藍翎的文章而發難的。其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鍾洛、周汝昌、王若水等人的文章，猛烈抨擊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派的哲學思想，至此，這件事已演變成一場激烈的思想鬬爭。」

徐諾說：「這些事情我們也看到的。」

王亞平接着說：「這只是報章上所看到的。北京在鍾洛的文章發表以後有了一連串不尋常的反應，全國作協和下協古典文學部都開過會，幾間大學的教授也開過會，異口同聲地强調這是以馬列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進行的一場嚴重鬬爭。」

張北方問：「鍾洛的文章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這鍾洛是誰？是不是黨內負責文藝部門的領導同志？」

王亞平說：「我也不清楚鍾洛是誰，我同樣推測這可能是周揚或袁水拍寫的。這無關重要，事情是，北京首先動起來了。」

徐諾問道：「我因工作忙，好幾期沒有詳細看『文藝報』了，不清楚批判俞平伯時怎麼又牽扯上『文藝報』的問題？」

王亞平回憶了一下：「這問題又要扯回頭去了。一九五二年，俞平伯出版了一部『紅樓夢研究』，前年『文藝報』爲這本書發表了一篇文章，推崇備致，不意世事難料，『紅樓夢研究』成了『清訓傳』之續，而『文藝報』也因爲俞平伯的書捧過場，而惹下軒然大波，袁水拍首先在『人民日報』向『文藝報』開砲，發表了『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問題就揭開了。」

李冷文這時忽然揷進來：「馮雪峰因而也受到嚴厲的批判……看見馮雪峰說的『我感到深刻的犯罪感』那句話，眞使我不寒而慄。」

報』，倒不如說是清算馮雪峰，幾十個人的發言，矛頭都集中攻擊『文藝報』，俞平伯呢，倒成了陪襯，所以，馮雪峰感覺形勢不妙，趕忙低頭認罪，說了那句話了。」

一提起馮雪峰那種狼狽情況，大家都覺得不是味，空氣頓時沉默了一下。

李冷文仍木然地沒有表情，大家也淸楚，馮雪峰說的這句話對他的感染太深刻了。

張北方首先打破了沉默：「老李同志，你又不是犯馮雪峰那種錯誤，何必杞人憂天？」

李冷文聲音低沉：「這你就不明白了，人家可以說我的錯誤性質跟馮雪峰相同，說我對資產階級唯心論表現了容忍痲痺的態度，新生力量擺出老爺態度，這就夠我瞧的了。」

王亞平接着說：「問題不光是有你瞧的，大家恐怕也不會平靜，周揚同志那篇講話，我們該細細體味一番。」

徐諾說：「對了，周揚同志這篇講話好像就針對胡風作了無情的指斥。」

「你說對，但我覺得，周揚是對胡風進行了反擊，他的講話甚至可以意味爲對胡風下了討伐令。」王亞平說。

「討伐令？」張北方驚奇地：「事情沒那麼嚴重吧？」

王亞平看看張北方那稚氣的臉，微笑着：「同志，你的善良妨碍了你去進一步理解問題，這或許是書生氣的緣故。你們不清楚，胡風的思想歷來跟黨內幾個著名的作家有很大的矛盾，這次文聯改組『文藝報』，他說『文藝報』的問題是我們戰線的失敗，北京文藝界的同志私下裏談，胡風這樣大膽發言，難免要招致黨內負責同志的疑忌，果然周揚同志用『戰鬬』給他公開答覆了。既是號召『戰鬬』，自然是下討伐令。」

「形勢的發展眞快，簡直使人跟不上去。」徐諾說：「看來，整條文化戰線將要有一場暴風雨了。」

「有這種感覺是不壞的，」王亞平說：「最低限度，可說是有個思想準備了。」

「但我總覺得，洛陽是一個小地方，文化人不多，出版物也少，文化圈子裏出現的問題斷不至像北京、上海那些地方那麼大，這裏運動的程度也斷不致像北京、上海那麼激烈。」張北方說。

「運動激烈到什麼程度，目前我們還難預料，不過，從目前形勢的發展看，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次運動無論如何要比以往來得深廣而猛烈。」王亞平說：「地方上恐怕也不例外。」

經過王亞平一番介紹，大家對當前的運動有了一個大概的認識。

這時，日已中天，大家也感到肚子有點餓了，於是打開帶來的食品，一邊吃着，一邊又談起來。（十五）

嘯聲劍影錄（七十九）

我方用輕機掃射，日軍仍視若無睹，但突然土炮一轟，便把日軍轟得惶亂了，可能在日軍聽來，既非小鋼炮，更非十二咪釐，不知什麼名堂的炮，轟勢猛烈，炮聲隆隆，就憑這兩門土炮，竟然不特嚇阻了敵軍的攻勢，也壓得日軍不敢越雷池一步，衝下鷄山。而那幾個小伙子越轟越起勁，全部由他們包辦放炮了。

當我趕到西鄉博文學校的挺七第二大隊部，恰巧黃排長臥在床板上，爲橫江余族的靑年扛到了。原來黃排長爲士兵負着撤退，由西鄉掩護過橫江渡，知道黃排長是上胸靠近肩骨處中了槍傷，子彈留在體內，而又因爲由士兵負着奔跑的緣故，顛擺搖動而致流血更多。一登岸，西鄉自衛隊長則入橫江鄉村，請鄉民即徵集床板、痲繩、竹扛，造一個臨時擔架床，扶黃排長臥上擔架床，便由橫江兩位靑年，扛着飛奔，由黃排士兵跑步護送黃排長返回大隊部。而西鄉自衛隊則由隊長梁成率領，又拉隊再回冲河的小涌佈防，一面正面監視百足山之敵，另一面亦可以側擊企圖進犯南鄉的鷄山敵人。西鄉自衛隊在掩護黃排長渡河之後，本可以藉詞收隊返回西鄉。但六鄉休戚相關，敵愾同仇，該西鄉自衛隊竟能發揮獨立作戰的精神，再回火線去，使人感動。

我和何大隊長稍爲詢問在呻吟中的黃排長，一切有關日軍的火力、兵力之後，何大隊長吩咐軍醫替黃排長敷傷包裹，並急忙派該排兩個班長護送黃排長往蒼城後方醫療。我們二人即緊急會商，何大隊長很贊成我的「以居高臨下對居高臨下，以迂迴對迂迴」的軍畧，決定：㈠崗溪鄉與北鄉的自衛隊，火速趕赴簕竹，會各六鄉聯防隊，攀登二梁金，

隊越漕步渡，迂迴馬山之後，以達兩翼包抄的目的。決定之後，何大隊長即率領第四中隊以急行軍出發了（第二隊的第三中隊，是固守冲渡博濟橋一帶陣地，在本地區正面監視單水口之敵。）我則連發幾道命令，要東鄉和中鄉的自衛隊火速集中鐵崗嶺，候命渡河。着北鄉和崗溪鄉的自衛隊，火速開達簕竹，配合六鄉聯防大隊，反攻大佬頂。派傳令兵分頭傳達。然後我又奔往鐵崗嶺，以便指揮東鄉和中鄉的自衛隊，配合何大隊反攻馬山。在路上，見西鄉的壯丁，紛紛荷槍跑步，到鄉公所去集中，我即口頭吩咐要他們轉致後備隊長，統率他們增援在冲河防守的西鄉自衛隊，才飛趕路程。但當我抵達鐵崗嶺，何大隊恰正分批渡過漕步河，而中、東兩鄉的隊伍還未到達，突然南鄉方面的槍炮聲忽趨沉寂，原來日軍已聞風而遁了。

佔領百足山和鷄山的日軍，在高處向下一望，人不驚，犬不吠，只聞村村傳鑼。不久，一片闃靜，但見一隊隊的武裝，作鉗勢的移動，突而那些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炮手，以「爛肚蛇」的轟擊，轟得「蘿蔔頭」不知名堂，初則恐有埋伏，不敢下山，繼則發覺我方迂迴高地，包抄兩翼，日軍恐退路被我切斷，急即從原路潰退。於是，我方不費一彈的消耗，收復陣地。

這次我們吃了敗仗，而南鄉竟能免於獸蹄蹂躪者，事後在檢討會議的席上，一致認爲應歸功於南鄉父老，不避危險，督戰前線，以重賞戰功，退縮者革祖爲獎懲，使子弟兵能力戰保鄉。其次則爲金龍里的一羣小虎，以無畏精神，炮轟敵人，撐持危局，把敵人轟得不知名堂，失魂落魄。第三則西鄉武裝民眾，桑梓情深，力守右翼，側擊敵人，與金龍里活躍的遊擊兵，成爲堅強的兩翼。所以，敵人雖衝破我們的陣地，仍不敢下山一步，深入南鄉。

爛衫兵爲了救國，爲了保鄉，爲了捍衛田園廬墓，不畏死、不貪生，苦戰十次，上述的南鄉之役，僅屬其中一次的剪影，其他九次，不欲多費筆墨。以一年零一個月的悠長歲月，確保這地區屹然無恙，乃萬眾一心，團結一致的成果。

在十次苦戰中，有勇奪敵人機槍而陣亡；有猛衝敵陣，身陷重圍而殉國；有單人匹馬，夜探敵陣而捐軀；有耳不聞炮聲，固守陣地，獨拒獸兵而犧牲。有一次，舉行公祭儀式，六棺橫列，天慘地愁，雨淒風蕭，令人洒淚。但碧血忠魂，浩氣長存於梁金山潭水之間！

是年冬，我於役高州，道出潭江，重臨舊地，適六鄉設壇建醮，超度忠靈，我臨風酹酒，緬懷戰侶，不勝悽愴！

二十、日軍與共軍作戰方法的比較

我在抗戰期間，以六鄉聯防的基礎，擴展爲新、開、鶴十三鄉的聯防，守望相助，共禦倭寇，由於子弟兵的用命，使十三鄉固若磐石，得免獸蹄的蹂躪。

這是整體的成功，不論父老、壯丁、婦孺、販夫、走卒、富戶、農民均敵愾同仇，萬眾一心，一致團結，誓殺倭寇，沒有人做漢奸，沒有人做內應，也沒有人肯做敵人的嚮導。我們的虛實，日軍不知；我們的缺口，日軍也不知，這樣，我們便可以「偷鷄」。

有一次，日軍進犯東鄉，以馬隊來衝鋒，形勢危殆，挺七第二大隊的何大隊長，將防守正面的博濟橋一帶的第三中隊全部的機關槍，調到東鄉去作戰。擺在正面的空城計，如果內部不穩，走漏消息，則日軍大可傾巢而出，使東鄉方面作爲佯攻，輕而易舉的從正面攻入來。我們就靠一致對外的優點，而能殺敵致果。（未完）

宓琴

萬人意見

我是一個「人渣」請大學生們看看！

今年十一月三十一日，香港某大專團體舉辦一個時事座談會，會上，某同學認為所有大陸逃港青年都是「人渣」。我對「人渣」一詞，頗有所感觸。開始時，我有些憤怒，但後來一想，感到高興。在大陸，我被貶到「渣滓」階級；在香港被人罵成「人渣」，無論怎樣，到底還是人，說我是人的「渣」，其地位不是比「渣滓」勝一級嗎？

還記得我做人的時候，是一九六七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共產黨捧成大紅人什麼紅衛兵啦、毛主席的客人啦、無產階級革命先鋒啦、革命小將啦等等，數不清的名堂。還被邀請到北京見紅太陽，到老人家家鄉參觀，到大江南北各地串連。還有在武鬪期間，腰掛公安「五四」式手槍，口含匕首，手拿紅衛兵戰報，到處分派。那時候，確是「邊個夠我威」。那牛鬼蛇神敢亂動一下，老子就革了他的狗命。

此時啊！大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之感，是毛主席一聲號召，我又揹上背包，胸前掛大紅花，手裏拿歡送者贈送的禮物，在鞭炮聲中，鑼鼓聲中，雄赳赳地踏上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道路。泣別了我那可愛的故鄉及各位父老，更拋棄白髮蒼蒼的慈娘，來到荒蕪人烟，土地荒涼的海南島崖縣，做了一個眞眞正正的開荒牛。

一九六九年九月，在鬪私批修運動中，我又成了農民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一員。一天，生產隊黨支部書記要我寫三百張標語，準備明天到海口市張貼。由於日間要擔泥上山，晚間又開會學習，早已疲倦不堪。但任務一定要完成，惟將睡眠時間來寫標語。

大禍就在此時發生，「渣滓」之罪名亦在此時誕生。當我在海口市貼完標語後，連夜趕回生產隊去，準備好好睡一覺，誰料好夢尚未尋到，一陣喝打喊拉之聲驚醒了我，爬下床，打算看個究竟，看見前面一班人氣勢洶洶，直向我奔來。正想開口查詢，誰料巨靈之掌左右兩個耳光，打得我金星四冒，一頂紙帽照頭一戴，跟着五花大綁，還加上一塊巨大黑牌，上寫現行反革命×××。不由分說，前拉後推，左打右踢，被押往黨支部辦公室。

在那裏，早有一班人在那兒恭候，跟着打鑼叫醒所有隊員、社員及當地農民。連夜開了一個鬪爭現行反革命分子大會，我被押到台中央，跪下，低頭，一個如狼似虎的大漢給了我一個耳光後，說：「你為什麼要寫反動標語？」

「我幾時有寫反動標語？」

「你們有什麼證據？」

「你們憑什麼理……。」尚未說完，數不清的巨靈之掌又打在我頭上、面上、身上。昏昏欲倒之際，又被一陣口號喝醒：「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

跟着其中一人拿着一張標語放在我面前。「你看，這不是證據是什麼，還不向革命群眾坦白認罪？」又是一腳踢來，我閉上眼睛，定一定昏亂的神經，細看之下，欲發現我無可挽救的錯誤。

不錯，那張標語是我寫的，我認得出那是我的筆迹。這張標語是這樣寫的：「我們不要記階級鬪爭。」而正確的寫法應是「我們不要忘記階級鬪爭。」我卻寫漏一個「忘」字。在這幾百張標語中，出了這樣一張錯的，使我嘗盡痛苦。他們不理我申辯，不理我解釋，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就這樣強加在我頭上使我永不得翻身。

娘啊！這眞是我錯？眞理何在？道理何存？無心之失，應打成「渣滓」嗎？

經過五天飢餓，四小時與海水搏鬪，終於逃到自由之城——香港。丟掉了反革命分子，去了「渣滓」的地位，現在卻又被這些大學生加上「人渣」帽子。

在這裏，我不妨告訴各位，我非常願意在這自由之城做一個誠實、勤勞、反共救國的「人渣」。

關浩源上

（民國六十年十一月廿八日）

星馬人多媚共

「萬人雜誌」不合胃口

萬人傑先生：

在文化沙漠般的星馬，各階層人士祗識金錢，大多數人對政治毫無認識，到處所聽到的都是受共黨津貼的報紙的話。自毛記混入聯合國後，多數人表現得如「家有喜慶」般。弟曾將閱過之「萬人雜誌」郵寄到多處會館，過後聽到反應是「這是宣傳品」；有些售中國貨之商店，竟希望中共南進，他們可有大批生意可做。這些愚笨的思想，傳給年青的一代，除「中國報」及「建國日報」外，都無刊國民政府的消息。受共黨津貼的報紙，大讚共黨建設成就，看見這些言論，實在令人嘆惜！即使少數報攤上有售貴刊，亦很少人買，且又脫期。關於二〇九期熱血漂零客先生提議設萬人信箱一事，弟意以為貴刊是目前最主要之反共刊物，任務重而人手不足，如增信箱，豈不加重貴刊負擔？弟以每期有一篇連續或兩期一次，自清季到民初，或國府退出大陸為止的掌故記載即可，要多刊難胞逃難及我們反共言論，或共黨內幕。至於音樂，可刊激昂反共進行曲每月二次，其他全勿刊登。貴刊非學術研究刊物，要堅持反共立場。

星洲一讀者上

讀了「妙論佳作與廢品」之後

趙聰先生：

讀本刊二一六期「妙論佳作與廢品」，趙聰先生答覆澳門讀者，末尾說：「最後我想問問您：您信了耶穌沒有？如果還未信，我勸您要趕快信，因爲這樣，我們才是眞正的同志呢。」在這裏，讀者要想說幾句話，趙聰先生的文章，的確是冇得彈的，就說「三十年代文壇點將錄」吧，這一類的寫作材料既豐富，筆調又輕鬆，確實給讀者增廣了很多的知識與各個名人的瞭解，亦即是供給了讀者廣泛的精神食糧，正如此次澳門讀者說的：「……您是萬人協會的負責人之一，不要和讀者們太疏遠，應該讓讀者們常看到您的文章……」

不過我以爲趙聰先生答覆澳門讀者，很客氣、很扼要，獨不必提到關於信耶穌的問題。趙先生爲萬人協會工作，爲萬人雜誌寫稿，其宗旨與目標是廣大的、正確的、爲民族國家做反共事業的，這正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太陽一出，爝火無光，胡斤斤提到耶穌爲？我聽說耶穌是猶太人，我們中國人，捨自己的祖先昔聖先賢的文章道德功業教義而不談，獨偏偏勸人要信耶穌，耶穌是什麼的？這不過後人假神道設教而已。詎不知現在是什麼時代，文明進化，科學昌明，一個原子核子，可以海動山搖，可以使人類歸於廢滅，一方面人類也登陸月球了，還期期叫人信耶穌，我總以爲耶穌的精神雖偉大，而後人製造聖經文，什麼「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什麼「信耶穌得永生」。世界眞有那麼容易的事？岳武穆「滿江紅」不叫人讀，文天祥「正氣歌」不叫人讀，現在是救人類浩刼的時候，毛匪掛羊頭賣狗肉，聯合長工，反對父母，標榜馬列，屠殺同胞，曾叫史大林做爺爺，到今日而又稱現在的蘇聯爲蘇修。正如現在趙先生叫人信耶穌，而獨不及自己中華民族偉大的傳統及遺產，强盜當前，而就想把一本聖經退敵，多見其迂腐！

趙先生在萬人協會、在萬人雜誌，亦是千萬讀者的擁躉，他一言一行，一頻一笑，其用心是誠偉大的，欲藉現在的基督教的基礎，也可以發生反共的力量，其實趙先生知不知道：幾多奉天行道的傳道人，長老輩，爭權奪利，假公濟私，藉開設一間教會漁利的多的是，天主教與基督教，同一祖師，而門戶各別，明爭暗鬬，互相詆譭，爲的是什麼？上面說的，權與利，公與私而已。

讀者文化有限，而感慨特多，非有意螻撼大樹，而給趙聰先生有什麼廢損，爲的是信耶穌，有近於消極頹廢的一途，幾見閉目合什者，跪拜禱告者，而眞能做得出轟天烈地的救國行爲？事急矣，不宜遲，我們的昔聖先賢，我們的文武周公孔孟、岳武穆、文天祥，前人的遺產很豐富，反攻復土，救國建國，自有大道理在。

讀者：汝南十二月十七日

趙聰先生覆汝南讀友

（趙聰敬覆：關於信仰基督教的問題，記得本刊三年以前曾發表過很多文章和讀者意見討論過，似乎不必再在這裏重複了。在下是一個基督徒，但非職業傳道人；不過一個基督徒，既在基督裏摸着了眞理，總想把他自己的信仰介紹給他所喜歡的人——凡是作者沒有不喜歡讀他文章的人的。這猶之乎一個嚐到甜頭、得到好處的人，總想把他所以嚐到、得到的原因、方法、經驗告訴他心愛的人一樣。在下也贊成政治開明的國家法律載有信仰自由的一條，所以每逢向人介紹耶穌以後，總頒綴上一句：「信不信由你。」——答覆澳門讀者時沒有這一句，那是因爲他稱我爲「同志」——這意思是說：說在我，信在你；你不信，沒關係，彼此交往如故，絲毫不發生影響，不過我說還是要說的——這也就是自由。孔子所說「擇善而固執之」，就是忠於自己的所信、忠於自己的所是的意思。李行導演的「秋決」，在下很喜歡武家麒所飾那位代父坐監的青年囚犯，他向裴剛和那個小偷說他自己的所信所是——即生死繫乎天，但死得心安理得，光明磊落卻在乎人，裴剛聽得不耐煩而呵斥他，小偷聽不入耳而惡罵他，牢頭聽着迂腐而嘲笑他是書呆子，他都微笑着不以爲忤，還是說。這是一個擇善而固執的人，孔子所提倡；一個眞正的基督徒，以在下看來，正應如此。噢，這又說得太遠了。簡短來說，您對基督教存有反感，這也難怪您，當我二十歲左右時，我對基督教的反感，還在您以上，這全是由於對基督教非常隔閡，對它的觀察也不夠全面，您指出的那種假的傳道者和新舊兩教之爭，在下承認，因爲聖經中早已肯定有這事了。這正是所謂披着羊皮的狼和混在義人會中的惡人。十個手指不一般齊，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基督教。其實基督教以基督爲主，並不以人爲主；人雖壞，但基督卻是眞善的化身，是毫無瑕疵、毫無玷污的。如果看到基督教會中有壞人存在，便否認其他您還沒有看到的好人，甚至否認基督教和它的主基督，那就同澳門那位讀者看到作品變爲廢品之無原則而不從事寫作一樣。還有，信耶穌與救國毫不衝突，信耶穌與宣揚中國歷史上大聖大哲、忠臣義士也不矛盾；不止不衝突、不矛盾，反而相輔相成。在下敢大膽說一句話：一個眞正信仰耶穌的人，必是一個忠實國家民族的人；但這並不表示非信徒就不是忠於國家民族的。您只消看共產黨徒是反基督教的——也不表示反基督教的全是共產黨徒，而中國人的反共最高領袖蔣總統夫婦卻是基督徒——也不表示非信徒就不反共。您看過萬人協會副會長曾憲光先生在星島晚報寫的正在連載着的「脫胎換骨血淚史」麼？那位在中共折磨之下至死不肯屈服的英雄，就是基督教的傳道者王明道先生。這是因爲凡忠於基督的人，氣節

冲霄漢而貫日月，比之您舉出的那些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有過之而無不及。耶穌不是像我們一樣的人，祂是上帝的兒子，道成肉身，降世爲人的。不錯，祂降生在猶太的伯利恒，但祂超乎國家的，爲救世人而來，生在地球上亞非歐三洲之交叉點。因此，信仰耶穌，不止爲着救國平天下，乃是爲救世人出死入生，比單單反共復國遠大得多。是的，單單爲着反共復國，不信耶穌也辦得到，——當然信了耶穌更易於辦得到；但是要世人出死入生，則非信耶穌不可，別無他法。這所謂世人，就是你和我和他，不是全人類，而是一個一個的人，誰信誰得。耶穌降生時，猶太人正在亡國期間，遭受羅馬的壓迫。猶太人相信舊約聖經的應許，將來賜給他們一位彌賽亞（就是救世主）。因此他們問耶穌說，祢就是那位應許的彌賽亞麼？他們希望耶穌領導奮銳黨人起來造羅馬的反，獨立復興。但耶穌卻是傳祂和平的道，他們失望了，不相信祂是彌賽亞，這才把祂釘死在十字架。耶穌是爲世人而來，不是單爲一個猶太國而來的。您不是看到「信耶穌得永生」「你和你的全家都得救」麼？您說沒那末容易麼？這都是聖經裏的話，卻就是那麼容易，一點不假。只要口裏承認，心中相信，就必得救，還要怎麼容易？主要問題是信與不信的問題：只要信就容易了。我十二萬分誠懇，勸您讀一下聖經——並非「後人假造」，亦不「水皮」——那是自古至今世上最完美的書，在下爲您禱告，相信您一定有所得着。我還是再重複說一句：信不信由您。最後，謝謝您的來信，雖然歉難接受您對我的完全善意的責備。您所認爲迂濶的，在下卻認爲不但不迂濶，而是一條有效的捷徑。據在下所知，這兒已有三家福音廣播機構，經常向大陸廣播，它們經常收到大陸秘密收聽者的來信。告訴老兄吧，不怕死的信徒有的是，因爲有耶穌和他們同在！如像您說，提倡岳武穆、文文山的氣節，對，然而比起這個來，倒是迂腐得得多哩。「滿江紅」「正氣歌」，在這裏學生必讀的教科書中全選的有，效果如何，我想您該知道吧。）

好消息

對敵不利對我有益 萬人不妨逐條轉載

編輯先生：

我是貴刊長期老讀者，每期每篇皆看。它是我勞苦一天後最好的精神食糧，過癮得很。今想把拙見寫出，以與廣大讀友交換意見，未知可否？拙見如下：

(1)可否專闢一欄，姑名「好消息」，把每日報章發表的對敵人不利，對我們有益的好消息，逐條轉載，使海外愛國同胞共賞。

(2)「中州風雨」、「蹄聲劍影錄」皆是好文章，可惜每次皆無小標題，不知所寫爲何，可否每期皆加一二小標題，以引起讀者注意。

(3)「媚共言論令人齒冷」一文，我讀後百分之百佩服，批評某報十分中肯。該報一向對中共大捧小罵，而對國府則是大罵小捧。凡我愛國人士，應該群起而攻之。某報是毛幫統戰傳聲筒毫無疑問，但該大報則不同，報是中立的，其中執筆人難免有受毛幫收買，也許就是毛蟲、左仔。

(4)讀萬人協會簡訊第十四期，對我們從大陸逃亡出來的青年鼓舞甚大。我們覺得在黑暗中已現曙光。因瑪志尼發起「少年意大利」，而終於使意大利統一，因凱末爾發起「少年土耳其」，終於使「東亞病夫」復興。因此，我們希望「萬人協會」會變成「少年中國」，成爲光復大陸、復與中華的種子、核心。看你們的苦幹精神，相信是絕對可能的。

最後，希望貴刊能把瑪志尼、凱末爾兩人品格，愛國事蹟詳細介紹給青年讀者，俾倣榜樣。

一長期老讀者謹啓

（民國六十年
十二月十三日）

精神留人間 正義貫日月

萬先生大鑒：

我是張文，前次投稿，得你修正，已刊登，我非常高興。文中提到黃敬恕逃亡，在海中淹死，爲了使到敬恕陰魂有歸，通知敬恕的父到澳門領回山墳。可是事情巧得很，他的女朋友送回大陸，獲得自由，來信托我將敬恕山墳拍成照片，寄回去讓敬恕的生前好友作爲紀念憑弔。我到過敬恕的山墳上獻花，看見山墳簡陋得很，缺乏紀念性，我想麻煩萬先生幫忙，在山墳寫上紀念字句，然後拍攝，這樣覺得比較好一點。因我文化程度有限，題得不好，請你改正。

我題的字句：

精神留人間，
正義貫日月。

澳門讀者張文（十二月九日）

「萬人協會」簡訊（十七）

讓我們想想過去，當知今日之成果，得來不易，非加倍珍惜不可；看看現在，「國語訓練班」、「籃球隊」、「足球隊」獲得空前熱烈的反應，嚴以敬先生畫展的籌備工作又邁向新的階段，在在都清楚地證明了正義永勝邪惡，得道多助，不管爬蟲、攪棍用什麼卑鄙手段，出什麼花招，也阻不了我們向前的發展，也擱不住吾人前進的步伐，根本上動不了我們事業的絲毫；展望將來，我們再一次强調，强調團結，只有團結才有力量，只有團結才能保證我們事業的成功。過去，我們用團結的力量戰勝困難，今後當更須發揚光大。

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地域有天南地北之分，經驗或有差別，經濟間存貧富是事實，年歲有老有少，文化有高有低，認識當也有深淺。但是，這些天生的困難，事實上並沒有把我們嚇退，相反，我們集合在一塊，用感人的熱誠，用冲天的幹勁，為我們的團體作無私的奉獻。我們憑的什麼呢？一句話，我們憑的是大家具有一個高貴的特質。我們之能人所不能，關鍵正在於這一特質。這特質就是我們協會不同於其他社團的所在。

如果說萬人協會的特質是什麼的話，用萬、曾兩位會長的話來說：「就是志同道合。」志同而道合，是的，我們雖然素昧平生，所謂了解也多限於神交，但正因我們道合，因此生出同一種熱情，這熱情具體表現的形式就是萬人協會這個組織。過去、現在、將來，我們之所以能熱情地、愉快地、不計得失地、義務地爲協會工作，道理正在這裏。

萬、曾兩位會長所以再三强調「萬人協會不是沽名釣譽的地方」，正是在保存這個特質並使之發揚光大的工作上，立了個原則。經驗告訴我們，只有貫徹執行這個原則，吾人之事業才能永遠發展、永遠勝利。

過去鐵一般事實作了這樣的證明：本會在兩位會長的領導下，我們既經得起勝利的考驗，也經得起波折的教訓。從籌備到成立乃至現在會務的開展，都是在會長親自策劃下進行的，雖然彼此與會長間多是從未謀面，有的也只限神交，但是幾個月來的工作，我們坦誠告訴大家，那是對萬、曾兩位會長絕對的信賴，更寄予最深的敬意和謝意，感謝兩位會長的切實的指導。在我們看來，任何損害我們兩位會長的攻訐，都是對本會的攻訐，我們不會袖手旁觀，是我們深深明白，兩位會長對我們這組織來說，實在是太重要的了。

我們毫無諱言地在這裏指出，這是我們的立足點，我們沒有絲毫懷疑，實因無須懷疑之故。我們能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能由這一個勝利轉入另一階段並取得成功，固然是本會具有高貴的特質，但設若沒有兩位會長對這個特質的最深了解以及掌握得恰到好處，單有這特質的存在仍是不足的。這一切都有力地說明了：只有這樣，我們的組織才能風吹不倒，雨打不散；我們所願見的事業才會由小到大，我們沒有的才會有，我們的會務才會蒸蒸向上。

感謝朋友們不厭求詳地忠告，提醒我們要提高警惕，在這裏願告訴朋友知道，我們既不會被勝利冲昏頭腦，當不會被爬蟲、攪棍者流的障眼法所蒙混，我們既經得起波折的教訓，當不至對牛鬼蛇神和攪棍者流有絲毫的恐懼，我們明白爬蟲、攪棍者流不會因此知難而退，正和我們清楚如何去對付一樣。事實上，我們敢在此時此地成立萬人協會，當早有決心去做一切應做的事。當知道牛鬼蛇神、攪棍者流會着意裝飾、曲意打扮混進來，會來一套僞裝積極，甚至還會耍花槍，然而這一切都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隨時間之流逝，在虛僞言詞掩蓋下冒充的眞金，終歸顯出一塊臭銅的本質來。我們協會這樣大的規模，這樣的反面教員混進來，雖然仍未發現，但來日方長，我們是準備好了一把鐵掃把，專門用來清掃這般牛鬼蛇神的，這是很早前就想要告訴大家的。

朋友，我們在此請各位放心，吾人非但對牛鬼蛇神已作了如此的準備，事實上，對於極少數人的風頭主義也予以重重的鞭策，在我們看來，風頭主義是極端危險的，具有風頭主義的朋友，往往會因一己以代整個組織，長此下去，會發展成挑撥。本來吾人是不稀罕這樣朋友的，但知道我們的目標遠大，完成這目標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朋友去共同努力的。既然如此，我們當必須戒除風頭主義的惡習，只有戒除這種惡習，我們才能衷誠合作，這裏我們提出來，當寄了共勉的意思在。

看我們自五湖四海而來，集合成萬人協會，當明白我們之責任所在。可以說，在現階段使大家在「志同道合」的基礎上成為朋友、成為知己，無疑將是一個既艱鉅又重要的課題。從長遠上看，這是一個長期的工作，在此，我們期望朋友們要養成細心及耐心的工作態度，要養成不恥下問的工作作風。任何盲吹瞎撞，自抬身價，意氣用事，都是我們所反對的！

這裏，我們感到值得大家告慰，即是本會目前的情況甚為良好，我們以爲，本會的架構經已建好，換言之，架構的工作將告一段落，日後的工作，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成績更加光大！

（萬人協會秘書處供稿）

啟事

本會康樂部原定於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六日舉辦之旅行現因事改期，原定之售票時間也作同樣之改期，新的旅行及售票時間，本會將在最短時間內重行宣佈，特此週知。

此啓

萬人協會　會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

左報曾說尼克遜是神經漢（上）

觀乎他近來的所作所爲左報似乎並無造謠

萬人傑先生：

月來由於美總統尼克遜的胡爲，搞到天昏地暗。我記得在尼克遜任總統之初，香港左報說過尼克遜是曾患神經病（精神病）。我不清楚尼克遜以前是否患過精神病，但觀乎尼克遜近來一連串胡作胡爲，完全是個癲人的表現。若尼克遜從前是個精神病患者，則近日他必定舊病復發，應該送他入瘋人院。

尼克遜極之卑鄙，爲了想在明年大選多騙取幾張選票，竟不惜違反聯合國憲章，把早經公判爲侵畧者的中共拉入聯合國。關於中國代表權，中華民國及中共雙方都一貫堅持只有一個中國，不應有什麼「雙重代表」。尼克遜明知聯合國有中共代表，中華民國一定退出，中共也聲明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便不加入。這說明所謂「雙重代表」根本行不通，尼克遜是明知的。尼克遜要聯合國接納中共，排除中華民國是有計劃有步驟的，其目的就是要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但他對外卻假惺惺的說要「保留中華民國席位」。

中華民國是堂堂正正的聯合國永久會員國，何需提什麼「保留」？還說要中華民國將安理會席位「讓」給中共，這樣的語無倫次，完全是精神病復發的瘋人說話。中共闖入聯合國，中華民國退出，這對於尼克遜來說是正合孤意。尼克遜在私心竊喜的同時，卻裝模作樣表示「震驚」。「震驚」什麼呢？這不正是尼克遜派基辛格鬼鬼祟祟赴大陸與毛共討價還價達成的骯髒交易嗎？這齣戲由頭至尾根本就是尼克遜一手導演。那些「震驚」「遺憾」之類只能騙住在瘋人院裏的尼克遜的同病。現在好喇，尼克遜拉攏中共的目的已達，剩下來的就是疊埋心水等待做下屆總統了。尼克遜可不要喜歡得太早，中共入聯合國後，「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和平」固屬妄想，美國明年大選那幾張選票，尼克遜也未必騙得到手。如今，聯合國裏面是群魔亂舞，美國內卻在嚷什麼削減支援聯合國經費及對外經濟援助，又話要將聯合國遷離美國。這台戲眞是演的夠熱鬧，那些人越是叫嚷，毛澤東越是得意、偷笑。正告尼克遜，你的政治老千手法，用來對待重道義的中華民國是夠有餘的，講到奸詐，尼克遜決非毛澤東的對手。其實，削減經援之類的叫嚷是毫無作用的，試問，這些話威脅誰呢？嚇中共嗎，當然不是。在中共看來，別說美國減少聯合國經費，即使聯合國「執笠」中共也不會緊張，二十年來，中共不入聯合國，照樣橫行霸道，入了聯合國只不過是多一個場所作惡而已。中共入聯合國志在搞禍，美國給聯合國經費幾多，中共懶理你。至於減少對一些「反骨」小國的經濟援助，這也嚇不倒誰。有句廣州俗語叫做「好打必有恃」，人家若怕你減經援，就不會吃你反你了。既然敢於拿了美國的錢而反美，不受美國擺佈，背後必有撐腰，說明對美援「唔志在」。美國繼續經援嗎，既然送到來，不妨照拿，取消經援嗎，閒事，可以由中共做老闆。

別以爲中共沒有能力給外國經濟援助，在大躍進那幾年，大陸人民吃樹皮草根養命，中共還是有大量糧食拿去支援別國。要錢嗎，有的是，「人民幣」雖然離開大陸便毫無價值，但外滙多得很。（于志清上，未完）

得天下者唯人心與士氣
願國府奮發圖强扭轉國運

萬人傑、岳騫兩先生：

際此舉世反共低潮，媚共火熾當中，閣下等依然一士諤諤，擇善固執，是眞難能可貴之事，更是難能可貴之人。惟弟迄有數不解問題，亦猶岳騫先生前刊「萬人」之「難於理解之人和事」一樣，（此文弟曾提幾點淺見，也曾刊出，不知對否）。同時亦有點意見，敬陳於先生等，作爲討論也好，有以教我更好。

第一、「萬人雜誌」創刊於抗暴時期，標明宗旨：反共、反邪惡、反積弊，數年於茲，艱苦維持，立場不變。不特是香港難能可貴之刋物，實亦台灣與海外不易多睹之南針。如此言論與立場，爲什麼台灣當局，除僑委會核准登記兩年多外，至今仍不准入口，其對本刋有意見歟？其對入口手續，架床叠屋，公文旅行，迄未批辦完畢歟？如爲前者，可謂不深入了解，不知爭取群眾，不會團結力量；如屬後者，則二十餘年來官僚積習未改，何能談進一步之反攻復國，此不理解者之一。

第二、「萬人雜誌」根據宗旨，固然首先反共，但爲了反邪惡、反積弊，安定立足點，也不時罵香港政府。同此理由，也常常善意的批評和建議台灣當局。有人說：即使是善意的批評與建議，台灣方面也會認爲不當的，它絕對不會接受，甚至會起猜疑因。如此言果眞，則台灣國府，究竟是否希望進步，是否希望反攻？香港是國際政治寒暑表，吾人置身於此，氣候最易感受。作爲客觀的忠實者，其批評與建議，豈有不加考慮？在理扶植之不暇，何來禁止入口，是亦大惑不解者。

第三、我們批評甚至漫罵香港政府，他們不理睬（事實恐多如是），過後會帶來不良後果，但它是殖民主義者，極其量是將香港弄得不好，邪惡難除，受害的全港中國人，祗不過四百萬左右。但台灣國府如果阻塞賢路，故步自封，則如何扭轉國運，如何復國反攻？如此受害處於水深火熱的達七億人，口口聲聲解民倒懸，吊民伐罪者，作何解釋？

第四、中共篡奪二十二年，大陸人民生活固然惡劣之極，但全處於戰時狀態。近幾年來，更積極備戰備荒，雖屬强迫，總勝於荒廢。反觀台灣國府，口頭標榜「毋忘在莒」，實則歌舞昇平，文藝作品的小說、歌舞、戲曲，大部份是不合時代，無病呻吟，頹唐、萎靡，極少見喚起群眾、振奮人心之作，與抗戰初期的「全國總動員」、「保衛中華」等豪雄氣概，何止天壤？古人云：「得天下者唯人心與士氣」，我們於今何有？

第五、以色列可以主動抗埃，南越可以主動抗北越，泰國可以主動停動須總動員令，宣佈進入緊急狀態，這幾個通通都是小國，而又經常受制於人的，但在國家受到某種威脅時，一樣能夠採取緊急措施，保衛國家命運。獨我們中華民國眞是以不變應萬變，雖退居到最後一隅，國家命脈，危如累卵，依然要擺大國風度，依然維持行憲國大系統，似此徒具形式，不切實際之空架，有人說是給美國佬看的民主觀感，其實是帶來自身之束縛，不特虛耗公帑，製造紛爭，或爲政行之絆腳石，其實應效國父在廣州就非常大總統時的局面，實行抗戰初期的全國總動員，精簡機構，裁撤駢支，全國上下全處戰時生活。記得蔣百里先生國防論有言：「生活條件與戰鬪條件一致者强，相離者弱，相反者亡。」眞是千古不易之理。但我們的台灣國府，長久以來，不特不能做到，更有反其道而行的，是何原因，大惑不解？

第六、閱「萬人」第二一〇期，知岳騫先生近期曾有台北之行，另一與「萬人」關係極深之戎馬書生（朱振聲）先生，近年因出席「中文報協」，也會數到台北，讀以往通訊，知先生等與台北政要、公私交誼相熟的甚多，也曾爲「萬人」入口事，向當局陳請過嗎？也曾將香港以至海外人士對國是的意見，向當局剖陳過嗎？我或許是多餘或許是天眞，但作爲報任的，何況是反共的文化人呢？反共刋物不能進入反共的祖國，這又是不了解的。

此外閱最近出版「萬人」二一四期岳騫先生「關幾種怪異說法」一文，內有「……擺在筆者面前也是兩條路，一條路是……還有一條路就是毛幫『解放』香港了，眞有那一天也好辦得很，香港四面環海，碧波萬頃，何處非葬身之地？踴身向海內一跳，乾乾淨淨，有始有終，無怍無愧，大丈夫當如是也……」讀此段文章，固甚讚先生於反共事業，早置生死於度外，浩然之氣，直比古之忠臣烈士，欽敬無已。惟憶月前閱報，知台灣一批大學教授，於中共進入聯合國，而國府又似被美國出賣的時候，也曾發生類似先生必要時蹈海之言論，當然也表示他們的忠貞。原本「擇善固執」的讀書人，都各如是，但弟覺得目下社會，能了解國亡家破，「生死事大」的知識分子及一般人，實在爲數不多，他們對教授們與先生之磊落卓見，恐不易接受，甚而發生誤會，以爲現在台灣與海外的高級知識分子，反共全是作跳海的打算，但他們對生死一事，未能作出看透的境界，心理反而易生畏怯。故弟對先生此點意見，認爲似不應該，對群眾祗有鼓勵積極的幹，結局的死，則來到才算，否則人人靜候其來，亦人人跳海，於反共、於國家有何積極作用呢？何況此間左報，對台教授們之談跳海，也曾冷嘲熱諷，統戰論調齊出，何必再給他們斷章取義，再作文章呢？冒昧直陳，諸祈曲宥，並祈　先生指正之。

弟兆華草

（十二月十五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贈老友張君驥

曹文錫

一別念餘年，重逢香海邊，君顏殊未老，我志亦彌堅，往事從何說，歸期猶再延，故交今落落，難得此機緣。

曹先生詩，有類於白居易，如此寫法，是爲最佳筆調，壇主。

感懷（集龔定菴句三十韻）

藩君

(16) 金粉東南十五州，人間無地署無愁，書生挾策成何濟，忍說挑燈爲應酬。

(17) 過目雲烟浩不收，萬重恩怨屬名流，祇今曠刼重生後，擬策孤筑避冶遊。

(18) 門外閉停油碧車，北肥南瘦兩分差，一番心事溫馨過，化作春泥更護花。

(19) 寥落吾徒可奈何，文候冠冕聽高歌，新知觸眼春雲過，光影獨存急網羅。

(20) 金缸花燼月如烟，涓滴無由補大川，鐘簾蒼涼行色晚，夢回清淚一潸然。

(21) 笑指河陽鏡裏絲，傷心前度語重題，因緣指點應如是，怕聽花間惜別詞。

(22) 閱歷天花悟後生，雲烟萬態馬蹄湮，捫心半夜清無寐，悔向雲間露一鱗。

(23) 身世閒商酒半醺，歌鐘詞賦兩飄零，夕陽急下中原去，萬籟無言帝座靈。

(24) 四廂花影怒於潮，聲滿東南幾處簫，忽有故人心上過，萬千哀怨集今朝。

(25) 六朝古黛夢中橫，歌泣無端字字眞，天花豈用鈴旛護，爲誰出定亦前因。

(26) 無端重試午時粧，絕色秋花各斷腸，莫怨津梁爲客久，溫柔不住住何鄉。

(27) 迢遞湖山赴夢魂，胸中靈氣欲成雲，一簫一劍平生意，刪盡蛾眉惜誓文。

(28) 荷衣說藝鬬心兵，鎮物何妨一矯情，耻與蛟龍競升斗，誰疑臣朔是星辰。

(29) 紅豆年年氣ハ平，我將此骨如ム肺，偶逢錦瑟佳人問，署似驂鸞漂渺身。

(30) 獨倚東南涕淚多，想見停雲發浩歌，恍逢月下騎鸞客，午夜天風伴玉珂。

龔定菴，與龠通，名自珍，清朝道光年間進士，官至禮部主事，精通諸子百家，其文章，不隨流俗，自成一家之言，詩學高深，無陳腔舊調，獨闢奇境，以奇才聞名天下，對男女愛情，最喜研究，追求女人，尤有心得，情場之中，是爲老手，由其詩中，均可見到，例如「溫柔不住住何鄉」，「甘隸粧台伺眼波」，定菴先生是詩人而兼名士，名士大都風流，而重視愛情，做詩必須風流而有情愛，方爲好詩。年青人只可參考，不可信以爲眞，青年有爲之人，溫柔鄉絕不可住，因溫柔鄉住久，其人志氣即被消磨，「粧台伺眼波」，更加不可，每日諸事不做，在太太房中，粧台之側，聽候指揮，且伺候眼波，更要不得，「眼波」二字，即是注意太太雙目，不必出聲。眼波一動，即知何事，假如太太眼波向茶壺，立刻倒茶，雙手奉上，眼波向皮鞋，立即蹲下，爲太太脫鞋脫襪，「甘隸」者，甘心情願也，龔先生在閨房之中，即是如此，此種做法，是名老婆奴，有失男人風度，觀之不雅，又曰怕老婆。龔太太如果知書識禮，亦當拒絕，保留丈夫尊嚴，此種動作，乃吃軟飯男子之所爲，粵語名「拖鞋飯」，丈夫如此，妻子並不光榮，除非八卦婆，野蠻不通世故而不講道理者。

壇主生平，以勇敢不畏著稱，最怕者溫柔鄉與眼波也，心知其犀利，聞名喪膽。因怕之故，所以至今未曾嚐試，又見詩中有句云，「溫柔鄉是英雄塚」，更加恐懼，連嚐試均不敢矣。

秋興（用杜工部原韻）

李懷蒼

(1) 玉露瀼瀼凋樹林，金風肅殺氣蕭森，雕盤大漠寒無影，霜結長河月有陰。杯酒消殘遊子淚，黃花搖動故園心，更深孤館人惆悵，臥聽寒風徹夜砧。

(2) 坐對西風日已斜，傷秋無那惜年華，鏡中白髮侵雙鬢，海內黔黎繫遠槎，江上誰人吹玉笛，天涯有客動悲笳，衡陽歸雁砧聲急，叢菊東籬尙著花。

(3) 倚檻臨風對夕暉，伶俜身世感寒微，愁侵作繭絲絲苦，心逐行雲片片飛，憂國傷時情未了，澄清攬轡願多違，雲橫遠岫家山迥，空憶黃花蟹正肥。

(4) 世界風雲似奕棋，興亡痛史劇堪悲，新亭濁酒千行淚，故國斜陽一抹時，萬里河山原帶礪，百年身世此棲遲，黃花憔悴秋江冷，北望中原繫我思。

(5) 開殘籬菊念家山，人倚樓頭夕照間，身逐盟鷗棲海上，心隨塞雁入秦關，江中楓落知秋老，鏡裏容衰識瘦顏，作客海隅驚歲晚，何時歸看義師班。

(6) 萬千舊恨壓心頭，寂寞梧桐鎖素秋，不信江流能洗恨，誰云魯酒可澆愁，天涯飄泊雲中鶴，身世浮沉水上鷗，遍地腥羶人報怨，避秦廿載住瀛洲。

(7) 悵惘當年失戰功，滿腔孤憤塞胸中，重重鐵幕騰妖霧，蕩蕩中原起暴風，入望霜凝遍地白，回看楓落滿江紅，神州酒盡遺民淚，猶有江湖一釣翁。

(8) 山河迢遞路逶迤，鳥道羊腸盡險波，赤焰已成今日刼，黃花空憶去年枝，身經憂患心爲瘁，事到艱危志未移，在莒廿年仇未復，豈容竹幕任低垂。

懷蒼先生之秋興八首，是爲名作，用杜甫之韻，其中有感懷自身，有憂傷國事，有回憶過去，有盼望未來，故作一次刋出，以供詩友欣賞。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

合訂本

第一集至第五集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 …病速愈法 H.K. $5.00
- …痛根治法 2.00
- …陽康復法 5.00
- …陽康復法 6.00
- …經衰弱根治法 4.00
- …眠防治法 4.00
- …節骨痛速愈法 3.00
- …老防治法 5.00
- …血壓防治法 3.00
- …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 …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愼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辨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補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文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與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寶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強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號

下午香港：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illegible] 電話[illegible]

夜診九龍：七時至九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英文地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萬人雜誌

（第二二〇期）

外交圈套

我們共進退！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二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一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宣傳與事實

世界上各國統治者沒有不搞政治宣傳的，這原是鞏固政權的一種普通的手段。

不過，在民主國家宣傳都有個限度。大致說來，對於施政成績則加點油加點醋，對於錯失則避重就輕，輕描淡寫。但是對於成績僅能加油加醋，絕不能無中生有；對於錯失也只能輕描淡寫，不能根本不描不寫。這因爲有新聞自由，你若無中生有，或根本不提錯失，報紙立刻就揭你的瘡疤，弄得你原形畢露。

可是共產國家就大不相同了，他們的報導機關，無論是電視、電台和報紙雜誌，都屬黨辦官辦，而且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所以便可信口開河，胡說一通。不但報喜不報憂，而且所報之喜，有時荒唐到可笑的地步。

例如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時，砸碎了所有的行政機構，兩派武鬬，擾攘數年之久，死傷上百萬，財產損失無法統計，他們依然一開口便是「現在形勢大好」，最近淸算林彪，他們又說：「壞事可變好事」，是毛某某路綫的偉大勝利！三年之內，淸算了兩個繼承人，還說是偉大勝利，這勝利兩字的意義，豈不太玄妙、令人難以索解了嗎？

宣傳自我中毒

最近中共發表了一批生產數字（一九五八年以來第一次），某左報一個御用文人寫了一篇捧場的文章，其中有這麼一段話：「一九七一年我國的糧產數字發表了。這是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第四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糧食總產量達到四千九百二十億斤，比大豐收的一九七〇年又有增長。按我國七億五千萬人口計算，去年平均每一個人有糧食六百五十斤，平均每日將近兩斤。」

每人每日平均才兩斤糧食，左派論客就沾沾自喜，振振有辭，眞是無知極了。第一、要知道，中共發表的糧食數字，是包括紅薯等雜糧在內的；第二、農民實際每人每日所得糧食不到一斤，大部分糧食都被徵收做公糧；第三、中共發表的糧產數字距實際產量相去甚遠。何以見得？

據一九五八年中共公佈的糧食生產指標是七千五百億斤，可是一九五九年九月的廬山會議，便削減至五千億斤，比一九七一年的糧產數字還要高，這是怎麼回事呢？豈不是糧食生產越來越少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中共曾搞了一次整風運動，其中一項整風要點叫做「反浮誇風」。說明中共幹部，謊報糧產數字、浮誇成風。可是此風至今猶熾。這可以說是報喜不報憂，政治宣傳的自我中毒了。

封鎖不了反抗意志

中共有憂不報，也並不能把「憂」全部掩蓋。鐵幕多麼森嚴，終也關不住反抗的意志。據本港警方最近發表的一批資料顯示：自一九六二年大逃亡以來，今年爲大陸難胞逃港最多之一年。

一九七一年內警方拘獲三千六百名逃港難民，一九七〇年只拘獲二千五百四十人。據逃港者的透露，自大陸逃港的人數非常之多，被香港拘獲的人數，較比被中共邊防軍拘獲的人數要少一半；而順利逃入香港境內者，較警方拘獲人數多四倍。因此，一九七一年逃港難民，連被拘獲及中途被共軍槍殺者，至少兩萬人以上。

既然是形勢大好，糧產豐收，中共又「幹勁冲天」、「爲人民服務」；人民爲什麼有福不享，離家棄鄉，百死千難，向香港逃亡呢？可見今日大陸不但有「憂」，而「憂」得非常嚴重。

俗云：紙裏包不住火。好事壞事，是喜是憂，終究要大白於天下。中共封鎖新聞，只能收一時的愚民之効。絕不能長久騙人。

而且，封鎖新聞這件事本身便是不打自招的反宣傳。最近毛澤東發表了幾條新「指示」，其中有一條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中共封鎖新聞，正是「搞陰謀詭計」。這是共產黨的根本弱點。絕不能「光明正大」。因爲迫害、壓搾人民太苛了、太慘了，所以才封鎖新聞，事事保密。

新聞以外



秘密文件洩漏白宮尷尬
美國佬盡失信於天下

萬人傑

美國又一秘密文件洩漏，透露美國偏袒巴基斯坦，壓制印度。蘇聯譏爲現代醜聞，美國輿論嘩然。今天，美國佬已盡失信於天下，英國加入歐洲集團；一向依靠美國的日本，也聲言疏遠美國，獨立自主；仍然做美國忠誠盟友的只剩下中華民國。可惜尼克遜並不以「盟友」視中華民國，反盡力去討好中共。

又一宗秘件洩漏事件

美國政府最近爲另一宗秘密文件洩漏事件困擾。上一次，紐約時報把越戰密件發表，弄到白宮手忙腳亂，在國會上更掀起軒然巨波。今回，卻爲了印巴之戰，秘密戰略會議紀錄被專欄作家安達遜公開了，使到尼克遜以下的一班白宮官員十分尷尬。

安達遜是美國著名專欄作家皮爾遜的助手，皮爾遜一向以「揭發內幕」出名，動不動爆政府秘密。自皮爾遜逝世後，安達遜繼承他的衣砵，不過，他的作風比皮爾遜穩健得多，他的報導都有根據且往往是拿到證件在手上才動筆的，因此，他的專欄頗能樹立權威，每一天，他的文章同時在七百家報紙發表，影响力之大，可以想見。

他在專欄中揭發了白宮對印巴戰爭的兩面政策，對外揚言守中立，實則袒護巴基斯坦，且曾考慮過「軍事介入」。這秘密文件發表後，蘇聯譏笑爲美國現代最大的醜聞。

「最高秘密」

同時，尼克遜政府也因爲這事而備受國內輿論譴責，認爲政府動不動把他的決策列爲「最高秘密」，有對人民隱瞞之嫌，政府政策不讓人民知曉是不夠民主。

可知；可是白宮於秘密文件被公開後，粒聲不出，未敢置評，只有基辛格說過一句話，認爲安達遜的文章是「斷章取義」。安達遜拿了他得來的秘密文件，出現電視，證明他的報導並非憑空揑造，而是千眞萬確，有所根據的。

這次的秘件洩露事件，眞相如何，正在調查中。不過，他們的調查，並非調查秘件內容是否與安達遜所揭露的有出入，而是這一秘件怎會洩露出去。

周恩來說過，美國是最不能守秘密的國家，一點也不錯。一來因爲美國新聞記者喜歡爆內幕，有「新聞自由」這塊招牌作護身符，什麼秘件也照爆，政府奈何他們不得；二來，美國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官員是人民的公僕，任何一個公民都可以批評、攻擊政府。在這秘件洩露事件中，美政府處境尷尬可知。

美國人不滿袒巴

在印巴之戰中偏袒巴基斯坦的政策，使大部分美國人感到不滿。戰爭進行中，巴基斯坦政府仍由雅耶汗領導，大家都知道，雅耶汗政府是個殘暴不仁的政府，他在東巴進行的血腥鎮壓，是觸發這次

巴人民喪生；巴軍在若干村鎮中進行集體屠殺，將人民集中一起，使用機關槍處決，一個不留。東巴大學女生被送入軍營充當軍妓，受孕的進行打胎，不肯打胎的加以屠殺。東巴人民不堪其苦，湧入印度避難者，竟達一千萬人，相信這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逃亡。

印度本身是個貧弱的國家，這一千萬東巴難民的壓力，使他們無法負荷，印度對巴用兵，表面上看來是「侵略」行動，但在印度本身的安危上看，卻是迫不得已之舉。

印度進兵東巴的最大目的是扶助孟加拉共和國成立，東巴獨立了，逐出雅耶汗的勢力，一千萬東巴難民就可以重返家園，印度不但不必再照顧他們，同時因孟加拉國的成立，與印度是友好之邦，不會再受到軍事上的威脅。

完全失去印度

印度發動這場戰爭，雖不能說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卻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照理，美國對這場戰爭，在正義上應該絕對守中立的。

如果美國政府堅守中立，相信美國人民也不會反對，可惜尼克遜只是表面中立，骨子裏卻偏袒了雅耶汗的殘暴政府，竟然和中共站在一邊，難怪安達遜揭發了秘件後，美國人民嘩然，紛紛指責尼克遜政府助紂爲虐。

過去美國的外援，對印度花費最大，一百億美元，等於虛擲，換來的只是印度的仇恨。

印度和北越建交事，過去因受美國壓力，一直沒有實現。現在，印度和北越準備互派大使了，這表面看來是新德里和河內的事，其實顯示印度已決心脫離美國控制，投向蘇聯懷抱。也許，甘地夫人覺得蘇聯比美國更可靠，有了蘇聯做靠山，不但可以對付美國，且可對付曾經一度交鋒的中共。

經過這一場爲期僅僅兩週的戰爭後，美國已完全失去印度，若干年來所花的金錢及種種援助，已付之流水。

國內的浪潮

表面上看，是巴基斯坦吃了敗仗；實際上，在雅耶汗背後撐腰的美國和中共，所受的打擊，實不下於巴基斯坦。共產國家對輿論可以抑壓得住，還好過點；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國家就吃不消，印巴之戰雖已過去，爲了秘件的洩露，在國內還遭受到巨大的浪潮。

當然，這事使尼克遜威信大受打擊，十一月的大選，尼克遜雖已宣佈參加競選連任，無疑已受到一定的影響。

尼克遜仍然把他的重點放在訪問中國大陸一事上，希望以此一行動取得美國選民擁護。大概，他的「努力」可以收到預期效果。

評論家認爲，尼克遜在印巴戰爭中偏袒巴基斯坦，目的之一是討好中共，使大陸之行產生良好效果。這只是原因之一，尼克遜無可選擇地支持巴基斯坦，是恐懼印度洋成爲蘇聯的天下。

據說，美國曾通過有關方面警告印度，佔領東巴後不容再進攻西巴，否則美國便不袖手旁觀。

誰與蘇聯抗衡

印度軍隊於佔領達卡後宣佈停火，表示他們協助孟加拉政府成立的目的已達。印巴戰爭之及時停止，使美國鬆了口氣，若戰火蔓延西巴，才眞正使美國感到憂慮呢。

以核子航空母艦企業號爲首，由七艘戰艦組成的特種艦隊從越南開到孟加拉灣，據說爲了「撤僑」，現在，戰事雖已平息，美國國防部宣佈，這支特種艦隊決無限期留在印度洋，顯而易見的，美國要藉這支艦隊牽制蘇聯，免致整個印度洋爲蘇聯控制。

不過，由於巴基斯坦的慘敗，印度洋上均衡的局勢已有很大轉變，即使西巴能站穩腳跟，失去東巴之後，東巴成爲親蘇、印的孟加拉國，實力此消彼長，巴基斯坦和印度再不是等量齊觀的國家，國力懸殊太甚，它已無法再與印度抗衡。

美國特種艦隊在孟加拉灣遊弋，只表示他們還沒有退出，其實，在這一區域中，美國海軍已無法與實力雄厚的蘇聯艦隊相比，企業號之留駐印度洋，只是象徵式而已。

布圖訪北平莫斯科

巴基斯坦新任總統布圖宣佈，他不久將分別訪問北平和莫斯科，顯而易見的，他訪問北平的目的，是要取得中共的援助。巴基斯坦之敗，無疑的中共要負很大責任，如果周恩來不是拍拍胸膛，說聲照住，雅耶汗就不敢打這場仗。現在敗下陣來，僅保住半壁山河，中共爲了面子，必須給予幫助，不要使巴基斯坦盡落「社帝」之手。

至於他訪問莫斯科的目的，當然在減少蘇聯的敵意，大佬，你們和中共鬪，可不要拿我來出氣，拿我來作犧牲品。相信，蘇聯已控制印度和孟加拉，更有龐大艦隊在印度洋，已構成對中共的包圍，對西巴放鬆一下，當無問題。

蘇聯、中共與美國間的明爭暗鬪，在印度洋和次大陸可以看得清楚。這其間，沒有敵與友，也沒有是和非，美國和中共可以站在一邊，與蘇聯對抗；美國和中共爲了對付蘇聯，可以支持一個殘暴的政權。可見，國際間只有利害關係，並無道義觀念。明乎此，今後國府的對外政策，就不應再像過去一樣死牛一便頸了。

疏遠美國

一向依賴美國的日本，自從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而事前未通知日本；又實施了新經濟政策，主要在針對日本，日本對美國的信心便告消失。最近尼克遜和佐藤的會談，是否能消除兩國間的隔閡，還未知道；不過有消息說，日本已定下新政策，今後決漸漸疏遠美國，採取獨立姿態，同時要成爲一個核子國。

一向，日本不但軍事上依靠美國，經濟上依靠美國，甚至政治上、外交上也依靠美國。不過，近年來日本的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不但是亞洲首屈一指的强國，在世界上也位居第三，國內的自主要求也就提高了。今天，日本已羽毛豐厚，需要對美國的依賴也大減，採取疏遠美國的獨立自主政策，殆屬必然。

至於他要發展爲核子國，是因感受到中共的核子威脅，如果日本也擁有核彈，便可以構成對中共、對蘇聯的反威脅，對日本的安全，是個極大的保障。

日本要發展核子應該具備條件，在科技上自然沒有問題，經濟上更有充足力量，唯一問題是這個島國要進行核試便有困難。據說，台灣也曾有意發展核子，也因試爆問題傷腦筋而沒有進行。今日，發展核子已不是太困難的問題，問題是許多國家在環境上不許可。

隨時變

觀於布圖訪問北平、莫斯科而不訪問華盛頓；觀於日本決定疏遠美國，可見，今日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已不大，國際間是講現實的，布圖和佐藤這做法是難怪的。

美國在國際間的影響力逐漸消失的主要原因是美國並無堅定立場，政策隨時可作一百八十度轉變，使到跟隨他們的國家無所適從，作爲他們的「盟國」，也隨時有被出賣的可能。

英國素來與美國一致，現在，寧願加入歐洲集團。日本二十多年來唯美國馬首是瞻，今天也不願跟他走。仍然要做美國「忠誠盟友」的，看來只有中華民國，可惜的是，美國並沒有眞正視台灣爲「盟友」。

周恩來鬬倒林彪

十二月二十八日合眾社自倫敦發出的電訊報導，外交人員自北平帶來的消息說，林彪所以垮台由於反對中共邀請尼克遜訪問，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已擊敗林彪一派的反對，目前周恩來已成為中共政治上最高的首腦。筆者認為這是迄今為止，對林彪垮台的原因，最切近事實的說明。至於周恩來已大權在握，也符合事實，但毛澤東支持周恩來鬬林彪一節，則大值得懷疑。

林彪垮台與毛派失勢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舉行「九全大會」時，林彪在所做的政治報告中，對外政策主張「三反」路線，一反「美帝」、二反「蘇修」、三反各國的「反動派」。這個「三反」路線，實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線，也就是毛澤東的路線。

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主要對象劉少奇，被稱為「中國的赫魯曉夫」。而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是現代修正主義的罪魁，背叛馬列主義的禍首。

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始於一九五九年九月，赫魯曉夫訪問美國，與艾森豪總統在大衛營舉行會談，認為這是與「美帝」妥協。因此中共邀請尼克遜訪問，毛澤東還應承與尼克遜舉行會談，此舉無異承認反對赫魯曉夫是錯誤，打倒劉少奇也是錯誤，文澤東如果還掌握權力這是萬萬不可能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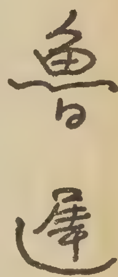
文革以來，毛派被迫步步退卻。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毛澤東被迫放棄以青年小將為主體的造反奪權，成立「巴黎公社」式的革命機關，上海一度成立公社，旋即取消，而改行以實力軍人為主體，由軍人、幹部、小將組成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是毛派第一次退卻。

一九六七年武漢七·二〇事件之後，毛派一度毀棄諾言，再度號召「小將」們造反奪權，鬬爭矛頭指向抗拒文革的實力軍人，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結果揪出了亂子，九月五日被迫下令造反小將各回本單位，閉門實行「鬬私批修」，委任三軍出頭恢復秩序。把中央文革的三個大將王力、關鋒、戚本禹做為代罪羔羊，以「極左」罪名清算，來安撫怒髮沖冠的軍人。這是毛派第二次退卻。

一九六八年三月，由於實力軍人繼續追究「揪軍內一小撮」的罪責，於是高喊「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平衛戍司令傅崇碧罷官，抗拒文革最烈的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一步登天擢升總參謀長。這是毛派第三次退卻。

毛派最後反擊

美國之危險與



十一月廿九日，美國宣佈尼克遜將於明年二月廿一日訪問大陸一週，與毛周會談。基辛格說此行的結果不會建交。「我們承認在台灣的政府。」這不過由於毛共以承認他為「唯一中國」為建交條件，而目前尼克遜尚難辦到。

我們相信，大家不會再相信美國方面所謂「不會犧牲盟友」這一類的話以自慰。他不僅業已製造了我們的危險，並且也造成了他自己和世界的危險。

一個美國作家安德魯·赫克著書，名為「美國時代之結束」。另一作家不承認，說雖然結束，但亦無他強可以代替美國地位。美國的困難在不能團結和缺乏善用美國國力之能力與意志云。

但這位作家忽畧，正因美國不能團結，缺乏善用國力的能力和意志，所以造成美國時代的結束。

美國時代之結束表現於(一)經濟力之衰退。他的通貨膨脹使美元對黃金貶值，而不自貶值，卻以加附加稅方法迫其他富國貨幣對美元升值，造成歐洲國家之不滿。(二)最嚴重的，是技術已開始落後於蘇俄。不自努力，卻乞靈於和俄國談判，與毛共勾結。於是(三)造成歐洲亞洲諸國之不信任。(四)這都是為蘇俄製造機會。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危險，一半是由美國自身之危險而來的。

美國不斷有人警告美國國力已落蘇俄之後。十一月十九日尼克遜在美國勞聯大會公開承認稱：蘇聯核力已等於美國，「或可能畧為領先」，而中共亦將有較強核子打擊力，此他所以要與俄華共黨談判歧見，「別無選擇」之途云。

美國知道蘇俄築有一百五十個飛彈倉庫，儲放具有二千五百萬噸黃色炸藥型飛彈。又已試驗過「局部軌道轟炸系統」，此使警戒時間幾等於零。傳蘇俄有射擊衛星的衛星。蘇俄的飛彈多於美國，熱核子力強於美國。

五月間美國已放出兩顆衛星，作防禦警告。據說可以抵銷蘇俄優勢。

十一月七日，美國在阿留申羣島舉行第二三九次最大地下核炸（五二七次核試），威力為五百萬噸黃色炸藥。這是希望以此表演，促成蘇俄讓步。

十五日，美、俄限制核子武器在維也納舉行第六回合談判。

原來落後於美國之蘇俄，以人造衛星振其科技，首先將蘇俄國旗插上月球。美國急起直追，後來居上。但是，現在

反分子和紅衛兵，堅持江青的「文攻武衛」原則，堅守據點，繼續武鬪；弄得實力軍人惱火，乃於七月十四日出動軍隊，掃平據點；七月二十七日毛派授令姚文元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追認軍人的行動，以軍人爲後盾，組織「工宣隊」佔領一切文教機關，徹底解決武鬪問題。遂將數千萬造反分子下放農村，迄今仍不准返回學校及原來崗位。這是毛派第四次退卻。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各地實力軍人紛起鬪爭，革委會中的毛派分子，王效禹、李再含、黎原、劉格平等紛紛垮台。繼而從一九七〇年春天起，毛派大將謝富治、陳伯達、康生相繼失勢。這可以說是毛派最後的退卻，已退到無可再退了。

毛派的實力被打得七零八落，剩下來的唯有毛澤東路線了。只要路線不變，縱然毛派失勢，倒也可以忍受，可是去年七月中旬，美總統尼克遜的特使基辛格訪問大陸，周恩來決定邀請尼克遜訪問，於是毛派最後的一員大將林彪再事按持不住了。認爲太不給毛留面子了。

林彪可能集中了一切可集中的力量，對以周恩來爲中心的新當權派展開了反擊。而進攻的要害則是新當權派的靠山，實力軍人集團的頭頭黃永勝。這因爲黃永勝以廣州軍區爲山頭，勢力擴展太快，引起了實力軍人集團內部的磨擦和分裂。尤其是引起南京軍區許世友等的對立。

周恩來與曹孟德

中共軍機在外蒙神秘墜毀事件，可能是一個導火線。九月十二日事件發生後，黃永勝等四將領即消聲斂跡。從事後種種跡象考察，實力軍人集團雖然發生分裂，使黃永勝一派失勢，但是反對極左派的鬪爭仍沒放鬆。

如果某些觀察家所說，黃永勝等倒台是由於毛派復起當權，那麼陳伯達、康生等必然復出，李再含、王效禹、黎原、劉格平等也必然復出；這些毛派分子仍然被人踩在脚下不能翻身，可確切說明毛派並未復起。林彪之垮台實是最有力的證據，不但沒有復起，並且進一步受了致命的打擊。

從十三號「紅旗」雜誌（十二月四日出版）的內容看來，幾篇重要的，反映當前黨內鬪爭的文章，鬪爭矛頭仍指向左派。鬪爭的重點仍是「劉少奇一類的政治騙子」（這句話自去年十月起開始出現，陳伯達於九月不露面，顯然是指陳伯達及陳伯達一派的人），這些人，被認爲是「階級敵人」，要堅決鬪爭；對於「山頭主義」（指黃永勝一派）雖也有批判，但仍稱他們爲「犯了錯誤的好人」。只要認錯改正，即可過關。

從這種情勢看，林彪等欲乘實力軍人集團內紛，復起當權的企圖已告失敗。因此黃永勝一派雖於九月中旬消聲斂跡，林彪一派終於十月中旬土崩瓦解，而且被拿當「階級敵人」來鬪爭，絕難翻身復起了。

周恩來是個政治鬪爭的老手，他藉實力軍人打垮毛派，又藉實力軍人的內紛，林彪一派反擊，排除了「帶劍上殿」的黃永勝一派，接着又將林彪拉下馬。

現在他頂着毛澤東的招牌，來推行自己的政策。有如當年曹操，奉漢獻帝的年號打自己的江山。

尼克遜

石明

蘇俄在太空競賽又領先了。

在今年五月廿九日發射，走了五個月，行二億四千八百萬哩的美國水手九號太空船於十一月三日到達火星軌道，可能飛行數十年之久。

可是追美國水手九號的蘇俄「火星二號」和「火星三號」較美國太空船爲重，所携機器亦多，已於三十日登陸火星，又第一次揷上蘇俄國旗！美國太空船只能環繞。

更可驚的是鋼產落後。據十一月二十四日美聯電：據美國鋼業工人國際務局局長柏倫斯坦估計，今年蘇俄鋼鐵生產將比去年之一億二千七百萬噸增加，而美國因罷工及蕭條，將少於一億二千萬噸。並謂長期而言，日本可能超過美俄二國。

造成美國今日危險者，實非一日。在羅斯福時代之美國國力最高峯時代，已是下降之始。韓戰中杜魯門一度振作，但艾森豪繼之以無爲。甘迺廸在越南之胡爲（殺吳廷琰）尤爲美國失敗的關鍵。詹森雖欲補救，誤於戰畧之失敗。到了尼克遜，自己成爲一個危險人物了。

閔尼說尼克遜是軟弱的人，堅强的人尚可與共黨開會，而軟弱的人與共黨開高層會是危險之事。不能團結國人，發展國力，只想以高層會議來解決問題，即心智軟弱之人，而高層會議未開，即出賣他人，便是危險之人。

何以美國未能團結發揮國力？這根本由於美國沒有一個未來的理想，只是保持現狀，保持既得利益。而共黨則有一個創造一個新世界的理想，雖然那理想是荒謬的，但惡理想勝於無理想。由於美國人之今日主義，實用主義，便沒有哲學史學和社會科學，於是生存主義、馬庫色主義、費正清主義和行爲科學使知識界與青年在精神上衰弱了。另一方面，金錢使財閥政客的才能衰弱了（共和黨是大亨黨，甘迺廸是大亨，尼克遜已是百萬富翁了）。於是，受前一類意識形態的下一代，便與財神主義的前一代分裂了；於是原來以技術文明見長，利用二次大戰機會稱雄世界之美國，在看家本領上落後於俄國了。

美國如不能樹立理想，犧牲既得利益，發展更高科技，只想靠談判、出賣自保，還將有更大的失敗。還要害自己和世界，當然還要害我們。

但毛共在內外多事之秋，美國有人反對出賣，並且還要利用台灣作中途站。所以尼克遜在一二年內還不能完成出賣工作，我們埋怨尼克遜無益，但更不可依賴或「感謝」他，而也不可反美。這都將促進其出賣。只有利用有限時間從事改革，建設實力，並推進大陸革命，使無人可以出賣。而也應該告訴美國人民，我們知道並防備他們總統之出賣，這也可以多少延緩尼克遜之出賣。

（原載「中華雜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號）

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與他和

岳騫

今天我要鄭重宣示：中華民國和叛逆共匪，絕對是勢不兩立的！目前國際間正傳播着一種流言蜚語，說是敵我之間，有接觸的秘密行動，這除開敵前敵後、討伐叛逆、鐵與血的接觸行動之外，絕無任何其他的接觸行動！我全國軍民亦絕不會爲此種流言蜚語所欺弄、所搖惑。我們中華民族愛國統一的行動，就只有國民革命光復大陸「傾覆暴政，恢復人權」的行動！

——節錄總統新年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最近數月來，在海外突然傳出了一項謠言，說國共又作接觸，準備進行和談。一時甚囂塵上，不但美、日兩國當政者公開談到，海外一些政治掮客也乘機活動，並且提出和談綱要，一若眞有其事，仍想重溫第三方面舊夢。就當此時，外長周書楷在東京告知日本當局，決無和談可能，到了元旦日，總統發表文告，莊嚴宣佈我方決不同毛幫談和，更不會有任何接觸，巨人的聲浪，擴清了一些公廣的讕言，對於我們國家來說，沒有比這篇文告在目前更具有重要性了。

敵人擁護的我們反對

毛澤東的「語錄」固然是胡說，但是他提出「敵人擁護的，我們一定要反對」，用在政治鬬爭上，確實有其道理，實際這兩句話也是偸自宋人「滅虜之事，在事事與虜相反」，因此我們不必當成是「毛語錄」，而看作是南宋志士與敵人鬬爭的指針，此時此地，值得我們深思的。

此次「和謠」之起，全是毛幫所策動，首先在美國新左派學生中間唱出統一運動，逐漸傳播到香港、東京。引起了外國政要的注意，也夾在中間說[illegible]告正式駁斥之後，相信就消失了。但是每一個中華民國國民，仍應當隨時注意毛幫此類統戰伎倆，因爲在毛僞政權尚未崩潰之前，這絕不是最後一次。

關於此一問題，要分作兩方面談，第一，我們同毛幫能不能談和，第二，毛幫爲什麼此時又要談和。

現在先說前者，翻開四十幾年歷史來看，整個大陸之失，就是容共容垮的，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第一次容共時，共產黨員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到了十六年武漢淸黨時，共產黨員已超過十萬，且都盤據要津，三年時間發展如此之速，已足驚人。第二次容共收編陝北共軍，只有一萬多人，經過八年抗戰，共軍發展到一百萬人，倘使沒有這次容共，在陝北的共軍久已消滅，何至有後來滔天之禍。

和談是中共求存之道

至於說到和談，更是共產黨的拿手把戲，就以勝利之後來說，國軍無論在裝備、人數、士氣各方面均勝過共軍多多，如果當時就全力戡亂，雖未必就能徹底消滅共軍，但大陸也決不致整個陷共。毛幫眼見大勢不利於戰，就展開統戰工作，要求和談通過美國國務院一羣共諜奇斯、謝偉志、戴維斯、費正清，及其同路人艾其遜（時任副國務卿，以後任國務卿，對我國打擊最重的對華白皮書即出此人之手），包圍國務卿馬歇爾，壓迫中國政府與共方進行和談，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制止國軍剿共，就這樣談了三年時間，國軍頓兵不戰，師老兵疲，加之財政情況江河日下，終於由優勢轉爲劣勢，到了徐蚌會戰後期，情況更形惡化。毛幫此時又進行新統戰，宣稱非蔣總統下野絕不能談。當時又造成一種聲勢，首先是美國國務院一羣共諜，硬把國會通過的五億美元對華貸款扣住不放，聲言除非蔣總統下野，美援將不再撥付。國內方面所謂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除去青年黨及部份民社黨人深明大義，不肯參與此罪惡行動，其餘以民盟爲首的政治垃圾紛紛出籠，從中鼓吹，而國民黨內部潛伏的共諜邵力子也公開宣稱，應當讓共產黨試試，投機政客陳儀則認爲毛澤東一旦上台，將不致實行共產主義，無恥之徒張治中也從中呼應，以爲當前情況非和不可。桂系文武官員更以爲這是擁李宗仁上台的大好機會，也跟着裏應外合，在各方面衝擊下，蔣總統終於宣佈引退。

在一批投機官僚，政治垃圾心目中，以爲總統一旦引退，任何問題皆迎刃而解，結果如何呢？總統引退只有加速了國民政府的崩潰，所謂和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局。

當時的代總統李宗仁也派出一個代表團，由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劉斐、屈武、李蒸、章士釗等人組成，以張治中爲團長，到北平進行和談，毛幫一方面表示接受，一方面調兵遣將逼近長江，再用金錢買通江陰守將戴戎光，一舉渡過長江，不但和議成空，去北平和談的代表也一體全收，不讓回南京，留在僞政權作官，關於此事，大家都罵這一羣代表無恥，這羣人固然該罵，但也並非個個無恥，即以李蒸而論，他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多年

[illegible]政權，就是張治中吧，其人之無恥久有定評，但是張治中在最初也還無意留在北平，是毛幫不放他走，硬把他留下作官，張治中自不能作顏眞卿殺身完節，只好低頭接受僞政權的任命。

「民主人士」誤盡蒼生

檢討那一段痛史，從頭到尾誤於和談，如果大家不對毛僞政權存有幻想，以爲鳥獸可與同羣，則大陸斷不會淪陷這麼快，七億人民又何至渡過二十多年求死不得的生活。再看那一批助紂爲虐的民主人士及出賣良心的降官降將，當時爲毛幫鼓吹最力的無過於羅隆基，口口聲聲說共產黨有百是而無一非，國民黨有百非而無一是，在上海南京許多正義人士實在看不慣他的醜態，公送他一個譁號「羅隆斯基」，這個羅隆斯基在毛僞政權成立時，自以爲穩當外交部長（可能周恩來事先答應過他），誰知毛僞政權一旦開鑼，他什麼部長也未當到，只當了一名空頭的僞政務委員。毛僞政權的官本是爛羊頭，僞政務院初組成時，部會的頭目計四十三人，羅隆斯基竟然無份，心中自不免牢騷，中間隔了五年，毛僞政權改組，「政務院」改爲「國務院」，增設一些「部會」，其中新添了一個「森林工業部」，派羅隆斯基去當部長，這個部與羅隆斯基所學可說沒有半點關連，簡直是拿他開玩笑。到了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羅隆斯基就被指爲右派，鬬得死去活來，終於被折磨而死。

羅隆斯基只是一個例子，所有他的同夥，除去幾個早死的老傢伙如張瀾、沈鈞儒、譚平山等人「死得快，好世界」，未曾受到折磨，其他的人個個經過了羅隆斯基的生活，能逃出的算是眞眞幸運。

降官降將沒好下場

「民主人士」如此，降官降將的味道更難過，那個出賣江陰要塞的戴戎光，當時得了兩千條黃金——兩萬兩，未曾保存一個月，又「自動」的獻給「人民」了，不久，就被槍決。還有那個靠國民黨起家，曾先後任過內政部長，湖北、浙江、廣西等省主席，號稱「八桂智囊」的黃紹竑，當初在南京逼蔣總統引退是他，以後又假借外國人的口氣請總統出國，爲總統嚴拒，最後携了毛幫二十四條和平條件南來，極力勸李宗仁主持的國民政府投降的也是他，勸降不成，又到香港糾集一批政治垃圾來一次四十四人通電擁護毛澤東的也是他，結果如何，所受的待遇比羅隆斯基差，一個有名無實的部長也未弄到，而所受的折磨卻比羅隆斯基還要慘，最後也被折磨而死。

看到羅、黃的下場，深盼政治掮客們不可再玩火，害人害己，誤國誤家的事，何必去作。

現在再說後者，毛幫何以要製造和談的謠言，這是因爲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台澎金馬，宛如一把利刀指着毛澤東的胸膛，直接威脅了他的生命，既然不能以武力奪取，只有想辦法用政治解決了。

中共放出和謠兩因素

毛幫想不戰而取台灣，是二十幾年的幻夢，何以在最近又加工製造想使幻夢實現呢？重要原因有兩點：

自從美毛正式接觸，到尼克遜宣佈訪平，美毛關係已經接近，但俄毛關係卻更加惡化。蘇俄先同印度簽訂互助條約，又向阿富汗、緬甸用功夫，及至孟加拉國成立後，蘇俄對毛僞政權的大包圍已圈成了三分之二。所餘者就是東面了，東邊國家自以日本爲主，日本目前因與美國訂有安保條約，暫時還不致背美投俄，但美日在經濟方面既有衝突，外交政策又逐漸分歧，日本遲早必有與蘇俄結盟以抗毛幫的一日，毛幫內心最懼怕的就是這一點，所以日日在攻擊日本復興軍國主義，其實毛幫諸酋何嘗不知道，日本的軍國主義不足威脅毛幫，眞正可怕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與蘇俄的社會帝國主義勾上，毛幫到時雙拳就難抵四掌了。

中華民國自不會同蘇俄結盟，但目前中日邦交甚篤，如果俄日結盟，則中韓爲了支持日本，間接也等於與蘇俄結了盟，到時候，毛幫將如關在籠子裏的一頭無牙老虎，只有活活餓斃。這是毛幫所以迫不及待，大造謠言要同我政府和談的最大原因。

如果台灣眞的爲毛幫所佔領，蘇俄整個包圍計劃就完全落空。

其次要說到毛幫內部的問題，世人只見到毛僞政權加入聯合國，美國總統又要訪問北平，以爲毛幫眞的强大，事實上完全相反，毛僞政權如同一個垂危的病人，完全靠一種藥物維持，一旦藥物失靈，馬上就倒斃。

不可再救毛幫於瀕亡

毛僞政權目前最大的問題在失去重心，五年來，毛澤東把當年共同落草打天下的伙伴芟夷淨盡，最後剩下林彪、周恩來兩人已經難支危厦，現在又把林彪及其一系完全消除，最後剩下周恩來一個人，而周恩來遲早也逃不了被整的命運，時間可能就在尼克遜訪問北平之後。尼毛之間重要問題談不攏，已經是鐵的事實，到了尼克遜走後，檢討此次外交的失敗，追究責任，則始終促成尼克遜訪問的周恩來必然首當其衝，成爲代罪羔羊，時間將在今年以內。

毛幫清算了周恩來之後，江青躍升至第二把交椅，正式成爲夫妻檔，在毛酋未斃命之前，也許勉强還可以鎮住，一旦毛酋死去（可能就在今年），這個現代的武則天能統御了那些紅色軍閥嗎？大亂可以說是必然的，如果沒有中華民國存在，無論怎麼亂還是共產黨人的內爭，因爲有了中華民國的政府與軍隊，一旦大陸內亂，正是吊民伐罪的大好機會，到時不必說毛澤東思想，就是共產主義也將從辭彙中消失，毛酋不會想不到這一點，也是他要加緊推行統戰的原因。

蔣百里先生抗戰時說出的名言，「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與他和」，到今天仍是顚撲不破的眞理，如果我們腦海中泛起一個和字的念頭，便死無葬身之地，爲祖國，爲民族，爲個人，都不容許與毛幫談和，任何人再倡這種邪說，我們必須羣起而攻之。

（編者按：「爲周恩來定讖」下篇下期續刊。）

一九七一年

毛共自認是在「黨內鬭爭」中成長的；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它亦將在內鬭中告終。

有趣的複式鬭爭法

在過去的一年中，毛幫內鬭的活劇異乎尋常地趨於熱鬧，可謂達到空前的程度。我們先看下列比較數字。

粗畧地計算一下，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這四年間，在內鬭活劇中垮下來的僞「中央」（地方不算）知名頭目有：劉少奇、鄧小平、賀龍、彭眞、楊尚昆、陸定一、羅瑞卿、陶鑄、蕭華、譚震林、王力、關鋒、戚本禹、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溫玉成等；而在一九七一年一年內垮台的就有：林彪、葉羣、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可見其殺伐頻率是大大地加快了。至此，剩下來的在「文革」期間比較活躍的人物，只有毛澤東、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六個人了。這，對於中國和世界人民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值得大書特書。

從上述二十六名毛共頭目的垮台事件中，我們可以尋出一個非常有趣的規律，那就是毛澤東使用了「複式鬭爭法」去對付那些與他共患難了一輩子的人。所謂「複式鬭爭法」，無非是毛酋對「借刀殺人計」的重複活用。比如有甲乙丙丁四人，都是他的清算對象，他卻先用乙去對付甲；等甲垮了，再用丙去對付乙；乙垮了，再用丁去對付丙；至丙也垮了，才由自己去對付丁。事實上，丁才是他要清算的最重要目標。實際上，毛的做法也是如此。他先用陶鑄、蕭華、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去鬭垮劉少奇、鄧小平、彭眞、楊尚昆、陸定一、羅瑞卿、賀龍；再用王力、關鋒、戚本禹去鬭垮陶鑄、蕭華；再用姚文元、張春橋去鬭垮王力、關鋒、戚本禹；再用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去鬭垮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再用林彪等去鬭垮溫玉成；再用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去鬭垮林彪、葉羣、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

下一步的演出如何？已是不言而喻。——由江青、姚文元、汪東興去收拾周恩來、張春橋。然後，毛幫宣告收檔，活劇也便完場了。

五大任務遭受阻力

究竟過去一年毛共內鬭的高潮是怎樣形成的呢？可以說，一半是毛江預謀的，一半是突發的。要談這個問題，讓我們先研究一下作為一九七一年毛幫動向指南的北平僞報刊「元旦社論」。

去年北平「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對毛共頭目佈置了五大任務：

一、迎接中共誕生五十周年，迎接四屆「人大」，紀念巴黎公社一百週年。二、「要繼續廣泛深入地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羣眾運動」。要根據毛酋的指示，在全黨「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

[illegible]

級幹部更要刻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帶着廣大羣眾更好地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三、更加深入鬭、批、改。抓緊「一打三反」運動，「要認眞完成整黨建黨任務，做好整團建團工作，開好地方各級黨代表大會，繼續抓緊領導班子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加强黨的一元化領導。」

四、「要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鬭爭為綱」，「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努力全面完成和超額完成一九七一年的國民經濟計劃」。

五、「繼續貫徹執行『備戰、備荒、為人民』」方針。

這五項任務中，第二、三項就是後來四月份揪「政治騙子」陳伯達和九月倒林彪運動的伏線。不過，從第一項「召開四屆人大」任務看，倒林運動顯然不是按照原先的安排而進行的。原先毛、江、周可能安排只讓林彪掛一個「國家主席」的空銜，而削奪他「國防部長」的實權，再後慢慢造成孤立林彪的形勢，才向他開刀。可是林彪看穿了這一陰謀，堅決拒絕。這就使「四屆人大」的期限一延再延。最後雙方終於撕破面皮，導致九月事變。所以說，一年來的內鬭事件一半是預謀的，一半是突發的。

五項任務中，第一項遭受阻力最大。首先，中共開山「五十周年紀念」，本來備預擴大慶祝的，結果到時連一個「社論」也發不出，一個小型「紀念會」也湊不起來，其情形正好用「冷冷清清，凄凄戚戚」八個字去形容。其次，「四屆人大」的美夢也一再破滅。當在「元旦社論」發表後的二、三月間，毛幫地方電台曾一再在廣播中提到「為迎接四屆人大」的字句，當時人們相信「人大」會在「七・一」後召開，結果落空。到了八月十七日，僞「湖南日報」又在社論的結束部分提到向「國慶」獻禮、向四屆「人大」獻禮。結果「十・一」過後，「人大」仍無踪影。最後「紀念巴黎公社一百週年」，也湊不起一個會議，只草草發了一篇「社論」作了。

第二、三項根本就是抽象的。上面已說過是毛酋故意定出作為整肅陳伯達、林彪的伏線。當初開始「執行」時，所有毛幹部都滿頭霧水。什麼「認眞讀書」、「提高識別馬克思主義能力」；什麼進一步「鬭批改」，「批修整風」，「傳統教育」。講了老半天，大小頭目仍不知毛葫蘆裏賣的什麼藥。直到「紅旗」雜誌在文章中引用了陳伯達文章中的許多句子，如「人性」，「小小老百姓」，贊同「國防文學」之類，局勢才算明朗。

第四項「完成經濟計劃」，顯然也沒有實現。以湖南為例，據僞湖南電台十月十一日廣播，毛共湖南「省委」六日召開「工交戰線電話會議」，承認工業交通部門對完成計劃「信心不足」，「感到任務壓頭」，「今年已沒有好多搞頭了，完成多少算多少」。

第五項更是遭到絕大阻力。實際表現出來的，並不是什麼「備戰備荒」，而是叫喊「清倉查庫」，用種種手法影射「備戰備荒」為勞民傷財，「浪費」。列如海南電台十一月二十四日廣播，竟指各地毛共頭目

共內鬥

詠輝

「政治騙子」的提出

現在我們可以從中共的宣傳中看到，它們對陳伯達的整肅，是早在一九七〇年九月「九屆二中全會」中就開始的。但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四月才明朗化。其實，早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中共的一篇宣傳文字中，就提到「政治騙子」這一名詞。到了一九七一年二月，這一名詞更被具體化、形象化。僞「紅旗」雜誌二月號的「短評」有一句說：「兩路線鬬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弄懂弄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鬬爭中，識別和抵制王明、劉少奇一類的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排除右的、『左』的錯誤傾向和錯誤思想的干擾，堅定不移地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到了四、五月，越來越多資料顯示陳伯達正遭到攻擊，並把他的一些文章的斷句引來與「政治騙子」並論，使人自然而然地相信了中共所指的「騙子」，就是陳伯達。

不過，只要我們的頭腦冷靜一點，仔細地思考一下，必然就發覺陳伯達不是「正身」。因爲中共所指的，是「王明、劉少奇一類的」騙子。查王明曾擔任過中共的「總書記」，即今天的「主席」；劉少奇則擔任過「副主席」和「國家主席」，而陳伯達充其量僅是九屆「政治局常委」，比起王、劉委實次了一級。我們怎能便一口咬定陳伯達就是中共所指的騙子，再無別的人呢？所以，筆者雖然也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六日的香港時報指出政治騙子是陳伯達，但也同時指出這是周恩來轉移了鬬爭「大方向」的緣故。

果然，五個月以後，爆出一個林彪，中共也稱之爲「騙子」。

林彪的地位與王明、劉少奇固然比較相稱；但若追究一下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歷史，我們卻發現有一個人更配與相提並論，那便是現在看似呼風喚雨的周恩來。關於這點，下文再作詳述。

關於中共批判「政治騙子」陳伯達，所提出的「罪證」可謂滑稽之極。他們對於陳伯達近年來可資「批判」的材料一點也找不出，只是挖出一些三十年前的東西，如說陳伯達在三十年代贊同過周揚提出的「國防文學」等。姑不論那些雞毛蒜皮根本就算不上「錯誤」。即使是「大錯誤」，也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如果在這漫長的日子裏，陳伯達仍未糾正這些「錯誤」，則毛酋怎會長期把他留在身邊？況且所有的「毛著」都是出自陳伯達之手筆，而所謂「毛澤東思想」，其實就是陳伯達思想呢。可見，這一切都是硬造出來的藉口。

製造輿論整軍事頭目

我們研究毛幫內鬬，決不能把毛酋的手段看得太高明、太神秘、太難捉摸。其實，他幹的一切壞事（其中有些對我們人民來說是好事）都是有其一定的規律的。那無非是上文說過的復式鬬爭法，借刀殺人計。

最明顯的，他在九月事件中向軍人開刀之前，已做過不少輿論準備，而且又施用了整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的老辦法，即先向文人動手，後及軍人。

至於陳伯達，則被整於一九七一年四月，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被整於同年九月，也是相距五月。筆者舉出這些事實，意在說明，如果被整的軍人稍有頭腦，必然應該看穿毛的陰謀，未雨綢繆，早爲之計，而不應該到了臨危關頭才作狗急跳牆之舉。除了上述的規律，下面還要談談他們的「輿論準備」過程，根據那些輿論，筆者當時曾一再地警告那些即將挨整的共軍頭子，揭穿毛酋奸謀。

早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旬，毛共便爲在軍內推行整風、揪軍內一小撮作開始輿論準備。四月十五日僞福建電台廣播一篇共軍的「學習機會」說：「在兩條路線鬬爭的關鍵時刻，結合實際，認眞讀書，提高識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能力。一九六四年，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羅瑞卿刮起了大比武妖風，面對尖銳的兩條路線鬬爭，黨委中產生了兩種不同看法。有的同志對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看不清，認爲上級的指示不會錯；有些同志認爲大比武光搞技術，不符合毛主席的建軍思想。」

自此之後，各地方的僞電台都紛紛煽動下級共軍頭目要「提高警惕」，「隨時識破羅瑞卿一類騙子推行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不要上當」，「敢於與違反毛主席建軍路線的人與事作鬬爭」，更提醒基層共軍頭目要「作好思想準備」，對於未來發生的一些出乎意料的事「不必大驚小怪」。

筆者在四月十七日的香港時報明確指出：這次軍內「大批判」運動，「目下仍局限於各級『領導班子』中，尤其是共軍的中、下級部隊黨委中。由此可猜測到這次揪騙子運動可能由中層醞釀，待成熟後才推向上層和『羣眾』」。現在事實證明，當九月份，毛共把揪軍內騙子運動推向上層時，立即引起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一干人的叛變。

若果這些人在五個月前洞悉毛酋的奸謀，立即籌謀應變，可能今天失敗的已是毛酋夫婦和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而不是他們自己了。現在這些「上層」人物已告永世不得翻身，而毛酋等也正把「批判」運動推向「羣眾」。事情就是這麼顯淺。

九月事件牽連甚廣

毛幫實力軍人在這次內鬬中，之所以應勝反敗，說到底是因爲沒有頭腦，至被毛酋玩弄於掌股之上。這一來，牽連之廣是令人吃驚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從大批軍事頭目隨黃、李、吳失踪而失踪得見之。

過去一年來，經常出現於北平各種公開場合的共軍各「總部」「軍種」「兵種」、北平「軍區」和「衛戍區」的大頭目，約莫三百人。但自去年九月事件發生之後，仍然露面的，僅餘一百人左右。當然，不露面不一定等於垮台；但突然之間少卻三分之二的人，必然與整肅事件有密切的關連。

這二百多「失踪」共軍頭目，重要的除「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之外，包括有「

區總參謀長」閻仲川，「總政治部副主任」黃志勇，「空軍副司令員」王秉璋、羅元發、常乾坤、譚家述、曾國華，「海軍政治部主任」張秀川、「海軍副參謀長」馬冠三，「總後勤部副部長」張天雲、張明遠、唐天際、王希克、嚴俊、陳龐、韓振紀，「總後勤部副政委」戴金川；「鐵道兵司令員」張翼翔、「副司令員」羅華生，「砲兵副司令員」匡裕民、「政委」陳仁麒，「第二砲兵副司令員」吳烈，「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李際泰等等。

值得注意，上文列舉的僅是共軍「中央」的頭目。至於地方共軍現已證實受牽連的，已有「武漢軍區政委」劉豐，「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長期不露面的有：「瀋陽軍區第一副司令員」江擁輝，「副司令員」蕭全夫、鄧岳、汪萍、張峯，「副政委」李少元、劉光濤；「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政委」杜平；「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江燮元、吳純仁、歐致富；「濟南軍區第一政委」袁升平；「福州軍區第一政委」周赤萍；「武漢軍區副司令員」李化成；「成都軍區副司令員」胡繼成、王東保，「政委」謝家祥；「昆明軍區政委」藍赤農；「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張竭誠，「副政委」羅榮；「上海警備區空軍司令員」王維國、「浙江省軍區空軍司令員」陳勵耘等人。

這一變動無疑大大削弱了共軍的控制機能。更重要的意義是，絕大部分官兵對於工作已失去信心，不知何日輪到自己頭上掛一頂「騙子」高帽；而且洞穿了毛酋的一套「路線鬬爭」謬說全屬虛僞之言，實際上完全是個人的權力鬬爭。再者，下級對上級的敬畏心理已完全消失，每個人都以懷疑的眼光察究對方，團結互愛的精神徹底瓦解。這些都是惡果。

關於林彪等人的下落

談過毛共內鬬牽連的範圍和意義，也應該討論一下林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的下落問題。

前些時，此間某些報紙獲得假「情報」，大談其「林彪三刺毛澤東不遂逃亡墜機而死」的神話，外國一些刊物也把一些得自共區「廣州交易會」的謠言，作爲「內幕消息」予以揭載。筆者一開始就指出這是毛、江、周故意放出的謠言，其目的十分淺顯，就是一、要爲毛酋開脫嗜殺的惡名，二、想打消共軍、共幹對林、黃的觀望。

稍後，「三刺」的傳說已被大多數觀察家視爲神話。但仍有人相信林是死於墜機事件。筆者的看法是：黃、吳、李三人死於在外蒙墜毀的飛機中很有可能。因爲當他們覺察到形勢不對頭後，反抗已是來不及，事關他們無兵，唯一的生路是逃亡。而且，他們失踪的日期是由九月九日至十一日，外蒙墜機的日期是十三日，時間十分吻合。所以蘇俄公佈這項消息的次日，筆者便指出了這一點。至於林彪，筆者並不排除他逃亡的可能性，但有一點無法解釋，即直到十月二、三日，北平的「人民日報」仍在提林彪的名字，地方電台更到十月六、七日還提到他。難道他在外蒙墜機半個月以後，毛共「中央」仍未接到他逃亡的消息嗎？否則，怎會仍然去提起一個已證實爲「叛徒」的人的名字，而且是用吹捧的口氣？這不單筆者不能解釋，也是所有相信林彪跌死的人所不能解釋的。

我們不要單看見「紅旗」一篇文章有「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等字樣，就肯定所指的是林彪，須知上文所指的「騙子」或「叛徒」，對黃永勝等人也相稱的。因爲時至今日，毛共已把所有在「文革」後洗清的人物，都統稱爲「騙子」了。筆者還推測，林彪已死的成份很高，但不是在外蒙跌死的，而是在抗拒毛的衛隊長汪東興部的拘捕時被擊斃的。其情形與蘇俄特務頭子貝利亞之死差不多。

下一個將會輪到誰

上面筆者說過，周恩來最有資格被稱爲「王明、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所據理由有如下各點：

一、周恩來與毛澤東宿仇最大。大家都會同意，毛幫內鬬的起因百分之百是爲了私怨和爭權。談起私怨，周恩來應是毛澤東的第一個死對頭。在中共歷史上，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之前，周恩來一直凌駕毛澤東頭上，而且兩次幾乎置毛於死地。一次是李濟琛主持的閩變，第三國際答應以財力、物力、人力支持，並指令中共全力策應，但到時中共沒有行動，導致閩變失敗，第三國際追查責任，毛當時是江西「蘇維埃主席」，周恩來連把責任推到毛的頭上。若照一般情形，毛澤東是要殺頭的，後第三國際鑑於中共力量損失已很大，不欲繼續殺人，毛僥倖逃出天生。但已受組織處分，奪去他的全部職務，放逐至江西雩都基層改造。這件事毛的責任本不及周恩來、秦邦憲，處分卻一人承擔，他知道是周恩來搞的鬼，已懷恨在心。第二次是長竄前夕，周恩來建議把毛留在江西打游擊，不帶他逃走。最後經彭德懷、林彪說項，才準他隨軍逃亡。當時毛若留下，必死無疑。這又是一筆生死帳，毛當然不會忘記。

二、周恩來是歷史上「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罪魁。遵義會議清算秦邦憲、周恩來，秦是「總書記」，周是「軍委主席」。毛澤東在遵義奪得的軍權，就是取自周恩來之手。最近毛僞地方電台竟一再提起這段歷史，可見不是無的放矢。

三、周恩來是最大的兩面派，是紅色官僚的總代表。「文革」至今未完結，這是毛酋一再强調過的。照「文革」的最初目標，是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十二年來，實際掌握毛幫「政權」的是誰？大家都知道是「國務院」一批紅色官僚，而周恩來便是這一紅色官僚階層的總代表。毛派數度要奪他的權，都被他運用兩面三刀的手法分化，瓦解。他的靠山無非是一批實力軍人，現在實力軍人既倒，他便如坐在火山口上，日子很不好過。

看來，周恩來之垮台，已是不移的定數。時間不會超過今（一九七二）年。這也是毛幫氣數已盡的預兆。周恩來一垮，各地方紅色軍閥有如樹倒猢猻散；混戰局面既成毛酋還有能力收拾嗎？

抗日戰爭史話（十三）

台兒莊大捷（下）

史劍非

日軍在台兒莊的挫敗，由於第十師團孤軍深入。本來當時日軍的戰畧是以津浦線爲軸，華北派遣軍自北南下，華中派遣軍自南北攻，南北夾擊，會師徐州，以打通津浦線。

日寇孤軍深入

自北南下的先鋒部隊爲磯谷廉介的第十師團及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師團。自南北下的敵軍先鋒部隊爲第十三師團。但南下的第十三師團，被我周祖晃的第七軍、韋雲淞的第三十一軍、于學忠的五十一軍阻擊於淮河以北，而京滬方面的敵軍受我第三戰區控留部隊之牽制，未能及時派軍北上應援，因此徐州以南地區陷於膠着。

華北方面敵軍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陷濟南，乃分兵出擊，第五師團沿膠濟路東下，一月中旬抵青島與登陸之海軍陸戰隊會師。二月初自青島南進，連陷蒙陰、沂水、莒縣、日照，二月下旬我第三集團軍（韓復渠舊部，韓被正法後由孫桐萱代總司令）在臨沂拒敵，經張自忠的五十九軍，龐炳勛的第四軍馳援反擊，破敵一旅團，挫其攻勢；第五師團經此打擊，南進攻勢遂告頓挫，因此未能與第十師團互相呼應，齊頭並進。遂使第十師團孤軍深入，陷入重圍，遭潰滅性的打擊。因此台兒莊大捷，實與五十九軍、四十軍在臨沂的奮戰有重大關係。假如第五師團不在臨沂受重創，與第十師團合力攻台兒莊，則戰役形勢將完全不同了。

湯恩伯一戰成名

進攻台兒莊敵軍主力爲沿津線南下的第十師團。三月初已過泰安、兗州，附戰車百餘輛，進抵鄒縣，十四日陷界河，十五日進攻滕縣，氣焰不可一世。我滕縣守軍第一二二師（川軍）堅守與敵激戰，我八十五軍王仲廉部及時馳援，與敵激戰於官橋。但受制於敵陸空火力，所部犧牲殆盡，十七日敵陷滕縣，師長王銘章殉國，官橋陣地旋亦失守。八十五軍及撤往嶧縣佔領陣地，阻擊敵軍。我軍精銳關麟徵的五十二軍則在台兒莊外圍的韓莊附近佔領陣地。十八日敵軍佔韓莊，十九日破嶧縣，遂直撲台兒莊。

從三月十四日到十九日，當一二二師、五十二軍、八十五軍，在滕縣與嶧縣激戰之際，我孫連仲麾下的第二集團軍已及時佔領台莊陣地，第三十一師池峯城部負責守衛台兒莊。

當敵軍陷滕縣、韓莊、嶧縣之際，作爲機動兵團的五十二軍及八十五軍（屬第二十軍團湯恩伯指揮），雖與敵交鋒，實力並無重大損失，俟敵軍第十師團全力進撲台兒莊之際，遂返轉兵力對敵進行包圍。於是展開大殲滅戰。

初時敵酋磯谷廉介，依照盲信「皇軍不敗」，一味猛攻台兒莊，但我軍池峯城部浴血奮戰，寸土必爭。相持兩週，敵不得逞。及至三月三十一日我五十二軍、八十五軍，完成對敵包圍，開始逐村逐屋的反攻作戰，使敵軍蒙受慘重傷亡，包圍圈越縮越小，敵人始知敗勢已成。

此時敵第五師團，猶被我五十一軍、四十軍阻於臨沂，瘋狂猛撲迄未得逞，乃轉移主力，繞道長驅南下，急謀解第十師之圍。四月一日出現於向城、愛曲附近，直拊五十二軍、八十五軍之背。當此之際，戰役面臨最大關鍵；假使我機動兵團，稍一亂步驟，敵軍裏外加擊，必致全軍覆滅。即使不自亂，如鑒於腹背受敵，慌張撤退，則敵第十師自然解圍，我軍亦失去勝機。

二十軍團司令湯恩伯，表現了他卓越的指揮才能，他命令一部兵力吸引第五師團，主力則向東南旋轉，使第五師團主力進入包圍圈，然後再廻兵合圍，繼續圍攻敵軍。口袋裏原來裝了一隻老鼠，現在又鑽進了一隻，口袋嘴紮死了。遂開始猛摔猛打這兩隻老鼠。此時，周喦的七十五軍、三十二軍的一三九師，迎擊敵人的後援部隊，孫連仲所部第二集團軍亦全面出擊反攻，激戰至四月六日夜，卒將敵第十師團大部及第五師團之一部殲滅。殘敵遺棄戰車、重砲、輜重，乘夜突圍北潰。我軍乃創下抗日戰爭第一次大捷！當捷報傳到全國，到處歡聲雷動，鞭炮之聲不絕。

浴血死戰鬼泣神驚

已故好友張贛萍兄，在所著「抗日名將關麟徵」一書中，對台兒莊之戰，有幾段說明，可以補充本文之不足。謹摘錄於左，供讀者參照。

「台兒莊是山東境內，運河北岸，津浦鐵道上一個車站；也是一個大村莊，爲通達徐州的要道。內有居民三千數百家，以土城圍護，中有碉堡七十餘座，南北約一公里，距西北卅四公里是嶧縣……。經過這一次慘烈的爭奮戰之後，全村建築物被毀者十之八九，成了抗戰史上，與中華民族光輝共享的一個廢墟。

「台兒莊的攻防戰，日軍先以磯谷廉介師團攻擊我們孫仲連將軍部兩個師，其中以三十一師池峯城將軍所據守之陣地打得最慘烈，防守得最堅定。日軍後來又加入坂垣征四郎師團，連其飛機數十架，山野砲近百門，戰車約四十輛，共計兵力約五萬人。企圖一舉將孫連仲部解決，佔領台兒莊。我守台兒莊的部隊，雖經反覆衝殺，轟炸砲擊，傷亡慘重，乃以白天防守，晚上出擊辦法，死守待援。打到最後，台兒莊的內外據點失去了四分之三，我軍仍堅守不退，等待援軍解圍。這一場防守戰，打得驚天動地，泣鬼神……。」

「素稱不敗之『皇軍』，這一仗被關麟徵部打得潰不成軍……。來犯的磯谷、坂垣兩個精銳兵團共五萬餘眾，被殲滅於台兒莊戰場上的共三萬餘人。造成我國全面抗戰以來，規模最大……第一次大勝仗，使全國歡騰，舉世震驚！」

蔣百里與左梅夫人的結合

人與人的遇合，每每有意想不到的巧妙，故佛家謂之因緣。有時分明是處在拂逆的環境，無形中卻帶來了其他方面的寶貴收穫，好像是上帝給予你在這方面的補償似的。如蔣百里先生和左梅夫人的結合，雖在情場中，不少同樣的例子，本屬尋常得很，但在蔣氏當時精神上的感受而言，不能不說是一股新的生命的復活。眞正的愛情，確有起死回生的魔力。這滋味，崇拜愛情神聖論者，自能體會得之，當毋庸否認這是三生石上的大好軼聞，月下老人的狡猾傑作。以異國佳人，配華族才子，其中過程，若以鴛鴦蝴蝶派的筆調，來渲染而刻劃之，正是一本很好的傳奇。可惜筆者文字拙劣，只能就其本事，質樸無華地概述於後。

誰都知道，百里先生是中國軍事學第一號權威。同時，誰也知道，他在保定軍官學校任內，曾經發生過舉槍自殺的殉職事件，但卻不一定知道這一悲憤感人的鏡頭，竟給他建下了家庭幸福的機緣。這一予一奪的權衡，不是冥冥中眞有所謂主宰麼？必說有情人終成眷屬，天涯芳草，到處可逢，敬通之恨，只是例外的不淑。這說法恐怕未必盡然。問題是琴心易叩，知己難逢，何況國籍不同，又是出身白衣天使的護士嬌娃。

× × × ×

民國初年，百里先生以雲南都督蔡鍔等人的聯銜推荐，受任為保定軍官學校校長。那時，他還不過二十九歲的青年，滿懷抱負，要把該校辦成最高理想的標準。到任時，就對學生說道：「今天方震到校，有兩點向同學們一說，一是精神上的主旨，……一是學問上的主旨……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謝天下。」可是該校腐化氣習太深，前任荒忽溺職，不但騎兵無馬，連砲兵也沒有一門好砲，偏又碰着陸軍總長段祺瑞的褊狹自私，見百里先生的積極整理，校務蒸蒸日上，尤其見學生們把他奉為神明，心中不免忌上加恨，百端掣肘，對所謂增加經費，擴充設備及改善學生生活，一概置之不理。一天，百里先生專程到北京交涉，仍無結果，是晚回來，獨自關上了門，一面喝酒，一面寫信，一直挨到天明，便傳令集合講話。他穿着軍裝，佩帶指揮刀，嚴肅地站在尚武堂前，面對學生說道：「我到本校接事時，曾經教訓過你們，我要你們做的事，你們必須做到；你們要我做的事，我同樣也要做到；你們做不到，我要責罰你們；我做不到，我要責罰我自己。現在你們一切都很好，沒有對不住我的地方，我自己不能盡責任，是我對不起你們。」

聲音低小沉痛，臉色甚為蒼白，隨又接着說：「事情辦不好，應該辭職，但中國的事，到處都是一樣，這兒辦不好，那兒也未必行得通。你們不許動，不要灰心，要鼓起勇氣來擔當中華民國未來的大任。」

說完，轉入台後，砰的一聲，百里先生已倒在地上，血流如注，於是學生們一踴而上，號哭地把他抬入室內。這一行動馬上震驚了全國各界，蔡鍔、熊希齡等紛電北京政府嚴詞譴責，請求追究責任。袁世凱總算尙明事體重大，除即派醫護人員趕緊療傷裹治外，並向日本駐華使館商請最好醫生和護士，當由伊集院公使指派軍醫平戶及佐藤梅子小姐前往保定，專負此項任務。

佐藤梅子是日本海道人，生於明治二十三年，即公元一八九〇年，畢業助產專科學校，在帝大附屬醫院見習五年後，派來中國服務，年齡才二十二歲，尚未論嫁，不但生得端莊秀麗，且有着日本女性的優良傳統，溫柔體貼，最適合於護士的工作。百里先生經平戶醫生檢查傷口，診斷子彈是從背部射入，穿出前胸，未傷及心臟要害，認為是一個奇蹟，不幸中之大幸，子彈既已穿出，用不着再施手術，反恐抽出血來，影響心臟和呼吸，不如留待自乾，如照目前情形而無意外變化，可保病人決無危險，只須長期休養，不讓他的情緒激動消極，使用心理治療，可比藥物的功效，還要快速。因將前後傷口，用藥水洗過消毒，換了新的紗布藥棉，便對佐藤梅子說：「蔣校長命不該絕，你得好好地看護他，鼓舞他的勇氣，燃燒生存慾望，別再自尋短見，你這樣做的責任，實比醫物重要得多，我現在就把他完全交給你了。」

平戶醫生留下了她，即於次日返回北京。大概兩個星期的時間，百里先生的創傷，居然在佐藤梅子的溫存安慰下，毫無痛苦地痊癒了。因為佐藤梅子不懂中文，他們兩人都是用日語會話，及佐藤梅子要回北京，百里先生便情不自禁地吐露了他的心曲，說他永遠不會忘記她的話，再不敢輕生自殺了，只是以後若遇有生死關頭，那裏去找你這樣的人，來陪伴來提携呢？佐藤梅子當然也是有感於衷的，雖不好正面接受，也未便表示拒絕。不過，以後百里先生向她緊追不捨時，中間卻使她深覺躊躇困惑，以致離職回家，避免這幕愛情發展的苦惱。但無論如何，百里先生是不能放棄她了，她的日本住址，早已探悉明白，所以還是一封一封的情書寄去，懇切地向她求婚，纏綿的詞意，如醇酒般沁入她的心扉，曾經幾度徵求她的父母，都被峻拒不充，她只得啣恨地回復百里先生，要他死了這條心，她的父母，絕不許她嫁給一個外國人。不料百里先生毫不沮喪，且寫了一封哀的美敦書來，聲言絕不罷休，橫竪這條生命，是由你救回來的，如果不成，仍然由你拿去。

百里先生這一殺手鐗，雖不能感動麻木無情的政治要人，卻勝利地征服了遠隔東洋的紅顏淑女。佐藤梅子也就以同樣的態度，向父母攤牌：「此生非蔣某不嫁」，先是母親同意了，再由母親協力，說服了她的父親，百里先生得訊，即托他的士官同學周赤忱代為護送回國，於是在天津德國飯店舉行婚禮，周赤忱也毫不費力地做了月下老人。

百里先生為她的愛妻，完全中國化之故，索性將她的姓名，擯去佐藤，改為左梅。

婚後，生了五個女兒，除長女年輕夭折外，其他都留學歐美，獲有學術上的崇高地位。三女蔣英，其夫婿就是現在大陸為中共製造原子武器的錢學森。

初覺

妙人妙事二則

樵夫

章瘋子恨死袁世凱

章太炎先生名絳，字炳麟，又名枚，號太炎，別號末底，又號末公，別署大漢閣主，是我國近代的大儒。當代學者，不少是他門生。

章在蘇州任東吳大學教授時，與東吳另一教授黃摩西居一室，常剪燭深談，不知東方既白。一日章前夜未睡，在東吳授課歸來，十分疲倦，急思倒下休息，因蘇州房舍大多類似，乃誤走鄰家，他以爲己室，乃據榻而眠，旋此鄰婦購物歸來，見有男人臥於床上，驚叫家人，幸鄰里多識章先生，未釀大禍，呼之醒，護送其歸家，章尙濛濛然，說：「我睡興正濃，何必擾人淸夢？」

太炎先生，性頗奇特，人稱瘋子，一天與鄉下人吵架，兩人互罵，章先生罵的蘇州人聽不懂，蘇州鄉下人的土話，章先生也聽不懂。這鄉下人是個糞夫，章與黃同居一室馬桶是他倒的。一向月費由黃支付，章先生不管此事。那夫糞夫向他要錢，他不給，於是吵了起來。

章先生常穿一件不僧不俗的衣服，束了頭髮，沒有辮子，手裏拿了一把團扇，邊走邊搖。一日忽然穿件西湖色熟羅長衫，金醬色杭緞馬褂，白襪玄履，煥然一新，大家非常奇怪，後來才知，那是和湯夫人結婚的前夕。袁世凱厲行帝制，章先生極力反對，並參加二次革命，因而被因龍泉寺，直至袁世凱逝世才恢復自由，因他憤憤袁世凱，拒絕官廳供應伙食，每頓都由自己掏腰包，久之錢盡，就實行絕食；袁不想負殺害書生之名，密令京師警察總監吳湘炳設法開導，勸章進食。章拒不接受，但因絕食而常頭昏，吳與醫生徐某商量，把章移徐宅，謂可就近診病，其實是易地監視，一方面勸其進食，醫生以健康相勸，果然收效。不久又移錢糧胡同，一直到民國五年，在錢糧胡同，又絕食了幾天。

馬敍倫和章先生誼在師友之間，交情非常之好，一日早晨八時，馬去看章先生，這是他在錢糧胡同絕食的第三天，馬勸他進食，他都充耳不聞，這樣一直到了深夜，馬也未吃東西。於是說：「我來了一整天，一點東西都未進嘴，現在餓得很，你陪我吃點東西好不好？」章點頭應允，馬叫廚師煎了兩碗鷄蛋，蛋一端來香氣撲鼻，章吃了一碗，馬說這時又不餓了，把另一碗也給他吃。

章在上海時，某日應黎塑甫的宴會，乘馬車出門，就見憲兵左右夾護，章初未予注意。宴罷回寓，夾護如前，章不知就裏，但頗懷疑，於是問吳宗慈和張亞農，二人均不敢實告，第二天再問湖北人胡培德者，胡笑道：「是袁世凱派來保護的」，章大怒，舉起手杖就打，憲兵逃至門外，章笑說：「袁狗被我趕跑了。」實際憲兵奉命行事，那敢放棄職守，後來不得不把軍服脫下，改穿便裝，章卻懵然不知。章對袁恨之入骨，用常紙書「袁賊」兩字，堆在一起焚燒，大呼道：「袁賊燒死了。」罵倦了作書自遣，大篆、小楷、草書字字皆精，每寫後堆積案頭，或投之字簍，黨中同志，有想得眞蹟的，賣通僕役，以宣紙換之，章一無所知，得其書者無不珍藏，視爲拱璧。

曹夢九和死囚對罵

「曹二鞋底」曹縣長，素有懲治盜匪的令名，他問案子與眾不同，似乎也懂得偵探與辯論兩個步驟，但他拿手好戲，是與疑犯當庭賭咒。

他每次開庭審訊兇犯時，大堂上除了槓、棍、吊、水火等刑具外，另有應時點心，大罎的好酒，大塊的肉，茗茶香烟，無所不備。犯人押上堂來，曹夢九首先說：「大堂上預備的這些東西，都是歡迎你的，喜歡什麼，任憑選擇」。當時凡是死囚執行時，都有這頓豐盛的午餐，犯人一見堂上這種陳列，以爲是大限已到，就向曹猛叩頭求饒，以後經曹解釋，才放下心頭的大石。可是，多數仍是食不下咽。有些老奸巨猾之徒，樂得大吃一頓，但與曹「談心」時卻堅不吐透案中情況。不過有一些犯人，吃得酒醉飯飽，加上曹縣長「親蜜」有如家人，不由自主的將案情和盤托出。他得到犯人口供，就親自帶着自衛隊和警察，不問白天黑夜，風雪暴雨，趕到匪窟，直搗匪穴，因有犯人供出的密語，很容易深入腹地，起出肉票，捕捉匪首，焚燬匪窟，不幾年把那地方整頓得眞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

有一個巨匪爲曹拘捕多次，也賭咒多次，那次又因殺人越貨，被警察捉到了，不得不判處死刑。宣判死刑的縣長兼司法官是當然監斬官。死囚被押到大堂，驗明正身，不待曹監斬官開口，匪說：「曹夢九，你違背盟誓，我×你娘。」曹夢九一聽勃然大怒，離開「寶座」，脫下鞋舉手就打，罵道：「俺×你娘！」秘書一把拉住曹夢九說：「縣長，你不能回罵！」曹回過頭來說：「他若×你娘，你願意？」秘書赧然而退。

像曹夢九這樣的人當然是地道土包子，什麼也不懂，特別那時中國正接受新文化運動，若干新人物都穿西裝，曹夢九那裏看見過？有天，上海某報記者，路過平原縣，想看看縣長，那時的所謂新人物，都是挺胸昂首，西裝革履，去看一個小小縣長，當然神氣十足，一跨進門曹縣長楞了一下，霍的站起來，迎面就是一個耳光，那位記者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問他爲什麼打人，曹夢九理眞氣壯的說，「哼！你抱着掛子，揹着手槍，挽着褲腿腳，扣着胳膊袖，五花大綁的十字韃，準備大打出手的樣子；腳穿黑蹄，踩的地下噹噹響，雄赳赳的跑進來，向俺猛伸手，一副找架打的神氣，你想，俺不先動手，還等着你打俺不成。」這位記者苦笑了半天，見有理難訴，只好自認倒霉。

韓復榘對這件打記者的事，卻大大的批評了曹夢九一頓，曹卻不服說是爲自衛而打人，韓很幽默的說：「我是土包子，你更是土包子。新聞記者那副打扮叫西裝；抱着掛子是西裝上身，天氣大熱，只好脫下來挽在手臂上，揹着的是相機，不是手槍，西裝褲一定要挽褲腳，不是見着你才挽的，襯衫必然用袖扣，背上交义的是吊褲帶，不是唱小生的五花大韃，你說黑驢蹄子，那是皮鞋，見了你猛伸手，那是親熱的預備和你握手，不是找你架打，也不是抓，明白了吧！」曹夢九鼓大着眼睛說：「這眞是新聞。」

橫眉語

這種玩笑開不得

啓德機場連接發生了兩宗「炸彈驚魂」事件，有人打電話到機場，說某某機上藏有炸彈，弄到飛機要折回或延遲起飛，進行大規模檢查。

但這兩宗「炸彈」案都證明是「虛報」，虛報機上藏有炸彈的動機是什麼，很難猜測，可能眞有目的，也可能只是開玩笑。

別的地方發生過很多同樣事件，本港惡作劇的人顯然是向他們學樣。

如果他們的目的是開玩笑性質，是不可饒恕的；如果他們眞要得到「二萬元」的「酬金」，卻是太低能了，因爲檢查過之後，並無炸彈，那二萬元當然也不可能到手。

有理由相信，這種行動是有計劃擾亂香港航空的，自中航墜機事件發生後，許多人相信，中航機是給預置計時炸彈引致爆炸墜毁的，機場接到這類電話，即使「不相信」，也必須進行檢查，因一個「開玩笑」的電話而在時間人力上的損失極大，這種玩笑實在開不得！

刦機事件是一種傳染病，最初是頻頻有人刦機飛古巴；後來這種病傳染到全世界，甚至有人刦機到廣州。

香港是亞洲航運的樞紐，飛機班次頻密，世界性的航空公司飛機，都以香港爲中降站，此風一長，會有許多無

炸彈卻不是那麼簡單。爲了防止放炸彈，當局加强機場的安全措施沒多大困難，但要防止這些開玩笑的惡作劇電話，卻是一件頭痛的事。

機場當局接到這種電話，爲安全計萬不能置之不理，但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卻不是簡單的事。

別的玩笑可以開，這種玩笑影響太大，如果打電話的人不過「貪玩」而已，奉勸他們不要再幹這種無聊事情，因爲這只有害人而不利己，比較虛報火警而叫救火車空走一場更不可恕！

一個安定繁榮的香港，對每一個人都有利；如果香港社會秩序趨向混亂，大家也會受害。

大戰危機已降低

一九七二年最惹人注目的大事是**美國總統尼克遜分別訪問正交惡中的兩個共黨大國——北平和莫斯科**。人們都認爲，尼克遜此舉有助於促進東西方的和平共處。尼克遜之被選爲「風雲人物」，正爲了他這一次的訪問。不錯，尼克遜此行有助於消弭一般人所恐懼的全面性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即是說，另一次的大戰爆發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不過，尼克遜的訪問，卻顯然會增加蘇聯與中共間的猜忌。自從中蘇共交惡以來，就互相指責對方勾結美國，他們的指責，是由於恐懼。蘇聯和中共都躭心對方和美國站在一起，因此，尼克遜訪問北平，莫斯科躭心中共和美國秘密妥協；尼克遜訪問莫斯科，中共也躭心他們作枱下交易。

最近，莫斯科電台廣播，就指出美機敢於放膽大炸北越，而中共並無

文藝碌眼集

冥婚·合八字

婚姻制度廢除了上述的血族輩婚制和族外輩婚制之外，還有一種所謂冥婚。

冥婚，是指男女在少年時候死了，在死時還沒結婚，他的父母在他（或她）成年時，給他（或她）擇偶，成婚，所作的儀式就跟生人所作的一式一樣。這冥婚的形式有三：

第一種是娶鬼。

所謂娶鬼，是指某家的女兒早死，在她死之前，如果已經跟某個男人訂了婚的話，她的父母在她成年時，便會催促那男人把她的鬼魂娶了過去，作爲「鬼妻」。在這男人娶了「鬼妻」爲正室後，才可以去娶另一個女子來作偏房。如果那死去女兒在死前沒有訂婚的話，她的父母在她成年時，便會替她選擇一個窮男人來娶她作正室。條件是，那窮男人把她的鬼魂娶了之後，她的父母便爲那窮男人娶來另一個女子作偏房。——這種形式就叫做「娶神主」。

第二種是嫁鬼。

所謂嫁鬼，是指某家的男孩早死，在他死之前，如果已經跟某個女子訂了婚的話，他的父母在他成年時，便會把那個女子娶了過來，作爲那鬼魂的妻子，從此這個女子便要伺候鬼魂的香火，一生不許再嫁了。如果那死去的男孩在死前沒有訂婚的話，他的父母在他成年時，便會買一個窮女子回來，作鬼魂的妻，從此那女子便要侍候鬼魂的香火，不許再嫁了。這種形式就叫做「嫁神主」。

第三種是陰配。

所謂陰配，是指某家的子或女早死，在他（或她）成婚的時候，他的父母便找個年紀與他相彷彿的異性鬼魂與他（或她）成婚。婚後，男家便把娶回來的鬼魂底神主牌放在兒子的神主旁邊，作爲自家的媳婦。

這幾種冥婚形式，在今日的台灣和香港都還有。宋代康譽的「昨夢錄」中，對冥婚的儀式記載得甚爲詳盡。並且認爲是北方的風俗。其實這種風俗在秦漢以前就有了。「周禮，地官篇」就說：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鄭康成注道：「殤，十九以下未嫁死者。生不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

鄭司農說：「嫁殤者，謂嫁死人也。」

這是一種變態的婚姻現象，漢代的人早有批評了，但一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日，還繼續存在着，在我們的歷史論到婚姻的篇章也卻從來沒人提起過。如果我們不懂得用民俗學的眼光去看歷史，就會忽畧了這種奇怪的婚姻制度底存在。

撇開了婚姻制度不談，就是從婚禮的儀式來看，也有許多事

產國家的嚴重對立，卻也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危機。雖然，狗咬狗骨，共產國家之間發生戰爭——如印巴之戰，自由世界人士是應該感到高興的，不過，也如尼克遜所說，如果兩個共產大國發生戰爭，牽連一定很廣，許多國家都可能被牽入漩渦，那麽，共產國家的戰爭，也可以演變成世界大戰。因此，尼克遜並不希望中蘇共之間發生戰爭而坐收漁人之利，相反的，他要極力消解兩國間的緊張情勢。

尼克遜認爲，今後世界的和平，繫於彼此間力量的均衡。這個道理很簡單，比方，美國和蘇聯彼此擁有相當的核彈，任何一國都不敢發動核子戰。但如果其中一國比對方大大落後，戰爭的危機就會存在。

尼克遜指的實力均衡，不但是東西方的均衡，更要造成中蘇共間的均衡，讓他們彼此牽制，西方國家就會由此獲得安枕，世界大戰也不會打起來。不過，尼克遜這個觀點未必對，自由世界人士仍然樂於看到共產國家兩敗俱傷的結局。

台灣地位未定論

英國是第一個承認中共的西方國家，但中共與英國間的關係一直不好，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英國駐北平代辦備受虐待，而二十年來，雙方一直還只停散在「代辦」階段，互派大使的事談了不知若干次還沒有實現，中共在展開乒乓外交，笑臉政策，極力尋求與國的時候，英國和中共的關係也沒有藉這機會獲得改善。關鍵所在，是英國對台灣的態度，因爲英國一直認爲「台灣地位未定」。

周恩來曾指出：杜魯門在一九五一美國造一個藉口，一九五一年開始在法律上做文章，舊金山和約故意只說日本已放棄了那些領土，卻不說這些地方究應歸還誰。這是伏筆。」

他坦率地表示：英國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實際影响了倫敦和北平使節團升級的談判。

周恩來這些話是在十一月二十日接見英國作家馬克斯韋爾時說的。

北平最躭心的是西方國家搞台灣獨立，英國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很容易就使周恩來認爲是搞台獨的伏筆，他爲此而指責英國保守黨政府。

今屆聯大開會時，希斯的保守黨政府曾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同時還投票反對美國提案，對中共表現一派「友好」姿態，因此，說英國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是暗中支持台灣獨立，但沒有可能，如果英國果如周恩來所說要幫美國的忙，又怎會公開反對美國的提案呢？

英國的堅持未定論，相信另有他的觀點，這一點英國看來是絕不肯對中共讓步的，只要看英國對台灣淡水領事館所採的政策就可以知道。

早些時，曾傳說英國將關閉淡水領事館以換取與中共間使節的升級，但現在事實證明領事館不但沒有撤銷，而且把原來的副領事費史特東提升爲領事。

人事的調動，原不值得重視，不過，卻可以證明一點，英國與台灣的關係維持不變，倫敦也沒有關閉淡水領事館的打算。

劉人傑

意識

——從民俗學看歷史之二

情值得歷史學家注意的。比方說，「合八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謂「合八字」，就是將男女兩人的出生年、月、日、時，底天干地支的八個字合起來看。例如男的是一九二三年陰曆五月二十三日辰時出生，他的八字就是：

癸亥（年的天干和地支）
戊午（月的天干和地支）
庚辰（日的天干和地支）
庚辰（時的天干和地支）

再把女的出生年、月、日、時底天干和地支算出，跟男的細比勘，看看有沒衝、尅。如果有衝、尅，便認爲不是好姻緣；不管男女相愛得怎樣深，也不能結合。過去不知有多少雙愛侶，在「八字」不合的情況下被活生生拆散。

我爲了要研究「合八字」是否可信，便跟日本命運學大師丸山久彌先生學習命學。據丸山先生說，「合八字」是不可靠的，他曾經看過許多恩愛異常的夫妻，他們的「八字」是衝、尅得很厲害的。也看過許多離了婚的怨偶，他們的「八字」卻配合得異常地好。我學了命學之後，曾替許多親友算過，認爲「合八字」是不可靠的。我國古代的命理學家張神峯，也對「合八字」表示過懷疑。

問題就出在這上面。爲什麼這些經命學權威證實不可信的東西，在人們的意識上還强有力地存在着？一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日，還有人相信這些迷信的習慣。

如果我們能用民俗學的眼光去看待這些慣習，就會清楚的看出，原來慣習是由一代一代的傳襲下來的，它是人們心靈上的財產，也是人們心靈上的無形瑣鍊。它既使人們遵循，也帶着一點强制。民俗學家更進一步指出，每一種社會制度，都跟慣習有關的。

彭尼女士說：「社會制度——即慣習——何故也包含於民俗之中？這是因爲制度像信仰與故事一樣，也是人類心理的產物，也是非物質的，不可見，不可觸的。制度做骨架，信仰與故事則附於其上而得表現。制度與信仰怎樣互相結合，以及此二者怎樣產生故事，可以由圖騰制與喀斯德制而知曉。」

我曾經對冥婚制進行過研究，發覺這種變態婚姻雖說是一種代代相傳的慣習，但它的起源與鬼魂崇拜底迷信意識有關的。正因爲人們相信人死了之後有鬼，所以年輕的死者在鬼的世界裏也會像人一樣的成長，由童年而少年，而成人。

也因爲鬼的世界跟人的世界一樣，所以做了鬼魂也一樣要成婚的。這種迷信意識愈强烈，則冥婚制愈覺合理，雖然有許多有識之士出來加以反對，但仍舊無法改變這種由迷信意識形成的慣習。

林真

新聞觀感

世局的變化很出乎意表的。二十年前，誰能料到中蘇共終變成死敵，毛共竟會與美帝「暗通款曲」？

二月，尼克遜終於要去北京會見毛澤東了，所謂「會談」，那是多餘的，要談的，早已經基辛格和周恩來談好了。尼克遜只是去和毛澤東拉拉手，一起簽簽字，讓記者們照照相，然後是發表「會談公報」，再然後是遊遊長城，逛逛西湖。會談也者，在華沙會談了十幾年，還談不出什麼問題，尼克遜和毛澤東會面，一兩個小時就能解決許多問題？那是騙人的，一切都由基辛格和周恩來在枱下交易決定了。戲早已編排好，彼此心中有數，尼克遜只是去做戲而已。

基辛格和周恩來交易些什麼呢？毛共以保證「不用武力解放台灣」來換得第七艦隊撤出台灣海峽嗎？其實，現在台灣海峽的「第七艦隊」，也只是三兩條驅逐艦而已，問題是毛共如果又放棄「不用武力解放台灣」的時候，第七艦隊是不是還回來。

毛共雖然口口聲聲的叫喊「第七艦隊必須撤出台灣海峽」，毛共眞的希望第七艦隊走嗎？十年前是，但是，現在不是；十年前是眞話，現在卻是鬼話了。

毛共與美國不會有戰爭，但是，蘇聯百萬大軍壓境，中蘇共已經發展成爲必戰了。蘇聯的艦隊經常在印度洋、太平洋活動，到底不是出來看月光，而是擺給中共看的。第七艦隊一走，蘇聯的艦隊不就來了嗎？毛共最大的一艘是「重慶號」超期服役的破船，拿屁股去抵抗世界上最大的艦隊嗎？蘇聯艦隊一來，毛共還有命嗎？所以，無論如何，毛共是萬萬不能讓第七艦隊離開的，即使美國要撤，也要拉着尾巴，叫他「必要時還可以回來」。

假如美國換得毛共保證「不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而撤出第七艦隊，這對中華民國反攻大陸只會有利。因爲美國佬到底不是好東西，第七艦隊之在台灣海峽，不但制阻毛共向台用武，而且也防止中華民國反攻大陸，不論誰出兵，都是一樣打沉的。

美國佬遲早是要走的，尼克遜不走，以後的也仍然要走。

美國佬走了，台灣不但不會沉下去，而且在亞洲地位更加重要起來。

中華民國退出了聯合國，可以不受任何約束。現在，就只缺少一個「原子彈」，如果把退出聯合國省下來的錢，努力去製造一個出來，（甚至由海內外人民募捐，召請海外國人回國製造。）這將使世界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中華民國不但成爲世界反共的燈塔，也將

從李敖想賣牛腩麵說起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台灣著名雜文作家李敖，據說打算封筆後在台北擺賣牛腩麵，這個主意實在妙得很，但他之牛腩檔終未開成，惜哉！惜哉！否則，他老哥想不發達「都幾難矣！」

李敖因「文星」一案而聲名鵲起，不但在台灣如雷貫耳，而且也爲海外讀者所熟悉。他老哥若果眞臨街賣牛腩麵，慕名而來者，必不絕於途也！海外遊客，也必把吃一碗李敖「出品」之牛腩麵，列爲最重要的一項旅遊節目。其時，台北市街頭所出現的長龍，比起大陸「大飢餓」時期，麵包店門前的長龍，不知要長上多少倍！而當局也可以利用這條有如萬里長城般的人龍，向人民進行直覺教育，告訴他們，大陸人民想吃一塊麵包，就和你們想吃李敖「出品」的牛腩麵那麼難。待那些鼓吹適應中共統治的知識分子，做充分的思想準備。因而，李敖之牛腩檔終未開成，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在下都覺得可惜，非常非常的可惜。

李敖開不成牛腩麵檔的原因，不甚了了，倘如由於他老哥臉皮嫩，放不下知識分子的臭架子，那麼在下倒想他放一把火，把自己寫過的文章通通燒掉，自己既然滿腦子士大夫思想，渾身士大夫臭氣，那有資格標榜反傳統，那有資格侈言「全盤西化」？不過他老哥，倘如財來自有方，不必寫文章也不必賣牛腩麵，一樣有飯吃有錢花，當然任何人都沒有理由不贊成他「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過其逍遙自在的日子。不過在下在贊成之餘，難免還要感到可惜，爲他老哥而可惜。

因爲李敖只要開成牛腩麵檔，必定傳爲佳話，堪與司馬相如媲美。那麼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一千多年前，臨邛有司馬相如沽酒，一千多年後台北有李敖賣牛腩麵，一古一今，一南一北，互相輝映，豈不佳乎！

在下雖然也搖筆桿，但深知與李敖老哥相比，世隔雲泥，無論在那一個方面，都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可是關於賣牛腩麵這一點見解，在下與李敖老哥，亦可謂「英雄之見畧同」。（我深知自己乃狗熊，「英雄」一詞姑且暫借一用，請諸君原諒則個，幸甚幸甚！）我的確打算「投筆」，也的確會仔細研究過，投筆之後幹什麼的問題。

回到工廠做雜工，再去聆聽工頭「騎馬過海」的絕唱，抑或另幹一些什麼？研究來研究去，覺得自己有能力做也樂意做的，只有小販一項，不管它是賣牛腩粉也好，賣白粥「油炸鬼」也好，賣舊書舊雜誌也好，甚至是賣鹹脆花生也好，都打算去幹，老老實實到街邊去叫賣，可是再深一步了解，才知道欲「投筆從小販」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於是也就變成「欲投不得」矣！

彈

楊下？

作惡毛蟲，那個頭頭有下場！

嚴肅認眞的事情。

對犯罪分子打得準，判得嚴，有警戒和遏止的作用，有利於社會；若姑息放縱，足以養奸。如果寃枉了好人，則執法者就違背了法律的眞意；若恃權亂法，則其本身也就構成犯罪了。例如，爲了某種原因，恃權構陷，使人置於死地，這與明目張膽的謀殺在性質上何異？

罪與罰

中國的老百姓歷來都歌頌清官，實在是寄托有得到法治的願望。清官不枉法，如果執法者人人都廉明清正，大公無私，老百姓就可以過太平日子。千百年來，人們歌頌包公、海瑞、況鍾，甚至給他們立廟堂、牌坊、碑石，在傳說中神化他們，無非表現了老百姓希望有更多執法嚴明的清官出現的强烈願望而已。

中國有句老話說：「寧做太平狗，莫作亂世人」。本來人狗之間，差距何其大也，但在亂世之時，人就不如太平犬了，不管這說法有無偏頗，而中國老百姓希望過太平生活的願望，則流露無遺。

社會安定才可以過太平日子，這「安定」的內涵是經濟繁榮，生活富足，還要加上治安良好。如果治安不好，盜匪如毛、宵小跳樑，惡人當道，即使大家生活富足，也是不能安享太平的。生命財產不受威脅才可謂之「安」，豐衣足食始能謂之「享」；如果有了兩個錢，怕刼匪光顧，惶惶不可終日，如何能「安享」？

香港這彈丸之地，最近刼案頻繁，兇殺案迭出，時移歲易，踏入一九七二年，僅僅幾天，這類司空見慣的新聞已充斥報章，持槍悍匪公然在衆目睽睽之下刼去糧款，獨行賊持刀闖金舖，刼匪刼款後還要傷人，報紙已驚呼「治安已到危險程度」，「大小刼案，指不勝屈！」問「當局作何感想」，一月六日一天之內，竟發生大小刼案七宗之多，眞不能以「世風日下」之嘆的。

香港是號稱「法治之區」，而這「法治」竟到如斯田地，看來，法律並沒有起到應有的效能。究其原因，實乃太寬之過也。換句話說，有些律例，不適應當前的實際情況，判罪太輕，有的罪犯過了三五年的牢獄生活又[illegible]一條好漢，這例子屢見不鮮，就很說明問題。

[illegible]載：大馬律師認爲：罪犯不怕坐牢吃皇家飯，只懼上絞台和屁股開花。我相信大馬的律師一定有所根據而作斯言，這一點大概可以作爲立法、執法的袞袞諸公參考。

英菲

數字遊戲

據說這位養猴的狙公，因爲沒有足夠的橡栗餵飽猴子，決定採取限額配給制，又恐怕會惹起羣猴做反抗議，才想出了這個「朝四暮三」的數字遊戲，藉表面上的數字增減以哄騙羣猴，並且掩飾自己經濟大躍退窮相。

也許有人認爲數字遊戲低能，只能狙哄騙寓言裏那羣連簡單加數也不懂的蠢猴，不能拿來騙人，而其實，類似狙公騙人把戲，在此時此地經常被反覆運用，不少「聰明人」也上了數字遊戲的當。

例如現在某些公司商店，一件售價百元，註明「鐵價不二」的貨物，顧客可能會嫌貴而對之不感興趣；但倘如同一件貨物，將其售價增爲一百五十大元，加上一句「七五折平沽」之類，則效果必然大爲不同，甚至由無人問津而變爲「搶手貨」，拍烏蠅的商店也可能因而門市大旺，此無他，商店老闆看透顧客的貪便宜心理，運用數字遊戲欺騙「聰明」的顧客吧了！「鐵價不二」與「七五折平沽」，其實與「朝三暮四」「朝四暮三」那一套完全相同。因此，在報章上常常有人將這一套數字遊戲加以巧妙運用，列出一大堆的統計數字以證明什麼什麼，驟然看來，其結論有統計數字支持，證據確鑿，似乎合情合理，但細想之後，便會發覺數字與結論之間並無關係，於是恍然而悟，原來發表統計數字的人在玩弄數字遊戲，甚或利用數字遊戲以掩飾一點什麼，他們之視讀者，猶如狙公之視羣猴而已。

最近，報載稅務年報披露，一九七〇至七一年度繳納薪俸稅的人，平均每人繳納二千元，較上年度增加六百元，而七一年度應徵的薪俸稅總額一億二千餘元，也較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稅務年報發表一連串的統計數字，作出了「居民經濟收入大增」、「遠較往年豐裕」的結論。其實細想一下，這些數字只能說明本港部份納稅人的入息增加，而與全港居民的「經濟收入」無關，何況薪俸增加能否追上物價及生活指數，又是另一回事。倘如以少數人的平均納稅額概括全部居民，則所謂「生活遠較往年豐裕」，不過是一次數字遊戲吧了。又如治安當局在去年也曾發表統計數字，作出「本港犯罪率不高」、「情況令人滿意」的結論來，但事實又是怎樣呢？警務處長終於在年底承認，去年的暴力罪案，較前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全年兇殺案幾近百宗，罪案愈來愈多，罪犯年齡愈來愈小，將統計數字前後作一比較，這不是自相矛盾是什麼？

數字有時並不可靠！數字遊戲往往是另一種形式的詭辯。

江城子

做戲，謠言，野狗

藍海文

「做戲的沒有好人」，這是由來已久的觀念，誠然這不但是極端片面，而且也是極端錯誤的觀念。因爲這話的說法，無異於說「潮州人沒有好人」、「客家人沒有好人」或「香港人沒有好人」一樣的滑稽與荒謬。一竹篙不能打倒一船人，潮州很多好人，客家很多好人，香港也很多好人，做戲的也是很多好人；起碼我的「大佬」在片場「撈」了幾十年，我知道他也是個好人。

「近朱者紅，近墨者黑」又是衆人皆懂的道理。近朱近墨者雖然大不乏人，然而「潔身自愛」也並非無者，又一句衆人皆懂的道理：同枱吃飯，各自修行者是也。

然而，「做戲的沒有好人」這句話，究竟從何而來，而又這樣的「歷史悠久」？究其來由，大概要歸咎於浙江境內的「戲班子」了。這些「戲班子」們，多是一班班的強盜，白天登台獻演」扮起佛來。這些人「沒有好人」是一點不假的。然而，這話傳到現在，已經「好」得多了；現在說這話的人，大都是見了影圈裏的桃色新聞有所感懷始罵者，再無人把「戲班」看起強盜來。而且，「明星」這個銜頭，正在非常吃香，給予少男少女，一種誘惑的意向。

然而，明星畢竟是明星，片場到底是「虛偽」的訓練學校，善者的諄

豪言壯語，醜惡者的刻毒詛咒，都出自一張嘴巴；傲慢自負，楚楚可憐，忠厚老實，狡猾陰險都孕育自一個臉孔。道貌岸然，卑鄙無耻，出自同一來源。這種嘻笑怒罵，反複無常，在戲台上受觀衆欣賞，要是帶到台下必然令人卻步，先起戒心，進而寒心！

嘴巴和臉孔，受過特殊訓練的人，大概都是善言者和善變者，無他，職業使然，即所謂「三句不離本行」，「不離本行」者。受職業影響，而「不離本行」者，也常常被人欣賞起來，正如帶慣兵的人，常常要打官腔一樣，非但不「醜」，而且是富於生活情趣的美。然而，這並非「虛偽」，而是自然。假如披着羊皮，包藏着禍心，虛偽一但

者，也就成爲最醜惡的東西。這時，一切自編、自導、自演，也就變成可憐的「自彈自唱」，雖然仍有許多的欣賞者，但不是在欣賞一個「英雄」，而是在看一個小丑。

謠言的製造者可以繼續去製造謠言，謠言雖然可以傷人，但是也可以害已。天下沒有這麼多的傻瓜，有這麼多的野狗，就有這麼多打狗棒子。

四個國慶

方森

四年前，我經歷了千山萬水，熬過了十三晝夜，終於踏進了這塊自由之土。

當我第一次捧起「星島日報」，看見版頭上「中華民國」的年號時，激動得淚眼模糊。在街頭見着了迎風飄揚的靑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和蔣總統畫相，我再也不能抑制情感，喜極而痛哭起來。

從茫茫的苦海裏爬上了岸，像流落的孩子回到了娘的懷抱。這種激情，不是身經者是很難體會得到的。

來港後的第一個國慶日，我和幾個兄弟在窗口掛出了兩面巨大的國旗，在門口貼上自撰的對聯：「看今朝，死裏逃生得自由，歡欣鼓舞祝國慶」「望明日，報仇雪恨還血債，吐氣揚眉復山河」。

那時，正值左仔瘋狂囂張時期，而且我們樓上樓下都是左派工會，每日聚了一大羣豬羣狗黨在唱歌，呼口

落樓碰到左仔，亦瞪起雙眼，作耽耽虎視。

國慶那晚，特地向電器舖租了兩個高音喇叭，大唱國歌，唱「滿江紅」，唱自編的反共歌曲，那份大無畏的戰鬬精神，眞如大海巨浪，澎湃洶湧。

第二個國慶，仍然是老弟兄幾個，亦仍然掛國旗，貼對聯，唱國歌。還特地從飯店裏叫了許多菜，來一餐豐富的晚餐，以示慶祝。

第三國慶，多了兩位才逃亡出來不久的朋友，慶祝「演詞」說得最激動，反共歌曲唱得最大聲的亦是他們。三杯落肚，酒酣耳熱之際，談起家鄉情況，朋友親人死的死，亡的亡，有的在「勞改隊」裏受折磨，大部分仍在水深火熱中煎熬，逃亡出來的還不到十分之一，個個黯然神傷，自身十幾年來受盡壓迫、摧殘和磨難，家散人亡，而今日海角飄零，前途茫茫，滿懷熱血而投國無門，一腔仇恨而靑絲將老，歲月蹉跎，壯志流雲，家仇國恨，何日能報！想起來，心如刀割，不禁傷心淚落。

今年國慶，一班弟兄都雲散四方，一去美國，一往英倫，兩個則乘桴浮於海，剩下我和六弟，港、九分離，我雖然仍舊掛國旗，而孤零零一個卻根本失去了慶祝的勁頭與心情，獨自面對國旗，灌下一杯又一杯的烈酒，有的只是比酒更濃的苦鬱和兩行辛酸的淚水。有誰能了解「失去根的」天涯浪子的哀苦和凄辛？

我不知道這樣的國慶還要渡過多少個？更不知道這樣的國慶我還有勇氣支撐着渡過多少次？

一個歸來又離去的女孩子（一）

待旦

寒窗雜憶



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
一片冰心在玉壺。

天地好像很大，也好像很小。假如說它很大，爲什麼相隔十萬八千里的人，會突然重逢？爲什麼離別了十年八載，也中斷聯繫十年八載的人，也會突然相逢？說它小嗎？天是蒼蒼的，地是茫茫，有很多很多地方是我們想去，但卻又去不到的。

天地到底很大還是很小，我無法確知，我有時覺得它很大，有時又覺得它很小。也許從某一個角度上看，它的確是很大的，而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它又的確是很小的。在我的生活中，我曾經多次很意外地碰見，一些以爲此生再無法見到的人，但也常常送別，把那些關心我的人，送去我所不能去的地方。最近，我又做過送行的人。離別的本身已經夠淒涼的了，更何在此寒雨連綿的夜晚！

冬天，江南雪花少而寒雨多，此處則唯有寒雨。而寒雨也只到這一帶爲止了，再南下就根本沒有冬天，當然也沒有寒雨。流水悠悠，寒雨淒淒，這已經夠冷夠岑寂的，更何況又逢送客遠去，教人怎能不感到寂寞和孤單？

離我遠去的人不是前往中原舊地，當然沒有殷勤相問的洛陽親友，但我的心卻比玉壺裏的冰心還要涼。然而，這絕對不是單純的離別哀傷。

我的朋友終於走了，懷着一顆無可奈何的心情，離開了她居住將近十年的香港，回到她舊日的僑居地——印尼。她現在所走的路線，恰恰和她十三年前所走過的完全相反。此刻是去國，而那時則是歸國。

使我產生無限感慨，也使我最難於忘懷，就是她臨別時所說的那一句話：——有什麼辦法呢？我只好下決心做印尼人了——說時縱縱肩膀，臉上露出一絲不易察覺出來的苦笑。

是的，有什麼辦法呢？對着如此家國，如此社會，如此世界，誰能說出一個可行的辦法來呢？十分清楚，的確沒有什麼好辦法，一位在十三年前，爲了她母親曾經勸她加入印尼國籍，而幾乎豁出性命來的女孩子，如今，就這樣在一個令人察覺不出的苦笑裏，立定長做印尼人的決心了。

我沒有絲毫責怪她的意思，因爲她的選擇百分之百是對的，她不是聖女貞德，也不是具有補天能力的新女媧，而只是一位平凡的，出生於印尼，長大於印尼的女孩子。儘管她曾經一度熱愛過中國，曾經不辭千里回去中國，曾經立定決心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此刻，她除了輕輕揮手，和中國的河山告別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客中送客，心情倍加戚戚，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是王維的送別名曲——「渭城曲」。但我的朋友，南下去國卻恰恰是「多故人」，而不是「無故人」。因爲「陽關三叠」實在不適合在這種情況下演奏，雖然我想不到適當的詞句，來描寫那種氣氛，但卻知道她離去時的氣氛，相當接近「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氣氛。可惜不知此生會不會有「似曾相識燕歸來」的福氣？

我們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中認識，也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中相重逢。相識固然是預料不到的，重逢也是我所夢想不及的。會記得，我們第一次相遇，是在一個悶熱得令人無法透過來的日子裏，是一九五九年的暑假期。

北國的夏季，比南方還要熱得多，太陽像是一個懸在頭頂的大火盤，烤得人們的汗「油」四溢，烤得人們的皮膚隱隱作痛，連吹來的風也是熱的。坐在屋子裏都已熱得教人無法忍受，何況是坐擠滿人的車廂中。

那一天，我們同乘一輛南下的列車，像千千萬萬個旅客一樣，各自佔着自己一個小角落，各自奔向自己的目的地。有些在車上交談幾句，但一下車卻又各奔東西，永不相見。

我們本來起初並非同乘在一個車廂裏，可是南下的火車抵達衡陽後，去廣西的旅客卻必須轉上慢車，於是風馳電掣的列車，也就變成老牛拉破車，空隆空隆地走十分八分鐘，又停十分八分鐘，使人在旅途中覺得倍加無聊。

我不知道那一年，農村的人們是爲了逃荒，都紛紛離家出走，抑或由於交通工具太缺乏之故，反正火車由衡陽向廣西開去時，每一個小站都有一羣衣衫襤褸的農民蜂湧上車，把車廂擠得令人連轉身的餘地都沒有。汗水的酸味，烟草的辣味，充塞了整個空間，實在令人難於忍受。我們便提起簡單的行李，希望找一個人不太擠的車廂。想不到意外地結識了兩位來自北京的女孩子。

（未完）

每期完小說

牧牛人

田韋

藍天上飄浮着朵朵白雲，陽光燦爛。溫暖的春風帶着海的清新氣息掠過橄欖林梢，幾隻不知名的小鳥歡躍地在歌唱。

碧綠的河水平靜得像一面鏡，閃耀着萬片銀輝。沙灘上，兩隻白鵝在滋悠慢跚。

一個難得的好天，剛好又是「大禮拜」——半月一次的休息日。

我抱着心愛的吉他，靠在橄欖樹頭下，輕彈曼唱。

閉着眼睛，唱着一支又一支抒情的歌，我渾忘了一切，沉醉在無牽無掛、寧靜、和平的另一個天地中。

耳畔傳來沉緩堅實的蹄踏聲，由遠至近，漸漸清晰，跟着，一股牛群特有的氣息隨風飄來。

我停下了歌唱，心想：定是那牧牛人來了。睜開眼睛，果然，河堤的那頭，三頭黝黑的水牛正緩緩向這邊而來。

趕牛的正是每日當午經過這裏的牧人，戴一頂尖尖的大竹笠，穿一身洗得發白打着補釘的舊唐衫，赤着雙腳，手裏是一枝青綠的竹枝。

一個典型的南方農民，是這樣的平凡、樸實，不打人眼。

他輕輕的吆喝着，揮動手裏的竹枝，像樂隊指揮舞動指揮棒。滾圓壯實的水牛，貼耳俯首，聽話的前進，

經過我面前時，我微笑着和他招呼：「大叔，早呀！」

「啊，」他微微有點詫異，但隨即還我一個親切的笑意：「你早，兄弟！」

「啊，」這下是我發出驚愕的一聲，使我驚奇的是他說的是字正腔圓的國語。想不到，一個鄉下的牧牛人能說得一口這麼好的國語。

我跳起身子，撇開我蹩腳的「白話」，用國語道：「好壯實的牛哪，滾瓜溜油的！大叔，你好把式！」

「唷——嘿！」他發出一聲吆喝，三頭水牛乖乖的停下腳步，低頭啃着堤邊的草莖。

「哪裏話，你過獎了！」他除下頭上的竹笠。陽光照在他頭臉上，這下我才看清！剪成陸軍裝的短頭髮，夾着數莖灰白，褐赤的臉，五官是這麼的端正，眉目間透着一股斯文，雖然是道地的農民裝束，但，破衣竹笠，掩不了那知識分子特有的氣質。

「畜牲如人，也很重感情的，只要你盡心餵養牠、愛護牠，對牠加以訓練，牠就會了解你的心意，聽你指揮。」他笑笑對我道。

從他一口純正的國語、言談、態度，看得出，眼前的牧牛人絕不是個先前我眼中的普通農民。

「是，大叔，你說得眞好。我還是第一次聽人說這個道理呢！」我心悅誠服的道。

「學校裏，書本上學的是基礎知識，只有在現實的生活中經過實踐、印證，知識才會更進一步、更充實。我說得可對？兄弟。」他含笑對我徵詢的道。

「對，對極了！大叔，你是——」我禁不住想了解這個不平凡的牧牛人，可是，我又不知道該怎麼問起，單刀直入的一句「你究竟是什麼人」又似乎太過唐突、太沒禮貌似的。

「啊，怎麼今天只有你一個人在這兒？你的伙伴呢？」

「今天休息。都往城裏跑去了。我貪這裏清靜，所以一個人在這裏。」我答道：「大叔，歇會兒吧，這裏的靑草挺茂呢！」

他周圍看看，笑着點頭：「好，好，以前我也常趕牛來這裏吃草的。」他在橄欖樹蔭坐下，道：「兄弟，你是北方人？」

「不，我是南方客籍人。不過講慣了國語，『白話』講得不好。」我笑道。

「啊哈，我還道你是北方人。每天趕牛經過，聽你們成班小伙子全是講國語的。我這是表錯情了！」他笑着解嘲。

「我們是××學院的學生，全體下放到這裏農場參加勞動的。沒房子住，我們在這裏擔沙，自己動手建房子。」我解釋道。

「啊，」他看看我，眼裏閃過一絲同情。也許是我說話時，神情有些怏怏的。

「你的琴彈得很好。很喜愛音樂？」他岔開話題，盯着我心中的吉他。

「是的，很喜愛。不過，彈得不好，沒人指導，只能自己摸索着玩。」我撥弄一下琴弦，發出一聲悠悠的琴音。

「音樂能帶給人歡樂，忘卻一切煩惱，令人的感情得到寄托和安慰；音樂能激起人的意志，鼓舞人心，使懦怯的人變得勇敢，使失望的人恢復信心，它是一門刻劃生命，描寫世界的偉大藝術，其作用，其價值，超越任何的文化藝術！小兄弟，我也很愛音樂的。」

望着這個侃侃而談的牧牛人，我越來越覺得尊

率，你的說話不像一個農民呢?!」

他笑了：「怎麼不像？你沒見我在牧牛嗎？」

我有點窘了：「我的意思是你過去一定不是農民。」

他盯着我，點點頭，臉色漸漸失去剛才那份明朗，緩緩的道：「是的，兄弟，你說得對。」

「那麼是幹什麼的？」我失去應有的禮貌，似乎有點咄咄迫人的追問。不過，話一出口，我就感到不對，歉然地道：「對不起，我太沒禮貌了，請原諒。」

他反而笑了起來：「這也是人之常情，我怎會怪你。告訴你罷，以前，我是搞藝術的——戲劇、音樂。」

「搞音樂的?!」我一下子怔住了！這眞是太出乎意料了，我既驚訝又有點不能置信。

他不置一詞，只是淡淡的笑笑。

「吉他給我彈彈可以嗎？」他伸出手。

「嗄，可以，可以！」我從錯愕中回恢常態。

接過吉他，撥弄着琴弦，叮叮噹噹的試試音，再細心地把弦綫一條條校正、調和，幾乎把我校的綫全部重新調過，一聽，就知道比先前準多了。

我在一旁不禁有點臉紅起來。

一會兒，他就校好了弦綫，試彈了幾段短短的樂曲，同是這把吉他，一到了他手裏，立刻就變得不同了，那明快流暢的音樂，悠揚衍曼的曲調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似乎，是一個有生命的器樂在鳴响，不是那幾塊木片和鋼綫的組合物！這實在太神奇、太美妙了！

「現在試試吧。」他把琴交回給我，道：「彈奏前，一定要專心一意，認認眞眞的校準音，不能急躁、馬虎，否則，不管你彈的指法多麼嫻熟，音走了調，就全是失敗。這是我的一點經驗。」

我感激地彈了一下琴弦，果然，聲音比原來和諧、悅耳多了。

「眞是謝謝你。」我彈了幾節，再沒勇氣繼續彈下去，紅着臉把琴交給他：「我不好意思再班門弄斧了，大叔，請你彈一首樂曲聽聽可好？」

圍再擴大一些，平時多訓練手指彈力，就會更好的！」他諄諄教導我，作了幾下示範動作。「好吧，我試試看，好久沒練習，都生疏了。」他笑道。

他靠着橄欖樹，眼望着藍天白雲，懷抱吉他，手指撥弄着琴弦，立刻，流瀉出一陣醉人的音樂來，口裏輕唱着一首我從未聽過的外國歌曲。雖然，，我聽不懂歌詞的意義，而那低緩的琴音和着他沉重的歌聲，卻是如此的感人，帶着一份深沉悲愴和哀愁，像在訴述着人世的悲哀和苦惱，使人心頭感到是這樣的陰鬱和悽涼，我閉着眼睛，隨着歌聲踏入了另一個世界：周圍是這樣的灰黯，沒有陽光、沒有碧綠的河水、更沒有吱喳的小鳥和悠優的白鷗。枯死的樹，凋萎的花，荒涼的田野，殘破斷續的黃土古道，我看見孤獨的旅行者在蹣跚躑躅，拖着沉重而疲乏的雙腿，在佈滿荊棘和石塊的道上，默默的踏出一步又一步。黑暗、嚴寒、烈風、黃沙、飛雪、暴雨不斷的向他侵襲、撲擊，可是，他仍是低頭俯腰，向着茫茫的前途掙扎，摔倒了，爬起來，又再繼續前進，只要還有一口氣，不管你願不願意，總還是要不斷地走，不斷地爬，不斷地掙扎着向前去，直到呼出最後一口氣，變成一堆白骨倒在路邊……啊，這就是人生，人生……

歌聲嘎然而止，琴音依然裊裊在空間迴旋。

我從沉夢中醒來，才發覺自己不知何時流下兩行清淚。

「啊——你的歌聲和琴音完全使我沉迷了，大叔……」我長長的吁了口氣，抬起頭來，發覺牧牛人在默默的沉思，眼裏浮着一星淚光。

「嗄，對不起，兄弟。」他猛然驚覺，臉上掙出一絲笑意：「我剛才彈的是一首古老的吉卜賽民謠，叫做『流浪的吉卜賽人』，也許，你不會喜歡吧——太過哀傷了。」

「不，大叔，我很喜歡。眞的，非常喜歡！」我強調地說：「在你的音樂裏，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發覺了人生的意義……」

「啊哈！」他拍拍我肩膀，笑道：「快不要這麼說，小兄弟，你正年青有爲，如日初昇，前途不

它當作是一種藝術來欣賞就夠了。」

我苦笑着點點頭。

其實，我們這一代的苦惱、徬徨和失望，比任何人只有更甚、更加的哀傷。我們是一群折了翅膀的鷹，是一群啞了嗓子的鳥兒！不能飛翔、不能歌唱！

「來吧，小兄弟，咱們唱一首快樂的歌。不要想得太多，人說多一份思想就會少一份快樂的。」他一雙銳利的目光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想。

「是的，你說得不錯。我想，要是我根本是個文盲，根本是個白痴，那麼，煩惱就會沒有了的。」我道：「人說人生識字糊塗始，我想是對的。」

他點點頭：「也許會少一點煩惱是眞的。不過，白痴也有白痴的煩惱的，不識字的人也不是就會快樂的。」

我忽然道：「大叔，像你這種人材在這裏牧牛，是對人材的浪費！我想，你一定不會快樂吧？」

他沉思着，許久才笑笑：「不，兄弟，我並沒有你想像中的不快樂，雖然破衣赤足，瓢飲簞食，但，我能和藍天白雲作伴，倒也有一種安慰。說到人材，也許，我們這一代是『過時』了的，浪費了的只是你們，你們這些大好青年！」

說到這裏，他不禁有點唏噓：「人，主宰命運的並不是自己……」

東風吹皺了一江春水，表面平靜的江流，正日夜不停的向大海傾注，這股默默的力量，絕不是任何人可阻止的。

牧牛人輕輕撥起琴弦，我跟着唱起流傳在年青人之間的「海燕之歌」——

暴風雨激起了萬丈巨浪。
海燕的翅膀劈破了烏雲
和浪濤。
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吧
，我們是勇敢的海燕！
迎着風雨，衝破黑暗。
把生命的火焰，照耀在
驚濤駭浪之巔！



中共的對外政策是：一向把美「帝國主義」作爲其「世界革命」的最大障碍；而將日本視爲亞洲方面的死敵，勢不兩立。可惜若干短視的日本政客和利慾薰心的商人，對於毛澤東的狼子野心仍是懞查查的。正如最近出席在台北舉行的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究的日本代表團副團長桑原壽二所說：「我們承認日本人士對於中共問題的觀點，陷於四分五裂的混亂狀態，持有正確見解人士的意見，未必能對政策決定者發生影响。……」這位研究中國問題的日本權威學者，在其「日本對中國大陸問題之研究概況」的專題報告中，作進一步地解釋說：「這項根本的錯誤與缺點是，因爲這些人士的接近中共，受了謊言欺騙，而不是站在『中國歷史』的觀點上，亦非站在『中國眞理』的觀點上，及缺乏對中國文化的評價與判斷所致。換言之，中華民族與毛澤東政權必須分開來討論，這個最根本而又最重要的想法，他們也竟然忽畧了。……」

日本人善於利用時機

不錯，就地理、人文而言，中國與日本原是同文同種的兄弟之邦；但就土地和人口論，日本之於中國卻是小巫之見大巫，唯其如此，故往時的日本軍閥們，爲了擴展其領土而對於中國的嫉恨與仇視，則無所不用其極。恩恩怨怨不絕如縷。自從第二次大戰令到日本澈底失敗之後，已顯然有所覺悟；特別是中華民國政府當年對戰敗後的日人實行寬大政策，加上毛幫竊據大陸以來的暴行，更使同受威脅的日本對我政府二十多年來的堅決反共立場有所認識。誠然兩國之間二十年來仍有許多不愉快的事件發生，不過大致上說，中日關係確有顯著的改進。例如：今年十月間，當聯合國牽毛排我的時候，日本毅然與美聯署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提案，這是一種正義行爲，也是對國際衡量的一種標準。

實際上，日本人是很敏感的，他們對於國際時局頗有分析，假如中華民國本身立場於它沒有裨益，而毛幫對它又沒有威脅的話，則日本當不致重視

日人對毛共

如下：日本軍閥安排瀋陽事變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因爲當時中國正從事於綏靖運動；英國正準備放棄其本位；美國亦因經濟問題，而無暇顧及遠東。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軍閥製造蘆溝橋事變，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那時正當俄共頭子史達林剛巧因清黨而削弱其力量，中國則因「西安事變」的結果，而正在設法統一當中；英國更忙於應付納粹魔王希特勒。——凡是歐洲有了重大事件發生，日本人立刻就有強烈的反應：當慕尼黑會議剛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告一段落，而日本軍隊即侵佔了我國的廣州；巴基隆那才陷落僅兩個月的時光，而日軍又侵佔了我海南島；希特勒於一九三九年三月攫取了捷克的殘餘部份，日本軍閥更伸出一條長臂，掌握了新加坡附近的巴拉脫羣島。

總而言之，日本對於整個世界大局——尤其是對於中國情形，都瞭如指掌。如所週知：當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畧戰爭的時候，令到我國在八年的神聖抗戰中，曾先後犧牲百多萬武裝部隊，和一千二百萬無辜人民的生命及損失無可估計的財產。而寬大爲懷的中華民國政府於勝利之餘，不僅未曾要求當時戰敗了的日本負責賠償；且對日本的戰俘也加以優待。這種博愛而偉大的中國固有文化精神，應該令到日本朝野人士的感激而愧悔交併的。無如見利忘義的日本政客和商人，往往利用國際的矛盾局勢，而寢寐不忘地企圖積極進行所謂「打開中共關係」，其目的無非是在對大陸貿易而已。

日商人政客見利忘義

遠在九年以前，當「日美安全協約」改訂，前首相池田的內閣成立時，即叫出了「安全條約之後便是日中（共）問題」的口號。一九六三年八月，日本倉敷人造絲公司曾對中共輸出價值二千萬美元的維尼龍廠整套設備。這項國際買賣，是經過日本藏相、外相及通產相等聯合會議所批准；

顯然是帶有濃厚的政治成份，轉而對中共進行經濟援助。因之，當時國民政府與日本間的關係，一度甚爲緊張，於是乃有一九六四年二月「吉田書簡」的約束，保證「日本此後不再輸出銀行資金，從事與中共貿易」之舉。這一私人函件，日本政府數度企圖解除；故於一九六五年七月間，日本又曾經決定利用進出口銀行款項的協助，以進行對北平貿易，而再度促使中日關係降至最低潮。

一九六八年三月，當美國前總統詹森宣佈停止轟炸北越的時候，日本人以爲越戰會馬上結束的，於是又有「越戰結束以後，便是日中（共）問題」的口號。這口號一直叫到一九六九年七月，當日本參議院選舉時達至最高潮。六九年的十一月，即華府的日美首腦會談決定琉球交還日本前後，再度出現一個新高潮，隨即叫出：「冲繩歸還日本之後，便是日中（共）問題了」的口號。特別是到了同年十二月，由於日眾院選舉，佐藤首相發表競選演說：「乘美國同中共在華沙會談的機會，日本也有檢討與中共舉行大使級會談的必要。……」又說：「對日本和中共的友好，打算着手進行。松村謙三不久將訪問北平，應該給他以鼓勵。」接着他更進一步地表示：「日本與中共的狀態是要改善的時候了！政府應該積極進行。……」

因爲佐藤首相這一連串的談話，令到許多反對黨人士相繼地公佈它們「訪問中共」的計劃，故此給予東京的報章雜誌在新年特刊中以不少資料，一致以「打開中共關係」爲主題，作爲七〇年代的展望。尤其最近當美總統尼克遜宣佈訪問大陸時，日本朝野更表示急不及待，於是觀察家把日本月前訪北平的美濃部稱爲「日本基辛加」。

中俄協定以日爲假想敵

從以上連串的行動表現來看，反映出日本人對於那爲害人類的毛共，還缺乏認識而未有提高警惕！其實，包藏禍心的中共，始終以消滅日本而後快！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由周恩來和蘇俄前外長維辛斯基簽訂的所謂「中蘇友好條約及協定」中，全文都以日本爲假想的敵人。據中共「新華社」同

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面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雙方並宣佈：願以忠誠的合作精神，參加所有以確保和平與安全爲目的，並爲此目的之迅速實現充分貢獻其力量。

第二條：經過彼此同意，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其他同盟國，於盡可能的短期內共同取得對日和約的締結。……（其餘從畧）。」

「二、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港協定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同意蘇聯政府將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於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此項移交一俟對日和約締結後立即實現，但不遲於一九五二年末。在移交前，中蘇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現狀不變，惟中蘇雙方代表所擔任的職務（如鐵路局長、管理會主席等職），自本協定生效後按期輪流制。對移交具體辦法，將由締約國雙方協議決定之。

第二條：締約國雙方同意一俟對日和約締結後，但不遲於一九五二年，蘇聯軍隊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償付蘇聯自一九四五年起對上述設備之恢復與建設的費用。在蘇軍撤退及移交上述設備前的時期，中蘇兩國派出同等數目之軍事代表組織聯合的軍事委員會，管理旅順口地區的軍事宜。……至該地區民事行政，應直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在蘇聯軍隊撤退之前，旅順口地區的蘇軍駐紮範圍，照現存的界綫不變。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侵畧，因而被捲入軍事行動時，經雙方同意，中蘇兩國將可共同使用旅順口海軍基地，以利共同對日本軍國主義及其他侵畧者作戰。

第三條：締約國雙方同意在對日和約締結後，必須處理大連港問題。至於大連港的行政，則應完全直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現時大連所有財產兩國各派代表三人組織聯合委員會，於本協定生效後三個月內議定財產移交之具體辦法，而此項辦法將俟對日和約締結後，經雙方政府批准始能生效。……」

覺悟

胡養之

征服亞洲必先赤化日本

此外，尚有毛澤東於一九五一年起草的所謂「關於征服世界的備忘錄」，又稱「世界革命新方案」，其內容也明白指出：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必赤化日本，征服亞洲，孤立美國，以貿易誘致英、法，促使西方聯盟分裂，而於一九七三年前征服全球。這項秘密文件，美國非常重視曾經置入國會紀錄，並譯名爲「毛澤東關於世界革命新方案備忘錄概要」。裏面包括全球五大洲，共分爲十二大項；而以日本爲征服亞洲的最迫切目標。該方案第三項指出：「爲了要征服日本、孤立美國，我們（毛澤東向史達林報告）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利用日、美間的矛盾，而加以離間之。因爲日本是遭受過美國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它對美國的仇恨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故此，我們必須使日人相信重整軍備，唯有危害他們的國家安全而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並且一旦發生戰爭，美國因爲要兼顧兩洋作戰，其武力分散於全球將不能抽出一支充足的兵力來保護日本，因而重整軍備乃是對其亞洲鄰國的一種敵意表現！日本商人最大的願望乃在於貿易，將提供出日本相信我們。……」

又該方案的第九項中，也是關於日本和美國的。他說：相信中共到了一九六〇年以後的軍事、經濟和工業等力量，可能都已達到充實的地步了。屆時只要中、蘇兩國把實力擺出來，日本的反動統治集團，勢將屈膝而降，和平的革命將隨之而起。

但我們必須防範美帝國主義將選擇在這時候進行戰爭的可能性，該國甚或希望更早開仗，因之，爭得以避免，則我們和平滲透日本及亞洲其他地區的計劃，幾乎能確保成功，然後可以再擴展至各大洲。……

支持日共反美反政府

談到中俄共企圖赤化日本，則於二次大戰結束即日本投降之初，已開始進行。據佔領軍總部和日警察廳調查結果，截至一九五三年爲止，中俄共先後分別派赴日本境內的特務份子，共達五千人以上，任務是刺探盟軍的情報，及加緊組織日本共黨。另一方面，中共又公開地與日本接近，計有李德全、郭沫若、梅蘭芳等人之先後訪日。表面上的目的是以放回在羈押中的十七萬日俘，作爲日本向大陸擴大貿易的誘餌；實際上的陰謀則是鼓勵日本破壞聯合國禁運，而驅使日本採行「中立」，反對佔領軍然後加以赤化。

事實上，由中俄共支持下的日共，不斷地在僞裝民族主義下活動，除着著名的左傾作家大山郁夫再三發表反美文章外，日本四家大報之一的「朝日新聞」，一度對美原子間諜盧森堡夫婦之死表示同情。

日共的反美電影也很賣座，如一九五二年攝製的「原子彈兒女」一片，內容描寫關島被炸的情況；一九五三年售票打破紀錄的「百合花之塔」，則敍述琉球一班少女組織一枝百合花部隊，爲日軍效勞而遭美軍大砲全數轟斃！關於席捲南洋後而被美軍絞死於菲律賓的山下奉文大將，及一九四五年被美軍炸沉的世界最大主力艦「大和」號，也各有一部電影，目的在激起日本民族的反美情緒從而轉變對中俄共的態度。

一九五八——五九年間，日共及左翼份子發動數以萬計的示威暴動者，展開如火如荼地反對「美日安全協約」的行動，以及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公開發表支持日共反政府的聲明，其對日本的野心和陰謀更昭然若揭！如非日共分裂，及毛共的「文革」暴行而遭日共揚棄，老實說日本絕對沒有今日這樣的安定與繁榮的。

中州風雨

「王亞平同志，」徐諾把話題轉到王亞平的創作上去，他們此行的初衷原本是爲了談創作問題，「你此行到河南來，準備寫些什麼東西？」

「嗯，我打算寫一本長篇敍事詩，書名準備用『黃河邊上的兒女』，內容是反映河南人民的革命鬪爭。」王亞平答，「二次全國文代會曾經提出過『創造正面的先進人物的形象』，這次周揚同志又强調了一次，河南是老區，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少，所以我就跑到這地方來，準備泡它一泡，希望能汲取創作的源泉，把作品寫出來。」

「我們希望很快能看到你的大作問世。」張北方說。

「能否很快寫出來，殊難預料，尤其是要創造先進人物的形象，這課題是不容易做好的。」

「你是大詩人，要寫一本詩，還不容易嗎？」徐諾笑着說。

「話不能這麼說，寫作這玩意，大家也清楚，單憑技巧是不一定能寫出作品來的，尤其是好作品；主要的還要看作家對生活體驗的程度。所以，我雖然寫了幾十年的詩，掌握了一定的技巧，我也不能保自己要想寫就可以寫出作品來。」

白樂天再生也樂不起來

徐諾覺得，王亞平這些論調，和胡風所指的「庸俗社會學」和「機械唯物論」有多少近似之處。

「那麼，請你講一講，解放前你寫詩是在什麼指導思想之下寫出來的？」徐諾問。

「甭提那些詩啦，那些作品完全從屬於資產階級的美學觀點，整個創作實踐都是資産階級的玩意，今天我正力圖把自己的位子移過來。」王亞平說。

「你今天跑到河南來寫敍事詩也是移位子的行動了？」張北方半開玩笑地說。

「或許可以這樣說，因爲我打算用人民大眾的形式寫這首長詩，在我的詩作中來一次革命。時代要求如此，不變也得變了。」王亞平說。

「用那一種人民大眾的形式？」徐諾問。

「譬如說，民間歌謠的形式吧。我知道，河南的民歌是很豐富的，形

否認運用這種形式的優點，但我不認爲凡是寫詩都要用民歌形式，否則，其他的流派、風格豈不是不存在了？」徐諾說。

「徐諾同志的意見我也贊成，如果大家都用所謂通俗形式寫作，很難使文學創作豐富多彩的。」張北方說。

「我記得，『文藝報』曾經發表過關於詩的筆談，中國作協也組織過『詩歌形式』問題的討論，如果說，提倡詩的民族形式，我不表示反對；問題是，許多詩人都受了這種形式主義思想的影响，拼命模仿民歌。我認爲，即使我們的詩人把形式模仿得再像，也很難算是藝術的創作，所以我覺得，『文藝報』和作家協會提倡形式主義的理論和做法是有害的，不利於繁榮文學創作。」徐諾說。

「假使莎士比亞、普希金、惠特曼今天跑到中國來寫詩，他只好捲舖蓋了。」張北方又幽了一默。

「憑良心說，我也感到今天寫作之難，清規戒律似乎很多，但今天我們既然是從事這種工作，我們不得不按黨的指導思想去做。這就是我剛才說的轉過位子。」王亞平感嘆地說。

「你剛才還給我們大唸眞經呢。」張北方又開了一個玩笑。

「我是力圖按這種理論去做。」王亞平說。

徐諾覺得這問題再討論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提議回去。

李冷文表示贊同，他實在沒有心思再陪下去了。

他們站了起來，望着對岸的香山寺——那裏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曾經居住過的地方，山間有埋葬他的琵琶墳。

兩山夾峙，一水如帶，那是著名的伊水，傳說大禹治水時曾在這裏開鑿龍門，浚導洪水。

王亞平遙望着香山寺，忽然自語道：「白樂天倒好，他不會經歷我們這個時代所受的煩惱。」

張北方又來了一句：「如果他活在今天，保險他樂也樂不起來了。」

王亞平啞然失笑：「你的話眞有意思。」

迷惘

同一種强求一律的思想發生了矛盾。民主精神表現在知識分子的各種言論和他們的創造性的勞動上。在這些言行中，知識分子表現了他們悲天憫人的天性，擇善而從正義感，歷史文化的自尊心，人民的立場和發揮個性的創造，而這一切正是根深蒂固的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精神。但是有一股强求一律的思想勢力正衝擊着這種傳統，這股勢力來自黨的方面。一本「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使整個文化學術界在一種思想的指導下進行自己的工作。對王實味、蕭軍的批判，對「武訓傳」的批判，而現在對俞平伯的批判，甚至可以預見的對胡風的批判，都是這種矛盾的表面化，都可以理解為民主精神和專制思想的衝突。

而現在，周揚發出戰鬬的號召，全國各地的文化學術界已經動起來了，這意味着即將刮起一場猛烈的風暴。

這是為什麼？

他在思考着。生鐵爐子燃燒煤塊發生的熱氣焗得他更加煩躁，他索性披起棉衣坐了起來，背靠着牆，點起一支烟在凝想。

政治氣候變化使人腦袋不舒服，

他的思路是凌亂的。但他終於在解放幾年來文化領域裏的動態，看到一點東西，那就是：文化領域裏的運動也和「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一樣，在沒有動起來以前，黨報上一定會出現有關的輿論，正如自然界氣象的變化，預先會出現某種徵象，這種先製造輿論的現象，或許可以稱之為「政治氣候」吧？

氣候的變化，常常使一些身體有某種缺陷和毛病的人身體不舒服，而「政治氣候」的變化，就會使思想有問題的人感到腦袋不舒服了。

想到這裏，徐諾自己也不禁啞然失笑。

抽完了一支烟，徐諾覺得屋子裏實在太悶熱，索性爬起來，打開了窗戶，讓外面的冷氣灌進來。

平原上朔風怒吼，這黃河之濱的古城在朔風肆虐下瑟縮着。凜烈的北風實在使人打起寒戰，他又「砰」地把窗戶關上了。

他想起抽屜裏有一封今天剛收到的信，那是廣州市文聯蕭逸寫給他的。蕭逸是一個年青的劇作家，徐諾在廣州時，跟他合作寫過話劇劇本，兩人有頗深的交誼。

這封信談到廣州這個時期文藝界的動態。蕭逸告訴他，已調到廣州日報文藝組工作，主要是因為開展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鬬爭，報社要充實人力，做組稿、加强文化界運動情況的報導等工作。信裏還說到，廣州的文藝界、學術界經過學習了周揚的報告，已紛紛拿起筆來，投入與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戰鬬。對胡風在文聯及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咸表不滿；然而私下裏許多人又認為，胡風的言論雖然有點偏頗，卻屬於大膽揭露陰暗面，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裏話。目前的情況是，表面上，大家奉命對資產階級的問題，忽而又想起這封信，便再看一次，覺得蕭逸所說廣州文化界的動態，正與洛陽的情況大致相同，這正是所謂「到處楊梅一樣花」吧？所不同的是廣州由於文化人比較集中，運動全面開展要比洛陽早，聲勢比洛陽大；抽人充實報社的力量，顯見是在採取具體措施了。

× × ×

工地指揮部的大會議室坐滿了人，這裏正舉行着一個會議。香烟迷漫，但靜得出奇。出席會議的人有許多是戴眼鏡的，他們是工地上的工程師、技術員和黨、工、團的政治工作人員，絕大部分都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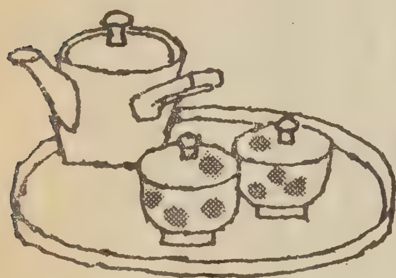
汪培志主持會議。接着由嚴尙榮作報告。

話題主要談了兩點：

一、全國正轟轟烈烈開展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鬬爭，這場鬬爭與知識界的關係很大，在座的人多是知識分子，過去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在思想意識形態方面是從屬資產階級的，腦袋裏的唯心論的東西很多，因此必須通過這個運動，批判自己的唯心主義思想，改造世界觀，才能正確地認識事物，堅定地跟黨走，建設社會主義。

二、批判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運動結合本單位的審幹工作進行，在大家提高政治覺悟的基礎上，向黨交心，過去誰的政治歷史不清楚的，或隱瞞而沒有向黨交代的，都應要通過這次審查幹部的機會，向黨忠誠老實交代清楚。審查幹部的意義在於更了解幹部，更好地使用幹部，使他們能在社會主義建設崗位上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過去因有種種顧慮而沒有交代的，但這次老實地交代清楚了，黨對這種願意向革命靠攏的同志表示熱誠的歡迎；即使有重大問題，也不咎既往。

隨後，嚴尙榮又宣佈了審幹工作的做法：學——學有關文件，以提高認識；查——查自己思想上所染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毒素；批——批判自己；揭——揭露自己的政治歷史問題，向黨忠誠交代；立——立新的人生觀、世界觀。



嚴尙榮說話的音調柔和，似乎和在座的人娓娓談心。顯然，他務使人相信，黨對在座的人，並非有什麼惡意和企圖，這樣做的目的，純是為了革命利益。

他甚至一反常態，在講話時還不時問在座的人一兩個問題，極力想和聽他講話的人打成一片。

徐諾忽然想到，嚴尙榮可能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學了這套本領。但他學得實在太撇脚，座上的反應冷落，因為每個人都領畧過這種交代、審查、改造之類的滋味，大家表情木然，跟這位黨的頭頭，怎麼也輕鬆融洽不起來。

（十六）

嘯聲劍影錄（八十）

抗戰勝利後的第三年，中共渡江的前後，我到粵南六邑督導地政，舊地重遊。適曾任廣陽守備區指揮官的李江先生拜命廣東省第十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負責清剿土共。當時流竄於粵南六邑的土共，有所謂「粵中縱隊」和「海濱縱隊」，人數本不龐大，但到處流竄，刼掠糧倉，襲擊縣城，圍攻警所，打刼墟市，行蹤飄忽，使國軍難以圍剿。我以李潤黎先生下車伊始，乃面賀新任，李潤黎一見我面，即希望出任新開鶴三縣聯防主任，因李專員以我曾在該地區組織民眾，武裝抗日，頗著成績，盼我以駕輕就熟，再運用民眾力量，綏靖地方。其實時勢不同，心理有異，動員困難，號召不易，未戰也，一調一動，早已洩露，既戰也，陣前內變，防不勝防。誠恐徒擁虛名，有誤要公，乃婉辭李專員的美意。蓋抗日易而剿共難，此由於日軍與共軍作戰方法的不同。因之八年抗戰，終使岡村寧次獻降；戡亂數年，竟成羣魔亂飛，大陸沉淪。痛定思痛，詳加檢討，發現日軍的作戰是常規的方法，而共軍的作戰乃不依常規的運動，依照常規的判斷易、應付易；不依常規的判斷難、應付也難。茲將兩者比較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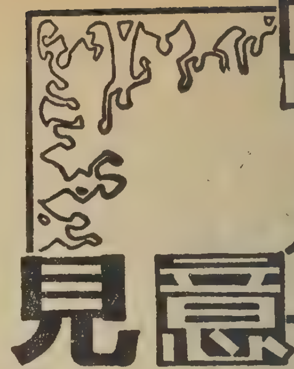
日軍戰略冒險戰術太穩健

首先談到戰畧，日軍的戰畧是冒險的，「九・一八」事變，進軍瀋陽；偷襲珍珠港，摧毀美國的太平洋艦隊；揮軍南侵，連陷菲律賓、星洲、馬來亞、印尼、緬甸。無一不是冒着最大的危險。假如九國公約的訂約，聯合反對或者聯合出兵，實行實力干預，而蘇俄又報日俄大戰的一箭之仇，張學良又回師東北，日軍便會陷於四面楚歌之中，東三省不特不能吞下，恐怕更會損兵折將。當日本的來栖三郎到美談判，倘美國採實力談判，而又相信情報所得的偷襲消息，在關島及中途島之間，嚴陣以待，則日本秘密東進的艦隊，已進入美國海軍所佈下的陷阱，偷襲的飛機尚未起飛，日本的航空母艦早已沉下海底。後世人都知道，在世界第二次大戰，日本的失敗是敗在南侵的政策，倘使日本採北進的策畧，以鉗形攻勢，蘇聯處於兩面作戰之中，史達林回天乏術，莫斯科當出現了軸心的會師。但卻冒兵力分散，補給線綿長，隨時會給盟軍切斷之險，輕率南進，結果一敗塗地。故以歷史的鐵證，日軍的戰畧是冒險的。但日軍的行動卻是過份的穩健，有過很多次的機會，可以席捲中國，或以秋風掃落葉的姿態，乘勝追擊，消滅國軍的主力，或挾雷霆萬鈞之勢，閃電進攻，使國軍絕無喘息的機會，瓦解中國的鬬志，逼中國作城下之盟，但由於日軍行動太穩健，放棄了大好機會，卒之泥足深陷，而不能自拔，自招失敗。例如南京失陷，倘日軍放膽銳進，立即溯江而上，飛攻武漢，這時國軍在東戰場損失嚴重，加以南京突圍所造成的混亂，重新的補充、收容、部署，則還須假以時日，日軍若乘國軍措手不及，即全力閃電進攻武漢，則天下事未可定也。

又如台兒莊大捷之後，日軍傾巢而出，反撲國軍，不久，即攻陷徐州。倘日軍乘勢銜枚疾走，西略商邱，分幾路沿隴海鐵路直撲風陵渡，晉境日軍配合行動，渡過黃河，進逼陝南，則於潼關會師之後，進軍西安，然後在華北再加掃蕩，佔領黃河流域，復採元世祖忽必烈的路線，從陝、川、黔的迂迴，再進攻長江流域，則天下事又未可定也。當日軍北佔武漢，南佔廣州之際，即馬不停蹄，全力閃電，北路直撲岳陽，南路直撲曲江，鉗形進攻長衡，提早打通南北幹線，以平漢鐵路及粵漢鐵路爲縱向分界，劃中國爲二，吞下了一半，經消化後，再沿桂柳迂迴貴州，則天下事又未可定也。但日軍徘徊不進，因循自誤。

共軍戰術飄忽無定

中共恰與日軍相反，戰畧則採穩健，標榜「不打無把握的仗」，小則游擊戰，大則運動戰，絕不想打陣地戰，其作戰方針：「以大吃小，以面控點，敵強我避，敵退我擾」，以這十六個字，給國軍吃盡苦頭，瀋陽和長春之戰如此，徐蚌之戰也如此。完全採避重就輕，鑽隙乘虛，迂迴突襲，減少本身的損失，而收最大的戰果。其行動也，則以輕、狠、速爲秘訣，盡其飄忽之能事。輕，配備力求輕便，不帶輜重，不帶炊具，減少隊伍及士兵的荷負，除槍彈之外，只配一條長筒形的布袋，內盛軍糧，不逾五斤，斜掛肩背，袋的兩端，當胸打結，到達一處，聚糧弄飯，如軍糧將盡，則「因糧於敵」。每一個士兵攜帶既力求簡便，則荷負不重，使士兵含枚疾走，日跑一百三十華里，亦不過份疲勞，仍有作戰的能力，此共軍行動「輕」字的妙用。狠，共軍一向是滅絕人性，蔑視人倫，從不設野戰醫院，對傷兵多不帶走，以免拖累了運動戰的遲滯，置傷兵於生死而不顧，可謂「狠」矣。抑有更狠心殘忍者，共軍每當「截援打點」的時候，必用人海戰術，一隊隊的倒下去，又一隊隊的湧上來，把人的死亡，當爲運動員的退場，這是中共慘無人道的狠，兵凶戰危，死傷在所不免，但不能棄傷而不顧，驅生者衝入死神的懷抱。在徐蚌會戰，國軍就是因爲不忍自己同胞的共軍死得這末多，而軟了心，也軟了手，上了中共的當，這是毛澤東自鳴得意的「革命戰術」，就是毛澤東一生狠的表現。「兵貴神速」是兵家認爲金科玉律，但共軍的行蹤飄忽，使國軍無法圍剿的，就是共軍得「速」字的精髓，林彪所誇耀的三三四制，不是以班爲最基本的作戰單位，而是以三人一組或四人一組的獨立作戰，集結的快速，一窩蜂由四方八面飛來，化整爲零的快速，像一羣流竄的從四方八面散去。



萬人意見

「立功」不能保老命 劉林遭遇可作殷鑑

奉勸執迷於「立功」者猛省回頭

一聲「形勢大好」之下，人們昧着良心，忙着立功，這真是其情可憫，其愚不可及。

記得一九五七年間，不少巴士司機為「立功」而投入羅網，幾經艱辛，一部份僥倖的人逃亡回港，說起他們「立功」的經過，真是談虎色變。

那些真的、假的、外圍的、冒充的共產黨人，不住地在叫「立功」「立功」……時間久了，使一些軟弱的或是以為有利可圖的人，言聽計從，千方百計廢寢忘餐的，就是記得為毛朝立功。

君不見五月暴動期間，他們為立功「中國人『不打』（先殺）中國人」，把炸彈放到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國人的住宅區貧民區去，炸死他們——中國人！

君不見，他們利用天真無知的學童去放炸彈，當殺人劊子手，把學府變作製彈場，那群「幹勁冲天」，乳臭未乾的小伙子，曾經先把自己的手腳炸斷了。（這真是可悲、可憐！）

君不見，他們由「頭頭」，領導到港府搗亂，一聲「防暴隊來了！」頭頭立即駕着資本主義出品的平治汽車（當然是用中國人民的血肉築成）一溜烟的開走了！剩下一大群要「立功」的傻瓜，只有嗅汽車烟味的份兒，恨他們的媽生少了兩條腿，要叫娘娘奶奶的亂作一團！

君不見，這期間不少人是為「立功」機會來了，結果先把自己的飯碗「立」掉，變成失業而沒有救濟的流氓！

我認識一個叫炳叔的人，他就是這樣丟掉一份優薪的職位。他後悔莫及，愈想愈氣，他不但宣佈脫離毛工會，還聲明那群「狗養的」（亞炳這樣稱呼他們）如果要來勸他，他就要拿棍子把他們的腦袋敲碎。那天，「狗養的」以為宣傳攻勢萬事如意，只管大搖大擺去找亞炳「教育教育」，結果給亞炳拿了一條大棍子，追得他果然變了一條狗，夾着尾巴走了幾條街，走得魂不附體！

那些情景可笑吧！至於可不可憐，那就請君自便了。

要為毛朝立功嗎？你的「功」跟羅瑞卿比得上嗎？

他給毛共鬥爭自殺三次，跳樓死不去斷了兩腳，毛共還不放過他，沒有腳走不動，還得用兩個人從脇下挾着去鬥、鬥、鬥！鬥到他死為止，羅瑞卿以前為立功而殺人何止千萬，到頭來又怎樣？

你的「功」跟劉少奇、林彪怎樣？他們是毛的「親密戰友」，皇朝的「接班」「承繼人」，你呢？你算得什麼？但是他們也保不了，現在如何？只有天曉得，比死還叫人感到不寒而慄啊！

要為毛共立功的人回頭吧！人生幾十個寒暑，好好真正為人民做點事才對！

（小萍）

誰近瘟神誰倒霉 鴉鴉烏自取滅亡

編輯先生：

我是「萬人」迷，尤其對「萬人意見」欄最感興趣。因此，我也學東施效顰，來寫一點意見，以就正於方家。

瘟神是傳染病、瘟氣病、黑死病，絕對接近不得。誰要接近，誰就會完蛋。例如過去的：加納恩克魯瑪、印尼蘇加諾、高棉史漢諾，一個一個不是皆倒下去了嗎。最近是巴基斯坦雅耶汗，也同一命運，巴空軍總司令還要求審判他呢！

雅耶汗也和其外國人一樣，香港、葉雅汗、亞雅罕，真令人看來，眼花撩亂，不知指的一個人或三個人。所以今天為求知，特破費兩支油炸檜的錢，買了一份南華早報，查出巴基斯坦完蛋的總統，原來英文名Yahya Khan，如此說來中文三種譯名皆差不多。我還對此一譯名發牢騷中，老妻在旁笑道：「何如就叫鴉鴉烏呢」，聞後不覺大笑。可否我們給他一綽號：「鴉鴉烏」，既易記而又頗合他的身份，因為雅耶汗只會呱呱叫，臨完蛋前還在大發狂言呱呱叫呢。

報協只能為左仔利用，一點正經事未做，為何對於「統一譯名」這輕而易舉工作，竟也置之不理？

孟加拉共和國必定成立，但巴基斯坦還想拉它為聯邦，現在太遲了。如果在兩月前，鴉鴉烏不那麼固執、獨裁、殘暴，問題並不難解決，但今不可能了。現在巴基斯坦失掉了一大片領土，鴉鴉烏固然丟臉，毛澤東更丟臉。

蘇聯方面宣傳，蘇之助印就在使「毛幫丟臉」，連蘇聯也不稱「中共」而稱「毛幫」了，周酋還吹什麼牛？凡想親毛幫者，今後必日漸冷落。還有，鴉鴉烏與拉曼成為強烈的對比，不久前，前者是元首、獨裁者，後者是叛徒、囚犯，凡十餘日時間，忽然前後倒置。

鴉鴉烏縱不被公審、被囚，也不能再呱呱叫了。拉曼必定成為孟加拉國英雄、元首無疑。我曾讀縉山先生的「天下事未可知」一文，於此又得一佐證。左仔們，見識不要太淺，應該放遠一點罷。

一長期讀者敬啓

左報曾說尼克遜是神經漢（下）

觀乎他近來的所作所為左報似乎並無造謠

一窮二白指大陸人民而言，毛共對外國從來非常慷慨。為了要核子，大陸人民可以連褲子也不要，為了酬謝「馬仔」國，大陸人民再苦些又算得什麼。

中共入了聯合國會有些什麼後果，尼克遜神經不正常，想不到，但基辛格之流的謀士應該早就估計到的，現在才來嚷這嚷那，徒給人笑話。

尼克遜的「成功」

人們都說，這次聯合國投票的結果，是美國的失敗，尼克遜的失敗。我認為，對美國來說，無疑是失敗了，但在尼克遜個人方面是成功。尼克遜費盡心思，他那「黐綫」的大腦不知想了多久才決定派基辛格去大陸與毛共進行黑市交易的。現在結果如其所願（中共入聯合國，中華民國退出），這豈能算是失敗，當然是成功。這是尼克遜個人計劃的初步成功，只是美國被尼克遜害的慘，美國從此聲望低落。尼克遜的失敗不在眼前，是在後頭，尼克遜將來失敗是必然的。可以斷言，將來尼克遜訪大陸，結果一定給毛共噴到面懵懵，灰溜溜的走人。

在這裏，我奉勸美國人民，明年大選千祈不可投尼克遜票，因為尼克遜會患精神病，精神病是時發時癮的，一旦發起神經來，什麼禍國殃民的[illegible]麼危險！奉勸美國人民，為了「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和平」，明年大選你們千祈不可選尼克遜，千萬記着啊！

國府應重新檢討對美關係

我擁護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同時，我對中華民國政府十分不滿。數十年來，美國對中共一貫是小罵大幫忙，每逢國共相爭，美國必定給中共助一把，給中華民國踩一腳。這種事實人皆知之。可是我們的政府從來沒有對美國這種所為警惕過。現在的尼克遜擺明了是個政治老千，為了一己私利，欲騙取幾張選票，不惜拉攏毛共，助紂為虐，對我國則欺詐、出賣。對尼克遜這樣的政治老千，我國政府還視之為親密戰友，不敢說一句强硬的話。國民黨一向太過相信美國、倚賴美國，才會造成今天的結果。美國根本不想國民黨返回大陸，現在美國一方面拉攏毛共，一方面正積極搞台灣獨立。日本對台灣亦從來不懷好意。現在擺在眼前的是赤魔的囂張跋扈，投機者的附勢趨炎，政治老千的陰謀鑽營。面對此歪風邪氣，我們應該振作起來，不要再迷惑於無信義者的口頭承諾，不要指望自私自利者對我們會有什麼眞誠的幫助，如欲復國大業有成，唯有自强。我們不希罕什麼協防，美國艦隊趕快滾！美國的協防對我們反攻復國毫無幫助，只有阻[illegible]，中華民國軍隊六十萬，一打起來，六十萬就可能增加至六億，因為大陸人民有了國軍帶領，就會携手誅毛賊。這也是毛共不敢攻台的原因。尼克遜恬不知恥的說，要我國與毛共和談解決。怎樣解決我們自己有分數，中國的事與尼克遜無關，尼克遜無權干涉我們的事。老實講，國共打起來，是中國人和中國人交手，誰勝誰負都不算是什麼恥辱，唯有受外國人欺騙愚弄，諸多制肘，才是莫大恥辱，中華兒女對此不能容忍。美國鬼欺我們欺到出面，我們必須挺起胸膛做人。我們必須認識清楚，美國無時無刻不在制中華民國於死命。製造一中一台是露骨地表明不願意我們返回大陸，而所謂一中一台也者，並非讓中華民國永遠存在台灣之意，而是要使台灣獨立。我們應該猛醒，切勿把老千當作益友，國家命運完全由我們自己決定，外國不得干預！

由於尼克遜的拉攏中共，引致刮起一陣承認毛共的奸風。對於那些勢利眼的國家，我國與之絕交毫不足惜。即使全世界包括美國承認中共，我們中國人也不承認。有中華民國存在一天，我們只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合法政府。我們不承認中共，是因為中共暴虐無道。在中共統治下的人民，生活不如牛馬，終年勞動不得溫飽

，連說句話的自由都沒有，還要受詬般迫害。中共這樣魚肉人民的政權，我們認為不值得擁護，所以不承認。

香港一些投機分子看見中共入聯合國，便以左自居，這眞叫不知死活。其實，這等人在中共眼中不知算是什麼。

親共的人只因無知

講到思想進步，在港澳自以為左的人，怎能跟大陸的人比。講你知，大陸由托兒所開始便對兒童灌輸毛式共產主義教育，托兒所的兒童都知道要打倒美國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大陸凡有什麼遊行，必定搞幾個化裝地主、美國鬼及國民黨特務的人一起遊行，其中尤以「國民黨特務」這一化裝為醜陋。事實上，很多人尤其是小孩子根本未見過國民黨特務，也就不可能想像出國民黨特務是怎樣子的。由於中共搞那些化裝遊行啦、（香港五月暴亂時，澳門就搞過這一套，澳共為了支援港共，搞過[illegible]遊行，有化了裝在背上寫着××祥名字等被稱之為「漢奸」的人物在澳門街道遊行。）壁畫啦、電影啦、文藝表演啦，都是把「國民黨特務」的形像醜化成：頭上的氈帽戴的歪歪斜斜，身穿唐裝短衫不扣鈕，獐頭鼠目，滿臉邪氣，陰險毒辣。這種印象多了，加上托兒所的「阿姨」們（保育員）的教導，久而久之，小孩子一見到那些醜陋形像，馬上就會說：「這是國民黨特務」。中共便是這樣要人民從兒童直至長大都培養着對國民黨的惡劣印象，痛恨國民黨，痛恨美國鬼。要人民熱愛共產黨當然更是做到無微不至了。

在學校（也是從托兒所開始）就是學的「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二十多年來，大陸人民在「毛澤東思想」染缸裏日浸夜浸，日折夜磨，還經過花樣百出的政治運動的鍛鍊，結果還是「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無論是思想進步或對中共的貢獻，香港的靠左分子都絕對無法與的人民比。

在「文化大革命」中產生出來的紅衛兵，他們中絕大多數是新社會出生，即使是舊社會出生的，「解放」時年紀尚很小，他們的而且確是受毛澤東思想哺育大的，他們思想的「紅」，港澳左派分子不能比。至於對毛共的功勞，紅衛兵們會幫毛澤東把劉少奇拉下馬，替毛澤東奪權。這樣的功績，豈是港澳投機分子空喊幾句口號可比。如今呢，紅衛兵們要到農村「安家落戶」，當一輩子農民！老實說，香港的靠左分子若回大陸落戶，連下放農村都不配，只配去勞改。

誠然，如果楊振寧肯回大陸落戶，當然是受到好待遇的。那並非因楊振寧的思想進步，而是中共要利用楊的一技之長。香港的投機分子不妨自問一下，你們的學識技能是否已高超到足以令毛共對你另眼相看，特別優待？

投機者必無好下場

要知道，「愛國不分先後」只是句統戰口號，當中共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你尚可資利用，會讓你自鳴得意些時，利用完畢便一腳踢開，這是中共的慣技，也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質。

五月暴亂鬬港英，一名曾奪警槍殺了人的「愛國同胞」，他在「愛國」這方面總算有過實際驚人的表現。此人會將從港英警察身上奪得的槍帶回大陸獻給中共，滿以為總會獲得優待，結果不是於月前偷渡回港了。高唱準備適中共統治的人，最好與那位「愛國同胞」談一下他在大陸的親身感受。欲了解中共統治下人民生活的眞情實況，去大陸觀光，由毛共指定參觀什麼是沒有用的。中共當然認為是好嘢的才會帶你去看，經過事先安排佈置的，當然是好戲了。而且以作客身份在大陸，所受的必然是港澳同胞前，港澳同胞後的「親切關懷」。一旦回去落戶，接受其統治，對你便不是這種嘴臉了。總而言之，投中共之機，決無好下場。

岳騫先生說的對，「就算共產黨眞的成功，也不必變來變去。」一個壞人，不能因為他發了達，我們便說他好，一個好人更不應因為他窮便說他不好。毛共的暴虐政權，終會被正義力量毀滅。

我十分同意本期尖鋒先生說的「學聯」大陸觀光團必須深入大陸的工礦、農村去與工農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一個時期的建議。三週時間觀光，至少要有兩週時間和工農群眾一起過三同生活，這才可對大陸人民的幸福生活獲得點實際認識。往後凡去大陸觀光的都應該這樣，否則等於入寶山空手回，太可惜！

于志清上
十一月二十八日

請領稿費

十二月份稿費（二一四至二一八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攜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萬人協會」簡訊（十八）

一個星期，對緊張工作的人來說，只是一個時間的延續。事實上，我們當執筆寫這篇簡訊時，才真正地感到：一個星期是眞正地過去了。

「國語訓練班」，開課在卽，「籃球隊」、「足球隊」芸芸健將中，要想分出健將中的健將，確非一件易事，這唯有在日後的操練中，在「沙場」的鏖戰中去得出公論。執委會副主席嚴以敬先生的畫展，計劃書經已擬妥，不日將送交大會堂及有關部門加以落實，很明顯，展出日子已愈來愈近了。「萬人協會」的「簡訊」當有繼續下去的必要，更詳細、更具份量的「會訊」在積極的籌備中，想也就快成爲事實。這「會訊」的誕生將無疑地使我們大家更了解協會的動態，更了解彼此間的生活，從而增進彼此間的感情無疑。

會的工作很明顯在朝着另一個階段前進，從上到下同心同德，團結一致固然重要，朋友們的鼓勵、鞭策也起了很大的功力。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這是吾人的希望，這是吾人必須大大發揚的優良品質，也就是無疑的事實。

黃××會員朋友問得對，問得好，打從根底說，黃朋友提的「關於風頭主義」的確是針對時弊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完全同意黃朋友的說法，那就是風頭主義和分裂主義應有分別對待的方法和必要，也同意風頭主義，同意風頭主義很容易會發展爲分裂主義的觀點和看法，基於這樣，我們同意在這方面說清楚的提議和請求。

什麼才是風頭主義呢？換言之在本會的立場上，什麼樣的表現或行動，就是風頭主義呢？

概括地說，以一己之見或一己在某事件所得的膚淺經驗或某一種波折的教訓，不理大多數的決定，或對大多數決定陽奉陰違的做法，可以說都是風頭主義的表徵。反過來，以協會的利益出發，在工作中做出成績，從而受人崇敬，儘管其風頭再勁也不是風頭主義，而應視爲是大多數對其工作的讚許，是本會給予應得的榮譽，絕不能是風頭主義。

我們這樣相信，對一種事業的過分期望會使一個人，在從事這種事的工作中，會很自然地表現出急進和冒進，這種急進和冒進在許多時候，往往會導致一個人掉進風頭主義的死胡同裏也不自知，許多風頭主義者之所以口口聲聲一面高喊反對風頭主義，另一面又在工作中表現出風頭主義，正在於其不自知。我們同樣相信，一個人自身的波折抑遭遇而產生對造成這波折抑遭遇的東西，一種很强烈的反抗心理，這種心理的存在，只會使一個人在從事這「東西」反面的工作中，表現出極端的偏激和敵對情緒，這一偏激和敵對很容易使一個人在處事上不顧實際的環境，在人與事問題混淆不清。就是今天攻訐這個，明天攻訐那個，也就不足爲奇了。這種表現，在現階段來說，也可稱爲風頭主義。雖然，這一風頭主義已有趨於質變墮爲分裂主義的跡象。

當然囉，說本會無疑會出現這種風頭主義，本就無須大驚小怪。道理很簡單，吾人來自天南地北，日常生活上語言及其聲調之强弱引至誤會都在所難免，又遑論本會朋友這樣的繁雜了！不是麼？就以經歷來說也就夠瞧頭的了。有些朋友在童年時就被迫得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浩刼在他們心中是如許殘酷地打下烙印，這會有的危險，痛苦的經歷，使他或他們聯成一氣，在要求急進、冒進，那是很自然的事，在他或他們心目中認爲很應該，也就似乎很有道理的了。

我們之所以一再强調萬人協會的特質只在於「志同道合」，道理事實上正包括了上述的意思。就另一方面言，吾人之中，的確有很富經驗的老前輩，這裏所指的是指社團經驗。因爲有經驗，所以做起事來有所參照，本是一件好事情。但因爲有經驗，卻便會造成以經驗做事的情勢，進而發展成爲以一己之見加於協會，也就很自然的一回事了。

在我們的立足點上，上述的情況都是形成風頭主義的原因。因爲具有這兩種認識的朋友，顯然在工作上忘記了「萬人協會」四個字。忘記了「萬人協會」的會員來自五湖四海這一事實，忘記了由於來自五湖四海的會員之間所存在的差別，甚而至於在自己毫不願意的情況下，不知不覺地掉進風頭主義的深淵，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也就完全合乎邏輯。

基於這樣的了解和認識，我們以爲對風頭主義有限度的容忍是屬必要的，在這種情況下，只要犯者能洞悉吾人之諒解和解釋是基於爲整個會的大局，從而糾正過來，一樣仍是朋友、仍是同志。反過來，犯者若自我陶醉，自以爲是，把這限度的基礎——內外有分的界限推掉，從而四處招搖

造成損害的程度也就逃避擴大，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視之爲分裂主義，最嚴厲的處分當是吾人唯一的選擇。這裏很誠懇地希望，希望朋友們萬一不小心犯了風頭主義，千祈不要自以爲騎上虎背就威風凜凜，自以爲可以嚇人。應該鼓起勇氣，應該毅然地跳下來，絕不應該隨虎奔跑，作不出主意，這樣下去不被抛下來摔死，也會被荆棘搞得支離破碎，血肉模糊。這是不堪設想，極爲危險的。

這裏必須强調，那就是只有屬於上述的表徵，才被視爲可以有限度容忍的風頭主義，對於超越這種界限的挑撥、造謠，不顧大局的舉動，我們一開始就只有强硬對待一途可走。事實上，我們並不諱言本會在目前正開始對於這種壞人壞事作徹底的批判，作無情的揭露。雖然這種角色只屬於「夫唱婦隨」式的一二丁人，只屬於銀幕上勉强可以充當搞棍角式的小人。

我們本無意針對某人，就是以後也不會這樣做。我們只將這件事公開在簡訊上提出來，知道這樣已能使大家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本會非但敢向前走，更敢面對現實。好的固然可以說給大家知道，不好的也要讓大家知道。本會以爲，只有這樣做才對得起我們太多太好的會員的熱情和鼓勵。

事實上，只有這樣做，我們的事業才會成功，萬人隊伍才會不斷地、眞正地强大。

這種小人，稱其爲爬蟲不配，是因爲此種小人伎倆並不怎樣高明；就算稱爲搞棍，說句心底話，也實在有三分敬意在，試問自詡「忠實」就能眞正個人相信「忠實」麼？試問一句「擁護者」就可瞞天過海麼？兩面三刀，挑撥離間的一套，在萬人協會是行不通的。借「立場」而抹粉、打扮，做出的卻是危害協會危害國家的勾當。試問我們可忍孰不可忍？

毫無疑問這種種的舉動，都是本會所不容的，我們窮追猛打，在必要時將其公開揭發出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我們的義務。

對於這種事，我們毫不忍讓，正是吾人深知我們當今的使命所在，深知吾人責任之所在，深知我們的原則。深知在這原則上讓步等於投降。我們萬人協會開宗明義已道明要與國際間的爬蟲及一切牛鬼蛇神作你死我活的鬥爭，當失道對這種情事要如何對待。我們無所懼更無須怕的道理正是這樣。這就是我們的不變的處理準則，從中也可見吾人之立場是如何的堅定不移！只有這樣，吾人之事業才能在戰鬥中成長，在和平中經得起考驗！

會長說得好：「基於維護萬人協會的特質並使之發揚光大，我們應讓上、下都可從這事件中得到認識：萬人協會之可貴並不止不怕牛鬼蛇神，而更在於敢針鋒相對地與之鬪爭並且取得勝利！正因這樣，萬人協會才會肯定日益壯大，萬人協會的精神才會發揚光大！」

（萬人協會秘書處供稿）

再覆匿名先生

馬森亮

××先生閣下：

本來懶得再給你信，卻又不能不來個明確交代，這交代也可作爲我在八個月來因「釣魚台事件」所招來是非的一次總算帳。

相信你也看過最近「不靠造謠爲活」的報紙了，大標題寫着「共黨份子操縱釣魚台運動」，說由台灣來留學的李我焱幕後主使，他是正正式式的「台獨份子」，現已往中國大陸受訓，其副手徐守騰慘遭清算，因奪權而內亂，互相揭底，徐守騰的坦白書發表了，「約紐保釣會造反總部」的文件也原文刋登出來了。

這是狗咬狗骨，自己爆出來的內幕，正如一九六六年全世界報刋爭載「毛主席暢渡長江」的圖片，後在奪權期間，又自己爆出這是「南天霸陶鑄虛構出來的大毒草，中傷毛主席」的一樣。

看來，你和你那班有青春有熱情而有才學的同路青年，還好不好意思再罵我？還會說我是「靠造謠爲生」嗎？還算你聰明，不敢以眞面目示人，不透露眞名實姓，否則，今日有何顏面見鄉中之父老，入你貴族之祠堂！

的確，在「保釣總部」文件未公佈，內幕未爆出之前，八個月來，我和萬人傑受盡各地的學生謾罵，在香港、加拿大，尤其在美國之紐約、三藩市、二埠、羅省、舍路、報紙上、匿名信，背後或當面，最刺激的字句都看過，最難堪的話都聽過了。現在，這筆帳可以一筆勾消了罷！

你說我接受了台灣津貼，所以就「大賣氣力，搖尾乞憐，歪曲事實，造謠中傷」。

這些話，我也聽過很多，共黨同路人和台獨份子固然公開說，連有些嘴裏聲聲反共的人也這樣說。我不想自辯，往往「闢謠變成事實」，何況凡是「津貼」的錢見不得光的，除授受的兩方之外，誰也無法清楚，越辯白越教人不相信。

不過，可以坦白告訴你：我還有力拔荣兮之氣概，力能扛桶之勇，靠雙手做工可以維持兩餐，日出而息，日入而作，按期出糧，買香烟能付現款，喝咖啡不用掛帳，飲我喜歡之茶，吃合胃口之菜，生活既已安定，何必利用小聰明去偷呃拐騙？過去在搏殺成風可以巧取豪奪之香港社會，尚未動過此念頭，來到美國，更無須作此非份之想，接受見不得光的「津貼」。我反共產黨，自有我的理由，愛中華民國，也有我的歷史淵源；憑事實，我要這樣做，憑良心，我更要這樣做，既然我愛的是中華民國，幹嗎還要製造藉口去騙國家之錢？這是我的木心話，信不信由你，但在我，笑罵由人笑罵，工作繼續照做。

前信我不是說過「如知你地址，送部中文辭典給你」嗎？一部兩巨冊之「辭海」還在等待着，祗要你再來信，對過前信字跡相符合時，當即寄上，貯書以待，決不食言。此請

學安

馬森亮啓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七日

徵求長期閱戶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三十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對未來中國統一提出幾點新見解

編輯先生：

近數月來，在報刊上或某些雜誌上，常有提到國共和平統一的論調。如果眞能誠心合作，共同建國，倒也是一件極大的喜事。

不過，從國共歷次合作演變，最後都未收良好效果，假若將來又一次合作，誰敢保證彼此為了爭權奪利，不再殺起來？

因此，我對未來中國的統一，提出下列幾點意見：

一、主義的信仰

世界上各國的政治騙子們，都要搬一個什麼「主義」做幌子，招兵買馬，佔山稱王，人們不察該主義是否適合國情，盲目跟從，結果禍國殃民。像共產主義，不但不適合中國，且也不適合任何其他國家。所以要統一中國，大家一定要實行「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人人都是三民主義的「接班人」。

二、解散共產黨和其他黨派

共產主義既然不適合於中國，共產黨自然應解散，至於其他黨派，都是些「聾子的耳朵」，又何必作點綴品呢？所以亦應解散。

三、推行三賢政體制度

本人早年在終南山參禪修道，悟察人們一生忙碌，皆離不開「食、色、名、利」，為了滿足人們的私慾，故特主張：「以信仰三民主義為準繩，以推行三賢輪流政體制度為行持」，讓人人有當大官的機會，人人有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人人有討老婆的機會，如此始可安民救國。

四、建立新的人生觀

1.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2.保障人民權益及安全（什麼政治犯、思想犯、黑七類都是狗屁王八旦的自私觀）。

3.凡年滿二十歲至五十五歲之國民，必有正當職業（飛仔絕跡）。

4.破除「成王敗賊」的個人英雄主義。

5.黨團只是一個合法的有資格執政的社團，不能用「黨」來欺壓控制人民。

6.政府官員是人民的公僕，人民是主人（人民也就沒有義務喊僕人萬歲）。

7.帝國主義者，不希望中國富强統一，怎可認賊作父？

8.國家元首，只是把大會的決議案，公告全國或全世界，那麼身為僕人者，用個人意志講的話，或「馬屁客」代寫的語句臭文，怎麼可以叫主人（人民）背誦？

現在時代日新月異，正經的書籍，還讀不完，那有空閒時間去讀臭文語錄？（愚民政策落伍了。）

萬老編，我眞怕國共兩黨私下交易，又馬馬虎虎合作，將來再過逃亡生活，我實在跑不動了，所以才寫幾句對未來中國統一之管見，尚請指評！

讀者三賢大師

本刊合訂本二十冊已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二十冊業已發售，每冊港幣十元，外埠郵購加收郵費。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九龍：旺角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電話K八八〇二四五）。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讀二一六期詩壇後作

汝甫

雕蟲小技愧爲詩，難得宗師導大旗，
去國有吟題十首，歸家無計動三思，
空言在莒黃花瘦，莫教居台戰馬遲，
決策運籌千里外，於今以印見英雌。

汝甫先生，讀本壇二一六期，見鄙人去國吟十首，有感而作，「於今以印見英雌」，「以」爲「以色列」，印是「印度」，以印二國，女人做總理，對敵作戰，居然大顯威風，遠勝男子，故稱「英雌」。「難得宗師導大旗」，對鄙人有推譽之意，宗師二字實不敢當，因近來國運衰危，詩書文字，日漸低落，凡是文人，均有責任，希望大家共同挽救，提倡國詩國學，振興國運，保留國家固有文化勿爲「文妖」「狂人」所摧毁，盡讀書人「衞道」之天職，區區個人，無足推譽，汝甫先生，有心人也，希望一同努力，復興文化，拯救國家，壇主致意。

敬和董力行先生去國吟原玉

傅裕

㈠
當今一代大詩壇，去國豪吟刮目看，
不等才華寧落落，是眞武士獨橫橫，
揭竿奮起亡秦易，遇事因循復漢難，
勝負未分非定論，爲王爲寇慢悲觀。

㈡
底事王孫夢未成，空中樓閣費經營，
朝來拙作無新意，老去佳人有舊情，
大陸鬬爭行暴政，台灣歌舞當專征，
前程望裏花零落，忍聽催歸杜宇聲。

傅裕先生所和二律，勝過鄙人原作，對仗既工，意義亦好，「鬬爭行暴政」，對「歌舞當專征」，遠而且工，最後二句，「前程望裏花零落，忍聽催歸杜宇聲」，感慨之情，讀者均有同感，是爲佳作也，壇主致評。

五十感懷

梁樹森

㈠
五十年知四九非，殷勤創業與心違，
浮雲富貴終將逝，轉眼星棋忽已稀，
成敗英雄垂冊史，補研書卷掩柴扉，
蒼茫去國興亡嘆，兩鬢如霜客不歸。

㈡
國破家亡正少年，拋妻撇子奔南天，
弟兄折翼哀青鳥，父母飢餐痛碧泉，
雛燕巢營市賈客，閑花徑闢續絲絃，
撫膺長嘆催霜鬢，夢裏歸思涕淚漣。

梁先生詩末附言，到港後，曾投書二弟，一信之微，致被捕去勞改，全家迫散，十年後，輾轉方知，此爲畢生中之最大遺憾。

思鄉

鄭六豐

㈠
鄉在名山古塔前，塔峯直似筆峯妍，
相傳往日文風盛，地傑人靈豈偶然。

㈡
廟堂古塔化塵烟，仙佛神明早廢傳，
欲問文人何處去？黃沙萬里放疆邊。

㈢
勞改邊疆朔漠連，風刀霜劍兩相煎，
鄉賢最憶黃夫子，七十老翁二十年。

㈣
蘇武牧羊十九霜，終能健在拜明堂，
期長年老黃翁去，地獄人間總渺茫！

㈤
死死生生夢一場，流光逝水恨偏長，
弟兄師友同離散，寧願思鄉不返鄉。

冬日感懷

袁暘照

故園歸路暮烟封，顧影堪憐刼後容，
亮節可昭三徑露，感時愁聽五宵鐘，
陽回大地心猶瘁，風入疎簾夢未濃，
最惜遺民羈隔岸，牛衣對泣度隆冬。

前題

袁暘照

凋零霜鬢染葭灰，甫着輕裘歲又催，
夜傍客窗聽雨過，律回暘谷接春來，
圍爐每起離人恨，守拙期舒報國才，
隴上迭經傳臘信，幾時庾嶺看梅開。

敬步董力行先生原玉二律

辛亥中秋懷首都

李劍平

不管興亡不解愁，古城花艸自春秋，
秦淮絲竹前塵滅，玄武湖山舊跡留，
簇簇寒雲籠冷月，熊熊赤火燙神州，
幾多熱血空流水，兒女英雄盡白頭。

著書

李劍平

詩壇酒海問誰雄，屹立撑天古勁桐，
冷落孤鴻留銳爪，縱橫一筆掃邪風，
乾坤宇宙茫茫裏，家國山河寂寂中，
廿載沙場遺跡杳，征人老去兩拳空。

劍平先生，所和鄙人二律，用字新穩，無陳言舊調，音韻平仄對仗均佳，尤其書法工整，致書鄙人，語多謙遜，有道之士也。詩中佳句「簇簇寒雲籠冷月，熊熊赤火燙神州」，「冷落孤鴻」，對「縱橫一筆」，詩學高深，功力顯見，壇主評。

祝萬人協會成立誌慶

吳湯禮

力行壇主：
欣聞萬人協會諸君鼎力籌備成立就緒，現抱擁躉精神與心情，無以爲賀，特草就拙作一首祈呈獻有關協會主持人，祈勿見笑爲禱！

協會甫成立，聲威勢若虹，
朋儕聞港島，秉筆掃頹風，
「任重而道遠」，排難解窘窮，
爲羣謀福利，矢志萬人同。

張贛萍遺著：

抗日名將關麟徵

民族英雄關麟徵將軍，是民國軍人中最具軍事天才，生平未打過敗仗的共軍剋星，抗日名將，由東征北伐，至剿共抗日，無役不與，每戰必勝。但於戡亂期中，卻未上戰場，僅任軍校校長。他的勝仗是怎麼打的？他於抗戰勝利後不被當局重用的原因何在？張贛萍著「抗日名將關麟徵將軍」有最翔實的記敍。這本遺著為最成功的人物訪問記，作者脫稿後，每一章節均經關將軍親自校閱，以示負責。在「萬人雜誌」發表時，曾哄動海內外。作者以輕鬆的筆法，寫出每一戰役的緊張經過與致勝關鍵；以持平態度，敍述將軍前半生際遇，與國府高層人事之間的恩怨。并附數十幀插圖，及胡實、戎馬書生、王卜一、黃力行等新聞、文化、軍政界人士的序言與作證文，道出前人所未道的內幕。是一部最精彩的戰史，是一部最具價值的近代信史。現出版單行本，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二室，電話：H七三五○三三；㈡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一室，電話H：四六五四二六；㈢九龍[illegible]路四百十五號B振興書局，電話：K八八○二四五。

為什麼世界偉人都愛讀偵探小說？

因為偵探小說構思最精密，最科學化，多讀可以增長人們的智慧，啓發思想。世界偉人如邱吉爾、羅斯福、艾森豪、馬歇爾等，都是偵探小說迷，雖在百忙之中，也必抽暇閱讀，而且每每由偵探小說而觸發起他們處理國家大事的靈機。你要成為一個具有超人智慧的人，從今天起，也要多讀偵探小說。這裏，讓我介紹一批最新出版的偵探名著給你吧！

血刀	三元五角	**失踪的美人**	二元二角
血染金剛鑽	三元五角	**捉姦記**	二元二角
火車謀殺案	三　元	**碧湖沉寃**	二元五角
驚險重重	三元五角	**無敵殺手**	三　元

上述是「世界偵探名著精選」，尚有數十種陸續出版。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二室電話H七三五○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㈢九龍[illegible]十五號B振興書局電話K八八○二四五。

毛澤東跑江湖

岳騫著

本書是毛澤東出世之第二集。敍述毛澤東自進入第一師範讀書，及畢業後在社會活動的情況。此時毛澤東尚未找到政治歸宿，在社會上單人匹馬亂撞，因此，與各階層人人皆有廣泛接觸，多采多姿，笑料百出。若要了解毛澤東以後事業成長的過程，則此書非看不可，凡閱過「毛澤東出世」的讀者，更要繼續閱讀本書，趣味更濃。定價港幣六元正。

經售處：湘濤出版社，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雜誌

（第二二一期）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二一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二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一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拉曼榮歸孟加拉

對孟加拉共和國的誕生以及孟加拉總統姆傑布・拉曼，最近才被西巴釋放，經倫敦返回達卡的消息，海外中國人的反應相當冷淡，新聞報導也很平淡，未能透澈了解這件事的深刻意義。

為什麼有這樣的情形呢？原因很多，也很複雜。

東巴獨立打擊了中共

第一、孟加拉遠在印度洋，與香港關係較遠，無切膚之感，因此漠不關心。

第二、在印巴戰爭中，美國和中共支持巴基斯坦，使人感到情勢太微妙，不易得到正確的判斷。

第三、幫助東巴獨立、孟加拉建國的印度，是受蘇俄支持的，中國人素來痛恨大鼻子，同時對印度也沒有好感，因此減低對孟加拉的同情。底下我們接着要追問，孟加拉共和國的誕生，對中國有什麼重大意義呢？

最顯而易見的是高唱「民族要解放，國家要獨立，人民要革命」的中共（毛澤東），由於西巴的失敗，孟加拉的誕生而遭受了可恥的失敗，其虛偽的宣傳被撕成粉碎。因為它支持大獨裁者葉亞汗，屠殺東巴人民，屠殺了三百萬人！在「毛澤東與葉亞汗」一篇評論中我們曾說，毛葉二人是氣味相投；中共和巴基斯坦實是一丘之貉。

上帝戰勝了魔鬼

其次，從七千五百萬孟加拉人民來看，他們這次脫離專制暴虐的東巴而獲得獨立，是神聖的解放！正如拉曼在新德里發表的談話：「這是走向自由的旅程，是從荒廢到希望的旅程。現在我返回的孟加拉之土，是自由的獨立的，黃金之國。為了加入同胞的行列而歸去。為了建設和平與繁榮。上帝戰勝了魔鬼。眞理打敗了虛妄。」

一月十日拉曼返抵達卡之際，他和歡迎他的群眾，都喜極而泣。從機場到達卡，四公里的道路，兩旁站滿自拂曉即佇候的群眾，他們擲散鮮花，高呼我們的父親。因為他們知道，拉曼為了他們坐了六次牢，入獄達九年。他是眞正的英雄和領袖。

拉曼在達卡的歡迎大會上，發表了一篇莊嚴的演說，這是甘地死後亞洲人最崇高的聲音，他針對西巴軍隊的慘酷屠殺說道：

「你們殺了我們數百萬同胞，侮辱了無數的母親和姊妹，燒了無數的家園，一千萬同胞被迫逃亡印度。即使在那個時候，我也沒有恨過你們。」

但是他堅決的宣告，與西巴斷絕一切關係。

從拉曼抵達卡，孟加拉重見天日，舉國歡騰的情景使我們感到，中國大陸終有一日也要有這種景象出現。殘民以逞，視人如物的共產黨，和葉亞汗及其政權一樣，不可避免的要被人民推翻，被歷史推翻，他們縱能騙人一時，絕不能欺騙永久；他們乘八年抗戰之後的疲憊竊奪神州，但是蹧蹋孔孟，迷信馬列，背叛中國文化傳統的共產黨，絕難長久騎在中國人民頭上。

長夜漫漫終須旦

秦以殘暴得天下，國祚不過二世；王莽以陰謀篡位，轉瞬事敗身死；隋以大逆竊國，煬帝殘民以逞及身敗亡；自古以來不施仁政，不行王道，不廣開言路，順民情、從民意，不能使人心悅誠服，政不通、人不和的統治者，絕不能長治久安。「得民者昌，失民者亡」，這兩句古老的政治箴言，永遠是眞理。不管毛澤東多麼狡黠，中共的統治多麼嚴密和暴虐，宣傳有多麼巧妙，都否定不了這條公理！

「自作孽不可活」。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是自作孽。為了爭奪權力，驅數千萬青少年為芻狗，使他們互相莫名其妙的鬬和殺。俗云：吃了棄嬰的狗會發瘋；人的手沾了別人的血也會發狂。兩派殺來殺去，不能收場，乃動員軍隊收拾亂局，將那些無辜「小將」下放，於今四年仍不准回校讀書、回家團聚。

軍人收拾了小將，氣焰高了起來，搞得毛澤東十・一不敢上天安門，於是現在又開始收拾軍人。可是軍人不同小將，手裏有槍桿子，於是必須借重一部分軍人打擊另外一部分軍人，這就是目前大陸局勢的焦點。孽已經作得滿盈了，大亂大變正方興未艾。中國人民將有一天，和孟加拉人民一樣，掙脫暴政枷鎖，歡騰鼓舞迎接自由的黎明。



港大學生的「大陸觀感」

如非幼稚無知就是有意欺瞞

陸海安

二十八名香港大學學生，獲得中共許可，在中國大陸旅行二十多天，回港後舉行記者招待會，大力替中共宣傳，滿口「新中國」「祖國」「同志」；派給記者的新聞稿也是用中共的簡體字。他們是在一百多名申請者中經過「思想了解」挑出來的，有此說法，自然不足爲奇。

合乎理想的大陸生活

二十多名港大學生到大陸去訪問，回港後，對大陸生活讚不絕口「一切都好」！早眠早起，勤奮工作，沒有夜總會等不良的夜生活，穿得暖，吃得飽，大學教育制度大大的改革了，配合實用，充滿朝氣，沒有名利之爭……。

就在他們招待記者，宣揚「合乎理想的中國大陸生活」的當天，一名大陸青年卻攀山越嶺，逃到香港來。

這二十多名港大學生是否自己願意留在大陸，過「合乎理想的生活」，也不必多問，口中說的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例子已經太多了。

再說，也可能在此間另有任務，回到大陸就失

當然，他們中間也許有人只是犯了幼稚病，而沒有認識清楚大陸生活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名利之爭

例如，他們若是竟然相信今天中國大陸上並沒有名利之爭的話，就已經幼稚到無以復加了。

劉少奇和毛澤東之爭，是爲了什麼呢？劉少奇何以被江青的文革小組罵爲「大扒手」。指責他從毛澤東手中「扒」去政權呢？

北京市長彭眞最大的罪名是什麼？他要取代周恩來的「國務院總理」的位置，於是，周恩來就和毛澤東聯手，對彭眞以至他的老板劉少奇進行鬭爭了。

文革之前，中共何嘗不强調渲染過「同志愛」

誰在「走資」？

接待這群大學生的共幹當然會告訴他們說，毛劉之爭並非名利之爭，而是政策、思想與路綫之爭，但被攻擊爲「右傾」與「復辟資本主義」的走資派大頭子的劉少奇，也不會與不敢邀請資本主義世界第一號大頭子、美帝總統尼克遜前往訪問呢。

誰在「走資」呢？

文革前的劉少奇呢？還是文革後的毛澤東與周恩來呢？

事實俱在，豈是可以狡辯得來的？

延安的舞會

今天中國大陸上，沒有夜生活，沒有夜總會，沒有音樂伴舞麼？

遠在延安窰洞時期，當國民黨全力對日抗戰，中共免於被圍攻的威脅時，毛澤東等一群大頭子在棗園就已經常舉行大舞會了，否則，又怎會和江青戀愛，把追隨他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妻子賀子珍拋在腦後，又何致有詩人王實味被淸算的事件——王實味作詩諷刺延安的不平等與縱樂的生活，內有「衣分五色，食分三等……」之句。

在延安窰洞那樣的艱苦生活日子中，衣食已經要分等級，已經要開舞會，何況今天？

而這種舞會，又豈是到大陸去訪問、充滿幼稚

眞小人與僞君子

自由社會中，一切是眞小人的做法，在獨裁專制的共黨社會中，則是僞君子的做法。自由社會中，追尋歡樂以至一切罪惡行徑，都沒有加以掩飾，也無法加以掩飾；但在共黨社會中，外間人士所能夠看到和知道的都是「君子的表面」，若不把這一幅畫皮揭開，那裏看得到眞相？

在自由社會的溫室中生長的知識分子，尤是青年學生，大都滿懷理想，一腔熱情，追尋烏托邦的一切合理的社會；幾乎都對現實不滿，都希望能予以改革，甚至流血與犧牲也在所不惜。

但結果如何呢？

由流血革命而產生的蘇俄，比沙皇時代還要專制和殘暴。

由流血革命而產生的中共政權，到今天仍在不斷的流血清算，不斷的有人要冒死逃亡。

可悲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一個最大毛病是不切實際，追求理想，以爲可以造福人群，卻往往誤盡蒼生！

毛澤東最善於利用知識分子，也最看不起知識分子、最仇視知識分子，他最不喜歡的是知識分子的主意太多和想得太多，於是，他定下了一個基本原則，只許有毛澤東思想，不許有其他思想。

赴大陸學生們可懂得什麼是毛澤東思想麼？

幼稚或有意欺瞞

港大學生還有一項可笑的說法，說大陸上一般對外間消息知道得很清楚，一種「新聞簡報」，把香港、台灣以至美國等各地的報紙內容擇要報導。所以，都知道得很清楚。

他們可知道這種擇要式的「新聞簡報」，只是很少數人可以讀得到麼？可知道「限閱」到怎樣的地步麼？

若是不知道的話，那就十分幼稚。

若是知道而不說出來的話，那就是有意欺瞞。

兩者都不可原恕！

不讓人民知得太多

中共的做法是：不讓人民知道得太多，只可以知道中共認爲他們應該知道的事情。

不僅香港出版的大公、文滙等報紙不許在大陸上流傳，廣州的南方日報以至各省任何地方性報紙也只可在本區內流傳，不可以越出範圍以外。

爲什麼？

就是不許人民知道得太多，而知道得太多，就會對統治者有危險。

一切，有上級作主，亦即是一切都由上級決定。

說是愚民政策，絕不會錯。

毛澤東思想

人民用不着有任何思想，只要有毛澤東思想就夠了。七億中國人民的腦袋裏只有毛澤東思想，不僅用不着有他思想，若有其他思想，就是十惡不赦之罪。

到大陸去作短期訪問，受到熱烈接待，那是很寫意的事情，眞是要完全局限於毛澤東思想之內，不許「亂想」，不許「亂說亂動」的話，看他們學生哥可受得了不。

在自由社會中，你喜歡讀什麼書，喜歡做什麼工作，喜歡研究什麼思想，喜歡過怎樣的生活……都可以，沒有人可以强迫你。但在中共統治之下，可以這樣麼？

一般人都有一個大毛病，在健康受到損害之後，才知道健康的可貴，在自由失去之後，才知道自由的可珍。享受慣了自由，就不加珍惜。到眞正失去之後，恐怕後悔也來不及了。

政權不等於國家

愛國是應該的，但並不就等於是愛一個政權，愛一個統治者。不容人民有置喙餘地的政權，怎可以代表一個國家？要每一個人民對毛澤東思想都唯唯諾諾的政權，又怎會是一個眞正有前途的政府？

不要以爲大陸上的表面安定之局可以長久，不要以爲紅衞兵「造反有理」，到處串連、清算、鬭爭、殺人的大流血局面從此過去，不會重演，暴力產生暴力，所種下的種子，要發芽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來日大難，未有已期。

利用價值

獲得優遇的二十多位港大學生們，且莫高興，中共當局是算計精明到了可怕的地步的政權，它對你們這一群來自十里洋場，在自由氣氛下過慣的青年知識分子如此客氣，其中自有道理，並不會眞正認爲你們是可用之材；即使不把你們看作是一堆垃圾，至少也認爲如非經過徹底改造，絕對不會是一塊料子。

那麼，何以對你們又如此客氣呢？

因爲以台灣爲基地的中華民國還屹立着。

假如有一天，台灣「解放」了，看中共對你們的態度會怎樣吧？

假如眞會有這樣一天，你們的被利用價值就告完結，再也用不着招待你遊覽大陸，利用你們到香港來作宣傳德政的傳聲筒了。



我怎樣喪失了民族立場

錢偉長

編者按： 據報載：香港大學學生會旅行團，上月前往大陸。在清華大學，他們見到了錢偉長教授，和師生們座談、聯歡，錢偉長教授和一班師生一早去火車站給他們送行。錢偉長教授是國際知名的力學家，曾留學加拿大，在美國研究火箭。回國後，從一九四五年起任清華大學機械系教授。一九五七年曾被評為「右派分子」，鬪爭多次。既然這次港大一小撮同學到北京清華見到了他，還稱他教授，則證明他已復職有年了。不過，香港大學一小撮同學雖然「見到了錢偉長教授」，諒沒有機會與他個別詳談。這裏，謹向全港學生提供錢偉長教授「解放」初期的一篇自我檢討文，也好作為他日部分同學「回歸祖國」或「適應」統治時的參考。

我是貧苦家庭的子弟，自知不可能自費出洋，我只好在畢業後進研究院，好好準備，作考公費出洋的打算。在先生們的不斷鼓勵下，堅定了我那時的信心。「一二九」運動時代，我為一種狹隘的民族意識所激動，參加了羣眾運動。但是，在我的思想上有着矛盾的。一方面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和青年的革命熱情，一方面是自私的出洋做教授的名位慾望，因此，每次運動開始時我都熱烈地參加，但是，每到運動告一段落，我便靜悄悄的鑽進實驗室裏趕起功課，又羨慕起周培源先生的科學成就，和葉企蓀先生的學問淵博來了。當一批批的老朋友勇敢地離開學校走向革命工作崗位的時候，每次總有人希望我也去，我自己也這樣想，但是到眞要去時又怕革命工作太艱苦，躊躇起來而借故不走，甚至安慰着自己，說工作要「分工」的，一批人去搞革命，一批人去搞「科學」，革命成功後科學也是很需要的。其實這是自己騙自己的。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科學永遠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總而言之，不論怎樣說法想法，都離不了想出洋做教授，這充分暴露了我的落後動搖，我這種卑劣的自私自利心情，實在是太見不得人了。後來考取了公費留學，在加拿大便一心一意地下起苦功來，為着自己的前途努力。在一兩年裏就有了幾篇論文，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力學界一般人士的注意，因此沾沾自喜，自認為一登龍門，身價十倍，我這工作一定提高了我在國內的地位。我就是這樣追求名利，愈陷愈深搞着各種研究工作，根本沒有想到祖國的需要。

正因為我的這些研究工作，受到馮卡門的垂青，當美帝國主義的火箭和噴射推進的研究工作，正在草創建立的時代，便邀請參加。當時我心裏是頗為得意的，一方面以為這工作一定能引起國內的重視，而我在國內的學術地位便會提高起來，一方面自以為對消滅德日法西斯戰爭，也間接地貢獻力量。當時我還想：國內在熱烈抗戰，很多老朋友們都在民族解放抗日戰爭的陣線上工作，這樣的軍事科學研究工作，至少也可以搪塞一下。我完全看不到美帝國主義正在利用對德日戰爭擴張軍事裝備，準備侵略戰爭。我這四年的研究，實在是替劊子手做了磨刀利器的工作。我這帶滿血腥的工作，幫助美帝國主義侵略者製造了殺人的武器。給和平的朝鮮人民帶來了災難；使英勇的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增加了困難，多流了鮮血；每次報紙上提到美帝國主義的火箭炮時，都使我內心增加了沉痛的犯罪感覺。

我這樣苦心的工作，很快地得到了效果。一九四四年清華聘我做航空系的副教授，當時一肚子不高興，心想研究了三年多，還只是當副教授？我以「學成歸國，尚需年數」為辭拒絕了。但在同年三個月後，清華機械系請我做教授，我便立刻接受了。但是怕人家說我對名位太重視，顯得對教授的名義太關切，所以又借口「研究工作一時不能結束」，拖了一年，在一九四五年才返國到了清華。出洋留學，回國在清華當教授的迷夢都達到了。只是那時清華園戰後初復，瘡痍滿目，國內在反動派統治下，烏烟瘴氣，偽法幣不斷貶值，生活非常困難，這些情形，和我在抗戰前所嚮往的新南院式（按：清華大學教授住宅）的教授生活，相差太遠。那時我的向上爬的目標，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我自命不凡地要想在中國發展工程科學，發展力學研究。但是這些問題在當時的混亂情形下，都毫無希望。在這樣苦悶的情緒下，由於進步朋友的影響，便積極地參加了反蔣反美運動。……

但是這種建立在個人利益上的積極性，是經不起考驗的。當北京解放前一年的夏季，錢學森到清華來玩，看見我一日兩餐，借貸為生的困難情況，同時談起發展工程科學所受到的漠視和困難，他便勸我再去美國。他告訴我，馮卡門也很關心我在國內的工作，曾告訴他假如我在中國有困難可以回加省理工大學去教書。他告訴我，在這樣混亂情況下耗費精力和時間是沒有意思的。我最後便完全喪失了民族立場，可恥地同意他的觀點，自慰地說：「等革命勝利情況安定後，我們再一起回來。甚至於把馮卡門老頭子也帶回來。來發展新中國的工程科學研究。」我這樣完全只為自己打算，看不見美國的教育與科學研究是為誰服務的本質。完全看不見馮卡門所領導的航空科學研究，正是美帝國主義轟炸朝鮮和我國和平人民的基礎。馮卡門正是要我為美帝國主義服務，要我叛變祖國，叛變人民。

我沒有去美國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站穩了人民的立場，只是因為到美國領事館簽證時，要我宣誓在戰時願意服兵役，我怕死，我更不願意為美國死才

共軍不抗日專打國軍（上）

中共黨人大言不慚，說抗日戰爭是他們的功勞，誣指國軍不抗日，事實完全相反。但看筆者這部「抗日戰爭史話」寫過的各大戰役，無論是淞滬會戰、長沙會戰、徐州會戰，中共軍隊都沒有一兵一卒參加。

僅在抗戰初期，參加了太原會戰的外圍作戰，平型關一次戰役，而參加作戰的林彪部一一五師，僅是參加軍隊一小部分，竟貪天之功爲己功。

自平型關一役，共軍表演了一次抗日之後，遂脫離戰場，埋頭發展武力，私建邊區政府，擴充地盤，並於一九三八年底開始蠶食抗日的地方團隊，等實力擴大之後，則偷襲或與日軍夾擊國軍。

共軍吃掉河北抗日民軍

中共每宣傳他們在華北地區打游擊如何了得，指責政府不戰自退，放棄華北，其實在華北各省原來就有人民自發組織的游擊隊，並駐有與游擊隊配合作戰的正規軍。山東、山西、河北、綏遠、察哈爾，也都設有省政府（多設在山區隨時游動）。可是這些國軍和地方團隊，一心只顧抗日，應付日軍的進攻和掃蕩，沒有提防躲在背後不見光的共軍。後來雖然知道提防了，可是在日軍和共軍的夾擊之下，自然難以立足。遂被共軍以大吃小，一個一個的解決了。

⑴首先被共軍吃掉的是在河北的抗日民軍張蔭梧、丁樹本、張錫九、楊玉琨諸部。張蔭梧是河北民軍總司令，爲清初大儒顏習齋的信奉者，在北平辦有四存中學，宣揚顏氏的功行實踐的學說。抗日軍興，乃毅然投筆返鄉，組織抗日游擊隊，不數月擴展到萬餘人，據博野、蠡縣一帶，日軍屢次進犯皆未得手；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共集中賀龍、呂正操、趙成金諸部，以打入分化，策動叛變，包圍進攻，埋伏偷襲各種辦法，次第將張部解決。張氏爲河北民軍總司令，張部一垮，其他各部也都陸續遭共軍的毒手。

⑵共軍纂奪了河北的游擊地區之後，一九三九年三月，開始越過河北平原，向山東擴展。入侵山東的共軍爲徐向前部，用同樣的手法，吃掉抗日地方武裝。被共軍吃掉的計有長淸的第一區保安司令部，壽光的第十四區保安司令部，魚台、萊蕪、蒙陰等縣的抗日團隊，九月以後被解決者有博興的保安第八旅，魯東九梯隊，招遠保安第二十七旅等，不可勝數。

助日軍打國軍典型事件

⑶共軍在吃掉和消化了河北、山東的抗日地方武力之後，一九三九年冬，乃將內戰升級，開始進攻政府的地方部隊。

一九三九年冬，日軍第一期攻勢已勢窮力蹙，夏季的隨棗會戰，秋季的第一次長沙會戰，敵軍都未受決定性打擊即倉皇退卻；十月國軍第二期整訓完成，戰力大爲增强，遂發動全面冬季攻勢。

第二戰區奉令，截斷同蒲鐵路南段，包圍殲滅晉南三角地帶的日軍。此役國軍動員十三個軍，自十二月上旬到一九四〇年一月中旬，血戰了一個多月，迭獲勝仗，但配屬第二戰區的第十八集團軍（且在戰事激烈進行之際，策動山西新軍薄一波、王若飛、韓鈞、戌勝伍、張文昂諸部叛變，拉走十幾團人，賀龍就地收編，以致圍殲日軍的任務，功敗垂成。

抗戰之前，山西省當局逮捕監禁許多共黨分子，薄一波、王若飛等皆在其中。抗日軍興閻錫山將他們釋放，並重用他們成爲軍事幹部。當時閻氏建有「抗日犧牲大同盟」簡稱「犧盟」，薄一波等亦均參加。閻氏目的本在網羅人才，增强力量，結果弄巧成拙；薄一波等早就與延安互通消息，致有陣前易幟的一幕慘劇。這是共軍協同日本打擊國軍的典型事件。

抗日方三載內戰復起

⑷河北抗日民軍雖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被共軍消滅，但是河北省政府，冀察戰區司令部仍在河北南部，遂成爲共軍垂涎的目標。

當時的冀察戰區編制如左：

冀察戰區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鍾麟，轄朱懷冰的九十九軍，石友三六十九軍，孫魁元的新編第五軍。設五步兵師，一騎兵師，仍具相當實力。

想吃掉六師正規軍，沒有像解決河北民軍那麼簡單，因此乃集中十八集團軍全部主力，除林彪的一一五師，劉伯承的一二九師之外，復調集賀龍、徐向前、楊勇諸部於一九四〇年一月拼力圍攻冀察戰區部隊，軍事委員會迭電令制止無效；國軍同時又遭日軍威脅，遂被迫退出冀南。鹿鍾麟偕朱懷冰部撤往晉東南，孫良誠、高樹勛等退向魯西。

一九四〇年七月，共軍再以林彪的一一五師爲主力，配合楊勇、楊得志、蕭華、陳再道諸部進攻魯西的孫良誠、高樹勛兩部。兩部苦戰不勝，被迫退往黃河南岸。從此河北省政府遂不能施行政令。

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維時僅三年，共軍在大敵當前，國難熬煎的情況下，喪盡天良，乃有挑起內戰烽火。

史劍非

為周恩來定讞（下）

岳騫

三、「抗美援朝」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韓共軍突然進攻南韓，當時美軍已撤出南韓，南韓建軍尚未完成，措手不及，首都漢城及大城市大邱，相繼失守，眼看就要亡國。此時倒虧了美國那位「半吊子」總統杜魯門，毫不躊躇下令在日部隊增援，以後經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出兵，共計有十七國派兵參戰，統歸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元帥指揮。麥帥自率大軍由北韓元山港登陸，直下北韓共軍根據地平壤，於是共軍不戰而潰，北韓全境光復，共酋金日成逃至鴨綠江南岸的新義州，再退就只有退到中國的安東省了。就在這時，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幫突然派「志願軍」入韓參戰，又打聯軍一個措手不及，將聯軍打回三八線以南，形成今日的局面。

毛幫入韓參戰，損失兵員超過百萬，金錢損失更難統計，欠了蘇俄債款一直還到一九六四年始還清。這一行動是毛幫血腥統治中國後，對全體國民犯下的最大罪行，與「土改」，「鎮壓反革命」相等。但是卻也害了毛幫自己，由於毛幫全力投入韓戰，無力進攻台灣，使中國政府在大陸敗退之後，能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由站穩腳跟而不可動搖。

毛幫何以要介入韓戰，就當時的情況看，實在想不出半點理由，軍事方面應當攻下台灣，全部控制中國，不使中華民國有捲土重來的機會。經濟方面在八年抗戰及四年戡亂之後，確已元氣大傷，自無力支持一場國際性的戰爭。至於外交方面，西方各國均準備與偽組織建交，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未走，國務卿艾其遜發表對華白皮書，聲言對華關係一筆勾銷，靜待塵埃落地；英國派出了駐毛「大使」鄧寧爵士到香港，亟待上任，以後不能去北平，乃改任日本和約簽署後第一任駐日大使。這些情況都被毛幫介入韓戰而一筆勾銷。

毛幫介入韓戰損失如此重大，為什麼還要硬着頭皮去幹；在過去一個普遍的說法，是奉到史達林的命令，上命難違，因為史達林嗾使金日成南侵，一手惹起的大禍，史達林不敢插手，只有嗾使毛幫作貓腳爪，打勝了一切光榮自然歸於「史達林大元帥」（在當時毛報毛刊中，這六個字是一個專有名詞，不得分開用，任何人如專稱史達林而不帶大元帥，就屬大不敬，有去北大荒之可能），打敗了由毛幫頂缸。世間最上算的事無過於此，不但如此，史達林又把蘇俄二次大戰未用完的過時武器，以高價賒給毛幫，外加利息，中國老百姓勒緊肚皮，餓死千萬，終於還清了這筆閻王債。

毛幫驅使中國人入韓作砲灰，本身究竟有何所得呢？就當時各方傳說有幾點。第一，可以藉此促使毛軍現代化，把過去舊式武器全部更新；第二，藉聯軍砲火消滅異己部隊，如被俘國軍及不忠於毛的共軍。還有一個較內幕的消息，是左派高級人士傳出的，毛澤東是用的假道滅虢的手法，消滅高崗在東北的勢力。自從毛軍佔領東北後，大權就落入高崗之手，毛偽政權成立時，高崗以偽政權「副主席」（毛偽政權成立時「副主席」共六人，即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琛、張瀾、高崗）兼任偽「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共軍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共黨東北局書記（當時尚無第一書記之名，實則第一書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聲勢顯赫為關內各大行政區紅色軍閥所不及。高崗之問題尚不在於所負的名義，而是在行動上也有獨立傾向，當時東北自發鈔票，自印郵票，火車不與關內直通，以山海關為界，旅客到山海關須下車步行到下一站上車，同時「東北人民政府」又直接出面與蘇俄簽訂貿易協定，就其獨立張而言，比起張作霖固然大得多，就是比之「滿洲國」也不遑多讓，但自毛軍介入韓戰後，高崗聲勢大降，終於受到整肅，所以要說毛幫此舉在於假道滅高崗，自不為無理。

當時對於毛幫介入韓戰雖然諸多揣測，但只有一點似是一致同意的，即是史達林命令毛澤東行事，與他人無干。

事情經過了二十年，最近蘇俄為了打擊毛幫，公佈了全部眞象，原來毛幫介入韓戰是周恩來親自趕到黑海避暑離宮向史達林「大元帥」懇求，始獲得批准的。這樣說法如果出之西方任何通訊社，我們一定笑為天方夜譚，但是卻由於蘇俄官方宣佈，

幫介入韓戰是周恩來一手策動的，全世界研究中共問題的人，可以說都跌了眼鏡，相信許多專家聽到消息都有啼笑皆非之感。

周恩來爲什麼要策動毛軍入韓，所有毛幫參戰可能獲得好處皆與他無干，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唯一可以想出的理由，就是周恩來下了這一子，確實挽救了中華民國的危亡。當三十八年政府撤退到台灣時，危急情況實非今日所能想像，此處只舉出兩個人的話可概其餘。

一是前台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後來向人說，三十八年政府遷台到三十九年韓戰爆發時那一段時間，政府大員包括他自己，人人身上都帶有毒藥，準備一聽到毛軍登陸時，馬上服毒。一是故副總統陳誠也說過此事，除去每人帶有毒藥，更說出當時美國遠東總部曾派人到台北接洽，準備緊急時派飛機接我國政府大員出險，陳誠的答覆是要死就死在台灣，決不他去。吳國楨是否眞有服毒的勇氣，就其一生歷史來看，固然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但陳誠爲人則確信他是作得到的，由此可知當時政府的處境，使毛幫不介入韓戰，今日未必還有中華民國，不但我國家的法統絕了，中華民族的四千年文明也從此湮滅，周恩來這一步棋輕易挽救了中華民國，相信當代沒有兩個人有這麼高明的手法。周恩來爲什麼這樣作，不能再談下去。但毛澤東並非傻瓜，他終有一天在「夜不能寐，浮想連翩」時，會想到上了周恩來一個大當，使他失去成功的機會，終於走上安祿山、史思明、黃巢之途。

四、尼克遜訪平

這次尼克遜去共區訪問，現在大體也證實又是周恩來的妙棋，爲此同林彪發生衝突，終於整肅了林彪集團，在大陸以外的中國人，不論在台灣抑在海外，對尼克遜去共區皆痛心疾首，既怨尼克遜又恨周恩來，就眼前情況來說，自有可恨可怨之道，由於尼克遜的訪共區，使我們失去聯合國的席位，在外交上遭受重大挫折，但是要向遠處看，尼克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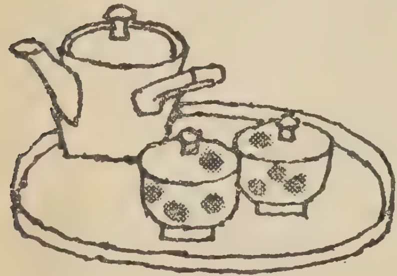
尼克遜訪共區，對毛幫不利之點，重大有三：

第一，引起內部分裂，毛幫過去二十年雖然不斷進行鬭爭，但都是對內權力之爭，從未因外交問題發生爭執，只有這次實在因爲關係重大，以林彪爲首的槍桿子提出反對，周恩來得到毛澤東支持，擊敗並整肅林彪黨羽，得到勝利。此舉眞正的意義不在於擊敗林彪，而是整肅了林彪系的將領，在毛軍內部來說，以林彪系軍人力量最大，素質也較高，這次毛周整肅林彪，情形宛如史達林除杜卡契夫斯基元帥及其夥伴，把優秀紅軍將領一網打盡，到了德軍進攻時，一日失地千里，其餘的紅軍將領如伏羅希洛夫、提摩盛科完全不是德軍的對手，直到較低級的將領朱可夫、羅果索夫斯基、馬林諾夫斯基一輩人升爲指揮官，才算穩住陣腳，但莫斯科已岌岌可危，蘇俄首都已遷去古比雪夫了。史達林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周恩來這次搬石頭一定砸了毛澤東的腳，一旦發生戰爭時，就可以看出了。

第二，由於尼克遜的訪毛，使毛俄之間也沒有復和的可能。毛幫過去幾年來雖然一直反俄，雙方甚至兵戎相見，但是，不致引起蘇俄對毛幫大舉進攻，基本原因在於毛幫也反美。此中奧妙，很少人提及，大家都糊塗毛澤東這個瘋子爲什麼反俄又反美，向世界兩大强國挑戰，不知其高明處就在此。蘇俄所以過去不肯正式動手對付毛幫，就因爲毛幫反美，而且眞正是大力在反，等於同蘇俄並肩作戰，如果逼之太急，恐怕狗急跳牆，倒向美國一邊。在美國來看，毛幫雖然萬惡，但畢竟反蘇，牽住一部份蘇俄兵力，使其不能在歐洲興風作浪，儘管毛幫在東南亞到處放火，使美國疲於奔命，但美國仍然眷念他在西線的功勞，不但不願摧毀，而且還曲意保護，所以毛幫雖然是紙老虎，仍能在兩大國之間張牙舞爪，表面看來美蘇皆無奈之何，眞像是一個「强國」。

這種把戲玩了十年，其中奧妙周恩來不會不知，他爲什麼一反常態，要一面靠向美國。林彪爲人如何姑且不談，但爲毛幫着想，如果不能兩面都反，最好還是親俄反美，事實很顯然，反美不會反出大麻煩不可，林彪反對親美是不錯的，應該是毛幫目前可行之道。但周恩來卻堅決反對，究竟周恩來是怎樣想的，他如果眞替毛幫打算，不該出此下策，尼克遜訪共區，即使不能解決越戰，也可以增加其個人聲望，爲下屆競選的資本，毛幫邀尼克遜前往訪問，究竟想得到什麼，爲了聯合國席位嗎？即使尼克遜不去北平，下屆聯大毛幫也必然進去；爲了解決中華民國嗎？任何人都知道是妄想，尼克遜在動身之前已再三聲明，決不背棄中華民國，仍然信守對華承諾，雖然尼克遜的話靠不住，但這在現階段中，他也只能如此作，可以相信這次尼克遜去北平，毛幫將一無所得。好處沒有，壞處可就多了，蘇俄決不甘休，若不在中蘇邊境製造事端，也會慫恿北韓南侵，北越發動大舉攻勢，既破壞尼克遜的妙計，也打擊毛幫的威信，將使尼毛均陷於尷尬之境。

第三，將促進內部變化，毛澤東平生恨透修正主義，要拒絕修正主義，只有不與外界來往，低垂鐵幕，史達林的政策是如此，毛澤東思想依然，所以紅衞兵造反曾經襲擊外國人，也是秉承毛澤東思想行事，若是站在共產黨人的立場看，毛澤東的看法還是對的。但是周恩來這次邀尼克遜往訪，完全打破了這項成規，尼克遜這次前往中國大陸，隨員爲數甚眾，謅從之盛，毛僞政權成立以來所未有，雖然只經過廣州、上海到北平，但也爲兩千萬中國人所目睹，美國並非紙老虎，不但强，實在富，相較之下，任何人對毛澤東的天堂皆會發生動搖，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周恩來請尼克遜去一趟，抵銷了毛幫二十二年的反美宣傳，套用一句毛八股：「用心何其毒也」。以上所舉係犖犖大者，若再搜集小節，再找十條也不難，即以此四項而論，一旦毛幫據以清算周恩來時，眞不知周恩來怎樣辯白也。



看港大同學訪大陸後的感想有感

薩赤

一月九日，本港某大中文報第十七版，以顯著地位刊登了港大學生會大陸旅行團在大陸流連廿六日之後，於該學生會禮堂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由張惠琼、朱丹娜、梁一鳴、李文標、馮紹波、關品方、馮基、張玉崑、蘇南等發表了一番感想。同時，明報也刊載該項消息，並說該學生會準備把這些感想刊於「學宛」之中。

看了他們的感想之後，不期而然，我也有一份感想，倒願意寫出來讓大家看看。這個旅行團僅在大陸逗留了二十九天，但鄙人有幸在大陸逗留了七千另二十五天，而且在大陸的大學讀了五年，工作以及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共九年，不知港大這些發感想的「同學」認爲我有沒有資格發言？

關於人民生活和意識形態問題

首先，且讓我們看看他們的旅行地點：經過的且不說，停留訪問的是廣州、杭州、上海、蘇州、無錫、南京、北京、武漢八城市，其中全國最富庶之區——長江下游平原已經佔了五個，另一個是「首都」，一個是「南大門」，還有一個是自古有名的長江中游重鎮，無可否認，這些城市，在大陸來說，生活是比較高的，這是由於歷史、地理、政治等因素造成，也即成了中共安排別人參觀的「樣板市」。對擁有七億以上人口，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大陸來說，根本缺乏代表性。請問各位「同學」，你們是否知道：從廣州乘車北上時，經過一個英德縣的河頭車站，從這個火車站向北，連貫五個站（這些站的距離，約十倍於九廣鐵路）的鐵路兩邊廣濶區域，正是囚禁着將近二十萬人犯的「英德勞改場」，種植着出口的「英德紅茶」；你們又是否知道：在湖南與江西交界的連綿丘陵地帶的農民，每月只分配得十二斤穀（七斤糙米）的口糧，過着每個勞動日得回二角七分錢報酬的非人生活呢？諸如此類，作嚮導的共幹，沒有對你們說過吧？

不錯，大陸沒有夜生活，更沒有夜總會，在連褲子也沒有幾條的「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政策下，誰又能光着屁股上夜總會？政治運動，一個未完，一個又起，工作完畢，還要政治學習二小時，不斷革命，不斷整肅。本人曾經身爲共幹，回想當其時，政治生命確是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終日，還有閒情逸緻去夜總會？

他們在沿鐵路所見，有許多梯田。確是，這些梯田，一部份是大陸陷共以前已經有的；大陸陷共以後，農民開墾出來也不少。但這一部份，正是一頁農民血淚史的記載。

田地耕具，統歸農業社所有，七億農民，一旦變成七億農奴。公社化之後，更變本加厲，嚴重地打擊了農村經濟，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因此出現了五九年以後的一連三年大饑饉，餓殍遍地。當劉少奇執政之後，一方面推行三自一包，另一方面鼓勵由個人大量開荒，保證開出的荒地，三年不徵公糧，在這個物質刺激之下，在農村確是掀起了一股開荒熱。但當荒地開出之後，經過兩造收成，由不出產的生荒地，變爲可出產的田地之後，一個四清運動，在所謂打擊自發勢力的政治壓力下，農民貪早摸黑，流血流汗開出的荒地，又統歸生產隊了。想來，這些梯田的來龍去脈，共幹又沒有對港大同學說清楚的了。

在他們的感想之中，對大陸的大學生的意識形態大加讚揚一番，既然他們用到哲學名辭，那末我也可以談談哲學和社會學的內容了。

共黨捧爲經典著作的「歷史唯物辯證法」中說：「社會的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這句話也許是對的。在自由的社會環境中土生土長的人們，一切有自己的自由，可以自由競爭，可以自由選擇工作，波士有自由炒職員，職員也可以自由燉冬菰給老板，再加上社會的高度物質享受的刺激，因而，決定了人們的意識形態上存在着濃厚的個人名利觀念；而在大陸，根本剝奪了一切人身自由，在投考大學時，是統一招生，你報名考什麼學校，什麼系是一回事，他分配你去什麼學校什麼系又是一回事。譬如，一九五六年，廣州市第十三中學有一個畢業學生，報名投考中山醫學院，結果把他分配去武漢體育學院，怎知這同學一來跛了一只腳，二來是連上碌架床也不行的「虧佬」，怎麼讀體育系？結果只好輟學而又失業。又如在一九五八年，在大學中貫徹所謂階級路線，原正在北京航空學院攻讀的學生中，大部份是家庭成份「不大好」的，由於該校畢業後是分配到國防單位，選人也要求極高，但這個運動一來，儘管這些高材生在學業上成績昭著，也因政治問題，把他們調開，計調到哈爾濱工業大學、清華大學、以及華中工學院，畢業後也只分配一些普通工作崗位了事。

在大學畢業之後，統一分配工作，那時可說是畢業生最緊張的時刻，留在城市，抑或到不毛之地？但要知道，儘管分配你去什麼地方，不去不行，假如你抗拒分配，擅自回家的話，馬上取消你的糧食分配，讓你只好在僅得半飽的家人口糧中再去剝削。其次，公安派出所會一天登門找你二三次，直令你們家人如本人都不勝其擾，被迫就範，再不聽，那就送你去勞教，二三年不等，

釋放後，還只是個受歧視的一類「釋分子」，問你怕未？

不論是共幹也好，是大學畢業的技術員、工程師、教授也好，你要爭取提拔而努力工作，努力鑽研業務嗎？且慢，恐怕不久，就會專爲你召開一個批判「純技術觀點的反動意識」的鬬爭會了，共產黨之看人是「德才兼備」「以德爲主」，而這個「德」，不是一般以爲不偷不搶不騙的「德」，而是家庭出身，以及個人表現。至於家庭出身，由祖父一代算起，是否無產階級，有沒有作過任何「壞」事，經審查後列入檔案。再則，你個人表現是否對共黨馴如羔羊，各事都服服貼貼，沒有半點不滿。以上各點，如有半點暇眦，想得到提升是難於上青天。一九五八年，上海復旦大學數學系有一個畢業生，很有數學天才，其畢業論文，經各級審閱，直至高等教育部，都認爲是奇才，中共國防部準備吸收，參加國防數學的研究和計算工作，並給以中尉軍階，後來幾經審查，發現該人的祖父在家鄉曾經擁有幾畝田，是個小土地出租者，結果只能分配到湖南礦冶學院當助教，豈不悲哉？在這個身不由己，今天不知明天事的社會中，談什麼個人名利？不論誰人，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還怎能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什麼創造發明，增加生產，提高效率等等，都只是個口號，有一些能夠做得到的，也只是基於一種壓力，如技術部門是基於「政治任務」這個壓力，工人是基於工時限制的壓力。

老實說，共黨統治大陸二十多年，到現在還厚着面皮喊一窮二白，其政治掛帥，頻頻整肅，以至嚴重破壞生產力，打亂社會經濟結構是一個原因，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使七億人民失去自由，個個都覺得前途茫茫，得過且過了。

關於「新聞並不是封鎖」

至於說到「大陸內新聞並不是封鎖」的一段，更是笑大人口，笑死人不倍棺材。說到他們出版一份新聞參考資料是有，我也知道有，但，這幾位港大「同學」見過否（也許見過的）？在大陸這份參考資料是什麼人才可以見得到，你們知道嗎？不錯，大陸還有這類型的出版物，我可以證實，文中仍然保留着各通訊社的文義，如仍稱蔣總統，美總統，並無修改，別省的我不知道，廣東省則稱爲「參考消息」，是在南方日報社內秘密印刷的，由省委宣傳部編排，直接付印，不假任何人之手，印這份文件的工人，是經過嚴格挑選的黨員，在廠內另一建築物內印刷，別人休想進入一步。該份「參考消息」是發至科長級以上黨員幹部閱讀（科長級以上非黨員和黨員而非科長級的均沒有份），發出時，是由每單位的機要和秘書用信封密封，直接拿到有資格閱讀的人面前叫他簽收，隨即，收回上次發出的，循環不息，絕對不允許有一點一滴洩露，以及遺失，否則黨紀處理。這點你們大概也不知道吧？抑或是不敢說出來？

在大陸，只要有電台的地方，就有一個高瓦數的干擾台，任務是干擾「反動電台」的電波。在廣州市，負責干擾的是在沙面的廣州第二電台，在廣州範圍內，白天是完全收不到國外電台的廣播的，除非是晚上，干擾少了，以靈敏度高的收音機才可以收到香港、美國之音、倫敦等廣播，間或可收到台灣廣播。任請切記，要模仿香港人以小型半導體收音機聽狗馬消息時的姿勢，放在耳邊，否則，被人聽到而去派出所告發的話，那就要擦干淨屁股了。不要說是政治、軍事的消息，就是對大學生教育中提到外國的科技成就，也只是由教授或講師口中輕描淡寫地說：「現在外國有這一種新發明或新工藝，其原理是……其作法是……」。欲進一步知道詳情和要些參考資料嗎？欠奉，假如要知道，你們將來如果分配到科學研究機關時會有的，聽課者只好徒呼呵呵而已。

由此可見「新聞並不是封鎖的」之眞實內容了。

關於大學生的待遇

至於大學畢業後的待遇我也談一談。

大陸的工程科技人員分級是技術工人——一至八級；技術員——一至五級。目前五級技術員以廣州地區（大陸薪酬較高的一區，最高是新疆，其次是海南島）爲例是月薪四十三元五角，八級技工是一百〇九元，五八年以前工科大學畢業，而且是本科（五年制）的，薪酬是由三級技術員算起，即月薪六十四元五角，專科（二年制）的是由四級技術員算起，薪酬五十四元五角，至一九五九年，在名曰減少「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的差別」藉口下，工科大學取消專科，而本科（五年）畢業後，薪酬是由五級技術員算起，每月只得四十三元五角。他們所說畢業後每月六十元左右，要就是共幹吹牛皮，要就是該說的人已經畢業好幾年。假若僅是幾位「同學」自己臆測的話，那我倒願意發動大陸畢業，現在居留香港的大學生向他們要求補發薪金了。

至於一般工人，民辦工廠的薪金由十八元起，國營工廠工人薪金由二十九元起，六十元左右已經是一個四級技術工人的薪酬了。

我不明白，爲什麼中共不安排他們在廣州參觀廣州工學院，暨南大學，在武漢不安排他們參觀華中師範學院等的破爛校舍，而要安排他們參觀中大、清華、武大。這三間大學的前身都是「美帝國主義創辦的文化侵略機構」。當然是環境優美，如置身在港督府中，他們見到中大的蒲蟄龍教授，不知蒲教授可有對他們說在「文革」期間被鬬得死去活來的情況？他們見到清華的錢偉長教授，又不知錢偉長可有把五七年時在清華提出「教授治校」而被劃爲「右派分子」，連遭幾星期鬬爭的慘痛教訓，特別介紹在中國科學院鬬錢教授時，居然集中了二百多架小房車，極一時之盛況的「壯烈」場面等情況向他們介紹？我不認識劉仙洲教授其人，亦未聞其名，雖然我也學機械，卻根本沒有聽過港大的老校友劉仙洲其人對中國機械工程學有「啓蒙貢獻」，但我確識得一個港大的舊校友，此人曾任廣州市委書記，名曰鍾明（港大時是否用此名不得而知），此人是職業學生，任書記時，我見到他的演講稿還是用英文寫的。被鬬垮後，一直抬不起頭，只是分配在一間工廠工作，這些港大「同學」爲何又不念舊，去探訪他呢？恐怕共幹又沒有說這一件事吧？

關於教育改革

觀察林

據一月四日中央社的報導，該社根據最近從廣東逃港知識青年得知，去年十一月間，廣州各機關、學校、廠礦單位，皆曾舉行會議，由負責人傳達北平發下的一份文件，宣佈林彪十大罪狀；內容如左。

(1)陰謀篡黨，將個人凌駕中央之上，在黨章中強把自己列爲指定繼承人。(2)推行機會主義路線，與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對抗。(3)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主張「槍指揮黨」，反對「黨指揮槍」。(4)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曾多次陰謀加害毛澤東，以實現篡黨篡國的目的。(5)廬山會議前後，藉批判彭、黃反黨集團，篡奪軍權。(6)無視黨的組織和紀律，大搞宗派主義、山頭主義，任用私人，排除異己，招降納叛，結黨營私。(7)打着大學毛澤東思想的紅旗反紅旗，以實現個人野心，玩弄政治騙子的把戲。(8)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意擴大打擊面，整了大批無辜領導幹部和老同志。(9)反對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10)裏通外國。

從文革的發展過程及去年九月以來的跡象考察，中共當局很可能給林彪加上這十大罪狀（這並非說罪狀都是眞的），在不留意大陸局勢的讀者，不免有所疑問，玆畧加分析和說明。

毛林合辦崇毛運動

據筆者的觀察，第(1)條罪狀完全是揑造的，目的在掩飾毛澤東的錯誤。誰也知道，林彪之成爲繼承人，是毛親自提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須知十一中全會，不但林彪無法強把自己加在黨之上，卽使毛澤東也沒有這個本事。因爲在「九全大會」（一九六九年四月）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之前，當時的中委劉少奇派仍佔優勢，因此，在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仍當選政治局常務委員。林彪何能凌駕全黨之上？至於把繼承人一事列入黨章一事，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尙未可知，倒可能是林彪的心腹在「九大」上提議的，在不大自然的情況下通過的，不過那也必須毛的支持，否則是辦不到的。歸根到底還是毛的錯。

要知道林彪之垮，非毛所願；林彪旣垮，卽暴露毛的錯誤，不得不對林彪揑造這一罪名，爲毛洗脫。第(4)條罪狀，也顯然是揑造的，這因爲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派是孤立的，幾乎全憑毛個人殘餘的影響力（主要是對不知黨內實況的青年、學生及中下級幹部而言，在黨內聲望，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會時已經破產），如果林彪加害毛澤東，毛派立刻就會樹倒猢猻散，林彪自己也難逃一死，反毛派不殺他，毛派也會殺他。林彪是附毛驥尾，爲毛抬轎的人，在毛派權勢未固之前，加害毛澤東等於自殺。這是不可想像之事。

至於第(7)條，「打着紅旗反紅旗」一點，是中共自文革以來，淸算任何人都可以用的罪名，本身無甚値得注意的重要性。不過從毛林二人的關係看則又不同。這因爲自從一九六〇年前後，「大躍進」跌斷了腿，毛澤東在黨內威望喪失殆盡，不得不把國家主席讓給劉少奇，在政治局中「退到第二線」不過問日常政務，此時毛澤東心思黯淡，滿身晦氣；就在他最倒霉的時候，林彪力抗眾議爲毛的「三面紅旗」辯護，並且硬着臉皮在軍隊中搞毛的個人崇拜運動，毛還[illegible]了一個條子：「農業學大寨，工業在搞崇毛運動，學解放軍也就是跟着搞崇毛運動。當在天安門上林彪高舉「紅小書」喊萬歲時，毛澤東是很受用的，因此「打着紅旗反紅旗」一節，是林毛二人唱的雙簧，不能獨責林彪個人。

第(2)條罪狀，「推行機會主義路線」云云，原文似乎有了錯漏，應該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林和陳伯達、康生、江青連毛澤東都是所謂「左」派。林尤其是附薩毛，亦步亦趨，如果說林的路線錯了

至於文中最後一段他們強調的「文革」後的教育改革的成就，從其措辭中我可以肯定，這段他們完全是「照本定科」，毫未「弄懂弄通」，是不是手中拿着發言稿向記者們宣讀呢？這篇稿是誰給你們的呢？

無可否認，五八年反右以前，共黨的大學教育是進步很快的，不論在數量，質量方面，確可算得是蓬勃發展，但五八年之後，已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這因爲：一、不斷摧殘和折磨老一輩的教授，二、於從講師和助教中培養新教授方面貫澈所謂「階級路線」，重「德」輕才，以至新教授在學術上只得半桶水，三，在吸收學生上也同樣貫澈階級路線，只要是三代貧農骨，那怕目不識丁，也安排唸工農速成中學，「畢業」後保送入大學，以至在工科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中，有些人連算一條三角，或解釋幾何都無法算出，程度參差可見，那又怎能培養出像樣的工程師呢？在下有幸，曾當過這些「紅人」們的教師，記得上物理課時，講一條「阿基米德」定律花了四小時，講壇下還大部MCC，上化學課時講分子擴散運動問題，也是「講極都唔明」，眞不知他們以後怎樣去學高等數學？目前共佔區的大學並非採用投考的辦法。當然囉！這些只知「紅」就萬事得的人們，隨便怎樣也不是一般正常學生的手腳的，那共黨只好採用保送的手段，送些連半桶水也沒有，只得「骨壓」的中學生去入大學了，這是對大學教育的一種摧殘，也是對國家，對民族的一個極大的罪惡，作育英才可沒有份，作育政治鬬爭中的爛頭卒那可有餘。不斷的鬬爭吧，鬬爭能給共黨鋼鐵機械，鬬爭能給共黨牛油麵包。

歡迎港大學生提出辯論

年青的朋友們，假如你們的這篇感想不是受命而發，而眞正是有感而發的話，那你們是太幼稚了，觀察一個人也要一二年，何況觀察一個社會。你們行色匆匆，而且盡往大城市去逛，二十九天時間，觀察不出東西的，以哲學名辭來說，連感性認識尙且未有，更何從談理性認識呢？去中國大陸生活

而言。而林彪自一九六〇年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起，即以反蘇的急先鋒出現；一九六九年四月，黑龍江邊區的軍事衝突，也是林彪親自指揮的，他絕不可能裏通蘇俄。因此這一條是無中生有，欲加之罪。

林在軍區佈置眼線

眞正値得注意的是(3)、(5)、(6)、(8)、(9)五條罪狀，雖不見得全是事實，但反映了林彪垮台的部分原因。

關於第(3)條，「黨指揮槍」和「槍指揮黨」的問題，林彪絕不敢明張旗鼓提出這些主張。但是從九大選出

大罪狀

魯逸

的四野軍人又佔多數。顯然，出身四野的軍人，並非全都擁護林彪，但確有一部分是林的死黨。而從去年九月中旬以來的人事異動看來，林彪似會有計劃的將死黨，佈置各大軍區中做眼線，例如福州軍區政委周赤萍，濟南軍區政委袁升平，南京軍區政委杜平，瀋陽軍區副政委李伯秋，廣州軍區第二政委孔石泉，成都軍區副政委謝家祥，都是林彪的親信。而這些人最近多不公開露面了。

文革後毛派失勢，林彪在軍隊中的影響力也僅能佈置心腹，分頭監視，不能正面與實力軍人集團相抗拒。林的上述佈置，可能獲毛讚賞。想不到竟成了林的罪狀。第(5)條罪狀，指林自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藉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等，簒奪軍權一節，又是替毛洗脫。彭德懷與林彪是死對頭，彭因上「萬言書」諫諍「三面紅旗」，使毛動了肝火，罷了彭的國防部長，並親自提名林彪繼任。林由是在軍中搞崇毛運動。毛林狼狽爲奸，欲爭回軍權，現在竟把罪惡委之林彪一人。

因反周恩來路線垮台

第(8)條罪狀，文革期間打擊而太大，整了過多的領導幹部和老同志，這實是毛澤東的責任，什麼「造反」「奪權」「鬬私批條」這一套全是毛的「指示」。其次是陳伯達、江青的責任，他二人是中央文革小組正副組長，現在也完全推到林彪身上。陳伯達早於一九七〇年九月垮台，即因爲替毛和江青做了代罪羔羊，現在林再被加上這個罪名，可知文革所造成的怨毒是如何深重。那些被揪鬬的幹部，等於「無事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現在正在「平反」、翻身，林彪垮台，無疑使他們出一口氣。第(9)條罪狀說，林彪反對毛的「革命的外交路線」。筆者認爲這是林彪垮台的主因和導火線。

中共新當權派的頭頭周恩來，向來做事圓滑，不露痕跡。他縱然獲多數實力軍人的支持，有恃無恐，但是對毛派總是不爲己甚，對毛個人尤其關照周到。陳伯達之倒台，康生之失勢，毛澤東已夠難堪的了，毛親自定的繼承人林彪，無論如何在毛生前不便更動。大概林彪自己沉不住氣。去年四月周恩來搞起乒乓外交，與美國接近，使林彪感到對毛太難堪了。因爲毛所以反蘇，因爲赫魯曉夫訪美，與艾森豪會談。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因劉是「中國的赫魯曉夫」。現在中共自己接近美國，且邀尼克遜訪問，無異是痛摑毛的嘴巴。於是林彪按捺不住發作出來，這與他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七千人大會上，力排眾議爲毛的「三面紅旗」辯護，可能是歷史重演。周恩來等無奈，將他打倒了。所謂反對毛「革命的外交路線」，實質上是反對周恩來的乒乓外交路線也。總括說來，除了第(9)條，其他罪狀不是揑造的，就是爲毛代罪。從林彪「十大罪狀」看出，毛澤東的處境實在不好過。許多人看不透這一點，迷信毛是三頭六臂，永遠不會失勢失權。



得三四年，參加他們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參加政治運動（老實說，不參加也不成），看到你周圍熟悉的同事，朋友，甚而至你本人無原無故的被整肅，或以我們看來，根本不成其爲理由的一種「理由」，而被鬬得死去活來之時，你就看得出了。到那時，你還可以勤練游泳，熟讀珠江三角洲地理，認識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泅泳回來，未爲晚也。到那時，恐怕你對大陸情況，會比我寫得生動十倍。

由於我的時間關係，以及考慮到雜誌的篇幅，只好到此暫告一段落，我覺得意猶未盡，你們也可能覺得「未具說服力」，倘若你們有尋求正確答案，甚或覺得我得罪了你們什麼而要求我面對面地去討論或辯論時，本人一於奉陪到底，時間，地點任擇，也由你們組織。爲表現眞實感起見，我絕不拿發言稿，也不準備發言提綱，切身深刻的感受，沒齒難忘，一切形式主義的東西都不需要。倘有此求請來信萬人雜誌轉達。（稿酬捐「萬人協會」）

中共是台獨

報載：台灣獨立運動的積極分子，去年四月間，曾在紐約行刺蔣經國的兩疑兇之一黃文雄，於月前棄保潛逃後，最近經由加拿大抵達香港，並偕同五名留美青年進入中共大陸。據說黃文雄係由美逃赴加拿大，經中共駐加大使黃華予以簽證，使他得以逃往大陸；而跟黃入大陸的五名青年，也多是「台獨」及「保衛釣魚台委員會」的分子。惟另一疑犯鄭自才，則未見同行。

這一消息傳出後，不僅本港居民覺得詫異；即東南亞各地——特別是台灣方面，也會莫名其妙的。因爲從表面上看，中共一向表示堅決反對「台獨」及其企圖；並曾抨擊「台灣獨立運動」是一種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行動！所以，人們都受騙了。殊不知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毛澤東，就是這一類「賊呼捉賊」的貨色。玆搜集多方面資料，來證實毛幫與台獨分子的勾結，有着很長的歷史。

台獨運動的開山鼻祖

所謂「台灣獨立運動」這個名詞，實不自今日始；遠自一九四九年當中國大陸淪陷，國民政府播遷台灣之後，自稱「台灣臨時流亡政府大統領」的廖文毅，即開始搞台獨運動了。一九五一年至五三年間，海外也曾出現一種所謂「第三勢力」的組織，當時蔡文治在東京、冲繩各地分別成立總部和支部；而李宗仁則坐鎮紐約加以支援，一度令到香港、澳門、東京及紐約等地，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但國府對這些散處海外各地的勢力並不怎樣重視，而最注意的卻是台灣本島的潛伏勢力。正如「紐約時報」一九五二年七月九日，發表一篇以「誰是中國眞正第三勢力」爲題的文章所說：「蔡文治、李宗仁及其他各地自稱民主人士的人，都不是眞正的第三勢力，而眞正具有這種力量的還是台灣人。……」

這卽是說，如果美國人或日本人要想培植中國的第三勢力，就應該從台灣人身上着手。事實上，廖文毅便是不折不扣的台灣雲林縣人，幼時已在日本人統治下的台灣各小學、中學唸書；並留學日本州大學化學工程博士銜。歸國後，曾在國內先後擔任過許多要職；直至勝利光復台灣之初，他在台更創立了「台灣民族精神振興會」、「台灣憲政會」、「台灣自治研究會」及「前鋒」雜誌等，極力鼓吹台灣獨立自治。

一九四七年，廖文毅曾在九龍成立的所謂「台灣再解放聯盟」，即開始爲中共所利用。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台灣保安司令部破獲蘇俄內部國家安全處派往國外潛台的間諜李朋一案後，始獲悉中共利用廖文毅在海外公開從事政治活動的情報。其後的關係越來越複雜，由於廖文毅精通台語、國語、日語、英語，在當時美國人的心目中認爲他是被培植新興勢力最理想的人物；同時，日本軍閥政客們，也對台灣的野心不死，於是鼓勵了廖文毅的「台灣獨立運動」。

一九五四年二月，他經馬尼拉偷渡到了日本，並在東京公開成立其所謂「台灣民主獨立黨」。一九五五年接着成立了「台灣共和國臨時議會」，自任議長。

一九五六年又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任大統領。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間，廖文毅曾僕僕於東京、香港、日內瓦、華盛頓及紐約之間，公開從事「台灣獨立」的宣傳活動；而且分別跟美國姑息主義者，尤其是中共的海外統戰分子接頭。

一九六二年，他且在東京、橫濱各地掛上了「台灣獨立統一戰線」的正式招牌，自任總裁。當時中共派在東京的統戰分子，也會極力與日共合作煽動利誘旅日華僑和學生，參加「台獨」運動組織；尤其是從台灣方面去日本的人更受到它們的影響，至深且鉅。

廖文毅承認被中共利用

根據台北「聯合日報」駐東京特派員指出：「台灣著名的游泳健將高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表示同情日本要求美國歸還琉球。表面上是鼓勵日人反美，實則是變相地鼓勵日人加緊分化台灣，因而引起前日首相池田勇人當時公開提出「台灣地位」的問題。

一九六五年一月間，台灣境內也爆發一宗「台獨」運動事件。那就是前台灣大學教授彭明敏，因代他的兩名學生草擬了一份「反蔣」的宣言而被捕，經法院審訊後，判彭明敏八年有期徒刑。當「合眾社」於同年四月五日發出這項電訊後，中共「新華社」則大做文章，指摘台灣國府「推行暴政，虐待了台灣人民！」由是反映出：中共不單是利用過廖文毅，即跟彭明敏和其他「台獨」分子，也有着密切關係。而彭明敏入獄不久便獲蔣總統特赦了。其原因如下：

㈠是彭明敏入獄後即表示覺悟，並寫了一份悔過書說：「我唯一的希望是要求政府饒恕我，給我一個自新的機會。我是富有感情的人，知道如何表現我感恩之忱。如蒙政府特赦，我將盡力爲國家服務。」因之，彭明敏遂獲得恢復其自由。

㈡是同年五月十四日，搞台灣獨立的最高首領廖文毅，已徹底覺悟從而宣佈放棄其十多年來的獨立運動，解散其組織並發表聲明，敦促所有跟這組織有關的海內外分子，一律幡然來歸參加國民政府的反共陣營。

同時，廖文毅也公開承認：他在海外搞台灣獨立運動歷經十七年之久，曾被中共所利用並獲得日本和美國許多私人團體的資助，在東京還遺下一幢房屋呢。他在表示在一九六四年當周鴻慶事件發生時，他便很想返回台灣侍奉他那九十二歲的老母，但始終被中共統戰分子和日本野心家所包圍，而無法脫身。直到一九六五年三月，才由國府駐日大使館以廖士康的化名，代他辦理離境手續和護照，始悄悄地離開了東京；直至他所乘的飛機抵達台北後，駐日大使館才向日外務省透露其眞相。這一戲劇化的演變及發展，對國府來說，在政治上顯然是一大勝利；相反地，對中共則是一大打擊。因中共對台灣內分化與統戰陰謀，一向不遺餘力，而最先被

「台獨」運動的小頭頭彭明敏，顯示中共不僅未因廖的覺悟而罷休，且更變本加厲地收買了那些出賣國家利益的漢奸們，目的在非搞垮台灣不可！

彭明敏的離奇失踪

彭明敏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呢？據台北及東京方面的報導說：彭明敏現年已四十七歲，他與日本朝野人士都有關係。因爲他出生於台灣時，正是日本統治台灣的時期，自幼受到日本人的教育；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他又是東京大學四年級學生，當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美國原子彈轟炸長崎的時候，彭明敏曾失去一條左臂；他的兄長更死於原子彈之下！彭明後來他曾分別留學加拿大的麥克基爾大學，及巴黎大學並先後獲有碩士和博士學位。返國後，一度擔任台灣大學教授。一九六四年間，他因搞「台獨」運動而被辭退；一九六五年經法院判刑入獄，因寫了悔過書（本文前段引述）而獲釋。

然則彭明敏爲什麼自食其言，而繼續進行其顛覆政府的陰謀呢？原來他不獨與日人有着密切連繫；即在加拿大和法國也有不少的同學與友人。所以，他的行動顯然受了外國陰謀分子的支配，否則他是很難逃離台灣的。據一九七〇年一月廿二日的東京「時事社」報導：「台灣獨立聯盟的東京支部首領辜寬敏說：獨立運動領袖前台大教授彭明敏已逃離台灣，將自寶島外進行顚覆中華民國政府。」又說：「彭明敏的獨立運動，久已獲得海外學生共一萬〇四百人的支持。……現在全球台灣人求取的獨立組織，於一月十五日由海外台灣學生所建立，其他地區總部分別設在紐約、多倫多、波恩、巴黎及東京等地。……」因之，一般論者認爲：台灣獨立運動分子已遍佈於全世界，而彭明敏之所以能逃離台灣，已獲日、法及加國的幕後協助。

原因是由於一九六五年，法國已與國府斷絕關係而承認了北平僞政權；同時加拿大也急欲與毛共建交，而不惜出賣國府。日本雖與國府維持邦交，但它多年來對北平的態度曖昧；尤其對台灣的野心更爲明顯。

的總後台

胡蓑之

的彭明敏得以逃離台灣，係由某國在台人員從中策劃之結果。彭明敏係一個月前在台灣登上一艘東方某國之貨船，未帶任何行李，亦無護照或旅行證件。該輪抵達日境後，彭某曾赴東京與古（可能係辜寬敏）某晤面，此後即不知所踪。但外傳彼已前往瑞典事並不可靠，而所謂彭某由瑞典致其在台家屬報平安的電報，乃是歐洲方面的同路人自瑞典發出者。……」

所謂東方某國，顯然係指日本的可能性最大；而企圖再窺伺台灣的野心，

亦以日本爲最明顯。只是拘於戰後中日和約的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一切權利、名義與要求。」並聲明：「本條約對中華民國國民的名稱的使用，包括台灣澎湖的居民在內。」日本更承認「凡由於中華民國過去，現在或將來在台灣實施的法律規則，而獲得中華民國國籍者，都是中華民國國民。」

這樣一來，台灣屬於中國領土，永無爭辯的餘地了。除非中共使用武力竊奪，日本當無直接由國府手中再度奪回台灣的方式。然而毛共根本沒有犯台的能力，因之，使用變相的手法，利用「台獨」分子要求台灣獨立自決，如能成功，日本不是還有機會染指台灣嗎？

中共唆使行刺蔣經國

以上方式不惟不會開罪毛共，而且正中毛澤東下懷。由於二十多年來毛澤東的處心積慮，其主要目的在消滅國民政府，而並不重視台灣這塊土地。這可以從下列的幾個例子看得出來：

㈠毛澤東在一九五一年起草的那項所謂「世界革命方案」中的第六大項特別指出：「對於解放台灣問題，原屬中國的內部問題，不容任何帝國主義者予以干涉。因爲政府對於人民所作的保證是：台

人民共和國政府進入聯合國之後，或者可以有助於解決此一問題。倘若有嚴重的阻碍，而不能將台灣馬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管治，則暫時由聯合國托管灣台灣作爲一個居間的步驟，到相當時期後再行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可予以考慮的。」這說明了毛澤東在二十年以前，爲着要消滅國府而不惜出賣台灣的領土主權，因而當時曾盛傳所謂「聯合國托管台灣」的謠言，便是由北平僞政權製造出來的。

㈡中共對於海外的滲透工作，和統戰手法是無孔不入的，它對東南亞各國甚至整個世界都積極地進行滲透；尤其對於台灣更不遺餘力！中共最早派去台灣活動的間諜，就是那個台灣籍的謝雪紅，因無法展開工作而逃離了台灣；後來使有國防部次長吳石等人的地下組織，亦被國府當局所破獲，致令吳石及李玉堂等均遭處決！接着進行分化工作，於是乃有一九五八年雷震事件的發生。據傳雷震於一九五七年在他主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刋」上，發表一篇「反攻無望」的論文而被指爲煽動、誘惑、挑撥、分化及中傷等罪名，被處有期徒刑十年（早已出獄）。

中共在連串的挫敗之下，仍作最後掙扎，乃不擇手段地利用，收買「台獨」分子如黃文雄、鄭自才等，進行鄙卑的謀殺手段，而且當場被捕，並控以謀殺蔣經國罪名，還押候審，黃以美金十萬，鄭以美金九萬繳保外出，逃到加拿大，再由中共駐加「大使館」簽證，將其中之一的黃文雄接到大陸去訓練後，可能會再派出來搗亂的。

黃文雄，又名黃彼得，三十歲台中人，畢業於國立大學新聞系，其後考取奬學金乘機前往美國留國。抵美後不久加入台獨組織，搞「台灣獨立同盟」，並爲毛共的統戰分子所利用。至於隨黃文雄入鐵幕的其他五名青年男女計有：王正方、李我焱、陳恒次、陳治利及王春生（女）等，多是台獨或駐美「保衛釣魚台委員會」分子，自行刺蔣經國事件後，「保釣委員會」的內部分子受到嚴格調查，隨告分裂。其中的一部份，則做了毛共的「豬仔」！

橫眉語

萬人傑

印度北越的買賣

印度宣佈與北越建立大使級正常外交關係，是美國在亞洲遭受的另一次聲譽上的嚴重打擊。華府方面對新德里這項決定，立刻予以抨擊，可見尼克遜政府對此是何等「憤怒」。

印度與北越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在這一地區中有利害關係的國家，產生複雜而微妙的影響，不特美國聲望受到打擊，中共也同樣受到打擊。

因爲，在這地區中，中共一向貶低印度的，而北越卻是接受中共支助的兄弟國，現在，北越和印度竟建立大使級的外交關係，即是說，北越並不追隨中共而貶低印度的地位，這一點，對中共自尊心的打擊相當嚴重。

北越沒有追隨中共的立場，觀察家認爲河內對尼克遜訪問北平之舉，未能放心，在中蘇兩個共產大國中，他們比較靠近蘇聯一些，以免被出賣。

印巴之戰，使北越存有戒心，他們恐怕落到巴基斯坦的命運，因而認爲親莫斯科較安全。在目前而言，北越與蘇聯的關係，顯然較北平爲好，他們從蘇聯方面所得的支助也不下於中共。現在，他們接受了改善與印度之間的關係，顯而易見的是由於蘇聯斡旋的。

印度此舉，可以使北越更加歸附

不大，對莫斯科卻很有作用，明明是蘇聯穿針引綫，藉此而打擊中共的。

北越在這地區的地位，會因印度這一行動而大爲提高，正在跟北越作戰的美國，自然大爲丟臉。在印度來說，爲了尼克遜偏袒巴基斯坦，也樂得來一個報復。甘地夫人實行吹脹尼克遜。

觀察家又認爲，印度和北越外交升級，很可能是一宗換取對孟加拉承認的交易。

據說，蘇聯在一兩週內就會宣佈承認孟加拉共和國，同時，蘇聯的東歐附庸國也相繼採取此一行動。

如果北越也承認孟加拉，則中共會感到十分尷尬。因爲，中共是堅持不承認孟加拉的，如果受他支助的馬仔卻承認了，是多麼丟人的事？

共產國家的明爭暗鬪，從這一事件中可以見之。

日本的對華政策

日本的對華政策，一向追隨美國，但自美國提案在聯大中遭到否決，中共進入聯合國後，日本便感到徬徨不安，有無所適從之感。

有消息說，日本已決定不再以美國馬首是瞻而訂下自己的政策。據說，佐藤和尼克遜舉行會談後，已對這問題取得默契。

訊傳說，他們會搶在美國的前頭，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

可是，日本外務大臣福田最近卻說：日本的對華政策現時仍無改變必要。

福田是隨同佐藤赴美國和尼克遜會談後，返抵東京，於論及華府與中共政權「改善關係」時，表示日本將不會追隨美國。

他這表示，與外電所傳大相逕庭，究竟外電可靠呢，還是福田的話可靠，很難遽下定論。因爲，外交家說的話，不能全盤受落的，相信，佐藤政府也極可能走和中共修好的路綫。

如果佐藤政府要和中共修好，必要先做到兩點：

㈠廢除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簽訂的中日和約。

㈡撤回駐台北的日本大使。

這是佐藤所面臨的難題，在日本的安全防衛上，南韓和台灣都是不可放棄的重點，如果滿足中共的要求，做到上述的兩點，則日本要完全切斷和台灣的關係與來往，相信日本辦不到的。

福田所說的對華政策不變，也許就因爲這難題不能解決的原故。

佐藤不是不想和中共拉關係，但爲了台灣關係斬不斷，因此無法拉得攏。也因爲這原故，佐藤一再受到中共抨擊，中共並且運用他們的影響力，以打擊佐藤的地位，在國內，佐藤經常受到親共政客環攻。

日本對台灣的政策，和英國的台灣地位未定論頗爲接近，因此，日本即使要接近中共，也不會急劇地改變現行對台灣的態度。除非佐藤榮作倒

「大變」的可能。

觀察家不抱樂觀

美國派到北平，爲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作最後安排的海格代表團，和中共的官員舉行一連串的會議，爲這次舉世矚目的會談作好準備工作。

但法新社駐北平記者卻發出一項消息，據說，北平的觀察家多數對尼克遜與中共當局的會談不抱樂觀。他所指的北平觀察家，大概是指外國駐在北平的外交代表們。

其實，有識之士早就對尼克遜北平之行不抱樂觀，因爲，根本沒有樂觀的理由。

駐北平的外交使節們都認爲，尼克遜對會談將採強硬態度，對北平方面提出的要求，不會作出驚人的讓步。

華府和北平相信都不會對這次會談寄予太大的希望，周恩來的「邀請」和尼克遜的「應邀」，其實都是另有結果，也是意料中事。

據說，爲了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一事，「應該」與「不應該」問題，曾引起毛澤東、周恩來與林彪之間的爭論，而林彪之被鬪，也是因此而引起。如果此說屬實，就是尼克遜間接攪垮了林彪。

尼克遜人未到中國大陸，已引起中共內部的嚴重紛爭，如果此說屬實，他日尼克遜到了大陸，談到實際問題，中共內部的歧見豈不更深？

尼克遜擺出和中共親善的姿態，最大目的在加深中蘇共間的猜疑與矛盾，由此而引起中共內部的鬪爭，卻

周已佔上風，可是誰也不敢預料尼克遜訪問大陸後會不會發生突變。據各方的推測，尼克遜與中共頭

然提出，不過，由於雙方意見距離太遠，不可能談得攏，因此，對亞洲形勢，也極少可能發生出人意表的變

下月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是舉世目光集中的大事，但可以預斷的，此舉是宣傳性大於一切，即使貿易問

題，也不會談出什麼結果，如果中共與美談判「失敗」，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許多人在替周恩來躭心，他會不會也戴上「裏通外國」的罪名呢？

這張卦不會變成事實呢？

雜感二則

藍海文

世態炎涼

林彪死了，被殺死了。這已經成爲公開的秘密。

林彪之死，死得如此悽慘，不但令吃「專家」飯的人大跌眼鏡，毛共高層也不寒而慄，海外的「冷血動物」們更感到心寒。

彭德懷是「海瑞」，應該被鬬倒鬬臭的，林彪是「托叔」，托得老毛非常舒服，舒服得叫他做起「接班人」來。現在，林彪竟又垮了，竟接劉少奇的班去了。劉少奇輸了一切地位和自由，林彪卻輸了一條命，輸得更慘！所以，共產社會做人難做！

今天，大陸上不是沒有人可以接班，而是搞到沒有人敢去接班。接班的通通該死，罵毛該死，擁毛該死，不知如何做人才好。

鬬倒劉少奇，把黨砸爛了；殺了林彪，毛共政權連根也拔了起來。毛共還有兩場戰爭必須打的：與蘇聯的戰爭必須打的，與中華民國的戰爭也是必須打的。殺了林彪，今後的這些仗，叫誰去打？槍桿子到底不同於黨棍子，槍桿子整不好，一個部隊就可以發難。

況且，今天派系林立，誰也摸不透誰的底子，誰也不知道那些「導彈」眞正由誰控制，當槍桿子被鬬昏了腦袋，說不定會突然着了魔，把導彈打到北京去。這時，毛共的核子，不是用來打「美帝」，打「社帝」，而是用作自己的內戰，用來埋葬自己。

毛澤東的奪權運動，實質上是新封建主義的復辟運動。毛澤東要做「皇帝」，卻沒有袁世凱那麼乾乾脆脆淸淸楚楚明明白白的說出來。掩掩飾飾藏頭露尾，一副奸雄的本色。

「皇帝」到底自己做好，死了，到底留給自己的兒子好，沒有兒子，留給自己的老婆、女婿，總比留給外人好。毛、劉、周、朱、陳、林、鄧，現在畢竟排成毛、周、江、姚了。毛、周、江、姚到底沒有「毛、江、姚」好。現在只剩下一個周恩來阻手阻腳了。

林彪死了，周恩來還會久嗎？周恩來的周圍，到處都是陷阱。整周恩來大概不能用整劉少奇、林彪的那套辦法，周恩來是個聰明人，毛周他們都有私人的特務系統，應該早有防範，所以毛對周恩來，大概會用到「暗殺」，周恩來假如不能先下手爲强，便只有逃亡了。周恩來逃亡，大概不會逃去蘇聯，也不會逃去美國，百分之百是逃去中華民國的台灣。

世態炎涼，世事無常。當林彪也變成了叛徒的時候，有誰能夠肯定，

「哀莫大於心死」

做共產社會的「人」，不如做自由社會的「狗」。徘徊在羅湖橋彼岸的人民，常常有這種感想。

人，第一要求生存，第二要求溫飽，第三是要求發展。因此，有生存鬬爭，溫飽鬬爭，和發展的競爭。

自由世界，一切法治、「人權」獲得保障的地方，人民的生存不受威脅，「生存鬬爭」也就不存在。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富裕的地方，「溫飽鬬爭」便不存在。有的，只是向同一方向發展中的競爭。

中華民國人民，在政府卵翼下，生存不受威脅，溫飽問題不存在，人民安居樂業，任何人可以選擇自己的志願，可以儘情地發揮自己的特長，彼此機會均等。所以，生活在中華民國的人民是幸福的。

然而，在同一國度生活在共黨鐵蹄下的大陸人民，不但談不到「溫飽」，長期在饑餓半饑餓中掙扎，而且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一個風暴接着一個風暴，權力的鬬爭，派別的鬬爭，山頭與山頭的鬬爭，陰謀與陰謀的鬬爭，槍桿與槍桿的鬬爭，公鷄與公鷄的鬬爭，公鷄與鷄蛋的鬬爭；把每個人都捲入最最原始的「生存鬬爭」中。最原始的「生存鬬爭」，以及最低級的「溫飽鬬爭」，成爲今天中國大陸人民的兩種鬬爭形式，兩種由統治者惡意製造的、「人爲的」、最原始、最低級、最殘酷的鬬爭形式。

「生產力」可以促進社會進步，但是，「生產力」並非促進社會進步的最根本的原動力。「生產力」本身是死的，「生產力」之所以獲得進步，歸根到底，是因爲人類慾望不斷的不滿足現狀，人類慾望的不斷提高，才促使生產力的不斷進步，因而社會才獲得進步。人類沒有物質慾望，便沒有創造，生產力便永遠停止在零上。人類沒有精神慾望，世界便沒有藝術，社會便沒有文明，永遠是原始、野蠻。

共產黨不准大陸人民有慾望，不准人民自由發展，所以大陸的生產力總是這樣的落後和原始，人民永遠那樣的貧窮。這原始、貧窮，完全是共黨統治者所造成的。

槍桿子可以「出政權」，但是，槍桿子不能促使生產力進步。

「哀莫大於心死」！

香港居大不易

在外國人的眼裏，香港是個頗具吸引力的地方，它的風景優美、交通便利、商業繁榮、價廉物美，所以送給它「購物者的天堂」、「民主櫥窗」、「東方之珠」許多雅號。對於苦難中的大陸同胞來說，更是他們日夜嚮往的「天堂」。可是在我們久居香港的小市民看來，這座天堂漸漸變了；這顆東方之珠也蒙上一層塵垢而變得黯然無光了！如果負責當局還不趕快採取有效辦法來補救，也許有一天眞會變成人間地獄呢！

現在讓我們先看看治安情形吧。據報載，一九七一年本港共發生兇殺案九十九宗，其中許多行兇的罪犯，竟然是些尚未成年的青少年。至於打家劫舍，姦淫搶掠更是日必數起。據警方統計，截至十月底止，共發生劫掠案件四千七百五十一宗；而一九七〇年全年則只有三千宗，一年之中幾乎增加一倍，這情形眞使人怵目驚心！在這四千多宗劫案中，市民的財物損失，高達一千三百五十萬元（這還是向警方的報失數字，許多未報案的數目還未包括在內）。

一九七二年剛剛開始，一月三日，一天之內便發生三宗命案；一為天星小輪大偈李鵬案；二為桂林街街頭流浪者張木盛案；三為登打士街長生店夥郭美案。如果照這個比率發展下去，本年的兇殺案再增加兩倍也並非不可能！

過去一般的搶劫或行兇案件，多多少少總還避一避警方的耳目，不敢明目張膽地進行，現在不同了，最近一週之內，匪徒接連兩次向航空公司公然用電話勒索鉅款，弄得警方手忙腳亂，旅客們也飽受驚嚇，簡直視警方如無物，任意加以侮弄。

其次，是物價問題。近兩年來，本港物價的高漲，已形成對市民生活的眞正威脅，漲得最兇的是樓宇的租金；一般飲食業也上漲了三分之一以上，而薪俸、工資的增加比率，卻遠遠落在後面。更可怪的是美金貶值之後，港幣隨英鎊而增值，澳洲、紐西蘭的貨幣滙率，已貶低於英鎊；換言之，香港升值，澳紐貶值，我們用港幣買澳、紐的貨物，應該比過去更便宜才對，不料，事實是恰得其反，日用品之中，首先宣佈漲價的便是牛奶（鮮奶、牛奶多來自澳紐）。最近財政司夏鼎基宣佈港幣與英鎊看齊時，曾聲明他將港幣升值的目的，是要維持物價從而「安定民生」。牛奶的價格應跌反漲而當局竟坐見不理，難道這也是「安定民生」的德政嗎？正是：

小亂居城市，大亂居鄉村，而今正相反，
鬧市亂殺人！出外恐截劫；家居怕破門；
露刄搶珠寶；持槍劫金銀；夾萬不保險，

有牌與無牌（上）

目前一位年逾古稀的現役教授，因為申請領取救濟金而成為新聞人物，他的際遇固然引起大家的同情，也引起不少「社會人士」的太息，但是，「同情」、「太息」之後，又有什麼下文呢？

香港政府會改變「她」（？）的殖民地教育制度嗎？會關心到那群不是由「她」一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嗎？會減少對他們的歧視嗎？

學店的店主，會為了這件事而稍為提高那些為他賺錢的教師的待遇嗎？文化老板會為了這件事而稍為提高一兩毫錢稿費嗎？答案是不必由我來回答的。

有人說，現役教授而必須依賴領取社會救濟金過活，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絕無僅有的。這話一點也不錯，但生活在香港的人絕不會太過驚奇，我得知這個消息就不感驚奇。因為我知道這位老教授必定是「無牌教授」。假如他是受到女王陛下政府承認的教授，是受到香港政府承認的有牌教授，月薪是萬元，豈只有三十元之理？

領救濟金那位老教授，既是「無牌教授」，當然也和「無牌教師」、「無牌醫生」、「無牌小販」一樣，是不合法的，他的教授資格，並沒有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承認，也就是說，在香港政府的眼裏，這位老教授的學識，還比不上五、六歲兒童。因為五、六歲兒童擁有一張「合法」的幼稚園畢業文憑，而這位老教授則沒有任何一張「合法」文憑，他的文化程度在香港政府眼裏是之無不辨的文盲。既是老文盲，只合到天星碼頭去做人力車夫。在中國的土地上（包括大陸和台灣）受教育的中國人，被洋鬼子歧視、排擠、嘲笑，一點也不足怪。

奇怪的倒一些受殖民地教育的「持牌」的黃臉孔中國人，也同樣胞視他們自己的同胞，自以為自己的學識高他們一等，掉入洋買辦的泥坑而不自知。而更可笑的，還要算那位寫過一兩本較暢銷的流行小說的「名作家」了。他在某書院講什麼新文學期間，實際也是「無牌教授」，他也口口聲聲說該書院給他的薪金，還不夠坐「的士」。（按該書院待遇還是比較好的）。可是他不但自以為「有牌」，而且還要再三再四嘲笑別人「無牌」。豈但可笑，簡直可悲！

我是一個「無牌」者，但這絕不是我的恥羞。我是中國人，長大於中國，當然在中國受教育，這有什麼奇怪？有什麼值得別人嘲笑？然而，今天我不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活，不能為中國人民工作，而要依賴異族的庇護，我不得不承認，這是我的悲哀，但卻絕不是我一個人的悲哀，而是我同時代的悲哀，也是中國的悲哀！

香港人之生活緊張，影响到心理上亦緊張，由於心理上的緊張，亦影响到生活上緊張，二者相輔相成，就構成了香江的生活風貌。

取之社會，最好用之於社會！我為人人，九百萬金應速成！

會」，發表「大陸旅行觀感」；招待會中，港大學生滿口「祖國」、「同志」，十足毛幫慣用的宣傳口吻，而在會上派發的新聞稿，絕大部分是大陸的「簡體字」。

彈鋏

急景殘年

年關迫近，這種急景氣象，更呈明顯。雖然，殘年急景，並非香江的特產，但此時此地，卻是有許多景象與眾不同的。

殘年迫近，有幾種現象是較為突出：

一曰：火警。近來火警頻繁，而且幾乎宗宗大件事，火燒工廠，損失一百幾十萬，常事也；火燒伊利莎白皇后號，又是大件事中之大件事。可以作這樣的斷言：火燒「伊」輪，將成為香港火警史之重要一頁，甚至是世界火警史上之重要一頁。起火突然，數小時之間，幾千萬美元化為灰燼，這還不夠大件事乎？其他一日數驚之小型火警就不在話下了。邇來常見紅色消防車在街上風馳電掣，蜂鳴器震耳欲聾，乃是急景殘年中一種不祥的「協奏曲」。

或曰：風高物燥，火警頻繁，乃常事耳，何足怪哉？非怪也，乃憎火神爺之留戀香港也。

二日：搶劫。搶劫，市民已視為司空見慣尋常事，翻開報紙一看，港聞版必有。在下不妨靠估：年關迫近，歹徒乃競相出來撲水。狗仔上瓦背，有條路，歹徒出來搶，乃是劫財，故稱其為撲水，亦常識而已。撲水必走捷徑，必撲大單，所謂食住條橋，或謂食開條水，水頭足，乃拚死而撲，是故劫鐘錶珠寶店、劫金舖，繼而劫銀行，乃至與警員展開槍戰，一幕比一幕緊張，雖不至風聲鶴唳，庶幾不遠矣，故而警方乃有勸諭市民加強冬防之舉，上門派傳單，電視進行形象化教育，諸如門須上鎖，飾櫃宜選用「顛撲不破」之玻璃等等，雖是常識之內，亦可見各方面採取防備歹徒措施。其之所以防備，乃歹徒𤞤猖而已。但視之歹徒竟與警方槍戰，視死如歸，似有「老虎蟹都唔怕」之勢，在年關之前，歹徒做世界，會不會越來越杰，實難預料。故曰搶劫實為殘年急景中之一景。其他諸如兇殺、撬牆挖窿、傷人、車禍等等大城小景，亦算急景殘年中之小插曲，但與「大件事」一撈埋，就牙烟矣。

在下是煞風景派，例如上述之景，就希望它能煞掉，蓋身為市民之一分子，實不希望再出現匪徒搶劫酒家以後再在廚房裏飽吃大閘蟹之「新聞趣事」。「平安是福」，大家都能平安過年，應到黃大仙那裏多燒幾炷香。

英菲

港大學生招待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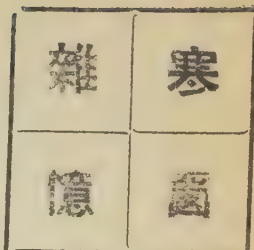
這班大學生被毛共垂青，在近百名申請人中被挑中，獲准享受「優待」，以一千三百六十三元港幣進入大陸「旅行」了差不多整個月，事前已有人在報上為文預測，這班大學生回港後，必然發表其所謂「觀感」，而觀感的內容必然是替毛共宣傳吹捧之類貨色，現在看來，這些預測比狗馬報上的貼士還要準確，二十八名港大學生就像不久以前進入大陸「訪問」的十五名美國「學人」一樣，成為被毛幫利用的宣傳工具。港大學生吹捧毛共的教、醫療等成就如何威水，與美國「學人」說的如出一轍，不但不覺新鮮，並且幼稚可笑。

大學生替大陸的赤腳醫生吹捧，說道赤腳醫生處處皆是，病人接受手術後，馬上能夠行走。這類宣傳老套其實已十分陳舊，捧之適足貶之，證明大陸病人被開刀之後，非但沒有時間療養喘息，還要「馬上」行走，隨時忍受刺激創口的危險，換言之，大病不死，勞動力還得被立即繼續搾取。

談及逃亡青年時，這班大學生認為冒死逃亡的人「思想未搞通，受了回鄉探親的華麗衣服吸引，以為香港好而前來」。這笑話鬧得更大！誰都知道「港澳同胞」回鄉探親，是絕不會穿「華麗」衣服的，從電視上看到，港大學生回大陸時，所穿並不華麗，他們即使平日在香港穿慣煌然西服、槖然革履，回大陸時也故意換上最不華麗的粗衣布鞋，而粗衣布鞋在大陸人民眼中竟也是華麗衣著，可見大陸人民的衣著是如何的落後、粗劣和襤褸了。其實數以千百計的大陸青年冒死逃亡，除了追求穿得暖、吃得飽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爭取自由。港大學生「觀光」回港，可以隨時召開記者招待會，他們在大陸逗留的二十九天內，便決不會有這種開記者招待會的言論自由，難怪港大學生大放厥詞，替毛共貼金之餘，終於在餐廳上說出一句「香港還值得留戀」了！

錢詠「笑柄」：「雍正初，有一同知引見，不意帽中藏有蝎子，欲出不得，鈎其首甚痛，涕泣交幷，乃免冠叩首云：『臣感念聖祖仁帝深仁厚德，臣家二世受恩，遂不自知涕淚之橫集也！』」楊振寧回大陸省親後，在美國發表印象談，大捧什麼「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新教育」，是因為楊博士帽中藏有蝎子，言不由衷；港大學生備受垂青優待，於「受恩」之餘，也發表觀感談，大獻其媚，在下倒想揭開他們的方帽子，看看裏面也藏了點什麼？

江城子



我所知的陳毅夫人——張茜

待旦

陳毅死了，作爲中國人享年七十有一，亦可謂上壽啦。他何時患上腸癌，我們不得而知，不過他的死倒也死得其時。自毛澤東、周恩來至下中共所有當權人物，全都參加追悼會，向他的遺屬表示親切的慰問和沉痛的哀悼。

陳毅的官銜和「文革」前一樣，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政治協商會副主席。儘管他生前曾受到「紅衛兵」猛烈的攻擊，不過問政事也達五年之久，但五年後卻被稱爲：「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士」。

陳毅對中共的功與過，對中國人民的功與過，一時當然未能蓋棺論定，只好留待以後的歷史學家做出判斷，我們可以斷定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倘若他早死幾年，在「文革」風暴中死去，或者早死幾個月，在林彪派垮台前死去，必定未能享有現時那種「榮哀」。

在中共政壇上，陳毅可說是軼事最多的一位，他和張茜結合的經過，他在外交上的活動，以及他向飛揚拔扈的紅衛兵挑戰，都成爲有趣的故事，這是由於他率直的個性使然。

張茜並非女戲子

陳毅死後，他的夫人張茜，自然而然地成爲人們談論的話題。此間相當流行的說法說，「張茜是上海的『女戲子』，解放之前，已經薄有名聲，解放之後，陳毅出任上海市市長時，看上了張茜，於是張茜由『女戲子』一躍而成爲『市長夫人』」。陳毅調升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張茜變成「副總理」夫人。

這一說法疑點很多，很可能是以訛傳訛。我有幸曾見過陳毅和張茜一面，也聽說過一些關於他倆戀愛結婚的故事，願在此一提，供諸位參考。

(一)我認爲，「張茜是女戲子」的說法，可能是把張茜當作袁雪芬。袁雪芬是上海市越戲演員，「解放」之前，已薄有名聲，「解放」之後，由於拍攝「梁山伯與祝英台」那套彩色影片，而聲名鵲起。因爲那套影片是中共第一部彩色影片，也是中共拿去參加國際電影節的第一部影片。

袁雪芬之所以能夠紅極一時，固然由於她有一定的藝術造詣，但也和陳毅的提拔有關。陳毅出任上海市市長時，曾一度與袁雪芬交往甚密，他們之間有沒有曖昧關係，不得而知，不過可以確定的卻是，他並沒有和袁雪芬結婚。

至於張茜，不可能如人們所說的那樣，是「解放」前上海市的「女戲子」，更不可能在「解放」前已薄有名聲。因爲現在（一九七二年）張茜恐也只有三十二、三歲，最多相信不會超過三十五、六歲。倒數二十三年，她只不過是十一、二歲的黃毛丫頭，何來「名聲」之有？

(二)「文革」期間，陳毅的兒子陳小虎，曾一度大出風頭，許多「紅衛兵」小報都提到陳小虎的名字，很容易造成人們一種錯覺，以爲張茜的兒子都那麼大了，即使她不是老太婆，至少也是半老徐娘。而事實上，張茜卻遠比人們想像中的她年青得多，她不可能是陳大富的親生母親，這一點，我是絕對敢寫保單的。

張茜年青得出乎人們的意料

我前後曾看見過張茜兩次，隔離並不遠，相信絕不會看錯她的年齡。同時她的年輕也和傳說中她和陳毅結婚的故事相吻合的。

不曉得是一九五九年，還是一九六〇年了，（時間記憶可能有錯，因爲緬甸國家元首，曾不止一次訪問大陸，使我記不淸楚。）那一次緬甸元首尼溫將軍暨夫人，結束對北京的訪問，由陳毅夫婦陪同南下廣州，尼溫將軍打算在廣州稍事逗留，便乘專車去香港，臨走前，中共當局爲尼溫將軍在廣九火車站安排了一個不算太隆重的歡送儀式。參加歡送會的羣眾只有數百人，全部是廣州市大專院校的在校學生。由學校人事處在數千名學生中，挑選出一百幾十人參加。歡送會在白雲路廣九火車站外面的馬路上舉行。

學生們在車站外的丁字路口圍成一個圓圈，堵塞住大沙頭、白雲路、東川路通往火車站的通道。不久，尼溫將軍和中共有關首長便驅車進入我們的包圍圈。記憶中，陳毅和尼溫同乘一輛車子，張茜跟尼溫夫人同乘一輛車子，少數省市首長則跟在背後。他們下車後我們按照預定計劃，鼓掌、呼口號和唱歌，尼溫、陳毅、尼溫夫人和張茜等，在熱烈的掌聲中，繞着走了一個圈，向羣眾招手致意。然後走到圈子中央講壇處，接受獻花儀式。尼溫將軍和陳毅又向歡送的羣眾，分別發表告別演說和致歡送詞。接着他們便照相留念，照相時尼溫和夫人站在前排中央，陳毅和張茜分立兩旁。尼溫將軍的隨行人員和廣東省市首長，則分別站立在兩旁和背後一行。最後，尼溫將軍又走多了半個圈子，向歡送羣眾揮手致意，便走進火車站貴賓專用的候車室，整個歡送過程約有一個鐘頭（我們等候的時間不算在內）。張茜离離我們視線的最遠時只有幾十尺，

最近的時候則只有七、八尺。可說看得一清二楚。

看到張茜，我們隊伍裏就傳出一陣嗡嗡之聲，大家都禁不住竊竊私語起來。因爲張茜實在太年輕了，年輕得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

她那天穿着一件淺綠色的線衫，似乎也穿旗袍，這些記得不太清楚了。記得最清楚的倒是她的頭髮，因爲她剪的是椰殼裝，比較一些女孩子的頭髮都更要短一點，而那時我們卻把這種髮型叫做「牛女裝」。我們的女同學對張茜的頭髮，甚不表恭維，認爲還是留着長辮子好看。

張茜臉蛋圓圓的，不施脂粉，沒有化粧，當她走近時還可以看出她臉上殘留着少女的紅暈。她看上去，年紀和我們不相上下，倘若她站在人羣中，無論誰都會以爲她只是我們的女同學，而不相信她是陳毅夫人。

尼溫將軍比陳毅年青很多，但尼溫夫人和張茜站在一塊卻有如母女。尼溫夫人是肥胖而結實的，膚色黑黝，披着緬甸沙籠，是四十一、二歲的中年婦女。張茜卻是苗條、白淨的，無論年齡和身裁似乎都只有尼溫夫人一半大。

我第二次看到張茜，是一九六四年，由於篇幅所限，具體的經過姑且不說，不過幾年的光陰並沒有使她變得蒼老一點，依然是那麼年輕。

當時劉少奇、王光美和陳毅、張茜這兩對夫婦，是中共領導人中最活躍的兩雙夫婦。曾經携手到印尼、緬甸、巴基斯坦等國訪問，大出風頭。恨得江青娘娘咬牙切齒，「文革」時趁機報復，王光美固然被紅衞兵鬬得死去活來，張茜也未能倖免，經過那一番鬬爭之後，張茜未知可老了點否？憔悴了點否？

劉少奇夫婦和陳毅夫婦都是白髮紅顏，妻子比丈夫年輕幾十年。但比較來說，陳毅比劉少奇更有艷福，因爲張茜比王光美起碼還要年輕十歲八歲。六四年看上去王光美大約有三十七、八歲，張茜則只有二十八、九歲。她們兩人曾出國訪問，許多外國記者都見過她們，相信也必定留有不少相片，輪不到我來扯謊。

如此說來，張茜不可能是上海市的「女戲子」，那麼她未嫁給陳毅之前，到底是幹什麼的呢？答案是大學生。

張茜原是大學生

陳毅到底什麼時候和張茜結婚呢？準確的日期不得而知，但估計是一九五六年陳毅調京以後的事。他們很可能是一九五七年前後結婚的，不過這些僅屬傳說，並非親眼所見，不敢保證正確無誤。但我卻相信其可靠性相當高，因爲這類傳說，並非街閙巷議，而是從中共著名的學府——「中國人民大學」裏傳出來的。

張茜原來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人民大學」是一間以社會科學爲主的大學，對學生的政治條件要求比較嚴格。不是轉業軍人，就是參加過工作的工農子弟，或者是高級幹部子弟。大家的政治水準都比較高，「人民大學」畢業生在政治上也比較吃香。

據說，有一次陳毅到「人民大學」[illegible]所吸引，走過來問她幾句日常生活情況，張茜戰戰兢兢地回答，然而誰都不知道這是張茜命運的轉折點。原來陳老總已經看上了張茜這位小妮子。陳毅回去之後，便透過北京市黨委大學工作部和「人民大學」黨委聯繫，先查張茜的檔案，仔細把對她檔案上任何一件事都調查核對清楚，認爲沒有問題之後，便用中共首長特有追求方法，把張茜追到手。

調查核對張茜檔案時，不但「人民大學」的同學被蒙在鼓裏，即張茜本人也一無所知。大家同學只知道學校黨委書記，曾親自找張茜談過幾次話，不久張茜便突然失踪了。同學們還以爲她休學或者退學了，幾個月得到在「人民日報」上看到張茜的名字，才知道她已經成爲陳毅夫人了。據說，張茜起初還有多少猶豫，但終於放棄了少女的夢想，接受了陳毅的要求。

傳說中陳毅與張茜的軼事，並沒有羅漫蒂克的味兒，既沒有卿卿我我，也沒有「愛你入骨」的文藝腔，一切都是那麼直接了當地提出來，好像進行外交談判。然而正因爲這樣，其可靠性也就更高，因爲這與陳毅直率、乾脆的性格十分符合。

「紅樓夢」說：「世人都曉神仙好，唯有嬌妻忘不了……」，陳毅臨死時，必定也念念不忘張茜。不過他在此時此刻死去，倒也可以瞑目，因爲在周恩來當家的今日，是不會有人難爲張茜的。即使日後中共政壇再發生什麼變化，相信再也沒有人會去清算他的遺孀。

（編者按：「一個歸來又離去的女孩子」下篇下期續刊）

代郵

江山讀友：

「紅色娘子軍」歌詞，是我記錯了，確如你所說，是「戰士的責任重，婦女的寃仇深」，謝謝指正。

歸來

田章

夜色如漆。陰鬱鬱的烏雲鋪滿了天，沉重的緊壓着大地。

西北風越過峯巒重疊的臥虎嶺，咆哮怒吼，從山嶺滾落，從峽谷逼出，直撲嶺下村莊。

村頭路旁孤零零的小店子，在怒吼的寒風中蹲伏着。茅草的屋頂簌簌顫抖。門前落盡了葉子的老榆樹，淒涼地呻吟，悲泣。

一隻龜裂起繭的大手輕輕地撫摸着老榆樹，像撫着的是一個嫩得怕痛的嬰兒。

幾線燈光從屋內木板窗門的裂縫裏漏出，正落在榆樹下那人的身上；臃腫的黑布棉襖，厚厚的北方套鞋，頭上是一頂有護身的黑氈帽，全身上下沾着一層厚厚的黃塵，就連背上的黑帆布背包也沾滿黃粉般的塵埃。

刻滿了皺紋的臉孔像一塊被風雨侵蝕過許多歲月的松樹皮，濃黑的眉毛成八字的搭垂着。

「茂來棧……茂來棧……」他喃喃自語的嚙着，失神的雙眼裏泛着一星淚光：「老榆樹，茂來棧，臥虎莊……到了……到了……」

一陣呼嘯的北風捲來，榆樹枝椏一陣顫動，掉落幾根枯枝。

龜裂的大手拍拍樹幹。他拖起沉重的雙腿，一步步向嶺下走去。

臥虎莊裏，疏疏落落的閃着幾點昏黃的燈光，在凜烈的寒風中，在黑暗的夜色裏，顯得是如此的淒涼和蕭落。

幾聲哽咽似的狗吠從莊裏傳來，隨着寒風在夜空裏飄蕩。

黑衣人停住腳步，呆呆的立在路心。

失神的眼睛痴痴的望着村東頭，那邊，是一片黑暗，看不見一星燈火，察不出絲毫的生氣，就像一泓深黑的死水，沒有一絲漣漪。

寒風打着唿哨向他吹襲，沙塵乘着風勢向他撲擊，可是，他就像一根黑色的木頭，兀立在路心，不知道寒冷，覺不出風沙。

淚珠突然像決堤的江水向外滾瀉，一顆，兩顆，三顆……成串成串流下那黝黑粗糙的臉孔，冲去臉上的黃塵，留下一道道的痕印。

許久，他用手掌抹了一把臉孔，再緩緩的轉過身子，向着村頭透出影影綽綽燈光的小舖子，搖幌着身體，跌跌蹌蹌的走。

他的步伐比剛才更顯得疲倦，沉重，似乎，每一步都有可能摔倒，永遠再也不能起身。

將到小店子前，他喘息着再度站住，不知是寒風太猛，還是他自己疲倦得支持不住了，身子一陣搖幌，終於雙膝一軟，坐倒在地下。

他努力解下背上的揹包，墊子般塞在屁股下。

大半天，才歇過了一口氣。

伸手在棉襖裏掏出一包乾扁的「百雀」香烟和火柴，可是，火一下子就給北風吹熄，再劃一支，仍然吹熄，第三次才點燃着了。

烟草的辛辣香氣驅走了一部份疲倦，他深深的吸着香烟，盡力睜大眼睛搜尋，不管他多麼努力，村東頭仍然是找不到有一星燈光，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又是黯然的低下了頭。

臥虎嶺下的幾星燈火陸續熄滅了，整個世界全是一片的漆黑，分不清天地，認不出山嶺，田莊或道路。

夜，在怒吼的西北風中顫抖。

他掙扎着站起，揹着背包，一步一跌的走到小店子門前。

屋裏亮着燈火，偶然傳出幾聲老年人的咳嗽和走動時沉重的腳步聲。

黑衣人伸出的手停在門前，許久，到底輕輕的敲了兩下，沙啞的道：「老伯，開開門。」

呼嘯的北風，把他發出的聲響蓋過，裏面的人全沒察覺到門外的動靜。

他猶豫了一會，再鼓起勇氣，拳頭在門板上擂動，扯起嗓子再叫：「大伯，開開門！」

「來了！」一個蒼老的聲音應道，跟着傳來拖着布鞋的腳步和咕嚕：「誰人呀，這麼晚了還在趕路。」

扇門「吱呀」一聲開了，伸出一個帶着棉帽的頭：「快進來吧。」

黑衣人進入屋子。老年人連手關上了門：「吁，好大的風哪！」

老人在灶上煨着的茶壺裏倒了一碗熱氣騰騰的開水，端在他面前，關切的道：「喝口熱茶吧，兄弟，大冷的天，怎麼還趕路哪。」

黑衣人靠枱子坐下來，捧起茶碗「骨嘟，骨嘟」把成碗熱茶吞下肚，舒服地長長吁了口氣，衣袖抹了把臉。

老人拉開枱匣，低頭在摸索着什麼。

他周圍打量着屋子：四五張板櫈架起床板，幾條木櫈，一張八仙桌，都已舊得發黑，怕和主人的年紀不差上下了，此外就是一付燒山草的大鍋灶。

「十年，十年了……一點都沒變……」他喃喃自語的道。

老人拿出一本舊式的流水帳本，一枝只有一寸長的鉛筆，放到他面前：「兄弟，循個例，寫下尊姓大名吧。」

帳本油跡斑剝，十分殘舊了，毛筆寫的「茂來棧旅客芳名登記」也磨得模糊不清了。

黑衣人一直低垂的頭抬了起來，他慢慢的摘下了頭上的黑顫帽，露出一頭花白的頭髮，煤油燈光照在他沾滿風塵，佈滿了皺紋的臉上，額角的一塊疤痕，鏡子般反照着燈光，是那樣的觸目和特別。

他臉上肌肉扯動着，不知是哭還是想笑：「茂來伯，你，你老人家，不認得我了吧？」他喉嚨像堵着一塊痰，費了好大的氣力，才斷斷續續的擠出一句話：「我，我是樹三，樹三哪，村東頭的樹三……我，我回來了……」

老人突然像觸了電，楞在那裏，張開的口合不攏來，睜大了雙眼定定的望住他。

「我……我，我是樹三……我……回來……回來了……」黑衣人喉核急速的上下，喉嚨的痰咕嚕的直響。

老人顫抖的手摸出袋裏用細蔴繩代替缺了一條臂的老花眼鏡，手忙腳亂架在鼻樑上，簌簌發抖的手捧着煤油燈在黑衣人頭臉前後左右照了個遍。

「眞……的，是你，是你回來了！」老人夢遊般的前伸出兩手，既疑惑又震驚。

「是的，是我回來了，茂來伯。」黑衣人粗糙的手掌緊握着老人，激動的道。

老人頹然坐倒在板櫈上：「你沒死？爲什麼……爲什麼……這麼多年來……」

「十年了！大伯。」

「是了，十年了，爲什麼你從沒有片紙隻字回來？爲什麼？啊？大家都以爲你，你死了……」老人喘着氣，急速的說。

「我，我……大伯，我寫過信的，可是……以後……唉，總之，一言難盡吧！」他苦痛地搖搖頭：「大伯，這些年來，你好吧？還是開客棧？」

「老了，不中用了，好字和我一世都沒緣，近不了邊，咳咳……」老人連連咳嗽着，嗽得臉紅耳赤，直至吐出了一口粘在喉嚨裏的濃痰，氣才落下：一還不是賣兩杯茶，招呼幾個趕腳的路客，沒餓死，仍剩着這把老骨頭吧，嘿，變了……」

黑衣人低下頭，傷感的應道：「變了？是……變了……」好一會，他再抬起頭：「茂來伯，我家……我家怎的……」

「喝杯茶吧，樹三。」老人突然站起來，顫巍巍的拿起茶碗去灶上倒茶：「你一定貪趕路，沒吃飯的，這裏還有些粉絲，我這就給你煑了吃罷，大冷天，肚裏沒穀氣，可難頂得下去哪……」

「不了，大伯……」黑衣人感激地道：「我不餓……」

「瞎話，看你倦得要倒了，不吃點怎麼行！」老人自顧自己的忙：「你歇着吧。」

「大伯，請你告訴我，我家裏怎麼樣了？」他站了起來，祈求的望着老人。

老人好像沒聽見，顧着往鍋裏倒水。

「大伯……」樹三聲音走了調，懇切的叫道。

老人手裏停下忙着的工夫，怔了一怔，才道：「吃過東西再談吧，樹三，你累了……」

「不，大伯，你告訴我吧，我……不想吃，一切……我是特地回來的……」他祈求地道。

「咳——」老人劃着火柴，點着魯草，剝剝拍拍的燃住灶下塞。「樹三，這成十年來，你一直在那裏？日子是怎樣過的？」

「在東北，在北大荒。你聽過北大荒吧，大伯？」樹三手裏把捏着那厚厚的顫帽，吸了口氣：「那是茫茫蕩蕩幾百里，荒涼得不見人的爛泥地，只有狼狐出沒，冷得掉耳朵缺鼻子的地方，寒風比刀子還利……」

「啊！」老人下意識的緊了緊身上披着的舊棉衣：「那你……」

「解到那裏的人十有八九都死了，我骨子硬命賤，總算捱過了……」

「是的，總算捱過了……」老人點着頭自語般附和道。

「前年我的『勞改期』已滿了。他們要我留下做場員，繼續在那裏工作，所以，直到今年，我蓄了點錢，才回來，想接小樹和他娘到北邊去……」

灶裏的火光映紅了老人的臉，眼睛亦紅紅的浮着一層淚光。

「茂來伯，我家裏……」樹三注視着老人突然煞住話頭，連再問下去的勇氣也失去了。

老人眼裏滾下豆大的淚珠，許久，沉痛的掙着說道：「走了，小樹走了，就在那年冬，亦是這麼大的北風，這麼的一個寒夜，小樹叫着爸爸，走了……發熱……身上像塊滾燙的炭……」

黑衣人渾身顫抖，失神的眼睛視而不見的盯着火光，突然伏倒在桌子上，手裏的帽子掉落地下，雙手緊抱着頭臉，只露出滿頭花白的頭髮。

「嫂子捱不下，跟人去了……誰能怪她呢……」老人語不成句的嘆着。

煤油燈的火舌輕盈的左右飄浮，屋子裏一片靜默。屋外，北風似乎更大更猛，呼呼直吼。茅草的屋棚爲之震動。

擺在枱上的那碗粉絲已凍得冷透了。

黑衣人抬起頭來，失神的雙眼茫然的望着老人：「小樹……走了，她……去了……」他的臉擰成一團歪斜，哭笑難分：「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爲了我是『右派分子』？爲了說過一句『農民生活太苦了』，爲了我不肯跟着去鬬爭別人……啊……十年，整整十年了……熬過了十年了……今日……哈哈哈哈……」突然，他歇斯里底的狂笑起來「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不停狂笑着，笑得流出眼淚，笑得聲音沙啞，仍然在狂笑……

這「笑」聲和號哭哀號完全一樣，令人聽了毛骨直悚。老人蹲坐在灶口矮櫈上，垂着頭，臉頰肌肉痛苦的抽搐着。

黑衣人狂笑着打開扇門，一陣寒風湧進簡陋的屋子，飄搖着的煤油燈火霎時熄滅了，屋內屋外全是一片漆黑。

「樹三，樹三！」老人猛的站起來摸索着大聲呼叫。

可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沙啞的狂笑溶在門外漆黑的夜間，漸漸在呼嘯的北風裏消失……。

齊白石

齊白石是王湘綺門下三匠之一，所謂三匠：卽鐵匠張仲颺，銅匠曾招吉，木匠齊白石也。他們之中，只曾招吉是江西人，張與齊，都是湖南湘潭，與湘綺王氏是同鄉。張仲颺拜入湘綺門下，是很偶然的機緣。那天淸明，王到山郊去掃墓，經過一間鐵舖，聽見裏面有吟詩聲，咬音嚼字，甚清脆可愛，因順步進去一看，原來是張仲颺一手拿着鐵鎚，一手拿着唐詩，王見他如此勤學，表示願收他爲弟子，張仲颺當然是無任欣喜的，從此張仲颺更加勤勉，在名學者的指導下，居然學業大進，後來做了湖南高等學堂的教務長。

曾招吉在十三歲，便隨着師父來到湖南，專以鑄造銅器爲業，那是江西人流寓湖南一項專利性的工作。他每日工餘，必手不擇卷，焚膏繼晷，讀到深夜，他的主家，就是湘綺先生的鄰居，看他如此用功，便向湘綺先生介紹，請他老人家收爲弟子，當時卽被接納。曾招吉也是個有心人，沒有辜負師門化雨之恩，學成後，回到江西本籍，也做過南昌高等學堂的教授。光緒三十年，他特邀湘綺先生及同業張仲颺、齊白石，到廬山去旅遊，春風沂水，絳帳盤桓，傳爲一時佳話。

不過，三人中名氣最大而享專最高者，還是要推白石。且不獨以詩名，畫尤別創一格，與張大千並稱藝壇兩大巨擘。書法亦飄逸特出，無姿媚傖俗氣。但他受業於湘綺之門，年事已三十有七，是由張仲颺拉去推荐的。在此以前，他因爲操業木匠，常要雕刻花鳥蟲魚，故不時學習書畫，同時亦習刻印章，都能精絕冠時，他曾拜蕭薌陔爲師，兩人相距三十餘里之遙，白石不辭跋涉之勞，穿着牛皮木屐，冒着風雪前往請教，以致脚背被牛皮磨破，血流如注，白石卻一點也不爲苦。這樣的力學精神，實在是值得表揚而效法的，笛卡兒曰：「天才就是繼續不斷的努力」，這話用諸白石老人，最是恰當。

但老人雖註籍王門，似與師翁旨趣大異。據傳湘綺曾對同鄉吳熙說道：「各人有各人的脾氣，不可勉强調和，吾門下有鐵匠銅匠，還有個木匠也好學，但他總不肯做我的弟子。」又胡適之爲老人寫年譜亦說：「白石雖然拜在湘綺門下，但他的性情與身世，都不會學王湘綺那一套假古董。」辭氣之間，雖仍是站在新文化的立場，對湘綺大有貶詞，但就白石的詩文作風，淡樸清淳，完全是性情中語，實與師翁截然不同。白石的詩，曾被湘綺譏斥爲「薛蟠體」，便可想見老人的倔强，不願許爲王門薪傳相授的弟子了。何況他的孤標傲世，淡泊自甘，與湘綺之熱心功名出入侯門者更爲格格不入，毋怪湘綺稱他爲古之畸士。

第一、老人從不做官，他有一首挽胡沁園的聯語曰：「衣缽得眞傳，三絕不愁知己少」，「功名應無分，一生長笑折腰卑」，不啻是爲他自己寫照。他到陝西旅遊，正值同門

從「雜種德文」

去年十二月卅日新晚報刊登了一篇雜種德文流行，說是：「今天的德文已經越來越多地被英文攙雜，變得不倫不類，許多德國人士引以爲憂，擔心如此一路發展下去，德文終會有一天被英文取而代之……」看了上述的一節文字後，我不禁嘆息眞正杞人憂天的卻是共產黨人或其同路人，決非是許多德國人士，相反的以世界革命相標榜的共產黨人或其同路人，其眼光卻如此短視，思想竟這般落伍。老實說，事實證明，不論在動植物的雜種交配，或是文化的交流，其得到的結果，往往都是非常優美的；雜種好東西，雜文也不俗，絕無「不倫不類」「引以爲憂」等情。

在這裏，藉此爭取中文法定之際，乘便來談談「歐化的中文」。或許有人自己數典忘宗，卻會嘲罵他人，由此，或會被遭譏爲雜種中文流行。不過在上面我已說過雜種是好東西，雜文也不俗。本來當我們學習英文的時候，我們的構思要英文化（Think of English）；學習德文的時候，我們的構思要德文化（Think of Germany）；學習日文的時候，我們的構思要日文化（Think of Japanese）；學習其他國家的語文，也莫不皆然。不過，有時我們總因身受母語的影響太深，口語文字，無意間或會不免流露出中化的英文。

相反的，近幾十年來，中國受西洋文化影響很大，語文方面，也不能例外，往往也出現了歐化的中文，這些影響的來源：一是由於若干翻譯的書籍，爲了保存原文的完整，每每把外國的語法搬過來。二是由於若干新文學家，常常在有意無意之間，採用了許多外國的語法，來寫作文學。這兩件事情，對讀者都大有影響，使他們寫作時，不自覺地混雜了許多外國的語法。三是學習外文的人愈來愈多，有些並且接觸外文的時間遠比接觸中文爲長，他們構思時，往往要憑藉外國語，這樣，寫來的文章，自然不是純用中國語法的了。尤其是此時此時，有些人說外國語比說中國語更覺方便，何況作文呢？這種非純中國的語法，我們叫做「歐化的中文」。在過去，歐化語法通常只在文章裏出現，在口語裏出現的很少，所以大多數的歐化語法，只是文法上的歐化，而非「語法」上的歐化；而且只有學習過外國語的人才有這習慣，一般人並不如此。但此時此地，不單止口語的歐化已成習慣，文法更是普遍，我們已經見怪不怪的了。

所謂歐化，大體就是英語化，因爲我們中國人懂英語的比懂其他歐西語文的人多。香港的學生，受英語的浸淫更深，對本國語文的認識又淺，以致歐化的程度愈來愈甚，如果在中文方面稍有根柢的話，有時雖然歐化頗深，也不致被搞得一竅不通；至於辨別優劣，在中文寫作時，何所適從，那就讓聰明的讀者自己去抉擇了。今試舉例詳闡之：

有時候，因爲在中國原有詞彙中，沒有適合於翻譯外文

絕俗

初覺

物爲遁辭而甘心投靠的周作人爲何如？

三十八年，赤色政權在北平僭號建國，毛澤東扮作同鄉姿態，借同郭沫若去遊說，請他出任人代會的湘潭縣代表，老人不待辭畢，連稱「我是木匠出身，原不懂得政治，要我代表什麼？只要你們不鬪爭我就罷了。」毛酋無可如何，還是送了他一個人民畫師的榮號。但老人從不曾用以書款標榜，或說老人本不願滯留北平，所以遲遲不決者，是爲眷戀女看護夏文珠。幾乎一時一刻無她不安，夏既不走，老人自不肯捨下她而遠走高飛，不想盛德清操如老人，猶不免寡人之疾。

第二，老人從不赴宴，雖在成名後，居於豪華生活的都市社會，但他仍保持着農村的節儉習慣，不喜歡聲色酒食等應酬，認爲縱不能積極提倡不宴客的節約運動，也得消極地約制自己不赴宴會。樊樊山有題白石老人卻欽圖詩：「無酒卽飽飯，有酒還獨斟，時有佳客招我飲，擺袖卻酒非卻金，左手取金右手畫，賣畫買酒惠我深，置酒見招我獨飲，沽酒還家舉家飲，……請我不到君莫嗔，我請樊山亦不允。」不過，有時他也破例請客，在刻己待人的原則下，確能精打細算，做到恰如其量。

第三，老人從不受禮，他在北平西城跨車胡同十五號寓所門首，貼着「送禮者決不受，門防謹知」的告白，他的用意是(1)彼來我往，徒增浪費，(2)不欠人情，倘如受了人家的禮物，既派不出什麼用場，自己反要作畫酬答，不是增加一件無謂的負擔嗎？不受禮，便可免除這些麻煩了。李宗仁在北平行轅時，以敬老尊賢名義，送他一袋麵粉，老人亦把他退回了。這在今天的香港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怪癖，那裏會知道老人的處世哲學，是在肫篤無華，超乎一切庸俗的繁僞的禮瑣和酬應。

第四，老人從不開畫展，以老人在藝術上的造詣，儘可大事刮龍，到處籌開畫展，不怕沒有濶人爲之捧場，但老人恥於自我宣傳，及求人題介。民國十一年，陳師曾替他在日本賣畫，每幅杏花百金，二尺紙的山水，則得價二百五十金，同鄉賓愷南因勸他往遊日本，藉畫展以致富，老人說「居京英已九年，可以過活，饑則有米，寒則有煤，無須多金反爲憂慮也。」足見藝術家的胸襟，是與水一樣的清，月一樣的潔，曾無絲毫物慾滲雜其間，或功利主義的作用，把自己的精心傑作，作爲投機式的兜售。

民國三十五年，他被中華全國美術會邀請南遊京滬，在兩地舉行過展覽，賣出二百多張畫，可算大有斬獲，豈料回到北平，通貨膨脹，法幣貶値，老人對此項損失，倒也處之泰然，毫無表示痛惜的樣子。人謂偉大的藝術家，他的生命是以詩書畫爲寄托的！白石老人的人生觀也許就是抱着這樣的態度。這眞是佛家的涅槃，老子的嬰兒及儒家的盡善盡美的境地。

的中文

徐平

「馬克」、「先令」、「加侖」等，是絕對的音譯；「摩登」、「模特兒」、「冰淇淋」、「坦克車」等，是在音譯之中，雜有意義的漢字；「邏輯」、「幽默」、「可口可樂」，是音譯之中，兼顧及漢字的意義，這些都是出於不得已的，難道就將要被冠上「雜種中文」的流行難聽之名嗎？

現在有許多人因爲學了英文文法裏的可能式，於是，影響到用中文寫作時，在歐化的文章裏，不但常用「可」和「可以」，卻又新創了「可能」。然而他們用的「可」「可以」「可能」，不是表示情況允許之意，乃是「或者如此」或「未必如此」之意。這是中國語原來的「可」字所沒有的涵義。例如：

△你的前途，可以好，也可以壞。

（如非歐化，應說成：你的前途，也許好，也許壞。）

△他可能不幹了。

（如非歐化，可說成：他也許不幹了。）

「盡可能」一詞，也從歐化而來，意思說：「能做到什麼地步，就做到什麼地步。」例如：

△你盡可能地早些起行。

（如非歐化，可說成：你能早些起行，便早些起行。）

△他盡可能地慢走。

（如非歐化，可說成：他能走多麼慢，就走多麼慢。）

中國語法裏，凡用被動句或研敍述的事情，必須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並非一切的敍述句，都可變爲被動式。但英語裏，卻無此限制。因此歐化的中文，即使是如意的或企望的事，亦常常用起被動式來，這當然與中國語法的習慣不合。例如：

我被他罵了一頓。

他被小偷竊了許多錢。

這裏所敍述的，都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合於中國語的習慣。但若說：

△李先生被推舉爲同學會會長。

（如非歐化，可說成：「大家推選李先生爲同學會會長。」或「李先生給大家推選爲同學會會長。」）

△我被校長嘉奬。

（如非歐化，可說成：「校長嘉奬我。」或「我得到校長嘉奬。」）

文章瑰麗，端賴詞彙要多變化，歐化中文的例子很多，在這裏我只舉犖犖幾則，有些很好，有些卻因違背中國語法的習慣，得待改良。至此，至少證明雜文也不太俗，如再經改良後，更可收中西文化調和之效。

中州風雨

有知識也算罪惡

徐諾的歷史雖然簡單，是所謂「三門」幹部——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入革命之門的腳色，他當然不會爲「政治歷史」問題背包袱，但每年照例要塡寫的幹部履歷表、年終鑑定，及每逢政治運動又要塡寫的履歷表，一年總要塡幾回，眞有使他感到「表格成災」之感。而且近年來，每逢開展任何政治運動，都少不了知識分子挨批的份兒，天天嚷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使知識分子惶惶不可終日，他看到，黨口頭上說要團結和信任知識分子，而實際上對知識分子是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甚至知識分子由於有知識，簡直成了罪惡。

幹嗎要這樣？他又浮起了這個問題。這是多使人苦惱的問題啊。

無產階級是天生的這麼乾淨的麼？知識分子有生以來就帶着罪惡麼？這一條大概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眞理吧？

有時，他甚至天眞的去想當一個工人，離開了知識分子的隊伍就清靜得多了。但自己細心地想想，覺得這種想法太幼稚可笑。就算穿了工人的服裝，在履歷表上所要塡寫的項目仍舊會把自己撥回知識分子隊伍。

一些老知識分子神經痲木，沉默寡言，徐諾能猜出他們爲什麼會這樣。往往看見一些頭髮斑白、戴着老花眼鏡的工程技術人員在受着一些不學無術、只會叫幾句政治口號、講幾句政治術語的人指手劃腳、大聲呵斥，徐諾的悲天憫人的思想感情又在作祟，他幾乎不相信這是一種活生生的現實。

然而這是現實，活生生的現實。

審幹工作專找這些不幸的知識分子進行，不知道又有什麼災難降臨在他們甚至自己的頭上。嚴尙榮這一宣佈，每人的頭上頓時蓋着一朵黑雲。

徐諾走出會議室，汪培志在後面招呼他。

「老徐同志，黨委宣傳部長找你有事。」

「什麼事？」徐諾停下腳步，轉過身來問。

「商量一下宣傳工作問題。」

對於黨委的召喚，誰也不能不應命的。徐諾問：「是現在去嗎？」

「吃了中飯再去吧。」

范東生比他大十來歲，在部隊上原是她的上司，後來他們結了婚，范東生轉入地方當區黨委書記——區黨委是比地委略高一級的地方組織機構——伍茹英當然也跟着去了，原本在地方機關中當一名科長。范東生轉入工業戰線，當了大廠的廠長，妻憑夫貴，伍茹英竟做黨委的宣傳部長。

徐諾走進黨委辦公室，伍茹英用濃濁的山西腔招呼他：「老徐同志，這邊坐。」

「找我有事嗎？部長同志？」徐諾坐下以後，問她。他知道伍茹英最喜歡人家稱她的官銜，所以也這樣叫她了。

伍茹英堆起笑容，配着她那清秀的臉孔，看來蠻和善的：「對，咱們來聊聊宣傳工作的問題；等會還有政策研究室的柯雲同志、人事科的楊道源同志、工區的劉金魁同志參加研究呢。我們稍等一會，他們就來了。」

「怎麼，黨委會的宣傳工作會找我們來研究？」徐諾感到不解。

「哈哈，」伍茹英輕輕地笑出了聲，「這是發動羣眾嘛。你是一個文藝工作者，就是俗話說有『文化水』的，這道理很容易明白。」

「哦！」徐諾不再說什麼。

「近來工作忙嗎？」伍茹英語調慈和地。

「還算應付得來。」徐諾淡淡地答，他沒有說出幾乎被工作壓得透不過氣來這句話。

「這很好，能者多勞，」她生硬地說出了這個詞語，「青年人就是應該多爲革命作出貢獻啊。我的年紀也不算大，幹革命已幹了十多年了，總是覺得爲革命貢獻太少。」

和自己的上級或黨的幹部接觸，徐諾感到最膩人的事就是聽他們發高論，張口馬列，閉口革命，而說這樣不是教訓別人就是宣傳自己。因此，徐諾常常說這類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

「部長同志，你們這種品質是値得學習的，你們有高度的黨性。」

伍茹英不知徐諾是在揶揄她還是稱讚她，但她很受用，含笑地說：「到底是你們有『文化水』的，看問題一看就到家。」對於有「高度的黨性」這一點，她自認不慚。

「有孩子沒有？」

「一個，女的。」

「多大？」

徐諾覺得她問得很殘酷，傾刻之間，他似乎在她清秀的臉上看到的是一副猙獰的面目。

伍茹英是同情他嗎？不可能，這簡直是在折磨他。

「常有信來嗎？」伍茹英不待徐諾回答她剛才的問話又接着問。

「有。」

「有就行了。話又說回來，幹革命有時就得犧牲一點個人的利益。好像范廠長為了革命不是暫時離開我嗎？」伍茹英又說起教來。

「各人情況不能相提並論。我同意妳的意見，但我們還是轉過別的話題。」徐諾覺得伍茹英扯這些問題簡直無聊。

窺伺新的鬥爭對象

「哦！是這樣的，黨委決定，在開展肅清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鬭爭和審幹工作中，出一份大型的牆報和一個黑板報，壯大聲勢，推動運動的進行，這工作找你來幹最合適。」

「妳饒了我吧。」徐諾幾乎把這句話說出來，那他很快又改成說這樣的話：「我的工作已經不少，那能騰出時間來做這項工作呢？」

伍茹英說：「這只是業餘搞搞，黨委會之所以給你們這項光榮的任務，是考慮了你們都有這方面的能力。同志，這是革命的需要，我們自己雖然有困難，也克服克服吧。」

這帽子壓下來，是沒有什麼可說的。

一會，柯雲、朱源森、劉金魁都到了，伍茹英向四個人談了辦「火炬」黑板報和牆報的任務，她說：「唯心論在生活中是很容易接觸到的，只要我們留心觀察就行了。現在這裏有一個唯心論的活材料，提供給同志們，以啓發大家去思考一下。基建科有一位工程師叫鄭啓天的，相信你們認識吧？」

大家表示認識，但不了解其人的情況。

伍茹英接着說：「鄭啓天是德國留學生，解放前在國民黨政府裏當過工程師，是個留用人員，資格甚老，學問應該是不錯的了，但我看他滿腦袋的唯心論思想，妨礙了他正確認識問題。你們知道，工地鑽探工作進度很慢，有影响廠房建設進度的危險，尤其是在填孔方面，一碗一碗地填土，用小桿鎚慢慢的搗，太原始落後了，問我們的工程師拿辦法，鄭啓天說，那劃出來的孔，只有杯口兒那麼大，用不上機械，而且我們也沒有機械，只能用這土辦法了，還說辦法雖土，卻很紮實，能防止孔裏出現脫空現象，可保將來廠房基礎的安全。過去沒辦法，只好按鄭啓天的辦法做。部裏知道這個情況，給我們派了幾個蘇聯的土建專家來，其中有地質工程師、勘探工程師、力學工程師，人家蘇聯專家的確是有技術、有經驗，前天剛到，昨天到工地轉了一轉，其中一個從烏什麼爾來的叫什麼契……斯基，如果按這契……什麼斯基，」她停下來問四個在座的人，「你們誰記得那位蘇聯專家叫什麼？」

蘇聯專家到工地來，誰都見到，可是誰都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徐諾靈機一動，想到報紙上有新聞，把當天的洛陽日報的頭條新聞一看，說：「這個烏拉爾來的勘探工程師叫契仁斯基。」

伍茹英一拍腦袋：「對，就是契仁斯基。嗯，我說到那裏了？對，對，鄭啓天說，蘇聯專家的辦法不行，如果灌漿填孔會出現漏空現象，他聲明在先，將來廠房出了問題，他這個基建工程師不能負責任。」

徐諾點點頭，他是在讚許鄭啓天想事周到、穩當。

伍茹英繼續說：「這是什麼話？人家蘇聯專家是列寧、斯大林教導出來的人，唯物辯證法不知多熟，看問題這麼膚淺嗎？而且蘇聯的科學技術是世界最先進的，蘇聯老大哥給我們派出來的專家都是第一流的，難道不能解決這些小問題？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向蘇聯老大哥學習，我們學到那裏去了？可是，蘇聯專家的建議還沒有實施，鄭啓天硬說不行。你怎麼知道人家的建議不行？這不是主觀唯心論嗎？這主觀唯心論就是不看實際情況，一切憑自己心想。鄭啓天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學技術，腦袋瓜難免要裝滿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東西了。你們看，這不是活材料嗎？我們現在開展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正應該拿這活材料教育大家。馬列主義講究結合實際，這就是最實際的東西。」

對於這位部長所談的情況，徐諾不了解，無從置議。但她所指示的如此開展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徐諾認為，與當前運動的要求簡直離題十萬八千里。至於她所發揮的妙論，未免牽强附會，且帶有嚴重的教條主義成份，或者，犯主觀唯心論錯誤的，就是她自己。

徐諾只好這樣提出：「部長，契仁斯基的建議或許是切實可行的，我不懂技術這玩意，不敢妄議。但，他這建議也還沒有實施，效果如何，我也不能下結論，或者鄭啓天有他的根據。因此，我認為如果據此便批判鄭啓天犯了唯心論的錯誤，是不是值得考慮？」

伍茹英笑着說：「蘇聯專家的建議準沒有錯，這個我們不應有懷疑；錯的只是鄭啓天。我們應該大膽批判，這個你們也不必顧慮，一切有黨委會負責。」

徐諾又想說什麼：「……」

伍茹英截斷他的話，微笑地：「你們知識分子就有那麼多彆扭勁，老是這個『但是』，那個『但是』，幹革命嘛，不要前怕狼，後怕虎的，應該大刀濶斧嘛。」

伍茹英這麼這麼一說，徐諾不再吭氣了，他還能再說什麼？但他實在為鄭啓天叫屈。在這「大刀濶斧」之下，多少知識分子遭受誣罔之災。

（十七）

蹄聲劍影錄（八十一）

盡量做到來無影，去無蹤，務令國軍措手不及，以求達到以大吃小的目的。同時因爲配備輕便，行動靈活，進退容易，跑得快，經常以急行軍的方式，每天走一百三十華里，爲司空見慣。由於共軍行動迅速，運動靈活、突襲、截擊，便爲共軍的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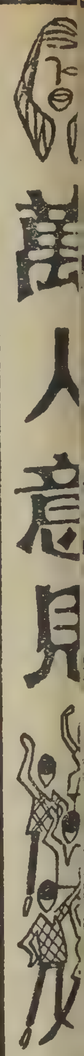
滲透收買共軍也勝日軍

其次談到間諜戰，日軍和共軍也有很大的差異，日軍是利誘收買，共軍則是滲透內應。日軍爲異族，共軍則爲同胞，異族則模樣不同，言語有別，以日人而滲透我國軍政部門，那是夢想幻構，殊不容易。同胞則臉膚模樣，一切均屬相同，言語習慣，並無二致，僞裝滲透，易如反掌。故日軍所得我方的情報，乃以利誘而收買，當然亦有見利忘義，喪心病狂，涼血動物的無恥敗類，甘爲國人所唾罵，出賣國家的機密，因日軍餌以重金，利之所在，竟爲虎作倀，如柳州軍事會議，蔣委員長甫抵柳州，敵機竟空巢而出，以七十二架的龐大機羣，輪流轟炸行館，死傷蔣委員長的衛士多人，可知日軍的銀彈政策，亦殊厲害也。日軍除金錢利誘之外，還用到政治權力的引誘，如副參謀總長白健生的獻議封鎖長江，剛於秘密會議中決定，而日艦即逸出崇明島外，可知機要洩露，後來才查出乃行政院機要秘書黃秋岳的行爲，身居高官，而甘心作賊，似非爲金錢所打動，而爲權位所引誘了。但收買須候機會，不是源源不絕，抑亦有闖入反間諜所佈下的陷阱，如福軍李公登同，就是故意在接受日軍的鉅金，和大批軍火，然後按圖索驥，依照奸細名單，一網打盡。共軍所採的滲透內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illegible]時間的累積，[illegible]，打入心臟。或採迂迴路線，利用掩蔽，以特殊關係，瓦解內部。或洗刷色彩，披上外衣，發揮能力，表現忠誠，一旦倚爲心腹，乃引導錯誤，招致損害。或深入地下，投身厮役，或任技工，埋頭苦幹，潛伏不動，從事刺探，直至這地方已爲共軍所佔領，始從地下鑽出，露回原形，才知這個屈居厮役之人，竟是「老八頭」。徐蚌會戰，國軍失敗的原因甚多，但眞正的主因，不是敗於疆場之上，而是敗於參謀本部九個作戰設計委員的手裏。這九個傢伙出身於軍校，表現良好，曾先後送往德國和美國受訓，抗戰末期已分別爬到作戰設計委員會，這個作戰設計機構共有委員十一人，可是，滲透份子卻有九個同路人，開會討論時，縱有兩個不同意，也敵不過九個人的聯同舉手，而服從多數，這些內奸分子，一面設計在徐蚌戰場上，擺下了十字的陣形，而分別由黃伯韜、邱清泉、黃維、李彌等四個兵團擔任攻防戰；一面就把這種部署和作戰計劃全部洩給中共，中共乃用截援打點的戰法，把精銳的國軍吃掉。這是中共長期佈置，打入心臟的成功。這九個滲透傢伙是受共諜而任國軍參謀次長吳石所指揮聯絡，直至在台灣破獲了吳石案，才一網打盡。又如國軍在蒙沂區掃蕩戰的時候，國軍有一個軍在那裏作戰非常英勇，把共軍打得落花流水，那軍的軍長太太是蘇州人，沒有隨軍長到山東去，留在蘇州的娘家，他的弟弟則在蘇州讀中家的高中二年級，而新來一個女同學，美貌如花，線條健美，活潑可人。不久，與軍長太太的弟弟打得火熱；一天，那弟弟突然回來對軍長太太說：「姊姊！聽說姊夫在山東已金屋藏嬌」。軍長太太吃了大驚，便聽弟弟慫恿，去信向丈夫責難。但接到軍長來信，指天爲誓，絕不作負心人。那弟弟主張軍長太太親自到山東去一趟，以實際看其究竟，軍長太太也覺得自己應該回到丈夫的身邊，便又去信向丈夫提出要到山東來。軍長爲表清白，也歡迎太太北上。那弟弟以遍地烽烟爲詞，不放心其姊單身遠赴戰地，自願送姊前往。那軍長太太以弟弟手足情長，殊爲難得，便和他一道起程。但姊弟北上之日，亦即那蘇州中學美貌女生失踪之時。當軍長太太抵達山東，知道丈夫確無納寵之事，才放下心頭大石。惟那弟弟則表示不願返回蘇州，希望追隨姊夫做事，結果便安置他在該軍某團做軍需主任。自那時起，該軍常常中伏，或給共軍分別突襲，以大吃小，結果全軍盡墨。這是共軍迂迴進攻，利用女色，挾死軍長太太的弟弟，利用舅爺採取軍秘，便把國軍的勁旅消滅。那舅爺迷於女色，爲敵利用，害死了姊夫全家，誤盡了國家大事，少不更事，百死不足以蔽其辜。

抗戰勝利，戡亂軍興，財政部突改幣制，實施金圓券，收兌黃金外幣。在貨幣學而言，在戰爭期中，幣値殊難穩定，時局一日不安定，則金融也一天不能安定，貨幣貶値，乃通貨膨脹的惡果。而財政部竟於戡亂方熾中而改幣制，殊爲失策。其時我在廣州，每與友人談及，必搖頭三嘆，認爲在政局未定，而妄改幣制，必招致後患，果不幸中而言中，結果金融崩潰，老百姓失了信心，助長共軍的氣燄，加速大陸的沉淪。我流亡海角，共諜在報刊誇耀他的「傑作」，不打自招的說他如何計設金圓券，以造成金融的混亂。才知道又是中共那套披上外衣，表現忠誠，倚爲心腹，引導錯誤的魔術。

談到宣傳戰，日本和中共也有分別，日本注重廣播，中共注重造謠，中共是靠宣傳起家，宣傳的方法，五花八門，對國際宣傳，則說他們是土地改革者，欺騙那些「朦查查」的英美短視政治家，錯覺中共只求政治的改革，而國民政府則逼害他們，中共又煞有介事的在國內搞「反逼害、反飢餓」的示威，於是，外國的輿論，便不求眞相，聽一面之詞，便加上國民政府一頂：「獨裁、不民主、貪汙、無能」的帽子。

安琴



當年國父創業艱難　革命不該半途而廢

凡我國民應當奮起滅共

董力行先生台鑒：

敬啓者，遙祝起居集吉，諸維如意爲頌，茲借聖誕例假，謹揮頹筆，與君暢談，恕示冒昧！及成詩一首錄後。

溯自民國成立多年，週復花甲，始就締造艱難，奠定共和政體，袁世凱陰謀竊國，先造籌安會，民五卽改元洪憲，後得蔡松波（鍔）回雲南與督軍唐繼堯首義討袁，各省擁有兵力而明大義者，多表同情響應，卒將袁氏撲滅，然從此則形成勢分南北跡象，料不到張勳此位大員，突提兵轉擁宣統復辟，馮玉祥等馬廠首義，才將張勳擊破，但國事變成政出多門，北洋軍閥，督軍團聯盟，而有蘇督李純自殺事，繼又出現五省聯防，國父再由扶桑回國，在廣州組立元帥府，始決定要用武力，方可完成革命事業。一方面明瞭非釐定革命教育方針不可，故同時國父在廣東高師學校講述三民主義三個月，繼在民國七八年間手訂「建國方畧」建國大綱，出版孫文學說，行易知難，甚至不知亦能行，欲使人民明白是非曲直；有所適從，但在組元帥府的時期與沈鴻英發生戰事經年，後再有陳炯明火焚總統府的一幕，故孫總理一再出國爲革命宣傳，足跡蹈遍五大洲，多得外僑幫助，故有「華僑爲革命之母」一話，歸國後，鑒於要與列强週旋，及欲廢除不平等條約，非有全國集中力量不可，故有籌備北上與段執政（祺瑞）共商國是，豈想天不祚賢良，孫總理在天津旅途已抱病，抵京就一病不起，而與世長辭。蔣、汪等接受遺囑後，籌劃獨有建軍，才能掃蕩軍閥勢力，而完成革命，故蔣氏（介石）在黃埔設軍校，組黨、政宣傳隊，軍備完成，誓師北伐先取楊（希閔）、劉（振寰），旋向東江，盤據惠州的楊坤如，如拉朽摧枯，一直勢如破竹，革命軍宣傳隊，與先行部隊，直達山東之濟南，而遇日本出兵山東事，日意欲阻撓北伐，使中國不得統一。

蔡公時交涉員殉國，革命軍迫得繞道趨鄭州，及商請山西省（閻錫山）出兵向保定，負北京之背，張作霖退出京城後，至皇姑屯，被日本炸死在列車上，北伐完成，竟有民十三，實行清黨事，民十六又有武漢分裂，最痛心的，與日本軍閥對抗最激烈的國人[illegible]，可見一斑。萬眾一心的進行抗日戰爭正甜，竟有西安事變，蔣委員長蒙難事，可見國事艱難如斯，汪氏（精衛）是受孫總理遺囑的一位，亦有參加擴大會議的反抗國民政府。抗日戰爭八年長，海內外志士與各地華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大眾表現出愛國家民族的情緒，卒將倭寇擊敗，完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意志。

抗戰勝利後，本可踏上復完建國的憲政道途，躋斯民於康莊大道，兼致世界和平，維護自由民主。奈何共產黨竊謀禍國，還假意提出組織各黨各派政治協商會議，老毛竟寫出一部「論聯合政府」散佈週遭，賣弄他的虛僞論調，原來此是挾詐，引誘各民主黨派同情毛的國共合作，故意延長時日，共軍卽得補充擴建，陰伏推翻國民政府野心，各社會賢達是被蒙在鼓中，自陶醉會得一杯湯水，可是至今中共得權二十餘年，中間過程，不但黨外各派系不能相安，有知識者皆遭殃，其中共內部多遭殺害整肅，老毛意存「惟吾獨稱尊」，不念同生共死的戰友，此是民國成立以來的六十年現實過程事蹟，不佞不過約畧敍述一二，自有民國六十週年史實，作者寫出一篇近代史專題來。

以上是國家大事記，「因政不在子，子何必與其難」，亦關政不在余，更何必自苦，所關心政局者，惟國民天職耳。今且談私生活罷，屢閱萬人雜誌，見君大作，意志心聲，表現於篇裏行間，前最近一期更說喜欣陶醉詩酒，按從來最喜愛詩酒的人物，爲晉之陶潛（字淵明），唐之李白（[illegible]），時中共猖獗的政制，是不容風流隱士居留的呀！

左思文說，「英雄有屯逭，由來自古昔」，君或者尚有東山再起的機緣，亦未可料，「天下事難逆料」，目見美總統亦會提出訪中共的話來，豈非瘋狂漢乎？中國大陸及香港共黨報紙，還天天談美帝要打垮牠呢，望先生當自勉勿忘大風歌！餘空再候，

順頌

旅安

不佞林哲齋謹上

十二月二十六日寄自澳洲

聖誕節的溯憶

民國肇造六十秋
攬權營私失運籌
賢良避位違素願①
雞鳴狗盜壓清流②

①指孫文、黃興同時出國
②袁的籌安會有此輩

林哲齋稿

一九七一年聖誕雪梨

聖誕展望

故京城裏亂嘈嘈
原是毛屍臭似糟
雞飛狗走南北竄
狼奔豕突東西逃
群醜散盡赤旂倒
獨夫馘首掛竿頭
天壇大會萬民慶
歌頌昇平樂陶陶

林哲齋謹預測

基辛格是個國際大間諜
尼克遜人頭豬腦上大當

由於世界情勢瞬息萬變，詭譎風雲，諸多變幻，因此潛伏國際社會各階層的第五縱隊，各出奇謀，擾攘侵襲，威迫利誘。一般意志薄弱，頭腦單簡人士，爲利所迷，便不惜將國家機密情報出賣，以謀自身利益，罔顧國家安危。似此之事，西方國家，接二連三，層出不窮。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及其卵翼下的中共間諜，用各種身份混入西方國家各種不同機構內，施展其鬼蜮陰謀，策動叛變，盜竊情報，造成今日世界遍地烽烟。

自大陸被毛共竊踞後，繼之有韓戰發生，韓戰甫告結束，又有南北越之戰，古巴之變，中東以埃之戰，烽火萬端，赤色恐怖，佈滿全世界任何角落。尤其甚者，莫如名爲自由領導自居之美國，自從杜魯門執政到現在，叠受潛伏在國會內的國際間諜份子，夜以繼日，不斷在進行策反破壞，造成一般鴿派之囂張，事事與政府作對，社會不寧，慫恿工人罷工，學生示威，乃有甘廼廸被刺之事件發生，不惜對赤色國家委屈讓步，遂使美國之後門洞開。古巴固不在言，如加拿大、秘魯、智利等國家相繼承認毛共，種種因果造成，自當歸咎目前美國執政自由世界人民公敵人頭豬腦尼克遜，聽信其所謂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之讒言，牽引毛共混入聯合國，將一糟辣撻之境地，面臨崩潰邊緣，使毛共氣燄萬千，即刻造成印巴之戰，甚且尼克遜仍與毛共同一無恥，指責印度，而尼克遜尚懵然不察，誤中奸計。推其原因，實由德國大特務基辛格所施之陰謀。何以言之？盡人皆知，基辛格係德國猶太人，曾受過高深教育，愛國情緒高昂，爲人陰沉，自從第一、二兩次世界大戰，德國都受到盟軍打敗，德人國破家亡，凡具有愛國心之人，都無日不思報復。直至目前，仍分爲東西兩個德國，受人牽制，不得統一。基辛格在受教育時，已深悉德國遭受如何如何遭遇，乃毅然脫離德國，用盡苦心，絞盡腦汁，加入美籍，企圖打入美國政府部門，卒之果苦心人天不負，在第一次不能得到尼克遜之信用，仍不氣餒，繼續努力，用各種不同方式，打動尼克遜，終於心從所願，竟得尼克遜青睞，任爲國家安全顧問，即刻向尼克遜建議與毛共打交道，使中共、蘇聯、美國互相猜忌，互相指責，明爭暗鬭，實行一石三鳥政策。第一步批准乒乓球隊進入共區，第二步由基辛格秘密赴巴基斯坦，潛赴北京，隨之宣佈邀請尼克遜訪問大陸，第三牽引毛幫混入聯合國，繼之挑撥印巴戰爭，宣佈尼克遜訪問大陸日期，使美、蘇、中共你攻我擊，到頭來三敗俱傷，到時德國便得復興，脫離管制，再成爲希特想見。

其次尼克遜到訪共區，目的如何，不外乎爲其本身利益起見，其理由有二：一、即解救目前在南越作戰的美軍，撤回美國，使實踐其競選總統時許下之諾言；二、鞏固競選下屆總統本錢，此無他，最明顯理由到共區後其所談判條件，要求毛共迫使北越釋放被俘美軍，制阻北越，勿再南侵。但這種條件，並不單純，北越能否順利接納，聽命照行，因北越目前與蘇聯仍若斷若續，恐順了哥情逆嫂意，對毛共所提報酬又達到如何程度。吾人可以想像，第一美國必須首先撤出台灣海峽及台灣本土一切軍事設備，軍屬人員，不得干涉印支半島及東亞統戰工作，撤出東南亞所有駐軍，尼克遜除非靦顏附毛，俯首聽命；否則此場交易，絕難成功，惟有空手而歸，何面見江東父老？看基辛格又出如何花招，此種暗盤交易，誰能承認？在日見强盛的台灣中華民國及東南亞各國團結一致，自力自强，同一目標，奮起將極權消滅，請問尼克遜又奈之如何？

故尼克遜之失策，可鄙孰甚。本來南越之戰，甚爲單簡，禍首雖是毛共，但人力方面，乃係北越，當戰事時期，美軍乃無須面對作戰，直接出動戰艦，封鎖海上補給，出動空軍炸毀胡志明小徑，深入北越，將北越水、電、軍事、交通、彈藥倉庫等等炸盡，將其交通癱瘓，何來能力敢參戰？那時美軍何至損失如此之鉅，美國袞袞諸公，豈再受基辛格大特務所愚弄，悲哉！美國沒落矣，且拭目而待之。

（同仇）

打倒靡靡之音 代以雄壯歌聲

萬人傑先生：

敝人是「萬人雜誌」長期讀者，見二〇九期熱血飄零君提議設「萬人歌壇」，甚表贊同。況「萬人協會」已成立，更需要有「萬人進行曲」、「萬人協會會歌」等雄壯歌曲。我們必須以豪邁歌聲，清洗時下流行的靡靡之音，更應有戰鬭的歌聲，掃蕩左仔的妖聲怪氣。

或「萬人協會」會員徵求歌詞作品，選出好的，再徵求譜出曲子。另外，也可選出抗戰時期、剿共時期的歌曲逐期登載。事實上目前時代曲的流行，不能怪誰，個個都識彈唔識唱，只空口說白話，沒有實際行動來推荐正義戰鬭歌曲。敝人積在港居住四年經驗，深知這個大責非萬先生和「萬人雜誌」莫屬，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抄寄友人的一封信

××兄大鑒：

「萬人雜誌」在民國五十六年港共暴亂中誕生，現在已四周年了。弟住在香港，亦爲萬人讀者之一，每屆周年聚餐，濟濟一堂，弟都參加，蓋喜其言論公正，敢說敢話，無論東西南北，好的說好，壞的說壞，分別順逆，反共到底。香港處在毛共現據大陸的邊沿，加以年前港共作亂，企圖把香港一古腦兒顚覆得如那一次澳門暴亂一樣，大陸毛共竟至公然來到澳門大街拉人。萬人傑先生聯同死黨們於那時出版「萬人雜誌」，扶正闢邪，劍及履及，不怕菠蘿遍地，不怕商業電台廣播員林彬先生兄弟被港共暴徒用汽油彈活活燒死，不怕港共以子彈函寄萬人傑及當時張贛萍先生，誠所謂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者也。弟不才，並不會寫什麼文章，不過喜愛其熱誠勇敢，與毛共左仔作生死鬬。至於台灣國府，香港港府，政軍經社一切施爲之得失，均有讚有彈，一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愛之深者責之切，這是秉筆直書的痛快淋漓，「萬人雜誌」包括萬人的意見，言論絕對公開，每一讀者，不論遠近，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任何都可發表意見——除毛共左仔而外。是所謂上醫治未病，中醫治已病，而不是下醫治彌留或死後的庸醫殺人者可比。

我們逃難二十餘年，回憶共產黨屠夫，誰使我們妻離子散，誰使我們家破人亡？救國除暴，不一定要有公務公職在身，應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各就各的立場和崗位，口誅筆伐，揭彼兇殘，正如古所謂「筆鋒橫掃五千軍」，一點一滴，都在積聚並發揚我們的反共救國的精神與力量。

在×某某先生愛讀萬人雜誌，他除跟我面談過外，今年七月來信，「……前寄『萬人雜誌』亦收到，此雜誌內容頗爲精彩，病中讀來，足解苦悶……」等語，蓋××先生正在病中住院也。

民無信不立 算萬人舊帳

讀者：吳汝南

讀者反映，會不會錯？

㈠本刊二一八期：兆華先生的「中共腐爛底子的徹底暴露」一文，我覺得太長了，中間有說到中共十一月全力爭取進入聯合國，毛共是於去年十月二十日，在蔣總統壽辰以前闖入聯合國的，怎可說是十一月全力爭取進入聯合國呢？文太長應分兩期刊，免至讀者很不容易讀得終篇，而就精神不繼。

㈡萬人雜誌在出版一年後，決定創辦萬人日報，後因財力不足，予以取消，好似記得由萬社長宣佈，後將委託銀行進行徵集股金，再行開辦。

㈢萬人協會，曾經會議決定組設[illegible]……訊宣佈，今年暫停，留待明年再議。

㈣萬人協會的國語訓練班第一期是定民六一年元月七日開課，雜誌二一八期萬人協會簡訊宣佈因報名者踴躍，原定地址課室不夠容納，於是又宣佈延期，此舉雖然對已報名之人不會有「嚴重抗議」，但對於「謀定而動」之旨，不無背馳。

讀者對萬人雜誌社及萬人協會工作同人，精神百倍，力赴事功，都感到無任欽佩及擁戴的，但一切尙無常規可循時，上列諸端，不免常有變更，揆之「國以民爲本，民無信不立」，以後發佈消息，務期審愼決定。這是說讀者希望我們萬人協會及萬人雜誌社一切業務能進於至善之境的。

讀者：吳在想（元月三日）

逃亡有感

林澄之

讀書原是爲爲人，
於世無爭祇忍貧。
擬共耕牛勞畎畝，
……
逃亡輔與離巢燕，
棲止形同破廟神。
今日回思當日事，
驚魂未定淚痕新。

（其二）

謹遵庭訓守山陬，
聞達諸侯未敢求。
數畝磽田爲米甕，
兩間舊屋當瓊樓。
妻知勤儉親常樂，
兒愛詩書教免憂。
此景成圖堪玩賞，
妖魔撕碎擲東流！

（其三）

偷偷逃難値三更，
那敢留行與送行。
路若見人如見鬼，
心無驚虎只驚兵。
肚飢常喫草根苦，
口渴但尋泉水淸。
最是此生難忘處，
梧桐山上望燈明。

留美中國學生搞統戰
只是小撮陰謀分子所爲 不能代表全體同學意見

萬人傑先生：

共黨分子在美加之活動，相信凡是「萬人雜誌」讀者均已知道；而「萬人雜誌」是一份是非分明，反共立場堅定的刊物，也是各位讀者所共知的事實。過去「萬人雜誌」一再揭發台獨分子的活動，使此等漢奸無所遁形，確是大快人心。但共黨的滲透活動，無孔不入，且永不休止的。尤其自中共混入聯合國後，這些共黨分子及其同路更大肆活動，廣開分化利誘攻勢，鼓吹「回歸」中共（但他們卻賴死在這資本主義國家），這些跳樑小丑，雖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總是令人看不順眼。況且他們正積極展開各種宣傳活動，努力拉攏更多熱血而思想不夠成熟的青年學生，加入他們陣營，以助長其聲勢，則其未來的影響，究竟是不可忽視的。

現寄上一份由所謂「洛杉磯中國同學會」（據其聲稱包括洛杉磯加州大學、洛杉磯市立大學、洛杉磯州立大學、南加州大學、加州理工學院、普魔拿州立理工大學等六間大專院校）主辦的「學聯報」，希在「萬人雜誌」公開發表，並由萬先生以鋒利之筆，對此等民族敗類及野心分子大張撻伐，使他們原形畢露，免各位來自

所組織的同學會及其主辦的刊物，並不能作爲該等院校全部學生的代表，正如香港某些大專院校由部分陰謀分子控制組織和出版刊物一樣。他們的言論到底不能代表各該院校同學的意見，更不能因此玷辱各院校的聲譽，謹此鄭重聲明，以正視聽。

一位留美中國學生敬上（寄自洛杉磯）

「峯」字另有出處 「紫禁城」誤會大

編輯先生：

閱最近貴刊，談到香港街名，說新界街名有許多「峯」字，指香港電台未能回答問者，那位作者也未說明其所以然。今就個人所知，願補充如下。據屈大均考證，峯讀泛，是因峯族而來。詳見屈大均著「廣東新語」、「嶺南瑣談」又據梁啓超考證，廣東最早土著是擺夷族，漢文帝時南越王趙陀據廣東，自稱「蠻夷大長」，按即擺夷首領也。也許峯族即擺夷的一支。詳見梁啓超著「中華民族演變的研究」。

十二月二十五日某晚報第一版有

此標題看來，必以爲外國大使館設於紫禁城了，未免令人摸不着頭腦。

其實，這必是編輯仁兄一時的疏忽，他把紫禁城當作北京城的別名。否，否。紫禁城是皇城，也即皇宮。其中除三殿外，只有許多偏房及皇帝臥房，決不適宜做外國使館用，且也從未聞紫禁城設有外國使館之說。有的謠傳毛澤東想做皇帝，如謠傳是眞，那更不會讓洋人做使館之用了。

一燕京遺民敬上（耶誕日）

雄獅

馬天

醒醒！雄獅。

鐵一般的肋骨，隨着心房起伏。

鈍的爪、骯髒的籠牢！

厭惡的塵土，難聞的鼻息。

心臟的血，往日，似奔流的黃河。

如今，動脈閉栓，每個細胞欲死。

數百年羸弱之軀，你生着墮落的癌症。

懶惰之癌，自私之癌，嫉妒之癌。

……………

醒醒，雄獅。

現在的人類將回復原始年代，

他要喝你的血，

他要挖你的心，

暗地，用的是毒藥，

明處，用的是炸彈、飛機。

我掉下一顆淚，欲沁進你的皮膚，

欲喚醒沉睡的身軀，

這顆淚不該失落。

「萬人協會」簡訊（十九）

許多朋友這樣問：「國語訓練班」何時開課？「籃球隊」「足球隊」何時成立？

這無疑是很切實的問題，在這裏，我們很誠懇地作個切實的解答：

「國語訓練班」之所以仍未開課，參加之踴躍，反應之熱烈，的確使我們對課室的容量選擇，須詳加考慮。師資質量底高要求，無疑地更形重

成執教者過分辛勞；更不願倉卒從事，而給攪棍混進來，走上萬人的講壇去演戲。我們之一再表示感謝各位的熱情鼓勵和支持，當知道對大家負責的重要。這裏道出來，後大家當會明白我們的用心是如許的艮苦！

「籃球隊」、「足球隊」，所以仍未能宣告大功告成，原因是在「三缺一」的情況下，吾人正在想辦法。

。可以告慰的是，萬、曾兩位會長興趣未減，更明白「未行軍先行糧」的道理，正所謂「當仁不讓」、「賢者爲師」，很樂意地接受了領隊的提名。相信在兩位領隊直接主持下，在康樂部的努力下，教練一席所帶來的困難，也就指日可破的了。這裏寄語萬、曾領隊，同時寄語「健將們」，大凡「沙場鏖戰」、「殺退敵兵」，犒勞之一節固不能少，也不會少。這裏所說無疑是代兩方面「立此存照」，秘書處當然就成了自封的「見證人」了。

我們以爲而且深深地這樣感到，時間縱有分秒，縱有年月之類作爲記號，但於我們來說，卻正好道明了吾人之工作深具延續性。執委會副主席嚴以敬先生畫展，籌備工作始於過去，而續於現在，成之將來。此中間就很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其實，從這裏也道出了吾人由空洞的構思到具體的表現，的確是花了心血的。

這裏要告訴大家的，是嚴先生畫展計劃，在萬、曾兩位直接督促下，在嚴先生親自主持下，已肯定下來，並且於本月十五日送交有關部門落實，展出爲期不遠是事實，我們敢想敢做以及能想能做的優良品質，事實上也得到了再一次有力的說明。

感謝嚴先生，以自己嘔心瀝血之作品爲本會樹立了表範，在這表範下，使我們在激動中再一次體感到「大公無私」的眞締。抱歉的是從始至終，吾人因大都是門外漢，而未主動協助過什麼，這唯有請嚴先生予以多多的諒解！

上一期簡訊中曾提及「會訊」，應。這些來自會員朋友心中的說話，可以說使我們覺得有將「會訊」之形式加以公開討論的必要。須知一個小小的意見，往往能給我們最大的啓示啊！

我們認爲朋友說得一點不錯，誠如我們作初步研究時一樣，一開始我們就强調除了反映會的一切活動外，「會訊」應成爲大家學習寫作的園地，基於這點，我們在內容上固然歡迎輕鬆幽默的文章，也應同時容納天眞無邪的兒童作品；幻想固然能使我們具有上進之心，說教——就是扳起面孔說教，有時也能使大家進一步堅强自己；海外的通訊固然能使我們了解另一境界的人情風俗，工作與生活，寫香港之風、之花、之光明、之黑暗何嘗不教我們認識這個社會的現實，從而更好去盡市民之責任呢？

這可以說就是我們的動機，就是我們要辦的「會訊」的風格，這無疑是一件吃重的工作。事實上，正因了解這點，我們一開始就很小心去籌備。這裏想告訴大家知道的，是爲辦這「會訊」，曾憲光先生已以「老兵」資格，親自籌劃，編委會也將會成立。我們在這裏要朋友明白，那就是希望大家都來參加這個工作，不管日間或夜晚，更希望在其誕生之前，多提意見，實使我們大家有份的會訊生色不少！

我們來自五湖四海，是事實；萬人協會的特質是「志同道合」，也是鐵一般的事實。了解，只有從上到下的互相了解，只有彼此間的了解，我們的工作才會做得好，我們所以一再强調「了解」是本會長期的工作，正結一致，才能最好地去體現我們的特質所在：「志同道合」；反過來，我們只有在這個「志同道合」的基礎上，我們才能衝破地域之分，年齡、學識、認識之別去達至了解。可以說，我們一連幾期在簡訊中對風頭主義一再鞭策，對攪棍一再揭露、批判，道理正是明白這些都是阻攔我們達至了解之障礙。我們期望事業成功，當應對這些障礙加以不同程度的清掃。

朋友，讓我們在此再强調，强調本會之特質在於志同道合，我們要求大家明白這個特質的意義所在，正如我們要知道這個特質將是我們事業的成功保證一樣。

（萬人協會秘書處供稿）

啓事

㈠曾憲光、嚴以敬因事離港短時期，其日常職務由秘書處方程、彭戈代理。

萬人協會執行委員會啓。
一月十七日

㈡康樂部原定七二年一月十六日之旅行及售票時間因事改期，現經本會康樂部再三研究，並徵得會長批准，茲決定本月三十日（星期日）按原定計劃舉行。

此啓

萬人協會康樂部
七二年一月十七日

附旅行計劃：

日　　期：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年）元月三十日（星

地　　點：九龍調景嶺、將軍澳。

集合時間：上午八時四十五分。

出發時間：上午九時正。

回程時間：約下午四時正。

集合地點：尖沙咀漢口道「半島酒店」側。

費　　用：每人四元正（包括旅行車車費；午膳自費）。

人數限額：三百名。

活動項目：遊覽基督教青年會屬下之「將軍澳青年營」、調景嶺難民營、調景嶺中學、鳴遠中學。（參觀、遊覽、攝影、籃球友誼賽、集體活動等）。

售票地點：

一、香港洛克道四〇三號B座「萬人協會」。

二、九龍旺角彌敦道胡社生行二壹〇六室「萬人協會九龍辦事處」。

三、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四、九龍青山道三二壹號五樓「青鋒文社」。

五、九龍上海街三八〇號上海大廈三樓G座「博羅同鄉會診所」。

六、荃灣新村街二十四號「東海大飯店」葉國森。

七、九龍牛頭角道二百六十五號「濟春大藥行」。

八、香港仔田灣嘉禾街十三號三樓「昌興膠片廣告裝飾公司」盧樹榮宅。

售票日期：由元月二十日開始至元月二十六日截止。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名		別　名（筆名）		二吋相片
別		年　齡		
貫	省　市 縣　街 村		號　樓	
在地址		電　話		
久通訊址		電　話		
姻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趣和長		職　業	（包括職別）	
職單位稱		在職單位地址		
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個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塡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塡寫“批准日期”“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塡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塡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協會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402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H754935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深閨夢裏人何在，血水河邊有骨枯，
原意捐軀爲報國，豈知助紂作屠夫，
武玞未可充昆玉，魚目焉能等蚌珠，
枉死城中悲已晚，鄉閭慘見小遺孤。

「鄉閭慘見小遺孤」，造句最新，是爲佳作。
壇主評。

敬和韓粹然先生辛亥中秋月元韻

傅裕

（一）

辛亥中秋月，依然客裡看，
光陰容易逝，家國尚難安，
書劍半肩冷，妻兒十口寒，
亂離無限恨，老淚未曾乾。

（二）

辛亥中秋月，家人五處看，
隨時驚殺伐，終日望平安，
當道豺狼惡，中原骨肉寒；
鬬爭永不息，流血總無乾。

和韓粹然先生辛亥中秋月

鄭秀堂

辛亥中秋月，樓頭着意看，
文風追李杜，心曠念長安，
禍寇邦交熾，黎民骨肉寒，
和詩無限意，淚墨兩難乾。

敬和董力行先生去國吟十首

梁莊

一

神州血雨感凄離，入夢驚廻午夜思，
故國沐猴居第宅，中原父老望旌旗。
臥薪勾踐能思過，捲土摧吳事可知，
寶島樓船飛渡日，揚鞭策馬未歸遲。

二

南飛孤燕入誰家，小築簷低日影斜，
冷露那堪枯勁草，風雲寧足捲中華。
非時仲子求園藝，隱晦劉公學種瓜，

三

涇渭分清各自流，樂天知命復何求，
文章世亂如塵土，道義時乖獨倚樓；
鐵筆戳穿魔鬼計，春秋正氣懼奸酋，
陳琳一檄驚曹膽，莫把精忠付泛舟。

四

孤臣雁足寄書箋，十九經冬過雪天，
氣節漫誇堪絕後，堅貞敢說亦空前。
若非廊廟多庸碌，今日毛酋已化烟，
但願漢高終覆楚，家園自在樂神仙。

五

以仁伐暴決功成，士氣如虹虎帳營，
武將紓籌摧敵策，文臣宵旰洽民情，
居虜心切歸中土，殺賊終期奮北征，
勿把小疵非國是，應將大義振雄聲。

六

兒皇傀儡盡登壇，骨肉流離不忍看，
莫說蒼天方憒憒，誓從赤手起桓桓；
殷憂啓聖和圖治，多難興邦賴克難，
國際徒存權與勢，交情道義等肖觀。

七

禹甸蒙羞廿二秋，金甌殘破變虛丘，
荒郊骨曝堆山嶽，巨港屍浮逐水流。
反目成仇排赫馬，親離眾叛見林劉，
僞朝大盜時無遠，復土誅毛願易酬。

八

故鄉鱸美未遺忘，齒頰長留麥飯香。
老健不求錢滿篋，窮愁猶有酒盈觴，
邪魔那許遮天下，殘賊焉能號太陽。
蠢爾尾耙吹馬屁，高饒招手執行裝。

九

青山孤聳插重霄，遍野殘花帶雪凋，
露冷綻霜知勁草，寒冬飲水記毛朝。
之吳未是虧臣節，覆楚寧慚乞市簫，
責字療飢高格在，不貪五斗折陶腰。

十

歲月催人雪鬢侵，微軀尚健學敲吟，
亂世遺民寧隱晦，匡時乏術任浮沉，
風霜歷盡千般刼，傲骨依然挺到今。

梁莊先生，步和去國吟十首，揮如椽之筆，俱金玉之聲，心存家國，志抱忠貞，大義高懷，殊堪敬佩，壇主評語。

奉和董力行先生生辰感懷原玉

鄭敬同

二律

可有蓴鱸傍水樓，背山紅葉雁行秋。
銜杯共話人間愛，封劍已消世上仇。
七十年華還有幾？八千雲路本歸休，
中原父老無音訊，眼底蒼茫勒馬洲！

我也東西南北行，此生回首豈無驚。
神州歷刼鴻留爪，孤島多嵐酒有情。
欲遣憂愁吟靖節，不將休咎問君平。
添籌未記芝蘭獻，慚愧壇前斥候兵。

鄭敬同爲「六豐」先生之小字，凡人小字，多爲父母或祖父命名，長大之年而不忘小字者，其人皆忠孝傳家，有道之士也。在家多爲孝子，居官必是忠臣，與鄭先生，雖未把晤，然已知其人矣。壇主。

敬贈袁暘照世伯

藍天

矯若寒梅傲雪姿，經冬敢壓眾芳時，
棲夷入夢鄉如在，在莒常懷劍有知，
廿載臥薪甘淡泊，半生持節候驅馳，
艱危伯侄同心跡，引領江頭候義師。

藍天先生，敬贈袁世伯詩，音韻平仄，義意均佳，作詩進步之速，能令人刮目相看，青年之時已有如此才華，若能繼續研究，將來造詣，未可量也。壇主。

步韓粹然前輩

吳湯禮

辛亥中秋原韻（杜甫鄜州月原韻）

獨對南方夜，登樓踽步看，
浮雲朦朗月，淚跡寄身安，
赤禍妻兒散，荒年骨肉寒，
天靈何日霽，作客淚中乾。

屈武圻 兩部遊記名著

太平洋之遊

每冊定價二元

四十日環遊世界

每冊定價二元

經售處

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㈡九龍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 電話：K八八〇二四五

㈢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 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張贛萍遺著介紹

張贛萍先生生前嘗對人說過他是「半途出家的爬格子動物」，這無疑是他自謙之言。其實，在本港文壇，張先生的作品無論在質、量和銷數方面，比起許多專業作家都毫不遜色。他的筆名很多，比較常用的便是[illegible]代表其籍貫（省、縣）的筆名。可惜天妒英才，正當張先生的寫作活動[illegible]突然[illegible]，茲將其遺作擇要介紹如下：

抗日名將關麟徵 四元

歡場兒女 三元六角

終身大事 三元六角

戰地春夢（再版本） [illegible]元

一夜之間 [illegible]元

血淚斑斑 六元

陳廖波生前死後（筆名三郎） 五元二角

江青的醜史與艷聞（再版本） 五元

三十六計古今引例（與馬森亮合著） 四元

風雨餘生述（一——六冊） 每本二元四角

經售處：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暨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中國冒險家 金馬龍故事　董狐著

董狐著「中國冒險家金馬龍故事」是本世紀最詭秘說部，不特以香艷曲折取勝，對世界每一角落的奇風異俗，山川名勝，更多介紹，使讀者如置身其間，別饒風趣。現已出版者有下列各書，每書故事獨立，可以全讀，也可以選讀。

鬼湖艷迹 定價二元　瘋狂女烏人 定價二元　淫慾之城 定價二元

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㈢九龍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電話：K八八〇二四五

萬人雜誌

（第二二二期）

講仁慈的先生們，大概想不到小老鼠也會養得這麼大吧！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二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一月廿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大馬在玩火自焚

一月十二日自吉隆坡發出的電訊報導說，馬來西亞國會通過了教育政策修正案，其中有這樣一條：「終止接受政府津貼各學校的董事會」。報導稱：「這一條款使大馬華文教育界人士感到不安，憂慮以後華人將失去對華校的管理，甚至影响華文教育……。」

華文教育面臨危機

現在的馬來西亞學校，存在着兩個系統，一是華僑自辦的華文學校，二是官辦的巫文學校及英文學校。

這些僑辦的華文學校，源遠流長，多數遠在大馬建國以前即已開辦，都是華人自己籌集基金，累世經營，規模都相當大，多少年來造育人才，成績斐然。在英治殖民地時代，也沒有受到干涉。可是華、巫、印三族人民聯合建國之後，竟不斷受到干涉；不止干涉，而是意圖將中文學校全部消滅；迫使華人去學習歷史短淺、語彙簡缺的巫文。一句話，目的在排華！

依照今天大馬的憲法和政令，巫人是特權階級。軍隊和警察把持在巫人手中，憲法規定將所有未開發的耕地，劃爲巫人的保留地，所有權永遠不得轉入華人手中。政府撥大批款項貸予巫人發展商業，法定汽車司機，四萬元以下的工程（政府）只准巫人承包。但是所有這些經費，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華人納稅供給的。

華人這般柔順、貢獻這麼大，爲什麼還要消滅華文教育，實行排華？由於種族的嫉妬和歧視。一九六八年五月對華人的大屠殺，實即是巫人激烈分子的傑作。

拉攏中共打擊馬共

刺激巫人排華的另一因素是馬共的武裝叛亂。號稱馬共，其大部分是華人，他們並得中共的支持。在一九六八年種族之前，馬共只殘餘八百人，由於馬來西亞軍警在暴動中濫殺華人，迫使激烈的華人青年，投奔了馬共，因此勢力擴大了數倍，目前在泰馬邊境的活動，日益猖獗。

雖然當種族暴動時，馬共的表現極爲可笑。竟認爲這不是種族問題，是階級問題，認爲巫人之殺華人是受了「美帝」的指使。

毫無疑問的馬共是大馬的心腹之患，而且中共支持馬共是路人皆知之事，但大馬當局卻異想天開，打算接近中共來打擊馬共。

去年大馬和中共曾互派貿易代表團參觀訪問。曾近大馬政府又宣佈准許居留大馬的華人自由回大陸探親、訪問。並且還私下醞釀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

在這同時，大馬拉薩克約集星加坡、印尼、菲律賓、泰國準備組成東南亞中立集團，希望獲得中共的尊重。這何異是與虎謀皮。

他們對於中國之淪於赤禍，似乎全不知情。當年莫斯科不也是和國民政府維持外交關係，並且還簽訂友好條約嗎？可是蘇軍卻把二十萬日軍的裝備秘密交給中共，成爲大陸變色的主因。今天中共之與馬共，正是當年蘇共之與中共。大馬當局豈能毫不驚覺！

排華促馬共發展

今天大馬的赤禍正方興未艾，一般人只知道泰馬邊境有武裝叛亂，不知東馬（原來英屬婆羅洲）有更大的武裝叛亂；而武裝叛亂只是表象，眞正的禍患是馬共特工對工會及華文學校的滲透。本來大馬華人絕大多數是反共的，只因爲大馬政府的排華政策，迫華人無路可走，中年以上的人能明大義，且從大陸家鄉得知共產黨的殘暴，故忍氣呑聲，堅持反共，支持大馬政府，可是心智未熟的青年，便經不起種族歧視的刺激，若干不免鋌而走險。

因此大馬當局越排華，馬共勢力就越擴大。大馬當局不知反省根本，竟在外交上向中共送秋波、投懷送抱，以爲這樣可以轉移華人視綫，打擊馬共聲勢，豈不是飲鴆止渴！

大馬土地有中國雲南省那般大，人口只有一千萬，可以說地廣人稀，資源又富，本可建立一個和平安樂的國家，無奈拉薩克等人，排華爲馬共造機會，接近中共，開啓中共滲透之門，大馬前途姑不論，而我四百萬勤勉善良華人同胞的命運實不堪言想！





欲與毛幫沆瀣一氣
美國助巴反印陰謀總暴露

本刊資料室

去年十二月七日，尼克遜的安全顧問基辛格在白宮的記者招待會上，曾斬釘截鐵地說過：「有人說我們政府的立場是反印的。這種說法和事實完全不相符。」

但根據安德遜揭露的「密件」記載，早在同月三日的一次緊急會議中，基辛格即表示尼克遜總統主張「向巴基斯坦一邊倒」。

密件頻頻洩露

正當月前印巴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美京華盛頓爆發了所謂「安德遜文件」的事件。據國際間一般權威觀察家的意見，這些秘密文件的洩露，實在比一年前五角大廈那些過時的越戰密件的公開發表，還要嚴重得多。

尼克遜政權在短短的十幾個月中間，一連鬧了兩次這樣大的笑話，尼氏本人在懊惱之餘，有沒有偷偷躲在書房裏低首慚愧一番不得而知，倒是蘇聯禁不住幸災樂禍之情緒，發出「美國現代最大醜聞」的贊嘆。實際上，這件「醜聞」非但在美國政治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國際政壇上，也很容易使人發生「空前絕後」的感覺。

然而，這實在不能怪誰。俗云「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極權政體如中共者，尚且會於「文革」期間爆出「廬山會議」（彭德懷事件）的全部密件，透露了毛澤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在朝鮮死了，一個發瘋」的自供式的感嘆，何況在美國這種自由散漫的政制？尼克遜要怪，只能怪自己不該作出見不得光的事於當初。

駐印大使的密電

本刊二二〇期「新聞以外」曾就這事件的影響作出評論。在本期，有必要進一步向讀者報導這件醜聞案的全部內幕。

文件。它們都是去年十二月三、四、六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首腦們的會議紀錄，以及美國駐印度大使凱騰在印、巴之戰時，打給美國國務院的密電。

凱騰大使在密電中，着重地指出一點：尼克遜政權對於自己袒護巴基斯坦立場的聲明，既與實際情況有一段距離，又使美國在國際令人大失所望。

睜着眼睛講大話

尼克遜的智囊——國家安全問題顧問基辛格，在去年十二月七日那一天，曾經在專門供給白宮記者們「參考消息」的招待會上，斬釘截鐵地說過：「有人說，我們政府的立場是反印的。這種說法和事實完全不符。」

同時，這個以「詐肚痛」聞名於世的顧問又補充道：

「不過，我們認爲：印度的軍事行動，似乎有點出師無名。」

在這個招待會上，「詐肚痛」專家基辛格充分施展了他的純熟的欺詐技巧，使記者們對尼克遜對印巴戰爭的立場，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然而，根據安德遜所發表的密件，基辛格領導下的那個「國家安全委員會」智囊團（對外稱爲「華盛頓特別行動工作組」），在去年十二月三日（即在基辛格向記者說謊之前四日）那一天，曾經召開過一次緊急會議。會上，基辛格曾經這樣說過：

「每半個鐘頭，總統就要把我臭罵一頓，因爲我們對印度的態度，他認爲不夠强硬。剛才他又來過電話，根本就不相信我們是在照他的指示辦事。

「他想做的是：向巴基斯坦一面倒。但是，他認爲，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帶來了適得其反的結果。」

參加這次會議的「智囊」們，還有中央情報局長赫姆斯，聯合參謀總部主席莫爾上將，國防部副部長努特，助理國務卿兼「中東與南亞司司長」席斯哥。

多快好地供應巴國武器

會上，基辛格曾經和出席者反覆討論：如何才能最快和最有效地給予巴基斯坦以軍事援助；如何才能使美國供給約旦和沙特阿拉伯的軍火裝備，先讓給巴基斯坦去使用。

大家都知道的，巴基斯坦軍隊屠殺了三百萬孟加拉人，姦淫了二十萬孟加拉婦女。而美國政府的政要們卻仍嫌不夠，仍在挖空心思密謀怎樣「有效」「盡快」地供給這些殺人兇手以更多更好的武

的國家，將這種軍援轉賣給印巴二籌的地方。

「聯合國力不從心」

會上，在討論如何給巴基斯坦以軍援的時候，助理國務卿席斯哥也明白地指出來：

「從政治觀點出發，我們努力的方向應當是：盡量使印度不可能消滅西巴！」

這些「智囊」們，在會上也仔細地討論過，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上，如何處理印巴糾紛的問題。當時，基辛格曾經大發議論道：

「聯合國恐怕什麼也做不成，因為蘇聯是一定會投反對票的。」

接着他又進一步強調：

「聯合國在結束這場戰爭上，根本是力不從心的。」

觀其語氣，他悶在肚子裏沒有宣之於口的一句話，大概應該是「美軍最好在孟加拉灣登陸」吧！

徹查洩密原因

果然，第二天，助理國務卿席斯哥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道：

「美國相信，印度應當擔負這場戰爭的主要責任。」

這句談話由電訊社發佈出去以後，曾經使許多外國政府大出意料之外，因為他們一直都相信：美國是會在這場戰爭中保持純中立立場的。

以基辛格為首的「智囊團」，雖然從始至終都在籌劃「如何多、快、好地援助巴基斯坦」以屠殺武器；但是，當專欄作家安德遜在報上透露了這段醜聞的時候，他卻又氣急敗壞地在今年一月三日的白宮記者招待會，一口咬定：

「安德遜只是在斷章取義，來給政府戴上『反印』的帽子！」

安德遜也毫不示弱地立即發動了反攻，一口氣公佈了所有的秘件，弄得尼克遜和他的「智囊團」，簡直無地自容。

這樣一來，美國司法部的總檢察長米謝爾，國

，都紛紛宣佈要「徹查洩漏密件原因」，非把這回事的原委搞個水落石出不可。

「此地無銀三百両」？

尼克遜政權，為了替基辛格這一批人推卸責任，連忙指出：光是在五角大廈裏，就起碼有二十五個人，看見過這些文件的副本。這就是在暗示：即使有人存心洩密的話，也絕不會是孤家手下的第一忠臣——基辛格。

至於事實如何，只有天曉得。但願尼克遜的話不是「此地無銀三百両」才好。事關基辛格這個人是以「詐」見稱的，誰敢擔保他暗地裏做了什麼事？誰敢擔保奴才會永遠忠於主子？

查出來會臉紅

安德遜在公佈了這些文件以後，也發表過一個十分「抵死」的聲明：

「把文件傳遞給我的人，連我也不知道真的是誰。

「我只知道：他們要把這些文件公開發表的目的，是因為他們確信美國在印巴之戰中的幕後搞的那一套，無異是在玩火，很可能會因而導致與蘇聯正面衝突起來。」

接着他又向尼克遜政權發出無情的一支冷箭道：「我看，大家還是不要『徹查』的好。因為如果真的查出來那些『洩秘』的人的話，尼克遜的臉，恐怕要比我的臉更紅呢！」

假和平之名，濟私人之欲

尼克遜自獲選為美國總統之後，就擺出一副和平使者的臉孔。他於一九六九年夏季在關島首次提出的尼克遜主義，就是以「和平」為前提的。

他睜着眼睛看着印度支那三個人民被北越共軍屠殺，而硬着心腸撤走美軍——他說過：「美國陸海空軍是為防止戰爭與締造和平而存在的。他們是和平部隊。」——聲稱是為了「和平」。

他背信棄義出賣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換得

民的方法更兇的手段，殘害着七億中國人民。也聲稱是為了「和平」。

那一切也許還能勉強自圓其說。惟獨這次，於世界輿論異口同聲指責着雅耶汗軍隊屠殺東巴人民之際，卻「獨排眾議」，主張更多更好更有效地給予兇手以殺人武器，並想向雅耶汗政權「一邊倒」，則委實不能以「和平」的理由來搪塞了！

他究竟為了什麼？唯一的理由就是為了討好毛幫，指望他於二月間訪毛時能討得多少便宜，以便向美國人民騙取選票。

不料這次密件洩漏，以致否能從毛處討得施捨尚在未知之數（當然不能），倒是先蝕了頭注，在人民心目中威信大降。可謂枉作小人。

口是心非、大言不慚

記得尼克遜於一九七〇年秋天，藉旅歐之行，而「衣錦榮歸」式地訪問愛爾蘭（他的先人從愛爾蘭移民美國）時，發表過一段措詞美妙的「和平呼籲」，他說：

「值此二十世紀進入最後三十年之際，美國及其總統所冀求的莫過於發展一些政策，使本世紀的初葉和中葉所無法達成的事得以實現，那就是一個充滿和平的世代。如果我們建立了這個和平世代，我們就可在這個基礎上加以發展；如果發展成功，那末我將可當之而無愧地說我已實現了幾百年前我的祖先在這裏夢寐以求的事。我的祖先中的任何一人，如果能擔任我今天所擔任的職位，則我相信他所要實現的也必定就是這些。」

尼克遜在這段登峯造極的動人演詞中，有意無意之間把自己描繪成和平的締造者，並大言「當之無愧」。

難道在尼克遜心目中，眼看着強盜向善良百姓肆虐而袖手旁觀、不置一詞，就是和平？不但不置一詞，甚且盤算着如何助紂為虐，就是和平？

他的靈魂究竟真的如自許的那麼善美，還是如事實表現的骯髒，真使人有撲朔迷離，莫辨真偽之嘆！

從加州定孔誕節論到世界文化

縉山

孔誕節

中國祭孔向為歷代大典，異常隆重。惟自近百年西潮湧入後，孔學衰微，此種大典遂不常見。孰知今日美國加州州議會去年竟通過一項法案，自一九七一年起，每年九月二十八日孔子聖誕，制定為加州教師節，不免令人驚詫。須知這不過是美國人尊孔的開端，將來可能會由加州教師節擴大為全美教師節。加州為什麼要以孔誕為教師節呢？必有其重大理由。可以想像到的，必是美國缺乏像孔學那種意識形態，故須尊孔，提倡孔學以挽救之。

人文與物文

餵猪養鷄誰都能做，但教養子女卻不那麼容易了。往往一個人事業很能成功，然其子女卻未必能保證成材。這就是說，治人比治物難。中國人取其難，故成效難見；西方人則取其易者，故效果易顯。

關於治人之道，古今中外貢獻最大者，莫過於孔子。一、孔子首先設計一理想社會藍圖：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運大同篇）。遠非柏拉圖「烏托邦」、馬、恩「共產黨宣言」所能比。二、他奉堯、舜為完人楷模，讓人人去學。在他言論中，反復稱讚堯、舜，不僅是聖人，簡直是神了。三、他作「春秋」，即一部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綱領。太史公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四、教人「正心」：人人皆知，若是賢人執政，人民必幸福，天下會太平。但如何覓到這樣的賢人？須要培養。孔子的方法，一是「吾日三省吾身」，也即教人時時反省，也即「正心」，以通天理良心之路；如是人人便可為堯、舜了。他特提出一個「仁」字，就是教人絕對的誠實、純潔、無私、仁愛。所謂「仁內義外」，即仁是存心，而義是把存心行之於外。三千年以來，中國學者一直遵循這條路線，向前鑽研，雖不能使人人為堯、舜，但歷代賢人君子卻不在少數。因中國文化偏重人文，所以忽畧物文，成為「落後國家」。

西方，尤其美國則正與中國相反。他們專向物文方面發展。美國人性格，[illegible]，上至大[illegible]，下至每家[illegible]

治人遠難於格物，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就是此理。蘇聯試驗馬克主義，已半個多世紀，仍不見功效。他們特設專門機構改造人也毫無效果。但美國人格物，科技發展，卻突飛猛進，眞可謂日新月異，無可否認，他們確有他們獨到之處。

然人的生活與禽獸不同，禽獸只要有食料就滿足，人則不然，永遠無滿足，縱然做了皇帝、大獨裁者，物慾雖然滿足了，但精神上也不會滿足；一想長生不老，一想政權永握，而且皆企圖征服世界，成為世界霸主。這雖是不可能之事，但每一獨夫皆有此野心。所以人類絕對不能和平共處，故曰世界史只是人類相斫史。如此言之，美國物文不管怎樣發達，遠比不上人文價值高。美國許多富豪子女，不是變成惡少、阿飛，就是加入共產黨，不是做稀癖士，就是吸毒。此皆因輕視人文的結局。

西方固然也講人文，但他們講的，皆是霸道，如斯密斯、達爾文、尼采、馬克思等學說，無一不是尚征服。兩次世界大戰及今日赤禍，即皆西方文化所遺毒。不錯，西方物質主義確供給現代人以物質享受，但西方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也帶來最大的痛苦。以下述兩種人生觀：

「楚威王聞莊周賢，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厚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英國史學家湯恩比到了印度，見許多瘦牛蹓躅街頭而嘆曰：「我寧願做西方之牛，快樂一天算一天；而決不願做印度之牛，活着受飢餓，雖能享天年，又有什麼味道。」這就是中西兩種絕對相反的人生觀。賈誼說：「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憑生」。現代人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幾乎人人皆走向貪夫、烈士、夸者了。世界如此混亂，就是這種邪惡思想所造成。

西方人的反省

兩次世界大戰，實際應稱歐戰。第二次大戰雖開始日本侵畧我東北，但日本明治維新，是仿效西方的文化。

第一次大戰後，西方文化暴露出了最大惡態，於是西方先覺者，遂不斷發出抨擊。如斯賓格拉、凱賽林、利舍、索羅肯、羅素、愛因斯坦等，皆一致認為現代西方學術，只是在單純的發展物質科學，而忽畧了人類最高的精神作用

學）之上，尙有最高的闡明善惡之學的道德學。道德學並非脆弱的形而上學，乃是教人以『何故必須』、或『如何方能』犧牲自己的恣意（野心）、利益、感情，而爲他人之權利、幸福盡力。」這就完全講的是孔學。柯萊說：「道德的美，是使人雖在一接觸之後，亦會留下永遠不忘的深刻印象，比自然的美、科學的美，感人還要深些。它具有一種不可解釋的强力（說不出的魔力），它能激增智慧的力量，它使人類的心地，得到眞正和平。它遠較科學、藝術、宗教爲重要，乃是文化最重要的基礎」（法文「世界文化史大綱」）。這種語句，在中國古籍中，隨處可見，且比他們說的更精微，但在西方著述中，卻如麟角鳳毛，很難見到了。

第一次大戰後，民國八年，梁啓超遊歐洲，回國後寫了一部「歐遊心影錄」。有一段述歐洲人「思想之矛盾與悲觀」。他說「他們有句話叫『世紀末』。這句話的意味，從狹義解釋，就像一年將盡除夕，大小賬務，逼着要淸算，卻是頭緒紛繁，不知從何算起。從廣義解釋，就是世界末日文明滅絕的時候快到了」。接着說：「我們自到歐洲以來，這種悲觀論調，着實聽得洋洋盈耳。記得一位美國有名的新聞記者賽蒙氏和我閑談，（他做的戰史公認是第一部好的）。他問我：『回到中國幹什麼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回去』？我說：『這個自然』。他嘆一口氣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我問他：『你回到美國卻幹什麼』？他說：『我回去就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救我們』。我初初聽見這種話，還當他是有心奚落我。後來到處聽慣了，才知道他們許多先覺之士，着實懷抱無限憂危。總覺得他們那些物質文明，是製造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園的中國還有辦法。這就是多數歐洲人心理的一斑了。」

富蘭克・布克曼博士也是先覺者之一，他見於美國社會道德破產，因此發起世界道德重振運動（MRA）。他到世界各處講演，已印成數十本講演集，茲只就一九三八年在倫敦東咸市政廳講演摘錄一部分。他說：「對於個人和國家是否能有一種治療希望，迅速而圓滿的復原？治療的方法，可能還是要回到那些簡單的家庭眞理——那麼被我們許多人忽畧了在幼時所受的母教——忠實、純潔、利他和愛人。這危機（指當時歐洲危機），根本是道德的，世界各國應在道德上重新裝備起來。道德的復興，主要地就是經濟復興的前鋒。請大家想想，如果絕對誠實，絕對利他（無私）的高潮湧進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這一個國家會發生怎樣的影响？租稅、債務和儲蓄，會有怎樣變化？一個絕對利他的浪潮湧進世界各國，是不是會結束戰爭？」我們單從這次印巴之戰分析，就因葉雅汗太自私了，致造成國家、個人那樣的悲劇。

賽蒙的話，也許只是一時憤激詞，並非眞心話。利舍、柯萊認爲人文高於物文卻是事實。至於布克曼的答案，則是一針見血，十分中肯。可是以上諸人的高見，卻皆是孔子在三千年前所早已說過的，而且遠比他們四人講的透澈、細膩。故欲挽救「世紀末」，則非提倡孔學不可。提倡孔學，第一步就必須尊

世界文化

人文與物文，各有各的功用，不可偏廢。世人皆知中國偏重人文，而美國則偏重物文。可是顯然的，當西方文化湧進中土後，中國則吃了大敗仗。然此只是一時一地之失敗，可是集西方文化大成的美國文化，由於不斷發展核武器，卻要禍延全世界了。許多哲學家預料，人類將來命運，並非滅亡於天災，而是人禍，自取滅亡。行中國文化，最多不過蒙科技落後之名，但如依美國文化，則實有關係全人類的滅亡的危險。故又有學人主張中西學術調和。李宗武說：應該把中西學術加以合併研究，創出一種新學說，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恆慕義（Dr. Hummel）說：「中印西三方面所追求，可以併行不悖，各有獨到之處。……惟有此三者，交互爲用，交相滋長，然後人類始能更進而達於自覺之新層，此正如今日混一之世界之所需。……中國思想家對於人倫，對於人在社會中相處之義務，自有其精進不已之努力，使道德問題，得到合情合理之解決，世人何能否認中國之努力而不以爲之參考之資」。……

李氏是老子崇拜者，一向反對西化，但也承認西方文化的優點。恆氏是美國人，又任國會圖書館館長，卻也承認中國文化之所長，故爲世界前途光明設想，兩者應有合併發展，以達成世界文化的必要。否，否，物文的發展已經達到頂點，今後中西方學者，應集中精力，用西方科學方法發展中國文化。昔馬克思主張唯物論，因此他說，物文是下層建築（即基礎文化），而認人文（唯心學）是上層建築，只是枝葉。其實，馬氏正把次序倒置了，人文才是社會基礎。從社會發展史（柳宗元「封建論」、盧騷「社會契約說」）可以證明，原始社會即動物社會，因人爲萬物之靈，自覺不成體統，所以乃推出有才能者爲領袖，成立圖騰社會。然後才向物文發展。故人文絕對是社會基礎。今日世界的混亂，就因只顧發展上層的壯麗，而忽畧下層日在腐爛中，宜乎西方人有世紀末之感。

暴露世紀末最甚者，莫過於美國，一方在軍事上積極發展核武器，在外交上打破自由世界與共產極權社會的界限，認敵爲友，賣友成敵，不顧道德，不守國際法。一方在國內逐漸成爲寡廉鮮恥社會。管子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强，國乃滅亡」。今美國正是走上此路。大多數美國人包括尼克遜在內，皆不懂什麼叫道德。他們只顧一時感覺刺激的享受，決不管禮義廉恥爲何物。在科技方面，今日中國雖追不上美國，而且還受其援助，但在倫理、道德方面，美國卻是白紙，否，是爛汚紙，應該大大向中國學習。所以我們不必自餒，一方面固是負債者，另一方面也是債權者。

美國如不欲新生則已，否則，如有信心領導自由世界，則非對孔學痛下功夫不可。只有孔學才能拯救美國的沉淪。好在今聞加州已經開始尊孔，相信美國應該會得救的。

抗日戰爭史話（十五）

共軍不抗日專打國軍（中）

中共對於抗日戰爭，除了誇張平型關戰役之外，在宣傳上也幾乎交白卷。但是他們常自吹「平原血戰反掃蕩」，說什麼由於八路軍在華北打游擊，牽制了大部分日軍等等。在前一篇裏已經說過，華北原有擁護政府的抗日民軍和地方武裝，結果在共軍和日軍的夾擊之下被迫南撤。即在共軍和國軍打內戰一段時期，使日軍免去後顧之憂，從容在華北進行軍事建設。例如從河北中部的石家莊到山東德州的德石鐵路，就是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到十一月完成的。此時中共正全力進攻鹿鍾麟的冀察戰區部隊及河北省政府，對日本人修建這條戰畧鐵路則完全不問。

所謂「平原反掃蕩」

綜計日軍在這個階段中修建戰爭鐵路有東潞線（山西省）、侯冀線（山西）、德石線（河北山東），全長四二五公里。修建的公路有津浦幹線、同蒲幹線等十二線，全長達四四〇九公里。

華北西有太行，東有泰山兩山脉，中間是平原，本是打游擊的理想地區，可是由於日軍乘共軍進攻國軍，在平原上完成了交通網的建設，游擊行動遂受到不利的限制。日軍在內線可用少數部隊以機動戰術控制廣大地區，遂得抽調主力轉移華南進攻國軍及調往東南亞發動太平洋戰爭。可見共軍不抗日專打國軍，所造成的惡果，是多麼嚴重。

日軍完成交通網的建設之後，即對華北平原的共軍展開了大掃蕩。

共軍的如意算盤，本想對日軍採取「人不犯我

蕩來了，便不能不抵抗。其抵抗的辦法，要言之是犧牲人民，保存實力。迫令每個村莊的每一家都掘地道互相通連，而村與村之間又掘有交通溝（騎自行車在溝裏走，頭可探出地平線窺視敵情）互相連結。日軍一來，共軍及黨政幹部即從地下遁走，留下村民任由日軍燒殺。因此弄到「無村不帶孝，到處聞哭聲！」

這與後來內戰時，共軍進攻國軍時所使用的「羊羣無膽戰術」情況相仿。所謂羊羣戰術，使迫只帶手榴彈的民兵在前面衝鋒，共軍跟在後面推進；當國軍開火射擊民兵時，手軟了，眼花了，槍膛熱了，共軍便乘機蜂湧而上。同樣是犧牲無辜人民來保存共軍實力的一種狠毒辦法。

當局准共軍擴編

針對共軍進攻國軍的連串事件，最高軍事當局，以大敵當前，無暇內紛，採取了容忍與寬大的政策。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六日，擬具了一個對共關係調整方案，要點如左：

(一)劃定陝甘寧邊區範圍（准其佔據十八縣），改稱陝北行政區，隸行政院，歸陝西省政府督導。

(二)劃定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的作戰地區。取消原來的冀察軍區，劃歸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副長官爲朱德）指揮。

(三)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奉令後一個月，全部開往劃定地區對敵作戰。

(四)准第十八集團軍（原爲三師）擴編爲三軍六師，三補充團另增二補充團，新四軍准編爲兩師。

這一調整方案，實過於寬大，不但不追究其襲擊國軍，煽動叛變的罪行，還准其擴大編制，劃給它合法的行政區，以爲這樣可與共軍相安一致對外

毛林合作搞個人崇拜

文革以來的中共局勢，是一場極端複雜的政治鬧劇。不但把大陸人民搞得暈頭轉向，即在海外冷眼旁觀的人，也感到莫名其妙。

中共口口聲聲宣傳，是毛某人的偉大勝利，可是毛的親信，捧毛最力，崇毛最忠的人物，卻一個跟着一個倒了下去。王力、關鋒、戚本禹倒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倒了，謝富治、陳伯達倒了，現在林彪、葉羣也倒了。每次毛的親信倒台，中共的宣傳都說「壞事可變成好事」，是毛的偉大勝利，這是使人難解的疑團之一。

文化大革命是「青年小將」們闖出來的。他們曾揪鬬「國家主席」劉少奇，衝擊「黨中央」和「國務院」每一個部、和每一大軍區和省軍區，幾乎批判和揪鬬了每個黨、政、軍的首長，連周恩來也不例外。

文革如果眞的勝利了，應該是小將們的天下。結果，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他們被抗拒文革的軍隊解除了武裝，拔掉了據點，成千成萬的把他們下放，勞動改造。現在已經四年了，他們仍在荒山野嶺間淚流淚流血，是毛的大功臣，結果，文革勝利了，他們都遭受了慘苦的懲罰！這是使人難解的疑團之二。

早自一九六〇年開始，林彪就在軍隊中搞學毛崇毛運動，印「毛語錄」，唱「突出政治」；毛澤東爲了配合林的行動，

即進攻山東省政府所在的魯村，主席沈鴻烈率游擊部隊抵抗，軍委只迭電制止無效。共軍八月十四日遂陷魯村。恰巧日軍跟踪而至，共軍不戰而走，魯村遂陷日軍之手。等日軍搶掠之後而去，共軍復據魯村，迫山東省政府不能返魯村執行政令。共軍這種助敵為虐，死不悔改的態度，漸使最高當局覺悟，與共軍團結抗日實絕無可能了。

㈥同年十月，蘇北地區又發生黃橋事件。共軍不顧抗日勝敗，國家興亡，決心趁火打劫，擴大內戰的企圖進一步暴露出來。

共軍先侵河北（游擊區），後佔山東（游擊區）之後，次一目標是新四軍北攻，十八集團軍南下，擬在蘇北會師，將南北共軍控制區連成一片。黃橋事件即是這企圖的結果。

當魯西共軍進攻魯村時，江南的新四軍陳毅、管文蔚諸部，已於七月間擅自過江北移，襲擊駐在黃橋的魯蘇戰區部隊，八月間陷黃橋。

九月，十八集團軍南下，十月初旬乃與新四軍合攻蘇魯戰區副司令兼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的部隊。

當時蘇魯戰區編制如左：

總司令：于學忠，副總司令韓德勤。

兵力：第五十一軍于學忠，第八十九軍韓德勤，第五十七軍繆澂流。

轄區：山東及蘇北地區。

于學忠的五十一軍及繆澂流的五十七軍皆不在當地，致韓德勤的八十九軍孤軍作戰。

南北兩路共軍突然攻襲興化（江蘇省政府所在地），使韓德勤部傷亡甚大，八十九軍副軍長李守雄以下殉職者達五千餘人，可見戰事空前激烈。當時參加作戰的共軍，新四軍有陳毅、管文蔚、王劍、李濬諸部，第十八集團軍有黃克誠、張愛萍、羅炳輝、彭明治諸部。

十一月二十九日，乘日軍進攻之際，兩路共軍亦同時進攻，戰事持續十日之久，共軍終未得逞。其後共軍繼續包圍興化，困繞江蘇省政府及幹部。

史劍非

指向左派

簡直是毛的手杖，或馴服的狗，操縱自如，絕無問題，可是抗拒文革的主力竟是這羣手舉毛語錄喊萬歲的軍人。這是使人難解的疑團之三。

從一九六七年一月起，共軍即獲得「三支兩軍」的大權，把一切黨政單位，上自「黨中央」，國務院各部，下至人民公社、學校、工廠，都置於軍事管制之下，實現了百分之百的軍人專政，可是自去年九月中旬，一架軍機在蘇蒙邊境墜毀之後，大批負主要責任的將領即消聲斂跡。「三支兩軍」字樣也從宣傳中消失。毛澤東在文革高潮的致命關頭，無法制服軍隊，在軍人專政四年之後，有什麼魔法可以制裁軍人呢？這是使人難解的謎團之四。

。那就是毛派始終在實力上居劣勢，不但在黨的機構中居少數，在軍隊中也居少數。文革自一九六七年二月起即已妥協，變質，那以後的局面，只是在盡量保持毛面子之下收拾文革。主其事者則是周恩來為首的官僚集團及以黃永勝等為首的實力軍人。

那麼毛派在軍隊中是否毫無實力，任人割宰呢？當然有一部分實力，所以雙方才有妥協，否則毛澤東欲求今天有名無實的地位亦不可得。

毛派在軍中的實力，透過林彪來連繫和控制。因為軍中仍有實力所以兩派仍繼續明爭暗鬬。去年十月起林彪之垮台，表示毛派在軍中的實力已被解決。

可是黃永勝等一部分軍人之匿跡是怎麼回事呢？有許多人認為黃永勝是林彪的死黨，因此隨林彪一齊垮台。其實不然。林彪及其妻葉羣自去年六月起即匿跡，葉羣出席八一建軍節招待會，乃失勢的明證。而黃永勝在九月上旬還耀武揚威，與周恩來形影不離，在外交場合活躍。即在他匿跡之後，十月六日北平電視還播映有黃永勝出現的節目，顯示他的垮台比林彪遲，而且情況也不同。

黃永勝究竟為什麼垮台呢，主要因為搞山頭主義得罪其他山頭的實力軍人，關於這一點筆者已有許多篇文字討論過了。

「紅旗」在批判文革

黃永勝等一部分實力軍人雖已失勢，但是大部分實力軍人仍在抵制毛派，支持以周恩來為首的新當權派。何以見得呢？這可以從近幾期紅旗雜誌的論調看出來。鬬爭的矛頭依然在指向左派（毛派的別名）。

最近出版本年第一號「紅旗」，刋出「我們應當相信羣眾，我們應當相信黨」一篇文章。主旨在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注意，非劉少奇），指他們「崇拜羣眾運動的自發性」，對羣眾採行「尾巴主義」。又說他們「擺出一副極左的面孔，鼓吹什麼羣眾中產生的一切意見都是『天然合理』，全部正確的，……」。

以上這些話不僅是批判陳伯達和林彪，也在批判毛澤東，實際上是檢討和否定「文化大革命」。

因為文革的基本原則是毛親自規定的：「要放手發動羣眾，信任羣眾」。並且對於小將的造反作亂打氣加油，說什麼「天下大亂，越亂越好」。把黨、政、軍的機關和領導幹部，都交給暴亂的小將手中。這不是「崇拜羣眾的自發性」嗎？不是羣眾的尾巴主義嗎？

從上述的分析可知，目前中共鬬爭的矛頭依然指向左派，林彪雖垮依然不罷手。而黃永勝等雖垮，繼黃永勝而起的實力軍人，依然支周不支毛。

魯邊

形同兒戲的張勳復辟

初覺



張勳

民國以來，內戰一直沒有停止過，但在北伐以前，較有意義而有功於國家的，當首推雲南的護國運動，那次運動的主腦人物，如蔡松坡無論學識、才具、人格，固然是第一流的英賢，即唐繼堯雖有新式軍閥之譏，那是他以後的變質行爲，在倒袁起義時，確與蔡松坡、李烈鈞同一懷抱，絕無私人權力思想，在求國家民族之人格，宜乎他們的影響力，能以一隅之地而震撼全國，卒使獨夫袁世凱羞憤而死，堪稱孟子所說的「義戰」。

其次則爲段祺瑞的馬廠誓師，這次成功之易，簡直是一齣童話式的表演，恐怕任何內戰的開場和收場，沒有這樣的潦草和倉卒。

張勳的魯莽無知，徒然給段祺瑞帶來了一筆意想不到的勳勞，更給馮國璋帶來了登上總統寶座的機會。馮國璋原不足道，那是一貫的市儈投機作風。段祺瑞對民國，號爲再建共和，爲北洋軍閥中的突出人物，因爲自袁世凱起，所有北洋系的政棍軍頭，無不對帝制感覺興趣，或是洪憲，或是宣統，他們的潛意識，好像對「皇帝」兩字，總有幾分神秘性的迷戀。只有段祺瑞在這一方面，表現得完全不同，幾與南方的革命人物，處在同樣的絕對立場，其實嚴格地說，段的政治意識，除了私人權利以外，未見是宣言熱愛於中華民國，但他們還不不逮遠甚，而比徐世昌的圓滑，較爲堅定；比馮國璋的貪污，較爲廉潔而已。至於他的用人行政，總不脫小圈子主義的色彩，可說是民國這幾十年來統治階層所模倣的典型。他在辛亥革命，發動四十個將領，通電促請清室退位，並非是眞的響應民軍，受了民族主義的感召，乃是仰承袁世凱的意旨，爲北洋軍閥奠定傳統勢力的基礎，滿清政權如果垮了，南方的革命力量，實際上仍屬脆弱，自不足與袁所領導的北洋系抗衡，那麼，民國以後的局面，還不是由北洋軍閥獨霸。將來的總統，不難由袁世凱而段祺瑞而馮國璋而徐世昌……衣缽相承，禪聯不絕，據傳袁世凱東山再起，就與段祺瑞有過密約，叫他以兵諫的方式，贊同共和，俾與民軍合作，取得總統位置的交換，到了袁氏退休，必與段氏繼承其位，故段氏的通電，實基於這一動機而發表的。後來事實證明，南北媾和，清帝退位，一一都如袁氏所料。

及袁氏進行帝制，欲把政權變爲家產，不啻推翻前此密約，斷送了他繼承總統寶座的希望。這當然是他所絕不同意的，他只能做袁世凱的奴才，決不能再做袁克定的奴才。因此，他便以消極的引退，袖手旁觀，心懷怨望，這種形態，並不能解釋爲出自忠於民國的觀念。

現在張勳復辟，竟把他所摔去的主子搬了回來，豈但貶黜了他擁袁出山贊助民國建立的歷史，且宣統帝一旦重正大位，政權日漸鞏固，說不定還會提起那一紙電文的老賬，這對袁氏，當是非常不利的。我們試看宣統世昌、陳寶深、袁大化、張鎮芳、梁敦彥……那般擁戴的遺老功臣，不用說了，他如馮國璋、陸榮廷、龍濟光、唐繼堯、譚延闓、閻錫山、倪嗣冲、段芝貴……等無不加封賜爵，仍任封疆原職，即連黎元洪也被錫封一等公爵，只有段祺瑞被遺棄得隻字不提。向稱北洋之虎的段氏，豈能投閒置散，任由他們放手擺佈？因此，他的馬廠誓師，勢必擊敗張勳復辟之役，才能保持他今後的政治前途及在民國肇建時的光輝歷史，他的處境，根本就不容有遲疑或考慮的餘地，何況這一幕戲的促成，完全是由於他與黎元洪的大鬧意氣而上演的呢？

根據張勳死後所流傳的復勳實錄，眞正主張復辟的幕後人物，正是北洋系兩大巨頭的徐世昌、馮國璋，張勳不過是站在台前被人作弄的導演丑角而已。馮國璋的秘書長胡嗣瑗及秘書潘博，都是効忠於清室的宗社黨，潘博且是康有爲的弟子，曾做過張勳的秘書，在袁世凱的帝制運動剛開始時，他以馮的代表，去吊陸榮廷兒子之喪，即向陸榮廷試探道：「華帥（馮字華甫）的意思，與其擁戴項城稱帝，毋寧擁戴宣統復辟。」陸榮廷雖是個老粗，卻比張勳深沉穩重，只是含糊其詞，不着邊際的敷衍。張與陸原是換過金蘭譜的把兄弟，這些風聲，傳到張的耳裏，便以爲陸的模稜敷衍，就是不反對的附議了。後來府院交惡，黎元洪免了段祺瑞的職，惹起了督軍團的滋擾，潘又代表馮到來徐州，慫恿張勳道：「大帥爲督軍團的盟主，大帥往東，華帥也得往東；大帥往西，華帥也得往西；大帥舉義於，

放心，又打了一個電報給馮，徵求他的表示，回電居然是「贊成復辟」。由此看來，馮對張的復辟運動，原是鼓動最力的人，儘管事後有人爲他辯護，說是秘書長胡嗣瑗與潘博兩人所搗的鬼，馮實限於不知。誰信如此大事，沒有得到主人的首肯，敢代他擅作主張呢？

再說徐世昌，他在袁世凱的靈櫬運回彰德，北洋系的將領羣集致祭，研討袁氏死後，應如何維繫北洋系的生存命脈，徐世昌就以復辟爲唯一的辦法，要求大家一致贊成，他由彰德回到天津，馬上便派陸宗輿以收領交通銀行的借款爲名，暗地裏則爲求取日本的支持，並擬有復辟條款數項，內容是：

一、擁戴宣統復辟。

二、設輔政王一員，代皇帝掌管政權，以曾官大學士軍機大臣資格最高的漢人充任。

三、輔政王由皇帝勅任，十年一任，但得聯任。

四、皇后由漢大臣之女聘充。

同時，還答應日本復辟成功後，願以兵工廠合辦，且讓出一部份軍警管理權，以爲酬報。

陸宗輿拿了這項條款，路經徐州，面呈張勳核閱，張一看之下，他無所謂，只對第二條大爲氣憤，對陸宗輿曰：「原來徐世昌的復辟，是爲着他一個人的功名富貴，即如輔政王一席，難道我張某就不配做嗎？」陸宗輿看不投機，便向他索回條款，張卻粗中有細，不肯給還道：「這份稿子要留在我衙門存案，不能奉還。」

陸宗輿日本之行，大概沒有什麼胎死腹中。

依據上面所述，可知馮國璋、徐世昌的復辟陰謀，似比張勳還要積極，還要熱衷，而徐世昌且不惜賣國求援，只是時會不至，外援不成，因而沒有直接參加，所以後來張勳事敗，牆倒眾人推，一般參加復辟運動的分子，都把責任張勳一人身上去推，阮忠樞大爲不平，特向徐世昌發了一電道：

「紹軒（張勳字紹軒）質直忠勇，饒有血性，惟腦筋太簡單，思想太陳舊……今鑄此大錯，其心可佩，其愚可惱，樞爲大局計，爲私交計，不得不痛哭乞援於　鈞座之前……務念二十餘年前師生厚誼及故舊之情，爲之設法保全生命財產。」

好在張勳手裏也握有那些復辟文獻，像徐世昌的條款，馮國璋的文電，以及徐州會議時所有督軍們的簽名紀錄，於是動不動便聲言要把這些東西公佈於世，嚇得徐世昌、馮國璋爲了自己遮羞，只得向段祺瑞苦苦請求，段亦怕牽涉廣大，於北洋系的體面攸關，也不爲已甚，裝模作樣了事。

在這短短一役中，黎元洪的態度，倒還不錯，他堅拒梁鼎芬的遊說，及替他所擬就的「奉還大政疏」上簽名。梁與黎本是兒女親家，黎平生又是把握不定的泥菩薩，滿以爲憑他一說，不愁黎不和同，向宣統俯首稱臣，誰知一連碰了幾次的灰，任他天花亂墜，舌敝唇焦，黎總是閉目不言，弄得梁鼎芬無法交差，只好代他簽上了名，但黎元洪卻連發三電加以否認，因北京電報局已被張勳派兵把守，特派金永炎携至上海拍發，一面電請張國淦找來，叫他去見段祺瑞商洽，捐棄以往嫌隙，復任爲國務總理，授以討逆全權。

當張國淦往見段祺瑞，段在接談間，仍悻悻然不願接受黎的任命，且不承認他的總統地位，打算到南京與馮國璋商量。段的左右丁士源更大聲咆哮，不許任何人再提及黎元洪的名字，否則一槍把他打死，氣氛甚爲惡劣。段卻當場予以制止，丁始不敢插嘴。張國淦「因以兵貴神速，時日一久，附逆的人，恐怕一天比一天多，反而更難收拾，且以馮若不討逆，將必把你軟禁起來，他若討逆，則你不過僅居先鋒，一切成功，都會歸之於他」等理由，婉言勸告，才把段說服，即以黎的新命，宣佈就職，並組織

禮拜的工夫，便將北京完全佔領，張勳走入荷蘭公使館，復辟一幕，就此告終，僅僅又有十二天的曇花一現。而使馮國璋輕輕地坐收漁人之利。

初，事變將作，張勳的夫人曾警告他這件事的危險性太大，秘書許造時亦以慎重考慮爲言，張勳竟勃然作色，喝令左右將他斬首，幸爲張夫人極力救免。可見張勳的不學無術，一味蠻幹衝動，眞如梁任公的檄文所說，不會害煞了宣統皇帝。民國十三年的馮玉祥逼宮，未必不是這一幕趣劇，埋下了它的遠因。

張勳是在民國十一年直奉之戰後，死於天津，享年七十歲，清室賜給「忠武」兩字的謚號。可惜忠則有之，而武則大不夠也。

「今之良臣」與「弔者大悅」

標題所抛兩句書包，同出孟子，上一句：「今之爲君者曰：我能爲君……，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下句：「然有之喪問孟子……顏色之感，哭泣之哀，弔者大悅。」經義註釋「今之良臣」是說當今好不良臣；而「弔者大悅」是說能盡居喪的禮。不過斷章取義，那就活用可作別解，十分「突梯滑稽」的。

南天王陳伯南（濟棠）督粵時期，古勷（應芬）可說「紅透半天，炙手可熱」大人物，換嬰案也到底得直呢！當他死於正命，「拜受其賜」有用花名送往祭帳內書「今之良臣」；又有某成藥商死於正命，「拜受其賜」有用花名送往祭帳內書「弔者大悅」。「今之良臣」，跟著讀去「古之民賊」，究竟「古」生前功罪，在下不便作「蓋棺定論」。某藥商呢？他生平卻「樂善好施」，好不「關公也有對頭」嗎？「弔者大悅」，豈非「活該死了」之類咒詛語？

本篇筆者不想介入是非漩渦，但想深入研究中文，尤其文言文，要是在段章中光抽一兩句，意旨相去很遠，像「今之良臣」與「弔者大悅」；「今之良臣」意旨還近，「弔者大悅」意旨殊不然的。

又人已死，「民之賊」好，「民之主」也好；「弔者大哀」好，「弔者大悅」也好；何必出此？

春聲

最近以來，中共對外正發動微笑攻勢，毛澤東希望自由世界人士忘記他在「文革」期間的猙獰面目，從而企圖多拉關係，一方面可以掩飾大陸內部的糜爛；另方面亦可轉移反毛分子的視線。因此，北平偽政權表示除了願與任何國家談判建交外，並準備與英國重拾舊好。據倫敦消息顯示：「英國委任為駐中共代辦的艾廸斯，於一月底赴北京就任新職之後，將繼續談判有關英國與中共互派大使的問題。」這是英國承認毛政權以來，首次正式談判交換大使問題。

實際上，中共和英國的關係，二十多年來一直陷於不正常的恐怖微妙狀態之中。北平與倫敦間的氣氛，也像不正常的天氣一樣，時而驟雨，時而晴朗。本來，當「路透社」記者格雷和另一名英記者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分別獲釋之後，英毛關係似有好轉的跡象可尋；但由於一九七〇年三月初旬，又因兩名英國船員在上海港口被毛幫強行拘捕的緣故，再度使到倫敦與北平間發生了新的波折！所以，前英駐平代辦丹遜，當時奉召返國，重行全面檢討毛共對英國的歧見。

毛幫暴徒毆打英代辦

毛共與英國關係最緊張的時期是在一九六七年三至八月間，根據英外交部前後所發表的聲明指出：(一)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英國駐上海的一名外交官員希維德，曾被中共紅衛兵從英領事館內拖到園地外，並遭受蛙式抬運（四肢被抬着走）的刑罰；更可恥的是希維德的太太和年幼的兒女，均受到一批毛共暴徒施以恐怖的行為。他們的財產全被洗刼或破壞無遺；甚至一幅伊麗沙白女皇的肖像，也遭暴徒踏污與侮蔑。(二)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當中共紅衛兵搗毀英國駐平代表辦事處時，代辦霍普森曾遭數次毆辱，以致頭破血流；英商務參贊彼得更被綑綁加以毒打。其後雖未繼續遭到同樣的暴力行動，但在那一年之中，英駐大陸所有外交人員，都受盡歧見待遇，簡直有如「俘虜」。

微妙的

六名英國人，也是在一九六七年—六八年間，被毛共所拘捕從未經過審判，而被囚禁的。其中包括前上海渣打銀行經理約翰遜，及一名英國船隻的二副克羅赫等。據傳上列英人之所以獲得中共釋放的主因，係與當時香港釋放四名曾在一九六七年參加暴動的囚犯有關。換句話說，這行動顯然是一種交換的條件吧。

承認毛幫的最初目標

英與毛共建交，迄已整整地二十一年了，卻非正常的關係。當二十年前英宣佈承認北平政權時，不少盟國反對它的措施；其中尤以美國為甚。可是英國的傳統觀念則認為：承認某一個政權是事實問題，無關對該政權的褒貶。倫敦「泰晤士報」為了這種理由，曾發表一篇社論說：「——所謂外交是調整爭議的技術，而需要調整的爭議愈多，則所派的外交代表亦愈有價值。美國許多人認為這觀念太過於現實，甚至近乎不道德的行為；其實，美國人的觀念有偏袒。」

這就是當年英國不惜與美國立場發生衝突，而堅決倡導承認毛幫的最大理由；尤其是獨立偏左的「鏡報」，更舉出了一連串的歷史成例來支持這理由。它說：「在幾百年以來的宗教聖戰中，外交關係大致上都不會受到戰爭的影響。如伊麗沙白一世與法皇腓力第二，一面派兵在海上作戰，另一面則互派使節。又基督教的法國皇帝，與君士坦丁的回教元首，彼此間於繼續派遣使節當中，卻未嘗放棄其聖戰的原則；甚至於英國那位弒君篡位的克林威爾，在外交上亦未遭人摒棄。直到法國革命後，列國才在承認條件上添了『正統』二字——。」英國人的看法——也就是說：儘管中共是個血腥政權，毛澤東為一殺人魔王，但它卻事實上竊據大陸，並且統治着七億人民。

英國承認毛幫的經過，不僅是相

持代辦級的關係。一九五〇年倫敦宣佈承認毛幫後，接着由原來留在南京的英代辦胡開辛，就近接洽締訂所謂「中英」關係。但當時的毛政權，卻是一邊倒向蘇俄的。所有內政外交都在俄國顧問監督下，它自己則毫無自由，不能當家作主。而莫斯科一向視英為「老牌帝國主義者」，應在打倒之列。其痛恨英國，有時更甚於美國。只因中俄共既把美國列為第一號敵人，為了達成分化西方國家的目標，卻不能不在表面上對英放鬆一點。可是英國要想跟它締結正常關係，認為是一件少有可能的事。

因此，胡開辛曾在北平坐了一個時期的冷板櫈，不獨周恩來避與見面；在一般外交上的應酬，他也未獲參加。英政府眼看情形不對，乃宣佈改派另一代辦，目的在給毛朝以新的印象。不料那位英新代辦飛抵北平之後，依然受到毛幫冷落，不惟不能達成締結正式邦交的使命，反使英國在中國大陸上的僑民及其利益，都受到基本上的打擊。毛幫對英國僑民商人及教士們的態度，也像對待敵人一樣。據估計：英在大陸上原有的公私財產共達十億英鎊以上，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以前已被毛共征用或沒收殆盡。當時英國朝野之所以堅持要承認毛偽政權，和企圖建立正常關係的主要目標，便是希望能夠保持其在大陸上的公私財產。其後，英商人發現在毛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不單是無生意可做，且已無立足之地！乃於一九五三年五月毅然放棄了對華商業。這種「求全之毀」，顯然是老謀深算的英國商人所始料不及的。

英對大陸憧憬與幻想

英國遭受如此重大損失之後，為什麼仍小心翼翼地遷就中共，對大陸始終存有無限幻想呢？如所週知，英國在大陸的公私財產，反正是取之於大陸的。由於近百多年來，列强對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以英國為最多。如清道光二十二年的「南京條約」，中國以鴉片戰爭失敗而對英議和，賠款二千一百萬兩，割香港並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五口通商。咸豐八年的「天津條約」，因英

協定十年一改。咸豐十年的「北京條約」，因清兵戒備天津，英法聯軍犯北京燒圓明園，被迫議和，賠英法軍各八百萬兩，開天津為商埠，並租英以九龍半島。

至光緒二年的「烟台條約」，因英人被戕於雲南，而藉口迫清開蕪湖、宜昌、溫州、北海為商埠。光緒十六年的「藏印條約」，割讓哲孟雄諸地十萬方里。光緒廿四年訂「威海衛條約」；同年又擴張香港至九龍半島及附近海面島嶼等租借權。此外，中國被英國攫奪的權利——包括着鐵路投資債權協定等不平等條約，共達十二個之多。

另一方面，英國原為一個全靠對外貿易而生存的島國，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海外殖民地已喪失殆盡。對於擁有七億人口的中國大陸，自然成為英商夢寐神馳的理想市場。因之，儘管毛共沒收它的公私財產，甚而百般侮辱，英人亦不以為忤，而耐心期待於毛幫一旦改變其態度後，他們仍可利用大陸作市場；更不惜破壞聯合國的禁令，而率先偷運物資入大陸。由於一九五〇年當毛共參加韓戰以對抗聯合國軍的行動之後，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五一年三月通過譴責中共為侵略者，並執行對大陸物資禁運等兩大議案。英國當時則使用三面手法：一面派其部隊入韓參加聯軍作戰；一面贊成聯合國以上兩大議案。但在另一面則破壞禁運。

據中華民國海軍部的報告指出：在一九五二年的一年中，先後在台灣海峽截獲偷運物資至大陸的船隻共九十七艘，其中有十一艘為英國輪船。一九五三年五月間，美參院政府機關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稱：「在五三年的首三個月，最少有盟國船隻一百六十二艘與中共通商，其中一百艘為英國船。又一九五二年的首兩個月，英對中共的出口貿易價值三十三萬四千美元。一九五三年的首兩個月，則增至五百七十萬美元；且有英國船隻數艘，曾替中共在內河及附近沿海運兵，前後共達兩年之久。」

英毛之間的互相利用

英國雖極力否認以上指摘，但近二十年來，倫

交關係

胡蒼之

受寵若驚」，並於一九五三年五月杪乃一度盛傳雙方有締結正式關係的可消息是：中共已考慮派遣第二副能部長章漢夫為駐英第一任大使。

這項希望於同年十二月隨即喪失——當時因聯合國大會通過不討論接受中共入會的問題，故北平責怪英國支持美國反對它入聯合國，而表示十分憤怒！並表示雙方締訂正常關係或派遣大使問題，作為罷論。

一九五四年七月，英前外相艾登曾在日內瓦會議中，對解決印支問題擔任了一個主要角色，因而英毛關係再度好轉，雙方同意互派大使。當時北平目的在利用英國支持它入聯合國為條件，以是英國曾不惜與美發生衝突，轉而大力支持中共入會；更進一步地主張全體聯合國的成員，一致承認毛幫。但結果枉作小人。由於美國的極力反對下，而再度宣告失敗後，北平認為「老牌帝國」已不中用，並對英國的所謂「正式建交」問題，又束之高閣。以致兩國關係一直陷於不死不活，時好時壞的狀態中。正如「華盛頓郵報」的社論所說：「中共對英外交，在許多跡象中都已顯示出作了『戰略』性的，變——使用種種虛偽手法，企圖拆散自由世界的團結，孤立美國以實現其各個擊破的陰謀，而英國則為着自己的許多重大問題，明知毛澤東政權虛偽與委蛇，也不能不暫加忍受，一如當年張伯倫之對待希特勒及墨索里尼。」

英國又不但利用毛共與美國的矛盾；並曾利用過毛共與蘇俄的矛盾，以進行對中共貿易。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當俄毛因思想衝突而告惡化時，英國的「怡和」公司便與中共訂立合同，除出售六架「子爵式機」給中共外，且附有勞斯萊斯發動機若干副及燃料一批。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曾向英國購買三噸及五噸載重的汽車一百卅輛；同年四月，又

一九六〇年中，價值會達一億九千五百萬美元。這是自英承認中共以來，一筆最大的收穫，而取代了蘇俄十多年前對中共的地位。」不過，它們的外交關係依然無進展。

毛特已滲透到英內部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當工黨威爾遜上台後，一度曾為北平方面所歡迎。但不久後，由於威爾遜政府一再表示支持美國的對越政策；並且容許駐越美軍官兵及其海軍艦隻前來香港渡假，使到北平對英態度由冷淡轉為坦率的敵視，除先後向倫敦提出幾項強硬抗議外，同時對香港也不斷地增加其壓力從而慫恿左派分子製造緊張混亂局勢，變為公開的暴動衝突；駐倫敦的毛幫外交人員，也跟英警在街頭大打出手。尤以港府封閉三家左派報社為藉口，毛幫曾向倫敦致最後通牒，更拘捕了格雷等為人質，毫不客氣地焚燬了英駐北平代辦處，並使英代辦霍普森等受盡侮辱，幾乎性命難保。

一向主張英與毛幫維持正常關係的「泰晤士報」，在霍普森及格雷先後獲釋的時候，曾分別作過樂觀的表示：「駐北京英代辦霍普森之獲得出境護照，及路透社記者格雷之能獲釋，似已提示了中共與英國的關係將有改善的希望。——」而本港「遠東經濟評論」編輯戴維斯，一九六八年八月也認為：「中共予英駐北京代辦霍普森以出境簽證，顯然是作了一次重大的讓步。」他進一步地指出：「中共之所以讓步，係因大陸上的打鬬情況比報紙所報導的更甚！令到中共的鋼鐵和煤礦等生產銳減，交通脫節；尤其洪水為災，以致糧食收成展望不佳之所使然。」但「衛報」的社評則指出：「霍普森等人並非交戰國的戰俘，他們獲得一張出境簽證，就能暗示中共有改變心腸的趨勢嗎？」

現在英國境內共黨，也有親毛親蘇兩派，歷年來的英國大罷工運動，多為積極的親毛派所領導，可知毛共特務早已滲透到英國了。而英國則鍥而不捨地要跟毛幫繼續談判有關英毛間建立正常關係的問題，實在是多餘的。

東西柏林巡禮

吳文廸

橫跨着東、西德邊界，連綿二百里的鐵絲網及堅牆，在柏林市的中央穿過，硬把柏林變成了「雙城」。

西柏林就像柄尖利的匕首一般，伸展了一百一十里至東德的心臟裏，使這個崇尚社會主義的國家，受到了重創似的。

在玻璃泳池內裸泳

西柏林是一個燈光閃耀的城市，市內的坦克車、重機鎗和外國士兵觸目皆是，與市區的繁盛和安居樂業的景象顯得極不調和。全市佔地一百八十五方里，無論在工商業，教育及文化等都異常發達。無上裝侍女和脫衣舞院遍佈全市，顧客以各國軍士爲最多。另外，一些俱樂部放映色情電影專供遊客欣賞。裸體游泳池是新玩意之一，池是玻璃製的，弄潮兒們規定要全裸方可進入池內。附設酒吧，每杯酒要收費六馬克（約值美金一元三角五分）。西德享有盛名的菲哈門里樂隊就在西柏林演奏。市內還有十七間劇院上演着各國的歌劇和戲劇。具有歷史價值的凱撒·韋咸紀念教堂矗立在市區中心。在希特拉時代，爲數超過了十萬的蘇俄人欲衝進這教堂以殺害希特拉，但都犧牲在德軍的鎗彈下。後來始發覺希特拉已在他自己的煤箱裏被燒成灰燼。

死神不能動搖自由意志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東、西德人的仇恨有增無已。而柏林市的圍牆更不知分隔了多少父子、夫妻和朋友。提起這圍牆，可說是世界知名。這牆被稱爲「維護和平的設防」，於一九五一年年尾建成，後來由東德的共產黨把牆加長，以防止東德有技能的人員逃到西德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柏林市共有人口五百萬，到現在已減少至三百萬，其中約三分之一則被圍牆阻隔着，仍留在東德境內。這圍牆共達二十八里長，剛好將柏林分成兩半。在西邊的牆上，每隔數百公尺就被塗上「KZ」字樣，「KZ」是集中營的簡寫。到西德旅遊的人，大都難免要來這圍牆觀光一番。在圍牆的東面，則是東德共黨的境地了。超過二百個守衛塔分散各處，附近滿佈電鐵絲網，倒鈎網和地雷。另外還有可阻止一輛六十噸重的坦克的障碍物。近牆處十尺又佈滿了破碎的玻璃和旋轉着的尖管，以阻延逃亡的人，好給守衛充裕的時間開鎗射擊。雖然如此，仍阻不了由東德逃去西德的人的決心。直接從圍牆跳過西柏林是決難成功的了，有些人就試圖由運河游泳越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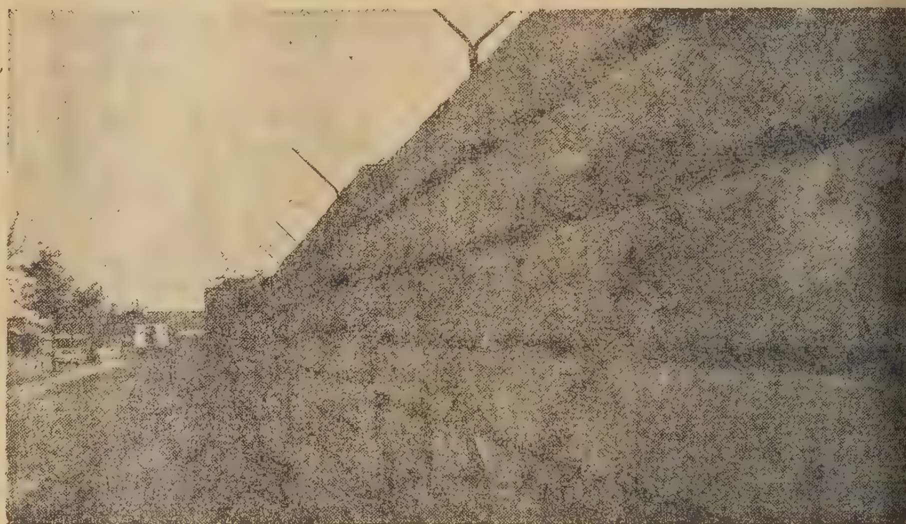
西柏林的凱撒·韋咸紀念教堂，教堂前面是用藍色玻璃做窗戶的巨鐘。

路不通行。掘隧道逃亡曾經爲普遍，很多人也曾成功逃離東德，但現在東德當局已安裝了甚有效果的收聽器，能探測到地底的聲响，故掘地逃亡的人又遭遇到失敗。其他逃亡的辦法，如匿藏在汽車的車蓋上或車尾箱內，也不能逃過邊防軍的耳目。東德的警察更滲透了逃亡組織內，使意欲逃到西德會見親友的人們遭遇到種種的挫折。一九六一年八月，一位五十八歲名叫依達·西敏的婦人欲逃到西德去。她先後四次使人相信她已死去，逃過了警察的耳目，然後設法逃到西德。後來有六十五人向她學步，但都不能成功，終而被處死。

牆上東望如觀動物園

在賓達堡樓門的瞭望月台上，遊客們可以看到圍牆東面的守衛。他們是被鎖在守衛塔內的；裝備方面，他們配有輕機鎗和望遠鏡。守衛們不時望向瞭望月台去，祗因遊客中不少是穿着入時的年輕女子。有時，守衛們會揮手表示招呼，但當你舉起照相機拍照時，他們會轉過身去，避過鏡頭。很使人想起動物

在夜間，圍牆就像一隻獨角怪獸一般，在地上蛇行着。當晚風吹來時，圍牆發出「營營」之聲，像在呻吟着。犬吠之聲不絕於耳，與那邊的地雷陣地成了逃亡者的鬼門關。（東德當局現正大量飼養獵犬以代替人力來守衛，因費用是輕得多。）東、西柏林比較，西柏林是民豐物阜，而東柏林則祇有在亞歷山廣場的馬克思人頭像一帶幾間市場算是最爲熱鬧。東柏林祇有一百多萬居民，但人們常雍塞在雜貨店和百貨商店內，好像唯恐因物資短缺而購買不到東西似的。



醜惡的圍牆將柏林分割成兩個世界，牆上被塗上ＫＺ字樣，形容東牆是集中營。

駐德美軍的「活教材」

駐西德的美國陸軍，開辦了一項遊覽東、西柏林的節目，俾美國士兵對東、德的現狀有所認識。這一項遊覽節目爲期三天，包括了到東、西柏林觀光。遊覽車由法蘭福克出發，沿途有人介紹東、西柏林的特色。遊覽東德的美軍一般都受到歡迎，東德居民也不會對美軍動粗；但他們每見美國人，總投以一種奇異的眼光。他們對美國人一切都感到新奇，尤其是美國人的舉止，衣着和身上携帶的照相機。當一名美國人走進了東柏林著名的仙林百貨公司時，人們都以驚奇的目光望着他。當四目相投時，往往變成了尷尬的局面，交換微笑後便忽忽而行。遊覽節目中，有一項是參觀東柏林的大學。東德的大學，以勘保大學最爲有名。當年列寧和恩格斯就在此大學攻讀。西德方面，因得到了美國福特機構的協助，開辦了一間自由大學，專以提倡自由爲原則，以針對東柏林的勘保大學。

五千名陣亡士兵的墳墓

東柏林幾乎擁有了整個柏林市所有的著名歷史性、政治性和宗教性建築物。最近東德領袖正在着手籌備興建一間藝術中心，俾東柏林市的各文化機構互相聯繫。這些機構裏，「電視塔」是其中之一。電視塔又名「教皇的報復」名稱的由來是這樣的：建造塔的款項原是用來重建一所因戰時毀壞的教堂，後來改樓，內有餐廳。閣樓經過了劃則師的精心設計，當陽光射進閣內，便反射一十字形，這是有意挖苦東德政府的。令人留有深刻印象的，是蘇俄士兵陣亡紀念碑。一個巨型的蘇俄士兵人像揮着劍向卍字形斬去，另一手抱着一個德國籍小童，面部表情令人很是迷惑。像不遠處就是五千個陣亡士兵的墳墓。

一座城市兩個世界

東、西柏林的分野甚大。西柏林是車水馬龍，生氣勃勃，小童們在街上耍樂。東柏林則寂靜非常，死氣沉沉的，鐵絲網和瞭望塔到處皆是人羣，長期處在緊張狀態中。在東柏林的邊境裏，兩個蘇俄衛兵荷着鎗各在一方步伐齊整地踱着步。他們不時微笑着，令人不禁對東德的現狀興起了莫名的神秘感。

（本文却酬）

尼克遜同美元貶值

春聲

十二月十五（星期三）日晚上當在下翻開星島晚報第一版正閱讀第一行大字標題「尼克遜同意美元貶值」，但卻聽到鄰家有女讀成「尼克遜同美元貶值」，她的媽便薄責她讀漏了「意」字，我想：雖然讀漏一隻字，但卻文理可通，而且事實如此擺在眼前，就因以爲題。

什麼叫值？物價叫值，比方米一司斤爲一塊錢，那麼，一司斤的米，就是一塊錢的值；布一公碼爲三塊錢，那麼一公碼的布，就是三塊錢的値。原來古往「爲市」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大抵看物之多寡貴賤而作交換條件，所以謂之交易。這種交易當然不方便，於是作出貝殼爲「易中物」，金與銀爲「易中物」好作爲媒介，「財」和「金錢」取名之所由來如此。

貝殼用作籌碼交易，久已不存在了，金呢？也不能直接交易；銀呢？曾作交易很長時間，直至民廿四白銀收歸公有，而額數字大者概用鈔，小者或用鎳，「金錢」光「虛有其名」而已。而在白銀還沒歸公時，銀幣稱硬幣，紙幣叫軟幣，價值一樣。紙幣又叫貨幣，始於日本侵華，因爲日本侵畧一地，正如俗說「沒帶錢來做賊」的，只好發出軍用手票，一方面取當地貨物爲值，另方面在祖國（日本）運來貨物取值，是以市面通稱爲貨幣，至今也或沿用。

談到幣值的身價，要是比起物價，無論那種都貶值，不過只就滙率相比，誰都知道美元最高，美稱金元國，我們常用符號作“DOLLAR”省寫。

看來世界金融動盪，很未曾見過金元貶值，今竟要貶，平情論事，可不能「入埋尼克遜條數」。尼克遜想連任總統，爲了搞好經濟，「降志辱身」與賊爲友，其人格豈不貶值？上述鄰家女讀報章大字標題「尼克遜同意美元貶值」漏一「意」字則爲「尼克遜同美元貶值」，好不恰可，而且妙極啊！

巴總統布圖上台後的表演

編者按：自從巴基斯坦在最近一場戰爭中遭到了可恥的失敗，周恩來的好友殺人魔王雅耶汗垮台後，即由布圖粉墨登場，主持政務。本刊二一八期岳騫先生在「報應得眞快」一文中，曾對布圖其人作過扼要介紹。儘管這個親毛的胖子本身並無什麼雄才偉畧，但從其登台以來表現的言行觀之，他實具備作一位「名演員」的資格。大概正因如此，他才獲此間某報社論贊許爲「有政治家風度」吧。

在本文中，天涯客先生對這位名演員上台後所演之戲，有頗詳細的介紹。讀者看過他的這些表演後，必然由衷佩服其演技之到家。


巴基斯坦新總統

巴基斯坦的新任總統阿星布圖，從上任的頭一天起，就拚命地想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成爲一個「靑天大老爺」。他手下十個新部長的「就職典禮」，毫不客氣地都在半夜三點鐘才舉行。在他榮任元首之後，首先把被雅耶汗囚禁的東巴領袖拉曼「無條件」釋放，以博取國際的「好感」。跟着「總統大人」在鄉下，工廠，羣衆大會中出現的機會，一個星期之內，比前任們一年中還要多。最動人的一幕是：他在夜半人靜的時候，突然跑去視察公立醫院，親自看一看醫生和護士們的服務情形。誰要是運氣不好，無故缺席的話，十拿九穩是會被這位總統當場開除的。

自從他三星期前，登上了總統的寶座以來，巴基斯坦已經進行了一連串的大改革，雖然還談不上什麼驚天動地，但卻也眞的使人們耳目一新。從前，各機關照例都要有三次「茶點時間」，一次是上午，一次是下午，還有一次是下班前不久的時候。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用過茶點之後，那些光拿錢不做事的官老爺們，自然可以精神煥發地回家去敷衍太太，或是在回家以前，到女朋友的「閨房」裏去繞上一圈。這個「先進」的工作制度，二十多年來，從沒有變更過。就連被中共派到達卡去當顧問的那些紅色專家們，也都入鄉隨俗，每天三次，「茶點」一番。

現在可完全不同了。新總統

慣習底無形

吹鬚碌眼集

婁子匡在「婚俗志」中指出，我國有許多省、縣，都有着「合八字」這個慣習，以下是幾個顯著的例子：

江蘇省淮安縣——「八字的相宜或冲尅是要推算的，最重要的是兩造生肖和屬宮數。

生屬相宜的是：豬與鼠，馬與蛇等等。

生屬相忌的是：馬與牛，俗謂『白馬配靑牛』；羊與虎，俗謂『羊入虎口』；男屬龍，女屬豬，叫做『龍打豬』；龍與虎，叫做『靑龍配白虎』等等。

宮數最忌是兩造共計『五宮』（即一宮配四宮，二宮配三宮）；『十宮』（即一宮配九宮，五宮配五宮）；『十五宮』（即七宮配八宮）。五宮和十五宮叫做『五鬼婚』，最忌。前者叫『小五鬼』，後者叫『大五鬼』。十宮中，二宮與八宮相配卻無妨。又不論某方大六歲，最忌，叫做『六冲』。這一切都依命書來推算。」（頁一〇八）

浙江省富陽縣——「男家挽了媒人到女家去，拿了女的八字來，所謂八字，就是寫着生辰的一張紅紙。拿來了，把它放在灶上，約過三四天，也有多至一月的，在這些日子裏，男家如果不發生吵架，或打破碗盞等等，那末，就表示那女子的八字不壞，就拿這八字去給瞎眼的卜者推算，和男的八字一同比勘，看看是否相生相尅，可不可以結婚。好配的話，就叫媒人去通知女家。」（頁一二五）

河北省北平市——「雙方認爲門當戶對，再過『年庚帖』。『年庚帖』又叫『八字帖』，上面寫着男女兩造生日時辰，雙方再請算命先生合婚，算一算命裏冲不冲，犯不犯相。如不冲，不尅，不犯相，便是上上婚，擇日子放『小定』了。」（頁七三）

更有比「合八字」更迷信的，便是求神和問卜。

先說求神。

福建泉州的婚俗，「是女家先將女子生時月日，書一紅紙條曰：『生月』，交與媒人，送至男家，男家就把『生月』壓在神主龕前的香爐下面，經過三日，如無破碎碗碟或茶杯等事，便認爲這女子對男家沒有損害和刑尅。倘若打碎了茶杯碗碟，便認爲不祥，便將『生月』原條交與媒人取回。

三日已滿而認爲吉祥的，男方父母卽到開聖神廟求籤，又到命卜相處合婚，如籤詩合婚一有不合，婚事就此取消。」（見「婚俗志」頁一七三）

但所謂神籤，多是由四句七言詩組成的，措詞模稜兩可

半小時的功夫出來，專門聽取老百姓們的批評和建議。——這一點，倒頗受那些官老爺們的擁護，因爲這樣一來，至少給了老百姓們一點發脾氣的機會，不必再像剛剛戰敗投降的時候，專門用踢打官老爺和丘八們來洩憤了。

新總統也取銷了死刑，笞刑，圖書與新聞檢查。而且把從前那位親共總統雅耶汗囚禁了許久的二百多名政治犯，全部釋放出來。這個偉大的場面，實在非常動人。許多在場的旁觀者，在感動之餘，居然情不自禁地把監獄門口的衛兵，和那站在街心神氣十足的警察，抓過來打了一頓。

短短的十幾天巴印戰爭，使巴基斯坦失掉了七千五百萬人口，大部份紡織工業，五分之一的武裝部隊；同時也使它的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爲了挽救財政上的危機，這位新上台的總統，想盡了方法來開源節流，甚至於親自下手諭：禁止政府代表團在出國旅行時候，買頭等飛機票。

在開源方面，他的花樣就更多了。首先是扣留了二十二家豪門的「身分證」，使他們的五百多個子弟，再也出不了國。然後再用「霸王請客」的辦法，逼着他們把已經滙到瑞士銀行裏去的五億美金存款，重新提回來。在他的授意之下，巴基斯坦的國家電台，不斷地在向這些豪門子弟廣播道：「千萬別錯過這個立功報國的機會，趕快把存款從瑞士提回來！」

爲了加強宣傳效果，在廣播這兩句話的時候，還特別加上了一隻時鐘嘀嗟嘀嗟的響聲。

但是，那些有錢的人們，死也不從瑞士提回來了五萬美金，「聊表寸心」。新總統眼看着那麼多的外滙不能到手，實在氣得七竅生烟。幾天前，曾經板着臉在電視上說：

「有些人實在應當放聰明一點。他們要知道：政府可以給他們的懲罰，還不只限於囚禁坐牢而已！」

這些豪門，一共擁有巴基斯坦百分之九十的工業，百分之八十的銀行，百分之七十的保險公司，眞可以說是掌握着國家的命脈，自然不肯輕易向政府讓步。而這位一向以思想左傾著稱的新總統，也一點不願意放鬆對他們的壓力。——他首先把鋼鐵工業，有色金屬工業，機械製造工業，電工，汽車工業，化學工業，石油工業，煤氣工業，都一律收歸國有。第一批沒收的廠家總資財，就在兩億美金以上。他們的股東，幾乎全部都是豪門子弟。

這位新總統的做法，很使人容易想到一個伊斯蘭人的古代王侯，專門用粗石片，在闊人們的皮膚上刮來刮去，不到把藏金完全吐出來的時候，絕不停止一下。

但是，如果有人眞的把阿里布圖當做一個卡斯特羅的話，那就完全錯了。他出生於巴基斯坦最富的一個家族，是美國加州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的高材生。直到今天，他的英語，還要比他的巴基斯坦土語（烏爾督語）說得流利得多。

最新的消息說，布圖又要訪問中共了，但願他不要也觸上霉頭，與雅耶汗一樣沒好下場才好。

天涯客

民俗學看歷史之三

黃大仙第九十籤　中平

細整殘粧夜欲奔，座中李靖更何人。
那知虬髯情鍾處，拔劍三回未敢陳。

本籤的占驗古人是：「紅拂私奔」

如果從籤語和占驗古人來說，第九十籤是表示「婚姻可成的」；而第三十五籤呢，該是「婚姻無望了」。但在籤書上說，第四十五籤「可成」，而第九十籤卻是「婚姻不合」，不知作何根據了。由此可以看出，求籤議婚是靠不住的。

再說問卜。

以問卜來決定婚姻，是危險的。但奇怪的是，居然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日，仍舊有不少青年男女相信「姻緣卦」的指示。因爲他們以爲冥冥中是有鬼神在主宰的，占卜，就是徵求鬼神的意思。在「左傳」中就有好些例子。比方「左傳，僖公十五年」載：

「晉獻公用筮草占卜，把大女兒嫁到秦國，遇到『歸妹卦』變爲『睽卦』。史蘇占卜說：『不吉利！』因爲『歸妹』的卦辭說：『士人宰羊，沒有血；女子拿筐承接，無所得。西邊的隣人將有責讓的話，也不能報償。』由歸妹卦變到睽卦，也是得不到幫助。因『震卦』變到『離卦』，也等於『離卦』變到『震卦』。震代表雷，離代表火，這表示嬴姓打敗姬姓。……」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

「齊大夫棠公的妻，是東郭偃的姊姊。東郭偃是崔杼的家公，所以棠公死後，東郭偃給崔杼趕了車子去弔孝。崔杼見棠姜容貌美麗，叫東郭偃給他娶來。東郭偃說：『娶妻應當辨姓，君是齊丁公的子孫，臣是齊桓公的子孫，同是姓姜，不可以結婚。』崔杼便派人占了一個卦，占到『困卦』變爲『大過卦』。史官都奉承崔杼，說是吉卦。崔杼把卦拿給陳須無看，須無說：『這是坎變成巽，好比丈夫是跟大風飄去。同是吹落萬物的，便是她的丈夫要墮落了，這人是不可娶的。』」

「左傳」上已經把占卜的不可靠指出來了，但人們卻好像看不到的一樣，仍舊把占卜當作選擇婚姻對象的主要手段。

當我們應用民俗學的原理來研究歷史時，就能透過迷信的烟霧，看出慣習的力量——它像一條無形的鎖鍊，把人們牢牢束縛着，使他們脫身不得。如果我們不是使用民俗學的原理來看歷史，就不容易發現慣習對我們底束縛了。

林真

頭髮的風波

近幾天亞洲各地，到處是取締長髮的消息。首先是台灣：台灣省教育廳在一月九日通令全省各校嚴格檢查學生之儀容，規定：一、前髮不得覆額，兩邊頭髮不得超過耳頂，鬢角不過耳半，後髮不得超過一．五公分。學生及未成年之青、少年，不得蓄髮。二、男生不准穿喇叭褲，不准掛耳墜，不准穿高跟鞋（其他從畧）。

其次是星加坡，政府禁止男性公務員穿着「新潮」之奇裝異服，或蓄留太長之髮型，更不准以蓬亂髮型上班。此項規定並已載於「公務教導材料」修訂本內，分發各政府部門之首長切實執行。學校方面：凡是蓄長髮或留鬚之青年學生，一律不准參加考試。據星加坡外長解釋：「政府所反對者乃嬉癖士作風，亦即蓬頭散髮中所暗藏之一種生活型式。嬉癖士作風為鴉片的一種新形式，足以毀滅星加坡。」他又說：「長髮者未必盡為嬉癖士，但嬉癖士的表現方式，必以長髮為不可或缺因素之一。」

馬來西亞方面，汶萊教育部也通令邦立第一學校展開「獵人頭」運動，每見長髮學生，即予强迫剪光。此舉乃鑒於長髮青年犯罪率及吸毒率大增，若干學校且已發現學生吸毒現象，因此教育部長乃掀起此一運動。

此外，韓國、泰國、印尼各國也相繼採取了限制青年留長髮與蓄鬍鬚的措施。

賣油郎沒喝過洋墨水，是個十足的土包子，缺乏「新潮」思想，也看不慣嬉癖士作風，所以看到這些消息，不禁高聲喝采。我之對於此輩人物深惡痛絕，還有一個特殊原因：

第一、一個男子居然留長髮，穿高跟鞋，掛耳墜，穿得花花綠綠，使人分不出是男是女，這種人是北方人眼中的「兎子」、「相公」（即男妓），是最為人所不齒的「人渣」。一個大好青年為何要向此輩看齊！

第二、凡是這樣的學生，功課一定很壞，因為他的時間都浪費在胡天胡帝中了。

第三、青少年罪犯，十之八九是此類人物，雖然不能說長髮青年都是此中人，但青年罪犯多屬長髮分子，卻是事實。

這種人是社會上的寄生蟲，也是散佈毒素的「帶菌分子」，為了大眾的利益，由政府出面加以取締是有其必要的。西方人的好處，我們應該學習；不過像同性戀、嬉癖士這種惡風，還是早日予以撲滅為妙。詩曰：

少年無定性，常隨環境移，不知美與醜，
不辨是和非。近善學君子；近惡效嬉皮；
混入人妖黨，撲朔復迷離，社會共側目，
親朋同誚譏。陷溺早自拔，回首莫遲疑！

有牌與無牌（下）

從報紙上看到，現役老教授領取社會救濟金的消息，我先是感到詫異，繼之感到惋惜，最後則感到欽佩。

我認為這位老教授做得很好，佩服他的開通，也佩服他的勇氣。他在年齡上可以做我的祖父，是成長於封建社會（清末）受封建教育的老一代人，而我則是成長於「社會主義」（？）社會，接受共產主義教育的年輕一代。但我承認，我還比不上這位老教授看得開。

中國知識分子向來講究骨氣，向來崇尚清高雅潔，認為「推車引漿」是可恥的，認為錢是「阿堵物」，寧死不吃嗟來之食，不飲盜來之水。老教授在古稀之年，能夠把數千年遺留下來的中國文化垃圾，從腦海裏掃出去，毅然申請領取社會救濟金，實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

社會上大多數人都認為，領取救濟金是可恥的事，是一種低能的表現。但從這件事看來，可恥的不是這位老教授，而是香港這個標榜「平等、自由、博愛」的社會，而是那些吮吸無牌教師血汗以自肥的學店店主；而是那些把摧殘中文文化教育引為己任的殖民主義者和假洋鬼子。

低能的也不是這位老教授和其他無牌者，而是製造這種現象的洋大人和買辦階層。「無牌」者一開始就已經被香港政府剝削了平等競爭的權利，試問又如何趕得上政府呵護備至的「有牌」者呢？

生活在香港，沒有誰不知道「牌」的重要性。「有牌」醫生，月入數以萬計，「無牌」醫生，月求數百亦不可得；「有牌」教師（小學），月入千多兩千元，仍難滿足，「無牌」教師（中、小、大學盡然），只好乖乖地領二三百元的可恥待遇。

香港的「牌」，凡此種種，什麼車牌、船牌、醫生牌、教師牌、小販牌……實難一一列舉。然而不管什麼牌，都毫不例外是人製造出來的。正是：「世間本無牌，政府製造之」。

至於其「造牌」目的，我們所知道的，僅只是有關當局所宣稱的表面理由，其真正動機，恐怕難宣之於口，亦乾脆把它歸入「絕密」的檔案裏。不過明目人多少總應該看得出來。

因為「牌」一經問世，百萬蟻民立刻被「一分為二」。其一為持牌者，其二為無牌者。就知識階層來說，持牌者多是在大英帝國殖民地成長，接受大英帝國教育的人，這些人除少數反叛者外，多數都能適當殖民主義統治，習慣殖民地的政治生活方式，政府培植呵護他們，千方百計為他們保住金飯碗，顯然是攏絡，收買他們的手段。政府為什麼對他們那麼好呢？不外乎為了利用他們對廣大的無牌者進行更加有效的統治，萬變不離其宗——分

，更遑論出版有沾上「借古諷今」之危險性的文史著作了。

因此，郭沫若的新著「李白與杜甫」一在此間出現，被認爲是文革後的「樣板書」，並不是過份之詞。

「樣板書」和丫頭口舌

郭沫若在過去數十年間，曾經寫過不少有關文史的著作，平心而論，他的著作在學術上多少作過一些貢獻。

文革初發動時，紅衞兵破「四舊」，郭沫若一看風頭不對，可能要殃及池魚，趕忙在中共的「人大」常委會上聲稱，他「過去的著作全部是錯誤的，應該通通燒掉」。郭氏的這個聲明曾經引起大陸許多知識分子對他睥睨，人們覺得他太善於看風駛舵，投機取巧，迎合主子之意了，認爲他在文革中扮演的簡直是一個滑稽的角色。

筆者認爲，大陸許多知識分子之所以鄙視郭沫若，是因爲郭氏自入紅朝以來，充分暴露了他是一個沒有骨氣的文氓，學足了奴顏婢膝的哲學。他在二十年間的言論、文章，都常常作出奴才口舌的自我暴露，與毛澤東唱和的幾首詩詞和文革時期說的那兩句富有典型性的，都勾勒了郭沫若的奴才嘴臉。

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期，中共農田水利局有一個叫李域的幹部，在鳴放時就說過這樣的兩句話：「郭沫若所以紅，就是因爲會拍馬」。這就可以看出大陸知識分子對郭氏的評價。如今，這位聲稱要燒掉自己全部著作的人，大概「世界觀」改造好了，於是寫了一本「樣板書」，以「階級觀點」談論我國古代兩位偉大詩人李白和杜甫。郭氏對他們評價如何？用「階級濾器」一濾過，李杜都不是好東西，尤其是杜甫更不行，過的地主階級的生活，從杜甫寫的詩證明他「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的人」，證據呢？就是那六首傳誦千古的「三吏」和「三別」。

郭沫若如此評價杜甫，倒使人聯想起一九六二年世界和平理事會舉行「杜甫誕生一千五百年紀念」時的一件事，當時大陸印行了一種紀念郵票，中間印杜甫像，兩旁印上郭沫若配合這個紀念而撰寫的聯句，曰：「世事瘡痍，人間疾苦；詩中聖哲，筆底波瀾。」這個聯句還算中肯。可是，十年之後，郭沫若對杜甫的評價來個大轉變，昔日的鼓之吹之，變成了撻之伐之，走向了極端。或謂：人對事物的觀點是會以時間地點的條件爲轉移的。這也不錯，從前的丫頭最懂這套哲學，她們的一切無不仰賴於奶奶的歡寵與厭惡，甚至以得啖主子的涎涕爲寵幸。所以，丫頭的口舌是最善變的。郭沫若可算學到了丫頭哲學的精髓了。

英菲

自强不息自更生，
憂勞興國君須記，
在莒毋忘天下心！

……驅之用，對人類一無用處，只懂得躲在屋隅暗溝，晝伏夜出，偷食穀糧餘糧，並且傳染黑死病及鼠毒症。在人的字典裏，所有以鼠作喻的詞語，都含有鄙視、嘲罵的意義，如「過街老鼠」、「膽小如鼠」、「抱頭鼠竄」等。香港乃一鼠禍猖獗的城市，隱藏在各家各戶裏的老鼠數以十萬計，市政事務署每年都得花費大量人力金錢，組織滅鼠隊，推行滅鼠運動，與鼠作戰，務求趕盡殺。

鼠輩橫行

但是，有另一種更須「趕盡殺絕」的鼠子，卻沒有被認眞對付，反而在姑息庇護之下迅速蕃殖，愈來愈猖獗，形成另一種「鼠禍」，其爲害本港的程度還比躲在屋隅暗溝的家鼠爲甚，那是橫行市面，搶刼殺人的鼠輩！

家鼠晝伏夜出，其作惡只限於暗偷，而且生性怯懦，見光便走，見人即遁，搶刼之徒則由暗偷轉而强搶，公然在白晝出動，搶劫不遂，即動輒殺人，這不是比鬼鬼祟祟偷吃穀糠的老鼠更可惡、更可怕嗎？站在家鼠的立場上說，牠們是不得不爾，非如此不能維持其生命，只能運用天賦的銳利門齒及矯捷身手，偷吃維生；而刼匪不搶不刼，決不會因此餓死，他們有氣力去箍頸，有膽量去搶刼銀行，多是基於不勞而獲的僥倖心理。（左報將刼禍歸咎於「搵食艱難」，是別有用心，以證明他們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不聊生。）

據警方發表，七二年歲首短短十三日內，暴力刼案已達一百六十四宗（未報案的還不包括在內），傳說刼匪所用槍械，在本港以高價黑市購入，由暗偷而明搶，由白手而武裝，陸續向銀行、住戶、途人洗刼，看情形，治安已到了極惡劣的地步。這種鼠輩披猖的情形，據警方發言人說，法律出現漏洞是原因之一，一個暴力刼匪在初級法庭可能只被判入獄兩年，或簽保守行爲了事。試想這種「懲罰」會有嚇阻之用嗎？奇怪在鼠輩橫行的今天，竟然還有人挺身而出，極力爲法律漏洞辯護，固執他們的感化論調，認爲判處刼匪，應研究其犯罪的背景、動機，何其食古不化！在下相信這些感化論者看見貓兒捕鼠時，他們也會基於人道主義，坐下來對鼠子講其感化論的。

貓兒捕鼠，這是人人皆知的，但倘如有人認爲貓兒持着佛珠，對鼠子講慈悲感化便可以消滅鼠禍，這是不是笑話？

讓感化論者去跟老鼠感化吧，立法諸公若不趕快修補法律漏洞，行將看見鼠年成爲鼠世界，過肥年的也必然是那一羣橫行市面、肆無忌憚的鼠輩！

江城子

雜感二則

藍海文

從龜想起的

　龜被人作爲「長壽」的「靈」物，帶攜牠的尸骨也被人「神化」起來，這一「化」竟化了幾千年。

　「龜占」大概是「盲公盲婆」的職業，亮着眼睛的人是做不得的。「

相」未必一定要照過印堂、山根、準頭、法令等部位，大部份吃此飯者只善於「觀顏察色」，精於「心理分析」，「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龜占」之不同於「看相」，大概就靠了盲者之「盲」與「靈性之物」的龜殼，「鬼谷仙師」免費教授算法，只要搖一搖龜殼，鬼谷子立刻就會上身了，龜之爲「靈物」，猶如七姐之「天香」可以「通神」，盲公算命即爲一例。

　然而，這龜被人記起的時候，大概不是牠的「靈性」，而是那些吃碗面翻碗底，當面三跪九叩，背後造謠誣蔑，寫匿名信傷人祖宗的「龜蛋」與「龜孫」們。

　靈物的龜可被用來罵人，且連牠的兒孫也包在裏面時，到底不是一件好事，罵人「王八」尚覺得看起了他，還要降其格，加個「蛋」字，龜在大眾心目中的卑賤位有也就可想而知了。

　儘管這大戲台中，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事情天天都有，一隻海龜的「放生」，未嘗不是混濁中的一點新鮮，在窮兇惡極的刀光血影下，出現一副好生之德的臉孔，就會覺得珍貴，猶如聽厭聽怕了吱喳鬼叫的「音樂」，突然有人唱起「小調」來，那聲音覺得特別悅耳。

　然而，從龜的「放生」，使我幻想起一些別的事情來。假如這種「好生之德」而能用在人類身上，也就「功德無量」！

　深圳河彼岸的人民，倘若統治者們肯於「放生」，而這「放生」的條件是獲得一筆金錢代價的話，儘管開

一個歸來又

　據說中共最好的列車，是廣九線的特別火車，可惜一直沒有機會坐過，不知道好到什麼程度。至於一般慢車，大多數都糟得可以，湘桂線的慢車當然不會例外，車廂裏迫擠的人羣，雜亂的行李，和污濁的空氣，使我想起在電影中看過的「十月革命」時俄國列車裏的情景。

　從衡陽到桂林慢車要走十多個鐘頭，長途乘客實在是不能講什麼禮讓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不太擠的車廂，看到有空位不由分說，一屁股便坐下去。

　「對不起，這座位有人！」一位妙齡女郎對我這樣說，我只好乖乖地站起來，向她致以一個抱歉的微笑。這時另一位女郎也從洗手間回來了。

　這兩位女孩子約摸只有十八九歲，一位比較白淨，另一位膚色則較爲黑黝，都穿着淺色印花長裙，梳馬尾髮，從裝扮上一眼就能看出，她們絕不會是土生土長的鄉村姑娘。比較白淨那位胸前掛着「北京農業機械學院」校章，另一位則掛着「北京藝術學院」校章。我站了幾分鐘，她們對面座位有人下車，我也就在那兒坐下了。

　長途的旅程，使人覺得非常單調和寂寞，覺得日子不容易打發。特別是坐在老牛拉破車那樣的慢車中，看書看不了那麼多，打瞌睡也睡得不舒服，非常渴望和別人談談，聊聊天，許多人就這樣交上了朋友。當然更多的人是在下車之後，立刻把對方忘記，儘管剛才還談得滿好的。

　我坐下之後，翻了幾頁書便沒有心情再看下去了，呆呆地坐在那兒。本來想和她們聊聊，但是終於沒有開口，因爲我知道中國女孩子的矜持和敏感，達到相當驚人的程度，你和她們說話或對她們笑一笑，她們往往會把你當成色狼看待，還以滿臉厭惡和鄙夷的神色。然而由於彼此對面而坐，眼光免不了會在她們的臉上溜溜的。她們長得不算美，但也不醜，無論那一個部位給予人的感覺，都只得平凡兩個字。

　膚色黑黝的那位，眼睛比較大，也比較明亮，給予人一種「放」的感覺。膚色白淨的那位，眼睛比較小，也比較害羞，使人覺得倍加溫文。

　「哎喲！車什麼時候才到桂林呀！」那位黑黝的伸伸懶腰說，像是問她的伴侶，又像是在問大家。

　「恐怕黃昏才能到。」我不自覺地回答。

　「你也是去桂林的？」

　「是的！」

　「下一個站呢？」

　「湛江。」

　「那太好了，我也要到湛江，大家一塊走有伴。」

　我們就是這樣交談起來，而且很快便變成朋友。我不能確知眞正的原因，也許由於大家都是在校學生，不必懷着戒

子，做幾年奴隸，很多人都肯去做。

獨裁者大都沒有這種「雅量」，也大都是「心黑」之人。「大魚」固然不放，連那些「蝦米」，「蚊鬚」也計不上的滿身泥氣，一腳牛屎，年將就木的蟻民，也死死困住，非要為他陪葬不可。

有時想想，在那種環境之下，人既不能做「人」，倘若能做「龜」的話，未嘗不是幸福。只要把頭一縮，管他什麼血雨腥風，鬪死鬪活。

所以，眞正可以做「縮頭烏龜」，也是難能可貴的事。

陳毅到底死了

陳毅死了，是關了一陣，又陰了一陣之後才死的。

陳毅之死，換得海外無數關心大陸情形之人的同情，這「同情」大概出自人性的感應，出乎「憐憫」，出自乎他在「文革」大風暴中，為共黨極權政治製造的那些插曲。

陳毅死了，儘管是「患腸癌」死的，可以相信，在他死前一定知道了林彪的噩耗，雖然老毛仍然活着，到底林彪死在他的前頭了。

陳毅一死，老毛竟然掛起「孝」來，這「孝」未免掛得太滑稽了，說他有愛於陳毅，「文革」時應該不讓人砸破他的頭殼才是；如果這「孝」是為了收買軍心而掛的，林彪一死，即使老毛要買，人家也未必敢賣。在殯儀館裏「大團結」，確實是苦不堪言的。

陳毅七十一歲死了。周恩來七十四歲之差，恐怕周恩來也接不了。而且「接班人」難做，一接班就凶多吉少，所以，即使老毛眞的想叫周恩來接班，周恩來也一定不會答應，理由很簡單，「四歲之差」，接個什麼？七十幾歲的人，分分鐘都去得，而且還不知究竟誰瓜在誰的前面。周恩來要是不想逃亡，大概只能藉「集體領導」來轉危為安了。

自由世界的人，今後大概不應太過重視毛周誰人當權，「名單專家」們應該多多注意毛共的「訃聞」才是，說不定一夜之間，十個八個將領約好一齊去閻王處報到，不管那是「壽終正寢」或是「被人靠害」，這總是林彪、陳毅死後極可能發生的事情。今後老毛的公開露面，大概不會是「接見外國朋友」，而會是常常去為「同志」主持葬禮，主持殯儀館的「大團結」。

封建社會的「陪葬」，是把生人活生生的「埋」到墳墓裏去，「新社會」的陪葬方式，卻是把一個個「老同志」先送去陰司路上，在鬼門關上恭候他的降臨。大概這就是一種眞正的「進步」。

陳毅死了，有人說是「患腸癌」死的，有人又說是被「暗殺」死的，不管如何，陳毅到底死了。如何死法不必理他。正如不必去理他到底眞正「擁毛」，還是「反毛」一樣。陳毅沒有給老百姓留下一點好處，只留下「文革」期間的一些笑料而已。



孩子（二）

待旦

旅途中的寂寞，使大家都感到需要一位同伴吧！這一切我都不太清楚。不過有一點倒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她當初吸引我的並不是她的美色，而是她的名字。

她告訴我，她的名字叫劉×卿時，的確曾使我感到驚訝，因為少年時代我有一位朋友和她的名字完全一樣。提起這個名字，常常使我記起已經逝去的歡笑。

她的名字雖然和我少年時的朋友完全相同，但相貌和遭遇卻沒有絲毫相似之處。她的皮膚是黑黝的，眼睛是明亮的，閃爍着歡樂和興奮的光，性格卻是爽朗而豪放。說話時表情十足，時而轉眸凝視，時而縱聲大笑。

她告訴我，她出生於萬隆，也長大於萬隆，父親是開酒店的。據說五四年周恩來出席萬隆會議時，曾經在她家那間酒店設宴招待當地僑領；又告訴我，她回大陸還不夠半年，在「北京藝術學院」鋼琴系學習。現在是去桂林探望親戚，然後取道湛江轉上廣州。原籍大埔人，連半句廣州話也不會說。而她的堂姐（就是那位白淨點的）家在桂林，不打算再南下。使她每想起以後的旅程，就有點害怕。

她的堂姐，可能因為比較害羞，只靜靜地笑，不肯作聲，也可能因為她是學機械的，而我對機械卻一竅不通，無法找到適當的題目和她交談。總之只和她說幾句「天氣，哈哈哈！」之類的客家話，其餘時間都是跟劉×卿交談。儘管我也不懂鋼琴，但多多少少都有點音樂常識，還可以從莫扎特、貝多芬扯到蕭邦、舒伯特，不至於啞口無言。

通過交談，彼此之間的距離，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愈拉愈近了。我們不僅談音樂藝術，談在學校裏的學習生活，而且談我們對事物的眞正看法，談彼此在旅途中的眞正感受。

當我們踏着金絲般的夕照，笑盈盈地步出桂林南站的時候，有誰看得出我們是剛剛才在火車上認識的朋友呢？

也許在此愁雲密佈的日子裏，在一片飢餓的呻吟聲中，我們的歡笑是不合時宜的，也顯得有點刺眼，但當青春的血液正在血管裏暢流的時候不去歡笑，又到什麼時候才去歡笑呢？

我並不自責歡笑得太多，反而感嘆歡笑的日子太少了。因為對悲慘的大飢餓，我沒有任何責任，也根本沒有改變這種現實的力量。縱使我像屈原那樣搶地呼天地號哭：「長太息而流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又會有誰能聽見呢？億萬人民的呻吟聲，竟然都被「大躍進」的鑼鼓所淹沒，而我做為一個渺小的人物，尚復何言？

寒窗雜憶

小說

守夜記（上）

田韋

接連冷了好幾天。

每早，地上都厚厚的鋪了一層白生生的霜，腳踩上去沙沙的直響，低窪的積水上面，浮着玻璃一般的冰片兒。

南方的冬天，雖不見大雪厚冰，可也眞叫人難受的，尤其，肚子裏空蕩蕩的，從心底下冒出來的冷，使人渾身直打戰。

吃早飯的時候，大家都手捧着砵頭到禾坪上來晒太陽。

啜着稀粥，溫暖的陽光照在身上，暖和得舒服極了。

二楞子手裏端着個白色的洋瓷飯盆，上面噴着的紅油字直耀眼：參加農業，落戶生根。

他搖搖擺擺向我走來：「順生，你的什麼飯？」他嘴裏邊嚼着邊問。

我把砵頭伸到他鼻子前：「什麼飯？木薯片撈粥。什麼好東西！」

「嘖嘖！」他不客氣的伸過筷子來，把最大塊的木薯片夾往嘴裏，「好香！哪，我娘煑的是苦菜粥，要不要？味道還不錯，落了點豬油的。」

我看看他瓷盆裏，稀溜溜的粥水上浮着苦菜，那有點油星兒！

「不要，你灌個夠吧！」我笑道。

「媽的，老是喝這鬼東西，不食死我才怪！」他把瓷盆敲得「噹噹」的響，「一啜一條巷，一吹一個浪，幾時才捱得過年，吃頓飽飯！」

「唉，二楞子，少唱兩句行不行？」二楞子娘明年夏天的哪！夠煑幾餐飯吃！過兩天收了自留地上的蕃薯，就不用淨喝粥湯了。」

二楞子可眞是夠楞的：「娘，你也少嘆兩句行不行？每天都是這麼個嘮叨，翻過來我也背得出了。我又不是說你不給我吃！」

「聽你說的！你叫苦叫佛娘心裏好受呀！」他娘道。

「媽的×！一年到頭，做到『屎弗』沒乾汗，穀子全他媽的不知到那裏去了，當個屁的農民！」二楞子火氣惹起來了。

「少說兩句吧，二楞子，你再罵狠點也沒有用，不等使的！」我勸他。其實，我還不是一肚子的懊糟！

正說着，阿艮氣急敗壞的從村外跑來了，人還未到聲先到，鬼叫似的嚷着：「有賊了，有賊了，捉賊……」

一禾坪的人全緊張起來了。

「什麼事，阿艮，那裏有賊了？」老佛叔瞪大了眼睛。

阿艮喘着氣：「嶺背……有，有賊了……」

「你說淸楚點，嶺背怎麼有賊了？」我問。

「剛才，我，我去嶺背蕃茨地看看，看看蕃薯收得不……誰知，誰知，蕃薯給人扒了！」他急得結巴起來。

「什麼？蕃薯給人扒了！」人們一下子緊張得全呆了，幾個人手裏的粥水傾倒出來也不知道。

「是的，扒了，扒了好大一壠哪！」渡過一冬一夏的口糧全指望它的，叫人扒了，這不是要了人的命！

「扒了誰家的？」許久，二楞子娘才掙出一句話來。

「是隊裏的。」阿艮道。

「啊！」人們這才喘過一口氣，鬆了下來。

「謝天謝地，總算這賊有點良心！」不知誰嘆道。

「阿艮，你沒有看錯嗎？是隊裏的？」二楞子家的自留地和隊裏的是緊隣，他娘還是擔心着。

「沒錯，是隊裏的，」阿艮肯定的道：「丈量自留地是我和順生一手負責的，那會搞錯了。」

「嗨！」老佛叔吁了口氣，如釋重負地搖搖頭。

「不行！」二楞子叫起來，「偷隊裏的也不行！咱們要把這個賊抓回來，順生，咱們去找生產隊長，走，阿艮！」

「二楞子，算了吧！偷的是公家的，派到我們名下也不會有多二斤，你這瞎嘈幹嘛？再說，人家不是餓慌了誰去偷蕃薯，偷公不偷私，這賊也算是好人！」二楞子娘拉住他教訓。

「不行！」二楞子一拋，把他娘甩開：「餓慌了，餓慌了，我就不餓呀！這麼說大家都可以去偷了！」

「二楞子，你別火炸好不好，你去告訴隊長，看他怎麼個決定再說吧！」我說。

老佛叔啜了口稀粥，自顧自咕噥道：「偷就偷吧，不給餓鬼偷，收回來還不是照樣給兩腳老鼠偷去！」

誰也聽得出老佛叔話裏的意思：生產隊長和記分員就是大老鼠！我和二楞子也曾着實查過他們，可是，賬簿，數目全在人家手裏，沒有撐腰，沒辦法，查不出個屁來！鬧到生產大隊去，還不是官官相護，書記老爺反倒教訓了我們一頓，說起來眞彆了一肚子氣。

三楞子原來的火勁兒，給老佛叔三句話當頭一淋，盡洩了。他愣了好一會，狠狠的把筷子一折兩

不知怎的，當今，隊長也知道嶺背隊裏的蕃薯地給人扒了。

這傢伙找到我們三個來。

「順生、二楞、阿艮，嶺背隊裏的蕃薯昨夜叫人扒了，你們也知道吧？」他滿臉嚴重的問道。

「我怎麼知道？是我偷的啊！」二楞子一見他就瞪眼。

「那裏話，我不是這個意思。」他知道二楞子不是好惹的，「我是說，這是反革命行為，偷竊公家財物，這就是反黨反人民反革命，這可是不簡單哪！」

我笑起來，譏諷的道：「隊長的政治警惕性真高，政治原則可真強哪！」

阿艮也道：「隊長，要不要報告公社黨委呈報公安局長？反革命事件哪！」

這老小子竟然不以為忤，好厚的臉皮：「我想不必驚動上級了。這事我們自己可以解決的，再過兩晚蕃薯就可以收了，這樣吧，今晚起，你們三個去嶺背放哨，隊裏的財產絕對不能再遭受敵人的破壞！」

「媽呀！可不凍死我了！」阿艮叫道。

「你去我們才去，大家一齊捱凍，否則，叫人扒淨了也不行！」二楞子從櫈上跳下來。

「嘿嘿，嘿嘿！」隊長窘得下不了台，嘿嘿乾笑着：「我這兩天身子不大舒服，有你們三個儘管夠了！你們都是模範下放青年嘛，又是學習毛著的積極分子！」

這傢伙盡往我們頭上扣高帽。

我說道：「這樣吧，隊長，我們去放哨可以，每人每晚三十個工分，加米一斤。天寒地凍，不吃飽不行。」

「這個，這個……」他摸着老鼠臉，「革命工作嘛，吃點苦，是應該的，怎能講價錢……」

「拉倒！」二楞子火了：「講什麼大道理！吃苦的事你就不去，你同去，我不要工分！」

「別這樣，二楞！」阿艮眨眨眼：「我們慢慢研究嘛……」

就是，等一下你們去向記分員稱兩斤米，兩晚。」

舊曆下旬，上夜，月牙兒還不露臉。烏雲鋪滿了天，陰黑黑的，隔幾尺遠就什麼都看不見。雖然沒刮風，可實在冷得夠嗆，手腳都凍得痲痺了。

我們三個蹲在蕃薯壠溝坑裏，冷得直打哆嗦。

「嗨，這鬼天氣，可真夠受罪！」阿艮都噥的道。

「你別在這裏呻好不好，賊都給你嚇走了！」二楞子是一心要捉賊的。

「二楞子，你得了吧，又冷又凍，你真要彎死人了！」我心裏老大不高興，這楞小子，就是不會拐彎，「真的捉到賊又怎麼樣？你娘說得對，不是餓得慌了誰會來偷蕃薯！我們在這裏守着，不讓人再來扒就行了。」

「是嘛，不走走跑跑，活動活動，快凍癱了，這不是和自己過不去！」阿艮站起來，舒腿伸腰的跳動。

「由你們吧！」二楞子無話可說，也跟着站起來。實在，他還不是凍僵了！

這一夜，似乎特別冷，也特別長，初時還好，可是，到了下半夜，那滋味可實在難捱了！

阿艮回村去把預先煑好的每人半斤米飯端來，三人摸着黑，狼吞虎嚥的一下子就食完了，身子才暖和起來！

遠處傳來一聲聲野狗求偶的嘶叫，在寂靜的夜間飄蕩，聽得人毛骨直悚。

嶺上就是亂葬崗，平日四鄉裏人死了就往那裏埋，年遠日久來，裝骨殖的瓦缸堆滿了崗頂，沒墓碑的墳遍山遍嶺，成羣野狗時時在崗上扒死人尸骸吃。白日裏，沒膽的人都不敢獨個過嶺；入夜，燐火飄忽，有時多得就像聚了一大羣鬼在跳舞。

莫說出來偷蕃薯，就是有金子拾，過得去也不敢一個人出來，這鬼氣森森，冷得死人的荒野裏，夜間真是得人驚！

我們一齊唱起歌來，嚇賊也好，嚇鬼也好，反正一來是壯壯膽，二來，也好打發這漫漫長夜。

偷。這一夜，嶺背一大片蕃薯地，平平安安的，沒失去一根薯苗。

大陽露了臉，我們三個人拖着疲憊的腳步，往村裏一步步慢慢的行。

又凍又餓，這三十工分加一斤米，可實在賺得辛苦透了！

想起今晚還要再去守夜，真是怕了。真後悔口輕輕就答應了生產隊長，這老小子，他自己鑽在熱被窩裏摟老婆，媽的，沒把他也拉出來凍一夜真是認真不服氣！

「二楞子，你冷不冷？我可真要凍病了！」阿艮縮着脖子，兩手統在袖筒裏。

二楞子凍得青了臉，伸手抹了把凍出來的清涕，沒好氣的道：「你才是娘老子生的？你怕冷我就不怕？廢話！」

「你倆別老是鬼打架好不好？回去灌了粥湯睡大覺吧！媽的，省點氣力今晚守夜用！」我聽得煩死了。

「嗨，我真想不去了！」阿艮苦瓜乾般的口面，「凍病了看醫生都沒錢！」

「別想打退堂鼓，誰叫你領了二斤米，今晚咱們別又唱又鬧的，悄悄帶了棉被去，睡在壠坑裏。他媽的，我非要抓到偷蕃薯的賊不行！」二楞子還是一心想捉賊的，大概凍了一夜連鬼影也沒看見一個，憋了一肚氣。

「說真的，二楞，要是真抓到賊，你打算怎麼樣？」我笑着問他。

「揍他一頓，」二楞眼裏冒火。

「不交給生產隊長？這是反革命哪！」阿艮笑道。

二楞瞪了他一眼：「老子自有主張，不用你教，媽的，我就是條氣不順！」

這個牛脾氣，就是會得放炮！我看看他，真覺得好笑。

（上）



記粵劇名丑生盧啓光之死

鄭秀堂

上了四十許年紀的人們，也許還記得當年與粵劇名伶白玉堂拍檔上演名劇：「錦毛鼠三戲白菊花」異常賣座，爆滿連場，曾在粵劇藝壇上炙膾人口，傳誦一時，至今仍使人留下不可磨滅底深刻印象，歷歷如昨，那時飾演翻江鼠蔣平一角，就是筆者現在要記的名丑生盧啓光了。盧演技湛熟，亦諧亦莊，戲路廣濶，唱工穩健，倘使當年不因他太過熱中於名利，俗語說：「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也不至於墮入中共虛僞宣傳，以「投身祖國偉大建設」「爲人民服務」的漂亮幌子下底陰謀圈套，結果弄到身敗名裂，家散人亡。反之，留在本港，其不早已赫赫成名，在粵劇藝壇上成爲響噹噹數一數二之人物者幾稀矣！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百年身」。惋惜之餘，庶幾揭露中共摧殘文藝，迫害藝人之猙獰面目，爰爲鐵證。豈止一個紅綫女、羅品超？

盧啟光被中共「統」回廣州

一九五二年春，中共統戰加緊了淩厲的宣傳，眞是史無前例。因此，馬來亞、星加坡、印尼、港澳等地一批批的青年學生、工人，都風起雲湧地動程返回所謂祖國，爲人民服務去，盧啓光也是那個時期回到大陸去的（後悔的華僑子弟大不乏人在，甚至當蘇加諾在生時曾到廣州觀光，印尼土生華僑曾以雙重國籍爲詞，請求蘇加諾批准重返印尼，場面異常尷尬，以後再另文交代）。正值有武探花之稱的梁蔭棠鬧意見，居然帶他手下廿多人離開以靚少佳爲首的勝壽年粵劇團，幾乎使曾以一齣「時僊偸盜雁翎甲」後改「智取雁翎甲」轟動整個南國的勝壽年陷於僵局，正好盧啓光回返合時，頂上了梁老一（梁蔭棠綽號）缺位，當時大陸粵劇藝壇上除盧啓光外，論武功藝子實再難找得別一個合適人選來頂替的了。及後勝壽年劇團經暫短時期改組，仍以「時僊智取雁翎甲」爲號召演出，賣座之盛，不讓梁蔭棠擅美於前，據當時內行人稱，論武功藝子盧啓光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就以偸甲那一剎間，時僊乘一隙機緣，一式倒捲珠簾，用雙足環過柱上的鐵鈎，吊身下來在枱面偸甲，梁演出時要覺佈景的金柱絲毫震盪；而盧演出卻沒有這種情形，因之，論武功，耐力、鎮定，都應推盧技爲佳云云。由此可見盧啓光的成就絕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班底子，也是經過千錘百鍊而造就出來，難怪中共地方黨委悉意垂青，立即冠予廣州市市委銜頭，並撥出二沙頭洋樓一幢給作停居，極盡利用之能事矣！

粵劇的人事頻繁變動，這是數十年來的傳統習慣，絕非朝夕能夠加以改變或更移，其主要原因就是要符合觀眾的志趣，例如每天吃飯的菜色，也應常換

爲家」「搞掛鈎」等等，使劇團業務大受影響，藝人有苦難伸，這也不多說，就以「政治掛帥」這條口號在藝術團體內提出來，非但未能奏效，抑且令到年事稍長，見識廣闊的老一輩藝人反感諸多。盧啓光由一個市政委員而後來變成一個所謂反革命分子，這正是一個活生生的鮮明事例。這是共產黨的罪惡？還是戲班裏藝人的過失，請聽慧讀者詳細分析，也請聽在下將始末原原本本慢慢道來。

派來「輔導員」監視劇團

時光易過，轉瞬過了四五年，盧啓光、羅劍飛、衛少芳、綠衣郎、陳少棠、盧偉棠等組成了廣州市冠南華粵劇團（後改紅棉粵劇團），由盧與羅充任正副團長，那時中共的戲曲改革頗有一些成績，使冗長的粵劇精煉化，頓使觀眾對粵劇大有面貌一新之感，這是不能橫加抹煞的。然而，另一方面，卻推行上演現代劇目，多創作多上演以現實作題材的戲劇，美其名「爲工農兵服務」，起初，還不敢加以硬性強迫，僅提出「兩條腿走路」的文藝方針路線，亦即古裝戲和現代劇目作平均數量上演，然而，像這種硬綳綳而又要奉共產黨黨委爲萬歲爺的戲劇，怎不流於千篇一律的公式化庸俗化而令人感覺枯燥乏味呢？因而觀眾日少，影響劇團業務普遍不景氣至鉅。在這裏不妨毫不保留地揭露中共的醜惡面目。在那時不論什麼行業，表面上掛起地方國營的招牌，骨子裏卻是盈虧自負，賺錢的企業商業，共產黨當然荷囊飽脹，不斷得到獲利上繳；但虧蝕了本的，就由本單位的員工們全體負擔。在劇團的文藝隊伍裏，就是它恬不知耻的吹噓消滅了剝削制度的班主制，取而代之的是工人當家作主的兄弟班民主制度了，但劇團收入除了龐大的皮費開支，還要扣除高額數字的公積金和上繳費等等七除八拆外，剩下來的才按分值攤分計算，劇團的收入不景氣，怎不令員工們叫苦連天？但中共的領導者跟本就不理你死活，在這不景氣當中，還派來了黨代表，有些稱爲輔導員，他們或她們既對劇團業務簡直一竅不通，但卻是來劇團當上太上皇，掌握了包括行政業務經濟於一身的大權和命脈，這些輔導員爲了進一步控制員工們的思想言行，就拼命搞起一連串波浪式的所謂運

花樣繁多，層出不窮。自然，每個運動都有一些人作了重點的犧牲者而成受罪羔羊，其他的人當然被嚇得服服貼貼，也由於長年累月的整天開會討論，晚上又要演出而感到吃不消，何況有些還是由頭擔綱到尾的台柱呢？

秦始皇也得甘拜下風

就在這收入少，生活困難下，而另方面精神負擔過重的此消彼長底畸形環境裏，雖身爲劇團的團長又兼市委身份的盧啓光也不免和其他人員一樣，內心時生怨懟，開始感覺到中共的手段殘酷了。在極權統治的社會中，不管親如父母夫妻兄弟，也不會在別人前面暴露自己的思想傾向底眞實性的，否則就隨時有遭不幸的可能。因此，盧啓光雖然表面上仍很熱情地上演可歌可泣而又極帶革命性的戲劇「李文茂起義」，飾演李文茂這一個正眞剛毅的人物角色，看來似乎很靠近共產黨，其實內心早已蘊藏着「後悔不該回來」「起義打倒它」的調子，不過不敢哼出口來而已。我這話是有根據的，就以他後來被公審時，列舉他反革命罪行之一，汚蔑偉大領袖毛主席一事看來便知分曉，原來盧啓光家裏住房內壁上掛着毛澤東大幅相片（這是鐵幕內家家都有的玩藝），但下首對面壁上，卻貼上一個着拱了雙手的秦始皇畫像，正好作了正面相對拱手着，他的用意，人人自明，是諷刺老毛的獨裁專制及殘暴手段，秦始皇也得甘拜下風。

事實上，盧啓光是有意識詆譭這個毛魔頭的，百詞不能辯賴，因爲人的思想是行動的指南，信而有徵，盧啓光既然有了不滿中共暴政的思想，雖經自己極力控制壓抑，然而行動上或多或少總與共產黨施行的假仁假義政策背道而馳，何況盧啓光的個性是極其堅剛的，俗語說是個響噹噹的鐵漢子，一向敢作敢爲，才漸漸的由市委身份而蛻變成爲所謂反革命分子，只不過是和普遍的粵劇藝人思想一樣，激烈地反對外行領導內行。這是指共產黨派駐輔導員到每個劇團來把持一切，作威作福，瞪着眼睛地發號施令，到頭來弄得劇團業務不振，困難重重，因此藝人們私下裏就冠以「吃塞米」的綽號。正是有中錯狀元，沒有改錯花號，這些「吃塞米」們非但剝奪藝人們的生活，思想個性等種種自由，分薄貧困藝人生活的一分羹，因爲這些輔導員的薪金，是由劇團按工分値支付的，普通計算不下於劇團的台柱，反之，對劇團的業務大有百害而無一利，難怪藝人們大大的起反感了。

煽動小伙子迫害大老倌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怎也逃不出中共的如來佛祖掌心，在政治訛詐下卻有他們的一招，那就是最拿手的好戲，利用幼稚無知的手下仔學徒青年，百分之百冠上積極分子美號，說他(她)們聽黨話跟黨走的革命羣眾，在劇團裏實施了軍事化，製訂種種清規戒律，要過集體生活，每天開會點名，早操排隊，全由這些所謂積極分子，其實就是手下仔拉扯的徒弟們發號施令來作領導人底滿胸悶氣如何吃得消呢？何況不但經常要捱這些青年小夥子無情的尖銳批評和指責，另方面又要萬分不得已的向他們傳授自己千辛萬苦學來的一套武藝，稍有絲毫不滿情緒或不盡力教導，便要遭到「保守落後」的嚴厲批評，內心何其痛苦？盧啓光就曾經有過這明顯的反感，就這樣的種下了禍根。

「遺失地址」與「遺失銀紙」

我還記得，當年紅棉粵劇團上演的現代劇目是「遺失了地址」，該劇是描寫華僑父女回國，由於不愼遺失了地址，又因爲近年來祖國建設輝煌成就，與從前面目全非，這就無法尋找到久別的親人，後在人民警察及羣眾多方協助，按蛛絲馬跡輾轉找尋，峯廻路轉，柳暗花明，劇情曲折地才能與親人重聚，並通過華僑十多年在海外含辛茹苦，一旦返回祖國，驚嘆偉大建設。在技巧上本來是有多少描頭的，當時筆者曾與該劇團創作組如盧偉棠、馬達先、梁巨洵等相稔，故第三四兩場實由筆者代筆，在台詞調子技巧和修辭方面也確會下過一番工夫。無奈仍與觀眾生活及愛好距離遙遠，無法獲得觀眾喜愛，强制要上演現代劇目，只不過是中共强詞奪理違背良心强調說觀眾喜愛現代劇目而已。試看，該團有一晚在東莞縣城上演「遺失了地址」一劇，觀眾廖廖，時間已是八時有多，超過開場時間已久，可能盧啓光見得觀眾太少，影響演員的演出情緒，就以劇團團長身份與院方商量，着戲院守閘讓觀眾不須票子入場觀看，無如事出倉卒，觀眾不得而知，故仍是很少數人入場，盧事後卻說過：「上演這些現代劇目，打開門都沒有人來觀看」的說話，這也僅僅是發句牢騷語而已。不料卻落得「蓄意詆譭現代劇目，存心破壞黨的文藝方針路線」的一個大罪名。其實，如這種牢騷說話，僅是隨口而出，該劇團裏的人員經常就說：「今晚上演的劇目叫做遺失了銀紙」，即是預料一定不賣座，影響劇團與個人收益云云，但那時的輔導員已視盧爲眼中釘，偏偏就要他自己嚐盡苦頭，不但要寫坦白悔過書，澈底交代反動思想，追根挖底極盡精神折磨迫害之能事。

逃亡不遂家破人亡

諺曰：「不自由，毋寧死」，人類就貴有掙扎的潛在本能。盧爲了要擺脫枷鎖爭取自由，唯一的出路，就是採取偷渡逃亡了。他經過兩年來深謀策劃，利用機帆偷渡，而在接近成行的當兒，可惜事機不密也可能給某一個徒弟暗中出賣，向當局告密而被捕入獄。隨着不久就在廣州市中山紀念堂進行公審，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當然例行的公式化的列舉出累累罪行，罪大惡極，列爲現行反革命分子論處，最大的罪名就以策劃集體偷渡叛國行爲的主謀，惡意汚辱偉大的黨領袖，破壞黨的文藝路線方針，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更還不幸的是，他的夫人任麗娟正患病在醫院內開刀不久，驚聞噩耗，精神大受刺激引至傷口發炎，一命嗚呼，消息再傳到獄中的盧啓光得知，頓覺人生至此全無興味，用盡全力在獄中撞壁自盡，一代名伶弄得家破人亡。

中州風雨

「違心論」與「違物論」

工地上擺了一百多個大木桶，每個木桶有一公尺高，一公尺口徑。木工們曾花了幾天幾夜的時間，拚命趕製了這批木桶。嚴尙榮把這個任務當作政治任務壓下來，木工們那能不日以繼夜地幹呢？顯然，工地指揮部爲了趕工程任務，已經把契仁斯基的建議付之實施了。

每個木桶旁都站了四個人，手持木棒在吃力地攪拌着泥漿，這些經過攪拌過的泥漿便用來灌注探古墓時鏟探出來的孔。填孔的民工完全停止用他們原來的方法填孔，有的提着小鐵桶運泥漿，一桶桶的往杯口大小的孔裏灌，有的拿着一根小鐵棍在搗。劉金魁身爲三工區的政治指導員，當然要親身督戰，身上穿的棉衣也沾了不少泥巴。

嚴尙榮在進行這項新技術措施時，帶着基建科長任不凡，陪契仁斯基在工地上視察。鄺啓天也被帶着接受實際教育。「火炬」報上正在批判鄺啓天的「唯心論」，稿子是劉金魁寫的。

契仁斯基個子高大，藍眼睛，赭色的頭髮，穿着皮大衣，看樣子只有三十歲出頭。

他這裏看看，那裏瞧瞧，有時通過翻譯跟嚴尙榮說幾句話，嚴尙榮聽了老是點頭。

他們來到索二鎖和鐵柱的跟前，鐵柱灌着泥漿，索二鎖正拿着一根小鐵棍往洞裏搗弄。

契仁斯基通過翻譯向他們問：「你們覺得這種方法是不是能夠提高工作效率？」

索二鎖老實回答：「快是快了，但這個法子比填乾土辛苦自不必說，咱最怕灌泥漿塡的不結實，將來有麻煩。」

嚴尙榮一聽不對頭，連忙發話制止索二鎖：「你不懂工程技術可別胡說。」

索二鎖心眼實，還是直說：「咱親自操作，有這種實際體會。試想，

也難保險它吸收了水份不會乾涸而成稀鬆的狀態。因此，我不敢說這方法行得通。主任，咱們用的是泥漿，而不是洋灰啊。」

鄺啓天本來懷着滿肚子委屈，在這裏發現一個自己論點的支持者，眉頭比較舒展一點。

但嚴尙榮已沒有耐心聽索二鎖說下去，忙說：「蘇聯專家本事還是你本事？虧你還認爲自己說的有理呢。」

索二鎖看見嚴尙榮口氣不對，碰了這個釘子，只好說：「我是大老粗啥也不懂，我只是照直說罷了。」

劉金魁忙幫腔：「好好幹活，別胡嗐。」

索二鎖一言不發，又低着頭拿起小鐵棍往洞裏搗弄起來。

契仁斯基還沒得到回答，便問翻譯這個民工說什麼。

翻譯實在感到尷尬，不知怎麼回答才好。

嚴尙榮只好支吾其詞地告訴翻譯：「告訴專家說，民工反映提高了填孔的效率。」

翻譯對契仁斯基說了。

契仁斯基點點頭，他似乎爲自己能下車伊始便顯露一手而感到高興。

鄺啓天默不作聲，他實在以沉默來代替自己內心上的抗議。

剖驗塡孔大吃一驚

採用了契仁斯基的「灌漿法」填孔以後，民工們的反映紛紛傳到嚴尙榮的耳朵裏——河南的老鄉說這「專家」簡直是拿擀面杖吹火。

嚴尙榮不能不在內心上受到一些震動，他暗忖：如果契仁斯基的「灌漿法」實在不行，將來要返工就難了，要是建了廠房出了問題，自己也會吃不了兜着走。於是，他與基建科長任不凡一合計，決定背着契仁斯基來一個「解剖麻雀」。

夜，工地上靜悄悄，在一個探墓「疑點」上亮起了幾支電炬。

一架由工程兵那裏借來的挖泥機，由工程兵操縱着，向這個已經填好孔的「疑點」挖着坑。

嚴尙榮與任不凡之所以選中這個「疑點」，是因爲「疑點」在鏟探時打的孔密集而深，灌的泥漿自然也較多，選擇這樣的一個地點，具有代表

為了切實了解地下深處的情況，嚴尙榮又叫工人用洋鎬再在兩個探孔的範圍內挖一個小坑，挖到一公尺左右的深度，那露出來的探孔的剖面，泥漿灌入以後所形成的情況大致上和剛才剖驗的情況沒有兩樣。

但用乾土塡、小鎚搗的情況又如何？

嚴尙榮決定也解剖解剖，以作比較。

結果，證明鄺啓天和民工的意見是對的。用乾土塡的孔塡的非常堅實，那堅硬的程度甚至比自然土還要高。

這兩種情況一比較，使嚴尙榮感到有點尷尬，這事情應當如何處理呢？鄺啓天的受批判，是自己親自決定點名的，但現在經事實證明，他的意見是正確的，這批判如何收科？如何向鄺啓天及廣大職工解釋交代？唉，都是自己一時沒有深思熟慮，只知道要遵守「向蘇聯老大哥學習」這個信條，把蘇聯專家的建議奉爲金科玉律而鑄成的結果。總之，是難以下台。

繼續用「灌漿塡孔法」當然是不行的了，否則將來建好廠房出了事，自己不但會吃不了兜着走，烏紗帽也有危險哩。

欺上瞞下．暗地退却

當「解剖麻雀」的工作停止以後，嚴尙榮和任不凡馬上驅車回到七里河的指揮部。他親自叫醒了正在溫暖的被窩中沉睡的通訊員小劉，叫他通知黨委委員、政工科長、專家室主任火速到會議室開會。

小劉不敢怠慢，穿起棉大衣和棉鞋，就跑了出去挨次拍門通知。

黨委委員們和政工科長汪培志、專家室主任趙玉山聽見半夜三更裏要召開緊急會議，不知出了什麼事，都急急忙忙朝會議室跑，有的披頭散髮，有的衣沒扣鈕，有的鞋沒綁帶，有的睡眼惺松，情況至爲狼狽。

人到齊以後，嚴尙榮便宣佈開會，他把剛才「解剖麻雀」的情況跟到會的人說了，然後爲會議定「調子」：

「同志們，工地上出現的情況，使我們的建設進程走了彎路，這個大家都有責任。我們嘛，這個……沒有很好地研究專家的建議，沒有結合我們的實際條件，這個……這個實施起來，就和實際效果有了距離。這是我們沒有執行好毛主席關於『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英明指示，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樣感覺對不起黨對我們的培養和信任，對不起毛主席。爲今之計，我們必須暫時停止『灌漿塡孔法』，恢復用『乾土塡孔法』，已塡了的，要再用圓鏟把泥漿掏出來，重新用乾土塡過。這樣，工作雖然走彎路，也沒有辦法的了，唯有動員民工，鼓足幹勁，迎頭趕上。

「在改變操作的過程中，有幾個問題要大家研究一下，就是如何向民工解釋，如何使蘇聯專家不知道；還有，如何向鄺啓天解釋，因爲我們已經批判了他的『唯心論』呀。現在請大家發表意見。」

會議經過一陣嗡嗡之後，趙玉山首先發表了意見：「蘇聯專家方面的名勝古蹟橫豎多着，十天半月也逛不完，到那時，咱們的塡孔工作大概做好了吧？如果還沒完，也不要緊，把他們纏在專家室，天天跟他們開會，研究蘇聯設計圖紙，工藝規程，那不就行了？」

趙玉山說完，馬上起了一陣附和聲，這個說「說得好」，那個說「好主意」，還有的讚趙玉山「不愧爲專家室主任」。

嚴尙榮也表示同意：「好，就照你的意見辦。」

伍茹英卻補充了一點：「專家去遊覽時，應挑選幾個年青活潑的女同志去陪陪，使他們玩起來才不感寂寞之味。」

又是一陣「好主意」「說得對」的嗡嗡聲。

「好，解決了一個問題，我們接着研究解決其他問題。」嚴尙榮向委員、科長們說。

「嗯，鄺啓天那個問題，我看不難辦，黑板報停止對他批判就行了。過去對他的批判對與否，難道他還敢吭氣？其他的幹部事不關己，又有誰來管這閒事；不過，也得對他打個招呼，這事我們科內部就可解決。」任不凡果然名不虛傳，處處顯出「不凡」，辦什麼事似乎都胸有成竹。

「大家對任科長的意見有什麼意見？」嚴尙榮問。

「任科長說得對。咱們是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對資產階級唯心論展開鬪爭是天經地義的事，有誰敢說個不字？對鄺啓天的批判，大方向是正確的，難道他不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受教育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嗎？難道他的腦袋沒有資產階級唯心論嗎？雖然這一回咱們用的例子對他來說，沒有抓準確，總算我們是跟着中央行動起來，咱們的行動是百分之百的革命，如果鄺啓天或其人敢有什麼微詞，他就是反對黨領導的革命，那麼他就是反革命。」伍茹英大發高論。

現在，各人的精神似乎振作了一點，尤其是伍茹英發言，聲音動聽，儀態萬千，大家當然提起精神來對她行注目禮了。

當伍茹英說完，不知委員們是給她的理由所說服，還是因爲別的，忙附和說：「伍部長說的就是有道理，原則性很强。」

嚴尙榮看見大多數人都附任不凡和伍茹英的意見，也表示贊成。

「對民工又怎麼樣宣傳解釋呢？」嚴尙榮今天晚上確是很「民主」，每件事都徵求大家的意見。

「民工方面，我看也不難解釋，反正他們都反對『灌漿法』，現在一改，正是他們希望的。我們只要說明契仁斯基同志的辦法確是一項先進經驗，但由於我們的條件不具備，實施起來遇到一些實際困難，所以暫時停止執行了。這樣說法旣可維持蘇聯同志的面子，子可減輕我們的責任。總之，把失敗的因强調是客觀條件，這樣就妥當了。」汪培志說。

「政工科長確是有兩下子。我贊成！」任不凡說。

「我同意。」

（十八）

曉聲劍影錄（八十二）

知識分子如何向歷史交代

國內一羣所謂「知識分子」缺乏公正的意識，只知人云亦云，昧於情形的演進，造成歷史的悲劇，甘作應聲蟲，上了中共統戰的當而不自知，內外一致，替中共出力來打擊政府。

哀哉！今日，中共在大陸屠殺人民，何止千萬，是眞正的迫害。每人配糧二両四米，兩條番薯的孖腸「英雄飯」，是眞正的飢餓，卻未聞外國輿論執言，加以抨擊，更未聞知識分子敢風起雲湧的仗義執水深火熱之中，是誰致之，孰令致之，當年的一羣應聲蟲，怎向歷史交代？如何對大陸受苦的同胞？在今日，於舉世噤若寒蟬當中，萬人傑先生竟能疾風勁草，創辦萬人雜誌，敢揭發中共的暴行及其罪惡，此萬人傑先生之可愛也。

日本的宣傳注重廣播，戰時的東京玫瑰，舉世知名，當年日軍攻陷香港，便假冒農林部部長陳濟棠先生，在香港廣播，以擾亂人心，及淆亂政府的觀感。但廣播宣傳，收聽者必須靠工具，不是人人都聽到；造謠宣傳，收聽者不須工具，人人都聽到，散播的幅度甚廣，而且造謠的謠言，聽者都當爲是內幕消息，頭腦簡單的人，信之以爲眞。其實，中共的目的，造謠所生的效果，只求十分之一，所以，中共的城市暴動術中曾有這句話：「造謠十次，人信一次，便歸成功」。由此可知中共，如何的注重造謠，造謠的技巧如何的講究。

至於政治作戰，日本專拉攏過氣軍人，失意政客，企圖以華制華，日軍攻陷平津及華北，只利用王克敏成立臨時政府，將冀、察、綏、豫、魯等五省的淪陷區，劃爲臨時政府的管轄區。又於佔領南京之後，並向其外圍推進，便於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南京成立維新政府，利用梁鴻志爲傀儡

區。其實這些所謂「前漢」分子，都是過氣人物，缺乏號召力，一點大作用都沒有，日本軍閥也明知道此舊古董得不到人民的喜愛，但有聲望的人，凜於民族大義，誰肯靦顏事敵，像吳佩孚（子玉）就是備好了棺材，以拒絕日本軍方逼其袍笏登場。所以，日本不得不拉攏這些過氣軍人，失意政客，利用他們熱中權力，涼血無恥，以達其以華制華的目的。及汪精衛叛國，賣身投靠，企圖和「華北臨時政府」的王揖唐、齊燮元、劉郁芬等，「華中新政府」的梁鴻志、溫宗堯、陳群、任道援等大混合，實行蛇鼠一窩。但漢奸即是漢奸，傀儡的僞組織，外得不到國際的承認，內得不到國民的信服，到頭來，日本的政治買賣也落空了。

中共宣傳着重造謠分化

中共的政治戰是與宣傳配合，完全採攻心策畧，運用統戰方法，挑撥、離間，盡其分化之能事。初到陝北，國軍四面包圍，於是高唱「打回老家去」的口號，煽動東北軍洗除「不抵抗」的恥辱，另一方面收買張學良左右的幾個自命進步分子，在張學良身邊散佈毒氛，結果上演「西安事變」的刼持統帥，使面臨絕境的中共，竟能起死回生。抗戰勝利，中共撕下假面具，稱兵作亂，便又高唱「清算蔣、宋、陳、孔四大家族」，儼然指出共產黨只與這四大家族作對，其他則絕不爲難。於是渾渾噩噩者，則以四大家族與自己絕無關係，爲沾沾自喜，甚至起而與四大家族對立者，則自命進步之士，殊不知中了中共之計，分化了政府的力量而不自知。中共又將有左傾或親共頭腦的封之爲「前進分子」，煽動「陣前起義」；反共則封之爲「頑固分子」或「落伍分子」，使之與「前進分子」對立。

戰時的桂林，戰後的北平，爲共諜的溫床，則美其名爲民主樂園，張治中爲現代張松，爲毛澤東

之爲殺人王，如廣東將領中的喻英奇，便爲中共的外圍分子挑撥所鼓譟。凡此種種，不外「拆的」手段，拆散國民黨的力量，拆國民政府的台，戰時及戰後的人迷共，迷惑於中共的宣傳，相信中共所說的甜言蜜語；大陸淪陷以後的人恐共，害怕中共所用的殘殺手段。於是他們的政治攻勢，便成功於人爲因素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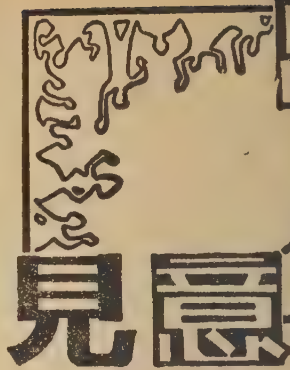
最後談到經濟戰，日軍的目的在加强自己，共軍的目的在破壞國府，希望相同，但結果則異，因爲加强自己，敵對者也會加强；破壞敵對，敵對者固然大受損害，自己亦大大加强。在長期消耗中，則以破壞爲手段者優勝，故日本冲繩島失敗以後，每家屋裏連一口鐵釘也沒有了。不錯，日軍到達之處，也不離掠奪淪陷區的物資，但只在佔領較爲長期的淪陷區，始能着手進行，不若共軍的搶刼的徹底，在上山落草的時期如此，在游而不擊的時期也如此，在稱兵作亂時期更兇、更狂。流竄所到的地方，搶糧倉、刼稅捐處、綁富戶、擄地主、洗刼有錢人家、甘作强盜式而不以爲恥，而定爲一種生存、滋長、壯大的政策。日軍未能做到以戰養戰，共軍眞正的做到以戰養戰了。搶了糧倉，做到了「因糧於敵」，中共有了軍糧，則國軍損失軍糧。刼稅捐處，所得的國幣，綁富戶、擄地主，所勒贖的國幣，洗刼有錢人家，所得的財寶，冲入市場，購買物資，更「因財於敵」了。同時大量冒印大洋僞鈔，以擾亂金融，總之，不擇手段，務以破壞國府經濟爲目的，最後一招，由滲入財政部的共諜，設計金圓券，便把國府弄垮了。

依常規而作戰的日軍，其戰畧戰術是常規的，不外是中央突破，鉗形夾攻，迂迴作戰，兩翼包抄，正面佯攻，拂曉進攻……等三十六度板斧，沉着冷靜，搜集資料，便可以判斷其意圖。共軍不依常規而戰，要頭不要尾，有前鋒而無後方，鑽隙、走罅，行無人之境，圍必爭之地，以行蹤飄忽，流竄無定，使人難以捉摸，此國軍之所以

葡警官殺人王虐待逃亡難胞

知情讀者來文揭發全盤內幕

澳門獄中的大陸知青愛讀萬人雜誌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一號晚上，風很大，白浪汹湧，海洋的波濤衝擊着岸邊，發出怒吼聲音，劃破了寂靜的長夜。一位看守在中共交界的拱北和關閘的警員，突然發現岸邊有數黑影在閃動，立即走過去看看是什麼東西，啊！是偷渡的人，這樣寒冷的冬天也有從中共鐵幕裏邊走出來求生，眞可憐得很，有的已經被無情的北風冷得發抖，就快要暈過去了，有的還在死命的拼命掙扎着尋路而走，可是已被蠔殼割傷了的傷口還在流血，傷口一撻到硬物，痛得要命，走不動。只得一步一步地慢慢爬行。他們這批人根本未發現這位澳門警察，還以爲爬到人家處，求善心的人收留他們，然後通知親人來接他回去。然後多謝他人，過自由的生活。

看守岸邊的警員，發覺是大陸鐵幕的逃亡者，已經偷偷地在崗哨裏電召後勤的衝鋒隊，立即馳來將這批從大陸來的逃亡者團團包圍起來，喝令止步，拘捕，還花言巧語地講，我們爲了你們的安全，不得不把你帶到警局落案，等陣間我們把你送回家去，並且發給身份證，等你在澳門居住。這些大陸知識青年信以爲眞，以爲得到救命的救星，怎知這是要命的魔鬼呢！跟他們到關閘區警局落案去，在警區裏他們要求給件衫穿以抵禦寒冷。他們的請求得不到允許，只得痛捱下去。這幫知識青年全部暈過去，警官只好急召救傷車和警察專用的吉普車，將他們全部送到山頂醫院去急救，這就是人道嗎？不，是殘忍，是怕中共怕得要死，這就是澳葡當局的欺軟怕硬的行爲。

這幫知識青年到院後，打了針，冚了被，得到了暖氣，漸漸清醒了，神智恢復了正常。知道自己在醫院，發覺有很多穿着便衣的人員看守着他們，漸漸地已知不妙，即召護士到來，要求他們幫助脫險，讓他們逃出生天，護士不敢說一句話，只是指了指這班看守的便衣警隊，就離開他們。旋即又走回來，用很細聲語調說：請給我地址，待我通知你的親人想法子幫助你。他們這一切看在便衣警隊的眼裏，立即使一位便衣警員離開到外邊打電話將一切告知總部值日，值日將情況向廳長滙報，廳長立即下令將一干人犯解回來免發生意外，廳長再用電話知會醫生，立即警車開出押護回來。

在通電這段時間內，大陸知識青年和便衣警員各懷鬼胎，一個準備「較腳」，希望親人早點到來，拼命一博，還偷偷把被蠔殼割傷的兩腳，踏落地下一試如何，怎知傷口不碰到硬物便可，一碰到硬物就痛得要命，怎可以走呢！不，不，拚了一死也要「較腳」。他正在想度着怎樣走，正等候親人到來幫他的希望裏，突然走進數以十計的軍裝警隊，通知醫生和護士，說要將他們帶去總部休息，請將他們交給我們吧。醫生答應一聲，好吧，就立即不由分說兩個押一個解上警車解回去，到總部時，這時怕得要死的值日官綽號「殺人王」編號××8着令關起大門，然後把這幫知識青年押入監獄去了。

解回來不久，就有人走來要求値日見見這批青年，可是值日說沒有這批人，請你回家去吧。

「先生，我們到醫院。醫生說：他們已經解回警察總部去了，你們爲什麼說不知道呢？」這種理直氣壯的話，根本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怎知「殺人王」說醫生說有，你就去問醫生見人去吧，我不知道。「殺人王」一貫以來對於大陸「知識青年」是敵對的，而且百般虐待，終有一天中華民國反攻事業成功，大陸重歸「三民主義」政制下我第一個就要找「殺人王」算一算他的媚共罪行，以消大陸「知識青年」心頭之恨。

「知識青年」的親人見得「殺人王」發怒只得告退而走。他們的臉色黑得很難看，我知他們一定帶着沉重

：「我有辦法使你見到他們，並且可將衣物送到他們處。在後天你們早上十時左右到關閘等他們便見到，衣物我托人今晚送去。如不行我全部交還給你們。」結果他們一一如願。

當他們回家不久，就有善心的人們代傳達消息。他們才知道「西洋鬼」受了中共的威迫不得不作出欺人的事來。個個表示眞可恨，共產黨匪徒們，你們的壽命不會太長了，終有一天人民會覺醒了，推翻共匪。

知識青年們被關在獄中，什麼都沒有，苦悶得很，個個只是望着窗外照封進來的陽光，呆呆地在想些什麼呢？沒人知道，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爲什麼他們這樣呆呆地想，沒有人和他講話呢？因爲上頭下令不准與他們談話。他們什麼呢？是嚴重的殺人犯嗎？是攪政治推翻「西洋鬼」的政治犯嗎？不，不，是「葡萄牙」投降中共出賣中華民國的鐵證。幫助中共殘殺中國人民的鐵證。是違反聯合國訂下給予難民以政治的庇護的規定。中共是「聯合國」會員，爲什麼他違反「聯合國」的章程呢？「聯合國」，變成伸張殘殺侵畧主義的工具。

我是中國人，我不能出賣我的民族，不能讓他們受苦，更不能讓他們白白地回大陸去受罪，他們連一些皮毛眞理和澳門的地方認識也不知道，我叫他們下次不可摸入媚共的水警崗哨旁邊登陸，再次無辜被捕解回去受無災難。我就拿我讀過的書，「萬人雜誌」給他們知道中共「鐵幕」的消息也流到海外來，不要聽毛共宣傳世界只有毛共的好，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就苦得很，全國的窮苦人民連飯都沒

得吃，快將要餓死，我們要解救他們，把全世界都解放，以作遮醜面具來號召和壓迫中國人開夜工，爲支援世界革命而生產等等，一大堆垃圾謊言和「理論」來欺騙中國人做他的牛和馬。

這幫泅渡的知識靑年，見我拿着書本走來，他們就大聲說給我一本看看好嗎？

慢着，我自然每人給一本。於是我就各人派一本，然後對他們說，你們讀了這本書要回想一下，這本書是不是寫得很事實，淋漓盡緻？於是我離開他們。將到門口邊時回頭一望，他們的看得津津有味。

晚上我再走入來，他就喊着我，說：

這些書你是從那裏買來呢？中共的秘聞也讓他們知道，眞是有通天本領，寫得眞實，寫得好，寫得深切透澈。林彪確是受毛澤東整肅。並且禁止中國人民談林彪，如不服者就得要受法律處分。有關下放的知識青年的描寫更是確實，我本人就是其中一個，中共爲了達成任務，硬迫將戶籍糧食遷移到指定下放區，這樣你不去也不行。因爲沒有糧食吃，只得流淚到邊荒，這本『萬人雜誌』眞是反共的照明燈，把中共匪類的一切醜惡公於光天化日之下。讓中國華僑知道的中共假自由眞壓迫刻薄政策。有了這本雜誌和國軍保衞下的台灣三民主義陣營，是加速共匪魔鬼早日被中國人民唾棄，三民主義早日光復大陸，救七億人民於水深火熱中，我們愛三民主義自由祖國，我愛『萬人雜誌』，

我說：有，你們盡量看個夠吧，你們心中是不是受了「萬人雜誌」的文章感動，而武裝了你們的思想嗎？你們知道毛澤東匪幫威迫下的工作，是「牛馬」，被毛幫鞭撻的痛苦，你們應要永遠記在心。看了「萬人雜誌」忘記了一切嗎？抑或有了反攻的機會？認淸了形勢？只有國民黨才能救中國？「萬人雜誌」是反共先鋒？這是眞理，不是講講就能把中共打倒，要拿出眞正行動來，才能完成光復大陸的神聖責任。

他們說：講得對，萬人雜誌是筆伐口誅的是指路明燈，是講眞理，是號召更多反共志士參加反攻大陸，是堅强的反共堡壘。要是有一天國軍反攻大陸我願作先驅。因此，我們看了「萬人雜誌」後就忘記自己此身在那裏，因爲它實是一本很好的「雜誌」，文章其中的詞句確實武裝了我們一

黨被殲滅，人民在自由下過活生產。哎！眞慘！我們今天身在獄中才得知共黨的「殃民禍」。眞可恨澳門當局的媚共行動，爲毛共作倀就能保得他的頸上人頭嗎？要是中共有一天解決了台灣，那就叫他腦袋搬家吧。回西洋去吃「荷蘭薯」吧。今天我們能得這本「萬人雜誌」作無言教導老師，眞是收益不少，最少也明白到怎樣才是民族「大義」，怎樣才是眞正的反共，只有用槍桿子才能殲滅毛共。是嗎？爲什麼其他警員不看這本「雜誌」呢，是不是他們畏了共產黨、獻媚共產黨？

我說：這要分開來講，有的專做壞事，有的專去賭錢，有的是畏共，有的是獻媚中共。從根本上他們是不知道爲公、爲國、爲民的大道理，如果他們微知民族大義，你們就不會到這裏來，亦不會有今天，他會盡量幫

壞事，有錢收就是了不起，自以爲上司喜歡他做事得力，怎知到犯下了殘害同胞、背叛民族的大罪呢。例如他暗地招警來包圍你們，花言巧語引誘你們，才使你們上岸不反抗，這是怕死的行動，若果他不怕一切，必定講出拘捕你們解回大陸去，直到現在他們還不講把你們解回大陸，這是怕你們與他拼了，他這班大食懶，平時只顧吃喝，一遇到眞的有事起來，你跟他拼，他已經是死定的了，他們是沒有理智的東西。要他看書等於叫他去死。如果叫他去賭錢連工都不返，連飯不吃都得，還有什麼心情去看書，去認淸怎樣是民族的大義，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難，重建三民主義祖國。同志們！時間過得很快，還是看「萬人」吧，學好後，用自己的力量去解決一切困難。

知識靑年們，在短短的十九個鐘頭的時間就輪流看了十幾本萬人，使得他們心情開朗了很多，得益也不少，有的還將萬人留下來帶回去，讓親友們看到中共的秘史。在解回大陸這天上午十點左右，他們眞的把「萬人」帶在身上，可幸我發覺得早，及時向他解釋，不可帶回去，要是給匪類搜到，平添了受罪呢，打得你非死不可，還是用記憶記着吧，下次到來再看，也不會遲吧！求求你，同志，不要帶到大陸去多受罪吧！

「好啦，我就不帶去，你得要實踐諾言，下次我到來你處你一定給我看。」

「好，祝下次勝利。」

「承你貴言，再見。」

我就這樣送別了親切的反共中國

國府絕不致與毛交易

編輯先生：

鄙人是　貴刊長期讀者，這裏有幾點意見，希望代為刊登於萬人意見欄中。

日前　貴刊二一九期每週評論中有論及中央民意代表改選的問題，提到大陸地區代表名額時，建議由各省同鄉會來選舉。鄙人對此不敢苟同，所以提出意見，以供討論，中央民意代表改選，勢在必行，行政院已經通令台灣省政府，延期舉行地方選舉，以便進行中央民意代表的增改選。但是如何去增改選，才不違反憲法，不破壞我國政府的合法地位，確實是一個值得細心研究的問題。愚見以為在不修改憲法條文的大前題下，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欵是唯一的辦法；在不損害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中國的合法地位的原則下，大陸地區原有的代表一定要保留，而台灣地區及海外僑區原有的代表為了以示公平也要保留。所以增强中央民意機構的辦法只有修訂臨時條欵，凍結憲法部份條文，以增加自由地區的代表名額，現在應該選舉的便是新增的代表名額。這麼一來，既可使新的一代有參政的機會，而以原有代表的老成持重（當然也有極少部份是例外的），加上新增年青代表的朝氣勃勃，一定可以把國民大會及立監兩院的功能發揮得更好。總括來說，大陸地區的代表暫時不用改選，更不可由同鄉會來選舉，因為同鄉會本身的代表性就值得商榷，如果這樣出「怪招」，豈非見笑於天下，使人以為我們現在已經無路可走，迫得出此下策？

又　貴刊第二二〇期萬人意見三賢大師君說恐怕「國共兩黨私下交易，又馬馬虎虎合作」，我在這裏可以舉出一事來證明我國絕不會與中共再合作。在本月十三日的報上有一段外國通訊社的電訊，說我國外交部長周書楷在馬德里表示今後我將與勾結偽政權的國家維持外交關係，但即日我外交部卻宣佈與在本月十二日與中共建交的塞浦路斯絕交，這樣一來，謠言不攻自破，我國與共方大使共存於別國中而不可能，更遑論合作？況且我與叛逆絕不可能和談，如果背地偷偷接觸，將來如何對全國同胞？富有反共經驗的中華民國政府，絕不會重蹈覆轍的。正如岳騫先生所言「任何人再倡這種邪說，我們必須群起而攻之」（請別誤會，這不是指三賢大師君而言）！

讀者陳志忠啓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元月十五日

聖誕節感言

春聲

或說：「聖誕，聖誕！聖誕是信奉基督為默西亞（救主）的一個宗教的事，我們又不是教徒，『干卿底事』『啊?!』還有，讀死聖賢書老學究說：「耶穌，耶穌！耶穌是何方神聖？與我中國民族毫不相干啊！」不錯，聖誕的確是信奉基督為救主的大節日，但卻不是教徒也會慶祝，也會歡渡，不過教徒所得帶來平安，非教徒恐怕不完全明白「平安」二字，光知耳目享受，甚至幹出基督所憎惡的事情呢！至於基督國籍問題，並不在人世國而在天上國，何況天下一家，即使以人世國論，種族歧見也該消除，纔可容易和平共處的。

聖誕節究竟維年月日？一般人總認為在一九七一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那是「以訛傳訛」，實一九七五年或一九七七年前纔是，而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時很有可能或前或後，聖教會欽定為是日，原因是取代羅馬大教慶節。

又聖誕節在香港的氣氛，教堂當然有特別隆重儀式，教友家庭總會熱鬧點，商人藉此佳節推銷物品，親知藉此佳節「投桃報李」，比起農曆新年還忙的。

我想：基督之所以自天降世，為的是什麼？為的是愛——愛人，如果歡渡這佳節，沒有一些神哀矜或形哀矜去做，更或做過，那麼聖誕人歡渡你歡渡，試問獲了何益？

「萬人協會」簡訊（二十）

回想二十個星期之前，彼此朝思暮想，借文字而呼籲，行文中鞭策，字裏間決心。「萬人俱樂部」之聲四起，然而卻始終不見絲毫踪跡。記得一個日子，是二十個星期前的一個日子，「萬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正式組成；記得從這時開始，這篇向朋友報告工作情況的「簡訊」也定時定候地開始了和朋友們見面、談心、說笑！

二十個星期過去了，對我們來說，打從根柢說，並沒白花，事實是很明顯地說明了，在這段日子裏，大家一致的努力固然是萬人協會取得今日成績的原因，而彼此間從來未謀而到今日能促膝長談，又何嘗不深具意義呢？

多少的好人好事，不勝枚舉；多少的動人場面，教我們不知激動過多少次。我們是一家人，有一家人的親切，我們更有遠大的目標，更有經得起考驗的決心和準備；我們有若一艘船，大家同舟共濟。我們乘風破浪，但卻永沒有「拋錨停航」，我們只向前，永遠的向前，我們不會停止，也永遠不會停止前進的步伐！

萬人協會是一個家，萬人協會又如一艘船，但萬人協會事實上比大家所希望的家，所設想的船更完美！

當然，我們經過艱難的時期，在籌備之初，我們所處的境地，所碰的困難，的確是太險惡，也的確太多太；[illegible]

記得社團註冊署批准我們之註冊時，我們雀躍歡呼，事實上也就是沸騰的表徵。然而，讓我們大家對過去回顧，朋友們，我們當會發覺這些都不過是靜止的海平面上，驟起的浪花，是一瞬的驚險，也是美麗的點綴！這可以說就是萬人協會志同道合的光芒所在。

我們一次再次强調萬人協會這個特質，要大家明白這特質的重要性，固然是我們之希望。希望大家進一步明白捍衛此特質永發光芒的重要，當也就是我們對大家的要求。我們始終這樣認爲：爲了捍衛這特質，我們無所懼也無須懼，付出代價也毫無疑問地成爲必要。其實，本會敢揪出攪棍，並予以沉重的打擊，可以說正是這種精神的具體表現。

我們所以騰出時間，用了萬人雜誌這樣大的寶貴篇幅，來談論這件事，我們只想通過這種深入的討論，使大家認識一個問題，這就是攪棍在表面上會裝得「立場堅定」，口中唸唸有詞的「愛國」聲音特別响亮，格外動聽，但做出的卻是危害大眾利益，損及大局的事。使大家進一步認識，就是自己立場堅定，如果單憑意氣，會很容易墮進攪棍所佈的迷陣中，渾渾噩噩地蠻幹起來也不自知。甚至於非但不感覺自己的錯誤，反而認自己是英雄的情況底出現，也就很自然地發生了。

這裏很誠懇地希望朋友們提高警

祈不要目睹因此引來許多觀眾，而飄飄然欲仙，而應該立即猛醒。

因爲只有這樣，才會真真地看出這許多觀眾雖在集中精神欣賞，但並不是在欣賞英雄，而是以極度的遺憾，去欣賞一個戲台上的小丑，到底是怎麼樣演戲。

我們很清楚對這個問題要如何處理，也很誠懇地希望朋友們都明白這中間所存的苦心和好意。我們已一再强調，不管朋友犯上什麼錯誤，只要洞悉這苦心和好意，而能糾正過來，仍是朋友，其道理正在這裏。

啟事

㈠曾憲光、嚴以敬因事離港短時期，在此期間由胡養之、袁暘照代行職務。（上期漏植胡、袁二位名字，謹向讀者及萬人協會會員致歉。）日常會務則由秘書處方程、彭戈辦理。

萬人協會會長萬人傑啓
一月十七日

㈡康樂部原定七二年一月十六日之旅行及售票時間因事改期，現經本會康樂部再三研究，並徵得會長批准，茲決定本月三十日（星期日）按原定計劃舉行。

此啓

萬人協會康樂部
七二年一月十七日

附旅行計劃：

日　期：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一九

期日）。

地　點：九龍調景嶺、將軍澳。

集合時間：上午八時四十五分。

出發時間：上午九時正。

回程時間：約下午四時正。

集合地點：尖沙咀漢口道「半島酒店」側。

費　用：每人四元正（包括旅行車車費；午膳自費）。

人數限額：三百名。

活動項目：遊覽基督教青年會屬下之「將軍澳青年營」、調景嶺難民營、調景嶺中學、鳴遠中學。（參觀、遊覽、攝影、籃球友誼賽、集體活動等）。

售票地點：

一、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B座「萬人協會」。

二、九龍旺角彌敦道胡社生行二壹〇六室「萬人協會九龍辦事處」。

三、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四、九龍青山道三二壹號五樓「青鋒文社」。

五、九龍上海街三八〇號上海大厦三樓G座「博羅同鄉會診所」。

六、荃灣新村街二十四號「東海大飯店」葉國森。

七、九龍牛頭角道二百六十五號「濟春大藥行」。

八、香港仔田灣嘉禾街十三號三樓「昌興膠片廣告裝飾公司」盧樹榮宅。

售票日期：由元月二十日開始至元月

僕僕讀音有斟酌
謹向商台進一言

役叫「僕」，國音讀若「蒲」是以用第一式注音符號為ㄆㄨˊ，第二式國語羅馬字為 pwu，第二聲（即陽平），但在粵語九聲則下入，四聲則入聲而與瀑布的「瀑」和曝曬的「曝」同音。疊用為「僕僕」，解作煩勞的樣子，見詩經「唯有僕僕」，孟子「使己僕僕」，且雜見很多著述，秋水軒尺牘「風塵僕僕，無非芸人之田」，不過單字好，疊詞也好，讀音則一。

聽商業電台第一台晚上十時三十分至十一時「追求」故事節目，那播音藝員說「風塵僕僕」，「僕僕」訛讀「樸樸」。至此筆者先向那藝員請罪，「然後敢言」，君我都非聖人啊，實有過的，最好能向子路學習「聞過則喜」如何？

回憶青少年時的我曾在廣州從一進士公負起教經訓，那時南天王督粵，提倡復古呢！雖然有空便翻開十三經註疏「死刨」，總不免讀錯。記得有一次上經訓課，在講課中「歐風東漸」，「漸」照讀如字，那進士公不便指正，分屬同事之故，於是藉談笑間謂自己的侄兒大學畢業了。但卻「歐風東漸」的「漸」不曉平讀。在下纔知道過往一向讀錯，謝過領教，成為忘年知己，現在不才的國學根柢，受賜不淺的。

我國方塊字，有同一釋義而可讀

「蓰」就有「徙」和「舒」兩讀；有讀音既改而釋義隨之也改的，像「更易」的「易」與「難易」的「易」是；更有為了翻譯某個地區方言而轉音的，像「可汁」的「可」讀若「克」，「忽必烈」的「忽」讀若「宓」，「烈」讀若「奈」是了。

是靠師承或習慣，往往會「以訛傳訛」，甚至「自然强法律」，別太離譜沒問題的，「僕僕」讀若「樸樸」，太粗心吧？事關文化事業，又是中文運動聲中，大家共勉可也。

（駁腳教師）

葉聖陶「交心」詩
應該加多一點點

編輯先生：

閱貴刊二〇八期適應與「交心」，覺得共黨文化副部長葉聖陶五八年所寫之「新詩」，有修改下加多一點點的必要，因為該詩未有眞實地表露作者的思想感情。現本人試將該詩畧改如下，有錯誤不妥之處，勞煩先生更正刋出為禱。

讀者陸以德

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

詩曰：

把心交給黨啦，假嘅！把心交給黨，你以為？我們陸萬萬人虛報，偉大的交响樂隊在胡鬧，我們演奏社會主義進行曲埋葬豬毛的屍骨，全神貫注地向着樂隊指揮，這是悲哀的壯嚴，把心交給黨，眞定假？是的，決不是共產黨，脉搏、心靈，跟着樂隊息息相通往地府。吹、彈、敲、打，應着他手裏的指揮棒，死未？號角、喇叭、管、笛、鑼、鼓、鋼琴、豎琴、小提琴、大提琴哭哭啼啼，全要絲絲入扣

覺，還要彼此和諧表現全面樂章的精神永息，這幾件悠揚婉轉變了，這幾件激越奔騰，直到釘蓋。一會兒獨响，一會兒齊聲，仍在死裏掙扎，這叫「百家爭鳴」，但切記淹沒內心的眞實，祇准把豬作神靈，如果拿花兒比各種音樂，眞是花未落時人先落，彩色姿態全不一樣，掙扎中的鬼是無規律的，聽呀，聽呀，彷彿萬紫千紅血腥一片，這叫「百花齊放」，烏烟瘴氣，但是「百家爭鳴」為了表現全面樂章係混帳，好比「百花齊放」為了組成一張春陽變了陰陽，把心交給黨，流嘢，把心交給黨，渣嘢，衰嘢，病嘢，無的好嘢，把心交給共黨死路一條。

徵求長期閱戶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三十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色情歌舞與毒藥外滙

偶然經過某大戲院，巨大的廣告畫上是一排漂亮的少女，露出兩條完整的大腿，穿着「比基尼」式的舞衣，作跳舞狀。廣告字句下流得令人噁心！

「台灣又來了一個歌舞團？」

「港紙好撈，台灣妹當然來掘金了！」

「共產黨在做原子彈，台灣就會出口肉彈！」

我心裏像被人猛刺一刀，熱血霎時湧上臉孔，轉身一望，是兩個年青人，嚴肅的臉孔上帶着一份悲憤的神

能說些什麼？我只有低着頭默默的離去，眼裏噙着淚花，心裏泣着鮮血！

你也一定會看過某些台灣歌星的表演吧：「叫」着淺薄、低級、庸俗的歌曲，在台上拋媚眼、抓首弄姿賣風騷，插科打渾講鹹「笑話」，此情此景，眞令人作三日嘔！還有以「大膽、暴露」成名的「肉彈明星」，特地由台灣飛來香港作「藝術暴露」，以出賣色相為榮。

有等此類「七星物星」在接受訪問時，還洋洋得意的道其是台灣某某大學的畢業生。

朋友，你有什麼感想呢？我可以

底下有一種難以言宣的憤激與悲痛！

有位先生對我說：「香港本身就是個紙醉金迷的畸形社會，香港人本就是一群只懂得追求物質享受、新鮮、刺激、色情的心理變態者，若果歌舞團的女孩子不肯露大腿、乳波臀浪擺得不夠勁，歌星們不拋媚眼，插科打渾加鹹味笑料，影星們不肯脫，就會大大的減少對他們的吸引力，花差花差的港紙賺得少。因此，國家的外滙也就減少了！所以，政府對這類問題不能管得太緊的。」

但願這只是這位先生的謬論，我可以當他是發噏瘋。

若是政府主持文化、外務的人員眞作如此想，我則堅決要求政府應將此等傢伙殺頭以謝天下。

為了幾塊錢，而動搖海外數百萬僑胞對政府的希望，令萬民離心；為了幾塊錢，使反共戰士們雄心雲散、壯志消沉！為了幾塊錢，使人感覺國民政府偏安一隅，有若歷史上南唐、南宋，說什麼「毋忘在莒」，道什麼「奮發圖強」，叫什麼「復國反攻」，全是空話一通。

我不明白，政府在國內不能容忍蓄長髮、迷你裙和熱褲，為什麼對在外招搖、有辱國家體面、有損政府威信、有害民族尊嚴的變相色情抑子反而一付任其自然、隻眼開隻眼閉的好少理態度？難道其中已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內幕」？抑或大官們原也喜愛大腿舞？還是官僚作風？

時至今日，仍然如此，後果將不堪設想！痛心！（方森）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去國吟（六首）

董力行

本刊二一六期，鄙人有去國吟十首，蒙各方文友賜以唱和，珠玉紛投，美不勝收，本期復有六首，十一至十六，敬希諸位詞長指正。

十一

飛鵬展翼唱陽關，羅網衝開慘絕寰，
海外何方非樂土！天涯到處是青山，
樓台歌舞無三反，人物衣冠有百蠻，
襤褸饑民誇富足，毛兄大謊不羞顏。

大陸人民，少衣缺食，自誇如何富足者，是政治宣傳也，凡爲政治者，多昧其天良，喪其人格，顛倒是非，漫天大謊，以黑爲白，指鹿爲馬，不知羞耻爲何物也。

十二

丁年行役赴征車，馬背船滑到鬢華，
九死刀兵緣愛國，半生風雨度悲笳，
殿前楊柳愁張緒，幕府參軍愧孟嘉，
擊缺唾壺觀北斗，殘星三五伴烟茶。

昔年在華山學天文，知毛澤東之星，在「朱雀」軫星十四度之右，詳鄙人所著「明日黃花錄」第二集，殘星者，不久即將墜落也。

十三

髫齡立志向胡沙，獨泛張騫萬里槎，
嶺表題詩方入境，江淮回首已無家，
登龍夢醒水中月，作賈財添錦上花，
聞道紅包增感嘆，自慚歸隊戴烏紗。

鄙人在台灣投資，設有藥廠，前衛生司官員，因紅包問題，諸多刁難，憤而放棄之，損失極大，已函呈蔣經國先生，迄今尚無結果，聞該等官員，仍在衛生署繼續供職，爲之浩歎。余爲總統學生，明春秋大義，嚴漢賊之分，志抱忠貞，服從領袖，自己人尚且遭受如此，其他僑胞回國投資者，所受慘痛，不問可知，「紅包」二字入詩，後人讀之，是爲詩史。

坐看神州舞惡魔，台澎師老未揮戈，
華僑似燕穿簾入，美女如花對酒歌，
海上風雲時有變，人間歲月究無多！
乾坤一擲猶嫌晚，莫待英雄付逝波。

前年大陸災荒，以及文化大革命，均已坐失反攻機會，目前整肅林彪，良機又至，行見又將錯過，「海上風雲時有變，人間歲月究無多」，逝波者，光陰也。

十五

寶島三軍意氣雄，反攻愧比鄭成功，
不施神武回天力，難掃妖氛遍地紅，
明主年高無佐命，諸官膽小缺重瞳，
豈眞阿里山前老，放棄金甌作溟鴻。

國家如同家庭，今總統是爲家長，數十年辛苦，爲家庭用盡心血，八十高齡，精力不比當年，復國反攻之事，理當由子弟承當，老人坐鎮家中，以樹聲威，方爲合理。諸官膽小，無佐命立功之臣，二十年來，無人敢肩起反攻重任，完全依賴老人，至堪痛惜。今日中國，能鎭壓毛酋者，只有總統蔣公，當年老毛在重慶，俯首貼耳，隨班朝拜，舉手高呼蔣委員長萬歲，衆目共覩，明主年高，應當繼續坐鎭。雖不能衝鋒陷陣，但邪魔小丑見之，終存畏懼，乘老人健在，快快反攻。

十六

勝敗江山似弈棋，渡河車砲莫遲疑，
長才上馬須誅賊，小技雕蟲是賦詩，
倦驥辭鞍知舊路，秋蟬泣雨念殘枝，
紅旗拔去民安樂，文酒工商百事宜。

和董力行先生去國吟六章原玉

一覽樓主楊海天

十一

衝破樊籠第幾關。鬼門逃過到人寰。
大千禹甸沉紅海。一角閒園隱碧山。
廿年況味知何似。酒魄詩魂伴醉顏。

十二

載量人物斗和車。暗裏吞聲到鬢華。
壁上大書須記莒。軍中何故不聞笳。
犁庭掃穴年年誤。舞榭歌台事事嘉。
志士悽涼閒處老。兩行熱淚滴清茶。

十三

山河走石又飛沙。萬里孤浮海上槎。
學劍學書聊學佛。無仇無怨亦無家。
飢寒寧忍風前雪。慘淡難開刼後花。
最是娛情唯愛犬。怕看冷蕚入窗紗。

十四

何年躍馬討群魔。待旦悠悠夜枕戈。
東海尚聞傳艷曲。客窗睡起獨狂歌。
離巢舊燕南來老。思漢人心北望多。
大好頭臚難一擲。無情歲月逐流波。

十五

井崗草寇亦稱雄。遍地哀鴻尚說功。
三代傷心書坦白。萬千枉死衛兵紅。
血花似海無噍類。白骨成山不轉瞳。
去國何人拋社稷。海東兵馬杳如鴻。

十六

天下紛紛一局棋。獨裁民主兩猜疑。
蒼穹聵聵難開眼。陋室清清好賦詩。
滾滾江流沉鐵戟。瀟瀟寒雨落花枝。
平胡上策成何用。杯酒閒吟事最宜。

海天先生和詩，佳句極多，如「大千禹甸沉紅海，一角閒園隱碧山」，「離巢舊燕南來老，思漢人心北望多」，「滾滾紅流沉鐵戟，瀟瀟寒雨落花枝」，以及「兩行熱淚滴清茶」等，均爲不可多得之傑作，壇主讀之，至深佩服，凡屬好詩，能使人讀之，拍案高吟，心花怒放，自喜之情，非筆墨所能形容也。

滄桑閒話汪政權

古龍著

每冊定價三元六角

有人把民國歷史上的漢奸，分爲「前漢」「後漢」「新漢」，前者王克敏；後者汪精衛；新者目下的台獨分子。正當「後漢」汪氏死去二十六年，仍爲國族所不齒之際，竟有新漢起而效尤，令人百思莫解。

湘濤出版社出版之「滄桑閒話汪政權」一書，作者古龍先生以身經目擊的史實，將汪僞政權的來龍去脉原原本本道出，藉此台獨「新漢」猖獗之時，眞値得所有國民再讀三思。

總經銷：①中環德輔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②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③九龍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電話：K八八〇二四五。

鄧麗君之歌

業已出版

鄧麗君是年紀最輕而最紅的台灣歌星。鄧麗君之歌選曲最新，除專文介紹鄧麗君之小史，還有鄧麗君自撰專文。如果你聽過鄧麗君之歌，又想看看她寫的文章，不妨買本「鄧麗君之歌」。定價每冊一元五角，由湘濤出版社出版，地址：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各大報攤均有代售。

三十六計古今引例

馬森亮、張贛萍合撰

四版售罄．五版發行

馬森亮與張贛萍合撰「三十六計古今引例」，是一部處世經典，應變奇書，將故老相傳的三十六計，詳加說明；引用古今眞人實事，作爲每一計的典型例證。深入淺出，妙趣橫生；旁徵博引，內容豐富。能使愚拙的人聰明，聰明的人更能神機妙算。自本刊連載後，兩作者再經整理增刪，四版爭購一空，市場一度告罄。現又五版發行，所存不多，希速到下址購買，以免向隅。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九龍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電話K八八〇二四五）

珠江三角洲梟雄傳

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抗戰前後，局勢紛亂，地方治安[illegible]，以致撈家乘時[illegible]出，盜匪四起。各著名撈家傳奇事蹟風傳各地，每爲人們喜聞樂道。子荃先生著「珠江三角洲梟雄傳」，選擇撈家輩中之突出者，將其生平事蹟忠實記敘。內容包括「市儈皇帝李朗雞」、「騎劫海剛丸」、「大天二火拼」、「獨行大盜十三行六」、「古山夜空單眼美」等多篇。資料翔實，筆法生動，道人之所未聞。宇宙出版社出版。經銷處：(一)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俊人書店，電話：H七三五〇三一；(二)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全書二百四十三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萬人雜誌

（第二二三期）





無題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二二三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二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二月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左報的無本宣傳

最近因有一批天眞的港大學生，回大陸去旅行，左報乃利用此事大作無本宣傳。近日某左報刊出一篇「港大旅行團團員答聽眾問」的文字。「團員」所答的話，與該報所加的標題多不相符，而「團員」所說的話又與大陸實況相距甚遠。這裏隨便揀出幾條來分析分析。

要談話的在勞改營中

①左報標題：「隨時可以和任何人交談」，該團員的答話：「我們只是去了二十九天，所見所聞肯定是不全面的，但我們並未被指定與什麼人接觸，如我們在工廠參觀時，可以隨時與任何一個工人交談，問他們的工資和生活。我們可以隨時自由活動、逛街、買東西和探親。」

「團員」只說以隨時和工人交談，問他們的工資和生活。左報竟說可以和任何人交談。試問他們能不能與被下放的兩千萬學生交談？他們知道不知道，今天大陸大專學校的新生是怎樣吸收的；參加文革的大學生、中學生，今天仍在荒山野嶺間勞動改造？已經改造了四年，尙無回家團聚，回校上課的消息？

「團員」說，可以和工人隨時交談，但是他沒有說出，是否有中共幹部在旁監視？能不能在無人監視的情況與任何人交談呢？

「封建餘毒」無毒了嗎？

②左報標題：「古典文學作品保存下來」；「團員」的發言：「我所知道的，對古代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是保存下來，用分析、批判的眼光來接受。在圖書館，什麼古書都可以看到，市面書店的古典文學作品也逐漸多起來，此行我就買了兩套『前漢書』、『後漢書』。」

「古典文學保存下來」，左報這個標題就露出來作賊心虛，因爲，無論是在台灣、在香港、還是在東南亞，凡是有中國人聚居的地方，古典文學之保存和流傳，都是自然、當然之事，用不着格外用心、格外用力，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是在大陸出了問題，成了問題。在「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的時期，固然被打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封建餘毒」；被焚被燬者不計其數，書店及圖書館裏的古典文學作品全被收起，毛妻江青就是領頭「反四舊」的闖將，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情，難道左報和「團員」們想要一筆抹殺嗎？證據不必找，左報本身積存的合訂本，就可以翻出無數的證據，這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嗎？想混、想賴，能有人相信嗎？

至於現在，在大陸書店裏能買到「漢書」，那又何必提起，在香港幾百間書店都可以買到漢書，難道這都是了不起嗎？

據我們所知直到最近爲止，大陸的圖書館還不能借閱「紅樓夢」、「水滸傳」等這些古典文學作品，請問那些團員們，你們在大陸的圖書館裏看到這些書沒有？當紅的御用文人郭沫若的作品，書店裏也僅有「中國古代研究」等一、二種；其它的作品仍在被雪藏，何況其他！

答非所問抹殺事實

有人問：「今天有沒有宗教存在？」「團員」答道：「在我旅行期間所知，內地大多數青年人已不信仰宗教。但一些老年人還有他自己的宗教信仰。至於那些宗教性的佛教、神像等大部分保存很好，我們也會參觀過這些文物。」

「團員」的話答非所問。人家問還有沒有宗教存在，他說青年人多無宗教信仰，老年人仍有信仰。所謂「宗教存在」，意指佛教的和尙還能不能講經佈道，淸淨修行，善男信女能不能焚香唸經、研究佛法；基督教徒能否做彌撒。據我們所知，迄今爲止，大陸所有的教堂、寺院（原有和尙修行的）都已被封閉，不止大門貼着封條，而且還用木板釘得密密麻麻。基督教聯合會會長，趙復三仍在勞改營中接受無了期的「鬪、批、改」，天眞可愛的「團員」們，你們知道不知道！

自從去年九月中共「二中全會」，陳伯達、康生被黜，到十月林彪垮台，毛派已經面臨山窮水盡，以周恩來爲首的新當權派已攬大權，周恩來比毛澤東多些知識，作法陰柔，正逐漸矯正文革的錯誤，放鬆對大陸同胞的壓搾，這是事實。但是周恩來仍然是個地道的共產黨人，他心裏所想的依然是馬克斯、牛克斯，而非孔夫子孟夫子，他們目前所作的仍屬「打着紅旗反紅旗」，極其量也不過偸運些「現代修正主義」的私貨而已。



新聞以外

自由中國要做到全國皆兵
從「成功嶺」走向成功之路

萬人傑

台灣「成功嶺」是大專學生集訓之地，他們的一句口號是「從成功嶺走向成功之路」，要訓練到全國皆兵，達到反攻復國的最高目標。老萬參觀了成功嶺，一萬四千多名大專學生，正在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他們和正規軍隊一樣，具有充足的作戰技能，一旦有事，他們可負起衛土反攻的任務。

自由祖國所見所聞

首先要向萬人讀者致歉，老萬在「萬人雜誌」出版四年多以來，二百二十多期中從未斷稿，這次卻偷雞兩個星期沒有執筆，原因並非老萬蛇王，而是花了十天時間，回到自由祖國遊覽，順便和有關當局交涉，看「萬人雜誌」是否有可能獲准內銷。

「新聞以外」的話題有時間性，老萬並非能知未來，無法預先寫好，只得找朋友瓜代。他們談的都是實際問題，老萬雖停稿兩期，各位讀者並無損失。

這是老萬第一次回到自由祖國觀光，內銷的交涉雖還沒有頭緒，卻有另一種收穫。老萬並不單純是遊山玩水，同時也到過許多一般觀光客不容易到的地方，目覩的情形，在報刊上很少看到。在我們的讀者中，可能不少是不止一次到台灣玩過，或因營商關係，經常往來港台之間；但老萬觀光的地方，他們可能沒有到過，因此，老萬打算在以後幾期中，把所見所聞，讀者們感到有興趣的，作連續的報導。

大專學生集訓之所

要向各位讀者說明的，老萬寫這篇文章，決不盲目捧場，只把個人所見，及我的觀感，坦白道出，一如四年多來「萬人雜誌」所表現的。

這一期，我想首先談談「成功嶺」。許多海外朋友都不曉得「成功嶺」是什麼地方，有些人甚至沒聽過這名字。

「成功嶺」是各大專學校把學生送去，集中訓練；經過訓練後，他們便有了預備軍官的資格。

老萬參觀時，成功嶺集訓大專學生共有一萬四千多人，他們每天接受體力和智力訓練，和一個專業軍人一樣，他們在成功嶺中所過的生活，也和軍人過的沒有兩樣。老萬到軍營裏參觀，衣物被服收拾劃一，氈被要摺到起稜角，這需要技術，未受過訓練，單是摺這一張氈被，恐怕也要花上二十分鐘。

在營裏，老萬接觸到兩位從香港去的僑生，雖然架上近視眼鏡，但沒影响他們接受的各種訓練，紫棠膚色，精神飽滿，見到老萬，親切有如家人。他們在港共暴動時期，在香港讀過老萬的文章，因此彼此談得更投契，他們對這種生活感到很有興趣，雖然有時吃不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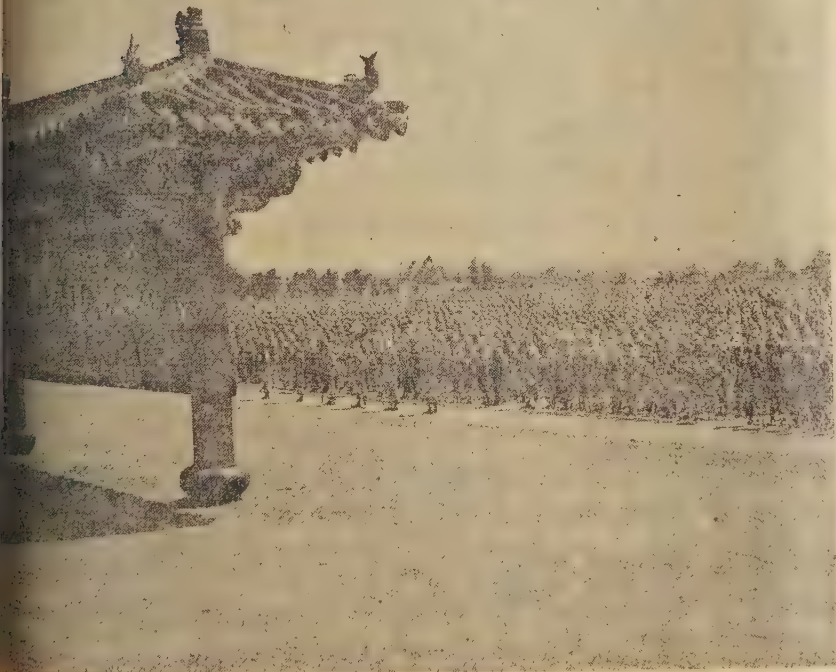
並非死板板的訓練

成功嶺的訓練不是死板板的，老萬看

失敗。每一組有十多個人，他們利用木板、繩索等，越過險地，都十分巧妙。

在戰場上，的確要運用自己的機智與聰明，不能死板板跟住教官指導的方法去應付。

一萬四千多人集中一起訓練，場面十分壯觀。



成功嶺集訓青年集中廣場上，宣誓効忠領袖

台灣常備兵雖然只有六十萬，但因為不斷訓練，大部分青年都有軍事知識，若干年後，一定可以做到全國皆兵。

老萬也參觀了千數百人的大規模實彈射擊，每人九發，臥射三發、跪射三發、立射三發，使用自動步槍，槍聲齊發，震耳欲聾。

學生兵

他們不但使用步槍，還有坦克、大砲，據說他們經常舉行演習，可惜老萬沒碰上這機會。

老萬花了半天時間在成功嶺參觀，不過走馬看花，成功嶺地區非常廣大，坐在吉普車上兜一個圈子，也要幾個鐘頭時間，所以老萬能見到的只是成功嶺的一部分，而且沒有深入了解，要是有多點時間，和他們同在一起，過十天八天的日子，會知道更多。

他們所受的各種訓練，體力消耗非常大，但他們個個精神奕奕，好像一點也不覺得累。

和普通軍人顯得有點不同的地方是他們不少戴上近視眼鏡，他們都唸到大學，十多年的鑽研，很難得保持正常視力，不過，據訓練處的長官告訴老萬，這無碍於各種活動，他們連最需要好視力的射擊，成績也一點不落後。使我想起在抗戰時期，見到許多日本兵，也戴上眼鏡，卻沒妨碍他們的作戰。

不過，在台灣接觸到的軍人，大都身裁高大，儀表軒昂。陪同老萬到金門參觀的軍官，我認為許多電影英俊小生都比不上他。

共黨暴行展覽

成功嶺上也特別注重思想訓練，一幢兩層高的建築物中，有「共匪暴行資料及大陸反共革命事蹟展覽」，受訓學生，都讓他們參觀，使他們了解在共黨統治下的大陸，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在這裏受訓的青年，大部分沒有經歷過共黨暴行，不知共黨是怎麼回事，這個展覽讓他們了解大陸的一切。

，但也有很大的部分十分有價值，大陸的貨幣，一切證件，日常用品，以及逃亡者身上剝下來千瘡百孔的衣服，都搜集了展出。

有一份很有趣的文件，叫「逃亡指南」，詳述逃亡路線、方法和應注意事項等，凡數千字，據說，這份「逃亡指南」在大陸出售，價值一百元人民幣。

有關大陸上反共組織的活動情形，共方報紙的報導，若干人壯烈犧牲，中共報紙也有刊登，這些資料，都十分珍貴。

來自大陸珍貴資料

這個展覽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三、六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台灣警備司令部、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僑務委員會、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亞盟中國總會、華僑反共救國聯合總會、國防部情報局、國防部情報室、中央廣播電台等十三個單位聯合舉辦，所以資料如此豐富。我想，要是叫尼克遜參觀一次，一定比他北平之行更有收穫。

因為尼克遜在北平所能見到的，只是中共安排的一切；這實際情況，只有從展覽的資料中，才可獲悉。如果尼克遜在動身前先參考一下，也一定對他的「談判」很有幫助。

所有資料都是來自大陸，對於了解中共政權和大陸人民生活，都很有價值。可惜這些資料不可以在香港展出（以前有過一次大陸人民生活展覽也不獲批准），否則土生土長的香港青年，不會盲目稱讚中共「偉大」。

四個主題

展覽內容分四個主題：

第一部分是共黨的暴行，包括清算鬭爭、掠奪奴役、破壞古蹟、摧毀文化、壓制宗教、摧毀家庭社會等等。

第二部分是保密防諜，針對共黨的滲透顛覆、黑函廣播、走私販毒等安全措施，鞏固反攻復國基地的台灣。

第三部分為政治號召，進行對共黨心理作戰，表揚大陸同胞投奔自由的可歌可泣事實，建立國際反共聯合陣線，爭取全球華僑對祖國的向心。

第四部分是大陸反共革命事蹟，包括着大陸反共革命的組織鬭爭，大陸反共革命的政治鬭爭，大陸反共革命的羣眾鬭爭，大陸反共革命的武裝鬭爭等。

在成功嶺展出這種種資料，當然發生一定作用，這一羣受訓青年，對中共政權的一切，憑這些資料十分熟悉，由此可增強他們對共黨的鬭志；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人士，他們的後一代也曉得共黨的滔天罪行，雖然他們沒有直接受到共黨的荼毒。



受訓青年演習，迫真有如在真正的戰場上。

一個國家的軍事與內政是有着密切關連的，沒有良好的內政，就必然沒有必勝的軍事。孫武子的「始計篇」認爲：在兵家興師之前，必先考慮的第一個問題是：「主孰有道？」所謂「道」也者，即是說：「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孟老夫子也認爲：「如能施仁政於民，棒棍可以戰勝堅甲利兵。」必須「效死而民弗去」，國事方能有爲。看來兵家和儒家的觀點雖不完全相同，然其所得的結論則是不謀而合的。

內憂外患同時加重

今日大陸上的僞毛政權，就是一個不折不扣暴虐無道的血腥集團！它除了消滅異己者外，甚至於它的親密戰友如林彪之流也不能容，彷彿黑社會中的黑吃黑。從表面上看，毛周集團似已獲得了暫時性的勝利；但實際上則仍危機重重，內憂外患，同時加重。對內而言，奪取了劉少奇政權後復烹功狗的毛僞政權，不僅是「以暴易暴」；並且更進一步地倒行逆施，以加倍毒辣的手段來迫害人民；慘無人道地繼續清除林系人馬，造成了全國怨聲載道的現象，而反抗的行動則彼伏此起，顯然是到處都埋下了計時炸彈，一旦爆發，草木皆兵，勢將形成「與爾偕亡」，同歸於盡的危險！對外而言，則四面楚歌，東有台灣的王師，隨時可以登陸弔民伐罪；西南則有印藏邊境的對峙，達賴喇嘛急於要返西藏，領導藏胞反毛；西北及東北，更有蘇俄的虎視眈眈，乘機客境，以廢除其私生子毛澤東而後快！總之，現時大陸已成了「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敵」的局面。

正所謂「人必先自侮而後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後蟲生。」這成語將是埋葬毛周暴政的大好寫照。蓋「安內」才能「攘外」，正如蔣廷黻博士著的「中國近代史」大綱中所說：「……我國數千年來，每次換一個朝代，總要經過長期的割據和內戰，然後始得統一與和平。在閉關自守，無外國干涉的時代，內亂雖給人民無窮的痛苦，尚不致於亡國；但到了十九世紀有了帝國主義環繞着中國之後，長期的內亂，就很可能引起亡國之禍……」

我們試翻閱中國近百多年的歷史，如清末咸豐年間的「黑龍江條約」，英法聯軍之逼我京師；以及同治年間，產生一連串喪權辱國的條約，皆因洪楊之亂所導致。辛亥革命後，乃有軍閥割據達十餘年之久，於是蘇俄乘中國的內亂則先後呑併了外蒙及唐努烏梁海；北伐之役便引起了「九一八」事變；綏靖期間更引來了日軍入侵，致有八年神聖抗戰。當時人民對政府的輸誠擁護，殺敵救國士氣非常旺盛，尚且難以抵禦外侮，何況今日的毛共內部早已陷於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其長期的內亂將召致連串的外患；甚至亡國之禍，也是大有可能的。

毛澤東的十大罪狀

毛僞政權

傾向，以期搞混各階層；二、黨員們對付敵人，犯了「寧左勿右」的錯誤態度。毛主席最近一連串「指示」，乃號召犯有錯誤的良好同志和知識分子團結，並給予悔過的階級敵人以出路。但階級敵人仍以極左姿態，掩護他們自己的新傾向，已淆亂人民的鬪爭目標。又說：孔夫子已在二千年前死去，但反叛的劉鄧派卻企圖使他復生，王明（流亡莫斯科的陳紹禹）仍被莫斯科利用爲反華，有什麼保證資本主義不在若干年後復活？

談到蘇俄支持陳紹禹另組「新共黨」的問題，早在六八年一至二月間，紅衛兵刊物「霜辰月」和「湘潭金猴」便已分別透露；而「南斯拉夫通訊社」也曾報導：「新組織的核心分子，多爲不願返回大陸的中共留蘇學生的一千餘人，潛伏大陸各地的支持者至少達十萬以上。」

這個曾任中共「總書記」的陳紹禹，近年來不獨在蘇俄各報上發表攻擊毛澤東的文章，其後更在加拿大的共黨刊物上發表以「毛澤東實行的非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爲題的文章中，指出毛澤東十大罪狀於下：㈠是反馬列思想；㈡利用「九大」組織他個人的假共產黨；㈢建立恐怖政權；㈣分化共軍；㈤摧毀共青團；㈥解散總工會；㈦破壞農村建設；㈧消滅知識分子；㈨屠殺少數民族；㈩保護資產階級。

事實上，毛幫在「文革」中整肅了「共青團」的胡耀邦。爲了長期政治鬪爭，初時利用少不更事的紅衛兵小將作鷹犬；其後又棄之如敝屣，轉而借重林彪、黃永勝的槍桿子出面鎮壓，始勉強成立各地的「革委會」，拼湊了一千多名的所謂「代表」，舉行「九全大會」。但在「九大」會議中，除通過林彪的「政治報告」及其起草的「黨章」外，別無所成。而在「九屆第一次會議」選出的一百七十名新「中委」中，有一百名以上爲林、黃所領導的軍人。質言之，毛共的「中委會」已被軍人所把持。只要軍人一天繼續控制黨中央，則全國的廠礦企業，及教育機關亦將繼續由軍人控制；中共的經濟勢將崩潰，知識分子繼續受到壓迫，文化教育更將破產。所以，英國的共產黨事務專家左薩，六九年四月卅日在「衛報」發表文章指出：「慣用權術的毛澤東和他的小集團以及共軍，將必發生衝突。因爲他害怕林彪和黃永勝的勢力太强大，儘管軍人在中委會裏佔多數席位，但在內層的政治局中，則未能佔優勢。因此，預料中共軍的總參謀長黃永勝，將如同他所有前任一樣遭受整肅。最後毛澤東更翻起面來，對付他的親密戰友林彪了。」

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以上的談話，不幸而言中，林彪、黃永勝均已遭毛毒手！這種「過橋拆木」的殘酷手法，在毛澤東來說是司空見慣的事。熟悉毛共內情的莫斯科電台，不是指毛爲殺人如麻的魔王嗎？事實上四十多年來，老毛在連串的奪權過程中，雙手確曾染滿了老黨員和老同僚的鮮血。如一九二八年他在井崗山時，因一次誤會便集體屠殺四千三百名紅軍官兵；一

憂外患

胡蓑之

……人頭落地。現時毛澤東更進一步地在消滅他的戰友們，以加强鞏固他的血腥政權，至少又有幾百萬人頭落地！

毛澤東第一個目標是把公開的大政敵劉鄧集團消滅之後，第二步則將認為有問題的知識分子，紅衞兵領袖及老幹部，分批迫使上山下鄉，讓他們轉徙流離，折磨致死！接着清洗對「文革」有功的林彪、黃永勝、陳伯達等，從而實行所謂「吐故納新」計劃，重組絕對忠於他的軍隊和幹部。但毛澤東這個如意算盤打得通嗎？據「人民日報」較早時透露：已被流放到各農村和山區的知識青年，紛紛逃返城市活動。而準備流放的知識青年，則表示强烈拒絕上山下鄉；最糟糕的是那些壞的知識青年，呼朋引類，暗中成立組織，結成團體行動，甚至舉行大規模的示威以抗議當局的壓迫作風。……

這卽是說數以千萬計的知識青年，已形成了强大的反毛力量。實際上，在西南各省，早已出現反毛勢力。據內幕資料透露：一九六八年十月間，便有一批「聯動」分子逃亡入川，參加了反毛陣營。這批「聯動」分子，便是六六年八月出現於北平的首批紅衞兵，多半為高級共幹的子弟。其中包括賀龍之子賀鵬飛，彭眞之子彭小蒙，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要武）等，都乘機溜出了北平湧向四川，成為反毛基地的主幹。特別是工人農民對毛派的橫行表示不滿，經常發生打鬬事件，其主要原因如下：

㈠在「文革」期間，毛派曾一度利用工農隊伍替它們打江山，而奪得權力盡歸毛軍掌握的「革委會」所有，工人農民越想越氣，到底為誰辛苦為誰忙？

㈡「文革」初期所標榜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打倒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及其叛徒集團和走資派以後，卽改善工人農民生活。可是毛派奪權以後，全國工人農民生活普遍較前更困難；而軍人生活則一枝獨秀，甚至地方民兵也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因之，工人農民及地方民兵都同情各地的反毛組織，並掩護他們以對抗毛派分子。

㈢各地廠礦企業，多為毛派幹部所管制，强迫工人提高生產，而工資日益下降，原料奇缺；尤其是機器破舊，工具落後，衞生和安全設備簡陋，使工人的生命毫無保障而大部份被迫投入反毛陣營。

媚美抗蘇的痛苦選擇

同時共軍中，也有得意和失意的兩派——前者氣燄囂張，不可一世，後者則冷眼旁觀，待機而動。卽以福建為例，號稱三十萬的毛共駐軍中，至少有五至八萬人不滿現狀。它們是屬於葉飛的基本部隊，而葉飛原為福建軍人中的實力派。

當大陸赤化後，葉飛已是毛幫福建省「第一副主席」兼「福州軍區司令員」，而當時的中共「福建省主席」張鼎丞，反為他的副司令員兼政委。因此，福建的軍權全部操在葉飛手裏。他是福建福安人，土匪頭出身。但他歷任中共九三個軍，一向是閩南方面的防衛骨幹；且在閩省的潛勢力比韓先楚的大得多。而現時福建的軍事指揮權，早被韓先楚奪去。

據國府委任的福建省主席戴仲玉年前獲得情報表示：「福建陷區的討毛救國聯合陣線已逐漸擴大，將近十萬的毛共官兵，都在反毛力量合流的行動上早着先鞭。」

正因為毛共內部的日益腐蝕，彷彿一個人已病入膏肓，所以外患亦隨之交加。儘管毛派瞎吹「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尤其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的珍寶島事件中發生後，毛共曾大事宣傳：「中共軍擊敗了蘇修軍的侵略，並全部予以殲滅。」但實際情形則恰恰相反，據「合眾社」同年五月十一日發自莫斯科的電訊說：「三月十五日當毛共軍發動『人海戰術』攻入大曼斯基島（珍寶島）時，五哩戰線的蘇軍裝甲車大砲，由坦克作前導橫過水地實行兩翼包圍，形成『甕中捉鼈』的口袋戰術，致使毛共軍無路可逃，傷亡八千人，而毛語錄棄遍全島！因此，莫斯科街頭上流傳一句笑語『毛語錄害死了八千中國人。』……」

毛澤東根本不重視中國人的生命，他的目的將以大陸百姓的頭顱和鮮血，來達成他的獨裁陰謀！誠如蘇俄作家西蒙諾夫在「眞理報」上抨擊毛的文章所說：「毛澤東將要把一半人類送到另一個世界去！……蘇聯準備懲治中共今後在遠東可能採取的任何行動。」

這表示蘇俄將不惜對毛作戰，現在新疆邊境的情勢確實嚴重，若當地反毛分子乘機發難，將難免觸發戰爭的危機。毛共在國防上是非常脆弱的，既無强大空軍，又沒有一枝像樣的海軍，怎能抵受得住現代的戰爭？何況蘇俄已把毛共列為頭號敵人，早在外蒙邊境上建築了若干空軍基地，駐有最新型的米格戰鬬機及其他重轟炸機數以千計；此外，附有核彈頭飛彈基地，也滿佈於外蒙境內，不戰則已，一旦作戰，毛澤東死無葬身之地。

蘇俄為了要包圍毛共，除在中國東北和西北面加强其軍事部署外，並加緊援助印度以與毛共對抗。印度所草擬的一個五年武備擴充計劃，建議提高一九六九至七〇年的軍事預算達一百十一億盧比，比一九四九至五〇年的軍事預算，增加了十二倍。眾所週知，印度有近六億人口，位在亞洲次大陸，自一九五九年以來便受毛共不斷的威脅，因而數年前已改變其「中立」態度，轉向蘇俄的目的在求其核子傘保護，同時蘇俄也樂得拉攏印度牽制毛共。故於去年七月，蘇印兩國訂立了「二十年友好協約」，一如聯防條約，主要目標就是對付毛共。

總之，毛澤東的內憂外患是有着連帶關係的。因為他對內對外，都已處於絕對孤立的地位。因之，不惜出賣共產主義而向美帝國主義獻媚；甚至寧願殺掉自己的親密戰友兼接班人林彪，也得要歡迎資本主義的代表尼克遜來訪問，目的在投美抗蘇，藉以苟延其獨裁的血腥政權；但美國能否挽救毛幫殘局，則頗成疑問。

抗日戰爭史話（十六）

共軍不抗日專打國軍（下）

(7)由於從一九三八年起共軍一連串的抗命違令，襲擊友軍的行動，到了一九四〇年底已達囂張的程度。於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乃有皖南新四軍事件的發生，這是國軍首次懲罰共軍的正式行動。「中日戰爭史畧」一書有如左的記載。

皖南新四軍事件

「二十九年底，盤據金壇、丹徒、句容、郎溪、溧陽之新四軍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圖進兵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帶。三十年一月五日，乘國軍第四十師南調換防之際，集中七個團的兵力，分三路圍攻於三溪，第四十師倉卒應戰，第三戰區顧祝同司令長官為維持軍紀，乃下令制裁，自一月六日至十四日止，一週間，即將該叛變部隊全數繳械解散，統帥部為整飭紀綱，於一月十七日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拿獲之該軍軍長葉挺革職，交軍法審判。」

關於皖南的新四軍事件，由軍長葉挺被俘政委項英陣亡，人多誤解以為國軍已一舉將新四軍全部解決。其實不然。當時新四軍分裂為兩部分，一是葉挺，項英所率的七個團，他們當時支持國際派首領王明與毛派對抗，在軍事行動上主張南進，在江南擴展勢力，因此「不遵令北移」。另一部分新四軍由陳毅、張雲逸率領，則早已違令自江南潛入蘇北，發動黃橋事件，圍攻江蘇省政府的正是他們。這部分新四軍支持毛派，反對葉挺、項英，在軍事行動上主張北下與八路軍會合。因此他們不遵令撤回江南。兩部新四軍，雖然都抗命，但是抗命動機和方向不同。

解決了反對派的實力，解除了內顧之憂，促成了共軍的統一。

解決新四軍利害參半

自從新四軍事件之後，共軍更肆無忌憚。不理政府的軍令，擅自委派陳毅為新四軍軍長，並由原來的兩個師，擴編為七個師，委粟裕、張雲逸等為師長。並且乘機擴大反政府的宣傳，毛澤東等以參政員名義提出十二條件，要脅政府接納，否則拒派員出席第二屆國民參政會議。並在所控制地區召開民眾大會，聲討「親日派何應欽」，誣蔑政府放棄抗日政策。

到此地步，中共已擺出公開叛亂的兇相，西安事變後的卑屈柔順、服從、擁護，皆一掃而空。當時政府自然了解中共的企圖，可是大敵當前，不暇進一步懲治共軍，於是共軍遂乘機坐大，而日趨狂妄。

(8)一九四一年八月，共軍陳賡、薄一波部伙同孫定國部，奇襲駐在馬壁的第二戰區王靖國第十九軍的趙少銓師，俘去團長李熙泉，八月十二日襲擊初抵浮山的呂瑞英部，俘去高翹團長，兩部皆蒙受嚴重損失，幾至瓦解。

(9)一九四一年九月下旬，日軍集結優勢兵力圍攻駐守山西省沁河東岸的第九十八軍武士敏部；此時盤據沁河西岸的共軍不但不協同對日軍作戰，而從後偷襲該部，在日軍與共軍的夾擊之下，該部奮勇作戰，軍長武士敏壯烈殉國。這是共軍繼山東魯村一役之後，第二次配合日軍消滅國軍。

當此時，中共不但在軍事上公然與國軍作戰，同時在政治上亦開始由唱青衣改唱花臉。竟提出「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主張；同時更擅自設立邊區政府，發行紙幣、公債、印花、郵票，設卡收稅，目無國法，儼然是造反割據了。

從大陸

新阿Q的時代

去年年底，本港一羣大專學生，跑到大陸去旅行參觀，回到本港之後，先後個別發表參觀印象；有些人雖然被紅色廣告術所惑，看不透西洋鏡，說了些不能自圓其說的話，但大致說來，都相當認眞和客觀；少數人更能別具隻眼，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本文僅就這些意見的紀錄，揀其重要者加以分析。

一個返大陸參觀的先生說：「在精神生活上，我察覺到一種非常反常的現象，而且有充分理

問題普遍存在着一種奇異態度，……而是帶着恐懼的心情去接近政治問題——因為沒有人能遠避政治問題，……。」

「從文化革命到林彪變成罪人，此中經過無數反覆，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是使每一個人都對任何一名領導人——上自毛主席，下至辦公室裏的黨小組組長——的明天地位失去信心。……」

「沒有人再願坦白說出眞心話而

一天，這種現象就無法扭轉。……不說眞心話已成為每個人的生存哲學中最基本的經驗教訓。」

上述的印象與我們的了解與推測完全吻合。共產黨的暴力統治最大的惡果，就是造成一個說謊世界。

中國傳統的王道政治，統治方法在使人心悅誠服，共產黨則以暴力威脅人民喊同樣的口號。許多人被它表面喊的口號所迷，幾十萬人在天安門前，三呼萬歲，震天動地，以為眞是什麼力量，其實那只是被壓迫的意志，命令聲帶發出聲音而已。

利，危亡已在旦夕，為了爭取美國支援，乃宣告解散「第三國際」。此舉使毛澤東大喜過望。他自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後已握實權，一九四一年江南新四軍被解決後，黨內無反對他的實力，但是他仍不敢清算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因為當時中共仍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王明是第三國際執行委員。俟第三國際解散，頭上除去了金箍，於是才放手打擊國際派。展開全黨的整風運動。幹部及黨員被開除者極眾。

在中共關門內鬨期間，共軍才龜縮自守，算是停止了襲擊國軍。但是內部權力鬬爭結束之後，就再露出兇相，對政府進行政治敲詐。

一九四三年九月，中共竟向重慶當局提出要脅條件：

㈠承認邊區政府及敵後根據地的政權。

㈡恢復新四軍（其實早已擅自恢復，這裏提出要求，是要政府發給餉械），並准許共軍擴編為四軍十二師。

一九四四年春，再提高身價，向政府要求：

㈠至少給予共軍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

㈡承認中共擅自建立的「抗日政府」；

㈢容納中共，成立聯合政府；

漫天要價，敲詐不遂，於是再開始製造事端，挑起軍事磨擦。

⑽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陝北共軍煽動淳化縣保安團隊叛變，佔據淳化，致與國軍發生激戰，遭國軍痛擊，戰事持續至七月底，共軍始不支退去。這是中共大規模打內戰的一項試探行動。共軍同時在浙東、魯南進攻國軍，引起戰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皇廣播投降之後，共軍遂公開叛抗政府，致電中央，誣詆最高當局，並調動所有共軍阻止國軍北上接收，並圍攻政府的敵後部隊。

林彪率部湧入東北，從蘇俄手中獲得三十萬日軍裝備，至此全面武裝叛亂已如箭在弦了。

史劍非

麻木不再感到強烈痛苦；於是成為一心裏明白，嘴裏糊塗的紅色阿Q。中共的統治，可以說是新阿Q時代。

上述一段話中說，大陸人民對毛澤東的明天也感到懷疑，乍聽似感奇怪，因為中共報章不是每天仍在歌頌毛路線的正確偉大嗎？如知道中共統治的底細及二十年來的發展，就一點也不奇怪。劉少奇當年是毛的繼承人，不是也被中共報章吹捧歌頌嗎？最近垮台的林彪，在去年十月之前，中共一提到「黨中央」不一定要說以毛為首以林為副嗎？

而林的垮台，實是引起對毛的地位感到懷疑的關鍵。因為林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榜樣」，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萬眾之前帶頭手舉毛語錄，喊讀毛書，聽毛話，照毛的指示辦事之人。他對毛的愚忠已達臭氣薰天之地步，他的垮台，無論給他加上什麼罪名，都不能掩飾對毛的致命打擊。依照筆者一貫的觀察，毛林是一體的，林的垮台即毛的失勢，現在得到一有力的印證。

一提林彪便狼狽不堪

回大陸參觀的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有一共同的不滿，那就是一問及林彪的問題，中共幹部立刻就神經緊張，拒絕答覆。

某甲一個人在上海曾遇到下

看大陸

上海的座談會上提出林彪問題，因為在赴上海之前，我們已在另兩個城市的座談會上得到過經驗，每逢提出林彪問題，座談會的氣氛就頓時大變，無法繼續座談。有一次我們提出林彪問題，主方顧左右而言他。另一次提出『為什麼在黨章中要規定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主方宣佈『喈喈夠鐘』散會了！」

為什麼一提到林彪問題，中共幹部即有這樣狼狽的表現呢？林彪果有「篡黨、篡國、篡軍」的十條大罪，盡可公開宣佈出來，何必鬼鬼祟祟掩掩蓋蓋！問題是以毛的路線和標準衡量，林彪並沒有罪，不但無罪，而且還是「光輝的榜樣」。林之倒台，並非毛之所願，所有的罪名都是反對派給加上去的。因此解釋起來不但絕頂麻煩，而且有傷毛的體面，此所謂「家醜不可外揚」。

「韶山朝聖」如赴美鍍金

提到毛的個人崇拜，那些大陸觀客們都反映了若干值得注意的事實。

(1)「毛語錄的標語仍隨處可見，但並無令人有泛濫之感。帶毛主席像章的人不太多，特別是北京，更是出奇的少。戲劇完場後，演員們必定會拿着語錄唱革

並不太多，反而是我們這一組人倒是照例捧場。……」

(2)「在紅衛兵時期——當時我在北京住了一個月——那種對毛主席的狂熱個人崇拜，不一定就是對毛主席的擁護或好感。例如我的一位堂姊，當時才二十一歲，和許多紅衛兵一起從北京步行到韶山去朝聖，他們出發時有四百三十人，最後走到韶山的有六十七人，她就是其中之一——她從韶山回來，就成為一個青年模範，對於她在這個社會的未來前途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資歷，就像香港的莘莘學子，到美國去鍍金一樣。」「在我看來，像她這樣的人步行到韶山，並不是表示對毛主席的熱愛，而是對自己的熱愛。」

到「韶山朝聖」有如「赴美國鍍金」，這譬喻眞妙，一針見血。這把大陸人民熱愛毛主席的宣傳完全揭穿了。試想她對明天的政治地位仍感懷疑的人，還談到什麼崇拜和熱愛呢？

在北平戴毛像章的人所以出奇的少，是因為北平居民消息靈通，確知政治行情，而外省各地，對減除毛的個人崇拜，還有點猶豫和顧慮，怕行差踏錯，弄出天上飛來禍。

魯遲

陳毅演義

陳毅死後，各方面都發表文章，談論他不問說好說壞，都是根據史料，談的十分嚴肅。筆者以前撰寫瘟君夢時，對於紅朝人物有三個人寫得非常傳神，卽陳毅、賀龍、林伯渠。目前賀龍生死不明，林、陳先後去世，今後撰寫瘟君夢少了活的模特兒，內心也不無悵惘。茲將拙著有關陳毅部份錄出幾節，供本刊讀者一笑。

岳騫

前文提要：一羣共黨大頭目集在一起開會，毛澤東尚未出來，大家談天，老狐狸董必武與陳毅發生言語衝突，被陳毅一輪砲轟，老狐狸敗下陣來……

陳毅看到老狐狸軟化了，也覺得饒人處且饒人，自己和老狐狸並無寃仇，當時換了一副微笑面孔說道：「董老，詩詞用語不能拘泥的，你譬如古人稱讚漂亮女人說秀色可餐，你說人肉不能吃，豈不成大笑話。」

這句話算是雅俗共賞，連賀龍都聽懂了，又哄然大笑起來。

聶榮臻指着他笑道：「喂，禿頭，咱們認識多少年了？」

陳毅被聶榮臻一問，當時有點莫名其妙，笑着答道：「若是從在巴黎第一次見面算起，已經三十八年了。」

聶榮臻點點頭：「一點不錯，相處三十幾年，我發現你一件最大長處，你知道不知道？」

陳毅聽到這樣一問，登時眉開眼笑，指着自己鼻子說道：「你問我的長處？」

聶榮臻連連點頭，態度扮相很嚴肅。

不摧，除去歷史上的孫武、吳起、克勞塞維支、史大林及咱們的毛主席、朱老總之外，我總是古今少有的名將。」

剛說到這裏，聶榮臻連連擺手：「好了，膏藥留到別的地方賣吧！你以為這是在華東軍區開幹部會議嗎？」

陳毅笑道：「這一件最大長處，放下不提，再說第二件，我有經文緯武之才，縱橫捭闔之策，上馬殺敵，下馬草露布，許多人稱我為解放軍中的風流儒將，我倒覺得當仁不讓，大概老聶你指的是這一件了。」

聶榮臻笑道：「對了，我就是指的這一件。不過你多說了一半，你是不是儒將，我不知道，但是風流兩字是當之無愧，你最大長處，就是三句話離不掉女人。」

這一句話眞是入木三分，在座的人都曉得陳毅的脾氣，被聶榮臻一說，又大笑起來，賀龍眼淚鼻涕都笑出來了。劉少奇也忍不住笑了幾聲，趕快又繃住臉，鄧小平也大笑幾聲，看到劉少奇不笑，也就趕快收住了。

活曹操和老狐狸都大笑起來，把剛才的不愉快都忘記了。老狐狸指着陳毅說道：「你這個元帥應

陳毅連連搖頭：「那有這樣多，董老未免太謬獎了。」

周恩來笑道：「這那像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直是長征途中鬧的軍中晚會。」

陳毅說道：「是呀！可惜少了幾位女政工同志來慰勞一下。」

這句話等於爆了笑彈，整個客廳裏笑成一團。就在這時忽然裏面咳嗽一聲，毛澤東出來了。

× × × ×

前文提要：赫魯曉夫率代表團訪問北平，與毛澤東開會，商量進攻台灣，赫魯曉夫要毛澤東向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請教……

毛澤東笑着向馬林諾夫斯基點點頭，「羅剎元帥」站起來說道：「我覺得你們現在不必大規模進攻台灣，不妨先從金門下手，攻下金門之後，以那裏作為根據地，向台灣進攻比較又近些，同時對於雙方士氣的消長，也有很大影響。」

馬林諾夫斯基說過，向彭德懷問道：「彭部長你的意思怎麼樣？」

彭德懷趕快站起來答道：「馬林諾夫斯基同志的意見很對，不過關於金門當面的部隊，過去都是陳毅元帥指揮的，所以那邊的敵我態勢，他比我清楚，現在最好請他參加意見。」

彭德懷說過，毛澤東大不高興，一連看了他幾眼。

陳毅站起來說道：「福建境內的部隊雖是舊三野的底子，可是我並不太了解，因為他們過去屬於第十兵團，當時是由粟裕同志直接指揮的。原來的第十兵團司令員，現任福建省長兼軍區司令員的葉飛，最初原是新四軍第一師的旅長，師長就是粟裕，所以粟裕對那支部隊比較熟悉。」

馬林諾夫斯基綯着眉頭說道：「現在並不是要你去指揮打仗，只是請你分析一下敵我態勢，你何必推托。」

陳毅陪着笑臉說道：「元帥同志，實在不是推托，我自從脫離了軍職，八年來從未過問軍事，一

「好比一個舞女……」

…………

出了門，陳毅和彭德懷坐上一輛汽車，陳毅笑着說道：「我們的總參謀長算自己算得很準，怎麼不算一算敵人，國民黨軍隊還是八年前麼？我那一次雖然失敗，總算踏上金門島，恐怕這次沾不上金門一根草，就完了。」

彭德懷嘆口氣：「到時候鬧得不能結局，一定又是我的麻煩，誰叫我當倒霉的國防部長呢？」

陳毅問道：「你剛才為什麼不提意見呢？」

彭德懷苦笑道：「剛才有我說話的份嗎？遇到作戰，主意都是領袖們出，打仗要我們去打，打勝了是他們領導正確，打敗了怪我們指揮無方。不瞞你說，禿頭，我最近實在寒透心了，粟裕這小子還作夢哩！」

× × × ×

前文提要：中印邊境發生衝突，周恩來想同尼赫魯見面商談為尼赫魯所拒，開會時陳毅想插嘴……

活曹操說到這裏，陳毅突然張下口想說話，趕快又闔上，未曾說出來。卻被毛澤東看見了，用手一指：「你有什麼意見。」

陳毅趕快繃着臉說：「報告主席，我沒有意見。」

毛澤東一瞪眼：「胡說，我清清楚楚看見你的嘴張了一下又閉上，到底你心裏想說什麼，趕快坦白說出來。」

陳毅平時雖有急智，善於臨機應變，此時被毛澤東一逼，卻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活曹操拈着五色鬍子說道：「主席不必追問了，依我看，大概心裏又想到女人身上，也許把這裏當成了北京飯店都說不定。」大家聽了都笑起來。

毛澤東一拍桌子：「不成，一定要他說，我倒要看看他心裏想的什麼事。」

陳毅看見了這種情形，實在不能再含糊了，萬一毛澤東說他腦子裏想反黨，如何得了！於是紅着臉說道：「剛才林老勸周總理再寫信給尼赫魯，我

只要寫的多，一封不成又一封，纏急了她一定要回信的。當時我想下總理不妨姑且把尼赫魯當成一個漂亮女孩子，騰出閒空，陪上小心，努力去追，最後必然能達到目的。」

陳毅說過，果然鬨堂，連劉少奇都撐不住大笑起來。

周恩來笑道：「這個便宜還是讓你檢吧！好在尼赫魯身兼外交部長，和你也算門當戶對，你去追他好了。」

× × × ×

前文提要：毛澤東鬧出人民公社大亂子，一時無法收拾，回到北平召集政治局委員開會，想把責任推給大家，周恩來就去同朱德商量，把許多大頭目找在一起開會商量……

原來周恩來知道毛澤東回來了，曉得人民公社問題要引起風波，就去探望朱德，兩人靠在烟榻上談起這個問題，朱德嘆口氣：「毛潤之的運氣是走完了，他近來無論作什麼事，都是朝壞的方向去走。現在平地一聲雷鬧出什麼人民公社，又說吃飯不要錢，這種粗淺道理連我都懂，一旦人人吃飯都不要錢，誰還肯出力作，最後一定搞得有錢也買不到飯吃。」

周恩來笑道：「老總說的對，這個困難就在眼前，到了那時，劉少奇一定乘機打擊老毛，咱們這些局外人怎麼辦？」

朱德聽到最後一句話，登時把烟槍放下，閉着眼思索了一時，睜開眼說道：「這個問題確不簡單，最好還是把大家都找來談談吧！」

周恩來標眼笑道：「我來找老總，就是這個主意。」兩人說過分頭打電話，一時陳毅、劉伯承、林彪、李先念都來了，大家坐下之後，周恩來先把開會的意義說了一遍，然後說道：「我們一向作風是決不反對個人，只對事情本身去研究，現在毛主席鬧出這個人民公社，大家看看它能否成功，然後再決定我們的立場。」

陳毅笑道：「他這個吃飯不要錢的辦法行開了

朱德縐縐眉頭：「禿頭，你怎麼一句正經話都不講。」

陳毅繃着臉說道：「老總，我是講正經話，咱們四川人有句土話：『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我們在法國的時候，法國女人把結婚看成找到長期飯票，雖然說法不同，意義卻一樣。大概女人嫁人只有兩個目的，一是解決生活，二是有個溫暖的家，現在被我們這位偉大英明的毛主席，搞出這樣一個玩意，吃飯既然不要錢，第一個目的失去了。結婚之後夫妻子女又不能住在一起，男人編成男隊，女人編成女隊，隨時調配到任何地方去苦戰，在這種情形之下，家庭自然沒有了，試問女人還嫁人作什麼？換我是個女人，我一定不嫁了。」

陳毅說道，大家忍不住又笑起來。

林彪搖搖頭，說道：「你的理論雖然說的頭頭是道，但是你的基本看法錯了，你以為人民公社會成功，是吧！」

陳毅未及答話，林彪又接着說道：「根據蘇聯老大哥的先進經驗，這條路是走不通的，赫老最近兩年向農民作了幾次大讓步，如准許農民增加自留地，可以在自由市場出售穀物及家畜，後來甚至連拖拉機站都賣給農業合作社了，這樣才能刺激生產的增加。我們不知吸收老大哥先進的經驗，卻跟他們背道而馳，若能成功，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不是普遍的眞理了。」

朱德嘆口氣道：「說起老大哥的先進經驗，我自然沒有你們了解得多，不過我的人生經驗，卻比你們豐富，我可以斷定人民公社一定失敗，因為不問工作多少，都有飯吃，又都吃一樣的飯，試問誰還肯好好地作。」

× × × ×

前文提要：政治局委員都去北戴河開會，商討人民公社事，陳毅卻接到袁雪芬電話要他去上海……

接到通知，政治局委員及列席人員紛紛趕去北戴河，八月十七日會議正式開始，政治局委員到了

十九人，只少一個陳毅，原來陳毅剛要動身，突然接到袁雪芬從上海打來的長途電話，要他去上海參加「文藝創作躍進展覽會」的開幕禮，因爲這個展覽會是上海文聯主辦的，文聯主席巴金邀請袁雪芬去剪綵。巴金當時以開玩笑的口吻問道：「袁小姐能不能請陳副總理來主持大會開幕禮？」

袁雪芬一口答應沒有問題，當天晚上就給陳毅打個長途電話，陳毅接到這個電話大爲着忙，當時委婉曲折說明政治局會議就要開始，實在不能去。

袁雪芬聽了大發嬌嗔，只說：「你這次不來以後不要來見我了。」砰的一聲把電話掛上了。

這一來陳毅就慘了，繞室徬徨，六神無主，想了兩個鐘頭覺得政治局會議可以不開，上海實在不能不去。馬上就坐車去找周恩來。到了周恩來小公館裏，只見蕭小姐正在整理文件，周恩來坐在沙發上看日本出版的青色畫報，一見陳毅問道：「你什麼時候走？」

陳毅蹙着眉頭說道：「總理同志，我不能去開會，我要請假到上海去治病。」

「治病！」周恩來端詳一下，問道：「你一身肥肉，滿面紅光，有什麼病？」

陳毅用手連連捶腰，說道：「不瞞總理同志，我是腰子病，多年來就時好時發，現在突然又發作了。」

周恩來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說道：「你自己要珍重一下，不要再任性胡鬧了，我比你還大一歲，你看我的身體龍精虎猛，幾時害過病，用過藥。」

周恩來還向下吹，蕭小姐已在翻眼瞅他，陳毅一標眼看見蕭小姐正拿兩盒荷爾蒙向包皮裏塞，不由得笑了。

周恩來又問道：「你既然有病，就到協和醫院住兩天好了，何必巴巴跑到上海去。」

陳毅說道：「我這個病西醫沒有辦法，只有上海一位老中醫，以前和張簡齋在一起行醫的，他摸透了我脈理，每次發作了，吃他幾劑藥就好了。」

周恩來沒有辦法，只好說道：「那你寫張請假

陳毅苦笑道：「總理放心吧！我也快六十歲的人了，難道這樣不知道愛惜自己。」

陳毅寫了請假單交給周恩來，捶着腰出了「總理私邸」，一上汽車就吹口哨，一直吹到家，進了臥房只見張茜也在收拾東西，見了面問道：「我們幾時動身？」

陳毅當時怔住了，不知怎麼回答好，不過他究竟是個外交長才，善於隨機應變，略一沉吟，嘆口氣說道：「暫時不去北戴河了，我要到上海去。」

張茜一聽說陳毅要去上海，好似打了個震雷，厲聲問道：「你去上海作什麼？」

陳毅又嘆口氣道：「福建前線出了問題，粟裕這小子支持不住了，政治局決定派一名委員去處理，這個人必須既懂軍事，又懂外交，因爲到前方可能大打，也可能和談，試想除去我還有誰合格，所以組織上決定派我去一趟。」

陳毅正在向下說，突然周恩來打來電話，說是毛澤東只給三天假期，最遲八月二十一日定要趕回北戴河。陳毅連聲應承，心裏在想有一天時間也交了差了，這次眞算是公私兼顧了。

× × × ×

前文提要： 中共同北韓簽署協定，決定派陳毅率領軍事代表團去訪問，結果告吹。

中共接着又同北韓簽訂協定。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給予北韓四億二千萬盧布貸款。

北韓共產黨本來是依違中俄共之間，不過，其中大部份高級頭目是在中共區成長，對中共關係自比較深。當中共出兵「抗美援朝」時，北韓共黨對中共深爲感激，以後韓戰停止，中共軍在北韓以佔領軍自居，不但欺凌民衆，甚至侮辱北韓共幹，兩方面時常發生衝突。北韓就向蘇聯訴苦，赫魯曉夫乃慫恿金日成向毛澤東抗議，並準備發動亞洲共黨控訴中共，毛澤東看見形勢不妙，一面派人向金日成解釋，一面找替罪羔羊，將責任歸咎於政治工作失敗，把政治委員李治民，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撤回來，改派王平同梁必業繼任，其實還是換湯不換藥

之間的磨擦益形嚴重，最後毛澤東不得不下決心，把「援朝志願軍」全部撤回，從此以後北韓對中共感情才漸漸好轉。

不過，蘇聯對北韓也不放鬆，中共對北韓的經濟援助並不比蘇聯多，金日成也就樂得兩面逢源，始終不肯宣佈立場。毛澤東派周恩來去拉攏北越同外蒙時，原把北韓算在自己的一邊，但是，又不能完全放下心，所以才又給予大量援助。

協定簽訂之後，中共又派出一個軍事代表團訪問北韓，代表團長本來打算派林彪去，林彪有病纏綿床第，不能起身，彭德懷又犯了過失正在勞改，陳毅本想到北韓去出下風頭，就自告奮勇要求，毛澤東也答應了，陳毅回去高興得手舞足蹈，逢人誇耀這趟差使，指出明成祖及袁世凱都曾娶高麗女人爲妃，高麗美人天下馳名，這次可是要試試了。當時又改了一首明人詩，其中有「名震中朝拜元帥，魂斷高麗念美人」的「名句」，到處給人看，欣然自得。不料馬上就被毛澤東知道了，又氣又笑，立時把陳毅找來，劈頭就說：「關於去北朝鮮的軍事代表團，不用你去了，我另外派人。」

陳毅當時好似冷水澆頭，全身都涼了，站在那裏怔了半天，問道：「爲什麼不讓我去，主席是不是不信任我。」

毛澤東噴口烟圈，笑道：「你自己估計呢？」

陳毅陪笑道：「有些同志愛拿我開玩笑，一提到女人就想到我身上，其實我今年也六十二歲了，……」

毛澤東揮手說道：「你這叫做賊心膽虛，其實我不讓你去另外還有原因，我們這次派的是軍事代表團，你是外交部長，怎能帶隊。」

陳毅陪笑道：「這一點沒有問題，我是一名元帥，率領軍事代表團應該是合適的。」

毛澤東說道：「元帥多的很，犯不上派你這個外交部長去，你安心跳舞去吧！將來去北朝鮮的機會總是有的。」

陳毅不敢再爭，無精打采地的回去，到家把一首詩稿連同擺在書架上的明詩別裁全撕了。



往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瑞士多山、多湖，湖光山色優美，有「世界公園」之稱；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瑞士的環境和平安定，向來都嗅不到戰爭的火藥味。瑞士的政治雖有點近於「無爲而治」，但它卻是一面民主自由的鏡子。

瑞士的首都是伯爾尼（Berne），著名的城市有日內瓦（Geneva）、蘇黎世（Zurich）等，均爲旅遊勝地，這都已是普通常識範疇內的事了，談到瑞士，最値得提出的，還是瑞士在政治方面的民主事例。

住於瑞士東北部有一個地方叫突爾高邦（Kanton Thurgau，這裏所說的「邦」，相當於中國的一「省」），邦政府的所在地本來是設在女人城（Frauenfeld），但是，突爾高邦每年七月間舉行的邦議會，卻必定在另一座叫做酒城（Weinfelden）的小城裏召開；這雖然不是一件大事，但卻多少也可以顯出瑞士在政治方面的民主。酒城是個產名酒的富庶地方，人口逾萬，它的地理位置又恰好居於突爾高邦八個區的中心，酒城的代表們曾不止一次要求突爾高邦應在該城設治，爲了使酒城的居民不失望，於是採取折衷的辦法，突爾高邦在夏季召開的議會，均在酒城舉行，而在冬季召開的議會，則仍於政府所在地的女人城舉行。

可能瑞士本來就「與世無爭」，而瑞士的人民又享有充分的自由，影响所及，人們對議會似乎都不大注重，所以各地議會的會址也絕不富麗堂皇。以突爾高邦政府所在地的女人城爲例，該議會大廈是一八九八年建的白色三層樓，內部陳設的簡陋，比一間普通咖啡館也不如；照實際環境來說，瑞士人是不會沒有錢來修蓋一所新型的議會大廈，但各地的議會建築卻如此簡單，由此可證明瑞士人都只把議會視爲作例行公事，對議會的召開不會怎樣重視。但這並不是說瑞士人民不關心政治，只好說明了目前的瑞士，確實已做到了「無爲而治」的境界。

瑞士人對議會的召開並不怎樣重視，可以從法國一位記者的筆下加以說明。該記者去年底訪問瑞士時，恰値當地召開議會，記者和一位年老的議員聊天，他想起瑞士如此富有，議員們的待遇必定會很優厚，便從待遇方面談開來，那位老議員卻笑道：「我們今天來開會，所領到的就是今天的薪水二十五法郎（在瑞士這是一個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資）和實際的車費。」記者問他：「你們是否有一定的會期？」「不，只在有些議案須討論時，我們才召開會議。」「那麼，你們議決的案子是否就要由邦政府執行？」「也不，任何一件決定要辦的事，我們都要再通過一次全邦民眾投票決定的手續；議員只能某一議案的票。」「議員們是否都另有他們自己的職業？」「當然，我就是做生意的；在我們中間，各行各業都有，有工人、也有博士。」

會議開始時，先由一位職員點名，不赴會的照例由議長替他說明請假的理由，但有些「理由」卻幽默得使議員們哄堂大笑，會議由始至終，均沒有任何繁文縟節。那位法國記者加了一句按語說：「像這樣的議會，在全世界各國裏面，恐怕只能在瑞士才可以見到。」

如果我們有機會旅行瑞士，便會加深體會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句話的眞實性。在瑞士，人們的腳踏車有鎖而不用鎖，來了客人不須報戶口、看護照的手續，這在歐洲也是其他國家未能見到的事。還有，在瑞士的城市中或公路上，絕少見有警察和紅綠燈設備，但那些駕車的人卻均會自動在某些地方減低行車速度，儘管公路上沒有一個行人，他也會這樣做；瑞士的老年人滿六十五歲就可以不再工作，樂享天年；在瑞士，沒有一個人爲求學位、求職業而憂心忡忡，因爲有更多的機會在等待着他們。在瑞士，沒有階級，沒有窮困，人們是那麼心安理得在守着原有的工作崗位，儘管他是做一個工人或一個售貨員。從每個議會的表現，正好反映了瑞士國民心理和生活的安詳寧靜，瑞士的和平安定，就是由這種國民心理形成和產生的。

「無爲而治」的瑞士

鐵岳

瑞士有沒有共產黨？據訪問瑞士的法國記者報導，在瑞士的國土內，目前只有Basel和Bern兩個很小的邦有微不足道的共黨分子，但共產黨在議會中根本沒有作用，故共產黨要在瑞士謀求發展，且絕對沒有可能性。

從一二九一年八月一日瑞士中部三個邦發表聯盟宣言開始，到一八四八年瑞士組成聯邦以迄目前，每年都定八月一日爲國慶節。由訪問瑞士的法國記者所報導的瑞士國民慶祝國慶儀式，也可以看到瑞士人民力求生活安詳寧靜的性格。

在國慶節那天，瑞士的人們日間均仍照常工作，只是較早提前下班，慶祝的時間都在晚上，而且大都選擇綠草如茵的大廣場舉行儀式，慶祝的內容主要是燃放烟花。以突爾高邦的女人城爲例，入夜後，教堂經過鳴鐘八响，廣場和山谷上即燃起紀念烟花，在火光的照耀下，集合在廣場草地上的男女才莊嚴地唱起瑞士國歌，人們肅然起立，瑞士國歌與英國國歌同一曲調，採用一首聖歌，只是瑞士乃用德文來唱。國歌唱畢後，人們都同聲朗誦一二九一年聯邦宣言中的重點，誦起詩人席勒所寫的名句：「愛死，勝於在奴役中生活！」

「愛死，勝於在奴役中生活！」這是瑞士婦孺都能傳誦的名句，也是共產黨無法在瑞士國土發展的謎底。



巴國軍人處境狼狽

誤信中共 一敗塗地

天涯客

直到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前，巴基斯坦一直是它在西方陣營中最重要的朋友。基辛格第一次飛到北京去「朝聖」，就是由巴基斯坦的總統雅耶汗替他安排的。

助巴殺人・中共濶綽

北京的超音速航空兵團，雖然還在拼拼湊湊，人機兩缺的階段。但它卻很大方地供應了巴基斯坦，一大隊仿造的米格式二十一型戰鬭機。儘管「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裝甲部隊，每師只有一百輛輕型和中型的戰車，巴基斯坦的陸軍卻收到了數以百計的中共坦克，有的是中型的；有的是水陸兩用的。

在金錢上，北京的出手，來得更加濶綽，光是一九七〇年的一年中，就借給了巴基斯坦兩億美金的「無息貸款」，相等於雅耶汗國庫中外滙準備金的四分之一。

這兩個國家的「兄弟友誼」，在將近一年前，達到了最高峯。雙方的特使，在西巴的首都簽訂了一個「攻守同盟」的秘密協定，針對着它們的共同敵人——印度。

惹起戰火・紙虎現形

印巴戰爭的爆發，使得在聯合國的椅墊子上還沒有坐熱的中共，面臨着兩項抉擇：或是以一個熱心於和平與安寧的「强國」姿態出現，或是向全人類證明：自己的確是個不折不扣的「世界革命中心」，結果，北京決定了頭一條路，除掉在嘴巴上大


雅耶汗「尚能

還敬中共。——那就是「紙老虎」這三個字！

而另一隻在戰火中被發現的「紙老虎」，就是在巴基斯坦趾高氣揚地統治了十三年的丘八們。

銀樣蠟槍・一敗塗地

誰都沒有想到：一個在歷史上似乎從沒有打過勝仗的印度，居然會在短短的兩週間，殺得那些在美式裝備和中共的戰車大炮飛機下，一向十分神氣的巴軍，卸甲丟盔，一敗塗地。這也就怪不得千千萬萬受夠了軍人氣的老百姓們，在投降的消息傳出以後，到處都在找他們的「人民戰士」算賬。西巴的學生、苦力、小販、公務員和家庭婦女們，幾個鐘頭以前，還被「巴軍大捷，勝利在卽」的官方公報騙得團團轉；而且紛紛獻出了自已的最後一文錢，來塡滿「國防獻金」的募款箱。現在卻「見兵就打」，一面打，一面還罵他們是「賣國賊」！

堂堂總統・判處「死刑」

在皮夏瓦地區，人們憤怒地放火燒掉了雅耶汗剛才修好的一座豪華別墅。離那裏不遠的拉瓦平迪區，也舉行過一次「羣衆公審」會，把北京的「親密戰友」雅耶汗，在缺席審判下，公開地處以「死刑」。

國會中的右派，也對這位「總統」大張撻伐。他們乾脆說他「賣國通敵」！因爲他雖然在口口聲聲地去打。他除掉每天要照例喝一大瓶威士忌酒，打兩場高爾夫球以外，簡直不知道在忙些甚麼？作爲「三軍的最高統帥」，他那一套「指揮作戰」的散手，更使人感到十分莫名其妙。——巴基斯坦自從立國以來，一向有個戰畧上的最高原則，那就是：「當敵人對東巴成爲威脅時候，立刻要在兩千公里以外的西巴邊境，發動大規模攻勢，以收『釜底抽薪』之效。」誰知在印巴戰爭中，雅耶汗居然忘記了這個金科玉律，只在西線上發動了一天攻勢，就馬上下令改攻爲守，「不得率意輕進」！

另一個使人大不解的地方，就是他使用在東巴


印軍槍尖下的巴軍(俘虜)。

始終都留守在大後方，根本沒有開上前線。

潰不成軍·禍及酒商

就連眞正上了前線的部隊，也搞得一團糟。素來禁酒的這些「伊斯蘭戰士」們，在戰場上源源得到的，不是軍火彈藥和救傷包，而是大瓶小瓶的洋酒與土酒。弄得許多指揮官和參謀人員，不是大醉如泥，就是亂發酒瘋。巴軍放下武器以後，在拉荷爾這座大都會裏，首先倒霉的就是賣酒的店鋪。人們認爲：如果不是酒把那些前線官兵灌迷胡了的話，戰事也許還大有可爲。因此，激烈點的人，居然嚷着要把那些酒商酒販，個個抓來絞死！

對這些怪現象應當負責的人，第一個就是雅耶汗的股肱之臣——參謀總長哈密汗。他在戰敗之後，引咎辭職，本來還想和舊日的部下們，握手道別

民憤難平·司令遭殃

空軍總司令阿斯伽汗，曾經在羣眾大會上慷慨激昂地發言，痛罵「那些把祖國出賣給印度的將軍老爺們」。——他萬沒有料到：羣眾會擁上台來，先把他打了個鼻青臉腫，遍體鱗傷。一面打，一面還問他：「出賣祖國的勾當，你不是也有份嗎？」

光挨了打，還平息不了老百姓們的憤怒，成百成千的高中級軍官，都不但丟了飯碗，而且要坐牢「候審」。罪名是：「戰爭罪犯」。像雅耶汗一類的大亨，就來得更加嚴重了，人們乾脆一口咬定他們「賣國通敵」！

據說：根據可蘭經上的規定：對一個「賣國賊」的刑法是：亂石砸死，十字架上釘死，活活燒死，或是砍掉右手和左腳。



看，當日雅耶汗（前排右第一人）與親密戰友周恩來（一）眉目傳情，多麼得意！

廣東的桃源

陀虹

陶淵明寫「桃花源記」和「桃花源詩」，本來事屬寓言，那是他黃老思想所產生的幻影而已。

但後人卻多所依託，現在國內的桃源地名便每每是多添附會。不過最有名的倒是湖南的桃花縣，據說縣城西南十五里，有所謂桃源八景的「桃川仙隱」，便是「正宗」的古桃花源。其實，桃花源不必眞有其地，而「桃花源精神」倒是値得一記的。

如全祖望「鮚埼亭集」中載「邵得魯事畧」，說他在明朝亡後，削髮爲僧，一日入山迷道見有一處鷄鳴犬吠的地方有古衣冠的人來往，一問之下原來彼此都是遺民。

黃梨洲的「兩異人傳」也記有滿淸下令薙髮，有徐姓的人約同宗族入雁蕩山自闢桃源。在今人瞿兌之和曹聚人的筆下也曾記述過類似的「桃源精神」事跡。總之，在亂離之世的邊遠地區就容易出現這種富有「桃源精神」的牧歌式的農民村社。

三百年前，廣東乳源的梅花峒也曾出現過類此的桃花源。那是在明亡以後，附近農民數百千家由兩個明朝遺老的領導下，逋聚於該處修築堡壘來固守山峒，在明亡後三十多年中，他們既不肯薙髮，也不肯讓淸廷的官吏進入，每年只是按期繳納兩次田賦，那是由淸兵在山崖下大聲說明總數多少，而峒內的人就如數在崖上用繩弔下來，而每次都不少欠。



乳源梅花峒的事跡，由於滿淸二百六十多年來，人們都諱莫如深，如屈翁山「翁山詩外」也只有梅花遼水詩曾說到：「梅花遼水地，幽絕可避秦，耕鑿無餘事，衣冠在野人。人人持鹿鐵，處處見熊伸，猺女歌聲好，風吹聽不眞。」使我們從詩中想像當時梅花峒內的生活概況而已。

梁啓超在「中國文化史」中也曾提到此事，他說他祖父還記得那兩位遺老的名字，可是到他著書時卻又忘記，他說梅花峒現在屬花縣，但眞正的所在經洗玉淸的考核卻是在乳源。

廣東鶴山亦有一桃源，數年前筆者曾經到過，初時，我頗嚮往於這富於浪漫和傳奇性的名字，但到「置身桃源」時，那僅是公路旁的數十戶人家，他們並非是「居人未改秦衣服」的「古衣冠」，而是和大陸所有農村人口一樣：乾槁的身子，枯黃的面孔和襤褸的衣裳，附近的幾條村也是歸併桃源公社的，聽那名字倒也夠美麗呢！

嘉慶年間的進士龍莘田是廣東順德人，他以集桃花源記的字來做詩最爲人傳誦，時人評爲「不即不離，境界甚高」，其實玩文字技巧的人，他沒有生逢亂世，又那知「桃源」兩字本是伴着罪惡而生呢。

横眉語

蘇聯承認孟加拉

蘇聯終於承認了孟加拉國。這是由於印巴之戰形成的一個新國家，是印度打出來的，更重要的是蘇聯在背後支持，蘇聯之所以延遲到今天予以「承認」，只是一種姿態，其實大家都曉得，這是必然的事。

蘇聯是第一個承認孟加拉的大國，蘇聯的承認，增加了孟加拉在國際間的地位，同時，也使獨立的事實更加不可以抹煞。

最使人注意的問題，蘇聯承認了孟加拉國之後，巴基斯坦是否與蘇聯絕交？巴基斯坦雖然是中共的馬仔，但過去對這共產集團的老大哥一向還保持相當友善關係。這一次的印巴戰爭，戰火沒有蔓延到西巴，蘇聯背後的影响力是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不是蘇聯的約束，印度可能不以解決東巴爲滿足。

因此也可以說，巴基斯坦留低半壁山河，也是拜蘇聯之賜，在巴斯坦正盡力爭取外國支持的時候，相信對於「與蘇聯絕交」一事，必定慎重考慮才作出決定。

蘇聯一方面承認了巴基斯坦認爲是「傀儡」的孟加拉國，一方面卻邀請了巴基斯坦布圖到莫斯科訪問。顯然，這是一種安撫行動，也許因爲這一「邀請」，使巴基斯坦不敢貿然絕

付中共，使他的面子更加過不去。巴基斯坦在印巴戰爭中倒下來，是中共自發動了乒乓外交以來最大的一次挫折，壞就壞在周恩來一再聲言「全力支持」巴國，而結果是眼看他倒下來，毫無辦法。

中共已拆穿了是一個紙老虎，他要作「第三世界」領導者的美夢也被敲破了，亞非發展中的小國，對於中共的「支持」難免存有戒心，布圖經過這一次的重大挫折，自然也有戒心，一切會逆來順受，如果他果眞接受蘇聯的邀請，到莫斯科訪問的話，表示巴基斯坦已不再視中共爲唯一的支持者，而在中蘇共之間，成爲一個「中立國」，這在中共和蘇聯的鬬爭中，當然是一件十分丟臉的事。可是，中共這個臉是丟定的了。

中共自己顧自己

在當尼克遜總統的先遣部隊出發往北平作一切技術上的安排之際，美國龐大機羣在北越進行了繼續多天的轟炸，這項轟炸的作用，老萬已作過分析。但把這兩件事併在一起，卻極饒諷刺性。

大家都知道，中共一向聲言支持北越的「抗美救國」運動，在任何一個場合裏，都聲言誓以全力來支持北越和印度支那人民「擊敗美帝國主義者的軍事侵畧」，那麼，對美機這一次連續多日的大舉轟炸，當不會坐視罷？

自一九六八年前詹森總統下令停炸北越後，北越就如共軍的庇護所，一如韓戰中劃定不越過鴨綠江一樣，美國是慣打這種「有限度」戰爭的。

孫傳芳的

孫傳芳是屬於直系軍閥後起之傑，初在湖北督軍王占元部下服務，他與王雖是山東同鄉，並不那樣重視，直到二次革命爆發後，才一躍而爲督署顧問，兼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那時各省由新軍獨立而被推爲督軍的，如江西李烈鈞，山西閻錫山，貴州唐繼堯，都是他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很要好的同學，所以他在湖北的地位，也跟着提高。後來更聲勢日壯，野心日大，儼與直系後期的第一號領袖吳佩孚分庭抗禮矣。表面上看來，他與吳佩孚以能桴鼓相應，實際上則同床異夢，除懷着不利於吳的種種打算，唯恐吳或成功，威脅到他的頭上。故當吳在武昌敗退，坐視不救，卒至倉皇北歸，全軍瓦解，造成了革命軍各個擊破的勝利果實，也是北洋軍閥注定了整個毀滅的命運，除了張作霖僅可在關外苟延殘喘以外。

吳佩孚既敗，孫氏在江西浙江的基地，亦相繼失守，紛紛投入革命懷抱，他爲了挽回頹勢，曾不惜向張作霖屈膝投降，親到北平，向張氏的生日壽典，行了大禮，且稱要爲張氏奪回山東、江蘇兩省，以贖前愆而表賀忱。張作霖大爲歡喜，除撥給大量軍械物質外，並慷慨地送了他六十萬大洋。可是經過了龍潭一役，證明這最後掙扎的希望，也沒有了，從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重整旗鼓。

孫氏失敗的原因，雖然很多，但由於他的刻薄貪財，軍心不服，因而影響到士兵的作戰能力，當是最重要條件之一。尤其自龍潭之戰後，做了張作霖的降將，情知天下大勢已定，逐鹿中原，絕不可能，只好把所有搜刮的財富，寄存於日本正大銀行，作爲下野歸休的享受。故往往幾個月不會發餉，僅准借支伙食費用，以致將士人人切齒，駡他一毛不拔，想以饑兵驅戰，仗打贏了，勝利品卻全歸於他，任由他的興頭，或多或少，派點賞賜給下面，連强盜式的分贜，也談不上。據說他那次從奉張手中拿到的六十萬，就沒有給部下沾過餘潤，且詭說是二十元折合一元的奉幣。可見孫氏的器識，根本就不像一個政壇角逐的腳色，只是侏儒巧宦之雄，喜於投機抵隙，因緣時會而已。

不過，這也不僅孫氏一人爲然，民國以來慣於搞風搞雨，動以稱兵作亂爲職業的，誰不是成固欣然，敗亦可喜，橫豎所犧牲的，是老百姓的血肉，他們早已在外國銀行，存放一筆足備做寓公的雄厚資本，縱然失敗，決不會同君主時代一樣，招致毀家赤族之誅，更不會以逆產罪名，向外國銀行查封沒收。最低限度，仍可在租界優遊逸機，不失當年稱孤道寡的排場，甚或新政府還要寵以出洋考察等類的名義。毋怪馮玉祥、唐生智之輩，把造反作亂，視爲與革命同一字眼，只要手頭有兵，誰也不妨僥倖一逞？何況已是腰纏萬貫，手握着五省軍符的孫



……遊說，如果美機繼續轟炸北越，中共就會撤銷對尼克遜的「邀請」。

尼克遜的先遣隊在這時出發，中共並沒有「拒絕」的表示，可見貝却敵無非故作驚人之論。本來，如果中共能對美國作出「政治杯葛」的表示，會對北越及印支人民發生振奮作用，從而提高他們的戰意。

但中共本身卻需要尼克遜的訪問來刺激一下正加緊向他們威脅的蘇聯，當然不會「撤銷邀請」，而對北越的轟炸，又是尼克遜直接頒下命令的。看來，中共對北越的「全力支持」，又走回對巴基斯坦的舊路了。

北越領袖對白宮先遣隊在此時出發會有怎麼樣的感想呢？兩月前，北越總理范文同訪問北平時，據說已得到周恩來的保證，不對越戰進行枱底下交易，這也許是可信的，不過，中共爲了本身利益，卻不能把北越放在前面，因此，儘管美國對北越加强軍事壓力，也不出頭，以免「影响大局」。中共借美壓蘇的用心至爲明顯，因此尼克遜訪北平之行，中共比華府更爲重視。

日發展核子武器

最近屢傳日本發展核武器，因爲，日本漸感到美國不可信任，尤其尼克遜積極推行與中共修好的政策，而中共又是亞洲唯一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因此日本感受威脅。

日本要發展核子武器，相信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爲，發展核武器主要的兩個條件——科技與經濟，日本都都具備。而核子武器又不再是美蘇兩大國單獨擁有的秘密，各國科學家都可依樣葫蘆，製出這些毀滅性的東……因而……就產生安全感。

今天，日本雖然在美國的核子傘內，美國的核子力量，當然比中共强大得多，在這個核子傘內應該可以得到安全的；但尼克遜的政策，使日本發生疑慮，求人不如求己，所以日本人才有自行發展核子武器的心願。

雖然，核子競賽是玩火的舉動，很容易招致整個世界的毀滅，可是，除了發展核武器外，又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消弭核子威脅呢？

爲了對付中共不斷叫囂的「解放台灣」，國府也有部分人士主張發展核子武器，當中華民國也擁有核子彈時，中共就更不敢用武了。

不過，要發展核武器，台灣比日本較爲困難，但仍不是沒有可能，最大困難是沒有核試的地方，尤其要進行避免輻射塵的地底核爆。不過，相信科學家一定有辦法克服這困難，假如國府有這決心的話。

如果日本和台灣都發展了核武器，中共對亞洲的威脅便會大大的減低。不容易克服的另一個困難是日本人反對的情緒。因爲，日本是唯一受過原子彈災害的國家，日本人是世界上反對核子武器最力的，過去的示威頻頻，可以見之，日本會堅持三個原則：不擁有、不生產、不把核武器帶到日本，要改變這原則，相信必然引起强烈的抗議和示威，恐怕未建成核武器，已弄到社會大亂。因此，日本在目前發展核子武器仍是十分困難的，它逃不過「人民反對」這一關。

萬人傑

財

初覺

有一次，他的幕僚向他報告，某方接洽，結果甚好，必須拿出三五十萬元，即可攤牌兌現，不料孫氏開出的票價，僅只一萬五千元，還說他已盡其家當所有了，氣得那位幕僚策士，揚長拂袖而去。

民國十八年，北洋殘餘軍閥，又在北平舉行大規模的會議，孫氏建議，說他有舊部二人，在革命軍，可以收買拉回。經原商定，以孫氏爲前敵總指揮，發表該二人爲兩個軍的軍長，但須把家眷送到天津，作爲人質，每月暫支給家用五六百元，孫氏無可奈何地接受了。然當那兩個軍長的家眷到了天津，每月應領的五六百元，只得到一百元上下，其餘盡爲孫氏納入私囊。像孫氏這樣的貪婪狼藉，簡直是見不得油水的蒼蠅。

張作霖死後，他在張學良部下，依然做着顧問和參謀。這位年輕使氣的少帥，卻不像老子那樣尊敬他，及楊宇霆橫被張學良殺死，孫氏覺得有些不祥，便連夜跑到大連，不敢再回瀋陽，坐吃冷門飯。他有座舊得生銹的汽車，原已說好送給他過去的參謀長劉某，誰知到了劉某領人來駕車時，打開車房一看，汽車卻不見了，後來問及他的副官，才知聯帥已暗中賣與日本商人，劉參謀長只得苦笑一聲而罷。堂堂聯帥，竟對僚屬大擺烏龍。

關於孫氏被施劍翹女士刺殺一幕，已在各刊物報導甚詳，成爲家喻戶曉的故事。但在那天事變前，卻有過奇異的預兆，世人或不肯相信，以爲是無稽的捏造謠言，不知人世間的事，無奇不有，確有許多不可用科學頭腦去理解的怪劇。據孫氏的親信賬房說，孫氏照例是在每天下午三時至四時，乘車到居士林去拜佛唸經的，那天中午距他遇難前兩小時，副官們正在閒坐聊天，忽然呀的一聲，大鐵門落鎖自開，一位無頭大漢騎在馬上，拉着一輛敞蓬馬車，闖了進來，停至在客廳前，副官喝問是什麼人？話猶未了，車馬人影都不見了。兩扇大門依舊關着，一切都如平時的安靜。嚇得他們目瞪口呆，卻不敢聲張出來。一會，孫氏便叫準備車子，侍候他到居士林去，身上更意外地換了一套新的長袍，罩上團花馬褂，好像要赴外賓的宴會。誰想到他這一去，便演出了施劍翹爲父報仇的壯烈鏡頭，那無頭大漢，就是被他所枉殺的施從濱的英靈。

或說這事幕後，還有着閻錫山的主使，因爲當時日本，已佔領東北，且擬進兵華北，閻恐孫氏將爲日人利用，危及山西。施劍翹的丈夫陶祖貽，原在閻部工作，因囑他們夫婦進行報仇，兼替他剪除後患，爲免陶祖貽牽連受累，曾佯爲離婚分居，作過很周密妥當的安排。這種說法，雖不能鑿實肯定，然以中國的政治惡潮，亦未必全無可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耳。



癮君子讚

近年來吸食毒品，成了時髦玩藝兒，以美國之富强，也被弄得束手無策。我們中國人在科學技術方面，或者不敢和歐美先進國家較一日之短長，但在吸毒、禁毒方面，經驗之豐富，堪稱舉世無匹，比那些先進國家還要「先進」得多。例如：遠在清宣宗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林則徐奉命欽差大臣，到廣州查禁鴉片，一次便搜獲鴉片兩萬餘箱（每箱百斤，合二百餘萬斤，三千餘萬両）。本港去年全年才查獲一千三百磅，二者比較起來，眞是不可以道里計了。

賣油郎雖然孤陋寡聞，但對「癮君子」們的生活情形卻很熟悉，原因是，我們的家鄉也是一個受烟毒之害最重的地方，親友之中名登鬼錄（烟鬼）者大不乏人。

毒品最可怕的是，一經沾染便再也無法擺脫，那怕是一個平時最規矩的人，只要吸上了癮，就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什麼卑鄙無恥的勾當也做得出來。我曾親眼見到一個地主的兒子吸上了癮，很快把自己一份家產吸光，變成了小偷。他的太太本是大家閨秀，也因爲染上毒癮，當她癮發無錢購買毒品的時候，一包毒品，她便自動獻身，甚至三人同床，她丈夫也全不在乎。所以我認爲一個人吸上了毒品，就等於宣佈了他的死刑，今生再也沒有希望了。

有人用「引、隱、癮、蚓、飲、尹」六個同音字，形容癮君子的生活，可謂入木三分，茲爲說明如下：引。引誘的意思，一個人初吸毒品，都是由一些狐羣狗黨的壞蛋引誘而成。

隱。吸食毒品，是最不體面的事，更不敢讓家人知道。所以要偷偷摸摸，隱隱藏藏。

癮。正式吸上了癮，便必須按照一定的時間吸食，心目中除了毒品之外，再無別物。

蚓。吸毒的人過癮時，蜷曲着身像一條蚯蚓。走路時也是彎腰駝背地一副可憐像。

飲。毒中得太深了，吸進汽體已不發生作用，吸鴉片的改吞烟泡；吸老海的注射嗎啡，到了這種程度，已距死期不遠了。

尹。這個字用得很妙，它是形容一根大槓抬着一具屍體，送進墳墓去。

吸毒是最可怕的，靑年們小心啊！正是：

常人變烟鬼，引誘開其端，吞雲因交際，
吐霧爲好玩。久之漸成習，人前不敢言。
上癮難自拔，屈曲如蚓蟮。愈吸癮愈大，

小販牌與作家牌

關於「牌」的問題，我自己學歷無法得到當局的承認，當然不敢存在任何奢望。但卻想不到，一些根本不需要任何知識和技能的職業，領牌也是如此的不容易。

中國的知識分子，平素最看不起「推車引漿者流」。但近月來我考慮「投筆從X」時，最先考慮到的，倒是去「推車引漿」當小販，不管賣牛腩麵也好，賣雲吞粉也好，賣鹹脆花生也好，只要當局允許，馬上就幹。因爲本小利大，只要不太倒運，月入千餘是沒有問題的。雖然工作並不輕鬆，要勞其筋骨，但比對之下，還是覺得勝爬格子多矣！至少可以一頭倒下去睡到天明，不必絞腦汁去找題材，覓資料。

後來跑去有關部門一問，才知道小販牌照早已停發矣！嗚呼！想當小販也只能當無牌小販！

我雖然知道「投筆從小販」的希望，怕是又要落空了，但還是死心不息，跑去請教幾位當小販的朋友，他們一致勸我死了這條心。他們認爲像我這樣的身體，「走鬼」之時必定比不上別人快，被抓上公堂的機會甚多，同一樣罪名，「無牌小販」罰款必比「有牌」者多。所賺的錢恐怕不夠付罰款。

我那幾位持有流動小販牌照的朋友，每一個都健壯如牛，氣力旣足，腿又長得長，但每個月被抓上公堂的次數也有十多二十次。假如是我，豈不是每一天都要被抓一兩次？那來那麼多錢繳罰款？那來那麼多氣力奔走？

李敖賣不成牛腩麵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但假如是爲了「牌」的問題，我想，還是乾脆不賣比較聰明。

當「有牌教師」艱難，當「有牌小販」也不易，那麼當什麼最爲容易呢？說出來保證使你大吃一驚，原來是當有牌「作家」最爲容易，無論張三李四，只要你有興趣，去領兩張商業登記表塡一塡，然後繳二十五元，登記當局立即會發給你一張「作家」（直譯應爲「自由寫作者」）的營業牌照。可惜的是領了這個牌，未必就有業可營，未必就寫得出文章，寫了出來也未必就有出路。

一年多以前，幾位朋友想找同仁辦刊物，想搞出版社，辦理了商業登記。後來胎死腹中，一切計劃均告失敗，想不到上個月稅務局人員，竟跑上「寒舍」查稅，亦可謂跑到和尚廟找梳子了。但可笑的還不止於此，那位先生問了我一些問題，知道我找不到工作，賴賣文爲生後，竟然從公事包裹抽出兩張商業登記表，叫我登記，並說這是法例。原來他把我們這類千字十元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市，所以在數年以後有這麼一本帶有學術味兒的書出現，難免引起人們尤其文化人的注意，人們都想從這本書中得知大陸學術研究的一鱗半爪，何況這本書是中共的新貴、科學院院長的著作，人們視它有代表性，是很有理由的。

關於學術研究，各人所據的資料不同、研究的深度廣度不同，觀點、角度不同，常常在一個課題中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原是毫不為奇的事。如以杜甫研究為例，仇兆鰲的研究就與前代許多評註杜詩的人觀點有出入。近代大陸學者研究杜甫較著名的，有馮至、傅庚生、王力、陳寅恪、蘇仲翔等人。其中馮至所著「杜甫傳」一書，史料翔實，篇章完整，行文流利，筆端帶有感情，曾經吸引了無數讀者，簡直可以稱為一部出色的傳記文學著作。上述諸先生，對杜甫都是推崇備至的，大抵沿用着歷來對杜甫被尊為「詩聖」這個定論。如今，郭氏與上述諸人唱「對台戲」，一反數千年來對李、杜的高度評價，郭氏說：「無論李也好，杜也好，他們的『光餘』在今天都不那麼燦爛了。」郭氏筆下這兩句「判詞」的出現，不論其正確與否，我們且放在一邊不談。問題在於郭氏的這番學術研究，使人看到大陸學術研究的動向，那就是在思想界中，文化人還深深地受着清規戒律的箝制，郭沫若雖然出來為統治者樹立樣板，他本人的思想也包括在內。

「樣板書」與清規戒律

關於李白、杜甫兩人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光輝地位，早就有公論，不是任何人的不承認就可以抹殺得了的。郭氏之所以拿李、杜「開刀」，也是看準了他們有典型意義這一點，意欲按照「階級鬭爭學說」——所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那些條條框框，來重新評價李、杜，為學術研究樹立樣板，定下調子。可以這樣認為，郭氏此舉是按中共的統治者的意圖辦事，他的學術研究從屬於政治功利，為中共統治利益服務。

文革時期，舉凡一切涉及「古」的東西都被視為「毒草」，學者有關的著作均在被燬之列。但那時候只借助於暴力來摧殘中國文化的精華，只是停於空喊政治口號，在學術思想領域內拿不出具體的東西來進一步摧殘中國的文化遺產。

現在郭氏的著作一出，無異給大陸的學術界樹立學術研究的具體的清規戒律，其作用等於江青搞的那些「樣板戲」。此書一出，行將見大陸的學術界更持續「萬馬齊喑」的局面。

非英

?最怕偷鷄蝕把米，無顏回到江東去！

賊去，兵去賊來，民無噍類矣！使起一城之眾，父台自將之，兄弟率鄉人之勇者，從旁相助，必剋賊矣！」

據說荆生兄弟獲得批准，設立民兵更練組織，與官兵合作，更班輪警，終於「民不苦賊，而江南大治」。

面子與治安

今日之香港，也出現賊匪嘯聚、擊掠市民的情形，由僻靜的墳場而至熱鬧的戲院、酒樓和商場，無一處沒有賊踪，巨刧案件一日數起，有在警署門前以兇器脅逼擄綁，更有逕行光顧警署，偷竊署長大人之財物，簡直視警方如無物，予取予攜，「當佢死嘅」。報章揭露警方巡邏車每月限制行駛五百哩，平均每日只能「巡邏」十六哩左右，而修理警車的員工有限，警車不敷用，因此遇有刧案發生，「大隊警員馳至現場」時，得手的匪徒早已「散水」逃去。套用荆生語錄：「兵來賊去，兵去賊來，民無噍類矣！」

於是，有人倡議採用「荆生剋賊」的辦法，設立更練組織，由坊眾更班巡邏，守望相助。某一街坊會更擬出具體方法，申請自籌經費設立「護衛隊」，僱用護衛員，購置巡邏車，以無線電通訊與警方直接聯絡，官民合作，希望能遏阻日多一日的刧殺罪案。在無法可想之下，這不失為防止刧案的積極辦法之一。坊眾更班輪警、守望相助，可以補救因警方巡邏人手不足而令匪得伺隙胡為的流弊，對突發的罪案極有遏阻作用。可惜此一更練自衛的倡議，已被當局嚴詞拒絕，認為「無此需要」，理由是：警方才是執法的主要組織，更練制度「有鼓勵市民自行執法的危險」。

在下不敏，想不出當局為什麼要反對市民自衛防賊？警方時常鼓勵市民見義勇為，時常呼籲市民與警方合作，甚至不惜設立獎金獎狀以「撫郵」捉賊的模範市民，為何卻要拒絕街坊會自籌經費，成立更練組織，協助警方防止罪案？至於說自衛組織會「鼓勵市民自行執法」，這理由並不充份，倘如某處發生火警，消防官長未率領其「主要組織」駕臨之前，街坊自行救火，這豈不也成了「自行執法」？更練組織由警方管制，只是從旁協助，補救警方人手不足，並不等如奪去執法之權，當局實在沒有理由拒絕。唯一的理由，恐怕是面子問題，因為倘如批准成立自衛組織，即證明治安當局「無能」。

當局若眞的要顧全面子，應該拿出更有效的辦法來對付刧匪，否則鼠輩橫行，連署長大人的財物也辱承光顧時，那才眞的丟盡面子！

江城子

雜感二則

藍海文

中共取得大陸是三民主義的勝利

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是「莫名其妙」的。最莫名其妙的事情，莫過於共產黨人利用三民主義把三民主義變成三個口號而奪取了整個大陸。

共產黨取得大陸，並非共產主義的勝利，而是三民主義的勝利。這是不容辯說的鐵一般的事實。

翻開歷史，我們可以看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在老百姓面前根本就不談共產主義，而且黨幹部，尤其基層幹部，對共產主義根本沒有認識。

經過幾次大圍剿，眼看共產黨就要完了，這時日本人卻挽救了他們。日本人侵略中國，給共產黨製造了機會，共產黨在這個生死存亡關頭，趕忙叫出「抗日救國」的口號，要求「不打內戰，一致對外」。這個口號立即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並導至「西安事變」的爆發，以及共軍的被收編。「抗日救國」，就是「民族主義」，共產黨把「民族主義」變成「抗日救國」的口號，使自己轉危爲安。在「抗日救國」的口號下，拼命的發展自己的軍隊，許多最優秀的青年，在「抗日救國」的口號下，紛紛投向延安。由於武器的差劣，前線國軍節節敗退，正面與敵作戰失利，於是共黨巧妙的提出「游擊戰爭」，並在陝北成立「抗日軍政大學」，大量招兵買馬，中國人民看見正面打不過日本鬼子，便把希望寄托游擊戰爭，無數的愛國青年，爲了保家衛國，投向陝北，共產黨的隊伍開始壯大起來。

抗戰勝利了，國共兩黨的問題又顯得尖銳起來了。

國民黨遵照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指示，三民主義的政制必須由軍政過渡到訓政，由訓政再過渡到憲政，當時正實行「訓政」，共產黨見「抗日救國」的口號已經失去作用，於是猛烈指責國民黨獨裁，不民主，立即製造出一個「新民主主義」口號來。實行「民主」，當然對的，一部分人民立即又擁護起共產黨來。「新民主主義」是什麼？就是「民主主義」。「民主主義」就是「民權主義」的內容。

國民黨終於從訓政過渡到憲政了，中華民國的憲法誕生了，總統由人民選舉出來了。這時，共產黨再不能說國民黨不民主了。於是，共產黨又提出「土地改革」的口號，「實行耕者有其田」！農民最重要的是解決土地問題，這個口號一提出，又立即獲得人民的擁護。「鬪地主，分田地」，凡鬪過「地主」，分過田地的地方，必定要人民「參軍」，大部分鬪過人的，恐怕被人「反攻

一個歸來又

光是黯淡的。

美麗的桂林市以她那蒼白而憂鬱的臉孔歡迎我們。街道是冷落的，燈光是黯淡的。南站附近的小旅館也是骯髒而擠迫的。

東、西兩湖的湖水，發出腐朽的氣味，花橋的雕欄早已失去了朱色，唯有象鼻山把它的長鼻子浸在江心，正一個勁兒地喝着，彷彿要用江水來填飽肚子。

睡在蚊蟲嗡嗡叫，木虱到處亂爬的木板床上，嚐着沒有一滴油的觀達菜，但這並不減低我的遊興。在劉×卿和她的堂姐到某農場去探望親戚那兩天，我幾乎獨自走遍了整個桂林。

我們遊山玩水的經過，似乎沒有一一加以記述的必要，值得提及的卻是，這位出身於資產階級，回國不夠半年的女孩子，對社會主義制度堅強的信心和愛國熱忱，曾使我感到十分驚訝。

堂姐告訴我當年印尼的「排華」，受害者並不是大資本家，而是散佈於村莊、山芭的零售小商人，正因爲這樣，劉×卿的父親才不同意她回去中國大陸，他們家在「反華」的浪潮中，毫毛未損，因爲她父親在萬隆上流社會上頗爲活躍，不但和中共領事館的人員稔熟，而且和當地的民政長官和陸軍將校很有交情。印尼爆發「反華」浪潮之前，她父親早已從陸軍方面得到消息，也通過幕後活動，把一切事情都辦理妥當。他們的住宅，商店和產業不但未受到攻擊，而且得到陸軍當局的全力保護，前門後門都有武裝軍人站崗，儼然如軍事重地。

她父母親本來希望她選擇印尼國籍，以便他日發生什麼問題時，可以把財產移到她的名下，有效地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她父親儘管和當地的民政和軍事長官有交情，但他畢竟是一位來自中國的僑民，無論如何都不能被當作印尼公民處理（現在政策如何，不得而知）。可是劉×卿卻堅決拒絕父母親的要求，說她可以答應任何要求，這一件有關「入籍」的事，卻萬萬不能答應。母女之間曾爲此鬧得十分不愉快。她父母曾用盡辦法，企圖阻止她回去大陸，但她以死相威脅，逼使父母讓步。

對她這種愛國熱情，我沒有任何懷疑，也不覺得奇怪，失去母親的人，倍覺得母親可愛，受過異族統治和歧視的僑胞，格外渴望祖國的富強。然而劉×卿不但懷着滿腔的愛國熱情，而且帶着滿腦子「社會主義思想」，令我不能不感到驚訝。記得在文昌閣附近那個小館子裏，我們同桌吃飯的時候，我曾指着碟裏那些沒有一滴油的觀達菜問她，這樣的飯菜吃不吃得慣？也在談話中流露了我對「大躍進」和「公社化」的不滿情緒。我認爲「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這一系列的政策錯誤，導致農村經濟的全面破產，造成全面「大飢餓」的結局。我以爲，她剛從海外回來，[illegible]卻恰好和我的推測相反。

實行三民主義，反而給共產黨利用三民主義，把三民主義變成三個口號而奪得了整個大陸。

中共奪得大陸，從頭到尾未曾用過一句共產主義的口號，所以說中共取得大陸不是共產主義的勝利，而是三民主義的勝利。國府退出大陸，不但不是三民主義的失敗，相反的證明三民主義十分適合中國情況，中國人民十分迫切的需要三民主義。

林彪抗日罪該萬死

說林彪是「野心家」、「陰謀家」、企圖「槍指揮黨」都可以，把林彪「擁毛」的事實也作為罪，就實在那個了。

毛江要清算林彪，給林彪加上罪名，的確煞費心思。其實，有一條「罪」是可以置林彪於死地的。不過這條「罪」，毛江不能說出來罷了。

這個「罪」，就是「抗日罪」：林彪一生最出名的一仗是「平型關大捷」，林彪是靠這一仗聲名鵲起的。

打日本鬼打贏了也可以當作一罪嗎？

可以的。不但可以作為一罪，而且可以作為一個「大罪」！

這話從何說起呢？

共產黨叫「抗日救國」的口號，目的是擺出「愛國」的姿態，換取人民的同情，利用輿論困擾國民政府，藉以圖存而已。共產黨不但不抗日，而且幻想利用日本人來消滅國民黨。

「平型關」一仗，是一場紮紮實實的陣地戰，是毛共歷史上有名的戰役。這一場戰爭，是完全違背毛共意願的。戰爭的結果只有兩個：一是勝，一是敗。打敗了固然是慘極，打勝了也沒有好處。打敗了，可能全軍覆沒；打勝了，卻把日軍的主力吸過來了，同樣是壞透了。

林彪垮了，而且「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了。替毛江設想，就應該加他一條「罪該萬死」的大罪。

這條大罪就是：「平型關」一役，未獲毛主席的同意就打起來，這一仗把日軍的主力都吸了過來，以後日軍偶然也打共產黨，幾乎使紅軍全軍覆沒！「幾乎使紅軍全軍覆沒」，紅軍幾乎亡在林彪手裏，這一條大罪還了得？所以，只要想到這裏，林彪即使活着，也就非死不可了。

同志！同志！共產黨根本沒有「同志」。「同志」之可怕，千萬倍於他的敵人！

林彪死了，毛、周、江阻着一個「周」字，要請董力行壇主來給他看看星座了！

岳騫兄「給周恩來定讞」，已「有詩為證」，大概比鬼谷子還靈了！

孩子（三）

待旦

……，假如出自黨支部書記之口，那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可是竟然由一位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回大陸未滿半年的女孩子說出來，而且又說得如此純熟，怎能令人不感到驚訝呢？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她並非回到大陸後才開始接受這類政治教育，而是在印尼讀書的時候，這一套共產理論早已灌入她幼稚的腦袋。這不但說明中共在海外華僑社會，「統戰」、滲透工作做得成功，而且說明中共那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論，對於未接觸過大陸實際生活的人，特別是青年學生，是具有相當大的誘惑力和說服力的。

劉×卿當時，腦袋雖然載滿「黨八股」，但人性卻尚未喪失，也還沒有學會兩面派手法，未學會「劃淸思想」界線，進行「無情鬬爭」。

所以她沒有批判我的思想，沒有挖我的思想根源。而我也看出她所說的話是由衷之言，是由於思想幼稚使然，不予見怪，不然我們是不可能成為朋友。

短短的共遊日子，使我們很快相熟，也很快了解對方，當我們在那個富有熱帶情調的法國舊租界——湛江市，揮手送別的時候，內心已產生一種依依之情。

秋季開學第一個星期，我便收到她從藝術學院寄來的信，她在信中談到自己的「藝術觀」，也談到她對未來的幻想和期望，當然也回憶我們共遊的日子。我們也就這樣地通起信來。由於我們並非居住在同一個城市，所以通信的機會多而見面的日子少。

許多人有過結交筆友的經驗，可惜我未曾有過，不過我倒相信，通訊也可以使彼此互相了解。我們在書信中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對人生、文學、藝術、音樂的看法，有時也發生爭執，但終能互相了解，至少能了解對方的坦誠。

起初我以為她對「社會主義祖國」的滿腦子幻想，不是短時間所能夠改變的，想不到在我認識她不夠四個月，她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情已冷卻了。有許多華僑，在銀行裏的存款還沒有花光，櫃子裏的牛奶、阿華田還沒有喝光，戴在身上的手錶、金飾還沒有賣光，皮箱裏的衣服也沒有穿光的時候，思想還是進步的。可是當吃的、用的都吃光賣光之後，思想就落後起來，也就對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緬念依戀之情，紛紛申請出國。劉×卿思想轉變，雖然也跟其他華僑差不多，但她卻不是為了吃與穿。而是她的藝術觀和「祖國」社會的藝術觀發生衝突。

寒窗雜憶

小說

守夜記（下）

田韋

[illegible]上午還天晴氣朗，一過午，西北風就颳來了。烏雲從天角裏不停的湧出，像誰在那裏燒着濕松柴，骨嘟嘟的直冒黑烟，一個時辰不到，就黑壓壓的鋪滿了天。

昏昏黯黯的天氣，令人加重了寒冷的感覺，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了，臃腫得像大笨象，可還是全身沁沁的冷，沒點兒溫暖。

還不到六點鐘，天就黑下來了。

我心裏直嘀咕，天，可別下雨才好，要不，今晚可眞是慘了，「雪上加霜」只是冷罷了，風吹雨淋加上冷才眞的要命哪！

天都黑盡了，二楞子和阿艮還不見來，領了這份差，總不能打退堂鼓，好好歹歹熬過這一夜，明天收了蕃薯，就功德圓滿了！

我緊緊衣服，頸上纏了條圍巾，袋了娘特意煮給我「宵夜」的兩個雞蛋，就往二楞子家跑。走出門，冷颼颼的北風當頭當面吹來，臉頰刀子割般火辣辣的痛。

這鬼天氣，趕狗都不出門的，不會有人去扒蕃薯吧。

經過老佛叔家門口，裏面傳出小桂子有氣無力的哭聲，悽悽戚戚的。

「別哭了，爺爺給你哭得心都碎了！明天收了蕃薯，爺爺讓你吃個飽！」老佛叔無可奈何的哄着孫子，那聲音，聽了叫人直想掉淚。

我停了腳步，推開門進去。昏黃的燈光下，老[illegible]

「啊，是順生，坐坐吧。」老佛叔招呼我。

「小桂子，怎麼啦，別哭鼻子了。乖，看，我給你帶來什麼了！」我把袋裏的熟雞蛋拿出來，塞到他手上。

小桂子立刻停了哭，望着雞蛋笑得兩眼瞇成一條縫。

「啊，這，這怎麼行哪，順生……」老佛叔從小桂子手裏奪過，忙着要還給我。

「大叔，別了，給小桂子食吧，我有得食哪！」我塞回小桂子手裏，小傢伙扁了下去的嘴又笑了。

老佛叔感激地道：「唉，太多謝了，順生，你一家時時關照我們。送吃送喝的，這恩情，眞是難報答了！」

「自己人，何必這麼客氣的。大叔，這些瑣碎事，千萬不要放在心上。我們力不從心，不能照顧你爺孫，才是眞對不起呢！」我誠心的道。

小桂子小小心心的剝了蛋殼，小舌頭舐舐着雪白的雞蛋，捨不得吃，伸到老佛叔面前：「爺爺，你咬一口吧！」

「乖孫兒，你吃，你吃，爺爺不餓。」老佛叔眼裏噙着淚水，摸着小桂子的頭，聲音都變了。

我眼裏湧起淚花，忙低下頭，掏出手帕裝做抹臉。

老人哽咽着道：「唉，順生，不瞞你說，自小桂子的爹去年患肝炎死了，他娘也跟人走了，小桂子還，還沒，沒吃過……一個蛋……命苦的孩子：[illegible]

我低下了頭，眼淚奪眶而出。此情此景，就是鐵石人兒也會痛心的。

「我爺孫老的老小的小，掙不到工分，連僅有的一點口糧，生產隊長也不讓擔，這……這日子，可怎麼過……」老人傷心悲憤的泣訴道。

我安慰他：「大叔，你放心，這事我一定替你出頭的！一定會擔回給你……」

「操他媽的，咱們就去找那老小子算賬！」二楞子不知什麼時候站在門口，憤怒得頸筋都現出來。

「二楞，你幾時來了？」我奇怪的問。

「站了好一會了。我經過門口聽見你的聲音，一切我都聽見了！」他把手裏抱着的棉被丟到灶上稻稈堆上：「順生，走，找那老小子去！我們不能由他一手遮天，媽的×！當了生產隊長就臭縹緻！可以殺人了！老佛叔好欺侮，我二楞子可不怕他！就是皇帝也把他拉下馬來！莫說芝蔴綠豆生產隊長，走，順生，走呀！」

我對他道：「二楞子，今晚太夜了，還得去溝背守夜呢。明天吧！這事明天辦也不遲的。」

「不去了，我不去守他媽的鬼夜！最好隊裏的蕃薯全叫人扒乾淨，省得收回來益了那老小子！現在就去找他理論，打鐵趁熱，餓肚子的味道半日也難熬，要他即刻開倉房把老佛叔的穀子擔出來！」二楞子越說越大聲，好像對着的不是我，而是他恨死了的生產隊長，「走呀！你還磨蹭什麼?!你怕他不行?!」

「廢話！我……」我皺起眉頭。

「你不去我去，你中意去守他媽的夜吧！」他不等我把話說完，氣憤憤的回頭就往外走。

「二楞子、二楞……」我跟着追出門外，可是他已跑得沒影沒踪了。我生怕他三句話沒說完就動拳頭，闖出禍來，忙對老佛叔說：「大叔，你們早點歇吧！我走了，放心，我們一定幫你辦好的。」

「好，好，難爲你們了……」老人老淚縱橫，連連作揖打拱的多謝。

[illegible]

我問他就怪叫起來：「媽的，好像故意躲開似的！哼，走得了和尙可走不了廟。」

「二楞子，你別這麼大火氣行不行！這樣氣爆於事無益的！」我半勸半教訓他，「明天來也不遲的！」

「你知道他家吃的是什麼？」他睜大了眼睛望住我：「我闖進他家裏，他老婆正把一大碗白米飯在餵鷄，我操他奶奶！人家喝米湯！」

「眞的?!」我心裏湧起一股氣來。

「講假話的是孫子王八蛋！你不信可以進去看看！」

我呆呆地站在風地裏，心裏像打翻了五味瓶，說不出的氣憤和悲痛。

好久，我才冷靜下來。

「走吧，二楞子，叫阿艮一齊去守夜吧。大家好好商量商量！」我拉着他走，「無論如何都要頂硬上捱多一晚的，領了米又不幹是自己理虧！」

嶺背的一片地全是紅火砂土，東邊一角就是劃出來分給社員每人三厘的自留地，瘦瘠得狗都不來屙屎的。可是，大家全都指望着這三厘地裏的蕃薯，盼望收了救命的。

我們三人蹲在墈坑裏商量着，非要給點辣湯讓那些傢伙嚐嚐不可，要不，鱉在肚裏的這口氣實在難消。

「我說，順生，咱們動手把隊裏的蕃薯扒掉，分給各家！隊長他們幾個就連根蕃秧子也撈不到了！」阿艮想出這個主意來。

「不行！我們三個是在這裏守夜，這關係怎麼脫得了。」我搖頭道。

「這叫劫富濟貧嘛！怕什麼！」二楞子聽了阿艮的主意就叫好。

「我不是怕，這樣做實在行不通，難道要自找麻煩上身才行？得想個別的法子！」我尋思道。

「嗨，有了！順生，隊長和記分員他們的自留地不是在村頭水溝旁？我們的任務只是看嶺背的地，又沒說過村頭的地亦要看！」阿艮黑亮的眼睛在黑夜中一閃一閃的發亮！

地又肥又靠水溝，今年春，分自留地時，隊長說什麼照顧「軍烈幹家屬」，隊裏幾個和他一鼻子出氣的傢伙，自留地就在那裏劃了出來，當然，他自家一分也在那裏。爲這樁事我們還着實鬧了一場，結果還是沒用！

「好呀，阿艮，你眞不賴！好主意！」二楞子興奮得直跳起來！

「別太高興了，再好好計劃一下，看怎麼來幹！」我拍拍二楞子，他笑得老遠都聽得見的：「這樣好不好，這裏留一個人看守，兩個人去扒掉他們的！」

「我和二楞動手扒，順生，你當流動哨，村頭嶺背來回巡視，這裏又保險，我們也可以放了手腳幹！」阿艮道。

我想想，不錯，就這樣幹吧！「好，只是還有一點，收了的蕃薯該怎麼辦？放在那裏？」

有辦法！把蕃薯藏在嶺頂那個沒了棺材的厝屋裏，誰也不會想到的，寒冬天，放三兩月蕃薯也不會爛，以後再想法子賣掉換別的糧食分給各家。

我眞佩服這小子的鬼聰明：「阿艮，你好辦法，我贊成，咱們就動手幹吧！」

二楞子和阿艮溜回村去拿工具，我開始兩頭巡視。

北風呼呼的呼吼，遠處傳來幾聲野狗的嘶叫，村裏村外靜寂得像一潭死水。正是月黑風高夜。

二楞子和阿艮已經動手了。

摸着黑，他們兩人幹得飛快，二楞子飛舞着鋤頭！三下兩式，一條薯壠全倒散，露出大串大串蕃薯，一抽一抖，除了泥扔進穀籮裏，不用半個鐘頭，隊長家的那塊蕃薯地就全扒了，整整裝了三擔滿滿大穀籮！

「去！擔上嶺頂去！」二楞子領着頭，三個人擔起蕃薯，邁開腳步，風快的走。雖然黑，村裏前後的路是全回熟了的，百五六十斤的擔子，也全不覺得重。

把蕃薯倒入空厝房，留下我檢點，他們兩個擔着空籮又去扒記分員的。

趟，厝房裏幾乎全堆滿了蕃薯！

我們又緊張又興奮，忘記了疲勞，忘記了肚餓，當村裏傳來二遍鷄叫時，已經把村頭的幾塊蕃薯地扒了個乾乾淨淨！

幹得神不知鬼不覺，又快又麻利。我們淸除了路上留下的一切痕跡。

我把厝房封死，二楞子再在別處捧了好幾個骨殖缸子過來攔住面前，他恭敬的對着缸裏白生生的骨頭道：「各位鬼大人，你們有靈有聖，可別怪我二楞子驚動大駕，我們這是懲惡助善，劫富濟貧，望你們好好守住這些薯蕃，做鬼也應該好好爲人民服務才是！」

我和阿艮聽他說得一本正經，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好吧，我們這就等着明天看隊長他們幾個上演的好戲吧！哈哈！哈哈！」我笑道。

「哈哈哈哈……」

寒風吹乾了我們身上的汗水，這時才感覺到了一點寒意，我們緊緊衣扣，圍上頸巾，輕鬆的往嶺下走去。

我們還要守夜呢，直到太陽出來，「看守嶺背蕃薯地」的任務才完成哪！哈哈！

我這個外交部長

陳毅

編者按 在紅朝內爭鬧劇中，陳毅無疑扮演着一名悲劇性的小丑角色。現在陳毅死了，作為一個劇中人，他的戲也已完結。站在我們反共人民的立場，陳毅生前的遭遇實無足同情與贊許之處。惟他於一九六七年春天，在一次北平紅衛兵批判大會上的講話，反映了不少毛共狗咬狗的內情與實質，還值得我們帶着批判性的眼光去一讀的。基於此，我們謹在本期刊載他這篇「我這個外交部長」的全文，供讀者參考。

現在該我發言了（開場白），我是政治局委員，我還是外辦主任，外交部長，我是個副總理，我這個外交部長很多副部長、部長助理，外辦還有幾個副主任，我是個頭頭，是外事系統的頭頭，沒有罷官之前，我要掌握這個領導權。我說頭可斷，血可流，我這個領導權不可放棄。過去你們貼了我那麼多大字報，現在該我發言了。

「參加共產黨可以，要進行思想改造可不行」，我這個人出身地主，我這個人很頑固，比較落後，你要我這個人風大隨風，雨大隨雨，我就不幹，我這個人不是俊傑，我這個人蠢，我也有資產階級思想，是個折中主義。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習氣很深。

我這個人在共產黨也幹了……，廖承志同志、陶鑄同志都知道。我在黨內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來不願意參加共產黨，是××（總理）叫我參加的，參加共產黨可以，要進行思想改造不行。當年一些同志吸收我進共產黨，我不幹，我說我要搞文學，受不慣約束。我願意做一個黨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熟的朋友，今天來跟你蘑菇，明天來跟你蘑菇，最終我還是進入黨內了，當了一個黨員。如果當時他們要來領導我，要來改造我，我早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領導我，我偏不接受你領導。

我老實告訴你們，我犯路線、方向錯誤還不止一次，一九五二年犯過一次，一九四九年犯過一次，我犯過兩次方向路線錯誤，以後我沒犯原則性錯誤。我犯（不淸）多次，幾乎每年一次，恰恰在井崗山的兩年，我不支持毛主席，犯了路線錯誤，我不吹噓，我說話豪爽痛快，有時很錯誤，有時很準。不要以為我是靠褓姆在溫室裏長大的，我不是一帆風順，我也挨過鬥，我也鬥過人的場上還猛烈得多，我什麼武器，機關槍、砲彈、原子彈都使用過了，有說我不識時務，但我講的完全是眞理，這是我的性格，由於我的性格作了不少好勝，也犯了不少錯誤，我不是那種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還不錯嘛！

我幾次反對過毛主席，現在什麼都懷疑，要打破框框，毛澤東思想是一個最大的框框，學習毛主席著作那麼容易麼，如果外交人員都像紅衛兵一樣，頭戴軍帽，身穿軍裝，胸前掛一塊毛主席語錄牌，高舉「毛主席語錄」這豈不是成了牧師嗎？我這個人毛選沒有你們讀得多，是因為你們有時間，我們確實沒有讀，最主要的靠自己的經驗來行動。

我們沒有個人迷信，我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魯曉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一個老百姓，有幾個人沒有反對過毛主席，很少，有百分之二十黨員眞正擁護毛主席，我看就不錯。二八、二九兩年，我反對過毛主席兩次，犯了兩次大錯誤……但他上台後還重用我，反對過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擁護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對毛主席的信仰也不是一下子肯定了的，過去我幾次反對過毛主席，但比來比去還是毛主席對，我決定跟毛主席走。但我不敢保證將來就不反對毛主席了。我不願作自我吹噓，一個革命家不挨鬥，就不算革命家，鬥得越多越好，沒有挨鬥也就危險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挨鬥得最多，有二十多次。毛主席的思想最有意義的是大家鬥他，他受了委屈不報復，不急於澄淸，毛主席的威望和正確性也跟他受氣最多取得的。從受寃枉出的。他被制止發言，被鬥了十五年，毛主席在（一九）三五年上台，全黨擁護，眾望所歸，如果十五年他不忍耐，搞一些其他活動，遵義會議上也上不了台。

我看黨中央毛主席的大字報也可以貼，毛主席也是一口螺絲釘，他過去在第一師範當一個學生，他有什麼，還不是普通學生，不是靠黨他能勝利嗎？他沒有黨，再有天大也沒有用。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乾坤獨斷，林彪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過去他是我的部下。難道文化大革命這麼大的運動就他們兩人領

好好學習劉主席的思想，劉少奇是我的老師，是我的先生，是我的××，水平很高，黨內過去留學蘇聯的人都壞了，只有劉少奇是好的，劉少奇在五四年前沒有反對毛主席，七大把劉少奇主席確定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劉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贊成，在人民大會堂，劉少奇同志講得很正確，你們不但要學習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學習少奇同志的著作，少奇同志的著作綜合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你們好好學習毛澤東思想，也要好好學習劉主席的思想。

外面傳單說劉少奇已停職，是嗎？那還需要人民代表大會來決定。劉少奇、鄧小平犯下政治錯誤，但他們擔任原來的工作，劉少奇仍擔任國家主席。有人說彭眞的後台是劉少奇，這怎麼能容忍？我是共產黨員，我要站出來講話，劉少奇停職了，但他還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也作為一百條罪狀之一，這報告是毛主席，政治局決定的，我還在場，外面的劉少奇罪狀有的是揑做的，有的是秘密，完全是為黨，為毛主席臉上抹黑，最近還傳說劉少奇頑抗，要和毛主席辯論，並徹回他的檢討，是有此事？沒有這回事。有誰敢跟毛主席對抗，毛主席的威望那麼高，誰也對抗不了。劉鄧已被徹底打垮，徹底低頭認罪了……現在與劉少奇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我不是保皇派，我不是保彭羅陸揚，但我們保毛主席和劉主席。

成千上萬的老幹部被蹧蹋了，中央文革有些青年人「左」得很，這些秀才不懂得少數派裏有壞人。戚本禹同志是左派，但是他的話，我個人意見也都不是正確的。有些人嚇，就是權大得很……就不講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辦就行，不照他的意思辦，那就是黑幫。有人躲在背後，叫娃娃們出來寫大字報，這是什麼品質？

打倒劉、鄧、陶、朱、賀，為什麼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帳，打倒大軍閥朱德。幹了幾十年，這不是給我們黨臉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會說，你們共產黨人怎麼連八十一歲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賀龍，這中央更根本不同意的，賀龍是政治局委員，元帥，現在要砸爛狗頭……人家罵共產黨過河拆橋。現在毛主席身邊的誰是可以相信呢？相信毛主席、林彪、江青、總理、伯達、康生就只六個人，承蒙你們寬大把六個副總理放進去，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這麼幾個人乾淨？我不願意這樣「乾淨」，把我拉出去示眾！

我一直堅持大字報不上街，這也是我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大罪狀。現在看來（大字報上街），危害性越來越多，越來越吓人，水平越來越低，字越來越大！「兔崽子」，「狗崽子」「砸爛狗頭」……。寫大字報的人對他朝夕相處的領導人動不動就用黑話，毒草等詞句，這就是缺乏階級感情的表現。總覺得自己正確，鬪啊！非鬪到底，逐步升級，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幫，黑幫還要打成特務，特務還要打成砸爛腦売，腦売還要把它砍下來，拉住就不完，非要實行報復，拉去就回不來，動不動就下跪，發洩個人私憤有什麼好處，那末多老幹部自殺，他們都是為什麼？在座好多幹部子弟，如果你們爸爸媽媽也給那麼鬪，你們會怎樣想呢？在座也有工農子弟，他們為工農打天下，落！你們沒有當權就這樣，當權後就更不得了，將來你們當了部長，搬進中南海，我們這些同志還在你們話下？這個作風不行啊！使人傷心啊！成千上萬的老幹部被蹧蹋了。光工作組就有四十萬，搞得好苦！我不能看着這樣下去，我們寧冒殺身之禍，把我的老婆拉到街上戴高帽子，她有什麼罪？還不是當了工作隊長嗎？

我這次是保過關的，不保護怎麼過關呢？這是一大批的外交幹部，由你們來理處問題，你們怎樣鬪就怎樣鬪，幹部的生命掌握在你們手裏。……造反派最大的缺點就是專講別人的缺點，你們都符合毛澤東思想，他們負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二、百分之九十九的責任，你們也該負一點。最嚴重的是這個問題，不分青紅皂白，把一切領導幹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排斥一切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錯誤那個不犯啊！你們不犯？不一定，將來你們當了權，也拿這一套來對付你們，你們作何感想？把你們的生活問題也拿來上綱，怎麼能行呢？文章不能作啊！我們這些話，可能要能犯一些人，我要慘遭犧牲，我願意，我也不怕。

你們以前對我有點殘酷鬪爭，無情打擊，造反，造誰的反？你們都是造反派？來造我的反？我算什麼？我是反革命？你們不去造帝國主義的反……。毛主席，周總理還團結我呢，你們就不團結我了。當這個外交部長，當這個副總理，也不是我願意的，還不是人家要我當的？把我的司長的職都撤了，我還知道當什麼部長，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奪權，奪權，我這個權交給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有人說要揪我，說劉新權後面有大鬼，劉新權後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運動員，大風大浪千千萬萬，還會翻了船，就是北京五十九間學校，全國一二百間學校都來揪我，我也不怕，害怕就不是共產黨員，我就那麼不爭氣！我迎接這個挑戰，看看我陳毅到底是人還這鬼，我去串連幾個副總理。組織一個戰鬪隊。如井崗山戰鬪組，紅色尖兵大隊等。老實說，我是有資格的，我參加過井崗山戰鬪，也當過紅色尖兵。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我都沒有表現，這次我算跳出來了，你可以跳，我怎麼不可以跳？我很堅定，我準備慘遭不測，準備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們現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幾天，我到外交部開會，就要低頭認罪，我有什麼罪呢？我要有罪，還當外交部長？逼着我做檢查，我還不認為我是全錯了，你們就總搞武鬪，一戴高帽，二彎腰，三下跪，四掛黑牌，你們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了，太猖狂沒有好下場，我革命了四十幾年，沒想到落到這種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氣。我拼了老命也鬪爭，死了也要造反。今天就是出這個氣。

我這個就是右派言論（結束語），我今天就講到這裏，可能講得不對，僅供參考。我這個就是右派的言論，我就是滿不在乎，不要怕犯錯誤。……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你犯錯誤沒有我多，這句話不是黑，是白話，不是，是紅話！講話容易被人家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嘿！

中州風雨

　　議程已完，嚴尚榮見問題得到解決，頓時覺得輕鬆許多。他透了一口氣，吸着一支香烟。忽然打了個呵欠，現在他想到，自己該睡一覺了。

歌謠有腿傳遍工地

　　「填孔」操作規程一改，事情並沒有黨委會所想像的那麼美滿。民工們雖然樂意採用「乾土填孔法」，但對忙過一陣的「先進方法」——「灌漿填孔法」，卻在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這種印象就是對所謂「專家」的輕蔑。

　　數千民工中不乏民間曲藝能手，於是，隨着填孔桿上落的節奏，在工地上這裏一句那裏一句地唸起了數來寶：

　　說新鮮，眞新鮮，
　　和起泥漿把孔填。
　　把孔填，怎麼好？
　　地下空洞填不了。
　　填不了，幫倒忙，
　　白費專家好心腸。
　　好心腸，咱知道，
　　明天送他一個笑，
　　給他帶回莫斯科。

　　民工們偷偷的哼着，但歌謠是有腿的，一下子傳遍了整個工地。唸這數來寶的人多，各工區的政治指導員也沒法制止，只好對民工們說：「大家日前提的意見，黨委已經接納了，現在不是按着大家的意見幹嗎？咱們還提這事幹啥？專家從老遠的地方跑來幫咱們中國建設，是爲了中蘇友誼，咱們可不高興說這些損害中蘇友誼的話啊。」

　　幹部說了，民工只是笑笑，不再唱了，但幹部腳跟一轉，又唸起來了！

　　咳，歇歇工，來一段，
　　咱們不唱白蛇傳。
　　白蛇傳，太古老，

　　下車伊始把話發。
　　把話發，指西東，
　　乾土填孔太窩工。

　　提製木桶忙不停。
　　忙不停，眞熱鬧，
　　先進操作來一套。
　　來一套，眞要命，
　　工地擺起木桶陣。
　　木桶陣，顯威風，
　　花錢不算勞無功。
　　勞無功，又下馬，
　　還是用咱老方法。

　　老方法，不新鮮，
　　曾經害苦鄭啓天。
　　鄭啓天，你太寃，
　　唯心帽子戴上邊。
　　戴上邊，違心論，
　　這個批判沒分寸。
　　沒分寸，倒是好，
　　咱們可編數來寶。

　　一連幾天，都是這樣唸着，嚴尚榮聽到耳中，雖然憤怒，也無可奈何，只好忍住。

一篇有稜角的文章

　　但民工的數來寶卻使一個幹部受了啓發，給「火炬」報投來一篇稿子，題目是「違物論和違心論」，署名「言其實」。

　　徐諾收到這篇稿子，嘀咕了好一陣，究竟發不發？發吧，又怕又上級的責備，說不定自己還要因此犯錯誤；不發吧，似乎是壓制批評，而且這篇稿子言之有物，針針見血，是一篇大膽潑辣的文章，怎麼可以讓這有稜角的文章在自己手上扼殺呢？

　　於是，他拿給柯雲看，希望得到柯雲支持而發表了它。

　　「老柯，你看這篇稿子該如何處理？」

　　柯雲細心地看了一遍，不住地點頭：「好文章，好文章，有中國青年報副刊『辣椒』那種風格。我贊成發表了它。」

　　朱源森也同意發表這個稿子，只有劉金魁有保留，徐諾終於決定把它發表。

　　「言其實」的稿子一發出，「火炬」報前圍起的羣讀者，把走廊堵塞起來。

　　這篇稿子指出了不切合客觀實際的空想，是「違物」的；沒有任何根據就亂給人家扣帽子，是「違心」的。結論是，客觀效果的科學檢驗，才能證明，這種思想究竟是唯物還是唯心。結尾疾呼「打到違心論」。

論論調相反的文章。」

有的說：「『火炬』報編委夠膽量。」

有的說：「這篇稿子替鄭啓天伸寃。」

有的說：「這篇稿子跟當前的運動不合拍，唱反調，恐怕會惹出麻煩來。」

眾說紛紜，徐諾都聽在耳朵裏。

但他覺得，縱使後果如何，發表這篇文章，他總算是做對了。在周遭的空氣是如此沉悶的時候，正該吹一吹剛勁清新的風。

黨員的良心話

李家村的街道上熙熙攘攘，人來人往。

說是街道，那不過是兩列茅棚。自從澗西開始搞基建以來，這裏逐漸增加了新居民，因此那些做小販的應運而生，在這臨近工地的李家村興起了一個臨時市集。理髮的、縫補的、衲袜底的都有；最多的還是食物檔，公營的主要是開設飯館、日用品商店，私營小販則是賣糖炒栗子、熟雞蛋、燒鷄、熟牛肉、江米甜酒煮鷄蛋等等小食和水菓。商店便設在那些臨時搭起來的茅棚中。

同北方其他市集一樣，叫賣聲混成一片。

中午的時候，徐諾和柯雲來到一家麵館吃麵條，現在他也習慣於吃北方的飯食了。

工地上本來有一個食堂，但由於頓頓都是賣饅頭、鹹菜、小米稀飯，有時爲了換換口味，徐諾也到李家村的小館子吃東西。

這天柯雲剛好到工地來——平時他多數是蹲在七里河的指揮部辦公室裏，有事才到工地來的——徐諾遇見了他，便請柯雲上館子。

「我也正想找你聊聊，走。」柯雲拉着徐諾便朝李家村走了。

兩人在一家館子坐了下來，要了兩碗苜蓿肉絲麵，便談起話來。

「老徐，『言其實』那個稿子一登，簡直像沸了一鍋湯，同志們都議論紛紛，說言論尖銳，打到痛處。」柯雲說。

「不錯，這位同志可以說是仗義執言的一個，有膽識、有見地，相信此論一出，將會掃除言論上一面倒的現象，打破『萬馬齊瘖』的局面。」徐諾說。

可惜發言人太少

柯雲微微地一笑：「你對這篇稿子的評價與我們的看法相同，但可惜

「不瞞你說，我對當前的政治感到沉悶，所以有時我簡直想把自己游離出現實之外，埋藏在老莊的境界中，假如能像莊子所描寫那樣，作逍遙遊，我就會感到解脫了。」柯雲說完，輕輕嘆了一口氣。

柯雲喜歡讀「莊子」，徐諾早有所見，沒想到所受的影响竟如此之深。而對他今天這內心的獨白，徐諾感到吃驚。爲什麼一個黨員，竟會產生逃避現實的思想，這裏面的東西實在耐人尋味。

「但是，柯雲同志，爲什麼這次『言其實』的言論一出，你特別感興趣，似乎在你的思想中投進了一點催化劑？」

「是的，我對這種言論感到興趣，因爲他說出了我們許多人心中的話，包括我的在內。」

「請你直截了當地說，你覺得咱們這裏的領導怎麼樣？」

「領導？跟其他地方的有多大的分別？他們還不是死拖住一些教條來進行工作？反正知識分子在那個地方工作，都有一股壓抑之感，心情無法舒暢起來。好像這次鄭啓天受的『莫須有』的批判，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這事件的發生，使我想了很多事情，我覺得自己作爲一個黨員，和黨員的稱號是不相稱的，甚至覺得這是一個可恥的稱號。我算什麼？或者只能說是人家手裏的一個工具。」柯雲說着的時候，臉上逐漸流露了激動之色。

「『言其實』的言論給我很大震動，」柯雲繼續說：「我預感到，一個巨大的變動已在孕育中，是什麼樣的變？怎樣變？我還不能斷定，不過，可以這樣估計，知識分子將表示自己的態度，知識分子將不再沉默，而在這即將到來的變動中，我也不再保持自己的緘默。」

徐諾也被柯雲的言詞所感動，他從柯雲的身上看到一顆知識分子的良心。

這時候，服務員把苜蓿肉絲麵端了出來，他們就邊吃邊談着。

「老柯，你知不知道這『言其實』是誰？他怎麼有膽量敢寫這類的稿子？」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誰，並不重要，事實上我也不知道誰寫的，」柯雲說：「問題是，一些知識分子已忍無可忍，他們不顧後果如何，要說出自己心裏的話。這種性格是中國知識分子固有的本色。我很慚愧，空掛着一個無產階級先鋒隊一分子的招牌，比之許多人，我的見識、勇氣都差了一大截。」

「你比較接近黨委會的人，知不知道『言其實』的稿子發表以後，上面的反應怎麼樣？」

「嚴主任和伍部長對『火炬』報發表這篇稿子有點不滿，照你們廣東話說，他們認爲這是燒他們的貓鬚。但人家是有的放矢，他們也不能怎麼樣？」

（十九）

暗箭影錄（八十二）

二十一、中共賴日寇以生存，誰造成其坐大

我們讀歷史，知道不論任何朝代，在一個小關鍵中，當事人從事情輕輕的拖過而忽視了，但卻產生了無窮的後果。鴻門宴項羽放過劉邦，但垓下不會戰，劉邦總不放過項羽；一世之雄的楚霸王，竟要烏江自刎。韓信原爲項羽麾下的執戟郎，不爲楚所重用，乃入蜀投漢，項羽不加注意，沒有派緹騎追捕，韓信乃成漏網之魚，結果，韓信乃在垓下會戰中，以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把項羽打垮了。韓信棄楚歸漢，也不爲劉邦所重用，又有棄漢出走之意，但爲蕭何所追回，復在劉邦面前，力爲推薦；於是登壇拜將，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揮兵進攻三秦。倘鴻門會中項羽不以婦人之仁，把劉邦梟首轅門，則歷史不會出現兩漢矣。或重用韓信，責以征伐之任，則劉邦會長困棧道，老死蜀中，則何有烏江之渡?!此天意乎？抑人爲乎?!

老毛擅弄借刀殺人把戲

當中共之西竄也，豕突狼奔，有如喪家之狗。毛澤東躺在擔架床上，臥看白雲，聽天由命，名爲主席，實則無權，遙遙萬里，無日不在惴惴生死之中，假如沒有遵義擴大會議，或即使有遵義會議的演出，而毛澤東沒有彭德懷和賀龍的支持，他也永無翻身的機會。周恩來擺的梯形陣，黨中央拖死了軍隊，爲毛澤東所藉口，於遵義的擴大會議，便奪了周恩來的軍權，抓着便不肯放鬆，槍桿子出政權，毛澤東便是「以軍挾黨，以黨統軍」的連環運用，一躍而登居紅色皇帝的寶座。

敗，廬山會議，毛澤東受冷酷的批評，雖然保留着黨的主席，但大權已給劉少奇奪了，只躲到杭州去避政治的風暴。假如沒有林彪的支援，毛澤東則如走肉行屍，終老杭州便了。但毛澤東得到林彪的救兵，於是利用紅衛兵的「打倒當權派」和「造反有理」，把劉少奇揪了下來。毛澤東兩次「鹹魚番生」，都是運用那一套「利用別人鬬別人」的舊法，成功則享漁人之利，失敗則隔江看火，燒不到自己。狡猾如周恩來，陰沉如劉少奇，竟給毛澤東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此天意乎？抑人爲乎!?

中共從瑞金之突圍也，爲國軍所窮追，喪魂落魄，無法找得立腳之點，棄遵義，走金沙江，石達開會在這裏全軍覆滅，而中共竟賴獨眼龍劉伯承與土司歃血爲盟，整師安全通過；劉文輝乃典型的軍閥，與中共毫無淵源，只憑毛澤東一封信，竟上演捉放曹，放過中共一條生路；劉子丹及高崗以烏合之眾，在李闖的老家延安，建立地盤，而這個地盤卻爲中共走頭無路之中，爲劉子丹和高崗所讓出，使中共能站得穩腳，最妙的是舊流寇的老巢，竟爲新流寇作寨，又從此去打天下。此天意乎？人爲乎!?

當中共奔到陝北，驚魂未定國軍已經合圍，釜底游魂，危在旦夕，但日本偏於此時謀我日亟，「淞滬協定」及「塘沽協定」，激起民族怒潮，加以東北軍感於故鄉淪陷，復仇之念切，救鄉之情殷，且征戰連年，遠離鄉土，心裏萌生着鬱抑牢落的心懷。此種情緒，乃爲中共所利用。中共滲透分子乃散播「打回老家去」的口號，又以待遇給養的問題，挑撥楊虎城部屬，於是發生西安事變，把等待消滅的中共，從危險邊緣挽救過來。倘日本軍閥不藉口演習的士兵失踪，進犯宛平城，則不會掀起蘆溝橋的神聖抗戰，既無蘆溝橋事件，則中共始終被圍

養缺乏，醫藥不足，饑饉威脅，病疫流行，士兵逃亡，漸漸瓦解了。如非日本逼我太甚，則不致引起「七七」事變，當然不會給中共帶來機會，乘機發表聲明擁護抗日，實行三民主義，服從最高領袖，將共軍編爲第八路軍，參加抗戰。使中共在包圍裏，網開一面，走出一條生路。後來，竟游而不擊，襲擊國軍，擴充地盤，乘機坐大。日本把中共從兩次危難中挽救過來，而她自己卻挨了原子彈的滋味，遭受亡國的慘痛。此天意乎？抑人爲乎!?

中共不亡，天意、人爲孰是？

現在，碧海浮屍繼續來，證明了中共的殘暴，並不是虛構，而是百分之百的事實。在香港，從梧桐山的閻王壁，從珠江口的伶仃洋，衝破鐵幕，而投奔自由，這當然是大陸民不聊生，人民才冒着九死一生的險，逃亡到天堂來，如果是飽食足衣，誰肯作傻瓜來和死神開頑笑。鴛鴦同命，拖着愛人的死屍，泅泳逃亡的事蹟，感人肺腑。可是當人們拚一死以奔自由的時候，而卻有身在天堂，呼吸自由空氣的一撮青年小伙子，發了紅色迷夢，口口聲聲「偉大的毛主席」，甘心替中共做宣傳的工具，此種矛盾現象，影响反共集團的氣勢，天意乎!?人爲乎!?

可是，天意亦未盡偏愛於中共也，抑天意且有懲中共的殘暴，使它災害頻仍，全無太平之日。何以言之？試觀二十二年來，中共統治大陸以還，何年無天災，何年無人禍，中共動輒要內部鬬爭，互相清算，奪權屠殺，重蹈太平天國的覆轍，已是自取滅亡之道。中共既不能從安定中去建設，經違背治國的方針。何況水災、旱災相互交襲，豈非天喪之乎?!倘中共之覆敗，其罪魁禍首者，毛澤東也。請中共青年黨員牢記之，以爲歷史作證。中國向來國家經濟貧乏，但國民經濟的潛力很厚，在國家的立場而言，那不是合理的壟斷，但這也有好處，永不會民窮財盡，可以長期爲政府的後盾，對日戰爭，便是以國民經濟的潛力，支持政府的長期抗戰，卒獲最後

……統一之途」……通嗎？

意見

萬人傑先生：

去年十一月十二日，某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爲「中國應走和平統一之途」，看了後，不禁使我產生了無限感慨。香港有被稱爲自由世界窗櫥，而香港也是最最接近竹幕的大陸地區，生活在香港的人，大部份是由竹幕逃出來的——所謂「投向自由」。對大陸人民生活情況最了解的應該是香港人，而對大陸政權最切齒痛恨的也該是香港人，尤其是應該更可說是新聞從業員才是。

可是，自從世界吹起一般性的歪風的影響後，給中共政權混進了聯合國，並取代了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永久理事地位，香港一般做大陸生意的投機商人，便眉飛色舞的互相宣道，或說：「我們中國強大了，外國人都害怕了，都要賣我們的帳，中國人在世界上有面子了、有地位了。」煞有介事地，這般無知商人，對共產黨是什麼東西根本一竅不通，不知本身就是共產黨的鬬爭對象。祇看表面，不看實質的人，既可憐又可氣，不去說他；但身爲一大報的主筆，自稱「站在老百姓立場」的他——見文內有：「本報站在老百姓立場」——而也祇看表面，不看實質，發爲論文，竟主張起國、共和平談判來，同樣他說：「十一月八日出版的『時代周刊』發表法國前文化部長馬爾洛的一篇訪問中共的回憶，據云：他曾表示一九六五年北京會見毛澤東時所得的印象，深信中共與國府在很久以前即達成協議，它們可於蔣介石總統逝世後合併。以馬氏的地位而言，他應該不會故意造謠」云云。

看到這些話，使我對這位主筆先生不無懷疑，如果不是因給中共混進了聯合國後，恐怕香港會落入中共手中，他的生命會受到威脅的心理影響，而希望「立功贖罪」的話，就是無知，或是別有用心；因爲他的一篇謬論，簡直滿紙胡言，似乎是嚇破了膽的樣子，實在怪可笑，亦復可憐極了。

這裏我得向大主筆提醒或忠告一句，你這種主張不但違反原則，而是給中國老百姓加深了陷阱。這是怎麼說的，我請問一聲，我們——也許你不是——爲什麼會背鄉別井的跑到香港來？我們過去既與毛澤東沒有個人深仇大恨，也沒有與蔣介石總統攀上交情，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這就是「原則」問題。這個原則是爲了(1)自由；(2)人權；(3)社會制度選擇。誰違反了這個原則，我們就必需反對誰，我們就必需把它推倒。

爲什麼我們要反對中共政權？就因爲它違反以上的三個原則。如果大主筆先生不善忘的話，總會記起二十年前在廣州星島日報的四名記者和他報的兩名記者被中共以特務罪名槍殺吧！那時筆者曾在廣州市目擊此事，當時因爲中共席捲華南後而正在組織軍管會政權時，星島日報駐穗記者正如大主筆一般天眞，「在老百姓眼光中，任何『法統』都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也即如一般人的「什麼人做皇帝，也一樣要納糧」的觀感下，採訪了獲得了中共廣東省府及軍管會的人選名冊，即以電報拍發來港，在星島日報及在港的各報發表。就記者立場言，這第一手資料的獲得，應是職責上立了一大功，也是向讀者立了一大功。豈知不數日，該六名記者便鋃鐺入獄，被中共政權冠以美蔣特務，盜竊國家秘密罪名，判處死刑。從此這六名爲百姓盡職的記者，就永遠含寃於流花橋畔了。這不是殘暴政權下完全剝奪了人權與自由的表現嗎？時至今日，墓木已拱，也許這事會給善忘的人忘掉。但每年大陸都有幾次加整風、鎮反之類的殺人運動，大概大主筆都有所聞吧？

至於社會制度問題，我們更不能接受在槍桿子下，沒有思想自由、沒有行動自由、沒有就業自由、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上山下鄉，落戶生根，永世爲農奴而不得翻身，每年幾尺布，每月二十斤米及數両植物油，終日勞動，不得溫飽，還要開會學習檢查，唸毛語錄，今日鬬爭甲，明日鬬爭乙，鬬個不停，遑論私人財產和享受（這裏我得聲明，也許有人以爲我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

，實在我被中共的評定就是貧民的身份，正式的無產階級，現在仍然沒有變成資產階級。）這裏我不想用台灣的人民生活來作比較。但像這樣的生活，我們能夠忍受嗎？所以這也是原則問題，我們是堅決要反對的。世界上近年來許多共黨或非共國家大向中共獻媚，它們就是忽視了或忘卻了這個大原則問題，祇看表面，不看實質；忘卻了這是一場和平民主與極權殘暴和自由與奴役的鬬爭。

該社論說：「以馬氏的地位而言，他應該不會故意造謠」云，如果此言誠屬可靠，則國共再會坐下來談判，倘如是，這種談判會不會以社會制度爲主題，便不如一般人所想像中的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和平共存這末簡單呢？是要北平接受三民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是要台北接受共產黨的專制、殘暴的視人民如草芥的所謂人民民專政的制度呢？國共和談也不祇一次了，這是共產黨的一貫奸猾伎倆，每當最困危的關頭，就向國府提出求和，若當年政府不是惑於中共的幡然覺悟，輸誠來歸，而今日大陸上已沒有中共這個名詞了。這等教訓和經驗，國府痛定思痛之餘，還會上他的當嗎？倘如該大主筆的主張，中國問題應由國共坐下來解決的話，則我們站在老百姓立場，也該反對到底，因爲國家是我們老百姓自己全體的，不是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的，更不是毛澤東或蔣介石個人的事。一般人就犯了這個毛病，每次談到國家大事時，必然將這事當作蔣介石總統和毛澤東的個人恩怨來看，卻忘了老百姓本

國府統治；卽偏說是「蔣介石總統逝世後會歸併大陸呢？」——別的報導會是這樣的，筆者未見原文，故僅由記憶所及錄此——這是顯而易見的一種蠱惑人心的說法。去歲周恩來也會說過：「如果台灣歸併回大陸，作爲中國的一省，蔣介石總統可以仍舊統治台灣，直至他百年歸老後爲止。」此種狂妄自大的謬論，祇有外國人的天眞才相信，中國人永不會再上當。

最後，我得忠告這位大主筆，由於該報在社會上畧有聲譽，雖不能說是極佳的，但立論也得要顧全老百姓的利益爲主，勿如一般俚俗之人或尾巴報一樣，受共黨的利用而不自知，或無形中作了共黨的傳聲筒和代言人爲禱。

寫至此，不禁想起「書生論政」之句，實在誤盡蒼生！

文弢

「滄桑閒話汪政權」出版

有人把民國歷史上的漢奸，分爲「前漢」「後漢」「新漢」，前者王克敏；後者汪精衞；新者目下的台獨分子。正當「後漢」汪氏死去二十六年，仍爲國族所不齒之際，竟有新漢起而效尤，令人百思莫解。

湘濤出版社出版之「滄桑閒話汪政權」一書，作者古龍先生以身經目擊的史實，將汪僞政權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道出，藉此台獨「新漢」猖獗之時，眞値得所有國民再讀三思。

每冊定價三元六角。總經銷：㈠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㈡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五〇三三。

在紐約書局買萬人雜誌

時有時無很不正常 讀者疑是左仔作怪

萬人雜誌執事先生：

紐約本埠有三四間書局賣貴刊，但不容易按期買齊，多說已賣完。但友聯書局某期仍存有許多，某某期不見存有，有可能是左仔破壞也不定，可能他們拿出一百幾十元收買了，就使我們不能按期買下去，我們也就不能接連前章閱下去，失望了。因而我轉向貴刊訂閱。

八、九月前，各書店都在貴雜誌多說是賣完了。因貴刊反共力量强，是共黨致命傷，自然恨之入骨，怕得要死了。左仔是爛仔下流，破壞是可能的。這個問題，請爲我們萬人讀者解決，對付左仔破壞。

這裏幾份華文報紙因人力財力不足，對反共新聞很不濟事，故華僑社會反共氣氛全無，每欲在貴刊摘取反共精彩文章轉載。該等華文報內，以增反共宣傳，因未得你同意，故未實，我之動機，是爲了擴大反共宣傳，未知以爲然否？

弟梁黃明上

（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粵曲小調二首

鄭秀堂撰

平湖秋月

同仇敵愾心中萬丈雄，復國興邦意志雄，萬人記五中：青天白日滿地紅，鮮明旗幟，人人護擁，每家每戶人心皆反共，（皆因共匪蠻夾兇，七億同胞受苦災難重重，生活如牛像馬凄楚慘痛，鐵幕加枷千斤重，苛捐雜稅繁種多，耍花招掠歛層出不窮，穀米薯糧，上繳光淨清晒，最叻欺壓民心七都統）。哀哉，簑笠披上作衣用，雪地寒天兼雨凍，瑟縮手腳臉孔瘡紅，落田幹活人臃腫，被迫似役如奴確有陰功！同胞，同癢，同痛，一於憤怒反掉惡赤魔，漢室復興歌唱大同。

天光就要起身，不應太過懶瞓，錯過了好機會，搭巴士就擠得很，番工，要緊，交通擠，迫得緊，不管路遠兼路近，珍惜寶貴時辰，爲把工資搵，求活幹，生計應操心，眞開心，勤力幹，本工廠，多出品，參加工展，陳列工展，「香港貨聲威振」！

猜謎談

猜謎遊戲，既可啓發心（深）思，而對「曲暢旁通，各盡其趣」，用來消磨永日（夜），總勝賭錢好多了！比方謎面說「敵機二十架，飛往三水炸；三口高射砲，擊落十八架」，射字一，謎底爲「藻」；「王色定」射孔門七十二賢之一，「顏回」；「坐於塗炭」射古人一，黑臀翁；「盲公生盲仔」射孟子一句，「父子不相見」之類是！

似那，必等有人猜中或沒人猜中而揭曉，「原來如此」！現在卻有某方面出了個謎語「四隻腳，一條尾；及會行，又會企」射動物一，的確難猜啊！甚至所指爲「人面獸心」的人，把四肢當爲四腳，人在其內呢？

這個把月「城狐社鼠」其中的兩頭碩鼠或猜第一鼠王既歿，又或「病革」，有說第二鼠王「病革」纔眞！不外靠猜，至「夜雨難瞞」自然揭曉，相信謎底不會太深，上述謎面，「欲蓋彌彰」吧?!讓在下猜一猜看，且看揭曉對不對？

以愚推測第一鼠王墓門的木已經有了好幾個年輪，文革前早歸老世；第二鼠王依然活著，但失了勢，所以風頭少點；尤其迎送別穴耗子，自問不若第三鼠王。至於鼠后沒有第一鼠王在，當然凡事「知難而退」。（駁腳教師）

共幹鄺啓垣姦淫婦女
毛幫包庇下肆無忌憚

經薰陶之下，已經毫無一點人倫之念，竟然誘姦堂嫂，以致使我家破人散，但是這一條色狼在紅色政權的庇護下，卻安然無事，這到底是什麼世界呢。

鄺啓蘇口述
尖鋒筆錄

我原籍是廣東三水縣人（現屬三水縣駱平紅旗公社赤崗東村生產隊），我出身是一個貧窮的農民。

在日寇投降後，我隨鄉人來港以勞力謀生，大陸變色後我回鄉結婚，婚後妻子仍留鄉間。我因爲需要搵食，所以每年間中只返回去團聚三四次。

但我們鄉間有一個共幹，生產隊的計分員鄺啓垣是一個大壞蛋，他除了毫無顧忌的迫姦一些受勞教與勞改分子的青年眷屬，若有不能與其所願者，即私自利用其職權扣壓其應得工分，以做得多吃得少的卑鄙手段來迫使那些勞改分子家屬就範，以達到發洩其獸慾的目的。

鄉中的一些共幹，雖明知其如此所爲，但由於受害者是一些勞改分子家屬，是屬於專政的對象不但不繩之以法，反而助其繼續作惡，其中有一個受害婦女向公社投訴，結果被反咬一口，說該婦女是因丈夫被勞教而對政府不滿而企圖污蔑陷害幹部，因而不但不能雪恨，反而被鬬爭了一場之後，含冤投環自殺了。

自此以後這個赤色流氓鄺啓垣膽子就更大了，發展到向一些海外與港澳同胞家屬埋手。

鄺啓垣原本是一個有婦之夫，也是我同宗叔伯兄弟，可是他在紅色教

「萬人協會」簡訊（二十一）

一連幾期簡訊都在討論「萬人協會」的特質。事實上，「志同道合」非但是「萬人協會」之所以能成爲事實的基礎，也是我們工作所以能取得成績的保證。

對於這數期簡訊的反應頗爲熱烈，且各方面都有。這裏告訴各位，大家所提的意見抑建議，相信在以後的執委會上，在認眞的討論和檢討後，會作出具體決定。這裏不再討論，上述固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會務開展問題，須加以討論外，最少對於幾位朋友的實論，要在這裏加以的討論。

本來，我們是香港市民，是香港的中國人，生爲中國人，又同時是一個香港市民，我們愛故鄉，愛那藍天白雲底下的錦綉河山，愛那草原上的牛羊，愛我們的同胞，這一切都因爲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現在夜以繼日，孜孜不倦地工作，這一切又說明我們愛香港，珍惜香港存有的民主和自由。雖然，長白山美麗的雪景曾教我們陶醉，海南島的熱帶風光曾教我們憧憬，然而，當我們只能在懷念中，總覺得缺少什麼。

萬人協會也如其他社團，大家同舟共濟，共赴時艱。過去，現在，我們能團結在一塊，正因爲大家都明白這道理，我們更相信將來會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那是我們相信隨着日月在工作中取得成績，必須面對現實的道理一樣。

本會從籌備之初到現在，會務全面展開，都是以這樣的原則去做事，事實也給我們作了很有力的證明，證明這樣做沒有錯。

我們旅行，第一次旅行很成功，成功在參加的人很多，秩序很好。我們現在又舉行旅行，我們會同樣成功，成功是我們選的日期和活動項目。須知年關在即，我們都能照樣舉辦旅行，這決心和毅力是難能可貴的。更可貴的是這次旅行在節目的安排上，再不限於遊山玩水，更要到將軍澳「青年營」實地參觀，到「調景嶺營」實地採訪，到調景嶺中學作籃球比賽。我們相信這次旅行在人縱上糧或不及上一次多，但通過這些實際活動，經驗上的取得，感情上的聯絡，將是第一次旅行所遠遠不及的。

我們相信，唯有踏實工作才能做出成績，我們絕不馬虎。「國語訓練班」要辦，籃球隊已經組織起來，餘下的是足球隊已在密鑼緊鼓進行。我們一方面嚴格要求自己，接受會員的鞭策固屬重要，另方面，希望朋友們了解本會成立的日子尚短，工作千頭萬緒，經驗並不豐富而予以多多諒解，事實上，能走在時間前面固然値得讚許，亡羊補牢也是一件好事。

上數期，我們曾提及會訊，許多朋友响應熱烈，對於朋友們熱烈的支持和鼓勵，我們當會更好地工作。但由於年關在即，我們仍不敢貿貿然接受報名，不過，我們這份「會訊」，靠大家努力，一齊參加，卻是不變的。我們相信，大家一致的努力，我們的工作才會取得更大成績。

更生還自力

「求人不如求己」，「上山擒虎易，開口求人難」這一類信口而出的口頭成語和俗諺，都是叫我們別依賴別人，在這世界眞的「道義相扶」，恐怕難於「中馬票」？相反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那就「比比皆是」。一身好，一國也好，總貴能自力（主），弱不要緊，最怕沒自强精神，沒有自强精神，彷彿患病，即使患上了病，除非這病必得休息，要是需運動而貪眠，病會加劇，別以爲指使有人，「久病牀頭無孝子」啊！

過往不必計較，今時當「有改無勉」，我（指國府）抗日贏得慘勝憑美外援，反共也想靠美，美靠不住，所以或主張聯俄，俄是共產主義於我不同道，又怎可「前門退虎，後門進狼」？更生還自力，反攻勝利，收復大陸；不幸失敗，極其量收「招牌」，「亂世英雄」，紅朝永遠得不到民心的，「恃力者亡」，毛林江青之徒「無庸將自及」，太平天國歷史故事重演一輪吧?!難爲的是老百姓！

不過少就憂，反攻大陸始終會成爲實現，遲遲而「按兵不動」或恐「師老」，難道再沒「生聚教訓」？又說「師直爲壯曲爲老」定義，更非「意氣用事」所可明白。我　蔣公一日活著，讓世界大勢怎樣變化，我們大可「自力更生」，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不會給江青褻瀆取代的，試讀命以

愛惡感情各有前因

我為血海深仇反共

編輯先生：

我認識許多反共人士，他們所以反共，並非個人受過共產黨的荼毒，與共產黨有着仇恨、私怨；而是從理性上反共的，即是說徹底的認識了共產黨的違反人性的反動本質，因此，感到了非反不可；因此，成了反共鬪士！這種人物我非常尊敬，他們是政治上的「眞君子」。

而我反共是爲了慘死共黨槍下的爺爺、爲了餓得水腫而臨死想吃一碗粥而不能、爲了是「右派分子」而遠戍北大荒餵了餓狼的大哥、爲了「文化大革命」中懸樑自盡的媽媽、爲了「勞改」八年而仍在水深火熱中的老爹、爲了失踪的兄弟、爲了十幾年來所受的苦難和侮辱、爲了家散人亡的悲痛！

我是爲了血海深仇而反共！

我恨共產黨，對做過共黨幹部的人沒什麼好感，甚至，對「紅五類」出身的人也存有多少偏見。

我清楚，「一視同仁」的仇恨是不對的。我盡力抑制自己，要冷靜、要區別、要分清主次、要爭取朋友。可是，有時，我總是難於控制自己，有點力不從心。

這，也許是我太衝動的性格，也許是我糊塗，太沒涵養。但，誰又能否認，我的寃仇和苦難實在太大了！「星島晚報」上會憲光先生的「脫胎換骨血淚史」，寫得好，他把血淋淋的歷史鋪擺在世人的面前，他把共產黨的畫皮撕得粉碎，暴露了魔鬼猙獰醜惡的嘴臉，淋漓盡緻，是一部眞正的血淚史。

每當我捧讀時，心中的那份激盪和悲憤是不能爲人道的，我眼中淌淚，心裏泣血，痛苦的回憶利刀般攪着五臟六腑。

我很感謝曾先生。

但，我同時也恨第一人稱的「楊同志」，他亦是幫兇！對我，對我的用惡毒的三字經對他詛咒！

有人說我胸懷狹小，不能容人，偏激，剛烈不柔，是政治上的「眞小人」和極端分子。

好吧，我接受。

難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已過時？難道對兇手亦要親吻？對凍僵的蛇要仁慈的揣入懷裏？難道和惡魔要談君子之道？

不，絕不！我不是一個理性的志士，我只是個身受其害的體性的戰士，爲仇恨而反共！

我反共不想當英雄，我反共不想做官發財，我反共更不希期邀得某方面的青睞而「論功行賞」。

方森上

損人且害己 聯國復何存

編輯先生：

「哀此訃聞」，這是喪家發出的噩耗，俾親戚朋友，鄉黨鄰里，衆所週知用語。吉祥嗎？不，死人啊！於是乎或往弔唁，或參祭奠，可是「送往事居」，總之「埋單」、「釘蓋」和「拉柴」相繼而來，要死者復生，好等世界末日吧?!或說：「借屍還魂有沒？」可有的，不過有機會等如無機。聯合國所攝實在是國際聯盟的魂。當國際聯盟魂歸地府，聯合國「假之」，所謂憲章比小孩子用鉤指還「夷希」呢！中華民國不是會員國嗎？竟可以被逐，聯什麼的啊？雖然，「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不過該作出義利的「利」，要是「以利爲利」，「利」「不旁倚刀」，將必害己害人。害誰啊？害中華民國，那就未必，明受害者首先爲聯合國本身，我退出了後，跟著會有後繼，因爲向惡勢力低頭，「長惡」、「助惡」和「逢惡」都具備。尼克遜替中共撐腰進聯合國，最大關鍵想做生意，且看做得若干時被「杯葛」？身爲美大總統何其不智之甚？

從聽到聯合國敲響訃鐘後，實在名存實亡，等如僵屍似的，隨時可以毀滅，第三次世界大戰更容易爆發，不出於東，必出於西，而中華民國暫時不免孤立點，但始終「得道多助」

平天國歷史故事，試拭目以俟！

韓然上

抄牌緝匪等同重要 治安不亘市民有責

讀星晚「讀者版」汪平敬君「抄牌精神，用諸緝匪，本港太平了」一函，看來彷彿聽到大部份小市民心聲，大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

犯了交通規則該「抄牌」嗎？該！犯了搶刼該「緝匪」嗎？更該！不過要「抄牌」爲交通當局的事，要緝匪爲治安當局的事；那麼，小市民沒份兒嗎？有，論理小市民做小主人，「民貴君輕」姑勿在這殖民地「高調低彈」了，納稅的人啊？夠資格啦！

或說：「『抄牌』可以防止交通亂籠？又可藉此收入一筆『外快』，『公私兩便』的？而『緝匪』可以防止盜賊橫行，『私便』多於『公便』，更可能是『明哲保身』呢？」在下對「抄牌」大致同意，但對「緝匪」屬「私便」不，因爲治安日至日壞，接近盜賊世界了。爲民公僕何以對主人家？雖然治安當局已盡了不少力量，可是緝捕漏網奈何？市民和當局合作可也，似不該苛責治安當局。

記得好幾年時對宇住著一家人，他家養了一條貓兒。一夕家主人給鼠子嚙傷，次夕耗子再來，喚貓捕捉，貓見那耗子太兇欲逃，終於全家動員協同那貓纔捕獲。警察豈不像貓兒？盜賊又豈不像鼠子？望全港總動員合作緝匪，別再罪於當局，每個社會成員應負一份責任的。

（春聲）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名		別名（筆名）		二吋相片
別		年齡		
貫	省　市縣　街村		號　樓	
在地址		電話		
久通訊址		電話		
姻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趣和長		職業	（包括職別）	
職單位稱		在職單位地址		
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個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填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填寫“批准日期”“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塡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塡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協會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402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H754935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原玉　　林杉

第一首已載二一八期，並蒙壇主評語推譽，至深感愧，茲從第二首增和，共成十律。

（二）

離家日久倍思家，愁對蒼茫夕照斜。
鐵幕嚴封親友隔；客途久歷鬢毛華。
縱然此地千鍾粟，何似當年一片瓜？
政虎未除心未樂，且休重撥舊琵琶！

（三）

不慕名流不下流，豆羹簞食復何求？
喜餐脈望三神字，懶臥元龍百尺樓。
願作警鐘驚眾夢，還期筆箭射毛酋。
他年掃淨中原日，同泛江湖范蠡舟。

壇主註解

脈望二字，須加註解。「脈望」為蟲名，書中蠹魚所變，蠹魚在書中食字，食「神仙」字三次，即化為「脈望」，長四寸餘，狀如人髮，在書中生存，典出唐朝「段成式」所撰之「酉陽雜俎」，林先生以脈望自比，意言喜讀書也，又蠹魚已變脈望，可以代表讀書頗多。七言詩一三五字，本可不拘平仄，但用同聲之字，讀之音調不揚，美中不足，更要檢查不可有重字，明乎此道，方有好詩，希望諸位詩友注意及此。

（四）

奚囊當日萃詩箋，秦火無情燬一天，
半世勞勞憐至此，滿腔悻悻憶從前，
儒生血灑驪山草，壯士冠衝易水烟，
陳勝揭竿誠足法，名留竹帛即神仙。

（五）

北平名勝古天壇，瀰漫妖氛放眼看：
屢演項王誅宋義，未聞管仲相齊桓。
國人皆唱江南好，匪寇將臨蜀道難。
掃穴犁庭同着力，豈甘袖手作旁觀？

臥薪嘗膽已成功，井井軍容細柳營。
應解時機傳檄勢，遙知父老望旗情。
苻堅壓晉謝安抗，玁狁侵周姬旦征，
戰守早經籌劃定，靜聽號角震天聲。

（七）

寇踞中原廿二秋，血成溝澮骨成坵，
無辜定罪難平反，有淚欲啼不准流。
殘暴何殊駢桀紂？鬬爭更甚肅曹劉。
可憐六億受殃者，匡濟儒生志誓酬。

（八）

國仇家恨最難忘，到口珍饈未覺香。
自是枕戈長待旦，雖常會客少稱觴。
義旗奮起如春筍，敵燄消沉近夕陽。
來日雄師申弔伐，歸裝不理理戎裝。

（九）

凄風苦雨勢連霄，大陸人人容貌凋，
為馬為牛囚地獄，是梟是獍恨毛朝。
此生歷盡紅羊刼，何日重聞赤壁簫？
倘得太平同眾樂，勝逾十萬貫纏腰。

（十）

天時人事兩相侵，無計排愁寄咏吟。
未遂從戎投筆志，空懷報國愛民心。
臨流早辨清和濁，善泳何驚浮與沉？
任彼風濤多險惡，安然論古復談今。

林先生詩，頗見工力，和詩是限韻而作，能和十首之多，殊非易事，壇主。

和董力行先生去國吟四首

劉勳麟

（一）

白雲山下草離離，風月當年繫我思，
泛濫紅潮淹國土，縱橫凄雨黯旌旗。
半生心血空拋棄，廿載辛勞只自知。
最是反攻猶有待，那堪海外久棲遲。

（二）

每夕吟詩愁不斷，幾番搔首惜年華。
流離海外無長策，寄跡農場學種瓜。
夜夜思鄉人不寐，怕聽月下奏琵琶。

（三）

苛政人民血淚流，欲圖溫飽亦難求，
傷心故國愚民策，携手辭家王粲樓。
滿目荒涼遭大盜，橫行霸道是強酋；
最憐辛苦難謀活，迫用逃秦一葉舟。

（四）

愁懷無那寄詩箋，海角青山別有天，
把酒放懷明月夜，揮毫遣興晚燈前。
南瞻故國傷消息，北望中原痛瘴烟。
且喜一家多在外，平安度日似神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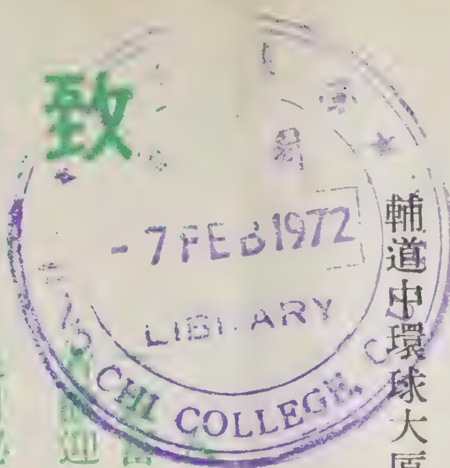
劉先生賦詩感慨，寫出胸中鬱悶之氣，做詩確可解愁，鄙人有時不樂，藉詩自解，好在劉先生全家在外，否則牽掛更多也，壇主。

敬和董力行先生去國吟一首

吳克平

聞道謀深事可成，且看豪傑細經營，
九州怨忿嗟腥血，四海奔騰動激情，
奮起元戎張大勇，再看賊黨賦長征；
三軍兵馬何時發？莫向歌壇唱鄭聲。

吳先生來函，十分謙虛，詩是愈做愈好，愈研愈深，永無止境，在沉悶無聊之時，不妨以詩消遣，工拙不必計較。文人雅事，趣味無窮，鄙人身為壇主，有推敲之責，諸文友來詩，並不輕易亂改，有時例如有重字，或出韻，或平仄不妥，移易一二字，順手搬遷，保存作者原意，而達至高級水準，因本壇將來印書單行本，傳之後世，此種工作，有關文化復興，作用非常重大，諸位詩友大名，亦即同傳不朽，詩文是千古之事，不可小看，尊詩共有六首，先登其一，餘則慢慢發表，希望吳先生再寄詩來，會友以文，殊為難得，能作詩者，皆為高級文人風雅之士，不必客氣，敬頌文安，壇主。



-7 FEB 1972
LIBRARY
CHI COLLEGE

萬人雜誌

（第二二四期）

無題



蔡以毅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二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二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棊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尼克遜北平之行

當這篇評論與讀者見面時，尼克遜已經整裝待發了。歷史的天平自將衡量尼氏此行的功過是非。在這裏我們僅作一實際的觀察和分析。

美與中共的交易

尼克遜出發之前，曾發表了兩次重要的外交談話，第一次是一月三日，在電視中答覆記者有關訪問中共的問題，要點如左：

(1)此行不會導致與中共建立外交；
(2)美國仍將與台北維持現有關係；
(3)美國尚未考慮自台灣撤兵；
(4)此行將與中共討論較佳之交往方式；

對於上列四點談話，表面看來對中共非常强硬，對中華民國似乎還有「信義」。其實這只是一個對中共的姿態。其內心的主意和行動的方向，是與中共求取進一步的妥協，是毫無可疑的餘地。

為什麼說只是一種姿態呢？因為既然要會談，雙方就得談交易，美國用什麼做代價來與中共進行交易呢，據我們的觀察，尼克遜口袋裏有兩個東西是中共垂涎的，一是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二是美國無條件自越南撤兵。中共拿什麼來進行交易呢，換言之美國希望得到什麼呢？也有兩個：(1)是要求中共保證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在這個原則求出一個和平辦法，如「國共兩黨直接談判」之類可悲幻想。(2)是希望中共協助解決越戰問題。

如果以上的分析無誤，可知中華民國隨時有被交易的危險。台北當局對於這一點應該特別警惕，千萬不能再抱任何依靠美國的幻想。

尼克遜所以斷言此行不能導致與中共建交，是鑒於「解決台灣問題」，不可能有立竿見影的辦法。說老實話，美國不能以任何「辦法」强加予台北。這因為中華民國還有六十萬精强的海陸空軍，是一不可動搖的力量，中共所以冒取消毛澤東路線的諷刺，歡迎尼克遜訪問，欲以外交方法來謀取台灣，也因為在軍事上沒有把握進攻台灣。別說是台灣，就連金門、馬祖兩島，中共都不敢動，一九四九年秋天，在金門海灘上他們受過慘痛的教訓，登陸部隊幾乎全軍覆滅！

中共可能拆北越的台

尼克遜第二次重要外交聲明，是二十五日在電視廣播中的演講，內容則集中於解決越戰問題。透露了美國在巴黎和談中對北越所提出的和解建議。計八個要點：(1)在協定的六個月內美軍全部撤出越南，(2)撤軍開始同時交換戰俘，(3)簽訂協議時印支戰爭全面停火，(4)協定六個月內，由中立國家監督，南越舉行大選；(5)協議印支免受外國干預，(6)由國際軍事監督協議之實施，(7)所有武裝部隊要留在自己邊境內，(8)國際保證印支人民基本權利，所有印支國家地位。

尼克遜把對北越的和談建議單方面發表出來，是一石二鳥之策，首先打擊北越的國際聲勢，暴露他們的黷武好戰；二是做給中共看，美國已無意在越南戀棧，誠意謀和。

中共「政府」對尼克遜這一建議已發表評論，如所料的照例痛罵一番。不過中共內心似乎頗為活動，例如本港左報竟全文刊載上述八點和談建議，暗示中共對這八點建議可以有商量。

當中共致力與美國進行政治交易之際，當然要把姿態擺得高一點，使討價還價的餘地大一點，不過也不能把條件定死，全無交易餘地。

中共對北越也有苦說不出。中共對北越的軍事援助，與蘇俄的軍援不相上下，可是北越共黨第一書記黎筍，每年前往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一住就是一個多月，與俄酋比列玆涅夫談個沒完沒了，可是歸途到北平只住一兩天，蜻蜓點水，匆匆離去。而且從未親自往北平慶祝「十・一」。

厚彼薄此，洞若觀火。今天在河內書店裏可以買到比列玆涅夫的講演集，可是絕買不到毛語錄。中共對北越的援助，等於老頭子金屋藏嬌，自己出錢供養嬌女，可是眞情卻為大鼻子阿哥所奪，豈不太洩氣嗎？因此對於越南問題，中共可能助美國一臂之力，別看中共的宣傳文字口氣有多硬，心裏頭都是又酸又軟，對北越實在打不起精神了。

新聞以外



拱衛台澎的前哨·反攻大陸的基地

金門戰地的新貌

劉人傑

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說：「金門人民最幸福，他們一不用納稅，二不用當兵。外國軍事專家視察過金門後，認為金門防禦工事堅固，法國馬奇諾防線也瞠乎其後。但我們所目覩的金門，戰時氣氛並不濃，人們優遊的生活，使人有世外桃源之感。

「解放台灣」？

中共總理周恩來於接見「美國對華新政策委員會」一些成員，以及美國的訪客時，據說曾談到香港問題。這些美國訪客曾向他問及中共對香港政策，周恩來沒作出正面答覆，據參加這次會見的美國人透露，周恩來當時的回答是：「當台灣問題解決之後，香港問題便可隨之解決。」他並且說：「這一天終於會到來的。」

周恩來的這段談話，和我們一向的看法相同，台灣一天沒有「解放」，香港現狀一天不會改變。這原因，經濟上的因素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共要達到「解放」台灣的目的，這殖民地的存在是大堪利用的。

儘管有些主筆先生認為中共軍力強大，十個台灣也可以拿下；可是中共叫囂「解放台灣」已叫了二十二年，除了在金門隔日打砲外，始終沒有動過手。為什麼不敢動手？他們心知肚明，要在軍事上「解放」台灣，即使願意付出巨大代價，也極少可能能達到目的。

軍事行動既無法達到的，只好另闢途徑，從政治上滲透、分化而達到傾覆。要進行政治滲透，香港這地方就大堪利用了。

台灣一天不解決，香港現狀一天不會改變的理論根據在此。

老萬這次到台灣，最大願望是到金門前線看看眞實情況，這個願望終於達到，我認為這是遊台的最大收穫。

老萬二十多年來沒有到外邊跑，朋友笑我因為怕坐飛機，其實，飛機雖然常會失事，近來也興了刼機，但以世界飛航班次的繁密，計算起百分率來，失事的機會很低很低，這又何必害怕？這次老萬不但坐了舒舒服服的民航機，還坐了螺旋槳的軍用運輸機，這些雙尾運輸機，二次大戰時已經見過，不過據說飛機雖然老，機件保養非常好，出事機會不多。

話雖如此，在登機之前，簽署一張「如有意外，與人無尤」的文件，心理上總有些威脅。坐上機艙，飛機起飛後，引擎巨響，震耳欲聾，和射噴民航客機，有嬌滴滴的空中小姐服侍，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老萬以為坐這架運輸機好過民航機，只要付得出機票錢，民航機人人可以坐，但在這架老爺運輸機，有錢也坐不到的。

不要說是外地的觀光客，在台灣的人，也不可能到金門，因此台灣朋友也羨慕我們有這機會。

金門小姐

和我們同機到金門觀光的有越南軍官團，他們的官階有校級也有師級，制服鮮明，由一位中國軍官陪同翻譯，讓他們看看這反共前線堡壘。

方公里，和香港島的面積差不多，據說土壤的結構也很相似。居民有六萬一千餘人，另外有十二萬多人旅居海外及台灣。

機場上備有旅遊車接載我們到「莒光樓」，車上的女侍應生穿上草綠色軍裝，戴了便帽，年青漂亮，談吐文雅風趣，原來她是大專學生，派到金門服務，為期半年，她給我們講解金門的一切。

在莒光樓，由兩位小姐分別作了簡報，禮堂中有一個縱橫兩三丈的浮雕地圖，上面裝有電燈，金門與大陸間對峙的形勢，從這地圖中可以一目了然。

作簡報的小姐是金門本地人，她說的一口流利國語，解釋得詳盡明白；另一位是北平小姐，說得更動聽，她解釋在金門對中國大陸的宣傳戰，包括空飄、海漂、廣播、喊話等等，並展示一些巨大氣球，這些氣球可以遠飄到新疆、西藏，裏面有宣傳品及日用品，有自動爆炸器，到了目的地便爆炸下墜，大陸人民可以看到宣傳品，也可以得到日用品。金門目前雖沒有正式戰鬪，但雙方的宣傳戰卻相當白熱化。

潑婦罵街

老萬認為最無聊的是喊話，雙方隔海相罵，你罵我蔣幫，我罵你共匪，日夜不停的罵，究竟這樣喊話有什麼用處？我覺得很懷疑，也問過守軍的長官，他笑說：這等於潑婦罵街，的確沒有什麼意義。不過他們一天到晚的罵，不罵回去條氣唔順，即

各位未見過這些喊話設備，不知道厲害，喊話室設在地下，上面有一堵大牆，大約有三層樓那麼高，這幅牆上裝有四隻大喇叭，每一隻有兩個人那麼高，對正大陸，下面的人用米高峯喊話，聲音從這四隻大喇叭播出，據說，數十里內可以清晰地聽到。大陸方面，相信也是如此。在金門岸邊，可以聽到中共的喊話，金門這方面，則把總統元旦文告，向對方宣讀，站在那裏，雙方的話都可以聽到，實在非常可笑。其實，住在這周圍若干里內的人並不太多，罵來罵去也只有那些人聽到，相信不會有什麼作用。向大陸的廣播，到達的地區比較廣濶，但大陸究竟有多少人擁有收音機，卻成疑問。相信空飄和海漂比較實際些，而且他們收到日用品，得物有所用，比空談的宣傳更令他們印象深刻。

古寧頭戰場

參觀古寧頭戰場最使人興奮，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國軍在古寧頭戰役中擊斃共軍二萬餘人，俘虜七千人，自從這一次戰役後，共軍就不敢對金門發動進攻。當時的古寧頭，並沒有建設什麼工事，已經使共軍無法越雷池半步，今天的古寧頭，和二十多年前已完全不同，一切防禦設備，都在地下，即使與外間斷絕，在這裏的彈藥糧食等，至少可以支持四個月。

相信共軍也一定了解，要攻破這樣一個堡壘，除非付不可估計的巨大代價；如果是位「十個台灣也拿下」的主筆到古寧頭戰場參觀，他一定會自動



和我們一起參觀金門的越南軍官團



莒光樓



古寧頭戰場——勝利的象徵

，認爲法國的馬奇諾防線也瞠乎其後，這並不是誇大之詞。別說進攻台灣，就是進攻金門，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否則的話，二十幾年來的金門怎會如此平靜，建設成爲一個模範縣？金門的戰時景色並不濃厚，軍隊也不多見，他們較多時間在地下做工事。金門的公路四通八達，而且都是新建的，筆直的，十分乾淨，路上連一塊紙屑都沒有。據說每天早上，天還未亮，軍人就把街道掃乾淨，然後回到地下。金門之一塵不染，就是這些大兵之功。

淳樸的民風

金門有巴士，也有的士，交通很方便，市鎮中的店鋪，格式劃一齊整。我們要買一些貢糖（金門的特產），找不到店子，向一位軍士詢問，他把我們帶到店子；買了東西不認得路回鎮公所，向一位小學生問路，他又把我們帶到目的地，不論什麼人

賣貢糖店子，父女倆忙着做我們的生意，這位十八九歲的金門姑娘，長得很漂亮，衣服打扮也很時髦。未到金門之前，我的想像是一個軍人充塞的戰地，來了之後，才知情形並不如此。如果在農村或市鎮中，根本沒有絲毫戰時景象，但在地下的軍事地區中，卻截然兩樣。金門是個很特別的地方，雖然是防衛台澎的前哨，反攻大陸的基地，卻有世外桃源的景象，人們的生活是豐裕而快樂。

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一再對我們說：金門的人民是最幸福的，他們一不用納稅，二不用當兵。

蔣總統曾經訓示，要將金門建設爲三民主義模範縣。因此這二十多年來，除了軍事建設外，其他方面也突飛猛晉。限於篇幅，金門的新貌，以後再談。在金門，我們還參觀過馬山（最近大陸的據點），擎天廳、安老院、陶瓷廠等，都值得一談，下期再爲讀者報導。

鴉片能打垮美國嗎？

迢迢

在上月，我曾譯了一篇琪梵．菲列（美專欄作家）關於中共種植罌粟鴉片，向西方大量傾銷，裏面引證了英國、日本、法國，各國官方的調查，並引用了埃及納薩總統生前之顧問希爾考所著書的一章，據說周恩來告知前納薩總統，中共在越南種植鴉片，引誘美軍吸食，藉以瓦解美軍士氣，並說過去西方曾迫中國人吸毒，現在我們以牙還牙，使美國將無可用之兵。

在十九世紀期間，列强欲瓜分中國，英國在印度大量種植鴉片，運銷中國，流毒全國，引起鴉片戰爭，訂立不平等條約，割讓香港，中國從此一蹶不振，積弱百餘年。雖然後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但內戰頻仍，導致日本侵華，共產黨藉全國一致對外抗日，乘機坐大，遂使神州陸沉。回顧年來痛史，實源於鴉片，言之痛心。今周恩來欲以當日列强毒害中國之法，以牙還牙，以報當日之仇，以人道主義而論，極之不仁，共產主義者欲顚覆世界，擴展其政權，其不擇手段，於此可見一斑。

但是周恩來的目的是否得逞，實成疑問，蓋百年前的中國，滿清政府閉關自守，民智不開，民間不獨以吸食鴉片爲樂，且當作貴重禮物以奉客，甚至有富人教導子孫吸食鴉片，不願其子孫賭博，蓋賭博可於一夜之間將家財耗盡，而吸食鴉片雖明知有害，但資財之消耗，比賭博緩慢，此種消極而愚蠢之辦法，於民間流行，遂使人人變成病夫，雖有林則徐等精明官吏，洞悉流弊，但滿清政府腐敗，官吏且有以販賣鴉片爲發財捷徑，對禁烟之推行，諸多阻止，置國家於不顧，外復有列强之牽制，故林則徐輩終歸失敗，鴉片能在中國流行，毒害人民，實與滿清政府腐敗，與人民教育不普及有極大之關係。

，促使注意麻醉毒品之流佈，美海關方面亦採取積極辦法，防止毒品之走私運送，在民間教育方面，亦紛紛採取有效辦法，教育青年，一發現弊病，即集公眾意見，想法防止。據最近美國第五十州，夏威夷州教育局發表的一項統計調查，關於青年學生使用麻醉藥品的情形，其結論是：大多數的青年，對麻醉藥品的害處，都深切了解而驚醒。

這項麻醉藥品的調查，不獨專指鴉片，而廣泛的包括了香烟、啤酒、烈性酒、大麻、海洛英、巴比通等，其結論列表如下。

根據表中統計，教育局還指出：(1)啤酒、香烟、烈酒，及大麻，使用者爲多，而海洛英爲最少。(2)青年人使用烈酒及香烟，多從家庭影響而來，而其他的麻醉品的使用，多爲朋友的引誘。(3)所有青年學生均承認，大麻是有毒麻醉品。(4)關於毒品的知識，多來自學校衛生課的教育，及家庭中父母的禁止。

夏威夷州一萬三千公立學校學生使用麻醉藥品調查

	從未嘗試者	曾用過一次者	每月每週每日使用者
啤酒——	24%	40%	36%
烈酒——	27%	44%	29%
香烟——	35%	28%	37%
大麻——	56%	17%	26%
Glue ——	91%	7%	1%
Uppers(Amphetamines)	89%	70%	3%
Downers(barbiturates)	85%	10%	5%
Speer (a Specific Amphetamine)	88%	80%	3%
LSD	85%	10%	5%
Cocaine	95%	沒有	沒有
Dollies (Methadone)	79%	沒有	沒有
Heroin(海洛英)	98%	沒有	沒有

周恩來



無「後顧之憂」的周總理

編者按：中共總理周恩來向被視爲私生活較嚴肅的共產黨人之一。毛澤東且曾稱贊過他是「標準丈夫」。他與鄧穎超結合數十年，並無所出，卻沒像其他中共頭子如毛澤東那樣休妻再娶。大出人們意外的是，周氏卻並非如毛澤東那樣「斷子絕孫」，他有一個德籍私生子，根惱．士達芬標爲他留下了後代，並且「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地傳接着。唔怪得總理閣下「咁定」也。

最近，一個德國的週報刊物「士頓」，洩漏了一項關於周恩來的私生子的秘聞。在一九二〇年左右，在德國葛亭根地方，周恩來在小旅店裏租了一個房間居住，他就和那小旅店的下女戀愛起來，那下女的名字叫孔尼根．士達芬標。

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那德國女子替他生了一個兒子，取名根惱．士達芬標，但周恩來卻未曾跟這個德國女子結婚，而去了柏林，然後再回中國，不久即與鄧穎超——一個共產黨的婦女領袖結婚，把他的異國情鴛，置諸腦後了。

公立學校，大多數為菲律賓人，夏威夷土人，日人等，其智力及教育程度比美陸為低，故此我以為夏威夷州的調查，是有作為例子的價值的。

此外，華盛頓五角大厦，也作了一項向駐在各處美軍關於吸食毒品的調查的結果：在某些地區的美軍，吸食毒品的問題，實際是不存在的，例如駐在歐洲的美國空軍，向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二人的調查，只有一個人是曾吸毒的。據說國防部對士兵使用毒品調查的偵察，是從檢查尿液是否含有毒品成份的科學方法得來的答案，此外，海軍陸戰隊，只有0.2%，海軍則是(.3%，空軍則是0.5%，陸軍則是2.8%為吸用痲醉藥者。

若以地區來分別作調查，在越南的美軍是有4.1%是吸用毒品者，其他太平洋地區則為1.6%，歐洲則為0.9%，其他地區則為1.3%。（以上見一月十七日UPI，華盛頓消息。）

用以上的統計調查，美軍吸毒實際並非嚴重，所謂在越南的十萬美軍，均是吸毒者，不過是共產黨的危言聳聽，以統戰手法，向西方國家作的心理戰術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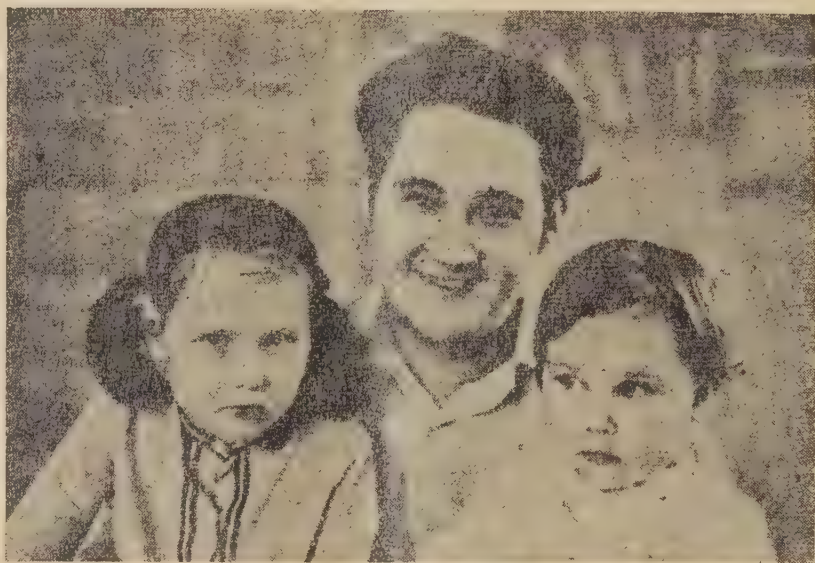
美國是年青的國家，人民個性好新奇，易衝動，每種新事物，流行時雖如醉如狂，但絕不會沉迷不悟，因人民皆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如數年前的披頭四樂隊，風行一時，現在已銷聲匿跡。高喊回到原始自然生活，反對現有社會制度的長頭髮的嬉皮士，亦知此路不通，已成為落伍人物，漸漸絕跡。

美國當局如此有效的抑制毒品的侵害，共產黨希望鴉片能像百年前在中國一樣的流行，實在是癡人說夢，故此可以斷定，鴉片之不能腐蝕美國。正如共產主義，只能在貧窮落後的國家裏壯大，決不會在民富力強的美國生根的。

雖然美國近來態度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如容許中共入聯合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北京，以我們中國人來看，簡直是要不得。但其為功為過，現在不能遽下判斷，不過我們不要忘記，美國是本質上反共的，環顧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其對中國人的友誼與協助，亦非其他國家所能及——現在全美中國華僑四十多萬，均能安居樂業，華僑入了籍，一視同仁，可享受選舉投票的權利，享受國家的保險與福利。雖然美國不能人人可去，但每年准許一萬多的中國移民，總算庇蔭了大部份的華僑眷屬，及每年一千二百多名中國難民的入境，試問其他國家會嗎？例如英國：不久之前才立法，雖然是在大英聯邦中出生，為英籍公民，但你若是有色人種，永不能在英倫久居。日本：外國人永遠不能入籍，雖原為其殖民地的韓國人，在日本居留數十年，但不能歸化。法國：華僑開個餐館，雖自己是東主，例須聘法國人作經理，中國人永不能當經理。

南美洲，如巴西、阿根廷、秘魯、委內瑞拉等小國，已逐漸走入共產主義，內戰無日無之，那邊的華僑已紛紛設法離開。

故此，現階段美國仍是港台兩地華僑及反共人士可以嚮往及寄望之地，對於中共藉鴉片來毒害美國青年的行動，凡是愛好民主自由，反對共產主義的中國人，應該一致聲討，對其罪行嚴加指責才是。



威爾佛·士達芬標和他的兩個女兒：沙門和恩嬌



根惱·士達芬標和卡尼·芬地臣的結婚照

生子

迢迢譯

到軍官俱樂部做侍者，那時他認識了一個女子，十八歲的卡尼·芬地臣。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卡尼·芬地臣又為「根惱」生了一個私生子，但「根惱」並不學他的爸爸周恩來一樣，他立即和卡尼·芬地臣結婚。幾個月

·士達芬標仍然健在，已經是六十七歲了，她的孫子，威爾佛已經二十七歲了，威爾佛在東德的息達地方做一個修理汽車車身的工人，他常常很驕傲的對人說：「在這裏誰不知道我是周恩來的孫子呀！」

記得一九五三年十月初旬，當克尼遜獲選爲美國副總統後不久，前來遠東訪問途中，曾經在香港逗留過幾日；且曾一度親赴香港與大陸交界的邊緣，使用望遠鏡，隔河向鐵幕內張望了老半天，不知他當時究竟看到些什麼？結果不斷地表示搖頭嘆息。再過幾天——二月廿一日——就是他親到鐵幕訪問的時候了，是好是壞？將來讓尼克遜去看個究竟吧。

儘管尼克遜及其國務卿羅傑士等人，一再地對外表示：「尼克遜總統訪問共產中國，將不會出賣任何盟邦，更不輕易放棄有條約的承諾。……」但一般認爲這些話可能屬於外交詞令的成份居多。由於一月二十一日那天即出現兩宗有關尼克遜訪問大陸，而不利於中華民國的消息是：㈠「馬尼拉時報」刊登上月訪問北平的一名菲律賓記者，引述僞副總理李先念的談話說：克尼遜北平之行的結果如何？端視美國與中共對台灣問題的談判進展爲轉移。……要想談判成功，美軍必須全部撤出台灣，並撤退台灣海峽的第七艦隊。……」㈡來自華盛頓的「合眾社」同日電訊指出：「美國總統尼克遜將於下月往大陸中國作歷史性之行時，關於架設華府與北京間的『熱線』之事，可能會作出決定的。因白宮與克里姆林宮之間有如此高速的通訊設備，所以，白宮也正準備與北京之間——如在雙方認爲有必要時，則架設類似的通訊網。」

投機政客執迷不悟

假如以上兩項消息是確實的話，那就不能以等閒觀之。大家都知道，美國與蘇俄建立外交關係已經四十年，而美國迄至現在仍無一個總統前赴莫斯科訪問；今美國與毛共尚無外交關係，則美國總統趨之若鶩，已屬頗不尋常的現象。尤其是關於所謂「熱線」問題，截至目前爲止，美國除了與克里姆林宮及倫敦、巴黎之間，對於其他友邦則根本沒有如此設施，更令人莫名其妙，尼克遜又不僅推行親近北平僞政權的美國政策，將於下月訪問北平時，

尼克遜

。這　是尼克遜的一大錯誤，但他仍執迷不悟地一錯再錯！

尼克遜爲什麼會錯到底而不知有所覺悟呢？這問題檢討起來是很複雜的。就尼克遜個人的利害來說吧，他目前至少有如下三大目標：㈠是尼克遜總統爲爭取今年選舉時的選票；㈡是企圖結束越戰，以實現其上屆競選時的諾言；㈢是打擊蘇俄。——最後一項爲美毛的相同目標。二十多年前，美國所採行的「包圍」政策，目的即在拆散共產集團的內部關係；而毛共近年備受蘇俄的威脅，則希望轉向西方，以增強它的聲望而抵抗蘇俄。若美毛關係一旦眞正改善，借重北平的影響力促使越南局勢的和緩，實現了尼克遜的原有計劃，那末，這位投機的美國政客將在今年大選中穩操勝券。

由於尼克遜的政治投機，而毛僞政權又改採彈性外交路線的緣故，令到許多自由民主國家紛與建交，甚至過去被認爲最堅強反共的國家如土耳其、伊朗，都早已承認僞政權；此外，尚有泰國、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等國，也都暗中進行與北平拉關係，並考慮改變其對華政策。如果不是尼克遜去年那樣急於要同毛共搭關係，相信毛共去年十月決無進入聯合國之理。據前聯合國秘書長宇丹去年六月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說：「中共今天不能進入聯合國，必須等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當美國選舉後始能實現。」

可是到了去年七月，由於華府及北平同時宣佈尼克遜總統將訪問北平的緣故，幾乎震動了整個世界，無形中幫了毛共的大忙。故於同月杪，「紐約時報」便刊出一段報導：「預料今年聯合國大會開幕之前，可能還有幾個國家承認中共，即使尙未與北京建交的其他國家中，屆時也可能有些贊成它入會的。因此，將在大會表決時，估計可能有三分之二的大多數投贊成票，使中共入於聯合國。」

毛共「捧場」。所謂「百年成之不足，一旦毀之有餘」，自由世界二十多年來辛辛苦苦所建立一條防共長城，被尼氏破毀無遺！

美對華傳統政策的錯誤

再就美國對華基本政策的錯誤而言，其主要的錯誤是由於「重歐輕亞」之所使然。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日德軍國主義者同時發動侵畧戰，美國曾直接出兵助歐俄以消滅希特勒；中國抗戰八年則未獲美國直接派兵助戰。如非日軍襲擊珍珠港，則美軍還不至於對日作戰。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前夕，羅斯福、邱吉爾等人爲要求俄軍參戰，乃有雅爾達密約，竟出賣中國東北，助長了俄共與中共的勾結，以致整個大陸被斷送！當徐蚌會戰失利，國府發生動搖時，美國則落井下石，勾消兩國關係，而當時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則留在南京，準備與毛共接觸。假定毛共不侵畧韓國的話，那末美國不獨不會恢復其對國府的關係，而毛共也早在杜魯門時已混入了聯合國。

到了韓戰結束之後，美國對亞洲——特別是對華政策，仍然對毛共存有莫大的幻想，而始終沒有協助中華民國政府反攻復國的打算。正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主筆哈希氏，早於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的新年文告中分析說：「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國問題的態度，大致說來可以分爲如下的三大派：

第一派是包括美及西歐各國的姑息主義分子，他們最大的理由是總以爲北平僞政權可能會逐漸鞏固起來的，或者該政權可能終有一天演變成爲一般共黨氣味少而中國傳統文化氣味多的政治力量。到了那個時候，它們自然而然地會倒向西方陣營，因爲中國人與俄人是天生的死對頭，它們的合作將絕對不會長久的。假定西方國家現時（一九五五至五六年間）去協助台灣的國軍反攻，反而會促成共產陣營的加倍團結。

第二派是求其苟安的明哲保身者，但他們卻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共同心理——認爲亞洲局勢不及歐洲局勢的重要。因爲中共頭子毛澤東，只是莫斯科

』政策。

第三派則是極力主張援助國民政府的，他們認為：亞洲的亂源在中共，早一天消滅毛共偽政權，則亞洲人民便少一天的痛苦！其理由是：中國不獨為亞洲執牛耳之國，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美國以往顯然忽略了中國問題，而使亞洲甚至全世界，均陷於動盪不安的混亂狀態之中！現在的政策（韓戰前後）依然錯誤。」

例如：朝鮮戰爭初期，麥克阿瑟元帥曾主張趁蘇俄還沒有原子武器，毛共在大陸尚未站穩腳跟之前，支援國軍登陸，輕而易舉一面可以牽制共軍侵入朝鮮，同時也可以摧毀北平政權，豈不一舉兩得？後來雷德福（前美太平洋海軍總司令及參謀會議主席），也曾獻議：一面封鎖大陸，一面轟炸中共軍各據點，然後協助國軍反攻。但這些寶貴建議，均為庸愚者所扼殺，以致害了整個亞洲！

不能承認毛偽的理由

尤其令人覺得奇怪的是，美國的執政者總覺得美國的力量，不應該用作達到中華民國目標的工具，不得任由國府有能力來決定美國應否在亞洲大陸上對中共作戰？這觀念直到詹森上任後仍然存在。而美國盟友之所以同意借重台灣國府，則因為台灣尚有六十萬國軍，足以牽制中共的大部分軍力，而不致於使美國被現實所吸引過去。

換句話說，美國一貫政策的目標是利用中華民國的實力，來替它把守西太平洋的據點——台灣，以維持亞洲的均勢而已。

一九五八年八月，美國務院分向其駐世界各國使館發出一項長達萬餘言的備忘錄，重申美國不承認毛共政權的對華政策重點如下：

㈠從中共所發表的言論和政策，及其所表現的實際行動，證明它是蘇聯的工具，為虎作倀以赤化亞洲甚至全世界為目的。這樣的政策，實與美國的利益相反，為美國及全世界利益計，礙難對其政權予以承認。

㈡中共雖早已佔據了整個大陸，卻未能囊括整

錯再錯

胡養之

且獲得海外近兩千萬華僑的支持及多數國家承認。

㈢中共統治下號稱六億人口（五八年計算），但歸心於中共的只有少數的黨員和爪牙，估計不到全人口的百分之一，其餘百分之九九的人民，則變為遭遇剝削壓迫的奴隸。如果美國承認中共政權，提高其國際地位，實無異於間接加重了中國人民的枷鎖！我們更未忘記在朝鮮犧牲的十四萬美國子弟的慘痛，如承認中共，他們豈不死得太冤枉？

㈣中共佔地雖廣，所能鎮壓住的人口雖眾，但這種殘民以逞的暴虐政權，則決不可能永久存在，遲早必崩潰；如果美國政府貿貿然予以承認，無疑是協助其暴政的延續，否則正可加速其崩潰。

㈤現在許多亞洲自由國家都未承認中共，美國予以承認，勢必看風駛舵，相繼效尤，而招致中共的顛覆滲透，替蘇聯舖平其征服世界之路。至於所謂「兩個中國」也決不可能，因之，美對華政策無考慮餘地。

這項備忘錄發表後不過兩週，金、廈砲戰發生。當國府要求美國補充彈藥和其他物資時，突然引起美國內的嚴重歧見，包括羅斯福夫人及艾奇遜在內的民主黨人，都不主張美國協防金馬，迫得杜爾斯在同年九月的記者招待會中表示軟化，因而導致台北的失望與憤慨！並根據「中美聯防條約」第四條，乃邀請杜氏來華會商，以澄清美方立場。

杜爾斯於同年十月抵台，與蔣總統進行五次會談中所達成的協議是：美國答允給國府以更多新武器援助，作為要求國府削減金馬駐軍，及保證國軍不反攻大陸的交換條件——這一新協定顯然限制了國軍的行動，而杜爾斯不久逝世後，新國務卿赫德則批准哈里曼訪大陸。一九五九年美宣稱：「中共如明年二月派運動員來美參加奧林匹克冬季運動會

毛設陷阱等待尼克遜

一九六二年三月，中美間關係也曾一度達到緊張階段。由於堅決支持國府反對外蒙加入聯合國的美駐華大使莊萊德，突然宣佈去職並奉命於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台北，而未公佈新大使人選，使兩國外交進入癱瘓狀態；尤其同年三月，美國務院更發表引起爭端的一九四三年秘密對華文件，共達九百零一頁和廿九個大項目。其中包括着批評蔣委員長在戰時的各項外交通訊，及已故羅斯福總統赫爾利一份收藏多時的報告書——曾被扣留不予公開發表至少達十年之久。而甘迺迪總統就職之後，則發表那項令人遺憾的歷史資料，目的在打擊中華民國和蔣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緊隨着以上兩項問題而來的是：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揭露一封內幕函件，指出中共委託國際人士向美政府洽商購買價值四億五千萬美元的小麥。而甘迺迪總統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也表示美政府對這項輸出的申請，正在考慮中，計劃在今後三年內對中國大陸每年輸出七千五百萬元小麥，因之再度引起台灣與華府間的緊張，直到同年七月二日，美新任大使寇克抵台後，局勢始明朗化。一九六五年美正式介入越戰，亞洲盟國響應之後，國府也希望派國軍參加越戰或開闢第二戰場，乃由蔣夫人宋美齡，蔣經國分別於同年八月和九月，先後前赴華府訪問，意味着當時的中美關係有了重大的發展；儘管參議員米勒呼籲借重國軍援越，但未為白宮所接納。一九六六至六八年間，當毛共推行「文革」時期，原是國軍反攻的大好機會，但由於美國急欲擺脫越戰，不獨不可能協助國軍的行動；也不允許國軍參加越戰。特別是尼克遜當選總統後，為履行他在競選時的諾言：「將保證解決越戰問題」，猶之乎艾森豪「保證結束韓戰」的諾言。故尼氏一上台，即着重於對華政策，除發表一連串表示與北平「友好」的談話外，更暗中派遣其顧問基辛格與毛共勾結，不惜出賣美國及其盟友利益，而換取訪問北平條件，目的在刺激選民，贏得選票，自私自利已屬錯誤，何況毛共早已設有陷阱，等待尼克遜跌入呢。

毛澤東弔陳毅

俗云：「貓哭老鼠假慈悲」，最近陳毅死去，毛澤東親自出席追悼會，並弔問其家屬，也使人作如是觀。

陳毅在文革期間的咆哮，痛罵紅衛兵，直言毛思想「就是最大的框框」（見上期「我這個外交部長」文，至今傳爲佳話；其實他的反毛不自文革始。

陳毅反毛由來久矣

遠在江西打游擊的時代，陳毅就是反毛的急先鋒了。毛陳在一起共事，始於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所率紅軍（約二千人）與毛澤東所部（約八百人）在江西井崗山會合，改建爲「紅四軍」。朱爲軍長，毛爲政委，陳是黨委書記；在其後組成的前敵委員會（當時蘇區最高領導機關），朱、毛、陳等五人爲委員，毛爲前委書記。

當朱毛會合時，許多湖南幹部就已告朱陳等人，毛的獨裁攬權，霸道作風。但是朱德忠厚，陳毅直快，都不介意，可是共事不久立刻感到毛某人不好相與，因此時生磨擦。毛常以總前委書記的名下令，事前不與朱陳商量，弄得兩人怒火千丈。

一九二九年四月朱德忍無可忍，乃派陳毅去上海，向躲在外國租界裏的中共黨中央報告毛的專制跋扈，要求調開蘇區。當時爲與陳毅同在法國搞搞震的周恩來，爲軍事部長，全力支持朱陳，連發數函調毛澤東赴上海述職，毛乃稱病，抗命不前。同年七月朱毛鬧翻，朱德乃率紅四軍主力下閩粵邊區去擴展游擊區，留給毛澤東一團人，獨自在閩西「養病」。

毛林鬭朱陳

好像冥冥中註定「天不滅曹」，朱德所部紅軍在粵省東江地區吃十九路軍的苦頭，打了連串敗仗，狼狽回竄閩贛邊區，駐福建的國軍也乘勝收復上杭、馬汀。朱德本擬甩開毛澤東另打一個游擊天下，想不到弄得如此下場，新根據地未擴成，舊根據地也失去了。朱的失敗，使周恩來對他的支持和對的毛處分都臨時縮了手。毛澤東一看機會來了，十二月就在古田（閩西上杭縣一個山村）召開紅四軍黨代表大會，每連皆派代表出席。指控朱德十大罪狀，包括「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等等。軍隊打了敗仗，內部容易有意見，現在有人鼓勵他們吐苦水，就一發不可收拾；尤其是有野心的林彪，大肆抨擊朱德，從此受毛的青睞。

古田會議後，毛即掌握了紅四軍，林彪從此扶搖直上，由連長而團長，紅四軍軍長，紅一軍團長，成爲江西蘇區時代毛的第一心腹，朱德雖任一方面軍司令，已經徒擁虛位，沒有實權了。

遵義會議出現奇蹟

九三一年底遷入江西蘇區之後，在國際派秦邦憲、張聞天及周恩來等的支持下，遂對毛澤東進行了連串的清算鬬爭。首先把他的前敵委員會解散了，改建中央局，由項英任書記；繼而把他的一方面軍政委也解職了，由周恩來接班；最後連一方面的政治部主任也丟了，完全離開了「槍桿子」。朱德恢復了一方面軍司令的實職，陳毅出任江西軍區司令兼政委。隨着毛失勢之後，在「反羅明路線」運動中，毛的幾個親信包括他的三弟毛澤覃、鄧小平、譚震林等，都遭受了清算鬬爭。

在第二回合的權力鬬爭，朱陳大獲全勝。毛澤東從此幾乎一蹶不振。可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幸運之神才又降臨他身上，說起來有如奇蹟。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國軍圍擊痛剿之下，紅軍主力突圍西竄時，因爲軍委主席周恩來和第三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指揮失當，出發時全軍約九萬人，兩個月後抵達遵義時只剩下三萬殘兵，軍心搖動，士氣頹喪，共軍將領紛起責難。在羣情憤激之下周恩來乃急流勇退。這個人素來機智冷靜，考慮周到，可是這一次亂了步驟，他竟舉荐毛澤東繼任軍委主席，鑄成大錯。當時他本可舉荐朱德或劉伯承，大概怕人懷疑他舉任親信，仍把持權力不放，因爲朱德是他在德國吸收入黨的，所以就臨時舉荐毛澤東自代。

當時毛澤東是一空頭的中央委員，隨軍西逃，根本沒有資格出席政治局會議，於是遵義會議竟決議委他爲政治局委員。此舉違反黨章，回來曾受張國燾等反對。

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從此緊緊掌握槍桿子，遂奠定他的獨裁權力。自那以後到文化大革命爲止，始終嚴密提防周恩來，尤其嚴防他接近軍隊。可是終於在他自造的文革大亂中給予周恩來掌握軍人的機會，因此有今天「乒乓外交」的局面。

陳劉友誼深遠流長

當共軍主力突圍西竄時，陳毅和項英奉命留在江西蘇區打游擊，遭國軍猛打窮追，兩萬共軍被打得只剩數百人，竄入深山，隱匿數年之久，直至抗戰發生，政府收編共軍，陳毅等才出來，與項英負責收集殘部，編爲新四軍。毛澤東在延安，吞併了陝北土共，張國燾的四方面軍，賀龍的二方面軍，但是對新四軍鞭長莫及。而項英是支持國際派的，在黨內鬬爭中，新四軍成爲毛的心腹大患。毛澤東特派劉少奇到新四軍去臥底，結果拉攏了陳毅。新四軍遂陷於分裂狀態。陳毅帶着一半部隊過江進入蘇北地區，與八路軍會合，項英則帶另一半部隊留在江南。因爲抗命亂搞，被顧祝同的第三戰區部隊解解決。此舉雖是應有的懲罰，但實際上替毛澤東除去了眼中釘。投靠毛路線的陳毅，繼任新四軍的軍長。陳毅和劉少奇也從此建立不拔的友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魯迅

桂南會戰

史劍非

自一九三八年秋武漢會戰之後，抗戰乃進入第二期。在第一期作戰中，日軍雖佔據華北、華中大部分都市及交通要點，並佔廣州、福州，完全切斷我國對外的海上交通；但是日軍以傾國之兵三十個師團（當時動員最大限度），分佈地域太廣，備多力分，反而難於集中大兵力發動大會戰，戰爭形勢遂日趨被動。反之，我軍雖在第一期作戰中傷亡甚大，失地甚多，但是經過輪流整訓，戰力迅卽恢復，遂於一九三九年在各戰區發動冬季攻勢，全面由被動轉爲主動。桂南會戰實卽我軍由防守轉向進攻階段，日軍所發動的一次進攻作戰。

兩軍戰鬥序列

桂南會戰實際上包括兩個戰役，第一次戰役發生於自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旬至一九四〇年二月下旬，第二次戰役發生於一九四〇年三月初至十一月中旬。其間南寧曾三次失陷三次克復，戰況之激烈可以想見。茲將敵我兩軍參戰兵力，戰鬥序列分述如左。

日軍總指揮官爲第二十二軍司令納誠一（初爲二十一軍由第五師團長今村均爲司令，後因敗陣，增援編成二十二軍由久納指揮）。所轄部隊有第五師團，第十八師團，台灣混成旅團，近衛混成旅團，海軍陸戰隊，總兵力約十萬人。另有海軍第五艦隊，空軍飛機百架。

我軍最高指揮官爲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配屬部隊如左：

第十六集團軍——夏威，轄韋雲淞第三十一軍（第一三一師，一三五師，一八八師），何宣第四十六軍（一七〇師，一七五師，新編第十九師）。

第二十六集團軍——蔡廷楷——轄四獨立團。

第三十五集團軍——鄧龍光——轄陳公俠第六十四軍（一五五師，一五六師）。

第三十七集團軍——葉肇——轄第六十六軍，葉肇軍長（一五九師，一六〇師）。

第三十八集團軍——徐庭瑤——轄李延年第二軍（第九師，七十六師），杜聿明第五軍（第二〇〇師，新編第二十二師，榮譽第一師），甘麗初第六軍（四十九師，九十三師，預備第二師），傅仲芳第九十九軍（九十二師，九十九師，一一八師），姚沌第三十六軍（第五師，九十六師）。

行營直轄部隊：第四十三師，新編第三十三師，教導總隊，砲兵隊，空軍第二路部隊。總兵力爲十五萬四千六百四十二人，飛機百架。

崑崙關大捷

一九三九年一月，敵大本營據海軍的要求，對我西南進行封鎖作戰，命第二十一軍攻佔海南島；九月歐洲大戰爆發，英、法兩國無暇東顧；敵大營遂令二十一軍進攻南寧以截斷桂越間的國際交通線。調原駐青島的第五師團配屬二十一軍，十一月上旬集中於海口（海南島），十五日在欽州灣登陸。

我軍原駐守廣西部隊僅第十六集團軍五師約三萬人，敵初期進攻兵力爲第五師團及台灣旅團亦三萬餘人。敵軍陷欽州後分兵兩路，第五師團沿邕欽公路北上，台灣旅團沿小董、百濟之線前進，目標在會攻南寧，並佔領南寧外圍險要據點。二十一日敵軍主力迫近鬱江南岸，二十二日我軍增援部隊一三五、一七〇、二〇〇諸師始馳抵老渡口及四塘附近，但敵軍二十三日已渡江，二十四日陷南寧。我軍退守高峯隘、八塘、崑崙關諸據點，與敵激戰至十二月一日高峯隘失守，四日再失崑崙關。到此敵五日登陸欽州灣，十二月四日攻陷崑崙關，僅二十天時間卽完成作戰計劃，進兵可謂神速。但我軍在這一階段傷亡不多，且生力軍源源開到，遂積極佈署反攻。以九六集團軍爲西路軍，協同北路軍的第二十八集團軍圍殲崑崙關敵軍，收復南寧，以二十六集團軍爲東路軍，擔任破壞敵軍交通線，阻擊敵軍增援部隊。

十二月十八日我軍開始反攻，並出動空軍支援作戰。北路軍於當天卽攻克崑崙關（第一次收復），十九日克復高峯隘。二十日敵軍增援反撲，高峯隘、崑崙關再度陷敵（第二次陷敵）。但我軍堅持作戰，二百師之機甲部隊尤發揮强大威力，與敵軍反覆衝殺，激戰至三十一日率克復崑崙關（第二次克復），完全殲滅敵第五師團第十二旅團中村旅長以下八千餘人。遂造成第二期作戰最光輝的勝利。

敵軍陣前易帥

敵軍喪師崑崙關之後，南寧形勢告急，乃從廣東抽調近衛師團及第十八師團之一旅團來援，編成第二十二軍，改由久納誠一爲司令官。

一月二十五日敵軍重整旗鼓，再行進攻。第十八師團及第五師團進攻崑崙關正面陣地，近衛師團則統攻我軍後方的賓陽。我軍雖士氣旺盛，奮勇作戰，但是第三十八集團軍總部在賓陽被炸，各部連絡中斷，一時出現各自爲戰狀態。二月二日賓陽陷敵，但前方的崑崙關我軍並不因後路已斷而呈退縮，繼續與敵血戰六日，始行轉移陣地（崑崙關三次陷敵）。賓陽之敵乘勝一度陷上林、鄒墟，但在我六十四軍反擊之下，二月九日敵軍乃退回崑崙關、南寧。從六月初到七月初，敵軍分途深入竄犯，陷明江、龍津。九月法國戰敗向德軍投降，日本乘機要脅維喜政府，進兵越南，第五師團遂入越，剩下近衛師團及台灣旅團防守原來陣地，十月我軍乃再行反攻，二十八日克復龍津，二十九日克高峯隘，三十日克南寧、崑崙關（第三次克復）。敵軍乃行總退卻，十一月十七日邕欽一帶，全無敵踪。桂南會戰，到此已勝利結束。

東京—國

東京赤坂區的一個街角，在一幢美奥美命大厦的地窖裏，開設着一家裝飾幽雅，環境清靜的餐廳。這間地下室餐廳的最大特色，乃是不獨它的老闆爲外國人，而且在每天晚餐時間內，光顧的顧客也幾乎全是外國人，日本人所佔的比例極小。那些光顧晚餐的外國籍男男女女，每個人都在喁喁細語，雖然沒有人知道這些顧客的身份，但從他們的舉止看來，都可以肯定他們絕不是商人，而且可信這些外國人均已在日本居留了很久。

最近三數年來，這種氣氛奇特的地下室餐廳，在東京開設的數字越來越多。拆穿了這些地下室餐廳晚餐顧客的秘密，會使你大吃一驚，原來那些在喁喁細語的晚餐顧客，佔了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國際間諜。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最近十餘年間，日本的經濟飛躍發展，使它重新成爲國際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角色以來，各國間諜均爭先恐後湧入日本。間諜的性質大別之約可分爲兩類，其一是企圖獲取日本的經濟情報及政治情報，其二是企圖滲入其他國家的間諜網，在日本建立間諜陣地，刺探「敵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情報。如此一來，日本（尤其是東京）便交織成錯綜複雜的多角間諜鬬爭，也造成了東京是國際間最大的「間諜城市」。

目前在東京活動的間諜，據最保守的估計，除了美國的CIA人員，英國的COI人員及蘇聯的KGB人員之外，尚有諸如中共、北韓、南韓、東德、西德等地的諜報工作人員。日本一位高級保安官員，曾不止一次感慨地說：「在世界上，目前實在找不到有別國的城市，會像日本的東京一樣，有着這些多的各國間諜在或明或暗地活動。可以大膽地說，開設在東京各區的地下室餐廳，大都是被利用來搜集和交換情報的間諜陣地；甚至有不少地下室餐廳的老闆，他本身就是間諜人員。如果他們的活動直接危害日本的利益，我們當然要追究嚴辦；但假若他們的活動對日本沒有直接影響，而又搜不出證據的時候，我們便很難根究辦理，因爲根據目前的法律，我們對國際間諜活動是奈何不得的。」

該位高級保安官員所說的話，是百分之百的事實，因爲日本直到現在，可以說仍未訂有一條專門對付外國間諜活動的法律。因此，對於間諜人員來說，在日本活動確比在其他任何國家活動更加方便、安全。一般國家對人贓俱獲的外國間諜，輕則坐牢，重則判處死刑；但在日本，大不了只是驅逐出境，而且連人贓俱獲的可能性也很微，因爲日本根本就沒有專門對付間諜活動的機構設立。東京所以會變成一個「間諜城市」，主要也是由於這種原因造成。

根據東京警視廳的資料，目前在日本活動的共產國家間諜，均以搜集美軍在遠東地區的分佈及調動爲主要任務；至

張作霖

張作霖的出身，在北洋軍閥中，是被視爲比曹錕還不如的，曹雖椎魯無知，究竟是由布販從軍，在袁世凱的小站，還受過不成氣候的軍事訓練。張作霖則是完全的土包子，由鬍匪而受撫，因緣時會，才得一步步爬上，套用一句幽默式的銜頭，可說是綠林大學的高材生而已。但在袁世凱手下那一大羣的軍事頭頭，張之操縱自如，知人善任，居然雄據一方，霸業穩固，則雖段祺瑞、吳佩孚，亦有不逮；馮國璋的貪婪圓滑，曹錕的顢頇胡塗，更不足論了。誰都不能否認，段祺瑞的偏狹自私，剛愎自用，只能搞搞小圈子的黨派政治。自直皖一役，便再也不復有爲，徒憑資望，供人傀儡。吳佩孚才氣品德，固爲舊式軍閥中頂尖兒的人物，但他的剛愎自用，視段還要過之，他雖傾懷接士，網羅不少人才，卻不能盡其材用，簡直是點綴性的花瓶。故自二次直奉之戰後，也就大樹飄零，風流歇絕了。張作霖則自辛亥革命，初露頭角，反對藍天蔚的新軍獨立起，即在東三省建立了他的勢力基礎，由於僻處關外，形勢隔絕，中樞政潮迭起，每次都對他加意綏撫。這樣，使他漸漸地造成了東北王的特殊地位，後且問鼎中原，旋進旋退，直到他死後，仍能霸業不衰，由其闒弱多病的嗣子張學良繼承。假使不是皇屯遭受日本人的無恥毒計，九一八事件，或許不致發生，即令發生；也決不會奉行不抵抗主義，任由關東軍毫無忌憚，囂幹不已。他的幕府人才，尤極一時之選，推心置腹，授任無疑，軍事則委諸楊宇霆，地方行政則委諸莫德惠、劉尚清。教育則委諸王永江、劉哲，……他如瀋陽兵工廠，實爲民國以來第一間大規模的軍需生產，他的部屬，自張作相、張景惠、吳俊升以下，無不親如骨肉，竭力効忠，僅一郭松齡稱兵叛變，不一月便消滅，他在東北人民的印象中，確有不可磨滅的遺愛。可見這位老粗，實有不平凡而過人的地方，比段則胸襟豁達，比吳則善於任使，在民國這幾十年的軍頭政治中，不能不算是鳳毛麟角的可貴了。若非處在今日的民主時代，而早生於唐末五代，張氏的成就，當必在那些草澤英雄以上，安知不是松花江上白山黑水的王氣所鍾？下面幾則軼事，雖屬平平無奇，毋當高論，要可窺見他的樸實作風，深得人心，深知民隱，殊爲民主政治最高不易的原則，不可以出自張氏而抹煞之。

一、查辦窩棚管事

所謂窩棚，是東北軍人圈地勒買，各派手下人管理，對老百姓坐收租稅，甚至大夥相聯，成立一集體式的牧養公司，以軍人而兼爲大地主，騎在老百姓頭上，不啻一經濟命脈的掠奪衙門。老百姓忍無可忍，首由遼西杏花村及羊圈子村發難，推舉代表，直接到奉天向張作霖請願。張氏聽了，勃然大怒，除用好言撫慰外，馬上派軍法處長顏文海，及旅長王端華，切實調查。這兩人公正不苟，執法如山，經將情節

「城市…

鐵岳

……間諜系統可言，而且戰後日本人民享有思想行動的絕對自由，任何國家的間諜，在日本均不難找到一批同路人支持；各國間諜在日本活動的猖獗，也與這種情形有直接的關係。

要說明國際間諜在日本活動的猖獗情形，在此不妨舉出一個實例。數年前，有一對加拿大籍的夫婦，在東京火車站一所大厦內，設有一間陳設華麗的貿易行，營業已達五年，大厦的租務處每月按期收取房租。有一次前往收租時，卻發覺已人去樓空，貿易行的傢俬雖然原封不動，但該對夫婦卻已踪跡杳然。租務處等了一個月還不見該對夫婦回來，只好向警方報案；警方通過外交關係，向加拿大政府調查該對夫婦的下落，不久後接到加拿大多倫多警局的報告，說在加拿大確實有這樣一對夫婦，但他們五年來一直住多倫多，從未到過日本。事後再經過調查，才獲悉在東京火車站大厦內開設貿易行的一對男女，原來是冒名使用僞製加拿大護照的外國間諜。

該對冒名在日本活動了五年之久的男女，從未受到日本方面任何機關的懷疑，他們曾代理幾個美軍基地招聘僱員，並且和許多日本工商家經常有酬酢。從這件間諜「趣事」裏，可見日本確是國際間諜的「樂園」。

外國間諜在日本能夠感到特別安全和舒適，還有另一個原因，是由於日本民族性中的「派系性」特別强烈，不但每個政黨內部派系林立，而且在每個機構內也因人事關係而結成許多派系，每個派系內又有好幾個集團，每個集團內又有大圈圈和小圈圈。以東京市警視廳爲例，最少有百把個小圈圈，每一次人事調動，都會引起各個小集團之間的關係變化。既然大家都在忙於派系間的傾軋，混於其中活動的外國間諜，就當然得其所哉。

目前日本雖無專門對付外國間諜的機構，但從事反諜工作的機構也絕非完全沒有，當前從事反諜工作的，至少有下述六個部門：一、東京市警視廳外事處公安科；二、東京市警視廳外事處保衛科；三、內閣公安調查室督導科；四、東京市警視廳反諜第二小組；五、中央戰略情報處；六、情報學校。但由於這六個部門分屬警方、軍方及內閣，無法密切合作，有時候爲了爭相邀功，甚至會互相傾軋排擠，故部門雖多，卻絲毫也沒有表現可言。在這六個部門內，被目爲組織最龐大的東京警視廳反諜第二小組，全部工作人員也僅及一百人，而且在法律限制下，他們的工作只僅限於「調查」而沒有權力進行搜查，更沒有權力拘捕任何人。因此他們即使發現了外國間諜，也無法去搜查具體罪證；即使掌握了罪證，仍須經過繁複的手續，必定要通過地方警察當局去執行逮捕令。既費時又失事。

戰前日本由於實施「防諜法」，使人民對政事充耳不聞，以至造成軍人專橫跋扈；戰後取消了「防諜法」，卻令它成爲了國際間諜的樂園，究竟怎樣才能制止國際間諜在日本瘋狂活動？直到目前，日本政府仍未能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

則…

覺初

……後，一直到午夜才回帥府，當他走近帥府大門口約一百碼左右時，衛兵大喝「站住」，張氏不以爲意，仍然向前走，那衛兵竟舉起槍口，擺出要射擊的樣子，更大聲罵道：「王八蛋，再不給我站住，我就要開槍，送你回老家了。」張氏這才答出他的名字，但衛兵卻不相信，依舊叱喝着道：「你是張作霖親爹，也須給我滾開，不然，我就不容情了。」張氏乃轉身繞道回去，未及坐下，就叫參謀長郭松齡把那個衛兵找來，不久，衛兵來了，張氏見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漢子，不禁哈哈大笑，連稱「好小子，你眞有種！」問了很多的話，知道他名叫李德標，尙未結婚，張氏即將他調升少尉軍官，並由私人賬下，賞給他兩千元，次日，又叫楊宇霆來到帥府，把李德標介紹給他，同時說了一遍昨晚的事道：「我張作霖就喜歡硬骨頭，軍人嘛！當然以盡責任聽命令爲第一，像李德標這小子，媽巴子的，眞夠衝！」隨又囑托楊給李德標擇一年貌相當的女子，爲他婚娶，再把他送到講武堂去讀書，從此，李德標一帆風順，很快就做到團長旅長。

三、平反富翁王德昌的寃獄

在北洋政府的軍閥時代，人民的生命財產，常是沒有保障的，幾乎到處如此，只要是有軍隊駐紮，號爲全國首都神經中樞的北京，有時亦不能免，何況張作霖那個集團，先天上就染了殺人不眨眼的盜性。可是張氏麾下，卻有一個廉正不阿的軍法處長，即上面所說的顏文海。顏爲浙江蕭山人，字百川，深究刑名法律之學，初到東北，在朱子橋將軍部下做法官，後調奉天，跟隨張氏。當時奉天駐軍如湯玉麟之流，眼中既不識字，心中何曾有法，姦淫擄掠，打人殺人，眞是家常便飯，但自顏掌軍法以後，情形便大覺不同，誰也不敢胡爲亂作了，老百姓總算有點生人之樂。

可是西豐縣的駐軍，竟敢數典忘祖，搬出自己曾戴過的帽子，他們因向富翁王德昌勒索不遂，誣其爲紅鬍子，押到奉天陸軍司令部軍法處，請處以極刑，已由張氏下諭批准，「立即執行槍決」，嗣經顏文海多方面偵察，究悉其中寃情，便見張氏請求平反，張氏初甚不悅，問道：「你是巡閱使呢？還是我是巡閱使？」顏答：「大帥是，我是大帥派的軍法處長，但我要按照軍法做事，不能亂殺良民。」張氏乃提犯人親自問話，王德昌到了張氏面前，嚇得不敢作聲，且恐再受酷刑，只得承認前供是實，幸賴顏文海大聲提醒他，「不要怕，照事實說，大帥必不會難爲你！」於是王才把事實眞相，和盤說出來，張氏聽完，連呼顏的別號道：「百川！你眞行！沒有你，這件寃案，怎能辯白？」接着問顏當怎麼辦？顏說：「嚴辦誣良爲匪的駐軍官長，把王德昌釋放回家，賠償三百大洋，以示安慰。」張氏便於次日把那個駐軍旅長褚某捉了來，就在當天晚上槍決，在執行槍決時，用汽車把王德昌送到法場去參觀。



尼克遜撤兵內幕——

中共圖以毒品瓦解駐越美軍

不久以前，美國空軍又開始大炸特炸北越和寮共的軍事目標，弄得印度支那戰場的上空，又重新瀰漫了一重重的殺氣。但是，正在整理行裝，準備到中國大陸上去「朝聖」的尼克遜，卻忙不迭地在電視前大聲地宣佈道：「美軍在越南戰場上的撤兵速度，絕不會因而受到影響。」

消息靈通的觀察家們認爲：這位「惡訟師」出身的總統，其所以如此堅持繼續撤軍，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對「北京之行」，寄予了極大的希望，很怕由於撤軍不速，而弄得那位喜怒無常的「太陽」神，大發雷霆。更重要的另一面是：印度支那戰場上的美國孩子們，已經成千成萬地變爲「癮君子」，要想讓他們脫離「黑籍」，在戰場上是不可能的。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他們送回美國去「强迫戒除」，而且是越快越好。

槍炮噴出的是鴉片煙

其實，在南越寮柬戰場上的美軍，如果沒有尼克遜那套「不戰不和」的錦囊妙計的話，是絕不會逼得在「思家心切，百無聊賴」中，無可奈何地用麻醉劑來解悶的。據美國報紙上披露的資料，自從尼克遜癱化了越南戰爭以後，軍中的「癮君子」，在去年六月以前，就已經激增了四萬多人。現在的情況，當然更加惡化，弄得美國最著名的政論家阿爾索普，在自己的專欄中，大聲疾呼道：

「這是戰爭給我們帶來的一個最大的危險！」

歐洲的報紙，也在漫畫中嘲笑美國道：

「怪不得美軍結束不了越南戰爭，因爲他們的機槍，大炮和坦克，噴出來的不是彈烟，而是鴉片烟！」

結果是：美國的武裝部隊被蒙上了一層從來所未有過的陰影。——誰剛才從越南戰場上「凱旋」歸來，誰就馬上成了一個「黑籍人物」的嫌疑犯。一向用來歡迎「英雄凱旋」的隆重儀式，自然也就在無形中取銷掉了。

最糟糕的是：麻醉劑的市價，在前方要比美國便宜得多。一包一五〇公絲重的海洛英，在越南只要花一元半美金，到了美國，就非要三十元美金不能到手。許多離開了麻醉劑就活不了的「歸國健兒」，每天除掉開門七件事以外，還需要四五十元美金，來買大蔴、白面和海洛英。搞不到這筆「藥費」的時候，就乾脆去偷，去搶，去貪污，弄得退伍不到幾天，就判了好幾年徒刑。

社會上的輿論，當然反應得很壞。五角大厦裏的將軍們，雖然覺得面上無光，但卻還堅決不肯認錯。他們認爲：

「麻醉劑的問題，從來就是社會上最嚴重的病態之一。軍隊既是這社會的一部份，自然也就會遭遇到這一類的問題。」

遠在越南戰場上的那些將帥們，說得就更加坦白了。在他們的眼中，前線官兵紛紛入了「黑籍」的現象，非但不足引以爲恥，也根本不必引以爲怪。因爲既不進攻，又無聊，眞正想熬過這樣『戰爭』的人，除了找到一種又便宜又方便的法門，來消遣時間，輕鬆自己的話，還怎麼活得下去泥？」

事實上，像他們口中所說的那樣，用麻醉劑來「消遣時間，輕鬆自己」的前線軍人，只不過是一部份而已。另一部份用來消遣時間，「輕鬆自己」的方法，是向別人兜售麻醉劑。在戰士們噴角一縷縷的清烟中，不知不覺地就發了大財。——這個奇蹟，離開了中共的慷慨大方，是絕不可能出現的。

中共優待毒品「帶家」

據取締麻醉劑買賣的專家們報告：「紅太陽」在越南這個市場上，採取了一種特別鼓勵「軍中消費者」的辦法。每個以軍人爲對象的「零售販」，都有二到四個星期的「試賣期」，可以無代價地取得他所需的數量，來做爲推銷時的「樣品」。唯一的條件就是：「試賣期」過後，他所必須銷售的麻醉劑，不能低於過去每星期的平均數量。

這樣一來，弄得街頭巷尾，到處都有人接二連



回國官兵的行李，都要由憲兵仔細檢查看他們有沒有夾帶麻醉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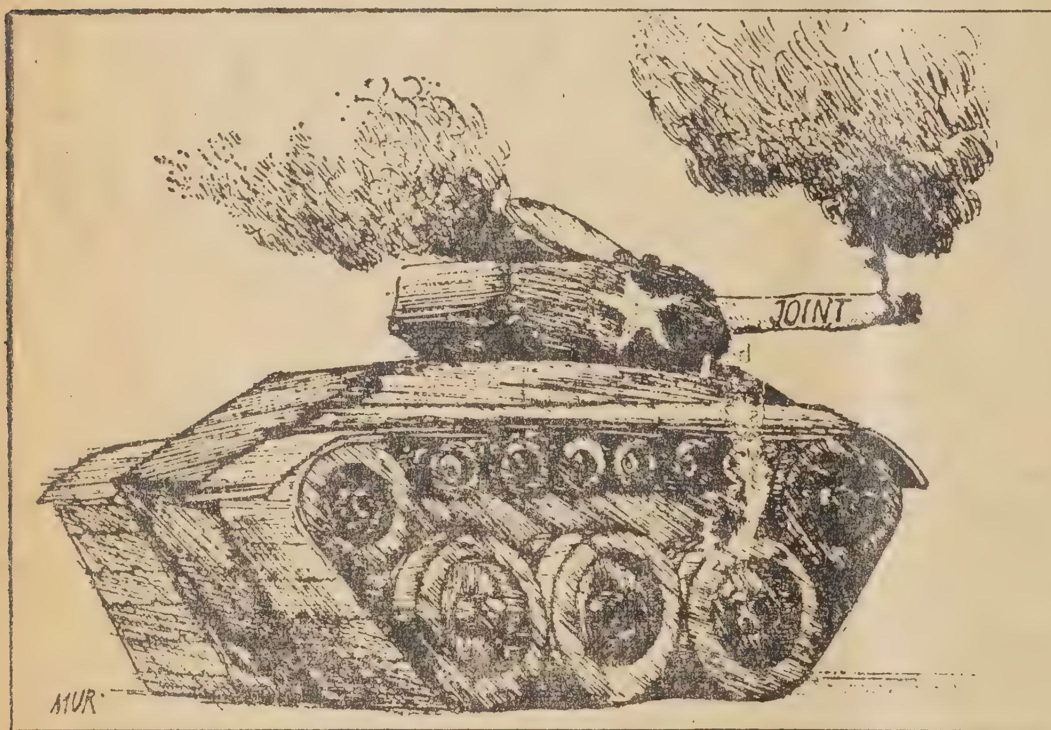
三地向着美國的「少爺兵」們兜售海洛英，大麻和嗎啡針。最滑稽的是：許多見錢眼開的軍官和班長，居然也本着「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心理，利用自己的地位，首先向受他指揮的部下兒郎，大量地兜售和包銷起麻醉劑來。

他們那些「貨」，又是從哪裏來的呢？這就要感謝他們的「親密戰友」——南越武裝部隊了。「紅太陽」的麻醉劑，一運到越南，轉瞬功夫，就會從南越軍人的「批發處」，分發到美國軍人的「零售站」去，要多少有多少，從不會發生供不應求的現象。這些麻醉劑，既癱瘓了數不清的「癮君子」，又替「紅太陽」爭取了千千萬萬的「合夥股東」。賺來的錢，更可以無限制地供給越共，做爲破壞活動的經費。

在這方面，美軍當然也採取了一些最低限度的自衛措施。例如把吸毒成癖的人，在「既往不究」的原則下，送進軍醫院去「强迫戒除」。或是讓他們一面强迫戒除，一面立即退伍。唯一例外的是海軍陸戰隊。入了「黑籍」的官兵，在受罰之外，還要得到「不名譽退伍」的處分。這一支部隊，一向被美國人目爲建軍以來的精華，那麼嚴刑峻法，自然也是意料中事。



回國之前，每個美國官兵，都要先經過「小便檢查」。



歐洲報紙上的漫畫：「最新式的美國坦克炮塔中噴出來的不是彈烟，而是鴉片烟！」

美軍充塞「雙槍將」

自從美軍陸續地大量撤出越南以來，「癮君子」普及化的邪風，就越來認嚴重了。據統計：在一年之中，從越南「凱旋歸來」的健兒們，居然有七萬五千人，是「黑籍」的人物。而他們又在歸國後的一年中，替美國製造出來了五十萬以上的「癮君子」。

關於這一點，并不是出於甚麼富於想像的新聞記者的估計，而是根據紐約的「奧德塞戒毒所」所長，幽汀丹森格雷伯博士的報告來的。

社會上對他們又有甚麼辦法呢？除掉予以唾棄之外，甚麼都沒有！軍方也只有一些消極的手段：首先是讓每一個從越南回去的官兵，通過所謂「小便檢查」，看看他是否在最近三天之內吸食過海洛英一類的麻醉劑？

如果是的話，他就要在回國之前，先到軍醫院去正式「戒毒」一個星期。用來「戒毒」的藥片，其實也和海洛英一樣地容易上癮，但卻并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副作用。

回國以後，「黑籍」人物的第一站，都是「退伍軍人協會」辦的附屬醫院。在那裏，他們都起碼要住一個月的院，來「戒除嗜好」。

困難的就是：這一類的醫院，在全美國還不到二十座，能夠入院治療的病人，充其量不能超過六千。而在尼克遜正式宣佈撤兵以後，從越南初步撤回的二十二萬六千人當中，起碼就有二五〇〇〇人是「癮君子」。

他們又怎麼辦呢？

他們自然也可以在「院外戒除」。要緊的是：沒有在全戒之外，又碰到了一個熱心推銷的麻醉劑「零售販」。——這些人，有時候是老戰友，老上司，也有時候居然是「戒毒醫院」裏的看護，或是病人。甚至於還有些是他們自己的太太和女朋友！

天涯客

橫眉語

林彪刺毛的情報

英國標準晚報發表了一項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據說林彪圖謀殺害毛澤東的情報，是去年七月間尼克遜顧問基辛格通知毛澤東的。中共內部鬪爭陰謀的情報由美國通知毛澤東，這是一項不可思議的事。如果是事實，則表示毛澤東隱查查，林彪的陰謀瞞得過毛澤東，卻瞞不過美國情報局，這有如神話故事一般。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內部控制嚴密，他的情報人員潛在任何角落，假定林彪有此陰謀，極難逃過他的耳目。

標準晚報駐華盛頓記者貝爾報導：林彪和六名軍事將領計劃成立軍政府，且有克姆林宮作後台。甘貝爾的消息來源，據說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可靠人士提供，他們說，這項消息傳入克姆林宮內的以色列特務耳中，尼克遜由此獲悉，派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在去年六月到泰拉維夫調查，七月間總統顧問基辛格往北平，就把這事告知周恩來，因而，中共內部引起了巨大的變動，林彪和該六名軍事將領被整肅，不再在公共場所露面，並且傳說他們在九月間企圖逃往莫斯科墜機身亡。

這故事聽起來似乎煞有介事，不過，可信的程度並不高，美國的中央以指責，雖然這項情報不是由中央情報局得來，但經由赫爾姆斯調查證實，也算得是神通廣大。

如果林彪的計劃間接又間接的傳到尼克遜的耳朵，而毛澤東、周恩來卻反而一無所聞，要等基辛格通知才曉得，簡直是天方夜談；如果林彪眞有這個計劃，相信第一個獲悉的是老毛。

標準晚報發表這項消息，未免太低估了毛澤東，如果在毛澤東下面有這樣反叛的活動，而老毛卻一無所知，那麼，他早就已經倒下來，還會有今天嗎？

在中共內部的確有不少反毛分子，但只能打着紅旗反紅旗，稍有異動便難逃過老毛耳目。林彪和克姆林宮勾結，連以色列特務也知道，老毛那會不知？再說，他也不會輕信基辛格的話，動手把自己的「親密戰友」整掉，難道他不怕中了「美帝」的奸計嗎？

保釣分子起內鬨

從美國到香港，攪攪震的保釣分子，底牌已被揭穿，他們的活動，雖然不至聲沉影寂，但除了他們「自己人」外，愛國青年們已不爲所愚，因爲，他們明白，這批人攪事目的與「愛國」離題萬丈，因此也不願再受他們利用。

香港保釣分子已沉寂了一個時期，日昨突然心血來潮，又在花園道美國領事館門前，來一次「通宵示威」，可是，這一回卻大鬧笑話，出盡洋相。

明辨是非的能力，保釣分子的目的既已弄明白，怎會受他們利用呢？

進行這一項「示威」的，是保釣行動委員會的成員，他們雖聲言「通宵示威」，可是到七點四十分已經全部散去，有頭威，有尾陣，據說和他們發生內鬨有關。

在他們正進行「示威」之際，一名二十餘歲的青年，據說是他們的前會員，到現場對示威者大加嘲罵，弄

吹萬碌眼集

占卜

林惠祥在「文化人類學」中談到占卜 Divination 時說：「占卜是魔術的一個分枝，大都根據象徵原理，以求發見人類智力所不能曉得的神秘事件。占卜在原始民族中極盛，重要事件都要經過占卜方敢動手。我國商代的人，凡有國家大事都要先行龜卜。」(見「文化人類學」頁三一九)

卜，在商代是很盛行的。那時有什麼大事，都由負責占卜的官員向天禱告，用火灼龜甲，等龜甲給灼得起了裂縫，就觀察這些裂縫來判定吉凶的。「說文」解釋「兆」字說：「兆，龜坼也，蓋以火灼龜板，上現坼文，即以此坼文定吉凶。」現存的龜板很多，上刻着的都是商代的卜辭。在許多古籍中，如「尚書」、「左傳」、「史記」等，都可以看到卜的實例。

比方「左傳，桓公十一年」，楚國的屈瑕將要與貳國及軫國會盟。這時，鄖國人駐軍在蒲騷，將與隨國、絞國、州國、蔡國一起攻伐楚國的軍隊。屈瑕面對着這種劣勢拿不定主意，便準備以占卜來決疑。他的部將鬬廉說道：「占卜是爲了解除疑慮，目前這事不算疑慮，何必要占卜呢！」於是，鬬廉領兵將鄖國的軍隊擊敗了。

由此可以看出兩個重要事例：

一、在古人眼裏，凡是憂疑不決的事情，只有占卜才能夠解決。

二、即使有人像鬬廉那樣敢於在對己不利的情況下當機立斷，但仍舊承認「卜以決疑」這一個前題的。

「易經」說：「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就是把占卜看作「決疑」的主要手段了。儒家大宗師孔子，也是以占卜來決疑的。這事見王充「論衡·卜筮篇」。據王充的記載，魯國將要征伐越國，在出征之前便以占卜來決定。卜得了「鼎卦」的九四，爻詞的解釋是這樣的：

「鼎足折斷了，把盛在鼎中的食物倒掉，把地面也濺沾了，所以是凶卦。「（原文是：「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子貢認爲這是一個凶卦。理由是鼎足折斷了，那個鼎便站不牢。同時人們走路是用腳的，卦上說腳斷了，怎會不凶呢！

要攪事，請離開香港！」保釣分子立即反罵他是「民族敗類」，「白華」，這些名詞，是港共在暴動時期慣用的，現在輪到保釣分拾人牙慧了。

情形非常尷尬，其後該青年由糾察員拉開，才不致發生正面衝突。據那位姓李的青年說，他對保釣分子的不滿，是因爲他們的活動，與「保釣」離題萬丈，譬如，盲人工潮發生後，他們也加入活動。另有一次，會方發起旅行，說要到一個紀念碑前弔祭，事後他才知道這個所謂紀念碑，是六七年左派暴徒葬身之地。

他又說：「保釣」的領導人不過是給左派牽着鼻子走的投機分子，他們活動，志在混水摸魚。

據他表示：他因爲不滿這班人渣所作所爲，才到示威現場，直斥其非。

示威者沒有實踐通宵示威的原定計劃，可以說是這位李姓青年的成功，他當眾揭開他們的畫皮，他們只好草草收檔。

中共大罵尼克遜

尼克遜訪大陸的日期愈來愈接近，成行之前，老尼曾盡其所能的做一些討好中共的事，以期促進談判時的和諧氣氛，可惜中共並不協助他培養這些氣氛，在他行期還只有三個星期的時候，對老尼展開了新的抨擊。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美國正處於歷史轉捩點，但並非新紀元的開始，而是目前美國正「山雨欲來風滿樓」；內外矛盾難克服，難免再進一步衰敗沒落。

過是一大堆玩弄詞藻的空話，自欺欺人；而轉嫁危機的新經濟政策，更擴大與盟國間的矛盾，促成反美趨勢。

這是過去幾日來中共對尼克遜及美國政策發出的第三次攻擊。

值得注意的不是中共攻擊的話，而是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對尼克遜發動攻擊。中共此時攻擊尼克遜，是否含有特殊的意義？

中共「邀請」尼克遜訪中國大陸，如所週知，最大的目的是給蘇聯瞧瞧，表示「我們可以和美帝聯結在一起」，也即是要對蘇聯作出一種阻嚇，實際上，中共與美國間的一切問題，都很難找出解決的基礎。

因此，在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時，許多有見識的評論家指出，尼克遜此行決不會有任何成就和收穫，美國和中共之間的問題，也不可能由此取得解決，尼克遜勞師動眾跑到北平去，不過多此一舉。這種觀察一點不錯。

尼克遜當然也明白這道理，他仍然接受邀請，並且鄭重其事的要親臨北平拜訪周恩來毛澤東，當然也有他自己的打算，除了爲十一月的大選鋪路外，還藉此提高個人的聲望。

在尼克遜籌備就緒，準備成行的時候，中共又對他發出連串攻擊，顯而易見的，他們不讓尼克遜順利地達到個人目的，一啖沙糖一啖屎，一揚一抑，無非是中共玩弄手法。於此，對老尼大陸之行，更不敢看好了。

劉人傑

民俗學看歷史之四

誰？這就不是卜出來的卦所能決定了。

根據我個人的研究，卜的占中率較低，頂多也不會超過百分之三十五。但促使占中率提高，主要是在解釋的人底觀點和信心。如果解釋的人能抓住卦詞中的意義爲解說，替來占卜的人建立信心，並且給予一定的啓發，那來占卜的人便像受了催眠似地去實地解決所卜的事，這便很容易將懸而未決的事予以解決。等這件事情解決了，他以爲這是卜的力量，對占卜更加相信了。我的老師，日本當代命運權威丸山久彌先生在「占卜的迷信研究」中寫道：

「占卜，在一般人看來似是神的啓示，所以在占卜以後便滿具信心去將那件事情解決。正因了他信心充足，即使在解決過程中碰上種種困難，也容易解決。我替人家占卜的時候，一定要先知道他所要占卜的是什麼事情，是件好事還是壞事，予人有益還是有害？然後以精神感應的方法替他禱告。把他的精神引導到心靈合一的境地，方才替他占卜。卜出來的結果，往往是好事得到成功，壞事必遭失敗，這似乎是寓有賞善懲惡的作用。——假如有人硬要把這種作用解釋是迷信，那也只好由他去了。」（頁一六三）

丸山先生這個意見未必有很多人同意，因爲迷信的慣習強有力地支配着人們的生活，況且這是世代相傳的東西，除非有一次天翻地覆的大轉變，把慣習破壞無餘，人們才能接受較新的觀點的。

在非洲一些原始民族中，占卜又被用於裁判。巫師在神附身的時候就能發現罪人，往往使那個犯了罪的人自動投案。這一現象叫做「神斷」Ordeal。在我國古代也有這種情形。

我國古代判案是借助一隻叫「獬豸」的獨角獸。據說這隻獨角獸能分辨是非曲直，認得那人有罪那人無罪，會用角去觸那個有罪的人，要他認罪。所以皐陶治獄，「有罪者令羊觸之」。由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神斷」的痕迹。

另有一種「神斷」的方式是蛇噬。據說放在城隍神像前面的毒蛇，也像獬豸一樣知道哪人有罪哪人無罪的。只要把手指放進蛇籠去，蛇不噬的便是無罪；如果有罪的人一定會被咬傷。廣東民間傳說中的「陳萬年再世姻緣」，就有過這樣的「蛇噬」了。

這些迷信的慣習，在歷史中是應該記載的。但可惜在過去這種屬於民俗學研究範圍的東西，並沒有引起我們的歷史學家注意，因而在正史中無法佔到一席位。我們研究歷史的人，觀點是應該隨着時代的轉變而轉變的，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看到一本以民俗學觀點來撰寫的正史。

林真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日人富而不仁

報載：一月三十日「香港索償協會」會員百數人，在維多利亞公園作第三度靜坐抗議，據該會會長說：東南亞各地區，大戰時在日軍鐵蹄下，備受蹂躪，招致若干重大損失，而奸淫擄掠、濫殺無辜的行徑，更令人髮指。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東南亞各地區，都已先後獲得賠償。其數目爲：緬甸七百二十億；泰國四百五十億；越南一百四十億；高棉、寮國各獲二十五億；星加坡五千萬；馬來亞亦獲得相當賠償。只有本港市民在飽受摧殘後，不獲分毫賠償，於情於理實爲不合。該會屢次據理力爭，均無結果。該會向日本提出四項要求：

一、撫卹戰時傷亡人士及其遺屬的賠償。

二、對本港戰時死難的同胞，捐建紀念碑。

三、補償戰時所摧毀的各項物資。據稱目前在該會登記者，已達七千萬元（當時幣值）。

四、從速兌換「軍用手票」，據統計目前本港有三億日元「軍票」等待兌換。

看了這段消息，不禁使人感慨萬千！自從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清廷和日本因朝鮮問題引起戰爭，陸軍在朝鮮、遼東節節敗退；海軍在黃海全軍覆沒，訂立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之後，數十年來，日人對我國侵略欺凌的暴行，簡直擢髮難數，尤其是八年抗戰期中，我國軍民被日寇殺害的人數以千萬計，財物的損失更是無可估計。在二次大戰所有的同盟國中，若論損失之重，大概任何一國也趕不上我國。香港被日軍佔據的時間雖較短，但鑒於日本「以戰養戰」的搜括手法，市民所受的損失數字，自然也是相當龐大的。戰敗國賠償戰勝國因戰爭而受的損失，這是天公地道的事，甚至被侵略的一方也不例外，何況是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所以戰敗的日本，要對東南亞受害國家分別賠償。本港既是受害者之一，自然也應該得到相當的賠償。「香港索償協會」所提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香港政府不應「慷他人之慨」而坐視不理！日本所印行的「軍用手票」，在當時是當作十足的通貨用的，對一個國家來說，那就等於他們的借據，應該十足收回兌現才是。可是現在戰爭已結束了二十多年，日本又成了亞洲的首富，居然想賴掉這筆爛賬，這是最卑鄙無恥的小人行爲，不配稱爲文明國家！有詩嘆曰：

一、當年叱咤是英雄，核彈兩聲拜下風；尚有無窮血肉債，如何抵賴裝痴聾！

二、軍票印來雪片飛，

文化商人的分類

商人是唯利是圖的，既「清」不起來也「雅」不起來。故昔日被文人雅士視爲俗不可耐的市儈。今日商人的地位是大大提高了，這固然由於人們的社會觀念變得現實起來，再不講究什麼「清雅」，也由於不少讀書人棄文從商。現時商人的唯利本性雖未改變，但其圖利手段卻改變了。大秤秤入，小秤秤出，刻扣伙計薪酬，已不是圖利的唯一手段。不少成功的商人還能推己及人。自己要圖利，也能想到伙計辛辛苦苦代自己工作，也是爲了圖利，絕不是爲了什麼「愛好」、「清雅」的。於是自己圖了大利，也願分予伙計以小利。在一般商行工作的伙計，年底的雙糧、花紅大抵不會「走雞」的。

香港的文化機構本質上也是商業，其老板許或會有些少崇高理想。但圖利依然是大部分文化商人的目的。所以薪酬低，稿費低也是必然的事了。這是絕對不能用什麼清高的標準去要求文化老板的。

文化老板圖利的目的雖一，但其臉孔和圖利手段卻有三。

其一、自視爲商人。一切循商業原則解決。取稿不理文章好壞，只看是否適合潮流。出版書籍不理於社會有好的影响或有壞的影响，只看是否有銷路。這類文化老板是商人出身，自己絕少賣弄文墨。到處都是以商人臉孔出現。常常受到作家和社會人士的指責。這類文化老板雖然「俗不可耐」，可是若打文化工還是打這類老板的工比較着數，他們多少是會記得年底分給伙計一份雙糧或花紅的。

其二、雖然當了老板，但其文人的苦習根深蒂固，聽錢與「清雅」兼而顧之。既要聽錢又要清雅。或者一隻手聽錢，一隻手握管，常常賣弄文墨。甚至也有以興趣爲主，牟利爲次的，間中出版一些好書，培養一二個有爲的青年。這種文化老板，仍脫不了文人的習氣，本質上仍是文人。他或許會忽畧了伙計待遇。但也會爲得到一篇好文章而拍案叫絕。年紀稍大往往被人目之爲「老天眞」。常常做不好生意，要虧其老本。打這種文化老板的工，利弊各半，其待遇也許低些，但叱喝怒罵，「騎馬過海」的待遇也嘗不到。

其三、是表爲文人，裏爲商人。貌似文人而實爲市儈。一方面大談「清雅」，大嘆「世風日下」，作其文人道德家的既慷且慨狀。一方面大刮「粗龍」。只要能聽錢，甚至連開公寓開妓寨也在所不計。不過有一個前提，就是別人不知道。不妨礙他以文人道德家的臉孔活動爲原則。這類文化老板，喜歡與青年人談崇高的理想和文藝愛好。喜歡拍胸口保證吹捧青年人成名成家。以此爲餌，誘青年人上鈎。以便以最低廉的代價換取忠心的服務。

峯，他留給後世一筆寶貴的文學遺產，現存的詩共有一千四百餘首，古體詩、律詩、絕句兼備；排律一體，是由他首創。他的詩高度地表現了憂國憂民的抱賦，語言經過千錘百鍊，技巧圓熟，富於變化，有鮮明的寫實風格；尤其是反映天寶時代動亂的社會現實，入木三分，所以他的詩後人稱爲「詩史」。由於他在詩歌領域裏的偉大成就，他歷來被人稱爲「詩聖」，是當之無愧的。

郭沫若削足就履

一千多年來，杜甫一直都是肯定的歷史人物。在大陸中共進行「文革」之前，許多學者對杜甫進行研究，稱之爲「人民詩人」，給予很高的評價。中學語文課本也選用不少杜詩作爲課文。

郭沫若的新著「李白與杜甫」一出，企圖推翻一千多年來對杜甫的評價。他認爲杜甫那膾炙人口的「三吏」和「三別」歪曲了勞動人民的形象，從這些詩作證明「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的人，六首詩所描繪的人民形象，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濾選出來的馴良老百姓」，「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謂良民」。這樣，杜甫的作品只能爲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按照郭沫若的邏輯，杜甫只有怒目金剛式的高呼「打倒唐天子」才有可能被肯定。這裏，郭氏未免有割斷歷史之嫌。很明顯的可以看出，郭氏是拿着中共那些教條主義去衡量古人，歪曲中國的歷史及其人物。如果按照郭氏以「階級濾器」來濾選中國歷史上的人物，那麼，找不出一個合乎他的標準的人，全部都會遭致否定。就以郭沫若論郭沫若，他過去過洋秀才的生活，討日本女人，又將得出什麼結論呢？

郭沫若爲了證實杜甫本人是過着所謂地主生活，甚至把杜詩中運用誇張的修辭手法寫的詩句如「柴門果樹向千株，丹桔黃柑北地無」，「我有陰江竹……茲晨去千竿」中的數量詞作爲實數看待，這簡直使人無法信服。如果把詩人運用數量詞入詩都作實數看待，那末，李白的「白髮三千丈」不是描繪了一個亘古所無的怪人嗎？

郭氏挖空心思來否定杜甫，在治學的態度上是不嚴肅的，他的思想上有了「階級觀點」的先入之見，然後千方百計進行推論，不惜牽強附會，以削足就履的方法來證明他的論點的正確，這在研究方法上，實在是犯了中共自己經常反對的實用主義哲學的錯誤。郭氏之所以陷入這個泥沼，無他，因爲他是中共控制學術界思想的一個馬前卒，他不得不爲他主子的利益而給大陸學術界樹立這樣的一個「樣板」。

英菲

妖魔畫集中，諸般罪犯
一爐融，出來大賊公！

發表他們欲言未盡的觀感，繼續作廉價的宣傳機器，就在他們大談什麼人民生活與「祖國」精神面貌時，在下卻接到一封更能反映大陸人民生活與精神面貌的「大陸來鴻」。

於耶誕前，在下給大陸的姨父去郵包時，信手在郵包裏塞進一些破碎碎的布條，原意是希望能夠供他們作縫補衣服之用，對這些破碎布條，姨父竟然在信中千恩萬謝，說是「孩子們有新衣過年了！」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有什麼妙法，能夠把那些只可作補釘用、或者最多只可勉強縫製一兩件內衣褲的碎布，拼合來做成「孩子們的新衣」？但我知道姨父是真的高興的，否則對晚輩信手塞進郵包去的「厚贈」決不會千恩萬謝，然而，他們愈是高興，在下愈覺不安。一些連本港乞兒也不會敬領謝的爛布、垃圾，也竟能使他們如此高興珍視，則他們的舊衣服會是怎麼樣子呢？而我在目前，除了按時滙點現款之外，便只能給他們寄贈這麼一些垃圾作禮物，視長輩如乞兒。

告急鄉書歲暮來

姨父信中還提及病中的表兄，本來，青年人偶然染上疾病，那是不足為怪的，令人奇怪和焦急的是，表兄一向壯健如牛，月前來信提及身體不適，也只說是感冒小恙，誰知道小毛病在短期內，會突然釀為幾種嚴重的併發症。

本來，小病不加調理，往往釀成大病，這也是無足詫異的，然而，姨父以前是精通醫理的名醫，平素最重健康，一旦發現自己的兒子染上疾病，他決不會不加調理，也決不會「諱疾忌醫」，以致病情惡化，姨父在信上也說出，表兄是一開始便到醫院檢查診治的。而短時期內，竟由小恙變成大病，由院方醫生說的「快會痊癒」而變成「無法醫治」，在下懷疑這究竟是由於醫院診斷錯誤，還是用藥錯誤，「藥不對症」？也還是根本醫藥缺乏而致「對症無藥」？倘如大陸的醫療設備眞的如港大學生說的如何威水，又或者如宣傳所說，赤腳醫生如何神乎其技、一針見效，相信表兄的「感冒小恙」總不至於無法醫治吧？

姨父來信告急，期望我們能在歷暮回去幾天，探視病人。在下與他們一別十數年，也很想能夠回去省親，但只限於想而已，即使在下能如港大學生那樣獲得垂靑優待，目前環境也決不容許我回去看看「祖國」的人民生活與精神面貌。表兄弟遠隔天涯，在下只能遙祝他早占勿藥，據說赤腳醫生唸唸咒語即能治病，根本不必用藥，我倒眞的希望表兄能夠「不藥而癒」，因爲到現在，即使有藥物大概也沒有什麼作用了。

江城子

雜感三則

藍海文

過年漫話

過年，大部份人都可以拿到雙糧，甚至有「三糧」「四糧」的。分「花紅」的，除非公司要靠你撐起，否則花紅一定不多，祇是象徵式的「慰勞品」而已。

香港是樣樣講實際的地方。公司雖然未必聽錢，但是，誰都知道某些專門人才的厲害，在他們的「陰謀」「暗算」之下，地也無毛可生，即使聽大錢也會變成合法的蝕本。所以，拿「花紅」是靠不住的，大部份工人都情願拿雙薪。倘若雙薪之外再拿「花紅」，大家都會歡迎的，如果祇派花紅，不出雙糧，「花紅」大概不易風行起來。

香港的工人已經做了「皇帝」，或者開始做起或正在做起皇帝起來；現在是工人選老闆，不是老闆選工人，媽姐的傲氣是誰都「怕」了的。下等功夫，上等價錢，已經成了今日的時尚，這點，深圳河彼岸的人民是不曉得的，竹幕的下垂，除了遮羞之外，大概就怕人知道這一類的事實吧。

人類有個毛病，見自己「比上不足」但仍「比下有餘」的時候，心情大概會安靜一些，這就是深圳河彼岸的狗書記所以時時刻刻要製造自由世界工人「痛苦生活」的緣故。但是，思想是個無形的東西，你叫他不要去想，他卻偏要去想，常常想出所以然來。

過年了，深圳河彼岸人民所想的，大概不是「雙糧」，更不是「花紅」。因為「雙糧」與「花紅」是「資本主義」的產物，「革命」群眾是不應該去望的。

插梅花先照照自己的「歷史」，是否有去插的勇氣，否則因插梅花被指「妄想變天」起來，那半斤豬肉也就吃不下去了。

過年了，深圳河彼岸的人民所想的，大概不是天安門廣場的烟花，而是每個勞動日三角錢，夠不夠買同分配的糧食，以及煤油燈的四両火水還有多理得，外國人是做不到的。這大概是中國落後的原因。

窮不要緊，最怕的是「餓」，一餓理智就去了，野性就來了，走狗就出了，奴才就多了，世界就瘋了，百姓就苦了，魔鬼就笑了。

過年了，雖然聽不見鑼鼓的喧聲，聞不到爆竹的氣息，聽不見高昇的轟鳴，想想深圳河彼岸的統治者們正在提心吊膽，鬼影幢幢，未能安心休息。這年也就過得比較輕鬆起來。

聽不見爆竹的畢剝不要緊，最怕聽不見北京城的砲聲，砲聲一响地就震了，霧就開了，雨就晴了，天就亮了，手就舞了，足就蹈了，路就通了，月就圓了！

眞替他們捏把冷汗

大學生們很辛苦的回到大陸去，又很辛苦的回到香港來，假如不用發表什麼「感想」的話，那西湖的秀色，長城的偉岸，故國風光在心底，會格外純美起來。

香港的大學生到底是香港的學生，對政治的認識，雖然自以為很進步，實際上是非常幼稚的，政治到底不是好搞的，並非叫幾句口號，或開一個招待會那麼簡單的。就這次大陸旅行團鬧出的笑話，可以看出，這些學生的幼稚。一個走進政治圈子的人，而不懂得一些政治的常識，是多麼的「可怕」。讀十三期的「學苑」，眞替他們捏了把汗。

以「學苑」這篇「感想」為例，就犯了幾個原

第一、要發表「感想」應該事先有所準備，步調一致，才能給讀者完整印象，收到宣傳效果。二十八個人去，只有二十七人發表「感想」是不可以的。因為這樣會令人產生疑問，懷疑那個同學那裏去了，是否不肯發表意見，「我欲無言」，或他有相反的「感想」給你們抽出來不予發表。

第二、二十七個有「感想」，而內有六人祇談「風景」，而所談風景又皆是天壇、西湖、長城這些古已有之的景物，連「長江大橋」也避而不談。這明顯的「顧左右而言他」，令人懷疑起這些人是否眞的願意發表意見，被人認為這些人一方面不願違背知識分子的良知，只好避重就輕，乾脆祇談天氣應付過去。而最錯誤者是發稿人的「傷風鼻塞」，連那些冷嘲熱諷「不能容忍」的明顯文字也看不出來。

第三、那張題為「在船上」的照片絕對不能發表，因為那不是一個「團結」相片，二十八人祇有二十人參加照相，很容易使人懷疑是否已經「內部分裂」了呢？因為，二十九天的旅行，不能拿不出一張團體照來的。如果拿不出來，或者內部眞已「一分為二」，這張照片總是不刊為妙。刊出來對「感想」的內容沒有影响，反而給人找到了「分裂」的證據。白紙黑字，一人「我欲無言」，六人「祇談天氣」，一人「不能容忍」，一共八人，讀者拿它與照片上少了八個人連繫起來，不就「眞相大白」了嗎？

以上的錯誤是犯不得的，過來人最多說你們是「政治幼稚病」，我不相信你們是「職業學生」，但是，倘若眞有這種「學生」的話，這種錯誤就



雜憶

一個歸來又離去的女孩子（四）

待旦

是這樣。她不滿意領導過份強調音樂的民族風格，忽略西洋音樂的教學，她認為「民族音樂」應該用民族樂器演奏，也只能用民族樂器演奏。而鋼琴根本就是外來的東西，跟民族音樂沾不上邊，認為一個學彈鋼琴的人，應該多點學習彈貝多芬、蕭邦等音樂大師的作品，並且把能夠彈出古典名曲的神韻引以為榮。稍後她又表示在北京藝術學院學不到東西，認為她們音樂教師的水準遠比想像中為低，同學的水準也參差不齊。接着她又發現，下鄉勞動使她的手指關節僵硬，彈不好鋼琴。但把她滿腦子美夢徹底搗碎的，還是政治制度。她逐漸發覺在「社會主義祖國」，決定一個人前途和命運的，並不是學識和才能，而是「階級出身」，和「政治表現」。

我們學校一位打理花園的工友，原來本是頗有名氣的小提琴演奏家。六七年前是音樂專科學校的教授。被評為右派後才下放到我們學校當工友。但他也沒有怨言，似乎日子倒還過得蠻寫意。工作時淋花鋤草，休息時半躺在樹下吸香烟，顯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樣子。他雖然是工友，但由於同學們知道他的來歷，都把他當作教授着待，非常尊重。他跟我們也還談得來。可是平日想聽他拉提琴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自從當了「右派」就很少當眾拉小提琴。不過他生性嗜酒，飲兩杯後往往忘記戒拉小提琴的誓言，情不自禁地拉三兩首名曲。所以每一個想聽他演奏的同學，都悄悄送一兩瓶酒給他，有時也跟他共飲。

這位音樂家的故事，以前我是跟劉×卿說過的，不過她並不太相信。她以前沒有聽過這位音樂家的名字，以為他不會怎麼了不起。那年寒假，她到我們學校玩，無意中聽到從校園裏傳來的一陣悠揚的小提琴聲，馬上被這吸引住了，她屏息呼吸，仔細地聆聽着。她認為這是具有國際水準的演奏，是在許多演奏會中都無法聽到的。因而感到十分詫異。等到我把她帶到工友宿舍，介紹她跟這位落魄的提琴家認識時，她才如大夢初醒，記起我以前跟她說過的話。

也許腦子裏的幻想破滅了，胸膛裏的熱情也冷卻了吧，不久她向我表示，不習慣國內的生活，想申請出國，徵求我的意見。我除了表示贊成之外還能說些什麼呢？

她離開大陸是一九六〇年的冬天，那也是一個寒雨連綿的日子。她在廣州雖然逗留將近兩個星期。她住在暨南大學宿舍裏，因為她表妹是暨大經濟系的二年級學生。當我到暨大去探望她們時，看到的是雪白的床單，整齊的被褥，空氣中瀰漫一種清新的氣味。她表妹到底什麼時候回大陸，我不太清楚。只記

了水腫病、肝炎和肺病。可是她們還不知餓字的滋味。

那次送別，沒有任何值得記述的地方，平淡得不能再平淡了，因為我們始終只是朋友而不是情侶。跟她交往過程，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她的小姐脾氣。有一次她送姑母出國，順便來探看我，那時我離校實習，忙得不可開交。好不容易才能在早上抽出一個半鐘頭，騎單車去找她，約好晚上一塊吃晚飯。但在館子裏等了幾個鐘頭都不見人來。事後她還說，我請她吃飯缺乏誠意，如果有誠意的話，是應該親自去接她出來，而不能叫她獨自上飯館找人。這話似有道理，但她何以又不想到我正忙得頭昏腦脹，好不容易才抽出一點點時間呢？經過這件事情之後，我們之間保持着一段隔離，再也不能向前發展了。不過這對我和她都是好的，不必背負上太重的感情負擔。

臨走時她不讓我到車站送行，只托她表妹把一封信和相片送交給我。信中有一段話令我久久難於忘懷。她說，我這個人最不可以原諒的缺點，就是傲慢和直率。她說，每一位未婚的女孩子都是公主。任性、橫蠻是上帝賜予她們的特權。稍為有頭腦的人都會知道怎樣辦，只有我才會愚蠢到去指摘她們的不是。又說，女孩子不一定需要知道什麼是真理。很多時候，混着蜜糖的謊言，遠比硬綁綁的真理，更加適合她們的胃口，可是我卻愚蠢得不分時刻都不忘記說真話。

很感謝她臨走還給我上一課心理學。她雖然很瞭解女孩子的心理，但也許並不怎樣瞭解男孩子的心理。要不然，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等到在香江碰到她的時候，她還是待字閨中。我曾直接了當地問過她，但她卻只給我一個不着邊際的回答。她說，因為她還沒有碰到一個具有比鋼琴吸引力更大的男人。

羊城一別，我也離開學校去工作了，自此便和她失去聯繫。我沒有想到自己會來香港，也以為她老早已經回去印尼了，連做夢也沒想到我們還有再見的日子；在大會堂音樂廳偶然相逢那個晚上，的確使人很興奮，使人覺得這個世界太小了。但興奮所能維持的時間卻十分短暫，因為大家都變得多了，包括外貌和心境。我們已不像第一次見面時那麼年輕。逝去的歲月奪去我們心裏的太陽，給它蒙上一層陰影。她在此地生活本來過得蠻好的，只稍每天教幾節鋼琴。但卻又覺得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什麼似的。她畢竟已是一位不太年輕的小姐。除了需要一個祖國之外，還需要有一個愛人，有一個溫暖的窩。而這些，也許她回到印尼之後是很容易找到的。花二三萬元港幣回去，我想倒也是值得的。（完）



小說

賊

田韋

分別只兩年，沒想到張剛會變得這麼大！當然，我不是指他的外表，他仍是這麼粗粗黑黑的，像條小牛牯。我是說他的性子，以前那付暴燥性子變了，說話，舉動沉靜了許多，對人論事亦平心靜氣的。

兩年前的他可不是那樣，同學們都叫他「大炮」，隨時隨地都亂放的那種，火性烈得像黃色炸藥，三句半話沒說清楚就炸了！聽他說，他爹給他取名「剛」字就是說他脾性太剛烈，要他記住，並且希望「以毒攻毒」「以剛制剛」，性子會好一點，可是，一點沒用，他還是這麼個霹靂火！

不過，雖然性子火暴，張剛這人可實在是個好人，見義勇爲，妒惡如仇，是條「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爲朋友不惜兩脅插刀」的漢子，而且，他放過了炮就算，永遠不會記仇，所以，同學們對他都滿有好感；尤其我，和他同學幾年，儘管吵過不知多少次，甚且還動手打過一次，弄至雙方頭靑面腫，可仍舊是一對好朋友。這次，我趁公幹出差的便宜，經過他家鄉，特地跑來他家探他。

老同學見了面，那股高興勁眞是說不出來。他堅持要我住一夜，兩年沒見，一肚子的話也眞是說不完的。他娘又是客氣得甚麼似的，把家裏僅有的一只老鷄母也殺了，聽得我說要走，把我的掛包也收起來，說甚麼也不答應。

張剛見我再三要走，竟沉下臉，皺起了眉頭：「小李子，你這是不是不給我臉？當了幹部，就看不起我這個嗅牛屁股的了？你要是這麼着，還不如[illegible]

嘆口氣：「好了，阿剛，你別說這些頂心頂肺的話了，我就留下來，拼着回去遲到挨一頓批評就是，行了吧？」

「哈哈！」他笑起來：「這才像話！你可以說買不到票，或病了甚麼的，沒關係，拿出以前在學校裏的那套本事來！哈哈……」

「哈哈哈哈……」給他提起在學校時憊賴的事，兩人都禁不住好笑起來。

吃過晚飯，我倆在院子裏月光下閑扯，他娘走過來：「小李子，你倆好好聊聊吧，冲茶的滾水煨在灶上，我可要先睡了，人老了就沒用，經不起一點辛苦。」

我忙站起來：「大娘，你休息吧，不用理我們的。」

「阿剛，記得睡前在先生靈前裝香啊，別談得高興就忘了！」他娘對張剛道。

「忘不了。娘，你去睡吧。」張剛道。

他娘進了屋子。我對張剛道：「喂，阿剛，你娘剛才說的甚麼？仙師靈前裝香？你家還供菩薩不行？」我莫名其妙，心裏覺得滑稽之外，還有一份驚奇。

「不是，你聽錯了。別理那麼多，不干你事。」張剛裝出一副不以爲然的模樣，可掩不住那副尷尬。

我這人就是好奇，越神秘就興趣越濃，張剛從來不會這麼閃閃縮縮的，這是怎麼回事？我皺起眉頭：「嘖嘖，還說甚麼好朋友，看你！甚麼不能對我說的！怎麼，這個仙師可靈？咱們求一簽問問前程！」

「你呀，咳！」他皺起眉頭，對我揮揮手：「扯到哪裏去了！甚麼仙師菩薩的，拉錯題了！」

[illegible]

老人靈主牌！行了吧？」他無可奈何地告訴我。

「是你爹？」

「不。是村裏一個老先生，教書的先生。」

「啊，」我更莫名其妙了：「是你親人？爲甚麼要你家供養？」

「他別打爛砂盆問到底好不好？還是和以前一樣討厭，爲甚麼，怎麼樣，沒休沒了的！」他顯得有點不耐煩起來。

「怎麼，秘密嗎？告訴我都不行？以後我寫小說也多一份題材。」我死纏爛打的追。

他看我一眼，大概黃色炸藥要炸了，我摸透了他脾氣，也不怕他，笑口吟吟的陪着臉。

可我錯了，他沒發火，只是這麼盯我一眼，抬頭眼望明月，一聲不响。這眞出乎我意料之外。

「喂，怎麼了，阿剛？」我問。

他嘆了口氣，點點頭：「好吧，你跟我進去看看吧。」

阿剛領着我走進他睡的房間，就嗅到一縷淡淡燃着的檀香木味，「唔，好香！」我吸吸鼻子。

阿剛凝着臉，神色莊重的把床頭蚊帳掀起，露出一扇門來，煤油燈光下，門扣鎖着一把大鐵鎖，他從床頭摸出一條鎖匙，開了鎖，輕輕的推開門，一陣濃郁的檀香味從裏面湧出。

「進去。」阿剛碰碰我。

裏面一片漆黑。雖然我手執着煤油燈，也只能恍恍惚惚的看見繚繞浮游的香烟，顯得神秘莫測。

「進去嘛！」阿剛推了我一把，催促道。

突然，我有點膽怯起來，這小子搞的甚麼把戲，陰森森的這麼得人驚！我閃側身子讓在一邊，指指裏面。

「沒用！」阿剛從我手裏拿過煤油燈，走進門裏。我也緊緊的跟了進去。

烟靄漸漸飄出，我這才看淸，這是間狹長的房間，不，毋寧說是封密的甬道還恰切，裏面擺着一張小枱，枱上有個冒着縷縷香烟的小銅鼎，再就是一個白木的靈主牌。

情，也笑不出來了，我知道，誰要是在這時露出一絲不敬的態度，張剛是眞有可能揍他個半死的。

「好了，咱們出去吧。」他對我道。

「這是哪裏？」我問。

「前面就是廳子，這裏是個暗間。」

「哦！」他不說我還眞覺察不出來，笑道：「原來還有機關呢！爲甚麼要這麼秘密法，靈主牌要安在暗間裏？」照常理，靈主牌是一定安在廳子裏的。

「等會再說吧。」走出暗間，阿剛把門關上，隨手鎖上大鐵鎖，再把帳子整好，掩住了門。

我們重又在院子裏坐下。月光如水，繁星萬點，南風輕吹，鄉村的夜，是這麼的幽靜。

我啜了一口甘香的山茶笑道：「你們這裏眞是令人陶醉，山清水秀，詩情畫意！生活在這裏的人們有福了！」

張剛昂首望着明月，嘴角扯動了一下，道：「小李子，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山清水秀、月白風清，所以才滿肚子詩情畫意！我倒希望你在這裏多住幾天，那末，你就會眞正了解在這美麗的外表底下的事實，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的心情，那時，我想，究竟你還會不會覺得幸福、羨慕，可就成了問題。」

我默默無言以對。是的，我差不多跑遍半個中國，足跡遍及白山黑水，長城內外，大河流域，江南各地及南嶺珠江，何處江山不妖嬈，何處景色不迷人，但，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沒有看見過人們從心坎裏漾出來的笑容，我不知道有所謂「幸福的生活」，我根本就不知道哪裏的人們是眞正值得令人羨慕的！

「你不是要知道裏面供着的神主牌究竟和我有甚麼關係嗎？你不是想知道爲甚麼我娘把它供在見不得人的暗間裏嗎？你不是說要增加寫小說的題材嗎？我可以告訴你，小李子，在這個社會裏，你要是膽敢用這種題材來寫小說你就會被打翻在地，永

「阿剛！」我不讓他繼續說下去，他已越來越激憤了：「別說了。」我是怕隔牆有耳呢。

「不，你放心吧。我一定要說下去的，這樁事悶在我心裏整整一年半了，沒有人可以傾吐，沒有人能了解我，我要告訴你，我一定要說下去的！也許有一天，你能有機會把這個血淋淋的故事寫出來，讓人們知道有這麼回事，讓人們對這個社會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讓所有知道這件事的人對我能稍予諒解，我這樣做，就和供奉吳先生的靈位一般，希望贖罪，希望減輕良心上沉重的罪孽的萬一！」

我被他一番話震驚了。望着他激動與悲憤交加的神情，望着他緊揑着拳頭肌肉簌簌跳動的手臂，我駭詫得說不出話來。

「阿剛，你冷靜一點吧，看你又犯老毛病了！」我給他斟了一杯茶，他端起茶杯，一仰脖子吞了下去，吁了一口大氣，手掌抹了一下臉，痛苦的道：「我知道，村裏的人都歧視我，把我當作是沒有人性的野獸，他們看不起我，鄙視我，暗裏排斥我……我，我實在受不了！」他一拳重重的擊在自己大腿上，一手掩着臉孔，手指痙攣般的顫動着。

「這是爲甚麼？爲甚麼會這樣的，阿剛？」我既同情他，又大惑不解，阿剛雖然性子暴烈，卻絕對不是個如此不受歡迎的人。

他喘着大氣，沉痛而嘶啞的道：「他們是對的，他們沒有錯，錯的是我、是我……」

「究竟是怎麼回事？你犯了甚麼錯，使得村裏人這樣恨你呢？」我追問道。

「我……我……我害了人，我害死了人！」他頭埋在手掌中，苦痛地掙扎着。

「甚麼！你害死人？」我嚇了一跳，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你害死了人！」

「是的，可以這樣說吧！」他軟弱地呻道：「我害死了人，是我害死了他的……」

我一屁股坐在竹椅上，失神地望着他：「阿剛，沒想到……我眞不相信，不相信你會害人……可，他呢……仍然埋首在雙掌中……

「我也不知道，眞的，我不是有心的……可是，他死了，他是死了……，是我，是我，都是我！我是蠢人，我是混蛋！我是殺人者！我……」他幾乎歇斯底里的叫起來，掙扎着叫起來。

「別這樣，別這樣了，阿剛！」我按住他連連捶擊自己的雙臂：「冷靜一點，冷靜一點！」

好不容易，他才平靜下來。爲自己斟了一杯冷茶，喝了一口：「我不能原諒自己，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的！由於我的莽撞，害死了吳先生，也累了娘，使娘給人暗裏嘲罵，這，全是我，全是我這混帳的臭脾氣……」

「吳先生？」一下子，我明白過來了！「就是那個吳先生？吳仲甫？他是你害死的？你爲了贖罪，爲了自疚，所以裝了他的靈位供奉？」

他默默地點點頭，沉痛得抬不起頭來。

「你……你怕鬼？」我皺起眉頭。

「不，我不信神鬼。我只是內疚，藉此減輕良心上的重擔，表示我的懺悔和贖罪。」他停了停：「這靈位是我娘安的。可是，一年多來，都是由我裝香，沒有一天間斷，沒有一次忘記，如果不是這樣，我會更加不安，更加覺得苦痛的。」

「阿剛，你把事情經過從頭開始說給我聽聽好吧？」

「好吧！」你抬頭望着已開始西斜的明月，沉重的嘆了口氣——。

「兩年前，我從學校裏出來，直接回到這窮山僻壤的家鄉。

雖然我爲了沒能繼續升學而不自在，但，當我想到荒僻落後的家鄉是多麼需要我這樣的知識靑年的時候，又感到了一股自豪和熱情。我是滿懷了雄心大志，決心回到家鄉好好幹一番，爲建設家鄉，爲家鄉的人民盡自己的知識和力量！在我的腦海裏，幻想着一幅『共產主義』的美好遠景。……」

（上）

「食在廣州」的今昔（上）

四郎

「一盅兩件」之外

茶樓源始於宋代杭州的「茶舍」，但不知打從甚麼時候開始，「茶舍」（樓）傳到了廣東，而且生了根，到今時今日，「飲茶」的習慣已成了廣東人生活的一部份，而且未到過廣東的人，卻也很難了解到廣東人所謂「飲茶」的眞義呢。

廣東人的「飲茶」，其裏是包括了「嘆報紙」、「傾偈」……等生活內容。因是之故，茶樓便成了人們的「會客室」、「辦公室」、或「交易所」。所以廣東茶樓自有無限的「眾生相」，其意義並不僅限於「一盅兩件」。

談廣東的茶樓，自然當以廣州一地為代表，筆者無意作「食譜式」的「式飲式食」之談，而只願從一地的飲食興衰讓讀者憑自己的識力，去覘見一個時代的社會內容。

因我歷來都感覺到飲食生活和社會的文化、經濟、地緣都是有着依倚乘除的關係。不久前，有朋友會和我談及中國文化中心和它的延蔓，我當時是以尖沙咀的滬菜館、京菜館、川菜館、粵菜館來作為文化中心的說明；至於中華文化的延蔓本是有兩條路的：一條是自河洛、江淮、閩浙而移向廣東；另一條是自河洛入川。如果我們以「飲食」來說明和印證這一文化蔓延之路又何嘗不可。

我們從「周禮・內則篇」開始記有烹飪之法作為一個起點，從「隨園食譜」到「食在廣州」這一流行語，這正是中華飲食發展的路向而與中華文化蔓延的路向相暗合。

最特別的「辣」處卻和它的民性、文化都趨一致。

所以，「飲食」雖是「小道」，但談得恰當時，卻不失為「有意義的題材。龔定盦過揚州，他僅從那歌舞湖山的「冶華承平」和「哀馨淒艷」之中嗅出那時代的「初秋」氣息；李去非從洛陽園囿的邱墟亭榭狀況，便窺測到當時天下的盛衰隆替，這，都源乎一種「見微知著」的道理，但也需乎一種識力。我如今希望讀者都是龔、李之流，在此我只提供一些材料而已。

寶漢茶寮

沿廣州倉邊路、登峯路北向右折而行，到盡處便是橫亘的粵漢鐵路的旱橋隧洞，過了隧洞便可以看到一塊方圓數丈的空曠地，該曠地滿是殘磚賸瓦和荒草……據傳說此地是南漢王朝甘泉苑的遺址，但往事千年，是耶？非耶？也無人能去證實了，但此地在十多年前尚有一間「寶漢茶寮」。廣州的茶樓說歷史最悠久的本當是「䄵來居」和「富隆」，前者創業於清初，後者是創業於乾隆年間，但說到羊城的園林酒家最具歷史的卻是這「寶漢茶寮」呢！而且這「寶漢」的來源，還是有關於粵東金石史的一則掌故。

在咸豐年間，這寶漢廢址附近的下塘村村民李月樵（承宗）在鋤地種菜時發現一塊石碣，這就是「南漢馬二十四娘買地券」，這種「買地券」也叫「墓券」，是以前迷信的人作為死者的「地契」，據倪鴻所記是：

「咸豐丁巳（一八五七年）七月，余游白雲

（按：這是指偏文各行相間顛倒而寫），餘數行亦然。其文曰：『維　寶五年歲次壬戌，十月一日，乙酉朔，大漢國內侍省扶風郡歿故亡人馬氏二十四娘，年登六十四命終，魂歸后土，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拾九貫九百九拾九文九分九毫九厘於地主武夷王邊，買得……地名雲峯嶺下坤向地一面……』。」

我們讀了倪鴻的記述便知這寶漢茶寮的創設起碼不會後於咸豐丁巳（一八五七）年。

還有一點值得在此附說的是：這位酒家主人李月樵也是一位詩人，他有一部「番禺詩農集」刋行過，該集有關南海李柳堂的題句云：「商量白酒黃雞局，點綴青山紅樹家，好約下塘村裏醉，東風吹放木棉花」。「居然七字有唐音，三昧都從味外尋，愛爾秋宮詞最好，不言宮怨怨偏深。」那李柳堂題句的第一首當然是指寶漢茶寮而言，後來李月樵便將第一首起的兩句「商量白酒黃雞局，點綴青山紅樹家。」用來作寶漢茶寮的楹聯了。第二首所謂：「愛爾秋宮詞最好，不言宮怨怨偏深。」這是李柳堂對李月樵秋宮詞一首激賞而言的，在此不妨轉錄如下：「銀燭光寒澈夜明，水晶簾捲漏無聲，玉階秋晚宮人老，坐着天河北斗橫。」

李月樵既是詩人，他身邊又有此南漢的古物，一時之間，該茶寮便成了當時士大夫文酒宴遊的所在，相傳該酒家四壁均有不少富紳名流的題句，而附庸風雅亂作塗鴉寫惡詩的也大有人在，因此曾有人也在壁上題上一首極為風趣刻薄的詩：「山村野店本清閒，何事吟哦偏座間，自有諸君題壁在，我來食粉總嫌鹹。」一「鹹」字語帶相關，而均出自眼前景物，讀之令人莞爾。

寶漢茶寮的「大雞三味」在廣州是頗負盛名的，四十年前的寶漢茶寮和廣州市區本來很是隔涉，但那時在廣州的譚延闓卻欣賞「寶漢」的大雞三味，時常偕友人蒞臨，因此廣州市政府為之修築馬路以便利他們的汽車來往。

寶漢茶寮既是數十年前廣州園林酒家之冠，又是當時的一些達官貴人簪纓遊宴之所，然而物極必反，其近三十年的變遷興廢，卻未嘗不是一種社會盛衰的具體反映，李去非說：「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而我今日之談「寶漢」，也正好是作如是觀呢！

「寶漢」的主人李月樵死後，其子又設有「大寶漢」、「新寶漢」，本算是流風未泯，然而八年中的抗戰，卻把這「跌宕竹籬茅舍」、「催人行樂及時」的所在，夷為平地。在光復後詩人屈蔭堂有二首詩詠及寶漢並致無限的感慨，詩云：

「十年念亂未還鄉，舊日風流問海桑，寶券芳寮都散落，那堪懷往立斜陽。」

「白雲鄉好作重陽，尚有橙花舊酒香，亂後弟兄逢令節，不辭狂醉飲千觴。」

劫後瘡痍，閒中憑吊，自然是令人低徊感喟的，然而時代的災劫並未到此而告一段落，在光復不久，一個新的罪惡政權開始，而「寶漢茶寮」又有另一種遭際。

就從一九五八年中共大搞所謂「大躍進」的時期算起吧！那古老、寂寞的「寶漢舊址」便被這陣無意義和狂熱的喧囂所驚擾，就在茶寮的舊址上出現了一所簡陋的「硫酸化工廠」。

那時，「寶漢茶寮」舊址的園林情趣都被大大破壞了，那些石枱、石櫈已統統被拆去，古木修篁的所在也已夷為平地，甚至一些臨近「寶漢」的樹木，都已被那硫酸的氣味，熏得枯黃而死，就從那時開始，寶漢再難回復它那「幽徑台亭」，「青山紅樹」的過去，那四周但有濃重的硫酸氣味在洋溢，致令行人為之掩鼻而過。

在大陸，一切都是那樣地教條和頑固，而事物卻有時又是那樣的變幻無常，「寶漢茶寮」的舊址只是被「硫酸工廠」佔據了大約半年，便又隨着該「廠」的停辦而重歸沉寂了。舊址祇剩有殘磚廢瓦和一些無用的什物在擱置着。

，中共在廣州設立了三個自由市場，其中「小北自由市場」便是在這「寶漢」的廢址上每天進出着數以千計的人。在那裏每個人都會是買者也可以是賣者，許多工人、農民、家庭主婦，甚至學生往往就在那裏擎着一只雞或一包烟，或者僅持着一兩隻雞蛋，便佇立着以焦灼的眼光在等候着主顧。

在海外，人們很難想像在這廿世紀中人類還有以物易物的現象，但那時自由市場上就很普遍的流行着這一原始的交易方式，行以中共發行的「人民幣」作為以物易物後的差額補償而已。

有時也會看到一些十一、二歲的小孩，手上捧着幾條小魚在叫賣，那時候的廣州人，連塘涌間的蟛蜞也都用充作食品，野外的魚類更是難求，顯然這些小孩起碼是逃了一天學，又付出大半天的勞累纔博取得這幾條小魚了。那小孩子的枯黃面孔和瘦瘠的身影，叫人看了往往心中為之惻然，眞令人擔心他們來日的發育和健康；當然也聯想到未來中國的前路……

到了一九六二年，「自由市場」又被禁止了，「寶漢茶樓」的舊址便又陷於再度的荒涼……。

照李去非的說法：「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如果我們將廣州比之洛陽又如之何？龔自珍說：「今揚州其初秋歟？」如果我們將廣州比作揚州，那如今的廣州會是初秋嗎？其實廣州的初秋是在三十年前，如今眼下的廣州已是嚴冬了！

廣州茶樓的字畫

廣州的茶樓和香港的茶樓比較起來，大致上還是相同的，如就香港的一般茶樓而論：廣州的茶樓卻較之香港的茶樓多一點古雅的味道，如果要說特式，這就是一大特式了。

廣州茶樓一般是配上古色古香的酸枝雲石枱椅，四周是嵌上五色玻璃的滿洲窗和高大的紅木門屏（廣州一般樓與樓的距離要比香港來得高，廣州四層樓的高度在香港可作五層甚至六層，廣州茶樓比

很多精妙的字畫懸掛在四壁以供茶客鑑賞。

吳道鎔的字、陳壽泉的畫，在廣州茶樓是最易見的，廣州「大三元」茶樓和「海天」茶樓以及「陸羽居」茶樓的招牌便都是出自這位吳道鎔（玉臣）的手筆。當然上列所舉的只是犖犖大者，至於其他聯語、橫幅甚至「扇面」等形形色色是出自那吳太史手筆的正不可勝數，而在香港的公開場合我只在黃大仙祠中見過他所題石柱上的一副聯語而已，而且那石上的字已盡失其瀟灑工秀的丰采，大概是石工鐫石時欠講究之所至吧！

提到吳玉臣，不妨趁此簡介一下這位廣東近世抱道篤學之士。他出身翰林，在廣東歷任「金山」、「韓山」、「豐湖」、「肄江」等書院及「學海堂」的學長，光緒三十年改廣雅書院為廣東高等學堂時被聘為監督，後來又被公舉為廣東學務公所議長，可說是一生努力於文教事業的人。他生平固是博綜經史，而字體則初學柳懸誠，也有人議笑他的字體為「白摺子」，這大概是疵求之論，但他晚年摹仿隋碑，書風丕變，所以廣州收藏字畫的人，都以吳玉臣晚年所書最為可貴。他的妾侍符某，也是善效吳玉臣的字體，有人說酒家所有的玉臣字跡卻多數是出自這位如夫人的手筆呢！玉臣有一女，數年前尚聞居廣州清水濠，據云亦善書法，這也算是中郎有女，然而已是七十以外的老婆婆了。

除了吳玉臣的書法之外，像那趙撝叔（之謙）、朱汝珍、康有為、王夢樓、李文田等人的書法也是常常可以看到。畫的方面，當然是國畫居多，而國畫中就以陳壽泉的花卉「斗方」居多。說起來這位陳壽泉卻是居廉的高足呢。廣州有名的園林酒家——「北園」和「泮溪」的有色玻璃窗上，也都摹彫許多名人的詩和畫。在廣州「嘆茶」，眞可以說視覺所及都是典雅和藝術的，在香港除了有「冷氣」可嘆之外，又那裏有這樣的享受？不過上文所說的都是二十年前的舊事，如今那些值得懷記追憶的好東西都已風流雲散。至於怎樣的「風流雲散」，請讓我先說到此，暫且按下。

中州風雨

「對我們執行編輯任務的，上級也不滿吧？」

「這並不是杞人憂天，事實上，伍部長非常光火，說我們怎麼不把稿子送審就輕率地發表了。」

「過去發表的稿子不是同樣也不用送審？」

「這實在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過去『火炬』報發表的東西，是符合『官方』口吻的，他們當然不過問，這次卻與『官方』唱反調，難怪他們有態度了。」

「上面有態度，說明我們的工作已經有了成績，得到羣眾的好感。我認爲，『火炬』報應該多發表匕首投槍式的文章，活躍一下幹部們的思想，不然，只聽一家之言，思想就凝固了。」

「是的。我們當然也考慮到後果，一旦有什麼運動搞到我們的身上，將會給我們算總賬。但這是考慮不了這麼多的，要算由他們算去。」

苜蓿麵已經吃完，但思想上的興奮，使他們還想在這裏繼續下去。

「老柯，咱們來半斤小米黃酒怎麼樣？」

柯雲略遲疑了一下，說：「好，由你。」

徐諾招呼服務員要了半斤小米黃酒，一盤回鍋肉，又繼續談下去。

知識分子害怕不斷的審查

小米黃酒是洛陽的土產，酒性像白乾那麼烈，喝下去是很帶勁的。

「你剛才談到算賬的問題，恐怕在這次審幹工作中，有很多幹部要被衝擊，遭受清算，我的看法對嗎？」徐諾問。

「這是很自然的事，坦白地告訴你，黨委會組織部、行政的人事科、保衛科已聯合組成專案小組，負責這次審幹工作、政治歷史、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政治思想都在審查之列，如果某一個幹部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他們將不免要有麻煩。」

「你自己擔心嗎？」

「你怎麼會這樣問？」

「我是沒有什麼根據的，不過，我清楚，凡是知識分子對於這類事情都會感到思想不舒服。」

「按事實說，我年紀還輕，今年不過三十多歲，歷史不複雜，嚴格地

「同志，這叫做此一時、彼一時，共產黨歷來就是這樣子，幹部的歷史問題往往弄得人夠嗆，一忽兒說做了結論，一忽兒又說沒有交代清楚。總而言之，就是不信任幹部。」

「這不能一概而論吧？有些人就是隱瞞了一些歷史問題，才使上面要清楚地了解幹部的政治面目。」

「你沒有身歷其境，不能實際體會其中滋味。是的，有些人有隱瞞，這僅是個別而已，但爛腳連累好腳，使黨對所有幹部幾乎抱着不信任的態度，尤以對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爲甚。幾年來，結合着運動，反覆地審查，對幹部的折騰實在無以復加。」

「你能告訴我，你有什麼問題沒弄清嗎？」

「實際上我的歷史問題已經弄清了的，但組織部就是硬說還有不清楚的地方。告訴你也無妨，橫豎這問題將來要在小組交代，由大家互相審查研究。」

於是，柯雲便說起他年青時的一段滄桑史：

一九四〇年，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個華北，那時，柯雲在河北的一間中學唸書，跟一羣學生撤退到西安，參加了當時的西北青年訓練團，這個團名義上是胡宗南將軍管轄下的一個團體，成員均是學生，既唸書，又做些抗日宣傳工作，但共產黨滲入該團活動，好些青年受了共產黨的宣傳，參加了地下活動，柯雲當時也跟着共產黨人搞些政治活動，但沒有像一些思想左傾的人那樣跑到延安去。抗日戰爭勝利後，柯雲復員回到故鄉，以後考取了北京大學，在北大參加了地下學聯的活動。北京解放時，他離校參隊，隨軍南下，在部隊中參加了共產黨，隨後轉到地方上，做新聞出版的行政工作，再轉入工業戰線到了洛陽。

柯雲說，他在北京參加地下學聯活動時，共產黨也沒有窮究他在西安的歷史；入黨時，這段歷史也做了結論，認爲他當時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革命活動。可是，現在黨委組織部認爲他那段歷史模糊，證據不足，要柯雲結合這次審幹弄清楚，向黨赤誠地交代，有沒有參加三青團？有沒有參加胡宗南的反共活動？當時訓練團裏誰在領導進行地下活動？要求柯雲找出充分證據，找證明人寫材料。

「由他怎麼說，反正我沒有幹過反革命。」

「如果你提不出充分的證據，你豈不是有了一個歷史懸案，永遠背上包袱？」

「這是沒法的事，要硬生生給我製造歷史懸案，純粹是人爲的。」

「唉，有許多事情原本沒有問題的，但在黨內某些人的眼中看來，卻成了問題，這合了一句古話，叫做『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徐諾不禁也嘆起氣來。

「鄺啓天的受批判，也同樣是無中生有的例子。」

「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眞使人感到懷疑，好像知識分子天生就該倒霉似的。」

「很顯然的，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就沒有知識分子的地位，對知識分子毫不信任。連我這些入了黨的人也在內。」

由於柯雲剛才提起鄺啓天，使徐諾想起了契仁斯基。徐諾在報紙上和開會聽報告得知，蘇聯派了有數萬名專家來幫助中國搞工業建設和擔任許多部門的顧問，他承認蘇聯的科學技術是比中國先進，但懷疑蘇聯派出的技術人員，是否都可稱爲專家？蘇聯有這麼多「專家」可以派出國外嗎？

他把自己的想法提出來和柯雲討論：「老柯，黨委會正在對蘇聯專家演調虎離山的活劇，眞是夠瞧的。他們到這裏來所顯的一手，大家都有目共睹，我很懷疑，類似契仁斯基這些不學無術的人，怎麼可以稱爲專家？怎麼有膽量出國？你是否知道契仁斯基是何許人物？」

不學無術的蘇聯專家

柯雲把杯中的酒一飲而盡：「甭提這些『專家』啦，他們每個月支取値人民幣五百元的工資，不知他們做出什麼貢獻。像那個契仁斯基，不過是蘇聯烏拉爾一家勘探公司的一名技術員，搞礦山勘探的，他就不算什麼勘探專家；可是偏有人捧着石頭當佛拜。」

「這『一面倒』的思想，有時未免也倒得太偏了。」

「唉，咱們中國人難道不依賴外國人就不能生活？以前我們罵國民黨依賴美國人，但現在我們又走到另一極端，凡事都依賴蘇聯，不知是否我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作怪，我老是覺得對這有一股反感的情緒。」

「在這方面，我也與你有同感。有些人批判人家有崇美思想，說人家認爲月亮是美國的圓；但這些人對於蘇聯呢？說句粗俗一點話，幾乎認爲蘇聯放的屁也是香的，這純是一種偏見。」

柯雲忽然神秘地悄聲說：「今天我們在這裏談的，假如有人滙報給上級，咱們所談的就是『反蘇反共』的言論囉。」說罷，伸了伸舌頭。

半斤小米黃酒已經喝完，徐諾看看錶，下午上班時間也快到了，說：

工地上的播音室，幾個月建立時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徐諾對於這座天天見面的小茅棚，是再熟悉不過的了。

兩個女助手跟他合作得很好，能夠替他分擔工作上的擔子，使他多少得到鼓舞和寬慰。

每次上班時，他準能在這座小茅棚中看到崔婉姬和苗淑霞那兩張熟悉而親切的臉孔，然後他們或者簡短地商談一下工作，就分頭去幹起來。

可是，今天徐諾回來的時候，棚子裏空蕩蕩的。這兩張熟悉的臉孔到那裏去了呢？她們是從來不缺勤、不遲到的啊。

走近寫字枱，看見自己的茶缸下壓着一張紙條，那娟秀的字體徐諾能一下就可以認出是崔婉姬的手筆。徐諾拿起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的內容是：黨委會在剛才吃中飯時通知她和淑霞去開緊急會議，說是要完成一項國際主義的政治任務，她遍找徐諾不到，沒法交代工作，只好留字了。黨委會允許，如果沒有人播音，廣播的工作可暫停一個下午。

什麼緊急會議？完成什麼國際主義的政治任務？去火車迎接另一批蘇聯專家還是別的事？如果是接車，用不着要事先開會呀。猜不透。

這樣也好，偸得浮生半日閒。於是他到各工區去遊轉起來。

小木桿在上下的搗着，一碗土一碗土地往探孔裏倒，塡孔的工作還在進行，可是已近尾聲了。有些地方還在繼續清理地下的古墓葬。

徐諾對於古代文物有點興趣，便蹲在一座秦墓的坑口上看民工在進行清理工作。

太陽偏西的時候，廣播忽然叫起來：「徐諾同志，請到播音室來！徐諾同志，請到播音室來！」

是苗淑霞那清脆的聲音。

徐諾站起身，匆匆跑回播音室。

一進門，徐諾便看見崔婉姬和苗淑霞。

「妳們剛才到那兒去開什麼緊急會議？」

「七里河唄。」苗淑霞回答說。

「如此緊急會議，那趙主任乾脆叫緊張科長算了。」崔婉姬的話裏帶着牢騷。

「呵，妳是說專家室的趙玉山主任？」徐諾問。

「不是他還有誰？」崔婉姬顯然肚子裏還有氣。

「妳們且說是什麼一回事啊。」徐諾說。

「你們男人都是壞心眼，盡拿我們作玩具看待。」崔婉姬的氣更大了。

（二十）

暗箭影錄（八十四）

毛澤東犯下不可饒恕的錯誤

惟財富集中民間，會造成財富獨佔，貧富懸殊，妨礙國家的政策，也妨礙國家的建設，使國家永遠無法邁進於富强壯大的領域。中共於一九五一年實行流血土改，淸算地主、富農、惡霸、善霸，把民間的財富，滾入中共的手裏，埋在地下的金銀珠寶，也掘起來，爲中共所掠去，國民經濟連根拔起，變成中共經濟，如果中共好好利用，閉關自守，不捲入國際漩渦，將從民間所搜刮的財富，埋頭苦幹，積極建設，則三五年後的大陸，「工業趕上英國」，乃是一種事實，而不是一種宣傳的口號。奈毛澤東計不出此，高唱一面倒，視史大林爲爺爺。以一個新建的政權，竟捲入國際的戰爭，在韓國竟與世界上一等富强的美國爲對手，以每日一至二億元美金的戰費，消耗於鴨綠江之外，此毛澤東犯無可饒恕的錯誤之一也。韓戰以後，庫房空虛，羅掘無方，「窮二白」，毛澤東爲求謀補救，高呼「三面紅旗」，推行「大躍進」的自欺欺人的經濟政策，又實施「公社」制度，再行向人搜刮。竟引致生產落後，經濟混亂，人民怠工，公社失敗，遍地饑饉，不滿情緒，充滿大陸，危機四伏，中共逼得於廬山會議，提出檢討。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失勢，幽居杭州，劉少奇以僞政權主席，力謀補救，取消「大躍進」，停止「公社」活動，以和緩人民的不滿，安定大陸局勢，在那兩年間，施行有限度的私有經濟，鼓勵人民的努力生產，人民漸漸的食得飽，也漸漸的有點布，一切建設也恢復正常

林彪，進軍北平，上演「勤王」活劇；毛娘娘江青更製造「革命小將」，利用青年的傻勁、衝動、不畏的精神，組織紅衞兵，於是揪出一撮，鬧得天翻地覆，洩露國防秘密，焚燒機要文件，亂打亂撞，破壞工廠，毁壞生產工具，毁滅建設藍圖，這種瘋狂行動，把大陸僅存的元氣，破壞無遺，據經濟家估計，中共非以十年以上安定的局面，生聚教養，不能稍復原氣，此毛澤東再犯不可饒恕的錯誤之二也。

中共竊據大陸，瞬逾二十年，但竟由毛澤東搞得災難相繼，天意乎？抑人爲乎?!

天意難測，人事可知，中共賴日寇以生存，此天意也。但藉抗日而坐大，雖有天意，多屬人爲，令中共坐大之後，赤浪滔天，大陸沉淪，七億人民關入鐵幕。痛定思痛，縷述中共坐大的原因於後，一以爲警覺，一以爲殷鑑：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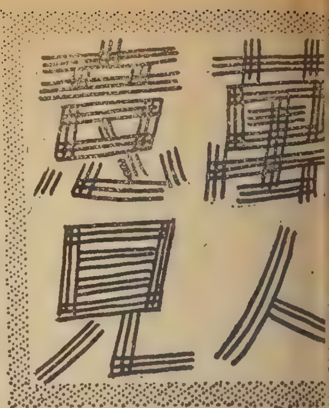
中共之能坐大也，一爲內在的原因，一爲外在的因素。外在因素乃由於美國的庇護；內在的因素則由於各地方政治的失當，所謂物先腐而後蟲生，蟲既生了，適當處理，原不足以爲患，但蟲聚多了，人便怕蟲，蟲便可以肆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各地方初視之爲疥癬之疾者，浸之竟成無可收拾，漫天烽火，等到覺悟前非，已成大陸沉淪，「國破山河在」，徒然「感時夜濺淚」了。

中共乘機坐大，始於抗戰武漢會戰之後。旋武漢爲日軍所攻佔，政府西遷，以重慶爲陪都，平漢鐵路及粵漢鐵路以東的省份，尤其是在桂柳大戰以

爲，非威作福，那些貧瘠縣份，老百姓的生活已是艱苦，易爲共產黨繁殖的溫床，而地方軍政長官，偶爲貪墨之輩，勾結巨室，魚肉百姓，於百姓反感時，又處理不愼，造成官逼民變，共黨分子乘機煽動，良民變爲暴徒，投到中共的懷抱裏去。新、開、鶴邊境原無土共，後來有所謂吳有恒的小撮人馬，流竄於高鶴邊境，嗣後有一小股竄到開、鶴邊界的雲鄉，挺七縱隊第二大隊派兵進剿，當然那小股土共，不堪一擊，聞風而遁。達成任務，挺七第二大隊應收隊回防，不料該隊軍兵，竟把雲鄉那幾條村子，洗劫一空。那幾條村子的男漢，一氣之下，便投入土共。

我舉這個例，是我親耳聽聞之事，相信這種例子，乃無數例子之一。在這裏我得鄭重聲明，我並非有意指出政府的缺點，更非在這裏批評政治的得失，只以流亡海角的一個文化人，痛定思痛，坦率作自我的檢討，沉痛指出此爲中共坐大內在原因之一也。

當蘆溝橋怒吼，全民抗戰之始，中共擺出共赴國難的姿態，共軍接受節制，參加抗戰行列，但乘機在各省成立抗日先鋒隊，簡稱爲抗先隊，吸收知識青年，表面擔任抗日宣傳，實則像後來稱兵作亂時期的文工隊的組織，以宣傳的外衣，掩蔽着訓練、組織的工作。熱情的青年，以一腔愛國的熱血，卻爲中共所利用，墮入其圈套而不自覺，等到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時，則受毒已深，不能自拔，乃以阿Q的精神，去搞什麼「革命」的工作。其後政府發覺「抗先隊」有傾覆陰謀，一律予以解散，不准活動，「抗先」分子，轉入地下，便成了中共在各地播下的種子，暗裏發展，於是各地均有中共的地下組織，而以小組爲單位，以便靈活活動，由小組長領導、指揮，專向公私立中學或大專滲透，利用青年的愛國熱情，利用青年的不滿現實，倘地方發生政治弱點，便爲這些別具用心者所藉口，挑撥青年的情緒，刺激青年的衝動



英德馬口大火事件眞相

馬口在廣東省英德縣。那時我還在中共學校唸書，年紀很小，沒有將大火事件的日期清楚地記下來。亦沒想到要記下來，揭露共黨對中華民國公民的殘殺。這時的我只顧唸書，成績好就算了，不理會份外事。可是直到我在社會上工作時，就得知馬口事件是一件不平常事件，而是眞正的共黨殘殺的一種陰謀手段。

英德馬口大火事件，好像是在一九六〇年上半年發生的，如有記錯，請知情讀者指正。據當時中共報導：這間馬口化工廠起火原因是養氣筒爆炸而焚燒的，當時工人還在工作，大火發生不久就有很多工人和民警拿着滅火筒勇敢地衝進烈火堆裏，費了幾個鐘的工夫才將火撲滅。有些奮不顧身的共產黨員在救火時受了重傷。工人則將物資原料搬到安全地點，使整間「化工廠」沒有被大火燒個清光，只受了些輕微的損失。又據「公安局」報導起火因素是國民黨特務混進去放下定時炸彈而造成的，又說民警和工人怎樣跟國民黨特務鬭爭，這樣的宣傳在「赤區」任何人都信以爲眞，如有少數人不以置信也不會開口講話的。顧住你的自由要緊。有誰膽敢深入這間「化工廠」了解呢？怎知內幕呢？眞不要臉的共產黨徒，在這間「化工廠」未建之前已經經過愼密的策劃，如何將一批原國民黨軍政人員毀滅，經過一翻苦心後就作出如下的罪惡的勾當：

這間「化工廠」是中共僞政府開辦的國營工廠，廠內有二三百名被送到這裏來接受勞動改造的國民黨舊軍政人員（他們全是政治犯，不是殺人犯）。全是一腦袋的反共思想，忍受痛苦，待等到刑期一滿開釋回家工作，與家人團聚，過幸福的生活，個個都遵守「化工廠」「勞改」場的一切制度，沒有半點任何企圖，簡直是馴服了的馬一樣。可是萬惡的共產黨徒，一向視人民爲敵人。特別是對過去受國民黨教育的軍政人員和青年學生隨時都會被集中起來，進行集體勞動改造，睡在地上，伙食要自己出，勞動是義務，把一切的非人生活加在他們的身上。隨時進行集體屠殺。中共不單對過去的如此，對今天受共黨教育的也是如此，最簡單的例子，受中共教育的知識青年和學生也要把他流放到邊疆，不讓他們有進步的思想。何況這是敵對的國民黨黨員呢？

「馬口化工廠」建築特別堅固，四周建起圍牆，圍牆四角設有崗哨，碉堡，日夜派黃狗（解放軍）在崗哨看守着，中間是國民黨舊軍政人員的宿舍，平時守衛森嚴，任何人士不准走近，連在附近的農民也不准許走近，只有這些無惡不作的共黨殺人的兇徒才得自由進出。

據當地的農民說：「馬口化工廠」大火是在深夜發生的，估計是在十二點鐘左右，熟睡中被一陣槍聲驚醒的。什麼事有槍聲呢？起床看吧，不看還可以，一看驚出一身冷汗，原來「工廠」大火，還間歇有震天的槍响，是機關槍，接着就有一陣陣喊殺聲，聽不清楚說什麼話，火光熊熊，照亮了半邊天。農民們有的不怕事走上山坡上看個一清二楚，這還了得嗎？不見有人救火，只見一些赤着上身的「化工廠」工人在宿舍內走出來，直向沒有着火的圍牆猛撲過去。跑得很快，槍聲又响了，走出來的人就搖幌了幾下，一聲不响地倒下去。緊接着有更多的人在宿舍內衝出來，看見的總是赤裸着上身的人，這一回像是一條人龍，直向一個方向猛衝，像是要突破一個方向似的。槍聲又响了，有很多倒下去了。槍聲仍然從四面八方响起來，交織成一個火力網，子彈從這邊飛到那邊。在夜空看着子彈的飛舞時特別好看，可是這時拼了死命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已經倒下了不少。有的還在呻吟，有的在大罵共匪的殘殺陰謀，有的身上着火，連忙向地上打滾，把火撲滅了，一跳起來向着

沒有槍聲的角落猛衝。這一次的衝，是亂衝，衝勢很強大。黃狗看來勢不輕，下令預先埋伏好殺人兇手（解放軍）立即全部開槍掃射，火力頓時加強，子彈交义飛舞，成了下大雨一樣，衝出來的軍政人員接二連三的一一倒下去了，直到最後一個也倒下，大火還是熊熊地燃燒着，這時黃狗的槍聲也歇了。宿舍也將近燒得一乾二淨，即見到一些配備了武裝的殺兇手（解放軍）從圍牆下走出來，他們把打死的勞改人員的屍體一個接一個地扔進火坑中，任由大火燃燒。將屍體毀滅得乾乾淨淨，以掩蓋共黨的罪惡，這二百多舊軍政人員一個也不幸免逃過中共的陰謀——大火屠殺。

大火整整燒到天明，直到中午才漸漸地停熄了。外邊還是戒備森嚴，不許閒雜人等走近半步。整整戒備了三天，路上各處的交义點上都有化裝農民模樣的共產黨徒在檢查來往行人的證明書，以防萬一有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在人頭動亂中衝出重圍漏了網，走了風聲。原國民黨軍政人員雖然一個也沒走漏，但共黨的有計劃預謀的殺人勾當卻給居住附近的農民看在眼裏，只苦了他們不能夠講一句公道話。正如毛澤東講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事都逃不了人民的眼光。連毛澤東也逃不過中國人民的眼光。

中共爲推卸責任和掩飾一切罪惡，在大火後這天晚上，即召集當地的農民、婦女、孩子，開個群眾大會，將大火的眞實情況不講，而將一切嫁禍在「國民黨特務」身上去了。這位

特破壞，像昨天晚上化工廠火燒就是國民黨特務所爲，他們有一班人偷入化工廠放火，火一着就被我們現覺了，特務想逃走，可是已被我們包圍了，喝令止步，特務們不肯就捕向我守衛開槍，隨即展開與特務槍戰，雙方互相還擊着，槍聲四響，阻止了救火工作。把整個化工廠宿舍燒光，可幸車間沒有受到多大損失。結果我們的守衛把特務殲滅了。同志們，你們要時刻記着國民黨是不想我的建設，不想我們過好的生活，他們是不會甘心他們的失敗（上述這幾句話用來罵共黨是最好不過的）。因此我們召集你們開個群眾大會，讓大家知道國民黨的罪惡行爲，大家要提高驚惕，如果看見有生面人入來，應要檢查或者報告給我們知道，讓我們把他拘捕。」

主持開會的共匪爲埋沒罪惡證據，將一堆謊言理論講盡。還要大家分組討論研究，認爲是不是國民黨特務放的火。然後才得散會。如果認爲不是國民黨特務放的火，要講根據。總之要強迫每個人都認爲不是共產黨殺人。而且要農民仇視國民黨。農民爲了明天生產，不理事和安全起見，只得講出自己欺騙自己的話來：係啦，是國民黨特務放火啦。我們今後要提高警惕。

散會前，共幹還說：「大家要緊記今晚的大會，要從思想上進一步認清敵人的陰謀，不要在背後閒話討論，要時刻警惕着特務的破壞。」

共幹雖然上下都做了工夫，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的這句話未知共黨有沒有想過呢？事過了幾

大火的事，這位農民便將他眼見的和聽到的都講給我聽了。初時我還不敢相信，共黨不會這樣不人道。後來知道我的一位朋友的父親是國民黨的軍政人員，被解到這間化工廠工作（即勞改），這位朋友每年都到這間「化工廠」去探望他的父親，大火後去探他，共黨匪徒說：「他已經調到第二處工作（勞改），不在這裏，你回家去吧。」奇怪得很，爲什麼轉移去別處，不寄封明信片回家呢（即開口信）？不是他沒有，連其他的也是一樣，下落不明，直到現在也不知道，要是在人世，任何人都寫封信回家，免家人掛望，可是這些人去了那裏呢？只有共黨才知，據這位朋友講，當時從他父親口中講出來有二百幾人在馬口化工廠勞改。自從突然大火以後，他們全部失踪。這足以證明是共黨殘殺他們的。

奉勸媚共的人們，如不想受共黨殘殺，只有走一條路，就是拿起槍桿子把共黨打倒，光復我中華，才能得保全性命。如執迷不悟，到頭來只有步英德馬口事件的後塵。這時悔之晚矣。

（讀者張文）

在共黨統治下
人民永無幸福
齊起反共才有光明前途

編輯先生：

茲寄上一篇文章，如認爲有發表價值，請於「萬人意見」刊出。這是我第一次投稿，幼稚難免，文字如要修改，不妨大刀濶斧改正。有勞之處，感激無限。

讀者江中水上

（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持平之見

關於這類問題岳騫先生早已撰文在本刊發表，在下本無續貂的必要。但在若干青年眼中，岳先生可能被稱爲死硬派，被認爲懷有成見。我這裏想說的，自問還算持平，或可代表部

配被稱作香港人，受香港殖民地教育，中學時在一所政府英文書院唸書，性情並不偏激，生平從未直接受過共產政權迫害，更未稍沾半點國民政府的恩惠。香港陷日於我無大影響，也沒有親屬居住在大陸或台灣，從未涉足中國大陸，只於去年暑假到過台灣作十多日遊覽觀光。寫本文的目的，不在譁眾取寵，僅爲責任心驅使，因爲我雖是本刊長期讀者，慚愧得很，並未曾爲它稍盡責任。

先談反共

共產政府是以暴力統治的獨裁政府，所以連起碼的選舉也沒有舉行。

政府並非不好，民主政制也不見得大好。中國在民國以前，何嘗不全是極權統治？但也出了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文景，貞觀，開元等優良政府。這因爲他們肯爲人民設想，以德服人，接受批評。但現時的共產政權不同，他們是槍桿子得政權，槍桿子只講利害，不講道義。所以位居廟堂之士，每天都得爲自己的權力而寒心，於是腹懷鬼胎，一生人都爲奪權而努力，那有餘暇好好地爲國爲民？毛澤東並非不想把國家弄好，他確也想見到國民過着幸福的生活，把他歌頌成爲大神；但他了解到事無兩全的道理，處於目前的環境，要得鞏固政權，就必須鬪垮別人。聰明的毛澤東自然選擇了「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道路。世界上專才很多，通才卻很少。毛先生只配作一個極好的扭計師爺，因爲他夠狠心；但如果同時要求他把國家治理得好，反而不合理。劉少奇因爲不夠狠，所以倒下來。所謂「如要國家好，必先自己倒」。以目前的共產政府來看，毛澤東一旦死了，接班人必然和毛澤東一樣不會有很好的前途。

老闆如此，夥計又如何？

大凡一個國家、社團，如要進步就得接受批評，然後擇善者而從之。個人的眼光無論如何銳利，總會有看不到的地方。一個聰明的老闆，聽到屬下作善意建設性的批評時，碍於面子，當時可能强烈反對；但事過仍有意無意中接受了。共產政權不同，共產社會的弱點太多，不可能接受批評。自大陸陷共後，幾許有識之士，因爲對共產政權的本質認識不清，大都寄以無限希望，加入共黨行列。在大鳴大放之時，無不滿腔熱血。然而乘興而來者，能敗興而返已經千僥萬倖；死無葬身之地及鬱鬱而終者，不可勝數。共產黨因爲太蹧蹋人才，所以國民也不會有很好的前途。

理想的國家

一個理想的國家，必須建立在一個健全的政制上，人民都必須生活在自由溫飽的環境，發揮自己的才能，貢獻國家。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有受高展，加上國家元首又能順從民意，不狂妄行事，這樣的一個國家，縱使一時沒有最威力的武器，也配稱富强。我國文化悠久，地大物博，人口最多，最有希望實現這個理想，雖然這段日子離開現在很遠。

回頭再看偏安一隅的中華民國

據我去年旅台觀察所得，台灣繁榮和平自不待言，國民的待人接物，人人樂道。政治與軍事有什麼成就雖難體察，但政府爲國爲民則毫無疑問，最低限度她仍秉承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志，實行三民主義，這個國家應該比中共較有前途。

房子着火了，應先救火，然後談防火計劃。我國當務之急，無過於倒共。至於實踐三民主義的理想，恐怕不是三五十年可以做得到。反共的力量有三：其一爲中國大陸的同胞；其二爲全世界海外華僑；其三是與中共對立的台灣政府。這三種力量各有作用，我也相信單獨以目前台灣政府的力量很難有什麼成績，但三股力量合起來卻有很好的機會。爲了先「救人」，我們不得不擁台。

寄語各位思想左傾的同胞們

如果你們不瞞着良知，認爲中共不會有光明的前途，或認爲生活在「祖國」的人不會有什麼幸福的話，那麼就齊來反共吧。爲了國家民族，你們都應該反共。你們既可以對中共的殘暴視若無睹，難道就不可以原諒過

前途又怎可袖手旁觀？

中國一定終會富强起來，但絕不會富强在共黨手上。

倡議新時代曲配合反共救國

萬人雜誌執事先生：

閱讀我們萬人雜誌，得悉熱血飄零客倡議新時代曲，這個新字應該新到反共救國方面去才是，歌謠救國是很有力量的，如歌譜得當，很容易造成反共戰鬪的氣氛，收效極大。

記得抗日戰爭時，我在廣東，少年時代第一次聽到那首救亡歌「全國總動員」，樂譜易學雄壯而順口，民眾當時最愛唱，希望能找出該歌曲，使萬人讀者齊唱，只要把歌詞修改爲反共救國便可。記得一部份歌詞是：動員！動員！我們全國總動員，反對武力侵戰(改爲中共專政)，掙脫壓迫鎖鏈，我們要總動員。同胞出路只一條，(生存唯有抗共)大家奮鬪到底，槍口齊向前。還有些詞記不起。香港最多是廣東人，希我們萬人選寫一些粵曲反共歌，他們愛聽二王、龍舟、苦喉南音、木魚等。因爲音樂最能造成反共空氣，深入民間，使人民更清楚中共不仁，痛恨它、打擊它、反對它，國語的粵語的也請作入譜詞。記得抗日戰爭時，救亡歌曲歌响了整個抗戰區，人民認識抗戰責任，軍民合作，我們現要唱出反共聖戰，全民起來，抗共救國。 弟義牛於美國

（六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育嬰新法舊過陳皮·東抄西襲妄加批評

編輯先生：

希借意見欄一角刊出此信。

二十二日星島晚報的「漫話」「育嬰新法」的作者老朱不懂育嬰一文說：「他寫的所謂新法，除東抄西襲，死纏着衛生、衛生不放，不但不新，而且舊到成爲陳皮。」原來那位作者說的是「嬰兒出生後，醫生或接生人有責任在嬰兒的兩眼滴硝酸銀，以防母體或然的性病菌，令至嬰兒盲目。」「漫話」認爲該作者所寫的「這種話二十五年前說說無妨。但時至今日，孕婦未產兒前，必須驗血及將宮外物體交病理室檢驗。若發現性病，醫方便作特別處理，何必靠撞靠碰滴硝酸銀？」「他那套只能騙騙有職業而初爲人母的女性。其中的育嬰法，倒不如產後在醫院聽專責護士講解育嬰常識，她們會告訴產婦留意嬰兒體重，應於何時接受種痘及何時注射痲疹、卡介苗、破傷風等混合預防針。」又說：「他的新法是積極學習毛主席思想並搞通搞透其中骨髓才落墨。」對此，我想提一點意見。

寫科學常識文章不同寫小說，小說可以創作，科學是不能隨便創作的。如楊振寧等有特殊成就的科學家有新創造發明的是屬少數。一般人的知識都是從書本和師長的經驗傳授（實習）得來，再有就是自己的工作經驗了。已經成立了的科學定論，人們的[illegible]於三。一種科學論據未爲新的論據否定之前，不管怎樣舊，還是正確的。人所共知，盤尼西林能治性病（梅毒、淋病），這一發現早已超過二十五年，「但時至今日」，盤尼西林仍然是治性病的有效藥物，並未因爲它「舊到成爲陳皮」而否定其作用。該作者寫的既是預防新生嬰兒兩眼受性病菌侵害問題，這是屬於醫療衛生的問題，那當然是應該「死纏着衛生不放」了。談衛生問題而不「死纏着衛生」，難道應該纏到太陽神登月球去？該作者既是大陸讀書，讀的當然是毛澤東統治下出版的書了。毛澤東統治大陸至今未及二十五年，該作者所學就不會是只適合於二十五年前應用的。在大陸，新法接生的「新」字是作「西」字解的。大陸不叫中法接生，西法接生，而是叫舊法接生、新法接生。（大陸有一個時候叫中西醫做舊醫新醫的。）凡是產婦在家中由舊式接產婆接生或產婦自己接生的都叫做舊法接生；在醫院、產院、婦幼保健站生產的都稱爲新法接生。所以，「新法」二字並非指一九七二年才開始應用的「新」，而是代表「西」字的意義。說新法接生用硝酸銀或盤尼西林給初生嬰兒滴眼，意思是說這種護理方法是現代西法接生才有，舊時的中法接生是沒有這種做法的。

是的，孕婦產前檢查是要檢驗血液及陰道分泌物，但這兩種檢驗材料[illegible]血鈣測定、血糖定量等則送生化檢驗室；驗性病送交細菌檢驗室。陰道液塗片也是送細菌檢驗室。只有組織檢驗才需要由病理檢驗室去做。產前檢查還要驗尿，驗尿常規送臨床檢驗室；若需要驗尿糖定量則送交生化檢驗室。若要驗其他特別項目，則按檢驗性質將標本送交各檢驗室。

不錯，孕婦有性病，醫方自會作適當處理。新生兒用硝酸銀或青霉素毒滴眼是預防措施，並非「靠撞靠碰」，這一護理方法不僅「二十五年前說說無妨」，即使「時至今日」，應用也無妨，說說又無妨。某個醫療機構或某醫生不喜歡用某種藥是另一件事，不喜歡用不等於失去其效用。假設硝酸銀和青霉素這兩種藥根本不能預防初生兒的眼感染淋菌，而那位作者卻說能夠，這才是騙人。試問：「時至今日」，有誰否定過硝酸銀及盤尼西林能預防新生兒膿漏眼這一作用？

那位作者未提到預防接種，不等於是他認爲不需要預防接種。他寫的是關于新生兒眼睛感染問題，未提及其他而已。並非他否定新生兒的預防接種。

新生兒的護理不但要「產婦留意嬰兒體重」，出生後，測長身長、體重、肩圍、頭部徑綫，注意黃疸現象及預防接種（口服卡介苗及種痘），還要注意有無包莖。這些都是新生兒的護理常規。

衛生情況時，不可避免地是別人做過或說過的。區別在於知道得少的人，寫起文章來內容便貧乏些而已。這不能叫做抄襲，更不是騙人。水的成分是氫二氧一，任何人都是這樣說的，不能說是誰抄襲了誰的。在報刊上經常會看到有關衛生常識的文章，內中不符事實的地方，只能說是作者寫錯了，不能說是騙人。現今衛生常識日漸普及，別說騙不到「有職業而初爲人母的女性」，就是沒有職業的文化程度較低的未爲人母的女性也騙不到。現在的讀者，水平都很高，誰敢寫什麼騙人？

前幾天星島晚報的一篇題爲「曾經此苦」的「漫話」中說的三個工人分別早到、遲到、準時上工而獲罪的故事，我在別的報刊不知看過多少次了。這才是千眞萬確的東抄西襲！

敬禮！

萬人讀者七二年一月廿三日

「萬人協會」簡訊（二十六）

漢口道、漆咸道、新蒲崗、彩虹邨、官塘、秀茂坪，……旅行車載着我們千百個赤熱而愉快的心飛馳着，呼呼之聲由窗外傳來。朋友們，大家不是說：車子上坡了嗎？我們的身子左右有節拍地傾斜，「嘩哈」——我們一方而驚奇自己置身半空中，另一方面又驚奇自己畢竟未能離水萬丈，但也差不多離天三尺三！左轉彎，右轉彎，平穩的駕駛，帶我們走在迂迴曲折的路上，我們不是這樣想過：那不停的飛轉的輪子正如我們整齊的步伐嗎？嗚嗚，那叫聲從喇叭中發出，正如在不言中見到發自大家心坎裏，一致的呼聲一樣！

——這次旅行，是我們康樂部舉辦的第二次，目的地是將軍澳青年營，目的地是調景嶺營。飛馳着的旅行車載着千百個赤熱而愉快的心，向着目的地進發！

到青年營是上午十時多，我們參觀，參觀禮堂，那簡樸而大方的佈置使人叫好，講壇旁邊一座鋼琴，蓋子已揭起，雪白的琴鍵展露出來，李朋友用手輕輕一按，清脆的聲音發出來，美麗麼？動聽麼？似乎都不能形容得恰到好處，老實說，在這山之巔竟能聽到這樣動聽而美麗的聲音，不能不觸起我們的希望——希望我們的故鄉，希望在故鄉的山之巔也能聽到！

我們參觀飯堂，檯櫈雖然簡單，但擺設得如此整齊，實教人有點意外，我們對此不能不肅然起敬，欽敬在這動亂的世紀，在這沉醉迷幻藥與靈魂舞的青年當中，到底有我們守紀律的未來社會棟樑！我們在禮堂門口拍照，藉此留念，表示敬意，這裏仍寄語青年營全人，對貴營此次予敝會之協助，感謝銘深！到達調景嶺營，大約是十一時多，一排排的石屋，整齊更具鄉土氣息，許錫球主任告訴我們：「現在才是這樣子。」朋友，調景嶺以前的樣子又是怎麼樣？

許主任說：「我們由大陸逃來，天南地北，既無近鄰，又無遠親，流落街頭的苦況，實在不堪設想。我們應該感謝香港政府，給了我們生存的權利，又給我們生活上的救濟。我們在極端徬徨中得過自由生活，賦予我們的恩惠，現在我們守香港的法律，遵重香港政府，說實在的也是尊重自己，最少從這尊重中，可表達我們優良的民族傳統——道義！」許主任的話深具意義，發人深省！

「調景嶺麼？」許主任用反問的口氣對調景嶺作了這樣的一個回顧。「聽說這裏除了有一個美國人，曾開設過一個麵粉廠外，似乎就是我們初來時見到的荒山僻野，那高山峻嶺，那深藍色的海，我們既來之則安之，架起帳篷，夾在山與水之間，在赤紅色的蘆葦和藍色的水之間，畫上一幅幅白色的帳篷。這裏不是沙漠，但三五百人擠在一個大篷中的我們，生活卻比沙漠上作業的人更艱苦，這是事實！是眾所週知的事實！」試問這樣艱苦生活的朋友、前輩能這樣孜孜地爲香港的繁榮，安定工作，盡市民的

者自居，以時代先鋒自詡的「新一代」有何話說？到底成了什麼？

「多少年來！」許主任回憶着說：「應該從成立之日算起，也即是民國三十九年算起。我們由港九街頭而享受香港政府及各界善長仁翁的照顧，先由東華三院安排收容，繼又搬徙到摩星嶺，緊接着又調到這裏『久居』，可以看出香港政府的誠心幫助。從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調景嶺難民營』到今日之『香港調景嶺服務處』，此中所說明的並不在於由帳篷到石屋的這一改變，並不在於從生計徬徨發展到今日之三間小學、四間中學的這一成就，最重要的是道出我們雖然由天南地北而來，但長期艱苦的奮鬪畢竟是太重要了！」

許主任接着勉勵我們：「貴會在此時此地成立，我很高興這一事實。我希望貴會在香港的繁榮與安定工作中，萬眾一心，以大眾之利益爲利益，守法盡本分，我相信貴會當爲已定的方針！」

我們很感謝許主任不吝指正，當所要求和所作的許多活動，正和許主任的希望一樣，那就是錦旗上銘刻的四個大字：「萬眾一心」。這裏，我們很誠懇地寄語許主任，在以後的日子裏，予我們更多的賜教和批評！

夕陽西下，長長的隊伍沿坡而上，俯身展望，調景嶺中學矗立在太平洋沿岸，那飄揚着的國旗隨風招展，那白色的課室培養出一批又一批有用於社會的人材，那籃球場上，我們成立的籃球隊鏖戰過。那校園的長廊，我們碰過歡迎我們的童子軍，那抖擻精神，那整齊步伐，我們對將來充滿着信心和希望。我們走上山頂停車的地方，大家很有秩序地排隊上車，嗚的一聲，一部部開出，載着千百個赤熱而又愉快的心，也滿載着友誼和經驗向回程開。我們的感受良多，籃足球隊將如何落實呢？「國訓班」又將如何展開，「會訊」到底該怎麼辦，還有……這些本來是棘手的問題，想會得到很圓滿的結果！而萬人協會的隊伍相信也將日益壯大！

（秘書處供稿）

請領稿費：

一月份稿費（二一九至二二二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鳴謝啓事

本會康樂部舉辦之第二次旅行，前往「將軍澳青年營」、「調景嶺營」、「調景嶺中學」等處參觀，荷蒙各單位全人之協助和支持，並蒙「調景嶺營」許錫球主任，「調景嶺中學」校長朱文升先生熱情招待，不吝賜教，在此一併致以謝意！

萬人協會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七二年二月十日

愁眉苦臉一羣人 只為付款救鄉親
讀者有感賦詩表衷情

萬人雜誌編輯先生：

這篇不知是什麼東西的東西，拿來擺在您們面前，確無限慚愧。但它，是在我澎湃的心情，還夾雜滿腔熱血和眼淚之下有感而發的東西。

昨天，我到左派銀行滙錢給鄉下的親娘，看到了擠滿大堂的人群，男

然覺得自己心頭很酸，很酸，眼裏充滿了淚水，直想流下。

我的親娘，我們的親人，我們親愛的同胞，在慘無人道的共產黨魔爪下，已過了整整二十個年頭，每年年關，或者突然而來的天災人禍，都有過這樣的鏡頭出現過，長長的人龍，

續多久。

致最崇高

敬禮

羅樂平　元月二十五日

無題

「祖國」，「祖國」，「祖國」！
偉大的親娘。
您聽到嗎？
兒女們悲壯親切的呼聲。

您壯麗的河山，
使人感到無比驕傲！
您孕育的兒女，
個個是勤勞，勇敢，堅强！

慈娘難道您眞忍心，
讓您的兒女被豺狼吞食？

不！不！不！
我們聽到娘您親切、憤怒的回聲，
快來吧！起來吧，勇敢的兒女們，
去消滅那兇惡的豺狼，
與親娘同展一個最歡樂的笑容！

羅樂平元月廿五日寫於荃灣

張冠李戴
承蒙讀者指正

萬人傑先生：

日昨收到萬人雜誌第二一四期，發現先生之「橫眉語」內關於美國中央情報局之評論，頗有張冠李戴之誤，不揣冒昧，以為指正。

查胡佛乃聯邦調查局（F·B·I·）的首腦，並非中央情報局（C·I·A·）的人；中央情報局的首腦乃是一位Richard M. Helms先生；而胡佛主持的（F·B·I·）乃是負責美國內犯罪組織及保安工作，不理國外情報（但近日胡佛又得尼克遜的批准將在國外的大使館內派置F·B·I·人員），中央情報局（C·I·A·）乃是負責搞外國情報，策反等工作。尼克遜不滿的乃是C·I·A·，而非胡佛的F·B·I·，實際上若胡佛願做下去的話（實際上他亦極力要保持他的F·B·I·大頭的寶座，不肯放手），無人可推他下台的。

僑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蠶聲筆寫在春時，歲首興懷兩鬢絲，
舉目哀鴻遍地血，衝冠怒斬五星旗，
行吟海外人憂國，夢斷雲山客賦詩，
金馬雄兵戈待旦，黃龍痛飲換征衣。

李先生詩，最佳之句，「行吟海外人憂國，夢斷雲山客賦詩」，將來黃龍直搗之時，即願換上征衣，爲國効命，今日愛國志士，散居海外者極多，如能領導有方，力量至爲强大，復國人才，並不限於台灣一地，希望我政府注意及之。

思親

李　楚

㈠君問歸期未有期，中原共匪據城池，
堪嗟海外天涯客，日日思親十二時。

㈡妻哭兒啼恨滿天，海珠橋畔淚愁眠，
廣州五反兇殘味，偸渡香江趁夜船。

李先生昔年在大陸，已嚐五反之味，須知文化大革命更有甚於五反者，吾人身居香港，近在咫尺，大陸情形，十分淸楚，「日日思親十二時」，至情至性之言也，人生遭際如此，內心之慘痛，只有發之於詩，以抒胸中之憤恨，而能引起讀者同情之感。

懷廣州

李　楚

五羊城郭水迢迢，赤焰彌天百姓凋，
今夕珠江橋月夜，無聞往日弄笙簫。

李先生以上四詩，平仄音調極好，壇主評。

民廿七年十月撤出武漢在外圍參加游擊望武漢感作

印尼楊震寰

荆襄千里亦家鄉，三鎭繁華豈夢場。
芳草有洲鴻叫遠，故樓無鶴水流長。
殘山送客臨瀋邑，創國何人泣武昌！
雪夜天門爭擊敵，男兒圖取骨留香。

震寰先生，早歲對抗日之戰，極著勛勞，以後僑居海外，市隱陶朱，前年華商會議，晤

聞林彪之死有感

葛　華

羽騎流星久未親，幽雲北望淚傾塵。
吳宮進炙能無客，燕市高歌續有人。
雖是魔王餘氣數，終於將帥悞因循；
河山到處啼痕滿，竚由元元奮滅秦。

奉和李懷蒼先生七五生辰書懷原韻

傅　裕

覓得桃源度晚年，可詩可酒可茶烟，
興來常自開懷笑，友去何妨帶醉眠，
戡破紅塵長作客，能超碧海即成仙，
風流人物誰堪效，不羨秦皇羨樂天。

歲晚寄內

傅　裕

虛度光陰又一年，徒勞家國兩情牽，
爐峰遠望人何處，鐵幕低垂馬不前，
海角久居原有恨，天堂暴富亦無緣，
南來生活汝知否，枕冷衾寒只自眠。

時事感吟

老　幹

（一）

淚說多情是美人，濫交厭舊喜迎新，
盟深囓臂痕無齒，話到餐毛害及身。
款客開門來惡少，迎賓入幙見兇神；
焚琴煑鶴尋常事，欲就還推惹怒嗔。

（二）

信義難堅息壤盟，縱橫捭闔認分明，
管他茵溷風吹絮，任爾浮沉浪打萍。
莫戀鵲巢縈破壘，展開驥足奮前程；
世途險阻多叢莽，斬棘誅荆攬轡淸。

（三）

循環消長道無窮，因應時機變則通。
候雁南飛風緊北，啼鵑西喚水朝東。
江山搖落仍孤島，波浪翻騰繫短篷，
錯節盤根磨利待，鋒鋩直透絳霄宮。

火牛未遂興齊願，幕燕常惺在莒身，
繼志何妨奚擧午，殄兇且看發誅辛，
一朝劍斬蛇當道，霖雨蒼生袵席民。

和楊海天先生去國吟原韻六首

荆盧　郭國彥

（一）

生還長望玉門關，留取軒裳撫九寰，
義士至今歌舜水，詞人終古拜翁山。
舊朝王業遷三戶，中土儒風到百蠻，
天啓斯文誰自喪，燕臺回首玷秋顏。

（二）

壁門何路獵殘魔，老去英雄負寶戈，
詎爲療饑方煑字？便非對酒亦當歌！
都無阿堵千緡厚，只有奚囊一榻多，
二十年來身是客；離離南浦悵春波。

（三）

茫茫大地欲沉沙，東海同浮犯斗槎，
伊洛難留周一室，雲山終見晉三家。
皋亭拜盜山無主，溢浦離人菊不花，
繫馬廿年虛草檄，卻教天下罪烏紗。

（四）

王氣銷沉霸氣雄，頭顱無價爲誰功？
積骸如嶽千山碧；滙血成河滿地紅。
休問興周憑百里，未能復楚慨重瞳，
叢蘆漁火知何處？愁聽荒江永夜鴻。

（五）

紫陌紅塵擁後車，舞裙歌扇送年華，
吹唇自醉樊樓夢；掩耳誰聞隔海笳。
風月淸談追魏晉；湖山游宴壓乾嘉。
胡知一水雲泥異，未許頭陀啜苦茶。

（六）

隔河來卒屬危棋，誤在偏安信不疑，
廊廟未聞思諫果，烟霞惟凜責躬詩。
空餘鄴架書千卷，負盡江郎筆一枝！
三十功名成底事，豆棚瓜圃兩相宜。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定價
…愈法	H.K.$5.00
…根治法	2.00
…康復法	5.00
…康復法	6.00
…衰弱根治法	4.00
…防治法	4.00
…骨痛速愈法	3.00
…防治法	5.00
…壓防治法	3.00
…喘咳嗽捷效方	2.00
…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錬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補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麻痺　風疹與風癱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一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胃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錬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中環德輔道中八十四號章記大廈十六樓一五〇一室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彌敦道

…文地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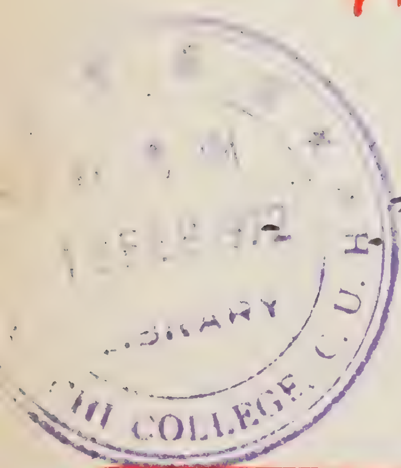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

（第二二五期）

恭喜發財 新年進步！

萬人雜誌全人鞠躬





恭賀新禧

萬人雜誌社同人鞠躬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二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二月十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毛澤東會晤布圖

毛晤布圖 太尷尬

二月一日周恩來接待一批美國訪客時，故意透露了一段話：「名古屋的世界杯大賽（乒乓球比賽）引起了毛主席的特別注意，在日本我們發覺所有國家的球隊，包括美國隊在內，對訪問中國都有興趣。我們的外交部準備邀請任何提出要求的人，可是美國除外。可是毛主席說，他們也應該一齊邀請。」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是周恩來隨手拈來的大謊話。

這段謊話在掩飾，毛澤東被削權的真相，表示中共接近美國，是毛的主動，其實全是周恩來的詭計。

試看一月號的「紅旗」雜誌「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一文，強調「集體領導」即可窺出今天北京政壇的眞相。

葉亞汗垮台，毛澤東物傷其類，其不欲見囚禁葉亞汗的布圖，不言而喻；可是仍要出頭接待；無非是虛飾門面，自掩其被奪權窘狀而已。

亞洲國家，凡是投靠中共的都沒有好下場。蘇加諾的印尼垮了，葉亞汗的巴基斯坦也垮了。蘇加諾和葉亞汗都曾受毛澤東的支持，兩個人都倒了大霉，而且都倒得很快。

去年七月葉亞汗還大搖大擺在北平做毛澤東的貴賓，不到半年十二月就成了階下囚。他揮軍屠殺東巴人民，殺出了一個孟加拉共和國，七千五百萬人民脫離了魔掌獲得了自由，使巴基斯坦從世界第八大國，降為無足輕重的小國。西巴的軍隊背棄了他，人民也背棄了他，布圖以一個反對黨領袖，不費吹灰之力，被擁上台繼任總統；把葉亞汗囚禁的孟加拉總統拉曼無條件釋放了，反手把葉亞汗囚禁起來！史家有云：「瘋狂爭權者必亡！」民賊獨夫，在台之日作威作福，一旦大勢去矣，身敗名裂為天下笑！

就某種意義講，布圖頗能反葉亞汗之道而行，例如他釋放拉曼，囚禁葉亞汗。不過某些方面，仍然「葉規布隨」，居然也到北平去「哭毛庭」。更耐人尋味的是，半年前接待葉亞汗的毛澤東，現在竟面不改色又接待囚禁葉的布圖。這顯示，中共的外交毫無原則，當然更談不上道義，不管是人是鬼，紅臉黑臉，只要肯來，便一律歡迎。

姚文元情況不妙

話說這次（二月一日）布圖訪問中共，隨同毛澤東會見的重要幹部名單如下：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蕭勁光、彭紹輝、姬鵬飛。這個名單與去年毛接見貴賓時的名單少了兩部分人，一部分是黃永勝、李作鵬等那羣少壯軍人，另一部分人則是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那幾個殘餘的毛派核心分子。

黃永勝等之匿跡以及垮台已成為顯著的事實；但張、姚等人的不見露面則是新近的跡象，大值得注意。張春橋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理應常駐上海，他偶爾一兩次不露面，不足為奇；但姚文元自文革以來則是毛澤東寸步不離的人。過去周恩來會見外賓時，左有黃永勝、右有姚文元，一文一武隨侍左右，如今姚文元似已繼黃永勝發生了問題。

姚文元自去年除夕晚會露面之後，僅在一月二十七日偕同對外友協負責人王國權會見波多黎各社會黨總記書胡安‧馬里‧布拉斯，露了一面。

這個期間許多重大集會他都沒有露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月十日舉行的陳毅追悼大會，所有在北平的政治局委員，除已垮台者外幾全數出席，不出席者亦致送花圈，如康生即是如此；唯獨姚文元既未出席，也未送花圈。此事不同尋常。

中共政治局人物之垮台，表現兩種情況。一是突然匿跡，即永不再露面，如林彪、黃永勝等是；二是公開露面越來越少，斷斷續續，拖得相當久，然後完全自舞台上消逝，如陳伯達、林彪之妻葉羣是。因此姚文元在一月二十七日之驚鴻一瞥的露面，可能是屬於第二種情形。露面正越來越少，開始失勢，但尚未垮台。



新聞以外

生長砲火下‧堅强壯大

金門——名揚世界的英雄島

萬人傑

金門在軍民共同努力建設下，化荒土為綠洲，成為一塊繁榮、進步和安定的自由樂土，不僅是太平洋上最堅强的反共前哨堡壘，也是一座屹立鐵幕邊緣的美麗海上公園。

擎天廳——地下戲院

到過或未到過金門的人，都知道有「擎天廳」。這擎天廳就是一個可容一千多人的地下戲院。未到金門前，同行一班人就津津樂道，認為有機會看這項偉大工程，非常難得。

旅遊車把我們送到擎天廳門口，這個髹上防空色的大門十分寬敞，進去，有傳票處，可容十人並行的通道，轉了兩個彎，就到戲院內部。放眼一望，不由不使人嘖嘖稱奇，這一家戲院的規模，和香港任何電影院相比，並無遜色；所不同的是沒有樓座，後排座位，一級一級地上斜，前排不會妨礙後排視線，和一間建築在地面上的戲院看起來沒有多大分別。

原來，這擎天廳是把一個石山鑿通，這家戲院，就在巨大的石山底下，工程浩大，可以想見。

我們走進擎天廳時，在座千餘名官兵在一聲號令下全體起立，向我們這羣來賓致敬，以示歡迎。這一千多官兵是買了票進來看電影的。

宣傳彈

這家地底戲院票價便宜，只收新台幣一元幾角，等於一角港幣左右。如果香港有家這樣的戲院，保證天天爆棚。人們不是欣賞電影，而是開開眼界，看看這項偉大工程。這工程完全由軍人擔當——其實金門的許多建設，都由軍人擔任，沒仗打，他們就做這些事情，到現在，還是不停的做。每一條公路的兩旁都有防空壕，在任何地方都有躲避敵人砲轟或空襲的地方，所有民居也必有地下掩體，所

中共打了幾十砲。不過人們習以為常，不當一回事；而且中共已改打宣傳彈，這種砲彈不會傷人，裏面是傳單、宣傳品。不過，這些宣傳對六萬多金門人來說，絲毫不發生作用。誠如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說：金門的人民是最幸福。難道他們還會相信中共的宣傳？

金門老百姓

在市街小店子裏，我們接觸過不少金門老百姓，他們都懂國語，但平時彼此交談，多用閩南語。從進小學開始，一切課程都使用國語，因此受過教育的人，都懂國語。

不要以為金門是鄉下地方，這裏雖沒有高插入雲的摩天大厦，所有店舖只是兩層樓，但這裏什麼東西都可買到，吃的、穿的，甚至家庭電器用具如

人的生活。他們不是鄉下佬，已享受到現代化的一切。這兒的女孩子，打扮得時髦，五光十色，一點沒有村氣。

我們去買貢糖的那家店子，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又斯文又美麗，和香港的新潮少女相比，强得多了。同時她們起碼受過九年强迫教育，文化水平相當高，談吐都文謅謅的，話頭醒尾。她們也很好客，和外來人談得投契，沒有半點矯揉做作，和我們預想的有很大距離。

馬山遙望共區

和大陸距離最近的馬山，馬山是金門東部突出點，和中共角嶼島相隔只一千多公尺，大嶝小嶝均峙當前。這裏建有瞭望哨和喊話站，在天氣晴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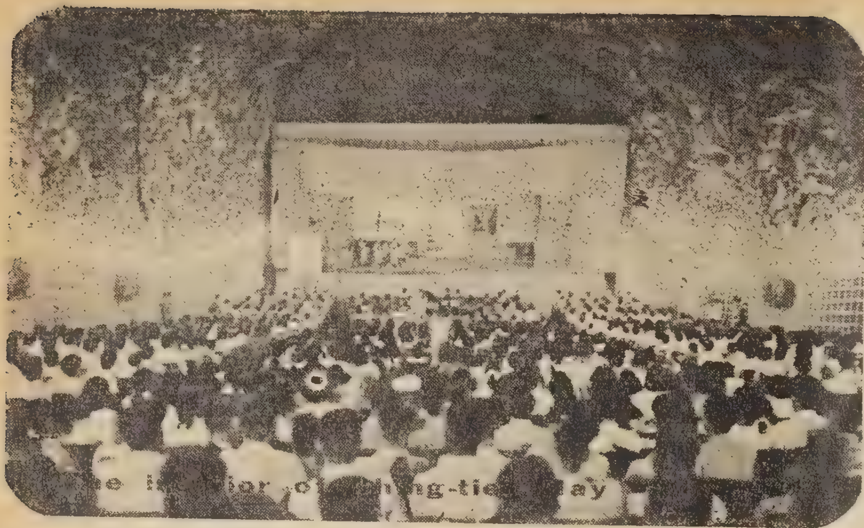
守衛金門前線的哨兵

[illegible]情況。

曾經有過不少大陸軍民泅水或乘船到這兒投誠，不過，現在中共已加強防範，大陸軍民已不容易再利用這地區投奔自由了。

我們在馬山前哨的戰壕中向共區遙望，那天一片迷霧，看不清楚，只隱隱約約看到島嶼的岸邊。雙方相距這麼近，如果要發動攻擊，相信使用登陸艇已够，不過，這二十多年來馬山仍是一片寧靜，並未受到攻擊，當然，古寧頭的大捷，已使共軍受到教訓，他們不敢輕舉妄動了。

和古寧頭戰場一樣，馬山也有堅固的防禦工事，共軍如要發動攻擊，必要付出巨大代價，所以二十幾年來這最前哨能平靜渡過。



地下宮殿——擎天廳

百壽堂與陶瓷廠

我們到金門一個縣政府機關參觀，年青的行政長官把我們帶到地底，地下有四通八達的隧道，也有辦公地方，一旦金門進入戰時，一切政務不會受影響。

這些隧道看來簡單，但因土裏有石，挖掘的工程相當困難，金門軍人相信在這方面已付出不少勞力。平時，這些隧道沒有作用，在戰時卻會大有用場。

我們特別被引導去參觀與軍事毫無關係的兩個地方，也值得一提。一個是百壽安老院；一個是金門陶瓷廠。百壽安老院在金門城北郊，是中國災胞救濟總會和金門縣政府合辦的，收容金門六十五歲以上鰥寡孤獨的無依老人。

這地方環境清靜，收容了幾十名老人，我們到達時，他們正在用膳，八個人一桌，四菜一湯，白米飯，他們都吃得很開心。院長是廣東人，在這裏很難得有機會說廣東話，我們和院長談得特別投契。這兒的老人除了衣食住得到很好的照料，也可以享受電視等消遣，他們過着集體生活，一點不覺得寂寞。



金門陶瓷廠

金門陶瓷廠一九六二年創辦，如今該廠已能出產各種刻花和配釉的藝術瓷，餐具瓷和特製品，甚至高達二公尺的仿古大花瓶和壽桃之類的藝術產品。現在，金門陶瓷廠出產的東西，已受到中外人士激賞，金門城和山外的特產部，都有供應或訂製。我們參觀一匝後，覺得這陶瓷廠規模不算大，不過製成品相當不錯，這麼短短的歷史，有此成績，總算難得，將來發展，會成為金門酒廠外的一項重要工業。

金門佳釀

金門高粱是我們久已聞名的佳釀。這次我們雖沒有機會參觀金門酒廠，但守軍長官每人送我們一瓶大麴。據說，要買到純正的金門高粱及大麴不容易，即使在台灣買，也可能攙雜了的，如果在外地，更不成了。

據說有些地方出賣金門高粱大麴，是一桶桶運來，自行入瓶，入瓶時可能加上若干水分，和金門原莊的大有不同。

金門酒廠的出品有益壽酒、大麴酒、龍鳳呈祥酒、風濕藥酒等，製酒的原料——高粱，是用一比一的大米向農民兄弟兌換或折現錢計算的，為金門農村帶來不少財富。

老萬雖不是酒客，但對金門佳釀十分欣賞。我帶回來的一瓶金門大麴，有一位嗜酒朋友願以兩瓶VSOP拔蘭地和我交換，其受到酒客重視可知。

名勝風景區

金門也有許多名勝和風景區，值得介紹。一、一座象徵古寧頭大捷的巨幅浮雕，位於金門城東門郊隅圓環處的「金門精神堡壘」；二、太武山頂峯大石壁上，蔣總統題「毋忘在莒」四字；三、金門公園的莒光樓、映波橋、莒光湖等；四、古寧頭的「無名英雄像」；五、金門城西古崗村的古崗湖、山外西洪村前的太湖、古寧頭與湖下村之間的慈悲湖、瓊林小徑兩小村間的蘭湖；六、位於舊金城南盤山的最高峯上的文台古塔、虛江嘯臥與觀海石；七、當年鄭成功海上觀兵處夏墅和后豐兩港高崗處的延平郡大祠；八、太武山兩隅間的海印寺；九、山外以東，太湖以北的西洪村的榕園；十、太武谷口青松蔥龍的陽明公園。要遊遍這些名勝，恐怕非一兩天時間不可。我們走馬看花，沒有機會欣賞，太可惜了。有機會再遊金門時，一定不再錯過。

也談一二八與一二九

岳騫

早些天在街上看到許多紅色海報，標題是一二八——一二九，據說是號召市民參加示威，結果如何，報紙已有公佈，本文旨在說明一二八、一二九與中共的關係，尤其一二八之役，中共究竟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先說一二八之役。一二八戰役發生於一九三一年，因日軍進攻上海，守衛在當地的廣東部隊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以後中央又派第五軍增援，前後打了三十三天，詳細經過，「掌故月」刊第五期已出專號，此處不贅。

一二八戰役百分之百是國民黨人打的，當時的高級將領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六十師師長沈光漢，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都是國民黨人，至於第五軍軍長兪八十七師師長張治中，副師長王敬久，八十八師師長兪濟時，副師長李延年，不但都是國民黨人，而且是黃埔系的將領，張治中曾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其餘師長、副師長、旅長、團長淸一色黃埔學生。除去國民黨之外，只有靑年黨人爲國家出了力，死守吳淞的七十八師一五六旅旅長翁照垣，參謀主任丘國珍都是靑年黨員，至於共產黨，在一二八戰役中連一個兵士都沒有。

中共破壞一二八抗戰

中共不僅未在戰事中出過力，而且還與日軍配合，乘機進攻國軍。自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illegible]國軍，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攻陷會昌，卽繼續北竄，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圍攻贛州，由於城防堅固，未能攻下，至三月撤圍，收兵回寨之後，彭德懷且將責任推與時任紅七軍軍長的龔楚，龔楚因此受到處分。與紅三軍團攻會昌同時，鄂豫皖方面的紅四軍於一九三一年攻陷黃安，一九三二年一月北竄商城，固始，佔六安霍山，湘鄂西的賀龍部也乘機攻陷應城、潛江。就在共軍這一連串勝利的同時，馬占山部正在黑龍江浴血苦戰，中國外交人員也正在國際聯盟與日方代表激辯，全國靑年紛紛參加義勇軍趕去東北參戰，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更組成了後援會，募集金錢及藥品衣物，輸送去東北接濟冰天雪地中爲捍衛國家而奮鬪的健兒，只有中共卻在全民族一致對外時進攻自己人，在國家最艱危時期與敵人呼應進攻自己的國土。

到了一二八戰爭爆發，中共更認爲是翻身的大好機會，更是傾巢出動，此時進攻路線指向浙閩邊境，如果不是十九路軍，第五軍在上海浴血苦戰，阻遏住日軍攻勢，日軍在攻下上海後，折而南下進攻杭州，則紅軍與日軍眞可能在杭州以南勝利會師。計當時被紅軍攻下的城市有武平、上杭、尋鄔、龍岩、南靖、漳州、同安、漳浦、石碼、海澄、安溪、長泰等地。紅四軍鄺繼勛部又佔領蘄春，到了五月，共軍又佔領湖南之汝城、桂東，福建共軍又攻入詔安。

一二八戰役最後所以不得不和，基本因素受了中共影響，如果松扈戰爭繼續打下去，江西福建將全部被共軍攻陷，國軍在兩面作戰情況下，非被共日聯軍消滅不可。

中共對於當時與日軍夾擊國軍的成績，至感滿意，並擴大宣傳，如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紅色中華」第十二期載：

「十二軍二十八日（二月）來訊：工農紅軍十二軍於前月（一月）二十三日晨，分三路進攻武平，午前十一時與團匪鍾紹葵部接火，激戰約二小時，我軍將其完全擊潰，分散逃竄，潰不成軍。此役繳獲敵步槍七十餘支，子彈萬餘發，軍用品無算。並俘虜敵官兵二十餘名，旅長兼第一團團長鍾冠勛，負傷脫逃，擊斃敵營長一名，傷一名，連長死一名，傷一名，俘虜一名，排班長及士兵死傷九十餘名，我軍僅傷亡十二名……敵已聞風喪膽，我軍前進勢如破竹，二十四、二十五兩日，我軍在武平城附近，消滅零星團匪，搜捉土豪，二十六日我軍向上杭城前進，敵不戰而退，聞風而逃，上杭城卽於是日爲我軍佔領，……」

又據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版之「紅色中華」第十八期載：前方二十日無線專電：我紅軍自佔領龍岩城後，卽追擊前進，十九日與敵張貞全部及陳國輝部，戰於天寶、十二嶺、榕仔嶧及寶林一帶。白敵張貞師大部消滅，小部潰散，俘副旅長一名，旅參謀長一名，兵士數千名，軍用品無算。我軍自佔領南靖、天寶後，已於二十日佔領漳州，繳獲飛機二架及兵工廠全部云。

此處所說的張貞是老國民黨員，當時任四十九

師師長防，駐閩南，陳伯達會在張貞部任書記，經查出是共產黨人而被捕，幸得張貞營救，未被處死，只辦自首了事，此點目前已成爲陳伯達重大罪狀。但當時潛伏張貞部之共產黨人自非陳伯達一人，在共軍進攻四十九師時，裏應外合，故張貞一敗塗地。

中共不但以武力進攻國軍，與日軍配合，而且也發出正式文件，破壞淞滬抗戰。「一二八」之後的五日，二月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上海事件的鬪爭綱領」八條，全部是和國民政府鬪爭，和十九路軍鬪爭，最荒謬的是第五條：「革命士兵與武裝同志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革命的士兵，巡捕，警察倒轉槍來向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瞄準，革命的士兵們，殺掉你們不抵抗的長官，同武裝民眾團結一致，進行民族的革命戰爭，革命的士兵們，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

這裏要特別加註的，「鬪爭綱領」所指的帝國主義並非日本，而是指的英美法意等國，要兵士、警察開槍射擊西方各國外交官與僑民，必然會引起嚴重國際交涉，造成重大混亂，直接與日本造機會，間接使中共得利。最重要的則是要士兵殺掉長官加入紅軍，當時雖然未發生這樣的事，但在十九路軍上海撤下時，中共即派人滲入，若不是發現得早，則以後槍殺長官及西方人士的情況可能會出現，這就是中共對一二八戰役的貢獻。

一二九運動被中共利用

一二九運動發生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開始於北平，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現在將各方面情況分別說一說。

先說華北情況，自從一九三三年五月中日之間簽訂了「塘沽協定」，一九三五年六月又簽了「何梅協定」，阻延了日本武力攻佔華北的計劃，但是，日本卻改以政治手段，迫使華北脫離中國而獨立，首先壓迫河北境內東北軍撤退，繼而又要求中央軍十七軍（軍長徐庭瑤，下轄第二師，師長黃杰，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徵，爲中央軍精銳）撤退，最後連晉軍三十二軍商震也部被趕出河北，此時河北境內只剩下二十九軍宋哲元一個軍，國民政府不得已即將察哈爾、河北兩省授之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爲委員長，冀察兩省雖然未獨立，但也確實特殊化，與內地各省不同，形成半獨立狀態，而冀東二十二縣更在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領導下，成立了冀東防共委員會，以後改爲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整個華北陷於風雨飄搖中。宋哲元又不善於適應環境，與報紙、輿論相處不洽，大公報勸宋哲元勿割裂國家領土，又被檢扣，各大專學校教授又聯合發表聲明，要求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完整，一切的一切，都使得愛國的青年熱血沸騰，於是爆發一二九遊行示威的愛國運動。

回頭再說中共的處境，中共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初突圍西竄後，到了一二九運動時，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領導的陝甘支隊始竄到陝北，歷時十四個月，這支陝甘支隊是由林彪第一軍團，彭德懷第三軍團聯合組成，彭德懷任支隊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朱德、劉伯承仍同張國燾留在西康，毛澤東這一股到了陝北只剩下三千多人，眞是釜底遊魂，不知命盡何日，朱紹良將軍詩：「三邊烽火動刀環，窮寇倉皇涇渭間」，確是實情實景。

毛澤東此時唯一希望就是國民政府能下令招安，貸以一死。同時第三國際也改變了政策，要中共推行統一戰線，與國民黨聯合抗日，牽住日本不能與德國聯合夾攻蘇聯，並且在莫斯科代中共發表一篇「八一宣言」，呼籲全國團結一致，共同抗日，這項宣言雖以中共名義發出，但中共大頭目均一無所知，毛澤東到陝北始看到這項宣言，距離發表時間已將及五個月。

毛澤東本來就心心意意要投誠，這一來更過了明路，於是加緊鼓吹抗戰，上電蔣委員長哀求准其抗日，正在這時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恰給予中共利用的機會。

一二九運動開始並非中共所領導，當初參加一二九運動人士，尚有不少人在港，可爲證明，不過，在運動展開不後，確爲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及職業學生所控制。

一二九運動時中共北方局書記是劉少奇，但劉少奇是時不在北平而在延安，故實際領導人則落在彭眞肩上。彭眞潛伏在清華大學宿舍平齋，指揮學生運動，其手下得力人士爲李昌、蔣南翔、陸平、吳晗等四條漢子。吳晗、蔣南翔在清華，陸平在北大，李昌在師大，把持了三間最大學校的學生會，所喊出的口號是團結抗日，與今天所喊的統一運動如出一轍，以後這批人皆扶搖直上，彭眞的地位幾乎有坐上第一把交椅的可能（有一傳說，劉少奇、鄧小平等準備推翻毛澤東後，即擁彭眞爲第一書記，廢除主席制），陸平當了北京大學校長，蔣南翔當了清華大學校長，李昌當了哈爾濱大學校長，吳晗則當了「北平市副市長」，可是到了文革時，全部變成黑幫，現在已看不到他們的名字了，這批人如果想三十六年前的事，應當有「爲誰辛苦爲誰忙」之感吧！

就毛澤東爲人來說，一生無不可害之人，一二九運動替中共就是替毛澤東打江山的一批人，而今都是死得死，整得整，沒有一個得到好結果。

再從中共來說，翻過中華民國歷史看，從它成立那一天起，就沒有作過半點好事，凡是於國家民族有益的事，皆無中共的份，反之，對國家民族有害的事，一定躍踴爭先。例如派劉伯承，葉劍英去東北組織義勇軍，協助蘇俄打張學良；又如一二八淞滬戰爭時期，加緊進攻閩浙兩省，與日軍相配合。最近由於內憂（林黃系將領不穩）外患（蘇俄大軍壓境）無法應付，妄想解決中華民國，乂喊出愛國的口號作爲障眼法，居然舉出一二八與一二九爲例，實際這兩次事件對中共來說皆不是光榮之事，正是言之醜也，不說也罷，偏又拿出來宣傳，自暴其醜。示威果然無人參加，何以會如此，其中恐又有黑幫在作祟了。

共產主義制度的沒落

一個西方記者筆下的今日蘇聯及東歐

易風

「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近年已逐漸走向資本主義路線，亦步亦趨邁向自由化和民主化之途。再經過若干年，當他們徹底體會到了共產主義政治制度的落後之後，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其距離便會更加愈來愈短了。」這是英國記者史曼克最近訪問了蘇聯和東歐數個社會主義國家以後，在一個專欄裏所下的結論。最近數年來，由於世界潮流所趨，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已大不相同；而自蘇聯推行修正主義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也逐步在變。當然，在目前來說，蘇聯及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之變，其距離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尚甚遠；不過，儘管它只是蛻變而非劇變，由此也便可證明共產政治制度的落後，並更可證明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嚮往。

蘇聯

在民主國家的記者眼中，目前蘇聯最落後的制度，應該是「勞工組織」，因爲蘇聯的「勞工組織」，直至今日仍是控制工人、奴役工人的機構，蘇聯工人絕不可能通過「勞工組織」爭取任何利益。蘇聯最高的勞工組織機構是「全蘇總工會」，各行各業的工會組織，均歸「全蘇總工會」管轄。各級工會的領導人，據說皆由不記名投票選出，可是全部候選人卻由上峯組織指定，這種形式，實質上絕對談不上是選舉，只能說是由上峯「任命」。按照蘇聯的勞工組織法所說，工會的任務乃是執行生產計劃，擴大再生產及改進生產力；爲了達到這些目標，工會雖然也有計劃地採取保障工人安全及改善工作環境措施，並且還設有社會保險。但最重要的問題卻是，工人對企業首長（相當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方）的指示必須絕對遵從，對一件事情的決定與執行，工人與首長之間絕無商討餘地，至於爲了爭取某種利益而企圖罷工，更是說一說也認爲有罪。工資是由所屬工會訂定的，工人毫無權利提出異議。從工會與企業首長的權力及工人的「地位」看來，說蘇聯的「勞工組織」純爲控制、奴役工人的機構，這話是不會錯誤到那裏去的。

儘管蘇聯人民的收入指數多年來並沒有提高，但人們對消費品的要求卻愈來愈見狂熱。由於目前蘇聯生產消費品的種類仍然甚少，所以，每一個城市的居民，都不停高呼着要求增加消費品生產的口號。年來到蘇聯旅行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當他（她）們在莫斯科或其他城市的街道漫步時，常常會遇到

們，因爲行遍蘇聯每個大城市的商店，均仍無法找到有西方遊客所穿著的那麼「高級」的襯衫及皮鞋出售；蘇聯的年青女學生，對西方女遊客穿著的短裙也特別欽羨，年青女子攔途要求西方女遊客售賣短裙，在莫斯科街頭更是屢見不鮮。其實，任何國家的女人都喜歡打扮，蘇聯的女子當然也不會例外，唯一的例外只是蘇聯女孩子在本土買不到時髦的短裙，要拿着盧布在城市的通衢馬路上向西方遊客攔途要求購買而已。

由於蘇聯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水準的慾望顯著提高，他們近年來在生活行動方面，均愈來愈明顯地要求有更多的自由權利（包括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因此，蘇聯經濟學家李柏曼所提出的「企業自由論」便受到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歡迎。李柏曼「企業自由論」的重心是主張廢除中央管制各企業的生產，而以物質獎勵來刺激個人生產力。

在斯大林統治時代，如果有人膽敢提出「企業自由論」這套與共產主義經濟制度背道而馳的主張，必定馬上被送進牢獄。但是，如今時移勢易，由於適應環境的關係，李柏曼的「企業自由論」，前年起卻被接納在蘇聯數十家大企業作重點試行，其具體辦法是根據每個工人的生產能力來決定其工資，同時讓企業的經理部（企業經理部是受轄於企業首長之下的）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可根據市場需要自行決定其生產品種，數量及產品質量，不必完全遵照首長規定的教條辦理。「企業自由論」被接納作重點試行，與蘇聯現行的「勞工組織法」雖然有所抵觸，但兩年多來的表現，卻是總算做到兩者「和平共存」。事實很明顯，受到蘇聯人民歡迎的乃是李柏曼的「企業自由論」而絕非現行的「勞工組織法」，待李柏曼的「企業自由論」推廣至所有大企業以後，蘇聯的「勞工組織法」便必須重行修改。這也就是說，不久的將來，蘇聯的勞資關係必會發生根本變化，變化的結果，目前尚由中央管制各企業生產的制度必將被廢除，以物質獎勵來刺激個人生產力的方式一定大行其道。

要使一個國家富强，要使國內每一個人民都能充分發揮他的能力，決非用什麼組織法或任何思想力量所能做到，「企業自由論」在老牌共產國家的蘇聯大受歡迎，正好說明了這點道理。

南斯拉夫

蘇聯和東歐各國雖被世人統稱爲「共產集團」，但東歐諸「共黨」國家的

[illegible]

資料收歸國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復興時期，南斯拉夫由一個農業國家趨向工業化，爲了發展全國經濟，曾試圖走蘇聯的道路，不但一切均由中央集權，同時大大加强中央政府的管制及領導；但在這種措施之下，很快便出現了惡果，不但在各種工業之間出現不平衡，同時也產生了其他許多嚴重矛盾。在此情形之下，當政者開始對蘇聯式的統治有了懷疑，他們在研究、分析了蘇聯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眞相後，毅然採取了與蘇聯背道而馳的政策：蘇聯處處均在加强中央政府的管制及領導，而南斯拉夫卻在各方面削弱中央政府的管制及領導。從這時起，南斯拉夫共產黨改名爲「共產主義者聯盟」，向着削弱國家權力的方向前進；在蘇聯的中央集權制度下，一小撮領袖用工人階級的名義控制了全國工業，而南斯拉夫卻是打破中央集權，把一切工業交給地方上的工人直接管理。蘇聯當時害怕南斯拉夫這一措施，會影響其他東歐共產集團國家紛起否定蘇聯的制度，故當時曾用軍事壓力及經濟杯葛來制裁南斯拉夫，致使南斯拉夫與蘇聯及東歐各國的經濟關係完全斷絕，情況異常困難。但南斯拉夫舉國團結一致，並計劃仿行西方資本主義路線，結果克服了重重困難，使社會趨於安定。

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來說，目前南斯拉夫是大大超過老牌共產主義國家蘇聯。直到今天，蘇聯的工人仍絕難擁有汽車，但南斯拉夫的工人，擁有汽車的卻爲數不少；又由於南斯拉夫一般物價均較低廉，故普通人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水準也比當前的蘇聯人民高出很多。

不論任何國家，一般人最爲關心的是工資，南斯拉夫的工人及普通僱員也不例外。目前，南斯拉夫一些工廠的工人，除了工資以外，並且還有利潤分配，可見南斯拉夫的勞資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已相差不會太遠。

據南斯拉夫官辦的「戰鬬報」最近有一篇文章說：「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至十二月，工人的平均工資已提高了百分之十九，雖然生產只增加了百分之五左右，但當局仍在不斷想辦法提高工資，因爲這不但是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不二法門，而且也是刺激個人生產力最佳辦法。」看了「戰鬬報」這段文字，更明顯知道南斯拉夫這個「共產集團」國家已更大步邁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道路。

匈牙利

匈牙利雖然仍被世人目爲「共產集團」的國家，但是，當你進入匈牙利以後，你卻會懷疑自己絕非置身於一個共產國家的領土內，因爲那裏的一切，簡直與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毫無分別。單以首都布達佩斯的外觀來說，街道上商店櫥窗佈置的美奐美侖，便與紐約、波士頓各大都市沒有差異，而開設在住宅區的自助市場，其貨物之多，亦使人猶如置身英美等國的自助市場中，這是在其他共產國家中絕不容易見到的現象。

匈牙利的資本主義化，當然絕非只限於上述那些表面現象。事實上，遠在多年以前，匈牙利政府已經批准小本經營的個人企業存在，培植「合法」的小而大多數女孩子，也寧可嫁給小商店老闆，不再願意嫁給政府的高級官員；因爲小商店老闆只須刻苦耐勞，大都能賺得可觀利潤而過舒適的生活，同時，他們除了依期繳納營業稅之外，便根本不用再擔憂什麼。

十餘年前由匈牙利政府開辦的博彩獎券，連續舉辦了十多年未曾中斷，直到今天獎券仍非常暢銷。由於政府帶頭舉辦博彩，其他商業機構紛紛效法，目前，匈牙利各大小城鎮的博彩風氣相當盛行，最受人民歡迎的是電影院和公共車輛的博彩方式，其法是這樣：如果政府該月份開出獎券的號碼，恰與某人該月看電影（或乘坐公共汽車）的電影票（或車票）號碼相同，他就可以在該一月內獲得免費看電影（或免費乘搭公共汽車）的權利。此外，有許多私營商業機構採取類似的推銷手法，收效也很大。而這一些措施，都是得到匈牙利政府默許施行的。目前，匈牙利人民並可擁有私有房屋，同時，各地私人住宅的數字並在迅速增加中。在擁有私有住宅的「業主」中，有許多人的收入並不很多，本來不夠做「業主」的條件，但因有親屬從澳大利、西德、美國或加拿大等地滙錢接濟，因此他們可以居住在非常舒適的私人住宅裏。匈牙利的「業主」對私有房屋握有絕對的自主權，他們不但可以把多餘的房間出租，而且也可以把自己的房屋連地皮一起出售，不受任何限制。這在「共產集團」國家來說，實在是匈牙利首創的政策。

匈牙利今天能夠逐步趨向自由化和民主化，也是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換來。我們仍記得很清楚，一九五六年東歐曾爆發了兩場革命，其一是發生於波蘭波茨南的暴動，波蘭人民要求麵包、自由和擺脫蘇聯的絆羈，可惜這場革命很快便被蘇聯的坦克敉平。其二是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爆發的暴動，這場暴動迅即蔓延爲匈牙利全國性的抗暴大革命，起因是由於人民不滿親蘇的人民黨（即執政的匈牙利共產黨）無法使國人獲得溫飽。當時在蘇軍的屠殺鎭壓下，自由戰士犧牲甚重，但犧牲的代價是値得的，由於這場革命，才給匈牙利帶來了今天重大的變化。

一位匈牙利高級知識分子曾經這樣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黨在我國執政，强迫人們相見時互稱同志，並謂我們已獲得了自由，以後將過着幸福的生活。但事實證明，那只是一些自欺欺人的謊話。到了一九五六年以後，人們見面雖已不再互稱同志，但我們從那時開始卻逐漸獲得眞正的自由，它不但是生活上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自由。同時，更値得我們高興的，是我國人民在一九五六年的戰役中戰勝了極權專制的統治，爲走向自由民主化開墾了道路。」

不錯，在東歐的「共產集團」國家中，目前的匈牙利可說是最民主化的一國，但可以肯定，匈牙利並不以此爲終點，它今後仍會沿着這個方向在變！



新春談梅花

文鑑

幼時嘗見門首所帖春聯：「松竹梅歲寒三友，桃李杏春風一家。」其中以梅花爲鐵骨冰魂，冷艷清香。故抱道存節之士，輒借之以自況；中國以梅花爲國徽，取其堅貞，能傲霜雪，歷久弗衰，充分表現出咱們的國格。

詩經的秦風終南篇說：「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從植物學上研究，所謂條是屬戟科的山榎；至於梅，亦稱枏，同楠，卽今謂之楠木者，屬薔薇科，落水喬木，莖高二三丈，葉廣橢圓形而尖，有鋸齒。

梅在早春先葉，開花，萼紫絳色或綠色，花冠五瓣，色有白、淡紅的，又有些瓣畧小而色黃如臘者，俗稱「臘花」。有重瓣花者，色香而美，實爲核果，生青而黃，味酸、蜜漬，食之味甚雋。每年到了四五月間，梅子黃時，將欲脫落，江湘兩浙之地，水潤土溽，蒸發成雨，卽梅實豐熟之時，故謂之梅雨。

當每年農曆十二月，舊俗稱爲臘月，這時梅樹上看不見一片葉子，然其枝條間則早已蓓蕾，含苞待放。有些早梅，卽冒雨而開。正所謂：「梅花喜沾春訊早，臘月枝頭露雪香。」在百花凋殘，四周沉寂，雪冷冰寒時，只看到數點梅花，意識到那可怕的冬天，快將過去了！宋伯仁有一首勸人心平氣和過年的詩說：「居間無賀客，早起只如常；桃板隨人喚，梅花隔夜香。春風回笑語，雲氣卜豐穰；相酒何勞飲，心平壽自長。」

梅與高人同韻，與處士結緣，大抵詩人多喜詠梅花。如唐韓愈詠春雪映梅律句云：「梅將雪共春，彩艷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桃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瓏開已徧，點輟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眞。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琼華比，從將玉梅親。先期迎獻歲，更伴佔茲辰。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這是昌黎於元和元年春，在江陵時所作者，寫出梅雪爭妍，獻歲輝映，一片絢爛盛景。素有詩聖之稱的唐代杜甫，爲中國文學史上最

江畔梅開，便以「江梅」爲題，吟成千古絕唱，雖着墨無多，卻是傳世之作。詩云：「梅蕚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除以上詠白梅詩之外，尚有宋代蘇東坡的吟紅梅詩。其中一首七律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怨冰客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堂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靑枝。」這是他在元豐五年所作，而「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許多人認爲詠紅的千古絕唱。石曼卿詠梅句有：「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靑枝。」蘇詩末聯則爲變化用其事。

宋代愛國詩人陸游（放翁），生平所吟詠梅詩頗多，如嘉泰二年正月初，放翁在山陰時寫成梅花三絕句。其一云：「聞道梅花坼曉風，雪堆堆滿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花一放翁。」足見放翁的襟懷，借此以標其格。

五代時，有錢塘人林逋，少孤力學，通經史百家，當錢繆王時，曾一度出仕，爲通經學士。惟其人頗慕名利，以曠逸自適，寄情山水。孤山踞湖之勝，環山疊翠，如屛畫引列於几案。平湖一鏡，灣波千頃，山分水合，路盡橋通，四顧爽然，遂結茅構廬，隱居於孤山以終其生。

林逋相地栽花，隨時種樹，桃、李、蘭、菊、丹桂、荷等雖偶有所植，惟獨鍾情於梅花，因山傍水，遶屋依欄，高地或低處，以至於水邊，遍植梅花，且合週年之數共三百六十株。每株結實所售得錢，以紙分色，貯在瓶內，日用其一，足供一歲生

生活體驗，詠梅獨得其幽妙神趣，並傳梅句不少。如：「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湖水倒窺踈影動，居檐斜入一枝低。」「蕊訝粉綃裁太碎，蒂凝紅蜡綴初乾。」「横隔片烟爭向靜，半黏殘雪不勝情。」

總之，凡梅之色、香、情、態，摹寫殆盡。當梅花盛開時，他也許讓人入孤山共賞，但在園門上帖上戒條說：「休梅花開後，林逋則烹茗而細咀山色，啣杯以深領湖光；弄筆晴窗，長吟短詠。」只覺大地淸明之氣，和西湖秀韻之容，獨供他人享用，那些熙攘襯熱鬧的人，究有幾人能領畧賞梅的妙趣呢！此人去世後，被謚爲林和靖先生。

和靖除植梅外，兼蓄鶴自怡。世人謂他以梅爲妻，以鶴爲子。後來曾有善於繪事者，畫有「新春淸供圖」。構想係一古瓶，插梅與桃二三枝，題詩云：「梅與桃花共一瓶，問梅何事娉婷：只因嫁作林家婦，惹得詩人說到今。」論詩固不算佳，只有雅俗共賞之趣而已。

元代有一放蕩江湖之士，爲山西太原人，姓喬名吉，別號笙鶴，又號惺惺道人。他也和林逋一樣癡戀梅魂；可是，他不能坐餐秀色，要踏雪尋梅。塡過一闋水仙子，詞云：「冬前冬後幾村莊，溪北溪南兩履霜。梅頭樹底孤山上，冷風來，何處香？忽相逢縞袂絹裳。酒醒寒驚夢，笛悽春斷腸，淡月黃昏。」融孤山梅韻以入其情，自覺淸雅可喜。

每念昔人性愛隱逸的，尚可得山居以退息，自束其志；今中國大陸淪入魔掌後，有家歸不得。令人想起究竟古人比今人較有機會享受淸福，不禁搔首長嘆！眞是「夢裏有山堪遯世，醒來無酒可澆愁。」

香港雖無孤山勝境，更乏雪，但自避秦來此，忽又廿餘載，每逢新春，想起孤山，亦不禁聯想鶴的踪跡已經杳然，梅樹也



飲茶的藝術

資料室



飲茶是中國人的一種傳統習慣，一般來說，任何一個中國人差不多沒有一天不飲茶的。可是，把飲茶看作一種享受或是一種藝術，恐怕很多人從來都沒有這種經驗。不過，茶雖然是中國的傳統飲料，卻有滌煩療渴之功，所以無論對於風雅的人和庸俗之輩，都是一種普遍受到歡迎的飲品。

在庸俗之輩看來，茶的作用不過僅僅在於止渴，但是對於高雅的人士來說，茶還可使人氣柔息定，心靜神清。所以自古以來，中國的上流社會，尤其是高雅的文人，對於茶都有特殊的嗜癖，而且他們對茶的歌頌和吟詠，更屬汗牛充棟，不勝枚舉。

在外國，飲茶雖然沒有飲咖啡那樣來得普遍，可是上流社會的人，對於它還是非常歡迎。

英國大文豪約翰遜先生（Samuel Johnson）曾經說過：「我的靈感是從喝茶中得來的。」可見他是和中國的文人一樣，認為茶足以啓發文思。

印度傳入中國

飲茶的習慣從何時開始，中外的傳說不一，而且現在仍無從查考。根據比較可靠的記載，茶是先從印度傳入中國，再從中國傳到日本，然後再從日本傳到其他地方的。英國人第一次飲到的茶，是在十六世紀時由荷蘭商人傳入。一六六〇年，英國史學家白比斯（Samuel Pepys）在他的文章裏，把茶稱為「新顯時髦的飲料」（A new and fasionable drink），可見那時茶葉傳到英國還為時不久。據說，那時的茶葉價格很貴，用來泡茶的壺子也很小，而且只有富有的上層人物才有資格飲用。在安妮女王時代，英國的銀匠花了很多心血製造精緻考究的飲茶器皿，現在已成了古董收藏家的無價之寶。至於在獨立以前的美國，茶葉雖然也是輸入品之一種，但其價格高如絲羅，非若今日一般普通人民所能購用。

產地影響茶葉品質

茶葉是茶樹上採下的。茶樹是一種灌木，與冬青樹相似。普通一棵三尺高的茶樹，每年只能生產兩斤的乾茶葉，所以專門經營茶葉的人，他們所擁有的茶山都是很廣大的。茶葉的品質，與它的產地很有關係，因為氣候、土壤和地勢的高低，都足以影響茶葉的品質。熱帶潮濕的低地中，茶樹生長非常迅速，但是它的茶葉，卻缺乏高地中成熟緩慢的那種茶葉的味道。所以講究飲茶的人，對於茶葉的產地非常重視。茶葉的分類很多，名稱也繁雜不一。但依照目前世界的一般分類辦法，大致可以分為紅茶、綠茶和烏龍茶三種。其實任何茶葉在摘下來的時候都是綠色的，不過在加工焙製時改變了顏色罷了。綠茶是未經過發酵的茶葉，紅茶則反之，而烏龍茶則是半發酵的。

三類不同的茶葉

綠茶、紅茶和烏龍茶這三種茶葉，那一種味道最好，這要看各人的嗜好而定。中國一般飲茶的人，大多數喜歡綠茶，特別是鐵觀音、龍井、水仙和香片。中國福建出產的鐵觀音，不但在國內受人歡迎，在國外的銷路本也不壞，只是中共佔領大陸以後，銷路受了很大的影響。綠茶的味道，比較紅茶或烏龍茶為淡，但其色彩鮮明，芬香撲鼻，飲之使人有心曠神怡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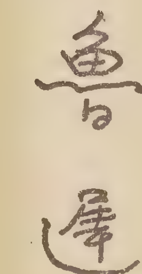
紅茶則味道濃，夠刺激，英美人士多喜飲之。他們飲用時，喜歡加一點牛奶或砂糖，以調和它的味道。英國人喜歡飲「香紅茶」（Orange pekos），出產於印度、錫蘭和蘇門答臘。美國人喜歡飲的兩種紅茶，一種是「大吉嶺」，一種是「阿薩密」，都是印度的產品。烏龍茶以台灣出產的最佳，味道最好，而且在世界市場上也很有地位。然而，茶的味道好壞，不但決定於茶葉的產地和品質，與烹茶的技巧也有莫大的關係。中國是世界上最喜歡飲茶的國家，對烹茶的方法也有獨到的研究。關於烹茶的方法，古籍的記載很多，據「茶疏」說：「水成一銚，便須急烹，候有松聲，即去其蓋，以消息其老嫩，蟹眼以後，水有微，是為當時，大濤鼎沸，猛至無聲，是過時，過時則湯老而香散，決不堪用。」趙璘因話錄又說：「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可見烹茶不是一件隨便的事，而是一種藝術，但是近人飲茶，多不用烹的方法，而是將茶放在壺中或杯中，以沸水泡之，其味已減矣。

美國對於茶葉味道的標準，相當重視。美國茶葉品評委員會，設有試評員數名，專門鑑評輸入茶葉的味道。凡是不合標準的，不准在美國銷售。我國是葉茶的主要輸出國，以往一向不重視輸出茶葉的標準，政府亦無專事檢驗茶葉品質標準的機構，作為一個飲茶藝術最高的國家來說，這實在是一個美中不足的缺憾。

茶的功用除了可以療渴去憂，醒腦提神之外，據說還可以換骨輕身，去暑延年。中國古書之中，不乏這類的記載。近代據科學家的研究，且認為綠茶中含有豐富的維他命C的。不過，如果飲茶而為了營養，那便失去飲茶的意思了。

飲茶的藝術，在喧囂熙攘的都市中很難領略得到。因為，飲茶是一種清高風雅的享受，是一種「靜」的境界，與城市中「動」的生活是互不調和的。只有在恬靜的田園生活中，才能眞正欣賞得到飲茶的藝術。試想，如果你靜坐於几明椅淨之室，燒清香、啜苦茗，以窗前修竹為益友，以讀書著述而自娛；或是閒來無事，烹茶一壺，高臥於蒼松翠柏之間，憩息於清溪碧澗之旁，靜聽林間的萬頃松風，俯視田野的禾濤麥浪，這是多麼高雅而充滿詩意的享受。然而，在城市中整天忙於奔名逐利的人，是無法領略得到這種藝術境界的。

許世友不露面



文革以來，中共有三個實力軍人惹人注意，一是廣州軍區司令，升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二是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三就是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

這三大軍區，各轄地面部隊二十四萬人以上，是實力最強大的三個軍區。

去年九月中旬，北平發生神秘異動之後，現在已可肯定林彪垮台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已經失勢；此外還有大批地方軍人匿跡，諸如福州軍區政委、福建省委第二書記周赤萍，武漢軍區政委、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劉豐，濟南軍區政委、山東省委第二書記袁昇平等等。現在發覺許世友也有四個月未公開露面了。十分值得注意。

張才千進入總參謀部

當黃永勝等匿跡之後，許多觀察家推測，是由於周恩來獲得南京軍區的支持，才敢對黃永勝等開刀；換言之，由於許世友與黃永勝的磨擦，才使周恩來一派官僚集團有機可乘，進行肅軍，恢復以黨制軍的傳統。筆者也曾傾向這種看法。因鑒於左列幾點跡象。

(1)南京軍區的將領在一九七〇年下半年及一九七一年上半年有大批的升遷調動，如南京軍區副司令王必成出任昆明軍區司令、雲南省委第二書記；駐蘇州的部隊二十七軍軍長尤太忠，調升北京軍區副司令、內蒙軍區司令、內蒙區委會第一書記；南京軍區副司令張才千於去年六月升任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另一南京軍區的將領調往河北省駐軍首長，並出任河北省委書記。最近發現，南京軍區副政委王文生，調升武漢軍區政委。這些調動都顯示，南京軍區的將領突然大批被重用，表示這個軍區的勢力在擴張。尤其是張才千和尤太忠的調動最值得注意。張才千進總參謀部，給人的印象是解決黃永勝及其助手閻仲川的一種部署，尤太忠率二十七軍駐北平外圍，是監護北平的一種佈署。

許世友地位曾大躍進

(2)去年一月上海建立新黨委會時，領導班子是毛派天下，與其他各省市一律由實力軍人當權的情況迥異，七書記之中僅有周純麟（上海警備區司令）一個軍人。這種安排顯然是在南京軍區同意之下進行的。反之，如果南京軍區不點頭，這個毛家班的上海市委就不會出現。

上海市委宣佈成立後，曾受大多數省市的杯葛，廣播電台不予特別廣播，唯有江蘇、武漢、河南少數地方電台予以特別廣播。可是數日之後，遼寧省委成立時，則各地方電台一律予以特別報導。這說明上海市委之成立及各地反應有古怪。當時筆者判斷只是各地實力軍人不滿上海市委的領導班子（第一書記張春橋，第二書記姚文元全是毛派核心），現在看來可能是許世友故意標新立

(3)自一九七一年下半年起，在南京的幾次公開集會上，許世友的排名突凌駕張春橋之上，而在這以前一直都排名在張春橋之下。因爲這是根據政治局內的排名而來。張在政治局中排名第七，許世友排名最後幾名之內。現在躍進張春橋之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和黃永勝了，這顯示他的政治地位的大躍進。

(4)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之後，一九七一年上半年之前，大部分的軍事升遷機會，多由瀋陽、廣州、福州、濟南四大軍區的將領獲得，南京軍區相形之下，頗爲見拙。一九七一年之後突然急起直追，這種情況使人懷疑，黃永勝與南京軍區之間有磨擦。而南京軍區的軍人抬頭之後，黃永勝不久即匿跡，亦可證明他們之間有對立關係。

姚文元也開始不露面

儘管有上述的情況，可是現在許世友爲什麼也這麼久不露面（這是根據逐日收聽大陸各省市廣播的朋友告訴我的，據他說自去年九月下旬起，南京的一切公開集會皆由吳大勝等出頭，未聞許世友露面）了呢？

以目前所及的資料實在不足以做判斷，但是可以揣測有幾種可能性。

(1)可能由於許世友支持在上海出現一個毛派的市委領導班子，遭遇多少軍人包括南京軍區的將領的反對，因而被擠失勢。

(2)可能和陳毅一樣，害了嚴重疾病，不能視事，目前正異地療養。

(3)可能由於和黃永勝鬧磨擦太過火，結果弄到兩敗俱傷。

(4)可能接受毛澤東「勤王」、「肅清君側」的秘令，事機不密被新當權派打倒。

上述四種推測，筆者認爲以第(1)種推測的可能性最大。因爲這與毛派日落西斜的形勢相合。

林彪的垮台已決定了毛派的命運。林可垮，無人不可垮。文革以來紅得發紫的姚文元自去年除夕晚會之後，只在一月二十七日出來過一次，以後又未露面了，以往是任何公開集會都不可少的人。當然現在說他已發生問題，言之尚早，但不失爲一可注意的跡象。

去年七月曾訪問大陸的一個美國教授撰文稱，郭沫若告訴他毛澤東才第四次讀完「紅樓夢」，毛如果仍握大權，日理萬機，那有閒情逸興讀紅樓夢？此事說明他孤寂無聊，以讀紅樓夢自娛。而紅樓夢是標準的「才子佳人」作品，是文革要打倒的主要目標，毛竟也讀起來，無異自行否定「破四舊」的文革目標。

許世友是一行伍出身的老粗，很容易爲人煽動，做出缺乏考慮的事情。因

抗日戰爭史話（十八）

柳州軍事會議

史劍非

中國以一個落後的弱國，民初以來又經過二十餘年的軍閥內戰，十年的共黨叛亂，元氣大傷，民窮財盡，而能舉國一致，奮起與强敵日本血戰八年，卒獲勝利，決非僥倖，亦非偶然。

百萬日軍陷泥足

國軍的勇烈作戰，國民的艱苦犧牲，當然是主要的獲勝因素；其他如美國的軍事援助，日本軍事當局的戰畧錯誤，當然也是獲勝的因素，不過都並非決定的因素。

以美國的軍援來說，自珍珠港事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之後才開始，而國軍獨力抗戰已經四年多了。而當時日軍已切斷所有中國陸上海上的對外的交通線，美國軍火僅能從空中運輸，數量頗爲有限；及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國軍打通滇緬路，美軍援始源源輸入，而當時勝利已經在望了，同年八月十五日日皇卽廣播投降，可知美國軍援對抗日戰爭的貢獻，並未能及時，也不如所想那麼重要。

再以日軍的戰畧錯誤而言，他們太低估國軍的戰意和戰力，也低估了最高統帥部抗戰到底的決心；太被過去的恫嚇、敲詐政策的經驗所有；因此全面抗戰一開始，日軍卽想以戰迫降，尤其是南京陷落以後，以爲中國政府一求和；可以很快結束對華戰爭。可是這一僥倖心理完全被我軍民誓死不屈的抗戰粉碎。中國不投降，百餘萬日軍只有繼續被拖在中國大陸，進不得，退不得，終於拖垮了。

這因爲日軍在前半期的戰畧，準備北進打蘇聯；後半期改變戰畧，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轉爲南進，進兵東南亞，偸襲珍珠港與美英作戰。始終未以全力對付中國。

假使日軍不犯戰畧錯誤，一開始卽集中全力解決中國，能否如願以償呢？至多攻下貴陽、昆明、西安等幾個後方大都市，也不會屈服中國的抗戰政府，重慶卽使被攻下，政府可遷往青海，甘肅繼續領導抗戰；而如此的話，運輸線過長，進入西南高原的部隊可能全軍覆沒，同時受蘇俄的威脅，它也不敢驅兵進入中國的腹地。

以上所論敵我兩方各種因素，都有助於中國抗戰的勝利，此外仍有一重大因素，那就是蔣委員長的領導。蔣氏在日本受過軍事教育，對日本了解之深刻，可從他在柳州軍事會議上的談話見出。反映當時中國軍事當局知己知彼的戰畧觀點。

統帥部知彼知己

抗戰進入第二期之後，國軍轉趨主動，崑崙關大捷之後，蔣委員長於一九四〇年二月下旬，在柳州召開軍事會議，對前此對日軍作戰做了檢討，對以後的戰畧方針做了指示。講話要點如左：

㈠敵軍戰術之優點

(1)「快」——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做到「靜如處子，動如脫兎」。

(2)「硬」——固守陣地，堅强不拔。

(3)「銳」——錐形突進，勇往直前。

(4)「密」——保守秘密，令人莫測。

㈡敵軍戰術弱點

(1)「小」——只能作小兵力的侵擾。

(2)「短」——只能作短時間的戰鬬。

(3)「淺」——只能作淺距離的進攻。

(4)「虛」——無預備兵力，敵後空虛。

以上四點，須作若干解釋。當時日軍已佔領華北，華中各大城市，港口及鐵路交通幹線。所佔面積擴大，每一地方都需派兵防守；因此當發動進攻時，常備的野戰部隊有限，不得不從各地抽調防守部隊，臨時編成攻擊兵團。所以後方空虛，不能久戰，不能長驅直入，所運用的兵力不大，故有「小」、「短」、「淺」、「虛」的弱點。蔣氏的分析極深細恰當。

以堅韌克敵之強硬

㈢利用敵人弱點之戰術與對策。

(1)應以大部隊攻擊敵人的小部隊；

(2)應以長時間的周旋，打擊敵人短時間攻擊；

(3)應以縱深配備，打破敵人淺距離的侵擾。

(4)應以猛力突進，攻破敵人空虛的後方；

㈣攻破敵人優點之戰術與對策

(1)應以「穩定」制敵之「快速」。

(2)應以「堅韌」克敵人「强硬」。

(3)應以「伏兵」破敵人之「銳利」。

(4)應以「嚴明」對敵人之「秘密」。

蔣氏並要求高級指揮官決心負責，犧牲一切，培養部屬獨立作戰的精神與能力。告誡各將領要遇事細心，注重研究，要求各戰區全力爭取主動，積極採取攻勢。三月初旬蔣氏繼召集全軍參謀長會議，所做四點戰畧指示亦極重要。

(1)在戰爭上要持久堅韌，在戰術上要速戰速決。

(2)前進攻擊應一意挺進，養成錐形突擊的素養與膽識。

(3)退卻時不拘泥背進慣例，要退向敵人後方。

(4)發揮卓越指揮能力，創造「以少勝多」的光榮戰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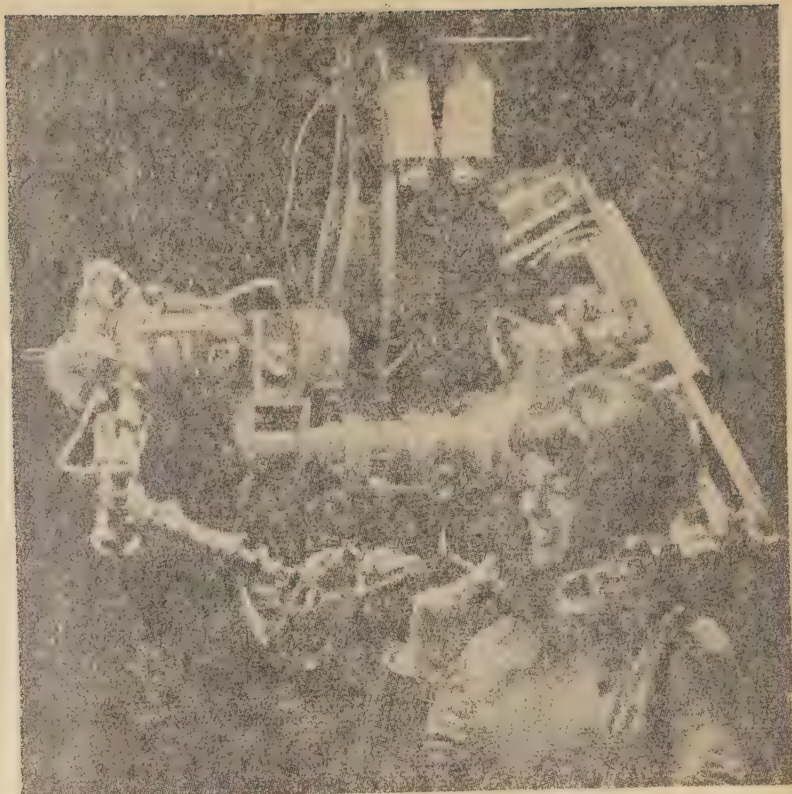
八年抗戰，大畧而言，前期作戰（武漢會戰之前），敵攻我守，敗多勝少，中期作戰（第一次長沙會戰之後），我軍反守爲攻，勝多敗少；後期作戰，敵人在大陸作防禦進攻，我軍作總反攻前的防禦；在滇緬戰場，我軍全力進攻，日軍全力退守。

綜觀三期作戰形勢，中期抗戰實是反敗爲勝的關鍵，而柳州軍事會議適在中期作戰第一階段舉行，蔣氏所擬定對敵的戰畧戰術，實具有深刻意義，這是談抗日戰史首所不能忽畧的。

既點香烟

它叫做「森托曼」，是一個機器人。——既不是科學影片中那種殺人不眨眼的怪物；更不是小孩子們「連環圖畫」中，那種能說能想，刀槍不入的鐵甲英豪，而是德國科學家們製造出來的一個「人類忠僕」，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並且一定能夠勝任愉快。即使在最冒險的時候，也頂多不過是跌在地上爬不起來，或是燒斷了身上幾根電線而已。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



機器人在操作中——替人點香烟。

畔回到了風光明媚的故鄉。他雖然替埃及總算造成了一隻「勝利號」火箭，但卻受盡了以色列間諜們的威脅。一天到晚，等於把腦袋拴在褲帶上，隨時都可能被別人拿走。於是，只好放棄了阿拉伯國家的那些優待，狼狽地回到歐洲去「退養天年」。

恰巧這時西德政府正想請一些專家，來設計一個能替人類冒險犯難，不怕火燒，不怕原子幅射的「萬能忠僕」。於是，克萊瓦瑟教授就把這個任務，接受了下來。

現在這種「森托曼」機器人，是在最近兩年中設計，構造和試驗成功的。——基本上，它等於是一個極端簡化了的人類，所以，不但有手、有脚，而且也有一付電子控制的神經系統。每一個動作，都由神經系統事先發出一個特殊的信號，所以，在做起來的時候，絕不會有絲毫的錯誤。



說來的確很難令人相信：它除掉可以從事各種各樣的體力勞動以外，就連配製各種各樣的雞尾酒，替人們點香烟一類的事情，也都完全能夠勝任愉快。

有了它之後，在科學試驗上，許多對人體有危險的工作，都可以找它來代勞。在某些場合下，它

金錢掛帥·

△說來也奇怪：一碰到「西方的外滙」，那些社會主義國家，就馬上把一切「鬪爭」，「矛盾」，「界限」，「五毒」，都忘得乾乾淨淨。能夠搶到手多少，就搶多少。

為了爭取「外滙訂貨」，一向反淫書和「春宮畫」最烈的東歐國家，居然大量地替丹麥印制了各種各樣的小型「春宮電影」，春宮畫報，春宮照片；甚至於專門介紹這些產品的「書畫目錄」（見左圖）。

最近，哥本哈根有名的春宮電影中心——維娜絲影業公司，在法庭裏控訴了捷克的一些國營企業，因為它們在替這公司複印四千部小型春宮電影的時候，居然自作主張，偷偷地多印了七千部。然後，又在東德一些國營企業的合作下，走私到西德去，在那裏換來了一大筆西方「外滙」。

△在法國買新汽車的人，不久就要多交二十個法郎的「汽車殯殮獎金」了。——這筆錢，在他將來把汽車開到舊車公「墓」裏去壓成廢鐵的時



共產國家也搞色情玩藝

無所不能機器人

也可以和人換班，執行一切以前只有人才能完成的任務。

由於它的堅韌性，要比人類强許多倍，所以，現在美國的國防部已經在打它的主意，想找它來替美國兵衝鋒陷陣，開坦克，駕飛機。也許連打一次新的世界大戰，都不必再犧牲一位美國的「少爺兵」。不過，被以色列間諜們的炸彈手槍嚇破了膽的克萊瓦瑟教授，口口聲聲地說：他只希望「森托曼」這個機器人，完全使用在對世界和平和人類幸福有益的地方。例如：它的四肢部份，就可以使一個殘廢了的人，像常人一樣地勞動和行走。如果每個斷肢的人，有了它的話，人們就解決了一個很重大的社會問題。



機器人可以通過電子裝置，替人做各式各樣的工作。

天涯客

汽車，超過了法定的「使用年齡」，照章應當「送到舊車公墓」去壓扁。但是，車主們為了省事，索性一丟了事，誰還有功夫去「殯殮」一輛老車子呢？

這樣一來，就替交通警察添了無數麻煩，不但要捉拿這些犯了交通規則的車主，而且要替破汽車當「送終的孝子」。

營醜業

△德國瑞根斯堡的天主教神父溫福瑞．諾爾認為：「反對仇恨和暴力，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愛——尤其是性愛。」

因此，他不但開辦了一座「婚姻顧問處」，來和人們公開討論婚後的性生活問題；而且還「監製」了一部比瑞典影片還要大膽的「性教育」電影，叫做「完美的性技術」。

新聞界在被招待參觀以後，寫出來的影評是：

「這位神父監製的教育電影，非僅使以前的各種瑞典式影片，黯然無光。並且也居然把那些一向自稱為臉皮最厚的人們，都看得臉紅起來。」

主張用性愛抵消仇恨的諾爾神父

△據蘇聯的醫學雜誌報導：莫斯科的名醫歐格紐教授，到現在為止，用很細的鋅絲，來做為「神經」代用品的試驗，已經取得了非常滿意的成果。

被試驗的四十個病人，都是把這種「鋅絲代用神經」，移植在面部的。有幾個人，甚至於由於它的幫助，居然能在啞了之後，重新說起話來。

禮儀至上．見了女王伸舌頭

△對大人吐舌頭的孩子們，常常會挨頓大罵。——說得好，這算是淘氣；說得不好，簡直是向對方的一種有意侮辱。但是，在紐西蘭的土人風俗中，這種做法，非但不是開玩笑，而且是一種「最崇高的敬禮」。只是在見到了自己最尊重的人物的時候，這些莫瑞族的土人們，才會把舌頭吐得長長的，口中哇啦哇啦地大吼。當英國女王去訪問紐西蘭的時節，在正式的歡迎會上，莫瑞族土人們的代表，就是用這種傳統的禮儀，來西向她和紐西蘭首相致敬的。



紐西蘭土人用伸舌頭傳統禮儀向英女王致敬

張伯苓與

在中國近一百年的成功人物中，全憑自己的努力，穩紮穩打，由跬步而登泰山，積細流而成滄海，就筆者所知，軍事方面，宜莫如曾國藩的練湘軍，由一省的自衛武力，居然成爲全國所恃賴的勁旅；教育方面，宜莫如張伯苓的辦南開，由家塾而小學，而中學，卒擴展爲全國第一流的大學，實在是值得紀念而稱道的奇蹟，因就張氏辦學經過，特草短文而簡介之。

張氏原習水師，入天津水師學堂駕駛班肄業，該校是由嚴復與伍光建主持的。一八九四年，以第一名畢業，適逢中日甲午戰爭發生，北洋海陸軍均被擊敗，因此，沒有派往實習的機會。一年後，才派到通濟艦去見習，由於馬關條約，日軍得佔領威海衛及遼東半島，惹起俄、德、法三國的干涉，日本被迫讓步，遼東半島得以歸還，然三國亦强借膠州灣、旅順、大連，及廣州灣，以爲報酬，英國不甘落後，隨即租借九龍和威海衛，大有瓜分中國設定範圍之勢，當通濟艦從日本手中收回，不兩日，又得移交英國管理，短短三天時間，就換了三次國旗，張氏身臨其境，不禁目擊心傷，深覺國勢危險，非從根本着手，從事下一代人才的培植，必無挽救的希望。乃決定放棄海軍職務，獻身於教育救國的工作。

他初在天津士紳嚴範孫家中設館，嚴爲清朝退休官吏，高風亮節，遠識深猷，正與張氏辦學的理想，不期而合，張氏採用新式教學法，除英文算學理化諸科外，並對學生各種運動，如跳繩跳高……等等，無不盡心指導。

學生人數，初僅嚴家子弟十人，繼而王錫瑛亦請張氏在他家設館，子弟也不過六人，因分上下班授課，雖然規模簡陋，談不上什麼設備，但學生卻逐年增加，自一九〇〇年起，不上三四年，已有七八十名之多。於是由家塾，創立爲正式學校，且由小學而擴爲中學，取名爲第一中學，每月經費，概歸嚴王兩家分別負擔，以張氏擔任校長，於陽曆十月十七日舉行開幕典禮，以後即定該天爲校慶日，訖未有變。

第一班的畢業生，如陶孟和、梅貽琦、張彭春等，都是國內外知名人士，在這段時間，張氏曾隨嚴範孫、張建塘到過日本及美國考察教育，並受洗爲基督教徒，與基督教青年會的關係，當建基於此。

至於改名「南開」的由來，那是因爲學生日多，原校舍不能相容，經天津邑紳鄭菊如，慨以西南城角一塊空地，面積約有十畝叫做「南開窪」者相贈，作爲建造新校舍之用，一九〇八年落成，遂以南開命名，以紀念鄭氏的德意，這時學生人數，已激增到千餘人之多了。張氏又特赴美國考察，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大學組織之辦法，心中已打算另一項進展的計劃矣。

對於學生的課外活動，也特別注意，務使課本上的智識，與日常生活，切實配合，常發動高中部的學生，深入社會各階層，各機關，如工廠、銀行、行政機構及市場組織、勞工組織，參觀視察，如對實際情形，有不明瞭或懷疑之處，儘可向該 [illegible]

橫眉語

提款出示身份證

近來因爲許多猖獗的匪徒到商行住戶打刧，所得不多，未能滿足，迫令事主簽寫支票，到銀行提款，往往得手。他們的手法是：留下一兩個人監視事主，另一匪徒持支票到銀行提款，得款後才打電話通知其他匪徒散水，如果不得手，便將事主傷害。人們爲了破財擋災，只有一切依從，絕不反抗。但匪徒這一手法，往往使被刼者蒙受很大損失。人們爲了防盜，不在家中存放現金，但這麼一來，放在銀行也同樣不安全了。

爲了防範盜匪迫簽支票，有人提議到銀行提取款項，須出示身份證，確是防止迫簽支票的最好方法，即使被匪徒提去款項，也可根查，提款人無所遁形。

可是，銀行界對這提議反應冷淡，他們認爲，如果這個方法一旦實行，對他們業務上的競爭，大有影響。他們現在的方針是盡量利便他們的顧客，提款的手續，盡量簡化。繳驗身份證會使許多顧客望而卻步。因此，他們對這個提議，多不贊成。

其實，不論何事，有利也會有弊，我們只能衡量一下利多還是弊多，如果利多於弊，還是值得推行的。

這方法如果由銀行個別執行，大家恐怕影響業務，當然意存觀望。但 [illegible]

我們認爲，政府既無更好辦法防止匪徒迫簽支票事件，立法限制提款也是值得考慮的方法之一。

作爲一個存戶，希望他的存款得到保障，如果銀行實行提款須出示身份證，即是使存款多一重保障。匪徒明知持支票提款要經過這重手續，也不會再迫事主簽支票，那簡直等於自投羅網。

因此，銀行實行不實行這方法沒關係，有了這條例，匪徒便不敢再用這手法，對被刼持的人，會減少很大的損失，除非匪徒將事主押到銀行，要他自己提出，否則他們不能得手。

警官捉賊被刺傷

助理警務處長（水警）伊令和因捉賊被刺傷腹部，這是轟動香港的新聞。本月六日下午三點三十分，一雙情侶在大埔四咪半附近石梨背水塘小徑漫步談心之際，突然遭遇四名飛仔截刼，掠去款物約七百元。四名飛仔得手後，馬上分頭而遁，兩名事主不甘損失，沿着小徑走出大路，截停一部剛經過的私家車，要求司機送他們到警署報案。

伊令和趁着星期假日，偕同夫人和兩個子女及兩位朋友，同乘私家車旅行，當他駛入水塘附近一條小路時，迎面而來的一輛私家車司機將之叫停，車上的人用粵語對他說曾遭打刧，希望他們加以援手。伊令和獲知此事，當然不能袖手旁觀，馬上着妻子開車送友人及子女回家，自己從車上取出手杖，由遇刧情侶指引，前往肇事地點追查匪踪，在附近情侶認出兩名刧匪，告知伊令和，伊令和趨前擬將兩匪拘捕，兩匪反抗，伊令和揮杖

初覺

舉行公演，由名戲劇家萬家寶（筆名曹禺），及張彭春負責編導，這些創舉，都有着劃時代的意義。

張氏以中國人最無公德，缺乏團體精神，只知自私自利，故鼓勵學生除成立全校性的自治會外，並舉行各種小型的班際比賽，凡音樂、攝影、武術、出版刊物……無不就各人的興趣和能力，儘量使其發揮。對於體育的提倡，更是不遺餘力，每天下班後，大小操場，幾無空隙，他毫不客氣地說道：要以科學來救中國之窮，要以體育來救中國之弱。全國體育協會，因推他為副主席。

一九一九年，南開大學成立了，是年，上海聖約翰大學，贈張氏以名譽文學博士，次年，江西督軍李純，在其遺囑中，指定以五十萬元捐助南開大學，管理中英庚子賠款董事會，與美國洛氏基金會，亦先後予以補助。嗣又向各方面購地皮及永租地皮並受贈地皮約八百三十六畝，舉辦大規模的建築，天津八里台的新校址落成後，南開大學便搬入其中。

該校原設有女子中學部的，那年，由於投考女生的請求，張氏馬上約她們推舉代表面談，張氏於聆取了她們的意見後，微笑地答道：「好吧！你們要做女子部的開國元勳，我就完全答應你們吧！」這是何等開朗何等親切的民主作風。

七七事變發生，南開首遭日機轟炸，接着張氏第四個公子，又在江西途中駕機參戰殉國，張氏滿腔悲憤，但毫不氣餒，含着眼淚說道：「兒子為國犧牲，已盡了他的責任。南開雖受了敵機的摧毀，那只是物質上的損害，並不能打擊南開的精神。」今總統蔣公當時安慰他道：「南開是最先受到敵機破壞的高等學府，以後只要有中國，必一定有南開。」故南開自一九二五年，獲准教育部立案，至一九四六年，又奉部令改為國立。

在抗戰期間，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曾合併為西南聯大，由長沙遷到昆明，成為大後方的文化中心，擔任教務的，都是極負盛名的學者，如現在台灣研究院的李濟教授，迭任外交使節的蔣廷黻、段茂瀾，及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都與南開有過相當時期的歷史。

隨着抗戰序幕的揭開，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張氏被任為副議長，後遷重慶，一直到抗戰結束，從沒有離開會務。三十七年，又出任行憲後第一任考試院長，雖僕僕京都，參與中樞政務，但他仍未放鬆南開的復員工作，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亦於三十五年贈予文學博士學位。

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張氏羈留津寓，未能逃出魔掌，據傳民國四十年，以腦充血不治斃命，享年約七十有五。這位視文教工作為其終身事業的巨人，他所遺留給我們的豈僅是南開的輝煌成就，最大的啓示，應該是他那股持之以恆，不激不隨，循序漸進的幹勁，一般急功近利好出風頭的政壇人物，無論權勢如何顯赫，實不足以望其項背。

治。至於在逃四匪，還沒有尋獲，不過，由於他們遺下不少線索，而且因為一位助理警務處長受了傷，警方一定全力追查，相信這四名兇悍飛仔被抓着的機會很多。

唯一使人洩氣的是：即使四名飛仔被擒，極可能因他們是「初犯」，而且年齡太小，簽保了事。這種事例，已經多得不可勝數，香港飛禍的嚴重，也是由此造成，如果這樣，伊令和就傷得太沒有價值了。

不過，話雖如此，伊令和奮不顧身，以一敵四，與匪搏鬥，仍然十分值得市民敬仰。他雖然身為高級警官，但維護治安，是他的職責，在這不利的形勢下，仍然不放棄職責，這樣的警官，確是難得。

許多市民曾抱怨警方維護治安不力，致刧案頻仍。其實，香港刧案增加，因素很多，警方一味抓人，法庭一味放人，有什麼辦法不叫警務人員洩氣？

如果香港不想辦法嚴懲刧匪，治安永難搞好。

中共兩將領逃亡

自從林彪被整肅，他的爪牙人人自危，林派在大陸，已成喪家之狗，很多人被打下十八層地獄，永不能翻身。雖然說，林派勢力在大陸各階層中仍然潛伏，可是毛澤東對排除異己何等犀利，林派分子勢必一個個成為犧牲品。

據倫敦消息，一個林派軍事大員逃亡到香港，這消息頗引起人們注意，不過，消息是來自倫敦的，卻又使人有所懷疑，究竟真實性如何？

現在，報上已有較詳盡的報導，據……的機要秘書。這兩名中共將領是上月二十四日由深圳邊境偷渡進入英界的。據說跟他們一起逃亡的還有四人，但他們中途發生事故，無法達願望。

這事的真實性如何，他們的身份是否一如上述，仍無法證實，現在要追尋這兩個人的，除中共的特務外，還有英國當局。

一項未證實消息說：這兩名逃亡的中共將領現在正在匿居在一位同情反共人士的人家中，而且已跟台灣方面取得聯絡，準備日內前往自由中國，到達台灣之後才公開露面，表明身份，並揭露中共的現勢。

論身份，這兩個逃亡者不算太重要，不過，他們身歷的這次鬬爭，一定可提供許多寶貴的情報和資料，從這些情報和資料，可研究出中共內爭的實際情況。因此，這兩個人就成為各方面爭取的目標。不過，相信他們自己也了解到，最安全的庇護還是跑到自由中國去。

該項報導並說：中共方面現正嚴密追查兩人消息，並與有關當局尋求二人的下落。

中共急於追回這兩人是可以理解的，相信他們的特務人員正大肆活動，這兩人雖已逃抵自由的香港，可是，中共綁架的事件發生過不只一次，在利航輪上刧去乘客，及長城導演蘇誠壽被刧持回大陸等等，都是中共特務的傑作，如果這兩個人給他們查出行踪，他們的安全是很可慮的。

萬人傑

諺語的風波

據中共湖南電台一月二十五日廣播，一些在中國民間流傳了千數百年的諺語，已威脅着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權，故必須予以狠狠的批判，並且「很有必要來一次大清除，把它……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被提出公開「批判」的諺語之一是「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另一是「鷺鷥不吃鷺鷥肉」。

毛共宣傳人員對禁絕第一條諺語，有如下絕妙的解釋：

「這條諺語前半句唯物的，後半句是唯心的。用前半句唯物主義的觀點，掩蓋後半句唯心主義的本質。它裹着唯物主義的糖衣，藏着唯心主義的毒藥。目的是模糊是非界限，取消階級鬥爭。實際上，這是劉少奇階級鬥爭熄滅論的反映。我們千萬不能上當。」

按照毛共的上述說法，中國同胞值得自豪了，因爲我們的祖先竟是一些卓越的先知——他們早在千年前（「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這句諺語流傳了不止一千年吧），就預料到中國大陸會被毛共竊據，因而遺傳給後代子孫們這句諺語，用作推垮毛幫；更妙的是，我們祖先竟在馬克思之前，就通曉唯物辯證法，而且懂得用它來掩蓋唯心主義。

不過，毛記宣傳人員還是犯了一個小錯誤：他們竟把這句古老的諺語，也算在劉少奇的賬上。就好像伊索寓言中那隻狼所犯的錯誤一樣。——狼對羊說：「你去年在背地裏說我的壞話。」羊說：「我親愛的狼先生，去年我還未出世呢！」同樣的，這句諺語流傳時，大概劉少奇的十代高祖也尚未出世呢。看來，毛共畢竟仍脫不了狼的本性。

至於第二條諺語就無怪毛共對它恨之入骨。事關毛共心中有鬼也。毛澤東一伙人表現的，正是狗咬狗骨頭的舉動，怎能容許人說「鷺鷥不吃鷺鷥肉」呢？這不是明摑他們的嘴巴？

記得一九五九年毛澤東鬪垮彭德懷時，朱德曾說過一句這樣的話：「何必窩裏反呢，大家都吃過一口鍋裏的飯。」結果竟於「文革」時，成爲一大罪狀。

顯而易見，毛共之所以如此害怕民間諺語，並不是只因諺語「是舊制度和舊思想」的產物那麼簡單，而是中共高層的一批反毛者，正用諺語來諷毛，來發洩心頭悶氣。發展下去，當然要危害毛的地位和「威信」了。

不過，「鷺鷥不吃鷺鷥肉」，本來就是一個不可動搖的眞理；並不會因爲毛共不許人說，鷺鷥就變得喜歡吃同類的肉。

鳥獸尚且懂得不傷同類的道理，毛澤東一伙卻提倡「與人鬪其樂無窮」，他們

看黃飛鴻片集想到的

公開提倡人與人之間必須不斷地進行鬪爭的理論，似乎始自肖蛇的毛公，但我很懷疑這是「古已有之」的「國粹」。因爲肖蛇的毛公出世以前，咱們中國人老早已經在「不斷地進行鬪爭」了。近日有幸在電視中看到幾套陳年的粵語片「黃飛鴻乜乜」、「黃飛鴻物物」，使我更加相信「不斷鬪爭論」確是古已有之的「國粹」。

有人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咱們中國非但國家民族歷史是一部輝煌的戰爭史，連地方府誌、縣誌、村史、家史也是一部戰爭史。不同的只是戰爭規模的大小而已。

咱們中華民族，的確是一個勇敢的民族。數千年來不是抗拒異族入侵，就是征東伐西，開拓疆界；不是諸侯混戰，就是節度使兼併。可惜這些不算是中國的特色，其他國家民族也有他們的戰爭史。這麼說什麼才是中國獨有的「國粹」呢？就是那種「不斷鬪爭」的精神。

天下不太平，固然車轔轔、馬蕭蕭，太平盛世咱們中國人也不願閒着，一閒着刀就會鈍、馬就會胖，非要找些什麼來「鬪爭鬪爭」不可。於是甲村跟乙莊宣戰，張姓宗親跟李姓家族開火，鋤頭、扁担、標鎗、長棍也就派上用場。

山前山後打個精采燦爛，這一仗打完，那一仗也馬上宣告開始，這一代打完了，立下遺囑，吩咐子孫繼續打，其戰鬪精神實在頑强，令人不勝欽佩。

二三十年前，中國的鄉村、氏族之間爭鬪成風，動不動就敲響銅鑼，聚眾毆鬪。

然而追究最初導至彼此結仇結怨的事件，往往只是李姓青年捏了張姓姑娘的屁股，或者是甲村人的牛吃了乙莊人的一把稻草而已。這些本來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可是落進那些勇於鬪爭的人眼裏，卻變成惡意挑衅。認爲非出手較量不可。然而一經聚眾較量，鋤頭與扁担齊下，自然會出現鮮血與腦漿齊飛的奇景。

傳至下一代當然成爲「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這樣一代一代地鬪下去，鬪了幾十年，試問中國怎能不積弱？試問中國數億人民又怎能團結起來？

假如從「人與人之間」、「村莊與村之間」、「氏族與氏族之間」那種爭鬪精神看來，中華民族的確是一個「勇於鬪爭」的民族。可惜這個「勇於鬪爭」的民族並不勇於反抗，於是集鬪爭性與奴性於一身，變成爲十九世界西方漫畫家筆者那個拖着一條長辮子的古怪動物。

古調今彈

葉其真

的一杯咖啡，一這杯咖啡近十年間的漲價，也可以看出我們的生活程度。」

文不療生

說到「生活程度」，自然是牽涉到收支問題。以這杯咖啡為例，十年前，一般中下級咖啡室每杯只售三角，而今已每杯售六角，足足漲了一倍。他們的意思是指生活程度在收入沒有增長下的情況下，實際上是降低了。

這話題一撩起，又扯到日常生活中的物價和其他消費去，諸如茶樓的點心每碟由五角漲至九角到一元，理髮漲價三倍等等，總之，多是以倍數計算。

有那一類行業「物價穩定」的呢？大家不假思索，異口同聲地說：「是我們許多行家賴於維生的報紙。」這位朋友接着又幽了一默：「還有我們誠實經營、鐵不二價的稿費。」

報紙在數十年間，每份祗售一毫，間中也有些每份售兩毫的。但論起「份」，與從前有點分別，就是多數都增加了張數，實際上還減了價。

以賣字療饑的朋友，常常慨嘆自己的收入追不上物價的上漲，吃飯、飲咖啡、理髮、穿衣、住房，總之，衣食住行的開支都在直綫上昇，但我們的稿酬收入卻「停步不前」，拿十多年前的待遇來養妻活兒，其中辛酸眞不堪爲外人道，因此，難怪有些行家大呼收入「可恥」。

有一位專欄作家在「金色年代」寫稿說，如果他是依靠寫稿爲生，他可能早已餓死。有一位作家居然說要投筆不幹，甚至說要去「從賊」。也有人說寫作不如賣淫。他們之這樣說，當然不是眞的要去打刼、賣淫，而是在生活的重壓下，一種無可奈何的牢騷。

香港的文人有許多可敬之處，就是他們即使生活坎坷，仍嘔心瀝血地爲讀者製造精神糧食；有些人爲了應付生活開支，只好去找一份職業，在業餘時間來堅持寫作。香港文人的另一個優點就是「勤勞」，因爲他們深懂「勤能補拙」之道，以他們的「勤勞」來補生活的「支拙」，假使二十年前，他每日一千字已可活命，到現在非每日起碼三四千字不可，假使家裏吃飯的人口多，非日爬五千個格子不可，這還不過是維持一般水準的生活。行家中日產萬言的大有人在，這種「勤奮」確實驚人，這或許是以「速度」應稿酬之不變。從這種種現象，都可以看到「文不療生」的苦況。文人待遇問題從來也沒有人去管，倘若向老闆要求加稿費，他會說：「我的報紙也沒有加價哩！」

英華

到的新年祝頌語是「添丁發財」，自從「家庭計劃指導會」大力推行節育宣傳，香港的嬰兒出生率便年年下降，添丁兩字從此不受歡迎，「丁財兩旺」的揮春也早已成爲陳迹。在港人心中，一年之計在於財，人人夢寐以求發財之道，過年時給奉贈一句恭喜發財，有誰不立開笑口？迷信「口彩」的人更會因此而飄飄然以未來富甲三方之財主自居矣。

談「橫財」

其實香港人說的發財，指的乃是橫財，據「獨異志」所載，所謂橫財便是冥冥中能夠不勞而獲的意外之財。在這個工商業高度發展的社會裏，物質對人之引誘日甚一日，錢也就成爲眾所追求的東西，而普通人倘如克勤克儉，胼手胝足循正途掙錢，已不能滿足其追求物質享受的慾望，因此，不甘於安份守己、不甘於每月只能領取一份可恥待遇的人，便自然而然地希望獲得橫財，夢想在一夜之間無端端發達，過其優哉游哉的生活。

香港的橫財迷特別多，追求橫財也特別狂熱，他們奉「人無橫財不富」一語爲金科玉律，爲治家格言，過年時，「天賜橫財」、「橫財就手」之類的揮春也就成爲他們必買而貼之的「大字報」。此地橫財迷之狂熱，可從賭博之蔚然成風見之。在下卻認爲，賭博雖然是一條發財捷徑，但發財的機會不大，所謂十賭九騙，即使有贏有輸，賭博迷只要細心一算，長期平均起來，必然是輸多贏少，得不償失。眞正能大發橫財的，是那些懂得橫財兩字眞義所在的人，在他們心目中，橫財兩字另有解釋。第一是把心一「橫」，例如現今的搶匪刧匪，他們組織起來，大肆搶掠，其發財機會率高於賭博萬倍，甚至在幾分鐘內即可發一筆十萬八萬的橫財，即使不能逍遙法外，被捕判入感化院或入獄兩三年，日後坐擁巨資，即可過其優游歲月；其他如販毒賣假藥之徒，他們年年大發橫財，便是悟通了把心一「橫」，不理別人死活的道理。其二是「橫」行霸道之謂，這也是發財之道。據知有人盤據山頭，建立惡勢力凡十餘年，向院商市民跟踪騷擾，勒收苛索，由於橫行有方、霸得其法，十餘年來盤滿砵滿，一直未受干涉，唯其如此，眞是想不發達都幾難矣。

在下也因而悟到：如要發財，乃可「交心」——把良心交給魔鬼。在一片恭喜發財聲中，願將這發財之道奉贈普天下之財迷參考。

（代郵）「香港一居民」先生：大函敬悉。你寧願向區區一個雜誌作者投訴，可見有關方面的聞而不問及姑息養奸，正失去部份市民的信任，但我仍以爲你不妨將充份證據及資料向他們舉報，以盡市民之責。江城子敬覆。

江城子

從「解放」技術幹部想起

待旦

近來「社會主義祖國」的報紙雜誌，常常談到「解放」技術幹部的問題。據說，很多被下放到農場去挑大糞，下放到車間去洗厠所的技術幹部，都紛紛被調回原單位搞技術工作，甚至那些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技術幹部也獲得大赦，一些資產階級技術權威，還再次被扶上領導的位置。我不想分析中共當局不得不「解放」技術幹部的苦衷，也不想闡述被「解放」的技術幹部的眞正處境，因爲知道的人，不用我說也早已知道；不知道的人即使我說了，他們也不會相信。

楊振寧博士在那篇極力贊揚「社會主義祖國」的談話中，似乎說過，中國大陸並不適合像他那樣的科學家工作和生活。至於其他知識分子是否也這樣認爲呢？我不得而知。不過，如果有人認爲「社會主義祖國」是知識分子從事研究工作的理想場所，最好學習錢學森博士，回去「爲人民服務」，說不定也會當選爲黨中央委員會委員的。

揮之卽去・召之卽來

在「社會主義祖國」生活了這些年，我只想告訴大家，在所有知識分子中，最受到共產黨「優待」和「愛護」的，就是那些學習自然科學的技術幹部，這些人，在運動進行期間，雖然也免不了挨整被鬭，被下放到工廠、農村去「勞動鍛鍊」、「接受工人、貧下中農再教育」，但挨了一段時間苦，多數會苦盡甘來，蒙召回到原來工作的單位，去重[illegible]

，只要不表現得太壞，還不至於被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正因爲這樣，儘管同一級別的技術幹部和非技術幹部，待遇雖然一樣，但無論什麼時候，技術幹部都比非技術幹部吃香得多。甚至連找對象，技術幹部都佔了便宜。因爲不管「革命」口號叫得多響，生產總是不能不搞的。而要搞生產，也就離不開技術幹部。技術這個玩意，必須踏踏實實地學過幹過才會懂得，不光是學習毛著作，背背毛語錄就行。

搞運動的時候，就常常碰到技術幹部問題，有些技術幹部年紀輕，出身好，有持無恐，常常跟領導爲難，不整他不行，整他也不行。有一次，在韶關機械修配廠，我曾目睹一場有趣的鬭爭會，該廠有一位出身於城市貧民的二級技術員余某。他幹活倒認眞，就是有一付牛脾氣，常常頂撞領導，因而領導對他的印象當然不會好，但他也滿不在乎。

反投機倒把運動時，那位新近從部隊轉業來的黨支部書記，聯絡幾位車間的積極分子要整姓余的技術員。因爲他在大躍進時候，曾替工廠到廣州市購買過一些工具和零件，雖然大部份都有正式發票，可也有少部份只開白便。而白便（按：非正式發貨票）在財政制度上，是不合法的。若抓得嚴，應該不肯入賬，但「大躍進」時期，各生產單位由於指標高，經費多，擴充太快，無論技工，工具和原料都感不足。爲了完成任務，大家都拼命拉勞動力，拉技工，也拼命到大城市去搶購工具和原料。於是黑市交易也應運而生，國家市場沒有貨，黑市就[illegible]

有做過深入的研究，估計是部份幹部利用職權向國家套購，再轉入黑市。

搜購零件・惹禍上身

進行黑市買賣，在大陸連三歲小孩也知道是犯法的，但一些國營機構爲了完成本身的生產任務，也往往顧不了那麼多，照樣買黑市貨，而黑市貨當然不會有正式發票。有一次姓余的那位技術員出差到廣州去搞協作和學習先進經驗，臨走時領導曾叫他順便購買一些工具和零件，而領導也知道他們所需要的工具和零件是不易買到的，所以交待他卽使是黑市貨，只要價錢不太貴也買，於是他便照辦了。誰也沒有想到事過情遷之後，這件事不但還被翻出來，而且當作他的罪狀。

反投機倒把運動時，查陳舊賬也是主要的手段之一。一查之下便發現由姓余那位技術員簽名報銷的幾張白條，黨支部書記便指責他進行黑市買賣，並從中貪汚，要鬭爭他。

這位技術員也算是倒霉，叫他買東西的舊支部書記已經調走了，他買回的工具也用壞了，零件更是老早已經使用了。不但入賬的會計員也無法記淸楚，他當時到底買回一些什麼？具體的情形怎樣？而且連他自己也無法記淸楚自己一共買了多少零件，多少工具，每一件多少錢，新支部書記找他談話時，他竟支支吾吾答不出話來，這也就更加增加自己的嫌疑。

然而他又覺得自己的確沒有做過什麼錯事，既沒有投機倒把，也沒有貪汚公款，竟然惹上這個麻煩，也就愈想愈氣，認爲黨支書記是公報私仇，平日跟他談不來便利用這個機會來整他，無法沉住氣，跟支部書記做第二次個別談話時，就吵了起來，使黨支書下不了台。於是他也就被人揪上台去鬭爭，一連鬭爭了他兩次，可是他還是咬緊牙齦，堅決不肯承認，態度也相當頑强。在鬭爭會中，他當然吃了許多苦頭。尙幸那時還講究鬭理鬭法，不像「不化大革命運動」那樣無法無天。當時的鬭爭大會

文革」時那樣鬬爭法，又綁又打，濫用私刑，恐怕有九條命也不夠死。

開過兩次鬬爭會之後，支部書記認爲非加以認眞對付不可了。因爲在鬬爭會上他不肯屈服，別人說一句他駁一句，不但不能打下「敵人」的威風，而且打了領導的威信，經過一番研究，決定採用疲勞戰術，把羣眾分成兩班，大家流輪鬬，這一班鬬完了那一班接着鬬，不讓被鬬者休息。

拚死頑抗・終要低頭

別看這套戰術簡單，碰上了沒有幾個人是能夠頂得住的。姓余那位技術員雖然倔强，但碰到疲勞戰術，也一樣一敗塗地。鬬爭他第一天第一夜時，他還口角生風，無論誰上台揭發，都絕不相讓，一一反駁，鬬到第二天第二夜，他顯得疲態畢露，已經無法支持，鬬到第三天，他不但連站也無法站得穩，而且連眼皮也無力睜開。不得不屈服，不管別人說什麼，他都一味點頭認罪，那時即使有人說他殺人放火，强姦婦女，我想他也一樣會承認，我懷疑，處於半昏迷狀態的他，根本沒有聽清楚別人說的話。

毛公說，革命不是綉花、繪畫，鬬爭大會當然不會文縐縐。疲勞戰術似有點殘忍，但跟「文革」期間的鬬爭會比起來，卻是小巫見大巫。被鬬者幾天幾夜不讓睡雖然艱苦，但還不至於死去，也不至於殘廢，睡過兩天好覺，馬上又變回生龍活虎了。

在這場「戰役」中，姓余那位技術員雖然是失敗了，但他頑强的鬬志倒是令人佩服的。尤其是疲勞鬬爭會開始的第一天，他的演出可說非常精釆。那天晚上，接獲通知回廠開會的職工，也像往常一樣，吃過晚飯便匆匆趕回去，姓余那位技術員自然也在其中。他雖然知道又得挨鬬，但還保持着冷靜和鎮定。鬬爭會循着老套進行，先由主席說幾句「黨八股」，闡明這場運動的目的和意義，交待黨關於「坦白從寬，提拒從嚴」的政策。接着便說到廠裏開展運動的具體情況，貪污分子，投機倒把分子話的時候，積極分子間中帶頭呼幾句「打倒投機倒把分子！」「打倒貪污分子！」「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政治口號，接着的項目就是車間有關生產小組的代表，和其他積極分子，出來揭發姓余那位技術員平日的「反動言行」，揭發他的「糜爛生活」，追查他的經濟來源，要他老老實實向黨和人民交待，七嘴八舌地跟他算細賬，鬧足幾個鐘頭，而姓余那位技術員還是堅持不承認。

按照以往的經驗，一般鬬爭會多數在十點半左右宣告結束，再遲也不會超過十二點，免至影響生產，可是那一次，從晚上八時一直鬬到第二天六時，羣眾雖然輪班，但也感疲憊不堪，被鬬者的精神當然難於支持，凌晨四時左右，姓余那位技術員表示願意承認貪污了，願意坦白招供了。黨支書以爲勝利在握，便向與會羣眾宣佈，要求大家肅靜一點，提起精神來聽「貪污分子」的坦白，看他的坦白是不是徹底？有沒有隱瞞。羣眾聽見黨支書這麼說，馬上靜了下來，可是姓余那位技術員並沒有開口說話，只是轉身朝平日用來寫通知的那塊黑板走去，在黑板上寫上「一元」兩個大字。大家看到他的舉動都楞住了，到底還以積極分子們富於鬬爭經驗，見到這種情影並不氣餒，腦筋一轉馬上想出應付的辦法來，直起喉嚨大嚷：「呔！你只貪污一元？有誰相信？能夠貪污一元就會貪污兩元，也會貪污一百元……」

認承貪污・一元都冇

「對！即使第一張白條你只多寫一元？那麼第二張白條呢？誰敢擔保你不多寫三幾元？」

積極分子們七嘴八舌地大叫大喊，要他從實招來。那位姓余的技術員寫上「一元」兩個字後，剛往回走兩步，聽見他們在下面叫，便轉回身去，大家也伸長脖子想看看他再寫些什麼。料不到他卻在「一元」的下面，加上「都沒有」三個大字，人羣中不禁發出一陣笑聲來。黨支部書記雖然氣得發抖，但也使不出什麼殺手鐧。只好繼續使用疲勞戰術供詞定案處理，下放他到工業局農場去勞動鍛鍊。

經過這次打擊，我以爲這位姓余的技術員恐怕要在農場安家落戶了。因爲「反投機倒把」運動之過又大搞工業下馬，接着又搞「四清」。看來他絕不會有翻身的機會。可是結局卻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大約相隔半年，在路上碰到他時，他已經復職了，因爲機構修配廠不屬於「下馬」的單位，技術人員本來就不夠。他下放後人手也就更少了。平時還免强可以應付得來，但是，假如技術股有人出發到外地去，或者有人請病假，就不夠人手，只好把他調回來，還說他在農場那幾個月勞動表現好。

我不知道「社會主義祖國」的工農業生產，是否眞如「人民日報」所說的那樣，增長率高達百分之十一以上。我只知道，自從「大躍進」以來，在整整十三年中，幾乎沒有一年是可以安心搞生產的。五八年「大躍進」躍出一個「大飢餓」和「工業下馬」，經過幾年調整，六四、六五年工業才正式上馬，可是六六年又搞「文化大革命」，如此搞法假如也能連續增產的話，實在是奇蹟。

寒窗雜憶

小說

賊

田韋

張剛頓了一頓繼續道出他的故事：

在我的想像中，到了共產主義，人人穿鞋踏襪，村裏有學校、敬老院，和設備優良的醫院，公路通到了山區，文化普及了鄉村，人民過的是愉快、幸福的日子，到處充滿了歡樂和歌聲，爲了實現這美好的理想，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畢生精力，貢獻給這「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也是值得的！

娘對我道：「阿剛，娘辛辛苦苦把你供到高中畢了業，讀了十二年書，今日卻回來嗅牛屁股，你這算是怎麼回事哪！」

我反而道：「娘，我不是不想再讀大學，可黨和政府要我們回農村建設家鄉，我們又怎能不服從分配呢！」

「不讀書就在外面找個工作做也好過困在山溝裏哪！做生做死還不是個山巴佬！這十二年書是白讀了！娘的心機也算白費了！」

我嘆了口氣，無又奈何道：「娘，你知道我心裏也怪煩的，不過，事情哪裏由得自己作主，你想讀書，你想找工作並不是想就行了，政府不答應，黨不批准，一切都是白費，鬧情緒還不是白搭！」

「唉！」娘嘆了口大氣。她老人家可是眞心煩，其實，這又有甚麼辦法！

我安慰她：「娘，別心煩了吧，咱們窮山溝很需要我這樣讀過書的人的，小孩們讀書都要到十里外的小學校，連醫務所都沒一間，村裏識字的沒多少個，生活太困苦了，我回來可以替村裏做好多事的，還不都是一樣！」

「阿剛，那裏就會輪到由你話事了，村裏吳先

「娘，你怎能把我和吳先生相比，他是讀死書的老八股，只會搖頭擺腦之乎也者的書呆子，我……」

娘扳下臉，不高興的道：「吳先生是個好人！村裏誰個不知道！你讀了幾年新書，先生沒教怎麼敬老尊長嗎？村裏人家有紅白好事，求到他寫個帖子；外頭有書信來請他給看，吳先生從沒拿過架子，要人一分一毫的。你在省城讀書時，寄回來的信還不是人家吳先生給讀給我聽？阿剛，你可不能亂說話吳先生哪，後生仔，可要學得忠厚，你要是學得吳先生心性爲人，娘也就高興了，誰不敬重哪！」

我只好搖搖頭不再說話了。這村裏的老一輩子，都對吳仲甫那老頭子敬重得不得了，當然，我不是說他有甚麼不好，只不過，他只是個教過幾年私塾，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腐學究吧了，兒子六年前死了，媳婦守不下去，丟下個孩子也跑了，吳老頭帶着小孫子捱着日子，也不知怎麼過，幸得村裏人厚道，時時周濟他，我對他也很同情的，年前暑假在家，娘還叫我送過好多次吃的用的東西給他。人是好，可實在肚子裏有幾滴墨水？偏偏村裏人當他是「讀書人」「斯文人」，像大學者般的敬重，這，我心裏可眞不服氣！

回家兩天，我就去找大隊黨支書記，把我回鄉務農，準備爲家鄉「共產主義建設」出力，並且提出村裏辦學校、設醫療所，搞青年文藝活動……等等意見洋洋洒洒的提出來。

書記噴了一口濃烟，望着屋樑，似笑非笑的對我道：「你提出的意見很好。不過，村裏的一切建設，上級和黨委會比你更了解更有計劃了。你回來參加農業生產，很好！首先要參加實際勞動，鍛鍊自己，充實自己，改造小資產階級的……的，的……

來，眞想不到！我除了當堂爲之氣結，翻白眼外，還能有甚麼表示！

「不過，你可以參加本大隊的基幹民兵工作，你出身好，受過教育，我們正需要！」他拍拍我肩膀，一副十二分信任的表情，「近日村裏出現了反革命事件，是的，反革命破壞事件……」

「甚麼？村裏有反革命事件？」我一下子傻了！這可眞是沒想到的，反革命分子這麼厲害？

他猛吸兩口烟，把烟屁股一扔，一副好嚴重的神情：「怎麼沒有！黨和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的，他們會千方百計進行顛覆、破壞，唔……」他背不出來那條「毛聖旨」了，搔搔頭皮，掉下好些白屑來：「村裏的稻谷還沒成熟，還在灌漿，敵人就進行破壞了！那些早熟的稻谷剛剛開始黃了谷尾，昨夜就有敵人來偷盜了！這是反革命行爲！這是現行反革命！我們一定要抓住敵人！粉碎它的陰謀！」他顯得非常激憤。

「有人偷谷子？」我這才明白了一些頭緒。

「對！昨夜有人偷摘谷穗，把熟了的谷穗摘去了！」

「摘谷穗？這種偷法我還是第一次聽到的！只有用鐮刀割谷子，可沒見過摘谷穗的！

他見我顯得大惑不解的模樣，解說道：「這個敵人好狡猾，把黃了的摘了，青的不要，一枝谷穗只摘尾下幾粒！」

我笑了起來！這賊也太好心了，不熟不摘，難道怕「暴殄天物」雷公劈？眞奇怪！「偷了多少？」我問。

「不能笑！」書記老爺扳着黑臉：「雖然給偷了不多，只損失三兩斤吧，這可是個大問題！」

我臉上不敢露出笑態來，心裏可實在忍不住。他說兩三斤，一定是報大數，大概一斤半斤怕是有的。

「所以，阿剛，你要負起責任來，今晚開始，

我就答應了。

剛交秋，水田裏的稻子還在抽穗灌漿，離秋收的日子還遠着呢！可據娘說村裏好多人家都已斷糧了。

「不是收成不好，今夏早造每畝還多收了三五斗呢！可又有個甚麼用，公糧啦，餘糧啦，儲備糧啦，還有甚麼援越糧，戰備糧，水利糧愛國糧……全給量去了！多收幾斗還是等於沒收！這可眞叫人心驚了！這日子怎麼捱到秋收哪！」娘滿能而憂愁的嘆道。

「娘，村頭那幾畝早熟谷子不是開始黃尾了嗎？不會餓死人的，要是眞的接不上，政府和黨也不會不理的。」

娘看着我，那眼神，就好像我是個外太空來的怪物，好一會才嘆了口氣：「唉，阿剛，你讀了幾年書，眼睛都讓黑糊糊的字糊住了，前幾年餓死了多少人哪！吳先生的兒子就是餓得水腫給脹死了的！全身腫得裂了，直流黃汁！還有村頭二嬸子家，全家吃野芋頭中毒死了！肝炎啦，死了多少人！那柱子餓得頂不住，吃谷糠拉不出屎，活活給憋死了！你還說甚麼不會餓死人，阿剛，說話得睜開眼，得摸良心哪，要不，那些枉死的人死了也不眼閉哪！」

我無話可說了。娘說的都是眞話，那些事都還記得淸淸楚楚的。

「娘，不說這些了吧。村頭的早熟谷子叫人偸了！」我道，「我今晚起要去守哨。」

「甚麼，偸了！」娘睜大了眼，半晌說不出話來，好久才道：「那是全村人的命脈，大家全望着那幾畝早谷接駁的，誰個沒良心的偸了！」

「就是，這個賊也眞可惡，今早我去找黨支書記，他告訴我的，昨夜才現覺叫人偸了。」

「偸了多少？」娘焦急地問。

「不多。書記說有三兩斤，我看沒那麼多吧！」我笑道：「這賊也眞奇，只把谷穗尾幾粒熟了的摘去，其他沒損一粒，似乎挺好心機的！」

我娘就是這麼個人！

「聽隔鄰三大娘說吳先生的小孫子狗兒生了病，又斷了糧，阿剛，待會兒你去村頭守哨順道去探探吧，帶一升米去，孩子病可不能陪着大人吃雜糧，沒米谷到肚不行！」

「知道了，娘。」我應道。這倆爺孫，也眞可憐！

那夜，娥眉月斜掛在半天。雖說白日還是熱得難頂，可一到夜，山風一吹，倒有點涼意。

我拿着娘用手巾兒裹着的那升米，踏進吳先生的那間舊泥磚屋子：「吳先生，吳先生在家嗎？」我叫道。

屋子裏黑漆漆，沒燈沒火，也沒人應。我摸出電筒照照，除了兩條板櫈一張枱子，空空的甚麼也沒有，這，眞叫家陡四壁了！可憐！

我把米放在枱上，向裏間走去。手電筒照在一張板床上，我嚇了一跳，上邊躺着一個骷髏似的人！是小狗兒！

「小狗兒！小狗兒！」我搖搖他。可是，他睜着滿是白雲的眼睛，張大了口不答應。我發覺他身子涼得沁人，忙伸手摸摸心臟，沒有一點動靜！煞時，我全身毛骨直悚！天，小狗子死了！

「吳先生！吳先生！」我奔出破屋，狂叫着往村頭奔。我不知道他到哪去了，只是見路就跑，沒有目的。

我邊跑邊叫，也許當時我的聲音大可怕了吧，引得村裏的狗也沒命的狂吠起來。突然我見到前頭一個搖幌的人影，正往山邊鑽，是吳先生！我跑得更快叫得更響了，不消一下就給我追上，伸手一把抓住他的背脊。

「吳先生，你……」我喘着氣，說不上話來。

吳先生身子像篩米般的發抖，失神的雙眼茫然的望着我，又黑又髒佈滿皺紋的臉是那麼的驚駭欲絕，手裏捧着的竹筐籮傾倒了，滾下一把谷子來。

「啊！」我突然觸想起，不由自主發出一聲尖

娘，騙了全，騙了公村的人！「賊！你是賊！」我憤怒得咆哮起來！

吳先生身子縮成一團，手掩臉，像要鑽入地縫裏去。

不知甚麼時候，身邊圍了好些村裏人，他們默默的盯着我，默默的，像偸谷子的不是那老頭而是我。

「小……小狗，狗兒……病、病了……我、我想給他、給他熬碗粥……」許久，他才掙出一句話來。

「小狗兒？」我紅着雙眼、瞪着他，咬牙切齒的道：「小狗兒已經死了！死了！我剛去了你家裏、他死了！」

「啊！」人羣一陣震動，好些人驚呼起來。

吳先生掩着臉的雙手突然移開，深陷的大眼望住我，那神情好不可怕，「狗兒……狗兒死，死了……」他夢囈般的呢喃，突然，身子一歪，倒了下去，一把谷子洒在地下。

「吳先生、吳先生……」幾個人上前抱住他，又挾又捏的忙着急救。

我只覺得頭昏腦脹，默默地離開了人羣。

埋葬了狗兒的當晚，吳先生也死了，是懸樑自殺的。聽說，他留下幾個字，意思是說無而目再見村裏的人。

娘哭得眼都腫了。葬吳先生的棺木的娘留着準備自己歸老用的。我在吳先生的墳前披蔴、磕頭，娘要我這樣。我也覺得這是應該的。

可是，村裏人對我仍不原諒……

那混帳的黨支書記還表揚我，說我鬪爭性强，階級立場堅定……我×他娘的，這畜牲！

我的良心始終不得安寧，負着沉重的罪孽。吳先生的死，雖不能說完全是我造成的，但，我是有一份罪過的，我供奉他的靈位，也就是藉此表示贖罪罷了。除此，我又還能怎樣？

（完）

「食在廣州」的今昔（下）

四郎

九如茶樓的盛衰

說到廣州的茶樓，門面裝修最具特色的是「如」字派。有「惠如」、「東如」、「南如」、「得如」、「太如」、「多如」……等九間。一九五六年中共拍了一部「羊城暗哨」的電影，許多場景都是在「東如茶樓」內拍的，外表看去，頗像一座富麗堂皇的牌樓，顯得軒昂而寬敞，樓底飾以彩色浮雕，樓門圓柱嵌以對聯。

說起九「如」茶樓，我又想起一件事。那是一九五八年以前，我和所有廣州人一樣，在中山三路一帶常常看到一個古董的老人——那是一副瘦長的面孔，留着一撮斑白的山羊鬚，穿着得四季如常的布長衫，另外還持着一根拐杖，那手杖的杖頭掛上女兒家所用的紅頭繩來吊連串的銅錢。他那副模樣頗似杖頭掛錢沽酒的東坡呢！

這位摩登東坡很喜歡逛街，但他逛街必是坐着三輪車子，而且必是拄杖端然而坐。他所至之處必是往日那「如」字派的茶樓，他就喜歡在那些「如」字派的茶樓之前悵然地凝望。

許多市民都知道，這個怪老頭便是當年「九如」樓的主人，他的年紀固然七十以外，自然是兒孫滿堂而且兒孫也必是分佈各「九如」樓中，各當方面的。

但，像他那樣的家庭，在中共的統治下又哪會美滿呢，在「三反」、「五反」的年頭，他的一家被帶上資產階級的帽子，在那殘酷的歲月，他的一些兒孫被鬬死了，他本人也神經失常。在一九五八年以後，這「怪老頭」便消失了——大概是死了，

迷信中共那時期「共同綱領」中所謂「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的話，他們的結局自然始料未及。

名菜美點展覽會

一九五六年，在廣州文昌南和第十甫交界處的「廣州酒家」內，由全市飲食行業在此舉辦了一次「廣州名菜美點展覽」，這真是盛極一時之舉，在市民事後想來都說是一次莫名其妙的怪現象呢！

那一年，怪事也特別多，市民們可以從許多的報章和刊物上看到一些關於美化生活的號召，許多印染的工廠和時裝商店都受到輿論的鞭撻。在廣州日報上會看到：「妹妹，在這偉大的時代裏，爲什麼不穿得更漂亮一點呢？」（這是廣州日報上一個專欄所用過的標題，事後這又受到了批判）那時還有一份叫「漫畫」的刊物上，就出現過許多對只懂製作「列寧裝」、「解放帽」的服裝商店，以及只懂製作「柳條」花紋的工廠予以極其辛辣的諷刺。在飲食方面，輿論也對各酒家取消了傳統製品而感到強烈的不滿。（筆者還記得，那時還颳起一股反對虐待父母以及違反婚姻道德的風氣，另外反對中共的官僚作風也常出現，比如「新局長到來之前」，「不拘小節的人」，便是那時的諷刺影片。在海外，許多人以爲因五七年中共提出鳴放政策，而有所謂大鳴大放的，其實中共之提倡鳴放只是一種「導向」，而大眾要發洩、要鳴放的苗頭在五五年底已開始了。）

廣州的「名菜美點展覽會」就是在上述的社會情況下出現的。

以實物展出的，而且在每項展品之下都加以選料、切洗、調味、火候、時令等說明，如果是「招牌貨」，則必加註製作酒家和廚師的名號。像「大滿漢」、「小滿漢」這些頗具歷史性的菜式，其所附的說明更是不厭其詳了。提到「滿漢席」在此不妨附說一下：那次展覽中的「滿漢席」的菜式十分多，據說要分好幾天才吃得完的，至於詳細的內容我已無法記憶，但和「楊州畫舫錄」裏面所說「滿漢全席」的內容卻是大不相同的呢！

那時的廣州市民如果對某項展品有興趣時，是可以預約，也有些到按展品所指示的酒家「幫襯」以一快朵頤的。比如一個好吃雞的人，他可以吃到「務農」所獨一經營的「牛奶雞」；也可享受到：「半甌茶室」的「手撕雞」；「品榮陞」的「芝麻雞」；「廣州酒家」的「文昌雞」；「利口福」的「蜜軟雞」；「寧昌飯店」的「鹽焗雞」；「亨棧茶樓」的「桂花蟬雞」；「林園」的「檸檬雞」；「小南園」的「骨香雞」……如果要吃東、西菜，要吃兔、吃蛇、吃狗、吃貓、吃狸、甚至吃蟾蜍、吃禾蟲，那都會容易找到去處，那時的廣州市市長朱光在填寫五十首「廣州好」（憶江南）詞，其中一首是：「廣州好，茶室最清宜，××××，樓頭風月約相知，把酒話襟期。」看，那是多麼的一副「太平景象」呵！

在中共統治的二十年中，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應是中共的黃金時代，在一九五七年後便開始走下坡和日漸多事了，而上文提及一九五六年的「昇平景象」卻正是中共那黃金時代的迴光返照呢！

番薯宴

就在「廣州名菜美點展覽會」結束不到半年時間，在太平南路和一德路交界處的「陸羽居茶樓」便出現了「番薯宴」的展覽，市內各團體都動員人們醵資去赴「番薯宴」，所謂「番薯宴」是名符其實獨沾一味「番薯」而已，但在酒家名廚予以煎、

柴盒背面的方寸之地，都一律印上一首打油詩：「番薯也是寶中寶，價格便宜營養高，多吃番薯省米麵，支援國家建設好。」那時隨着對番薯的宣傳而來的便是「節約口糧」口號的提出，普通街坊、企業、甚至學校都日日夜夜，大會小會的要求各人自動報減自己的口糧配額，各茶樓的食品也顯著地緊縮，像「陸羽居」、「品榮陞」、「半甌」、「務農」、「六國」、「七妙齋」，等有名的茶樓便都在這時期歇業了，當然中共對歇業情況是稱爲「調整商業網」，而斷不肯承認是國內經濟政策的失敗的。（直到一九五七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纔肯轉彎抹角地承認經濟上的倒退，但又諉過於一九五六年的「自然災害」。）

從一九五六年夏天的「廣州名菜美點展覽」到該年年底的「番薯宴」，這是兩種經濟時期的一個轉角，此後的十多年便從「番薯宴」、到「西施菜」、「蔗渣粉」、「小球藻」、「米糠餅」，我們洄溯伊始更覺一九五六年中的經濟轉折是意味深長的。

中共在一九五六年對一億二千萬的農戶個體經濟改變爲集體經濟，這種措施配合上暴力自然不會造成社會財產的損失和破壞，也沒有因之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但農業產品和副產品卻驟然萎縮了，這眞是立竿見影的事實，也同時是未來饑餓災難的先機呢。可見一種制度的効果並非僅紙上的宣傳可以改變其必然的効果，吉拉斯在「新階級」中嘲弄爲蘇聯農業政策的失敗；馬芝指出了東歐共黨國中，除了波蘭之外，所有「共黨國的集體農業都無不失敗」，而中共的農業政策的結局卻也正好給前兩者的論調予以一個有力的補充例證呢。

有饑饉、沒自由

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廣州仍有純粹的西菜館，如沙面勝利大厦旁邊的「經濟辦館」，財廳前的「太平館」、長堤的「大公餐廳」，以及大馬站口的「大公餐廳」（支店）這些都是廣州人吃西菜的去處。如果光憑想像，在中共統治下的西菜館，該是館，能光顧的人大概都是一些歸僑、僑屬、或港澳歸去的旅客吧，這猜想固然不錯，但也未盡然。說出來也叫人感到意外，多年來這些西菜館的客人中，卻絕大部份是些失學、失業的社會青年。

從一九五八年底開始，頻年來社會青年問題一直是廣州的一個嚴重問題，在大躍進時，中共當局提出了「戶戶無閒人」的口號，因此導致了大量在學的青年退學而求職，可是在該年年底卻來了一個「大躍進」，大量的工礦企業下馬，因之做成了大批的「社會青年」，而廣州的西菜館便是最多這類青年進出的地方。

局外人也許又會以爲那些出入於西菜館的青年都是一些流氓、阿飛吧？要不然，一般的社會青年又從何得來這種消費能力呢？如果讀者會有這種估計是錯了。

在廣州的社會青年中，阿飛的形成是不容易的一回事，因爲早在一九五四年，自「紅棉舞廳」事件發生之後，中共曾在廣州進行過一次打擊流氓阿飛的運動，廣州市有名的阿飛如：黎啓鳴、馬小彥之流都被判處了五年以上的徒刑，（其實在刑滿後也不能返回廣州）有些從此變成了廣州公安當局的義務密探（有如香港人俗語所謂「二五仔」）而這些人也是長期的處於半自由的狀態，在社會上也不敢亂說亂動。

也許人們又會問：經濟辦館的一個常餐便要一元五角（人民幣），一位喫啡奶茶便要三角五分，一個全餐便要三元五角，像這樣的高級消費大陸社會青年又如何可以消費得起呢？但據我所知，在廣州人當中很少人當得起這樣高昂的消費，一般到西菜館的只是呷杯喫啡，或吃個雪糕而已，社會青年便以一杯喫啡或雪糕來消磨他們那失望、痛苦的日子。記得「大公餐廳」曾出售過每杯七分錢的冰水，那時候生意之旺便遠勝於「太平館」和「經濟」。成了廣州閒散青年最集中之地。

青年人是富於理想的，也是敢於鬪爭的，廣州的社會青年閒坐在喫啡室中，他們自然會談及各自的

那些西菜館是適宜於青年們討論秘密事情的，那幽暗的燈色，低沉的樂響，青年們大可以在此環境竊竊私語而不會輕易地爲別人所注意，而且西菜館的營業時間比起普通茶樓還要長兩小時，並不像像普通茶樓那樣有一日三次的開市、收市的麻煩，（廣州市的茶樓在收市時是要「清客」的）。

在中共的公安部門，對於西菜館的顧客情況也並不是一無所知的，他們在各菜館中都派有秘密警察，「太平館」的八號「服務員」，「經濟辦館」坐櫃面的「光頭榮」便是作孽太多，人所共知的秘密警探了。

到一九六二年以後，中共又將各西菜館變成了中西合璧的地方，故意讓許多有喝茶習慣的人，招徠進去，打破了原有的氣氛環境，從此，那些社會青年的聚集處便轉移到「新華音樂廳」、「海珠音樂茶廳」和「花鳥音樂茶廳」。到了一九六三年，「太平館」三樓又改爲音樂茶廳，於是許多青年又重新被吸引過去。在那裏又成了偷渡會館呢。

一九六〇年，大陸的饑荒歲月開始了，中共從提倡吃「番薯宴」到「蔗渣粉」、「豬肝素」、「稻草粉」。於是「三面紅旗好、番薯、蔗渣、禾稈草」這句話也在市民的口中流行起來，本來在大陸說怪話的人，稍一不愼便會被監禁、鬪爭、判刑，但在恐怖的統治下，人們的憤怒卻依然能化爲嘲諷，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盡敵而返，敵可盡乎？」其時人們的不滿情緒是極其高漲的。

同時大批的農民逃荒流入廣州，海珠橋和海珠廣場等處，雖然中共當局三申五令地嚴禁盲流入境，全市大小茶樓和旅店、街頭都不時地進行突擊搜查，華僑新村收容所每天都押進和押出過千的四鄉農民。農民進入城市的確是有點兒盲目，雖然城市人的口糧比農民多些，但市民也是不夠吃的，那些盲目逃荒的農民向廣州亂衝了兩三個月之後，也就漸漸減少了。「盲流」的減少，對中共是有利的，但也給農民們一個教訓是：在中共統治之下，並無一處是天堂，所謂：「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中州風雨

肖田

陪專家也算政治任務

徐諾苦笑了一下：「我的天，妳怎麼一篙子打沉一船人，連我也帶上了？誰使妳生氣，又是誰把妳們女人當玩具啊？」

崔婉姬也覺得自己太激動了些，稍平平氣，說：「是趙玉山啊，他召集了十多二十個女同志去開會，連小苗不屬於幹部編制的也叫去了。你猜他要我們完成什麼國際主義的政治任務？是叫我們今晚到城裏人民會堂陪蘇聯專家跳舞！他說，因為怕大家對蘇聯專家失去禮貌和熱情，所以先和我們開會說清楚，要我們盡量打扮整齊，熱情大方，講究儀態；說蘇聯人在男女之間比我們中國人文明，在開舞會時不要拒絕專家的邀請，就是摟得近一點，也不要覺得害臊，還說人家蘇聯男女朋友接吻都是很平常的事；眞虧他說得出口。他還說，蘇聯專家不遠千里來幫助中國建設，表現了高度的國際主義精神，我們在舞會上要蘇聯朋友表示友好，也是國際主義精神的表現。說什麼參加這次舞會是黨給予我們的光榮政治任務。老實說，我聽了令人反感，這簡直是把我們當玩具。」

「妳怎麼想？小苗？」徐諾問。

「我的媽呀，我完全不懂跳交誼舞那玩兒，要說扭秧歌、打腰鼓，咱還可以來兩下子，要我去跟外國人跳那洋玩兒，一定把我臊死啦。」小苗說着，臉上泛起羞暈。

「妳知道趙玉山為啥叫妳去嗎？我的心裏明白，是因為看見妳長得漂亮！」崔婉姬說。

「哦？」徐諾感到愕然。

「可不是？小苗在會上說她不會跳舞，他還是强調要小苗去參加，還說，如果小苗沒有稱身的衣服，他可以設法借給她穿。」

「盡是叫靚女去參加這樣的舞會，還要加上冠冕堂皇的名義，這種人的思想眞是腐朽庸俗透頂。」崔婉姬接着用廣東話對徐諾說。

「那麼，妳們決定參不參加？」徐諾問。

「我不會跳舞，又不會交際，去有啥用，我才不去。」小苗說。

「我也不去，這又不是自己的工作任務。」崔婉姬嘟起了嘴唇。

「妳們不怕上級大帽子壓下來？」—

「我的姑奶奶，妳別光火，我不是笑妳們，而是覺得這個『國際友誼』舞會有點滑稽，那門兒，也虧趙主任才想得出，這是一篇妙趣的小品文材料。」

「有病不能參加」

傍晚，一輛漂亮的匈製大型房車停在七里河工地指揮部的院子門前。這輛車子是載參加舞會的女同志到人民會堂去的。

趙玉山在吃過晚飯之後，忙着催被點了名參加舞會的女同志進城，他從這間宿舍跑到那間宿舍，老嚷着「快點，快點」，忙得不亦樂乎。

現在，他走到崔婉姬宿舍的門口，門掩着，他用手指彈了兩下：「小崔，小崔！小崔在嗎？」

「誰呀？」裏面甕聲甕氣的問。

「我是老趙呀，怎麼，聽不出來嗎？」

「啊，趙主任哪，有啥事呀？」還是甕聲甕氣。

「叫妳去參加舞會唄。怎麼，妳在換衣服嗎？」

「趙主任，咱可抱歉啦。」

「有啥事？」

「咱不能參加啦。」

趙玉山一聽不對頭，沒有招呼一聲，便推門走進崔婉姬的宿舍裏。房裏還有兩個女幹部，看見這不速之客闖進來，不禁向他瞪了一眼。

「為什麼不能去？」趙玉山還沒有看淸房裏的情形，便劈頭一問。

崔婉姬躺在床上，有被子蓋到下巴，只露出一個頭，她瞧也沒瞧趙玉山，只望着天花板：「我身體不舒服。」

「什麼？妳說什麼？今天下午還好端端的，怎麼一下子身體就不舒服了。」

「不舒服就是不舒服，誰也不能保沒有頭昏腦脹，腰酸腿疼的。身體要鬧病，誰也無法預料。」崔婉姬還是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

「同志，這是啥時候？妳可不要鬧彆扭啊。」

「趙主任，誰跟你鬧彆扭？咱身體不舒服怎能跳舞？」

「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卻無法領受你的『好意』和遞獎。主任，你還是去通知其他人吧，不要阻延了你的時間。」

趙玉山一聽，知道崔婉姬不耐煩跟他說話，眉頭頓時擰成一股繩。而且崔婉姬這話還帶有下逐客令的味道，使這位主任暗自光火，他再注視了崔婉姬片刻，咬着牙强抑着怒火說：「同志，妳不去，我不强迫妳，但我要明白的告訴妳，指揮部點妳去參加這次國際友誼舞會，是給妳的一項政治任務，妳說有病，行，但是明天妳必須向指揮部交出醫生的證明，不然的話，只能把妳的態度看作是故意搗亂。」

說完，帶着一臉怒氣登登登地走出房門。

崔婉姬看他走出房門，馬上從床上彈了起來，不服氣地朝着趙玉山的背影說：「哼，亂彈琴，想拿政治來壓人，辦不到！」

她的同伴以疑慮的眼光看着她，替她擔心。

她在說完話之後，頹然地靠在挨床的牆上，她不知道趙玉山會因此給她製造什麼麻煩，她憑自己的常識預感到，這件事是不會風平浪靜地平息的，而明天就要過第一關了。

「權」與「理」

工地廣播站一片沉悶，崔婉姬和苗淑霞都沉默地工作着，這兩位姑娘都消失了往日那種富有青春氣息的歡愉。

徐諾知道她們各懷心事。小苗昨夜到底被趙玉山叫去人民會堂做陪襯，這是違反她心願的；而崔婉姬則擔心着領導來找她的麻煩。

徐諾在處理着各工區通訊員的來稿，安排今天的廣播節目，小苗放着唱片，崔婉姬用手肘枕下巴，伏在辦公桌上，一動也不動。

「崔同志，妳不去倒好，這舞會可把我窩囊死了。」小苗帶點怨氣地說。

「我就不賣這個賬，」崔婉姬的頭抬也沒有抬，「什麼『國際友誼』，簡直胡扯，要增進國際友誼，何不叫全體幹部一起聯歡？名義是堂堂正正，動機卻腐朽透頂，把我們當作交際花！」

她的話像打機關槍那樣，要把內心的不滿一下子全部發洩出來。

「是呀，人家都說不會跳舞，趙主任還是死纏白賴的要我去出洋相，還說不要埋沒了我這副俏模樣，這是什麼話？」苗淑霞心裏也有點氣。

徐諾俏皮地朝她們笑笑：「都事過境遷了，還嘍什麼？妳們心裏有氣，莫不成要把趙玉山吞到肚子去？」

「你不知道，我的事情還沒了呢。」崔婉姬說。

「難道還要妳去搞友誼外交？」

人家；再說，我又不是上班時間無故缺勤，用不着開醫生條子請病假，憑什麼理由要我這樣？」崔婉姬把頭抬了起來，振振有詞。

「那麼，妳就乾脆來個置之不理，看他怎樣？」

「說得好輕鬆，趙玉山給我燒了貓鬚，一定不會和我善了的。」

「難道他敢吃了妳？世界上還有公理麼？」

「公理值多少錢一斤？在他們眼中，下層幹部只是供他們宰割的對象，有什麼公理可言！」

崔婉姬這話使徐諾吃了一驚，這句話說得夠大膽，但徐諾能體會到，這是她通過切身感受而說出來的話，徐諾覺得這姑娘漸漸懂得一些「革命世故」了。

「別激動，同志，妳也別擔心，如果有什麼不良後果，我想，『言其實』的言論總會揭露出來。」

「你的善良願望我很理解，但在我看來，你的善良導致你有時糊塗，在權和理的鬬爭中，歷史上還沒有一次由理得到勝利。」崔婉姬態度嚴肅地說。

「妳是說，强權即眞理？」徐諾問。

「在理論上，强權即眞理是說不通的；但在事實上卻完全是這樣。」

「天人！妳簡直是天人，妳思想成熟的程度令我感到吃驚！」徐諾感嘆地說。

苗淑霞瞪着眼呆呆地望着他們說話，她感同身受，對崔婉姬的心情非常理解，而且給予同情；可是對於什麼「强權」與「眞理」云云，她的理解就不是那麼深了。

故作神秘

崔婉姬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晚上，汪培志以頂頭上司的身份找她談了一次話。

政工科的辦公室，汪培志坐在他的辦公桌上，翹着二郎腿，這個姿態，完全失去了他平日的溫文爾雅的君子風度。崔婉姬被通訊員小劉叫進來的時候，他已經在辦公室這樣坐着等她了。

「請坐，」汪培志噴了一口烟，「妳知道我叫妳來談談，是因爲什麼嗎？」

崔婉姬心中早已明白但她裝作惘然的樣子：「不知道，科長！」

汪培志笑了笑：「眞的不明白？恐怕妳自己心中有數吧？」

「科長，你有什麼話要說儘管說好了，我們用不着猜啞謎，而且我實在猜不透你的意思。」

「聽說妳昨天晚上有病？」汪培志說這話時，目光陰鷙地望着她。

（二十一）

蹄聲劍影錄（八十五）

政府忽視青年工作

地方官每每不知因勢疏導，使青年了解眞相，卻用高壓手段，逼成未投靠中共者眞個投靠中共了；已投靠中共者，則甘心爲之効死而不辭，至有偸渡黃河，不辭跋踄，奔到延安以爲榮。地方官既漠視青年，總不關心青年，也不爭取青年，使青年報國有心，請纓無路。

等到「疥癩之疾」已成，依然忽視，甚而挾共自重，言之痛心。

迨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成立，全國青年在團長蔣公號召之下，作第三次青年的大結合，奉行三民主義，爲抗戰建國而奮鬪，使青年發揮其力量，使青年貢獻其熱忱，於是三民主義青年團於數年之間，組織的發展，一日千里；工作之成就，不可以數字統計，我們可從「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青年從軍，便知青年團的成就。

至民國三十二年青年團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重慶的馬家寺，一時俊英，集中陪都，使中共聞而寒心，奈何自毀長城，將如火如荼的青年組織，强行合併，使已參加團的青年爲之灰心，未參加團的青年，爲之裹足，敵則吸收，我則閉門，故戡亂初期，青年很多投入土共，如廣東省立長沙師範校長方惠民率領學生，演出「陣前起義」，就是其例子之一。我不是指責誰人，只能說是屬於天意，但痛定思痛，回溯前塵，乃告於後世者此爲中共坐大內在原因之二也。

美國的狂妄干涉

美國自世界第二次大戰以還，即以領導自由世界自居，尤其租借法案通過以後，美國以資源獨厚，物資豐富，以戰畧的物資，作戰的器材，大量援助友邦，此種人溺已溺，見義勇爲的行動，使人欽佩。但以此自以爲德色，造成自大，干涉受惠國內政，則爲美國三十年來之大病，此戴高機之所以在東山復起之後，事事與美國蹩扭。而報復其宿憾之種因也。

美國一向重歐輕亞，歐洲之戴高樂尚且含恨，其他更不問可知。施惠於南韓，便在南韓弄垮了李承晚，使一生爲復國而努力的老人，潦倒失意，鬱鬱而終於檀香山。施惠於南越，便在南越殺死了吳廷琰，使南越軍人爭位日亟。施恩於中國，在中國造成的災害，更爲慘烈，七億人長困鐵幕，一千四百萬的華僑，有家不願歸，故站在中國而言，悞盡天下蒼生者，美國也。其給予中國的災害，乃其一手培植中共的壯大，助長中共的野心，支持中共的傾覆，其有利於中共之處較史大林爲甚。五百年後的歷史家，便會定論美國是自由世界的罪人。

造成中國的災害者，乃由於羅斯福剛愎自用，馬歇爾的專橫固執，史廸威的狂妄自大，杜魯門的器量狹隘，在他們意氣用事之間，便把中國百刼不復，可謂友邦乎!?茲分述如次，使流亡海外的人士，重溫慘痛的舊夢。

羅斯福剛愎自用

一九四四年美國駐華使館二等參贊戴維斯，於一月二十三日向羅斯福建議：設立延安軍事考察團。戴爲共產黨的同路人，而羅斯福懵然不知，竟予

分子聯絡，在情在理有所不當，乃去電反對。但羅斯福剛愎自用，以自由世界領導者自居，强人所難，再三要求，中國政府仍不接納，其後華萊士來華，羅斯福要華萊士與　蔣委員長面商，文生來華，羅斯福再電要求，中國政府不得已同意，羅斯福干涉中國內政，造成中共爲國際公開所承認的政黨之始。

不久，謝維斯、拉斯達姆等便以延安軍事考察團名義北上延安了。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周恩來邀請謝維斯談話，提出希望美國裝備中共軍隊。謝維斯果然於同年的八月十九日，向中國戰區參謀長兼美軍司令史廸威建議：請以租借物資裝備中共軍隊，此所謂延安軍事考察團，不是實際的而深入的去考察延安，居然表面化的支持中共了，培植中共了。又謝維斯於一九四四年的八月二十七日，向國務院報告：欲令中共加入中國的聯合政府，美國須對蔣施壓力。謝維斯又於一九四四年的八月三十日向美國國務院報告：國民黨已如破甑，美國應認中共是朋友。謝維斯的報告，成了後來美國改變對華政策的藍圖，及馬歇爾使華，調停協商，偏共而向國民政府施壓力的張本。以考察團的地位，竟敢干涉別國內政。

如此「友邦」

這種態度，根本無視友邦，而當中國是美國的藩屬了。而今日中共對其破口謾罵，冷嘲熱諷，美國執政者卻惟恐奉承之不暇，此種可憐相，欺善怕惡，備極醜態。由此吾人亦應自我檢討，吾人太遷就友邦，太信賴他人，而給這個所謂友邦，友敵不分，落井下石，陷吾人於萬刼不復。

大陸的淪陷，種因於雅爾達秘密外交，美國任意支配中國，將大連、旅順拱手奉送蘇聯，並將東北權益默許蘇聯分潤，以換取蘇俄出兵攻日。

其時麥克阿瑟元帥之逐島作戰，琉璜島的勝利，已逼近日本大門，如眼

朱德賀龍被鬥始末

「共產黨連八十一歲老人也不放過」

本刊資料室

」，以及對「要砸爛大土匪賀龍的狗頭」等口號表示不滿。到底毛澤東一伙是怎樣「不放過」朱賀的？本期我們刊出這篇綜合性的資料供讀者參考。

事實上，連中共元老朱德和賀龍的也要挨整，這件事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它反映了黨內傾軋運動的激烈，而且說明中共核心組織內部遠在井崗山時期，便存在着尖銳的矛盾，一直勾心鬬角，貌合神離，至文革時已到了總爆發的時候，最後全部中共歷史可能都要重寫。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初旬，當前任「國防部長」彭德懷在四川成都被紅衞兵逮捕，押到北平後不久，現年八十五歲的朱德和七十五歲的賀龍這兩個紅軍的創始者，跟着也遭到大字報嚴厲的抨擊，連續達五個星期之久。據駐平日本記者報導，農曆年初二——二月十日下午北平擧行過公審朱德的大會，他的夫人、「全國婦聯」副主席康克清也被拖去遊街。連「八一建軍節」也企圖取銷。賀龍則下落不明，僅知石家莊軍校學生抄了他的家，被搜出油印機等物。

朱德在黨內的地位雖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中全會的改選中，已從排名第四跌到第九，但是毛澤東在天安門十次接見紅衞兵時，朱德都有出場；紅衞兵千千萬萬張大字報，也從未被人發現有一字半句批判到朱德的。

第一張攻擊朱德的傳單，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由中共黨政中心所在地中南海的「中南海紅色造反團」的紅衞兵組織印發的，它指朱德是「劉鄧路線的黑色司令員」。主要的罪狀是：四川人朱德原是個顢頇的軍閥，二十年代混入了黨內，一貫採取反毛立場。在江西的蘇區時期，曾三次支持王明路線。在井崗山時期，朱德又反對毛澤東的領導，以致湖南暴動失敗。「長征」時，又聯張國燾反毛。直到抗戰時期，他仍和彭德懷支持王明。一九五三年時，朱德又參加「高崗、饒嫩石反黨聯盟」，企圖乘機篡奪黨的領導權。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朱德又支持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的「反黨集團」，說過：「何必窩裏反呢，大家都吃過一口鍋子裏的飯！」一九五六年朱德參加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當他看到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時，曾大加讚賞。後來，中蘇共關係惡化，毛澤東、林彪發出加强邊境防禦的指示，朱德又表示反對，認爲「蘇聯絕

種的蘭花。此外，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也被指責曾散佈不利江青的謠言。

最值得尋味的，是一九六七年人民大學紅衞兵大字報上發表的林彪責問朱德的一段話。大意是：「朱德，你是個野心家！你的自我檢查是太不誠實了。陳毅曾經批判你，他說的一點也沒有過份，你不服從毛主席，你想自己當主席，你維護高崗，也是爲了自己想當主席。朱德啊，你應該知道你是沒有當主席的本領。你的自我檢討太不誠實了，實際上你一天也沒有執行過總司令的任務——南昌暴動的時候，搞得一敗塗地，幸而陳毅送你上井崗山。遵義會議之前，你雖也指揮過軍隊，但是會議以後，便一直由毛主席親自領導；抗日戰爭到前線去的是××，不是你朱德；解放戰爭也是毛主席指揮，不是你朱德。你太不成器了，還自以爲了不起。你忘記了當年你脫離毛主席帶了三個團下井崗山，就丟了兩個團，幸而毛主席把你接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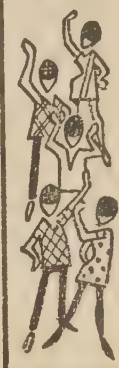
紅衞兵報又揭露：當中共一九五五年制訂軍階時，最初毛澤東和朱德並列爲「大元帥」，毛澤東認爲這是貶低他的領袖地位，大發脾氣，不要大元帥的軍銜，朱德只好退爲「元帥」。

至於賀龍的罪狀，據紅衞兵「首都二司」的報紙「東方紅」和清華大學紅衞兵報紙「井崗山」的刋載是：「大土匪頭子賀龍鑽進革命隊伍幾十年，匪性依舊不改，反而變本加厲，正事不幹，成天吃喝玩樂，大搞結黨營私，手伸得特別長。篡黨、篡軍、

罪狀的具體內容，說賀龍是彭眞「二月提綱」的「黑幫聯絡人」。西南地區是賀龍的勢力範圍，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庭、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等都是賀龍舊部，西南局第一書記、成都軍區政委李井泉更是賀龍的聯襟。賀龍又拉攏他的外甥廖漢生（候補中委、「國防部副部長」、華北局書記、北京軍區政委，也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的妹夫），「把北京軍區狠狠抓在自己手中，搞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爲了控制我國的三大線，除了他已控制的四川，還企圖把廖漢生安插到新疆去」。據說提綱的計劃想藉軍事演習的掩蔽，進行兵變，如失敗，即退入西南各省山區抵抗。賀龍又支持他以前的警衞員、工程兵司令譚友林「奪權」。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的翻來覆去，後台也是賀龍。又說賀龍大力吹捧劉、鄧，他曾對人說「毛主席的路線是錯誤的，劉少奇的檢查是被迫的」。賀龍又包庇「反革命分子」體委會副主任榮高棠、李達等。不僅如此，連賀龍的兒子賀鵬飛（清華學生）也是「黑幫」，喊過「誰反對劉少奇，誰就他媽的反革命」的口號。他的同學中高幹子弟如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的兒子喬宗淮、李井泉的兒子李明清、李黎風等「經常出沒賀龍之家」，搞反毛活動，寫「反動傳單」。罪狀自然不免强調賀龍生活腐化，指他曾說過：「我要是把過去的小老婆請來，能請一桌。」



萬人意見



大陸逃亡來港青年要和我們打成一氣

萬人傑先生：

首先向先生致崇高的革命敬禮，並想通過您向貴會先生及諸位同志致新年的問候和眞誠的致敬。

我們是大陸的受害青年，由於不堪大陸那種非人的生活和奴役，懷着滿肚的苦水，滿眶的眼淚和滿身的傷痕，肩負着大陸弟兄的期望，冒着生命危險，決定奔赴堪稱反攻橋樑的香港，尋求救國眞理，尋找失去了二十多年的親人——我們的革命老前輩和同志，以便同心同德，共同奮鬥，直到勝利。

爲了這個目的，我們與天鬪、與地鬪、與拿着紅白棍的白狗鬪、與荷槍實彈的黃狗鬪、與蹲着暗角的惡狗鬪、與驚濤駭浪鬪、與一切惡劣的環境鬪，經過十二天的艱苦歷程，到達理想的第一步。

來到香港，便希望在報紙中找到（或看到）我們急需的東西，可是很

有一些革命輿論和準備，眞太使人失望悲觀！

在失望的徘徊中，看見了貴刊，猶如在黑暗中遇到指路明燈，使我們感到了新的希望、新的生命力。我們覺得貴刊在立論、報導、評論都十分正確，道德端正，有高度的愛國熱情和正義感，有着遠大的革命理想和志向，這是值得學習的。您們不愧爲優秀的中華兒女，民族的希望。

日明同志的「告朋友書」掘起了我仇恨的內心墳墓，使我又沉浸在悲慘而又痛苦的回憶：勞改、勞教、鬪爭、遊街、批判、「收容」，繼而槍斃、活埋、放水燈……珠江河的浮屍，三角洲的白骨……。這些我們怎會忘記，親人血肉糢糊的軀體，父老的眼淚，同志們被打得遍得鱗傷的痛苦呻吟，餓得皮包骨的小孩哭聲，這又怎會忘記。況且我們身上還佈滿被打的傷痕……這更不會忘記，永遠不會忘記。我們要控訴、要鬪爭、要打回老家去，解救受苦弟兄，矢志不渝，永不甘休！

在貴刊的報導裏得知，貴會是爲正義伸張，又是希望更多的人參加貴會，我們都很想加入，但我們這類不學無術的人有資格嗎？（我們尚未有身份證），我們文化水平很低，只有一顆雄心。沒有介紹人成嗎？貴會的

如果認爲我們對貴會和貴刊的尊嚴有損，或是不適宜加入，那就恕我們打擾了。

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禮！

余茹等上七二年一月二日

說明下面幾點：

①由於大陸的愚民政策所愚弄，我們文化水平很低，對於文學素養方面更談不上，所寫的只是我們的心聲，寫得不倫不類，語無倫次，請多加原諒，並希多指教。

②由於大陸把我國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字蹧蹋得不成樣子，搞什麼文字改革，所以我所寫的字都是所謂簡化字，可能會使先生您要看懂也大傷腦筋，我又不會寫繁體，眞對不起。

③我們是最近才由大陸偷渡來港的（有些是十月，我是十二月十七日），所以很多對於各方面的事都未能詳細說明了，請多指點。

④我們對於新生事物很有興趣，很想學多點各方面語言，如英語、中國文學等，以便今後更好地爲國効勞，您們能幫助嗎？

⑤關於地址，現在我們只暫靠住朋友捱兩餐，故未定，您們的教導和指示，我是會在貴刊看到的。

（余茹讀友：你所提的疑問，將在本刊二二七期一併答覆，敬請注意。——編者）

港大學生遊大陸 有人說出眞心話

表示對中共的個人崇拜，對知識分子及傳統文化的否定態度不能容忍。

編輯先生：

香港大學大陸旅行團，一行二十八人回到香港來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學苑」第十三期，發表了他們的「觀感」。照理，這些學生是經過挑選和審查過的，回來香港應該異口同聲，齊心合力，大力宣傳一番才是。否則如何交代。

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可從「我們的感想」中清楚地看出，即使這些經過嚴格挑選審查的人，仍然出現「意

事實擺在眼前，我們可從「學苑」二版半的文字中看出：二十八人中，有一個不願發表感想，在發表「感想」的二十七人之中，有六人「只談天氣」，對政治問題完全避而不談，即使「談天氣」，也談得非常簡單，簡單得只有一句話「天壇很美，美得令人窒息。」「這二十九天的旅行，給我最深的就是河山風光之美。」「中國很新、很美，美得無華而中國。」

此外，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觀察，就會發現一個「公開的秘密」。二十八人乘興而去，在遊完天壇，逛過西湖之後，彼此份屬同學，如果觀感相同，在興奮之下總該集體照一張照片作爲紀念，回來也可登在「學苑」上，作一番宣傳吧。

事實不然，在「學苑」發表的那張「集體照片」，只有二十人參加照相，八人沒有參加，也許是不願意參加，不肯與彼爲伍吧？

事情這麼「湊巧」，在發表「我們的感想」中，又恰好是八個人持不同的意見：一個人「無聲抗議」，六個人「天氣很好」，一個人「不能容想不到一個小小二十八人的旅行團，而且又是經過挑選和審查過的，這麼快就分裂。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祖國風光一直美麗了幾千年，萬里長城從秦始皇一直美到現在。當你們在北京看見「住的地方都有電燈」的時候，應該知道，非洲的土人，這些最落後地區的住宅甚至他們的雜賣也是亮着電燈的，而且用不着要香港的親人寄燈泡去！

不怕不反共，就怕不回大陸，我們希望香港大學有更多人去旅行，今天不變，明天總要變的。

一讀者上

逃港大陸青年吐出心頭苦水

萬先生如握：

首先得讓我恭祝您福體康健，生活愉快。在下是七一年十二月三日才從廣州逃亡到港的，現年二十四歲，男性，姓劉名均，和先生不相識，但從星晚和雜誌，曉得先生委實是反共救國英豪。先生所爲，值得吾人學習和歌頌！在下只唸六年小學，文化水準低下，實不堪在文化界濫竽充數，在大陸受了毛共二十餘年摧殘折磨，仇深似海，積怨天高，今幸得住港，呼吸自由空氣，猶不一伸吐胸中之恨乎？故今日不勝惶恐，草此不得體之作，誠乞先生大力協助，更正刊出，並望先生從百忙中抽點寶貴時間，復函示教。

劉均謹上

爲何大陸會如此多人偷渡香港？偷渡香港是件易爲之事嗎？偷渡來港者，是何等貨色之人？諒諸君對此亦會感興趣。

毛共倒行逆施，日益殘橫，虐待百姓，剝奪自由，無所不致，只圖己之統治地位牢固，無視於百姓生死，

吾人在大陸受毛共蒙騙、剝削、壓制，爲時已久，在下已覺醒，意識到如再在大陸過下去，不過死路一條。

深知欲尋謀自由出路，解除飢寒，唯有奮起反抗。無糧食、武器、言論行動……等，均經被毛共嚴密控制，可謂不適時宜，只好隻身脫逃。

逃港不是件輕而易舉之事，甚於上陣與敵交鋒。在戰場上打仗，均能持有武器，彼此間有相當兵力；吾人偷渡，越山跨海，曉行夜宿，微不足道，赤手空拳，偷越毛共佈下的遍地民兵關卡，到處防軍哨所，封鎖綫。若稍有不測，均被毛共開槍打死，或軍犬咬傷，浸死或跌傷……等，如被毛共抓捕，均按叛國投敵治罪，其落獄受刑，奴役苦工，飢寒交困，雙管齊下，其苦況確是舉不勝舉。

大凡逃港，並非十惡不赦，而是一清二白，年紀不過三十歲，生長在毛共時代的男女青年，個個受過毛共教育，人人深明毛共是非。仍有極少數還參加過毛共黨團組織，替毛共賣過力。

現附不成體的詩，以供一觀。

長夜難眠九冬天，
蒼生七億受煞煎。
爲牢王位加逆策，
民生疾苦豈堪憐，
秦皇焚書民難少，
澤東篡位鬼呻吟，
自由唯是離孽境，
粉碎枷鎖港地逃。

(1)深圳河畔自由少；
梧桐山頭白骨多。
(2)披星戴月追窮寇；
沐雨櫛風擒毛酋。
(3)巨雷一聲紅朝覆；
光芒萬丈大地春。
(4)梅花開啓新機運；
爆竹聲喧送殘年。
(5)掃瘟神家家有責；
討毛賊戶戶爭先。
(6)春到人間景色好；
祖國山河氣象新。
(7)祖國富强民安樂；
歡呼領袖壽無疆。
(8)同心協力建設反攻基地；
枕戈待命重整破碎家園。
(9)姑息妖邪隨舊歲月消逝；
自由正義跟新時代永恒。
(10)四海翻騰，討毛吼聲遍地起；
五州震盪，伐賊行動滿人間。
(11)莊敬自强，毋忘領袖昭示；
處變不驚，謹遵總統訓教。
(12)故國山河重光日，
喜看紅朝覆亡時。

橫額：

除舊更新　光華復旦　光復神州
還我山河　毋忘在莒　文化復興
國基永固　國運昌隆　春回大地
四海昇平

（白雲）

（白雲先生：因本期篇幅所限，而大作又有時間性，故在萬人意見欄發表。惟本欄是不設稿酬的，來不及先徵得先生同意，請見諒。——編者）

駁脚教師要轉業 最好投筆去擔泥

編輯先生：

嘗讀班超「安用毛錐爲」和王勃「有懷投筆」，看來太平盛世，尤其「重文輕武」當兒，得了你而後脫穎而出的，大有人在。相反地，「亂世文章不値錢」，又尤其無名小卒（學者）「文章司命」瞧不起，出單行本沒資格，投稿報章雜誌沒地盤，做「膽文公」怕受上司閉氣；要從政沒背景，要耕作沒田地，要從商沒資本，要彈三言（做中醫）沒膽量；橫豎香港這社會對中文作文都愛「請槍」評閱的，好，要做教師或許不夠嘜頭，「望之不似」，於是做駁脚的，駁脚教師便是這樣而來。

憶當年居穗任教，也曾請人駁過脚，現在我駁人脚，好不輪流轉啊！不過作外快不錯，作副業都不錯，「丁文切件」改一篇三角錢至五角錢，一個鐘頭約可改五篇，那麼，每個鐘頭工夫就聽塊多兩塊錢，長（常）寫長（常）有計，一天總可撈十多廿塊的，但在暑假和寒假「無行」啦！

其後讀本雜誌文友寒山碧君一連三期在「高調低彈集」發表有關「投筆」大作，跟著英菲君也趁熱鬧作其一篇，「實獲我心」呢！再後讀二一九期春聲之作「閒扯埋手」，邊讀邊

，可大有所獲，不如從賊好，不過「效尤罪甚」，而且埋手時失手被擒，捉將官裏去，坐牢有皇家飯吃還妥，判打笞藤，那就苦了！還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因爲背唸大學章句序（按此序爲宋朱熹所作），小誤而給老師施以「夏（『夏』音『加』）楚」，後用跌打丸開燒酒擦傷痕且七日告癒，「米攪」！

當我反復思量什麼「窮則變，變則通」，帶外圍狗馬，帶字花，怕犯法；做小販，怕走鬼，怕入官門；做看更（指工廠或大廈看更），怕飛匪，怕捱眼瞓；替有車階級抹車，怕丟臉；不如去打住家工，打住家工好過在商行做小職員，可是有了鬚眉，不行，不行！爲此之故，三姑六婆個類看我整天筆耕，但卻久旱，以爲懶惰不肯去勞力，突然憶起何淡如妙聯有對「剛强能守國，懶惰要擔泥」，或許我懶惰啊，就「投筆要擔泥」可也。看擔泥散工，擔一天聽幾十塊，長工月入約八百塊，況且勞力可愈用愈出，心力則多勞日瘁，「萬般都値錢，唯握管難撈」，實行轉行，要擔泥，要擔泥！

又做駁脚教師眞不易，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中文水準多不像樣，用「大刀潤斧」改削，失去本來面目，「稍加剪伐」，問心不安。現在我要去擔泥，與我同志要去，大夥兒就於萬人雜誌那裏作出發點好了！

（駁脚教師上）

勞改犯的辛酸史

毛共仇恨永難忘懷

人傑先生閣下：

我與閣下，雖然素昧平生，今致函煩擾，殊感歉意，尙盼今天國人在合作抗暴救國的大結合前提上，應彼此無再拘束於常禮。

吾祖籍浙江寧波，家嚴從商，奈因毛共獲權於大陸，使吾家破人散，一九四九年前，國民政府之腐敗、貪污，亦使人民深感不滿。然而換上共

。可惜反抗不多，難道華人眞眞慣於受治於暴政？可嘆！

共黨之統治伎倆，唯有騙（欺騙）、迫（威迫）、害（陷害），自硬性推銷國內公債與捐獻飛機、大炮開始，逐步露出眞面目。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五年，在上海求學，早已憎恨大鼻子（俄羅斯人）客座教授月薪人民幣一千元，大肆搜買寄售商店之手

校說服，亦僅僅是灌輸政治理論，無法自圓其說。「爲什麼」在蘇聯解放下之北韓，與北韓簽有軍盟的蘇聯不出兵支援北韓？

一九五五年八月，我在上海江寧區的共黨便衣警主管孫連昆陷害下被扣留（吾家居盧灣區巨籟達路），在江寧分部局附近僅僅用言語互相辯論（八月十五日晚上），孫卽露出眞面，當晚寫的三段胡風短評，作爲罪證，不分皂白，更無法律手續，被扣一個月多，至九月二十四日，轉解提籃橋監房（內有二個洋人）。

再到十月十七日，似領取畢業文憑一般，領到一紙判決書（反革命罪犯）勞改五年，三四天後，卽被集體發配蘇北，在臨沂專區的李家莊開運河，其名爲「引沂入沭擴大開淮工程」第五支隊，共有六個大隊，約一萬二千勞改犯。當夜我就逃跑，奈因路徑不熟，第二天就被捉回，土鐐（十二斤）雙手反銬，但我堅決，寧死不勞動，因此又加刑二年，鐐與銬共戴上六個月，至第二年春，約是三月，工程完工，死人無法計算，在病房都是長期營養不良，水腫病，從二腳腫起直到大腿底連子孫根都腫，發出淡黃色油光，已經沒有救，特別是老年人，每月不斷勞動競賽，河南省老犯人都吃不消，不必再說上海犯人，眞似羊入狼群，其悲慘至今回憶心都寒（中共是以犯人制犯人）。

五六年（三月）轉解東北撫順附近之黨章（？）車站下車（裝豬車）支援「大伙房水庫工程」治利運河。

結果入禁閉室一個月，到七月第三次潛水逃跑，總算成功，千辛萬苦，經兩個多月，至九月份，才冒死偷越邊境至香港。

那年（一九五六）香港暴動，而我卻在水警總署被扣達六個月（調查），至五七年三月，香港政府在人道上幫助我，來到北婆羅洲（今為沙白州）已經十餘年，對共黨之罪惡，決不忘懷，必須時刻警惕，至死協助第二祖國政府，消滅共黨，決不讓其陰謀得逞。楊振寧應該到上海提籃橋監

生理學家劉天寧或錢天寧博士，本人在監房廣播器上聽到，這位博士回國後，覺得不合理想，又想偷渡至香港，被捕坐牢，在監房用家屬接寄之小刀片自殺，可是又被共黨看破，作為那個波員監獄長的宣傳資料。我有一本寫作，在香港友人陳長發先生處，希望閣下參閱，並提出意見，或逐步發表，較為詳細。

本人決申請為萬人協會一分子，至死無悔，共同協力，反對暴政，消滅共黨。

僕李明輝

夏令時間快到了 工人階級最苦惱

人傑先生：

歲序如流，現已進入七二年的年頭，首先恭祝先生新年快樂，精神愉快。

六七年以來我是貴報長期讀者，每天晚上買到貴報時，必先閱讀　先生大作「牛馬集」，然後才閱其餘各版新聞，可見我對　先生作品何等敬愛。　先生作品議論正確，有先見之明，善辨是非，敢於批評，文章通俗易懂，雖文化較低的人，也能閱讀，其傳播之廣，可以想見。所以　先生受到全港市民愛戴，成為讀者偶像，這不是偶然的。我是勞苦工人，聞政府憲報昨日有宣佈夏令時間實施日期，使我聽後，恍如談虎色變。因夏令時間對我們工人來說，睡眠只有五個鐘頭，身體健康方有極大影响，因睡眠是養生最重要的一部分。茲向　先生陳述我的情形，我住的是一間狹房，還有的工人住木屋或床位，夏天夜間睡眠時，熱氣迫人，汗流夾背，加上收音機、電視機的聲浪嘈雜，每晚要到凌晨一時左右，氣溫漸降才能入睡，及至六時就要起床，梳洗完畢到總車站登車時已六時半，如果七時到車站，已大排人龍，如要排隊登車的話，就趕不及開工時間。實行夏令時間，一時才入睡，六時要起床，即標準時五時，如果不是夏令時間的話，五時至六時尚有一個鐘頭，這段時間因熱氣盡消，空氣涼爽，沒各種聲浪嘈雜干擾，是睡眠最甜蜜、最寶貴的時間。所以俗語說：「千金難買天光瞓」，其原因在此。

去年　先生作品，在「牛馬集」亦有說過夏令時間對市民沒有好印象，接近市民的街坊首長，亦有向當局提出意見，但政府沒有接納。香港工人像我的情形的不知凡幾，因港地貧富懸殊，生活環境不同，所以向大人先生們談民間之事，有「如夏日之蟬，難以語氷」。茲值向　先生賀新年之際，順筆談及夏令時間對工人情形，我的文化太低，錯字難免，望　先生原諒。

讀者敬上

有人把民國歷史上的漢奸，分為「前漢」「後漢」「新漢」，前者王克敏；後者汪精衛；新者目下的台獨分子。正當「後漢」汪氏死去二十六年，仍為國族所不齒之際，竟有新漢起而效尤，令人百思莫解。

湘濤出版社出版之「滄桑閒話汪政權」一書，作者古龍先生以身經目擊的史實，將汪偽政權的來龍去脉原原本本道出，藉此台獨「新漢」猖獗之時，眞値得所有國民再讀三思。

每册定價三元六角。總經銷：㈠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㈡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無線電視 教壞孩子

萬人傑先生：

自從遍地菠蘿以來，每天「星晚」，第一眼就是找「牛馬集」，看你今天說的什麼，替大眾發洩一下胸中之憤。

近來批評無線電視，甚表同意，主持電視的人太過玩忽了社會教育。

近年社會上一切兇殺、搶劫、姦淫、奢侈都可以說是電視教導出來。

同樣它永不把我們中國的道德文章介紹出來，使到才會看電視稍為理解故事的孩子，比他在學校老師教的課本更深深領會，腦子上存着得就是電視的一套，沒了靈魂，不知祖國文化是怎的。

老讀者上

時間不對 有無搞錯

編輯先生：

讀本刊二二一期「萬人意見」欄林哲齋先生寄自澳洲給董力行先生信，內有：萬眾一心的進行抗日戰爭正酣，竟有西安事變，蔣委員長蒙難事。本人讀到這裏，不知林先生在時間上有否記錯？西安事變，是張、楊、毛、周等很微妙的狼狽為奸，脅迫蔣委員長宣佈「團結抗日」的吧？關於此次事變，在本刊曾經岳騫先生為文在本刊報導過的，大約在時間上，不是抗日正酣而發生西安事變的，本人因讀書不多，對此覺有懷疑，故以為問。

讀者：萬迷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名		別名（筆名）		二吋相片
別		年齡		
貫	省　市縣　街村	號　樓		
地址		電話		
通訊址		電話		
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趣和長		職業	（包括職別）	
單位稱		在職單位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填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填寫"批准日期""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填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填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協會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402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H754935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李懷蒼

（一）

當年牧野綠離離，春滿江南繫我思。
大漠盤雕堅戰壘；長河立馬耀旌旗；
青萍結綠無人識，赤膽忠肝有劍知，
曳沓廿年猶泄泄，勞人草草賦歸遲。

（二）

故園北望已無家，歲晚憑闌日又斜，
昔日功名成短夢，於今落魄老年華。
生平有志為霖雨，遲暮無如學種瓜。
我亦江州舊司馬，那堪重聽奏琵琶。

（三）

廿載光陰逐水流，此身以外復何求。
砧聲一夜人何處，笛奏千家月滿樓，
壯歲也曾摧勁敵，暮年猶欲殄强酋。
且看飲馬黃河日，好趁歸帆返旆舟。

（四）

江南風物記詩箋，自入蠻方別有天。
身歷四朝興替後，祗看一寇覆亡前。
半生事業都成夢，一代繁華化作烟；
且喜靈台無罣礙，皈依勾漏作神仙。

（五）

才輸韜畧媿登壇，世事多從冷眼看。
太息廟堂多瞶瞶，非關赤寇盡桓桓，
清歌妙舞尋金易；偃武修文返旆難。
董筆史書能不畏，成王敗賊可齊觀。

（六）

決策當年敗局成，彷徨歧路側屏營。
版圖已改江山色，客夢猶縈故國情。
人臥高樓思往事，雞鳴長夜憶從征；
香江有聽台星曲，都是庭花玉樹聲。

（七）

歲聿悠悠六十秋，河山錦繡變荒丘，
生民齊哭天胡醉；先烈同悲血淚流，
尚有黃巾猶亂漢，已無絳灌可安劉。
南疆多少憂時者，漫把傷心託唱酬。

富貴榮華念已忘，廿年遊跡客居香。
敝廬湫溢能容膝，陋室銘馨合舉觴。
遍地腥羶難插足；漫天風雨又重陽。
支離病鶴丰標在，老尚風流看靚裝。

（九）

榮辱分明隔壤霄，黃金散盡黑裘凋，
凌霜傲雪為三友；患難浮生歷二朝，
燕市漸離留擊筑，吳門伍子亦吹簫。
盤根久鍊詩為骨，身到艱危肯折腰。

（十）

海角蹉跎百感侵，滿腔孤憤發長吟，
舉頭且欲詢天意，望闕猶存報國心。
不向人前揮涕淚，肯隨世俗任浮沉。
自求畢竟誠多福，積健馬雄尚古今。

戊申元夜偶得（民五十七年）

印尼楊震寰

避賊南來百感傷，望雲思國復思鄉，
年年此日空庭夜，向月無端哭一場。

丁未秋日宴諸友感作

楊震寰

樽前相見忍相歡，北望浮雲淚不乾；
萬死莫辭歸去計，月明應是故鄉看。

丁未秋夜詩

楊震寰

十八年來故國違，秋風吹夜夢重歸。
可憐無似衡陽雁，祗作南飛未北飛。

重陽重過新棠小居

楊震寰

小雨深山靜閉門，重陽花落近黃昏。
新棠谷後潺湲盡，不聽溪聲亦斷魂。

敬和董壇主華誕感懷二律

梁莊

其一

非時豹隱臥南樓，避地心懷大漢秋。
苦樂豈忘沉陸恨，萍居寧泯破家仇。
英雄那減青年志，俊傑何驚老去休；
尚父也經留渭釣，輔周伐紂定中州。

間關南渡帶霜行，海外棲遲入夢驚；
孤島笛聲增客恨，華亭鶴唳慟人情；
時窮未減清操節，年老猶冲劍氣平；
隱晦且耽吟復飲，光芒終待執戈兵。

春日郊遊

藍天

春風半醉擁遊人，山色空濛舖綠茵，
十里桃紅映白浪，半坡竹翠伴孤身。
清流浪下群魚躍，昏霧輕吹月影湮。
翹首雲天桑梓遠，斯時撫景最傷神。

春夜

藍天

春城月色迷前川，碧水明珠萬顆圓。
風送花香夾柳岸，烏催野老下秧田。
茫茫大地浮閒霧，耿耿星河欲曙天。
寒夜悠長愁入夢，憑欄翹首盼歸旋。

和李富華先生「春遊」原玉

藍天

客館棲遲歷歲賒，也懷百感探春花。
贏台血染英雄淚，百粵雲開展倚霞。
草木有情終寄意，王師指日打回家。
中原再度滄桑後，無限風光趕夕鴉。

藍天先生之詩，進步殊速，有一日千里之勢，人才在於提倡培養，否則有用之才，亦遭埋沒，詩學若不復興，再過若干年，中國詩即將無形消滅，如欲學詩，只有向「莎翁」「拜倫」，書中探索，或向日本人求教矣。鄉前輩胡適之老師及陳某，教人用白話做詩，無韻無平仄。鄙人學之有年，詞難達意，高山滾鼓，既臭且長，「底」「地」「啊」「呢」「牠」「嗎」」，胡說八道，亂做一通，苦學數年，方知上當，胡陳二鄉長，因為自己成名，所以向人「搵笨」。文學與政治，不可輕易改革，有一利，必有一害，白話詩果眞十全十美，古人早已發明。又何待乎胡陳諸公哉。如陳白沙，屈大均，康有為等，文章詩學，均在胡陳之上，果眞改革有益，明清二朝，即早已改革矣。

萬人雜誌

（第二二六期）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二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廿四日出版
一九七二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尼克遜妄想八面玲瓏

一月三日尼克遜招待記者談話，對中共的態度十分强硬，斷言此行不會與中共達致建交，將與台北保持既有關係，暫不考慮自台灣撤軍等等。對此我們已作評論，認爲是討價還價的姿態，骨子裏仍是與中共逐步妥協。現再就尼克遜九日在向國會提出的外交年報中，所披露與中共談判的六項原則，逐一加以分析如左。

妄想中共致力和平

㈠「我們深信一個和平的繁榮的中國，是符合我們自己國家利益的。」這裏所說的「中國」，指的是中共。希望中共「和平」和「繁榮」，未免白日做夢。希望「和平」情有可原，雖然一定落空，但是切關美國利害，是可說也；但是希望中共繁榮則未免多事，表示中共目前還不繁榮，這與中共報章每天自吹繁榮興旺未免相左。這番話本是討好中共的，可是拍馬屁拍錯了馬蹄，奈何。稱中共爲「中國」，目中已無「中華民國」。這是美國與中共妥協的露骨表示。政府當局必須提高警覺。

㈡「承認中國人民的才能和建樹，必須讓他們在國際事務上有適當的反應。」

中國人民的才能，用不着美國承認，是早已是事實了。這裏的問題在於「建樹」二字。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同胞能做什麼「建樹」呢？只不過是傳聲筒、應聲蟲而已，「建樹」云乎哉？因此這裏所說的「建設」是指中共的「建樹」。但「建樹」二字太抽象不知具體內容如何，不過中共在積極發展原子彈，在聯合國裏積極建立第三集團，其目標照準華盛頓和莫斯科。尼克遜是不是歡迎這些建樹呢？

要讓中共對國際事務有「適當的反應」，具體的意思是說，中共不妨以聯合國爲鬪爭的舞台，唱唱反美小調，無傷大雅。

㈢「確認亞洲和平，以及世界上出現一個充份進步和穩定的亞洲，均需要中國作出積極的貢獻。」

這段話顯然是言多語失了。東南亞國家聽了一定大不高興。因爲中共所作出的貢獻，正在使他們吃不消。試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寮國、高棉諸國，無一國內部沒有共黨的武裝叛亂，而這些武裝叛亂持久不衰，皆由於中共在幕後支持。中共對亞洲這積極「貢獻」已經使許多國家焦頭爛額了，尼克遜還要中共做積極的「貢獻」，豈不駭人聽聞！

明知中共不放棄馬列主義

㈣「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像美國一樣，不會犧牲它的原則。」

尼克遜說了實話，其實也是廢話。美國不會放棄自由民主，中共也不會放棄馬列主義。中共既不會放棄馬列主義，則美國永是中共革命對象，要打倒的目標。那麼尼克遜此行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很多人攻擊尼克遜訪中共，是爲了增添競選資本，現在看來，不是確係如此嗎？

既然中共不會放棄馬列主義，那麼何能期望中共致力亞洲和平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㈤「深知只有我們是可信賴的（無論是跟我們的朋友還是跟中國的關係都一樣），我們才能跟中共達成永久關係。」

這段話有點不知所云。猜摸他的意思是說，美國會守條約義務，不會背棄盟友。美國說一句是一句，無論對敵對友全都如此。

尼克遜這番話反共的中國人絕不敢相信，因爲美國正一步一步貶低中華民國，一步一步的抬高中共，事實俱在，無人能指黑爲白。至於中共會不會相信呢？如承認中共不會放棄馬列主義，那麼也決不會相信尼克遜這些外交詞令。

㈥「我們假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抱着互惠的態度，來制定對我們的政策。」

這個假定無可駁斥，因爲它只是假定。這裏所說的互惠，其實指的是互相讓步。這一點倒不是不可能的。中共接受尼克遜訪問這件事本身即是敞開讓步之門。不過，中共讓步的目的在兵不血刃取得台灣。但是，美國做不了這麼大的生意，因爲台灣掌握在自由中國一千四百萬軍民手中。同樣的，中國的前途，不能由美國與中共來決定，要由七億五千萬同胞的選擇來決定。

尼克遜在年報中也安慰南越和南韓不會出賣朋友，既要和平打交道，又要受中共侵略威脅的朋友安心，這是難以調和的矛盾，尼克遜妄想八面玲瓏其可得乎？





貨櫃中心設備現代化 台灣高雄港發展迅速

第二貨櫃儲運中心已完成啓用，可同時儲放一萬個貨櫃，耗資新台幣八億一千多萬元，是亞洲最完善的港口之一，對自由中國經濟發展有很大幫助。

萬人傑

現代化的貨櫃中心

報載：中國航運公司的第一艘全貨櫃輪「泰和」號由香港駛往高雄港，停泊在剛剛完工的第二號貨櫃中心碼頭。

高雄港投資新台幣八億一千多萬元，興建貨櫃儲運中心設備，「泰和」輪開到時啓用最新型貨櫃吊桿設備，使高雄進入貨櫃時代。高雄港安排在貨櫃儲運中心的新式貨櫃吊桿一共有兩具，每具重七百五十噸，高二百英尺，可吊起九萬磅貨物。

老萬到台灣觀光時，有機會參觀高雄港貨櫃儲運中心，對上述消息，特別感到興趣。

高雄港貨櫃儲運中心建設計劃開始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首先將一號碼頭改建為臨時性的貨櫃碼頭，接着，在中島新商港興建第一貨櫃中心，計有四十、四十一、四十二號三座深水碼頭，可儲放貨櫃八百至一千五百個，一九七〇年七月一日正式啓用。

第二貨櫃中心位於前鎮河南側，計有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號四座深水碼頭，可儲放貨櫃八千至一萬個，也就是報載「泰和」號準備停泊和使用的巨大貨櫃儲運中心，可同時儲放一萬個貨箱，規模之大，可以想見。

十二年擴建工程完成

台灣高雄港是亞洲最大國際港口之一。從一九五八年九月開始的十二年港灣擴建工程，於一九七〇年完成，使高雄港水域面積由三·三平方公里擴展到十九平方公里，增大了六倍。

[illegible]「高雄加工出口區」、「中島新商港區」、「第二貨櫃儲運中心」等。

在未開發前，高雄港水域範圍內全是淺水區域及魚塭，船隻無法駛入，擴建計劃主要工作是在淺水區域濬挖深水航道，使遠洋巨輪可順利駛入。

濬挖河道時，挖出大量泥砂，利用這些挖出的泥砂，移填港邊淺水地帶及魚塭，使之成為陸地。這些填築的新生土地，因位於港邊，可作為港埠、工業、漁業使用，高雄的加工區，就利用這些土地建立起來。

（關於高雄加工區，以後再為文介紹。）

第一期開發土地面積為二一八公頃，其中包括「中島新商港區」七三公頃，「高雄加工出口區」六九公頃，一般工業區六三公頃，以及鐵路、道路的用地。

發展重工業

老萬到高雄港參觀時，該處商港區碼頭、倉庫已全部完成，加工出口區內的工廠也全部在生產中，加工區外的一般工業區興建的工廠差不多全告落成。第二、三、四期工程，屬於南部工業區後期開發範圍，面積共有二千二百公頃，該區內包括前鎮大林發電廠、小港新商港區及其他工業用地等。不久前報載中華民國與奧地利合營的大鋼鐵廠，就建立在這一區域，目前正積極籌備中。

在這新發展的地區，不但積極發展一般工業，更發展重工業。鋼鐵廠、煉油廠、造船廠相繼建立，將使高雄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地區。

目前，高雄已是世界上知名的港口，繼續發展下去，前途無量。

我們在港務局大廈眺望港口，進入港口後，就是人工濬深的內海，兩邊是碼頭倉庫，濬挖的工程，相當浩大，目前，遠洋巨輪，都可進口。天然地理的優越加上人工開發，使高雄成為十分完善的港口。香港雖也是個設備很好的海港，但限於彈丸之地，無法發展，以視高雄，未免有小巫大巫之感。

圓筒沉箱防波堤

第二港口的開闢，以防波堤為主，長達三千七百公尺，這項工程十分艱巨，如果採用傳統的拋石式或方沉箱合成式堤，不但費時費事，難以在有限期內完成；而且鳳鼻山採石場蘊石量不足供應，因此對這項工程決用新型防波堤方法，這種防波堤原是針對日本神戶港五號堤缺點加以改進，經長期研究試驗演變至最後的型式，為直接安放海底沙層的有底、有切牆圓沉箱式堤，四周以拋石護箱。圓沉箱的尺寸，視水深而異，大致是十七公尺直徑沉箱用於水深三至六公尺地段；二十四公尺直徑沉箱則用於六·五至十三·五公尺地段。

沉箱安放前，將箱址海底大致冲平，安放後藉

新型堤的最大優點是：簡化施工及增進安全，節省人力財力甚大。

我們從港務局大厦望出去，看到一個一個露出水面的圓筒，構成一幅美麗的圖案，這就是新型的防波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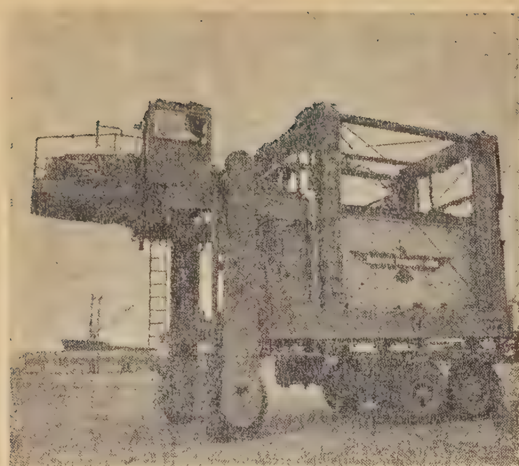
貨櫃時代

高雄港務局副局長王裕鯨先生派了一條機動小船，陪我們到海港各處參觀。高雄港內，商船雲集。在貨櫃儲運中心前面，見到剛開到的一艘屬於船王董浩雲的全貨櫃船，這艘新型貨櫃輪十分壯觀，碼頭上存放的貨櫃，看起來有如一大堆火柴匣一樣，其實每一個貨櫃的尺碼是八乘八乘二十公尺，大家在香港也會偶然見到這種貨櫃載運在市面經過，大家覺得是龐然大物，但堆在儲運中心的盈千貨櫃，看起來卻顯得那麼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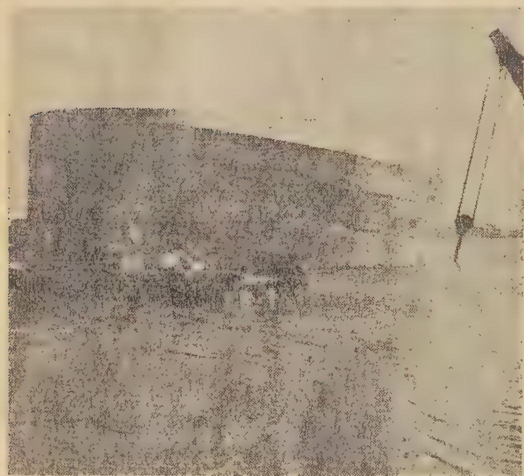
第二貨櫃儲運中心要比第一貨櫃儲運中心規模大得多，巨大的貨櫃，可同時儲放一萬個，就更加像火柴匣了。

碼頭上有一種六隻輪子，活像一頭高腳鶴的車把貨箱吊上船的吊桿，運用靈活，輕輕就把一千幾百個貨櫃，堆叠在船上，整整齊齊。

貨運進入貨櫃時代是有理由的，這種標準貨櫃，起卸方便，從輪船到碼頭，從碼頭到貨櫃運輸車，送達目的地，然後開櫃取貨，一直不經人手，全部機械化，比之舊式起卸貨物方法，不可同日而語。



載運貨櫃的跨運機



圓筒式沉箱防波堤正在興建中

經濟上一片蓬勃

在高雄港附近的工業區，有鐵路直達港口，製成品出口，可逕運到港口下船，十方便捷。老萬由此想到香港的工廠，製成品出口，運輸費用固然比這裏加重得多，同時也多費不少時間。

高雄港吐納量在日漸增加中，一九七〇年進口貨為九、三三八、〇〇七・八〇公噸，出口貨為二、九六九、五九三・六〇公噸，總計為一二、三〇七、六〇一・四〇公噸。輸入以鑛物油為大宗，木



貨櫃儲運中心，待運貨櫃山積

地區遍及日、韓、菲、南洋、印度、中東及歐美各國。

台灣近年經濟發展迅速，對外貿易日有增長，和高雄港的擴展，當有直接關係。目前台灣雖處於外交逆境中，但一切發展，未受絲毫影响。最近據報載，中華民國與加拿大貿易額不但沒有因為加拿大與中共建交受到打擊，相反的，比前增加兩倍。可見得台灣的對外貿易，氣勢如虹，和外國發生的關係，漸漸相信一定可以補救外交上的挫敗。

經濟上一片蓬勃，我們對中華民國前途，沒有悲觀的理由。



高雄港內，商輪雲集

認識中國

統一，統而一之

柳以青

統一這個名詞，爲所有的中國人聽來是最有情感的，因此，强調統一自然而然地就會受到中國人的歡迎。

最近有幾件事是在對統一上大做其文章的。

一是自中共進入聯合國之後，在中共的官方文件以及香港的左派報章雜誌上，大量而積極的鼓吹「中國統一」的運動。

二是本港的青年們，深受這一統一宣傳的影響，而大倡導「回歸中國」和「認同中國」的理念。這「中國」當然是指統治大陸的共產黨的政權。

三是由美國的海外學人，在去年年底所召開的「促進中國統一會」的舉行，由歸化外籍的中國學人及青年主持。除了報告最近他們「回國」觀光的見聞宣傳外，還鼓吹中國的統一。

面對着這一所謂的「認同」、「回歸」和「統一」的宣傳，相信很多中國人是很容易不假體認，不作思索而有所動搖的。以爲：身爲中國人，在傳統的中國文化薰陶中，怎能對「統一」不加嚮往？

在我國的文化傳統中，對「一」字是很看重的。例如，我們要貫徹始終，不能虎頭蛇尾來做道德的實踐，孔夫子就會明言：「吾道以一貫之」。

在言天道與人心的變化中，我們有「唯精唯一」的理念。

在春秋時代，諸侯都多背叛周天子，就要形成四分五裂的戰國時代時，孔子的春秋之作，乃是强調「大一統」的。從此以後，在我國的歷史上都出現過很多次的分裂，可是，這大一統的理念，支配着中國人，都逐漸統一了。可是，在這些統一中，現以代表我國文化精神的統一王朝和政策。

異族的入主，在傳統中國的歷史上有兩次；可是異族在中國土地上的局部政權卻很少。然而，無論異族是多麼的强烈和粗野，如果他們不從事漢化的話，或是不以漢文化爲政府原則和方略的話，都得敗倒於我國文化的深厚潛力的。這些，都有歷史事實可徵。

可惜的是：傳統文化的「統一」概念，本來是很好的，也是我民族賴以生存的最大命脈之一。但卻被太多的人誤解、誤用了。這裏，我們共舉一兩個例子。

强調「一」的觀念，在學術思想上，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以吏爲師，再及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到我們的思想學術裏受到不自由的限制，無從再如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精神。以致後來在學術思想上的發展，成了「一」字的俘虜，論家法，論學派，養成了文人相輕的惡習。

强調「一」的觀念，在社會政治上，不理社會需要與否，政治合理與否，一一地加諸於中國的老百姓頭上，爲了强調「一」，在社會上强行推行階級概念，在政治上大量以專制殘忍爲綱領，只苦了身爲良善的中國人民，在無可如何的環境裏，忍聲呑氣，敢怒而不敢言，或是故作陽奉陰違，痲木不仁。這些，在中國歷史上的例子層出不窮。

以上兩種借用了傳統文化中「一」的觀念，而誤解、誤用。已經遠離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義。到今天來說，海外的知識分子實應加以徹底反省，加以歸眞返樸的發揚才行。

」的提法。同時，君子與小人之分，絕不在其階級身份和職業上，而是在其發揮他那善與人同的本性，和道德實踐上。

面對着外國人的欺凌，任何人都希望中國强大；生活在流離失所狀況下，任何人都願重歸故里，重建家園。這也是固有的中國文化精神。然而，誰能夠容忍目前大陸政權的掌握者，竟是斧頭和鐮刀；一如元、清之時。那時的海外中國人是否也有回歸、認同和統一於元、清政權的想法？爲什麼我們總是對元末、清末的中國人所掀起的反抗運動而感到自豪？

元代的武力不但波及海外的中國人，同時也使中國東南的各國各地遭受災殃，這些我們從歷史上可以得到答覆；淸代對海外各國及海外中國人之籠絡也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因此，面對目前中共對海外的統戰伎倆，我們如何能不顧歷史事實而盲目順從？

推翻元朝的是生活於元代統治土地上的人民；推翻清朝的是海外與內陸革命志士的結合；可是，在今天要推翻共產政權的統治的話，其條件和情況都較推翻元、淸爲佳。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氣餒。只是，我們不要爲中共統戰中所假借的「統一」觀念所迷惑就行。用爲這「統一」的理念，在中共統戰、宣傳的方法上，是「統」而「一」之。與傳統中國文化的精神是風馬牛不相及。

俗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目前倡導「回歸」、「認同」和「統一」的人士，表面上似乎是「識時務者」，其實，那只是靠攏，投奔和自私的敗類。甘願把「俊傑」之身做爲中共統戰的「工具」而已。大陸上知識分子的明顯遭遇，難道還不夠我們反省嗎？

識時務的俊傑，應該能夠有撥雲霧而見天日的本領的，不是嗎？那能在



毛澤東大搞修正主義

魯達

(1)「世界是在進步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個歷史的總趨勢任何人也改變不了。我們應當把世界進步的情況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傳，使人民建立起勝利的信心。」

(2)「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國內的事情由國內人民自己解決，國際間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

這兩段話被稱為「最新指示」。據推測可能是在去年九月十一日到十六日所召開的一次會議講的。根據過去的紀錄，毛在私下的談話，很少被列入「語錄」，都是在某些會議上的講話紀錄，經過秘書人員和他自己看過，改過，定為文獻之後，才被中共官方節錄引用。

去年九月正是中共對外路線激變之時，七月尼克遜特使基辛加訪中共，林彪、葉羣在那前後相繼不再露面，九月十一日開始的會議，是在緊急情況下召開的（周恩來臨時取消與日本議員的會談），十三日乃發生中共軍機逃亡墜毀事件。毛的講話可能是在九月十一日會議開始時發表的。這篇講話使林彪一派感到大勢已去。所謂大勢已去，具體的說，是毛澤東將周恩來的乒乓外交路線代替了林彪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九全大會」政治報告中的「三反路線」——反美帝、反蘇修、反各國反動派。這可以從毛澤東上述兩段話中看出端倪。

毛再成為漢獻帝

毛在第一段話中說，「世界進步」、「前途光明」，這兩句話非常抽象，至少可以做兩種推論：一是說世界變好了，資本主義社會不再黑暗了，因此不需要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了。二是說，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力量強大了，可以不必暴力革命，即可推動世界進步，獲致光明前途了。

照第一個解釋，毛澤東無異是向美國的資本主義投降；照第二個解釋，則是向蘇聯的修正主義投降。不論是那一個解釋，結論都一樣，世界可以和平的進步走向光明，暴力革命已無必要。在中共來說，這是石破天驚的大轉變！

自從去年四月「乒乓外交」上演之後，筆者即力言，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已被擱置，毛派已被打垮，以周恩來為首的新當權派已握大權，現在獲得了確無可疑的證據。

讀者不覺要問，毛派既然被打垮了，毛澤東為什麼不垮，而且還支持新當權派的外交路線呢？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曾說，劉鄧等人把他當做漢獻帝，今天他又成了漢獻帝。對於董卓、曹操、袁紹、劉表各路諸侯，他無所偏愛，誰的勢力大，誰能控制長安，便封誰做丞相。現在周恩來得勢，他當然要支持周恩來。否則孤家寡人，自身難保。當年曹孟德「挾天子以令諸侯」，今天周恩來

打倒目標，商量對象

再看第二段話，毛說：「世界的大事就是要商量商量」，跟誰商量呢？主要是跟美國商量，毛自己也要跟尼克遜商量。美國是資本主義的首都，尼克遜是資本主義的總瓢把子。在這以前，中共的對外路線，是跟誰都有商量，連蘇修、南修都有商量，唯獨「美帝」不能商量，因為是必須打敗的目標，所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澤東還發表「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那篇聲明。現在必須要打倒的敵人，一變而為可商量的對象，此一變非同小可。因為毛澤東等於痛摑自己的嘴巴。

「紅旗」在這個時候刊登毛這段話，毫無疑問的是為了配合尼克遜二月二十一日到北平訪問。預先來平息和消解黨內黨外的懷疑和不安。

林彪的十大罪狀之一是反對毛的「革命外交路線」，這一反對在黨內必然留下巨大的影響。因為九大的「三反」路線是全黨的決定，在沒有召開「十大」之前，照理說無人有權改變這項決定。林彪一派的反對是振振有詞的。他們雖然被壓下去了，可是「懷疑」仍存在大部分黨員的心裏。

從最近巴基斯坦總統布圖訪問中共的活動經過看，包括迎送，兩次會談、宴會，毛布會見六次公開集會，江青和姚文元二人皆未露面。可以推測江姚二人也都是林彪、陳伯達一派，「九大路線」的擱置，與他們之走下坡路是密切相關的。據此可知毛澤東支持「乒乓外交」，內心是多麼尷尬。

聯美對抗蘇聯？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柯西金周恩來緊急會談之後，中蘇共的關係曾一度緩和，展開邊界談判恢復互派大使，大有聯手反美之勢；一九七〇年毛發表「五·二〇」聲明時，蘇聯代表團長也被請天安門，毛還親自和他周旋。可是自從「乒乓交外」，中共與美國接近之後，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即再趨緊張，並日益惡化，現在情形倒轉過來，中共大有與美聯手反蘇之勢。其實已經有過聯手反蘇的事實了。去年在聯合國大會中，中共代表不是投票贊成美國對印巴戰爭，即時停戰撤兵的提案嗎？現在中共和美國不都是支持巴基斯坦對抗印度和蘇聯嗎？從毛澤東的觀點看，「蘇修」再壞仍是馬列主義的修正主義，美國再好仍是資本主義；「反美第一，反蘇第二」猶可說也，「反蘇第一，反美第二」則不可說也。因為說不通。其實何止不通，且自相矛盾。試看同期的「紅旗」雜誌第二頁即刊有毛的另一段語錄：「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那麼與「美帝」商量，全力反蘇，是「馬克思主義」呢，還是「修正主義」呢？是團結呢，還是分裂（共產集團）呢？是「光明正大」呢，還是「陰謀詭計」呢？

漂蘭小品

這次到台灣旅行，連去帶來，不多不少，恰恰十天。雖然遊覽了許多城市，卻均如走馬觀花，不過收穫仍然甚豐，可謂不虛此行。

在下避秦來港，屈指已經二十二寒暑，從未再出港門一步。不怕讀者笑話，連澳門都沒去過呢。常聽人說：遊埠去呀！在下一向不敢存此奢望。原因是，我有兩無二怕：一無閒，二無錢；既怕苦，又怕死。無閒無錢不能遊埠，這不消說得；我有一個壞毛病，就是換一個新地方，頭三夜睡不着覺，再加上舟車勞頓，這苦還不夠瞧？至於火車、輪船、飛機，全有失事之時，雖不常有，卻非絕無，人若倒起霉來，說不定就會碰上。

不知怎麼回事，今年元旦，忽然動了遊興。想想年齡已經老大不小的了，趁着還能動彈，眼不花，耳不聾，牙也嚼得，不如檢個花錢不多，又不費多少時間的目的地去遊一下子吧。檢來檢去，以台灣最爲合適，就這樣決定下來。

感謝主的恩典，想什麼就有什麼，一個奇妙的安排來了，於是同十餘遊伴一起，乘飛機平安到達台灣。

或問：如今時興到大陸觀光，君不見，貴如美國總統尼充遜，美如電影明星關南施，學有專長如留美教授楊振寧、何炳棣，思想進步如香港大學二十八同學，都已去或就要去，你怎麼反其道而行之，卻捨大陸而赴台灣？

我說：理由很簡單，在下生於大陸，長於大陸，大陸的古蹟名勝，各大城市，我都遊過、住過；且說二十[illegible]，我卻從未到過也。

從啓德機場登上中華航機，想不到只花了一個鐘頭就到了台北，只抵從九龍城搭巴士到尖沙咀碼頭來回的時間，眞是想不到的快。雖然有生以來首次乘飛機，初時還有點兒緊張，可是坐定以後，猶如坐在辦公室那樣平安，漸覺飛機起飛，愈飛愈高，眼望窗外，雲在機下，我想這眞是騰雲駕霧了，卻毫無驚心動魄之感。

台北市是中華民國政府偏安在台灣的臨時首都——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號，縮稱爲中國，這個國號是從國父孫中山先生推倒滿淸後就規定了的，並且載在憲法，照法統說，如不經全中國人的同意，無人能夠廢除。二十二年前，中國共產黨人私自篡改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得到非共產黨員的中國人之承認。因此，中國人的國家名稱只能是也必須是中華民國。這台北市雖說是臨時首都，但它規模之壯偉，氣象之恢宏，地方之廣大，馬路之寬濶，交通之便捷，市場之繁榮，比之昔日首都南京並無不及，而山水之秀麗，氣候之溫和，且又過之。

來到台灣，使我像來到我的家，主因是人與人之間，有一種親切感的人情味。二十二年前由大陸來台的親友，此次重逢，歡娛之情，固不必說。就是素昧平生的人，上自政府首長，下至一般平民，如四野間的農夫，工廠裏的工人，商店裏的售貨員、旅店、飯館的侍應生，甚至隨便一位路人，都是和顏悅色，禮貌有加。大陸上的共產黨不是常在宣傳文字裏說什麼「親人」嗎？不錯，在台灣，諸色人等都是親人一般。共產黨人所說的親人是同黨同階級，只要是同黨同階級，頭幾年的蘇聯人——現在蘇聯人已由無產階級上升或下降爲資產階級，變成仇敵，如今的阿爾巴尼亞人、中東的巴特寮，就全是親人；如果不是同黨同階級，就是生我的父母或我生的子女，也都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在台灣卻不然。不管你是什麼黨，什麼階級，只要是中國人都是親人。因爲全是炎黃子孫嘛，這才符合「同胞」二字的意義。像共產黨人所說的那套八股，他們自己稱做辯證的邏輯，在咱們中國人說來，總是格格不入的呀！

從台北車站登上莒光號火車，在縱貫台灣的大動脈鐵路上急馳，六小時到達南部的高雄市。莒光號是第一等的火車，對號單人座位，按鈕坐仰自如，十分舒適，女侍應生全如飛機上的空中小姐，青春貌美，招待週到。茶水供應充分，紅綠茶任選，有當日報刊可閱，有消毒的熱毛巾可用，可以到餐車吃飯，可以打長途電話。這樣的火車，九龍無之，大陸想亦無之，在下是破題兒第一遭乘坐。次一等的觀光號，我也坐過，和莒光號相差無幾。有一次我從台中返台北，莒光、觀光、東光等號車都客滿，迫於買了對號特快車，我覺得與觀光號亦相差無幾，同樣的快捷。每逢到一個站，你就會聽到：「各位旅客，××站到了。在××站下車的旅客，請你準備。」像用女高音向旅客們——我想即使報告，也一定用破喉嚨啞嗓的廣東話男低音，我是一個字兒也聽不懂的——有一次我就因此誤把大埔當粉嶺，早下了兩站，害我那天計劃的事全告吹！

在台北，一夜沒睡着，——這是我的壞毛病，換新地方，前三宿甭想睡着，照說疲乏極了，上下眼皮交戰，在火車上一仰，死睡如泥；不，一點也不，車旁的農村和農田，一片如滴的新綠，實在太誘人，已使振奮代替了疲倦。

振奮的是，從車窗遠遠望出去，農村已經現代化了。農民住的幾乎全是新式平房，穿著和城市裏的人毫無區別，公路交錯，老牛破車和步行人極少見，看到的全是卡車、汽車、電單車和自行車。有些農村還矗立着烟筒，直叫我這個矇查查的人大感驚奇，原來這裏的農村都有小型工廠，從事生產——這卻和大陸的不同，大陸是破私立公，工廠利潤上繳毛澤東，這裏則恰恰相反，利潤完全歸給農民。因此雖然全村辦工廠，結果大相逕庭：大陸是國愈富則民愈窮，人民惡衣惡食、日夜流血流汗，賺得錢來供毛澤東一小撮在國際上揮霍；台灣則是藏富於民，人人生活逐年提高，不但豐衣足食，並且美衣美食，民富則國自强。我們不必在理論上談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和進入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孰優孰劣，只就兩地農民生活的現狀比較一下，優劣可以立判。或有人駁我：你未到大陸農村看看，你怎麼知道大陸農村一定劣於台灣？我以爲這不必去看，因爲大陸人民吃飯穿衣，全受糧票、布票配給的限

[illegible]其田的理想，而大陸卻是土地早已由人民公社沒收，耕者無其田了。

台灣物產豐饒，無愧寶島之稱，原因是四季皆春，四季常熟。田裏的莊稼，畦裏的菜蔬，長得又肥又大，怪不得都非常好吃。聽友人說，近幾年來，因爲農產增收，漸有穀賤傷農的危險。如果眞是這樣，當政者似應急謀對策，開拓國外市場。就以香港言，在下覺得台灣的農產出口，做得還不夠理想。

在高雄，看到經濟部辦的出口加工區。這更使人驚奇，想不到台灣的工業進步發展如是之速。那兒有四萬五千工人，女工佔百分之八十六。一間規模龐大的製衣廠，簡直看得我眼花撩亂起來。疊着約莫有熱水瓶那麼高的布疋，一雙纖纖玉手，捺着電動剪刀，照着圖樣，嘟嘟嘟嘟，一下子就把它裁下來，你說有多快！這個加工區所在地，原是海邊的新塡地，不幾年就從無到有，出現了這樣的奇蹟。全區分三部分：一頭是公建廠房租給廠家的，一頭是廠家租地自建廠房的，中間是管理機構。這個管理機構也龐大的很，銀行、郵局、商店、食堂、遊樂場，都爲便利工人而設，在這裏做工的人有福了。爲了鼓勵華僑回國投資，在這兒設廠的，所得稅、營業稅全免，而工人又不患缺乏。如果在下有錢，一定申請到那兒設廠去，但這只是說說而已，因爲我遵行孔子之道，只求能夠固窮，不做小人的窮濫。這地區正在擴展之中，像這樣的地區，高雄另有一處，台中也有一處。

[illegible]這樣的好，從來見到我們各級政府的當政諸公，聽他們的談話，看他們的作風，從友人口中得到台灣人對他們的贊佩，我才知道，如今台灣這樣的好，應該歸功於他們這些年來的埋頭苦幹，勵精圖治。老實講，過去我對台灣，特別是執政的國民黨，存有一種很深的成見。這種成見，主要是從情感上來的。我總以爲執政黨過去統治大陸二十年，未能把大陸搞好，最後還把大陸丟了，害得億萬同胞落在共黨的踐踏之下。

事實證明，這個執政黨既然如此無能，又怎能治好了台灣？且說台灣不過一個擁有二十縣市的省份，以過去治理全國三千餘縣的人力治一台灣，而台灣又氣候溫暖，土地肥沃，佔盡天時地利；縱有若干成就，本已極爲平常之事，又有什麼可談的？

如今到了台灣一看，在下這個一向牢不可破的成見，竟然輕易地給事實粉碎了。原因是在他們初到台灣之時，據友人說，台灣在日本人殘酷剝削之餘，還是非常荒涼的。不說別的，他們那時吃的還不是米，而是山芋、白薯之類。台灣之有今日，一切都是從無到有，從頭做起。執政者忍辱負重、兢兢業業，懲前之失，努力以赴。不但不是說了不做，而是做了不說。

這次在下在各方面見到的政府負責人，使我相信了這些話。現在處於國際逆流之中，以「莊敬自强，處變不驚」八字上下互勉，爲國事焦思苦

趙聰

然則於此我又生出了一個疑問：執政黨既能把台灣治得如此之好，何以二十二年前在大陸而不能？如今雖好，可惜太遲了！前在大陸時如能這樣的話，共黨又怎會起來？在台南市，我曾把這個疑問質之於宴請我們晚餐的中華日報社董事長蕭自誠教授。他說他在東南亞時外國人也會提出這一問題問他，他的答復是國民黨雖然統治大陸二十年，但一直在動盪不寧的環境中，爲着消滅內憂和抵抗外侮，簡直沒有施展作爲的機會。

在台灣的二十二年，卻是處在極安定的環境中，內無共黨，外無强敵，所以能夠建設。後來我又跟台中的朋友談起這個問題，他對蕭教授的意見又加以補充，他以爲主要是抗戰勝利後共黨的搗亂。

那時中國已是世界四强之一，如果共黨不搗亂，滿可以照國父的遺教逐步前進。你知道通貨膨脹是什麼原因？並非如當時人們所指責的拍蒼蠅不打老虎，而是共黨大量收購通貨而破壞金融，應該打的正是共黨這隻大老虎。

仔細想來，這話極是。你想吧，你建設，他破壞；你前進，他拖你的腿，什麼事能做成？我不但明白了這個問題，還明白了所以台灣入境審查嚴格，防諜工作加强，原來就是爲的台灣安全。惟有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才能從事各樣建設。

至於在香港的同胞，想不到台灣如此繁榮進步，或者信不過台灣如此繁榮進步，那是無形中受到香港左報宣傳的毒害。照左報所說，台灣壞透

[illegible]台灣的人：毛主席說，不作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你們豈止沒有調查研究，連到台灣看看都沒有，怎麼就瞎說起來呢？造謠是小事，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可是個大罪呀！

其實，台灣如果這樣保持安定，繼續前進，是永遠不怕共產黨的。看成功嶺的大專學生集訓，看金門防守得固若金湯，台灣也永遠不會被共產黨奪了去的。

台灣執政諸公有這個信心，朝野上下一千二百餘萬同胞全有這個信心，在下這次從台灣歸來，是深深地這樣信相着。

回到香港，又二十天了，心裏仍然念念不忘台灣。我將永不會忘記台南那位羅姓司機，他帶我們夜遊愛河購買蜜餞而不受酬；永不會忘記日月潭教師會館那位青年侍應生，他騎着電單車、冒着汗水猛追我們的遊覽車，爲的只是送還我遺落在洗手間的手表；永不會忘記那位阿里山胞商店裏熱情的姑娘，我買了幾個小玩藝，她就挽着我的胳臂强送給我一掛串珠；永不會忘記台北熱海餐廳裏的海鮮，又平又靚又可口；永不會忘記小欣欣的大餅、油條、牛肉豆腐腦；永不會忘記金門的牛肉和饅頭，——還有我的在台中的朋友，他乾女兒做的饅頭比金門的更好，這都是在香港吃不到的；永不會忘記台灣的舊雨新知的熱烈招待；永不會忘記在新店朋友家裏看到的那麼大的靈芝草——這是像蘑菇一樣從地裏冒出來的植物，層層如意形的瓣，如同對對乒乓球拍各向相反方向伸着，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白蛇爲救許仙冒死盜的仙草？……

從「一•三通知」看中共黨與槍的矛盾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中共「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發出「關於一九七二年新年春節期間開展擁軍優屬擁政愛民運動的通知」，要求全大陸各地區、各部隊遵照毛澤東的「教導」，在一九七二年新年、春節期間，廣泛地深入地熱烈地開展「擁軍優屬」和「擁政愛民」運動。

每年春節之前，中共例必發出類似的「通知」，進行類似的「擁軍優屬」和「擁政愛民」運動。但在內容上言，中共今年所發出的「通知」，和前年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共軍「總政治部」發出的「關於一九七一年新年、春節期間開展擁政愛民活動的通知」，大不相同；相同之處，只是在內容的形式上，彼此都有其主要四點：一九七〇年發出的「通知」主要四點是：

(1)以宣傳毛澤東思想為主。

(2)貫徹毛澤東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所謂「戰畧方針」。

(3)擁護和支持「革命委員會」。

(4)發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傳統。最後並號召共軍和人民要團結在以「毛主席為主，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周圍。

一九七二年發出的「通知」主要四點則是：

(1)强調共軍要向人民學習。

(2)要求地方幹部必須幫助軍隊幹部。

(3)通知軍人要唱好「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首「革命歌曲」。

(4)認眞做好各項戰備工作。最後並號召共軍和人民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

低了。

今年的「通知」之一，所以强調共軍要向人民學習，顯而易見，就是貶低共軍的地位，不讓它再像過去那樣，高高騎在黨組織之上、地方行政之上，任由人民向它學習，向它崇拜。而是要它也向人民學習，把它的地位和黨組織拉平，甚至低於黨組織。最後當然是使它絕對服從於「黨中央」的領導，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凌駕於「黨」之上。

「通知」之二，之所以要求地方幹部幫助軍隊，那主要是軍隊幹部的權力太大，飛揚拔扈，不把地方幹部放在眼裏，甚至不把「黨組織」看在眼內。因此，中共決定抑制軍隊的權力，貶低軍隊的地位，命令軍隊幹部必須向地方幹部學習，目的就是要他們尊重地方幹部，尊重「黨組織」。

「通知」之三，之所以要軍人唱好兩首「革命歌曲」，主要是為了肅清林彪的「天才論」在軍中的影響。因為「國際歌」中有「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之句。而中共「兩報一刊」中，也常常引用這兩句話，來抨擊那些自命為「先知先覺」的人。由此可見，中共要求軍人大唱「國際歌」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清算林彪；唱好「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加强軍隊的組織性，要求他們絕對服從「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不能因為軍內有些主要領導幹部受到整肅，因而造成分裂，甚至進行反叛。

因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第一條是這樣的：「一切行動聽指揮」。中共「兩報一刊」在評論這個問題時，也特別强調這一條。所謂「一切行動聽指揮」，就是要聽「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揮，而不要聽軍內及其他反毛分子的指揮，以免釀成任何軍事叛變。

這樣做的目的，也是為了貶低軍隊的地位，將過去「槍指揮黨」的局面扭轉過來，變成「黨指揮

戰統」

港大二十八位「進步」的學生，回中國大陸兜了半個圈子，看過八達嶺上的萬里長城，西子湖畔的「敗柳殘荷」（他們選擇那個時辰歸去，既未能看到「斷橋殘雪」，也未能看到「柳岸聞鶯」，當然只能看到敗柳殘荷），返港之後，招待記者，發發議論，談談感想，那是意料中事。用不着那麼緊張，也不必撰文反駁，因為根本就不值得反駁。

憶往昔，印尼僑生，星馬僑生回中國大陸觀光升學的，何止千萬個二十八，但這與資本主義社會何損，與國民政府何損？又與「社會主義祖國」何益？五七年間香港不是也有盈千上萬名技術工人，回去大陸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嗎？香港的工廠又不見因此而倒閉？中共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增加了這批「生力軍」，也不見建設得更快了點？

為了港大二十八名學生，被中共統戰過去而緊張，未免使人覺得可笑，其實，我倒希望海外的「進步」人士，統統都回大陸去。如今北京城勝得門南的什剎海，正是溜冰的好去處，廣州北郊的羅崗鎮，

」。何以沒有第二批人回去呢？回去觀光也好，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也好，每次最好不是二十八名，而是二萬八千名。因為我相信，在大陸生活過的人必定比未曾在大陸生活過的人，更加瞭解中國大陸的毛式「社會主義」生活，也會更加瞭解現時統治中國大陸的毛家共產黨，即使只回

而是由林彪造成的，而這種局面是深爲毛澤東不喜的，理由是毛澤東的信條是「黨指揮槍」。爲了扭轉這種局面，所以毛澤東決定逐漸向林彪開刀，從而剝奪他的權力。形勢發展至今，毛澤東可以說是基本上鬬垮了林彪及其同僚，所以決定極力貶低共軍的地位，恢復「黨指揮槍」的局面。

「通知」之四，之所以號召共軍和人民要團結在以毛澤東爲首的「黨中央」週圍，顯而易見，林彪垮台已成了定局，因爲「林副主席」這句話已榜上無名。並强調「黨」是無上權威，壓倒一切。

然而，由於今年中共的「擁軍優屬」和「擁政愛民」運動，目前不停地在全國各地狠狠地開展，現在的當權派不斷對林彪嫡系首領進行批判、打擊、整肅，因此，作爲它最後支柱的共軍基礎，已發生了很大程度的動搖。

綜合各方面新的資料顯示：由於中共加緊推行窮兵黷武政策，目前共軍的數量雖有增加，但在質的方面已普遍低落。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因過去老一輩的共軍將領，至今已被排斥整肅淨盡，而新任的軍事頭目多數缺乏作戰經驗，且十九怕苦、怕死，從思想到生活蛻化墮落。至於新增加的共軍官兵，全是强徵被迫入伍的各階層青年，而他們多是對中共政權感到不滿的，故根本不想替它效命。據不完全統計，迄執筆時止，共軍從最高指揮總部、軍種、兵種、軍區、以至衛戍區、警備區和地方上軍隊的首要，已被毛澤東排除和整肅的，足達二百六十餘人；過去替毛澤東打江山的一、二、三、四「野」的「司令員」，目前已全被淸除出局。據說，已死的陳毅，也是因「文革」時被鬬，遭毛澤東變相軟禁迫害，憂傷過度而患了不治之症。

但歸根結底，今年中共這個「擁軍優屬」和「擁政愛民」運動，是否能很順利地開展？筆者敢斷言，貶低軍隊的地位，要「黨指揮槍」，肯定是失敗的。即使成功，而所遭到的阻力是不會沒有的，相信新的內鬬也會因此而爆發起來。毛澤東的「槍桿子出政權」，這次肯定會受到「自食其果」的教訓。

李毅

竟是少數。那些每年都回去大陸一次或數次的人，那些每次都挑着一擔又一擔衣服和食物回去，卻空着雙手出來的人，有誰見到他們向自己的親友，宣傳過「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

我衷心希望港大的學生以及其他接受西式教育，對自己的祖國——中國，一無所知的學生，都有機會回去大陸旅行，回去看看祖國壯麗的河山，回去看看大陸人

「貞

待旦

看一看農民兄弟們吃的是什麼？住的是什麼？穿的是什麼？蓋的是什麼？看一看他們用來從事勞動生產的工具，是那個世紀的工具，我相信耳聞不如眼見，只要這羣預備「回歸」的知識分子們，有多幾次「回國」旅行觀光機會，我相信，終有一天，他們是會看出大陸的眞實情形的。

國府搞「統戰」、搞「宣傳」的負責人員，根本不必爲港大學生遊大陸而着急，也不必爲此而吞服減血壓藥，大可以洗個溫水澡，墊高枕頭，睡一個好覺，等到睡足精神，若有興趣，倒不妨檢查你們「統戰」、「宣傳」工作的政策策畧，看一看你們自己的工作是不是有條有理？是不是有的放矢？

所謂「統戰」也者，就是去聯合那些並非本黨，本派的人士，使他們站到我們的戰線上。這種工作，實質就是一種「存異求同」的工作。而不是感化院，也不是「思想改造」機關。想達到「求同」的目的，必須有「存異」的風度。

毛共搞「統戰」工作，專門選擇那些有一定影響力的，出身於大地主、大官僚、大資本家的人作爲統戰對象，「解放前」是章伯鈞、羅隆基、沈鈞儒、黃炎培等，「解放後」是衛立煌、李宗仁等。現在則是楊振寧、何炳棣、楊慶堃等著名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以及那些出身於上層家庭的資產階級貴族學校的學生，根本不要求統戰對象眞正信服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所打出的只是那面光輝的「團結」「愛國」的旗號。於是，國府昔日的高級官員和一批又一批高級知識分子，都被毛共的「統戰」統去了。儘管毛共對待那些失去利用價值的被「統」過去的資產階級分子，如章伯鈞、羅隆基等相當殘酷，利用完了便打下十八層地獄，但由於其手段高明，還是有一批又一批人上當。

至於國府的「統戰」工作者，幾十年來到底做出一些什麼成績呢？恕我陋見寡聞，因爲我實在不知道。

在我的感覺中，國府的「統戰」工作者最感到興趣的，似乎不是搞「統戰」，而是搞「忠貞」。我不敢說「忠貞」跟「統戰」風牛馬不相及的，但卻敢斷定它們是兩回事，不應混淆在一起。「忠貞」到底忠於什麼，如何貞法呢？恐怕連許多開口叫「忠貞」，閉口也叫「忠貞」的人，也未必就能弄得一淸二楚，我更無意研究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天，「忠貞思想」是否合乎時宜。只想指出，要求非黨人士「忠貞」已是一種過分的苛求，要求那些還沒有被「統戰」統過去的人「忠貞」，簡直是淺薄兼荒唐。

在此國家多難之秋，置於敵强我弱的處境，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對敵。已成爲急不容緩的事情了，假如還要在可以團結的力量中，挑三挑四，挑選「忠貞」分子，徒然造成自我孤立而已！

我們而對的敵人只是中共毛家黨，並非是大陸一千多萬黨員和數千萬名幹部，只要是反對毛家黨，反對毛澤東政權的人，不管他們肯不肯「忠貞」，會不會「忠貞」，都應列爲「統戰」的對象，想辦法去接近他們，團結他們，而不應存有黨派之見。



台灣安全的幾個要點

焦毅夫

肯定中共要求美軍退出

自從美國總統尼克遜宣佈訪問北京，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以後，海外愛國之士莫不以台灣安全爲慮，一個幾乎肯定的事實，尼克遜訪問大陸，中共一定提出台灣問題，如果尼氏不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在中共來說就無主題可談，如果承認（事實不能不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中共必然要求美國第七艦隊退出台峽，美軍完全撤出台島。在尼克遜一廂情願的今天，豈容不作表示。同時，現實也不容他不作肯定答覆。因爲今天的中共不僅祇在兩報一刊發言抨擊，他是國際舞台演員之一，可以站在聯合國的講台上大肆叫囂，自出世界雖已把聯合國視做「國聯」第二，叫囂由他叫囂；但，中共還可進一步動員附庸並收買若干小國，以保護國家主權做幌子，以斥責侵犯他國領土做憑藉，提出美軍駐台就是侵略行爲；專案成立，提付表決，今年不能通過，明年再來，月前美國提出「中國席位問題必須列入重要議程」的議案失敗，就是一面鏡子。少數服從多數，提案通過，美軍賴着不走行嗎？

美軍撤退星馬安全受威脅

美軍一旦退出台峽，東南亞大門洞開，星、馬、印尼及菲律賓都受安全威脅，連日本也難倖免。其原因中共迫走第七艦隊，剪除太平洋上「警察」監視，潛艇可以長驅直抵各國海岸，接濟游擊部隊，輸送在北京訓練多年的各國共黨分子登陸，組織人民從事顚覆活動。甚至輸送武裝部隊組織「人民軍」與各該國政府作戰。

在中華民國來說，美軍撤退台灣，並不等於撤除護台屏障，安全受到威脅。中華民國海、陸、空軍之素質遠駕中共三軍之上，這是公認事實。目前，所缺少的就是後勤供應。從表面看，台灣祇有六十萬軍隊，實際潛在農工商學界中的退除役官兵，連同一年一集訓的國民兵（三十五歲以上）都是後備兵源，一旦國家有事，都有應召服役義務。

美國早向中共投降挾制國府

十多年來，美國和中共在華沙不斷接觸，雖不知討論的實際內容，但從逐[illegible]美國早就向中共投降。十年前，中華民國尚可派軍

上漂浮方式，輸送日用品給大陸人民。這是什麼原因，我們一想就知道了。

由於美國對中共有了默契，美軍在台灣儲備的軍用物資很多，鎖匙都在顧問手裏，比如像飛彈這類的新式武器，中華民國部隊不能隨便使用，甚至在未會自製炮彈之前，連實彈演習還須憑彈殼報銷，飛機也祇能保持援助數量，有補充而無增加，這是海外人士鮮知的秘密，說起來使人憤慨，也使我們感到羞慚。

有心人士認爲中華民國政府沒有好好掌握中共一次又一次因權力鬬爭所造成的危機，自棄反攻的最佳機會。實際國府高層何嘗不知，雙手被縛，怎奈欲動不能何？

台灣是「雜院」大門美國必保

美國與中共打交道，甚至承認中共政權，並不意味美國卽將放棄台灣這個在戰畧上極爲重要的亞洲據點。美國乃至東南亞各國對這「大雜院」的大門必須固守，不過，今後担任防衛任務的不是美軍而是中華民國部隊。

前面說過，美軍在台灣儲存有大量物資，如果第七艦隊迫得非撤不可，這些物資不可能按照工業生產賸餘計劃，運投深海，必然交給國軍，卽使中共提出最嚴重的抗議，美軍亦可置之不理，因爲美國必須運用這些物資安定東南亞，保護本土。這個任務沒有別國可資担任，祇有中華民國。訓練有素的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獲得充裕的軍需物資，如虎添翼，那就運用自如，攻守隨意了。

台灣安定文攻武攻都不可能

共產黨顚覆的信條，一是武力，次是國會，再是人民暴力運動。月前，中共總理周恩來發表談話，「台灣問題將和平解決」，含意將舉行「和談」，這是絕不可能的，如果國府眞的和中共舉行「和平」談判，無異對世界宣佈向北京投降。事實非常明顯，中共挾七億人民絕不可能與擁有千多萬人口的國府平分大陸，更不能允許中國國民黨居於同等地位。中共早就放出盤口，台灣是中國一個行省，只能允許國府保有台島，也就是說，國府和中共談判結果，最大收穫，中共承認國府爲台灣的合法統治者，台灣歸還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建制，算是「統一」了中國。然而，中華民國政府確認是承堯、舜、禹、湯……正統

……動搖，絕無和談必要，何況和談是一種自投羅網，請人宰割的自殺政策。中共明知國府不可能與他「和談」，為何一再放出空氣，目的在於瓦解台灣民心士氣，以及海外人士的反共意志。同時，故意扮成天使模樣，掩飾積極備戰，迷惑世界。所以中華民國政府一再予以否認，並且嚴詞駁斥，以正視聽。

國軍早有戒備不慮偷襲

有人認為這是周恩來的詭計，「兵不厭詐」，周說不使用武力，是使台灣防軍鬆懈戒備，說不定美軍撤退後，會傾全力進攻，使國府措手不及。這種可能性不說沒有；但請放心，即使美軍駐台的此時，實際上美艦早就不負責巡邏台灣海峽了。就目前情形觀察，如果中共敢於發動攻台戰爭，所要付出代價恐十倍於韓戰，可是成功的機會卻是微乎其微。

孫子兵法說：「多算勝，少算不勝，何況無算乎」。我想老謀深慮的毛澤東早就計算過，今天的北京無論就領導、幹部、士兵以及群眾的情緒與二十三年前大不相同，高級軍事領導層，未必肯用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去犧牲，再打一次殘忍而無把握的人海戰。況乎中下級幹部早失二十多年前南下時對黨的信賴，熱心和意志都失去了堅强性。士兵來自鄉村，與人民同一思想，所冀求的是豐衣足食，而中共給他們描繪的「烏托邦」藍圖卻是烏黑一片，美麗的遠景遙不可達，愈過似乎愈加深遠。二、三十年前他們受共產主義催眠入夢，二、三十年後的今天從夢中醒來，賸下的祇是滿腔被愚弄的憤怒，雜着沮喪的意志和極度失望的情懷；為生存而流汗是他們基本義務，為極權而流血就非他們之所願了。中共攻台武力進襲既不可能，退而求其次的取決於議會。

議會顛覆機會肯定不存在

誰都知道中華民國的中央民意代表，都是選自二十五前，依照憲法，早應改選，值此非常時期無法進行全民投票，他們等於連任了四屆，而且國家給予想當優厚的俸酬，目前無一不滿足於現實情況，他們對政府施政措施間有不同意見，但矛盾終歸統一，對外意見一致，誰也不願有損國家民族利益，議會顛覆機會，在台灣肯定不會存在。

周恩來所說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主要是指「和談」。前面說過，中華民國政府不止一次聲明不與中共接觸，實際無和可談，一個代表中國文化的傳統政府，與一個帶了三分衝動，七分野蠻破壞傳統文化的政權有什麼交道可打！目前，香港有些人在搞「統一愛國運動」，本人舉手贊成，可以肯定的說，中國終要統一的。不過，與其說以大吃小大陸吞沒台灣；較現實的看法，四両搏千斤，台灣馭大陸的成份還是居多。

不流血革命更不可能

和平解決中的議會和談判兩條道路都無希望，中共另一希望是打進去，衝出來製造不流血革命——內部顛覆。我們不能否認台灣沒有共黨潛伏分子，可這些人要想發生作用，祇怕不大容易。

住在台灣的有兩種人，一是落籍很久的所謂台灣人，另是近世紀遷居和跟國府撤退的外省人，前者只求有衣履豐厚的安定生活，後者除求生活安定之外，卻有身在台灣心在大陸的懷念；目前，他們共同的另一目的是追求生活享受，差不多收入的家庭都是電器化，生活已達相當高的水平，他們惟恐保全之不足，誰還心懷異志。

台灣社會組織的嚴密，自由世界無國能及，基層組織的核心，既非特務，也非警察，而是人民自己和退除役軍人。退除役軍人受國府的優待，說來令人難以相信。四十歲以上的人總該記得，抗日時期傷殘軍人為非作歹，勝利後復員軍人四處闖禍，真叫人談「軍」色變。可是二十多年來，從未聽說台灣退除役軍人鬧過事，這完全得力於一個龐大組織，「退役軍輔導會」輔導之功。

退除役軍人成安定力

退除役分為假退（退役）眞退（除役）兩種，假退役按原職支八成薪，有房屋配給，月有主副食，薪餉每半年領一次，診病有免費的榮民醫院，子弟讀書有教育補助費，這些優待一直享到本人壽終或兒女成人為止。在此期間且可在私營事業中自覓工作，收入盡歸所有。

眞退役（除役）是一次給予以相當數字的退休金，可以轉營他業，如果失敗，「退除役軍人輔導會」企業單位很多，可請代覓工作，介紹工作如不理想，可以辭職再請介紹，如是者三次，可謂優厚已極。

這些受優待的軍人，在中共的檔案中都有「血債」紀錄，水火不能相容，除將來進軍大陸完成軍人使命，再是協助政府安定社會，捨此之外無第二條路可走。

這些退除役軍人，前者仍保有軍籍，後者已告喪失，但仍保持縱的連繫，隨時有奉召入營接受編遣的義務。目前，他們散佈城市、農村每一角落，負著緊繫人心，凝固潛力，穩定社會的積極作用。中共如想在台灣從事鼓動一次大規模的暴力行動，無論怎樣秘密，都逃不出他們的視聽範圍，如果發現，豈肯坐視不理。

台灣穩如磐石人心堅定

中共常說：「人的因素第一」，據前所述，人的因素予中共極端不利，何況大陸內部混亂一片，剪除劉少奇及其黨羽工作尚未告一段落，林彪事件又告發生；加上台灣表裏潛在力量，毛澤東當然知道，不能也不敢發動一次大規模戰爭，如果敢冒大不諱發佈進攻命令，將收以下惡劣效果：一是三軍抗命，拒不揮軍；次是正割據的各大軍區「地方王」起而獨立；再是人民起而造反；如果這些事件都不會發生，最後與國府實力接觸，勢必葬身台峽。毛澤東嘗說：「不打無把握的仗」，算來算去，實在沒取勝利把握。

抗日戰爭史話（十九）

棗宜會戰

史劍非

綜觀八年抗日戰爭，在一次短速的巨大戰役中，予敵軍最大傷亡，首推一九四二年九月第三次長沙大捷，斃傷日軍六萬餘人；其次則屬於一九四〇年五月的棗宜會戰，斃傷日軍五萬之眾。

國軍的重大勝利，多在抗戰第二階段中獲致，諸如上高會戰、桂南會戰以及棗宜會戰。

敵抽調關東軍增援

敵軍自一九三九年受我冬季攻勢的打擊，武漢地區敵軍受大洪山、桐柏山我軍之威脅，形勢日劣，且無法控制和利用江漢平原的穀倉，乃於一九四〇年四月中旬，放棄鄂東之麻城、贛北之奉新，自湘北抽調第六師團、贛北第四十師團各一部，會同駐在湘北的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等師團，集結信陽、隨縣各地，向襄河以東地區做孤注一擲的進攻。五月中旬遭我軍擊潰，遺屍遍野；下旬乃由東北抽調關東軍第四師團、由武寧抽調獨立第十八旅團等生力軍，再度進攻，敵雖陷宜昌，但得不償失。

茲將敵我兩軍戰鬬序列分述於左。

敵第十一軍司令官——園郎和一郎，第三師團——山脇正隆，第十三師團——田中靜一，第三十九師團——村上啓作，第四師團——北野憲造，獨立混成第二十旅團、第十八旅團，此外有第六師團、第四十四師團、第十五師團、第二十二師團各一部分兵力。

我軍最高指揮官為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所轄部隊：第二集團軍——孫連仲，第六十八軍——劉汝明，轄第一一九、一四三兩師及獨立二十七旅；第三十軍——池峯城，轄第二十七師、三十師、三十一師。第三十一集團軍——湯恩伯，第十三軍——

八十五軍——王仲廉，轄第四、第三十二兩師及獨立第十一旅。第十一集團軍——黃琪翔，第九十二軍——劉仙洲，轄第二十一師，第四十七師；第八十四軍——莫樹杰，轄第一七八、第一八八兩師。

第廿九集團軍——王纘緒，第四十四軍——廖震，轄第一四九、一五〇兩師，第六十七軍——許紹宗，轄第一六一、一六二兩師，另集團軍直轄新編第十六旅。第二十二集團軍——孫震，第四十五軍——陳鼎勛，轄一二五、一二七兩師，第四十一軍——孫震，轄一二二、一二四兩師，另集團軍直轄第一游擊師。第三十三集團軍——張自忠，第五十五軍——曹福林，轄二十九、七十四兩師，第七十七軍——馮治安，轄三十七、一三二、一七九、三個師；第五十九軍——黃維綱，轄三十八、一八〇及騎兵第九師。

江防軍——郭懺，第九十四軍——李及蘭，轄第十二、一八五、五十五師，第二十六軍蕭之楚，轄三十三、四十一、四十四師，另江防軍直轄第一二八師。

戰區直轄部隊計有七十五軍——周嵒，三十九軍——劉和鼎，第二軍——李延年，新十二軍——鄭洞國，第十八軍——彭善及鄂東游擊軍諸部。

包圍與反包圍

棗宜戰役是抗日戰爭中的典型戰役之一。即敵採取分進合擊戰術，企圖圍殲我軍棗宜地區主力，我軍則一面機動阻擊吸住敵軍，待各路敵軍會師後以大兵團在外線實行反包圍，打殲滅戰。但是由於火力裝備的差距，我軍雖完成包圍，但不能收到完全的殲滅效果，只能使敵軍蒙受慘重傷亡，終由其

棗宜戰役分兩個階段，從五月一日到十六日為第一階段；於五月底到六月下旬為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敵軍以襄陽為目標；右翼自信陽（平漢線、河南）南下轉向西進，左翼由鍾祥北進，中路則由隨縣沿襄花路前進，企圖誘我軍主力集中棗陽地區，實行包圍殲滅。

五月一日敵軍左右兩翼開始進攻，中路則待機至五月四日始出動，八日陷棗陽，我守軍一七三師血戰突圍，鍾毅師長壯烈殉國。五月十日敵軍完成對棗陽地區的包圍態勢，會師於唐白河畔，但我軍主力已及時脫出包圍圈，敵軍包圍遂告撲空，而外翼兵團則壓迫敵軍左右兩翼，趨集襄東平原地區，遂完成對敵軍主力的大包圍。我第二、第三十一集團軍及九十二軍由北向南，第三十三、第二十九兩集團軍由南向北由西向東，第三十九、七十五兩軍併力圍攻，並以第九十四軍進迫京山、應城地區攻擊敵軍後方交通線，第七軍、鄂東游擊軍則攻下雞公山、柳林等平漢線各據點，九十二、六十八兩軍則克復棗陽、桐柏、明港；敵軍乃陷於四面楚歌。

十一日敵軍開始突圍潰退，遭我軍節節伏擊，傷亡慘重。截至五月十六日止，共斃傷敵四萬五千以上，獲砲六千餘門，馬二千餘匹，戰車七十餘輛，軍車四百餘輛，其它大批彈藥、輜重。為空前之大勝利（時長沙三次會戰尚未發生）。

張自忠將軍殉國

我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為殲滅殘敵，奮勇追擊堵截；適一大股敗陣敵軍回竄南瓜店附近，張總司令親率特務營及七十四師馳往堵擊，不幸於十六日午刻壯烈成仁，致左側面之壓力減少，敵軍乃得反撲棗陽，其後敵我雙方均筋疲力竭，戰事乃暫告一段落。

五月下旬敵軍得自東北調來的生力軍第四師團增援之後五月卅一日乃再度恢復進攻，六月一日陷襄陽，三日被我軍克復。另路敵軍五日陷洋沙，六日陷荊門、江陵，十日陷當陽，我軍被迫放棄宜昌，十七日一度收復宜昌，終於再度淪入敵手。十八日敵軍轉攻為守，會戰乃告結束。

上元話燈節

文鑑

「滿城燈火耀街紅，絃管笙歌到處同；眞是昇平良夜景，萬家樓閣月明中。」——這是淸楊靜亭「都門竹枝詞」咏上元詩，爲元宵燈節風俗的寫實，繪影繪聲。

元宵佳節的張燈結綵，通常自新年初八至十八，一共舉行十天，稱之爲「燈節」。此節大致起源於漢代，當時係以正月的上辛日舉行，自黃昏時候張燈直至元明燈滅爲止。據「史記樂書」載：「漢家常在正月上辛祀太乙甘泉，昏時祀到明；徐望謂今人正月望夜遊觀燈，是其遺事。」而「古今事物考」中亦說：「漢望日祀太乙，自昏至明，今上元夜遊觀燈，是其遺蹟。唐敕金吾弛禁，許三夜士女遊行，謂之放夜，至宋則增十七、十八爲五夜。……」

同時在「太平御覽」中所載者，亦大同小異。又宋人宋敏求的「春明退朝錄」裏載稱：「上元燃燈，或仿沿漢祀太乙從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咏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常設。本朝（宋）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盛，冠於前代矣。」考據燈節起源，最可靠的紀載是「僧史畧」：「漢法本傳曰：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是此方正月望，謂之大神變日，漢明帝令燒燈，表佛法大明也。」月望日燒燈，證諸正係始於漢明帝，及唐宋二代沿其遺意。宋代所以不禁夜，即「金吾不禁」成語之源自漢武帝故實，金吾又名多執金吾，據崔豹的「古今注」說：「漢朝執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似鳥狀)，黃金塗兩末，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皆得執焉。」又「漢書百官公卿表」說：「中尉，秦宮外，戒司非常各公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又據劉昭注云：「胡廣曰都尉，巡行宮中，則執金吾，繳於外，相爲表裏，以擒奸討猾。……」

王應劭注云：「吾者禦也；執金革以喻非常也。」但唐代顏師古對金吾的解釋不同：「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管。」金吾不禁，就是整夜不受宵禁的限制，任由百姓往來無阻。據「西京雜記」說：「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曉冥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謂之放夜。」

唐代燈節以睿宗及玄宗時爲最盛，據「朝野僉載」說：「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至十七夜，於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繡，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豎之如花樹，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又據「唐書」載稱：「睿宗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淸燃百千燈，因弛門禁，帝於延熹門觀樂經四日。」又「雜錄」所載：「上在東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大陳影燈，設庭燎，自禁中至殿庭，皆設蠟炬，連屬不絕。時有方都匠毛順，巧思結繪綵爲燈樓二千間，高百五十尺，懸珠玉金銀，風主鏘然，其燈成龍鳳虎豹之狀。」

唐明皇即玄宗，據「太平廣記」說：「唐明皇移仗上陽宮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厠其內，以燈爲黨鳳虎豹騰躍之狀。」而「影燈記」亦云：「正月十五夜，明皇於長春殿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鳬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張燈火，奏月光分曲，撒江錦荔枝十萬顆，命宮人爲拾，多者賞以紅圈帔，綠暈衫。」影燈之戲，亦燈飾之巧製。又「影燈記」的另一段說：「洛陽人家，上元以影燈多者爲上，其同勝之辭曰千影萬影。」范成大詩有：「吳臺今古繁華地，偏愛元宵影燈戲」之句。

又據「吳郡志」謂：「上元燈巧麗，他郡莫及；有萬眼羅及琉璃者，尤妙天下。」主曰：「燈以碎羅紅白間砌，多多萬眼；琉璃毬燈，每一隙映成一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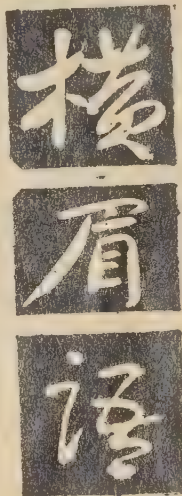
從王維「正月十五日應朱詩」序所云：概知唐明皇於元宵佳節如何狂地去觀賞：「開元元年正月十五夜，開門燃燈，大酺合樂，帝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始罷。」又據「舊唐書」說：「明皇每年望夜御勤政樓，觀燈作樂，太常樂府縣散樂畢，即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歌舞以娛之，若繩戲竿木，詭異巧妙，固無其比。」

宋代增十七、十八兩夜燈，「燕翼貽謀」載稱：「乾復五年正月，詔曰上元張燈，舊止三夜，今區宇泰安，方當年穀之豐收云，宜縱士民之行樂，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相傳所增兩夜是由錢吳越王來朝京師，値上元節，獻金錢百萬，乞更買燈兩夜。據「江鄰幾雜誌」說：「京師上放燈三夕，錢氏納士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也。」又「容齋隨筆」說：「上元張燈，本朝京師增爲兩夜，俗言錢忠懿納錢買兩夜。」

其實，宋時不僅增十七、十八兩夜燈；且有所謂預賞，係于九月賞菊燈之後一直試燈，至新正元宵。據宋周密「武林舊事」說：「禁中自去歲九月賞菊燈之後，迤邐試燈，謂之預賞；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分主之，競出新意，年異而歲不同。往往於復古、膺福、淸燕、明華等殿張掛，及宣德門、梅堂、三閒台等處臨時取旨，起立鼇山。」而「宣和遺事」亦云：「宣和四事，令都城自臘月朔放鼇山燈，至翌年正月十五夜，謂之預賞元宵。」

明時張岱（宗子）的「陶庵夢憶」紀載多則筆記，如「世美堂燈」、「紹興燈」、「龍山放燈」，皆翔實之掌故，另文錄述不贅及；張岱年逾八十，適逢崇禎庚辰閏元宵之佳節，曾作「張燈致語」一文，對閏正月之難能可貴，並提及當時燈節之盛況，讀之不禁神往！

淸代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紀載一段「工部觀燈」，極刻劃入微之能事；如燈品、燈木等熱鬧巧製情況，一一描述，與沈宗畸的「便信稿雜鈔」，堪稱姊妹作，紀載頗詳。至民國以還，因人民顚沛流離，飽受內戰之蹂躪，以致各地人民慶賀元宵之興致大減；尤其是在毛共的血腥統治下，人們不獨沒飯吃，更無褲穿，那有興趣去觀燈呢！



萬人傑

中蘇老赫的命運

劉少奇被鬬的罪名之一是「中國赫魯曉夫」，最近從報上看到一則新聞，據說劉少奇還沒有給鬬死，而是在勞改營中接受勞動改造。這使老萬不由想到中國赫魯曉夫和蘇聯赫魯曉夫，他們雖然都被罷黜，命運卻不大相同。

罷黜後的赫魯曉夫，雖然已沒有了權力，可是在寧靜的鄉間，渡過他的晚年，閒中並可以寫寫回憶錄。雖然他的回憶錄發生了問題，可是他否認了以後，蘇聯的當權派也沒有將他怎樣。

如今，赫魯曉夫已成古人，他能夠好好的安息在墓園中，並沒有像史太林那樣，受到鞭屍，受到唾罵。赫魯曉夫對蘇聯爲功爲罪，在蘇聯人眼中卻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數的人認爲蘇聯與美國能夠和平共處，沒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是赫魯曉夫之功。今天，蘇聯在這一段和平的日子裏，拚命的加强軍備，在許多方面已超越美國，對蘇聯來說，戰爭對他們的威脅已大爲減少，如果在若干年前觸發了大戰，以美國的優勢軍力，蘇聯將非其敵手，而現在，這個優越已轉移。

蘇聯的當權派沒有將赫魯曉夫怎樣，也許和這有關係，蘇聯領導者也許還有點溫情主義，沒有毛澤東幹的那麼狠，對付自己的政敵，用最徹底和最毒辣的手段。

如果老萬沒有記錯，劉少奇是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了，他的勞力已不

折他。一個國家元首落到這樣的田地，也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連共產老大哥蘇聯也只敢認第二。

從毛澤東鬬爭劉少奇的手段，可以看出他的心狠手辣，遠非老大哥所能及。

這一次的鬬爭林彪，更是使人觸目驚心，有如帝王時代的宮廷巨變，把他所立的皇儲問斬。這還不只；與他有多少連帶關係的，都在整肅之列。毛排除異己的手法，古往今來，無出其右。

因此，很有些人爲周恩來危，周雖然是一頭老狐狸，成爲中共的不倒翁；可是，今天他的權力擴展得太大，恐怕難免招毛澤東之忌，那時，他又會走劉奇少、林彪舊路，唯一的希望是毛澤東早死罷。

中加貿易增兩倍

加拿大是最近外交逆潮中首先和中共建交的西方國家，在加拿大之後，接連而來的還有不少國家；中華民國的政策是：凡與中共建交的國家，就實行撤回外交人員，與之絕交。因

退的外交人員也日多，有人躭心中華民國會由此陷於外交上的孤立，尤其中共進入聯合國後，悲觀的人更覺得喪氣，蔣總統發出了「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八字眞言，現在，事實證明實在不必太悲觀。

例子之一是：首先和中共建交的加拿大，在承認中共後，和中華民國的貿易關係並沒中斷，相反的，比前更加活躍，在過去一年中，兩國間的貿易數額增加了兩倍，中華民國和歐洲主要國家的貿易也有增加。

這一事證明了國府的經濟政策，並未受到政治困擾，發展還是一樣迅速。台灣經濟的發展，對今後中華民國的命運最爲重要，國府對外貿易的增加，不單只增加了國家的外滙、財富，而且足以彌補外交上的挫折。

理由很簡單，國際間的外交，主要是建立在利害關係上，而利害關係最重要是生意關係，大家有生意可做，自然好朋友。如果中華民國的經濟照現在情況繼續發展，雖然未必追得上日本，但在亞洲來說，已超過擁有七億五千萬人口的中國大陸，這可以使中共的宣傳變成謊話，黯然失色。

小麥，但生意上所得的利益不大，而與中華民國間的貿易，卻發展得這麼快，他們有一天會了解到，和中共建交只是一種幼稚的做法，要從中共身上得到利益，談何容易！

西方國家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爲中國大陸人口這麼多，每人替他買一雙鞋子，他就可以做七億五千萬雙鞋子的生意，但他們卻不曉得，這七億五千萬人是不穿鞋子的，甚至醫生也提倡「赤脚醫生」，他們的消費力，外國人不會了解，拿本國的水準去衡量，當然對這個大市場抱着萬丈雄心，到頭來，他們一定大失所望。

何況，共產黨所需要的，並不是改善人民生活的一切物品，西方國家要做這些生意是注定失敗的。

穩定繁榮與進步

農曆新年港督麥理浩爵士發表了新年賀歲詞，表示對本港未來一年的穩定、繁榮與進步充滿信心。

不錯，穩定、繁榮與進步是香港所最需要的，香港四百萬市民今後的日子是否過得好，和港督所提的三點，關係至爲重要。

雖然，港督的話不過是每年歲首例行話語，但每一個香港人都作此期待，至於是否可以達到，那就要看未來局勢的發展了。

今年這一個農曆新年香港人過得心情特別不穩定，因爲過了年美國總統尼克遜便要跑到中國大陸去訪問，雖然大家也明知這一次的訪問不會談出什麼道理，但誰也不能否認，這一次歷史性的訪問，也可能給世界帶來一個劃時代的轉變，而這個轉變，極

位。

人們心情的忐忑，就爲了這原故。大家也在期望——一如港督麥理浩所期許的——穩定、繁榮與進步。

當中共進入聯合國之初，香港人心顯得有點不穩，許多人憂心忡忡，恐怕這會使中共氣燄高漲，直接影響。幾個月來，事態並沒顯著變化，人心也漸趨安定。

香港的穩定，主要在於人心，人心浮動，就沒法安定得下來。大家都希望在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會使香港在今後若干年會帶來安定作用。

周恩來一再表示，香港問題將在未來，和台灣問題有直接關係。

在尼克遜動身赴中國大陸之前，會發出對台灣承諾不變的聲明，即是說，今後美國仍負起協防台灣的任務，這表示今後中共要軍事解決台灣，除了冒與美國直接作戰的危險外，還要和國府的强大軍力對抗。

用核子武器，但一旦掀起核子戰，也可能促成他們本身的毀滅。

同時，據傳說，中華民國也正積極準備發展核子武器，如果中華民國一旦擁有核彈，則中共要進攻台灣，就更多了一重困難，要達到目的更不容易了。

中共人員在加拿大出盡洋相

何雲

氣溫零下九度。一群人——十二男一女，拉高了衣領，從一間酒店前往一間百貨店。

那不是普通的一群人——除了兩人外，他們都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來。這是二十年來第一個技術訪問團。住在勤甘酒店，離「伊頓」三條街。

他們來加拿大二十三日，訪問金屬工廠。自由活動的第一晚，他們拉隊參觀百貨店。

一行人八時到達伊頓。店員事先不知道他們來。他們先到女裝襯衣及香水部，首先吸引他們注意的是七具倒置的腿部模型所套上的各種顏色襪褲。

他們圍繞展覽橱而行，從各個角度看貨品。

發生了買包裝紙的問題。

問題一半是「包裝紙」、「書寫紙」（二者英語發音相似）的發音夾纏不清。

經過一輪手勢、搖頭、面部表情之後，百貨公司經理終於弄清楚他們要什麼；指引他們到擺着包裝紙的攤位。

於是開始選擇。結婚禮物紙、聖誕禮物紙及一般禮物的包裝紙。

他們喜歡花朵及幾何圖案，不喜歡沒有明顯線條的現代藝術。

一行人轉移到照相機部，購買「AGI」型鎂光膽。

「AGIB」不行，一定要「AGI」型。

賣貨員欲說服他們的發言人，黑白菲林，「AGIB」型鎂光膽的效果一樣良好。但無效。

買了兩卷柯達一二〇菲林，一行人在男人用品部徘徊了一陣，便上三樓。

他們的興趣集中在電器用品、電爐、雪櫃、冷藏櫃、洗衣機、烘衣機、收音機、電視機等。

他們只看，不問價錢。賣貨員表示可代寄任何物品到任何地方。

眞是活見鬼！

將近九時，關門時間已屆，一行人只剩下一部分要看——食品。他們分散，搶着到水菓檯買萍果、橙。

他們選了兩袋萍果、兩袋鮮橙。

操兵似的團員離開百貨店；一位年青女客對同伴念台詞：「帶我見你的頭領。」

他們都穿着海軍靴，不稱身的海軍藍褲，上穿大陸式藍外套，外加長大衣，羊皮領。

頭上罩着羊皮帽，耳翼下垂。

眞正能見得到的反對，是一班從香港來的交換學生。他們一眼就看出那班人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學生們的反應，只是掉頭而去。……

（原載一月二十九日加拿大「艾明頓日報」。）

難民看「麻雀」

香港的「麻雀耍樂」店子隨街可見；「士多店」多有「麻雀租賃」；許多家庭皆有自置麻雀。大街小巷、洋樓木屋、寶室酒樓，「辟辟拍拍」之聲，無處不聞，無處不有。可見大部份香港人視打麻雀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節目。尤其在此新春期間，上至官紳名流，下至販夫走卒，皆愛「得閒無事打其幾圈」。

我第一次見到麻雀，是剛從大陸逃抵香港境內的五分鐘，乍見四條大漢圍着一張方枱「辟辟拍拍」的打得難分難解，我跛條腿不識相地走上前去討口飯吃，央求指路。

「你死喫，你盲喫，看不見我們在打麻雀！」

其中一個瞪起銅鈴眼一聲大吼，本就驚魂未定的我，嚇得連滾帶爬奪門飛逃。

到香港數日後，大姐帶我去拜見一位「世叔」，世叔正全神貫注「投入戰鬪」，讓我姐弟枯坐半個鐘頭，打完四圈後，才予以「接見」。

不久，因事到某機關，寫字樓裏掛着莊嚴的國旗和總統玉照，下面是兩枱麻雀正戰塵滾滾，辦事人員打得天昏地暗，簡、索、萬之外不知天下間還有何事。

從此，我對那些小小的四方膠塊痛恨至不能容忍的地步；恨透、惱透。覺得世上除了共產黨就數麻雀可惡，發誓今生今世絕不作「麻雀友」！我自己既從未摸過麻雀一次，並不避獨裁專制之名，勒令女友不准下四方城，最低限度不准在我面前弄此玩意。且會作如是之想：願得天下麻雀付之一炬，則吾心涼矣！

我雖然自己不打，亦不看人打，不聽人講雀經，但朋友們在眞正得閒無事時，消遣性的玩玩，我倒是不反對。

如視麻雀為生命，為世間第一大事；因為打麻雀而冷落親朋，人情不及「雀情」；不理正事，荒功廢業；藉麻雀而大賭特賭、掏空口袋、當物借債，甚而傾家蕩產，鬧出慘劇，以至自殺、被殺、跳海、跳樓！為麻雀而忽視孩子教育，兒女已淪為飛仔飛女，打家刦舍，殺人放火，淪落「七池」、「七廳」，而為人父母者猶在枱前辟拍，矇矇然不知發生何事；年青人玩物喪志，忘卻根本，四方城內醉生夢死，只知「紅中」、「白板」，忘記深圳河北邊水深火熱中的親人，多災多難的國家民族：則已不是在「打」麻雀，而是中了麻雀之毒！其毒可比鴉片、白粉之害人深沉。若如此打法亦還冠之「衛生麻雀」之稱，簡直是豈有此理了！當然，在國旗底下，總統像前大放四方炮竹，更是對國家

中國人的鬥爭哲學

—古閘今單 葉其真—

鬪爭性和奴隸性，本是水火不相容，何以竟集於一身呢？咱們中華民族的不平凡，就不平凡在這裏了。

按常理說，一個人假如豁了出去，準備拚命的話，那麼他最先要揍的，當然是平日欺負他最厲害的人；一個地方的人民假如豁了出去，他們第一個目標，當然是撵跑那個平日欺負他們的狗官。然而咱們中華民族卻偏偏不興這些老套。

要揍人嘛，也得計算好了才揍，不能像西方蠻子那樣蠻幹——說揍就揍。如何計算呢？首先是繞着他走一個圈子，看他的胳膊有多大？再打聽打聽看他有沒有人在朝庭做官當老爺，然後再扎一個痾屎馬「我啐——」一掌打將過去。咱們中華民族，的確不愧被稱為有悠久「精神文明」（非物質也！）的民族，即使是打架，也要打得比別的民族斯文。

反叛，反叛，造反毫不例外都是在情緒極度激動的情況下做出來的過激行動，一經仔細計算一番，也就洩了氣，再衰三竭，手既軟了，腳也酸了。何以會如此呢？那是因為在計算，估量的過程中，他們往往會發現，別人的胳膊比自己的大腿還要大。可不是嗎？秦二世為萬乘之尊，兵甲十萬。陳涉呢，只有一支削尖了的竹篙。當初他若仔細計算估量，我敢斷言，起義之竿是揭不起來的。

然而，正由於咱們中華民族並不笨，主張「三思而行」，不喜歡衝動，不願打沒有把握的戰，所以阿Q絕不敢去惹趙太爺，也不敢碰假洋鬼子，因為他知道趙太爺手中握有大竹槓，假洋鬼子則提着哭喪棒。碰到他們只好趕緊抽緊筋骨，等待竹槓木棒拍的一聲敲到自己的頭上。

阿Q想揍也敢於揍的對象，既不是一向壓迫他，欺侮他的趙太爺和假洋鬼子，那麼也就只好找那些和他一樣，被趙太爺，假洋鬼子壓迫，欺侮的王鬍子和小D出氣。

跟他們來一場進三步，退三步的龍虎鬪。在這兩場「戰役」中，阿Q雖然未能佔到什麼便宜，不過那倒不能怪他。因為先前小D在他的眼裏是「不足齒數」的，「又瘦又乏」，自以為一出手必定獲得全勝，忘記挨了幾天餓，自己也變得「又瘦又乏」了。

咱們中華民族有一句「古已有之」的名言曰：「貧不與富鬪，民不與官爭」。

這句話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鬪爭哲學」。阿Q不敢跟趙太爺鬪，不敢跟假洋鬼子鬪，就是貫徹了「貧不與富鬪」的傳統精神。至於他為什麼又要跟

。雅汗布圖方得意，剝
人又被他人剝！

這位專家說：「香港似乎是福地，無事固屬天下太平，有事亦會轉危爲安，但遇着不吉之流年，亦會不多不少，引起影響。」

這是據何而云爾？我不懂星相卜算之類的玄學，無法去深究，對「無事固屬天下太平，有事亦會轉危爲安」的高論，只有說一句「但願如此」的份兒；而且對「無事固屬天下太平」這些妙論，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

作爲香港市民一分子，鮮有不關心香港社會問題的，曆算家推算的流年，其實是社會問題，不過他是從其「看家本領」角度出發而推論罷了，而且信不信還得由你。但對「鼠年」「未敢過份樂觀」，以目前情勢觀之，似乎是很有根據的。即以治安而言，「鼠年」未到，鼠輩已經横行，報紙上登着這麼驚心動魄的大字標題：「盜賊横行無法無天，開埠以來從所未有」，子題曰：「心中既無法律眼中亦無警察想到刼便刼」，這種情形似乎還有發展之勢。據說香港警察當局的破案率在世界上是名列榜首的，

提防鼠輩展新猷

不可謂警方對付歹徒之無能，然而有如此高能之警察，歹徒尚眼中無警察，這些歹徒眞是膽大生毛，抵死有餘了。現在「鼠年」已到，鼠輩們是否會大行鼠運，演其羣鼠鬧香江？我看並不是杞人憂天的事。

老鼠得人憎恨，所以有一句俗話說：「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但香港市民對於謀財害命的兩腳老鼠，大多數人只能「中心藏之」，畏「鼠」甚而畏虎，那還敢「喊打」？甚至有的人吃了刼匪的虧，也不報案；匪徒即使給逮住了，最多也判三兩年徒刑，眞是皇恩浩蕩。或許從匪徒的眼光看來，應了曆算學家那句話，「香港似乎是福地」：有世界可做，亦無憂受到社會力量的嚴厲打擊，也不需顧慮法律之嚴厲制裁，寧不是「福地」乎？目前，街坊間談論組織更練團一事，甚囂塵上，但當局已表示「無此需要」，看來這個問題「打得更多夜又長」，難以實現。這樣，到羣鼠過街時，難冀會有「人人喊打」的局面，只能依賴警方的力量來對付了。

當局曾經呼籲過市民消滅老鼠，着實宣傳了一番，這誠是造福市民。但願當局對於兩腳老鼠，也能來一次滅鼠運動，不要讓鼠輩們在新歲伊始時便大展新猷，那麼，這對市民更造福不淺了。如何滅法，更宜集思廣益，衆所周知，警方也不是呼籲市民合作麼？但如何合作，庶能做成「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之勢？應該研究出「有此需要」的辦法來。

英華

店之經理與高級行政人員臨時充任侍應生，親自侍候低級職員進餐云云。身爲經理或高級職員，竟然不惜紆尊降貴，親自招待低級員工進餐，其用意大概是藉此報答下屬們一年來的幫忙合作，於歡樂之餘，作爲一種精神獎勵吧？不知道該酒店的職員餐舞會始於何年及由誰創始，想必是當年的一位酒店老板經營此業賺了大錢而想出了這個辦法，以答謝其屬下員工，久而久之成爲傳統。在下很爲這一項酒店傳統喝采，且認爲應該推而廣之，給全港各行各業仿效。

無論在那一行業裏，多有上級下級之分，而上級與下屬之間，常因待遇懸殊，或因種種人爲因素而形成距離、隔膜。老板及高級人員躲在辦公室內，對下屬的實際工作情形未能了解；低級職員則常因爲條氣唔順，對上級不滿而故意鬬氣搗蛋，尤其當上級存有高人一等的驕傲感，下級存有自卑感時，最易發生不愉快事件，勞資糾紛也往往因爲上下級之間的冷漠和不了解而產生。酒店一年一度的職員餐舞會，故意安排由上級充任侍應，下屬作貴賓，上下級互相調換身份，這不失爲減除彼此隔膜的辦法之一。而最重要的是，低級職員可由此而感到上級對他們的重視。

一團和氣

在政府機關裏，類似的職員餐舞會似乎應多點舉行。政府機關有一種不成文的規矩，每逢歲暮，由高級職員掏腰包若干，彙集交由低級職員瓜分，稱爲 Cun Shaw。然而這只屬於物質獎勵，而且近似官家的「賞賜」。每逢佳節聯歡，如耶誕酒會茶敍之類，雖名爲聯歡，其實仍是下級奉侍上級的多，由下屬恭候高級官長駕臨，奉承侍候，高級人員多重視身份名位，雖同爲「公僕」，一部份卻養尊處優，「做官咁做」。上下級之間，往往因而產生隔膜、不滿，影響當局的行政效率，低級公僕因條氣唔順，便常找機會向外發洩，一般市民便成爲發洩的對象。

因此，在下提議全港各行業及政府各部門，不妨向某大酒店學習，一年一度或經常舉行上下級互調身份的「勞資聯歡」，屆時，餐室酒樓的老板不妨親自下厨，讓員工充任貴客；公共交通事業的經理董事亦不妨親自開車售票，招待員工遊車河船河；大官小官也不妨紆尊降貴，藉勞資聯歡而收斂官威，提高士氣。庶幾七十二行業務蒸蒸日上，減少勞資糾紛，當局行政效率大增，而市民也不必隱忍那一口烏氣了！建議由勞工處大力推行，訂出「勞資日」，或名之爲「和氣日」，着令各行業及各官衙切實執行，以期和氣生祥，天下太平。

江城子

民生主義必然代替共產主義

藍海文

歷史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世界潮流正向着自由民主不斷的演進，世界上所有的國家無不受這一巨大潮流的影響。一切事物本身都隨着時間與空間在不斷的蛻變，以求取生存與發展。不論其主觀願望願意與否，都必然要改變；這是自然發展的規律，社會發展的規律，思想發展的規律，歷史發展的規律。任何人死守教條，企圖一成不變，最後必然被社會的前進力所淘汰，必然遭到滅亡的命運。

物質演變的歷史，動物進化的歷史，人類發展的歷史都替我們證明，「從量變到質變」是一條顛撲不滅的眞理。不但適用於物質世界，而且也適用於精神世界。馬克思逃不開這個規律，馬克思主義也逃不開這個規律。

「從量變到質變」，首先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必然要被改變的眞理。

人類的歷史，已經到了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馬克思的骨頭遵循物質演變規律而將變成化石。馬克思是十九世紀的人，在十九世紀同一時代中，馬克思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的天才超越了那個時代的人類。他不但發現資本主義初期的許多規律，創立了許多理論，而且在這個基礎上完成了共產主義的學說。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初期下的定義是正確的，這正顯示出馬克思的偉大天才。

那時，世界的歷史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初期，科學不發達，生產工具也還非常落後，甚至還十分原始。生產力低，利潤也很低。資本家為了要獲取更高的利潤，唯一的辦法就是降低工人的工資，從工要起來鬬爭，這種鬬爭是生存鬬爭和溫飽的鬬爭。

馬克思看見工人沒有飯吃，沒有衣穿，他們碗裏的飯一天天少下去，今天吃飯，明天吃粥，後天也許就要連粥水也沒有喝了；今天穿着布衣，明天穿着破衣，後天也許連破衣也沒有穿了。工人日以繼夜地做着粗重的體力勞動，資本家不斷從工人身上剋扣工資，工人簡直像牛馬一樣，生活實在太苦了。工人不但沒有政治權利，而且沒有生活的權利。那時的工人，實質上是奴工。

馬克思同情他們，希望他們翻身，「翻身」便成了工人的共同願望。

馬克思主張他們聯合起來打倒剝削階級，打倒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通俗一點說，就是掉轉頭來，用被壓迫的人來壓迫壓迫人的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完全建立在這樣一個人吃人的時代背景上。

從這個時代的現實出發，馬克思推論，如果資本主義繼續發展下去的結果，世界上便只有少數幾個資本家，其他的人都要變成資本家的奴隸，饑餓、貧窮永遠像毒蛇一樣纏繞着他們，世世代代賣身給資本家，工人吃不飽穿不暖，支持不住，一代一代在機器旁邊倒了下去。

但是，歷史的發展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只遵循自己發展規律而發展。

一切事物的發展，都依附着一個特定的關係，馬克思掌握了事物的現象，卻遠遠地脫離了事物依賴它存在的關係，以及關係的發展規律。這就決定了馬克思的認識必然走上主觀，主觀意識強加在對於事物關係發展的認識上，導致馬克思對於事物發展認識的錯誤。

事物之所以不斷的演變，完全由於關係的不斷演變。事物的演變過程，依附着關係的演變過程。事物的發展所以遵照一定的規律，是由於關係的發展有着規律性的緣故。

由於馬克思沒有認識關係的存在，以及事物存在的關係的發展規律，因此，決定了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後期——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預言，完全屬於主觀的，馬克思為它所下的定義，是極端錯誤的。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任何一位只要進了小學的兒童，除了嬰孩與白痴以外，誰都知道人類已登陸了月球，誰都知道什麼是原子彈。因為，這些是二十世紀的人。馬克思為什麼不知道？因為馬克思是十九世紀的古人。

原子能的誕生創造了新社會

由於人類知識的積累，以及智慧的發展，促使科學的不斷發展，科學的不斷發展促使生產工具的不斷發展，生產工具的不斷進步，促使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促使生產關係的不斷發展，整個社會在不斷的向前發展之中。

生產力的進步促使了社會的進步；決定性生產力的出現，將促成一個新社會的誕生。

馬克思說過：手工具創造了封建社會，蒸汽機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

馬克思這句話是非常正確的。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原子能的誕生，為人類創造了一個繁榮的工業社會——民生主義社會。

核武器改變了戰爭的性質

馬克思對於戰爭的理論也是極端錯誤的。馬克

民生主義者認爲：原子彈的產生改變了戰爭的性質，今後的戰爭，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戰爭，而是同時毀滅的戰爭。

共產主義從始至終都是反動的

民生主義者認爲：「人」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體。人的軀體是物質的，受物質規律的支配；但是，用以認識事物的存在以及事物存在的關係，並且通過事物存在的關係把新的事物創造出來的人的「智慧」卻是屬於精神的。物質與精神在人體內是有機的統一，完美的結合。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卻完全把人作爲純粹的物質，把人類作爲活的「工具」，否定「人性」的存在。因此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就是反動的，共產主義的措施，從始至終都是反動的措施。

這就是人性與反人性，進步與反動，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最根本的區別，是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理論的分水嶺。

馬克思主義者完全否定了人類的生存願望，極端片面的認識人類的階級鬥爭，片面的認識人類其他的重要活動，他們只强調鬥爭，製造鬥爭，他們的社會活動，只是片面的階級鬥爭運動。

階級鬥爭學說已經徹底破產

馬克思認爲，資本主義越發達的國家，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就越尖銳，工人便越迫切地要求起來革命。

歷史爲我們證明，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已經完全破產。我們就拿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來看。在美國的民主政治下，工人的生命財產完全得到保障，工人根本不用受到生存的威脅。假如，一個家庭需要有一間房子，有一部汽車，有洗衣機、電唱機、雪櫃和電視等等生活資料，以及每人每月需要二百元，有了這些，就可以過小康之家生活的話，可以說以上這些，美國工人都已經得到了。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美國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發展之中的矛盾，是多和少的矛盾，或者是資本家有十部跑車與工人只有一部汽車，資本家用的是鑲滿鑽石的雪櫃與工人用的祇是普通一般的雪櫃的矛盾。

我們必須承認，美國工人與資本家仍然存在着鬥爭。這個鬥爭並不是你死我活的生存鬥爭，也不是溫飽的鬥爭，而是工人與資本家之間，誰的股份多與誰的股份少，以及誰的銀行存款多與誰的銀行存款少的鬥爭。

事實上，美國的工人都在爭着購買股票，工人逐漸變成工廠的股東，大家都是有產者。他們熱愛自己的國家，熱愛他們的生活，他們不要階級鬥爭，不要共產主義，誰要他們起來革命，他們便會一同起來將他們打倒。

歷史以鐵一般事實證明，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已經徹底破產，階級鬥爭完全變成反歷史反人民的東西。

人類最根本的活動是「生存活動」

民生主義者認爲，人類第一要求生存，第二要求溫飽，第三要求發展；人類最根本的活動是「生存活動」。人類的生存活動是與生俱來的，當人類未有「生產活動」以前，就有了生存活動，人類未懂得用石塊去擊落菓子，就懂得用石塊去抗抵侵畧的猛獸。

生產活動是由生存活動派生出來的重要活動；生產活動是建立在生存活動上面的，是以生存活動爲基礎並且爲生存活動服務的。

這是自由與奴役，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第二個根本的區別。是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理論的第二個分水嶺。

社會進步的動力是民生要求

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者認爲，社會進步的「原

民生主義者認爲，人類本來就沒有生產力，當人類產生了「慾望」，對物質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的時候，生產活動才開始發生，「生產力」才被創造出來。人類對物質生活的要求愈高，生產力進步得愈快，人類對物質生活的要求愈低，生產力便愈低；生產力的進步與人類對於物質生活的要求成正比。

因此，社會進步的眞正動力是人類對於生活的慾望。

馬克思主義者完全否定了這種慾望，因而阻碍了社會進步以及歷史的正常發展。

這是人性與反人性，進步與反動，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第三個根本的區別，是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理論的第三個分水嶺。

一切革命的定律

一切革命以民生爲重心而成功，一切革命以脫離民生而滅亡。這是一切革命的定律。在革命史上的規律是：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共產主義社會未曾出現世界之前，共產主義是以民生爲重心的革命而成功的；當共產主義發展至最高峯，到了完全脫離民生爲重心的時候，它就以「革革命」而滅亡。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

只有民生主義革命，才永遠以民生爲重心，才能眞正完成人類歷史的革命，才能永遠成爲社會發展的動力。

共產主義已由衰老走向滅亡

共產主義的發展，可以分爲四個階段：共產主義理論的創生時朝（馬克思時代），共產主義政權的創立時期（列寧時代），共產主義的興盛時期（斯大林時代）以及共產主義的崩毀時期（毛澤東時代）。

共產主義是一個衰老的政體，已經江河日下，夕陽殘照，終於必須走進歷史的墳墓去了。

民生主義是全世界潮流

社會潮流，是人類求取生存、溫飽和發展的共同信念。這個信念的最高體現，必須訴諸這個集團所奪取的政權。共產主義曾經成為一股潮流，席捲過半個世界，但共產主義終於走向沒落，走上滅亡的道路，完全由於這個政權本身喪失了人類的共同信念。

民生主義一切以人為中心，一切社會活動以民生為重心，因此，民生主義成為人類的共同目標，民生主義成為世界歷史的潮流，民生主義成為全人類的最終目的。

共產主義終被民生主義代替，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民生主義是歷史初生的寵兒，是隨着共產主義的發展而誕生的歷史產物。

當共產主義理論得到實踐，列寧在世界上建立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的時候，偉大的孫中山就看出了共產主義反人性、反自由的本質，發展下去必然**走上反歷史反人民的道路。因此，他檢討社會發展的歷史，總結了人類的共同願望，**對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了徹底的修正，創立了符合人類發展歷史，符合自由民主博愛和平的新歷史潮流的人類崇高理想的民生主義。

歷史越來越有力地證明，民生主義已經成為今日社會發展的潮流。民生主義不但適應中國，而且適應全世界。未來的社會，必然屬於民生主義的社會。

全世界向民生主義過渡

資本主義在自由民主的歷史巨流的影響下，正在向着民生主義不斷的演變過渡；共產極權主義在自由民主的歷史巨流的衝擊下，不斷的分化瓦解，最後必然被民生主義所代替。

民生主義的誕生服從歷史的必然性

共產主義的誕生，服從於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的歷史規律，它的滅亡和誕生同樣屬於必然。資本主義的誕生，以及資本主義的一部分終於被共產主義所代替同樣屬於必然。而且，從資本主義脫胎、演變、轉化出來的，以及由共產主義脫胎、演變、轉化出來的終於投向民生主義，亦完全屬於必然。

民生主義重新解釋世界

歷史的發展從來具備着階段性。共產主義從理論創生到政權的建立以及它的發展與敗亡，無不貫穿着它的階段性。這完全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

二十年代是民生主義的創立時代，七十年代是共產主義從興盛走向沒落、是毛澤東把共產主義推向最反動最黑暗的時代，也正是民生主義從創立進入充實與發展的時代。民生主義者眞正認識和掌握了辯證法，使用它重新解釋歷史，重新解釋世界。

民生主義永無止境

民生主義者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反動的歷史唯物論，在正確的「心物合一論」的基礎上，建立了正確的「民生史觀」。

民生主義是方向，是全世界全人類的最終目的。民生主義的一切措施服從民生，服從全民的意志。民生主義本身具備着歷史的階段性，民生主義永遠是進步的，永遠不斷的自我修正，永遠以後一個階段修正前一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後一個階段的基礎，後一個階段是前一個階段的目的。

民生主義是永遠前進着的。只要有人類存在，世界就需要民生主義。因為人類的要求是永無止境的，因此，民生主義是永無止境的。

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民生主義已經完善起來，成為科學的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向全世界宣佈共產主義的滅亡！

民生主義像初升的太陽，閃射着萬丈光芒，以自由、民主、博愛、和平的光輝照耀全人類！

」集體

自去年九月北平發生神秘事變開始，中共的宣傳喉舌對於「集體領導」這一詞兒，很頻密地叫嚷了一陣子，使人誤以為中共在林彪一伙垮台後，勢必要走向集體領導之途了。但事情發展至今，顯示中共以此來挽救其危亡的命運的意圖已告破產。首先，它沒有（無法）做到用和平的方式來更換或撤除一個領導人的職位，並於這個領導人下台後，不把一切錯誤責任推到他的頭上。而恰恰，這一做

但赫魯曉夫把他的政敵馬林可夫推翻，卻是採用會議的方式來實行的。所以輪到他垮台時，也得以享受「和平」讓位的待遇。並且沒有在垮台後，遭受共產黨人的長期詛咒。

下面謹向讀者介紹一下八年前赫魯曉夫垮台的經過。

一身而兼任蘇聯總理和蘇共首腦的赫魯曉夫，是於八年以前，亦即一九六四年的十月十四日，突然被他的下屬剝奪了一切公職，並在政治和個人生活上被貶黜到沒沒無聞的地位的。現在回憶起來，這一閃電般的事件，其經過情形

赫魯曉夫的倒台

資料室

……的要求，並未產生效果，但……只得較積極地舉起他自己的手臂，以支持解除他自己職務的決議。

其實早於一九五七年時，赫魯曉夫便已為自己的落台方式創下了一個先例。當時蘇共黨、政在莫洛托夫、馬倫可夫和卡岡諾維奇等領導之下的多數派，就會決定要解除他所擔任的黨魁一職。但赫魯曉夫拒不承認這一決定，堅持要召開一次中委會全體會議討論。結果因那時中委會多數支持赫魯曉夫，遂決定以「反黨」集團的名義，而把莫洛托夫等排除了。

一九六四年的主席團已學會了上述的教訓，特於事先經由各地方黨書記的連繫，獲得了中委會的多數支持後，才發動解除赫魯曉夫的職務。儘管官方的最初抨擊，僅限於他在農業和其他政策上的「愚蠢」，但實際上顯然尚有着反對他的更深刻的淵源存在。

溯當赫魯曉夫於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上，發表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演詞以斥責這位故獨裁者的暴政時，業已打開了蘇聯當局那隻藏有許多問題的罪惡箱子；同時也隱隱地暗示着，在斯大林主義得勢的那些年月，黨本身竟只是一個如此順從的工具。

他所採取的這個方式，會招致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同樣不滿：前者深恐斯大林罪行的暴露，將會連帶陷他們自己於不利；而後者則認為他的指責絕不夠澈底，未能稍稍為那時被大批整肅和槍決的無數無辜的蘇聯公民，一洒同情之淚。

事後，赫魯曉夫雖曾一面相當緩和了對斯大林的攻擊，稱他仍不失是一個「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認他是蘇聯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之父。但在另方面，赫魯曉夫竟又昭雪了一九三七年被斯大林槍決的一批紅軍高級軍官。這些兩面討好的措施，並未給他帶來更好的命運，反而令人憶起了那個軍事整肅期內，赫魯曉夫本人便是莫斯科黨委的主席，而且公開指責這些紅軍領導人為不折不扣的叛徒的，也就是他本人。

約當一九三七年六月秘密審判後立即槍決這些將軍的幾天以前，赫魯曉夫便曾在「眞理報」上撰文說：「我們應把這些叛徒擊成粉末，然後把他們的骨灰隨風吹散得無影無踪。」

同時在文學檢查制度上，赫魯曉夫也表現着畏首畏尾的精神。蘇成尼津所……詭知不……之間，其他同樣暴露斯大林罪惡的作品即被禁止發行。這種首尾兩端的政策，無疑會激起了自由派的不滿。

又當一九五六年匈牙利要求自由的革命威脅到該國共黨的統治時，他竟立即接受中共的建議，派軍開進匈牙利實施血腥鎮壓，這就更招致了自由派人士的憤怒。

自從他那個頗具野心的農業計劃失敗，以及他那種挑戰性的思想立場大大地擴大了與中共的分歧後，赫魯曉夫的政治地位便已開始動搖。尤其當他於一九六二年圖以攻擊性飛彈配置於古巴的計劃遭受挫折，因而不得不撤退時，黨內的死硬派即不再予他以支持。據說以斯大林主義者著稱的蘇斯洛夫，甚至曾欲於貶斥他之後，繼之以對他提出一連串的控罪，只因恐怕此舉暴露出黨內更的罪行，才停止採此激烈行動。在這種雙重勢力的夾攻下，赫魯曉夫自無法保持他的地位於不墜。

在「退休」七年之後，赫魯曉夫終於無聲無息地死了。

但作為一個毛澤東口中的「修正主義頭子」，他卻死得比毛的「親密戰友」們幸運得多，起碼不致「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而且死後沒有獲得「騙子」的罵名。



退休後的赫魯曉夫

每期完小說

小公鷄

韋田

六月的大氣像盆火。

李敬把頭浸在小河裏，好一會才抬起來，「吁——悔！」他舒服地吁了口氣，用力搖搖頭，水珠子四下飛濺。

大毒日頭下，揮舞了整整五個鐘頭十二磅重的大鎚，又餓又熱，頭頂汩汩的直往下淌汗，汗珠醃得眼睛火辣辣的痛，身上唯一的短褲也濕得擰出臭汗水來，就像剛從水裏撈出來的。

「走吧，老李，不肚餓哪！」他的拍檔伙計許山道。

「好，來啦！」他抹了把臉，跳上河岸。

炸石組的伙計們全跑得老遠了，幹了一個上午，肚子裏今早吃下的半斤米飯全報銷了，收工的哨子一響，大伙把傢什一丟，就往小鎭食堂裏擁。

只有三幾間舖子的小墟鎭近日突然熱鬧起來，一下子多了許多男人，這些人形形色色，從臉形、衣着、口音上看得出，全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馬，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個個身强力壯，膚色黝黑，眉精眼企者，全是久跑江湖之輩。

原來，此地正在建築一個大型水庫，當地的青年男人大部份都往離此不遠的「另一個世界」跑了，故不得不容許外地「持有公社、派出所批准證明外出勞動」的工人參加建築工程，消息一傳出，不

粵東某縣的高中畢業生。因爲出身於「不紅」的家庭裏，沒考入大學，某縣是地少人多的窮山區，連起碼的每日兩餐都不能維持，所以，跑了出來「撈工地」。

小鎭的食堂門口圍着一大羣人，叫嚷着，嬉笑着鬧成一堆，李敬和許山經過時，伸進頭去看看：柱子上綁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小鬼，衣服襤褸，滿面污泥，頭髮亂得打成團，圓睜着雙眼瞪着嘻嘻哈哈圍着的工人，豹虎牙學咬着嘴唇，一付憤恨的小公鷄神情。

「呀哈，李敬，這小鬼眞像你弟弟小公鷄！」許山笑着拍了拍李敬的膀子。

李敬也笑了起來，是的，這小鬼可眞像弟弟小公鷄，那髒兮兮的小臉和不服氣的樣子，眞像。

「這小鬼偷了什麼啦？」他笑着問旁邊的工友。猜也不用猜，綁在食堂門口的小鬼準是偸東西被逮住的，這情形，誰都見得多了。

「嘻嘻，偸饅頭。捉住時還儘往嘴裏塞，不肯放手，這小鬼！」旁邊的工友頗欣賞的笑道。

「呸！」那小鬼向他吐了口唾沫，翻着白眼。

「哈哈哈……」

「哈哈……」

人們一陣哄笑，像耍小猴子的窮開心。

「放了他吧，何必這樣耍他。」李敬對那胖胖的伙頭道，「他也餓壞了，吃了的饅頭我賠吧。」

伙頭摸着紅腫的臉頰，笑起來：「我不是存心要綁他的，這小鬼，我捉他時給揍了兩拳。」

人們又哄笑起來。

李敬上前拍拍小鬼，道：「哪，小鬼，以後可別亂奪人家的東西了，更不該動手打人！」動手解開繩子。

小傢伙摸摸手上的繩索痕，對胖伙頭吐吐舌頭，掉頭就走。

「咦咦，你這小公鷄，怎麼一聲謝謝也不肯說！」許山一把拉住他，笑道。

小鬼從頭到腳打量着他們，叫叫牙：「謝謝你。」他是向李敬說的，瞧都不瞧許山一眼。

「哈哈！」李敬彷彿見到弟弟小公鷄，開心得直笑，這小鬼，那股蠻勁，和小公鷄一模一樣，「走，我請你進去吃個飽！」

這小公鷄一口氣吞了五個大饅頭，又灌下一大碗菜乾湯，才靠在櫈子上喘着大氣，打了個鬼響的飽膈。

「慢慢來，小公鷄，任你吃的，沒人會再捉你。」許山對他眨眨眼：「你這個哥哥會給錢的！」

小傢伙摸着肚皮，抹了把嘴：「飽了！」對李敬道：「你高姓大名？謝謝你，咱們後會有期。」

這幾句老氣橫秋的說話和他一付板着臉孔的正經相，引得他們含在嘴裏的飯都直噴了出來。許山笑得抱着肚子直嗆。

「你要到那裏去，小兄弟？」李敬好不容易忍住笑。

小傢伙皺着眉頭，顯出老大不高興：「笑什麼？有什麼好笑，喝了孫猴子的尿不成！」

「嗨，是我們不好，別見怪。小兄弟，你家在那裏？」李敬也正經的對他道。

「我沒有家。我是大丈夫四海爲家！」小傢伙一派自豪的神氣。

「唔，」李敬瞄瞄他，這小鬼是個流浪者了，倒眞有意思，「我是問你原鄉是那裏，家裏還有什麼人，你怎樣生活？」

小傢伙盯着他好一會，像研究一件東西般的看得目不轉睛，然後點點頭：「我原藉××，家裏沒人了，全死了！我就這麼過日子的，好幾年了！」

他說得既不傷心也不興奮，輕描淡寫的。李敬從他的口音和眼神裏看出，這小傢伙沒扯謊。倒是李敬自己心裏酸酸的。

許山也停了笑：「小鬼，你打算去那裏？」

「沒一定，那裏人多就往那裏跑。」他想想：「到石龍去一趟也不錯——我去過好多次了。」

李敬吞下最後一口饅頭，懇切的道：「小公鷄

：「我？留下？」

「唔，你願不願意？」李敬溫和的笑道。

「當然願意！」他跳了起來，可一下子想起了什麼又洩了氣：「那胖伙頭……」

「哈哈！不要緊，他是個大好人，放心！」李敬笑起來：「你等等，我去一下就來！」

李敬進入伙房去找領隊的工頭講情。小傢伙老氣橫秋的問許山：「喂，大佬，你貴姓？」

許山笑道：「我叫許山，他是李敬。和你一樣是大丈夫——四海爲家的！你貴姓哪，兄弟？」

「我？」他畧微微想想：「人家叫我小老鼠，我是『夾』字輩的。」他作了一下手勢。「不過，以後你叫我小公鷄吧。」

「好，小公鷄，你夠坦白，夠朋友義氣！」許山讚他。

正說着，李敬和那胖伙頭從伙房裏出來了。

「來，小公鷄，叫一聲譚師傅，你以後就幫他在伙房裏做工，可別調皮！」李敬拍拍他的頭。

小公鷄突然有點尷尬起來，紅着臉，低下頭，手足無措，吶吶的說不出話。

「哈哈！小鬼，不，小公鷄，咱們現成了一家人！這叫不打不相識！」譚師傅笑得兩眼瞇成一條縫，「你以後叫我老譚就成了！」

小公鷄慚愧地抬起頭來，眼角含着一星淚光，叫了聲：「譚大叔！」

「好，好！咱們就開始吧，你先去河裏洗個身，回伙房來洗碗。」譚師傅高興的道。

李敬向許山要了兩角錢，塞到他手裏：「小公鷄，洗了澡再去理髮舖剃了頭上的山茅草，乾乾淨淨的好看！」

「是。」小公鷄馴服得像頭小貓了。感激地望了一眼李敬，低着頭跑出食堂。

傍晚，李敬他們收了工回來，小公鷄正在食堂裏幹得十分起勁，幫着譚師傅做飯遞菜，頭頭是道的。頭髮剪成短短的陸軍裝，渾身洗得乾乾淨淨，赤着膊子，穿着一條譚師傅的短褲，褲頭束到心口鷄高興得叫起來。

譚師傅對李敬道：「我說老李，你就是有眼光，這小公鷄，硬是要得，好幫手！」

小公鷄臉上浮起紅暈，不好意思起來。

「是嗎？老譚，你多多指教他。小公鷄，好好幹。收了工來河邊那第三座工棚裏找我。」李敬高興地道。

「知道了，李大哥。」小公鷄高興得直笑。

太陽快下山時，小公鷄也收了工。

李敬、許山帶着小公鷄來到小鎮上的「供銷社」，給他買了兩套文化衫褲，一雙球鞋、牙刷、毛巾等日常用品，把自己全年的「布證」和袋裏的錢全用光了。

小公鷄捧着一包一包的東西，淚水在眼眶裏打轉。濕潤輕柔的東風吹淨了暑氣，被陽光晒得垂頭喪氣的樹葉又生氣盈盈，白日的酷熱盡然消失。他們坐在河堤上，望着青山綠水，落日餘暉，心曠神怡，一天的疲勞也隨着流水而逝。

「小公鷄，脫了譚師傅的燈籠褲，換上新衣服吧。」許山笑着對他道：「你穿着他的褲子就像個蘿卜頭！」

小公鷄看看李敬。李敬點點頭：「換上吧，這都是你的衣服。把譚師傅的褲子洗淨還給他。」

小公鷄躲在橄欖樹後換衣服，一會兒就轉了出來，穿上雪白的文化衫和竹布短褲，全身煥然一新，連模樣也變得俊了。

「哎，小公鷄，你叫我都認不出你來了！」許山叫道：「你不知道你是多麼神氣！」

李敬讚賞地道：「小公鷄，你和學校裏讀書的學生仔一樣乾淨整潔，以後一定要保持這樣才好，多好看！」

小公鷄低着頭抬不起來，突然，他「哇」地一聲哭了起來。李敬和許山儍了眼，你看我，我看你，莫明所以。李敬表到他跟前，摸着他的頭：「小公鷄，你哭什麼哪？爲什麼好好的哭起鼻子來了？告訴我。」

許山搓着雙手，急得團團轉：「你有什麼委屈說出來嗎？是不是有誰欺侮你？告訴我，我一鎚砸扁他！」

好不容易，小公鷄才慢慢收了哭，抽噎着道：「我……我也不知道，哭什麼，只是想，想痛快哭一頓……」

「儍仔，我還道是爲什麼！」許山笑了起來。

「我從來沒有穿過新衣服，沒着過新鞋子，看見別人穿新衣，着新鞋，我就想不知道什麼時候我也能有新衣穿新鞋着……做夢也想着……他們把我捉到『楊村』的勞教場去，打我，不給飯吃……他們都罵我是『小壞蛋』、『二流子』、『小流氓』……我幾次逃了出來……自我爸爸死了，沒一個人對我好，沒人惜過我……我沒哭過，自我爸死了後，我從來沒在別人面前哭過……」小公鷄哽咽着，又哭了起來。

李敬心裏像壓着塊石頭，沉重得喘不得氣，喉嚨裏着塞着塊東西，說不出話來，淚珠默默地流下臉頰。許山也低着頭，手指插在河堤上，痙攣的轉動着。

許久，李敬攬着小公鷄的肩膀，問：「告訴我，小公鷄，你爸爸幾時離開你的？嗯，」

小公鷄伏在他肩膀上，哭着道：「五八年，爸是在五八年死的，自殺的，他們說他是『右派分子』，鬬他，打他……」

「媽的×！」許山一拳擊在地下，眼裏滾下大滴淚水，咬牙切齒罵道。

李敬緊緊攬着小公鷄肩膀：「別哭了，小公鷄，你是大丈夫，你是好漢子！我們都不如你！眞的，你是個男子漢大丈夫！」他替小公鷄揩揩臉：「挺起胸膛來！今後，我們要永遠在一起，沒人再敢欺侮你，沒人再敢罵你，永遠不會再進什麼勞教營！你是小公鷄，你是我的弟弟，知道嗎？」

小公鷄緊靠着李敬，激動地點點頭，臉上露出笑容。初昇的月亮照在他臉上，是這麼的純潔，這麼的善美。

中州風雨

肖田

來了，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崔婉姬想。她有了思想準備，所以冷靜地回答說：「是的。」

「有沒有叫醫生看看？」

「不用看，是點小毛病，今天已經沒事了。」崔婉姬木然地回答。

「既然是點小毛病，大概是不礙事的，怎麼昨晚趙主任叫妳參加舞會卻又不去？」

「昨天晚上我腦袋脹得厲害，所以不能去。」

「我相信妳這句話，腦袋是脹得厲害，不過……恐怕是思想有毛病吧？」汪培志進一步陰陰地迫視着崔婉姬，他似乎企圖用這冷厲的目光洞穿崔婉姬的內心。

崔婉姬迎着這目光，毫不退縮，她仍正襟危坐，鎮定地回答：「科長，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

「我想，作為一個領導，是不會跟屬下開玩笑的。」汪培志神態嚴肅地說。

「那麼，我可以回答你，我並沒有什麼思想病。」

「不過，事不離實，妳拒絕去參加招待蘇聯專家的國際友誼舞會，這一點已可以充分說明妳對這個政治任務不僅僅是沒有認識，而且完全是思想有牴觸，難道事實不是這樣嗎？」汪培志嚴厲地責問着。

「科長，你的話使我感到非常遺憾，我覺得你對我這件事應該作具體分析。」

「哈哈，人家說廣東、上海來的幹部文化較高，果然不錯，想不到一個女孩子說話也帶點外交辭令哩。」汪培志陰笑着說。

崔婉姬聽出他語含諷刺，但也不得不忍受着：「這不過是你的看法而已。」

「不錯，我常常覺得南方來的幹部文化較高，但他們受的資產階級教育自然也較多，中的資產階級毒素也較深，因此，容我不客氣地說，就大多數而言，你們的腦袋也特別難整。像妳，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居然還會用心計跟領導鬧彆扭，甚至抗拒領導的命令，這難道不是事實？我敢

說，[illegible]這不會冤枉妳吧？」

汪培志暗忖：好厲害的嘴，不僅與我針鋒相對，還對我反攻起來了。於是，汪培志再也沉不住了，他臉色微微一變，從辦公桌上蹓下站立着：「那麼，妳是不承認有思想問題而不參加舞會，而是說妳是真正的因為生病了？」

崔婉姬敏感到他下一句將要說什麼，所以忙把門封着：「事實是我的身體不舒服；再說，一個人的病有大有小，何必把這事看成這麼重要？」

「這是共產黨的邏輯」

「好吧，妳既然說妳因為生病而不執行上級的工作安排，那麼，妳去叫醫生寫個條來交給我；如果醫生不給妳開條，證明妳沒有病，妳得拿着檢討來見我。這是對妳算客氣的了。」汪培志聲色俱厲地說。

「不去參加舞會也算不執行上級的工作安排？這是什麼邏輯？」崔婉姬也有點動怒了。

「妳還振振有詞的跟我談什麼邏輯？告訴妳，上級安排的一切，都是符合革命利益需要的，每一個幹部都得無條件的服從，這是共產黨的邏輯，明白嗎？」

「我明白了。如果按照你的邏輯，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翻版，科長，不是我有意衝撞你，你是在給共產黨的臉上抹黑！」

崔婉姬實在無法忍受，她豁出去了，說完了這句話，刷地站起來，掉頭便走出辦公室。

「哼，好大的膽子，妳要反了，有妳瞧的！」汪培志咆哮着。

「小題大做！」門外傳來崔婉姬那倔强的聲音。

崔婉姬快步地朝宿舍跑，她的內心有多少委屈和憤怒，像一團烈火在她胸中燃燒。

回到宿舍，她像旋風般的捲了進去，隨手把門砰地關上了，一頭便倒在床上，把臉埋在枕頭上，她直想痛哭一場，又想狂叫一陣，來發洩心頭的情緒。

唉，如果自己的愛人在身邊多好，可以把自己所受的委屈盡情向他傾訴；或者，向徐諾傾吐一下也好，可是現在夜已深了，這樣憋着多難受啊

審幹工作已經進入一個密鑼緊鼓的階段，人事科、組織部和保衞科聯合組成的專案小組對有歷史疑點的幹部排了隊，選擇了重點。

鄺啓天赫然是重點中首當其衝的人物。

在基建科的辦公室，任不凡和人事科的幹部正在和鄺啓天談話，要鄺啓天向黨交心。

「鄺工程師，前一段嚴主任的審幹工作動員報告你聽過了，消化得怎麼樣？」任不凡用眼瞪着鄺啓天，注意着他的神色變化。

鄺啓天瑟縮了一下，扶了扶眼鏡，來掩蓋他內心的恐懼：「科長，黨對幹部的政治歷史進行審查，當然是極其應該的。」

「這很好，」楊道源裝作和善地說：「說明你對審幹工作有一定認識。我們歡迎所有參加審幹工作的同志都能認識審幹工作的意義，打消顧慮，端正態度，忠誠老實地向黨交心。」

「那麼你打算怎樣把你的歷史向黨徹底交代清楚？」任不凡問。

鄺啓天乾咳了兩聲，流露出內心的不安：「嗯，科長，我的歷史已經詳細地填在審查表上了；關於在緬甸那一段歷史，還用另紙詳細寫出，相信你們也審閱過了。」

任不凡還是用眼瞪着鄺啓天，他覺得鄺啓天的神色不安，便進迫了一句：「專案小組自然會詳細地看的，問題是，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已經完完全全的對黨老實交代？這個要看你的覺悟程度。我們之所以找你談談，完全是從愛護幹部出發，給你以幫助，並不是特意麻煩你。這個意思我想你一定能夠明白。」

鄺啓天眼看着自己的鞋尖，好像犯人受審不敢直視堂上的大老爺似的：「我感謝兩位對我政治上的關懷。關於我的歷史問題，我是忠誠坦白的向黨交代了。」

楊道源移移放在桌子上的人事檔案袋：「鄺工程師，你是有知識的人，本來也無需我們多解釋，但我們已坐在一起談心，無妨又多囉嗦兩句。對於一個愛惜自己前途的幹部來說，組織對我們作一次審查，就是我們靠攏組織的一次難得的機會，所以，有政治覺悟的人，他就會牢牢掌握這些機會，坦然地向黨交心，我相信你能明白這個道理。」

旁敲側擊．軟硬兼施

「對，你說得不錯。事實上，打從解放以後，黨留用了我，我內心很感激，在歷次運動中，我都坦坦白白地交代了自己的歷史。」鄺啓天誠惶誠恐地說。

「不過，在我看來，你經常背着沉重的歷史包袱。對吧？」任不凡突然來了一句。

他說了這句話，又怨恨起自己來：唉，眞該死，爲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任不凡笑了笑：「我說的果然不錯，你是背着歷史包袱。這何必呢？老是背着，徒增自己煩惱，阻碍自己進步，而且今後還是要弄清楚，何不一下子割掉尾巴，痛痛快快地向黨交代清楚，輕裝前進，不是更好嗎？」

鄺啓天急忙解釋：「科長，我是說……」他本來想說自己的歷史已經交代清楚了，但由於組織不信任，永無止境地審查，使他背上思想包袱。然而，他怎敢這樣說？這樣說話豈不是被認爲埋怨組織，對組織不滿嗎？所以他把下半截說到嘴唇的話又咽下去了。

楊道源陰陰地一笑：「你是說什麼？」

鄺啓天給這一迫，心裏又震了一震：「……我是說，我沒有什麼思想包袱，我願意跟黨走，一切都向黨交代得清清楚楚了。」

任不凡慢條斯理地掏出香烟，抽出了一支，遞給鄺啓天：「鄺工程師，吸一支烟，心裏不要激動，咱們慢慢談。」

鄺啓天忙舉手稱謝，「我自己有，我自己有。」說着已把自己口袋裏的香烟掏出來。

「來，別客氣。」任不凡把香烟塞到鄺啓天手裏。

鄺啓天只好接下了，掏出火柴點燃着。

氣氛稍爲緩和了一點。

任不凡觀察着鄺啓天神色上這個微小的變化，突然又發問：「問你兩個問題：一、你是在德國留學的，據我們所知，那時是希特勒上台，那麼，你思想上有沒有受法西斯思想的毒害？在德國有沒有參加過什麼活動？第二、你在隨國民黨新一軍到緬甸，據你交代是擔任築路工程師，除此以外，有沒有參與什麼政治活動？例如，有沒有參加國民黨？同時，你在緬甸還給英軍服務，據你說也是造橋修路，事實是不是單純如此？至今還有跟英國人聯繫？許多問題還鬧不清，這要靠你自己弄清楚了。」

鄺啓天有點焦急地：「科長，我能解釋一下嗎？」

任不凡說：「可以。」

「組織當然可以對一個幹部的歷史進行懷疑……」

任不凡截斷了鄺啓天的話：「組織不會憑空對一個幹部懷疑，你應該打消這種看法。」

鄺啓天默然。

楊道源馬上接了上去：「鄺工程師，事實終究是事實，不是任何幻想可以免除了的。你的歷史問題就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此，它的眞相如何，無論任何幻想也抹煞不了。」

鄺啓天雖然膽小怕事，聽到楊道源這些話，意味着是肯定他歷史有問題，也幾乎忍不住。

（二十二）

歸韓劍影錄（八十六）

安琪

奈羅斯福剛愎自用，竟與史大林密訂雅爾達協定，慷他人之慨，將友邦犧牲，以滿史大林的慾望，而史大林卻按兵不動，靜候時機，於日本投降前十日，始大軍湧入東北，將俘虜日軍的軍備物資，全部交給林彪，一面阻止國軍接收，一面掩護林彪於木佳斯建立軍事基地，稱兵關外。中共敢公然稱兵作亂者，始於東北，而大規模叛亂作戰者，亦始於東北，令國軍精華喪失者，亦始於東北，倘中共沒有東北的成功，不能席捲大陸，追源禍始，羅斯福所造成也。

馬歇爾之使華也，赫爾利已料其必爲史廸威報復而來。蓋史廸威之任中國戰區之參謀長乃馬歇爾所薦，史廸威在華行動，乃風承馬歇爾之意旨，而馬歇爾又不洞悉中國國情，率意孤行，每每將應撥我遠征軍的軍械物資，以停撥爲要脅，使中國蒙受慘害，如强逼中國抽調精銳軍隊，反攻緬甸的密支那，今長衡大戰，我軍兵力不足，而使日軍夾攻桂柳，迂迴馬場坪，陪都震動，令中國軍民所付的代價，不可以數目計，是誰致之，孰令致之，馬歇爾之專橫固執也。及中國對史廸威極度不滿，向羅斯福提出撤換，馬歇爾仍予袒護，對羅斯福說無人可派，及史廸威眞個下台，馬歇爾竟含恨中國政府不留他的面子，對中國更多阻撓，及奉命來華，其報復之心，油然而生，提出停火協商，又依樣畫葫蘆，以停撥軍械爲壓力，逼使中國政府向中共讓步，停火三人小組，美方的代表便成了中共軍的保護人，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於是中共日見壯大，馬歇爾的助力更力，而中共的野心更大了。

史迪威的狂妄自大

爲准將，而在桂柳大戰之際，竟提出要求統率中國全國軍隊，其無視於中國，可謂狂妄之極，豈中國無軍事人才乎!?留德有蔣百里，其軍事學之地位，小毛奇爲之稱讚；留美有孫立人，留英有余伯泉，而史廸威恃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爲其靠山，漠視中國軍事人才，狂妄跋扈，其不可一世的氣燄，令人齒冷。況中國之抗日，在日本未偷襲珍珠港之前也，單獨作戰，英、美毫未相助，相反的，美國以鋼鐵售於日本，戰略物資源源運於東京；英國封鎖滇緬公路，以媚日本，何愛於中國，何助於中國，但我們竟有台兒莊之捷，長沙大會戰的勝利，而史廸威忽視事實，不尊重友邦，實爲美國之羞。且史廸威每於重慶人羣廣坐之中，大言不慚，詆謗　蔣主席，中共遂利用史廸威的狂妄，在中、美間製造裂痕，以遂其離間之計；　蔣主席爲中國戰區統帥，史廸威在編制上，乃爲僚幕長耳，無禮犯上，已觸軍律，倘美國自重，應早將之撤調，竟乃縱容部曲，以大國自居，我國亦太遷就，以造成史廸威的囂張跋扈，而遺中國無窮的災害。

及中國至忍無可忍之時，史廸威下台，美國不自我檢討，修正對友邦之態度，自以爲是；及馬歇爾之東來，明知馬氏不諒於中國，不協於中國，而使之來華，更犯無可饒恕的錯誤，可知美國絕無遠大的政治家，難怪其二十年來，一日不如一日，實爲自由世界之悲！

及杜魯門之連任總統，怨中國人曾有助於杜威之競選總統，含恨在心，於徐蚌會戰，國軍失利之後，人心搖動之際，器量狹隘之人，不顧國際道義，置中國於死地而後快，發表白皮書，公開一筆勾[illegible]

，也無形超於千架飛機，更勝於橫江戰艦，蓋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國民政府何損於美國!?中共何益於美國!?何美國之貽害於中國的百姓如此之慘酷也。當年中國之請貸款不過三億元耳，而以白皮書卻之，但後來美國消耗於韓國的戰費者，何止十倍於三億元也，美國青年陣亡於傷心嶺上，血跡斑斑，拜白皮書之賜，自食其果矣。

回首前塵，翹望神州，水深火熱，百刼不復，使我倚欄看劍，淚洒英雄！

二十一、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聰明的與最不智的大人物

在偉大的時代，必有偉大的人物；在非常的時期，也必有非常的奇才。第二次大戰，是偉大的時代，也正是非常的時期，故是英雄輩出，偉略雄才者，堅忍不拔者，決勝千里，料敵如神者，脫穎而出者，連橫合縱，出奇制勝，挽狂瀾於既倒，措國家於磐石。是故，希勒特以伍長末曹，竟能席捲歐洲，舉世震驚。艾森豪威爾以上校軍人，竟能於五年之間，飛黃騰達，建不世之功，而晉位於五星上將。而出身於西點軍校第一名的麥克阿瑟，不忘菲律濱之辱，誓言「我將重回」；結果，三軍終報君賜，於米蘇里艦上，接受敵國簽降。　蔣委員長領導積弱之國，抵抗一等强權的侵畧，以空間爭取時間，以消耗削弱敵人，不屈不撓，抗戰到底，卒之八年苦鬬，國土重光，取消不平等條約，列爲四强之一。

邱吉爾於鄧肯克撤退之後，舉國徬徨，兀然不動，談笑從容，敵機橫空，倫敦火海，沉毅如昔，誓不遷都，卒於六月六日，盟軍登陸諾曼第，使英國轉危爲安，復爲四强之列。

中國歷代王朝被滅亡時破天荒的異數，即儒家傳說中的堯舜禪讓，亦沒有這樣的漂亮。可是偏有一般不懂民族國家的大義，只知忠於一姓一家的頑固分子，如滿州人升允，肅親王善耆，誼屬旗籍宗親，猶有可說，而漢人中之陳寶琛、趙爾巽、梁鼎芬、勞乃寬、宋育仁等……徒以掛名朝籍，吃過驕君的爵祿，竟也死抱着復辟的想法，這眞是紅樓夢賈寶玉所譏的祿蠹了。

當武昌義旗初起，滿人升允正做着陝甘總督，他便率領手下人馬，準備開赴北京，爲勳王禦難的先鋒，及退位詔書頒到，才痛哭流涕地班師回去，交卸職權，流亡到哈爾濱，臨行時還做了一首很悲憤的詩道：「老臣猶在此，幼主竟何如？儻射上林雁，或逢蘇武書。」居然以蘇武來相比喻，殊屬荒謬不倫之至。

善耆因怕袁世凱暗殺他，也由北京逃到旅順，途中亦賦詩一首：「出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回首看烽火，中原落照紅！」詩意還不是與升允一樣的感慨！善耆因爲是繼鐵良之後而爲宗社黨的領袖，鐵良是由於反對袁世凱的主張議和而遭暗殺的，他自然也要懷着戒心了，後來他在民國四五十年之間，向日本財閥大倉喜八郎，借得了一百萬圓，組織軍隊，交與蒙古人巴布札布率領，舉起黃龍旗來復辟，他還與巴布札布交換人質，善耆的第七子憲奎押給巴布札布，巴布札布則把兩個兒子甘珠爾札布、正珠爾札布押給善耆，善耆第九子憲貴並娶了巴布札布的女兒。但這次的軍事行動，卻很快地就告失敗，巴布札布從哈爾哈河出發，侵入海拉爾，剛要打到郭家店，便被部下的起義壯士把他殺了，爲時雖也不過短短一年，比起張勳的十二天復辟，反而沒沒無聞呢。

還有清宮裏面的后妃們，如光緒帝的瑾妃及溥儀生母瓜爾佳氏，也拿出私蓄的財寶，透過太監去收買軍隊，所爭取的對象，乃是北京步兵統領衙門內的右翼總兵袁德亮，這袁德亮是袁世凱的老部下，那裏敢一力擔承，輕舉妄動，所是這些黑市陰謀，一直沒法開鑼上演。可見他們對民國，一輩子是忘不了報復的，只要碰上機會，就不惜任何手段，進行顚覆。何況還有梁鼎芬那一般昏庸老朽來旁從鼓動呢？

梁鼎芬是派在光緒帝和隆裕后的陵墓守制的，在舉行奉安典禮時，民國政府以國務總理趙秉鈞爲首，率領代表團前往致祭，趙秉鈞似乎很能知趣，當下迎合了他們的心理，換上清朝袍服，恭恭敬敬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禮，梁鼎芬大爲滿意，對趙秉鈞表示非常客氣，但看到同來的代表中孫寶琦向前致祭時，仍然穿了民國的大禮服，不禁酸氣一湧，戟指大罵道：「你是何人？你是何國人？」「你忘了曾做過大清朝的官！你忘了你是同光名臣孫詒經的兒子！你忘了你曾受大清朝的大恩，今天卻穿了這身衣服來行這樣的禮，你有廉恥嗎？你有何顏能見先帝先后？你是什麼東西？」

本來，孫寶琦曾在清朝，做過山東巡撫，與梁鼎芬算是故交，想不到他這一陣數落，毫不給他保留面子，站在旁邊的勞乃宣，又大聲鼓掌助勢，「好！

遜清遺老趣話軼聞

覺初

好羞慚地默不置答，讓他們滿足於阿Q式的勝利。

談起這位勞乃宣，怪癖得尤爲可笑，他是宣統三年的學部副大臣兼京師大學堂的總監督，頗有文名，辛亥後曾一度擇居青島，爲德國人專門收容遺老而設的尊孔文社中負責社務，撰了一篇正續共和解，勸袁世凱還政於清，並以此意，分函趙爾巽、徐世昌、周馥，袁對他們全不表露聲色，但以參政、顧問等名目，虛與委蛇，以爲羅致，適會國史館協修宋育仁，竟公開發表「還政清室」的演講，被肅政史夏壽康檢舉彈劾，袁即批交內政部查明辦理，勞乃宣聽了這消息，心中驚疑不定，不敢來就袁的聘任，一溜烟又跑回青島去隱居了。宋育仁被步兵統領江朝宗派兵請了去，叫他寫一篇答辯的文章，宋在文中說：「勞乃宣著共和正續解，可採而有未洽，欲作一論，駁其未能盡合，而求其不可行者……欲援春秋託王稱公之義，定名大總統獨稱公，則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統系，援春秋共尊王室之義，酌易『待以外國君主之禮』爲『上國共主』之禮，朝會有時……」這些莫名其妙的荒唐理論，簡直比無字天書還難索解，總算袁世凱對他寬大優容，以精神瞀亂，遣回原籍休養，除送路費三千元外，又令四川地方官每月照送生活費三百元。前任清末東三省的趙爾巽，在王湘綺辭去清史館長後，袁世凱便聘他接充，他卻編了這樣的四句話：「我是清朝官，我編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飯。」大有關雲長降漢不降曹之意，其實，關雲長那句話，照嚴格的邏輯法，就有點不通，降者是對敵人的立場而言也，今日降漢，即是昔日仇漢敵漢，何不說歸漢不歸曹，才爲適當，趙氏這話，較關雲長尤難以解嘲。

袁世凱稱帝時，滿清宗室中，卻出了一個列欵式的人物，就是貝子溥倫，他代表清室向袁世凱上表勸進，且爲袁世凱搬去鹵簿儀仗，他的兒子毓崇陪伴宣統帝溥儀讀書，帝師陳寶琛對他最不快意，只是不好發作，驅逐出宮，一天，他瞅着毓崇走了，忙從衣袖中取出一紙給溥儀看，上面寫着：「王仇有疾，我不能卽。吉」，是他卜的易卦。他解釋「我仇」是指袁世凱，「有疾」是袁的前途很凶險，決不能危害到遜位的小皇帝的，於是陳寶琛躊躇滿志地笑了，小皇帝也跟着笑了。

上面所說的肅親王善耆，在他死後，遺下的宗社黨，便由溥偉領導，溥偉是恭親王奕訢的長孫，他幼年襲爵，輕狂驕妄，嘗對李鴻章滿口「少荃！少荃」地叫着，惹得李鴻章火起，給他碰了一鼻子灰，「令祖老恭王亦嘗叫我老中堂，小親王大概不知道吧！」他接掌了宗社黨，大倡四民主義，說滿清是被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推翻的，他現在要以四民主義去推翻民國，又說滿清既然亡了，要靠日本來光復，那麼，國號儘可改爲「明光帝國」，取太陽出自日本，光明普照之義。這一類的趣話，不勝枚舉，眞是令人笑煞的活寶貝。宜乎溥儀建立滿洲國僞政權，左右所持，僅一戰國時代策士之流的鄭孝胥了。

萬人意見

萬人戮中共心臟 應該提高警惕以防敵人破壞

萬主編人傑志兄：

我忠實地說一句，「萬人雜誌」給我的認識，是一份反共最力，收效最大，作者編者最勇，因而造成共黨最怕，所以共黨要破壞「萬人雜誌」也必然的。在這裏，想按期買到「萬人雜誌」也不容易，轉而向香港訂閱，只在去年九月尾收到一份外，就沒收到了，這是否受人破壞，不得而知，而不能使讀者按期閱讀，是不能爭取廣大讀者的。現將買「萬人雜誌」困難說出，最近買到二〇〇期，但二〇一——二〇六沒有買，由二〇五——二〇九買到了，二一〇又沒有買到，友方圖書公司從來未見有三期「萬人」同在，最常見是兩期，我想這兩期一定同時收到出賣，但必定有一期存有多多，另一期一二本。間有單存一期多多的，但是否有人將某一期收買了，讀者就不能按期買，這對我們打擊很大。

萬人協會的組織我認為好的，但如何使健全起來，是重要的。因樹大招風，健全的樹，才不怕風。我希望萬老兄人傑專職「萬人雜誌」，向左仔多發有力的萬人砲彈，是重要的、勞苦的。我不同意你就職協會，一個人精神體力都不是無限，百上加斤，分心分力，難免效果減小。

協會初組成，分子難免複雜，內奸難防，協會每在集會之前，必先準

會會員，必須重視安全措施，入場檢視，這不是怕，是為了成功收效。張海山先生不幸病故，萬老兄就更重要。萬人協會是「萬人雜誌」的一大成就，我們有愈大成就，共黨必愈加破壞，那是必然的。今天萬人反共力量何止林彬烈士，惜林烈士勇而不備，令我們痛失勇將。

我記得有一位林先生，高要縣人，第二次大戰中救出一位英國被圍長官，戰後該長官更有名氣，大陸淪共後，這長官曾到香港，想念起中國戰友救命之恩，着港督找尋林先生，政治部接港督命令，經幾許困難，找到林先生，經港督盛宴招待，並且合照留念，給團長級按月支薪，可惜林先生讀書不多，學問不廣，但其反共愛國之情甚深，當時反共人士擁護和寄望不少，有一次廣東同鄉會成立，受到政治部限制，借用林先生以其母親生日之名義，纔集會聚餐成立，我也參加，當時他在人事上確有反共力量，後來我在美國看到報紙，說林先生被政治部下令出境到台灣去，說救英長官另有其人，不是林先生。可能港府當時受了壓力，諒左仔暴動後，港府對反共團體已有不同看法。萬人協會爭取大量民眾擁護及港府的支持，是同樣重要的，為愛萬人及其協會，誠奉淺見，不知以為然否。欲言未盡，

並祝

萬人及協會光大反共勝利！

留美讀者義牛上

（六十一年一月五日）

編輯先生：

假如不嫌以下的一篇文章迂腐，請在「萬人意見」欄中發表，謝謝。

海涯

（半年讀者）

一月十一日

宗教信仰與反共並沒有抵觸之處

從基督教到反共

在二一九期「萬人雜誌」裏，讀到汝南先生給趙聰先生的信及其覆信，內談及基督教與當今我們的反共的問題，這原本不需重提舊事，但我覺得在眾多的反共人士中，其間信仰複雜，為免引起誤會，我雖文不流暢，也願藉「萬人」一角抒發個人意見。

無疑地，我們沒有必要在「萬人」的寶貴反共篇幅裏花太多位置談宗教，但基督教是否如汝南君所說的「

「基督教欲以一本聖經退敵是極迂腐的」，在這方面，我認爲宗教與政治應該分開，不過是否基督徒都是迂腐而沒有作爲呢？又不盡然。試看以色列，他們是基督徒，但作戰的英勇，有誰敢小看他？再談到領導國民偉大革命的孫中山先生，何嘗不是虔誠基督徒呢？這還不算轟轟烈烈的救國行爲嗎？

督教，無人能勉强你，如趙聽先生所說：「說在我，信在你，你不信，沒關係。」

因爲我們大家仍有一共同的目標——反共，不見得基督徒在反共的事業上比無神論看者消極吧？

最後，假如汝南先生有空的話，請翻一翻聖經，看被譽爲世界上最偉大的書是否如先生所說的迂腐。

往寶島觀光旅客 不可帶私貨圖利

編輯先生：

台灣寶島，目前是自由世界反共的前綫堡壘，也是中國人民反共復國的神聖基地。作爲一個正義的中國人民，嚮往台灣這是必然的傾向，因此有很多的國際友人以及愛國人士都紛紛到台灣去旅遊、觀光。各地愛國僑胞並在每年雙十國慶節以及中國人民所崇敬愛戴的蔣總統壽誕之期前往台灣進行慶祝活動，這是民心所向的一具體表現。

但其中有極個別的壞蛋也混跡其中，打着反共愛國旗幟跑到台灣去，而每次都夾帶一些私貨例如香烟、手錶。更嚴重的是以中共的產品，如黃花榮、當歸等帶往台灣販賣圖取高利，這是一件極端嚴重的罪行。

但有的竟無耻的說是爲了減輕往返費用負擔，更有說是藥品給病人療症爲藉口，企圖洗脫其所犯的罪責。

事實上這並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幫助中共破壞台灣反共復國的經濟政策。過去大陸所以變色，造成廣大同胞長期被煎熬的處境，其中主要原因就是由於一些貪汚枉法的官僚政客與投機取巧的不法商人，只圖個人私利所造成的浩刼。

目前國家民族正處在艱困時刻，各人應自覺、自愛奮發圖强，同心協力爲反攻復國而努力，決不允許任何壞蛋胡作妄爲。

特此，向一小撮壞蛋們提出嚴重警告，立刻停止這種危害國家民族的罪惡活動。同時也希請台灣海關當局加强查揖，如經查獲者，應給予嚴厲制裁，決不應姑息養奸以杜絕這類出賣良心危害國家的壞蛋活動。

（尖鋒上）

專在馬路上搗亂 小巴司機犯衆憎

萬人傑先生：

我是你的長期讀者，我很佩服你的高貴品德，不怕强蠻，不向强權低頭，主持正義立場，你是我最崇拜的文化界，你是人民的喉舌。

今天，我看到你在星島晚報牛馬集論「小巴司機」，更促起我鼓起勇氣拿起筆桿（因爲我文化很低、很怕執筆）支持你聲討那些無法無天，擾亂社會交通的惡魔。如果香港選舉那些人是香港的搗亂者，那些人最惡，那些人無法無天，我認爲是部分「小巴司機」，這頂帽子，戴得很不錯，並無誇大其詞。如萬先生講出小巴司機的數點罪惡，這不過祗是十分之一罷了，他們罪大惡極之事實，確使人難忍，我是其中之一。問良心，假如現在有人組織「鋤小巴行動團」（

，寧受法律處分，都要剷除社會罪人——部分小巴司機，洩我心頭之恨。

我並非受過小巴直接危害，但我目擊部分小巴司機駕車的行爲，完全無法無天。在九龍方面來說，行走土瓜灣、紅磡、官塘等綫，更爲亂籠。但我不明白，這種無法無天的壞分子，政府好像熟視無覩，還讓他繼續存在，又不另行設法使他改善，難道政府有難言之隱麼？

萬先生，如果篇幅許可的話，請你替我修改一下（因我文化很低），東拉西扯，沒有次序。好了，不多寫了。萬先生，我很多謝你，你是我的良師，亦是社會的建設者，我再講一句，我很崇拜你！

讀者李不平謹上

（一月十七日晚上）

本刊合訂本二十冊已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二十冊業已發售，每冊港幣十元，外埠郵購加收郵費。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九龍：旺角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電話K八八〇二四五）。

尼毛會談不涉及台灣問題？陶百川語無倫次不知所云！

正當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北京，中華民國監察院委員陶百川卻在台北英文「中國郵報」發表談話，謂毛澤東與尼克遜可能對若干問題，達成協議，但不會涉及台灣問題。

二十一年來國民政府，偏處小島，所養者皆已是老弱殘兵，目前社會上又一片歌舞昇平，南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一般慣於自我陶醉，對最高當局報喜不報憂，敷衍塞責，維持現狀。如陶百川之流，平時稍敢言責，遂被輿論稱賢，於是寵成習慣，好出風頭，平時專找些行政事務機構的麻煩，但談論國是問題，畢竟年老昏庸，思路不清，不正確的言論，偏又掮着監察委員的招牌，有時會帶給群眾錯覺，對神聖反共事業，損害頗大。

監委同仁對陶百川數年來作風，已嘖有煩言，莫不認爲其好出風頭，沽名釣譽，有時也影响整個監察院立場陷於窘境，進退失據。照理陶氏應該從善如流，韜光養晦才是，詎料仍熱中名利，觀於此次陶氏談話，其頭腦思想確係因年老而落伍矣。國是問題，非列彈劾範圍，陶氏原不必越俎代庖，强不知爲知之，因掮着監察委呱招牌，其身份已非同常人，隨便放

事實昭然若揭，尼克遜訪問北京之行，人所共知，乃是一種「均勢外交」的政畧運用。一般中立之道的人士，則認爲他此行將可能爲世界帶來更好的和平遠景，特別是美國人士，除了極端右傾者外，大多數都贊同他此行。當前國際局勢，表面看來錯綜複雜，其實，僅在「力」的比較，中共早已擁有核子武器，美蘇既不能將它消滅，尼克遜量力而爲，訪問北京，舉行會議；何況中共也一反常態，倒屣相迎，至少也可說明，毛澤東雖敢冒天下之大韙，但對挑起核子戰爭，畢竟有所顧慮，祇得面和心不和，暫且坐下來，談談如何尋取共存之道，乃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人都知道好死不如惡活，都希望「苟存性命於亂世」。從大處着眼，尼克遜此行就沒有什麼不是之處，何況美國一般工商界人士更寄望他此行能帶來美國與中共貿易的喜訊，請勿忘美國原是重商主義的國家。基於此，尼毛之間，未來協議，不會涉及台灣問題，未免言之過早。如果美國能眞正對盟邦畧講道義，在情理上尼克遜此次也不會貿然地去訪問北京。我們原也早該有作最好的準備，作最壞的打算，不要諱疾忌醫。大勢所趨，尼毛會談談將談些什麼？勇者不懼，我們要面對現實，處之以應變之道，決不能如陶監委所言，一味樂觀，將自己命運仍寄託在他人手中。毛澤東敢冒天下不韙，殺人千萬，擅廢國家主席劉少奇，鬬掉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除了對挑起核子戰爭稍有顧慮外，其他何事不敢作不敢爲。於是，我祇好不敬了，陶監委的言論未免太幼稚可笑。他說：毛澤東必然「不敢」提出廢除中美聯防條約之要求，毛亦「不會」要求美國承認北平政權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毛之所以不敢與不會理由至爲明顯，因爲尼克遜曾經一再聲明，自己不會引導美國政府出賣中華民國利益。尼克遜的話到此還如此可信嗎？陶監委畢竟是一個書生之見，要知尼克遜出身律師，香港人所謂「扭計師爺」。上面所說，祇是從大體着想，說他此次北京之行，雖有違道義，尚屬無錯。如果當形勢比人强時，尼克遜爲求下屆總統大選，穩操勝券起見，律師出身的政客，難保不惜因私利而罔顧大局。

自力更力，自求多福，上面也曾提到世局似繁實簡，目前完全是「力」的競爭衡量。台大學生自製火箭升空，成大學生也製電腦，自由中國不盡其在我，也該大有作爲一下，藉新國際聞耳目，而我們所採取的反共策畧與行動，也可不似過去般地要受到國際牽肘，若能好自爲之，退出聯國後的我國，也未嘗不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台灣的清華大學原子爐早經試驗過「氣體離心法」，這是一種製造核子武器最實用經濟的方法，如果我們繼續努力，迎頭趕上，在此一年半載裏，也來上一次核子試爆，那我們在「力」的衡量上，可與中共相抗衡，在最講現實的歐美人士屆時自然會對我們的觀感不同。力既已均勢，然後，政治上、經濟上，中共已早非我們對手，事實證明，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經濟上的豐衣足食，我們都較中共强得多，相反的是極權暴政，民不聊生，當那時，登高一呼，萬民相應（因已無「力」不均勢的顧慮），河山光復，重整中華。

（谷平）

台灣社會淳樸

萬人傑先生：

我猜您最近去台灣旅行回來了，猜對了吧？照您這次到台灣所見，您喜歡台灣多些抑或喜歡香港多些？

從報刊上一些有關台灣情況的介紹看來，台灣的人比較淳樸，不是說衣飾方面，是台灣人民的思想作風比香港的淳樸得多，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台灣是中國化，香港是殖地化，兩地在很多方面自

我雖未到台灣，憑想像也是台灣比香港好，因為我是喜歡中國化的。如果中華民國收了大陸，我就毫不猶豫的即刻返大陸。（這日子不知還要等幾耐？）受自己人統治總比受外國

前幾天我寄了一信給萬人雜誌，請您代我在該信末加上一句：對誰有意見可直言，不要指桑罵槐的攻擊別人。

萬人讀者（七二年一月廿八日）

外交軍事政策運用力求靈活不必拘泥

萬人傑先生：

早在孟加拉國成立之初，先生便建議國府應予以承認，其理由至顯淺而充份。到現在孟加拉國已先後為東歐共產國家和英聯邦兩大集團所承認，而國府仍沒有半點兒表示，可以想像到的是今天國府的路綫仍然惟美國馬首是瞻。至於尼克遜政府的路綫和作風（貴雜誌已有多篇文章詳為評述），作為幾千萬海外華僑希望的寄托和幾億中國人民所期待着的獨立政府，國府究竟有沒有亦步亦趨，緊跟着其後塵的必要？

在下不懂政治，但感覺到國府今天不但可以承認孟加拉國，而且不妨拉攏一下蘇聯。根據最新的內幕消息報導，美國這次的乒乓外交原來是由中共通過史諾，向美國送秋波，經過雙方乒乓球隊的往還，再由西巴基斯坦的布圖扯綫，然後有基辛格的訪問北平，為尼克遜總統訪中共鋪好路徑。中共這樣有求於美國，原因主要是受到蘇聯來自四面八方（還有來自內部）的壓力，因此只好找美國來替他撐撐腰。而美國也樂得利用中共來牽制蘇聯，因為蘇聯的觸鬚已經由中東而地中海，伸展過紅海而印度洋，今天正向西南太平洋窺伺，而最近它又在次大陸獲得立足點。蘇聯這樣的擴張勢力又促使美國加緊要與中共打交道。這次尼克遜的北平訪問，其內容與結果都是可以預料到的事，但其中討價還價的細節，則仍有待雙方手法的較量而定高下。

在這種情勢之下，國府如果跟蘇聯拉攏，則不獨使毛共受到更重的威脅，以台灣在東南亞舉足輕重的戰畧地位，此舉一定要受各大國的重視，因而儘力去爭取，國府在國際上的地位亦將因此大大地改觀。在下雖不懂

際和利益的。這樣做並不等於放棄對美國的友誼（美國跟蘇聯在外表上也是共存共榮，白宮和克里姆林之間也裝着熱綫電話），我個人就對尼克遜總統有一定信心，他訪問北平一方面固然是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包括牽制蘇聯，解決越戰，開放對中共貿易等等，但他也確實本着一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打算通過文化和經濟方面去改變（瓦解）中共；這可從他十年前以副總統身份在蘇聯主持美國展覽會時，憑着一把唇槍舌劍，深入蘇聯群眾，令到當時蘇聯總理赫魯曉夫要臨時收回成命，不許蘇聯的工人再去接近這位副總統，見

講外交同時是不能感情用事的，如果跟俄國人算起舊賬，則自帝俄以還俄國的侵畧罪行眞是罄竹難書；但總還比不上當年的日本帝國主義；而使中國人長期以來受苦難最深最重的，又莫過於今天的中共。因此，部份國人對俄國的傳統性憎恨，也不宜於這個時候太過强調。既然國府今天的第一任務是反攻復國，救七億人民於倒懸，則在外交和軍事上的策畧自應運用靈活而不必拘泥。鄙人自承對這方面的事情是門外漢，不過有此感觸而公諸於「萬人意見」，希望先生與高明的讀者有所賜教。如所論不着邊際，則作為怪論可也。

黃原

「萬人協會」簡訊（二十三）

許多朋友提出來新春期間，來一個春節聯歡，一則可藉此聯絡感情，二則可對會務之開展提出建議。本會詳細考慮結果，同意此舉，決定每位二十元，詳細辦法公佈如下：

日　期：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星期四）。

地　點：香港乍非道四八三號梅江飯店。

售票地點：

一、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B座「萬人協會」。

二、港九梅江飯店。

三、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四、九龍上海街三八〇號上海大廈三樓G座「博羅同鄉會診所」。

五、荃灣新村街二十四號「東海大飯店」葉國森。

六、九龍牛頭角道二百六十五號「濟春大藥行」。

售票日期：由二月二十四日開始至二月二十九日截止。

（萬人協會秘書處供稿）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名		別名（筆名）		二吋相片
別		年齡		
貫	省　市 街 / 縣 村		號　樓	
地址		電話		
通訊址		電話		
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趣和長		職業	（包括職別）	
單位稱		在職單位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填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填寫"批准日期" "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填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填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協會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402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H754935

騷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去國吟」十首原韻

鄭六豐

(一)
海外放翁悵別離，詩篇十律共縈思。
君曾天水跨征馬，我亦中州舉戰旗。
重讀兵書窮偉畧，且從敎訓悟眞知。
沙場不死宜莊敬，結伴還鄉莫怪遲。

(二)
百千萬眾痛無家，地北天南道路斜。
論戰備荒朝市散，雖生猶死鬢毛華。
海田變換摧喬木，陵谷遷移長野瓜。
犛事未聞鐃鈸響，更從何處聽琵琶。

(三)
放眼滔滔滿濁流，餘生虎口復何求。
富農讞定三籮穀，地主死因一角樓。
禍首推原原馬列，罪魁清算算毛酋。
嬴秦血債如山積，伐暴猶期破浪舟。

(四)
故里頻來催命箋，寃同雨線地連天。
邊疆勞改風沙裏，牢獄徒刑虎豹前。
遠水焉能除近火，添薪每覺更生烟。
國家大計惟匡復，身是殖民怎似仙。

(五)
天安門內有虛壇，僞慶空空畫報看。
往歲劉酋曾蹀躞，去春林賊尚盤桓。
閒鷗自喜江天濶，羣狗欲逃鼎鑊難。
元帥十人生有幾？西州夕照確奇觀。

(六)
有志由來事可成，不辭役役與營營。
韓侯曾受幾袴辱，曹沫豈忘三敗情。
一統江山思北伐，全憑領袖首東征。
記將日本投降事，再聽還都奏凱聲。

(七)
霓虹明滅海天秋，一夢飄飄返故丘。
老伴淒然情漫切，小園零落水空流。
新潮反美兼親美，文革倒彭復倒劉。
家事欲詳鵑唱醒，身仍是客願難酬。

(八)
一廂情願總難忘，濮上桑間豈有香。
共看美人狐步舞，往斟淚子鹿筋觴。

(九)
香港香檳日接霄，誰家諳喜飲花凋？
觀花走馬歌毛政，擊鼓敲鑼頌僞朝。
雙面人爲雙面戲，百般竹作百般簫。
四郊草木霜風盡，矯矯蒼松不折腰。

(十)
「西山寇盜莫相侵」，子美傷時入蜀吟。
詩選唐朝唐選杜，義聯此日此聯心。
黃花燦爛香飄遠，綠綺鏗鏘響不沉。
難得知音皆志士，乾坤正氣古傳今。

六豐先生，詩中造句頗新，平仄聲韻不錯，一三五字，最好亦能顧及平仄，則更佳矣。

爲思潮起伏因書此而遣之

五絕十首　韓粹然

(一)
入冬溫度降，風雨襲華南，
紅日西斜落，黃昏六點三。

(二)
農曆當頭月，公元第二年，
祧夭還未晚，增產結婚先。

(三)
鷄鳴相告曉，天亮反陰沉，
白日風吹朔，干時及我侵。

(四)
從來亞熱帶，一向氣溫高，
冷眼看人世，加衣耀錦袍。

(五)
中州耗斁地，民族大中華，
莫話遷都去，台灣是老家。

(六)
道德分新舊，歐風氣候漸，
可憐半桶水，加醋復加鹽。

(七)
明日黃花錄，幽中麥苧廂，
夫人充奴婢，壇主一方家。

(八)
胸無一點墨，陽春和更難，
程門願受業，莫作老人看。

(九)
談談古律絕，新潮笑舊餚，
西餐纔美味，且慢與推敲。

韓先生五言詩，不拘俗調，迨已入於化境。壇主。

香江雜詠八首

李學禮

太平山
太平山上繞山行，旖旎風光足下生，
一幅天然好圖畫，幾多遊客動詩情。

黃大仙
獅子山前黃大仙，焚香禮拜萬千千，
神權時代雖然去，習俗相沿不易遷！

調景嶺
避秦何處覓桃源？海角天涯闢此村，
草草經營成鬧市，忠貞人士力圖存。

望夫山
背兒呆立望夫回，萬古痴心總不灰，
何以今人多薄倖？仳離鬧上法庭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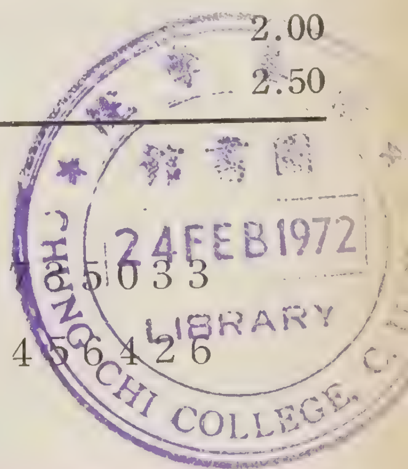
跑馬地
此地無錢莫問津，馬場得意是何人？
外圍下注司空慣，多少家庭富變貧。

纜　車
造極登峯一纜牽，懸崖越過亦安然，
初來嘗試皆驚險，總覺飄飄若醉仙。

足　球
不嫌票價怎高昂，只怕見遺不入場，
看到「好波」一齊喝采，人聲鼎沸手揮揚。

未成年女子談愛
十四芳齡學「拍拖」，銷魂細語喚「哥哥」，
貞操美德誰能守，豆蔻胎含受折磨！

李先生香江雜詠八首，取材既新，造句亦好，是爲名作，所有學生，皆當以李先生爲師範。壇主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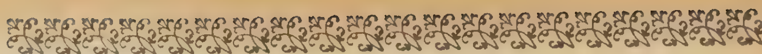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

（第二二七期）

手法高明？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二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三月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尼克遜遭受考驗



本刊自尼克遜一月三日發表有關訪問中共的談話起，已連續發表三篇評論；立論主旨在指出尼克遜此行可能背棄外交道義，陷入中共的外交圈套，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從尼克遜二月二十一日抵北平，最初幾天的表現，已可看出，大致不出我們所料。

周恩來展開攻勢

尼克遜一月三日在發表談話中說，此行不會導致與中共建交，並將「維持與台灣之關係」，是靠不住的話。自從去年十一月，未能力阻中共混入聯合國（所以未能阻止，與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共關係最大），對於中華民國的立場已起了重大變化，這是人所共知的趨向。

尼克遜一月三日所以作上述談話，以及在其後的數次談話中，再三表示不可對此行抱太大希望，主要關鍵是摸不清中共的底牌；不是美國不想作大步妥協，而是不知中共要妥協多少。

據二十二日電訊報導得知，周恩來在二十一晚的宴會致詞中，已揭開了底牌，對美國進行了猝不及防的外交攻勢。周恩來的有關談話如左：

①「尼克遜總統應中國的邀請，前來我國訪問，使兩國領導人有機會直接會晤，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並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這是符合兩國人民願望的積極行動，這在中美兩國關係史是一個創舉。」

這段話除了含而不露的捧尼克遜，最値得注意的是「在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一句話。這顯示，在尼克遜到訪之前，雙方已有默契，尼氏此行的主要任務是「謀求」二者「關係的正常化」，具體言之是建立外交關係。尼克遜行前斷言不會導致建交，是由於中共要價太高，實現太困難，維時仍極遙遠。並非不想和中共建交。這一點必須特別予以注意。

②「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兩國政府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這種分歧不應妨碍中美兩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國家關係，更不應該導致戰爭。……」

周恩來這段話明白的告訴尼克遜，中共積極想和美國建交，彼此的「歧見」對建交並無妨碍。這是大攻勢、大誘惑，尼克遜有足夠的勇氣和智力拒絕嗎？他還能夠遵守中美條約的義務，不出賣中華民國嗎？歷史正等待尼克遜的良知作重大的判斷。

看不透政治佈景

中共接待外人參觀，有它一整套惑人的法術。用這套法術裝修一幅厚厚的政治佈景，一般人眼睛是看不透的。尼克遜夫人當然也看不透。這些天尼克遜忙着會談，夫人則被拉着到處參觀。我們無法斷定她已被中共的法術所愚，但是她在美國時從中共兇神惡煞似的反美宣傳，所得到的恐懼印象，現在親臨其境，受到殷勤、周到的招待，諸如周妻鄧穎超，扶病前往賓館拜會，周恩來親自給她挾菜、酌酒，這些本是中國人常見的禮貌，可是在她則感到且驚且喜，所表露的天眞和成功，就個人來說頗爲可愛，可是由於她這種看不透政治佈景，所散播的宣傳效果，尤其對美國人的宣傳效果，則是中共花千萬美元宣傳費也達不到的！因此尼克遜夫人此行最大作用，是作了中共的超級宣傳員。尼克遜此行所獲的招待是始冷後熱。毛澤東於他下飛機當天下午卽親自接待，以及第二天晚上由毛妻江青夾在尼氏夫婦之間陪坐觀劇，出乎許多觀察家意料之外。文革期間，統率紅衞兵燒英國使館的，口喊打倒「中國赫魯曉夫」（指與「美帝」妥協）的江青，是夕坐在尼克遜夫婦之間，必然欲哭無淚，感慨萬千了。尼克遜夫人對美國記者透露，江青的身體不大好，恐怕是心情太壞了。

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周恩來等驅車到西郊尼克遜下榻的賓館舉行第三次會談時，尼克遜高興得忘形，竟幫周恩來脫大衣，美國記者眼明手快，把他拍了下來。二十一日的宴會上，尼克遜在致答詞中，竟引用一段毛詞中「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幾句話，也太輕佻，有失身份。

尼克遜在拍搭艾森豪任副總統的時期，以反共急先鋒著稱，現在竟變得這樣圓滑了，難道他也看不透中共的政治佈景嗎？

新聞以外



尼克遜大陸之行結束
「和平之旅」眞能帶來和平嗎？

劉人傑

尼克遜稱這次訪問中國大陸為「和平之旅」，但，他此行果能為世界帶來和平嗎？評論家都表示懷疑。跟中共打交道，卻影响到美蘇關係的惡化，這是得不償失；同時，使日本、中華民國失盡信心；南韓、南越也極度不安。唯一的收穫，也許是尼克遜競選總統可以穩操勝券罷！

人造衛星轉播

老萬執筆寫本文時，美國總統尼克遜伉儷訪中國大陸之行，已近尾聲，正從北平飛赴杭州，和周恩來舉行最後一次會談，或者在杭州再見毛澤東一次，便到上海，飛返美國，結束了為期一週的「和平之旅」。讀者看到本文時，已是三月三日，相信尼克遜早已返抵白宮，並且在電視中向全國民眾報告此行的「成就」了。

尼克遜這次「和平之旅」特別惹起世界人士矚目的是他在平一切活動，都由美國電視廣播人員妥為安排，利用人造衛星，立刻向全球廣播。在香港，我們也可以每天三次，在螢光幕上看到。相信全世界除了會受到人心上不利影响的國家外，都將尼克遜的動態轉播給人們觀看，因而，更使尼克遜的「和平之旅」成為舉世矚目的大事。

以老萬所知，影响最大的中華民國並沒把情形轉播，事實上台灣的電視也有衛星轉播設備，當少棒隊在美國比賽，勇奪冠軍時，台灣電視由衛星轉播，整個台灣的人差不多都躲在家中看電視。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當然不會那麼引起他們的興趣。

並非全世界能看到

不過，中華民國的官員卻可以從衛星轉播看到

蘇聯相信也沒有轉播，因為這事對蘇聯的影响，不亞於中華民國。蘇聯報紙的報導，也盡力加以嘲諷，當然不會替中共美國作電視上的宣傳。

至於東歐共產集團國家有沒有轉播，老萬在報紙上沒看到什麼線索，相信這一班以蘇聯馬首是瞻的附庸國也一定向蘇聯學樣。

南越北越、南韓北韓這些國家也許亦不轉播，不論南北，對尼毛、尼周的會談，都心存戒懼，一旦轉播，對民心當然更有影响。

因此，人造衛星雖然向全球轉播，可是這節目卻並不是受全球歡迎，更不會是舉世人士都可看得到。

即以中共本身言，七億五千萬的人民，都不可能擁有私人電視機，公社也許有電視機設置，但人多機少，甚或有些公社沒有裝備，相信只有極少數的一部分人可從電視機中見到，大部分人只能在「人民日報」看看圖片。

最感興趣的當然是美國人，最能普遍看到尼克遜活動情形的，相信也是美國人。

立場不同觀感各異

比太空人登陸月球清晰得多了。

談到在螢光幕上看到尼克遜夫婦及羅傑士、基辛格等人在多次集會和遊覽中表現的態度，香港人觀感各有不同。有些人認為中共對尼克遜先冷後熱是自毀立場，實行與共產主義一號敵人妥協。有些人認為尼克遜夫婦的卑躬屈節，有失堂堂大國元首的風度。有些人認為尼周不過在演戲，兩人實在面和心不和。

當然，香港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彼此遭遇不同，立場互異，自然影响到他們對這事的觀感。有些人在大陸被中共趕盡殺絕一家人，隻身逃港，苟安於殖民地，叫他們捧中共的場，實無可能；有些人經營大陸貨生意，撈得滿盤滿砵，內心雖然反共，面上不能不盡力恭維，刻意巴結，自然都說中國強大了，美帝頭頭也要來朝聖，多麼威水！有些人是土生土長，未見過中共的施為，對現實又感不滿，力倡「回歸」「適應」，尼克遜訪大陸，正好利用來發洩一番。

不管他們觀感如何，都沒有人干預，香港究竟是個思想自由的地方。不過，老萬在報上發表了幾篇個人觀感的文章，卻偏受到別人干預。

不合「潮流」

干預的人認為老萬不合「潮流」，不應再「反

流」，就是要放棄自己的立場，沒有立場的人，是投機，走精便。

不錯，香港有不少人走精便，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無線電視和劉家傑拍檔評述尼克遜在北平活動情形的何鉅華，他的「評語」特別多，對毛主席、周總理、姬外長、江娘娘等等以及一切的建築物、文娛表演、歌舞劇表演，都大力讚賞，眉飛色舞；周恩來的「國宴」，他唸完菜單之後，自謂「流口水」，但這張菜單有人拿到香港的館子打過價，二百元左右便可辦到，難道何鉅華在香港連二百元的酒席都未吃過，竟然對竹笥鼍白湯流口水嗎？這句話無非是肉麻捧場而已。

他這樣替周總理捧場，觀眾一定以為他是左派人士，其實不謬不然，他是在台灣受「反動」教育的，在政治大學唸書，回到香港後，又在一家被左派指爲「反動」的報紙工作過，現在螢光幕上聲聲爲中共捧場，看來就是爲了適應「潮流」的原故。不過，要老萬這樣去適應潮流是辦不到的，我寧願擇善固執。

一顰一笑

尼毛和尼周的多項會談，甚至低一級的羅傑士與姬鵬飛的會談，內容一律秘而不宣，他們談的什麼，除了與會的人，無法知曉，報上所登，不過靠估而已。

據中共及美國雙方的表現，會談似乎相當「融洽」，因此有人認爲，在若干次要問題上如建立非正式的外交接觸，交換遊客、學生、學者、新聞記者等，相信都有了一些協議。不過，主要的問題——台灣問題，中南半島問題談成怎麼樣，卻一點風聲都聽不到；在公開的場面，尼克遜和周恩來對此也都避而不談。

據說，在尼克遜結束了這次「和平之旅」後，中共和美國雙方會發表「聯合公報」，不過，肯定不會明朗地提到上面兩項問題，只是籠統地談一點「成就」而已。其詳細內容，也許要安德遜之類的神通廣大專欄作家從白宮的秘密檔案中偷出來，才有發表的機會。

台灣外交界曾躭心尼克遜會被中共的僞善迷惑，而作出了讓步，間接便損及中華民國。這顧慮並非不可能的，當年馬歇爾調處國共之爭，傳說周恩來以哭軟化了馬歇爾，終於佔了絕大便宜。今天周恩來當然不用再哭，但他的笑也可能同樣地軟化了尼克遜的。

不願刺激美國

尼克遜到達北平之日，中華民國政府發表了一項重要聲明，尼克遜和中共達成的任何協議，國府一概不予承認。在中華民國的立場來說，既然無法阻止尼克遜入大陸，就只有作出這一項聲明。

台灣民間本來要發動一次大規模的示威運動，據說被政府勸止了，並沒有舉行。唯一的一次示威行動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商人，拿了一塊寫上標語的木牌，在美國大使館門前抗議，可是也被警察勸走，可知國府方面不大願意在行動方面刺激美國。

民間的唯一表示，是數千名大專教授聯名發表了宣言，抗議尼克遜訪問共區。這些宣言當然不會有多大作用，不過表示一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見而已，這些意見很難爲尼克遜接受的，他在北平喝茅台、吃塡鴨，已有點飄飄然，台灣教授的話，那裏聽得入耳？

香港也有一班文教界知名人士發表了類似的聲明，儘管沒有多大作用，也可讓那些善變的人知道還有不少有學問的人是那麼不適應「潮流」的。

締結反蘇同盟？

正當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之際，東歐共黨集團國家傳出一項消息，說中共與美國正結成反蘇集團。蘇聯的消息也說，中共並不希望美國完全撤出亞洲，並且要求美國在亞洲地區扮演某種角色。即是說，中共希望美國勢力留在亞洲，牽制蘇聯。事實是否如此，目前無法證實，必須經過一段長期間後，看中共及美國的行動表現如何，才可確定。不過，東歐國家和蘇聯這種傳說，可能只是他們心中所恐懼的事。

在這項消息傳播的同時，香港暗地裏卻有人傳說着一項十分奇怪而難以令人置信的消息，據說國民政府已同意蘇聯在台灣設立空軍基地。老萬對這項傳說未敢輕信，可能是一種空氣，有人故意放出來的。

早些時，傳說蘇聯海外航線的民航機，已取得國民政府同意，在台北機場升降，但這項消息迄今未有事實證實，不過，比設立空軍基地則有可能得多了。

得不償失

無可否認的，尼克遜這次訪問北平後，對於世界現局，必會產生一定影响，影响最尖銳的當然是蘇聯，尼克遜稍後的訪蘇之行，是否可以順利達到，頗成疑問。

任何一件小事情也可能使這事告吹。尤其是尼毛、尼周的會談內容，秘而不宣，將來即有公報，也不過是官樣文章，當然大大引起蘇聯的猜疑，因此不少美國的評論家認爲，尼克遜縱然在北平有若干的收穫，但美蘇關係必然因此更趨惡化，那就得不償失了。

不過，話雖如此，美國人大都是衝動的，尼克遜這一項前所未有的行動，正合乎他們的口味，因此尼克遜在國內聲譽之隆，一時無兩。十一月的大選，他可以穩操勝券，則他此行的一部分目的已達到了。

至於對蘇聯、對日本、對中華民國甚至對南越、南韓所造成的惡果，只有慢慢再收拾了。

爲禍爲福漸見端倪

無論如何，尼克遜這一幕戲是演完了，它所產生的後果，在今後一段日子裏，會陸續從事實上表現出來，爲福爲禍，也可漸見端倪。

尼克遜稱這次訪問是「和平之旅」，但即使消弭了這一方面的戰爭危機，卻增加了另一方面的緊張氣氛，得失之間，實在很難衡量。

在表面上，中共得益比美國大，這會提高了它在國際間的地位；但誰曉得經過尼克遜這一訪問，在中共內部將會引起怎麼樣的波瀾呢？

冷眼看尼克遜訪平

岳騫

尼克遜已於二月二十一日抵達北平，這不見得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但確是一件國際關係史上的怪事。相信將來讀史的人，對此都會覺得奇怪，尼克遜此行目的究竟何在，要說是為了解決越戰，恐怕更要促使越戰升級；為了競選下屆總統，依照美國政情看，尼克遜即使不走這步險棋，當選總統可能性也非常高，何苦作賤自己，為害世界。

尼毛周會談採取秘密方式，不許記者旁聽，所以真正內容一時無從探悉，雖然會後要發表一篇聯合公報，也是門面話，不必注意，要研究的是尼毛周這次見面之後，主要是談什麼？茲根據各方面所傳出消息，畧予報導。

一、大問題不能談

一般人皆以為尼克遜訪平，要與周恩來商談的應是越南問題與所謂「台灣問題」，但照目前跡象來看，這兩問題絕對談不攏。

越南問題談不攏

先說越南問題，人所共知，尼克遜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去訪問毛幫，最大希望就是能取得毛幫諒解，協助解決越戰，不意消息剛公開宣佈，河內即表示反對，蘇聯更趁火打刼，派出國家元首樸哥尼訪問河內，與越共頭頭舉行會談，毛幫眼見要失掉越共，不敢再賣風雲雷雨，連忙聲明支持越共。數月來經過無數折衝，周恩來去過河內，范文同也去過北平，次一級頭目來往的更多，所有活動無非是為了尼克遜訪平。由於形勢所迫，毛幫對美國口氣也越來越強硬，尤其是美國對越政策，更成為攻擊的重心，儘管毛幫內心不是這樣想法，但表面上卻不得不擺出一付姿態。雖然如此，越共對毛幫的疑忌仍未消除。最近尼克遜提出對越南和平八點計劃，越共馬上就出九點計劃相對抗，九點計劃內容如何且不論，最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對外國記者發表談話，說出這九點

，不過，這次所說可能是實情，因為說這個謊，對他實在沒有半點好處。

越共針對美國提案另提建議，實在說並非越共政權本身的事，按理應該要向背後支持的中蘇共徵詢意見。目前越共已將條件提出，周恩來卻要看了報紙才知道，是周恩來自己親口說出，可見越共政權不但不把毛幫當成後台老板，簡直不當作親密戰友，否則實在不應如此。

由於越共對毛幫的疑忌，可以想到即使尼克遜提出越南戰爭問題，毛幫也一定拱手推辭，因為他實在過問不了，硬行出頭一定要引起反感，周恩來

尼克遜訪共區，雖然為了競選，但也未嘗不是想結束越戰，美國被越戰拖得筋疲力盡，百病叢生，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現在毛幫無力解決越戰，不特不能解決，以發展的形勢看，可能使越共態度更為強硬，和談無法進行，既然如此，則尼克遜向毛幫讓步的範疇也就同樣縮小了。

台灣問題無可談

其次再說到所謂台灣問題，在尼克遜聲明訪共區之後，全世界都注目在中美關係，認為中華民國將成為尼克遜與毛幫會談的注碼。平情而論，這種看法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是，一般人都忽畧了一項事實，就是毛幫一貫的宣傳口號。

一直到目前為止，毛幫仍然一口咬定「美帝霸佔台灣」，這六個字的含義相當明顯，在毛幫看來，台灣所以成為中華民族反攻復國的基地，所以成為對準毛澤東咽喉的一把尖刀，不是台澎金馬一千幾百萬軍民的力量，完全是美國人幹的事，就要責成美國總統負責，把台灣交還給毛幫。

毛幫何以要這樣宣傳，當然是為自己找台階，對國內人民，對整個世界都可以說，並不是我沒有力量攻下台灣，而是因為美帝霸佔，若是出兵進攻，就要同美帝作全面戰爭，自非我所願。毛幫不能同美國打大戰自是事實，說出去也不丟人，若是說無力打敗國軍，不能攻下台澎金馬，不僅面目無光，也等於宣告「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破產，因此，毛幫非拖住美國作遮羞布不可。

照毛幫的說法，要解決所謂「台灣問題」，就要美國將台灣「交還」給毛幫，無論尼克遜怎樣想同毛幫和好，這件事也斷乎作不到，美國當局心裏明白，中華民國目前對於美國的依賴幾乎等於零，一年前美國尚可以斷絕經援為手段，而今台灣經濟

情況直線起升，已威脅到美國市場，不但不要美國一毫子，再過幾年，很可能會轉過來援美，屆時也許美國要派出專家到台北來洽商「中援」了，以經濟為手段威脅中國，已成為過去。再說軍援，三年前，中國軍方對美國的軍事援助依賴尚多，而今除去噴射機之外，樣樣皆能自造，現在製造武器的能力，反攻大陸容或不敷，自衛則綽有餘裕，即使美國斷絕軍事援助，中國軍事力量也未必便受到打擊，美國要以斷絕軍援為手段，以威脅中國，更沒有用處。

此外還有一個辦法，就是美國把在越南軍隊調來進攻台灣，將中國軍隊消滅，再交給毛幫。但以美軍在越南的戰績來說，也未必是中國軍的對手。

所以毛幫要責成美國「交還」台灣，美國當局肯不肯是另外一回事，作不到則是千眞萬確的。毛幫明知道美國作不到，何以還要提這種條件，其用意當有兩點，第一，作為美國要毛幫協助解決越戰的擋箭牌，周恩來大可對尼克遜說，你如果把台灣「交還中國」，我就可以勸告北越接受和平。第二，仍是藉此下台，表示不是無力「解放台灣」，責任仍在美軍身上。

毛幫這一套詭計，尼克遜本人就以狡猾馳譽友朋間，基辛格更是典型的軍師，兩人當然不會看不懂，所以尼克遜在動身之前，再三聲明不肯棄老朋友，信守中美之間一切條約協定，意思也在告訴周恩來，關於「台灣問題」，還是不必提出，免得彼此徒費唇舌。

二、尼克遜抵平後

尼克遜抵北平時，初步給人的印象是受盡冷淡的待遇，照毛幫的安排，是承認尼克遜為外國元首，但接待方面卻沒有按照元首之禮相待，就表面上說，尼克遜下機時，沒有紅氈鋪地，甚至迎接的人連鼓掌都沒有，尼克遜在扶梯上自己鼓了兩次掌，沒有別人助興，十分尷尬而停止。

其次，毛幫去迎接的人員也不成話，既然承認尼克遜是國家元首，毛偽政權也應當派出元首級去歡迎，「一元首」劉少奇既然成了叛徒，內奸，國民黨特務，但還有兩個「副元首」董必武與宋慶齡也可以去湊下熱鬧，但兩人也未出席，以後周恩來向尼克遜解釋，說宋慶齡年紀太大，不能到機場迎接，卻未提董必武，可見毛偽政權又不眞正把尼克遜當成外國元首。

毛派不表歡迎

以上還只是表面理由，更重要的是江青及其親密戰友張春橋、姚文元也未到機場迎接，較早北平記者已傳出消息，毛偽政權將派宋慶齡迎接尼克遜，以加强統戰攻勢，更有消息謂江青日夜惡補英文，預備同尼克遜會談，尤其是歡迎喬冠華時，江青穿了一身獵裝，作牛仔明星裝，更被在平的外國人認為是歡迎尼克遜的預演。現在江青竟未出席，兩名左右手張春橋、姚文元也未露面，其情就不簡單的了。

但是當天下午，情形就有了改變，當尼克遜與周恩來談話之後，本來預定二十二日見毛澤東，晚上再與周恩來會談，可是，半途改變了辦法，毛澤東要先同尼克遜見面，把尼周會談推遲九十分鐘。

這一改變當然是毛酋的意思，也只有他才會隨意改變尼克遜的日程，因為尼克遜不能這樣作，周恩來也不敢這樣作。

尼毛會談之後，情形有了改變，當晚周恩來舉行宴會，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出席，江青還陪尼克遜夫婦看「紅色娘子軍」，一改冷冰冰的態度，次日人民日報刊出尼克遜七幅照片，不厭其詳報告尼克遜的行程，這一轉變，大値得玩味。

尼氏抵平前毛共曾經內鬥

照筆者個人推測，尼克遜抵北平之前，毛幫一定又有一番鬬爭，鬬爭的起因是由於尼克遜的一篇聲明，把毛幫原來的希望粉碎，毛幫一部份頭目如江青一系及部份尚未被整肅掉的軍人，認為如此一來，對於邀請尼克遜實在毫無意義，但周恩來卻認為既然發出邀請，不好中變，而且只要尼克遜肯來，總有便宜可佔，結果雖然周恩來的意見佔了上風，邀請仍然有效，可見，周系以外的頭目均採用杯葛的態度。所以到場歡迎的重要頭目，周恩來之外，只得葉劍英、李先念、姬鵬飛及郭沫若。

及至尼毛會面之後，情形忽然有了轉變；毛酋急不及待搶着要會見尼克遜，江青一系人馬全部出籠，其中一定有重要因素促使其改變，此項因素不外兩點：

第一，尼克遜對毛幫作了口頭讓步，此項讓步使毛幫感到部份滿意，毛江夫婦原來以為這次會談一定失敗，可以作為整周恩來的藉口，現在眼見能撿到便宜，自不願勝利果實落到周恩來肚裏，於是毛澤東親自出馬搶在尼周會談之前先同尼克遜談一次，將來任何收穫皆是毛澤東領導的功勞。

第二，也許尼克遜打出了一張牌，如果毛幫眞正强硬到不能談下去，他就將掉頭與蘇聯商量，尼克遜訪蘇日程已是在五月，屆時尼克遜可能與蘇聯作全盤解決，促成蘇聯攻毛，此點是毛幫最害怕的，因此，毛酋不能不放下臭架子自動要求與尼克遜會談了。

防人之心不可無

以上兩項可能都會存在，尤其以第一項為大，尼克遜有什麼事能使毛幫感到滿意，自不能輕易下斷語，但也不能不想到他會以中華民國為討價還價的注碼。

誠如周外長在立法院答覆質詢時所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對於尼克遜實在不能不以小人之心相待，因為其人太不可捉摸了。

當然，我們今天也沒有什麼再怕出賣，唯一可作為禮物相贈的只有聯合國席位，也送掉了，其他的，就非尼克遜可得而送了。但是，仍然不能不防備的是尼克遜不能出賣我們，卻可以加强毛幫的軍事力量。尼克遜動身之前，謠傳美國將與毛幫合作研究飛彈發展，供給民航機製造技術，前者容是謠言；後者則有甚大的可能性。尼克遜一方面削減我們的援助，一方面增强毛幫的力量，此消彼長，不是出賣也是出賣了，此點也是不容忽視的，我們必須要嚴肅對待。

看中共今年的氣色

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了自己選擇的接班人劉少奇，立了一個新的接班人林彪。可是去年九月，又把這個「黨章」、「憲草」中明文規定的繼承人打倒了！九大選出的廿一名政治局委員，目前三分之二也都已經成為政治幽靈了。

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共今年的氣色，看看他們往哪個方向走。毛澤東在中南海想些什麼和周恩來談些什麼，我們無法確知，但是中共公開發表的言論，白紙黑字都寫得很明白，不妨將去年和今年元旦社論的重點做一個解釋的比較。

內外政策大幅轉變

中共去年及今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內容的比較

事由	一九七一年元旦社論	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論
題目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一)刊出圖片	毛林合照圖片	毛澤東單人照片
(二)黨中央的冠詞	「以毛主席爲首以林爲副主席爲副的黨中央」	「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
(三)關於台灣的態度	「從思想上、物質上、組織上進一步做好反侵畧戰爭的準備工作。我們一定要解放我國的神聖領土台灣省。」	「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我們相信，這一天終究是要到來的。」
(四)所號召的政治運動	「一打三反運動」，「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	「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開展批修整風。」
(五)要打擊的對象	「打擊一小撮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分子。」	「進一步揭露和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裏通外國，妄圖改變黨的路線和政策，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
(六)對美蘇的立場態度	「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並向他們學習，爲打敗美國侵畧者及其一切走狗，爲反對以蘇修爲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而共同奮鬥到底。」	「世界上的事就要商量商量。國內的事就要國內人民自己解決，國際間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
(七)關於召開「人代會」	「一九七一年，將是我國人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的一年。我們將迎接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五十周年，[illegible]會的召開……。」	「……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迎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八)關於軍事路線	「人民解放軍要全面按照四好的四個方面，進一步加強革命化，戰鬥化建設。」	「中國人民解放軍要按照毛主席的建軍路線，加強軍隊建設，……要堅決打擊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
(九)人民與軍隊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	「全國人民學解放軍，解放軍學全國人民。」
(十)對地方的態度	「有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要在「中央的統一計劃下，讓他們辦更多的事。」（毛語）	「要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加強黨委會和黨支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

關鍵在軍人是否交出權力

從(一)、(二)兩項比較，使我們確知林彪已經垮台，已無懷疑之餘地。

從第(三)項比較得知，中共在對台灣問題上，顯示了軟化的傾向，去年還遲言要用戰爭「解放」台灣，今年只是「人民解放」（妙！）了。中共對台態度軟化有兩個原因：一是因整肅軍人，造成將領自恐，軍心不穩，已絕無力量攻台，因此不得不唱低調。其次是擺圈套，誘使美國人上當。因爲美國一直主張，只要中共聲言不用「武力」，台灣問題便可以談判。中共在誘美國出賣中華民國，至少先要達到：美國承認台灣是所謂「中國內政」問題。這是大陰謀，美國很可能墮入圈套。

從(四)(五)兩項比較得知，思想和政治路線的整風，已繼續了一年，夜長夢多，怪事百出。勢將有更多的「劉少奇一類騙子」倒下去。

從第(六)項比較發現，周恩來路線已取代毛澤東路線，現在中共要同美帝「商量」，而不是以鬬爭來打敗和打倒了。

從第(七)項比較發現，中共的傀儡戲——「人代會」，應在去年開，沒有開成；今年仍打算開，看結果如何。「人代會」本是幌子，有職無權，開不開本無所謂，但是要開了一年多，始終開不成，露出中共領導層的鬬爭，好戲連台，一時還無法收場。

從(八)、(九)兩項比較得知，在理論上軍隊已經不吃香了，去年還主張「全國人民」要學「解放軍」，跟着軍隊走，今年變成了軍民互相學習。不過這只反映中南海少數人的願望，能否有實際效果還是天大的疑問。因爲一月號「紅旗」的一篇軍人所寫的文章透露，軍隊仍在搞支左，一個連「支左」範圍就有二十幾個單位，包括工廠、學校、人民公社，仍都駐有軍代表。軍人不交出權力，「人民」還得學「解放軍」，「學習人民」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口號。

「四好」是林彪的口號，今年社論不提「四好」，也證明林彪完蛋了。

從第(十)項比較看出，中南海的頭頭，想要收拾軍人割據的形勢。也就是要否定毛澤東去年的「指示」。這一點與(八)(九)兩項是密切相關，一體相連的，軍人不交出權力，空喊口號是不中用的。

魯遲

張自忠將軍殉國（上）

史劍非

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國軍將領壯烈成仁者不可勝數，但軍階最高者則為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而作戰之勇，犧牲之烈也足可樹立典範永垂後世。是以筆者這部抗日戰爭史話，乃以「張自忠將軍殉國」為終篇，以資紀念這位民族英雄。

治軍嚴明綽號「張剝皮」

張自忠將軍，字藎忱，山東臨清人。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一八九〇），卒於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出身於馮玉祥的西北軍。雖出身行伍，但力學不倦，且氣概嚴肅，在馮部曾任西北軍官學校校長之職。

一九二七年北伐時在國民革命第二集團軍任第二十五師師長，時年三十八歲。

一九二八年五月，北伐軍進抵濟南，張宗昌、孫傳芳殘部向北潰竄，張作霖雖仍據北京，但大勢已去，全國統一在望，視東北及山東為勢力範圍、處心積慮侵略中國的日本，乃悍然出兵濟南挑起衝突，致北伐軍事一度頓挫，終因當局應付得宜，一面與日方交涉，北伐軍乃繞道繼續北上，終於該年內克復北京、天津、河北，張作霖逃奔出關，途中被日軍炸死（因拒日軍要求繼續留駐關內對抗北伐），張學良遂行易幟，宣佈服從南京政府，全國統一大業乃告完成。

當日軍出兵濟南，挑起「五三慘案」之後，張自忠將軍深受刺激，遂在所部第二十五師進行徹底的抗日救國精神教育，並加緊戰術戰鬪的實地訓練，矢志與日寇在戰場一拼死活。常集合部隊，大聲疾呼的揭告日軍的侵略罪行，激勵官兵抗日思想。

張氏治軍嚴格馳名，對於違反紀律的官兵必徹底究處，絕不寬姑；因此有「張剝皮」的綽號。但是對於部屬的個別困難，也必周到親切為之解決，因此部屬皆感恩畏威，心悅誠服。

當時我國教育落後，士兵全是來自田間的農民，較深的政治教育收效較緩，官兵的團結，士氣的鼓舞，仰賴部隊長的作風甚大，而傳統的賞罰嚴明，恩威並重，實是帶兵官的重要質素。

長城之役獲青天白日勳章

一九三一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我東北三省，一九三二年再侵佔熱河，一九三三年再進兵長城線，眞是「强敵步步逼迫，國難日日煎熬」。同時期中共又舉叛旗於江西，溥儀在長春承日閥之命建偽滿洲國，中共則受蘇俄之蠱，在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政府」（今日中共已羞提此事）；正是內亂外患交逼，國族危急存亡之秋，張將軍報國的機會終於到來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日軍從熱河乘東北軍萬福麟之潰退，跟踪進迫長城線，宋哲元所部二十九軍奉令開赴喜峯口堵擊日軍。張自忠將軍率卅八師為前驅，與馮治安部並肩作戰。

張將軍所部三月九日馳抵喜峯口，不及佈防即與日軍遭遇，雙方爭奪高地，三進三出，血戰三日夜，日軍攻勢頓挫，戰況陷於僵持。旋獲援軍支持，於十一日對後援不及的日軍轉守為攻實行夜襲，張部趙登禹、王治邦兩旅抄襲日軍側面，突入敵陣，揮大刀與日軍肉搏，是役擊潰日軍步兵兩聯隊，騎兵一大隊，並毀其野砲十八門。九一八以來三年的怨氣悶氣，到此得揚眉一吐，全國軍民興奮欲狂！張將軍以戰功獲政府頒給青天白日勳章。

日軍經此役打擊，兇鋒稍斂，與我暫時妥協。塘沽協定之後，日政府雖欲妥協相安，但軍閥擴大侵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這一段妥協時期內，日軍對華北當局採取軟硬兼施的壓迫政策，一方面以軍事力量支持漢奸，先後劃佔冀東及綏東，竄據察北；另一方面對華北駐軍將領則採取分化拉攏政策。時張將軍率三十八師駐防津沽，張氏兼任天津市長，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的秦德純，都被日本當做拉攏對象。

當時剿共軍事進入重大關頭，政府決先平定心腹大患的赤禍，然後集結全力抗日，因當時的「蘇維埃政權」，固是蘇俄的工具，剿共實質上是抗俄戰爭。俗稱「先安內後攘外」，實質上是「先抗俄後抗日」。如此不得不在華北，採取暫時的隱忍方針，秦德純、張自忠等與日人虛與委蛇。日人並邀請張將軍訪問日本。同胞不明事實底細，乃羣起指罵張氏為漢奸，勾結日本出賣國家。張氏肩有國家安危的重任，含寃莫白。

隻身騎單車出重圍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日軍以優勢軍力攻佔北平，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七月二十八日奉令率部退往保定佈置防線之際，乃欲以雙簧計騙取日本暫時妥協，令張氏代理委員長及北平綏靖主任，出頭與日方交涉，以期緩和局勢，爭取時間；張氏臨危受此含垢忍辱的命令不禁悽然淚下，對秦德純說道：「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漢奸了！」因為當時國軍已撤退北平，張氏將落入日軍之手，支撐殘局，談何容易，秦德純安慰他道：「這是戰爭的開端，來日方長，必須蓋棺才能定論，只要你誓死救國，必有全國諒解的一日，請你好自為之。」乃黯然而別。

張自忠將軍是何等人物，豈能靦顏事敵！他一方面在北平做妥協狀，試探日軍，另一方面所部三十八師，則由參謀長李文田率領猛攻天津日軍大營及機場。當他確知日軍無意就地解決事件，繼續擴大戰事之後，遂化裝，一人踏自行車出朝陽門馳往天津。搭英輪赴青島，轉濟南向最高軍事當局請纓殺敵了。

美國移民局今年一月二十八日發表一項估計稱：在過去的七年中，至少已有中共特務分子三萬人非法滲入美國。這項估計是根據加利福尼亞州衆議員史密茲，在向他的選民提出的報告中所透露。史密茲並憂慮中共之加入聯合國，以及銳變中的美國對中共政策，可能使其情況越來越糟！他又指控美國司法部的官員，對於這項重大的國是漠不關心。

在不久之前，當美國聯邦調查局長胡佛向衆議院作證時，也曾指責中共特務分子滲入美國，進行情報和分化活動。他說：「中共一直視美國爲全世界人民的公敵，中共的對外宣傳是在製造和加深美國的分裂，在美國境內的親毛團體有如雨後春筍。例如『紅衞兵』組織，『義和拳』組織及『黑豹黨』等，都是毛共利用製造美國之反的工具。」

在紐約設滲透指揮中心

特別是毛共混入聯合國之後，更在紐約成立了滲透美國工作的指揮中心。據「芝加哥太陽報」去年十一月十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共這次派往聯合國工作的四十六名男女外交人員中，全部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特務、國際間諜及統戰分子。該「代表團」的先遣隊負責人高梁，更爲一名最重要的國際間諜人員。根據美國情報局所存的檔案顯示：以「新華社」記者的身份作掩飾，分別在亞洲、非洲及歐洲各地，從事廣泛的情報工作。一九六○年，高粱曾經遭印度政府驅逐出境；一九六四年又被毛里求斯驅逐。其後則潛赴荷蘭及瑞士等地，進行滲透活動。因此，美外交當局曾經表示：爲了防止滲透起見，將限制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人員，在以曼哈頓爲中心的二十五哩內活動，這與對蘇聯外交人員的行動限制一樣。如果他們要超出此一範圍，那末就必須先行申請。

其實，毛共對美國的滲透工作，不自今日始，早已搞得有聲有色；且其組織相當龐雜。若干年來曾經鬧得滿城風雨的所謂「反戰」示威運動，就是不折不扣的毛共「傑作」。去年四月當毛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北平時，美副總統艾格紐在密蘇里共和黨人籌款餐會中，就曾猛烈抨擊美國的所謂「新左派暴徒」，即指中共幕後支持，而不斷地舉行大規模的反戰示威分子而言。他剴切地指出：近十年以來，不論美國的種族暴動也好，反越戰大示威也好，都在中共特務的策動下，由極端的左翼分子所領導，而美國的新聞（報紙及電視）媒介及政界領袖，則加以縱容。

由於一九四八年，自美國共產黨隱蔽之後，大多數的領導層人物，早已銷聲匿跡，在政治上實不足爲人所重視的因素了；尤其到了一九五七年二月十日，美共民族派領袖蓋滋宣佈脫離嚴格奉行莫斯科路線的約束，並公開承認美共犯了五大錯誤之後，更一蹶不振。但代之而起的新共黨組織，則有如雨後春筍，這些組織統稱爲「新左派組織」。究竟有多少？試看美聯邦調查局的下列報告：

以大專學生爲主要對象

在美國各大專學校裏，毛共曾安置了許多的「職業」學生，成立親毛組織，替北平宣傳吶喊。其中勢力最大而成立的時間最早的，首推所謂「擁護民主社會學生會」，簡稱（SDS）。這個學生會最初成立於一九六二年，由十間大學的五十九名學生所發起組織的。至一九六五年春，就已獲得毛共駐美洲間諜組織的大力支持；故於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便擴展到各大學的分社共達二百二十五個單位，自稱擁有四萬餘名會員。到了一九六八年，因其內部權力鬭爭從而宣告分裂成爲三大派，勢力雖大爲削減，可是經過中共進一步地分別加以控制之後，使這個組織仍能發生其製造暴動的效果。

其次是「托洛斯基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SWP）。該黨組織特別堅強，它的基本黨員只不過一千五百餘人，但它另有一個兄弟組織「青年社會主義同盟」，簡稱（YSA）。據估計該組織的盟員已超過五千人，特別是它的外圍組織更多，如「學生委員會」簡稱（SWG），差不多遍佈於全國各大專及中學裏面，隨時可以動員的人數亦無法估計。這些托洛斯基式的組織，近年來利用美國人反戰的情緒，而企圖影響到政府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政策，並與美國共產黨過去及現在的黨員合作，組織了所謂「結束越戰新動員委員會」（NWC），曾經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分別在華盛頓、舊金山等地發動過一次較大規模的反戰遊行。

「結束越戰新行動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六六年，因其內部除有中共特務分子滲透外，尚有美共老黨員從事領導；加上「工人黨」的支持與合作，故其聲勢非常浩大。據「新聞周刊」較早時的報導說：「在反戰運動中，『新行動委員會』之一的戴倫喬，最爲活躍。他曾經在國內及國外，數度與北平、河內及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的代表們，從事秘密會商，計劃在巴黎、倫敦、東京以及其他各大城市，發動多次同樣的反戰示威遊行。這個行動激烈的組織，在一九六八年當芝加哥民主黨舉行大會時，就曾煽起一場大暴動，其負責煽動的八名領袖，於一九六九年二月已經由法院審判入獄。而其他各個『新左派組織』，也曾利用此機會紛紛進行滋騷。……」

綜計自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七○年三月一日的七個月裏面，由新左派組織所發動的學潮共達三百二十九項，牽涉的學校共八十四間，以致各校的財產損失亦不下三百餘萬美元；尤其到了一九七○年五月至六月間，因反對美國出兵高棉及康梯爾大學事件，而先後發生的學潮更達四百零八次，並計劃以棺材送進白宮；且每次示威遊行的行列中，都雜有僞「五星旗」。又在一九六九年的加州大學的學潮中，也曾查出若干重要分子，便是與北平有關連的職業學生。

三萬

大部新組織由毛共支持

退出爲止。但是由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那天，當尼克遜總統的一次廣播演說發表後，卻激起了「沉默的大多數」的同情。因之，於同年十二月的所謂罷課運動，即告胎死腹中，而以上的兩個新左派組織，也會一度被迫停止活動。直到一九七〇年五月美國正式用兵高棉後，它們才死灰復燃，又在華府大事鬧了一次。同時，美國會若干傾向姑息的參議員如拜爾、哈特郵爾德等人，也會爲這些反戰親毛分子，作了義務分發越戰的資料，結果被郵局查出，哈特菲爾德終於自開支票，償付了價值三千多美元的郵遞費。

美國眾院內部安全委員會主席伊察達（民主黨），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查到一間「國民銀行」的紀錄，顯示出另一個反戰團體「全國和平行動聯盟」的全部財產十二萬一千美元，由「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兩名黨員所控制。

在同月二十三日，又有眾院內部安全委員會調查另員威廉普爾，也會向國會指證：「現有七名共產黨員，在一個由五十三人組成的反戰團體『全國聯盟委員會』中服務。這七名共產黨員與另一批約四十名的共產黨分子，曾經於一九七一年參加『和平與正義人民聯盟』組織的成立工作。……」而這兩個新左派組織，則均由「社會主義工人黨」所操縱，在中共的特務分子滲透之下，曾協助組織了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由二十萬人參加反戰示威遊行，和同年五月一日——五日在首都華盛頓舉行的大規模反戰抗議。

此外，尚有「反越戰全國動員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六六年。該組織的領導人爲狄嘉林，現年五十八歲，他原是一個和平主義刊物「解放雜誌」的主編人，曾自稱爲一個「非蘇聯式的共產黨員」，而表示爲親北平派者，但他在一九六四年曾訪問古巴，大事頌揚卡斯特羅政權。一九六六年四月，又曾訪問河內與北平，和前北越共黨頭子胡志明舉行過私人秘密會談，於返國後卻宣佈正式成立該委員會。一九六七年十月，便發起十萬人反戰大示威遊行，參加的單位計有：「健全核子委員會」、「種族平等委員會」等等，都是極端的新左派組織。

一九六六年成立的另一個左派組織「返國和平工作委員會」（CRV），總部設在紐約市，會員共約一千五百餘人，都是從亞、非、南美等「第三世界」歸來的「和平工作隊」的隊員，反對美國對越南及「第三世界」的政策。一九六九年成立的「勝利旅隊」，則是全力支持古巴共黨政權的組織。其隊員數字雖然不過一千人左右，然其執行委員則包括各左派組織的代表，且經常派人偷渡到古巴，從事聯絡工作。

至於中共全力支持的新左派組織，則包括着：「越戰停止委員會」、「青年社會主義同盟者」、「華裔革命聯盟」、「進步勞動黨」、「學生協調委員會」、「反法西斯聯合陣線全國大會」、「新非洲共和國」及「黑豹黨」等十多個單位，參加組織的人數至少在五萬以上。

入美國

胡蓉之

毛澤東最早「指示」滲透美國的陰謀是：利用美國內部的種族糾紛，鼓勵黑人極端分子的暴力「革命運動」。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統計：一九五七年九月，在阿肯色州小石市的黑白學生分課室糾紛，一九六一年五月，在蒙哥馬利的種族衝突，共傷亡二百七十餘人，一九六二年九月，在牛津市所發生的種族暴動；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伯明罕市發生的種族糾紛，及一九六四年六月，在紐約市所發生的種族大混戰等事件，都是由毛共幕後所煽起來的。

美國警察會在被捕二千三百餘名黑人身上，分別搜出共達一千三百五十本毛共制訂煽動黑人暴力革命的小冊子。毛澤東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所發表的聲明內容爲：「全世界聯合起來，支持美國黑人反種族歧視的革命鬪爭！」這是由駐北平的黑人共黨頭子所發出，其目的在打擊非暴力的「和平爭取民權運動」，企圖從美國的心臟裏爆發「革命」的武裝鬪爭。

美國黑人「急進派」小頭頭卡米高，現年僅三十二歲，他出生於西印度島的千里達，六歲時隨其父母移民到美國，住在紐約，讀初中時候便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洗禮。一九六五年當選爲「學生非暴力調查委員會」主席後，即開始反對金格博士所倡導的「和平爭取民權運動」主張，從而獲得了多數極端派黑人的擁護，並於一九六六年組織了極左的「黑豹黨」，簡稱（BPP），爲一強調黑人的極端組織。現有分社三十二個單位，黨員共約三千三百餘人，還有不少的同情者。去年十月潛入大陸訪問的紐頓，也是「黑豹黨」的頭頭之一；他在北平會獲周恩來的多次接見，十月中旬返抵三藩市時表示：周恩來會極力鼓勵他們團結並繼續發展。因之，美聯邦調查局認爲：「該黑豹黨爲美國國內安全最大威脅，不但爲中共的宣傳亦影響且已被利用了！」

「黑豹黨」領袖卡米高，於一九六六年會出席夏灣拿由卡斯特羅召開的中南美聯絡會議，他高呼「支持美國黑人武裝起來，打倒白人政府」的口號！毛澤東對於這個青年組織最爲欣賞。一九六七年當他潛赴河內訪問時，毛共當局會邀他去過北平。該黨總部設在加利福尼亞島克崙。據「時代周刊」指出：「一九六五年就會發起運動，希望美國南部五州建立一個純黑人的所謂『新非州共和國』，簡稱（PNA）也會獲得北平大力支持。」

北平利用美籍華裔的新左派團體，計有：「革命聯盟」，亦稱「紅色聯盟」，最初只有一百五十人，全爲華裔；另有數百同情者，其中包括擁毛的「進步勞動黨」分子。

一九六七年成立所謂「紅衞兵」組織，最初只有五十名學生，由毛共潛伏在舊金山的特務所領導，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地。去年十月在紐約參加歡迎毛共「代表團」的所謂「華僑」，便是該組織的人馬。惟其如此，所以有人認爲：尼克遜企圖與毛共建交，將是引狼入室，加速其滲透全美的陰謀。使美國居民受到殘酷的流血「革命」的威脅！

賊匪猖狂由

楔子

向人民征稅，這是政府的權力；而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也是政府應盡的責任。然今日香港，只見政府頻頻發征稅令，對賊匪明目張膽白晝搶刼、殺人，無異公開向政府挑戰，卻不見政府拿出辦法來，不知山人是別有妙計？還是眞正無對策，放任賊匪造反？市民有切膚之痛緘默難安，故畧陳一二，也許值得參考。

由來

自有歷史以來，就有賊匪，原無足怪。不過像今日香港賊匪猖狂，卻屬罕見。治病者，必先探病源；對賊匪亦然，必先究其由來。

過激思想的影響

人性本有善惡，對於惡，原有一種天賦本能「良知」，別善惡，賤不肖。後來由於人文發達，在儒家就提出「天」，在釋氏就提出「佛」，在基督教就提出「神」（或上帝）做爲宇宙眞理，善惡的管理者，監督者。當這時代，人不管如何惡，對天、佛、神總有所畏懼，想作惡也不能太離譜。但進入十九世紀，社會主義發生，否定過去傳統的眞理，社會失掉約束力，於是人慾横流，由之社會遂大混亂起來。其中影響最大的有兩人，即一是法國蒲魯東、一是德國馬克思。蒲魯東在「何謂所有權？」中，說：「所有權者，盜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資本家財富，皆是剝削而來。這兩人自幼受盡了貧窮痛苦，忌恨富人，故發出此憤激語。但財富固然有以不正當手段獲得的，即不義之財。但這只是一部分人之事，大多數人還是由自己或祖先的勞力獲致，怎可以以「偶」概「全」，統稱爲「盜」、「剝削」，這是野蠻的「賊匪哲學」，絕對說不通的。

但列寧卻視爲聖經而行之：(1)列寧爲回莫斯科

尼古拉二世，成立君主立憲政府。但列寧爲個人抓權，竟實行「十月奪權」，成立蘇維埃政權，將最末一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五口一齊屠殺。

綜合以上列寧所爲，(1)他創下了奪權的惡例，循環不已，國家人民便永不得安寧。(2)他領導同志搶刼銀行，無異鼓勵共產黨員作賊，認共產黨就是搶刼他人財產的組織。(3)屠殺尼古拉二世全家，這是古老時代野蠻行爲，自詡「進步」的共產黨，竟做出此等殘酷事，自然影響後世社會人心。(4)列寧爲鞏固個人政權，不惜與德訂立出賣祖國領土條約，將個人利益置於國家人民之上。列寧爲目的不擇手段。搶刼成爲正當行爲，不僅不知羞恥，且自詡這是「前進」、「革命」。今日所謂什麼派革命青年，胡作亂爲，何嘗不都是受列寧的影響。

物資主義的影響

孔、老、墨三派皆主張節儉。古人謂儉可養廉，其實關係方面很多，如心理衛生、生活安全，也皆可從儉中得來。故不重視物文，並不算錯，因其中實存有深奧大道理。西方正與中國相反，特別向物文發展，既要「衣錦尙絅」，又要「奇技淫巧」。此風愈演愈烈，演至人人緊張，每個都市精神病院皆有人滿之患。共產社會整天鬬人，自由社會則在天天鬬物、賽富、賽濶、賽奢侈。有力者怎麼辦呢？有力者固然可以賽，然無力者怎麼辦呢？遂走下策，貪汚、偸竊、搶刼、謀殺，一切罪行便皆會出現了。

民性問題

香港原是一荒島，向爲南中國海海盜根據地。最早土著可以說盡是擺夷、𤠣、蛋、苗、黎、僮等蠻族，未接受過中國文化的洗禮。他們外貌似與漢人無大分別，其實如仔細觀察，還是看得出的。最大的分別，應該是性格。漢人大多數文質彬彬，講禮貌

會動刀動槍放火。他們殺人固然不當一回事，自殺也極平常，十幾歲的兒童也會自殺。

加上後來移民的品流複雜，久而久之，性懶惰，無毅力、恆心，專想不勞而獲，享受一切物文慾望，竟然成了香港社會的風尙。搶刼、打殺、奸淫、販毒，幾乎每天搶盡頭條新聞。

法律太輕

世界中西兩大法系，一是羅馬法系，一是中華法系。現代法，西方雖比中國進步，但講法理，卻遠不及中國。因儒家尙禮，禮與法雖是一體，皆在規範人的行爲。但等級不同，禮是對待上層、士大夫，法是對待下層平民。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禮以節人」，也即一種禮法。禮的高超，在施於未然之前，而法則是施於已然之後（詳參程樹德「九朝律考」商務版）。我說現代西方法律進步，是指其刑罰輕，監獄講究，但不如不犯法，即不如禮施於未然之前，根本遏止犯罪動機。怎樣現代化的監獄，也不如在自己家裏舒適。香港法律全依英國，判刑特輕，許多謀殺皆改成誤殺，死罪固然甚少，即十年以上徒刑也不常見，普通總是七八年而已，至於一般刼殺，多是處一年半載或數月徒刑而已。

文教問題

香港處境特殊，既談不上中國文化，也無英國文化，恰當評語應該是無文化的臭港。只有文具店，幾無書店，有之也只是大批中英小說及中小學教科書，要尋購一部較專門性的書，是絕難辦得到的。報刊尙不少，但那裏的作品，可分三類：(1)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描寫色情故事或百年前的武俠小說。(2)百分之三十是毛幫統戰宣傳品，百分之十是反共戰鬬文章。讀者要想找一篇眞正學術性文章或純文藝作品，那恐比砂裏淘金還難。

至於娛樂界，當然更糟，電影最注重打殺、搶刼、露體、造愛。歌詞多是無知識小兒所作，焉有中心思想，以故句句離不開「愛」「愛」，「你愛

，也就是說教育目的，只是在造就成為假洋人。所以港大成立約八、九十年，至今未造就出什麼傑出人才，那也就難怪了。在香港大學教員待遇盡力要向與外國看齊，但學術成績卻置之不聞。外國教授要時時把學術成績或論文或專著發表的，但在香港卻很難看到。有一講師發表意見，說每月只有三四千元待遇，無餘錢買書，所以必須爭取房屋津貼。這眞是笑話，那位講師就不想想，人家中學教員每月只七、八百元待遇又何以堪？人的物質生活愈高，道德學問必愈低。大學教員生活皆如在業富商、達官，何以為人師表？設若日日在酒樓、夜總會鬼混，怎會研究高深學問？老實說，香港的大學教員待遇太高了，有的生活腐敗，而中學教員尤其私立中學教員待遇則又太低了，生活無法維持，這是最不合理的。同樣皆會影響青年學子的學習與品行。

香港有學店制度，視學校如商店，須經商業註冊，稱校長曰「經理」，收學費多了（賺錢）要納稅。這類私立學店甚多，設備簡陋，常與舞廳、酒吧間混在一幢樓宇，試問純潔青年學子日日在這種環境下生活，怎可以成材？不成材，就是廢物，就很容易成為社會敗類、賊匪。

對策

關於上述世界性的原因，一個地區自然無法解決，但如為地方性的原因，那就有解決對策。對策不外治本與治標兩方面，綜述如下：

一　提倡道德重振（MRA）

這種超越的意識形態，遠在二十年前便已傳入香港。主其事者有中國人、英國人、加拿大人、及澳洲人，曾發行各種書刊，且數次公開表演話劇、歌劇。二十年以來，本港MRA中心，雖活動概未中斷，但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由於港府未加支持。這是一大失策，然從現在支持也不遲，只要以支持保良局、東華三院方式來支持MRA就已足夠，輕而易舉，並不必費大力。推行MRA就是遏止賊

遏止對策

縉山

要求一開誠佈公」（二月二日星島日報）嗎？這就是MRA四大道德標準之「絕對的誠實」、「絕對的無私」，恐共者又何必懼呢。

二　革新教育

香港教育，應該革新者甚多，今只談最重要數點：(1)應將專注重英、數、理，改為中、英、德、數、理，名謂智德體三育，實際，香港只實行了智體二育而已。自小學至中六，應將「修身」一課列入必修科，不及格不能升級。國文一科應恢復列入港大入學試必考科。還有國文教科書取材標準，應重新釐訂，應將有關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古文學多選入，反之如與道德無關者，便盡量減少。無論如何，令中四中五教「中庸」、「離騷」，實在無道理，只有浪費光陰，對學生毫無益處。(2)應廢除學店制度——香港固是英國殖民地，但居民最大多數皆是中國人。中國傳統觀念，是士農工商，也即最輕視商，通稱「奸商」，今則在士的頭上卻加上商，豈非士商不分，師表變成市儈，學生成為股東，試問在此情況下，怎能造就出尊師重道，循規蹈矩的好青年。

三　對犯人勿太仁慈

一向市民抨擊香港法律，謂只保護富人，並不算錯。例如汽車車死人，為何處罰那麼輕；但照目前情形看，又變了，變成只保護犯人。明明是謀殺，竟改為誤殺，也只判數年徒刑而已，難見有超過十年者。

還有的犯人被判無罪釋放，犯人受良心責備，反向法官求情，要求入獄。更甚者，有一賊匪在電梯內搶刼，搶去一手錶及八十元現鈔，賊匪本應滿足而逃，但不然，反問事主為何出門不多帶錢，所以加上兩刀。賊匪各地皆有，但從未聞有如此蠻橫殘暴，何則？皆因香港法律太輕。戰前東京住宅多

良民？否，否，不良少年、中年人也同樣多。原因是由於戶籍法辦的認眞，每家人數、職業、收入、開支，調查得淸淸楚楚，賊匪很難隱藏。九州福岡發生一新聞，警察稱刑事，刑事無意中發現一窮苦漢有銀行存摺，達千餘元，疑心他是强盜。質問他存款從何而來？嫌疑人據實以告，原來是由於他的儉省，人棄我取，別人丟棄的菜葉、蕃薯皮及菓皮之類，可以不費一文取而食之。想不到日食此類丟棄物之人，身體反而健康。因此轟動當地帝國大學有關部門的教授特提出來研究。從此新聞，可知日本對戶口調查，是如何認眞。

還有，抗戰勝利後，初入台北，見其治安也一如當年的東京，出門皆不必鎖門，其實，門根本無鎖，並不見盜竊。但當我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入台實行寬大政策，與台胞更始後，賊匪便突然多了起來。

以上皆筆者親身的體驗，決非道聽塗說，是可提供港府參考。行仁政是對的，但對賊匪則不可。對賊匪仁慈，即等於對市民殘酷，所以每日報章社論及各首長縉紳皆一致主張用「重典」。

四　應實行突擊檢查

上述是對賊匪不應太仁慈及淸查戶口之重要，然猶不足，必須再輔以突擊檢查。果如是，認眞實施半年，相信香港賊匪必定絕跡。例如當香港淪陷一個月，無政府、無法律、無秩序，像回到原始社會狀態，賊匪橫行，混亂一團，跑馬地及羅便臣道一帶房頂皆被拆光，不必再談其他。日軍覩狀因此乃採取以下兩項措施：(1)是淸查戶口，主要是搜查槍刀；(2)就是日夜街頭突擊檢查，不管你是什麼樣人物，一律要搜身。這樣措施實行了約一個月，果然社會秩序大為改觀，搶刼案也少見了。焉有像今日香港白晝賊匪橫行，視衛隊、警察如無物，甚至搶奪警槍，用以殺警察，眞是駭人聽聞，這是什麼世界？政府如再不採取非常措施，將來總督府恐怕也有被搶刼的可能。須知今日港匪，並非為窮，而是為濶，在賊黨中稱英雄，他們能偷警署，怎不可以盜總督府，故曰「可能」。

印度洋上的美蘇暗鬪

巴基斯坦的慘敗，替世界上多添了一個新的國家——孟加拉共和國；也替蘇聯海軍在印度洋上，紮定了腳跟。

直到五年前的時候，那裏還根本看不見飄揚着鎌刀爺頭旗的戰艦。一九六八年，使這種情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正在和印度談情說愛的蘇聯，一面把大量的米格二十一式超音速戰鬪機，送到新德里去，添上了印度的國徽；一面也藉口要替那些「紅頭阿三」們撐腰，一口氣開了十艘戰艦到印度洋。

蘇艦揚威印度洋

印巴戰爭爆發的那一天，蘇聯駐在印度洋上的艦隊，已經增加到二十艘艨艟巨艦。其中還至少有兩艘巡洋艦，是配備着「導彈」裝置的。核子潛水艇之多，更是不在話下。

美國海軍的統帥部，一向把印度洋看成個不值一顧的地方。常川駐紮在那裏的「艦隊」，實際上只等於一支「水上巡邏警察」的隊伍，——一共才[illegible]艦。

美國在做起事來的時候，十有九次會像害瘧疾一樣地忽冷忽熱。在印度洋上，當然也不會例外。因此，印巴戰爭剛才爆發了不久，五角大厦的那些海軍上將們，就十萬火急地把全世界最大的軍艦「企業號」，率領着一艘專載直升機的航空母艦「特利波里號」，七艘最新式的驅逐艦，一艘油船，八百名候命登陸的「海軍陸戰隊」，星夜趕到印度洋去「示威」。

巴基斯坦的投降，使得在幕後支持他們的尼克遜，也遠遠覺得面上無光，連忙又把那些早已褪下了炮衣的美國軍艦，調回南中國海一帶，依舊把印度洋的海面，交還給躊躇滿志的蘇聯海軍。

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們，既在這一着棋上，佔了偌大的便宜，自然不肯再輕易地放美國一馬。因此，巡弋在印度洋上的二十艘戰艦，非但不會調防；而且還準備把新下水的巨艦「太空人加加寧號」，調來助陣。

尼克遜舉棋不定

美國海軍雖然想亡羊補牢，集中兵力到這裏來，和蘇聯艦隊「攤一下牌」。但是，由於尼克遜對蘇政策的舉棋不定，首鼠兩端，誰也沒有把握他會在這一類的問題上强硬到底。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阿Q式地自我安慰一番，非正式地宣稱：「美國的『企業號』軍艦，隨時都可以趕到印度洋去應付巨變。它那種舉世無匹的戰鬪力，就是使印度洋永遠不會成為蘇聯領海的一個保證！—

上的狄戈加西亞島，改造成美國海軍的一個重要基地，使它非僅擁有一座巨型的軍用機場，一座最現代化的通訊聯絡中心；還要使它成為一個最重要的兵站和軍港，巨型的航空母艦和核子潛水艇，都可以在這裏得到補給和修理。

此外，美國海軍還正式接管了一系列英國海軍分佈在印度洋上的根據地，準備把它們大規模地加以現代化，來增強那三艘常駐的過氣軍艦的「能動性」。

過去，這三隻老太爺船的指揮權，是由美國的大西洋艦隊司令，和太平洋艦隊司令共同執掌的。現在已經完全劃歸太平洋艦隊來節制，而且還由第七艦隊經常派一支巡邏隊，到印度洋上來輪流「亮相」，以壯聲勢。

泰國南部的重要軍港——沙塔喜普，也從此不再以越南戰場的供應工作為重點，而開始用來支援印度洋上的美國艦隊，隨時準備和趾高氣揚的蘇聯海軍「攤牌」。

美國雖然一口氣做了這麼多的「補救」工作，印度洋海面上的優勢，卻依舊掌握在蘇聯的手裏，一時還很難有反客為主的希望。

制空權的爭奪

五角大厦裏，樂觀一點的海軍巨頭們都認為：蘇聯在亞洲海洋中的艦隊，至今還遭遇着一個很難於克服的困難。那就是在烏拉狄烏斯托克和紅海之



的工作不可。

比這更要頭痛的問題是：蘇聯艦隊中沒有巨型的航空母艦，來確保他們的「制空權」，只有靠導彈來防禦敵機的襲擊。因此，當那些美國航空母艦，滿載着裝有導彈的轟炸機，向蘇聯海軍採取攻勢的時候，戰局的發展，可能就會一面倒了。

克里姆林宮之所以不惜功本，在埃及大修其軍用機場的原因，就是由於蘇聯在地中海上的艦隊，實在需要確保那一帶地區的「制空權」。然而，不管莫斯科如何想把印度的若干海港，變成自己的遠洋基地；印度的總理甘地夫人，打垮巴基斯坦的餘威尚在，是絕不肯在這方面做任何讓步的。

因此，蘇聯就只好「退而求其次」，想在錫蘭「借用」幾個英國海軍從前用過的軍港。現在雙方談判得已經相當接近，只不過具體內容還在保密之中。此外，蘇聯還正在和非洲的索瑪利亞共和國，南也門人民共和國，也門阿拉伯共和國，分頭談判

但是，五角大廈的戰略專家們依舊認爲：印度洋上蘇聯海軍的命運，是很可能大成問題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也很想取得這一帶海面的霸權，而且已經一再地派遣潛水艇到印度洋裏去巡弋。

中共也想分一杯羹

蘇聯實際上是想把印度洋變成自己的「領海」，再在「集體安全聯盟」的藉口下，把南亞的印度、錫蘭、阿富汗、緬甸、馬來西亞和印尼，拉到一起來，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從而造成對中共大包圍的形勢。

這樣一來，中共就在戰略形勢上，陷入了四面受敵的地位——在北方和西方，面對着一百多萬蘇聯的大軍；在南方有一大批親蘇反華的國家，蠢蠢欲動；在東方又面臨着一大片無法加以控制的海洋。無論中共如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眞有一天到了這步田地，要想再掙扎下去就實在困難了。

毛澤東身邊的七個美國人

前些天，應邀在美國國會作證的「中共問題專家」謝偉志教授（Prof John S. Service），和前些時在瑞士去世的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一樣，都是中共在美國最老和最好的朋友。

遠在一九四四年的時候，他就已經以駐華大使館秘書的資格，被周恩來邀請到延安去住過三個月，經常是「主席官邸」中的座上客。

這位在中國出生的加州大學教授，去年秋天又做過一次周恩來的客人，到中國大陸去盤桓了六個星期。

爲了歡迎他，中共還舉行了一個正式的宴會，來讓他和毛周身邊最重要的七個外國顧問，歡聚一堂，敍敍舊交，那些人就道：

一、伊斯拉·埃普施坦（Israel Epstein）。

二、愛爾莎·費爾法克斯·柯爾孟黛雷（Elsie Fairfax-Cholmondeley）。

三、戴維德·克洛克（David Crook）

四、法蘭克·寇（Frank Coe）

五、席德尼·雷騰堡（Sidney RittenBerg）。

六、密謝爾·夏皮羅（Michael Shapiro）。

七、索羅門·阿德拉（Solomon Adler）。

最滑稽的是：這一批眞正得到了毛周信任的美國客卿，居然清一色地都是過去的美國「戰略服務處」（OSS）的特務。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期起，就一直跟着中共打天下，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國大陸一步。

二十年前，美國國會議員麥卡錫，曾經發動過一次使人人談虎色變的「整肅危險分子」的運動。謝偉志教授就是那時在紐約被捕的，而且從此不准再在政府機關工作。那七位至今還滯留北京的前任特務，也因而嚇得不敢再提一句回家的話。

，另外七個人流浪天涯，乞食異域的那位反共先鋒，不是別人正是今天拼命在和中共談情說愛的尼克遜先生！

這七位顧問，雖然在北京各有專職。但是，在國際問題上，甚至於連廣州交易會一類的事情，毛周不問外國人的意見則已，一問起來，他們的建議，就往往會發生出意想不到的分量來。因此，不管大陸上的老百姓們，節衣縮食到什麼程度，這一批前任美國特務的待遇，卻永遠是第一流的。——每人每月的薪水，等於國務院裏的部長。駱駝牌香烟，威士忌酒，高級電視機，英國呢衣料，美國跑車一類的奢侈品，都經常可以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家最高級的「國際供銷合作社裏」買到，一點也不受什麼限制。這七個人目前的職務是：

伊斯拉·埃普施坦負責領導「中國建設」雜誌，和英文的「北京評論」。

費爾法克斯·柯爾孟黛雷，是前者的太太。在文革期間，曾經一手導演過紅衞兵對英國公使館的包圍戰。現在又在替姬鵬飛「外交攻勢」當智囊。

戴維德·克洛克，在北京大學當教授，實際上負責領導着「外語學院」，專門替中共訓練翻譯人材。

法蘭克·寇是國務院中工業部門的顧問。

索羅門·阿德拉，是國務院中外貿部門顧問。

席德尼·雷騰堡，負責主持「北京廣播電台」的全部外語節目。

密謝爾·夏皮羅，是七人中目前最走紅的一個，他非但負責領導「外文出版社」，而且是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最高顧問。更重要的是：他還常常在特殊情況下，替毛澤東當「御用翻譯」。

尼克遜到北京去和毛周鬭法的時候，這七位前任的美國特務，當然會成爲中共在會議桌上拉鋸戰的重要智囊。他們是不是會乘此對前來靠攏的那位美國總統，報一下二十年前的一箭之仇？尼克遜先生雖健忘而厚顏，但是撫今追昔，不知心裏究竟應當作何感想？

大涯客

橫眉語

從英國工潮說起

英國煤礦工潮拖延多時，迫得逐步減少供電，為了缺電的原故，除了使英國人民在寒冷及黑暗中生活，並且使二百萬人因而失業。幸而，這工潮終於解決了。

近幾年來，英國工潮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到英國的國力，大受斲傷，戰後英國以戰勝國而淪為二三等國家，不是沒有理由。

英美的工會組織龐大，他們的力量足以左右政府，而工會目的只是為了工人利益，對人民如何，都不在他們考慮之列，他們對工資或工作條件稍不滿意，就發動全國性的罷工，迫使政府就範，非達到目的不可。

政府愈退讓，他們愈得意，勝利沖昏頭腦，置國計民生於不顧，因此，英國人對於工會的頭頭，時加詛咒，可是，他們也不顧國人是否同情，一次又一次的要求加薪，一次又一次的得到成功，漸漸，罷工就成為他們要求加薪的唯一手段了。

最近，英國和美國同受工潮的困擾，美國方面是碼頭工人罷工，情形雖不及英國嚴重，可是對貿易上的打擊，不可謂不大。

共產國家雖然標榜工人當家，其實，在共產國家裏，工人的力量，遠

不敢想，誰敢冒被勞改的危險呢？

或曰：共產國家的工人生活很豐裕，所以不必改善，他們過得快樂幸福，因此不需要加薪或改善待遇。

這種說法是自欺欺人的，別的地方不必說，只以廣州和香港的工人作比較，相差已經很遠。據遊罷大陸的大學生說，大陸的工人平均每月有四十元人民幣的收入，香港的工人，一個女工也超過三百元，如果是熟練工人，往往超過一千元，而四十元人民幣不過一百港元而已。如果大陸工人在英美，早已發動工潮了。

螢光幕上看尼毛

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有一點為人們所意料不到的，到達北平的第一天，毛澤東就在中南海私邸和他會晤。早些時的消息說，毛澤東準備和他在杭州碰頭的。因此有些觀察家認為，中共對尼克遜到訪，表面上雖然冷淡，實際上對這件事非常重視，否則毛澤東不會急不及待的和他見面，同時，周恩來也爭取時間，和他舉行了一連串的會談，可以見得，中共是要盡量利用機會。

本港居民可以從人造衛星轉播看到尼毛見面的情形，雖然屢傳毛澤東健康不好，但在螢光幕上出現的老毛，精神還算不錯，雖然見到有一個女人在旁邊攙扶着他，但他已是七十八歲高齡，很多人到他這個年齡也都要人攙扶了。

尼克遜和他並坐在那兩張大沙發上，這個畫面在過去老毛接見外賓時都見過，特別引起人注意的是沙發前

前一時期，本港大公報一連幾天報導了訪問大陸後，有關大陸現存學人的生活特寫。同時，一些海外華裔及外籍的學人前往大陸訪問，也談了些他們所見到的大陸學人情形，最近，香港大學學生觀光團，也談及他們所見到的幾位學人和教授。

如果把這些被訪問的學人加在一齊的話，並不出十個人。難道大陸上的學人就如此的貧乏？這一直是我在不斷發生疑慮的問題。同時，我也發現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出現在雜誌和報章的大陸學人，也只是零星的幾個。漸漸地，我想通了。

樣板，樣板

如果我們不善忘的話，目前大陸的影劇界就盛行「樣板戲」，這些樣板戲，也不時地在本港電影院中推出，什麼「紅色娘子」軍啦，「沙家浜」啦，「紅燈記」啦等等。

最近，本港左派報章所大事渲染的學術著作，像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章士釗的「柳文指要」等，前者已經在香港上市，後者還沒有，可是在讀過郭著的人，都說這是「樣板書」。

因此，我會相信，所有前去大陸觀光，訪問的人士，所參觀的工廠、公社、學校和機構，也必是通過這一「樣板」形式而妥為安排的。那麼，那些前去大陸的人士所見到、遇到和談話的學人，也必是「樣板學人」無疑。

所以，無論學人們如何侃侃而談，論國家、論民族、論世界、論社會、論教育、論學術，都不會脫離他們的樣板作用。原因之一是「五．七幹校」固然製造樣板的場所，同時，整個的大陸社會的氣氛與統治方法，也非得做樣板不可。這可以說是大陸學人的悲哀。

以郭沫若為例

可是，傳統的中國學人，一方固然有其優秀的一面，其間也有其敗壞的一面。有清風傲骨，屹立不墜的情操，當然這方面歷來在我國的歷史上是少數的；也有逢迎粉飾搖尾乞憐的敗類，這在傳統的歷史上栩栩如生的佔了大多數。前者有經已逝世的廣東二陳——陳垣和陳寅恪；後者則多蘿蘿矣。我們姑以郭沫若為例來談談。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上，對自己大加批評說了一段這樣的話：「在一般的朋友們，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家。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

認識中國

訪問

解放台灣」，也即是說，尼克遜到北平是「投降」。對國外，特別是對日本及中華民國，極力造成他們的不安，因此他們容許大批的外國記者進入大陸，也准許他們利用人造衞星轉播電視，這一來，對外宣傳的目的就不費吹灰之力而可以達到。外國記者拼命搶着報導中共官員說的每一句話，等於免費宣傳。

早些時，香港有些「反動」派的報紙被中共邀入大陸，參與尼克遜訪問中國的「盛會」，目的就是利用這些人做統戰工作。可是，臨時卻取消了，理由很簡單，有這麼多的外國記者可以利用，香港的「反動」報人就沒有價値了，這筆費用可以節省了下來。

尼克遜這次訪問中國大陸，氣氛看來還算「和洽」，至於是否可以談出什麼名堂，那幾乎可以肯定，尼克遜的「長征」將不只二萬五千哩！

第一夫人的活動

在尼克遜連串和周恩來舉行會談的同時，尼克遜夫人也展開她這一方面的活動。她的活動是攬好國民外交，首先，到北京飯店廚房中，向大司務展開廚房外交，大讚他們的烹調，說要向他們偷師。相信北京飯店的烹飪會很好，不過，尼克遜夫人過分誇張的讚美，似乎已越出禮貌範圍，有點近乎做作，相信那位大司務一定感到飄飄然了。

她又由中共領導階層的太太團陪同去遊頤和園，訪問人民公社，參觀玻璃廠，也到過北京動物園，看看熊貓，這一對熊貓，是中共打算禮尙往美國，因爲這次尼克遜到來

王光美到萬隆的時候，王光美打扮得珠光寶氣，陪着蘇加諾夫婦一起，後來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成爲被鬭的主要罪名之一。倘若在這次尼克遜伉儷訪問完畢之後，中共又有一次類似文化大革命的運動時，不知又會有多少人被鬭？

如果要定他們的罪名，當然比王光美嚴重得多，因爲蘇加畢竟是中共的同路人，而尼克遜卻是中共第一號敵人的大頭頭，如果有一天親蘇派抬頭，這班人一定完蛋無疑。

政治就是這樣殘酷的，雖貴爲第一夫人，卻又會忽然變成階下囚，打下十八層地獄。比方說，巴基斯坦的總統雅耶汗，鎮壓孟加拉時何等威水？到達北平訪問時受到熱烈歡迎，其情況比之尼克遜不知狂熱多少倍，可是，今天他已成獄中的囚徒，永世不能翻身了。

誰曉得現在陪同尼克遜夫婦到處遊覽的一羣人，他日會不會像劉少奇、王光美一樣命運呢？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裏，做老百姓固然苦，沒自由，捱餓，但還比那些顯要好一點，他們食慣嘆慣，一旦出了事，就連國家元首也要送去勞改，這當然比一般老百姓更苦了。

在螢光幕上看到那一羣得意忘形的中共顯要太太團，我心裏倒不免爲她們難過，不知她們的得意，能夠保持得多久？今天的快樂，也許會成爲他日悲哀的根源，那時候便悔之已晚了。

萬人傑

是隔岸觀火。每一篇文章，每一個批評，差不多都要革到我自己的命上來。……我自己就是沒有把毛主席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現在應該好好地向工農兵學習，拜工農兵爲老師。」（見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光明日報）

也就是由於郭氏善於逢迎，所以在經過文革浪潮，沒有被冲垮，到目前還如日中天呢！另外，郭氏還有一種看家本領就是歌頌。「難怪陽光加倍的明亮，機內機外有着兩個太陽」的名句，相信很多人還記得。這是他一次與毛澤東同乘飛機的「寫照」。

這些純粹表現了文人、學人的那腐敗墮落的一羣性格，聽起來使任何一位知識分子都毛髮悚然的！

再以馮友蘭爲例

柳以青

對馮友蘭，我是有着同情的。同情儘管是同情，但他也難逃脫做「樣板學人」的命運。

根據一月六日新華社電稱：馮友蘭說：「過去四十多年，我所教和所寫的書，都是唯心論的。經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明白了劉少奇和大學裏的走資派反對我們改造思想，是因爲他們要利用我們去散佈反動的唯心論，毒害學生的心靈，替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目標服務。……這對他們是好的，對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就有害。工人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耐心地給我幫助，鼓勵我丟掉舊的思想意識，和大家一起革命，我要努力不辜負黨的期望。……一定要刻苦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向反動的唯心論宣戰。哲學系的學生去年學習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時，我用批判的觀點和他們講機械唯心論以及我自己的唯心論。這幫助了學生去識別唯心論和唯物論，也幫助他們識別眞假馬克主義。」

同時，一九六二年在馮氏所著「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上，他曾提了一首詩：

「望道便驚天地寬，南針廿載溯延安。小言亦可潤洪業，新作應需代舊刊。始悟顏回歎孔氏，不爲餘子學邯鄲，此關換骨脫胎事，莫當尋常著述看。」

最近，馮友蘭的一首詩，被本港左派報章渲染特甚，詩云：「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爲有東風勤着力，朽株也要綠成陰。」

我不善解詩，當然不願妄加註釋，不過根據自然的現象，枯木逢春或許有再生的日子，朽株是否能夠再生已經是問題了，何侈言「也要綠成陰」之甚？因此，我就更同情「樣板學人」馮友蘭的遭遇，不是嗎？

這就是我們中國大陸上的學人情況，堅貞的永遠不會讓你做樣板，不是把你批臭的倒坍下來，便是不斷地勞改，死後做成利用的金字招牌；逢迎而敗腐的學人，處處挖空心思來歌頌；否則只有淪爲馮氏的這一類型了。

多麼可悲！

最近美國聯邦調查局以一份中文通告分送旅美華僑，要求華僑協助該局加緊偵防共黨徒陰謀活動。本通告為美立國以來所發的首次之中文文告，故特予抄錄如左：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通告

「諸君今既定居美國，不惟得享受美國自由政制下種種幸福而已，將更能負起保衛其自由傳統之責任也。

「共產專制政治所加諸人民之桎梏與痛苦，君等固嘗切膚受之，故今日必能深切體會自由之可貴，與乎共產主義之可畏可恨。

「美國境內，共產黨徒經常從事秘密活動，圖謀破壞美國之傳統自由，本局固經常警戒，予以密切注意，而諸君今後正可以參預此防共工作也。請注意下列數事為幸：㈠君等在美如有知悉共產黨徒及毛派間諜從事情報，破壞及傾覆活動者，務請隨時用電話通知當地FBI分局（其電話號碼皆明載於各該城市通常電話號碼簿首二三頁）㈡諸君務請根據所知事實報訊，切勿為道聽途說所惑擾。㈢諸君但就所知而報訊足矣，切勿自己從事偵查。須知偵查係專門精細職務，常人而為之，自身固然冒險，且有打草驚蛇之虞，如有通訊，請即通知本局當地分局。分局電話：5522155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賀華」

美國的困惑

美國是一個自由民主之國家，它有言論結社集會之自由，故美國內，有共黨之團體組織，有共黨之報社及書籍，甚至容許共黨徒於街頭演講，此乃是司空見慣之事，不足為奇。如果以中國人之政治眼光來看，當然是罪大深重，但在美國人民之心目中，認為此等事，是自由的、合法的。

美國喋喋不休地在談論着它的自由民主美德。共黨徒則利用此弱點，進行蒙混，利用種族上之偏見、仇恨，到處煽起騷動以及工潮事件。前月中共代表團到達紐約時，一小撮媚毛之華僑，趨蹌迎接，且有一羣留美學人，印刊物為共黨宣傳，發表擁毛反美言論，究竟大陸實情如何，他們茫然無知，但他們自命為「愛國前進份子」，在其心目中也算是「中共特任紅員」自居。其神態舉止，正如乞丐暴富一樣難看。這種勢焰正方興未艾！

去年初，美政府行政人員在白宮召開一個以胡佛作主席之會議，希望找得對「外國間諜」、「種族問題」、「左派份子活動之防範」、「學生事件」、和「工潮事件」之有效對策，初步議決是用電話偷聽，嚴查郵件，廣泛地入屋搜查嫌疑人物，這些建議，因違反了自由民主之原則，結果被否決了。

這正是美國「內部矛盾」之所在，一方面不能放棄民主傳統，另一方面這種傳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前些日子，香港放映一部名叫「第二春」的影片，聽說相當賣座。此後，好幾部以「春」字為名的影片競相放映。於是造成人們的錯覺，看到「春」字就想入非非，以為又有「嘢睇」了。為此，我這個「第幾春」的題名，甚有正名的必要。首先聲明，這一個「春」字，乃正正經經的「春」，諸君幸勿誤會！

前幾天香港左翼文化界的領導人之一，新晚報總編輯絲韋先生，突然在他的「島居雜文」專欄裏，欣然地放聲歡呼「文藝的春天正在到來」，其狂喜之情溢於言外。絲韋先生如此關心「社會主義祖國」的文藝事業，為它露出些許復甦的希望而狂歡雀躍，倒相當令我感動。絲韋先生畢竟是一位文化人，還不至於進步到認為普天下的書只有四冊「毛澤東選集」可讀。也不至於糊塗到認為二十四史都是為統治階級貼金的著作，應該放一把火統統燒掉。讓中國的歷史，從「毛澤東時代」開始。儘管本港有人把絲韋先生視為「香港胡風」、「文化警察」，加以大肆攻擊，但絲韋先生既能夠為廣州市的書店重新擺出「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而歡呼「文藝春天」的來臨，足以證明絲韋先生的知識分子良心還未完全埋沒。

第幾春？

我們跟絲韋先生的立場，觀點雖然不相同，但對「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這幾部古典名著的評價卻是相同的，我們認為這幾部古典名著是不朽的著作，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相信絲韋先生也是同意的。

經過幾年「文化大革命」，中國大陸人民，今天還有幸看到這些不朽的著作，誰人聞之，不大為告慰呢！但我卻很懷疑，絲韋先生宣告「一個百花齊放的文藝的春天正在到來」是否太早了一點？

我希望看到文藝的春天，懷着一顆誠懇的心預備迎接文藝的春天，但我懷疑文藝的春天是否這麼早就來到了？也懷疑經過了漫長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黑暗歲月之後，祖國的原野是否能夠這麼快就出現嫩綠？嫩綠的頂梢是否還能夠綻裂出新紅，雛黃？孟子曾說過「一曝十寒」的道理，我們豈能輕信文藝的春天已經到來？這一次的冰封已經不是第一次的冰封（但願它是最後一次），倘若「社會主義祖國」果眞傳來文藝的春訊，絲韋先生可否告訴我們，這一次是第幾次文藝春天？經過「文革」的久凍之後，我很擔心祖國的泥土，到底是否還能夠培養出文藝的幼苗？偌大的一片土地，假如沒有文藝的鮮花，也顯得太荒蕪，太不成樣了。但願絲韋先生的預言是正確的。但願泥土中的文藝種籽，並未完全被「文革」的冰雪凍死

銳

秩序相宜，不攀吹處且
攀衰，政府如何無愧？

革命當然要有政治綱領和行動，但從這一期（四十四期）的「盤古」中，還看不到他們具體的東西，只在「盤古喇叭」中看到一篇解釋婊子為什麼賣淫的自白，和一番潑婦罵街式的囈語。至於他們的所謂「革命」，其自註云：「革命在此處指廣義的革命，除了要革洋奴買辦及封建餘孽的狗命外，尚包括有思想上的革命，生活作風上的革命，甚至自己革自己的命。」而促使他們要「革命」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他們還「稍為有點良知」，「判別出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的高下優劣」。由於有了這點他們自己的「良知」，就使他們「一旦」成為「社會主義者」，於是乎，他們就與「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站在同一陣線」，因此，他們就大唱「海外中國人的『身與』，自然亦應以革命為依歸」的高調。

「盤古」的「革命」

近來有一小撮投機的政治小爬蟲大唱其「回歸」的濫調，向中共大送秋波，「盤古」在這個時候加入這個小丑合唱隊，令人一點也不感到奇怪。然而，「盤古」唱出「革命」的高調，未免使人產生有些不倫不類的滑稽之感。

首先，他們既宣稱「經過一個摸索的過程」、「經過一番思想上的搏鬪」、「一致肯定了社會主義符合了中國歷史的發展，社會主義是適合中國人民的制度」；但又承認他們有「原則一致」、「理論分殊」的現象。究竟他們一致「肯定」的「社會主義」，是「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還是完全以馬列唯物哲學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究竟這是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還是具有中國傳統人文精神內涵的社會主義？」據他們供認，「還是有待討論」。顯而易見，這就是說，他們所謂「一致肯定」了的，究竟是什麼東西，還沒有結論，事實上並沒有「一致肯定」，但為着急於要表白願意當政治上的婊子，便迫不及待地跟着「回歸派」起哄，空唱高調，這正應了他們自己說的一句話「厚着臉皮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其不假者亦幾希矣！」這眞是自暴其醜。

世間有一種人常常拉着某種旗號作虎皮，藉以嚇人，「盤古」雜誌所作的狺狺之聲，就是這種政治市儈的典型之一。只可惜，在他們所熱衷的「革命」這個大原則中，一開頭，就暴露了他們自甘作賤的狗才本相，因此，他們想藉以嚇人、嘩眾取寵的伎倆也就破了產。

不過，我們還是有興趣繼續看「盤古」怎樣「革命」，以至怎樣被人革掉命的。

英菲

僂的怪物，很可能就是你所佩服的作者。」（大意）

這是小說裏的對話，作不得準，爬格子動物未必都是其貌不揚，見不得人的怪物，但事實上也有不少這樣的例子：一個筆調輕鬆、行文幽默風趣的作者，其人可能是個口才笨拙、不苟言笑的迂士；一個文章寫得嚴肅認眞的作者，卻可能是個生活隨便、不拘小節的「名士」；一個寫愛情小說令人讀後廻腸蕩氣的作者，實際上可能是個既不風流亦不倜儻的王老五；筆底各派招數層出不窮的武俠小說作者，又可能是個手無縛鷄之力、弱不禁風的書獃……所謂「讀者最好不要與他仰慕的作者見面」，大概是因為不見面還可以保留對作者的想像，一旦見面倘如發覺人不如其文時，會感到失望。

讀者與作者

其實，作者不同電影明星，相貌、年齡及婚姻狀況等與作品關係不大，甚或毫不相干，讀者憑文字認識一位作者，藉文字引起共鳴，成為文字上的朋友，這已經足夠，見面與否並不重要。

在作者方面而言，更沒有可能與讀者一一見面認識，讀者會是何等樣人，也決非作者所能完全了解的，作者在更闌人靜伏案而書的時候，似乎是在孤獨地自言自語，文章脫了稿便像了卻一項工作，卸去一次負擔，給了讀者一次精神上的滿足，但是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關係有時並不如此簡單而已，在某些情形下，讀者也能給予作者一種精神安慰。

有時，作者接到讀者來信，信中娓娓而談，像閒話家常，又如促膝抵掌，或者摘引作者的某文某句，訴說自己的感想，這時，作者是快樂的，因為他們由此知道，他們在深夜伏案而書，為着生活而塡塞格子的時候，他們並不孤獨寂寞，這種愉快足可抵消其在寫作過程中那不足為外人道的苦處。

當一位作者因情緒上或生活上遭遇到波折，在其文章裏偶爾發發牢騷，原以為牢騷既已發洩，讀者能有耐性肯將文章讀完已經心滿意足的了，但是讀者看完之後，並不就此掩卷了事，而是因此引起共鳴，進而對作者表示關切和鼓舞，則這時作者的收穫是彌可寶貴的，足以補償其賣字療飢時的辛酸。讀者與作者雖然沒有碰面，但當讀者讀其文之後，還想見其人，關心其人時，則這種作者在應付生活上雖或是個失敗者，但在寫作上卻是個成功的作者，這是毫無疑問的。近有讀者向我問及幾位寫作的朋友，因拉雜寫來，算是個人的一點感想。

江城子

大陸姑娘與衣裳

待旦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這點我想是絕對沒有疑問的，兩三歲的小孩子就已經懂得選擇漂亮的衣服穿了。三四歲的小姑娘就會在自己的髮際繫上漂亮的蝴蝶結了。儘管共產八股理論把美劃分爲「無產階級的美」和「資產階級的美」，過份渲染和強調美的階級性，否定美的客觀性。但無論如何都無法否定人類愛美惡醜的先天性。

其實愛美的天性，並非萬物之靈的人類所獨有，其他動物也一樣愛美。即鳥類來說，雄鳥的羽毛，大多彩色繽紛，十分美麗，求偶之時，便抖展它漂亮的羽衣，以博取雌鳥的歡心。獸類除少類雌雄毛色有別之外，大多數獸類雌雄的毛色都是一樣的，然而這些獸類多以強姦方式交媾，雄獸所需要的是力而不是美，是故雄獸必長得「高頭大馬」，也就是「無產階級」所喜愛的「健康的美」。因而，我很懷疑人類愛美的天性，是從動物身上繼承來的。

人類是愛美的，而女性卻又比男性更加愛美，也更懂得裝扮自己。十六、七歲的男孩子，多數還只是一匹野馬，只會在操場上跑上跑下跑個不六、七歲姑娘，卻是含苞待放的鮮花。雖然她們本身的青春氣息就已經夠美夠迷人的了，可是她們還是忘不了把自己扮得更美。富貴之家的大小姐如此，貧苦人家的姑娘也如此。中共著名的歌劇「白毛女」的主角——喜兒，是一個貧窮得連年三十晚都無米下鍋的鄉村姑娘，但她的愛美天性並未因貧窮而被扼殺。買不起金釵銀簪，她就對着鏡兒，輕巧地在自己的頭髮上結上一根紅頭繩。這種打扮雖然是最簡單最「無產階級」化的打扮，但畢竟也是打扮。「白毛女」這個鏡頭給予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久久不能忘懷。

據回大陸探親歸來的親友說，廣州市理髮店已經恢復電髮服務，姑娘們也有膽量去燙頭髮了。價錢是二元多人民幣燙一個頭髮，比香港便宜得多了。我有一位鄰居小妹妹在廣州燙了頭髮，燙得相當美觀。

據說今年（七二年）的布票分配額，將會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政府當局也鼓勵姑娘們穿起漂亮的衣服，鼓勵姑娘們穿花花綠綠的印花布衣裳。再不主張把姑娘們打扮成烏衫隊共當局畢竟未能死硬到底。

剝奪姑娘們打扮的權利，跟剝奪兒童們遊戲的權利一樣殘忍，魯迅先生會爲了撕毀弟弟的風箏，剝奪弟弟那一刻遊戲的權利而抱憾終生。未知把魯迅先生捧爲偉大思想家的中共領導人，可有魯迅先生那樣自我反省的勇氣否？

曾記得，「解放」後，隨着「解放」軍的來臨，「解放裝」，幹部裝也大行其道。由於最初穿解放裝、幹部裝的女性，都是先進的「革命」幹部，這兩種「時裝」，也就被婦女們視爲「革命」、「進步」的象徵，大家群起效尤。於是，舉目四望，滿街都是一片深藍色和灰黃色，不論男男女女，大家都穿深藍布和黑布的幹部裝、解放裝。令人雄雌莫辨。不過那時並不帶有任何強迫性。姑娘們只要喜歡，還可以穿上花衣裳，也可以結上蝴蝶結。

至於那些「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的太太小姐」，當然照舊燙頭髮穿裙子，並沒有人橫加干涉。不過由於樸素成風，大家都視幹部裝、解放裝爲時髦。還是隨俗的人多，故意標新立異，燙頭髮、穿旗袍的人少。

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底，由於改善人民生活的調子高唱入雲，當局不但不反對姑娘打扮而且鼓勵她們打扮。

印花布和各種顏色布料大量供應。無須布證，也不限量，要多少有多少。價格也適中，約三、四角人民幣一市尺，平常姑娘們每年一般都要添置三幾套衣服。城裏城外逐漸出現了淺紅深紫。而再不是一片深藍和灰黑

搞政

香港大學社會系羅華士先生最近勸告港大的學生勿搞政治活動，以免港大被取消資助，教職員離去，及整間大學趨於退化。

杜羅華士先生的忠告是很好的，可惜號召「對政治有所行動」的人是不會接受他的忠告的。

我們深信，香港大學的學生中，絕大部分不會同情搞政治活動的少數壞分子，然而，沉默就使得號召搞政治活動的壞蛋十分囂張，使人發生錯覺了。

自從中共加入聯合國後，本港的職業學生就明目張膽的進行政治活動了。不但「學宛」發表這種文章，所謂「香港大學同學會」主編的臻文學訊第三卷第一期的社論也號召說：

尤其值得一記的，就是當年年輕的男孩子也曾一度時穿起花花綠綠的印花恤衫，堪與此間的新潮青年相媲美。不過大陸男孩子時興穿印花恤衫的時間較爲短暫，尚未泛濫成風。

每一個在大陸生活過的人都會同意，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是中共統治大陸二十餘年中的黃金時代。

那段時間不但人民可以享有較多的自由，而且生活的確也有過多少改善。一九五六年就進行過一次全國性的普遍提高工資。

想不到一場「反右」運動，竟然使中共脫離正確的軌道，逐漸走上左傾機會主義和極左的教條主義錯誤道路。七億中國人民也就被投入水深火熱的苦難的深淵。

教條主義官僚主義漫無止境地滋長和擴展，人民的自由範圍也日益縮小。當權派形成了一種觀念，認爲外表樸素就表示思想進步，喜愛打扮則說明存在較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革命」的目的是爲了改善人民生活的理論再也不敢提出了。在這種形勢下，姑娘們愛美的天性、愛打扮的天性，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不過這僅也只是受抑制，而不是剝奪姑娘們打扮的權利。她們依然在社會風氣允許的範圍裏，把自己打扮得更美。拖着一雙長辮子，穿上顏色不太艷麗的衣裙。

想不到這場以奪劉少奇權力爲目的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竟然最先革到姑娘們的頭上。

「除四舊」時，意氣風發的紅衛兵瞪圓金睛火眼，看到那一個姑娘的腳撕開。見到誰的皮鞋頭尖，也撲上去把鞋頭鑿穿。見到誰燙頭髮更是要揮剪把它剪成裝亂草裝。這一來，姑娘們都「脫下『戰時袍』，著我舊時裝」，把新衣服收藏起來，從箱底翻出佈滿補釘的衣服穿。

頭髮也千遍一律地剪成椰殼裝，像一個烏溜溜的椰殼從頭頂蓋下來，剛好蓋到耳根。皮鞋、膠鞋都躺在床底發霉，大家都打赤腳滿街走。向黨報喜固是打赤腳，遊行示威也同樣要打赤腳。在烈日把路面的瀝青晒得變軟，晒得冒出輕烟的情形下，姑娘們依然赤著腳在街上走，令人大爲嘆服。

如今，打赤腳、穿破衣的「革命」風氣似是過去了，「社會主義祖國」的姑娘們又重新打扮起來了。

經過六年嚴禁打扮的漫長歲月之後，姑娘們第一次穿上花花綠綠的新衣裙時，第一次燙曲頭髮時，未知可有異樣的感覺？「文革」時才十一、二歲的黃毛丫頭，如今已長得像一朵花似的十七、八歲姑娘，第一次看到街上出現顏色繽紛的衣裳時，未知有何感受？

現在許多蹟象都表示，中共正走回一九六六年的老路，這是打倒林彪所產生的成果，抑或拜尼克遜訪問大陸之賜呢？我不太清楚，也不願深究。總之，大陸的姑娘們重新得回曾經失去的打扮自己的權利，我感到十分的欣慰。

寒窗雜憶

學生本份

古鶴翔

切實的去把握工人羣眾的眞正權益、與及造成此等工潮的根本原因——階級剝削。須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鬭爭非單單針對個別政府的政策，而是針對整個的剝削制度。」

上面這一段話，不是號召學生和工人搞「階級鬭爭」麼？不是想推翻香港政府麼？

這社論還號召說：「學生們所能做到的是從服務着手，去接觸群眾、認識社會、學習勞苦大眾的幹活精神，也透過服務去吸引群眾參與，從而組織群眾，向着正確的目標而奮鬭。」

諸君！上面這些話，很值得我們深思。自從共黨暴徒在香港暴動失敗以後，即行露出笑臉，「從服務着手，從而組織群眾，向着正確的目標而奮鬭。」所謂「正確的目標」是什麼呢？就是「針對整個剝削制度」。換言之，他們要推翻香港政府！

我們知道，香港社會中誠然有不少不合理的現象，然而，我們更知道，香港遠比號召推翻香港政府者心目中的「大陸天堂」爲幸福。

我們不必淪入共黨爪中，我們能夠獲得自由和溫飽，而且還有能力接濟飢寒交迫，淪爲毛共奴隸的大陸同胞。

香港誠然有不少不合理的現象，但它是四百萬自由人民（包括左仔在內）的庇護所。誰想破壞香港的和平，誰想威脅我們的自由和幸福，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在共黨奴役大陸人民的過程中，職業學生曾起了不少作用。可是，大陸淪共後，那些職業學生大都遭遇到悲慘的命運。

現在，職業學生又企圖顚覆香港政府了。筆者曾在羅富國師範學院的走廊上，看到不少免費取閱的「臻文學訊」。希望香港政府注意！

前些日子，曾有四名港大學生到聖保羅書院宣傳他們在大陸見到的「好現象」。當他們口沬橫飛，興高彩烈地爲共黨宣傳時，有一位聖保羅同學提出問題說：

「你們的資料是不是共產黨供給你們的？」那位英雄的聖保羅書院同學還激動地問道：「究竟中共有憲法沒有？」

那四名港大學生遇到這難題，避而不答，慌忙看手錶，說：「時間夠了。」於是狼狽而逃。

但願反共的同胞，不要對那些企圖破壞香港安寧的職業左仔低頭。——我們必須保衛香港的自由、和平與幸福。

最後，讓我們向那位英雄的聖保羅同學致敬。

黃伯韜戰死目睹記（上）

乙上

於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內戰的三數年間，死於國事的將領，爲數當以百計，但在此數目中得能享有國葬之殊榮者，卻寥寥無幾，有之，黃伯韜將軍，乃其中之表表者。

黃伯韜將軍，河北天津小南汪村人，生於民前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出身於保定軍校，先前爲北洋軍之低級軍官，迨至民國十六年於劉軫年部以營長軍階，進入國民革命軍陣營，歷經多年，始於抗勝期間於胡宗南部獲升少將，其時任參謀長，迨後曾任一〇八旅旅長，至三十六年一月升爲二十五師中將師長。

黃將軍固爲一不甚得意之軍人，在先畧無名氣，及至民國三十七年五月於河南黃泛區之「中原會戰」一役，始獲譽望，然至此，已至其生命的尾聲了！

黃將軍戰死說法不一

黃將軍歿於民國三十七年陰曆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時許，死後始獲軍人盛名的他，關於死難的經過，卻有了數種不同的傳說。

共方的報導，僅只宣佈黃伯韜於碾莊戰地突圍時被擊斃，當然，這只是以敵對立場的說法，不足評論。但政府方面的報導，卻不統一，時間地點都有訛誤，且有許多「想入非非」的記載。如：黃將軍於陣地中，換着軍禮服，佩戴勳章，面向南方（意謂面向南京）行禮後，舉槍自伐云云。

，前方之眞實情況，後方完全不能想像；二、半數報刊採用了共方電台之消息而加以改寫；三、政府所得到之不完全消息，有意加以渲染，其目的在於製造典型人物，特加誇張。基於此三點原因，黃伯韜之死，就存了多種不同的報導。

筆者際逢其時，身歷該次戰役，多年來嘗見有關黃伯韜事蹟的記載，皆不能恰意。時間雖已渡過二十餘年，但當時情景，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今謹詳述於後，以供讀者參閱。

黃伯韜出掌七兵團司令，乃民國三十七年九月間事。其未任七團司令之前，原爲陸軍第二十五軍軍長，二十五軍的番號，依據民國三十四年，國共會談及雙十協定的裁軍計劃而改爲「整編第二十五師」，名稱雖改爲師，但編制絲毫未動。黃伯韜於三十六年一月升任師長後，即由江蘇揚州出發北上，曾於蘇北之邵伯、高郵、寶慶、鹽城等轉戰四個月。至五月初，進攻魯南，先克臨沂，之後即進入沂蒙山區，著名的孟良崮一役，張靈甫及其所率之七十四師，全軍被共軍殲滅。

曾受中央訊究

是役後，黃伯韜即被中央調赴南京，接受訊問，追究責任。黃由南京返回前線後，曾於萊蕪縣南西週村之一沙灘上，招集全軍官佐詳述始末，由晨至暮，未稍休歇，其所談畧謂：

「二十五師現已被列入記述的一個師，張靈甫皆明白，當時我們與七十四師相距六十餘里山路，經七十分鐘的强行軍前往搶救，先頭部隊到達時，敵人業已完全撤退，這些能謂我們不盡力嗎？中央要我詳述始末，我全部照實講了。我說：

事先：湯總（恩伯）用電話和我說：靈甫兄方面地勢不大妥，你可着其向你靠撤，我回答湯總說：我與靈甫兄都是同樣的一個身份，怎能命令他？湯總說：看情形再說了，可靠到一起就靠，用不到靠在一起就不必靠。——這是命令嗎？大家請想想，這是模棱兩可的說法，是一種含糊的說法，爲了湯總如此交待過，我並未敢疏忽，就立即給張靈甫一個電話。我說：靈甫兄，如果情況不佳，你得向我靠近一點。靈甫卻笑着說，『管他呢，我是有備無患的，來一個，殺一個，來十個，殺五雙！』他既如此答覆了我們，我還有甚麼可說的，況且四四三團正和敵人九縱隊在天馬關打着，一一九團尚在攻擊仙女關的敵人，我們的處境，也正不得閑，這些情形下，二十五師能負七十四師全軍陣亡的責嗎？結果中央就如此不了了之。不過，諸位應當明白，我們是今後永遠不能打敗仗的，如若吃了敗仗，我這個師長固然不值得一提，可是我們這師的番號就要保不住了！」

七十四師的敗績，直接影響了二十五師以及後來整個的第七兵團。碾莊戰役，七兵團全部與共軍死拚，以及黃伯韜個人之自殺殉難，實是與此陳陳相關的。

一四八旅的四四三、四四四兩個團。遂與胡璉之十一師建立了極親切的交情。迨後三十七年五月中原會戰時，胡璉亦曾遠馳援二十五師，此故投桃報李之因果！

中原會戰獲授勳章

二十五師由沂蒙山區北進，血戰昌樂城，越膠濟線經高密、萊陽、棲霞、蓬萊、牟平、福山等，攻克烟台、威海衛，十月底由烟台乘峨嵋艦隊之軍艦，調向上海，立即轉入安徽湖北之大別山區，與共軍劉伯承部及聶榮臻部戰至三十七年春，返南京浦口畧事補充，即由長江調運天生港，於伍佑血戰半月後復沿三十六年出師之舊路北進，至徐州，立即乘隴海路車調赴河南商邱，由商邱下車至睢縣，當即進入戰鬪。戰鬪之中心點乃在睢縣之赴莊、帝丘店。初時僅只砲戰，三日後共軍已調了陳賡、彭德懷等之七個縱隊，圍攻二十五師，其次要目的在於殲滅黃伯韜部，以牽扯洛陽方面的局勢。而主要的關鍵，在於當時南京方面，國民大會行將開幕，如此一役被共軍戰勝，南京即受壓迫，國民大會可能延期或流產。在九日的激戰中，二十五師已作了最後的肉搏戰準備，在此役最後的一晚，全軍人員皆沉靜等待共軍之「拂曉攻擊」，預備全軍犧牲，各折射砲皆以零度發射，因國共雙方軍隊，已近至一壕之隔。

然待至翌晨，搜索部隊已發覺共軍已於夜間撤出陣地，當即進行追擊，然是時共軍已分數路向河北、山西、陝西、甘肅等方向撤退，已離陣地數十里了。

此等情況，實乃少見。究其原因乃在於此役中共軍傷亡過大，而隴海線上之新五軍虎視眈眈，而十一師由山東曹縣連夜趕來，在這數種原因下共軍竟棄戰而退，這樣的結果是廿五師得了全勝，南京籌備的國民代表大會，在勝利的捷報下，得以順利勝利，致使向來無藉藉名的二十五師，得到了政府的重視，一向是日式裝備的「乙」級軍隊，至此則改變成爲全美式裝備的「甲」級國軍，這等殊榮，導致二十五師的全數將佐員兵，更加强了苦戰、死戰的決心。

引起邱清泉部妒忌

然而，也因了二十五師變成了「嫡系」中央軍，多少令鎮守隴海路的新五軍邱清泉部有些不快，因爲二十五師於黃汎區被困時形勢危極，邱清泉部隊曾見危不救，袖手旁觀，致令二十五師的伙夫、馬伕以及看護兵都迫上火線、參加肉搏戰，致於終得戰勝，是不但出乎邱清泉將軍的意外，新五軍的將、兵也有妒意，這等理由，造成二十五師，在日後於邳縣碾莊圍時，邱部第二次見險不救，掉頭不理，坐觀二十五師全軍覆沒的前因後果大致如此。

中原戰後，黃部於徐州、宿縣、符離集、九里山等地畧事休息，補充，並撤銷「整編第二十五師」的番號，改回原本之二十五軍番號，並建立兵團部，黃伯韜陞任兵團司令，遺缺二十五軍軍長，由四十師師長陳士章接補，高級軍官多隨之升調。

黃伯韜將軍之廿五軍其沿革筆者不詳，但職於該軍三年，畧聞此軍先後曾由丁治盤、方先覺、王矜九等人掌任。抗日戰爭中曾先後駐守安徽南部及浙江金華、蘭溪等地，民國二十九年年底，皖南事件，當時的二十五軍即爲執行該項事件的軍隊。迨至抗戰勝利，收復上海的部隊也是這個軍。

爲人謹慎紀律嚴明

二十五軍於勝利後，由頂至踵全部日本裝備，如不詳察，致使華北百姓時時誤認爲是日軍。

此軍紀律極好，保密効果極佳，黃伯韜由蘇北北上時化名爲王百周，此化名在共軍刋印之「蔣軍透視錄」中，「蔣軍二十五軍」項下寫着「不詳」，甲種裝備，軍長×××，此人出身、籍貫，年齡，性格好大喜功，漁色、有酒癖、愛看鼓兒詞，有妻妾兒女人數，住處，部隊戰鬪力如何如何……。而黃伯韜之謹慎，於中原會戰之際，共方尚不知其姓名，實在是一極大優點。

二十五軍轄三個師，每師皆轄三個團：四十師計一一八、一一九、一二〇這三個團。一〇九師爲三二二、三二三、三二四這三個團。一四八師則爲四四二、四四三、四四四，三個團。

該軍之高級軍官多爲丘北及廣東兩省者，但士兵多爲四川、安徽及福建人，這等情況是由於四十師戰前原駐節河北，而一〇八師原爲四川部隊之緣故。

大戰前夕形勢混亂

當九月初、二十五軍於津浦路徐蚌一段，補充、休養之後，準備調向安慶，在等待命令的階段。山東方面的津浦線上，展開了戰爭，由於臨時的決定，二十五軍擬調兗卅，但鐵路已被破壞，僅至臨城，即奉撤回徐州。九月二十一，四十師轄下的一一和一二〇兩團由徐州輕裝空運濟南，但至濟南因機場破壞不能降落，又飛回徐州，方由機上落下，立即調赴連雲，當時正是秋高氣爽之季，七兵團部及二十五軍浩浩蕩蕩開向東海，沿途之鐵路及公路被共方地方部隊破壞得寸步難行，車輛、輜重以及砲兵更加移動困難，只好沿途修橋佈路，邊戰邊行。及至十月初，始與東海連雲方面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會師，至此隴海鐵路東段，算是暫時打通，七兵團部設於新安，二十五軍則駐於阿湖（巴山子）車站及其周圍。



寒夜

錦江

寒風呼呼，瘋狂地撞擊着門窗，嘭嘭作響。山上松濤怒吼，籬邊竹林呼嘯，滙成强烈的聲勢，如萬馬奔騰。掃折了的枯枝落葉，驟雨似的倒落瓦背上，發出急驟的沙沙聲。

從罅縫裏鑽進來的風，特別尖削，像一支鋒利的錐子，刺得肌肉隱隱作痛。我和老陳鑽在一張，綴滿補釘的棉被裏，縮作一團，牙齒不住地打戰。兩人索性裹緊被子，爬起抽烟。這時，大概是午夜的時候了。

一陣冷風捲入室內，帶來隔房急遽連續的咳嗽。接着，「哎喲……哎喲……」痛苦的呻吟。兩人不約而同楞了一下。「是那個老頭麼？」老陳愕然的問。我點點頭，陷入沉思。想起老頭身世，無限感慨。

老頭姓林叫鳳祥。我來這裏工作才認識他。村裏有二百多戶人家，大部份姓林，叫林屋村。

一九六七年八月，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鬭、批、改的階段，紅邊狗（大陸人民指紅衛兵在家鄉大肆捕人，所有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家屬，像牲畜一樣被禁閉在牛欄裏，隨時進行鬭爭審訊，呼號哭泣之聲，驚心動魄。同屋兩個地主兒子，在外鄉教書，當天抓回來，活活地吊死樹上。弄得鷄飛狗走，人心惶惶。於是，爲了逃命，我連夜捲起包袱，逃出家門，翻山越嶺，投奔老陳。

他和我是親戚，深知我的處境危險，再三考慮，硬着頭皮留下我。老陳是泥水行業的老行尊，手下有七八個助手。林屋村的移民房，就是由他承建的。

他知道我過去是拿粉筆的，操坭刀完全外行。

的茅房。屋頂有幾個大大小小的窟窿。樑柱傾斜，北風吹動搖搖欲墜，使人提心吊膽。

我第一天進入伙房，一個老頭蹲在灶邊，捧着碗在喝粥。頭髮蓬鬆，像一堆亂草，臉孔汚垢瘦削，額門青一塊紫一塊像是傷疤，年紀大約五十開外。目光呆鈍，怯生生的望着我。舉止慌亂，彷彿對我這個不速之客，畏懼不安。我覺得蹊蹺，來不及向他說明來意，突然門外厲聲大叫：「僞人員林鳳祥，想死嗎？七點半啦，還不出門修路？」「他媽的！非狠狠的鬭不可……」老頭張惶失措，連粥也沒喝完，挽着竹笠，急急忙忙踉踉蹌蹌地走，我怔怔地望着他，啊！原來他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那裏有魔鬼的爪牙，那裏就有受害的人，何處才是乾淨土啊？

正在暗暗嗟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佝僂着背，拉着一根竹杖，蹣跚地湊近我的身前，輕聲的問：「同志！是新來的吧？」向我端詳一陣，提起竹杖指那張躺在牆角的破板床，警惕的望一望門外，然後囁嚅的說：「不相識吧」？意思是指那老頭，我搖頭示意。她想了半晌，「唉！同志，剛才發生的情況，你見到吧」？她深深地嘆口氣：

「其實鳳祥算得什麼僞人員？完全是靠害呀！憑良心說老實話，他是一個純粹的好人。知書識理，心地善良，敬老愛幼，從沒跟人大聲過一句。他寫得一筆好字，當年因爲生活，在縣城衙門裏抄抄寫寫，同志！難道這是罪過嗎？誰知就因此弄到家破人亡。唉！慘啊！……」嘴唇激動得哆嗦着，頓一陣垂下頭，像在回憶往事。

「是五一年了。村裏突然來了七八個劃階級的土改隊，村裏可慘啦，不到半個月，百多戶人家，劃出了三十多戶地主富農。榕樹下天天吊人打人，喊殺連天，哭聲震耳，亂得全村翻起來了。

皮開肉綻，鮮血淋漓，硬給他扣上了「僞人員」的罪名。

「妻子兒子哭哭啼啼，跪在地下磕頭求情。那些狼心狗肺的傢伙，連看也不看一眼，還罵她們母子倆人耍花招，用眼淚軟化幹部，連拖帶打，把她們趕出會場。

「可憐鳳祥，像粽子似的吊在樹上，痛得難受，起初還幌動幾下，後來，眼睛翻白，連動也不會動了。在場的男女老少，背着面不敢看，悄悄地抹眼淚。

「同志！這年頭作人難呀！連同情別人都會惹禍上身，明知含寃負屈，誰敢哼一聲呢？」老太婆激動的全身抖動，氣憤塡膺，頓了好久。

「他的妻兒後來怎樣呢？」我惶惑不安，終於問起來。老太婆眼睛連閃幾下，眼眶紅紅的。「你問他的老婆嗎？唉——」長嘆一聲，繼續說：

「亞琼，多麼使人憐愛的好媳婦啊！相貌美麗，性情溫柔，幹活勤快，眞是千裏挑一的好女子。遠近的人都讚她，是山區一朵花。她跟亞鳳恩恩愛愛，早出晚歸，勤耕勤種，同甘共苦，不知羨煞了村中多少人。

「同志！自古紅顏多薄命。誰知禍事就因此發生啊！」她顫抖的手，邊指對面的王屋村，咬牙切齒地咒駡：

「這個四十多歲，還討不到老婆的老色狼，多麼陰險惡毒！人家有夫之婦，竟敢對亞琼打主意，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世間眞有這種不自重量的人。

「他呀，就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滿臉麻斑，尖嘴猴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成日發花癲，見了女人流口水。看亞琼美貌能幹，使權使勢，夾生把鳳祥扣上『僞人員』的帽子，硬想拆散人家的鴛鴦。天啊！虧他還當什麼黨委書記，口口聲聲爲人民服務，說得天理良心，作出滅絕人性。」她憤激過度，越說聲勢越激烈，瞪起眼睛，彷彿眼前站着黨委書記王斑虎。

「鳳祥鬭爭後的第二天，傷勢重，滿身血漬，……躺在床上。亞琼亞强母子兩人

僞人員成份。同志！這像人話嗎？

「亞琼何等有氣節的人呀，提起王斑虎，氣得全身發抖，恨不得咬他一口。當時二話沒說，撲上前狠狠地摑了老妖精二巴掌。緊緊揸住她的手落口咬。幸虧她死命掙扎，嚇得魂不附體，破門逃命。村裏的人都讚亞琼作得對作得好！

「可是，王斑虎死心不息。眼見軟的不成，又來硬的。當晚又派民兵抓鳳祥去鬬爭。揚言還要鬬亞琼。他的鬼主意，完全迫亞琼屈服嫁給他。哼！眞是壞人心，毒過黃蜂針啊！

「亞琼，就是寧死不屈，硬朗的人。不願眼見丈夫受磨折，也不甘活着受辱。她哭了又想，想了又哭，直哭得眼睛又紅又腫，一切都想得一清二楚—就在那一晚，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大地一片漆黑。寒風穿過樹梢，發生淒厲的悲鳴。她咬緊牙齦，悄悄地爬上後山，用繩子套着頸子掛在樹上：：：一個善良的女人，就這樣完了。」

「說到他的兒子亞強嗎，」她抬起濕潤的眼睛，搖搖頭，楞了好久。

「這孩子的命運，實在慘啊！他娘死後不幾天，眼淚還沒抹乾。村裏又搞什麼『鎭反運動』。

「那天，王斑虎帶領一班民兵，殺氣騰騰，上屋下屋，前山後山，四處搜索，嚇得村裏雞飛狗走，風聲鶴唳。翻天覆地的亂了大半天，那裏有什麼反革命呢？

「唉！眞是人衰有路。結果呢？離鳳祥家一箭遠的山後破廟，崩了半截山破牆上，糢糢糊糊的有『國民政府』四個字，於是，王斑虎一班衰鬼立即緊張起來。剛巧那天亞強上山拾柴草。王斑虎不分皂白，硬說牆上的字是他寫的。立即命令民兵，五花大綁，把亞強送去縣城坐牢。判了八年徒刑。後來又押去粵北勞改。整整十七年啦，至今生死不明。那年亞强剛滿十六歲呀！我看這孩子準是完了。同志！你說究竟是什麼世道啊？」

說到這裏，老太婆眼淚盈眶，抽抽噎噎地嗚咽，不斷用衫袖拭淚。

呢？他足足癡了三天三夜，不吃也不睡，像打暈了的雞，老是在屋子裏團團轉。目不轉睛看人。不斷呼喚着亞琼，亞强的名字。：：：」

「我活了七十多歲，什麼朝代都見過，倒沒有見是如今的年代。當幹部的如虎如狼，作老伯姓像猪羊。他們隨便喜歡咬那個就那個。咬着的有寃無處訴，只有認命。不！這比喻也不像。猪羊呢，還有活動的範圍，有時還可以滿山跑。老百姓連一點餘地都沒有。簡直像雞籠裏的雞，禁閉在窄窄的籠裏，沒有半點自由。他們隨時可以從心所欲，任意宰殺：：：

「同志！我的說對不對？鳳祥一家不是這樣嗎？唉！這年頭越說越傷心。不說也吧，說漏了嘴，我這個老不死，也許刹時間會惹來橫禍。自已還不打緊，累及全家就慘了。唉！唉！：：：」老太婆搖頭長嘆，結束了談話。顫顫巍巍的踱出茅屋。我沉浸在悲憤、苦惱的深淵，木然站着，心裏宛如壓着沉重的大石。

從此，我對鳳祥非常憐憫。他每天工作似乎特別忙。天朦朦亮，挽着竹笠出門，總是摸黑回來。滿身泥巴，有時浮腫的臉上，出現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點點地在灶邊喘氣。形容憔悴，滿臉愁容。每見到這種情況，就惻然於心，只是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他。

時間，是消除隔閡，聯繫感情的媒介。起初他對我似乎有戒心。日子久了，大概覺察到並無惡意，於是，態度也從容起來。

有一天傍晚，我們剛吃過晚飯。還剩餘一點飯菜，我用碗裝好送給他。起初惶惑不安，堅冲不受拒。我說：「鳳祥哥吃吧，是自己人啊！何必客氣呢？」他怔怔地望着我出神。楞了一陣，似乎有所會意，終於伸出稻桿般的手接下來。悽然的說：「謝謝你！」深凹的眼眶，含着淚光。這是我和他開始的談話，也是最後的談話。

日子過得飛快，眨眼已是臘月下旬了。可怕的日子終於降臨了。是工程結前一日，天氣陰晦，愁

裏烤火取暖。連看門的大黃狗，夾着尾巴竄進屋裏，直往草房裏鑽。村道上行人絕迹，一片蕭條肅殺的景象。黃昏以後，風勢越猛，益發冷。

驀然，茅屋門前响起急促淒厲的哨子聲。接着是破鑼般的呼喊：「防寒啊！五類分子馬上到民兵部集中」！「僞人員林鳳祥出來」！「媽的！躲在家裏享樂啦：：：」我張開門縫一看，幾個荷槍的民兵，兇神惡煞，站在老頭的門前大呼大叫，聲勢洶洶。這時，狂風颼颼，冷雨亂箭似的向四面八方飛射。茅屋頂的茅草，一把一把直掀開來，在寒風中簌簌抖動。不久，林鳳祥戴着竹笠，穿着一件單薄的灰色襤褸的夾衣，踉踉蹌蹌地走出。幾個民兵押着他往村外的田野。破爛的夾衣在寒風中飄動，龍鍾的背影，消失在蒼茫的暮色中。

我怔怔地望着遠處風雨交加的田野，老頭此去，必然兇多吉少，着實爲他躭憂。

更闌人靜，冷雨淒風。我躺在床上百無聊賴。想起剛才的情景，想起工地結束之後，飄萍身世，前路茫茫，何去何從，憂心如焚。想着想着，精神似感疲乏，漸入睡鄉。朦朧中，巷子裏人聲譁然。這時，大概是子夜的時候。

「誰呀？」

「誰？還不是那個僞人員。」

「亞炳眞倒霉！偏偏倒在他的田裏。」

「他媽的！眞便宜了他。要不：：：」

「王書記，現在該怎麼辦？」

「怎麼辦？乾脆叫林有，林才兩地主，趁早把他執到後山深潭去！」：：：

啊！果然不出所料，老頭死得太慘了！心裏凜然一怔，鼻子酸酸的，眼淚奪眶而出，淚影糢糊，浮出一幅淒慘的情景：

一片黑壓壓的田野裏，寒風凜冽，風雨交加。無數凋落了殘黃的蕃薯葉，在狂風中隨風翻騰。一條蜿蜒的田壠上，躺着一個頭髮蓬鬆滿臉垢泥赤足的老頭。蜷曲僵硬全身藍得發紫。像一條被遺棄在郊野的死狗。破爛的夾衣在冷風中瑟瑟發抖：：：

中州風雨

島田

他正待發作，想質問楊道源究竟想對他怎麼樣，但解放幾年來的磨煉，使他養成一種驚人的忍氣吞聲的習慣，他還是强抑着自己的感情，沒有讓自己的火氣發出來。

「……請你們兩位說明白，組織究竟對我怎麼樣？好使我明白怎樣正確對待自己。」鄺啓天委婉地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憤怒。

「好，算你還是明白黨的政策的人。你該知道，你是留用人員，這就是說，原先你是偽人員，因此，毫無疑問的，你的歷史有問題；很明顯的是，你曾經在偽政權中任過職。而且，你在偽政權中，能夠任工程師，有沒有政治背景？有沒有加入反動黨團？加上剛才任科長說的，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疑點。我們希望你能認眞地對待這個問題。審幹工作組要求你坦白地把補充材料寫好交來。注意，你的歷史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我再一次提醒你，你不能抱着蒙混過關的幻想。你可以走了。」楊道源很認眞地向鄺啓天說。

鄺啓天心情沉重地離開辦公室，向自己的宿舍走去，他的心裏自然而然地昇起這樣的念頭：我已被選擇爲審查重點。唉，永遠沒有完結的歷史問題啊！

院子裏牆角的一枝臘梅吐出了花蕊，透露了春天已經到來的消息。但是，天空灰濛濛的，像人的心情一樣陰暗。時序已是立春，但是知識分子什麼時候才能得到早春天氣？

「你的立場哪裏去了？」

又是「言其實」的稿子，像炸彈一樣爆炸在「火炬」報上。

這塊擺在指揮部走廊處的黑板報，以醒目的標題刊載了「言其實」的兩篇小品文，題目是：「如此友誼」和「歷史債務」。編者還爲這兩篇小品文設計了版頭和加上了花邊，因此更引人注意。

這兩篇小品文雖然寫得迂迴曲折，卻極盡諷刺之能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文章所指的是什麼一回事。

讀者又是一陣議論紛紛，說「言其實」這個筆名眞起得絕了，他所寫

麼吃的？你的立場哪裏去了？你怎麼一而再發表這樣性質的稿子啊？別有用心！」

她像發連珠砲那樣氣急敗壞地說着，像要把心裏的氣盡情地往徐諾的頭上傾倒。

徐諾怔了一怔：「伍部長，妳是說誰別有用心啊，這話可要說明白一點。」

伍茹英臉色很不好看：「我是說寫稿子的人，那個不敢見太陽的『言其實』。而你，作爲編輯，犯了嚴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讓這些反動言論冒了出來。」

「哦？反動言論？『河南日報』、『洛陽日報』、『中國青年報』，還有『新觀察』雜誌也不是發表了許許多多同類的作品嗎？那些算不算反動言論？」徐諾表示不服氣。

「這不能相提並論。」

「爲什麼？」

「人家是報紙，面向廣大的讀者。」

徐諾聽了這話，幾乎要笑出來。他已猜到伍茹英的意思是說什麼。

「『火炬』報也是一個『報』，有什麼不同？要說不同，只是它們是鉛印報，『火炬』報是手寫的報罷了，但作爲一份報，人家可以登這類文章，咱們也可以登這類文章。」

在發表「言其實」的第一篇稿子時，徐諾還有點顧慮，找編委柯雲、朱源森研究過了才決定發表；而現在，現實對他的震動實在太深了，他早就鄙棄自己過去寫的那些類似無病呻吟、情感蒼白的抒情詩，他覺得應該讓筆桿去干預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陰暗面，因此，他對於報刊上的雜文小品發生强烈的興趣，自然對「言其實」的文章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爲這是有的放矢的敢言之作，何況他對「言其實」所寫的耳熟能詳？

伍茹英給徐諾這麼一駁，窒了一窒，一下子答不出話來。停了一停，她終於說：「同志，人家報上登的，是泛泛而談，誰也不知指的是什麼單位；而這個什麼『言其實』，在我們單位亂放毒，你還想不到他的矛頭指

下黑板報？你有沒有考慮這會在幹部中會引起什麼反應？」她叫了起來，

「我叫你摘就摘，一切有我負責，難道有誰敢吭氣？」眼睛也瞪得大大的。

徐諾瞄了她一眼，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個平日看來和善秀美的臉孔，竟是這麼猙獰，簡直像一個母夜叉。

「你是宣傳部的部長，當然有這個權力了。不過，我相信，『火炬』報雖然摘了下來，火種卻不會滅的。」

「你胡說什麼？什麼火種？」

「我說的是眞理的火種！」徐諾說完掉頭便走。

「哎呀，你……我原先以爲你……」伍茹英在徐諾的背後叫着，「你慢着！」

「還有什麼要說的嗎？」徐諾在門檻外停住腳步回過頭來。

「你給我寫檢討來，你藐視黨的領導同志！你……你爲反動言論開道！你放毒！你爲反動分子辯護！……」伍茹英氣得臉上青一陣、紅一陣。

「帽子夠了？要扣什麼帽子隨你的便！」徐諾掉頭快步走了。

吳老四、崔婉姬、鄭啓天等人的形象像電影的快鏡頭那樣一個個畫面閃過他的腦際，甚至還有溫樹樵的。這一切滙成一個血淋淋的字眼——迫害！

而明天，將有一個露出廬山眞面目的「言其實」，接下來的可能就是自己……

春寒

春天來到了古老的中州。

洛河堤上的垂柳已吐出嫩綠的幼芽。冰消雪化，洛河的流水泛着波光，河灘的石上，成羣的婦女正在擣衣。度過了嚴寒的冬季，春天的陽光使人感到溫暖。

洛河大橋上，駛過一輛輛的馬車，橋影倒映在水中，配着橋下和河旁擣衣的婦女，相映成一幅純樸的風俗畫，使人的思想追憶到洛陽古老的時代。

春色盎然，北方的四季是那末分明。

洛河堤上綠柳成行，那一列醒目的嫩綠使人感覺到宇宙充滿了生氣。徐諾過去從古詩的描繪中已經知道洛陽有誘人的春色，柳宗元描寫的「河橋楊柳風」給他很大誘惑，因此，他趁今天是假期，與崔婉姬一道來洛河堤上漫步，領畧一下「一分流水二分塵」和「河橋楊柳風」的風光。

幾個月來的共同工作，彼此已互相得到許多了解，他們無疑已成了知己的朋友。

「這裏的春光實在太美了。」

「我也認爲洛陽的春天是美麗的，但自然界的春光只能出現在我們的視界裏，卻還沒有駐在我們的心中。」

一對同病相憐的好友

徐諾聽了這話不禁朝崔婉姬看了看，他聽出了她的絃外之音。

崔婉姬兩眼定定地望着長長的柳堤，她心中似乎有很多的憂鬱。

看到了這副表情，徐諾原來被春色喚起的一點愉悅心情又漸漸地低沉下去了。

「友誼舞會」出現的後果和目前審幹的陰影還籠罩着她的心頭。

「小崔，妳是否覺得有點不愉快？」徐諾直截了當地問。

「何止有點兒，我近來簡直很不愉快。」

徐諾沉吟了一下：「今天是假日，難得天氣這麼好，讓我們暫時忘記了一切煩擾，享受一下自然的賜予吧。」

「可是，我的煩擾卻像層層積聚的密雲，一下子也掃不去啊。」

「我理解的，正因爲如此，所以我才邀請妳到這裏來散散心。」

崔婉姬轉過臉來，深情地看了徐諾一眼，表示對徐諾的感謝。

一個陷於煩惱中的女人，對能夠理解自己的人，內心上是會產生一種由衷的謝意的。互相的同情和關懷，這會使彼此找到更多的共同語言。

「老徐，你的心地很好，時常能體會到別人的煩惱和痛苦而設法幫助人家解除。唔，你的愛人嫁給你，一定得到你很多體貼。」

「說不上。不過，有時我倒願意分擔朋友的痛苦和讓朋友分享自己的快樂。」

「你看我能不能也做到這一點？」

「妳能的。妳是一個好心腸的人。」

崔婉姬的臉容似乎開朗了一點。

他們就這樣沿着河堤慢慢地走着，輕聲地談着話。

迎面走來兩個手挽籃筐，準備下河灘洗衣的大姑娘，看見他們這兩個南方裝束的男女，顯然以爲他們是一對戀人，在路旁對他們駐足而觀。

徐諾和崔婉姬也發現了她們對自己投以好奇的目光，崔婉姬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覺得有點慰藉。何以會產生這種微妙的感覺，她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這兩位北方姑娘拖着兩條長辮子，穿着大紅大綠的小棉襖，黑面白底的布鞋，紅紅的臉蛋，看着徐諾他們，露着微微的笑，顯出北方少女的秀美和純眞。

徐諾忽然想起歌劇「赤葉河」裏的一支歌。　（二十三）

曉聲劍影錄（八十七）

德將隆美爾，叱咤風雲，縱橫南歐，揮軍入法，復轉戰北非，此沙漠之狐使人聞之，軍心爲寒，其果敢驍悍，料敵如神，爲當代傑出的名將；奈非納粹黨徒，功高主疑，爲希特勒所殺，德國亦自毁長城，才使美國的巴頓將軍，長驅直進。

太史公司馬遷之寫史記，不以成敗論英雄，以無賴出身，崛起豐沛，登上皇帝的寶座，以本紀述之；而羨皇帝之榮，抱取而代之的雄心，破釜沉舟，九戰救趙，天下懾服，但垓下之戰，感歎於「時不利兮追不逝」，乃自刎烏江，羞見江東父老，不願捲土重來，英雄末路，司馬遷亦本紀敍之。態度公正，絕不偏袒，千秋以下，皆稱良史。

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成功者決非倖致，失敗者當有因素，但其成功與失敗的級基，可能萌生於五分鐘之內，以剎那間的靈感，而產生了智慧，而決定其成功的基礎。或以剎那間的衝動，埋沒了理智，而產生了錯誤，而伏下了失敗的因素。所以，我仿司馬遷的史法，不以成敗論英雄，只將第二次大戰中的重要人物，成敗於當代，或其得失有影响於後世者，爰以聰明與不智而衡論之。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雄豪傑，紛紛而起，但英雄未必盡是聰明人，但有幾個偉大的人物，卻做了幾件聰明的事，其成功也，影响於本國及世界者甚鉅，玆分述如次：

邱吉爾

翁則仍座鎮唐寧街十號，力排眾議，絕不動搖，此邱翁之絕大聰明也。時流亡於英國的各國政府甚多，英雄如戴高樂，不屈如阿比西尼的黑皇帝，人在屋簷下，無法不低頭，邱翁之所詳知也。（戴高樂那肚悶氣，直至不斷否決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始算發洩。）倘英國遷都至澳洲，或遠赴紐西蘭，則英倫三島，人心瓦解，士無鬬志，德軍眞可以渡過英倫海峽，不血刃而進軍倫敦矣。縱使英倫不失，但寄人籬下，雖然澳紐均爲大英聯邦，惟主客之勢已成，不能不向人低頭矣。況政府遷移，重心一失，英倫三島盡爲美軍的天下，喧賓奪主，恐英國在歐洲的發言地位，一落千丈了。但邱翁以不屈的精神，決與倫敦共存亡。其浩然之氣，可以驚天地，可以泣鬼神，雖屬賭博性的冒險，亦表現其超卓的魄力了。

當盟軍之規劃反攻，邱吉爾主力從巴爾幹半島開始，攻入東歐。一方可以附柏林之背，出德國意料之外，避重就輕，攻德較易。一方阻止蘇聯乘機出兵東歐洲，以防史大林赤化東歐，既可減輕盟軍兵力的損失，也可防止赤潮氾濫。奈羅斯福牽意孤行，否決此種一石兩鳥的提議，現在東歐淪入鐵幕，均拜羅斯福之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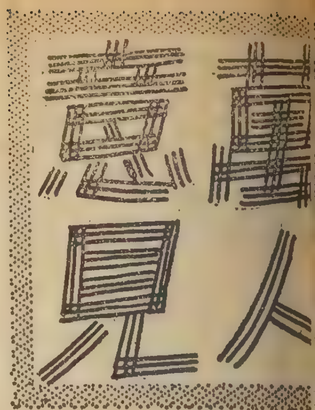
蔣中正

八年抗戰，在日本還未偷襲珍珠以前，我國處境甚爲艱難，內則有專打國軍不打日本鬼的老八路，外則孤立無援，美國運戰畧物資以助東京，英國以封鎖滇緬公路，以媚日本。但　蔣委員長堅忍卓絕，確定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知道非抗戰到[illegible]，以不變應萬變，高瞻遠矚，英明果決。及日本屈膝，芷江洽降，即發表以德報怨，以化解日本人的恨意，代之以感激，這聰明的一着，可以消除怨怨相報，避免兩國世仇。因日本人器量狹小，睚眦必報，人所共知。如吾人忍痛，不以血賬血還，則日本人應知恩圖報，不特可免德法世仇的慘劇，在東亞重演；抑亦可以眞正的合作，以互惠平等之下，而做到東亞共榮。關於這一點，大概以日本軍人才深深了解，　蔣委員長的寬大，使他們刻骨銘心。所以，曾在華作戰過的「蘿蔔頭」，一提到　蔣委員長，大家都肅然起敬。國府遷台以後，在台灣實施的徵兵制度，相當完善，聞是日本軍人的設計，是否屬實不得而知，果爾，則日本軍人已感恩報德了。奈日本政客忘恩負義，以日本已一躍而成爲工業王國，國勢漸復舊觀，乃飛揚跋扈，侵畧之性，故態復萌，年來竟覬覦釣魚台，增加我政府的困難，其心可誅，其人可殺。蓋日本之所能復爲工業王國，完全拜中國之賜，當　蔣委員長之聲明以德報怨也，即調集遠洋船隻，集中遣俘，使日本的生產勞動力能迅速歸國，也能迅速運用。同時中國也沒有向日本索賠戰費，開世界戰史未有的先例，於是全國財富才能保存，復興工業才有資本。當然，以日本民族性的堅强，自然是復興的要素，但假如中國將戰俘驅之與中共作戰，或驅之去邊塞墾荒。同時索取大量金錢，以爲賠償戰費，要日本悉索敝賦，始滿足吾人之慾。在此情形之下，試問日本既無人力，更無財力，還能談工業生產嗎?! 遑論工業王國哉。

史大林

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中，說到聰明，則以這位魔王爲第一。完全採坐觀成敗，以收漁人之利的政策；不肯火中取栗，以灼己手。自先與德國訂立不侵犯業約，以避希特勒的銳氣；復與松岡洋右在車站擁抱，以換取日本的互不侵犯，[illegible]

安琪



大量發出親共言論 部分學生忍無可忍

致函本刊表明立場要求退會

編輯先生：

我們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的一群學生，現在有一件有關聯合書院（甚至有關中文大學）學生運動的重大事件，想藉 貴報篇幅，向香港納稅市民及支持高等教育的熱心人士闡明，以表明我們的立場。

自從去年暑假以來，聯合學生會和中大學生會一些部門受到了左派份子控制，利用學生刊物作攻擊香港政府和學校當局的宣傳及不斷發表親共言論，其中包括「中國應該繼續走社會主義路綫」、「香港的中國人必須將香港歸還中國」、「打倒殖民地政府」、「香港的教育是愚民教育」等等論調。

最近這幾個月來，學生會更舉辦了一些美其名爲「認識新中國」而其實是治政治性的活動，例如播放楊振寧教授赴大陸探親回美後演說的錄音聲帶（但其中早刪除了批評大陸的言論），邀請左傾學者到校作政治性的學術講座和所謂「中國見聞座談會」等。

我們並不是反對政治性活動，但是我們反對這些活動都冠以學生會的名義舉行，因爲學生會是代表了全體同學，但我們深信除了我們這一撮簽署這封信的數十位同學外，還有很多很多同學都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學生會部份幹事的「前進」思想，尤其是在我們當中的四年級同學，他們在五、六月間便會離校到社會找工作，如果他們因爲是聯合畢業生（或中大畢業生）而被認是左傾份子，那眞是太不幸了。因爲大家都知道，自從一九六七年暴動之後，本港一般的正派機構是對左仔懷有戒心的。

嚴格來說，我們是被踢參加學生會爲會員的，因爲中大和港大的入學規則都規定了就讀學士學位的學生必須參加學生會，會費也是由校方在收學費時一併收取的。以前我們對這個不合理的事實還能容忍，因爲雖然不是自願入會，和雖然每年學生會並無重大建樹，但我們並不會被牽帶到政治活動裏去，所以每年被迫繳交五十元會費也覺得無傷大雅。但現在學生會變成左派份子的傳聲筒而還要加收會費（計劃加至每年六十元，卽本年度要追收十元），實在是令人太難以忍受了。現在爲了表示我們的心跡，希望得到同學支持，向校方要求申請發還半年學生會會費二十五元，同時更請求校方自下學年度，不要强迫我們參加學生會，不要代學生會收取會費。同意入會的大可自動繳交，使淸者自淸，濁者自濁。爲此我們謹請編輯先生儘快將這封信刊登，使大衆同學和學校當局能及早看到（因爲我們相信學生報是不會刊登的了），更

最後，還要請 編輯先生千萬不要將我們的名字刊出，以免一方面學校當局以爲我們有意滋事，畢業時不給我們發推薦書；另一方面左仔同學又認定我們存心搗蛋，引致他們一時激憤而尋仇。因爲最近聽說有若干位同學（聯合、新亞、崇基的都有）有意競選中大學生會幹事而被人恐嚇，聲言以武力對付，而不得不打消參加競選的念頭，事實俱在，所以我們都不敢强自出頭，自尋煩惱。

祝好！

一群聯合學生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日）

此信分發左列各報章雜誌：明報、星島日報、星島晚報、華僑日報、工商日報、天天日報，中文星報、先驅報、快報、萬人雜誌。

讀者嚴正君提議

重登港共暴動往事 斥破左仔虛僞笑臉

萬人傑先生如晤：

前曾投稿十數篇，皆蒙刋錄，謝甚。近以私務纏身，無暇握管。自毛共因「文革」狂暴政策失敗後，改弦易轍，展開「微笑」攻勢，港共也跟着尾，把面上染滿被炸死香港同胞的鮮血抹去，依起棚牙，到處笑口噬噬。誠恐有些人忘却五年前血淋淋的暴行，誤中奸計，以爲牠們是「亞蹦養狗」——轉了性，故懇請先生收集五年前港共發動暴亂的經過情形，有系統地於今年五月，按期刋出，題名「五年前的本週」，使衆人能溫故而知新，往日暴行，歷歷如在目前，斥破牠們的笑面具，露出牠們靑面獠牙的本相，使「微笑」攻勢無所施其技，不知先生以爲然否？時値新春，順祝

萬事如意！

弟嚴　正謹上

人身安全沒保障 納稅人作不平鳴

編輯先生：

日前參加友人春宴，一桌十一人除筆者外，盡是主要納稅人，由每年四五千到四五萬乃至十餘萬者皆有。三四小時的聚會，大家所談者，只集中以下三點：

㈠香港治安——甲說：「我每年向政府繳十幾萬元的稅，但一點也得不到政府保護，賊匪隨時闖進，任意搶掠，警務處不知所司何事？我在台北、東京都住過，治安從未聞這樣糟糕！」乙說：「一天我剛從銀行走出，知道有人跟踪我，我趕快回家，殊不知我一進電梯，他也追來，拿出明亮亮的刀子廹我繳出幾隻大牛，存摺也搶去。」丙說：「那有什麼稀奇，我的表弟到堅道訪友不遇，卻遇到賊匪，表弟身上只帶三十元，賊匪大感失望，一氣踢他一腳，再加上一刀，幸而刺在屁股上，如刺在心臟，必然見閻王。」丁說：「你們所談，皆是天天發生的事，我們應該追查賊匪猖獗原因，尋出一個遏止辦法才是。」於是大家紛紛皆各提出己見。有人說：「這明明是賊匪向新港督挑戰。」有人說：「因為港府法律太輕了，搶[illegible]殺人罪[illegible]，這是十定會受十年以上徒刑，殺人致死者必問吊或槍斃。但香港皆輕輕薄懲了事。這豈不是縱匪殃民！」

㈡教員待遇——甲說：「這是一個極不公平的社會。有的一家住三四層樓的大厦，有的全家卻睡在街邊。有的一席論千，有的只需數毫子。」乙說：「你說的與我們納稅人無關，可以不聞。我要說的，是教員待遇，有的私立學校，最低薪只有兩三百元，最高也不會超過兩千，所以有的書院教員要靠典當、告貸過日子，竟有餓死者。但官立書院（應是學院）教員，最低的也有三千八百元，加上房屋津貼三千，便共有七千元了。最高的有八千元加津貼便有一萬一千元了。同是教員，相差竟有如此天淵之鉅。以故，窮教員終日為三餐而愁，甚至貧病以死。高薪教員（所謂「教授」），卻終日在夜總會、酒樓，徵歌選色，度其糜爛生活。」丙說：「我有一親戚在一間學院教書，他本自置一層樓，已經夠堂皇了，因房屋津貼，忽增加三千元，所以一定要再喬遷，要租三千元一月的更大的房，你說浪費不浪費？須知這些錢皆是我們納稅人的錢呀！」丁說：「據我的兒子學府，卻從不見『教授』發表過有價值的論文、著述，但待遇卻盡量提高。」戊說：「那就難怪，許多人不在美教書，偏回香港來。為何不把這種錢抽出一半，轉以津貼私校呢？待遇太高了，並非好事，只徒促成『教授』生活墮落，間接影响學生學業，當然也就是多浪費我們納稅人的稅款。」

㈢對尼克遜訪大陸——甲說：「尼克遜是一小雜貨店送貨的伙計，當然談不上國際政治常識。這是一昏小子，他訪大陸，照我看對世界和平有兩大不利：①增加毛幫的聲勢，毛幫宣傳以為『美帝』向他投降。②混淆了世界赤白界限與兩大陣營，使世界愈發混亂了。引起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紛紛建交，共特活動範圍多起來。」乙說：「我的看法與甲先生有別，尼克遜訪大陸眞正原因，可能是有兩因素：①美欲利用毛幫以牽制蘇聯，同時可以發售美國剩餘物資，當然也為了爭取選票。②毛幫也為利用『美帝』以牽制蘇修，同時也在利用美國以開發落後的經濟。傳說渤海灣海床有石油，毛幫無能力開採，則非與美國合作不可，正如蘇聯要求日本合作開發西伯利亞相同。」丙說：「甲乙兩先生把話皆已說盡，我也有兩句話，就是對世界和平無好處，徒增紛擾，對中國更無益處，招待美帝頭子需要許多錢，不是重增大陸同胞負擔？」丁說：「我想倒有一種好處，即藉此可以大大宣揚中國傳統的北平榮點，明清皇帝宮殿還有萬里長城。」

讀者蒯天亮敬啓二月二十日

致胡秋原先生書

於中華雜誌八卷十一期，獲讀閣下致留美學界書，文內有一節說：「國民黨之失敗，中共之勝利，留美學生不能辭其責！」

筆者對閣下大作，拜讀再三，深感胡先生之見地不正確，出言失檢，文中所舉列史實，觀念模糊，且錯誤百出。胡先生囿於蛙見，以一己之私，逞口舌之快，遽然冒冒失失，將國家興亡之責，放在留美學界肩上，此種觀念，簡直粗淺無知，俗語云：「

「中國因受外侮，卽派留學生，並首先派到美國。從前『新青年雜誌』就說過，留美學生是對中國貢獻最少的。」

胡秋原先生為國內著名學者，非等閑之輩，當國家多事之際，閣下不努力團結海外各階層人士，反而開倒車，此種言論，徒暴露淺薄無知。胡秋原先生致留美學界書，對美國華僑之指責，既無根據，且缺乏瞭解，更歪曲實情，殊不值識者一笑。筆者認[illegible]

祖國革命軍事，並手訂緣起章程及約章，錄之以作佐證：

「茲當人心思漢，天意亡胡，所以各省義師連年繼起，然尙未能一戰成功者，何也，豈以人才之不足，戰陣之無勇耶，皆不然也。試觀最近廣州一役，捨身赴義者，其人多文武兼長之士，出類拔萃之才，當其謀洩失敗，猶能以數十人力戰而破督署，出重圍，以一當百，使敵喪膽可知也。然人才既如彼，英勇又如此，仍不免於失敗者，其故安在，實財力不足佈置未周之故也。內地同胞久在苛政之下，橫征暴斂，剝皮及骨，遂至民窮財盡，固無從厚集資財而爲萬全之佈置也，故輸財助餉，以補內地同胞之所不逮，實爲我海外華僑之責任，義不能辭也。內地同胞捨命，海外同胞出財，各盡所長，互相爲用，則革命大業之成，可指日而定也。我洪門創設於美洲已數十年矣，本爲合大群，集大力，以待時機而圖光復也，所謂反清復明者，此也，今時機已至，風雲亦急，失此不圖，則瓜分之禍立見矣。本總堂茲承孫大哥指示，設立籌餉局於金山大埠，妥訂章程，務期完善無弊以收效果，捐册寄到之日，切望各埠手足竭力向前，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則洪門幸甚，中國幸甚。」

此次美國華僑捐款甚巨，此種功績，實不可磨滅。民國元年，美國華

慶會館開會，選舉馮自由爲會長，選出參政議員者爲唐琼昌、吳湘、朱兆莘、謝巨牧、蔣報和盧信六人。民六年夏，美各埠華僑團體代表回國參政者共有七百餘人，是爲美國華僑代表有史以來之空前盛會。此亦爲美華僑對祖國貢獻之實證。筆者認爲中華民國肇建，以海外華僑協助之力最巨，自孫中山先生甲午年（民國十八年）首創興中會，以迄辛亥革命成功，幾無一役不倚賴華僑資助。故國人有譬語云：無華僑卽無革命。誠確論也。

於抗日時期，美國華僑有些經過毀家紓難及變產從公之種種事實，忠義壯烈，可歌可泣，表而出之，大足以廉頑立懦，而振作國人衛國之勇氣。此等事實，無須我謂曉！試想，祖國立「「華僑節」來紀念海外華僑之功績，足以證明華僑對國家貢獻之巨。

閣下大作中有云：「在我第一次到美國時，正抗戰前一年。那時不僅全美留學界一致抗日，唐人街尤爲激昂。所以我們能抗戰勝利。」美國華僑與留美學界之愛國熱情，閣下亦實

，閣下如有勇氣，應對良心負責。俗語云：「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故自古聖賢，無不戒人愼言，所以我誠意向閣下告誡，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豈可信口黑白？

胡秋原先生學貫古今，譽滿中外，素爲海內外青年所崇拜。然而，「致留美學界書」一文，未免有傷令譽，貽誤國人之團結。以閣下學問之淵博，思考之精細，何竟這樣輕率爲文。閣下大作中有如左一段文字，特錄出以便討論：

「一位留美學人（他的書是世界圖書舘皆有的）十數年前在南港會說，今日中國之事不是國民黨爲共產黨所敗，而是留美派爲非留美派所敗！

這不是戲言，而是十分深刻的觀察。用我的術語，就是西化派爲俄化派所敗。何以如此，是一個極重大的社會學題目，可以寫一本書的。我此時不願多說，但願留美學界深思之。

如果白皮書說國民黨之失敗由其腐敗無能是眞的，則他忘記

，刻意栽贓之謬說。如從政治責任言，同理，從道德責任言，胡先生太無理性。我們僑居海外，在無情歲月消磨下，對自己的離亂身世，對大陸同胞的懷念，怎樣也壓制不住鄉愁衝擊，正是「閒倚檻欄看鷗鳥，鄉心飛去又飛回。」不管山川如何遙遠，遊子之心總不遠萬里的奔向故國。日子愈久，我們懷念之情愈切。有家歸未得之苦，我們已嘗透，而胡先生尙火上加油，將失去大陸責任，放在留美學生肩上，此種知見，眞如玩泥沙之孩子一樣。

所以，我認爲胡先生近二十餘年來，完全不留意國際上形勢，以及國內實情，這種不負責任、無的放矢的說話，等於來美國華僑社會撒野火，也足以燒損美國華僑對祖國的情感，破壞團結，動搖民心。

「祖國陸沉人有責，須把乾坤力挽回！」我深信是國人的心聲。正如胡先生所說：「大家應爲我們偉大而不幸的故國盡其心力！」這話說得很動聽，亦足以表現胡先生對故國情深，可惜在行動上沒有表示，那就難免美國華僑欷歔悵望，常有斷梗飄萍之感。以後請閣下言行一致，美國華僑朝朝暮暮切盼義旗北指，光復山河。如閣下以實際行動，登高一呼，美國華僑自必山鳴谷應矣！未知胡先生何日請纓提銳旅？問何人重整漢家邦？美國華僑以及留美學界，聞訊太殷勤，眞凄切。

王俊寄自紐約

（民國六十一年元旦）

「萬人協會」簡訊（二十四）

這裏向朋友們報告一個好消息，那就是籃足球隊成立的日子雖短，但操練之認眞，實在是值得大家共同告慰的。雖然成立之時，恰值年關，繼之是新年伊始，但隊員們自覺地操練，則是從未或輟過。因此，在短短的日子裏，大成績雖未見到，小成績卻是甚爲明顯的。

我們對球隊成員們之遵守紀律方面的突出表現，感到快慰，二十多位球員均能做風雨不改，切實操練，實在是談何容易，但隊員們卻自覺地做到了。

這裏還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老前輩吳欽堯老先生之支持和鼓勵，實在使我們激動。六十八歲的老人，親自上會所來，一口答應替協會的足球隊找教練，這熱誠是難以形容的。這裏寄語吳老先生，本會成立尙短，一切仍可說只屬開始，我們雖有衝勁，但經驗實屬淺薄，吳老先生對我們的協助，非但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就另一方面言，也使我們少犯錯。抱歉的地方，是我們一時不知怎樣表示感謝才好，這仍請吳先生予以多多的諒解和指正！

爲了使大家對足球隊及籃球隊之認眞操練有個認識，請原諒我們在這裏寫寫「波經」：

時間：二月十一日，晚上八時三十分。圈，一匝二匝，氣吁吁練氣，仍是跑下去。接着是投籃和射門，這裏要記述一下射門的精彩處：

先是黎炳雄守龍門，試過上三路下三路。梁子衡說：「莫看他年紀輕輕，實在是很有前途！」接着是梁子衡守龍門，一時「刀聲波影」，拍拍之聲四起，麥壘一時興起，自告奮勇，未除眼鏡就上陣，盧世龍上前相勸，他說無傷大雅，天曉得朱全一腳射出，左上角飛來，既勁且狠，麥壘那敢怠慢，雙手一拍，銅頭頂住，詎料來勢太勁，波之來向雖改，但勁力仍存，正中眼鏡，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麥壘眼鏡折爲兩段，分向兩邊飛出丈把遠，一時鴉雀無聲，一齊跑到龍門前，端詳清楚，哈哈之聲又起，原來麥壘若無其事。

這是一個開頭，一個好的開始。這裏寄語籃足球全人，冀望大家保持恆心。只要這樣，取得成績又是一定的。

我們不止一次說過，本會接受大家的批評，對什麼樣的提議，只要善意，我們都樂於予以答覆。吳敢想先生前一次以會員身份寄信萬人雜誌，我們首先表示感謝，也望吳君聽聽我們的答覆，最後望吳君能抽空前來會所一談。

吳君說得很對，但其中對某些事情的誤解那也是事實的。我們前幾期會的熱情支持者，是我們的好前輩，但我們更須要替宋先生設想，因此，我們正在與宋先生再三磋商，在尋求一個好方法。

述及球隊事，教練一點並非是未考慮到，而是我們不能在一時間就找到稱心的，這是工作也是困難，必須絞盡腦汁去籌劃，並非朝夕可辦得到的事，我們接受吳君的指責，我們早就自己說過自己是沒經驗，但若說我們存心做壞事，這卻是我們不敢同意的。

我們時時這樣想，我們之所以成立萬人協會原本就是一種負責的行動，從開始到現在，我們犯過很多錯誤，也做過一些成績，我們從來就是這樣告誡自己：成績是應該的，錯誤是必須糾正的。我們所得的報酬是良知上的安慰，除此之外就是義務工作。吳君既然能針出我們的痛處，當很希望吳君能前來予我們以協助，這是老實話，並沒有絲毫的諷刺。

一連幾期都提及「會訊」，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現在已有了頭緒，在原則性問題上也可說明有了結果，那就是我們出的「會訊」在風格上將容納各類文字，幽人之默固然歡喜；「潑婦罵街」有時也可具有意義；輕輕鬆鬆說問題而使人明白誠屬可取；扳起面孔，甚至鐵青着臉，手震腳顫地說教，倒也有可取之處。爲了辦好「會訊」，可以說籌備良久，我們自知缺少經驗，惟望格外小心去考慮去補救。本文見刋之日，恰値春節聯歡之時，前些時由於年關過後，字房休息，以致簡訊趕不上，而對這次聯歡之介紹也不周全，這是很抱歉的一件事。這裏謹祝各位身體健康，新春快樂。

（萬人協會秘書處供稿）

金門心戰收效大
共幹想盡辦法投奔自由

大陸逃來的讀者述所見所聞

萬先生：

欣閱先生返回自由祖國，並到金門前綫參觀，使讀者對自由祖國新貌有所認識，實使愛國同胞至感興奮。

然先生二二四期新聞以外所言，共盤據下的廈門市。很多共幹、工人、學生、共軍（現役和退伍軍人）都由此游渡投奔自由祖國。由廈門泅渡到金門，無論選擇什麼地點下海游渡，其直綫距離都遠遠超過由南頭游到

一個小山而已。共軍一經發覺有一投敵」——即投奔自由者，立即開槍射殺。

因此，一般人都是選擇晚上退潮之時。此時，除了對厦門一帶地理環境十分熟悉的人之外，多數都是憑着先生所說的「潑婦罵街」的喊話聲來判斷金門的位置，因爲夜深人靜，金門的喊話是淸晰可聞的。

另外，大陸同胞對於自由祖國的期望，並不是想得到空飄或海漂的日用品的「唯物」論者，而是希望國軍因而想盡辦法，都要冒險收聽到「自由中國之聲」對大陸同胞的廣播，並暗中向知己傳述所聽到的一切，無數在水深火熱中的同胞，就憑着這麼一點寄託而頑强地活下去。他們確信，美麗的靑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會重新飄揚在整個中國大陸。萬先生一向生活在幸福的自由世界，對於在苦難中的大陸同胞的期望可能還未能深切理解吧？

讀者萬人呼聲敬書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十一日）

答讀者問

歡迎難胞揭中共罪惡 萬協會門向你們敞開

余菇讀友：

謝謝你對本刊的讚譽與愛護。在本刊二二五期，你曾提出了幾個疑問要求解答，現謹就所知答覆如下：

一、中共對人民在精神上、肉體上的摧殘，給大陸年靑一代的心智、健康帶來的危害，可以說是整體的事，不必因個人文化水平低而獨引以爲恥，因爲這不是自己的過失。我們歡迎所有逃亡同胞大力揭發中共的暴行和罪惡，特別是自己曾身經目擊的事實。不必拘束於文字的優劣。一個人的文字表達能力是在平日多讀、多寫中培養起來的。只要言之有物，不失事實，我們收到後，認爲有價值的，將盡量刊出。但請注意三點：一是書寫力求淸楚，簡體字也不要緊；二是不必把文章拖得太長，只要將心裏想要說的話寫出，便夠了；三是若要在不刊登時退稿，請附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這是因爲本刊的人力所限，請見諒。

二、很多剛從大陸逃亡到港的知識靑年，在本刊獲知有「萬人協會」這一組織後，都很感興趣，有的來信詢問有關詳情，有的且直接前往會所坐談。至於你提出的幾項問題，記得在「萬人協會」的「簡訊」裏都談過的，可能你剛來，不太了解，現就所知於此再談一下：㈠參加協會的「資格」，絕不限於是「不學無術」或學而有術。只要是：「品行純正的萬人志願申請，贊成本會章程，並經執行委員會批准，即可成爲會員」（見會章草案）。你「尚未有身份證」，但總該有一紙人事登記處發給的臨時證明吧，那便可以了。㈡沒有介紹人是不要緊的，經常刊於本刊第三十二頁上的申請表的「備考」欄第五點已有說明。㈢關於義務和權利，本刊第二○四期上登載的「萬人協會會章（草案）」有詳細說明，現摘錄於下：「會員的權利：一、有選擧權及被選擧權。二、享受本會提供的一切福利。三、有參與本會擧辦一切公開活動的權利。四、有充分的發言權。會員的義務：一、須按月繳交會費。二、不得無故缺席會議。三、須愛護公物。四、維護本會會譽。」

三、你欲學習英語、中國文學等，問我們能否幫助。這點，剛好「萬人協會」正有意擧辦語言學習班及辦「會訊」，它大概可給你幫助。

其他有關參加協會的詳情，請你抽空到灣仔洛克道四○二號B座萬人協會會址坐談，我想你必有賓至如歸之感。有空請多來信指教。祝

進步

編者謹上

隆冬何來「楊柳掩映」 「晉代宮殿」不在北平

閱二月二十三日新生晚報，看標題寫道：「尼克遜在遠東白宮瀛台湖畔楊柳掩映，晉代宮殿，乾隆曾加擴建」，看後不免令人驚詫！這可能是編輯先生疏忽，也許是手民錯誤。因爲將中南海比做白宮既已不類，而謂「瀛台湖畔楊柳掩映」，更非事實。須知瀛台湖畔原無楊柳，也許中共新植楊柳了。但今日北平正在冬季，草木仍在冬眠中，楊柳只見枯枝，何來掩映？再說「晉代宮殿」，更離譜了，西晉首都在洛陽，東晉在南京，決非在北平。北平建都最早是戰國時燕國，故北平一稱「燕京」。北平何來「晉代宮殿」？今日的北平故宮，最初是草創於元朝，明成祖時乃大加擴建，至清初康熙時，又重新修葺，乾隆時當然也修建過。彼此皆是愛國同志，故本文決非挑剔，只在澄淸眞相，以免讀者誤會，請諒之。

縉山敬啓二月二十三日

卿卿我我小說沒興緻 轟轟烈烈文章最動人

萬人傑先生：

四週年聚餐會上，見過你一面，日子似乎過得很快，眨眼間二個多月。前些時集體旅行新界，不見你，大概你的工作忙得抽不出時間。我有許多話想和你談談，時間也不容許我這樣做，可是一個身負五個兒女生活擔，已經使我終日胼手胝腳，忙得透不過氣來，每想休息一天，和你晤敍，相信你也沒有空閒時間，因此不想麻煩你。這封信本來很久想寫給你，彼頭萬緒，不知從何談起，一天拖過一天，直至今天，才鼓起勇氣，在書面上談個暢快。

當今物價飛漲，各行業工資大都增加，雖然增加的比率比不上物價水平，最低限度，一般人的生活情況也過得去，惟有你們這些靠爬格子過活的作家，依然每千字十多元，一個經過十年寒窗的人，能日產萬言，至於日寫三數千言的作家，所過的生活，就不問可知，我覺得這是香港畸形的

過去你是從事專業小說作家，喜歡讀你作品的小說迷相信不少，這裏我坦白告訴你，來港將近十年，報紙上，不論什麼連載小說，從未有興趣看完一篇，時事評論文章，及有教育意義，反映現實的雜文，我很有興趣看下去。你的小說文筆流暢，結構緊湊，佈局奇峯突出，就是讀了會令人廻腸盪氣，請原諒我沒有這閒情逸緻欣賞，處於今天國破家亡的當兒，所喜愛閱讀的是一些熱烘烘的戰鬪文

不反共，爲什麼現在一下子反起共來？這問題很有意思，事實上這是關係一個人的氣節，特別是肩負時代使命的文化人問題，「雖千萬人吾願往矣」，你居然把筆鋒一轉，向一切敵人作無情戰鬪，已得廣大讀者共鳴。這是你成功的地方，現在你不但在香港是一員反共戰將響鼕鼕的作家，特別遠至西方國家，凡有中國人的角落，都知道你萬人傑其人，當然一撮台獨分子有意向你造謠中傷，無損於你聲譽，萬千有血性的正義讀者，還是站在你一邊，愛戴你、擁護你。龐大的旅行隊伍快要出發了，我懷着愉快的心情，在等待着。

讀者孫一專啓

萬人詩壇

壇主 董力行

鄭六豐

(十一)
順風順水喜過關，歷盡烽烟到海寰。
淚裏共看屍拍岸，心中長記骨堆山。
半生去國惟憂國，兩紀居蠻未化蠻。
任是艱難都克服，堂堂華冑不羞顏。

(十二)
食有海鮮坐有車，入雲樓宇顯豪華。
故鄉屢演石壕吏，此處不吹隴上笳。
一記紅燈觀眾尠，千金藍領潤身嘉。
衣香鬢影笙歌夜，最是晨茶接午茶。

(十三)
莫謂香江無刼沙，日軍曾此泛輕槎；
漢民餐配三錢米，兵士時來百姓家，
盜寇街中揮白刃，姑娘襟上插紅花，
竟將人肉飼鷹狗，何處招魂掛素紗？

(十四)
道驚走火入邪魔，漫說銷兵與止戈。
豈待越南看敗績，早從韓國聽哀歌。
英雄麥帥思無已，糊塗尼兄恨惹多。
洗腦交心來復去，預知人海更興波。

(十五)
盤馬橫刀自是雄，毋忘在莒見初功；
台灣土地川原綠，大陸人民血淚紅。
兩陣縱然分一水，三軍早應展雙瞳。
由來成敗操於我，終世何堪作斷鴻！

(十六)
輸卻當年一局棋，淋漓淚血至今疑？
官簽日本投降約，我賦中華勝利詩。
蜀道未歸天外客，灞橋又折柳邊枝。
樓船鐵馬關河夢，盛歲投荒百不宜。

敬步董壇主去國吟原玉（十首）

李劍平

國魂欲斷須將護，天意難猜總不知。
幾度中興機盡失，任人驅策馬歸遲。

(二)
國亡歸去己無家，赤手難回落日斜。
香海樓台非故土，石城風月憶京華。
堅持孤節甘餐雪，耻學高官競進瓜。
指腹誓盟終負約，美人竟別抱琵琶。

(三)
鷄鳴狗盜亦名流，可笑痴人苦自求。
華屋千層迷俗客，金釵十二鎖高樓。
屠槍直指誅殘賊，舌劍橫磨罵赤酋。
莫倚秦廷資助力，同心共挽欲沉舟。

(四)
狂吟廢紙作詩箋，杯酒茅廬欲雪天。
抛去塵心魂夢外，留來鴻爪海灣前。
吳娃越女隨流水，漢闕唐宮盡化烟。
强盜居然稱霸主，芸芸鷄犬笑成仙。

(五)
牧豬屠狗踞高壇，優孟衣冠未足看。
海上無雲龍寂靜，棧中有豆馬盤桓。
世當末日身何託，舟遇橫流渡更難。
鷸蚌相持生死鬪，漁翁袖手作傍觀。

(六)
風雲未遂志難成，半世烟塵細柳營。
枕上客魂明月夜，夢中袍澤舊時情。
人心思漢終匡復，國賊殘民共討征。
自古霸權天不許，且聽垓下楚歌聲。

(七)
風雨瀰天鬼哭秋，幾多枯骨暴荒丘。
山花淡淡傷汚染，泉水清清溷濁流。
小丑歌功難沐澤，强梁獲罪爲從劉。
何堪回首當年事，騷客有緣合唱酹。

(八)
家仇國恨兩難忘，拜祭何年一炷香。
四海飄零留淚跡，五羊買醉憶謨觴。
地無去處逃塵刼，天有溫情送暖陽。
千古吳藩終是賊，陣前舉義而紅裝。

吟成俚句三杯酒，吹去閒愁一管簫。
妖柳焉知羞恥事，風前猶自舞蠻腰。

(十)
一任風霜兩鬢侵，寶刀猶欲起龍吟。
莫忘在莒艱難日，抱定屠秦堅決心。
滿耳只聞人語亂，三軍不動鼓聲沉。
男兒肩上興亡責，渺渺孤懷直到今。

李先生和詩，最佳之句，「枕上客魂明月夜，夢中袍澤舊時情」。又「四海飄零留淚跡，五羊買醉憶謨觴」。（自註）：「謨觴」乃廣州酒家之名。「地無去處逃塵劫，天有溫情送暖陽」。均爲佳句，壇主評。

新年感懷

梁樹森

弱冠南來已白頭，昇平淚得廿年秋，
議壇前席成高士，國際橫流醒夢鷗，
復漢應堅光武志，滅秦愧乏子房籌，
東風又見春來到，難解書生天下憂。

廖東城詞長華誕諸文友均有題贈謹獻二律

張江美

(一)
結得文緣共往還，萍踪猶在淺深灣。
燈前春酒歡今夕，夢裏秋雲過彼山。
老矣蒼天雙鬢改，悠然黃菊一枝頑。
江關歷亂誰無感，風雨餘生幸脫艱。

(二)
一水長流髮漸皤，丈夫誰肯嘆蹉跎。
詞章介壽天無盡，廊廟生塵責尚多。
已分青衫矜世變，怕聞紅粉隔江歌。
星辰數遍存知己，借酒澆懷歲歲過。

萬人雜誌

（第二二八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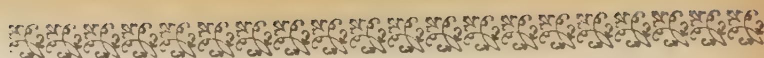
小心，這是從北京送的寶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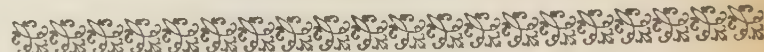
和平共存五原則

印度

舒以[illegible]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二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三月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評所謂「中美聯合公報」

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而怪事之中的最大怪事，則是二月二十七日，美國和中共在上海發表的「聯合公報」。

一般所了解的「聯合公報」，是發表雙方的協議，而這份「聯合公報」，所發表的大部分內容，則是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有如一件上衣，左邊裁的是「人民裝」、右邊裁的是西裝，縫在一起，怎麼看也不像東西，穿在身上實在醜怪。此所謂驢非驢，馬非馬，似驢非馬者也。

右襟西裝左襟「人民裝」

例如中共在「公報」中，支持北越及越共的鬬爭目標，而美國則支持南越「在沒有外來壓力和干預的情況下取得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中共支持北韓的「朝鮮和平統一八點方案」，而美國則支持「大韓民國為謀求在朝鮮半島緩和緊張局勢和增加聯繫的努力。」不但各聲明支持自己的盟友，並且還在公報中直接互相攻擊。例如中共說：「決不做超級大國，並且反對任何霸權主義和强權政治」，而美國則說：「各國應該互相尊重並願進行和平競賽，讓行動做出最後判斷。任何國家都不應自稱一貫正確，各國都要準備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檢查自己的態度。」

以上這些蠢話、廢話，人們早都已聽得倒胃口了。尼克遜遠渡重洋，會晤毛澤東、周恩來之後，竟又彼此把素來人們厭聽的臭話，各自重覆一遍，並且還有興致寫在公報中，眞是莫名其糊塗！

在「公報」的尾巴部分，雙方也一鼻孔出氣，說了些共同合意的話，但是都抽象得摸不着邊際，諸如「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雙方關係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國家利益，任何一方都不在亞洲搞霸權主義，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第三方面談判」。

以希望減少軍事衝突的危險而論，即是希望和平，不等如人們拜年時說恭喜發財一樣嗎？有什麼具體意義和効果呢？至於說雙方正常化符合所有國家利益，更是糊塗透頂的話，你們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干別的國家什麼事？起碼不符合蘇聯、印度、孟加拉這些國家的利益。

至於說不代第三方面談判云云，更是瞪着眼睛說瞎話。簡直想騙小孩子了。試問尼克遜和周恩來沒有討論越南問題嗎？討論越南問題時，美國不替南越辯護，中共不表支持北越嗎？只看雙方拒絕發表會談紀錄一事即可得知，一定又許多見不得人的意見和結論。

買空賣空仍是一場空

「公報」最荒謬的是關於「台灣問題」的部分。美國不出我們所料，果然與中共進行了秘密的出賣交易。但是使用了最高的外交技巧。它說：「美國方面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這段話是說，台灣任由中共以和平方法去解決，並保證一俟解決即行撤軍。這番話雖然等於沒有說。但是正式承認台灣應歸中共的外交意義則十分明確。但是問題的焦點，不在美國撤不撤軍。據知今天駐台美軍八千人，其中六千人是支援越戰的部隊，隨着越戰縮小，正陸續撤退，眞正的在台駐軍僅有兩千人左右。試問這兩千人能阻擋中共進侵台灣嗎？因此雖說出賣，也不過是買空賣空而已。今天中華民國的巍然存在，是由於六十萬精强的國軍，一千二百萬居民的眾志成城，兩千萬海外華僑的反共愛國，以及七億中國同胞不自由勿寧死的意志；區區兩千美軍有什麼用！在中共方面則唱了一段舊八股，反對一中一台，要求美軍撤退等等；此外還說什麼：「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完全是胡說。試問一九四五年自美軍手中接管台灣的是國軍，還是共軍呢？國軍打敗了日本，接收了台灣，如今仍在國軍的控制之下，中共要想以買空賣空的手法取得台灣，眞是白日做夢。

最丟人的是中共向來大聲强調，美軍不撤出台灣，決不和美國和解云云，可是現在竟自己大摑耳光，請尼克遜訪問，雙方進行了一番買空賣空之後，還是一場空。寶島上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正迎風招展，中華民國仍屹立不搖。





馬爾勞一派胡言

什麼「專家」？「造謠專家」！

萬人傑

自稱中國問題專家的法人安德烈．馬爾勞，最近又發夢囈，說台北與北平訂有「協定」，等蔣總統死後，就將台灣「復歸」中國。這些瘋子的話，顯出他是黐線佬。而尼克遜還當他有料，動身入大陸時，一一請教他，結果，尼克遜大出洋相。嗚呼！如此專家，可悲！

究竟誰敗了？

在外國，有許多所謂「中國問題專家」。為了外國人對中國問題一向隔膜，對中國情形，大都朦查查，因此所謂「專家」，憑其一知半解，就成為權威。其實，這些外國專家，對中國問題簡直沾不上邊，更不要說摸着問題的核心了。

這次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事皆經費盡苦心，研究中共一切，甚至連毛澤東的詩詞都熟讀了，以便到北平時大派用場。當然，他是經過許多「專家」指點和提供，他也自以為對中共種種，已十分瞭解。

可是，尼克遜在北平出盡洋相，撞板多過食飯，凡中國人都看得出，在這次鬬智中，勝利者屬於周恩來。尼克遜在談判中之所以吃虧，無可否認是相信了所謂專家的話，實際對中共的底蘊，一無所知，因而吃了大虧。

不過，尼克遜卻仍有阿Q精神，他回到華盛頓，還由國務院發動了一次規模相當大的歡迎，說總統是「勝利歸來」。可是，周恩來回到北平，也受到打鑼打鼓的英雄式歡迎，並且稱之為「凱旋」。有勝自然有負，尼克遜和周恩來都認為自己勝利，究竟誰敗了。

這只有我們旁觀者看得清楚。

大家都記得，尼克遜動身入中國大陸前，特地邀請了一位法國中共問題專家到白宮，向他請教中共問題。這位「專家」就是法國的著名作家安德烈．馬爾勞。

在尼克遜返抵華府後，新聞記者在巴黎訪問了這位專家，問他對美國與中共的聯合公報，或者尼克遜在台灣問題上的讓步，是否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既然尼克遜不覺得，我也不覺得……」馬爾勞答道：「我並不認為尼克遜在台灣問題上放棄了什麼，因為北京和台北之間，起碼在五年之前已有了一項與蔣介石逝世有關的協議。可是他們料不到蔣介石會活得那末久。

「我深信這項協議是存在的，按照這項協議，在蔣介石逝世後，台灣會以一種當然是十分巧妙的方式再度復歸中國。我們應該信任中國人的機巧。我告訴尼克遜這點。基本上，美國人對這一點有一種一成不變的觀念。

「好吧，讓我們別因此而衝動，那是機巧的，美國人知道，他們不會為台灣而戰鬥，而中國也知道。

艦了。從這些說法看來，其他的事又有什麼重要呢？」

誤盡蒼生

讀了馬爾勞這段談話，凡中國人都會啼笑皆非，覺得這位「專家」簡直一派胡言；只有不了解中國眞正情況的外國人，才會作出這種天方夜談式的想法。

可是，中國問題對他仍是一個謎的尼克遜，馬爾勞的意見會使他感覺得像握到一根鑰匙，以為拿到鑰匙，一切就迎刃而解。

我們不知道尼克遜受到馬爾勞思想的影响多麼深，如果尼克遜眞的以他這種意念為與中共對話的出發點，怎麼不誤盡蒼生呢！

在外國做中共問題專家實在太容易，到中國大陸跑一個圈圈回來，馬上就成為權威，如果有膽作出一些驚人之論，就連總統也會甘願拜在門下。

我們試一分析馬爾勞的話，就會發覺他說的不但毫無根據，而且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照他的說法，彷彿中國人反共，只有一個蔣總統，今日中國一分為二，不能合而為一，就因蔣總統一個人的反共作梗，因而，蔣總統一旦去世，中國就可重歸統一。

這一觀點，凡中國人都知道是錯謬的，今天，[illegible]

最後基地

台灣是中國人反共的最後基地，是中國恢復民主自由政體的唯一希望，如果唯一的基地垮下去，中國人就再沒有希望了。

台灣是每一個愛好民主自由的中國人所擁護的，並不是蔣總統一個人可以支持局面。蔣總統在生，固然得到自由人士擁護；萬一去世，他的繼承者也必然貫徹初衷，繼續奮鬬，否則，億萬中國人希望所寄的這一個小島，就會垮下來，我們不能讓它垮，不能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受勞役。

顯然，外國專家不會瞭解大部分中國人的心情，因此才有以爲中共可代表大部分中國人。如果中國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不是在極權壓制下，中共政權早已被中國人揚棄。

七億中國人雖沉淪在痛苦的深淵中，度過二十多年悠長歲月，可是中國還有一片小小的自由土地存在，他們還有一線希望，那會自行葬送這一線希望呢？

馬爾勞這想法完全違反中國人的願望，他以爲會有這麼一項「協議」存在，不知是何根據。如果他對中國有較多認識，會發覺這假設是可笑的。

前車可鑑

如果眞如馬爾勞所說，確有這麼一項協議存在，那麼，這協議由什麼人簽訂的呢？誰代表了中共，誰又能代表國民政府？

即使蔣總統本人，也不可能代表一千四百萬人簽署這項協定。他下面的副總統嚴家淦嗎？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嗎？不要說嚴、蔣的反共意志和蔣總統同樣堅定，事實上也沒有任何人具此權力，沒有一個人（或者一撮人）可以控制全局，牽着他們的鼻子，帶着他們去投降。

更殘酷的事實是：二十多年來，不但國民黨投共的人沒有一個好下場，就是中共本身過去幫助毛關係，如果有一個如此喪心病狂的人，拂着台灣向中共投降，所得的結果，可預料得到。

今日即使台灣一時還沒有反攻大陸的機會，但防守上是絕無問題的，在台灣的生活，安定自由，物質富裕，難道他們還會天眞到像李宗仁那樣，一定回到大陸去做肥田料？

因此，馬爾勞「深信」有這項協議存在，一定是黐線，神經不正常。

何必禽禽青？

更有一點，如果毛、周和台灣一撮有力分子簽署了這麼一個秘密協議，就可靜待時機，不必聲嘶力竭地叫嚣着「解放」台灣。不論叫與不叫，將來台灣都是復歸中國，何必這麼認眞，到處要人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呢？

台灣的「重歸」中國，如果只是爲了等待蔣總統去世，中共一定有耐心的，人究竟不可能長壽到永遠不死，蔣總統八十四高齡，總有百年歸老一天，不相信中共會急不及待。

馬爾勞連這麼簡單的道理也沒用腦筋想想，便信口開河，胡言亂語。這樣黐黐地的人，自以爲是，以專家自居，也不要管他了；更莫名其妙的是尼克遜居然也當他是中共問題權威，禮賢下士，把他邀到白宮，諮詢一切，不消說，尼克遜這次對中共的讓步，不惜出賣盟友，和這位「專家」的「高見」當然大有關係。那麼，馬爾勞不但妖言惑眾，而且早已間接害了廣大的中國人，對這種騙人的「專家」，老萬認爲應該一致聲討！

未來的亂局

中國受「專家」之害，其實不自今始。美國的「專家」曾認爲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因此一定要「國共合作」，結果卻使整個大陸赤化。

費正清、拉鐵摩爾之流，都是美國專家，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往往受到專家影响。中國今日落到

因此，提到外國專家，老萬便不寒而慄。今天，中華民國正處在一股逆流中，這些「專家」又活躍起來。馬爾勞的謠言再三地重複，當然有一部分人相信了他的話，尤其美國人，他們可能一直期望着有這麼一天，馬爾勞的話，他們當然全盤受落。

如果有一個專家說：毛澤東死亡後，中國大陸會回復過去面目，美國人一定不會相信。其實，這可能性較馬爾勞所說的更高。

毛澤東把所有的同志、親密戰友差不多全部鬬垮了，在國內，到處是敵對勢力，一旦老毛去世，，大陸會亂成一團糟，這時候，將會是國府光復大陸的最好時機。因此，人們認爲毛澤東若死，中共必然出現亂局，而這亂局大有可能產生統一機會，因此，有人認爲馬爾勞的話，倒轉來說，更爲恰當。

不要放過他

不久前，另一位「專家」剛去世的史諾，放出過一些空氣，說國共可能再來一次和平談判，中共爲配合這種宣傳，舊事重提，談到當年重慶的談判。其實，這些專家不過是中共的傳聲筒，或是宣傳工具，完全是中共統戰工作的一環。美國人對中國問題沒有認識，一切靠這些「專家」做盲公竹，專家說什麼，他們就相信什麼，因此，專家在美國政策上，發生很大作用，而對中國禍害之深，就不言可喻了。

中華民國官方對馬爾勞的這番鬼話，認爲「不値一駁」，不願浪費唇舌。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這確是對的；但對外國人則不然，他們會毫不經大腦而相信他的話，因此必須予以有力批斥，以正國際視聽。

中共的宣傳，加上這些專家的謬說，對中國是一個災禍。不要以爲他們說得幼稚，不會發生作用；對幼稚的外國人來說，他們會無條件相信的。因此，老萬贊成中國政府予以有力的反擊，不要讓這些謬論邪說存在。

由尼克遜訪毛談自處之道

岳騫

尼克遜在大陸訪問一周之後，已回去美國，這幾日來，全世界報章都在討論此一問題，尤其是所謂聯公合報。筆者也就此問題發表個人的看法。

東西方處世哲學的差異

自尼克遜決定訪毛幫，直到動身爲止，雖然共區以外的中國人，絕大多數提出譴責，但筆者總覺得此一問題應有兩面看法。在中國人立場看來，尼克遜此行嚴重損害了中國主權，自不能原諒；但轉過一想，尼克遜畢竟是美國總統，祇要於美國有利，他當然有權這樣作。所謂道義，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不能强加之於美國。東西文化的差異，有些非常巨大，例如中國軍人的信條是不成功即成仁，寧爲斷頭將軍不作降將軍，但西方軍人的信條是打不過卽降，先保全生命再說，留下性命，還有機會再來，若是死了，就一切都完了。這兩種作法，究竟那一種對，根本無法下斷語，祇能說你以爲那一種對，就算是那一種對，不必盲從別人，也不必强別人從我，根據這一點去看尼克遜訪毛區，就不必憤慨、沮喪了。

尼克遜的人格差極

不過在尼克遜訪問了毛區之後，我覺得尼克遜此人太不成話了，這次訪毛區，實在丟盡了美國的

大國格的中華民國。違背了美國憲法，與一個並未經美國政府與國會所承認的暴力集團打交道，犧牲不爲不大，但是你有什麼所得，應該向全體國民作一個交代。相信眞有人這樣面對面提出質問，尼克遜是很難作出肯定的答覆。

就毛、周的聯合公報來看，尼克遜可說一無所得，當尼克遜決定訪毛之前，大家都看得出其目的有兩點：第一、爲了競選下屆總統，第二、爲了結束越戰。但在聯合公報發表後，可以看出毛幫不但不肯，事實上也不可能協助美國結束越戰，不特如此，毛幫還信誓旦旦要繼續援助寮國、高棉的叛亂組織。至於尼克遜競選總統一事，也可能因此獲得大勝，但爲了個人的權位，不惜作踐自己國家的尊嚴，打擊盟邦的地位，其人品之差，可以想見。美國長期讓這麼一個總統統治下去，不必說領導自由世界抗共，恐怕美國是否能自保，都値得懷疑。

也許尼克遜可以厚顏無耻地說這次與毛周兩酋會談之後，嬴得了和平。但實際情形卻恰恰相反，尼克遜此舉不但沒有得到和平，祇有更造成動亂。人所共知，亞洲目前動亂在中南半島，要和平必自中南半島起，而毛幫卻公開聲明支持寮、越、高三

出賣了中華民國，但中華民國祇是受到打擊，尚未如此容易被出賣，倒是中南半島三國，今後的國運更艱苦了。

五項原則惡跡昭彰

最最莫名其妙的是尼克遜居然接受了所謂「和平共處五原則」，這個醜陋的名詞是一九五五年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由尼赫魯與周恩來聯合創造出來的。尼赫魯可說是二十世紀第一小人，但也被周恩來騙了。五原則出籠到今天才十六年，毛幫煽動支持了越、寮、高三國叛亂，策劃了印尼共產黨叛變，這次又協助巴基斯坦屠殺孟加拉人民。至於派兵打印度，倒是尼赫魯自己惹的禍，反而不能怪毛幫，但祇是對印尼、巴基斯坦及中南半島三國的行動，已與五原則大相逕庭，而目前又支持緬共叛軍，策動泰國動亂，馬共更是毛共的支部，所有東南亞各國共黨武裝叛亂，皆由毛幫所策劃，叛變首領在毛區受過訓，這些事不必說東南亞各國知道，尼克遜也該知道，竟然掩耳盜鈴，欺騙自己不算，還欺騙美國人，用心就在於騙得選票，當選下屆總統。美國自華盛頓至尼克遜，曾任總統者三十六人，能力雖不等，但論到人品之差，要以尼克遜爲最。

台灣何來「問題」？

尼克遜這次的荒謬行爲，對我們的眞正打擊何在，台港兩地報紙很少說到是處，世人每注意到美軍撤出台灣海峽事。但此一問題不論美軍短期未必便能撤出，卽使撤出，對於台灣的防務並無影响，再細研究聯合公報，不論表面上如何說，實質上並

國家元首之口，尙是第一次。尤其此人是美國總統，意義更不尋常。我們眞正注意力要放在這一點，不必斤斤計較美國是否撤軍。

在海外爲自由而奮鬪的中國人看來，台灣根本就沒有問題，台灣是中華民國一省，目前由中華民國政府治理，本身情況安定，對外恪守國際公法，有何問題之可言。眞正有問題的是中國大陸，自毛幫僭竊以來，內部未有過一年以上的安定，日日在腥風血雨中鬪爭，始而屠殺留在大陸的公教人員，名曰鎭壓反革命，繼而迫害知識分子，謂之陽謀，繼而又以三面紅旗虐政餓死國民上千萬，終而以文化大革命之名賊殺賊，皆是有目共睹之事；對外則四處尋釁，不僅與之爲隣者深受其害，卽遠在非洲的加納亦幾乎爲其顚覆，所以眞正成問題的是毛幫盤踞的大陸。

當然，過去也不是無人提出過台灣問題，首倡其議者是近代國際第一劣紳邱吉爾。邱吉爾雖然不懷好意，但與尼克遜的看法並不相同，邱吉爾以爲中華民國旣無力收復大陸，爲了免於台灣落入毛幫之手，所以提出台灣主權未定論，也就是台灣問題的由來。直到今天，英國政府仍然遵循此一政策，英毛所以換不成大使，基本癥結在此。但邱吉爾可以這樣說，因爲英國已承認毛僞政權，除此之外找不到防止台灣陷共的藉口，雖然中國人對邱吉爾並不領情，但是，也不能否認邱吉爾對國際局勢自有他的見解。尼克遜所謂的台灣問題，是如何將台灣通過談判方式交與毛幫，與邱吉爾的說法雖同，而基本目的卻是南轅北轍。

作爲一個爲自由而奮鬪的中國人，我們反對任何方面提出台灣問題的字眼，因爲台灣絕對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中國大陸，任何人提出台灣問題，就是對全體中國人的侮辱。此言出之於目前仍與我國保持邦交的美國總統之口，中國人是萬不能原諒的。

應該保持鎭定

題。雖然外來的力量並不能促使我們崩潰，但精神上的困擾，卻也不容忽視，當此危疑震撼之際，談談我們的政府及在台灣的國民，如何自處。

首先最重要的一點，必須大家處之以鎭定。我們有一個絕對的信念，毛幫不能也不敢以武力進攻台澎金馬。此時的形勢與三十八年大不相同，三十八年大陸之失，雖然也有美國人抽後腿，但那時情況確實惡劣到難以支持，軍事方面兵心渙散，士無鬪志，而匪我之間又不能劃出一條防守線，長江失守之後，我退一步，匪追一步，形成兵敗如山倒之勢。更重要的還是經濟問題，凡是當時住過南京、上海、重慶、廣州等大都市的人都該記得，物價一日數漲，金圓券、銀圓券，到了後來皆成廢紙，人心都想變，政府失去支持，自難以抵抗毛幫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攻勢。

命運操於自己手中

此時情況完全不同，軍事上可攻可守，經濟方面一片欣欣向榮景象，台灣生活費之低，爲亞洲之冠，旣無內憂，自不懼外患。凡是在台灣每一國民，都必須記得一點，美國人不能出賣我們，毛幫不能滅亡我們，唯一能滅亡中華民國的是我們自己。敵人未到，自己先亂，自然予敵人以可乘之機，等於開門揖盜。

政府方面對於當前變局，必須徹底告訴國民，不要使老百姓猜謎，則謠言自息。要使國民切實擁護政府，卑見初步應當作出幾件便民的事。

徹底清除不肖官吏

海外國民回到台北都有一個共同感覺，就是軍事進步，經濟起飛，爲亞洲各國之冠；但政治上之黑暗，較之大陸時代，依然故我。其中尤其爲當地人詬病者爲司法部門，此處不能列舉，政府若肯派出可靠之人，對司法部門作一徹底調查，消除不肖官吏，明白公佈其罪狀，課以嚴刑，定使全省國民耳目一新，歌頌政府善政。

此處祇舉一例，筆者回國後皆坐計程車（港名的士），所有司機對於政府皆感不滿。司機絕大部份若非退伍軍人，也是逃亡義民，何以會有此現象，深使人不解。仔細硏究，毛病就出在裕隆公司，該公司所造汽車，貴而粗糙，司機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款未付清，汽車已壞，等於白白替裕隆打工。因此人人皆恨裕隆，轉而恨到支持裕隆的政府，此事並非小事，若不加以疏導，一旦引起事故，實非小事。

關於海外僑民投資及入境問題

雖然政府方面再三强調盡量予人民以方便，但仍使海外僑民視爲畏途。目前我們國家就剩這一塊土地，國民可以來往投資的祇有台灣，不能獲得方便，自然羣相抱怨，對於政府團結海內外人心，有巨大影响。

這些還都是小事。至於大的問題更多，例如民意代表的革新問題，如何延攬靑年才俊，政府言之已久，而且屢次制定方案，惜乎直到今天，仍未能使國內外人士看出一個眞正的具體行動。在政府自是謹愼將事，而國家處境已到了救亡圖存之時，不容我們再猶豫，非拿出一個辦法來，從頭作起不可，否則，縱然敵人不能亡我，而我自己坐困，最後也必然由萎縮而解體，走上滅亡之路，這點很願當局能三思。

代郵

薩赤先生：請卽來電K二一二七五四與葉先生聯繫。或電「萬人協會」會所聯繫。

編者敬啓

抗日戰爭史話（二十一）

張自忠將軍殉國（下）

史劍非

古云：「慷慨犧牲易，從容就義難」；但是為國家大計含寃不辯更難！張自忠將軍身為軍人，洒血疆場，馬革裹屍，並不出奇；奇在為貫徹政策，蒙漢奸的唾罵，能默默忍受不尤不怨，終於再起領軍，在立下驚天動地之功，博得民族英雄的榮譽之後，能不恃功，不惜身，終於報國成仁。歷盡波折，數易榮辱，精忠貫日，始終如一；洵是天下奇男子，千古大丈夫。

徐州車站學生搜「漢奸」

宋哲元正在津浦線泊頭鎮督師作戰，接到張自忠脫險抵達濟南的電報，立派秦德純前往接他，在濟南時韓復渠將他藏之密室不准隨便外出，秦氏接他的軍人也是囑他不可拋頭露面，因為當時在報章上他已成為第一號漢奸了，民情激憤，被人發現隨時有不測的危險。後來秦氏陪同他赴京晉見蔣委員長，途中果然發生意外。秦氏在回憶錄中說道：

「車到徐州車站突有學生卅餘人要到車上搜查漢奸張自忠，來勢頗為兇猛。我一面安排張將軍暫避，一面請學生派代表四人到車上談話，並到各房間查看，代表等未見張在車上，始下車而去。」

本是頂天立地的抗日英雄，如今竟變不能見人的漢奸嫌疑犯了。當時張氏心中之痛苦可想而知。士為知己者死，人在窮途無路之際，得到拯救和支持，心中的感激，倍形踴躍。

抵南京的第二天即得蔣委員長接見。張將軍肅立請罪：

「自忠在北方失地，喪師辱國，罪有應得，請委員長嚴予懲辦。」

，並告張，一俟你身體恢復，我決令你重回部隊，俾得再有機會報効國家。張氏從四方城委員長辦公室出來，不禁仰天而泣：「如果委員長令我回部隊，我一定誓死以報領袖，誓死以報國家！」

一日夜疾馳百八十里

一九三八年春天，二十九軍奉令擴編為七十七軍及五十九軍，中央遂任命張氏為五十九軍軍長。張氏到軍中就職之日對部屬慨切陳詞：「今日回軍，除共同殺敵報國之外，乃與大家共尋死所。」官兵感動，多泣不成聲。

古云：「兩軍相與，哀兵勝矣」。張氏以必死之志統軍作戰，所以每戰必勝，痛殲日寇。

一九三八年五月國軍在台兒莊大捷，實由於敵第十師團孤軍深入，因主力第五師團被阻於臨沂。故臨沂之戰，實是台兒莊大捷的先聲。

當時侵華元兇之一的坂垣征四郎，所指揮的第五師團原與第十師團並肩，一為東路一為南下與華中日軍會攻徐州，可是由於龐炳勛的第四十軍死守臨沂，致東路受阻，西路乃孤軍深入，到達台兒莊較東路早了近一個月。及東路繞過臨沂趕到台兒莊時，第十師團已經傷亡枕藉，筋疲力竭，遂陷入我軍大包圍，遭殲滅性的打擊。

四十軍之得堅守臨沂如此之久，由於張自忠率五十九軍之及時馳援，「率部一日夜馳進一百八十餘里，舉全力猛攻，鏖戰七晝夜。敵軍傷亡慘重，大潰北竄七十里，造成抗戰以來空前大勝利。」

視死如歸．皎如日月

徐州會戰之後，我軍主力西移，張氏所部五十九軍，在疲憊之餘，掩護大軍轉進，親自斷後力拒敵軍追擊；同年九月武漢會戰，率部守溢川，屢創敵軍，再立殊功。十月升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此時張將軍不但一洗晦氣，並且已是全國欽仰的抗戰英雄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鄂西之役，敵軍三師團進隨棗，張親率一旅渡河截擊，大破敵軍於田家集，斃敵

去年十月中共領導層內支持毛的文革路線最堅決、最重要的分子林彪之垮台，抗拒周恩來外交路線的最大障礙已經消除，於是尼克遜之訪問中共，如期順利的實現了。

毛周各有尷尬

對於這件事，毛澤東和周恩來各有各的尷尬。就毛澤東來說，一九五九年九月因反對蘇聯與美國妥協而與赫魯曉夫鬧翻，一九六六年為了要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而掀起「文化大革命」；一九七〇年五月，在對蘇聯路線緩和之際，曾在天安門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及其走狗」的聲明，並邀蘇代表團長出席參加。現在邀請「美帝」太歲尼克遜訪問，無異否定了一九五九年以來毛的主張。其尷尬不言而喻。對此毛澤東已做了兩次掩飾，一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向最近在日內瓦死去的美國記者史諾談稱，歡迎尼克遜來訪，表示此事是毛的主動而非被動，仍當權並未失權；第二次是去年法國前總理繆維爾訪問中共時，

青支持下發生者）。

毛的掩飾手法雖甚巧妙，但是只要稍知中共路綫演變的人，對其尷尬情狀依然洞若觀火。「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文革的血跡至今未乾，想逃避責任嗎？談何容易！

毛

司令馮治安負責指揮。渡河之後，三戰三捷，北竄之敵，走頭無路，軍心動搖；五月十日將軍率部破敵主力於方家集，十六日，敵援軍突至，將軍所部乃陷重圍，身負六處槍傷，仍立陣前指揮，敵軍進至數百步，部下拉其退避，將軍大呼：「此吾成仁日也，有死無退！」終於仆地不起，臨終告其左右：「吾力戰而死，自問對國家對民族對領袖可告無愧，汝等當努力殺敵，毋忘吾志。」將軍靈櫬過宜昌，軍中雖未公告，而民眾不期而集東山寺者數萬人，多掩面流泣。有一老婆婆手製麵食，奠於靈前，哭道：「我為張將軍做北方飯也。」

梅花山麓白骨忠魂

靈櫬到重慶，政府在儲安門設奠，蔣委員長以下親臨致祭，政府首長皆綴黑紗往吊，民眾往吊者絡繹不絕。十一月十六日，遺體安葬北培梅花山麓，從此白骨忠魂乃與名山共垂不朽。

蔣氏致祭之日，會通電全軍，歷述張氏戰功：「……當喜峯口之役，殲敵步兵兩聯隊，騎兵一大隊，為藎忱與敵搏鬬之始。抗戰以來一戰於淝水，再戰於臨沂，三戰於徐州，四戰於隨棗，而臨沂之役，藎忱率所部疾趨戰地一日夜達百八十里，與敵坂垣師團，號稱鐵軍者鏖戰七晝夜，卒殲敵師。……抑中正私心尤有所痛惜者，藎忱之勇敢善戰，舉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則猶於世人未及者，自喜峯口戰事之後，蘆溝橋戰事之前，敵人密佈平津之間，乘間抵隙，多方以謀，我其時應敵之難，蓋有千百倍於今日抗戰者。蓋藎忱前主察政後長津市，皆以身當樽俎折衝之交，忍痛含垢與敵周旋，眾謗羣疑無所搖奪，而未嘗以一語自明，惟中正自知其苦衷與枉曲，乃特加愛護矜全，而猶為全國人士所不諒也。……見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猶多有之，至於當艱難之會，內斷於心，苟利國家，曾不以當世之是非毀譽亂其慮，此古大臣謀國之用心，非尋常人所及知，亦非尋常人所能任也。……」可謂懇切備至了。而張在天津時代之「忍辱含垢」一幕，亦得大白於天下。

達、康生、謝富治、林彪、葉羣等「鬬倒」或「鬬臭」，同時把上千萬的紅衞兵和造反派下放在荒山野嶺，至今（已經四年）不准返回城市，另一方面仍作擁毛狀，以毛的旗號來推行自己的路線。今天在中共內部任何人都可明瞭，周恩來等在搞「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勾當，因此周必須緊緊抓住毛澤東，在「中央」和地方的毛派

半遮面

神通廣大了。處於上述的尷尬情況，因此尼克遜剛下飛機時，周恩來雖歡迎如儀，但面孔冷若冰霜，與尼克遜滿面笑容恰成比照。周恩來以微笑外交聞名，他在機場上所以不笑，是因為故意不欲露出內心的興奮，減少「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尷尬。可是當日下午陪尼克遜與毛澤東見過面之後，就禁不住大笑特笑起來，與基辛格拉着手笑得前俯後仰。這因為毛出頭歡迎尼克遜，他的憂慮和尷尬都已大為消解了。

毛臨時提前晤尼克遜

照雙方原來的會談程序，尼克遜在北平僅與周恩來會談，並未預定與毛會談；俟會談之後遊覽杭州時，始與毛會面。而現在是尼克遜抵北平當天下午即與毛會談，將時間表臨時提前了七天。何以見得是臨時改變的呢，因為周恩來與尼克遜原定二十一日下午舉行的會談延遲了九十分鐘，在尼周會談之前，尼克遜到中南海晤毛去了。

根據過去的紀錄，毛會晤外國元首，最快也要等該國元首抵達一日或數日之後，即友好國家亦屬如此。例如去年六月羅共第一書記西斯古，八月七日緬甸主席尼溫，十月八日阿比西尼亞皇帝塞拉西，今年二月一日西巴總統布圖等都是如此。可是對於這位尚無外交關係一直視為第一號敵人的美國總統，竟在抵達當天即親自接待歡迎，顯出不同尋常；周恩來所以開懷大笑，亦耐人尋味。假使照原定計劃，尼克遜在北平正式會談之後到杭州遊山玩水時，順便與毛一晤，那表示毛故意冷遇尼克遜，表示毛不同意周恩來的外交路線，會給周恩來在黨內造成相當大的麻煩，雖然未必將周的政策推翻，但引起反對的暗潮，使極左派的氣燄一度復燃則有充分可能。現在毛改變了計劃，提前接待尼克遜，實是周恩來一大勝利。還有毛會見外賓時，向在「人民大會堂」進行，除了近四十年的老友美國記者史諾，從未在自己的書齋接待外賓，這次竟請尼克遜前往開眼，也表示毛的積極合作。不過按中國的傳統禮法，這也是對尼克遜的一種慢待，因為他是遠客，毛應先往他住的賓館拜會他才算合禮。

毛派繼續失勢

從這次尼克遜訪問北平，中共參與會談和歡迎的名單看，證實了過去兩年來筆者的觀察和分析，顯示了毛派進一步的衰退。因為除了毛及其妻江青之外，殘餘未倒的毛派全未能露面。最值得注目的是在文革中「放第一槍的」姚文元及重大外交活動從不缺場的張春橋，連政治局候補委員汪東興也未露面。只在尼氏走後，周恩來返抵北平時才出來「歡迎」。

毛派分子於尼克遜到訪時不露面，是按照毛的原定計劃實行杯葛呢，還是被周恩來等所打擊不能露面呢，現在還是一個謎。目前陪同周恩來經常露面的是葉劍英和李先念，代替了去年十月以前黃永勝和姚文元的地位。黃永勝是個實力軍人中的最大「山頭」的頭子，曾與周恩來合作對抗毛派。但是他的「山頭主義」引起其他「山頭」的衆怒因而垮台；姚文元則是毛派核心裏中堅分子。黃的垮台，對周恩來一派利多於害，而姚若失勢，則對他們大大有利。因為姚是毛唯一的耳目（在高層政治活動中）了，姚一倒，毛完全成了孤家寡人。

魯遜

美國失盡了亞洲盟邦

胡養之

從種種跡象顯示：美國對於亞洲的政策不僅是錯誤，且已失去了整個亞洲的盟友。蓋自一九六八年五月，美前總統詹森不惜一切犧牲而謀求與北越、越共在巴黎進行其妥協性的所謂「和平談判」之後，亞洲人士便對美國已經有了如下的估評：它是否還有繼續作為世界這一部份領導力量的能力？實屬感到非常的疑慮。尤其是共和黨的尼克遜入主白宮以來，給予亞洲人士的印象更為惡劣，他簡直把美利堅近半個世紀來對外所建立的威信毀滅殆盡！

由於一九六九年七月杪，即尼克遜就職總統後僅半年，便在關島宣佈放寬對中共的限制，如允許教士、專家、新聞記者等彼此往來；進行謀求與中共恢復華沙「大使級」會談。同年十二月初，美駐波蘭大使史多塞爾，曾與毛共代辦雷陽暗面於華沙的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中，因談得不錯而史多塞爾便於同月中旬親赴毛共「使館」長談，遂有再開一三五次「華沙會談」的可能傳說，故白宮方面急不及待地於同月十九日，便由國務卿羅傑士正式宣佈廢止對中共非戰略物資的禁運——由目前禁運的一千三百種貨物中，將減少為二百種左右——並自同月廿二日起生效。

在宣佈美對毛共放寬禁運的同時，國務院發言人曾表示：這是緩和美對中共關係的第一步驟，以後將與對蘇聯貿易相同。美國防部接着也透露：美已決定今後減少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游弋了。此外，尼克遜又曾公開表示：當越南問題解決之後，美國將不計劃再在亞洲介入類似的戰爭了。也就從那時（一九六九年六月以後）起，華盛頓與西貢方面的美國官員們，一致高叫「越戰越南化」的口號。為了達成解決越戰問題的目的，尼克遜便不惜犧牲亞洲所有盟邦，而與那世界敵人——毛澤東拉關係，實屬捨本求末，自毀長城！

讓印支國家自生自滅

實際上，尼克遜總統這一連串的錯誤的亞洲政策，無異大大地鼓勵了共黨的侵略行動，而二十多年來必須依賴美國保護，得免共黨入侵的亞洲國家則不再確信美國的所謂「擔承」或「承諾」等口頭禪是可靠的了。由於一九四九年自中國大陸被赤化以後，亞洲的形勢就已分為海洋上的亞洲和大陸上的亞洲，亦即形成了自由的海權對極權的陸權之爭。而極權的陸權要想進一步地侵略這些海洋上的亞洲國家，必須首先通過印度支那半島，或朝鮮半島，南越及南韓均首當其衝！因此，一九五四年七月，越南在法國「投降」式的失敗主義下而遭瓜分之後，不僅讓共黨的侵略基地向前推進了一步；特別是在政治上所發生的影響，彷彿投下了一顆核子彈，更足以改變了整個東南亞的均勢。前美總統

已被拔去了一半多，遠東防共陣線被打開了一個大缺口；今後共黨將循着這個缺口向南伸展，會給東南亞甚至於澳洲，均帶來無窮的災害！」

現在尼克遜除了決定撤退駐越美軍，讓南越、寮國、高棉等印支國家自生自滅外，為着他個人爭取選票，更不惜與毛僞政權進行勾結，而給整個亞洲甚至整個人類帶來無比的災害！我們知道越南地轄太平洋西岸的南北海上交通，居東南亞的中心。當年日本人曾以越南為基地，控制了遠東最主要的糧食資源。目前越南兩個最富庶的地區——紅河三角洲及湄公河三角洲——前者早已陷入了共黨的魔掌中，後者亦常遭越共游擊隊所掠奪，成為共黨長期侵略的戰爭資源。而與越南為鄰的寮國和高棉，在名義上原是「中立」化的，實則是不設防地區；尤其是寮國內的共黨勢力猖獗，它在中共的支援下而與寮政府軍頻頻衝突。同時，北越武裝部隊亦不斷地越境騷擾，毛共特務坐鎮指揮，令到永珍「中立」政府大有朝不保夕的危險！

高棉位居中南半島的尖端上，與越、寮、泰三國相接壤。其國防甚為空虛，應付國內尚且困難，怎能抵禦外來的滲透？所以，前高棉元首施漢諾除標榜其「中立」政策外，並不惜與美斷絕外交關係，以緩和共黨對它的攻擊。因而高棉門戶大開，多年來成為北越、越共的庇護所，和毛共接濟越共的主要輸入路線。後來龍諾將軍雖一舉推翻了施漢諾並領導七百萬高棉人民對共黨進行戰鬪，但由於得不到美軍的直接支援，而使其局勢岌岌可危。

影響亞洲人恐共心理

不錯，還有一個東南亞公約組織的名義存在，可是這張公約早就等於廢紙。試由泰國、緬甸、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尼及菲律賓等地，劃上一條不規則的大半個圓弧線來看，在這條弧線上的國家都很軟弱；並且還不能團結成為一個堅強的整體，無論在軍事上、精神上、或心理上，均出現一種真空狀態，於是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種恐共病；加以美國姑息分子日漸抬頭，使其抗共精神更告崩潰！

本來泰國是東南亞最富有戰略性的地區之一，它有人口近三千萬，在西方佔取東南亞大部份地區為其殖民地時，泰國仍能保持獨立。正因為它的地位重要，被高棉、寮國、緬甸所包圍；而且又是亞洲的穀倉之一，和有三百萬華僑的緣故，因此，毛共對泰國進行的地下活動，不遺餘力；並準備採取顛覆或內戰的陰謀，來奪取親美的曼谷政權。自一九六八年的十月起，泰國的七十一個省境內，已有卅三個省份為共黨的恐怖活動所威脅！如果美國一旦撤退越南，而華府與北平建立關係的話，則泰國這個反共堡壘勢將淪為越南第二！

緬甸與泰國為鄰，人口也在兩千萬以上。可是它仍採「中立」政策，在外交上則與美國保持關係，對內則鎮壓共黨，顯然十分矛盾。其實，毛共對緬甸的滲透顛覆活動，自一九六七年仰光與北平發生外交糾紛之後，已變本加厲；

努抨擊緬甸主席尼溫，企圖造成緬甸內部的混亂局面，從而迫使仰光政權毫無保留地一邊倒向北平。至於作爲大陸一半的印度，早期搖擺於東西兩大集團之間；後來則爲喀什米爾之爭，而與巴基斯坦的矛盾，均先後爲毛共所利用。由於一九五九年印度與中共交惡以來，雙方關係一直沒有好轉；加上邊境的連串衝突和雙方外交官的打鬬事件（文革期間），局勢更爲惡化！毛共利用印度的弱點，不但驅使巴基斯坦跟它爲敵；經常煽動印度邊區農民叛亂，搞到印度焦頭爛額。而美國又與巴基斯坦及中共一鼻孔出氣，迫得印度非與蘇俄携手不可，這豈不是美國的錯誤政策所造成？

馬來西亞是一個新興國家，在它獨立前後，既遭馬共的恐怖主義阻碍其自治運動的推進，復遭印尼的襲擊；又使星、馬分家局面，始終未能安定；加以英國曾宣佈撤退其駐軍，於是馬共大有捲土重來的跡象；若美國與毛共勾結，更增加亞洲共黨的氣燄，越南一旦被赤化，泰緬立即宣告緊張，則馬來半島隨之進入危險階段！現在印尼的態度，由於蘇加諾的垮台，誠然轉變了過來，並大力地鎮壓國內共黨分子。然而，印尼的本身力量還很脆弱，經不起外來的侵襲；而且亞洲共黨對印尼的劇烈蛻變，亦表示非常憤怒。故毛共近五六年來對印尼的滲透顚覆活動，仍一直未嘗放鬆！只要東南亞的局勢一旦於共黨有利，則印尼很難長治久安。也正因爲這樣，令到本來倒向西方的印尼蘇哈托政府，仍審愼地保持其「中立」政策。

大陸陷共後的亞洲亂局

我們認爲：美國的「重歐輕亞」政策，實已害了亞洲。它在第二次大戰前後，不只是對於共黨毫無認識；卽對於具有重大戰畧價値的亞洲也缺乏認識。因而在戰後幾年，遠東大局的每下愈況，不能說不是由於美國的觀望政策之所致。假如說觀望不算做政策，那末，過去美國對於遠東以及整個亞洲，簡直是沒有政策的。尤其對於中國局勢是在徘徊觀望，除了使中國大陸淪陷之外，並使亞洲全局陷入混亂狀態。舉例來說：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戰剛結束不久，毛幫在莫斯科的驅使下，卽陰謀實行大舉叛亂，美前總統杜魯門以友邦立場特派馬歇爾前來中國，負責調停國共事件時，一向尊重友邦的中國人民莫不表示興奮；可是這位啣有美總統特使使命的軍人政治家一到達延安，卽迷於毛澤東的油腔滑調，周恩來及其他高級共幹的大獻殷勤，使他發生了動搖，從而給予毛共以千載難得的坐大機會。但至毛共竊據大陸之後，立卽大罵「美帝國主義」，大有與美誓不兩立之概！此非失敗而何？

就整個亞洲的土地人口來說，中國都幾乎佔半數以上；就歷史、文化而言，中國是東方文化的代表者；就國際關係而言，中國更是居於樞紐地位。中國的前途，足以影響到整個亞洲的前途。這些事實，經過中國的八年民族抗戰，及戰後以來熱戰和冷戰的教訓，已爲世界有識之士所公認。可惜美國對此問題始終未有權衡其利害，以致一着之差全盤皆亂。

陷，韓、越戰火的爆發，都以雅爾達密約爲其禍根！由於二次大戰結束後，蘇俄多方探察，深知西歐與中東無懈可擊，於是乃轉移目標，專心向遠東進攻，致使東起黃河，西迄黑海等世界心臟地帶，盡入於毛俄集團的掌握之中，實爲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變局。到了北韓南侵時，美國始覺醒過來，挺身而出採取像過去在柏林那樣的立場。這行動雖然是捨本求末，卻仍不失爲遠東歷史新頁，只要肯幹，天下決沒有太晚了的事情的。

尼克遜應聆杜威之言

因此，前紐約州長杜威於一九五一年九月訪問亞洲之後，卽在「紐約時報」發表有關亞洲的文章指出：俄共的預算經費、宣傳費、和用於煽動別國革命活動的經費，是三項均分的。而美國國防經費將近百億，但在宣傳方面則幾乎分文不花，讓蘇俄可以憑藉其僞裝在六年（一九四四至四九）之間，不流一滴血而奴役了約共七億的亞洲人民。

最可耻的是美國過去的宣傳事業，非操諸於左傾者的手裏，卽爲糊塗莽撞者流所把持。前者替共黨敲鑼擊鼓，後者則除了宣傳美國的物質文明外，一無所取。這種「經紀佬」式的宣傳，對於亞洲不獨不能產生精神抗共力量；相反地，恰好墮入了共黨的詭計。它們持之有故地說：「美國是向亞洲傾銷，掠奪性的經濟侵畧，爲殖民主義的化身。」是故，杜氏曾建議美國應該明白太平洋國家的背景，與美國大不相同。它們不願放棄其背景，不願放棄其文化及其傳統，要求它們的政府與社會關係完全模仿美國絕對不可能，何況亞洲的傳統文化背景，自有其輝煌的地方呢？不過，亞洲尙有數億自由人民，美國需要他們做朋友，猶未爲晚。

杜威並主張亞洲太平洋區聯防，他說：中國大陸被赤化後，剩下的亞洲自由國家，多數孤懸海域，或處於半島之上，人力物力有限，如果美國不設法將這些亞洲島國連絡起來，則將無一倖存。由於鐵幕集團地勢關係，它們已掌握了世界最大的陸權，只有海空權才能制裁它的發展。蘇俄的北面是北極海，西面爲波羅的海，南面則爲黑海。在這三方面民主國家都嚴陣以待，惟在俄毛集團東面的太平洋，則網開一面，讓赤禍像洪水猛獸般的猖獗！況美國對日本、非律賓及澳、紐，均分別訂有聯防公約，由北面一直保衞到南面，而其中間廣大的幾片地區，仍能危害整個太平洋的安全。

如果美國把分別訂有的聯防條約的國家連結起來成爲亞洲聯盟，或太平洋公約，則可確保整個亞洲的現有盟邦。須知不能保衞全部太平洋，就是失掉全部太平洋，更不應讓亞洲一段一段地次第失卻。這些亞洲國家被共黨各國擊破之後，共黨集團將挾龐大的人力物力以壓臨美國，終將危害自己！今尼克遜總統明知與毛幫勾結有百害而無一利，但爲了他個人的利祿問題卻出此下策，世界上若干的歷史風雲人物，最後之所以身敗名裂，也多半由於他們把私人利益看得太重，而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誤盡蒼生。尼克遜應引爲前車之鑑。

黃伯韜戰死目睹記（下）

乙上

是時黃伯韜之七兵團轄下計有六十三軍、六十四軍、二十五軍三個軍及一百軍一部份，八十三軍一部份，十三兵團的一個獨立旅，及魯南各地撤來的省、縣警備隊、以及部份海軍、部份鹽警等少數小股游雜部隊，全部合計，亦祇不過六萬人。此時與共軍僅祇小規模接觸，並無大戰鬬。及至十一月二日山東南部之臨沂及郯城放棄，整個的山東省此時祇剩下烟台與青島兩個據點，共軍集於山東的十分之八兵力，立即逼近隴海鐵路東段沿線，新安鎮頓即告急，四日晨，連雲港之海軍撤回上海，連雲失守，七兵團，已三面被共軍包圍，二十五軍、六十三軍緊急由阿湖西調至新安，準備與兵團部會合後向駐於徐州東面大湖、大廟、八義集一帶之第二兵團邱清泉部會師集結。但由於魯南及東海逃亡之大量難民皆已集中於新安鎮，七兵團西進必經之運河橋，祇好先讓難民通過，如此遷延達二日之久。適於是時又經大雨，輜重過渡運河，極其困難，十一月六日晚，方渡過該橋，而守橋之馮治安部一個團突然投共，運河失守，至今七兵團渡河後，尚未喘息，即行開始戰鬬，邊戰邊退，及至到達碾莊，即全兵團已被共軍三倍之兵力圍困。

困守碾莊，激戰開始

碾莊，乃是一個不滿四百戶的村莊，隴海鐵路由村莊之中間通過，該村莊遂被劃為兩個部份，鐵路南部的稱為小碾莊，路北則為大碾莊，七兵團部四里許之大新莊，而六十四軍則駐於大新莊北部二里許之北新莊一帶，全兵團所佔之地盤，不過十方里之面積，而週圍被共軍十二縱隊團團包圍。

六、七兩日尚僅槍戰，及至八時晨，共軍之砲兵縱隊以及坦克業已到達，大規模的陣地戰，即行開始。

十一月七日晨十時許，國軍之空軍對地面聯絡，蔣介石總統於空中親自命令黃伯韜堅守陣地，並稱此戰將由白崇禧將軍任總指揮，當時黃兵團署為安定，即進行建築工事，但可惜碾莊一帶地理條件十分惡劣，工事不能建築，此亦七兵團難守碾莊的一大因素。

碾莊乃一窪地，夏日存水盈尺，此時已入冬季，地面無水，但挖下尺許，即成泥漿，不能挖築戰壕，在軍事而言天時地利乃兩大主要戰勝之條件。以狹義的看法，七兵團既不佔地利，亦復不得天時，緣該季節，適逢北方之季候風，風勢既猛且大，空軍雖每日約有四百架次的糧食、彈藥、被服等等之空投補給，但皆被大風吹落村莊以外之空曠地帶，國共雙方皆能見到，而無法取獲。此等情況乃由於空軍不能低空飛行之故，唯空軍雖高空飛行，而於此役中尚有數架飛機，誤撞密集之砲彈，而被擊落。七兵團已失天時地利，而最嚴重之失敗原因乃在於絲毫不得「人和」條件。

一、馮治安部放棄運河橋，致令七兵團毫無喘息機會。

二、駐於距碾莊二十里許之賈王一帶的第三綏[illegible]團當即增加了壓迫。

三、駐於距碾莊僅十五里的八義集一帶的第二兵團邱清泉部不但不前往援助，反而越退越遠，不復聽到該兵團之砲聲，使七兵團之士氣，頗受打擊。

四、第一綏靖司令長官孫良誠帶領其屬下之一〇七軍三個師於十三日投共，共方立即增添了對黃伯韜壓迫的兵力。

五、暫時隸屬於七兵團的一百六十師（馮治安部），於十一月十八日在大新莊激戰中，突然投共。至此，七兵團完全成了孤軍作戰的局面，加之傷亡重大，元氣完全毀傷。

條件太劣，死傷過半

論到戰鬬情況：由於六萬多人集中於十里面積的七、八個小村莊中，祇要砲彈落下，不分前後線，必定皆有傷亡，七兵團雖有數約千門以上之大小口徑的砲，但向四面八方射擊，火力是分散的，而共方數千門砲，由四面八方射向此彈丸之地，火力是十分密集的，迨至十七日，傷亡人數業過半，輕傷之官兵帶傷而戰，唯糧食不繼，雖由空軍運送，但能取得者十不得一，士兵為爭一口乾糧，不惜搏鬬，戰馬負傷，當即生割而吃，於斷瓦殘丘中，飢寒交織，而無人心懷二志，皆能決死苦戰，此誠黃伯韜帶兵有方之所致。

拒絕投降，實行突圍

名勸降書，劉義桂當溢和典雅。至此，黃伯韜召集了各高級軍官作了突圍的計劃，當時在場的計有七兵團參謀長李世鏡，副官處長楊光，政工處長嚴毅、副處長廖輔仁，副參謀長陶文煥，二十五軍副軍長楊廷晏，四十師副師長白福綏，一〇八師師長杜聚九……等。正於開會之際，電報謂六十四軍軍長陳章縱火自焚自殺。繼之四十師師長會立吾陣亡，至此時，七兵團已死傷十之八九，決無繼續堅守的能力。會議中決定了是夜八時開始突圍，目的方向是江蘇淮陰。

八時正密集的連發輕型武器編成突擊隊，作爲掩護，當越過陣地之壕溝時，始發現此八尺深，一丈二尺濶之外壕已爲共軍之屍體塡滿，人們由屍體上踏過，不須攀扶，迨在經過外壕，即見到共軍大型坦克二十餘輛，列於壕外。當衝出時，全數約有四五百人，及至到達村外一里多路之一小村落時，僅餘三十多人，黃將軍身受二處槍彈傷一傷肩，一傷腿，已不能行動，由兩人架扶而行。由於夜色昏黑，毫無星月之光，幸而地屬平原，尚可摸索前進，唯不時遇有共軍所挖之交通壕，甚爲麻煩，如此行約二時，以估計當可行出十五六里，然實際僅祗五里餘，當此時突見尤家湖砲火震天，黃將軍止步回顧，此三十餘人不禁默然感嘆，這正是四十師最後的決死戰！

再向東南行，至一不知名之小村，突遇共軍之巡查哨兵，人數大約一班，雙方立即開火，黃將軍等並無傷亡，唯副參謀長陶文煥，突然高叫：我投降了，我投降了，臥倒地上，不肯起身，黃伯韜毫無表情，一侍衛擬槍殺陶文煥，方舉槍，即被黃將軍制止，眾人不顧而繼續前進。敵方人數少，又不知此乃重要敵人，至昏暗遂讓黃將軍越過了。

戰亂之中的奇人怪事

大約於十二時到達一小村莊，似無人烟，大家急欲找點水飲，即派出三人先行入村搜索，待回來

韜也大惑不解，再行派人進村探詢，答覆確爲四十師，眾人攙扶黃伯韜進入村中，發見所謂之四十師，實乃一極奇異之部隊，其指揮官乃一二十歲左右之小夥子，在此極其寒冷之氣候下，竟赤背指揮作戰，當其見眾人入村，並不驚疑，仍指揮鎭定，聽其正在大駡：「……老子們有的是子彈、有足夠的糧食，可以打上三年，——你們是從那裏來的？你們是開小差的嗎？誰要開小差，就×他媽，雜種才開小差呢！」

二十五軍副軍長楊廷晏，走近他的身旁，小聲向他說：「小老弟，不要亂說話，你是那個單位的？」當他看到是楊廷晏之後，立即披上軍服，行了禮說：「報告副軍長，我是四十師一一八團二營重機槍連的連指導員！」楊廷晏又問他何以在這裏，他說明了他是因爲由新安撤退的時候，正因向民間召集民伕，及至回到陣地的時候，部隊業已開拔，他帶領了一排人，沿途跟踪而來，但運河橋上已爲共軍佔據，不能越過，遂於河中渡過，途中召集了二十餘名各部隊失散的官兵，撿獲了很多彈藥，因爲不能進入本軍的警戒線，遂佔據了這個小村，發現了村中有很多糧食，就決定了鎭守此地，共軍雖知此村有此一夥散兵，但根本沒有理會，……」黃伯韜對於這個小夥子報告聽得津津有味。

楊廷晏證實了這小夥子的身份後，遂說司令官在這裏，你們有什那可以吃的嗎？小夥子立即放下手中提着的機關槍，大聲喝喝叱叱的呼喊軍需官，特務官等等，——原來他竟將這六十幾個編成了一軍的建制，自封爲司令官了。黃將軍身旁的人們都暗暗竊笑。那小夥子居然抽調了十幾個人臨時組成了儀仗隊要黃將軍校閱，他這個軍的成員竟有一名海軍少校，八名鐵路警察，其他是他原始帶來的一個排，再則爲山東臨沂的警備隊，還有一名郵局局長。黃伯韜居然有心情檢閱了這個部隊。並且聽了他的報告。

在這裏黃伯韜等人吃了飯，立即準備繼續前進

卻問是不是命令，若是命令則同行，否則決死不退，由於黃伯韜不能斷定自己的未來，是故答覆他，不是命令。

這小夥子遂即向他的部屬下令：各歸本位！奇怪的是竟無一人動搖。

遭遇共軍，視死如歸

黃伯韜在這村中停留了約一小時，即離開了。繼續前進了，又約一小時的時間，途中竟遇上了不知人數的共軍，一陣機槍的掃射，立即死了六人，十數人中彈負傷，倉促間躲到了獨立的兩間茅草房後，這孤立的兩間小屋，大約是農民存放柴草的屋子，大家立即臥於草房的垠墻之後，敵人的槍聲此時也停下了，由於黑暗並無人前來搜索。這個地方大約是在碾莊東南十九里之處。

大家畧畧喘息了一陣，黃伯韜將軍即向左右的人們說：

「有幾件事，我現在告訴你們，不論任何人能到達後方，應到揚州留守處去報到，並且將我的話交代給留守處耿主任或任何人，叫他們將本軍存下的糧食，以及十月和十一月的軍餉，完全不分官兵平均發給眷屬。設法護送眷屬各回原籍，——其他，也沒有什麼了！」

大家聽了司令官如此說法，知道不妥，皆上前安慰，黃伯韜說：「你們各人分散逃亡吧！各憑自己的運道了，我呢？是不能走了，你們帶着我，結果會令我們一個也回不去！」——至此，才有人發覺黃將軍的下腹又中了一槍，大家相對無言，黃將軍坐在地上，身體依着土墻，舉起了手槍，楊副軍長署一攔阻，但槍聲响了，子彈由右腮射入，由後腦上部射出，這子彈乃是鉛頭彈，出口的頭壳碎了一個洞。

一代戰將，至此將星墜落。眾人草草掩埋，臨時在墳上做了一點記號，即分散開，各走各路了！此時，尚聽着四十師的陣地中，仍在砲火連天！

尼克遜的詩

迢迢

大概尼克遜還是一個詩人，所以他在訪問北平時那麼有興趣地引用了一句毛詩「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美國作家跟尼克遜開的這個玩笑，看來一點也不過分。不過，尼克遜這次卻是表錯情，毛詩所指的「只爭朝夕」，是「要掃除一切害人虫」。「害人虫」中，當包括尼克遜在內，難道尼克遜活得不耐煩了？

·編者附識·

美國總統尼克遜在二月廿一日起程訪問北京，美國朝野視爲大事，美國報章每日登的專論，連篇累牘，美國記者由北京發回來的報導，絲毫不漏。人造衛星把尼克遜在北京的行動，即日傳播回來，其熱鬧情形，簡直與人類登陸月球新聞，差可比擬（尼克遜亦曾自喻此次去北京，和去月球相似）。

據說尼克遜在起程之前，準備得十分仔細週到，費了許多時間去讀關於中國的資料書籍。甚至拿筷子亦學習一番，以便任何事情發生，他都可以從容應付。美國專欄作家雅布慈和，恐怕尼克遜遺漏了這點：因爲他聽說毛澤東會做詩，極可能在會見毛澤東時，毛詩癮大發，把他的詩向尼克遜大拋浪頭，尼克遜無從應付，豈非大失面子。因此，雅布慈和特爲尼克遜代擬了一首詩，叫他放在隨身的公事包裏，以便毛澤東向尼克遜唸他的詩時，尼克遜總統也馬上把他的詩拿出來朗誦一番。

雅布慈和與尼克遜代擬的詩原作如下：

If I must fly in a Chinese plane,
Will Air force One be far behind?

* * * *

I stand at the great Wall
with Pat at my side.
And as I breathe the centuries of
history, the New Hampshire
primary looks very small.

* * * *

The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must begin with one single step.
Unless you go to school
and have to take a bus.

* * * *

Daybreak comes quietly,
Sneaking up on the dark.
The sun finally commands the earth,
I hope Kissinger had a good night.

* * * *

A dog barks, An eagle cries.
The birds take flight
The deer stand frightened.
I told them Phase II would work.

* * * *

The streams rush down from the
mountain washing the rocks with
blue.
The woods are filled with buds
as spring wipes the frost from her
eyes.
I wonder if it's too early in the year
to call a football coach.

* * * *

I made this journey into yesterday
because I must think about
tomorrow.
If I should trip or lose my way
I'll deny it.

* * * *

When I look at the universe. I am
nothing.
When I look at a rose, I am nothing.
When I look at a newborn baby, I am
nothing.
When I look at the ocean, I am
nothing.
When I look at the polls, I am 49
percent.

* * * *

As the sun sets over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Moon rises in the Chian
Sea.
I reach to the star with both hands
Knowing I will be on American T.V.

(一) 要我坐中國飛機，
我的空軍是否難比？

* * *

(二) 我站在萬里長城，
身旁傍着「阿八」，
因爲我打破了歷史，
新罕西爾的初選不用注意。

撇開經濟上的絕境不談，南越的整個形勢，也是一種氣息奄奄，「山雨欲來」的局面。

尼克遜爲了要增强中共的「信心」，一口咬定：「在任何情形之下，美國的撤軍速度，都是有增無減。」即使在越共的新攻勢威脅下，他老人家還堅持要在三個月內，再從前線撤出七萬人來。

換句話說：從此以後，越南戰場上的美軍，就只剩下了六萬九千人，較諸三年前的今日，已經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不着等到秋天，在南越還找得到的美國武裝部隊，頂多還只有一個半師團。那時

美軍

「充分美化」之後，其實只「化」了一些皮毛，並沒有在戰鬭力上發生任何昂揚的變化。他們現在不但是一支「少爺兵」，而且是一羣「欺軟怕硬骨頭酥」的「二世祖野戰軍」。

正是炸高棉的好日子。

* * *

(四)

若是萬里長征，
正須行遠自彌，
但我去學校，
只須坐巴士。

* * *

(五)

日光靜靜的來，
悄悄的打破了黑暗，
太陽吩咐大地：
我希望你，給基辛格一晚好睡。

* * *

(六)

黃狗一吠，
蒼鷹在泣，
羣鳥亂飛，
麋鹿驚懼，
我只得告訴它們：不要怕，「第二步驟」
是件好事。

* * *

(七)

小溪由山上流下，
藍色的水染了處處，
樹林裏滿是蓓蕾，
春之女神抹去她眼蓋上的嚴霜。
(比賽就開始)，我想，
此時請個足球教練，是否會太遲。

* * *

(八)

當我環顧世界，我無立足地！
對着玫瑰花，自問沒點秀氣，
看看新生的嬰兒，眞是愧對赤子！
面對大海，自覺渺小如此，
但是看看「民意測驗」，
我知道穩拿着百分之四十九。

* * *

(九)

我作的這次旅行，
都是爲着名譽，
倘說我是迷失了方向，
我絕不認輸，絕不認輸！

* * *

(十)

夕陽落下黃河，
月亮升上中國海，
我舉起雙手去摘星，
因爲我知道我正出現在美國的電視。

* * *

因爲美國沒有音韻、典故，故此只得意譯成白話，又將第八九兩節對調，意義似覺更爲連貫。雅布慈和的代擬詩幽默十分，若平時留心國際時事，明瞭美國內情，讀之當作會心微笑。爲了使讀者讀來有味，不得不做下「畫公仔畫出腸」的工作，把詩中隱喻，注解如下：

第一節——據說尼克遜由北京去杭州，須坐中共的飛機云。第二節——尼克遜夫人的小名「Pat」，與「八」音相近，在中稱共黨爲「老八」，故「Pat」譯爲「八」，相關語也。

New Hampshire 爲美國北部的一個小省份，每次民主黨選舉總統候選人，以該州爲最早，因該州立法如此也。

第四節——諷共黨萬里長征，艱苦異常，尼克遜打破鐵幕訪北京，直如坐巴士去上學一樣。

第五節——太陽喻毛澤東，基辛格爲尼克遜的顧問，曾先尼克遜到北京兩次與共黨密談。

第六節——黃狗喻中共，蒼鷹乃美國國徽，羣鳥麋鹿等等喻美國國內罷工、反戰等種種糾紛。

「Phase II——第二步驟」，去年八月間，尼克遜爲了抑止通貨膨脹，宣佈凍結物價工薪九十日，此舉稱爲「Phase I—第一步驟」，期滿後，又組織一部門，無限期專門處理控制物價，工薪租項等內政，稱爲「第二步驟(Phase II)」。

第七節——藍色的水，喻中共人民俱穿着藍色，對着藍色的人海，及老奸巨猾的共黨，尼克遜內心實有點恐慌，故欲早點請個顧問，以免在勾心鬬角的比賽中敗下陣來。

又，尼克遜本身是個足球迷。

第八節——美國在選舉總統之前，例作「民意測驗」，總統候選人若得百分之五十一票數，方爲當選。此喻尼克遜訪平實爲今年競選連任鋪路，雅布慈和說他可有49%的票數，亦可算是熱門了。

□■□■□■□■□■■□■□■□■□■□■□■□

後之

太不爭氣，而不是由於美國忽然把他們丟下來不管的緣故。

據最近的統計：南越的武裝部隊，現在已經超過了一百二十萬人。他們面對的敵人是：二十四萬盤踞在南越的越共和北

場之上。自從尼克遜和中共成了莫逆之交以後，北越軍中的中共「志願軍」，已經紛紛撤退，由蘇聯顧問們來取而代之。因此，近幾個月來，越共和北越的火箭部隊，飛彈武器，米格式超音速戰鬥機，都比以前陡增了許多倍。而步兵和突擊隊的活動，反比從前縮小了範圍和規模。「四野」系統的中共軍事人才，雖然在大陸上成了「喪家之犬」，但是在北越軍中，卻依舊憑藉着當年在奠邊府助戰的餘威，不減半點風頭。許多觀察家都相信：他們的指揮，再加上蘇聯的武器和北越的士氣，南越的一百二十萬少爺兵，實在是有點不堪一擊的。

這一點，當然瞞不了五角大厦的那些將軍們，然而爲了要配合尼克遜「只求自己聯任，那管他人赤化」的政策，他們還是決定要在最短期內，把南越戰場上的美軍，撤退得只剩下一些殘餘的步兵師，空中騎兵師和裝甲師。炮兵還頂多留下十個營，直升機的總數，也絕不會超過一千三百架。夏秋之交的時候，整個戰場上，大概就只會留下六個步兵營的軍力，來替山姆大叔撑面子了。

在另一方面，駐紮在泰國的美國空軍，已經逐漸地負擔起整個越南戰場上的重擔，隨時準備用空中攻勢來抵銷越共的一切陸上攻勢。而令人不解的就是：在尼克遜的「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的決定下，就連美國空軍也在大量地撤出南越，在四個戰術航空隊中，只有一個還留在原防。幽靈式戰鬬轟炸機，也要大批地撤退，只留下一部份來專門對付蘇聯造的米格二一式超音速戰鬬機而已。

天涯客

橫眉語

尼克遜與張伯倫

尼克遜完成了他的所謂「和平之旅」，離開上海，經過阿拉斯加回到華盛頓，據說歡迎場面相當盛大，駐美各國使節被邀參加歡迎行列，但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則說「另有約會」，沒有參加。

在歡迎尼克遜的行列中，卻有一百名左右的羣眾，手持雨傘，向他揮舞，高呼「張伯倫」，這一班人，可謂大煞風景，對白宮所佈置的歡迎陣容，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大家都知道，張伯倫是以前的英國首相，不論晴雨，習慣手持雨傘，這個人的慎重，可想而知。當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前不久，他到德國慕尼黑和希特拉會晤，回國之後，他對英國羣眾宣佈：「在我們的時代，將有和平。」

尼克遜從北平回來，也對羣眾說：他與中共領袖達成瞭解，打開了與中共和平諒解的新時代。他說的話，和張伯倫差不多，這一百多人稱之為「張伯倫」，相當幽默而具高度諷刺性。

不過，過去的張伯倫並沒實現他的和平希望，在他回國不久，二次大戰便告爆發，他到慕尼黑，實在是屈辱求和，卻沒有成功。

克遜此行是步向投降。以一個有份量的專欄作家，若非目睹情形而有所感觸，也不會說出這樣叫人喪氣的話。

尼克遜這次北平之行，固然使一向視為盟友的中華民國感到沮喪，在華府方面，反應也不過有好有壞。保守派對尼克遜此行多感不滿，如巴克萊這樣的觀感的，大有人在。參議員托華說：如尼克遜最後放棄台灣，我會感到沮喪。議員阿斯布魯克說：我感到震驚失望。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韓福瑞說：以他個人的判斷，這次中美會談，只有美國讓步。現在很明顯地看出，台灣島上的氈子（保護作用）已被掀起了，同時台灣獨立的理想也被革除。

八萬美元一玉戒

尼克遜夫人在北平遊覽公司時，對一枚玉戒指非常喜愛，但一問價錢，美金八萬，她不禁說：「美是美了，太貴！」價值八萬美元（四十多萬港幣）的一枚玉戒，不能不令人吐舌。

讀了這一則新聞，不由使人生出感想，這樣一枚名貴的玉戒，陳列在北京的公司裏，究竟誰有資格買得起呢？美國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美國的第一夫人也嫌貴，那麼叫誰去買？

世界豪華郵船「法國號」載了一千二百多名世界富豪到香港遊覽，這批遊客都有大批鈔票的，他們原本得到中共同意，抵港之後讓他們到大陸遊覽兩天，可是中共隨時變卦，這個計劃也告吹，據說原因是中共「開天

民族情感

認識中國

相信很多讀者都從螢光幕上看到了尼克森在北平的一連串的活動。為沒有到過北平的人，第一次由衞星直接傳播的實地情形，特別是飛機場通往市區的馬路、天安門、頤和園等等的名勝古蹟，很容易使任何一位中國人產生民族的情感。

誠如前一時期，香港大學學生大陸訪問團回來後，大談特談天壇、萬里長城等古蹟時一般，使得很多人在羨慕着：假如有一天也可能身臨其境參觀的話，該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因此，在普通的言語行動上，逐漸的靠左了。以為非如此才能有機會被招待前往，我們可以說，這是民族情感的作祟。

情感意識不能混淆

身為中國人，自然而然地就有對中國過去的名勝古蹟、風土人情等產生一種情感，這情感我們稱之為民族情感。比方說，兩位中國人在外國遇到了，在寒暄了幾句之後，更很快地產生了好感，原因是有民族成份在裏面。也許由於中國以前的社會是最富人情味的，所以民族情感也就更容易滋生和發展。所以，在過去的歷史裏，尤其是我國與西方文化接觸後，民族意識高漲了，而民族情感也隨着更加濃厚。因此，很多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被混淆了。竟有人以民族情感當成民族意識，這是很可悲的。

民族意識與民族尊嚴

從民族意識上來看，在現代的中國歷史上卻也發揮了很大的力量，對我們的國家民族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例如：五四運動和北伐、抗日、戡亂等戰爭，就是民族意識、民族尊嚴的力量所發動和推進的。雖然這些也有民族情感的成份，但都是在民族意識和民族尊嚴的帶領下而發展的。因此，絕沒有姑息護短的傾向。

所以，我們會對五四運動、北伐成功、抗日勝利和戡亂決心等，都給予民族意識和民族尊嚴的肯定。除非志在歪曲歷史事實，或是故意把民族意識和情感混淆的人們，才加以否定和污蔑。當然，這種混淆的手法，只能蒙蔽知識水準較低的普通人，但為知識分子的人，是很容易洞察其奸的。

例如說：「中國人今天算是站起來了」的這句話。在民族情感與民族意識混淆不清的人士聽起來，卻是頭頭是道，拳拳膺服的。但為一個能夠分清民族意識和情感的分野的人，不但不以為是，而且還會覺得這是對所有中國人的一種侮辱。原因是：在一個有民族意識和民族尊嚴的人看來，中國人從古至今也並沒有躺下過。一向是堂堂正正的站在那裏。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不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嗎？就連異族統治我

買不起這枚玉戒，除非她是甘迺迪的夫人賈桂琳，因爲甘家富有，十萬八萬，等閒事耳。

乘法國號郵船來港的一千二百人當中，不乏世界知名的富豪，他們打算在香港開銷百萬元，如果中共不太苛索，讓他們進入大陸，說不定這些名貴玉戒之類的東西，可以找到顧客，賣掉一枚玉戒，好過運幾萬頭豬出口，這個算盤，難道中共當局竟不會打？也有人說，價値四十多萬的玉戒很少見，也許中共根本不想賣給「美帝」，所以抬高價錢，難倒這位第一夫人。也有人說：這枚玉戒根本不値八萬美元，他們以爲尼克遜夫人問了價錢不好意思不買，因此故意索取高價，希望殺入這位貴賓一大筆，料不到尼克遜夫人如此寒底。更有人說：中共說得貴一點，是一種宣傳手法，讓世界知道，北平的公司有這樣名貴的東西出售，那麽，「什麽東西都買不到」就顯然是謠言了。

無論如何，這一枚玉戒已是「世界聞名」了。

尼克遜的黑箱子

據路透社電訊說：有一個身穿白色雨衣的神秘男子，手上挽了一隻黑色的皮包，經常追隨在尼克遜身邊，寸步不離。據說，這一隻黑色皮箱就是著名的「黑箱子」，而這隻「黑箱子」到處陪伴在尼克遜之側，相信是在尼克遜一旦發生危急時，能夠發動美國的核子力量的。

當尼克遜遊覽萬里長城時，那個神秘男子也在尼克遜身邊，距離總統不會超過十二碼，那隻黑色皮箱又始實？老萬不敢妄斷，也可能是故佈疑局。在電視、電影中可以看到，尼克遜身邊經常有保安人員追隨，據說，當他到明十三陵遊覽時，通常可以看到有十二名以上的保安人員在他身邊。白宮的官員表示：中共官員對於秘密保安工作充份合作。其實，中共對於保安工作，比美國更重視，否則毛澤東就早已遭林彪的暗算了。

尼克遜這次訪問北平實在用不着慌失失，中共既然肯於邀請他到北平，就不會對他加害，事實上，除了費正清外，找任何一個人做美國大總統都沒有尼克遜那樣對他們有利。

如果把尼克遜害死，美國絕對不會因此垮台，不過由副總統艾格紐頂上，到十一月大選，便選過一個新總統出來，一切都不會因尼克遜之死而有所改變，也即如甘迺迪被人刺殺，並沒有影响到美國一樣。

自杜魯門以來，沒有一個美國總統像尼克遜那樣對中共有利的，中共絕不會愚蠢到加害尼克遜。所躭心的只是林系的親共分子對他不利，以期挑起美國中共間的惡感。因此，中共的保安人員也一定全力去保護尼克遜，他的安全，應該沒有問題，實不必用大批保安人員跟尾，使人生出尼克遜膽小的印象。

極權的國家，暗殺事件很難發生，所有的獨裁者都是把保安列爲第一要務，用保護毛澤東的方法保護尼克遜，難道還會撞板？

萬人傑

族意識

柳以青

人是情感的動物，同時更是理智的動物。一個合理的政府，它是要人民多用理智的；一個不合理的政府，必然要人民多動情感，因爲動用情感就容易做成它的工具。中共對大陸的人民一定强調爲人民、愛國家，大量使大陸人民動用民族情感；對海外的宣傳是盡量把大陸的生活圖文並茂的美化，這些也是在激起海外中國人的思家的鄉情。然而，如果肯用理智，强調民族意識的話，他們一定要追問：大陸的人民並不是服務的目的，而是被驅使的工具；大陸的所謂國家，是以違反人性的共產主義和槍桿子所建立的。從民族情感上出發點來看的話，只覺得是千斤擔子的重負；但從民族意識上出發點來看的話，無形中又是一次民族尊嚴的浩刼。這浩刼卻不是外國人加在中國人頭上的，而是接受了西方的馬克思、列寧、史大林的唯物教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强加於中國人頭上的。生活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人，如何能對大陸政權，動用民族情感？如果眞要動用的話，那不啻是民族反感了。

不用理智便無意識

從辛亥革命推翻滿淸後，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是民族意識、民族尊嚴，同時，也是本着這一原則來爲國家的制度訂立了民治、民享、民有的方針。這也是今日世界上最合理的治理國家的方略。試看中國大陸今天的情形，誰能說是一個民治的政府？民享的生活？民有的社會？

政府强調無產階級的專政，已經違背了所謂的「共和形態」；生活上的限制和約束，物質上姑且勿論，精神上卻是苦悶、單調和窒息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名稱倒是動人，可是決不是民有的。

假如對六十年來的中國沒有了解則已，只要一有了解，任何一位有民族意識和民族尊嚴的人，必定會抱有扭轉乾坤、拯民於倒懸的意念。

然而，卻有人在我們中國到了這步田地的當兒，竟大與民族情感之念。一方面希望親身前去觀光，看看傳統留傳下來的名勝古蹟，對萬里長城的雄偉，天壇、皇宮的設計奇妙，和靜如處子的西子湖等以滿足他們的民族情感的懷古幽思；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這一民族情感在海外耀武揚威於外國人士的面前，撈得一些名譽與地位，藉以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然而，他們卻沒有用民族情感去同情和關心一下大陸上受極權統治下的同胞人民！你說慘不慘！

無怪乎台灣各大專院校三千九百四十二位教授，發表嚴正聲明，忠告到大陸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森了。原因是這些從事大專院校的教育工作者是「愛自由、愛民主、愛國家、愛民族」的，「在這全人類面臨反共與奴役抉擇的大時代中更特別關心世局的演變與整個自由世界的安危」。這確是來自民族意識和尊嚴的正論。

毛澤東的失着

如果硬要找出尼克遜訪毛有些什麼成就的話，相信「加劇中共內部矛盾」這一點就是；但它決不是尼氏預想得到的，那只是他的媚毛愚行的「副產品」。

據一位剛自廣州回港的朋友說，前些天毛共地方當局曾向小頭目解釋有關邀請尼克遜訪問的一些「疑問」。其中對於將訪問實況利用美國設備向衛星發射再轉播全球一點，毛共解釋爲：它是由美國向周恩來建議的，周將之轉告毛，在多次請示下，始獲毛批准。據稱，它有利於中共的對外宣傳云云。

依筆者的看法，這是毛澤東的一大失着。當然，它有利於中共的對外宣傳是不必懷疑的；筆者所指的失着，是對毛、周暗鬭的棋局而言。

筆者一直相信，毛之所以答應讓周恩來出面邀尼到訪，是對周的一個政治陷阱。將來整肅周恩來，這將是「十大罪狀」的首項。但周恩來這頭老狐狸對這點並非看不到，他之所以明知死路都要走，一來是勢成騎虎，捨此之外他就無法在林彪集團垮台之後，避免步其後塵，進而脫穎而出，操縱大權；二來他自信可以將計就計，鬭贏毛澤東。

在這一棋局展開之後，毛曾節節領先。尼氏到訪前一月，毛派在輿論上做足工夫，具體表現於：一方面在外對「美帝」的不斷咒罵，另方面在內加緊對黨員和人民進行「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綫教育」，強調階級鬭爭，同時「學習黨內路綫鬭爭史」，着重「遵義會議」時期一段（揭周恩來的瘡疤）。其目的顯然是想在尼克遜離去之後，指周「篡改毛主席革命路綫」。

可是，在最關鍵的一點上，毛澤東卻敗給周恩來一着。——周恩來有意通過美國的通訊衛星讓全世界人們目擊毛、尼握手、會談的情形，以卸脫他「擅自勾結美帝」的罪名。

我們記得，毛共立林彪爲毛澤東的接班人，是毛本人親自指定的；而林彪之獲得代表毛推行「革命路綫」的權力，也是毛親自授予的。不過，由於「口講無憑」，白紙黑字的效力也不大（毛可指林彪擅作主張），林彪終於淪爲「騙子」，終難逃脫被「拋進人類歷史的垃圾堆」的命運，一如劉少奇。

周恩來吸取了這一教訓，機警地抓住毛澤東對現代科學成就懵然無知的弱點，施展其「陰謀詭計」，讓全世界目睹毛尼勾搭的醜態。所謂「寧讓人知，莫讓人見」，這一來，他日毛要再指周恩來爲「騙子」也不行了。周恩來這一招「何其毒也」！

鬭爭性與奴隸性

阿Q雖然是一個碰到哭喪棒就不由自主地趕緊抽緊筋骨預備挨揍，看到官老爺膝蓋關節立刻自然而然寬鬆下跪的人，但他並不認爲這有什麼不對，也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可憐和可恥，反而以爲自己雖然「比上不足」，但「比下」依然「有餘」。至少比小尼姑、王癩鬍、小D他們高一等，單單爲了這點就值得飄飄然地自豪了。

咱們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成爲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就是拜「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傳統精神所賜。就是受了這種傳統精神的薰陶，善於自我解嘲，善於自我安慰，常常向下看齊，覺得自己「比下有餘」，才有活下去的樂趣，也才有活下去的勇氣。中華民族設使沒有這套有系統的向下看齊的「精神文明」，讓阿Q、小D這類人，看清楚自己眞正的處境，知道自己的生活跟牛馬所過的生活沒有什麼兩樣，甚至是「牛馬不如」。相信他們即使沒有勇氣去跟壓迫和奴役他們的人拼一死，至少也會羞愧得自己去尋死。

用「比下有餘」的方法，自我欺騙，自我安慰，認爲自己做奴隸，是做高人一等的奴隸；當牛馬也是當高牛馬一等的牛馬，使其活得心安理得，這本是無可厚非的。然而，這類「向下看齊」的人，往往無法停留在僅只「比較」的階段。他們既然認爲還有「不如」自己的人，也就要向那些「不如自己」的人逞威風，因爲只有這樣做他們才會感到自己的「優越」是實在的，並非純粹是幻想。因而阿Q不會怪趙太爺「趕絕」他，只會怪比他不如的小D，竟然膽敢去趙府做工搶他的飯碗；因而，受過「家婆」氣的媳婦也當了「家婆」的時候，又要把先前「家婆」對她的手段，用來對付她自己的媳婦；因而，張氏家族不敢跟官府爭鬭，卻敢於向李氏家族興問罪之師。

不敢向强大敵人挑戰，專門欺壓比自己更弱小的同類，這種作風一經形成，黃帝子孫也就自然而然地變成阿Q，變成集鬭爭性與奴隸性於一身的拖着猪尾巴辮子的怪物。

如今，儘管猪尾巴辮子已經剪掉了，阿Q的腦袋也被砍掉了。但阿Q的陰魂至今未散，不但在你身上出現，不但在他的身上出現，而且也在區在下的身上出現。

可不是嗎！大陸的貧下中農們不敢向那些勒緊他們褲帶，卡住他們脖子的人和制度挑戰，高呼「造反有理」，卻以鬭爭侮辱那些處境不如他們的黑五類爲滿足！

古調今彈

—葉其真—

人們常常會問，中國爲什麼不爆發「匈牙利事件」？答案很簡單，就是咱們中

毛共的導彈就要打到莫斯科去了，蘇聯要摧毀毛共，就要在這二年半以內動手，否則蘇聯就完了。

二年半，毛共不知嗎？毛共很清楚！在四面受敵，重重包圍的情形下，不能不打開一個出路來。

如何瓦解敵人的包圍，就成爲毛共當前的重要課題。能拉到尼克遜自然是好的，拉到尼克遜，一方面可以避免來自美國的威脅，另一方面可以使到蘇聯猶豫。萬一中蘇共的這場戰爭眞的打起來了，起碼可以少了一個敵人而且還可以借助美國來拖台灣的後腿，利用美國來阻撓國民政府的反攻；甚至還可以向美國去購買軍火，以進行這場戰爭。

尼克遜能進大陸與毛澤東拉拉手，自然是開心的，只有毛共才是心苦的。美毛已經坐下來談了，而且談得令毛共高興起來，至少尼克遜答應了毛澤東，當中蘇共進行戰爭的時候，美國一定置身事外，不加襲擊，而且第七艦隊需要繼續巡邏台灣海峽，以阻止蘇聯艦隊的包圍。

新聞觀感

尼克遜與毛共彼此都有所求，彼此都認識矛盾，而且充分地利用了矛盾。所以這場生意做成了。然而，當尼克遜與毛澤東握手的時候，我們會辯證地看見，中蘇共的矛盾，卻在這一握中加深了。中蘇共戰爭的陰影愈來愈大了。尼毛的會談不但加深了中蘇共的危機，而且可能提前了中蘇共戰爭的時間表。

目前，世界的矛盾正在轉化，轉移，局勢非常複雜，國與國之間，都是彼此關連着的。大陸問題，中蘇共的問題，美毛的問題以及美蘇的問題等等，都是一個圈子裏的問題。在這個圈子裏，美毛都必須抵抗蘇聯，在共同利益上他們坐了下來，然而，中華民國和蘇聯在反毛的共同利益上，是否會把手拉起來，隨着美毛會談以後，可能性大大地增加起來。假如有一天，蘇聯的艦隊代替了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進行封鎖大陸，這也並非奇怪的事情。這自然是毛共最最不願意的，這點大概就是美毛聯合公報中，毛共爲何不叫第七艦隊撤出台灣海峽的眞正原因了。

不管局勢如何變化，台灣的安全是不必顧慮的。但是，國府要想掌握主動，「操之在我」，無論如何應該把原子彈做出來，不用多，只要一個就夠了。不一定要自己的人做，請人回來做，或者是買一個，也可以。只要有一個原子彈在手上，話就響了，人家也愛聽了，因爲這一個原子彈，誰也不知道會投到莫斯科還是華盛頓。今後凡要爭取發言權的國家都會致力原子彈的製造，否則，隨時都有被出賣的危險。

藍海文

[illegible]年度「十大賣座名片」的名單，這名單大概是從什麼報紙的娛樂版剪下來的，其上還有用紅筆寫的幾個顯眼的字：「請問有何感想？」

由賣座名片說起

這位朋友的用意何在，筆者不得而知，但是細看「賣座名片」這段剪報的內容，的確頗有感觸，這感觸有着「自悲」的成份。在「娛樂與罪惡」一文中，我引莊子的說劍篇，指責電影編導者提倡鬬雞式的劍道，對他們大量推銷血腥殘暴鏡頭而名之爲「娛樂」頗有不滿。然而事隔一年，充滿血腥味的打殺片依然「大行其道」，殘暴鏡頭且變本加厲，層出不窮，而去年的「十大賣座名片」之中，所謂武俠片竟然佔了九部，這證明寫稿佬如在下者寫在紙上的指責和批評，對大編大導們所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不識時務。你寫稿佬儘管在紙上把血腥鏡頭鬬垮鬬臭，我大編大導繼續賺我的「血腥」錢，「睬你都傻」！

而更可悲的是，好勇鬬狠、動不動鬬爭殺人這種風尚，已隨打殺片之盛行而在現實社會中大行其道，就在得閱十大名片的賣座數字的同時，小小的港九兩地，一日之內連續發生三宗兇殺案，其中兩宗是仇殺，殺人的「英雄」在白晝鬧市，在治安總部附近街道上自編自導，演出了一幕緊接一幕的血淋淋鏡頭，而正當此時，港九戲院正放映着大編大導的精心傑作，據說被大捧特捧，在影片中稱王稱霸的所謂「武俠」，便是個爲爭奪地盤、爲爭一口氣而不惜殺人殺個落花流水的「正派角色」。編導塑造了這麼一個可怕的英雄形象，然後大捧特捧，務求此一殺人英雄成爲觀眾市民的偶像，這究竟有何用意？是何居心？港九一日之內四個人死於仇殺兇案，製造血腥仇恨的大編大導們，「請問有何感想」？

談到這個問題時，一位電影從業員對筆者慨乎言之曰：「這有什麼辦法？觀眾需要這樣的貨色，要賺錢就得繼續拍下去！」

這話我只同意一半，打殺片能夠賣座賺錢，是因爲除了打殺片外，觀眾已無可選擇。目前一窩蜂的搶拍打殺片，充斥電影市場的也絕大部份是這類貨色，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下，「賣座」的當然便是打殺片了。編導們爲什麼總不肯試試去轉移觀眾的口味呢？他們拍不出一部眞正不朽的名片，卻仍舊向觀眾灌輸仇恨兇殺，歌頌他們塑造出來的殺人英雄，仍舊以「滿足觀眾」、「讓觀眾尋求刺激」、「過一時之癮」等種種藉口而自我解嘲，我懷疑他們究竟是在拍電影，還是自視爲娼妓？

寫了這些，不知道寄賀年卡來的朋友同意不同意？

江城子

前晚在友人家裏一個喜宴中，坐在我隔鄰的是一位六十多歲，頭髮斑白滿面皺紋的老先生。他的談吐雖不十分文雅，但卻非常風趣。經友人介紹，知道這位老先生姓陳，原籍是廣東省番禺縣石樓鎮，大陸變色後劃為「地主」，經過了土改鬪爭之後，舉家逃亡來到香港，現在九龍開設了一間咖啡店，一家生活過得非常愉快。

陳老先生很愛好杯中物，三杯黃湯落肚更是滔滔不絕的對着席上荼肴發出無限的感嘆。

如此這般的「地主」

陳老先生年青時家庭非常貧困，為了家庭生活十四歲時就開始在鄉間給人作臨時僱工，後來成了個家，陳老太也是一個貧苦家庭出身的女兒，因此夫婦倆知慳識儉，勤勞克苦，慢慢地把一個家搞好。陳老先生除了自己耕作之外也不用再給人僱工了。慢慢地，他已積累了點錢，買入了幾畝田，到大陸變色時他已有十一畝三分地，除五畝自己親力耕作之外，六畝三分出租給別人。

但共產黨來了，根據他這十一畝田把他評為「地主」，結果夫婦半生勤勞所得來的一點土地全化為烏有，並且遭到多次殘酷的清算與鬪爭，整得死去活來。後來形勢越來越壞，陳老太幾次勸陳老先生逃亡，但陳老先生由於捨不得那一間祖傳的泥磚瓦屋，幾次都猶豫不決，錯過機會。

後來實在覺得難以繼續生存下去了，因為同村的另一個「地主」被吊飛機，跪玻璃活活地折磨至死，所以不得不決心拋棄那間泥屋而逃亡了。

陳老先生風趣的說：「其實那一間泥屋仔有什麼值得留戀呢？香港任何一間公厠都要比我的房子漂亮幾十倍，但我臨出門口時還對着那爛房子哭鼻子呢，簡直就是井底蛙。」

應該感謝毛主席

陳老先生飲了一口酒，夾起一片白切鷄剛送到嘴邊又停了下來，嘆了口氣說：「在共產黨眼裏我是個財主，其實我這個財主也着實太可憐了，除了年節喜事，老伴才准劏一隻自己養的鷄，平時何嘗吃過什麼鷄鴨。」

我們打趣的說：「那你是一個正式的孤寒財主了。」

陳老先生嘆了口氣說：「唉，古語說持家要勤儉嘛，何況我們夫婦倆都是貧苦出身，幾畝田一年只得幾十擔谷，除交田稅之外，僅僅夠家庭開銷。如果我算得是財主，那麼香港到處都是財主，一部私家車的價值就多過我做地主全部的財富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我雖然恨共產黨，但我想想下卻又要多謝毛老頭。」此話一出在座賓客莫不啞然，這話到底又

陳老

三個地

一、日本老兵的凱旋

日本舊皇軍軍曹橫井昌一，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派到關島作戰，日本投降之後，匿居叢林洞穴廿八年，最近給漁民發現，專機護送回國，這舊皇軍便變成了大英雄，東京機場幾千羣眾高呼萬歲，福利部大臣親來迎接，全國電視轉播他抵達情形，更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感想，簡直是個「英雄式」凱旋的場面。

這軍曹下機時，由兩人摻扶，呵護備至，他本人老淚縱橫，頻頻說對不起天皇，並攜回作戰時使用之步槍，兩具袍澤的骸骨，更說廿八年來的生存力量，是天皇偉大的感召，極盡堅忍不屈，狂熱自大的狹隘精神。

這是大和民族的大和魂嗎？明治維新的武士道精神嗎？天皇陛下的風神敢死隊嗎？日本皇軍的武運長久嗎？通通不是，是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陰影，是東條英機鬼魂的再現。

記得年前三島由紀夫的剖腹自殺，日本全國已浮現軍國主義和黷武思想，儘管執政者發言，說這是他個人的傻事，但人民羣眾的潛意識是可以理解的。接着這次橫井回國的狂熱洶湧，還能說是羣眾盲動傻事嗎？為什麼政府要員也來迎接，還曾聽說要覲見天皇。難保執政當局要他作典型，要他作模範，來漸漸導致軍國主義的復活呢。

對於橫井的生存回國，日本全國上下的洶湧和企圖，我們可以想像明白的！但為什麼全世界的報紙，都會為這事而替他擴大宣傳呢？更難理解香港的報紙也來加油添醋，大加湊興，眞是莫名其妙。宣揚艱苦堅忍，突出典型人物，俯拾即是，何以偏要好戰而狂妄狹隘的橫井一人。要知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絕不是東方人之福，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中國八年抗戰的流亡慘痛，實在猶有餘憤餘恨，我們怎可以毫無原則的替他大事宣傳。

二、澳門的法律與處罰

去年澳門有一陳姓西醫，謀殺一從香港來的少女，藏屍床下，後被發現受控訴於法院，經大半年的研訊，儘管該醫生如何狡辯，如毆鬪失手，兇酒誤殺，為錢爭持等等，都是希望轉移主因，推卸蓄意殺人罪，而只判誤殺罪；但結果完全落空，澳門法院判他入獄充軍十九年（葡國甚少判死刑）。這醫生如此殺人服刑，可謂罪有應得，大快人心，也健全了社會風氣。此案如在香港，這醫生說不定會無罪釋放。社會風氣和治安，是直接受地方法律影響的。

另一件事是一個香港商號收賬員，在澳門收得賬款三千多元，全部在賭場輸光，他竟報警訛稱此款在觀音堂附近，

切鷄之後接着說：「若不是共產黨來了，肯定的說，我這一輩子就是一隻井底蛙，什麼世面也見不了，在鄉間做一世一年吃不上一隻鷄的所謂孤寒財主。但是現在我不做財主，卻差不多每天經常都有鷄鴨魚肉佐膳。在家鄉晚上點一支火水燈烏天黑地的，撚高一些油芯亮一點，老伴又囉里囉嗦說太浪費。

「現在點的是電燈光管，用的是電飯煲、電風扇、電視機、電雪櫃，這是我做地主時發夢都想不到的，也不敢想的，現在卻眞眞正正地享受了，豈不是要多謝毛老頭。若果不是共產黨把我全家趕到香港來，又如何見識這樣多呢？」於是惹得眾人哈哈大笑。

尖鋒

誰才是剝削者

我有意氣他一下地對他說：「陳先生，你做了地主又跑出來做資本家，照樣地過着剝削生活，將來……。」

「我×佢老母啦，剝什麼呀，我剝江×條底褲。」我尚未說完他已經激得怒火心中燒的大罵起來了。

於是又惹得大家一陣大笑，對面的馬太更笑得捧腹離席。老先生發覺到在許多女賓客面前說了粗口，也覺得不好意思似的，也跟着大家一塊哈哈地笑起來。經過這一笑老先生的肝火終算及時下降了。

「是嘛，」他又繼續說：「將本求利，理所當然。並不是自己不用做。動不動就說剝削。我兒子才眞的剝削了我，養了他廿多年，結了婚，就帶着老婆搬開住……。」

哈，哈，哈又引起了一陣大笑，陳老先生等大家笑完了，又一本正經的說：「老實說我也做過僱工，每當農忙時田東請人收割或插秧，好吃三餐，晚上酒肉相待，中午點心送到田頭去任食唔嬲。可是共產黨來了農民日夜辛苦的做，做出來的全部給老毛龜（歸）公了，農民卻每月只得廿多斤谷，有得做冇得食，共產黨才是眞正的剝削者，而剝削來的糧食又盡量的送給一些紅鬚綠眼高鼻的什麼阿爸（爾巴尼亞）的鬼佬，搞什麼世界革命，他這個老王八才眞是壞蛋呢。……

哼，將來，將來，將來不是它清算我，而是我要看人民清算毛澤東這個殺人魔王。」



件事

兆華

上紅印，以後永遠不准到澳門，其理由是擾亂公安，欺騙司法當局，和影響社會人心。此事傳出，也甚獲大眾好感，因為凡屬貽害地方的人，都應一律判以應得之罪。

以上兩事，澳門當局是用他們的法律來處罰，卻獲得港澳兩地人士讚好。回想從前葡萄牙這個民族，以往予人的印象並不甚佳，但對殖民地的澳門，現在也懂得作合乎情理的處置。

反觀大英帝國殖民地的香港，現在的法律和處罰，簡直一團糟，明明強姦刦殺，可以判入院感化；親生子女殺死父母，也可判無罪釋放；如此判罪量刑，社會秩序焉得不亂，刦殺兇案焉得不多。無怪有人感慨地說：老大英國遜於葡萄牙了。

三、香港每日的刧殺案

香港另一個別名叫做太平山，戰後更有人叫它做「東方之珠」，甚或稱之為英國皇冠上的寶石，總之都是繁榮安定與美麗的名稱。六七年因一度動亂而褪色，但不久也就完全恢復，尤勝往昔。

可是近年來眞的不好了，商場工業固然有部份鬧不景，但問題似還不大。最甚的是社會風氣日壞，人心乖張，色情架步滿街滿巷，刦殺兇案無日無之，甚或一日數起。據估計未有報案之搶刦事件，更日有十數起，政府雖然積極鼓勵市民與警方合作，但話未說完而刦案又生，大如銀行金舖，小如主婦買餸錢，如遇袋裏少錢，更會刺傷身體，亦有強迫回家取款，亦有逼簽支票取款後放人。光天化日，膽大披猖，視治安當局如無物，市民則啼笑皆非，警察無所措手足。太平山下變了賊世界，「東方之珠」黯然失色，夜市沒有了，夜街不出了，戲院夜場客疏了，燈火自然暗淡，這是今天香港的夜市。

有人說香港警察力量不是不充足，最糟是古老呆板法律太仁慈；有人說目前在香港最好是做賊，一把利刀不犯本錢，成功固然酒色財氣，失敗也可食皇家飯，年紀輕的更可入感化院看電視，傷害人命也不要緊，轉接一下會無罪釋放。這種種雖然不是對香港的讚美而是咒罵，但卻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全市人民都為刦殺兇案而危懼，但官方或半官方卻說別的城市比香港更厲害；人人都說治亂世要用嚴刑，有些大人先生卻說要給青少年改過自新的機會，也有民政主任說嚴刑不能弭刦殺，要從社會多方面基本教育入手。明知嚴刑竣法是治標，但香港哪一項措施，是社會基本教育青少年的事務？如此治標不行，治本無着，香港注定要亂下去和爛下去了。市民只有忍受刦殺的危難吧！夫復何言。

每期小說完



「監躉」

田韋

回字形的高牆上嵌滿了鋒利的玻璃片，五顏六色的尖刺指着藍天，陽光照在上面幻出團團圈圈眩目的光彩。

我捧着只有兩杓糙米粥的瓦砵，蹲在牆腳下，湯匙一攪，滴溜溜轉的粥水裏冒出個死蟑螂來。

「哇！」我不禁的叫了起來。

「什麼事？」

「怎麼啦？」

周圍的人望住了我。大概我的神色很難看吧，幾個人走前來。

「死蟑螂！粥裏有死蟑螂！」我指着漂在粥水上旋轉的蟑螂。

「哦！」那個叫「監躉」的大個子撇撇嘴，「大驚小怪的，一個死蟑螂也緊張成這個鳥樣！」

「夾掉就是了。」一個頭髮長得齊脖子的年青人對我道：「這是常有的事，昨天粥鍋裏還漂着頭死老鼠呢！我親眼見的！」

給他這麼一說，我肚裏直冒泡，酸溜溜的直想吐。放下砵頭，手捏住喉嚨：「我，不想吃了！」

「不吃？」另一個笑起來：「兄弟，你是剛進來的吧？肚子還飽是不是？告訴你，要捱到下午五點半才有吃的了，足足九個鐘頭！」

「什麼東西，鬧他媽的臭架子！你以爲請你來嘆世界不行！這裏是拘留收容所，你是監躉、犯人！哼，不吃，未知死！」那大個子歪着嘴，眼睛不屑地掃掃我。

「你……」我氣往上湧，脹紅了臉：「你幹什麼罵人，我是犯人，你又是什麼東西！」

「我？我是你祖宗，前輩！怎麼樣，合合！一，哈哈……」

大伙笑起來，我氣得眞想上前揍他一頓。

「不許笑！他媽的，你們聚在一起幹什麼？想作反！散開！媽的！灌飽了就打哈哈，吵嘴！」腰裏插着「駁壳」的看守走前來，兇神惡煞地罵道。他一眼見到地下漂着死蟑螂的那砵粥，鬼叫起來：「這是誰的，不吃?!嗯，是你的？×你媽的，反革命，吃得太飽了，竟敢挑三揀四不吃！浪費國家糧食！回頭抓你去吃屎！」這瘋狗手指點到我面前，頓足跳腳咆哮起來。

「報告，這粥是我的！」正當我驚惶失措時，大個子一把端起粥盆，打雷般對看守員叫道。

「你……」看守員一下子呆了，睜大了眼望住他，好一會才大叫一聲：「吃掉！我叫你吃掉！」

「當然吃掉，」大個子滋悠淡定地應道，指着死蟑螂笑道：「我這砵粥是特別加料的，滋味好得很，我捨不得一口喝完，慢慢的品味嘛！」

「哈哈哈……」「嘻嘻」「哈哈……」人群爆出一陣笑聲，我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閉嘴！不准笑！」看守員氣得跳起三尺高，「張豪，你少調皮搗蛋！」

「不敢，我怕戴腳鐐，十二斤重不是講笑！」張豪——那大個子聳聳肩，對氣憤憤離開的看守員扮了個鬼臉。

「謝謝你了。」我吁了口氣，對他道。

他舀出蟑螂來丟在地下，把粥交給我：「這裏不是你家裏，由你話事，你敢倒掉，他就眞會把你當狗的！嘿嘿，想去香港食牛奶鷄蛋，卻跑來這裏吃死蟑螂！誰叫你不夠運！」

死了！人行起衰運來，頭頭碰着黑，爬了整整一個禮拜的山路，香港在望了，站在海邊上伙伴們高興得擁抱着直跳，趁夜下了海，可就碰上了逆流，本來預計四個鐘頭可游到香港境內，游了六個鐘頭還是不到，被「解放軍」的巡邏船截住抓了回來，抓到了才知道五個伙伴全游過去了，就只我一個成了落網之魚！眞是倒透了八輩子的霉！進了收容所，又打又罵又審問，折磨得我昏天黑地，直到倒在地下不會動彈了，那他媽的管教員還不罷手，一盆冷水當頭淋來，又再審問，迫我說出同行的有那幾個，我們出發前曾當天盟誓，誰要是失手被抓了，絕不能供出伙伴來，怕的是牽累了家庭，全家都不用過日子了。所以，我咬實牙齦，死都說只我一個人，寧死也不能出賣朋友，背棄誓言！要死就死我一個吧！在邊防區拘留所捱了兩天，今早就被轉到這大名鼎鼎的集中營來了，誰知，一來就碰到了這個死蟑螂，可謂衰得透了！

我躺在冰冷的水坭地上，枕着手臂閉目養神，可怎麼也睡不入覺。想想事情吧，心神不寧，思路也不得集中，嗨，煩亂得要死！這長長的監倉，竟關了有百幾兩百人，空氣又悶又熱，人身上沒澡洗發出的臭味外還加上倉角裏幾大桶溢了出來的大小便，叫人惡心死了！

那個張豪就在我對面，脫光了膀子，身上只剩一塊剛兜住下身的「底褲」在跟人下象棋，搖頭幌腦，嘴裏哼着小調，自得其樂的，似乎全忘了他現在是在坐監！這種人可眞少見！嘈雜、臭氣、悶熱、肚餓好像對他全不起作用，這怪人！

「喂，兄弟，你剛來的？」一個三十多歲瘦瘦削削的漢子坐近我身邊，微笑着和我招呼。

「是的。今早由邊防收容站轉來。」我百無聊賴，有人來找我閑話正是求之不得，所以趕忙堆起一個勉強的笑臉答道。

「我叫張志標，在廣州機械廠當技工的，偷渡被抓來了！」他自我介紹道。

「我也是。」我嘆了口氣，「我叫田韋。」心裏有點惺惺相惜的。

「是嗎？那不壞啊，你總算摸熟了路線了，下次再來該駕輕就熟，事半功倍了，一定會成功的！」他拍拍我的肩膀，「我就慘了，一下火車，在樟木頭車站就給抓住了！眞是他媽的，連香港的燈光也還沒見到！」

「你搭火車去？」我有點好笑，看看他。

他攤攤手：「就是，我和四五個工友，沒一個知路數的，結果……」他苦笑起來。

「眞是，那有這麼烏龍的！」我搖搖頭：「我們動身前半年就已開始搜集資料了，地圖啦、指南針啦、乾糧啦、藥品啦，一切都搞得妥妥當當，沿途行程背得滾瓜爛熟，那裏有棵大樹都搞清楚，才不會撞板嘛！」

他一拍大腿：「唉，我要是早認識你就好了！同行的都過到了？」

「嗯……」我忽然心裏一動，這話可不能說，忙裝着一陣咳嗽，吱唔過去。

「來，抽支烟！」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包「豐收」牌香烟來，遞給我一支，又點着火。

好幾天沒抽烟了，見了香烟喜得我眉開眼笑起來，這份厚情眞是太厚了！「謝謝，張大哥，謝謝，眞是多謝你！」我不迭聲的道。

「那裏，那裏，別客氣！」他吐了一口烟，嘴巴湊在我耳邊：「我還有的是，你抽吧，回頭我送一包給你！」他嘴裏噴出一股大蒜味兒，眞刺鼻。

「啊，你怎麼弄來的？」我又驚又喜，監房裏有烟抽可實在是不簡單哪！

他眨眨眼，神秘的笑笑：「我自有辦法！」他壓低聲音道：「兄弟，出了去可不要忘了我呀！以後可要全靠你的了！到哪裏找你？路線怎麼走？要搭什麼線？告訴我吧，咱們是患難之交哪！」他又拍拍我肩頭。

「啊！……要找我挺容易，我寫個地址給你就行，那些事待出到去再詳細說吧。」我道。

「嘖，嘖，你可別忘了我……」他眉頭一皺，立刻又笑了起來。

「我，我那裏還有，就這麼兩支的……」張志標苦起臉，牙軟眉皺的道。

「他媽的，裝什麼鬼叫，你以爲我不知有幾根×毛！拿來！」張豪瞪起銅鈴眼，兩步跨過來，一手抓住他雙手，另一隻手伸到他褲袋裏去掏，我聽見他壓着聲音道：「你敢不給看，我當眾爆出你的衰事，人家不揍死你才怪！」張志標臉色都變了，像被老鷹抓住的小鷄般，動都不能動，任他搜身，「哈哈，整包的香烟！喂，張志標派香烟嘞！」他叫起來，把一包香烟拆開，向人叢中亂丟。

一時監房裏歡聲四起，張志標苦着臉坐在地下，那模樣可眞可憐。

門口巡守的狗爪隔着鐵欄柵吆喝着：「靜靜，靜靜！媽的，你們這些壞蛋吵鬧什麼鳥！誰不守紀律拉出來跪沙堆！吃得太飽了！」他探頭探腦的張望了一下，見監倉裏烟霧繚繞，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人在爭着抽烟，氣得跳起來：「不准抽烟！他媽的，不准抽！你們的烟是哪裏來的?!不准抽！」

可是，人們全把他當狗吠，仍然興高采烈的又叫又鬧爭着你一口我一口在抽。

「停止！再不丟掉我進來抓人了！」看守員用手銬擊着鐵柵門。

我從嘴裏拿下烟來，趕緊捺熄了。爲了這點小事給狗爪子抓去折磨一頓可眞是化不來，那些雜種不是人養的！

「嘻嘻，怕啦？」張豪靠在牆上，嘴裏吐出一連串烟圈兒，斜眼睨着我。

他媽的，這傢伙怎麼老和我過不去，專找人的岔子！我狠狠的還瞪了他一眼，把熄了的烟屁股啣在嘴裏：「借個火！」沒好氣的對他道。

「哈哈哈！」他笑起來：「放心抽個夠吧，狗爪子一兩個不敢進來的！」他把吸着的烟火遞過來，「進來敢怎麼樣不把他熔了才怪！」

那看守依然在外面乾嚷，還多了兩個管教員。

張豪捺熄了烟屁股，站了起來，對着鐵柵外的狗爪子叫道：「報告管教員，我知道這些香烟是那

監倉裏突然靜下來了，人人望着這大個子，莫名其妙，難道他要出賣難友不行！他臉上一派正經，一絲笑兒也找不見，這傢伙……我看看和他下棋的那長髮青年，正在竊笑，一副神秘的怪臉。

「誰弄的香烟？張豪，你說出來，這是你立功的機會！」一個管教員道。

「是！這傢伙不但派香烟給大家，故意搗亂，還挑撥煽動，策動犯錯誤偷渡的人釋放後再幹，組織聯絡，陰謀行動！」張豪慷慨激昂的報告。

張志標臉色刷的一下子變得蒼白了，我的心也砰砰地跳起來，這張豪，混蛋！

「是誰？竟敢在這裏搞反革命行動！張豪，說出來，立功受奬，抗拒從嚴！」看守員咆哮道。

張豪別過臉來，對張志標睥睨地笑笑，聲大得怕要闖牆外亦聽得見：「這壞蛋就是張志標！」

「哇！」「吁——」監倉裏的難友「哄」的一下子嚷開了，有的笑，有的叫，一陣騷動。

門口的看守員「卡」一聲開了大鐵鎖，叫道：「張志標，滾出來！」

張志標哭喪着臉蹣跚的移動着腳步，眼裏充滿怨毒的光芒。剛踏近鐵柵，看守員一把扭住他胸前，一拉一推，攔頭劈面就是狠狠的兩巴掌，淸脆響亮得老遠聽得見。

「媽呀！」張志標一陣慘叫。我低下頭，雙手捂住眼睛不忍看下去了。

「帶走！」管教員吆喝道，看守員又是「砰砰」揍了他兩拳，張志標叫爹呼娘的給拖走了。

靜寂的監倉裏突然爆出張豪一陣大笑。

「住口！你這叛骨賊！」我站起來怒喝道。

可是，人們笑得更響了，我糊塗了。

許久，張豪停了笑，拍拍我道：「老弟，這傢伙是鬼頭仔！知道嗎？他們派來探聽情報的，害了不少人了！他的香烟哪裏來的？嗯？哈哈……」

「今早派我去倒糞還見他在伙房裏吃着大蒜炆猪肉呢！媽的！」一個難友道。

啊，原來如此，幸得我沒洩漏了秘密，眞險！

「我是老監躉了，瞞得了我！哈哈……」

共產主義投降資本主義

縉山

馬克思其人

談共產主義，不能不先了解馬克思。馬克思（1818—1883）生長於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這正法國大革命與英國工業革命的過渡時代，思想極其混亂，和今日差不多。他在大學讀書時，當時的學術風氣，正流行黑格爾哲學，黑格爾哲學分左右兩派，馬克思卽屬於黑格爾左派。他把黑格爾唯心辨證法，倒轉變為唯物辨證法。當時大學生猶如今日的嬉皮士、新左派，經常不上課，偏好躲在咖啡館，有時靜默胡思幻想，有時出聲了就是一場舌戰，各以為是。他們皆自稱是「哲學家」、「社會改造者」，其實滿腦子名利意識，總想壓倒別人，自己出風頭。馬克思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馬克思的幻想，猶如當時法國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但論心術則遠不能相比。我國儒家主張「捨己為人」、「殺身成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馬克思思想恰相反，他是一個為目的不擇手段，極殘忍自私，犧牲大眾以建築個人權力、虛榮的人（詳參大傳記家 Robert Payne 著 Marx）。像以這樣心術的人所立學說，怎可以為天下國家大經。故當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部出版後，遂驟然引起歐洲哲學家、經濟史學家（包括社會主義者在內）痛加抨擊，責其荒謬。本來，馬克思學說就如他嘲笑的「空想的社會主義」一樣，說過便了。殊不知當第一次大戰時，列寧卻挾馬克思學說到戰敗的俄國試驗，他以治軍的方式組黨，竟僥倖為馬克思主義奠定下基礎。

馬克思主義不科學，預測皆錯

先從理論說。第一點，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必然會引起利潤率的下降。須知此為亞丹·斯密斯古典經濟學派早已說過，並非馬克思的創見。據專家指出，利潤的下降，決不會降至零點；因利潤率與利息一樣，也有它的平衡作用。馬克思也承認利息不會完全沒有。那麼，利息來自利潤，利息既然不會完全沒有，那麼利潤當然也不會完全沒有。既然有利潤，利潤率就不會降至零點。資本家的生產，既然仍有利潤，自然就不會沒有投資。如是，資本主義就決不會崩潰。事實上，利潤率下降至相當程度，因平衡作用，當其停留於某種水準時，就不會再下降了。第二點，他以為勞動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可變資本」便會加快相對的減少，結果必有一部分商品，不能出售。而且，資本主義愈發展，此種內在的矛盾，也就愈嚴重。可是據專家指出，商品的購買者，在勞動者階級之外，還有其他社會各階層呢。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勞動者階級，[illegible]，或所謂「可變資本」，卽使在加快地相當減

馬克思所謂資本有機組織的高級化，是指工業資本而言。這是購買勞力，生產價值與剩餘價值的資本，商業資本並不在內。那麼，受到影響的，也只以工業資本家所雇的勞動者為限，商業勞動者並不在內。所以購買力的相對降低時，不過是一部分勞動者，並非勞動者階級全體。此其二。

自十九世紀以來，新興的生產事業不斷的出現，各種生產事業所雇勞動者人數，就一般而論，只有增無減，勞動者所得到的眞正工資，也在繼續提高。所以馬克思所謂購買勞力的「可變資本」，在加快地相當減少，也就與事實不相符了。此其三。（以上見趙蘭坪教授著「馬克思主義批評」）

次就事實說。據專家指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以十九世紀前期歐洲若干國家，尤其是英國的經濟發展為對象。在那時代背景之下，他的理論或許有相當價值。然如果離開了當時的經濟社會，那就變成無的放矢了。故如專就馬克思經濟學說而論，可以說是工業革命的「產兒」。現在距離工業革命時期，已在百年以上，馬克思的思想早已陳舊落伍，不能說明現實了。但是最近三十年來，馬克思主義卻又復活起來。原因是由於空想的野心家，將馬克思主義改頭換面以後，使之教條化、口號化，並以武力為後盾，積極推行的結果。（參趙教授上書自序）

故德國經濟史學家柏因斯坦（Bernstein）根據自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九九年之二十年間英德經濟發展狀況研究的結果，提出與馬克思預測極相反的如下五點：㈠馬克思預測，以為大企業家將併吞小企業。其實不然，依統計所得，工業與農業中，小企業是隨大企業之擴展，與其並駕齊驅，同時增長。㈡馬克思預測，以為財產將皆集中於少數人之手。然事實又不是那麼一回事，因雖有大資本家之產生，但同時又因股份公司方法，而反有將資本分散於多數人手中之事實。㈢馬克思預測，貧窮者將增加。又不對。事實上一般貧窮者，反見減少。㈣馬克思預測，「勞動者預備軍」增加（按卽失業工人增加）。然因工業發達，生育節制，事實上卻與其預測相反。㈤馬克思預測經濟危機增加。然事實上則反是，因經濟上發現了許多調節現象，例如財富之增加，世界市場之擴大，產業組織聯營之發達等是。

總之，馬克思預測，皆與事實相反。（參五來欣造博士著「政治哲學」）這只是柏因斯坦根據一八六九到一八九九三十年間英德經濟發展狀況研究的結果，就已有此顯然的大不同，如與今日北歐與加美「大眾化高度消費期」的經濟發展狀況相比較，與馬克思預測相反程度，更不可以衡量了，恐怕馬克思連做夢也沒夢到。以上在在皆足以證明馬克思主義非眞理，不科學。

[illegible]

自立謀生不依賴資本家。但事實不然，可以說他大半生，皆以向恩格斯告貸度活，直至死後「資本論」出版，也是由恩格斯拿出的錢。一次恩格斯也正感拮据時，馬克思卻又來信告貸，致未能如願，在這種情形下，本應體諒對方才是。不料，馬克思竟立刻寫信大罵恩格斯一頓。後來恩格斯回信解釋，才算未絕交。馬克思活到六十五歲，恩格斯活到七十五歲，二人曾歷半個世紀交誼。恩格斯與馬克思是德國萊茵州的同鄉，父爲英國曼徹斯特紡織廠廠主，大資本家。恩格斯本人也經商，是商人，也可說是資本家。但這個商人與一般商人有別，他也是思想家、著作家。「共產黨宣言」就是與馬克思合寫的，而「資本論」也有一部分是恩格斯的心血，其他著述二人合著的也不在少數。因恩格斯性格、才具皆非領袖型人物，故一生皆支助馬克思成名。（參 Robert Payne 著 Marx 及其他馬克思傳記）

列、史數次向資本主義國家乞援

馬克思固是一言不顧行的人，列寧亦然。當第一次大戰未期，列寧尚流落在瑞士，生活無着。初向美國領事求助，領事即後來國務卿杜爾斯，知其爲俄國難民，未肯接見。列寧碰釘子後，一憤遂向敵人德國投靠。德人審知其爲列寧，正好利用，乃資助他回莫斯科，去領導革命。誰會想到，一個高喊打倒帝國主義的人（帝國主義名詞也即列寧首創），當其落魄時，竟是一再向帝國主義投降的懦夫。一九一七年二月九日起俄國發生革命，即「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遜位，讓其弟米開爾大公繼承沙皇，實行君主立憲政治，由克倫斯基任內閣總理。從此俄國本來可以邁進入如西歐的自由民主之路，俄國自然不會發生大流血，大飢餓種種慘劇，其他國家也可免受災殃。

不料到了十月，列寧卻領導其布爾什維克黨人發動奪權運動，也即政變，推翻克倫斯基政府，由列寧掌權，實施共產主義，但共黨則美其名曰「十月革命」，以蘇維埃爲政權中心，而反對議會制度，主要措施：㈠沒收一切土地、教堂，將所有土地收歸國有，以分配給農民耕種，㈡沒收全國一切銀行，直接歸政府管理，㈢一切重要工業，歸工人監督生產、監督分配，㈣社會主義黨改稱「共產黨」（因列寧以爲社會主義名稱，是資產階級議會主義別名）。列寧掌政的俄國，對外是對德停戰，與德訂立 Brest-Litovsk 喪權辱國條約，即向帝國主義投降；對內則引起工廠停頓，農產減收，全國發生大飢荒，餓死者竟達五百萬人以上之多。列寧狼狽萬分，迫不得已，一方只得低頭向資本主義國家英美飛電乞援；另一方則修正共產主義，實施所謂「新經濟政策」：一、以糧食稅代替徵實制度，一九二四年後改現金，農民餘糧可以在市場上出售。二、准許私人零售商的自由交易，也設公營零售商店，並鼓勵消費合作社，推銷國貨，招商承辦。三、國有企業、工廠、森林、土地等得租給私人經營；爲了控制大工業中的生產與分配，政府又設立聯營公司，凡人數不超過二十人以上的小型工廠、商店，則准許私人經營。四、歡迎投資，以開發資源，外國資

。六、重新建立貨幣與銀行制度。這個「新經濟政策」，差不多就是恢復了資本主義。因此列寧的共產政權，才得以轉危爲安。

第二次大戰當希特勒軍進攻蘇聯時，史大林也曾向資本主義國家英美乞援。所以英美急於開闢第二戰，從法國諾曼第登陸，美國積極以軍援蘇聯。英美如不積極支援，蘇聯便有滅亡危險。當時蘇聯人民皆渴望德軍來解放。無奈德軍是與共軍同樣壞的納粹軍，蘇聯人民感到認識錯誤，才鼓起勇氣抗戰。

從上以觀，列寧、史大林不是都曾向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投降嗎？

毛澤東歡迎「美帝」元首訪問

毛澤東一向標榜馬列主義，自竊取大陸政權後，也和列寧一樣，共產主義經濟始終搞不好。就工業說，只軍事工業方面稍有一點皮毛成就。至於一般經濟，仍還是傳統的遺產手工業。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工業，並非中共的工業，世人應該分別清楚，中共不能掠美。說到農業更丟臉，中國是一農業國家，過去固然談不到出口，可是到了所謂「毛澤東時代」卻更糟糕，幾乎每年要向加拿大、澳洲等資本主義國家購買米麥，然購入食糧也只能供「新階級」享用，二十年來，老百姓不是一直處於半飢餓狀態中嗎，所以人民皆由四面八方冒死逃亡。故先有高崗的富民政策，繼有劉少奇的「資本主義復辟」，最後還有彭德懷的取消「人民公社」的主張，凡此種種皆是說明共產主義的失敗、無用。

最妙的是毛澤東居然勾搭「美帝」。毛澤東自竊取大陸政權後，一方實行「一面倒」，一方積極的反對「美帝」，且與「美帝」在朝鮮打了一次大戰。誰會料到現在竟邀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大陸。這件事，無論那方面人民皆同感莫名其妙。究竟是爲什麼毛澤東有此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直至最近，大家才看出點眉目，無他，即因共產主義絕對搞不好中國大陸的經濟，迫不得已則非向美國求助不可。

共產主義必然崩潰

凡共產主義國家，無一會把經濟搞好。蘇聯共產政權已成立半個世紀，至今除軍需工業外，始終趕不上西歐，東歐附庸國家當然更不必論。中共想求美國援助，開發中國大陸，聽來好像好詫異，殊不知蘇聯不是早就想與日本合作開發西伯利亞嗎。老大哥尚如此，小弟更何說。據經濟史學專家研究，經濟的發展，可分五階級：㈠傳統社會經濟，㈡現代經濟準備期，㈢現代經濟發展初期，㈣成熟期，㈤大眾化高度消費期。自由中國今已從第三期入於第四期，尼克遜大讚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已成爲發展中國家榜樣」。而中共呢？卻和蘇聯一樣，只發展軍需工業，一般經濟發展則仍停滯在㈠㈡兩階級。

蘇聯自知經濟發展趕不上資本主義國家，故一再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如利潤制度等。但也無濟於事，因爲要學非從「整套學」不可。然「整套學」就須廢除共產主義，實行自由民主主義（即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

金門古今談

黃更生

一、金門的地理形勢

在一幅大地圖上，金門島只不過是一小黑點，最詳盡的百科全書，也不會對它多提一筆。然而，這蕞爾小島，廿多年來在世界各報章雜誌中，常常佔着重要的篇幅，這說明它在現代史上，是令人矚目的角色。它光榮的過去，和堅強而進步的現在，已贏得世人驚異的讚賞與由衷的歌頌。或許，新編的現代史中，已對它大書特書了！

大武山峯．雄偉壯厚

金門羣島包括大小十幾個島嶼，是福建省一個偏遠的縣份，位於我國大陸東南沿海之中，東經一一八度十九分至卅分，北緯廿四度廿五分至卅四分，總面積一七五點三〇平方公里，西距厦門市廿二海浬，東離台灣一五〇浬。本文所介紹的，是此羣島的主體，亦即其中最大的金門島，它的面積是一四八平方公里，東西長十八公里，南北兩端最寬處十四公里，而中間最窄的地方，僅有三點五公里。這裏屬亞熱帶海洋氣候，春夏多東南風，秋冬多西北風，氣溫最低在攝氏五度左右，較香港稍爲冷些，最

上，昔人別呼之爲仙山。滄海紀遺云：「其脈由鴻漸穿波出海，至青嶼突起三小阜，逶迤凝結神區，峻嶒皆石。洪武江夏侯周德興嘗登而爲之讚云：『帝典王猷，海外傳一肩行李；龍樓鳳閣，空中起百代文章』故石門關旁刻曰：『海山第一』」。

登太武山俯瞰金門全景，遠眺浩瀚大洋，滾滾巨浪，氣象萬千，令人胸懷豁朗，壯志凌雲，益增反攻復國之信心；但是遙望一衣帶水，烟波縹緲處的故國河山，教人發思古之幽情，悲神州之赤沈。不過山巔有一座高達十餘丈的「毋忘在莒」勒石，是總統四十一年巡視金門時親題的，這塊氣勢雄偉，筆力蒼勁而發人深省的歷史銘刻，卻是中國人的精神支柱，也是自由的光輝，正義的表徵！

總統手題「毋忘在莒」勒石。

突入共區．形勢險要

金門三面爲大陸匪區所包圍，東端馬山與共區角嶼島相峙僅二千三百

近。在馬山屹立瞭望，可察共軍舉措於微末，並且這裏的喊話站，爲戰地心戰的最前哨，喊話站每天二十四小時面對大陸同胞廣播，福建省有三十萬人以上經常收聽，使金門島具有軍事、戰略和情報的價值之外，還有更重要的政治和心理上作戰價值。已退休的美陸戰隊准將赫特先生曾說：「金門之戰略價值，大部應歸於其位置，蓋其正當中共巨港——厦門之咽喉。」如所週知，厦門港是毛幫東南海岸軍事商業之運輸中心，更爲對外活動之要點和據點。因此，美國海德准將形容金門係中共侵略瓶之瓶塞，防止瓶內毒物溢出之最確實方法是將瓶塞塞上。事實上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時，共軍向金門濫射過四十七萬四千九百一十發砲彈（平均每呎土地三發），這史無前例的砲戰，使金門比過去更爲堅固，它與馬祖遙遙相對，控制着台灣海峽。總統曾剴切指出：「金馬不僅是台澎的屏障，更是整個西太平洋防線的最前哨。」今日固若金湯的金門，教中共不敢輕越雷池半步。

料羅灣航運繁忙

料羅灣、新頭、水頭、九宮等四個碼頭，爲金門海上交通及船隻停舶之地。其中料羅灣背着共區，扼守南海岸的安全，雖然它在厦門共軍砲涵蓋之下，「八二三」砲戰中，敵砲企圖封鎖我補給船團在此處搶灘登陸，這裏的海水，曾爲自由的熱血所染紅。儘管如此，經過壯烈的搏鬪，我海陸軍的健兒們在密集而猛烈的砲火下，仍能完成補給任務。今日料羅灣仍是溫暖的港灣，像慈母的手臂，發揮着無比的愛與力，歡迎前來

匪的罪惡！

總之，金門的位置特殊，條件優異，並且在全體軍民的鬼斧神工之下，今日確已成為一座地上花園，地下堡壘，它增大台澎防衛縱深，牽制共軍龐大兵力，並監視其活動，同時予大陸同胞以精神寄託和無限希望，使毛共寢食難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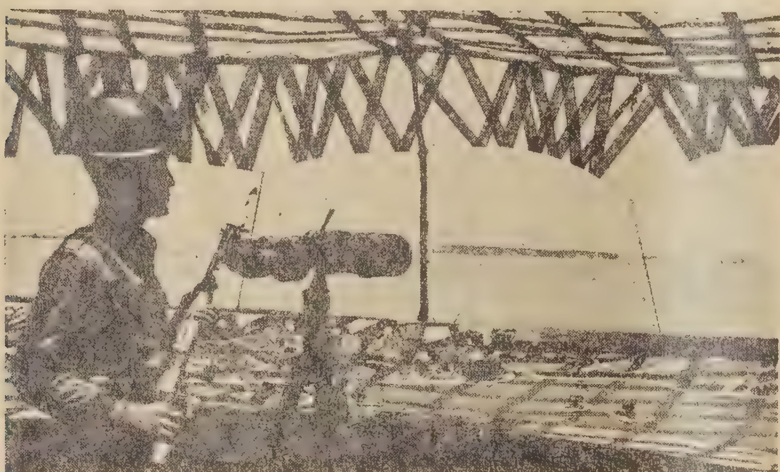
金門的歷史文化

金門舊名浯洲，又名仙洲，明初始改稱金門；又有浯島、浯江等別稱，正式設縣治是民國四年。

從歷史追溯，早於晉時，因中原多事，難民避居島上者有蘇、吳、陳、蔡、呂、顏等六姓，其後在唐德宗貞元十三年（七九七年）陳淵受命來金牧馬，率十二氏族偕來襄助，迨宋時生齒漸繁，始立都圖，輸戶稅，節此陳淵闢土在先，朱（熹）子過化繼之，自是以還，人材輩出，文物鼎盛，及明末鄭成功據此扼閩海之要，以抗清驅荷，更充分發揮我民族精神，歷史文化亦因得植根茂葉。以下讓我們根據文獻及現存古蹟畧作介紹。

一　金門的開拓者——陳淵

在這孤懸海外的金門島上，第一位大官該是唐代牧馬監陳淵。據縣志所載：「唐德宗十九年，柳冕為閩觀察使，奏置萬安監，滋養馬匹，泉中置牧馬區五，浯其一也，以陳淵為牧馬監。從來者十二姓，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淵所屬李俊，衛傑等協謀並力，化荒墟為樂土，自是耕稼漁鹽，生聚



馬山是最接近大陸的前線，守軍晝夜戒備。



金門農田，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斬棘，經過一番艱辛的奮鬥，始把荒野變成樂土。而墾拓之功，惠民之德，又必須先具超人的才智與慧力，這是可想而知的。

據說陳淵善豢馬，且長於驅策，當時各色各樣的馬，雖散食於島上，但馬羣能聽旗鼓號令，因之俗傳陳淵為天上神駒降生，尊稱之為馬祖。淵又諳識草藥，能替民眾馬匹療病，更偉大的是他終身未娶，長年慘淡經營，公而忘私，這樣益得民眾欽敬，所以他死後，民懷其德，立祠崇祀，一直至今天，每年四月十二日的金城大拜拜，就是專為祭祀陳淵而舉行的。

陳淵遺有和善山院詩一首：「挂頤長劍上凌烟

久居之意。其偉大的人格與忘我的精神，長留斯土，彪炳史冊，難怪鄉人尊之為恩主。

大約因為陳淵生前未娶，所以民間有這樣一則頗為動人的傳說。據說，有一姓林少女，常到孚濟廟附近採桑，有一次，這位少女入廟謁見神相，竊慕陳淵塑像英俊瀟洒，戲以永締絲羅之語，祈禱於神，豈知香尚未點燃就先冒烟，燭沒有點火而自發光，瞬間，有一白鸞升空而去，這位少女就此長眠不醒，於是鄉人遂將其骸，塑像配於陳淵之座右，這就是助靈夫人配祀的由來。朱熹次牧馬王祠詩中有：「雲樹葱蘢神女室，岡巒連抱聖侯祠」句，夫人當為唐宋時人，亦證民間傳說由來有自。（一）

（「中州風雨」作者身體不適，該文暫停。）

疇緯劍影錄（八十八）

但到頭來，什麼條約，什麼友好，都化爲烏有，反眼不相識，只求利之所在。雅爾達之會，羅斯福急求蘇聯出兵攻日，慷他人之慨，將中國東北的權益，旅順及大連的軍港，奉送蘇聯，而要強迫中國承認。

但史大林仍不肯拚硬，絕不火中取栗，直至原子彈在廣島投下，日本投降前六日，始出兵千島羣島，北韓及中國的東北，不費吹灰之力，而享戰勝國之利。聰明哉，史大林也。

裕仁天皇：當麥克阿瑟元帥逐島作戰，跳蛙戰術已跳至日本的大門，而且原子彈已在廣島爆發，雖然陸軍方面還氣吞河岳，準備在本島決戰，但海軍已全師盡墨，制空權已操於盟軍手裏，而神風隊無法挽回頹勢。故當長崎再嚐原子彈滋味之時，日本的裕仁天皇即下詔日本軍民，屈膝投降，當時日本少壯派的軍人，仍有不肯奉命，追迫宮計劃失敗了，才俯首貼耳，簽降於米蘇里主力艦上。裕仁天皇的行動，與日本的民族性大相逕庭，而更與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大相違背，我於喜聞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初，有點懷疑日本是否眞降，旋悟天皇此舉，眞乃大智的聰明人，實爲高超的決定。蓋日本此時雖有陸軍可戰，但民間已無一根鐵釘，物資的缺乏，不能支持大決戰，縱使在本土可以決戰，但地方的糜爛，軍民的死傷，更慘不忍覩。且美國擁有原子彈的數目，乃屬高度秘密（據說連羅斯福也不知道），若其數目不少，於長崎之後，繼之以神戶、大阪、橫濱、東京，則日本精華，毀於大轟之下。且與美國在本土作戰，戰況必定慘烈，倘美國老羞成怒，復記偸襲珍珠港之舊恨，舊恨新仇，會引起土，保持人口，且國際間必多矛盾，利用其矛盾，可以在夾縫中復興。果然，日本於投降後，不到六年工夫，北韓南侵，美國即放寬管制，昔之仇人，今爲友邦，全力扶助日本，於二十年後之今日，又一躍成爲遠東的強國。於世界第二次大戰，大智若愚者還推裕仁天皇，因其能置之死地而後生，使日本起死回生也。

大時代中，智者多矣，不智者亦不乏人，最慘的則爲聰明一生，蠢哉一時，以一時之蠢，或貽萬世之憂，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復爲天下人所不諒，論列如后如：

希特勒：希特勒崛起慕尼黑，以一軍曹而躍爲黨魁，進軍柏林，奪取政權，因一世之雄也。當其整軍經武，稱雄世界，一舉手，一投足，世人震慴。至閃電作戰，囊括歐洲，其輝煌成就，大有凌駕拿破崙之上，如希特勒能吞併之，也能消化之，一面列陣英倫海峽的東岸，嚴防盟軍反攻，一面致力於征服國的統治，以懷柔使其歸順，培植卵翼以便控制，先鞏固對征服地的支配權，再建立新的德意志大帝國，以征服國內的物產爲資源，以征服國的壯丁爲兵源，以征服國的稅收爲財源，經之營之，數年之後，實力之厚，力量之強，舉世無匹。奈希特勒給勝利冲昏了頭腦，重蹈拿破崙的覆轍，東征蘇聯，兩面作戰，兵家所忌；勞師遠征，亦兵家所忌，而拿破崙及希特勒皆犯之。拿破崙於九月出發，希特勒於六月誓師，但抵達俄境，均受襲於風雪，以缺乏禦寒配備。拿破崙又爲庫將軍堅壁清野所困擾，希特勒的坦克車隊，則爲美國的火箭炮及時趕到，打得七零八落，於是精銳之師，白白損失於諾曼第盟軍登陸之後，德軍無法抵抗巴頓所率美軍的銳攻，皆種因於東征俄國，元氣大傷也。等到柏林合圍，希特勒走上自焚的結局。哀哉！兩個席捲歐洲的梟雄，失敗竟同一轍。語云：前事之失，後事之師，希特勒不鑑前車之覆，何其不智也。

羅斯福：自英法聯軍在鄧肯克撤退後，英國原是岌岌可危，但邱吉爾鼓其如簧之舌，竟使羅斯福挑起大樑，擔任自由世界的領導國，使美國成爲自由世界的兵工廠，使美國的子弟兵去解救歐洲。在遠東又決心洗雪珍珠港的恥辱，麥克阿瑟在南太平洋逐島反攻。而租借法案通過執行以後，美國以軍用物資，大量支援盟軍，不啻爲世界的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菩薩。羅斯福的聲譽，舉世無出其右，如羅斯福把握這個偉大時代，以連任美國四任總統的偉人，本大公至正的態度去拯救人類，則千秋萬世，永垂不朽。奈何重歐輕亞，厚蘇而薄中國，已失領導國的風度；其最不智者，厥爲不接納邱吉爾的建議，不肯從巴爾幹半島反攻歐洲，阻止蘇聯染指東歐；抑有更不智者，當盟軍在諾曼第登陸之後，美國巴頓將軍的猛攻，勢如破竹，銳不可當，盟軍須以飛機追踪，空降給養，可知其進軍的神速。不料羅斯福只求一時的虛榮，貽萬世的後患，要巴頓按兵不動，等候蘇聯的軍隊，會師柏林，坐使蘇聯軍隊囊括東歐，放下鐵幕，令東柏林以東，盡爲附庸。

後來蘇聯封鎖柏林，美國始知棋差一着，但已聚九州之鐵，鑄成大錯。此羅斯福貽害世界之一也。因羅斯福厚蘇聯而薄中國，於雅爾達會議，竟出賣中國，越俎代庖，將東北權益及旅順大連奉送給蘇聯，以滿足史大林的慾壑，任蘇聯之坐大，而與美國對抗，何羅斯福之如此不智也。積此之故，史大林於日本投降前六日，明知日本無力作戰之際，始揮軍東進，攻入東北，將東北的日軍三十萬的配備，交給中共；攻入北韓，將北韓移交金日成。故亞洲共黨之爲禍，實爲羅斯福一

萬人協會春節聯歡側記

△三月二日（農曆正月十七日）晚上，萬人協會假座「梅江飯店」舉行春節聯歡。這一天雖非假期週末，但是趕來參加的人卻踴躍非常，開席前兩個鐘頭，各委員及新舊會員、萬人雜誌讀、作、編者等已紛紛湧至，梅江樓頭一片恭喜之聲，人人面露笑容，喜氣洋溢。

△會長萬人傑臨時因病，未能「與眾同樂」，給曾憲光拍來急電，囑代向會員及讀者拜候致意，並送出二萬字稿酬，請到會的朋友們喝老酒。

萬人雜誌作者雖然稿債如山，或編務繁忙，但仍有不少抽暇赴會，計有：岳騫、胡養之、董力行、宓琴、焦毅失、待旦、寒山碧、葉其眞、黎民、江城子等都先後趕到，連少有參加宴會的「小編」葉觀基也到了。

△協會的財務主任陳達科、黃宛眞等不離本行，在梅江臨時設立辦事處，新舊會員因利乘便，紛紛繳納基金、會費，更有臨時搶購餐券的，甚至有讀者託代續訂雜誌的，都由他們一手包辦，陳、黃等被羣眾包圍，口中頻說恭喜，手不停揮簽發收據，忙個不亦樂乎。

△入席前，有人喝令鄭秀棠演唱助興，「急智歌王」挺身而出，臨時爆肚，唱其拿手好戲——鄭腔龍舟，雖無音樂拍和，卻也博得掌聲四起。

△又有人恭請董壇主即席題詩，壇主三杯落肚，已然詩興大發，其口占大作阿方雖未得覩，想必名句不少，日後亦必有詩友在詩壇唱和者也。

△「賽龍奪錦」之前，由曾副會長致「祝酒詞」，畧謂「萬協」正副會長及多位執委最近應邀訪台，回港後又忙於清理稿債編務，「萬協」會務因而畧受影響，自三月份起，會務自必大力推進，趨於「正常化」。

△酒菜上席，委員會員及讀作編者邊吃邊說，進行「坦率而認眞」的會談，新聞以外、天南地北都成為「會談」的內容，有談遊台見聞，有談「公報」觀感，有揭老左新左的醜態，有說逃亡經歷，有說醫藥衛生，有意見，幾百人就像一家人，又像是老朋友，無拘無束，有講有笑。

△由曾憲光先生及梅江飯店謝司理親自監製的春茗菜色，頗為豐富，雖無塡鴨椰子鷄，亦無香檳茅台，阿方卻吃得津津有味，比起阿遜吃得戰戰兢兢，食不知味的那一頓所謂「國宴」强得多了。

△阿方飲飽食醉之餘，謹在此向未能赴會的前輩們來個紙上拜年，並向因事因病而缺席的朋友們問候致意，敬祝新年康樂，四季平安。

（稿酬捐萬人協會）

「萬人協會」簡訊（二十五）

方程

許多朋友懷疑，為什麼一連二期簡訊未見露面？這誠是很遺憾的事，事實上簡訊是照寫的，奈何年關休息，提前落版，時間性的「簡訊」被「擠」出局。

會務始終是發展的，雖然在速度上有快慢之分，這只屬於表面的，放遠來看，有如航行中的船，在巨浪面前，往往向後退。但我們以為這種退後正為了更好衝破巨浪，我們以為這船是前進，絕不能因這一點點的退後而說這船是後退的。

前些時，幾位負責人因事離港，待他們回來，又值年關，以致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急需開展的工作，不得不停下來。現在，年已過，一切又回復以往的情況，會務開展無疑是按着正軌向前。

我們以為時至今日，很需要切實地檢討過去，只有檢討過去，找出得失，尋出原因，總結經驗，才能使會務加速度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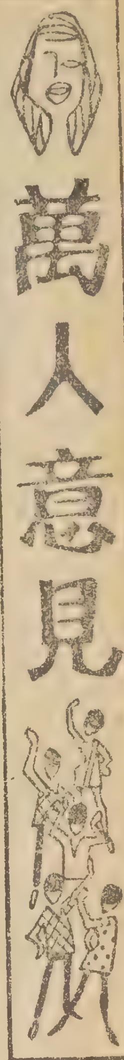
我們說過辦足球隊、籃球隊，辦「國語訓練班」，辦「會訊」，雖然當時提出這些目標時，本會考慮並不成熟，這或者可以說是缺少經驗所致，然而我們已經這麼說，會這樣做的決心倒又是毫無懷疑的。足球隊和籃球隊在各位的鞭策下，在各球隊隊員的努力支持下，是成立起來了。更值得安慰的是各隊員那種自覺精神，那種守紀律的品德，更為本會在這方面立下了榜樣。

我們說過的，一定做到，「國語訓練班」是我們提議的，我們會做到，而且會在最近開課。然而，我們不之餘，不能不向各位說明原因。我們以為辦一個「國語訓練班」至少在地點、師資、課本諸方面必須加以充分的籌謀和準備，我們對這些方面强調，目的無非要辦好這個「班」，我們想，假若學員們能在這些方面給我們提意見，無疑是會給我們很大的幫助的。

「會訊」提過了一段日子，許多朋友或者見毫無動靜，而認為言過其實，若如此，本就不足為奇，不過這裏要告訴各位的，「會訊」的籌備工作非但沒有停止，而且經已大功告成，想在最近將會很切實地加以貫徹的。屆時將歡迎各位會友參加這一工作，也望各位會友對這「會訊」提出批評和建議。至於參加這一工作的詳細辦法，將會在以後的簡訊中公佈。

執筆之日，恰值春節聯歡之夜，這裏要告訴大家的，並不是聯歡之盛況，也不是在興起之時的杯酒談笑風生，而在於在這盛會之前，彼此促膝談心所表現出的眞誠相對，在盛會之中，彼此在杯酒之餘所表現出的自信。這種自信和眞誠將是促使我們事業成功的保證。

「從現在開始，本會將有許多新措施出現，去代替那些不適時代的、錯誤的舊規矩。」曾副會長在盛會中這樣說，我們也深信不疑。「是的，我們的會，有過輝煌的過去，也有過低沉的日子，波折，波折，我們的會就在這波折中誕生、發展，在此，我們希望各位明白，勝利固然值得大家高興，失敗，只要大家不灰心，認眞檢討，吸取經驗教訓，銘刻心坎，又何嘗不具意義呢？」



何必替他們捏冷汗？應該鼓勵他們回歸！

讀「萬人雜誌」第二二四期藍海文先生「眞替他們捏把冷汗」雜感一則後，我以爲藍先生眞是忠厚之至，樂與人爲善，肯諄諄誨人的一個長者。但藍先生有一個「缺點」，是把自己放在懂得政治的位置上，而把港大進大陸旅行的二十八個學生——天上的二十八宿，太過「三視」了，說他們是「政治幼稚病」，而把他們在「學苑」發表的感想加以絕不保留地給予「眞相大白」，不給人保存一點面子，眞是罪該給我「批評」。

藍先生！我以爲這批港大的二十八宿，除那些「顧左右而言他」、「我欲無言」、「祗談天氣」及「不能容忍」者八位外，其他二十個堂堂的政治先進者，應該給予大力的鼓勵，極力的支持，叫他們不可在這殖民地的大學學習，以免受資本主義的毒素所沾染，不能成爲一個純潔的共產主義政治家，最好請他們到北京最高級的「人民大學」去學習，這益處是最最大的。一、他們進北京「人民大學」可以提高政治思想覺悟，學好搞政治的各種方法；同時也可給他們的毛澤東爺爺及江青奶奶惜一惜，將來

位給在港的人讀，又可毒壞一些資本主義者的子弟，眞是「一矢雙鵰」。三、這二十人以後大可發揮他們先進的天才，卓越的偉論。好處數也數不盡啊！

藍先生：你眞太「不」懂事了，又「替他們捏把冷汗」，似乎他們有什麼危險的樣子，這未免多餘了。他們已突出香港一般學生而先進了，你還來給他們澆冷水而「吹毛求疵」嗎？哼！錯了！錯了！今後應該掉轉筆頭。惜我的文筆很拙劣，寫來有點令人看不明白，最好請藍先生再寫幾篇鼓勵這二十位大學生進大陸大學，「力」求進步吧！（鐵筆）

讀者吐心聲

一、待旦先生分作四期刊出的「一個歸來又離去的女孩子」，初以讀者事忙，無暇細閱，以爲也不過是小說之類的故事，年初一日讀了二二四期完篇的一次刊出，於是興趣督責我翻閱第一二三篇。混沌的宇宙，孕育着異草奇花，船到橋頭自然直，人性

淚，也不怕你日暮途窮不思返。既文藝、又理性、又感情，待旦先生，這的是一篇好文。

二、香港文化界，這次被邀前往台灣觀光，據報導，各部門首長曾舉行過多次座談會，我的意識：總以爲國府被迫退出聯合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躍馬深淵，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最佳辦法。不是嗎，二十多年的聯合國席位，不是國府穩坐嗎？以爲有中美聯防協定，有恃無恐，歌舞昇平，台灣繁榮，雖云「毋忘在莒」，實即安樂有窩。受了這一次無情的打擊，不由得不猛醒奮進，再加以海外千百萬華僑，鼓勵督促，精誠團結，無以復加，決不會以「救民水火」，不當爲一回事。以此物極必反，久窒思噫，冬去春來，剝極必復，是收京復國的時機了。

三、此次香港文化觀光團回到祖國，我們的文化戰綫上的尖兵亦即是最打頭陣的戰士萬人傑也參與同行，在他本刊二二三期第一篇新聞以外，便提到「……回到自由祖國遊覽，順便和有關當局交涉，看『萬人雜誌』是否有可能獲准內銷？但接着又說：內銷的交涉雖還沒有頭緒，卻有另一種收穫，……」讀者爲此，已發過多次言論，今次睹事興感，不再多談，如果旗幟鮮明，立場純正的反共到底的雜誌，一直都不獲准內銷，若想迅速收復大陸，救民水火，舉一即可概餘，是眞所謂等如：「如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殊堪浩嘆！

讀者：胡汝甫

小學新數講習班

講義錯謬百出 眞是誤人子弟

亞夏前曾一再在報上、雜誌上舉出某些課本不妥的問題，但都限於小學國語科。近有機緣披閱一份「香港教師會」主辦的「小學新數講習班」的講義及學員筆記，也發覺有多少錯誤，訓練教師的講義也會出錯，難怪小學生的課本錯漏百出了。

講義首先介紹「幻方」，指「中國古人只知『三三方陣』，而沒有進

可嘆！」亞夏學鮮所長，於「幻方」之道，也曾下過多少工夫，深知「令人可嘆」者乃是作爲教師的導師的編講義人，竟厚誣古人，把七、八百年來古人於這方面所作出的成果一腳踢開。

「幻方」一名，譯自英文Magic Square，宋人楊輝稱之爲「縱橫圖」，自楊輝而後，古人所造之「幻方」一數以百言。「縱橫圖」後來傳入日

盧辯注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有法龜文之說。漢徐岳「數術記遺」有「九宮算」，乃將由一至九這九個整數，填寫於九宮格中如圖一，其次序恰與明堂篇所載相同。至宋初，出現了一種神話，據說伏羲時，河出圖、洛出書，後人之所謂「洛書」，若代人以阿刺伯數字順次列於九宮格中，亦成圖一，其性質爲無論橫行、直行、或兩對角線的三個數字相加之和都是「十五」，這便是「幻方」之祖。至淸人保其壽，將平面之「幻方」擴充，而成爲立方及球體等多種式樣。

由學員筆記，知道導師還介紹如圖二的「幻方」，並謂乃Benjamin的「新發現」，除橫、直行及兩對角線的數之和各爲三十四外，任何相連而構成小四方格的四數之和也各爲三十四。以亞夏所知，此「幻方」最早出於古印度，除有上述情形外，尙有四角四數之和爲三十四等十多種特性。其排列方法，適合弗列安生所製偶次幻方造法的第五構造式。亞夏曾以代數方式研究弗列安生所造各構造式，知道依式製造合有各種特性的「幻方」殊不困難。講義又云：「至於偶數方陣，外國學者費了不少時間研究，卻不能找出一種法則可以輕易地將四四方陣、六六方陣等列出。」亞夏卻知道除弗列安生創有偶次「幻方」十一式外，尙有杜得雷、哈耶氏等方式，都可輕易造出「幻方」來。至於Benjamin，其全名爲Benjamin Franklin，此人「巴閉」矣，連細佬哥都識得，任何人編世界名人傳之類的書籍，很難會走雞咗唔記得提到

富蘭克林」者是也。富蘭克林雖然偉大，時至今日，其所發明或發現，都已不能稱「新」了。況且爲了紀念他，對他所造的「幻方」已給予命名爲「富蘭克林幻方」，富蘭克林之「威水」可見，看來該編講義人亦未必識得。

對於「集的運算」，學員筆記爲「加、減、乘、除名爲二元運算法，一數之開方、平方爲一元運算法。」「運算」有譯作「結合法」的，「結合」當然最少要兩個元素，一個元素點樣結合？卻令人難明，大概是該編講義人「望文生義」吧！以普通乘法而言，即使兩個數値相同的數相乘，亦有單位之別，或乘數與被乘數之分；故此：一個數之自乘，其實亦爲「二元運算」。若只有被乘數及乘號而無「乘數」；或只有乘號和「乘數」而無「被乘數」，則當然「結合」唔得出嘢，故此「一元運算」也者，無意義者也。

其實「加、減、乘、除」乃係「運算符號」，「二元運算」用「加、減、乘、除」，「三元運算」以至「多元運算」，無不用「加、減、乘、除」。該導師對這方面之認識，亞夏想恭維幾句，都唔知用乜嘢字眼先至

4	9	2
3	5	7
8	1	6

（一圖）

1	14	4	15
8	11	5	10
13	2	16	3
12	7	9	6

（二圖）

至此，又想起以前在本刊提過：宋詩「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裏雨如烟；鄉村四月閒人少，才了蠶桑又種田。」亞夏指爲翁卷所作，但有些朋友認爲是范成大所作，並舉「千家詩」以對。其實今日坊間所常見的「千家詩」不足爲據，有些版本這詩之作者名字原本留空，而加上「同前」、「前人」或「成大」等字眼者，乃好事者以己意爲之而已。「范成大集」很普遍，只要到書局一翻，便可看到有無此詩。翁集較難得，但可翻閱胡雲翼「宋詩研究」關於范、翁兩人的篇幅；亦可翻閱傳東華「宋四靈詩」關於翁卷的部份，便可冰釋懸疑。

毛詩亦用中國正統字
黃華敢說不是中文嗎

高先生：大作「哪一種是『中文』」講得對、講得妙，的確中肯。

我覺得還有一極爲主要的理由，也可說是證據。先生如認爲對的話，望再來一篇大作，那就是：中共認爲簡體字才算中文，而原來正統中國文字不是中文，何以「毛主席」的「毛詩」全部都用正統的中國文字。（米南宮十七帖）呢？而且「毛詩」裏面，沒有一個簡體字。

毛詩在香港發售，作爲宣傳品，還有可言，但在內地發售的毛詩，也是米南宮字體，那中共豈不是亦以內地看作殖民地？

黃華指正統中國文字不是中文，而毛酋竟以「不是中文」而寫成毛詩，到毛酋本身又是什麼人呢？

中共文化大革命，提倡破舊立新，而毛詩仍用古詞「滿江紅」「水調歌頭」等寫成，叫人破舊，自己守舊，眞是一個大騙子！先生以爲然否？

正統中國人上

（一月廿七日）

傳統美德不可遺忘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

中華文化之發展，初由黃河流域而擴張綿延到全國各地，我國於言語上雖極複雜，在生活習慣上亦稍有不同之方式，但在文化精神的大體上都是一致的。千變不離其宗，無論華南人民、華北人民，甚至僑居海外的同胞，其生活方式或不盡相同，但其文化精神則一致無異。此可從中國人之祭祀、典禮、年節等事，見其端倪。

僑胞中對元拜之風特盛，華僑雖遠處異國，但每年新春佳節，必循俗例慶祝，如在華埠之範圍內舞獅賀歲，燃爆竹，給孩子壓歲錢，親友相逢，均拱手道賀，說些吉利語。無論從哪一角度看，中華民族之文化精神，是很難被同化的。

海外僑胞，有時爲了生存，或爲了生活環境之便利，不得不加入其他國籍，但他們永遠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炎黃的後代子孫。

近數十年來，由於戰亂頻仍，人民流離轉徙，許多土生之華裔青年，根本未步入過國土，更罔知何處是故鄉。前一代先僑，早已有見及此，故於華埠成立了各地之鄉公所，宗親會，此種組織，是有其重要意義，蓋中國文化，講求孝道，愼終追遠，使年青一代，知道此身來之所自，目前，華僑各宗親團體，均有族譜之編，此舉足以喚醒僑胞對祖籍之記憶，建立[illegible]

前日，有位華裔學生，問我「文化」之涵義，我自知才疏學淺，祇向他簡答如下：

「人類社會由努力所得之成績，表現於各方面者，爲科學、藝術、宗敎、道德、法律、風俗、習慣等，其綜合體，則謂文化。」

筆者認爲華人社會能在海外生存，實在是靠老一代華僑對下一代華裔之耳提面命，這種精神領導，足已將中國文化之優良傳統保留下來，並且發揚光大。

百餘年來，海外華僑社會仍屹然不動，在每個華僑之心坎中，還能心懷祖國。我的看法，是靠中國文化之優良傳統潛移默化之功效。欲保留僑社完整面貌，則中國文化之傳播是十分重要的，像西方國家之父子寡情而薄於孝道者，這種文化與「嬉皮文明」決不能任由它在五洲四海之僑社流傳，否則，華裔青年必受害無窮，僑社必遭受困擾，此不可不知，亦不可不愼者。

美國讀者王俊

大馬拒我參加默賽
留英讀者表示憤慨

萬老編：

日昨閱港報體育版，知本年度默廸卡賽將不再邀請中國隊參加。此訊頗使人意外，然細思之下，覺大馬此舉乃受恐共病之蠱惑而已。可以肯定，大馬足總居然卻「猶飛」之中國隊於門外，是毛共統戰分子在耍弄的把戲。然而馬來西亞之甘於受毛共擺弄，亦足見該國決策要員，愚昧無知，敵友不辨，將來必自吞惡果。

一貫以來，我國足球代表隊在香港選拔華人足球健兒，迭次代表祖國出席國際賽，爲自由祖國爭光，使旅外僑胞能藉此與祖國親近。此情早已[illegible]

最爲毛幫所急欲消除者乃破壞我國足球隊在港選陣，很多年以來，毛幫在港的統戰爪牙糾合他們在足球圈內的同路人，一再在足總、華協，手腳齊舉地反對中國人代表中國。然而此冒天下大不韙之無耻動機，無法可以在有良知的自由體育圈內產生作用，多少年以來，毛幫此項陰謀完全被粉碎。如今毛共乃要出此釜底抽薪的毒計，是企圖在國際賽事上，乾脆施壓力，以不讓中華民國參加，它們究能收到多少效果？如今言之尙早，但起碼今年毛幫在大馬已經部署了作用。大馬竟然作出此不友好舉動，其算是爲恐共而向毛幫送秋波，抑是表示中華[illegible]當思之痛之。

毛幫的毒計是藉我國之減少或不能參加國際賽事，因而不再在港選陣，也連帶因代表祖國無球賽，而使港地新秀球員卻步。查實毛幫以毒計之能否達成，仍權操於我國體育部門而已，我當局要是能不氣餒，能拿出魄力來，仍可衛常組隊，衛常使華冑好手來歸，到各國比賽訪問，例如日本，不但組織其國家足球隊，而且組成兩支隊伍，分赴全球足運水準優秀的國家進行訪問、研習，我國支付體育的經濟能力容有不及日本，但不致是完全辦不到的事。今天我們寄寓在海外的萬千僑胞，爲此次大馬斷然不邀我參加默賽的政治手段，而等待着祖國有力的反响啊！

旅英讀者陸重光上

（民國六十一年二月九日）

教育事業太馬虎
老師言來覺心痛

萬先生：

我們雖從未會面，但好像和您是老朋友了。因天天都能聽到您正義的聲音，如果要我用什麼字眼來表達內心對你的佩服和尊敬的話，恐怕我這枝禿筆始終寫不出來。我一向腦海中印象的「文人」，多數是膽小，怕得罪人，言不由衷。但您又不同，常言人之所不敢言，甚至生命的處境極度危險亦不怕。

馬上改變過來，至少亦可減少許多罪惡及不合理的施政；而濫作威作福的「大人物」們，亦不敢過於為所欲為。這是由衷之言。

這幾天在「牛馬集」看不到大作，若有所失，希望貴體安康，馬上再可以在「牛馬集」見面。

「萬人雜誌」我亦常看，碍於工作繁忙，不能加入萬人協會十分遺憾。我提議我們的雜誌多寫些關於學校及教育當局對教育忽視之等等問題。我亦在教育界討飯吃，眼看港府對我心。記得幾年前，我們的雜誌的第九十三期刊出一則「新界一校長做官咁做」，據我所知；教育界人士爭相搶購，各報攤斷貨，結果都跑到書店去買，可見教育界人士對學校的事無不關心。只是碍於飯碗，雖有許多怨言，亦無處發洩，只好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瞞着良心混飯吃，如果我們的雜誌對這方面亦多表示關心，相信於教育改革方面加一份力量，未知尊意如何？

非默叩上（一月二十六日）

心！

最後，筆者深信在中共重奏義勇

揭毀毛澤東的暴政！

讀者說他見過毛澤東的私生子

萬老編：

弟讀「牛馬集」馬森亮先生大文，所寫賀子珍生有五個兒子，全部送給人家，使我們回想起一九五〇年在福建長汀縣由武裝汽車接走一個十九歲左右青年和一個中年婦人，當時人們不大注意，後來傳出這是毛澤東於民國十八年逃走時留落的兒子，該婦人一說是乳娘，一說是情婦，他倆是住在長汀縣城十字街對上橫崗嶺一間簡陋半石屋內。弟當年也是和他年紀相若的小子，曾好奇問一問他左右鄰居，只說是「毛主席」的兒子，別的都不願意說，所以沒有更進一步的詳情。

當時去的目的地，可能是上海，距今已二十二年了，現在大約四十一二歲。請先生和各位關心紅朝動態的前輩，查一查有無來歷不明例如姚文元之流的大官，有無此子在內。

弟柯振達工餘匆筆

棄市篇

在大陸，單單這篇雜感已足棄市了！

古鶴翔

尼克遜前往北平朝拜毛周，並大聲喊出「和平」這口號，實在使人聯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首相張伯倫持着雨傘跑到慕尼黑去向希特拉尋求「和平」。誰都知道，這次「和平」的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英國降為二等國的開始。

向侵略者、野心家尋求「和平」，為什麼不向光棍尋求「保證」？目前毛周二酋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早已失盡了信用，於是便利用尼克遜來增强自己的聲譽。嗚呼！尼克遜何不智乃爾！

有人說尼克遜贈毛周以麝香牛，毛周贈尼克遜以大熊貓，是為禽獸外交。

禽獸是不講信義的，唯力是視。毛澤東禮待「美帝頭子」，而尼克遜也向曾被聯合國譴責為侵略者的中共朝拜，那不是禽獸外交是什麼？為什麼聯合國至今還不召集會議，為中共侵略韓國案洗「冤」？

可憐在尼克遜朝拜毛周期間，「美帝」的代表團個個在北平被填鴨填滿了肚子，而飢寒交迫的中國奴隸卻在寒風中顫抖。——為什麼毛周二酋要把「飢寒交迫的奴隸」忍餓捱飢的所得去禮待「美帝頭子」？

毛周二酋使人高奏美國國歌，並奏義勇軍進行曲，中國奴隸聽了義勇軍進行曲後，將有什麼感覺？

尼克遜曾參觀萬里長城和金縷玉衣，他可知道中國有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麼？他可知道中國奴隸正在寒風中顫抖的現實麼？

杜魯門總統還知道和共黨簽訂的條約，其價值不及一張紙的價錢，而尼克遜卻夢幻着「長征」，「長征」的結果是什麼呢？——那將是美國的墮落，那將是中共的滲透，那將是美

中共統治大陸二十二年

使中國人獲得沉痛教訓

如果說有好處，就是這一點。

編輯先生：

關於承認孟加拉國的事，萬人傑先生當時嘗竭力主張。以愚見國府不搶先承認，其中有一段苦衷，就是印度是該國的催生婆，而和蘇聯合手。以國府目前所處外交的劣勢，在此世態炎涼情形下，就算是靈活運用外交，予以承認，非但得不到孟加拉國的

至於主張在外交上聯俄，在下以為危險性未免太大。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時國府何嘗不靈活運用外交，和蘇帝大打交道，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以前國民革命時期，那些俄國顧問做些什麼好事；中共向蘇帝一面倒時期，中國人民究竟得着什麼好處，事實俱在。這一頭北極熊，殘酷

義佔領達半個世紀，在原有閭里制度，交通和路政上使國府撤退來台之後可以比較容易治理和經營，使成為復興之基地，這和當日的海南島情況恰是相反。

美國在赤化大陸事上確幫了中共一臂之力；但於韓戰發生後，為了利害關係，轉而援助台灣國府。這不是恩怨問題，可以說是天意。

羣眾在情感上常是十分激動和容易變化的。是大陸淪共而論，不是說國民黨貪污無能，就說是美國白皮書所斷送。當然以上都是主要原因，但

城市拋出，在當時戰後經濟情況下，豈有不崩潰之理。一九六七年港共所運用的策略，就是當時在大陸成功策略的翻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說到猶太人，全世界的人都會鄙視這個民族，說他們惟利是視。現在則說以色列人如何愛國、如何英勇。其實猶太民族仍然十分自私，和其他民族沒有太大分別。最滑稽的事是蘇聯竭力幫助以色列復國，如今反成為對頭。

事實和理論往往是對立。人們說，人是猴子變的，你不接受就是落後。在一個時期，人們說，共產主義會把世界建設成為樂園。崇尚科學的人說，中醫漢藥是落後的；唯物論者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事實太無情，到如今，共產黨非但建設不成樂園，反建造了人間地獄。中醫沒有被淘汰，反有很多人予以研究。

我身為中國人，既不以為中國人比外國優秀，也不以為中國人比不上外國人。從樂觀方面說，中共統治大陸，除去了所有的幻想，獲得了一個十分痛苦的教訓，如果有好處，就是這一點。正如秦始皇築長城，犧牲了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在當時是暴君——直到現在並沒有改脫，但長城對以後的中國人有好處，這是事實，世事就是如此矛盾。我個人不敢對國民政府有太多要求和期望，但只要每一個國民能盡自己本份，不自暴自棄，自力更生，老老實實的幹，各盡所能，社會能安定繁榮，國家就能日趨富強。反觀毛共，統治已二十餘載，對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避赤南來廿載餘，故園消息雁無書。
禍延華胄天何極，春到香江歲又除。
白水有情誰共飲，互鄉難語肯長居。
花花艸艸痴人夢，綠酒紅燈夜海隅。

敬贈董力行先生

學生 郭 真

動人詩賦頌揚雄，高會清吟照太空。
赤子心能傳大義，香江地足表孤忠。
行吟花鳥愁消酒，靜數風雲倦倚桐。
文化復興關國運，此生憂患此時中。

深圳送別

郭 真

羅湖橋畔水痕彎，春色平原獨鳥還。
盡日往來千萬客，冷烟低落半重山。
梅花細認疑傷瓣，心氣迴環欲涕潸。
未意關河依草木，中興不讓到衰顏。

續和董壇主去國吟（六首）

梁 莊

(十一)
戴天長恨出秦關，遍歷風霜舊轍轘。
賊獗已嘶之遠地，身仇寧忍入深山。
綱常失墜燒詩禮，文物摧殘代貊蠻。
攘斥異端宏國粹，敢將墨炮繼張顏。

(十二)
曾參行伍駕長車，鞍轡辛勞兩鬢華。
牧野秋風悲戰馬，草原落日聽胡笳。
愧無碩劃誅劉豫，幸有殘齡過郭嘉。
切望義師收國土，竹林尋樂漫烹茶。

(十三)
山河破碎咽沉沙，鐵幕低垂阻漢槎，
殺敵決心寧畏死，匈奴未滅那爲家。
竹經雪冷猶存節，梅耐霜寒只落花。
越女獻身甘報國，忠精豈讓浣溪紗。

殘賊互傾知勢盡，雄師伐罪立勳多。
時賢共獻中興計，佇看紅朝入逝波。

(十五)
海峽樓船勢峙雄，枕戈期待奏豐功。
東征足具回天力，西指終沉落日紅。
莫謂廷臣非俊彥，那知廊廟有重瞳。
老成謀國無遺策，籬鷃安能料溟鴻。

(十六)
決勝疆場似變棋，莫將熟慮作懷疑。
愼謀諸葛紓籌策，寡斷曹操賦敗詩。
紫燕歸來依舊棟，黃鶯重返換新枝。
敉平匪禍天心泰，坐賈行商各自宜。

敬和許之遠先生「國是芻議」原韻

鄭六豐

昏昏瞶瞶此何時，公理淪亡早應知。
坐失良機空結舌，焉能吐氣與揚眉！
遺民不嘆辭聯國，一意惟求出戰旗。
北定中原刀賣日，世和始可論常規。

辛亥重陽

鄭六豐

日月相催鬢已霜，堪嗟不配雁隨陽。
生涯局限勞阡陌，半世淒涼滯客鄉。
聯國縱留何所得？乾坤欲振應超常。
登高極目誰無恨，恨事年年早斷腸！

蓬萊

鄭六豐

尺階一劍望蓬萊，不作淒涼庾信哀。
萬眾同心忠作主，美人變節佞之媒。
隔江暑氣消將盡，遠島春光喚欲來。
凱曲薰歌新唱起，紓籌高策展雄才。

(一)
童年輟學旅潯陽，初出茅廬意志强，
聞道王師興北伐，親隨名將克南昌，
一肩國務千鈞重，廿載軍需二字忙，
往事回思如隔夕，勞人兩鬢已星霜。

(二)
依稀一覺邯鄲夢，已歷人間七十秋，
學劍學書兼學賈，非驢非馬更非牛，
胸中兵甲何曾展，紙上文章只自羞，
滿眼江湖風浪急，孤懷猶欲濟同舟。

(三)
髀肉復生感萬千，撫膺浩嘆亦徒然，
莫愁物質輸今日，且喜精神勝昔年，
白髮縱添刀未老，朱顏非借酒釀妍，
還思七十剛開始，無限前程好着鞭。

(四)
世事浮雲冉冉過，空教花月兩蹉跎，
三千里外羈愁重，二十年中感慨多，
造反小兒如獵犬，奪權巨霸類瘋魔，
逢辰對酒將何遣，獨上層樓一放歌。

(五)
此生遭遇不平常，骨肉流離散四方，
十口妻兒關鐵幕，半肩書劍託夷邦，
狂瀾莫挽天胡醉，大刦曾經鬢亦霜，
恩怨至今猶未了，懸弧何意設柳觴。

傳裕先生，七十書懷，因篇幅所限，先刊五首，其餘五首，下期登出，壇主。

東南入望（三絕）

吳克平

(一)
東南氣派〇繁華，流水行雲方外家，
金粉頻牽京兆夢，暗將憐惜後庭花。
（第五字原稿書寫不清，未敢臆測何字。壇主。）

(二)
翠烟西北掩黃昏，院樹庭花耀海門，
洩盡東南嫵媚色，宛然春滿一乾坤。

(三)
早梅遲菊渾然開，莽野何曾霜雪堆，
莫是東南天地外，春秋有令不常來！

陸奎生中醫師著

養生與保健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價格
癒法	H.K. $5.00
治法	2.00
復法	5.00
復法	6.00
弱根治法	4.00
防治法	4.00
痛速愈法	3.00
防治法	5.00
防治法	3.00
喘咳嗽捷效方	2.00
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憂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鹽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瘻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補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法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癱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賢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後安胎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七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八十四號章記大廈十六樓一五〇一室 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 彌敦道

地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萬人雜誌

（第二二九期）



香港的新標誌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二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三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流行性左傾幼稚病

自從中共混進了聯合國，本港有一群大專學生跑回大陸去看了一下，回來之後哇啦哇啦喊了一通，在幾間大專學校內，激起了相當大的波紋，蕩漾至今仍未平息。

跑回大陸參觀的人，當然並非全是左傾分子，實在說來多是懷有模糊的國家觀念以及樸素的好奇與幻想的青年，他們對於國家二十多年的分崩離析感到不耐煩了，也看不出樂觀的前景，可是急於找點政治刺激，滿足一下民族情緒。

至於回來之後所發表的言論，又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人不愧所學，能夠不為所惑，道出了不少大陸的實情和眞相；另一部人則完全被中共的政治佈景遮住了眼睛，回來之後不斷否認自己是傳聲筒，結果所說的話比傳聲筒更糟。因為傳聲筒或擴音器，是非常忠實的，中共說什麼，他就說什麼，一字不加、一字不減。這類政治宣傳，本港左報每天都在大唱特唱，誰也不予特別注意，也沒有什麼影响。

可是這些喝了政治迷湯，心亂如麻的左傾幼稚病患者，所說的話就離哂大譜，而且有若干的感染力。因為他們畢竟不是共產黨。

比中共左派更左

從幾間大專學校最近出版的幾份「學生報」上，可以發現左列可笑的糊塗話。茲畧作解剖和批評，供大多數不明其妙的青年朋友參攷。

①這些言論中最突出的是一篇評論楊慶堃（美國匹茨堡大學教授，去年曾訪問大陸）的文章，該文在美國發表，本港左報曾予轉載。楊文曾提及他的老師謝冰心和吳文藻下放被改造的情況，說他們家裏有電視、物質生活水準很高等等，這本是捧臭腳的話，可是竟觸怒左傾幼稚病患者的肝火，他說：「我們了解，國內一般生活程度大概不會太高，電視機應該算是一種奢侈品。容許知識分子過一個比別人物質生活水準高的生活，知識分子不都要變成新階級？」

照他的觀點來說，應該宣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容許大學教授有電視機（雖然眞有假有不得而知，而且吳氏夫妻在受勞動改造，也無法看電視；即使看電視也不過聽中共的宣傳）便不夠意思。這完全以最「革命」的左派自居了。他不知道，中共最左的幾個頭頭陳伯達、林彪等都被清算打倒了。毛澤東自己還要改口自稱「中間偏左派」，與極左派劃清界限，你不過是在殖民地屋簷下的一個沾滿「資產階級」細菌的小伙子，你說這種不合時宜的話，又何苦來哉！

「國家」、「人民」都是手段

②該報編者竟胡說：「如果我們肯去翻我國的血淚史（近代史），肯去了解中共建國的苦心，肯去了解國際形勢的本質，我們不難會有同情的了解……。」

從這段話已可確知，此人沒有讀過，嚴格的說沒有讀通中國的近代史。第一他說「中共建國的苦心」完全文不對題，因為中共的目標是世界革命、階級革命，所謂「建國」不過革命的手段。君不見一九五九年前後，「大躍進」跌斷腿，飢民遍野，動地哭聲之際，中共不還是繼續援助古巴、阿爾巴尼亞那般生活水準高於大陸的國家嗎？同時就在一九五八年決定製造原子彈。因此中共心目中的人民和國家都是推行世界革命的手段，苦心在革命，決不在建國。一九四九年毛澤東不是宣佈向蘇聯「一邊倒」嗎？隨便以國家倒向另一國家，這證明對國家有什麼「苦心」呢？笑話！

再說中國近代史，眞正致力建國的是孫中山先生，他和黃興、宋教仁等手創的中華民國，才眞正是中國人所嚮往的中國。而中共則是中華民國的篡奪者，他們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瑞金所建立的政權，曾自稱「中華蘇維埃」，而並非中國。現在雖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憲法」上明定要以馬列主義為建國方針，並不遵多數中國人民意願，這樣的「國家」並非中國人民所要的「中國」，還需要廢話去論證嗎？

目前在部分大專學校中鼓噪的左傾波紋，我們所以稱之為「流行性左傾幼稚病」，因為沒有群眾基礎，逆乎天而背於人，很快便會自消自滅，正像一場流行性感冒一樣，不過咳嗽幾聲，流點鼻涕而已。



新聞以外

美國人對中國事淺薄無知
臭恩來毛厠通令人捧腹

劉人傑

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美國人掀起中國熱，筷子賣到絕跡，大痰盂上市，也成搶購對象。但，美國人對中國事物，還是一無所知，電台天天把周恩來唸成「臭恩來」，毛澤東唸成「毛厠通」，使中國僑胞聽起來，為之啼笑皆非！

恢復咒罵

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歸來，據說已和中共打開交談之門，把兩國之間的關係拉近了。可是，尼克遜回到美國，席還未暖，中共便又向美國開砲，雖然沒有再對尼克遜展開人身攻擊，可是罵得和以前一樣兇。中共「人民日報」還把施漢諾和孫德勝的聯合聲明發表了，這又是一篇大罵美帝的文章，罵美國是世界最大的敵人。

這麼看來，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中（共）美間的關係，和未訪問前似乎沒多大改變。唯一不同的地方也許是美國人一窩蜂的跑到大陸去「訪問」，因為道經香港的原故，香港人特別知得清楚。除了黑豹黨的十幾名要員之外，還有二十多名青年，也是應邀前往北平的，在電視中所見，這些青年都是長鬚長髮，作嬉皮士打扮。也許，這正是中共要爭取的人物。

熟悉中共內情的人，在讀過上海聯合公報後，早就認為美國在學生、學者、記者、專家交換訪問的協議下，將帶來隱憂。這事實很明顯，中共同意入口的，正是這些黑豹黨之類的親共分子；而他們派到美國的人，必然負有任務。美國是「民主」國家，不會拒絕，因而，就招致滲透顛覆的危機。這個協議，目前還沒有大規模實行，已可見其端倪了。

這一期要談的不是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的得失，以及對未來影響如何，這些大題目在報紙上已有不少專家評論過了。老萬要談的是尼克遜訪北平前後的一些有趣小事情。

據最近從美國回來渡假的一位世姪說：在尼克遜未動身前一兩個星期內，美國電視台就拚命報導有關「中國」的一切背景和現狀，不遺餘力地指出美國人民在過去數十年來對「中國文化」的愚昧無知，呼籲全國同聲懺悔過去對中國人的歧視與凌辱。全國電視網你爭我奪的推出「誤解中國」、「失而復得的中國」等等懺悔性的特別節目，其實，這些東西的內容都是十分陳舊和幼稚的，除了過去為人津津樂道的中國人留辮子、裹小脚、抽鴉片、作苦力，與拳匪之亂、八國聯軍之類的舊圖片、新聞片之外，甚至過去荷里活拍的辱華影片，加上一些最近大陸的宣傳片，剪輯拼湊在一起，然後請幾位「中國問題專家」如自稱「半個中國人」的賽珍珠之類來作旁述，如泣如訴地指出美國人過去「超人一等」的觀念的錯誤，道出美國人「內心的懺悔」。

不懂中文的美國記者

軌道，也不見得。就以這次被派隨同尼克遜到大陸採訪的新聞記者來說，仍是烏龍百出。其中懂得中文的固然少，就是能說幾句中國話的也不多，這樣的採訪新聞，當然有如隔靴搔癢，要他們能報導眞相，就難乎其難了。

比方說，哥林比亞電視廣播公司的評論家艾瑞克・薩屋瑞在北平國際機場現場轉播尼克遜下機與中共巨頭見面時，雖然有中共人員在旁協助指導，他仍是結結巴巴的念不出中國的人名地名，凡遇到一些無法獲知的事情，他就尷尬地說：「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

試想，假如中國的新聞記者被派到美國去，採訪類似這樣的大事，他連一句英語都不懂，將會鬧成怎麼大的笑話？幸而，他們還有一大批翻譯員可以利用，這豈不又是賽珍珠說的「高人一等」的觀念麼？

「臭恩來」「飄元帥」

那位世姪又說：近幾個月來，美國電台和電視台不斷播出有關中國的事物，中國的人名地名，聽眾觀眾也都滾瓜爛熟了，可是也只有極少數的著名記者能唸出正確的發音，其餘十之八九唸起來使人鷄皮疙瘩。原因是一般中國人名地名的音譯是採用「韋氏音標」，許多聲母有吐氣與不吐氣的分別，

他們往往忽略了指示吐氣的符號，因此周恩來便唸成「臭恩來」或「抽恩來」了。他們唸毛澤東也唸成「毛厠通」，能不令人噴飯！

這種錯誤雖是難免，但第二次就該糾正過來。可是他們一而再的錯，幾個月下來，還是那樣的「抽」「臭」不休，中國人聽了，眞是啼笑皆非。

那世姪說：美國的電台居然出現一位「飄元帥」，後來幾經推敲，才知道他指的是最近被鬬垮的中共第二號頭子林彪。所以把林彪說成「飄元帥」，所犯的錯誤，也正如當年李麗華到美國拍片，被美國人稱爲「華小姐」一樣，他們連中國人把姓氏放在前面的習慣都不懂，怎樣去「了解中國」呢？

美國記者談觀感

不過，如果說所有美國記者都矇查查，又不盡然。有部分記者在隨同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發表他們的觀感，卻能從小事情看到中共統治下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

在美國婦女會的餐會中，有一位剛訪問完中國大陸的美國記者——亨利·白烈沙，他是華盛頓明星報駐香港記者，自一九七〇年起，他在香港專門負責採訪大陸消息。在此之前，他是美聯社記者，一九五九年至六四年駐在印度，一九六五年至六九年駐莫斯科，這次是代表華盛頓明星報到北平採訪。他在演說中表示：這次隨同尼克遜到中國大陸，雖然逗留了好幾天，到過好幾處地方，但實際上什麼都看不到，只察覺中共當局對人民的控制相當嚴密，凡尼克遜所到的地方，人民一概絕迹，從北平國際機場進入市區、到萬里長城、遊紫禁城、明十三陵，後來到杭州、上海等地，都是如此。雖然，這也可以說是中共對尼克遜安全的注意，但正足以表示他們對人民控制的「能力」，至少在美國就不可能辦得到。

臨時演員

不過，當記者們在北平、杭州、上海各處自由活動時，卻隨處可以見到許多人民，他們用好奇的眼光望着這班外國人。中共對美國記者們的行動雖沒有限制，他們可以隨便到什麼地方看，而且相信不會有人跟踪，不過，他們只能靠他們的雙腿去看，因此也看不出什麼。在北平、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找不到一部計程車，人們除了安步當車，主要交通工具是腳踏車。他們試圖租一部腳踏車也找不到，怎樣到較遠的地方採訪呢？

在北平的時候，中共曾安排他們到一處較遠的地方，那就是北平到天津路上的一個郊區，離北平大約六十英里，是共軍的一個師部，所接觸的人員和事物，都是事先經過中共安排的。

他隨同尼克遜到各處遊覽，所能見到的只是一些美麗的風景和古典的文物。到明十三陵訪問時，曾見到一些平民打扮的中國人，在冰天雪地的寒冷天氣中，竟然在郊外下棋、讀報、聽收音機，這種景象，實在難以令人置信。美國記者們都覺得有理由相信他們不是普通遊客，而是中共佈置的活動佈景板。

老萬記得有一條外國電訊報導，尼克遜在公園遊覽時，見到不少「人民」在聽收音機，但他在過了之後，就有一些人把收音機收繳了。尼克遜看到，向周恩來詢問原因，周恩來道歉，說是「誤會」。那位外國記者認爲，這些其實都是中共的臨時演員，不過共幹繳還他們的收音機未免太過禽青。

幼稚的中國熱

由於，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而引起的中國熱，可以從下面幾件事見之。

美國人在電視中看到尼克遜和毛澤東會晤時，沙發之前有一隻大痰盂，許多美國人不知是什麼東西，還當是新鮮的玩藝兒，有一家中國商店特地發買這種痰盂，居然其門如市。

有一家中國菜館，依照中共「國宴」的菜單，使美國人可以吃到尼克遜所享受的同樣菜色，售價每桌一百美元，老板賺得眉開眼笑。

許多美國人到華埠購買來自上海的大頭菜、筍絲與皮蛋——這些食物的入口，目前多數是不合法的。也有些大百貨公司可以買到中國的雕刻、刺繡和棉襖、解放裝等，不過，這些服裝已是「面目全非」了。

更普遍的現象是：美國人都喜歡學習用筷子吃飯。電訊說，美國的筷子賣到絕市。

其實，美國掀起中國熱一點不奇，美國人個性好新鮮，總是一窩蜂的。同樣，在上海也掀起學英語熱潮，情形雖不如美國狂熱，道理也是差不多。

台北專家談「玉甲」

另有一件趣事是：許多人在電視中看到，尼克遜參觀明陵時，有一具「金鏤玉衣」，是一塊一塊的玉，用金線串起來，裹着屍體，據說是十分貴重的古物。不過，據台北故宮博物院玉器專家那志良說：這是中共擺了烏龍。中共無視傳統文化，連古物都不懂。他說，這東西並不叫做「金褸玉衣」，其實是叫「玉甲」。玉甲是用玉石製成的甲衣，古代豪富謝世後，穿着玉甲埋葬，目的在保存屍體，古書中也有有關玉甲的記載，開始於史記齊太公世家，到了漢代，這種制度更加普遍，記載也更多。

那志良說：玉甲在殉葬的玉器中佔很重要的地位，後來被人忽視的原因，主要是玉甲不是由一塊玉琢成，出土後大都零散，變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並不顯眼，失去「甲」的形狀。因此古書記載，可見某墓中得玉片若干塊，或玉片若干斤的籠統話，其實是因爲「玉甲」已告解體。

一件玉甲多重呢？有的記載是百餘枚玉片，有的記載是二十二公斤。一件玉甲中，每塊玉的厚薄大小不一，編組也有稀密之分，所以無法確定它的重量。

那志良說：現在我們說的玉範圍較小，古時的玉是泛指一般美麗的石頭，玉甲用的玉，不一定是上選的玉，但品質也不會太差。製造玉甲需要大量的玉，漢以前非富有尊貴人家用不起，漢以後因通西域，增加了玉的來源，但民間仍不會得到充裕的玉，以玉甲爲殉葬物，仍只限於皇室貴族。

紅色官場現形記

魯達

尼克遜這次訪問大陸，雖有百害卻有一利，那就是紅色官場的動態，都由人造衛星的轉播，逼真的出現在全世界的螢光幕上。

綜計尼克遜二月二十一日抵平，二十八日離開上海，這八天的活動情況可以看出紅色官場如左的動態。

毛澤東提前晤尼克遜

林彪垮台的十大罪狀之一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綫」，可是從尼克遜訪大陸的經過看來，毛澤東自己似乎也在反對「革命外交路綫」。何以見得呢？

在尼克遜自華盛頓啓程之後，抵達北平之前，白宮透露會談程序是：毛澤東與尼克遜之會談，定在二十七日於杭州舉行；其次在宣佈的會談名單中列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三大毛派分子。

結果，毛提前於尼克遜抵步當天即行與之晤談，反之江青、姚文元、張春

先說毛澤東之提前晤尼克遜。此舉對周恩來極爲重要。因爲照原定計劃，二十七日毛在杭州晤尼克遜，這表示毛對尼克遜之來訪不感興趣，故示冷淡，因爲正式會談已告結束，問題已經解決，而毛避居杭州，顯示不與聞會談之事，對此不負責任。換言之表示反對和杯葛。

法國的中共問題專家里蒙·亞龍觀察這次會談說：「毛澤東爲招請美帝國主義巨頭尼克遜訪問北京，曾數次冒着危險來壓制黨內的反對派。」這段話實有所指。反對派是那些人呢，原來即是毛派，包括已垮台的林彪和未垮的江青、姚文元、張春橋；但是壓制的反對派者，並非毛澤東，而是打着毛的旗號，以周恩來、葉劍英爲首的新當權派。筆者曾屢次分析過，所謂毛的革命外交路綫，實際上是周恩來的乒乓外交路綫。因此反對周恩來外交路綫，不止林、江、姚、張等人，連毛自己也在其內。讀者或許大惑不解，毛澤東難道已經大權旁落，身不由己了嗎？是的，他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之後已受制實力軍人，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之後即開始被削減個人崇拜，一九七〇年上半年，在地方上負責領導的文革闖將，十之八九已被打倒；去年十月林彪垮台，握有實力的毛派軍人正逐一被撤換。一直跟踪筆者觀察的讀者，對此會毫不奇怪。

毛派杯葛的跡象

從上述得知，毛派原來的杯葛計劃，是毛避往杭州故做不與聞其事，使周打着毛旗反毛露馬脚，給反對派復起掙扎的藉口，其次由江、張、姚諸人，蜻蜓點水出頭應卯，參加會談。

可是周恩來很乖巧，不知用什麼法術，說動毛澤東，竟提前於二十一日下午與尼克遜晤談。這樣一來，便改變了整個形勢。因爲毛尼二十一日晤談，不但顯示氣氛熱鬧，同時使毛尼會談打頭，作爲會談的開始，顯示毛充分支持這一會談，以後的正式會談及會談的結論，都是毛的意旨；這樣便可鉗制反對之口，使周恩來以毛旗號反毛的目的充分達成。因此在尼克遜下飛機後，螢光幕上出現的周恩來面如冷霜，像僵屍一樣了無表情；可是當時下午陪尼克遜晤毛之後，走出毛宅便笑得前俯後仰，與基辛加拉手、拍膊頭，前後判若兩人。

毛提前晤尼，大概使毛派大感惱怒，以至照原定計劃參加會談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人，皆未參加會談。表示了堅定的反對態度。

毛派無一人參加會談

江青僅在二十二日晚，陪尼克遜夫婦觀賞「紅色娘子軍」芭蕾舞劇。她坐在尼氏夫婦中間，呆若木鷄，强行抑制尷尬和憤懣的情態歷然可見。

以往像這樣的重大會談，姚文元是絕不放棄亮相機會的，這次在尼克遜訪問期間，竟始終龜縮不出，迄至尼克遜離開大陸，周恩來自上海返抵北平，他始在五千人的歡迎行列中出現。張春橋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是禍躲不過」，無可奈何依既定計劃設宴歡迎尼克遜一行，並且陪同參觀工業展覽會。尼氏

場面都由周恩來應對，遜尼遜對張似乎也不感興趣，他和女工、女譯員有說有笑，可是對於跟隨身旁的張氏則十分冷淡。

在宴會上遜尼遜致詞時，周恩來全神貫注的聽，並且有一次想矯正譯員的錯漏；張春橋坐在周的後面，一臉惶惑之色，兩隻鼠眼不住的瞥來瞥去，顯示其內心的不安。反之，遜尼遜抵杭州，浙江省委第一書記南萍率眾歡迎的場面，則相當自然。

遜尼遜此次訪問大陸，沒有去南京參觀長江大橋，雖可能因為時間短促，會談太密有關。但是南京軍區內部的不穩情勢，也可能是原因之一。自去年十月林彪垮台後，總參謀長黃永勝和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也隨着匿跡不出了。其後發現南京軍區副政委王六生，調昇武漢軍區政委。可是據一位經常收聽大陸電台廣播的朋友於二月二十三日告訴筆者，許世友已經於二十日在南京公開出現。說明此人已經渡過難關。

在這次尼克遜訪問大陸的過程中，除了周恩來本人之外，最活躍的是李先念和葉劍英。李先念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數次重要集會，包括陪尼克遜晤毛澤東。二月二十四日他陪同尼克遜參觀萬里長城和明陵；他的態度自然，面露笑容；並且善體周恩來意旨，當遜尼遜在長城上發表拆除阻隔各國人民的墻之演說後，李先念讚他發表了「偉大的演說」。李妻林佳楣，陪伴遜尼遜夫人買東西，進廚房學中國烹調，活躍不亞乃夫。

葉劍英以風流將軍著稱，可是在螢光幕上，鬚髮如霜，老態龍鍾。看樣子比朱德和董必武還要衰老。此人今天對中共有不可少的妙用，可以說是調和軍隊派系，安定軍心的一味甘草。此人戰時會擔任過八路軍參謀長，實際上一直追隨周恩來在重慶辦外交，沒有帶過兵，在軍隊裏沒有「山頭」，他出頭掌管軍事，各「山頭」都可安心；不像黃永勝、許世友等各有一個大「山頭」，擴充自己的「山頭」，侵削其它的「山頭」，黃因此垮台，許因此四個月未公開露面。

葉劍英二十五日陪同遜尼遜參觀故宮博物院，美國記者問他，尼克遜訪問大陸是否會改善雙方關係，他肯定的答道：「我認為會的，」又說：「總統已獲得和平及豐收。我們希望兩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享受和平及豐收。」

對尼克遜之恭謹，對這位美帝頭子訪問大陸的評價，都表示了積極、肯定的態度。

李、葉二人今天已成周恩來的左膀右臂。周、葉、李三人已形成新當權派的核心。

在這次尼克遜訪問大陸期間，許多花邊新聞，也值得一提。

(一)是二十一日晚，周恩來之妻鄧穎超，扶病跑到西郊賓館去訪晤尼克遜夫人，顯出周恩來在小節上也不馬虎，全力爭取尼克遜的歡心。這表示他很怕會談失敗，弄得不歡而散，黨內反對派可能乘機復起。殊不知，尼克遜為了下屆大選，這次訪問也許勝不許敗，雙方都有「急功好私」的內情，因此本來絕無[illegible]餘地的[illegible]，居然竟能發表「聯合公報」，也算是一大奇跡。

(二)公報發表之後，周恩來如釋重負，對尼克遜之合作自是滿意；發現尼克遜夫人愛吃糖菓，連忙送了四十磅糖菓。在杭州期間，陪尼克遜遊西湖，尼克遜拋餌餵湖中的金魚，金魚不吃，尼氏甚感失望，周連忙解釋，雪後金魚不愛吃東西。尼克遜看見兩個兒童在吃糖菓遊戲，連忙去與之說話握手，那個小女孩伸出左手給他握，男孩則未伸手，譯員在旁解釋，因為男童手中持有糖菓。很怕尼氏不高興。這些細膩功夫，原是周恩來的慣技。他出身舊官僚家庭，自幼寄養在伯父家中，伯母脾氣嚴厲，他慣於看人眼色行事。尼克遜夫人不知底細，受了這等體貼，不禁說周恩來是「最有魅力的男子」。周恩來年已七十四歲，已有許多衰老的黑斑，形貌也絕無魅力可言。但是步履仍健，頭腦仍敏捷，足以和毛派縱橫捭闔。

周恩來惟恐會談失敗的另一表現，在二十一晚宴會的祝酒詞中，竟不惜引用尼克遜的「語錄」，他說：「我們注意到尼克松總統在來華前的講話中也談到：『我們必須做的事情是尋找某種辦法使我們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為戰爭中的敵人』，我們希望……」。這是史無前例之事。充分反映了周恩來心中的戒慎恐懼，患得患失。

(三)據三月二日北平法新社的電報說：「中共電視台今天在十天內第五次重映尼克遜總統與毛澤東會晤的照片。此間觀察家認為，這種放映頻度，為中共電視史上的新紀錄。」

中共電視台為什麼不擅其煩的重映尼毛會晤的照片呢？這顯示中共內部對邀請尼克遜訪問一事，爭執的嚴重，迄尼克遜離開大陸之後仍未消解；新當權派需要頻頻放映毛尼會晤的照片，來支持其「革命外交路綫」，以塞毛派之口。證明本文前面的分析，吻合當前中共的政情。

據美國助理國務卿格林在東京透露（向日本政府傳達尼周會談內容）稱，二十一日尼克遜與毛澤東之會晤，只說了一些理論觀點問題，並未接觸雙方面對的實際問題。可知他之晤尼克遜只是虛應一着的禮貌，並無實質的會談意義。在螢光幕上看來，他面目浮腫，站立有護士扶持，與尼克遜和基辛加等握手時，用右手握手心，左手貼手臂，表現得好像極為熱情；說話時曾連揮舞右手加强語氣，給人的印象是做作和表演。

他於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還在天安門上發表：「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可是六個月之後，同年十二月他便對美國親共記者史諾改口說：「歡迎尼克遜訪問」！變化何其快哉！因此一九七〇年下半年，大陸局勢必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

這次晤尼克遜不知他是否表示撤消「五·二〇聲明」，否則面對「美帝」大頭子，他應該領先表現打倒的行動。

去年上半年他閒得無聊，重讀「才子佳人」的代表作「紅樓夢」，又向人表白，他是「中間偏左派」，與「劉少一類騙子」劃清界限，從這些事實來看，他之會晤尼克遜心中的酸甜苦辣，實為他人所難想像。

亞洲新形勢

岳騫

尼克遜訪毛之後回到華盛頓已經半月，在此期間，亞洲形勢已逐漸起了變化。尼克遜自詡一週之間改變了世界，到現在看來，尼克遜未能改變世界，毛幫也未改變了尼克遜；但在尼毛聯合演了一齣鬧劇之後，確實是改變了亞洲。也許眞的會改變世界，不過，此一改變與尼克遜所說的改變卻完全相反。

尼克遜此次訪問中國大陸，對於東南亞各國起了無比的衝擊，此一事實將來影響深遠，可能會改變了整個的形勢。

聯防是自保之道

尼克遜此次訪問共區，他自己究竟作何打算，也許只有他同基辛格兩人知道。但重心應有兩點，一是爲了蟬聯總統，此種且不說它，另一目的則是促進俄毛對立，實行權力均衡，正如當年梅特涅之於歐洲，此點言者亦多。但尼克遜今日卻忽畧了一點，就是美國今日處境與當年的奧國不同。美國在亞洲有許多盟邦，而且還都有條約義務，美國要拉攏毛幫以均蘇俄之勢，卻先失掉了亞洲盟邦的信心，到目前爲止，屬於美國忠實的盟邦，中國之外，尚有日、韓、非、泰、越、高，對尼克遜訪毛之舉，不僅不滿，而實在不安。因爲尼克遜可能再任四年美國總統，以尼克遜個性之善變，誰也不能預料未來五年內，他還會變出什麼花樣。有人以爲尼克遜訪北平，基本目的爲了競選，一旦當選總統之後，政策可能會變。這個說法未嘗無理，但是尼克遜怎樣的變，卻沒有人知道，尤其是他這次眞能當選，也是因爲向左轉的關係，則今後爲了見好於選民，可能更向左轉。因此，亞洲反共國家除非有意隨着尼克遜走，與毛幫勾搭，否則非謀自保不可。

亞洲各國自保之道最理想爲上述各國結成一個區域性同盟，由經濟的互惠到軍事的互助，以日本的經濟實力，加上中韓兩個軍事力量，若能拉上印尼，將更爲充沛，不僅資源豐富，即以人力而論也將及三億，自保綽綽有餘。與此

幫及歐洲之外），平時足以自保，一旦中國大陸有亂，可以支持中華民國光復大陸，永遠拔除禍根，世界始可走向大同之域。惜乎各國之間看法不盡同，故此一區域性組織，短期尚難實現。

美國盟邦向俄靠攏

第二個辦法就是靠攏蘇聯以求自保，現在最明顯的是菲律賓，已宣佈與蘇俄及東歐數國復交，菲總統夫人且應邀去莫斯科訪問，是否會有進一步發展，如印度與蘇俄所簽訂之協定，大概要看美國態度而定，如果美國再向後撤，菲律賓將是第一個投向蘇俄的東南亞自由國家。

其次說到泰國，泰國執政團副主席，陸軍總司令乃巴博上將已應邀赴莫斯科訪問。泰國雖一直與蘇俄有邦交，但因泰國堅決親美，泰蘇關係一向冷淡，此次突然轉變，無疑是尼克遜所促成。

說來非常有趣，菲律賓總統夫人與乃巴博上將雖然身份不同，男女有別，但兩人的潛勢力卻完全相等，菲總統夫人是馬可斯總統的靈魂，一向隱執朝政；乃巴博上將手握重兵，是泰國第一號强人，權力尤高於總理乃他儂元帥。菲泰兩國不約而同派出國內最有勢力的人去訪問莫斯科，足見這不是普通訪問，而是希望能與蘇俄促進關係，或者或更進一步締結協定。

日本也欲聯俄

其次再說到日本，戰後二十多年的經過來看，日本人經商是天才，搞政治則是蠢才。經商必需唯利是圖，有生意就作，有錢就賺，國家大事與我無干，此爲商人通病，中外皆然。中國歷史上愛國寧願破家的商人，似乎也只有一個弦高，原不必責日本人。但搞政治則完全相反，要有氣魄，有眼光，不能專門從利益上着眼，更爲國家樹立不朽的根基，但戰後日本的政治人物太注意經濟了，所以人人皆變成了市儈，對國際局勢也是用計算機打，只要有利就幹，甚至未必有利，只要能有此希望，也要趕快迎接上去。此種心理，形成了佐藤日前在國會聲明台灣是屬於毛僞政權的一個大笑話，到今天餘波未息。

日本表面上雖然親美，又表示願與毛僞政權建立外交關係。但內心裏則想聯俄自保。自尼克遜宣佈訪問大陸，日本即與蘇俄有所接觸，二月初蘇外長葛羅米柯訪問日本，更促成雙方的聯合，雖然蘇俄仍拒絕交還四小島，但日本卻正式表示願與蘇俄改善關係。葛羅米柯也提議簽訂日蘇和約，作爲對日方的讓

進行開發西伯利亞，此項信用貸款，年息六厘，目前尙未達成協議，但估計也只是枝節上尙有歧異，大原則雙方均已同意。如果日蘇和約訂立，蘇聯交還四小羣島（可能性很大），日本貸款開發西伯利亞，則日蘇之間卽使沒有任何秘密協定，也必然形成一個新的政治組合，猶如蘇俄之與印度。

依此情況發展，蘇俄最終目的是要聯合所有中國大陸地區邊緣的國家，將毛僞政權緊密包圍起來。其中只有中韓兩國因過去受到蘇俄侵畧，至今兩國境內尙各存在一個由蘇俄卵翼、扶植的僞政權。雖然這作個政權已向蘇俄反噬，但在中國與韓國國民心目中，聽到聯俄一詞仍然感到不安，相信中、韓兩國現階段也不會與蘇俄有外交或政治上的接觸，但可以想見的是在發展貿易方面會逐漸展開，尤其是中韓兩國皆與日本邦交敦睦，很可能由日本居間作爲聯繫，如果蘇俄的活動成功，則一條新的圍堵毛僞政權的陣線便告形成。

新的圍毛陣勢必將形成

以前美故國務卿杜爾斯發明對毛僞政權的圍堵政策，實際上毛僞政權當時背後倚蘇俄爲靠山，中國領土超過四分之一與蘇俄爲隣。蘇毛密切勾結時，北面、西北面自不成圍，甚至西面的阿富汗及西南面的巴基斯坦、緬甸、印度也是中間偏毛，自不容美國作爲圍毛的基地，所以當時的情況，說堵則可，堵截毛僞政權向海洋發展，侵畧沿海國家勉强有成；圍則談不到了。

但目前不同，蘇俄圍堵是眞的圍堵了。試翻開地圖看，在中國大陸的周圍，目前除去巴基斯坦尙爲毛僞政權死黨，緬甸因直接受毛幫內外威脅，依違其間，阿富汗仍保持中立態度，但也較爲偏蘇俄，其餘幾無一不是毛僞政權的敵人，對於中國這麼廣土眾民地區，受到四面緊密包圍，不但在中國歷史上不曾發生過，卽整個世界史上也是首次，皆由毛僞政權自作孽爲眾所棄。

美國進退維谷

目前亞洲新圍堵形勢已成，其發展遲速，要看美國態度而定，美國退出得晚，則圍堵之勢完成較遲；美國退出得早，則新圍堵之勢將提早完成。美國目前究竟作何打算尙難斷言，但可以預料美國政府及尼克遜均陷入進退維谷之境。美國最初構想是和好毛幫，扶起日本，使亞洲成爲蘇、毛、日三强爭雄局面，美國在後面操縱。至於中、韓、菲、泰等友邦，美國誤以爲可獲得毛僞政權不用武擔保，就能長期相持下去。不料尼克遜去了北平，又同周恩來發表一紙所謂公報之後，頓時打亂原來的算盤，日本既不能亦不肯再充任「東南亞共榮圈」的領導國，毛僞政權則堅決不肯放棄用武，此時美國撤退之勢已成，就此打住，則所謂尼克遜主義變成笑話，仍然按原計劃撤退，則將辛苦經營數十年的亞洲與國，拱手讓給蘇俄。不惟不能促進和平，勢必要增加戰爭的危機。尼克遜肯不肯這樣作，暫且不說，只問他敢不敢，把美國在亞洲的權利地位，拱

國去疏解，但尼克遜的行爲已威脅到亞洲各自由國家的安全，自非空言解釋保證，所能改變各國的態度。所以格林到各國均受到冷漠待遇，等於白跑一趟。就目前情形看，在十一月美國大選之前，尼克遜將不會有什麼特別行動，因爲尼克遜今天着眼點在大選，此時自不宜提出鮮明的主張，深恐偏左則失去右派的選票，偏右（事實上不可能再偏右）則失去左派選票，最好是含糊其辭，當選了總統再說。美國總統選舉，規定只能聯任一次，所以尼克遜這次當選後，既不想再幹下一屆，也不怕中途被罷免，可以爲所欲爲，將自己的辦法拿出來。尼克遜的辦法，必然是設法自亞洲脫身，至於如何脫得掉身，此是問題之所在。

世界亂局方興未艾

總之，戰後二十幾年的兩大陣營對峙狀態，自從共產集團出了狄托，自由集團出了尼赫魯，已經等於一隻磁碗，跌了一個痕印，但碗仍然可以用；及至毛幫叛了蘇俄，戴高樂與美國携貳，這隻碗已經滿是缺口，不能使用。到了尼克遜去了北平，猶如一鎚把已經殘破的磁碗擊得粉碎，今後不再有東西兩大陣營的名詞，民主集團與共產集團的分野，大家都是獨立國家，都可以自由尋找與國。這一形勢是禍是福，也要從幾方面看。

從好的一方面看，此一趨勢將使馬克思、列寧所發明的共產主義逐漸消滅，因爲各國以本身利益爲主，是百分之百的民族主義，共產集團之間的爭執，皆起源於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共產主義大敵，民族主義興，共產主義必亡，此爲不易之理。在過去，毛幫堅拒與西方妥協，毛澤東更以捍衞共產主義的大將自居，若從表面看，也未嘗不是，但自尼克遜去共區之後，毛澤東所吹詡的馬列主義，也變成了氣泡而消失了。毛幫今天的政策，並非爲了愛國，而是一羣大頭目要自保，不願爲蘇俄階下囚，如同喬巴山、貝魯特、哥特瓦爾特（以上三人爲蒙、波、捷共黨頭目，皆因觸怒蘇聯死於莫斯科）等人，成爲莫斯科待宰羔羊，不得不打起民族主義幌子以抗拒蘇俄壓力，本身力量不足，自然要求援於美國，此是必然發展，循此路線發展下去，相信十年之後，世界將無共產主義政權。

壞的一方面說，從此天下大亂，各大小國家從新編組的過程中，一定要出現大大小小的戰爭，戰後二十多年勉强相安的局面，也許不能長期維持下去。

請領稿費

二月份稿費（二二三至二二六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卽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尼克遜與張伯倫

縉山

張伯倫幽靈出現

二月二十八日晚，在華盛頓白宮前廣場歡迎尼克遜人羣中，突然有百人手持雨傘，對準尼克遜，高呼「張伯倫」！此事足證美國人並非全是白痴、糊塗蟲，而也有懂歷史、明智的人。不僅美國如是，世界其他各國亦然，這就是世界前途光明的根據之一。不過，還要看各國政權落在那一方面人手中。孟子曰：「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故想世界和平，就須擁護（選舉）那種賢明領袖人物，切不可盲目地擁護那吹捧個人的暴君或糊塗蟲。

北平與慕尼黑

如視尼克遜為張伯倫，那麼，毛澤東就是希特勒（老實說，毛決比不上希魔），而北平就可能成為慕尼黑了。

試回顧一下二次大戰前的世局，那是民主集團與法西斯集團的對峙。前者如吃飽了的大笨牛，只顧生活享受，見隣火不救，卒至燒到自己身上，始手忙腳亂，然已太遲了。後者則正像餓狼，成羣結隊四處覓食，先吃小牛，最後連大牛也吃。

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閥首先侵略我國東北。那時國聯由英法把持，經我政府一再呼籲，始派出一個李頓調查團到東北調查，完全聽日人一面謊言，以致不了了之。

因此，到了一九三四年意大利出兵阿比西尼亞（衣索匹亞），國聯又不予理會。所以到一九三六年，德軍乃毅然佔領萊茵區，一九三八年又進軍維[illegible]張伯倫，去慕尼黑[illegible]了。殊不知，到了次年一九三九年，竟連捷克也加以吞併。希特勒吞併全部捷克猶不滿足，乃與蘇聯瓜分波蘭。英法至此才後悔當初外交政策的錯誤。

當年的英國與今日的美國

第一次大戰後，英見法勢力大增，乃採扶德抑法政策，法國也聯意、蘇以對抗。至此見德國勢強，又欲聯法制德，然已無濟於事了。今日世局正與當年如出一轍，國聯在美蘇把持中，互爭世界霸權。過去英國外交政策，對歐洲大陸在使德法勢力均衡，不讓任何一國過強，以便操縱。現在美國變成當年的英國，她的世界政策，也是勢力均衡，在歐洲如此（如東西歐），在中東如此（如以色列與阿聯），在亞洲也如此（如蘇聯與中共）。

過去張伯倫安撫希特勒，說是為和平。今日尼克遜勾搭毛澤東，也說為和平。其實，皆是謊言。在張伯倫那個環境下，也許出於不得已，尚屬情有可原；但尼克遜卻是地道的糊塗蟲。因為毛共決不能與納粹比，毛共本事只能統戰活動，而非如納粹軍之強大，那樣神出鬼沒，滅了一國又一國。美國只要把握原則，堅定立場，單從經濟力就可以擊敗毛共，故決用不着安撫、姑息毛共；毛共才眞是紙老虎。不料，尼克遜這個糊塗蟲，不懂歷史，不懂毛共本質、眞相，而專聽左右無知昏人（所謂「專家」）小話，放棄固有原則、立場，竟浩浩蕩蕩地親赴北平訪毛，而宣揚於世曰：我帶來和平，我打通雙方關係。豈不可笑。

姑息足以養患

法西斯集團的壯大，主要是由於英法縱容所致[illegible]山先生的容共政策；第三是因北伐後，中央對毛共的輕視，未能早予根除。當民國二十二三年前後，中央勢力正盛，毛共只一小股流寇而已，如以洪楊之亂為戒，以全力剷除之，決不會成為今日之大患。蘇聯扶持之，今成為蘇聯敵；我中央疏忽之，則成為國家大患。如今美國尼克遜又扮當年的張伯倫角色，不遠千里而來會晤毛周，發表聯合公報，明明替毛共做宣傳、做統戰。從「公報」文字看，毛共佔盡了便宜，而美國卻一無所得。不僅一無所得，且失盡了國內外人心，面面不討好。

張伯倫姑息養奸，造成二次大戰，英國幾乎被納粹炸平，英政府且已準備遷往加拿大，情勢之危急，可想而知。殊不知今日尼克遜又蹈張伯倫覆轍，先把毛共拉進聯國，繼又親訪北平，處處在培養毛共。他根本不明毛共是要侵略所有的非「社會主義國家」，且以「美帝」為第一號敵人。當毛共尚未與美建立正常關係時，已在以毒品、特務向美國進攻，顛覆美國。一旦正式拉上關係，美商一定不會得到與毛共貿易的益處，因為毛共既無購買力，且也不需要美國消費品、奢侈品，但毛共卻可以大量向美國輸出毒品、武器、特務、宣傳品。日閥曾有野心，要把太陽旗插在白宮屋頂，固未做到。然而像尼克遜今日做法，引狼入室，不久行將見汚腥旗會懸掛國會大廈。不幸如仍沿尼克遜路線前進，他不僅是張伯倫第二，還是美國的張邦昌、吳三桂呢。

「聯合公報」面面觀

尼克遜訪北平，最後在上海與周酋發表了一份「聯合公報」，這份公報，各方看法極紛紜，因立場不同，故有的叫好，有的大罵。公平來說，可分別具有以下三點意義：

㈠皆滿足了尼毛「自我陶醉」。先從尼克遜方面說，⑴達到了把他名字刊登各國「頭條新聞」的（尼自語）的願望；但中國例外。⑵可能增加了他的選票，引起國人注意；但也有人反對，指其為張[illegible]

美帝」撐腰，可以有恃無恐。毛與尼克遜合影，刊登於世界各報，足引以為榮。(2)「只有一個中國」立場，尼克遜並未提異議。(3)美軍從台灣撤出，是尼克遜的「最終目標」。

(二)(1)矛盾，自欺欺人。從尼克遜方面說，他滿想聯毛制蘇，結束越戰，釋放戰俘，但在公報上，皆避而不提。一是不敢提，一是雙方各不讓步。(2)對台灣問題，尼克遜在表面上也算對毛共屈服，然大大傷害了最大多數的中國人（當然包括在大陸同胞）的意願。再就毛共方面說，(1)它違反馬列主義，破壞歷屆黨代表大會的決議，因此越發激怒反對派的反對、內訌。(2)關於「台灣問題」，毛共以為勝利，其實是非常空洞，等於沒說。詳言之，A、

當然之事，凡中華民國人也一向如此主張。B、美軍撤退，是以「緊急局勢和緩為定」。國府時時在企圖光復大陸，毛共也時時幻想「解放」台灣，試問那有「和緩」之日？除國府統一全國外，也即美軍永不撤退。C、尼克遜表明，表達了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又是廢話，中國人的事當然要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只要美國不再阻止國軍登陸，問題便可迎刃而解。總之，毛共並未能獲得像慕尼黑協定那樣勝利，僅在宣傳上，統戰上有幫助而已。

(三)在這個時代，無論口頭、文字的聲明皆非有眞實值價。二次大戰前夕，德蘇不是訂有「友好協定」，日蘇也有「友好協定」嗎？但皆隨時撕毀了

盛頓？協定況且如此，一份「聯合公報」，又有何用？試看，美國防部發言人對記者聲明，「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部署並無變動，繼續履行協助台灣的承諾」。這聲明，無異否定了「聯合公報」。因此國府也機警了，認為口頭保證未必可靠，故即要求加強軍事援助，以作為美履行防衛承諾之證明。

重慶北平

從上分析，尼克遜只有跡象像張伯倫而已，並非張伯倫第二。那麼，毛澤東也非希特勒，而是東條英磯。尼克遜將成為杜魯門。北平並非慕尼黑，將成為重慶，最後必然「重慶北平」（慶、平皆當動詞用）。

「三·一七」廿六週年 記戴笠先生數事

簑衣

年初七人日，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大陸，而想起戴先生殉難不覺二十六年了。戴先生墓木已拱，假如他今猶在，相信尼氏訪問的是南京國民政府，決不是今天的中共。只要是戴先生活着一天，國民黨決不會退居台灣。最慘也可守得住半壁河山，共黨決不可能渡江，那末，我們也不會長久流亡在港廿二年，受有家歸不得之苦。茲舉戴先生生前事蹟一二例：

民二十五年南天王陳濟棠擴充海陸空三軍，聯合桂系頒下動員令，於六月九日揮軍北進，逼近衡陽、零陵等處，聲勢洶洶，夢想一舉而攻下南京，其中雖因余漢謀反正與李漢魂掛印封金，發表對時局宣言，但主要還是戴先生深入虎穴，策反空軍司令黃光銳七月四日率全部空軍飛往江西投靠中央，於是一場內戰無形終止，陳也下野離穗來港；統一全國，始奠定抗日的決策。

西安事變後，戴先生與宋子文等飛西安營救領袖，張學良以為戴先生自投羅網，要求戴先生把三八式左輪取下，然後監視起來，張親自訪晤戴先生，並示以其部屬聯名報請速殺戴某以絕後患的報告，戴先生看後，神色泰然，回答張說：古云，主辱臣死，現在 領袖蒙難，作為部屬的人，豈忍偷生，我若怕死，不來西安，既到西安，就是決心身殉領袖，但不論我安危如何，我們效忠領袖、忠黨愛國的同志，必將繼我之志，維護領袖安全，為黨國剷除奸逆。大義凜然，張學良深為感動，折服表示並無加害之意，果然在聖誕節護送領袖飛往南京請罪。

民二十八年重慶稽查處看守所長毛烈（江山人）酒後以貪圖法幣五元之酬報，為羈押人犯送一信。區區五元法幣，送信人之常情，又與戴先生係同鄉，料想不到被戴先生查覺，以為情節重大，依法報請處決，但對遺屬援予撫卹。足見先生對工作同志，毫無裙帶鄉親掛念，秉公處理，賞罰嚴明。

民卅五年三月十七日先生因事，乘航委會編列的第零—四一七—二二二號專機，機長為正駕駛馮振忠君，係航校畢業，以服務成績優異，保送美國深造後剛回國，王叔銘將軍以其為本局同志，特派他為先生服務，以示器重。是日上午十一時由青島飛往南京，未飛前知南京上海一帶天氣惡劣，飛機不易降落，所以裝滿雙倍汽油，遇必要時，可以折返青島，青島同志也勸他多逗留一日，他不答應，飛抵南京上空時，雲層太厚，不見地面，正駕駛穿雲下降，結果下午一時誤撞雨花台以南岱山機燬人亡，先生死時年五十，正當盛年，天不遐年，以致共黨坐大，蓆捲大陸，七億同胞於倒懸，走筆至此，不勝悼慟，涕泣無已。

（稿酬捐作萬人協會經費）



戴笠先生遺照

為尼克遜總統訪問中國大陸致美國人民公開信

美國走向歷史的轉捩點

華冑

今天美國政府和人民正面臨歷史的挑戰！整個世界在等着你們願意怎樣去做，全人類都期待着你們的決策，正如故甘迺迪總統於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為民主黨提名在洛杉磯露天發表演說時的演詞中說：「我們面對着殘酷的現實，我們站在新的疆界上，正當歷史的轉捩點，我們必須再度全面證明我們的國家或我們心目中其它任何國家能否長久持續下去，我們具有自由選擇，廣泛機會及任何取捨社會，能否與偏狹的共產制度之進展相對抗……我們對於這種任務能否勝任，是否具有勇氣和意志！」他當時向所有聽眾應答着聖經的召喚：「要堅強、要有勇氣，不可畏懼，也不可沮喪……。」歷史對每一民族、每一政府、乃至每一個人作最後的裁判之際，就看它對這一時代的貢獻和努力的價值來衡量。

也正如尼克遜總統自己在一九六八年就職演說時所說的：「歷史的每一剎，都是飛躍的時間，寶貴無比，但若於這個瞬息，卻突出的成為關鍵……這樣一個時刻。」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尼克遜總統的決定訪問中國大陸，是否是正確的路綫呢？是否像甘迺迪總統所說：「不向任何個人或暴力集團低頭的節操，不因任何私人承諾或一己的政治目的而妥協」？尼克遜總統訪問中國大陸這一路綫的決定，正當美國開國兩百年紀念的前夕，是否背棄了美國人民兩百年來所信仰的立國原則？是否又走上了歷史上最錯誤亦最危險的十九世紀末葉强權國家為目的不擇手段，因而貽禍無窮的高層秘密外交歧途!?尼氏此行他究竟是美國歷史的另一創造者？還是美國領導世人力爭自由獨立光榮歷史的掘墓人？當警察向强盜低頭相互妥協時，就是人類自由與安全失去保障之時，當自由中國海內外和大陸非共人民為爭取自由而亟盼獲得美國人民的同情支持時，尼克遜總統卻宣佈與長期屠殺中國人民的專制暴君毛澤東，携手言歡，出賣中國人民，播種惡果。正如二次世界大戰前，一九三九年正當中國對日抗戰正在艱困之際，而美國卻把廢鐵售與日……但是美國政府置之不理，兩年後日本卻用美國廢鐵製成炸彈去炸美國珍珠港，歷史鐵證俱在，殷鑒不遠，美國總統和人民應知所警惕。我們謙恭的祈求上帝助佑，美國開國兩百年紀念是人類全體更進一步走向自由光明的歷史肇端，而不是另一個人類黑暗時代的重演，正如美國獨立宣言所强調的：「美國人所爭的不僅是每一個的自由，而是所有人類不可分割的自由。」艾森豪總統亦曾一再强調過，「人類的自由必須是整體的，必須靠人類共同努力來爭取。」尼氏此行是否聰明與必要；是否有助於避免未來的慘重災禍，我們懇切希望他此行是黑暗時代的結束而不是重大災難的發展。

美國人民正面臨考驗

今天是一個國際問題紛爭複雜的困擾時代，也是思想矛盾，政治衝突，經濟作戰的鬭爭時代，正如故甘迺迪總統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在華盛頓所發表的演說中，他聲言：「在地球的每一角落中，我們面臨着一種無……的衝突……我們決不敢不去認明此種嶄新而更為深潛鬭爭的陰險性質、新工具、新的急迫感……否則我們的安全將如美國有識之士們不願見其實現的骨牌理論一樣，可能一部份一部份的失掉，一國一國的失掉，在我們沒有發射一具飛彈或者越過一處邊界之前……」這是他對今天政治鬭爭時代的一個眞切體認。根據列寧的教條：「和平是在力不勝敵的時候，為着準備爭取喘息時間，聚集力量，再作下一次的鬭爭」，「談判是在對自己有利的時機，引誘敵人誤入和平陷阱，走向歧途的另一方式。」而根據列寧這一教條，共產黨的策畧一向有其三部曲，即是談判、分化和質變。因之談判的手法，對共產黨而言，就是對付民主國家的政治鬭爭第一步驟，而會議更是其心戰的戰場，在蘇俄如此，在中共也是如此。尼氏已坦誠體認：「北越把談判看成爭取勝利的另一途徑，而不是作戰雙方的一項妥協」。周恩來已不否認談判與軍事的鬭爭是同時存在的，不管是談判也好、鬭爭也好，需要的是智慧和力量，美國許

[illegible]戰略」一書的結論中就說過：「要談判，就必須加强自己的武裝來抵禦外敵，否則談判就沒有意義，而且將進入一個無限危險的時代。」你們也不能否認美國的確可能由此而進入這樣「一個無限危險的時代。」但卻爲你們美國人的年青、好新、好奇、個人自我中心主義、以及自我優越感等的民族性格所阻塞，而不能接受別人以無數生命經半世紀時間的熬煎得來的親身與共產黨合作談判得來的經驗，卻自以爲是，甘冒不韙去與虎同眠。

歷史的教訓容易淡忘的，史學家 Reme Aeereht-Carrie 當日言一次大戰後美國一躍而爲世界强國，但對美國人民而言，卻無甚意義，因爲他們只想國內問題，並未想到獻身於國外事務方面。美國誠然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大國，美國人也許會有這點自覺，但他們卻不知道力量只是一種不可規避的責任。於是第一次大戰後世界再無一個安定的局面出現，相反的二次世界大戰接踵而至。美國所擁有的軍力和財力具有絕對左右世界局勢的優勢力量，可以塑造一個全面和平的自由世界，如果當年爲美國總統羅斯福策劃的幕僚人士，不急急於美國本身的復員和求得暫時性的世界均衡妥協，放大眼光，不爲史大林的僞裝和平所迷惑，運用智慧和政治鬪爭手法對付蘇俄，企圖從談判中得到妥協，結果是東歐各國不致一國一國的淪於鐵幕，更不會在雅爾達會議中，自己一無所得，而卻犧牲了中國。馬歇爾等訪問爲毛澤東周恩來的笑臉僞裝欺騙，歌頌馬歇爾和平方法。使美國對華政策發生極大的偏差和錯誤，强大國共和談，讓毛澤東坐大，使整個中國大陸淪陷。正如故甘迺迪總統所說：「中國大陸淪陷，是我們曾一度爲維護其自由而戰的悲慘故事，我們青年所挽救的竟爲我們的外交官和我們的總統輕易失去。」間接則造成後來的韓戰和越戰，使美國犧牲了無數的生命財產。今天最困擾美國人的越戰問題，仍然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死結，美國人爲自由而戰的血是一次一次的流了。這究是誰的錯誤。

美國今天正面臨一個「無限危險的時代」，再也不能好奇，衝動與短視了。全人類需要的不是奴隸所享有的安全，更不是喪失人類自由和屈辱的和平，正如故甘迺迪總統所說：「不僅是美國人的和平，而是所有男女所享有的和平，不僅是我們這時代的和平，而是萬世的和平。」今天不僅是尼克遜主義面臨考驗，也是美國全體人民所面臨的考驗。

敵乎？友乎？美國人的抉擇

在西方外交家的觀念中，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可是在共產黨人的觀念和鬪爭策略中，卻只有永久的敵人——資本帝國主義——沒有一個共黨頭子對內教育不强調要和資本帝國主義的代表美國「鬪爭到底」，要澈底打垮它。在進行世界革命和擴大所謂革命陣綫的進程中，毛共不會放棄其原則和最後目標，只是策略與方式的變化而已。根據唯物辯證法的二分法，把敵人分爲主要的和次要的差別。他們的策略是聯絡明天的敵人先消滅今天的敵人，利用次要的敵人，打倒主要的敵人，運用敵人的敵人和敵人的朋友自相衝突，運用互相猜忌，使敵人一個個的孤立，而最後瓦解。

誰是美國的眞正敵人？無論就思想和行動，共產黨人永遠在意識形態中，就把美帝看成是他們的頭號敵人。就是尼克遜決定訪問中國大陸之後，促成了毛共進入聯合國，他們還是一樣把「美帝」列爲最大敵人，把和美國改善關係，視爲針鋒相對的鬪爭手法問題，而不承認是基本觀點的改變問題。强盜鐵定的敵視警察，作爲自由世界警察的美國，毛共强盜會誠意和你們合作嗎？尼克遜總統和美國政府決策者的最錯誤的看法和想法，是把中國大陸七億人民，當作共產黨員，而把毛共少數共產頭子們，當作代表中華民族的意志。所以，你們美國就是願意和中共做朋友，也絕對改變不了他們的本質，和它內心裏對你們的敵視，正如美國參議員史密斯在國會中所說：「北平劊子手們，正向美國輸出它的特產——謊言、毒品和革命，形成對美國鬪爭包圍的策略。」尼克遜總統宣稱不願與任何國家爲敵，也不會犧牲老朋友，但是他的訪問中國大陸的操切行動，正是混亂了敵友關係，助長了敵人的氣焰，打擊了忠實朋友的士氣。借用尼氏的一句話：「若要和一個重要盟國的緊密連繫，去換取一個堅決的敵對者的敵對態度的充分緩和，那實在是缺乏遠見。」同樣的：和一個絕對違反中國大陸七億人民的意向的暴君去尋求交往，欲贏得中國人民的友誼，是更缺乏遠見。尼氏此行不但加深自由世界今後動搖的情勢；也爲共產集團的塑造另一第三國際。當前對共產集團的鬪爭中，沒有比民主國家自己認淸敵人，和它的策略以及加强團結更重要的事了。惟有堅定明確的劃淸敵我界限，把所有的友人結合在一起，形成自由世界的堅强整體力量，才不致被共產黨的滲透顚覆，避免赤色勢力的擴張與侵畧。才能拯救美國，拯救世界以至人類。否則，如果敵友不分，和敵人携手合作，無異於先把自己已有的團結基礎自行摧毀，同時拆除藩籬，讓敵人長驅直入，到處煽風點火，最後自由世界在相互矛盾衝突離心離德，分崩離析的情勢下，在共產黨的反帝統一戰綫底革命烈火熔化中歸於消滅。

誰是美國的友人？故甘迺迪總統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宣誓就職時的誓言中曾說：「應該讓每一國家知道，不管它願意我們好或願意我們壞，我們要付出任何代價，忍受任何重負，應付任何艱辛，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以確保自由的存在與成功。……這是我們所力予保證的——而且還不止於此，對於那些和我們享有同一文化和精神根源的悠久盟邦，我們保證帶給你們誠篤友人的矢忠，若能團結，則在許多合作的計劃中幾乎無事不能做到，倘若分裂，則我們差不多無可作爲，因爲我們若意見分歧，便不敢應付强有力的挑戰，對於那些我們歡迎參予自由國家的各新興國家，我們提出保證，絕不讓一種方式的殖民統治的滅亡，僅只是另一種較爲嚴酷的暴政所代替……」這些誓言以及其後詹森、尼克遜總統在越南等地爲維護世界自由挺身而戰，所作的奮鬪使自由民主國家絕大多數都信任美國，而成爲你們的朋友。但自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之後，使

美國眞正的朋友喪失信心與懷疑，在他們反共的人民正義的逼迫之下，也只好把你們可以信賴的程度和友情打了折扣，有的甚至移情別戀，另求盟友。印度的倒向蘇聯便是一例。因此，究竟誰是美國的忠實朋友！誰又是美國眞正的敵人？歷史自然會作最後的見證，美國人民實應憑着自己的良知和智慧，善加選擇！

美國究竟往何處去？

時代在變，世界的形勢在變，美國的國力也在變。由於美國在韓戰與越戰不求勝利的結果，白白犧牲了數十萬青年子弟的生命，瀰漫了一片厭戰思潮，因之以美國國力之强，軍備之强，科學之强，相加的總和是弱，顯現在敵人面前的正是毛共所說的「紙老虎」。今天美國的決策者，以爲安撫毛共，和毛共妥協，可以牽制蘇俄，平衡世界勢力的均衡，得到亞洲以至世界暫時的和平，正如二次大戰前英國張伯倫和美國部份人士一些天眞的想法，最後得到的不是和平，而是戰爭！

我們是中國人，是一群研究中國大陸問題，和曾在美國受教育的一群高級知識分子，以及各地的華僑代表，看重中國人的利益和國家的命運，也特別重視中美兩國長期的友誼，和美國國家的前途，以及自由世界的命運。

我們不能不發出我們的呼聲，誠懇的奉勸美國人民和當政者，無論就美國國內的複雜形勢來看，如果美國開門揖盜，讓眞正敵人在美國國內開闢戰場，實行挖心戰術，黑豹黨的領導者已經到了北平，接受毛共的「革命」洗禮，未來美國黑白鬪爭的風暴可能再起，美國人民應特別提高警覺。中國人當年以八年抗戰戰勝日本之聲勢，結果毛澤東到重慶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中了中共和美國一群左傾人士合作設計的和談陷阱，由共產黨二分法的分化與滲透，使中國政府失去控制力量，最後喪失了中國大陸，這是我們血的經驗和教訓，至少中國人有六千萬左右被屠殺，另有千千萬萬的人遭受國破家亡、顚沛流離之苦，中國有「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的說法，是以我們不能不爲美國人民掬誠以告。

首先我們懇誠的忠告美國朋友，千萬不能爲美國明年的大選，以一個人的得失，而譁眾取寵，置美國百年大計於賭博之中，勢行遺禍無窮。當然，我們不否認我們在爲我們的國家前途而向你們進言，但我們深切體認，國家歷史文化的延續與中華民族的命運，和你們分不開。

我們再度引述 R. Straukz-Huke, 等幾位學者所提出的一段警語：「共產主義仍然還是共產主義，其所指的方向仍然還是不變的——永恆的革命。西方國家除非自動解除其對於全球性戰畧的癱瘓性畏懼心理，並且把開放性社會的全部壓力施加於鐵幕之上，否則我們不僅將喪失其最有價值的天然同盟者——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民——而且在長期鬪爭之中，也會輸掉決定性的會戰。」

中國人有一句俗語：「走錯一著棋，全盤皆輸。」尼克遜總統如果向再前走錯一步，必然會走進紅色的陷阱而最後無法自拔，美國人民是有勇氣有智慧的民族，何去何從，當必知所抉擇！我們特別提出警告，美國政府、美國新聞界、美國人民，小心上當，小心中毒！

* * * *

美國 頻頻派員赴大陸受訓

三月九日，十五名黑豹黨黨徒路過香港前往中國大陸。他們曾於四日在溫哥華被海關截停，一度被迫飛返美國。

在稍後他們轉搭一架西北航空公司的客機，由西雅圖飛往東京暫作逗留，然後才飛來香港的。在三藩市的黑豹黨律師謂：他們是在前往中國大陸訪問。

黑豹黨的建造人紐頓在去年十月曾經前往中國訪問十天。在大陸時，紐頓曾替「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向周恩來提交請願書。

關於黑豹黨（The Black Panthers）的消息，不僅時常出現美國各報，而且他們的活動也經常被黑種和白種的人談論着。

可是究竟黑豹黨人是誰？他們又代表着什麼？

黨，原祗不過是一個由一批好勇鬪狠的黑人男性青年於一九六六年組成的小團體，一共祗有二千五百名會員，散處於二十五個或三十個左右的美國城市裏而已；然而卻能與有着長期歷史、擁有五十萬會員的「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齊名。

黑豹黨在宣傳上使用的詞句，慣常具有暴烈的革命色彩，激烈地反對美國社會及其政府，並常與警察發生鎗戰；同時卻也經常以免費早餐供應黑人兒童。

他們的目標在完全廢除美國國內的種族歧見，和結束他們所謂黑人間因三百年來各種不平遭遇而引起的自怨自艾。

不過美國的黑人團體，並非僅祗黑豹黨這一個，近年新成立的這類團體，數量甚多：諸如希望能

資料室

內幕

主義者，以及主張「回到非洲」去的各種團體，品類至爲複雜。其中約有數十個團體，都在集中努力於改良黑人的教育事業，並替黑人爭取更多的政治職位，發展黑人控制的商店和工廠，以至於推行睦鄰的政策等等。但不管他們間意見怎樣分歧，他們都是團結於「黑人權力」這一觀念之下的。這觀念固有許多不同的含

能經由他們在其自己社會和國家事務中一種政治和經濟上的發言權，以達到他們的自立和控制自己命運的目標。

目前這些運動經已有了許多成就，例如在「白領階級」和工廠工人中，在政府的雇用人員中，及在政治和大學教育上，都會爲黑人爭得許多權利。不過期望總是超越於現實的，因而不少青年男女仍在大聲疾呼，爲進步的遲緩而表失望。這原是不可避免的普通現象，但表現於黑豹黨方面時，卻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

然則究竟什麼黑豹黨呢？它最初祇是一個相當單純的黑人民族主義組織，不外也是民權運動的產物之一。迨至近年以來，始在試圖發展一個比較完整的政治觀念。他們在中共的煽動下，已開始與一些激進的白人青團體相合作，大談其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了。關於他們思想上的內容，政治問題作家戴拉柏的說法似最恰當。他說：他們是一批黑人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成份相結合的革命分子，從毛澤東、奎瓦拉和戴布萊等人的思想裏，攝取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目前在黑豹黨人思想中佔顯著地位的信條，已與故世的金格博士的非暴力戰畧完全決裂。當他們最初在加州的奧克蘭市成立組織時，他們的思想即已着重於他們所謂反對奧克蘭警察暴行的「自衛」上。他們雖戴着貝雷帽，穿上皮茄克，手裏握着鎗支，但卻能遵守嚴格的紀律。他們說：如果警察以暴力對付他們時，他們也將還報以暴力。因此，他們常不可避免在奧克蘭及其他有黑豹黨組織的城市裏，與警察發生衝突。

所以不久之後，黑豹黨的三位最高領袖不是流亡國外便被投進獄中。其中之一名叫克里佛，因爲違背保釋誓言而又拒不返回監獄，以致被迫流亡國外。另一位名叫賽里的，因被控陰謀殺人而被囚獄中等待審判。第三位是文首說的那個紐頓，也因殺害一名警察的罪名而被判坐監，惟加州的上訴法院刻已把他的案子發回更審，他就是在去年十月保釋外出期間往大陸的。

其他的黑豹黨領袖們，或被關禁，或在與警察戰鬥中喪生。據黑豹黨人說，他們共有二十八名黨員已在與警察對抗中犧牲；但據聯邦調查局的報告，正確的人數祇有十人。

另方面，警察在這些戰鬥中死亡的也有五人，更有若干名受傷。美國一個私人團體「美國民權自由同盟」則說：在許多城市裏，警察常常有意刁難黑豹黨，否定他們的公民權利，這才激成他們的暴行。可是聯邦調查局卻說，黑豹黨「是一切有暴力傾向的黑人極端派團體中，一個最能威脅國內治安的團體」。目下，在數十個有着大量黑人居民的美國城市中，黑豹黨人成爲一股社會勢力的，已不止加州的奧克蘭一處了。



在中共種族主義和階級仇恨謬論的煽動下，美國黑人
青年正紛紛變成社會的破壞者和反政府力量。

橫眉語

蔣總統競選連任

國民黨三中全會揭幕，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是推選第四屆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早些時，蔣總統在國民大會中表示，他不願再出而競選總統，但國民黨的發言人陳裕清說：「蔣先生將根據國家願望行事。」意即指三中全會推選他競選，他會改變初衷；即是說，他先前所作的表示，不過是謙遜之詞，國家需要他繼續領導，他不會逃避責任。這表示，和許多人推測完全吻合。

蔣總統今年已八十四高齡，雖然他的健康和辦事精神仍然很好，但許多人都討論到他是否適宜再任一屆為期六年的總統，到他任期滿時，已是九十歲了。

不過，像他這樣年紀而仍任國家元首的，世界上不乏先例，他們處理國家大事，都能符合理想。國民黨人士認為蔣總統連任，也一定能應付他的事務。

今天，國民政府的一切工作上了軌道，總統下面的幹部，都發揮他的工作效率，總統只是一個最高決策人，因此他的工作並不太繁重。

更有一點國民黨人士認為非推選蔣先生出任總統候選人不可，因為蔣先生不但在黨內是一位精神的領導者，[illegible]三民主義中國堅強反共的象徵。中華民國雖受到各方面的打擊，仍屹立不動，正因為蔣總統這象徵的存在。今後，我們的奮鬥仍不可稍懈，因此，蔣總統的領導，仍十分需要。

看來，蔣先生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是必然的事，目前，當然還沒有任何人的聲望可以跟蔣先生比擬，因此，他的當選連任，也是必然的事。

蔣總統的連任，會替台灣帶來今後六年的繼續安定，唯有在政局和社會安定中，才可以慎重地對付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

中共統戰工作近來積極展開，放出國共和談的謠言，動搖國府軍心士氣，蔣總統的連任，會使謠言不攻自破。

共黨殺人不眨眼

據報載，一名十六歲的南越少年，為了取得一名越共少女的歡心，答應她嫁給他的條件，把一枚手榴彈扔進人山人海的足球場內，這一枚手榴彈炸死了二十人，一百六十三人因而受傷，這是越共作亂以來傷害了平民最多、最慘重的一枚炸彈。

許多人看到這一則新聞，都不由引起感慨，其實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只要共產黨進行「革命」，便什麼殘酷的事情都會發生。

相信在二十名死者和一百六十三名傷者之中，並無一人會妨碍共產黨所進行的「革命」，可是他們竟死在共產黨炸彈下，他們死得不明不白。

凡是共產黨所到的地方，就免不了這種可怕的事情發生。中國大陸淪入共黨之手以後，毛澤東及其手下屠殺了數千萬的中國人民，這且不說，

認識中國

認同，

「認同中國」也是目前中共在海外所發起的統戰運動之一。這「認同中國」的口號是認同目前的中共政權，為了方便於統戰，只有借用「認同中國」來推進。

長期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特別是在海外出生的青年人，由於在外國或殖民地政權管理下生活，對「認同中國」口號就感到特別親切。如果有人對「認同中國」表示異見的話，他們就以為是阻撓他們對國家、民族的愛護行動。事實上，在目前的青年和學生的刊物上，已經有了這方面的論調。

認同基於廣泛深刻的認知

這裏，我無意對這一類的青年批評什麼。不過，我覺得「認同」什麼，該先有認知，這認知要廣濶和深刻。有了廣濶和深刻的認知，再談認同，因為認同是來自自由的抉擇行為。由此而得到的認同，相信對國家、民族以及每一位中國人都有更大且多的利益。

為達成認同的這一抉擇，是需要從很多方面了解和認知的。如果只從簡單的方程式中去認知而抉擇認同的話，在封建、專制形態的政治制度下，恐怕也只有這麼做。然而，歷史是演進的，在我國經過了辛亥革命之後的共和形態的現時代，就不能那麼簡單了。

當然，為不太了解中國歷代政治轉變的人們，簡單方程式的認知認同，最容易滿足他們的要求，惜乎這又是重回到傳統歷史那封建、專制時代的老路子，人民對政權一如魚肉與刀俎地產生一種不得不或被動式的擁護。目前大陸的絕大多數的人民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的。不過，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現象也將是過渡的，絕對不會繼續太久。因為，時光倒流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的；同樣，歷史是不斷演進的，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也絕不能再回復到封建、專制政治形態的歷史古董裏。歷史的殷鑑並不太遠，辛亥革命後的張勳復辟、袁世凱稱帝，不都是相繼失敗了嗎？同樣，任何一種以君臨天下姿態而出現的話，確是註定要失敗的。

大陸中國人民，特別是佔百分比最高的農村人民，對於中國歷史政治形態的轉變，鮮有所知。這不僅是現時代大陸人民如此，而卻是長此已往的中國農村社會的眞實情況。無怪乎明末清初的著名學人，如顧亭林、王船山、黃梨洲等人，一再的强調民間的教育與建設，把原君、原臣的理論，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一思想潮流，逐漸形成，而下開辛亥革命仁人志士的心志，做成推翻滿清專制來自中國文化傳統的理論根據。當然，再配合了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思潮，建立了共和形態的中國政治制度。

共和形態異於專制時代

[illegible]在我國歷史發展上，共和形態是預先肯定了

律賓，經常有共產黨恐怖分子活動，他們燒村殺人，有如家常便飯，也從不問被害者是什麼人，他們的目的只是製造事件，困擾統治者，在他們眼中，無視於人們的可貴生命。

以這個越共少女爲例，究竟這些看足球比賽的觀眾和她有什麼仇恨？這些觀眾對她革命的目標有什麼妨碍？爲什麼要用這種可鄙的手段去殺害他們？

她用「愛情」來誘惑一個無知的少年，爲她進行恐怖的屠殺，也可說是太不擇手段。

在共黨統治下的人民固然處在可怖的氣氛中，共黨未奪得政權之前，所進行的恐怖鬬爭，也是同樣可怕。英軍因爲射殺了十三名北愛恐怖分子，弄到軒然大波，受到世界人士一致譴責。這一個攞命的炸彈，造成的災害，尤大於北愛的射殺事件，可是，有誰關心？這個世界越來越沒有正義存在，似乎共產黨殺人是應該的，全世界都同情；而射殺恐怖分子，卻是大逆不道了。

這是個怎麼樣的世界？

道路擠迫誰之過

香港政府的新預算案，增加了泊車費，據說，目的在減少馬路的擠迫。香港馬路擠迫是很久以來就存在的問題，交通當局一直想辦法去「解決」，可是愈搞愈擠迫，到今天，塞車的情形，到處出現，香港的交通糟得很。這是可以理解的，車輛的迅速增加是原因之一，更大的原因是小巴的大量出籠。小巴是前任交通事務處長薛璞的傑作，他認爲小巴在公共交通上擔任了重要角色，事實是不是如此。誠然，私家車的數目增加得很快，但有一個普遍的情形也許薛璞和惠柳新都不會注意，所有的私家車，每一天都是停放的時間多過行走時間，一部私家車平均每月走不到五百英里，所以如果有足夠的停車地方，馬路上的私家車還會大大減少。你隨便什麼時候，在馬路上視察一下，最多的是小巴，其次是的士，再其次是貨車、巴士，私家車數目並不多。

因爲，私家車行走時間少，而小巴、的士，一天廿四小時，大部分時間在馬路上走，即使只有幾千輛，也足以使馬路擠塞不堪。何況這些小巴爲了搶生意，時時亂竄，交通秩序不好，就更顯得擠迫，凡是使用道路的人，都了解到這個情況。

當然，新任交通事務處長惠柳新也看到，他對小巴的看法，和上任的薛璞完全不同，不過，小巴既然已「合法化」，他當然無法予以取締，但一定會嚴加管制，使他們知難而退。

惠柳新的政策是着重於的士，現在，他又要發五百個的士牌了。香港的交通政策，一直沒有一個確定的原則，只是因人而異，那一個上台，又有他自己的一套，變得非常混亂，使人無所適從。

我們認爲香港政府對交通事務的處理，應有一定的方針，每一個人上場，都依循方針做事，這才不致有弊端發生，否則，一人一套，朝令夕改，很容易引致貪汚、作弊等事情，不可不防！

萬人傑

不同

柳以青

位中國人，特別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西方文化薰陶的人，不斷地加意創建、締造和作出貢獻的。這一創建、締造和作出貢獻該是實質的，不是口號宣傳的，當然更不是鎮壓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包括了對中國現有政權措施的批判、質疑和提出異見。

反觀今日的大陸共產政權，它的統攝力和影響力是普遍地深入民間，甚至每一個個人。然而這統攝和影響是高壓不是解放，是工具的統治，不是目的是服務。簡單言之，是獨斷、專制的思想與驅體的極端控制。以毛澤東思想、語錄爲依據，以共產黨的決策爲意見，雖然有討論和批判，但是這種討論和批判只有兩項結果：一是歌功頌德，一是排除異己。這些與傳統中國文化精神和目前的世界思潮大相逕庭。

從這一意義和實況中來看，所謂「認同中國」不啻是向中國共產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拑制而認同和投降嗎？

當然，對海外中國人來說，如果他眞的覺得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和行徑，以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他最能服膺的政黨政策和理論，他們有抉擇的自由，我無權反對。不過，他們也無權在海外的地區中，强迫人們去相信、去服膺。同時，我可以預卜，爲深刻而廣泛了解中西文化的人，以及又注視大陸政權過去和現狀不斷鬬爭的人，相信不會那麼輕易認同。

不「認同中國」現代的大陸政權，是否就是不愛中國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這不僅可以從理論上找根據，同時也能從幾千年中國歷史事實上找答案。

認同政權與愛國

擁護一個政權，可能是愛國，也可能不是愛國，這一愛國和不愛國的分野，在於這政權是如何建立的；這政權的政策是否合乎國家民族的要求；以及這政權的擁有人的理念原則是什麼，合不合乎一個國家的民情和文化。

反對甚或推翻一個政權，可能是愛國，也可能不是愛國。這裏我們可以舉幾個歷史上的例子。漢高祖反對和推翻秦朝的政權，以及孫中山先生反對和推翻滿清政權是愛國；王莽所建的新朝，以及司馬氏所建的晉朝，恐怕很難說他們是愛國。

反過來說，認同一個政權，志在撈得一些高官、厚祿，或是滿足一己的私欲與情感，如果說他們是愛國的話，不啻是把愛國這一高尙的情操給作賤了。

同樣，不向一個政權認同，意思是這一政權盡是高高地騎在人民頭上，對人民諸多控制、壓迫、欺淩的話，無論物質和精神方面，對這一被反對的政權來說，可能是目爲反「國」叛「國」；但是，他卻是最懂得愛國之道的。即使連他的生命也犧牲掉，爲別人看起來是怪可惜的，然而對他，正是澈貫了他眞正愛國的情操。

因此，對目前大陸的政權談認同的話，那必是認而不同哩！

代溝與疏離感

代溝，亦即是上一代與下一代的鴻溝。有人稱之為代隔，或者兩代之間的隔膜。英文則是Generation Gap。

在今天，似乎已經成了代溝、代隔的世界。在家庭內，在機構中，在社會上，我們每每遇到這一種語句和意見。因此，每逢遇到了不同意見，不同思想的上下兩代，人們就會很輕易地想到：這純是代溝和代隔的情形所致。這種太過自然的反應，在我看起來，不但沒有解決了問題，反而把問題弄得更尖銳和嚴重。

既云代溝，當然兩代之間是可以溝通的；既云代隔，那麼這一隔膜也能突破。然而，為什麼在我們所生活的實際社會裏，似乎人人都會沒有認真地去做溝通和突破的工作，反而就用代溝、代隔來推延搪塞了。

這一社會現象，確實值得我們注意。

從過去人類演進的情形看，幾千年來我絕對不相信沒有上下兩代的鴻溝和隔膜，然而，為什麼幾千年來的社會上，並沒有像我們現代的社會，對代溝或代隔這麼注意，這麼強烈和這麼敏感。

以前，傳播工具沒有今天的發展，可是，這高度發展下的傳播工具，像書籍、報章、雜誌、電視、收音機等，不是更容易使人與人之間溝通和突破嗎？但是，結果，不但沒有彌補代溝與代隔間的深度和距離，反而更天天見到代溝或代隔的吶喊了。究竟是為了什麼？

以前，在家庭內，長輩們多是莊嚴威重地，對待着家庭中所有的人，代溝不但沒有表面化，反而使到家庭中一團和氣，樂也融融；現在，大多數的家庭都很開通和開放，可是，這不但不能更減少代溝和代隔的形成，反而更加深加濶了，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我以為：現在世界是愈來愈縮小了，人與人的接觸也愈來愈多了。可是，這些由於交通工具的發達，和外表的接觸的頻繁，並沒有把人類間的精神和心靈拉近，反而產生了精神或心靈的疏離感。

語言雖是心聲的代表，可是，現代人類的語言已經多是違心之論；行為本是發自意志的活動，現代人類的行為，很多次已身不由主。

既然語言和行為裝飾成虛偽不實，所以就增加了疏離，更產生了嚴重的代溝。

問題是如果要減少疏離和代溝，方法固然很多，然而，有一種最基本的是：是要多用理智去冷靜思索。上一代的意見有其經驗累積的可信性；下一代的意見也有他敏銳突出的可取性。

[illegible]

從文藝春天想到焚書

絲韋先生說：「看來，一個百花齊放的文藝春天正在到來。」聽到這樣的聲音，首先令我想起的，是「右派分子」。因為他們在一九五七年也曾經像絲韋先生那樣狂喜地欣呼「北京的春天」。可惜他們所熱烈期待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春天並沒有隨着歡呼聲而來臨，解凍的跡象只不過是一種「陽謀」騙局，緊接着來的是一場「反右」的狂風暴雨。從丁玲、秦兆陽到劉賓雁、王蒙、劉紹棠；從艾青、錢明濤到公劉、流沙河、張賢亮，不管是老樹或是幼苗，幾乎都被這場政治風暴連根拔起，文藝花園也就被打得七零八落了。

如今，絲韋先生在這個異族統治的小島上，欣然高呼「文藝春天」的到來，我很擔心將會成為絲韋先生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狀。因為歡呼文藝春天，不異於承認「社會主義祖國」曾經出現過一場寸草不生的冰凍時期。也就是說絲韋先生對那場「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表示強烈的不滿。這還了得？絲韋先生千萬別被勝利沖昏頭腦，可要提防別被新興紅衛兵揪出來「砸爛狗頭」。

我是絲韋先生的讀者，因為他常常在文章中，告訴我們一些祖國的訊息，二十四史中的「周書」、「南齊書」重新出版了，范文瀾的「中國通史」也重版發行了，「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已擺在書店裏出售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鐵流」這類反映蘇聯「十月革命」和衞國戰爭時期的作品，也在香港左派書店重版發行了。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能不感到高興的事。可是在高興之餘卻又勾起舊日的回憶，試問大陸有多少教師僅因為向學生推薦一本「紅樓夢」、「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鐵流」而被打成牛鬼蛇神，被迫戴紙帽掛紙牌遊街示眾？試問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有多少部書被焚毀？就我所知由於團組織的推薦，「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銷數超過三百萬冊，「鐵流」在蘇聯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是中文系學生必讀的參考書之一，其銷數也高達數十萬冊。至於「紅樓」、「三國」、「水滸」這幾本我國古典名著，更由於深入民間，版本繁多，在「文革」中焚毀的恐怕數以千萬計。我不知道，大陸人民看到書店中逐漸擺出以前他們被逼燒掉的書時會有什麼感受，我則很為自己那些已化為灰燼的藏書而抱不平。曾記得，六六年秋，兩個大書架的藏書被一根火柴輕輕點燃，變成熊熊烈火，化為飛灰。那些被燒掉的，不僅只是被指責為毒草的書籍，即使連純粹的工具書如古漢語、辭海之類也未能倖免。那些書倘若按照此地翻印本的時價賣出去，我想恐怕比一個居住單位還值錢。如

古調今彈

葉其真

的意思。可是，昔日的「盤古」因為脫離不了「反共心態」，所以「對於今日中國，無論就政治、經濟或文化而言，『盤古』連一點建設性的意見也沒有」，這使「盤古」同人感到很失意。五年來，這個雜誌是出現了「奇跡」，堅持下來了，據說唯一的解釋是因爲「今日海外非常需要一份關心國是的雜誌，替海外的中國人謀求一條出路；是以幫助『盤古』的人，綿綿不絕，生生不息，使『盤古』欲罷不能」。這段文章很妙，它說明，「盤古」原來早就混不下去：人手不足、財政赤字，大概還應該加上他們自己承認的對國是毫無建設性意見，早該「執笠」；可幸有人「幫助」，所以「始終屹立如故」，大有成爲「不倒翁」之勢。於是，他們就稱之爲「奇跡」。

但是，他們既對國是「一點建設性意見也沒有」，自然無法「替海外的中國人謀求一條出路」，這怎麼向給他們「幫忙」的人交代？於是，他們「對中國的現狀多作反省」，「對中國現狀多作認識」了，經過「一個摸索的過程」，每個成員「都經過一番思想上的搏鬪」，他們發現，他們「替海外中國人謀求」的「一條出路」，乃是「革命」，而且「肯定」了「社會主義」是中國應走的道路。於是他們唱了白臉唱紅臉，在「盤古」四十四期上大吹喇叭，演出一幕鬧劇。不過，依我看來，「盤古」這番自白，還沒有使自己「一唱臉就赤」，但由於這麼一來，倒使「盤古」「所暴醜漸多」。他們之自封爲「社會主義者」的滑稽之處，筆者已於「盤古的革命」一文中揭露，這裏不再贅述。但我仍然要指出一點，按照毛澤東的邏輯，「盤古」的自白有可能被認爲是「假革命」，這眞是拍馬屁拍在馬腿上，或許是「盤古」同人所意想不到的。

何不先作自我批判？

「盤古」說，他們「已頗能（還不是十分）理解中共建國的一番苦心」，但他們又認爲「世界上絕對沒有一個十全十美的政府，中共自然亦不能例外」，因此，他們準備「批評」中共。至於他們要批評什麼，現在還沒有向它的讀者說出來；但他們在這一期裏，卻先向中共獻策，那就是發表了被他們大力推薦的「要解放台灣應先收回港澳」論。「盤古」這種「自由性」實在令人激賞。筆者認爲，「盤古」作出這種姿態，有點違反「自然的發展」，如果按照中共的邏輯，思想轉變需要一個過程，「盤古」如何從「反共心態」轉而「肯定了社會主義」？它過去錯在什麼地方？立場是怎樣轉變的？應該先作自我批判。否則，它如何取信於中共它眞的要「革命」了？這一點相信它的讀者也會等着瞧的。

英華

回醉？七步吟成夜宴詩，壇主饒風趣。

律有關的啟事、聲明等，每逢星期五憲報出版後，本港報章大都摘錄重要的「憲示」轉載，憲示內容對市民或多或少總有切身影響。

憲報奇文

由於是官辦刊物，因此憲報印刷得頗爲精美，紙張不俗，字體也很醒目，大致上沒有什麼值得非議之處；但是印刷精美是一回事，最要緊的是刊載的法令和告示，要讓市民看得明瞭，不會因誤解文意而引致不便，憲報既與市民有切身關係，按理其中所載文字都應該經過審慎處理，校對更不能疏忽，任何法令告示，如果文句不通，涵意模糊，市民看得一頭霧水，無所適從，不知道政府在昭示什麼，那便失去「俾眾週知」的作用了。

現在，且請讀者耐心細看以下摘錄的一節中文「憲示」，看看能不能明瞭它究竟說些什麼：

「……擬發命令進行下開工程，此即將北角電氣道門牌二四四至二八〇號後面福元街與大强街之間者未命名後巷破開半邊闊之部份，而係介於予以封閉。」

筆者節錄這則告示，原文一字不易，只是由橫排改爲直寫而已，讀者如果看得明白，筆者由衷佩服。我讀後還以爲這是瘋子在說話呢！我知道憲報的重要告示往往會全文重登一次，因此一週後找來下一期的憲報查閱，果然發現全文再次刊出，但仍一字不易，也沒有更正，照我的推測，這則憲示有三重錯誤——翻譯拙劣、缺少標點、排印錯誤。原意可能是這樣：「……擬發命令進行下開工程：將北角電氣道二四四至二八〇號後面，即介於福元、大强街間之無名後巷，封閉其一半闊度之路面。」

因封路工程而蒙受損失的市民，照規定是可以在限期內提出申訴要求補償的，但是受影響的市民，若因看不懂告示內容而錯過期限，便會遭受雙重損失，這「看不懂」的責任不知道該由誰負起？憲報內另有一則由某官方秘書簽署，昭告若干民間社團秘書的告示，全文百餘字，沒有標點，其中有一「句」如下：「須簽具聲明書於×月×日送達本人可於×月×日舉行會議時出席各該會所秘書除接獲特別通知可不必出席」。在這「句」裏，加上不同的標點，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義。究竟誰可以出席？誰不必出席？是官方秘書？還是民間社團的秘書？讀後簡直莫名其妙！

下錄一則告示更奇：「該圖每份港幣（不設色）三元，（設色）二十五元。」所謂設色及不設色，是指「着色圖」和「黑白圖」，但因括弧位置錯誤，我初讀到這則皇皇告示，還以爲本港鈔票分爲有色和無色的呢！

江城子

祖國文物果無恙乎？

待旦



也從靈隱大佛說起

流落海外的炎黃子孫，有幸一睹螢光屏上的「祖國」風光，確是拜尼克遜之賜。可惜金璧輝煌的故宮，水靜如鏡的西湖，縮到小小的銀光屏之上，令人感到，故國河山之美有點走樣了。那些曾經在十三陵水庫挑泥揮汗的人，那些曾經到西湖掘岳飛墓的人，看到天壽山麓的石象，花港的曲闌，或許還能引起一些聯想和回憶。爲自己和中國人民的遭遇嘆息！未曾踏足於中國土地上的人，光憑螢光屏上的影像，不易相信「風景此邊獨好，江山如此多嬌」的，確有詳加解釋的必要。絲韋先生身爲某左報的當權派，又曾遍遊大半個中國，自是義不容辭。

近日來也許由於看絲韋先生的文章多了，觸動了遊子思家的感情，午夜夢迴，常常「神遊故國」。可惜每一次當我全神貫注，欣賞「祖國」河山之美的時候，面前都突然出現一尊「大頭佛」，令人驚出一身冷汗。醒過來，不禁有點納悶，此「大頭佛」從何處來呢？看了絲韋先生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原來杭州西湖飛來峯下靈隱寺裏，那尊大佛像還沒有被視「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紅衛兵「砸個稀巴爛」，善哉！善哉！

絲韋先生曰：「在飛來峯下的靈隱寺，有一尊巨大的佛像，是當做一件藝術品保存下來的，如果當作迷信的菩薩，可能就不會存在，如今也許要看不到它了。

「在這一尊佛像之前，前兩天有一位美國的婦女在瞻仰。這位女性是有神論者，但她的神卻不是這尊佛像之類的神。

「靈隱大佛的無恙，使它成了一個證人，證明在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並沒有不要先人的文化遺產。相反的，不但要，還要保，保護這些珍貴文物不受

，「不花不假」。又用隱靈大佛的無恙，來證明「文革」沒有毀損「珍貴的文物」，確是證據充足。可惜卻騙不了人，這只不過是以點蓋面的掩眼法而已。試問，除了靈隱大佛之外，中國各地千萬尊大佛像是否同樣無恙？與靈隱大佛同在西湖的岳王墓，「文革」時遭際如何？今日又如何？所謂「文化大革命並非不要文化遺產」，「並不破壞文物」云云，不但騙不了當時身在大陸的人，同樣也騙不了今日的「美國朋友」（當時的「美帝國主義者」）。

故國風物果眞無恙乎？

此地多粵人，杭州的靈隱大佛知者或許不多，但座落於廣州市惠福東路的大佛寺，相信很多人都會知道。大佛寺裏那三尊巨型的大佛像，相信也有很多人瞻仰過。

那三尊大佛，今天——當美國朋友在大陸到處逛竄的今天，我相信它們也是「無恙」的，但「文革」運動時卻眞眞正正被「拆骨」。不過「拆骨」卻遠比遭遇被「砸個稀巴爛」的命運好得多。因爲「拆骨」之後可以安裝回。沒有生命的東西，今天安裝回原位，一樣可以供「美國朋友」瞻仰。

道是「大佛無靈」卻有靈，道是有靈又無靈。若是有靈，何以竟允許羣魔亂舞？倘如無靈何以又能逃過酷刦？莫非果眞要歸功於中共的「保護」？

遙想當年，「毛主席」一聲號令，紅衛兵個個意氣風發，鑿尖鞋頭固然積極，當街撕爛大姑娘褲腳的幹勁更足。至於龍、鳳、獅、虎、象這類封建迷信的欺壓性的象徵物，碰到就順手把它「砸個稀巴爛」，當不在話下。

自由神像、海瑞墓蹟安在？

黃花崗畔七十二烈士陵墓上的自由神像，固然首當其衝，被敲得「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中山四路兒童公園（「解放」前爲動物園）大門前面豎

「彭大將軍」（毛主席語）何罪，竟禍延吳晗？吳晗何罪，竟罪及海瑞？海瑞何罪，竟延禍石牌坊？莫非海瑞墨蹟，在中共的眼裏不算文物？

倘說獨有古人可憎，古代遺物可憎，似還容易理解。因為「文化大革命」畢竟標榜「革命」兩字，當然要革「舊社會」的命，革「舊社會」留下來的一切東西的命。可以燒的，如圖書、字畫之類，就放一把火通通燒掉；不能燒的，如石牌坊、大佛像，就用鎚用斧「砸個稀巴爛」。那麼「解放」後的「新建設」，似乎不應該「砸」了吧？其實卻並非如此，「解放」後建設是也一樣要「砸」。

東湖今日可有春曉？

新羊城八景之一的「東湖春曉」，相信有不少人對她很熟悉。此一以濃艷著稱的東（山）湖，名氣雖然比不上杭州的西湖，武漢的東湖，但實在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地方，雖說湖畔的柳樹比不上西湖的蘇堤、白堤的柳樹嬌美，但九曲橋的風姿，比起花港的水上曲闌卻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香港的居民當中，我相信有不少人曾在東山湖平靜如鏡的湖而泛蕩輕舟，曾在湖畔美人蕉叢中迎接新月。如今閉目一想，該還會記得她娟美迷人的倩影吧！

我在那兒，不知度過了多少個可愛的黃昏，度過了多少個月明的夜晚。我熟悉那兒的每一棵樹每一株竹，數得出湖畔的每一塊石頭，我曾在那兒編織過彩虹色的夢，奢談過自己偉大的抱負。

我相信，我對廣州東山湖、荔灣湖的感情，遠比絲韋先生對杭州西湖的感情更加深厚，這不僅因為我曾在那兒度過一生之中最珍貴的青春歲月，這不僅因為那兒留有我昔日的足印和欣愉的笑聲，而是因為我曾在那兒揮過汗、淌過血。

湖心的孤島是我們用一畚箕一畚箕的泥土堆成的。湖床是我們一鏟鏟地挖成的，湖水裏混和着我們的汗水，泥土中滲着從我們的手心和腳板滴下的鮮血。我對她具有戀人和保姆的雙重感情，看着她誕生和成長，看着她從一塊散發着腐臭氣味的蠛生蚊蟲的沼澤爛地，逐漸變成高低分明的人工湖；看着她從一片光禿，逐漸變成碧翠掩映，萬紫千紅。

而更重要的，也同樣看到她被毀容被破壞，試問我又怎能像絲韋先生那樣高聲宣佈，東湖別後「無恙」！

一九五九年，為了慶祝「建國」十週年，廣州也和大陸各地一樣粉刷一新。東山湖公園的花木也經過一番修剪，但更大的工程卻是重新安裝過公園裏的所有路燈。那些路燈柱不是普通的水泥燈柱，而是由佛山市石灣瓷器工人精心設計製造出來的碧綠色的圓筒形瓦柱。上面的雕刻十分精緻，有草有木，有龍有鳳。然而，正為了這些龍鳳雕刻，以致禍及東湖，「文化大革命」的號角响，意氣風發的紅衛兵在毛主席「要破舊立新」的召令下，也就把東山湖公園的東倒西歪，磚頭瓦礫遍地。而我們，作為曾經參加過東湖建設的一羣，看到此情此景，又如何能為絲韋先生輕輕的一聲「無恙」而忘懷呢？

在六年多的今天，在美國朋友到處逛竄的今天，我相信那些被破壞了的，如今已被局部修復了。然而，我們能因為「修復」而宣佈：「祖國」的古跡、名勝、文化，在「文革」中未被破壞，一樣安然無恙嗎？須知有的東西破損了可以修復，有的一經毀壞永遠無法修復。海瑞題寫的石牌坊，被敲毀鑿爛就無法修復，偌大一個中國，未知今日還有幾處海瑞遺墨？

大佛無恙的秘密

據我所知，廣州市的名勝古蹟，唯一未受到破壞的就是大佛寺的大佛。然而說起來卻有一段秘密，並非「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紅衛兵不欲破壞，乃是來不及也！

我有一位朋友在市文物保管局工作，當紅衛兵「照毛主席的指示」，到處找東西「砸」的時候，他們卻奉「劉修」安排在廣東的班底，舊省委舊市委的命令，跟紅衛兵小將賽跑鬭快。趕快把各處有價值的文物拆下來運走，運到安全的地方藏起來。

當他們獲悉紅衛兵即將去「砸」大佛寺的消息，便悄悄行動，出動最大的起重機和大卡車，漏夜把三尊大佛像拆下運走，奮戰通宵。當他們把大佛寺裏的最後一批文物從後門搬出去時，意氣風發的紅衛兵，已經雄赳赳地從前門開了進來，他們發現「砸」的對象已「遁」去時，未知有何感受，但我聽到朋友說「大佛無恙」，比看到絲韋先生說「靈隱大佛無恙」時，卻感到更大欣慰。

中國大陸今日還有一些古蹟供外國貴賓憑吊，還有一些文物供「美國朋友」觀光瞻仰，到底應該歸功於「毛主席司令部」，抑或應歸功於「劉修」「保皇黨」？到底應感謝意氣風發的紅衛兵，抑或應感謝那些「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文物保管局的無名英雄？這點，絲韋先生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所不同的只是我能夠照直說，而絲韋先生不能照直說而已。

去國經年，有機會從螢光屏上看到故國風光，知道杭州西湖的湖水依然在，沒有被抽乾去灌溉農田，增加生產；知道北京故宮依然在，沒有人學習項羽放一把火把封建帝王的皇城燒掉；知道十三陵石象的長鼻沒有被扭斷，石駱駝的駝峯也沒有鑿去。當然是一種甚值得慶幸的事。至少毛主席頭腦發熱時其熱度還不算太高。要不然，大煉鋼鐵時，豈止只拆下鐵門鐵窗，燒成鐵渣那麼簡單。可能二萬多里鐵路的鐵軋也要被撬起投進土高爐裏去呢！要不然，「文化大革命」時豈止只「砸」爛龍、鳳、麒麟那麼簡單，北京故宮可能也像阿房宮那樣化成灰燼了。單憑這一點，我們就應該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恩情」。未知絲韋先生以為然否？

寒窗雜憶

每期完小說



瘋子

田韋

「哥，清賢在那邊哪！」亦弟碰碰我的手臂，悄聲的道。

「誰？清賢？」我一下子想不起來。

「看，對面理髮舖門口的那個！」他指點着。隔了一個球場，就是理髮舖子。十年前我離開家鄉的時候，那坭墻瓦頂的小舖子就已經是破爛爛的了，我還記得很清楚，動身的前一天，我在那裏剪頭髮，天下着一陣陣的雨，屋頂上漏下來的水滴正巧掉在我脖子上。離今日整整十年有零了！那小舖子也顯得更破爛殘舊了！外面粉上去的石灰幾乎全已掉光，露出那連着稻草莖的坭磚，門口的幾個字剝落得剩下半邊架子，神仙也瞧不出來原來寫的是什麼東西。靠門邊放着一條木板櫈，坐着好幾個等理髮的人。

「是那個？中間的？」我瞧瞧那幾人都不是熟臉孔，中間的是個年青人，就是他吧？

「唉，你怎麼沒一點記性！」亦弟皺起眉頭，「那個，靠在牆壁上的那個呀！」

「什麼，是那個？他是誰？」我被他搞得眞莫名其妙起來，那是個頭髮又髒又長，打着團團結結，滿身汚穢，身上掛着千條百結的「衣裳」，蓬頭垢臉的乞丐，不！在這裏是「沒乞丐」的，一個是神經漢！難道他會是我的熟人！

「他就是淸賢。以前和你在一起打代表隊的籃球健將，中鋒五號嘛！」

「啊！」我突然傻了！

「怎麼了，哥？你……」亦弟盯着我愣了很。

，精神强悍的籃球中鋒，身材高大，肌肉結實，瀟灑英俊的美男子，當年在學校裏風頭最勁的校代表，受盡女同學的青睞，贏得多少少女的芳心，羨煞妒煞全校男同學，眼前的這個是……李淸賢，這簡直是不可思議！這……不，不，絕不可能！

我張大口驚愕得合不攏，好久才稍稍平靜下來：「亦弟，這是……李淸賢？」好不容易我迸出這句連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話來。

「是的。他就是李淸賢啊。」亦弟也看出了我的激動，「他瘋了，瘋了好多年了。」他黯然道。

「瘋了……」我軟弱地呻吟着。

是的，我一眼就感覺出來了，那是個瘋子，或者白痴。可是，我不知道他就是李淸賢，如今……李淸賢，我的心重甸甸的直往下墜……

「他從廣州給送回來就開始這樣了，」亦弟揑揑指頭，「是六八年回來的，足四年了！」

「爲什麼，爲什麼會弄成這樣的？」我見到他——李淸賢在笑，望着天，痴痴的在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笑，總之，他的臉在抽動，深陷的眼睛翻着白雲，望着天。

「不太淸楚。聽人說，在文化革命中，他被打成牛鬼蛇神，挨了鬬，遊街示眾，整得好厲害，他愛人也同樣被剝光衣服，五花大綁的遊街示眾，結果，受不了那份汚辱而自殺了，他……」亦弟搖搖頭，嘆了口氣。

我久久說不出話來，僵立在那裏，全身的血液都冰凍了似的。

是李淸賢，這一點絕不會假的！可是，我仍然不願意相信，我不願意是眞的，也想不出這是爲什麼。

「嗨——」亦弟吁了口氣，苦笑道：「不知道，我要是知道也就麻煩了，誰也不想去問爲什麼，這世界，烏烟瘴氣，糊裏糊塗，黑黑白白誰也分不淸楚，說不定今早還好好的，過了午就倒了台！昨天還叫他萬歲，今天就叫反革命、陰謀家、叛徒……誰也搞不淸！」

我知道他話裏指的是什麼，他沒說錯，這世界令人捉摸不了，這世界永遠就是這麼翻雲覆雨的，像神經漢行的棋，任何人也料不到下一步是怎麼走的，找不出規律，看不出苗頭。是的，誰也搞不淸，我望着李淸賢，他正努力的在掏着衣袋，摸出一大把「尖嘴嘜」的烟屁股來，汚黑的手指小心地拆着，把烟絲抖出倒成一堆，臉上一付自得其樂的痴笑。他大概想吸烟吧？我想起來了，以前我們在學校裏，打完球躲在體育室偷吸香烟的事，還唸高中，他就愛偷吸香烟了！

我向他慢慢走去。一步步踏前，心一下下的緊縮，腳步也越來越沉重，還沒走過球場的一半，雙腳就幾乎沉重得抬不起來，我站定身步，深深地吸了口氣，才再繼續向前。

他仍然埋頭在拆烟頭，那麼的悠閑，那麼專心，把殘剩的烟絲倒在一塊巴掌大的報紙裏，全不覺得有人已站在他面前。透過掛在身上的「衣服」，我看到他寬濶的胸膛上顯露的一根根肋骨和骯髒的皮膚，就像一塊丟在垃圾堆裏的殘舊洗衣板。

我默默的看着他，心沉重得發痛，眼澀澀的忍不住湧起淚花。忙摸出手帕抹抹眼睛。

「淸賢！」我輕輕的叫他。

他毫無反應，自顧的用爛報紙小心地捲着烟，牙齒咬着下唇。是的，這是他的小動作之一，每逢在球場上打得緊張激烈之時，他就是這麼一付神氣：瞇瞇眼，雪白整齊的牙齒緊咬着嘴唇。不過，如今他的牙齒再不雪白了，而是黃腊腊積滿了牙垢。

「淸賢！」我再叫了他一聲。

」我蹲下身子，對他裝出微笑。

他看了我一眼，又繼續捲烟。

「他不記得你了！」亦弟吁了口氣。

可是，突然他像記起了什麼似的再抬起頭來，木然的眼睛裏漸漸泛起了一絲光彩，緊緊盯住我。

我一陣激動，一把抓住他汚黑的雙手：「清賢，是我呀，小田，籃球隊的小田，記得吧？我從香港回來的！」我飛快的掏出上裝袋裏的「三個五」香烟，遞給他一支，「抽烟吧？試試這個！」

「小田，是，你是小田！」他的眼睛亮了起來，呆板的臉上露出笑容。

「抽烟吧！」我劃着火柴，他看看夾在手裏的香烟，放在唇上，讓我點着火，深深地吸了兩口，閉起眼，輕輕地噴出一縷白烟。

「好味道！」他十分享受的讚道。

這時，我一點不覺得他瘋，他清醒得很，絕不像是有神經病的人！突然，我想到了：莫不是他「裝瘋扮傻」，故意如此？有可能，周圍沒其他人，理髮舖子裏嘈嘈嚷嚷的，沒人注意我們。

我壓低聲音問他：「清賢，你怎麼搞成這個樣子？何必要這樣？」

「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他嚴肅對我道。

「我沒說你是反革命，嗨！我是說你何必要搞成這樣！」我俯身前去，他身上的那股臭氣薰得我頭都發暈了。

「我，李清賢，不是反革命，我老婆，王惠貞，也不是！我眞的不是！」他舉起右手，「我可以發誓的！」

我有點急了：「唉，清賢，我是小田哪，又不是公安人員！」

「眞的，同志，我不是反革命！」他拍拍胸口：「我沒欺騙黨和毛主席！」

「哥，他對誰都是這麼說的，自言自語也是這幾句話！」亦弟對我道，「大概當日紅衞兵指他夫妻是反革命吧！」

我沒理亦弟，笑着拍拍他的手：「清賢，我們是聽領導指示工作的！不要抓我去，不要，不要，……」他突然推開我的手，身體拼命往牆壁靠，眼裏一派驚惶恐懼的神色，「我沒有罪，我沒有罪，我沒有罪的……」

「不，不去，同志，我從來沒做過壞事，我只是聽領導指示工作的！不要抓我去，不要，不要，……」他突然推開我的手，身體拼命往牆壁靠，眼裏一派驚惶恐懼的神色，「我沒有罪，我沒有罪，我沒有罪的……」

我像被人當頭一棒，腦袋嗡嗡作響，眼前的一切漸漸模糊起來。李清賢，難道這就是當年馳騁球場，生龍活虎的李清賢嗎！十年的日子不算短，十年的日子也不算十分長，可是，李清賢卻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不，不是人，是……是什麼？我不知道！瘋漢？神經佬？不，不單是這樣！李清賢已死了，這不是他，這不能是他！

「哥，你……你別這樣……」亦弟在旁邊囁嚅地道，「他怕你呢，小孩子他都怕的。」

我看着李清賢，他全身緊貼在牆壁上地發抖，望着我的眼神，就如一頭受了傷狺狺哀吠的狗，我退後了兩步，他才如釋重般的喘過一口氣來，我心頭像被利刀刺着痛得流血，再也忍不住淚水滾滾淌下，趕緊掏出手帕捂住臉孔。

「哥，哥……快別這樣，別這樣……有人哩！」亦弟扯扯我的衣袖，焦急惶亂的道。

不知什麼時候，我們身後已圍了一大羣人，有的交頭接耳，竊竊私語，有的像瞧把戲般的瞧大眼睛看着我，個個眼光都充滿了詫異，也許他們覺得我對着瘋子流淚也是瘋子吧？

人堆裏擠進一個穿着一身舊軍服，揹着長槍的人來，嘴裏吆喝着：「散開，散開，聚在這裏幹什麼！散開，再圍在這裏把你們抓到公社裏去。」

他的眼光停在我身上，皺起眉頭，虎起淨是瘡疤的臉皮，由頭到腳的打量着我，又掉過頭注視着李清賢，這時，李清賢嚇得面無人色，身子抖動得直如發惡性瘧疾般，喉嚨裏咕咕的響。

「你是誰？從那裏來的？你幹什麼流淚？嗯！」他惡狠狠的盯住我。

「大隊長，這是我哥哥，他昨天才從香港回來探親的。」亦弟連忙走上來向他解釋。

見我穿着一套爲同鄉特製的新中山裝吧，眼裏泛着貪婪的光，「怪不得，戴手錶穿皮鞋的，嘿嘿！」

亦弟對我道：「哥，這位是民兵大隊長。」

我壓住一肚子的不快，勉强掛上一個笑臉，對他點點頭：「大隊長。」

「唔。」他趾高氣揚的應一聲，雙眼向上翻。

「我哥以前和李清賢是同學，十年沒見面了，剛才無意中見了面，我哥……嘿嘿，見他得了神經病，心裏難過……」

「對待敵人我們絕不能心軟，絕不能給予同情，他們是敵人，我們就要認眞對付！這是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對我們的教導！我們不需要資產階級的仁慈，這是反動的！我們要的是鬪爭！階級鬪爭是永不會停頓的！」民兵隊長眉飛色舞，指手劃腳的教訓我，「你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活，應該認眞學習毛主席的偉大著作，提高階級覺悟！香港是一個垃圾堆，你們這些人思想上都沾滿了資產階級的毒素……」

我氣得臉紅了，但也只能木立着聽他的教訓。

「大隊長，請吸烟，香港帶過來的。」亦弟見周圍沒什麼人，走上前去遞了一支香烟給他，正滔滔不絕的訓話煞時停住了，他周圍望望，快捷得猴子般接過藏入袋褲裏。

「散開，有什麼好看！」他大聲對站在遠處的小孩叫着，猛回頭瞪着呆坐在地下的李清賢喝道：「滾開！滾得遠遠的！再來鎭上就槍斃你！滾！」忽的卸下長槍，對着他作射擊狀。

李清賢嚇得怪叫一聲，手腳並用連爬帶滾沒命的飛跑。

民兵隊長爲自己的威風得逞哈哈大笑起來，揹起長槍，對我點點頭，揚長而去！

一支香烟，只一支香烟，毛主席的教導，共產黨的大道理全忘了！前後判若兩人！

我突然疲倦得像支持不了，心裏頭像壓着千斤石板，喘不過氣來。「回家吧，亦弟。」我道。

小鎭上空蕩蕩的，一片冷落，李清賢不知躲到哪裏去了。

尼克遜墮入老毛陷阱

美國總統尼克遜夫婦，和國家事務安全顧問基辛加等一行，於二月二十一日起踏入鐵幕，從事七天訪問。在此期間，尼克遜除了前後與毛澤東、周恩來分別進行過六次秘密會談之外，並接受過周恩來的所謂「國宴」招待；同時也觀光過馳名世界的萬里長城，瞻仰過十三陵及頤和園，欣賞過毛婆江靑的所謂樣板戲「紅色娘子軍」、乒乓球和雜技表演，遊覽過杭州西湖的風景名勝，最後更獲得周恩來親自陪同至上海，發表「聯合公報」，送他登上歸程的飛機。這對於尼克遜夫婦來說，認爲此行所得非常豐富，受寵若驚，故於二十八日晚上返抵華盛頓機場時，便對數千歡迎者表示：中（共）美兩國多年爲敵，他此行邁上了彌縫歧見的漫長道路，並深信他在一個敵對及隔離的時代後，已開始建造一條和平的橋樑。……

關於尼克遜與周恩來在上海所發表的所謂「聯合公報」，內容如何？姑勿置評；但是尼克遜夫婦那種天眞幼稚的表現，實屬可笑亦復可憐，試看他掛在嘴上的一句話：「人們切望和平，不能長久期待，我們必須把握現在，朝目標前進。並希望此行使子孫們獲得更大的機會，生活在一個和平的世界裏。……」

蔣總統馬歇爾都受騙

不錯，尼克遜這次冒着大風大雪闖入鐵幕，很可能聽到一些悅耳之言，食到一些火腿塡鴨，受到周恩來、葉劍英等的殷勤陪伴；尤其蟠踞中南海的大寨主毛澤東，於尼克遜抵埠四小時後迅速予以接見和晤談，這是前所未有的舉措，而似乎給予尼氏以更大的光榮。殊不知毛澤東一生虛僞，凡是對人[illegible]

來搭檔，到處利用矛盾，設下陷阱，害死不知多少？誠如「鐵幕人物」所指出：「周恩來的外表尙堂皇，舉止大方瀟灑，其口齒之伶俐，有如國民黨的汪精衛第二；而其內心的狠毒則非汪精衛所能望其項背！他具有毛澤東一樣的虛僞欺詐，劉少奇一樣的尖酸刻薄，也有朱德中年時一樣的瘋狂……」

換句話說，周恩來是集狡猾、殘暴之大成；實際上，他跟毛老大配合起來，不獨在中共黨內橫衝直撞，所向無敵；卽近代的不少中外軍政領袖人物，也多半被他們玩弄於掌股之上。當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後，毛周卽開始進行滲透工作。中共流竄到陝北走投無路時，毛澤東及時利用了西安事變；並派他的助手周恩來做說客，要求與國軍合作對日抗戰，保證共黨聽從蔣委員長的指揮。其目的在給毛共殘有着喘息的機會；尤其更陰謀乘機坐大。

因爲說客成功，周在抗戰期間便任毛共駐重慶的代表，一度專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名義上是折衝於國共兩黨之間，實則極盡其滲透統戰之能事！周以說服和拉攏爲最專長，對當時國府的滲透的確起了巨大作用。不僅若干得意或失意的官僚政客如張治中、黃紹竑、邵力子輩跌入他的陷阱，甚至我最高當局也受過他們的騙術！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美大使赫爾利、張治中等人的保證下，便偕同他的傍友周恩來飛往重慶，跟國府討論勝利後對於中國的發展問題時，毛澤東竟在一次宴會中當着衆人的面前，舉起酒杯高呼「擁護蔣委員長」和「蔣委員長萬歲」的口號。表面上看來，似乎有意與國府合作，不料返抵延安立卽變卦！

毛周又不僅對國民黨的統戰陰謀發生了效力；卽在國際上，也能使用其渾身解數的外交手法。特別是周恩來除善於笑臉迎人以博取鬼佬們的歡心外

中國調處國共糾紛時，周恩來認爲千載一時的機會，乃對馬氏巴結備至；由重慶而武漢、而上海、而延安，他都一直隨侍在側，寸步不離，殷勤招待；並向馬帥哭訴中共被國民黨壓迫的痛苦處境！據說馬歇爾由周恩來陪同抵達延安那天，毛澤東從窰洞裏鑽出來，牽領他的大小嘍囉向馬歇爾打拱作揖，極盡卑恭之能事。使馬帥覺得飄飄然而受利用。當他竊取大陸後，馬上翻面無情，大罵「美帝國主義」，非打不可！尼克遜應該翻閱這頁近代史。

對俄老大哥翻面無情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蘇俄的西蒙諾夫到中國大陸觀光時，周恩來見機難得；加上毛澤東的吩咐，於是他便使用其虛僞的笑臉，殷勤地接待他。一次，西蒙諾夫在周寓吃了盛筵之後，便頻頻入厠，周恩來也每次必爲之開門和閉門；而且每次當西蒙諾夫老大哥出厠時，周恩來總是站在厠門邊守候着，並遞上溫熱的手帕，因此，西蒙諾夫返國後，便大事誇張周恩來的能幹，無以倫比。

當時駐在北平的蘇俄大使羅申少將，便是毛共僞政權的太上皇。蘇俄駐北平大使館內擁有蘇籍人員五百五十五人，和一個擁有九萬俄人的技術顧問團。此外，尙有不能公開和陸續由莫斯科派來的助理武官、學習領事、助理秘書及交通助理員等。由於中俄共先後分別訂立的條約和秘密協定共達七百二十多項的緣故，因此，蘇俄對每項協定都派來大批技術顧問人員，加以監督進行。中共當時的所謂「解放區」，委實成爲俄人的天下。如果沒有蘇俄顧問常駐的機構，就不是重要的機構；沒有蘇俄顧問出席的會議，也不算是重要的會議；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在中南海第一次接見蘇俄大使（兼顧問團長）羅申時曾說：「中共建黨以來，一切設施是完全向蘇共學習、摹仿、脫胎而來的。如無蘇聯的援助，中國革命不會成功。……」事實上，毛共確是蘇俄一手豢養起來的，總以爲蘇俄已牢牢地控制了毛共。今日一旦決裂，雙方關係發展至敵對程度，大

中共自來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宣傳和欺騙，進而加以利用，當對方的殘餘價值完了後，即棄之如敝屣，而絕無道義可言。擺在面前的事實是，過去二十多年間被毛共花言巧語所騙，而遭悲慘下場的何其多也！例如：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初擔任泰國總理的乃比里，原非一個馬列主義信徒，假定當時他不輕信中共特務唆使進行暗殺泰皇的話，相信他不會迅速垮台的。根據行刺暹羅拉瑪八世皇的兇手招供：他由乃比里以五十萬暹幣購買行事的。而乃比里的背景則爲毛共，故垮台後於一九四九年流亡大陸，中共即利用他爲傀儡，首先替它成立「自由泰國」僞組織，其後又改掛一塊「愛國陣綫」的招牌，使他像「囚犯」一樣一直擱置於雲南車里，自生自滅，毫無作用了。

緬甸前總理宇努，也是一個榜樣。一九四八年當緬甸獨立後，由於國內反對黨之被共黨利用，共黨游擊隊的叛亂；加上尼赫魯的影响，因而墮入了中共的圈套，首先標榜「中立」，企圖搞國際「第三勢力」。殊不知所謂「中立」，實爲共黨滲透的溫床，幾乎全緬甸被赤化時，終爲尼溫所推倒，挽救了緬甸，宇努則流亡海外。因他的殘餘價值已盡，故北平對他視爲路人；一九六九年他一度奔走於倫敦香港之間，希望獲得中共的援助而「復辟」，北平根本置之不理。

尼赫魯於一九四九年後，曾抱絕大雄心，企圖於美蘇兩大集團中架起一道國際橋樑；至一九五二——五四年間，他與周恩來不僅稱兄道弟，一起倡議所謂「和平共處五原則」，並到處替中共游說，對北平毛朝立功最大。當尼赫魯偕其女兒（即現任印總理甘地夫人）訪問北平時，毛朝曾驅使十萬羣眾化裝歡迎——包括扭秧歌在內。周恩來、劉少奇等人，不獨率領數以百計的大小嘍囉迎至機場；並尼赫魯親熱擁抱着，甚至毛澤東也緊握着尼赫魯的手，拍着尼的肩膊，表示：「你係得㗎！」但到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抗暴事件爆發，達賴喇嘛逃往印度獲致庇護後，北平馬上翻起臉來，大罵尼赫魯爲密的戰友一躍而變爲敵人！

印尼的蘇加諾總統，亦以「中立主義」者出現於國際舞台上，炙手可熱，而暗中勾結北平，欺凌華僑，更企圖粉碎馬來西亞。實行引狼入室，爲毛共所利用。但利用到了最後，卻慫恿它的爪牙——印尼共黨——於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發動政變，大烹功狗，進而企圖赤化印尼！幸好印尼的陸軍將領起而自救，除將中共扶植的共黨頭子消滅外，並將瘋狂的蘇加諾軟禁起來，令到他的四個太太都分道揚鑣，琵琶別抱；數以億計的美金也化爲烏有！曾幾何時，自稱爲「亞洲巨人」的蘇加諾，一夜之間變了階下囚。昔日的靠山如毛共政權，反而罵他「不中用」！記得他於一九五六年訪問北平時，毛朝的大小嘍囉均傾巢而出，其歡迎場面之盛大是前所僅見的。

施漢諾雅耶汗上了當

特別是前迦納總統恩克魯瑪，更被中共害得慘！當他於一九五七年成爲迦納獨立後第一任總理時，中共特務即向他滲透，甜言蜜語地引誘他信奉社會主義，承認中共僞政權；且以非洲英語國家領導者自居。一九六〇年被選爲迦納總統後，更爲虎作倀，發起組織泛非運動，企圖幫助中共赤化整個非洲，毛澤東曾拍掌稱讚恩克魯瑪「好嘢！」當他於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從開羅、河內飛抵北平那天，據日本記者報導：毛澤東曾抱病由兩人扶着前往機場迎接，其盛大的歡迎場面，實不下於當年訪平的尼赫魯、蘇加諾等人的。可是至當日下午，毛共正設宴款待他的時候，卻已傳來迦納國內陸軍發動政變成功，並奪其政權的消息，使恩克魯瑪感到進退維谷，無所適從；而毛澤東也立刻取消了與他會談的預定計劃。

四年後北平又重演一幕類似的活劇，施漢諾挾着高棉國家元首身份，與高彩烈地以爲先訪莫斯科再到北平，藉此兩個共產巨人足可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但螳螂捕蟬，豈知黃雀在後，龍諾、馬達克、鄭興等趁他出國之際取而代之，使這個搞風搞雨之間失去了元首寶座，當然不甘寂寞，故請求中共予以庇護，以期捲土重來。而毛共也認爲這傢伙還有少許殘餘價值可資利用；況過去曾一再向他拍過胸膛，願以「保護人」自居。因之，當施漢諾於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九日自莫斯科飛抵北平時，毛僞政權仍以高棉元首之禮來歡迎他；並於同年五月讓他在北平組織流亡政府，更大言不慚地表示：將要支持他返回高棉復辟。可是兩年來，毛共對這個封建餘孽已由熱情而漸趨冷淡了。去年冬天，因尼克遜總統宣佈今年二月訪問北平，施漢諾曾表示盼與尼克遜晤談，而引起毛澤東老不開心，認爲他太荒唐！爲了阻止施漢諾與尼克遜直接搭關係，於是將他冰藏起來；早在尼克遜一行訪大陸之前，施漢諾已被毛共趕到河內去了，免得礙手礙腳。到此時施漢諾才恍然大悟：過去十多年的所作所爲，實已墮入了毛的圈套，配合北平侵畧東南亞的陰謀，現在又被出賣，上了大當！

前巴基斯坦總統雅耶汗，於七〇年十一月訪問北平時，也曾受到盛大歡迎，除周恩來、黃永勝等親到機場恭迎外，並有數十萬市民夾道歡呼。這位腦筋簡單的軍人總統因而感到飄飄然。尤其答應援助他對付印度，更爲火上加油！雅耶汗以東巴受了印度的慫恿而要求分裂，乃倣傚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的手段，實行派兵佔領東巴，姦淫擄掠無所不爲！結果雅耶汗一敗塗地，毛澤東不但不同情他，反而罵他是「傻鳥」。

除了以上那一羣自命不凡的狂妄者，一個個被老毛騙垮騙死之外，甚至連毛的「老友記」胡志明，也吃過他的大虧！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北平對河內說過無數個「保證」，但當美機炸到中越邊境時，毛共依然龜縮而不敢拔刀相助。毛澤東對朋友和同志尚且如此，何況對美帝頭頭尼克遜呢？所以，有人認爲尼克克已鑽入了毛的「迷魂陣」，而毛澤東要騙死騙垮的對象，也輪到尼克遜頭上了。

胡蓑之

金門古今談

黃更生

二 教化金門的導師——朱熹

在推行復興中華文化運動聲中，地方文物與前賢遺跡的整建，頗受注意。五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浯江書院的朱子祠在金城鎮北門里珠蒲北路落成，當時名史學家錢穆先生夫婦應邀前往參加盛典，並作專題演講。朱子祠的重建，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

按朱子任同安鄉主簿，是在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秋（一一五三），當時金門爲同安縣綏德鄉屬的翔風里。據泉州府志記同安主簿朱熹傳：「蒞官以敎養爲先務，……選秀民充弟子員，一時從學者衆。」又：「五載秩滿，士思其敎，民思其惠，至今以斯邑爲教化之地，其作述政績之詳具載於大同集，立祠在學宮之東，配以許升、王力行、呂大奎、丘葵四子。」

同安在宋嘉定（一二〇七）年間，即建祠以祀，配祀的許、王兩人，是朱子在同安講學或從遊的門人，呂大奎是朱子三傳弟子，丘葵則是金門小嶝人，師事呂大——呂大奎——丘葵），陳淳是朱子守漳州時的得意高足，後爲朱學閩南派的代表人物，由此我們可知朱子簿同五年之間，已寫下教育史光輝的一頁，而其視察金門，更是必然的事。考諸史實，朱子與金門的關係，班班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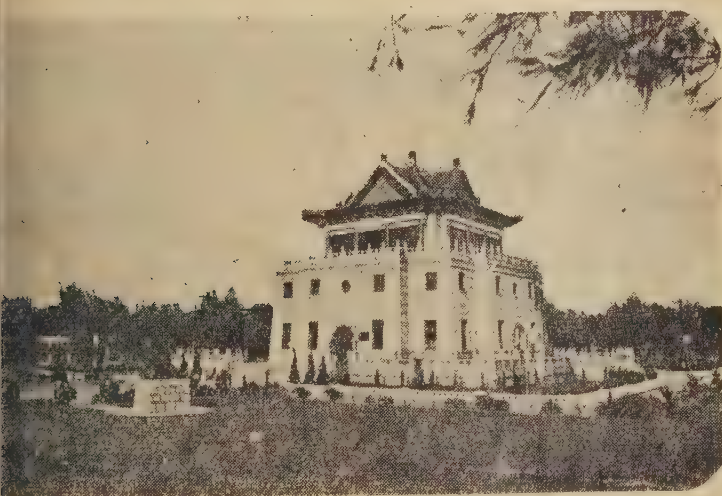
(1)朱子精易學，當留心山川自然形勢。金門舊志說：「金門山脈有謂起自秀山發脈，歷鴻漸山、小嶝、角嶼而過青嶼。」語云：「天弧天角，龍躍渡江，鴻漸非即天弧天角乎？」朱文公嘗至鴻漸歎曰：「鴻漸腦已渡江矣。」又曰：「鴻漸反背皆是同（安），乃向浯（金門）也。」康熙輿地志：「鴻漸高冠羣山，浯洲（金門）隔海望之，尤爲竦秀。」

(2)朱子有次牧馬王祠詩，詩曰：「此日觀風海上馳，殷懃父老遠追隨，野饒稻黍輸王賦，地接扶桑擁帝基。雲樹葱蘢神女室，岡巒連抱聖侯祠；黃昏更上靈山望，四際天光蘸碧漪。」這不僅證實朱子當年曾遊唐代開拓金門的陳淵祠（祠在金城鎮之庵前），而且爲地方父老所熱烈歡迎，並陪同參觀。同時也可想見當年庵前豐蓮山一帶，林木之盛，風景之美。金門父老相傳，朱子觀風金門後曾說：「此日山

(3)滄浯瑣錄載：「朱子主邑簿，採風島上，以禮導民，浯既被化，因立書院於燕南山（故曰燕南書院），自後家弦戶誦，優游正氣，涵泳聖經，則風俗一丕變也。」（燕南山即今之太文山，在金城鎮古坵村後。）金門受朱子教化，民情敦厚，風俗淳樸，尤其朱子知漳州時揭示的古禮婚嫁娶之儀（即朱子家禮一書），迄今近八百年，尙爲金門民間所遵行。

自宋以還，漳泉各地，爲紀念朱子教化或設專祠，或配祀學宮，備極尊崇。金門在清代屬同安，未成一縣，故不設明堂。淸乾隆四十五年，因同安駐金通判遷馬家巷，由邑人黃汝試捐款購署址，設浯江書院，塑朱子及先賢像於其中，後卽稱之爲朱子祠。

淸巡道周凱浯江書院碑記：「金門書院，宋有燕南，元有浯洲，明無考。今之浯江，因國朝乾隆四十六年前移通判駐馬家巷，墟其署，島中士黃汝試購爲書院，祀朱子先儒。」



莒光樓外型十分美觀

三十八年，祠中仍遺留殘破神龕、祭桌，經五十六年重修講堂，五十七年冬社教館修復朱子祠，氣象始爲之一新。從這些史蹟的考證，足見金門受朱子教化之深厚。今日重建的浯江書院，爲紀念這位南宋大儒，特舉辦四書講座，每週作專題講演，以宏揚儒家學術思想。金門縣文獻委員會也附設在這裏。該會年來蒐集古今有

一滄海紀遺」一書的發現，該書係明洪受所著，爲金門有方志之始，書成於隆慶戊辰（一五六八年）因未付剞劂，世所罕見。民國五十五年春得於沙美黃維宣家，那是黃鏘的手抄本。這稀世要籍，後人珍如拱璧，今日得以公諸於世，固爲學術界一大幸事，而地方人士之重視文獻保有文物，至令人欽佩。

三　義起金門的民族英雄——鄭成功

鄭成功一生功業，不僅閩台兩省家喻戶曉，即全國同胞乃至日、荷等國人士，也深感其人其事。

據史乘所載，鄭芝龍（成功的父親）決定降清，欲召屯駐金門的成功同行，成功乃憤慨覆書曰：「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且北朝（指清廷）何信之有？今大人不聽兒言，倘有不測，惟有縞素復仇而已。」遂以父絕。

隆武二年十二月初一日，鄭成功大會文武羣臣於烈嶼（即小金門吳山，今稱城仔頂），設高皇帝神位，誓言効忠明室，自是金門成爲鄭成功抗清驅荷的重要基地。其沿海攻畧，南征北討，與清人構難達十七年之久，且頻予重創，而這百七十餘公里的大小島嶼，也就留下不少勝蹟，千古給人瞻仰憑弔。

據遺跡考證所得，隆武二年鄭成功會盟處在烈嶼青岐巡檢司城，城址舊名吳山，今稱城仔頂，海拔約七十餘公尺，城於明洪武二十年（一三四七）爲江夏侯周德興建，周一百三十五丈，基廣一丈一尺，高一丈二尺，遺址仍可辨認。在成功於烈嶼會盟之前，初率部在今湖井頭附近登陸，進入下田村，借住民屋，因士兵乾渴，乃揮劍指地，掘井得泉，井深四丈許，水質清澈甘美，現猶存，歸蔡姓所有。

鄭成功當年以重兵駐金門，沿海港灣如水頭，夏墅港（俗稱下市港）、料羅灣、青嶼、劉澳、羅厝等，皆是鄭軍訓練水師之地，部隊遍駐全島及海上。但其經常登山觀兵，俯瞰沿海形勢的地方，就是在海拔二百五十公尺處的太武山（金門志乘所稱太武岩）石洞。這個天然岩洞，深約十八公尺，入口高約三公尺許，裏面寬廣，原設有棋台，爲成功[illegible]之所。民國卅八年後經守軍改建，洞口石壁刻「延平郡王觀兵奕棋處」，並有碑記其事。此洞鄉人又稱爲「延平帥府」。

另在水頭矛山下海灘有一塊「點將石」（一稱將台）潮張沒水，潮落則現，長約三公尺，寬二公尺，高出沙灘約二公尺，鄭成功常登石點將訓話，遺跡猶存。



金門的民防部隊

民國四十九年，在烈嶼東南海岸大山頂發現鄭軍銅砲（亦稱銅鎖），據說係鄭軍進出港所用的禮砲，長一四七公分，口徑七點五公分，現置莒光樓門前右邊，供人觀賞。

這些古物遺蹟，使金門河山壯麗，民心激奮。建於民國五十七年的延平郡王祠，龕前有前省主席黃杰撰聯：「立金門以望神州，萬頃恩波迴赤嵌；撫銅柱而聽鼙鼓，千秋烈焰鑄黃魂。」又李嗣聰題聯：「日月鑑孤忠，海國衣冠存正朔；事功昭信史，神祠俎豆饗千秋。」兩聯不但寫出鄭成功鞠躬盡瘁，忠貞報國之志命，益加激勵全體軍民，反攻復國的雄心壯志！

鄭成功的一生，豐功偉蹟，民族正氣與忠義精神彪炳史册，永遠爲中國人的典範。但是明史中記載的所謂「南澳公案」，則到民國四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魯王眞塚出現，始得澄清。我們知道當日鄭成功誓師海上，矢志反淸，雖以漢賊不兩立，招攬天下志士，共襄義舉，那時候，明國監魯王（姓朱，名以海，字巨川，爲明太祖第九子朱檀之第十世孫）抗清復明，轉戰海上凡十八年之久，後居金門，於是清廷即散佈謠言，說延平郡王把魯王沉入南澳海中餵鯊魚，這是一次別具用心的心理戰，企圖以另一種方式打擊反清復的遺臣，汚衊鄭成功。欽定明史中說：「以海遁入海，久之，居金門，鄭成功禮頗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

從此「成功沈王」含寃三百餘年。及至四十八年八月，國軍在舊金城東炸山採石，發現魯王眞塚，除王遺骸及永曆錢等物外，更重要的是「皇明國監魯

王壙誌」及魯王手書「漢影雲根」，石刻的出土，這才洗刷了鄭成功所受的沉海的冤曲，而魯王的英風德烈，亦得以照耀人間，並且據以考正許多舊史的舛誤。

民國四十八年冬，總統巡視金門，曾親蒞魯王眞塚地址視察，並指示金門當局在太武山小徑建築新墓，墓園依山而建，成三級梯形，王墓正中，設計莊嚴肅穆，雄偉壯觀，形勢稱勝，墓前石階上牌坊峨立，總統頒題「民族正義」於坊額，坊柱有數聯，其中于右老聯云：「金門輝耀古今，振大漢天聲，自是有關世界；鐵幕近猶咫尺，問賢王地下，如何再奮英靈？」讀之令人發懷古之幽情，悲神州之赤陷，振民族之正氣。而名山忠骨，相得益彰，更增金門歷史文化之光彩！

三、今日的金門

在「古寧頭」、「九三」、「八二三」、「六一七」、「六一九」諸戰役，金門曾經共軍百餘萬發的砲彈所洗刦，多少次使它滿目瘡痍，鷄犬不寧，傳統式的瓦頂民房，古色古香的廟宇祠堂，幾成斷壁殘垣，瓦礫遍野的廢墟。然而，共軍的砲痕，只永留在人們的心靈裏。今日前來金門的訪客，所看到的是現代化的國民住宅，市容整齊，平坦而暢達的高級公路，穿梭在濃蔭底下，名勝古跡，風光綺麗，將使你爲這世外桃源所迷惑，到處所呈現的，是一片安定與繁榮，寧靜與快樂，絲毫找不出任何火藥氣味。但當你自覺是來到這僅離鐵幕二千餘公尺的最前線，且此地正是在共砲涵蓋之下，存在着隨時爆發的戰爭，這時候，你自然立即察覺到，各種有形無形的防禦設施，隱藏着機動的戰力，奇異的寧靜，顯示出特殊的備戰狀態。在街上，從紀律嚴明，行動迅捷的軍人，到天眞活潑，健康可愛的兒童，無論男女老幼，他（她）們的臉上同樣掛着安祥、鎭定的表情，和警覺敏銳的神態，這是從敵人砲火下鍛鍊培養出來的。自從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之後，一直到現在，至少每逢單日，也（



金門熱鬧的市街，電風扇冷氣機也有得出售，並不是窮鄉僻壤。

友已學會了機警而迅捷的使用他們的地下避彈所，且從不驚惶。儘管如此，歲月的更換，金門在總統的親蒞指導，與軍民堅定的信心，和汗幹血拼的共同努力下，這裏從童山濯濯，變成海上綠洲。亞洲雜誌杜貝先生曾形容金門是一座地上的花園，地下的堡壘。雖然那是五十九年訪金門後的報告，今天人們或許發現到金門的新面目，新氣象。

一 金門的地方行政

金門的處境特殊，因之自然而然的黨政軍民連成一體，形成一個共同的觀念——生存重於生活，安定重於自由。這裏任何人、物，在任何時、地，都能高度發揮了作戰功能。也許這就是它之所以歷經史無前例的嚴酷考驗而仍然屹立不搖，令人稱譽不絕的主因吧！

金門現在人口六萬一千三百〇五人，另有十一萬華僑遍佈在星、馬、印尼、菲律賓、中南半島及日本香港等地。（過去在香港經營出入口商及船務而成巨富的楊開盤先生，就是金門後浦人。）全縣現在分爲五個鄉鎮，三十七個行政村里，負責地方

國五十七年實施警察、民防、戶政合一制度，並建立戰鬪村，以安定社會秩序，及加强作戰潛力。在古寧頭、八二三等戰役中，民防部隊表現優異，爲金門戰史寫下光輝的一頁。金門不徵兵，但每個人都參加民防部隊，從基本訓練、通訊、戰鬪……至心戰喊話，指揮作戰等皆所熟習，他（她）們爲保家保鄉，維護自己的生命財產與人類的和平自由而隨時準備戰鬪。

金門有兩個世界——一個在地下，地下坑道有如蜂窩蟻巢，四通八達，這種地坑工事，並且不斷地在加强中，美國林普萊新聞社總編輯賓克曼先生曾幽默的說：「金門的軍民共同享有的一項奢侈品也是美國家庭中珍重的東西——地下設備。」而這種設備是迷宮般的令人驚異的。

金門縣遵照總統指示，歷年來已完成地籍整理，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領，平均地權，土地重劃等重要措施，旨在實現民生主義的土地政策，以求徹底改善民生，繁榮社會，現在金門已走上農業工業化的階段。

二 金門的經濟建設

這裏的軍民，在總統指示下，有一個「把不可能變爲可能」的信心和毅力。所以它如一位巨人堅强的屹立在鐵幕邊緣，放射自由的聖火，照亮七億同胞的精神目標，並爲西太平洋的壁壘，這與她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成就有甚大的關係。（下期續完）

（「中州風雨」下期續刊——編者）

曉聲劍影錄（八十九）

汪精衛：汪精衛與胡漢民先生，爲 國父孫中山的左右手，革命文獻多出於其大筆。其洋洋洒洒的文章，及滔滔不絕的演說，同爲國人所稱道。當年入京行刺攝政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雄風，不只滿人喪膽，抑亦使國人肅然起敬。可惜，汪精衛一生善變，沒有人生的中心，時左、時右，爲了滿一時的政治慾，忽視了定型的人格；只配做政客，而不配做政治家。當年高喊：「革命者向左」，共產黨就由他助長了。西安事變，汪在海外聞訊，匆匆歸國，野心之大，政客固當如是，希望得時則駕，以遂其領袖羣倫之願。旋 蔣委員長脫險還京，汪的幻念落空；但其時胡展堂已死，黨國中均以蔣汪的聲望最隆，尤其於西安事變中，全國人對 蔣委員長之擁戴，聲討張學良劫持統帥之激烈，蔣公脫險返抵洛陽，舉國狂歡的情況，汪的心當然了了，如果汪深知大勢所在，適應事實，不妨甘作副車，一文一武，同心合力，以治中國，則不失爲歷史上一代名。奈何汪不死於中央黨部之被刺，而死於扶桑病院，蒙萬世之臭名，何其不智也。當抗戰軍興，於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全體代表大會於武漢，汪被選爲副總裁。而於全國參政會之成立，復推爲議長，雖未掌握軍政實權，但名尊位高，於其身份恰乎相配。抗戰，乃保衛國家，捍衛民族的神聖之戰，全國一致，**地**無分南北，人無老幼，一致抗日，誰離開抗戰陣營，誰就是叛國，誰就是漢奸。汪精衛以黨國元勳，而甘冒叛國之罪，而身死異域，名列漢奸，識者不爲也。或曰：此爲牝鷄司晨，爲陳璧君所悞，因她不甘居人之下，强夫出走，以過其第一夫人之癮，果爾，則汪精衛一生英名，喪在婦人手上，則更爲可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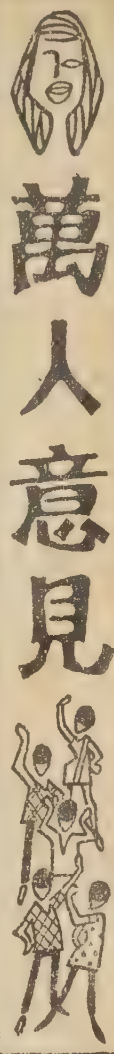
二十二、抗戰中最令人可氣及快意的事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的怒吼，起初，是我們中華兒女爲求生存的在孤軍奮鬭。外無民主國家的援助；內則軍閥的地盤主義，共軍的陽奉陰違，實行擴充政策。使我國處境艱苦，困難重重。幸吾人沉毅應戰，不屈不撓，自韓復榘以貽誤軍機，軍法審訊，執行槍斃以後，軍閥再不敢擁兵自重，川軍、康軍紛紛出省參戰，滇軍也越過雲貴高原，轉戰湘鄂一帶，形同割據的軍閥，漸漸消除，國際間的媚日現象，也漸漸改觀，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之後，亞洲全面烽火，美國捲入了漩渦，負起領導自由世界的責任，成立中國戰區，中美才並肩作戰。形勢雖然改觀，但平心論，友邦給我們的麻煩太多，反不如單獨作戰時的痛快。所以，抗戰八年中，由於友邦的優越感，或者不顧道義，出賣我們，每每發生令我們氣煞之事，使我們哭笑不得。當然在八年神聖戰爭之中，也有使我們吐氣揚眉，使吾人快意者。但此種快意之事，並非倖致，乃我們備嘗艱苦，努力奮鬭的成果。茲先將可氣之事分述於后：

國軍入緬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的戰爭爆發，至翌年二月上旬，日軍以泰越爲根據地侵緬，國軍曾爲援救緬甸而越過怒江，依沿諸葛孔明南征孟獲的路線，所謂五月渡瀘（怒江），深入不毛（緬北的八莫）。也應驗了王師重來預言。（當孔明南征孟獲，七擒七縱，孟獲心誠悅服的投降，聲言南人不

問王師何日再來，孔明隨意指道旁的鐵樹，對南人說：鐵樹開花之日，王師便會再來。可是，自孔明凱旋以後，鐵樹就一直沒有開過花，至國軍入緬那一年，鐵樹果然開花了。所以，年老的緬人，互相走告王師再來。）當緬甸告急時，中國以盟國的關係，應英國之請，出兵援緬，第五軍、第六軍、第六十六軍奉命出師，渡過怒江，正要沿滇緬公路，向同古推進，但忽接英軍的通知：要中國軍隊以連爲單位，陸續開入緬甸。我軍於最初接到通知時，百思不得其解，因三月二日敵軍已直逼仰光，救兵如救火，應該大軍入緬，含枚疾走，以便馳援，奈何慢吞吞的，要以連爲單位，分批進入。後來打聽英軍的用意，才知道英軍竟輕視國軍，認爲中國的軍人，有資格當團長者不多，而要國軍以連爲單位開入緬境，這不特是諷刺，而簡直是侮辱，使國軍大爲憤慨，人人五孔生烟，必欲以行動洗除恥辱。果然，於東瓜之役，激戰四晝夜，爲日寇自南侵以後，第一次所遭受嚴重打擊。這役由第二〇〇師戴安瀾部擔任主力的攻防戰，把日軍打得落花流水，遺屍五千以上，給點顏色予英國人看看，使他們知道中國軍人，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軍官，要他們知道所犯的偏見和自大狂，是無上的錯誤。第二〇〇師師長戴安瀾，爲黨國元老戴季陶先生的侄兒，年青英勇，在崑崙關一役中，表現得果敢善戰，爲極峰所賞識。當其奉命入緬，提勁旅，集中滇西，揮軍馳援之際，竟遇上「救人者人卻擋駕」的大笑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故國軍決以事實，答覆英軍的無禮，而在某一次軍事會議中，戴師長便慷慨激昂的指出，國軍決以最大的努力，達成入緬的使命，因中國軍人均抱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只要求英軍切實配合，不能像仰光，望風披靡，着着實實的，毫不客氣的，給英軍回敬一下耳光。戴師長氣吞牛斗，爲後來戴師長在緬殉國的伏因，亦使中華民族的精神，高度發揮，令外國人知道中華民族，並非東亞病夫。



反共原則不能違反 聯俄之議萬萬不能

編輯先生：

關於我國承認孟加拉國問題，愚見以為應該謹慎從事。記得該國總理拉曼曾經表示欲與毛共建交，可見該國未必會領我們的情，萬一我國承認了孟加拉國，而他們又承認毛共，豈非笑於天下？話雖如此，也不是不能承認，只要我們弄清楚該國的意向，與孟加拉政府談判好，要他們保證不承認毛共，再互派大使，而我國可以派遣技術團如農耕隊等去幫助孟加拉人重建國家。這麼一來，既可一新天下耳目，而我們與毛共間的至仁與至不仁，興滅國與傾人之國的對照，也可讓各國看清楚，好壞立判。

關於聯俄問題，愚見以為萬萬不可。我們從前容共聯俄，結果丟了整個大陸。現在親美，結果嘗盡苦頭，被人出賣，陷入空前逆境，幾乎被壓得窒息。經過這一連串的歷史教訓，應該要覺醒到要自強自立才能自存，倚靠別人是靠不住的。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別人又怎會關心我們的安危呢？況且我們現在反共，且是思想的，主義的、哲學的戰爭。我們要以三民主義來擊破馬列主義，使全人類免於被奴役之苦。這也是我們的原則，萬萬不能違反。尼克遜訪平為世界正義人士不齒，就因為他違反美國立國原則。我們國民革命第三期的使命是反共抗俄，如果變成「反共聯俄」，怎樣自圓其說？那還能號召人民嗎？難道我們真不可自立於世界嗎？美國這「朋友」靠不住，出賣了我們，我們真的要再找一個「盟友」來約束我們嗎？只要我們能切實地實踐　蔣總聯「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那怕不能奮發圖強？

更有人以為我們可以借蘇俄之力，摧毀毛共偽政權，這想法更要不得。我們反共，為的是廣大人民的利益，不是為小部分人的利益而反共，我國最大最可怕的外患是蘇俄，將來國防建設必以俄共為假想敵。我們只可利用毛俄間的矛盾，把握時機，切不可借俄共之力以攻毛共，因為受苦的只是中國人民。

二月二十七日本港的報章刊載一幀合眾國際社發自北平的傳真照片，內容是尼周在飛往杭州以前在機場檢閱儀隊，背景是一個標語，只有一部分在鏡頭內，恰好正是「壓迫人民」四個大字，初看覺得不倫不類，但想深一層，這正是毛共政權的寫照。

貴刊二二六期「萬人意見」，徐平君函大部分很有見地，但有幾點是我所不同意的。該函有云：「二十一年來，國民政府偏處小島，所養者皆老弱殘兵……最高當局報喜不報憂，敷衍塞責。」愚見以為第一、我國政府不喚作國民政府，現在的是行憲的中華民國政府；第二、我國三軍之精銳，乃不容否認之事實，所謂「老弱殘兵」，從何說起？第三、所謂「敷衍塞責」，未免言過其實，政府若是敷衍塞責，則復興基地台澎金馬，也不會有今日的建設成就。

讀者陳志忠啓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

由不信到信的過程是追求 趙聰先生再答「澳門讀者」

趙聰同志：

您問我信了耶穌沒有，我還未信。您說我要趕快信，我對耶穌及上帝還是很不明白，怎能這麼快即刻就信？從不信到信，總有一個過程的。您說您對基督教也曾有過反感，那麼，您從不信到信這一思想轉變過程，恐怕也不是一兩天的事吧？信徒和非信徒的見解必定是有距離的，不然的話，怎樣區分信與不信？一個非信徒，

自己的認識辯論，無法談得和的。我不是反對耶穌，也不是堅決永遠不信，更不是反對別人信。（這話我對您說過了的。）只是我對於耶穌和上帝的一些問題想不通，是以不信。您很忙，我說話又很囉嗦，若您不覺厭煩，不嫌我多話，我就多說幾句。

我認為說信耶穌比說信上帝合理。耶穌創立了基督教，他為了宣傳自己的道理，不惜犧牲性命，不論信不

。儘管聖經中的好些語句在非信徒看來很難理解，它勸人為善這一點總是好的。耶穌既然宣傳是和平博愛的道理，敬仰耶穌也是對的。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他的三民主義是要使人民生活得自由富裕，最終目的是世界大同，也是博愛。他為了實現三民主義這一理想，致力革命凡四十年，直至辭世。我們尊敬孫中山先生就是因為他的理想崇高，行為偉大。我說信

畫像叩拜也沒有什麼不對。只要我們認為某人確有可敬之處，用什麼方式——禱告也好，鞠躬也好，焚香叩拜也好——表示恭敬都可以。這是敬如在。在我來說，信耶穌比較易接受，信上帝反而難接受。耶穌是個實體，上帝則是虛無的。將耶穌和上帝拉上關係，我的疑問就多。

一個未信的人如我，自然是可以說出很多不信理由的。現在我不想朝着不信的方向辯論。我是在想：您是知識分子，是明理的人，您信耶穌上帝竟信的這樣深，其中必有道理在。其理何在？現在我尚未悟得到，待我悟到這道理的時候，我可能會信。

別人反對信耶穌，您很不高興，您這種感情是可以理解的。這好比眼看自己心愛的人或物遭受損害或毀壞，自然要起而護衛，決不會無動於中的。所以，您生氣是很自然的，這是您對所信的忠與誠。我認為信徒應該這樣，必須這樣。信仰自由，不信，可以；信了不應三心兩意甚或假心假意的信。（您說的「信入」，照我的理解，就是全心全意的意思。）

我很喜歡「我為您禱告」這句話，我覺得這句話很感人。一般說的「祝福您」只表示給別人一種概括的善意，而「我為您禱告」則除向對方祝願之外，還有包涵庇護的意義。其意是您不是信徒，上帝本不該「降福」給您，可是「我為您禱告」，請求上帝原諒您，求祂像對信徒一樣的眷顧您。雖則至今我還不信眞有上帝，但從「我為您禱告」一語，可見眞正的信徒（必須是眞正信徒）的內心是多

對於我個人信耶穌，現在我還未想通。告訴您，除非我不信，信了我就一定像您一樣虔誠篤信。最後我想問問您：只信耶穌不信上帝，可以嗎？

敬禮！

澳門讀者一月廿九日

又：寫作問題不想談。不說您也知，我哪裏會寫作。自知沒有才能，而且……

怪不得馬森亮先生說香港「搏殺成風」，現在連我這樣懵閉閉的人也感覺到了。我是個沒有文化的人，從未想過要在此地的文化圈沾點什麼。往後，意見還是少提為佳。自己既無任何欲求，也就犯不着沾那些風了，靜着看別人「搏殺」不是很有趣嗎。

一向我是有什麼意見就直白說出，最厭惡是指桑罵槐的攻擊別人，往後得閒，還是談下耶穌最好，耶穌不會攪陰風。

（趙聰敬覆：首先向您道歉，您這封信壓了一個多月，至現在才能回

十天，回來後積壓下的工作，還得補上，不久又過春節，接着，又為了尼周會談作研究，參加座談會，寫評論文章。這其間，還有幾次開夜車應付了那些逼債般逼稿的朋友們。這末一來，就無法及時復您的來信了，請您多多原諒。您這封信寫得多麼好啊，那樣親切，那樣心平氣和，那樣誠懇地表達您心中的眞意，實在佩服。所以，我樂意把它交給編輯小葉老弟全文發表。您說的很對，從不信到信，須要一個過程，不能馬上信。這個過程的短長，在乎追求與否；如果您肯追求，可能很快；如否，那就會永遠不信了。但這「肯否追求」，也靠一種機緣——按基督教來說，這種機緣是主的一種奇妙的安排。我個人遇到的「機緣」，很多年前曾在宗教刊物上發表過見證的文章，說來話長，這裏不能重述。總之，在那「機緣」之前，我是絕對不肯追求的；在那「機緣

通信，我問您信了耶穌沒有，我們互稱為「同志」，這就是一種機緣了。那麼，您怎麼追求呢？當然，讀聖經和到教會聽道都是辦法，此外，我願鄭重介紹一本書給您看，就是滕近輝牧師著的「寫給信仰的追尋者」（宣道書局出版，九龍郵箱五一〇五號，每本港幣五元）。這本書寫得很好，看了一定有所得着。至於您說只信耶穌，不信上帝行不行，我懇切告訴您：不行。因為耶穌是人，但也是神，祂是上帝獨生子，與上帝原為一體，他的降世為人，是由童女而生，為了拯救人類。基督教所信的神是三位一體的，即父、子、聖靈。您所說的「合理」，這「理」是出自人的智慧，還不是基督教信仰的「理」。這麼說下去，就漸進入深一層的道理了，在一個不信者——即使初信者聽來，恐怕就覺得神秘，玄之又玄，不能接受，所以還是不說下去。因為「神學」是門深奧學問，得哲學博士易，得神學博士難，這是眾所週知的事。我不反對不信者，只反對不信者對基督教的誣蔑。您從我回答汝南讀友的信中，看出我不高興，我生了氣，這眞是慧眼了，足見我的修養還是非常之差，這在一個基督徒說來是不應該的，因為耶穌的教訓是最高標準的「寬容」「忍耐」「赦免」呢。「我為您禱告」，這不是客氣話，這是我的工作，我把為您——一位澳門讀友禱告，列為我們教會中公禱時的一個項目，已在這樣實行了。一個人的靈魂的得救，不是哲學上所說的「價值」可以界限得住的。

三月十日夜。）

毛尼勾搭其樂融融

抗美烈士受騙上當

尼克遜終於應毛澤東的邀請，萬里迢迢飛到北京。這是史無前例，舉世矚目，由兩騙子表演一齣滑稽劇。

雖然，機場上迎接尼克遜的，祇有三百六十多名毛幫黨政軍人員，沒有敲鑼打鼓的群眾「臨記」，似乎有點冷冷清清；其實裝模作樣，故弄玄虛，正是毛澤東平生拿手好戲。

毛澤東從來以反帝反美的急先鋒自命，從盤踞大陸之日，力竭聲嘶，反美口號，一直喊了二十多年；據說尼克遜未得志之前，也以反共產主義作標榜，騙取美國朝野的信任，爬上總統的寶座。表面看起來，毛澤東與尼克遜，儼然生寃家死對頭，水火不相容。

然而，現在毛澤東與尼克遜，畢竟在北京中南海熱烈握手了。而且當尼克遜下機伊始，毛澤東急不及待，非常虔誠地在私邸接見尼克遜，密談了二十分鐘，雙方握手言歡，笑容可掬，互道敬慕，太有相逢恨晚之慨。由此可見，毛澤東對尼克遜之訪問，實在不是等閒視之了。

物以類聚，狼狽爲奸。雖然密談內容，封鎖得水洩不通，但常識告訴人們，世界上不敢見光的事，難道還有好事嗎？狗嘴生來就長不出象牙，這道理連鄉下的老太婆都知道。何況[illegible]

通都是花言巧語，騙人的鬼話。利之所在，不但朋友，連老婆都出賣，敵人可變朋友；相反，親密戰友亦可打成內奸、工賊、叛徒，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眞諦。出身資本主義的尼克遜，對這種唯利哲學，自然大爲賞識，移樽就教了。是故毛尼兩人一見傾心不謀而合，也不足爲怪了。

政治是騙術，政客就是騙子。一部人類歷史，從頭到尾充滿了大騙與小騙的鬭角勾心，翻手爲雲，覆手爲雨，不知害盡天下幾許蒼生，騙來騙去，只有人民上當受害。

曾幾何時，韓戰越戰，毛澤東爲着「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派遣數以百萬計的「志願軍」，出國賣命。上甘嶺口屍骸疊疊，湄公河畔血迹斑斑，至今屍骨未寒，血痕猶新，他們拋屍露骨，爲誰流血爲誰犧牲？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視人命如蟻命的毛澤東與尼克遜，在酒酣耳熱之中，自然無暇去想到當日兵兇戰危、生民塗炭的慘狀。

可憐那些高堂白髮，春閨怨婦，眼睜睜看着自己心愛的丈夫兒子，葬身異域，卻換來毛尼兩人今日開懷暢飲，熱情握手，想念及此，他們怎能不感慨萬千，大嘆上當呢？

雖然，大陸人民長期受毛澤東壓迫，頭昏腦脹，但，人畢竟是有知覺的動物，對當前赫然存在的事實，自然會想會看，到底毛澤東平日反美反帝所作所爲，是眞還是假？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至於那些紅鬚綠眼的人民，對尼克遜此行的觀感如何？自然難於忖測。

（錦江）

無線電視旁述員　氣得觀衆要關機

老萬：

二月二十九日讀牛馬集文內說交通工具，結尾一句「豈不應該回復用『看風駛悝』大帆船？」這句話問得眞妙，妙到……。

我對於無線電視台主持「尼克遜訪華特輯」兩位旁述員那種一面倒口吻，心裏就很難過，難過到閂埋電視機不睇。

那位常在電視教人講英文的劉家[illegible]

其寒酸相不言可喻，怎可能說成極大好處？

跟紅頂白乃常人易犯毛病，但電視台乃公有節目，即使主持人怎樣喜歡「祖國」，都不可隨意在電視台賣賬。更難明的電視公司一而再再而三讓這兩位主持人信口開河，大談題外架語。我祇可將我不滿電視台那兩位旁述員的情緒告訴我所敬佩的老萬，但我無膽將我不滿情緒告訴電視公司[illegible]

藍作「民」文部分論點值得斟酌

萬先生：

讀二二六期「萬人雜誌」藍海文先生「民生主義必然代替共產主義」一文，文中部分論點弟覺得頗有斟酌之處，茲列舉如下：

①藍文「歷史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歷史只遵循自己的規律而發展。」

就文意而論，此處「歷史」一詞指涉，大概是物質世界或時空而言，而文中其他部分使用「歷史」一詞時，所指涉的意義，似乎是指人類社會的活動變化而言，讀來頗有混淆之感。以詞害意是小問題，藍文是批判共產主義的反動與闡發民生主義優越性的文字，引用「宇宙的變化與人類意志無關」的古典觀念爲本身文字論據的基礎，是否適宜，不無疑問。據所知，共產主義的「辯證唯物論」亦以此觀念爲理論基礎，這些觀念雖非創自共產主義理論家，他們不過利用這些觀念便於自己所謂世界觀而已。此點弟並非存有「敵人擁護的我反對」之意，原因是這些觀念已爲今日的經驗知識所揚棄。

②藍文「共產主義的誕生，服從

的一部分終於被共產主義所代替同樣屬於必然……」

上段假設，與藍文批判馬克思假設的社會發展法為反動的解釋自相矛盾。

弟以為要闡發民生主義對人類社會的優越性，無須過分强調「歷史哲學」家們把間接的歷史事件以哲學的認識論的方法去推構一種人與社會的「歷史法則」。

因為以往的所謂歷史發展規律，每每為歷史所推翻，如黑格爾相信絕對理念的歷史行程必表現於德意志民族，馬克思相信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替代議會的民主自由制度等，尤以今日人們的水準之高，所謂「法則」者，對人的說服力亦至堪考慮，即使「法則」本身無誤，也不能據其作為改造社會的辦法，即如不能以達爾文的發現用來作繁殖家畜的根據一樣。

以經驗科學的觀點來說，任何假的假設被推翻，因其在理論犯了「抽引式的謬誤」，社會主義必然替代資本主義的假設，並無邏輯上的關係，因為A的喪失，不一定是B的出現，可能有A_1A_2……A_9等等。

總之，人類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活動的主宰者是人類本身，絕非渾渾然的大自然，大自然的適用於宇宙的簡單而抽象的定律，解釋不了人類繁複的歷史。解釋人類歷史的依然是人類自身的特性，這特性大概就是人性。

偷閑中草此函，精神適又欠佳，寫來潦草非常，深以為歉，請諒之。說實在話，弟是在「神靈人便拜，人拜神更靈」的感慨中觸發寫此函的動機，對事不對人。

如閣下認為愚見可資參攷，請轉達藍先生亦無妨也。

愚方志明叩首

（二月廿八日）

「萬人協會」簡訊（二十六）

△萬人協會的宗旨，在會章上說得很清楚，我們是以萬人雜誌為基礎，把讀者、作者和編者結合在一起，把彼此間的友誼建立起來。我們的會員來自五湖四海，他們的年齡、職業、知識水平、語言、技能等等，都不一致，把這麼多的人結合在一起的一股力量，就是我們這一夥人都是志同道合。

我們不想萬人協會染上任何色彩，因此我們的活動只限康樂、學術、醫療及技能的訓練等等，不打算把他變成一個政治性的團體。每一加入本會為會員的朋友都很了解這一點。

我們對世局是關心的，我們可以經常聚首一堂，交換觀感，各抒所見。但我們不擬招待記者，發表我們對政治的主張，大出風頭。

我們再一次申明我們的立場是因為還有一小撮的人誤解我們的立場。

之間，但由於各隊員的積極性，現在一切已上了軌道。決定在觀塘練波後，其中許多朋友雖然住在港島，也準時過海，參與操練，這是年青朋友們熱情的表現，我們的球隊現在雖然還是幼稚生，但相信這樣苦練不懈，將來一定會成為勁旅，替我們萬人協會增光不少。

△嚴以敬先生的水彩畫展，因場地暫遇困難，恐怕不能在預定的期間實現，這是意想不到的一個打擊。不過我們不準備放棄這個計劃，一方面與有關方面交涉；另方面考慮別的場地，如果找到適合的地點，我們的計劃很快便會實現。

△由宋德科先生主持的國語訓練班，在我們近期就要舉行的執行委員會議後，就可以實現；同時，宋先生還準備開中文打字訓練班，自從中文合法化被提出後，中文在香港的用場愈來愈廣泛了，許多文件都用中文，而中文打字，更是大派用場，中文打字人才十分缺乏，年青的會員，學得這一技傍身，職業問題就不用躭心了。

宋先生說，他私人有一兩台中文打字機，可以借用，參加的人，有機會可以練習，很快就可以熟習起來。

△有許多健忘的會員，還未有繳交基金及月費，也有些到了期仍不知曉，會方一面發出通知書，一面在此登出通告，希望未交的趕快繳交，因為根據會章，三個月不交會費，就作為自動退會，凡我會員不可不注意。

協會的經費，都是靠會員繳交會費來維持的，如果三個月不交費，房租雜費及電話電燈都沒有着落，那就倉卒，未能盡善盡美，許多會員希望這種歡敍經常舉行，不過，會員要破費二十大圓，不是每個負擔得起，改為茶敍，或者可以節省一點，經常舉行茶敍，值得考慮。

△春節聯歡還算熱鬧，可惜籌備

通告：

凡未繳交基金（二十元）及月費（每月五元）的會員，希望在一週之內，將所欠交到本會會所，否則按照會章規定，作為自動退會，尚希各會員注意。

萬人協會秘書處啓（三月十日）

「時代先鋒」出版消息

青鋒社之青年刊物——「時代先鋒」第十二期經已出版，本期主要內容：心聲——「自省、自勵、自勉」，檢討過去，以抖擻精神戰鬭到底；「趨炎附勢」——痛斥所謂「回歸」謬論；「憤淚洒遍望鄉亭」——細訴遊子情懷；「怒吼的幼獅」——元旦大會紀盛；特寫——介紹六十一年度冬令青年文體活動；「青鋒號角」——讀友表心聲；「七二年香港工運展望」——自由勞工領袖易平親筆撰寫之專文評論；另散文、詩詞多篇。

「時代先鋒」十二期隨函附送「青鋒社三月份活動簡訊」，詳列三月份舉辦之電影、郊遊活動日期、辦法。歡迎讀友免費索閱，請附回郵信封，函寄九龍青山道三二一號五樓青鋒社發行組，當即寄奉。

廿一世紀是中國世紀 中國人不要自暴自棄

構成國家主要的因素，一土地、二人民、三主權。我國三者沒有健全存在，是因。

中國有七億五千萬人口，在這優秀民族裏面，不少崇拜外國文化，倚賴盲從，對中國一切文物，或否定、或旁敲側擊，喪失自尊自信，無形中做了外國文化奴隸。同時，一千幾百萬平方公里面積的土地，在這可愛錦繡山河而上，沾染着許多骯髒的黑點權，軍艦行駛停泊權，沿海貿易權，內河航行權，鐵路建築權，礦山開採權，外國軍隊駐紮權等。我們國家受了上述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無國防，犯罪者逃租界無權追問，無力保護民族工業，本國貨物亦無法推銷。祇可讓外國貨物及毒品充斥國內市場。因之，國際貿易上，入超與年俱增，農村經濟破產，於是乎國家經濟交通命脈操縱各帝國手上。結果民生凋敝，

知識分子對國家救亡圖强運動聲中，議論紛紛，各自主張摹仿各帝國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以及馬克斯主義，原原本本搬上中國來。尙且要廢除中國固有文化道德，打倒孔教，所謂除舊立新。可是新的東西還未建立起來，而舊的被砸爛了。造成頹風惡習瀰漫整個中國，成爲了一盤散沙。

同時，各帝國利用中國人私心、偏心、驕心，拼命收買各地軍閥官僚，製造分裂。盤據地盤，爭權奪利，內戰連年，兵連禍結，閭閻爲墟。其中最殘暴、最毒辣陰狠，認賊作父，賣國求榮要算是毛幫，公然在江西省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的傀儡政府，到

當時，蔣委員長處於內憂外患相逼而來，國家存亡危急之際，繼承國父遺教，統一中國，抵禦外侮，取銷不平等條約，並訂定安內攘外的政策，大舉國民革命軍，淸剿朱毛，經過五次圍剿，國軍追擊殘兵敗軍，流竄於陝甘邊境，它們所說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謬論，圍剿困居延安，很快就被消滅了。可惜七七盧溝橋事件發生，展開全面抗日的保衛戰，才有今日毛幫竊據大陸，暴政肆虐的統治集團，可說日本軍閥是毛澤東的恩人。

從上述歷史的教訓，痛定思痛，謀雪國恥家仇，努力圖强，以做中國人爲榮，中國月亮更圓更亮，本地薑一樣辣。所謂現代民主與科學，其實中國幾千年前，長城的偉大建築，運河的開濬，指南針、火藥、武器、印刷文物、音樂、醫藥等發明，孔孟主張王道、仁政，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以進大同，天下爲公的崇高理想，孟子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國父孫中山先生依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等優美之傳統，集大成的結晶，手著三民主義，我們中國人在這個正確方向努力前進，把一切智力技能貢獻於國家，揭露大陸暴政的奴役、殘殺、迫害等罪行，把一切左派的爬蟲鬪垮、鬪倒、鬪臭，支持國民政府的反攻復國的國策，期望早日光復大陸，重建家園，重建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經過三十年後，一定是超級强國。相信，前任香港總督葛量洪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就是上述的道

[illegible]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六) 松筠勁節本堅强，挺榦參天喜傲霜，
寧處深山陪白雪，羞同凡卉鬬紅裝，
三冬綠竹含朝氣，十月黃花吐晚香，
從此放懷長歲月，好留青眼看滄桑。

(七) 馬首眈眈望嶺南，東勞西燕兩難堪，
落紅遍地傷春暮，斑白盈頭感自慚，
千里懷人人更苦，五更歸夢夢猶酣，
猖狂阮籍悲何故，底事王孫未忍談。

(八) 鯫生世代本書香，刦後游踪暫隱啇，
日日看棋聊自遣，年年壓線爲誰忙，
已無射虎屠蛟興，賸有吟詩飲酒狂，
瀟洒一身饒樂趣，清風明月滿行囊。

(九) 莫嫌老驥鬢毛斑，伏櫪沉思不等閑，
放眼曠觀新宇宙，低頭驚憶舊江山，
餘生烽火心猶壯，幾歷滄桑體尙頑，
一旦風雲逢際會，凱歌高唱大刀鐶。

(十) 從來天道本難知，七十微聞不足奇，
過隙白駒催我老，故家紫燕傍誰飛，
人言傳裕何曾裕，客意思歸未得歸，
値此賤辰無限感，揮毫聊寫十章詩。

登馬鞍山

李劍平

馳驟中原烽火邊，據鞍顧盼想當年，
塵揚滄海翻騰日，波撼神州浩蕩天，
世少知音甘寂寞，情牽故國最纏綿，
蒼茫獨立高峯上，入目風雲幾變遷。

續和董力行先生去國吟（六首）

袁暘照

(十一) 腥風穢雨鎖秦關，慘歷人間隔世寰，
溝壑滿塡民血肉，豺狼兇踐漢江山，
不甘辱節身降寇，寧抱孤忠跡傍蠻，

(十二) 誰會螳臂奮當車(1)，此日偷生負歲華，
倚牖掀簾悲冷月，挑燈待漏聽鳴笳，
惟將淡泊明初志，不爲辛勞可自嘉，
耳順豈忘思報國，閑情端賴一杯茶。

(十三) 此身夙願付蟲沙，不避艱危久泛槎，
儘乏機緣磨故劍，敢乘險阻復吾家，
更深夢境常思過，日暮天台學種花，
每睹籬黃矜晚節，胸懷吐恨透窗紗。

(十四) 對天矢誓戮羣魔，伐暴無槍筆代戈，
儘乏才猷紓偉畧，不因愁緒怨悲歌，
瘟君折壽年年短，庶士仇毛日日多，
任使征人身欲老，雄心傲骨未消磨。(2)

(十五) 刦餘身世氣猶雄，垂老還期再立功，
喜見青天浮飛白，傷心故土染殘紅，
遺民懷恨應存節，志士明羞豈閉瞳，
一俟愁雲催散後，何憂薄霧阻征鴻。

(十六) 輸誠謁慮挽殘棋，莫爲微疵起置疑，
年暮更堅忠國志，愁多且詠討毛詩，
飛鳶避戰尋新路，宿鳥投林戀舊枝，
異地偷生應愧我，沙場戰死亦相宜。

註(1)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一深宵參加粵軍敢死隊焚燒南京雨花台日軍戰車。

註(2) 末字爲先父諱向不使用故以「磨」字代之。

讀元旦文告有感

梁樹森

春回大地又新年，領袖文昭勉策篇，
莊敬自强除暴政，憲章再締慰前賢，
人權泯滅生靈苦，正義垂亡奴役煎，
救國討毛共有責，反攻殺賊我當先。

雜感

梁樹森

(一) 八年抗戰凱歌音，蕭瑟愁聞衞鄭淫，
拋棄負心聲泣訴，美人難顧別離吟。

(三) 松花江上本吾家，蹇促南荒去國賒，
萬里山河都錦繡，妄歌台北是歸槎。

(四) 傷心怕讀南朝史，經畧降清造烈塋，
親佞遠賢崇煥死，煤山自縊誤蒼生。

(五) 尊卑只問有無錢，熙攘原爲外物牽，
淡泊自甘名利遠，任他功過靜修禪。

(六) 耶穌聖誕慶顚狂，火樹銀花舞化裝，
三十年前倭陷日，今宵歡樂已渾忘。

贈董壇主力行先生二律

雪梨 林康 拙齋

(一) 世亂避秦居海島，儒冠俠氣藝才多，
聞鷄熱耳憑欄處，拔劍飛身斫地歌，
去國吟聲哀且婉，登樓唱曉密相和，
文情不與豪情讓，三尺龍泉七字哦。

(二) 劍氣迷濛百尺樓，關山咫尺舊神州，
爐峯市隱虬髯客，澤畔行吟屈子儔，
解甲書生司月旦，登壇虎將主風流，
潛藏廿載橫磨待，殺賊重登擊楫舟。

贈力行詞長

尹望卿

吾愛董夫子，照人肝膽雄。
詞傾三峽水，文帶六朝風。
憂國徒心鬱，攄生邃氣功。
猶堪鏖一戰，度越舊雲中。

壬子新正忽有所思得八句錄呈以當節敬望卿先生，詩壇大雅，贈詩致意，愧不敢當，前寄「一日復七十城圖」百詠，逸韻高風，鮮華清麗，爲當代不可多見之名作，該詩刋在天文台報（去年十二月八日），力行致謝。

萬人雜誌

（第二三〇期）

無題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三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三月廿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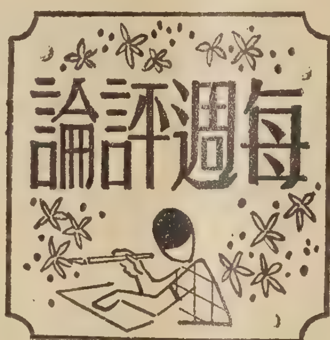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北越痛咬中共

一九六七年北越決定接受美國建議，在巴黎舉行談判，特派政治局委員黎德壽前往巴黎領導談判。黎某路過北平時，毛澤東令人轉告他：「與美國談判是重大錯誤」。同年毛派紅衛兵在大字報中指北越爲「越修」；紅衛兵武鬪時發生截斷輸援北越軍火事件。使北越聲了一肚子怒火。自從那以後，河內越來越傾向莫斯科，黨第一書記黎笋每年十一月，往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皆盤桓逾月，歸途經北平，只作一、二日停留即趕返河內。一熱一冷，比照十分明顯。

中共出賣北越

自從去年七月美國與中共雙方發表尼克遜於今春訪問北平之後，雙方關係即陷於緊張。在尼克遜訪問之前，河內報章不斷的大潑冷水；一再警告中共：美國此舉是「破壞社會主義國家團結的陰謀」。爲此中共特別於去年十一月邀請北越總理范文同訪問，在機場給予前所未有的熱烈歡迎，保證繼續加強軍事援助，毛澤東並親自會晤范文同，加以安撫。但是仍未能收効。在尼克遜訪問前夕，再度開腔叫罵，暗示中共「出賣民族解放鬪爭」；這本是中共慣用來罵蘇聯的話，北越塗上狗屎來罵還中共。在此同時，北越傾其全力發動農曆新年軍事攻勢，以行動來破壞會談。不料南越軍方早有準備，美國空軍對胡志明小徑更展開前所未有的猛烈攻擊，致使「農曆新年攻勢」胎死腹中。

在范文同去年十一月訪問中共時，他要求中共至少支持北越主張，美軍必須定出期限無條件撤退，可是中共在「聯合公報」中，僅表明支持北越對美和談的八點主張，並未堅持北越的要求。最令北越憤怒的是中共和美國協議「和平共處」，大談互相尊重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北越認爲這是替美國擦粉，因爲北越一貫攻擊美國侵畧越南，干涉印支三國內政。

因此「公報」發表後，河內電台大聲指罵公報「播下社會主義國家分裂的種子」，無異表明要和中共絕交。

周恩來安撫無效

周恩來挨罵之後着了慌，三月三日秘密趕往河內加以解釋。此事經九日從河內抵達上海的高棉的紅色小丑施漢諾證實，他說數日前周恩來曾與范文同會談。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訪問河內之會，河內的叫罵聲不但未消沉而且越來越激昂。竟將「聯合公報」中所列各項主張，逐項的加以揭穿和痛罵。特別指出尼克遜與中共會談之際，美機重開對北越的轟炸。最嚴重的指責竟說，公報是「鼓吹與美帝國主義的合流」。說明周恩來河內之行，不但未能說服北越，反招來更惡毒的責罵。這種情況使人記起，當一九五九年九月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在大衛營與艾森豪總統舉行高峯會談，雙方表明和平共處之後，中共即在金門展開猛烈砲擊，隨後即開始攻擊蘇俄是「膽小鬼」，向「美帝國主義」屈膝妥協。

蘇俄曾褒矜中共參加韓戰，而自己先向美國妥協；現在中共也是一樣，極力慫恿北越與美國作戰，並痛斥北越與美國和談，而中共自己竟與美國達成妥協。

蘇俄出賣中共，中共出賣北越；中共罵蘇俄，北越罵中共；因果關係，前後如出一轍。

陰柔路線更爲危險

當去年七月尼克遜訪問中共的消息公佈之後，人們多認爲除非中共在「台灣問題」及「越戰問題」上獲得美方的重大讓步，否則中共不會妥協。現在事實證明，中共並未獲得預期的讓步。尤其是越戰方面，尼克遜在訪問中共期間，美機即擴大轟炸北越及向南滲透的路線。在這以前中共一直叫嚷，除非美軍撤出台灣，否則絕不與美國正式舉行高級會談，美軍迄今並無撤退跡象，可是已實現了高峯會談。這一事實說明，中共內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面貌猙獰的毛澤東路線已暫時擱置，換了陰聲奸笑的和平攻勢。不過，這比毛路線更爲危險。



香港左派舉行會報作出結論
主張提前十年收回九龍新界

劉人傑

六七年暴動後期，港共曾作出分三階段收回香港九龍的意見，中共最高當局從未有過若何反應。黃華向反殖民地委員會提出備忘錄後，左派接連舉行了八次小組會談，作出結論，建議在一九八七年收回新界九龍，作爲緩衝時間，收益交回香港政府。可惜這些高見與中共的港澳政策大相矛盾。

第二故鄉

自從尼克遜跑到中國大陸拜會毛、周，香港居民不免憂心忡忡，深懼國際局勢突變，影響香港現狀，他們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

中共奪得中國大陸政權後，香港、澳門在特殊環境下，竟能安定度過二十三個年頭，而且因爲大陸同胞紛紛逃來，形成香港的繁榮。二十幾年來，香港突飛猛晉，尤其工業方面，成就極大，彈丸之地，養活了四百萬中國人，如果不是當日清廷腐敗，有了這麼一塊「殖民地」，這四百萬中國人就不可能在今天過這種自由自在，物質豐裕的生活。

二十三年來，香港不但成爲逃亡者苟延殘喘的地方，他們從大陸逃來後，站穩腳跟，大多數已把他們的事業建立起來，在這裏安居樂業；單身逃來的，亦已成家立室，早視香港爲第二故鄉，自然也希望這避難所能維持現狀，不要垮下來。

也爲了這原故，一九六七年港共發動暴亂，香港市民一致支持政府，把暴亂敉平。儘管左派搬出什麼「漢奸」「民族敗類」的名詞，人們也不願放棄自由生活。港共之失敗，敗在得不到人心支持，得不到羣眾擁護。

可是，在此後五年間，世局變化非常大，文革以後，周恩來收拾殘局，展開乒乓球外交，微笑攻勢，居然把國際局勢扭轉，乘西方國家捲起一股逆流，遂使形勢大變，短短三幾年間，完全轉換了一個新局面。

緊隨加拿大承認中共，許多西方國家也步其後塵，承認中共政權；接着，阿案在聯合國通過，中共輕易取得聯合國席位；最要命的是尼克遜接受了周恩來的邀請，跑到北平和毛澤東、周恩來握手，這使一向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國家，無可奈何地跟着他的路走。

亞洲國家直接受到中共威脅，美國不再和中共對抗，則他們今後的安全，就受到威脅，由此形成兩種趨勢：其一是亞洲國家組成聯防集團，防禦中共入侵；其二是和中共拉相好，天真的以爲和中共做了朋友，就可避免侵畧，馬來西亞是這一派的典型，菲律賓也要向這條路走，馬可斯派出他老婆遛遊列國，可惜中共不假詞色，拒絕了她的訪問。

國際局勢變到這樣，敏感的香港，四百萬中國人內心憂懼是難免的，這裏的人都關心：國際局勢變化，對香港究竟會發生怎樣的影響。香港現狀究竟還能維持多久？

僵局急轉直下

中共聯合國代表黃華，向反殖民地委員會提出一項備忘錄，指出香港和澳門是中國領土，不是殖民地，中共會在適當時機收回。第二件是英國與中共談判互派大使，僵持二十幾年，突然急轉直下，北平英大使館的招牌，馬上掛了起來。

這事之能打破僵局，迅速解決，是因爲英國接納了中共堅持的兩項條件：㈠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㈡撤消淡水領事館。

英國過去不肯接納中共的條件，因爲他們一直認爲「台灣地位未定」，二次世界大戰四巨頭會議時，已決定戰後把台灣歸還中國，爲什麼還會「地位未定」？原來英國的專家認爲缺乏法理根據。因爲，二次大戰結束前，台灣由日本佔領，日本戰敗，和中華民國簽訂了和約，把台灣歸還，中華民國也不要日本賠償。

日本並沒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和約，而中共也不承認這個已簽訂的中日和約，那麼，台灣歸還中國，就變得沒有法理根據，除非中共承認中日和約，或中共與日本另訂和約，這樣，中共才是台灣的合法統治者。

做生意至上

至於淡水的英國領事館，交涉對手不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而是台灣省省政府。爲了台灣和香港

國關係一直在半天吊狀態中，沒法使之「正常」；在文革時期，更比其他國家惡劣。

現在為什麼會「急轉直下」呢？顯然是拜尼克遜之賜。尼克遜在聯合公報中表示了和中共做生意，提到做生意，英國絕不肯執輸，因此馬上接納中共兩項條件，發表聲明，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同時匆匆忙忙的把淡水領事館結束，迅速派出艾迪斯做大使。

但更重要的是怡和洋行巨頭奇士域，在英國和中共建立大使級外交後，馬上偕同太太跑到北平。雖然，奇士域在過去也必一年一兩次到大陸尋生意，但今年因外交關係改善，特別意氣風發，滿有把握的認為一定可以做到大筆生意。

英國的政治外交，往往受大財團左右，這次英國對中共政策的改變，其中因素，和財團的影響力不能說沒有關係。對中共貿易，英國因擁有香港這塊殖民地，佔地理上的優勢，自然更滿肚密圈了。

不會訴之武力

雖然許多報刊評論員盡力安慰香港居民，大部分都說，在可預見的將來，香港現狀不會改變。他們的論據是：如果沒有經濟上的利益，香港是毫無價值的，中共不會愚蠢到在還有利用價值的時候把它拿下來。

他們解釋：中共代表黃華向反殖民地委員會提出的備忘錄，並無新穎處，不過再一次說明中共的立場，目的在防止反殖民地委員會提出討論港澳問題。

至於說在適當時機收回，顯然表示目前並非適當時機；而且因為英國與中共關係已正常化，即使在中共認為「適當」的時候，也一定用談判方式解決，不會像一九四一年日本進攻香港的十日戰爭那樣，使用武力。

另有部分評論員認為，香港與台灣有安全上的聯繫作用，台灣現狀一天維持，香港現狀也不會變，如果台灣被「解放」，香港也難免赤化。可是目前台灣地位並沒改變迹象，因此香港現狀也可維持。

他們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外表雖然強大，其實內部矛盾重重，尤其和尼克遜打了交道後，使內部裂痕更加深刻，分分鐘可能爆發比整肅林彪更嚴重的事件。自顧之不暇，那還敢在國際間攪起火頭，多樹敵人呢？

睇中共有十年

話雖如此，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不過二十五年光景，雖說二十五年是悠長歲月，究竟是一個期限，說到長遠發展，沒法看到前景。該槍斃之年的人，二十五年後雖然墓木拱矣，可是許多人不願年青的一代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受教育，這正是他們感到憂心忡忡的理由。

香港居民私下裏常常會問「睇幾年」，許多人仍然深抱樂觀。有人問：「你睇香港有幾年？」一個說：「我睇十年。」六二年從大陸逃亡出來的老沈說：「我睇中共沒有十年。」他的論據是：大陸同胞都有「反」的心意，但他們沒有反起來是因為一則寄望於美國，二則寄望於台灣。他們希望世界挑起戰爭，或者台灣有一天反攻，就是他們反的時機。現在第一號敵人的頭頭也跑到大陸去了，大家在人民大會堂吃填鴨，握手言歡，第一個希望沒有機會達到了；第二個機會也因為台灣處於逆境，不可能實現。他們知道要「解放」就得靠自己，目前情勢，反而會促成長期受壓制的人民反起來。

老沈強調他十多年來在大陸生活中所體驗到的一般人心趨向，對他自己的推測非常有信心。他這觀點對過份憂慮的人該有點幫助。

港共的「結論」

不過，香港左仔卻有一部分以為鴻鵠將至，近來因國際形勢對他們有利，表現得得意洋洋。為了港澳問題，在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曾舉行八次小組會談，每次會談都在一家商會中舉行，他們對香港地位作出了「結論」。

這結論和港共在暴動期間所作的「分二個階段收回香港九龍」的結論，大同小異，稍為改變的，是會報中有人突然提出「提前收回九龍新界租借地，以十年為緩衝時間」的意見。

根據左派新會報的意見，九龍及新界租借地應該在一九八七年收回，但十年內的收益，歸香港政府；政治經濟指導原則，則由中共控制，使之成為收回香港、九龍的一個緩衝階段。

香港左派人士認為，他們的會報意見，近年來已能反映到北平，中共最高當局也視為是當地人民意見的一部分。實際情形是否如此？恐怕只是他們吹牛成分多些。

在香港騷動後期，北平對港共曾發出緊急指示：「立刻停止修正主義作風的損害祖國經濟政策的盲目武力暴動政策。」自此之後，港共言論一直沒有被北平當局重視過；因此，這一次會報，對北平的影響力有多大，至成疑問。

金蘋菓豈容變爛蘋菓？

中共在香港保持現狀下所得到的利益，不單是從香港出口得到二十三億港元外滙，在中共對外貿易上也佔有很重要地位。如對外合約的簽訂，澳洲向中共購米，加拿大出售小麥，都在香港簽約；劃滙上的統一，香港中國銀行是中共對外貿易的總樞紐。同時，在貿易技術上的緩衝，地位也十分重要。在中共的利益來說，急急收回香港有什麼好處？日軍侵華的時候，就有過這樣的經驗，他們認為香港如果喪失了對外貿易，就是一個爛蘋菓，相信中共一定更明白這道理，不會使一個金蘋菓變成爛蘋菓。

香港是蘇聯心中的一條刺，因為中共在香港這經濟缺口衝破了蘇聯的包圍。

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後，從劉少奇起，就巧妙地利用香港這轉運站，取得不少外滙，使中共的經濟打出一條生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給中共帶來不少利益，是中共的一個好果，如果這好果繼續培植，更是利益無窮，這一點，中共當局一定明白。香港左派「反映當地人民意見」的會報，和中共對港澳的現行政策是互相逕庭，背道而馳的，得到北平採納的機會，看來是微乎其微。

整風運動欲罷不能

共產黨不可救藥的先天病症之一是永不停息的恐怖。其症狀則是政治清算運動，一個接着一個，永不能停。據知南斯拉夫共產黨已經改除這種政治歇斯地里症，匈牙利、蘇聯等國，對此也大為減少；唯有中共仍酣於此道。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政治清算運動也從未停息過，諸如肅反運動，三反五反運動，鳴放運動，反右運動，反右傾運動，反共產風運動（一九六〇年底開始），四清運動……。以往清算運動，雖然一個接一個，但是中間總還有短暫間歇，使人們可以喘喘氣；可是文革以來六年間，則一個運動未了，另一個運動又起，從未有間歇。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之後，文革方告一段落，即展開「鬬批改」運動，到同年年底，「鬬批改」尚未結束，又展開「一打三反」運動；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打三反」尚未結束，又開始了「批修整風」運動，這個運動繼續到現在已經歷時一年半，仍沒有結束，而且枝節橫生，打擊對象屢次改變。

文革以來的清算運動

在「鬬批改」運動中，清算了中下層的毛派，將數千萬紅衛兵，造反派，「革命幹部」，分別驅往上山下鄉，勞動改造，「五七幹校」受訓過關，至今大部分仍未復學復職，正過着絕望悽苦生活。

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清算了大批在文革期間盜竊財物，貪污受賄和「反革命」分子。所謂「反革命分子」，主要是指那些留在各級革命委員會內的造反派，以及在「整黨建黨」中，主張「造反

「批修整風」運動，單從字面來看，比「鬬批改」和「一打三反」都要溫和，應該是「和風細雨」的思想學習運動。殊不知卻演變成最兇險的清算鬬爭，而且夜長夢多，波瀾萬丈。

在第一個階段（一九七〇年九月——一九七一年五月）鬬垮了謝富治、陳伯達、康生、李雪峯，在第二個階段（一九七一年六月到十月）及第三階段（十月以後）又鬬垮了林彪、葉羣和黃永勝、吳法憲等實力軍人，及在各軍區的實力軍人包括南京軍區政委杜平，福州軍區政委周赤萍，武漢軍區政委劉豐，濟南軍區政委杜昇平等。

被打擊分子所扣的政治帽子，最初是「劉少奇、王明一類的政治騙子」，繼而改稱「裏通外國」的「大野心家」、「陰謀家」；今年以來則一概含糊其詞稱為「劉少奇一類騙子」。

清算文革路線

所有以上的清算運動，打擊的方向是前後一貫的，那就是打擊狂熱，死硬的毛派。最近已經發現更確切的證據。

一月號紅旗雜誌刊出「我們應當相信羣眾，我們應當相信黨」一篇長文，明顯的在清算文化大革命。試看有關的幾段話：

(1)「劉少奇一類騙子極力阻撓和破壞黨的路線和政策的正確貫澈，反對黨對羣眾運動的領導。他們既從右的方面限制羣眾，鎮壓羣眾，又擺出一副極『左』的面孔，鼓吹什麼羣眾中產生的一切意見都是『天然合理』，全部正確的，無需再作分析和綜合的艱苦工作。」

(2)「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應當根據黨的

羅馬尼亞

蘇聯在推行修正主義之前，對東歐各「共產集團」附庸國的控制雖然毫不放鬆，但是，由於共產主義制度的落後，東歐各附庸國，對推行社會主義可說向來均不很狂熱；相反的，東歐「共產集團」國家的人民，對資本主義社會卻無比嚮往。迨至蘇聯推行修正主義後，這種表現更為明顯，尤其是一般青年學生，對追求自由化和民主化的社會，表現得更為迫切。艾克爾是美國一位大學生，曾在東歐「共產集團」之一的羅馬尼亞讀了三年書，最近返回美國，發表了一篇報導文章，記述他在羅馬尼亞三年學校生活中的所見所聞，並發抒他的觀感。從艾克爾的報導中，可使我們明瞭近年來羅馬尼亞學生的思想狀態。

艾克爾說，羅馬尼亞的學生，近年普遍表現出一種「美國熱」，換句話說，就是對美國生活方面的一切，都感到濃厚興趣，當他在羅馬尼亞就讀的三年歲月裏，幾乎每一天都有當地的同學對美國的情形向他問長問短，當他給他們回答時，每個人都表現得很有興趣。

前年，曾經有一隊由美國伊立諾斯大

歡迎的狂熱，說來確難以令人置信，他們甚至犧牲了晚膳，而預早霸佔着演奏場地的座位；每次演奏完畢，都一再要求重奏，對西方流行的音樂，好像是百聽不厭。演奏會告終以後，他們都不肯馬上離去，而且圍攏着音樂隊的學生，提出關於美國各項問題，從爵士音樂以至大麻、迷幻藥，無一不是話題，他們的問題，好像永遠都發問不完一樣。

羅馬尼亞的學生，對美國的種種問題何以會有着如此濃厚的興趣呢？據艾克爾

陷入尾巴主義。」

(3)「劉少奇一類騙子否定人民羣眾的社會主義覺悟而崇拜羣眾運動的自發性，其實質就是要否定黨的領導作用，反對毛……。」

以上三段話都針對一點，即所謂盲信羣眾意見天然合理，羣眾的尾巴主義，崇拜羣眾的自發性，都是反對和破壞黨的領導。試問誰這麼想這麼做了呢，那顯然是毛澤東所搞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造反奪權，把黨的組織打碎，揪鬬黨的首長，正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目的。因爲毛派當時在黨的各級領導機構中都居少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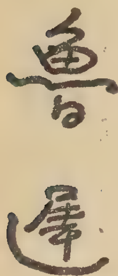
毛派變成專政對象

在二月號「紅旗」雜誌中，「必須繼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一文，從另一角度與上述主張互相呼應。該文說：

「我們在歷次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鎮壓了一小撮罪惡累累，怙惡不悛的『東霸天』、『西霸天』，揭露和粉碎了那些妄圖推翻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集團，這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這除了劉少奇一類騙子感到痛心，如喪考妣外，革命人民無不拍手稱快，開心之至。在一個七億人口的國家裏鬧社會主義革命，鎮壓掉極少數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粉碎了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反革命集團，是極大的好事。」並且强調對那些打擊的目標要嚴力取締制裁，絕不能講「平等」，施「仁政」。

這與文革期間，劉少奇大派「工作組」鎮壓造反派，毛澤東曾大肆咆哮：「唯有北洋軍閥才鎮壓羣眾」的情況恰恰相反，現在無情的鎮壓羣眾成了正確路線，「發動羣眾，依靠羣眾，信任羣眾」成了反動了。

毛派一個跟着一個垮台了，毛澤東的路線正一步一步的被肢解被砍伐。因爲今天的大陸，是以周恩來爲首的新當權派在得勢。



覺醒的

鐵岳

方式。

在三年的大學生活中，艾克爾從羅馬尼亞籍同學的談話裏知道，遠在一九六八年捷克實行自由民主改革時，羅馬尼亞的學生對此事均顯得無比關心，而且人人均祈求、熱望杜比錫等輩能夠成功。道理很簡單，假使當時捷克的自由民主改革成功了，跟着他們的國家便也極可能追隨捷克，同樣實行自由民主改革。我們都知道，羅馬尼亞在外交方面對蘇聯雖然維持其獨立國的地位，換句話說，羅馬尼亞的政權雖並不是完全仰蘇聯的鼻息，但它畢竟是蘇聯的附庸國，內政方面施行的到底仍是共黨那一套獨裁專政。生活在一個這樣國度的青年學生，渴望能夠實行民主改革的這種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此，當一九六八年春夏兩季，捷克進行了轟轟烈烈的自由民主改革之際，羅馬尼亞學生對每一個外來的西方人，都不肯放過向對方詳細查詢捷克情形的機會。此外，在每間大學內，羅馬尼亞的學生們亦經常集會討論有關捷克實行自由民主改革的意義。

當年在蘇聯揮軍進侵捷克的消息傳至羅馬尼亞時，羅馬尼亞的學生怎樣表示呢？艾克爾的報導說，一位羅馬尼亞同學回憶當時的情形，曾向他述及：「那時羅馬尼亞羣情憤激，青年學生們都紛紛表示，假若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的國家，同學們必定全部開赴前線，以鮮血抵抗蘇聯的侵畧！」由此可以見得，羅馬尼亞的青年學生不但嚮往民主自由的生活，而且甘願以鮮血去換取自由民主的生活。

艾克爾强調指出，他在羅馬尼亞逗留三年歲月的體會，深知羅馬尼亞青年學生對共黨的宣傳無比厭惡。正由於這種原因，羅馬尼亞共黨御用的「共青協會」，在一年中便例有多次指責青年學生對黨的活動漠不關心，也就是嚴重缺乏「社會主義」意識，不止一次呼籲青年學生「爲黨獻身」，積極參加一切政治活動；但是，羅馬尼亞學生對「共青協會」的呼籲卻向來無動於衷，多年來一貫對黨的活動都是採取可避則避的態度。按照「共青協會」的規定，青年學生們如果無故不參加該會召開的會議，對缺席者是要施以懲罰的；可是，有不少羅馬尼亞的青年學生，卻寧願捱受懲罰，也逃避參加「共青協會」召開的集會。

反對羅馬尼亞政府實施共產制度的學生組織，是普遍存在於羅馬尼亞的高級學府之中。以艾克爾曾經就讀過三年的「羅京大學」爲例，這種反對共產黨制度，爭取民主自由化的組織，便擁有爲數不少的學生參加。去年聖誕節，「羅京大學」擁護民主自由化組織的學生，便舉行過一次「聖誕節進軍」。所謂「聖誕節進軍」，乃是學生們在聖誕之夜一面唱聖誕歌，一面高呼反政府的口號。當警察奉命前赴「羅京大學」處理時，有些學生甚至面對警察高呼着「我們現在就應有自由」的口號，不少女學生還攀上民族獨立英雄的銅像上大罵警察。由於發動「聖誕節進軍」的關係，事後雖然有不少學生被開除了學籍，但是，「聖誕節進軍」事件在羅馬尼亞各學府中的影響力，卻是重大而深遠的。法文雖是羅馬尼亞高級知識分子的通行語，但最近數年來，羅馬尼亞的大學生們狂熱學習的卻是英語。至於俄文，過去羅馬尼亞政府雖曾一度在中小學校裏强迫學習，但由於一般中學生向來無心學習俄文，成績普遍低劣，最近，中學校强迫學習俄文的「法令」也不生效了。

艾克爾在羅馬尼亞就讀了三年，他所得的總印象是：羅馬尼亞的大學生已經醒覺了，他們不但勇於追求民主自由，並且準備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鬬爭中擔當重要的角色。



港澳的前途

岳騫

最近毛幫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向聯合國反殖民地委員會提出一項備忘錄，指香港、澳門是中國的領土，「當時機成熟時，應以適當方式加以解決」。這項消息傳出，在香港引起市民廣泛關注，當日股票且爲之下跌，雖然不久也就回升，但是此一問題在市民心目中仍然留下陰影。

港澳屬我．不必中共瞎嚷

實際上黃華的聲明原是舊話，中華民國政府從來也都把港澳作爲國內領土看待，此種例子可說俯拾皆是，例如抗戰勝利後，中國政府派出官員來港接收敵僞組織，接收人員至今尚有多人在港，又如勝利之後，外交部設立一個兩廣外交特派員，兼理港澳外交事宜，也是把港澳當作廣東的一部份。對此，香港政府一向也無異辭。由此可知中國政府曾向港澳實施過統治權，不似毛幫一味瞎嚷，或者鼓動港澳暴動，從中混水摸魚，完全是鬼祟見不得人的作風。還有一件事，就是歷屆全國運動會，香港也以一個省市地位派出代表團參加，今天在港的球王李惠堂，就是當年代表香港隊出席全運會而舉國知名。

黃華此次向反殖民地委員會提出備忘錄，是針對該委員會的一篇聲明，主張所有殖民地皆應獲得獨立或自治——而將香港，澳門列進去。毛僞政權恐怕香港、澳門在聯合國援助下獨立或自治，因此向反殖民地委員會作出聲明。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色厲內荏之舉，猶如一個患了嚴重神經衰弱的病人，隨便看到別人眨眨眼，呶呶嘴，都以爲有心害己，但在一個健康的人，君子坦蕩蕩，那會有這種神經過敏性的行動。

「獨立」「自治」絕無可能

心所盼望的是早日消滅毛僞政權，開放鐵幕，仍如二十三年前一樣，來來往往，毫無阻礙，爲什麼要獨立自治，在感情上說，離開祖國而另創一個國家，成爲另一個國家的人，西方人對此也許有興趣，但東方人，尤其是中華民族，要使人們薄中國人而不爲，決非易事，恐怕也只有少數的例外。最顯著的例子是香港僑生去台灣各大學就讀，籍貫不寫寶安，就寫順德——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在祖籍填上香港的，雖然有人在香港已經世居數百年。

再就事實來說也不可能，香港與大陸尚隔一道海峽，九龍半島與大陸相連，香港不能離開九龍而獨存，九龍就不能離開大陸，至於經濟上的依存，更是最明顯不過了。中華民國政府從來未考慮過港澳獨立自治的問題，考慮的只是在何等情況下收回統治權，而不是收回版圖，因爲香港，澳門在地圖上也一貫是劃在中國地圖內。

中國政府對於失去的領土，即使在無力收復時，也從未放棄對這些領土的主權，港澳不論，如黑龍江外的江東六十四屯，滇緬交界的片馬江心坡，翻開今天在台灣出版的地圖，仍然屬於中國，但前者卻被毛僞政權貢給「老大哥」，後者則爲了國際統戰割給緬甸，試把毛幫出版的地圖與台灣出版的地圖作一比較，就可以看出是誰在保衛國家領土，誰在賣國了。

港澳既然不能獨立自治，自然應當歸還中國，這本來不是問題，但何以消息一傳出，頓時人心惶

陸，突然傳出消息要收回港澳了，市民將是什麼情況，相信一定國旗似海，鞭炮震天，歡祝重歸祖國，而今，毛僞政權尚未敢說即時收回港澳，在措辭方面謹慎地加上「時機成熟」後以「適當方式」解決，已經使市民有大禍臨頭，世界末日之感，即此一端，可以看出毛僞政權的前途，港澳市民只是耳聞眼見大陸同胞的實況，並未身受其苦，對毛僞政權尚且厭恨如此，則大陸七億同胞對毛僞政權的觀感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一旦有變，整個大陸非出現「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場面不可，也許當我們一覺醒時，不是港九插遍紅旗，而是大陸已沒有了共產黨，眞眞被人民的巨掌拍進了垃圾堆。

在香港當然沒有公開的民意測驗，但是最近數日情況，所見所聞，大體可以分爲三類，廣大的反共愛國市民，最初聽到消息時，震動了一下，但是，經過很短時間，也就歸於平靜，所以如此，當是看到自由報章的分析，了解毛僞政權的聲明，只是例行公事，連無烟大砲都說不上，加之，大家也實在無處可去，不安心也要安心，所謂心定自然涼，情緒很快就定下來，此類人佔絕大多數。

紅色大肥貓怕得要死

比較着忙的是大資本家，倒沒有左右之分，而左派大資本家心中更爲焦灼，因爲他們不聾不瞎，毛僞政權統治下沒有商人階級，這是人所共知的。一旦毛幫眞的統治了香港，所有商人都要轉行下鄉去生產，而這些紅肥貓不但要轉行，必然要算清楚這筆賬，二十多年來他們替毛幫向海外推銷物產，究竟賺了多少錢，人所共知大陸淪陷初期，毛幫曾經以一個雞蛋爲基數，使一個富戶傾家蕩產，掃地出門都未夠賠償。這批紅肥貓二十多年賺的是毛幫的錢，與一個富戶殷實發家尚不同，這筆賬一旦照雞生蛋，蛋生雞的辦法算起來，十足是天文數字，恐怕將美國的諾福克金庫搬來也賠不起，到時怎麼辦，掃地出門恐怕還不成，寄到海外的存款，毛幫也有一筆清單，還要全部調回，然後再送去勞改，以這批紅肥貓平日生活之寫意，去鄉村俱樂部喝杯

……不要三個人，個個要一合照呢。他們想到這裏，必然怕得要死，相信最怕香港「解放」的就是這批人。

據說其中有幾位頭號大紅肥貓，久已辦好外國護照，錢也到了瑞士，一看大局不妙，馬上就高飛遠行，這一說法當然是眞的，但是眞有那一天，可以斷言他們走不掉，走得掉也逃不了性命。

何以言之，毛幫對這些大紅肥貓表面上雖然十分籠絡，有的錫以名號，有的餵以鷄脾，但是共產黨的特性正如劊子手，同你拍肩膀，稱兄道弟時，要先端詳清楚頸頸什麼地方可以下刀。這批紅肥貓經常同毛幫人員打交道，相信毛幫已經佈好了監視的棋子，必要時也絕不讓他們上得去飛機。即使逃得掉，以毛幫趕盡殺絕的特性，也決不讓他們優遊海外作寓公，跑到天涯海角都活不成。

紅肥貓要想逃生，照筆者替他們想，只有一條路，就是乘早去台灣，全世界，只有台灣一地是毛幫不能殺人綁票的地方。

知識分子徬徨

最後要說到知識分子了，近半年來，尤其是自尼克遜訪毛之後，緊接着英國與毛僞政權交換「大使」，撤回駐淡水領事，於是許多知識分子的口風大變，數日來見到許多老朋友，二十二年來都在反共，其本身經歷照毛幫的標準來衡量，也是眞正的階級敵人，此日居然想看風轉舵，聽他們的言論眞使人忍俊不禁。照筆者所聽到的高論來說，大體是三步曲，第一步是確定台灣沒有希望了，有人認爲只有兩年，有的比較客氣，認爲還有五年。第二步是認定毛澤東雖然殘暴，但畢竟將國家治理强盛了，因此，値得擁護。第三步是認爲一個人不能沒有國家，無論共產黨怎樣不好，他總代表了我們的國家。這些話並非一個人講，也並不是某一個人一次說出，筆者是聽了太多，摘其精華，綜合成三步曲，最初我還有所勸解，以後聽多了，就抄手靜聽，因爲其中大多數人知識水準皆高於我，我所知道的他們皆知道，又何待我說。不過，聽多了之後，我發現了一件事，就是毛澤東自從到延安之後，三十多年來拼命蹂躪知識分子，使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毛澤東固屬罪不容誅，但一部份知識分子也確有自取之道，因爲許多人的骨頭太輕了。

以上所說的三步曲，第一步台灣的安危，上期已經談過，不願再囉嗦，而且千言萬語也只有一句話，台灣防衞固若金湯，中華民國也決不會亡，遲早必然要光復大陸。至於第二點，就要說一說，一般人替毛幫吹詡，總以爲毛澤東把國家治理强盛了，如若不信，連尼克遜都去北平朝拜。實際上這只是一種表面的看法，屬於假象。

惡善不是强弱的標準

一個國家强不强，不決定在有無核子武器，更不在於有侵畧外國的兵力，而要看它本身的國力，人民的生活水準，撇開毛僞政權不談，試以英國與德日兩國相比，英國製造成核子武器僅次於美蘇，不但有核子武器，還有洲際飛彈，德日則一無所有，但在世人心目中，究竟是英國强，還是德日强。毛幫的經濟力量又遠落英國之後，只是在逼迫老百姓不穿褲子的情況下，製成了核子彈，若以此作爲强國的標準，恐怕德日當局都要捂嘴笑，因爲製造核子武器到今天已非秘密，德日義等國不必談，小如以色列，窮如印度，都自認可以造原子武器，台北方面也有人建議政府製造原子武器，但當局以爲此攻敵不能，害己有餘，大概不會造的。

或者有人會問，若非毛幫强盛，尼克遜怎麼會去訪問。這一點也有幾種看法，首先要知道尼克遜去訪問北平，有其利己的動機，不必談它，就說尼克遜眞的去安撫毛幫吧，也只是希望毛幫今後不要再四出煽風點火。筆者幼時記得一件這樣的事，某一處有一名大土匪，擁有人槍上百，爲患一方，官軍無力進剿，每任地方官到任時，只有親去拜會這位土匪首領，杯酒言歡，以買得土匪合作，不在自己轄境內作案，尼克遜此次去北平，百分之百是去拜望土匪頭子，希望毛幫不要在東南亞各地做案，如果我們認爲這是光榮，那就是以黑社會，土匪首領的家族而自豪了，一個讀書人何至如此。

至於說毛僞政權就代表了我們的國家，更是荒謬絕倫，我們的國家有自己依法選出的政府在治理，六十年來奕葉相傳，法統並未絕，怎麼可以承認毛僞政權。唐代安祿山，黃巢都佔領過首都稱過皇帝，唐朝皇帝玄宗，僖宗都播遷到了四川，但是歷史學家究竟是承認唐朝皇帝的朝廷是合法政府，還是承認安祿山，黃巢是正統。也許有人會舉出聯合國容許毛僞政權加入，世界各國也是承認毛僞政權的多。但是，一個政府是否合法，決不能由外國人來決定，我們是中國人，便是中華民國國民，中國與中華民國，只是一個國名的簡寫，沒有什麼別的解釋。

最後，我還想向一般朋友盡兩點忠告，第一，愛國不是賭博，若到澳門去賭輪盤、番攤，可以看準那裏能贏向那裏下注，今天反共，先要問該不該反，如果値得擁護，即使毛澤東一幫人九死一生跑到延安時，都應當站出來表示擁護，若是共該反，就算毛澤東統治了世界，只要一息尙存，還要反它，一定要有這種定力，才可以存在於驚濤駭浪的世界上。第二，千萬不要以爲對毛捧場，毛幫就會投桃報李，這就未免太自作多情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有一個先天的仇恨心理，永不能改，吳晗，陳伯達尙且落到如此下場，若是在海外說幾句好話，將來就能生存於毛澤東統治之下，安有是理。總之，我不反毛，毛亦反我，屈辱旣不能求全，就應當奮鬪到底。

啟事

由於郵費及紙張、印刷成本增加，本社已取消長期訂戶贈書辦法。已發出之贈書券，有效期將到本（三）月底爲止，四月一日開始作廢。敬希各長期訂戶見諒。

萬人雜誌社啓　三月十五日

更正

①二二九期第十四頁「橫眉語」欄，第二條小標題「共黨殺人不眨眼」，眨字誤植貶。②二二九期第五頁上欄第一行及第八行首，「尼克遜」誤植爲「遜尼遜」。合更正並向讀者、作者致歉。

——編者

馬占山嫩江殲日之役

馬占山是九一八事變後，第一個予日軍以嚴重打擊的民族英雄。他本是鬍匪出身，屬於鎮北幫，故對於黑龍江一帶的地形最爲熟悉，且很得當地人民的好感。

東北四省的行政區，早在張作霖的統治下分配妥當，遼寧省的主席，是由他父子蟬聯兼任，吉林省則由張作相，熱河省則由湯玉麟，黑龍江省則由吳俊升分別擔任，他如張景惠則出任哈爾濱的特區長官，皇姑屯之難，吳俊升隨張作霖被害，所遺黑省一缺，經派萬福麟接充。

九一八事變發生，萬福麟正在北平，省政交由他的兒子萬國賓負責處理，當時黑省的兵力，只有五個旅，一個獨立砲兵團，馬占山是其中的一個旅長。關東軍在吉林熙洽自動投降後，認爲東北各省，都可兵不血刃，垂手取得，因向洮南鎮守使張海鵬遊說，叫他宣佈獨立，許以未來的黑龍江主席。張海鵬原是澈頭澈尾的土匪本色，不懂得什麼民族國家大義，當然一拍即合，叛國投靠，洮南緊隣黑龍江，頓使黑省大受威脅，形勢危急。省府同人連電萬福麟趕緊回省主持，亟籌對策，否則便請在蘇炳文、馬占山、李杜、丁超四人中，指定一人暫代。萬福麟回電，同意以馬占山繼任，同時，掌管黑省財權的萬國賓，也遵承父親的意見，表示極力支持，使馬氏得以專心軍事。

甚爲傲慢，一改過去那副老實商人的面目，馬氏一聽，大爲憤怒，不待三言四語，便不客氣地把他摔走了。

關東軍接悉林秀義策反失敗的報告，深覺馬占山確是一條好漢，不是熙洽張海鵬那種易與之人，只好改取軟化的漸進手段，與馬氏作和平談判。由司令官本莊繁寫了一封信，仍交林義秀送去，提出的條件卻很簡單，決不繼續進兵，侵佔馬氏的轄地，但在張海鵬已佔領的區域，派遣日軍接管而已。馬占山以黑省兵力有限，能夠保持現狀，暫時與之妥協，似亦未嘗不可，而林義秀在這次談話的表現，也格外溫順謙恭，氣氛甚爲融洽，雙方決定以王廟子爲緩衝區，馬氏的部隊，後撤至嫩江設防。誰知言猶在耳，第二天日軍已越過緩衝區進迫江橋，馬氏乃派人質問林義秀，林義秀佯爲道歉，說是誤會所致，再三請求諒解，並建議馬可派人會同他一道前去，實地勘查，劃定停戰界限。於是馬派參謀長張文鑄偕同林義秀及日本領事，於十一月四日赴江橋查勘，進行頗爲順利，勘完後張即遄返齊齊哈爾向馬氏復命。可是日軍的攻擊行動，已跟着展開，張文鑄行裝未卸，馬上馳返江橋下令抵抗，雖然守軍僅只一團，武器窳劣，彈藥不足，但由於日軍的食言背誓，驕橫無賴，激增了守軍的堅強鬭志。馬占山接到前方的戰訊，也親自帶了一團增援，又將蒙

中共行騙

覺初

最近當美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時，美國某一專欄作家曾作評論謂尼克遜之訪問中共，極有連褲子也被騙掉的可能。現在姑勿論反尼克遜是否光着屁股回美國去，但這句話卻刻劃了共產黨人的狡猾，與及跟共產黨人談判的危險。

中共師承蘇俄納粹，盡得說謊造謠之妙，簡直就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什麼肉麻的謊話也說得出口，什麼漂亮的承諾也可以推翻，而國民黨也就是栽倒在這些狡猾謊言之中。

說到中共的說謊，我們當然還記得抗戰時期毛澤東在重慶高呼「將委員長萬歲」的「佳話」，但是相信李大釗的公然說謊與及周恩來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的事，大家可能就不大清楚了。

李大釗說願意接受國民黨政綱

原來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國民黨實行改組，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孫中山先生倡議「聯俄」、「容共」以及「扶植農工」三大政策，席上提請通過，但馮自由等極力反對。到了一月二十八日，大會討論「黨章」時，因有代表提議應訂明「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一案，再起激辯。李大釗即致送一份意見書並起立作聲明謂，第三國際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是來「接受本黨（國民黨）的政綱，不是強本黨接受共產黨的黨綱」。又說：「我等（指共產黨人）之加入本黨，是爲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爲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我們加入本黨，是幾經研究再四審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裏糊塗混進來的。是想爲國民革命運動而有所貢獻於本黨的，不是爲個人的私利，與夫團體的取巧有所攘竊於本黨的」。當時李大釗說得天花龍鳳，且有採取「淚化政策」，在席上失聲痛哭流涕，卒之黨人不忍再加反對，在胡漢民先生「申明紀律」下，孫中山先生議案獲得通過，李大釗且經孫中山先生提名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之一。

後來事實證明，李大釗所謂的「爲有所貢獻於本黨」、「爲國民革命運動」等澈澈底底盡是謊言，李大釗自入黨後，掛着中央執行委員的名銜，藉着國民黨招牌的掩護，大力吸收共產黨員。他在北京成立青年國民俱樂部，以共黨人士爲骨幹，把學生和工人吸收過去，圖謀從「內部顛覆」打擊國民黨，結果李大釗收穫極大。

周恩來高呼中華民國萬萬歲

至於周恩來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一事，乃發生於抗戰

兵，從上游十里處渡過嫩江，準備孤注一擲，向王廟子出其不意，殺個痛快。仍令張文鑄扼守江橋，發砲攻擊，以分散日軍的注意。馬氏既對嫩江兩岸的地勢，瞭如指掌，又加以他的勇敢善戰，士氣如虹，故能把握勝算，獲得了他們預期的戰果。

計劃既定，一到太陽落山，天色漸漸昏黑，馬氏便令騎兵六時吃飯，七時聽候出發，他披上大衣，騎上鐵蹄棗騮馬，一聲令下，悄悄地向上游偷渡，銜枚疾走。

日方根據地的王廟子，這時留在裏面的，都是些佐官級的參謀人員，擔任守護的，不過一大隊衞兵，所有戰鬪兵種，都開到前線去了，他們正酣然入睡，做着征服大支那的好夢，只留下極少數的警戒人員，顫抖於寒風冷月的深宵中。

半夜兩時許，已望見了王廟子，馬氏令全體官兵，拔出馬刀，放鬆韁繩，不許鳴槍射擊，以免敵人驚醒。哨聲一響，立刻快馬加鞭，奔入敵營，見人就殺，見馬就砍，直殺到屍首縱橫，不留一個活口，這才向嫩江下游三十里渡江回去。臨走時，更把王廟子燒個精光，等到日軍村井旅團發覺了王廟子起火，情知後防有故，然電訊又已不通，只得拼命趕回應變。及到王廟子，只見一片灰燼，滿地血肉模糊，慘不忍覩，而馬占山的軍隊，早已從從容容地歸去無踪。

關東軍聞訊，特派參謀臼田寬三少佐趕來調查，一見現場慘況，不禁掩面大哭，臼田是個戲劇作家，曾將這幕鏡頭，寫成一篇悲壯英勇的嫩江吟，由音樂家譜入管絃，交給電台廣

愛之不能，恨之不可，想盡方法，要把他消滅或羅致。最後還是土肥原出馬，以英雄愛英雄，惺惺惜惺惺的姿態，把他懷柔了一個時期，此中因素，錯綜複雜，當非一言可盡，但到了土肥原調回東京，馬氏終於又在海綸，舉起反日大旗了。以非本文範圍，恕不詳述。

民國初年，曾任黑龍江省長的朱子橋將軍，自息影家園，絕意政壇，一味潛心禮佛，及襄辦社會慈善事業，不復過問國家治亂，或與當道一通殷勤。然當馬占山嫩江一役的消息傳出時，各方紛紛捐獻，食品、衣服、金錢，向馬氏致敬並慰勞，而以運輸困難，大費周章，朱氏即挺身而出，自願押送這批物資到馬占山的駐地，他不勝慷慨激昂地說：「人家犧牲性命去打鬼子，保衞國土，我們連運送慰勞品的膽子都沒有，未免太不成話了。」就憑着朱氏的望高名重，這一車慰勞物品，竟經過北寧路出門，循火車路赴黑龍江，在通過關東軍的駐防區和瀋陽，日本人不但不敢加以留難，且與朱氏晤談甚歡，不過暗地裏卻唆使張海鵬去刼車，說是車中藏有軍火，並將朱氏在車押送不說，張海鵬雖魯莽無知，事前已打聽清楚，那裏還敢去惹朱老善人的不是，便一路順利地讓他送到馬部了。

但後來事實證明，馬部並未得實惠，全為萬福麟的經手人謊報侵吞，甚至有人嫉妒馬氏的聲名，捏造謠言，指他中飽，可見敵人不屑做的或不敢做的，自己人反毫無忌憚優而為之。國步淪胥，廉恥敗盡，居然一至於此。

二則

海燕

知名的首腦人物，負有絕對的代表性，例如國民黨之孫科、張羣、吳鐵城、邵力子、王世杰、張厲生等；共產黨之周恩來、董必武、林祖涵、吳玉章、秦憲邦、陸定一、鄧穎超等；青年黨之曾琦、何魯之、陳啓天、余家菊、常燕生等；民社黨之張君勱、張東蓀等；社會賢達之邵循初、王雲五等。正由於會議協商的課題是如此重要，而與會之代表是這樣的富代表性，所以一般人均對這次協商寄以厚望，認為如果這個會議辦得好，不但國共兩黨間多年的積怨仇恨與無數的糾紛從此可以獲得解決，而且中華民國的國運從此可以走入康莊的坦途了。會議進行了兩週，各代表唇槍舌劍，辯論得非常激烈，時常為了幾個重要問題各不相讓，會議幾度險陷於破裂。最後算是於會外協商好了，在農曆除夕之前一晚，臨時匆匆召集最後一次會議，草草作成協議，同時接着舉行閉幕儀式。

當閉幕儀式開始時，先由主席孫科畧致數語，接着由各黨派首席代表依次致詞。共產黨由周恩來代表發言，而其他的青年黨、民社黨、及社會賢達分由曾琦、張君勱、王雲五代表發言。發言的大意，上半段大致都不外對會議順利完成頌揚一番，下半段大意為代表各該黨派表示虔誠贊同這個協議，必定信守協議的意思。代表們的發言，各有各的姿勢，各有各的表情，而表演得最突出最精彩的一個要推周恩來，他於發言完畢之後，突然高舉右手，大聲高呼三聲口號：「三民主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

喊得嚴肅而有力，特別是「中華民國萬萬歲」一句喊得最有勁，猶如斬釘截鐵一般的堅實，使得全會場的人大出意外，空氣頓時為之肅穆。

後來中共所表現的行動如何，大家有目共睹，不必贅述。

有人說周恩來幹政治，實在是走錯了道路，如果他早年走進電影圈子做一個演員的話，相信周恩來已是今天中國第一流的紅星了。他有許多條件，都是可能使他成為一個成功演員的，他可以在和朋友談話時，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在台上演講時，可以一邊說話，一邊流淚，手上帶着手帕在擦着眼睛。試問當今世界影壇中，有誰可以來這一手？「美國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這是周恩來於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在「國慶紀念日」上所說的，這句話成為中共干預韓國戰事的開幕詞，從此以後，中共就展開了大規模的「抗美援朝運動」，接着調兵遣將，殺入韓國，擴大戰禍，實行侵畧，開中共抗美行動的發展。但曾經何時，我們的周「總理」卻又和「中國最危險的敵人」頭子拉手，噢！周「總理」這是怎麼搞的？

三月七日此間外圍左報——晶報的社論强調說：「任何國家都不應自稱一貫正確」，雖然這句話有點反動，但總可以送給共產黨作為他們說謊和背棄諾言的遮掩了吧！

通訊

爺爺排長阮文新

在南越，七十三歲的阮文新，家喻戶曉，領導着一隊年青人打越共，自烽火中進進出出，機智驍勇，神出鬼沒。

他手下的三十二員勇士，有二十一個是他的孫兒、侄孫、外甥和姑表外甥，另外的十一位，也都是來自鄉里中的晚輩，大家均把他當作公公看待，而且習慣於喊他「爺爺排長」。

越南軍方的檔案裏，他的職務是第四軍區的義軍排長，偌大的年齡使越南政府找遍了法律依據，一直無法授給阮文新軍階。

沒有階級的軍官，恐怕在世界上都已經夠稀奇了，但叫他感到尷尬的，尙不止此，包括越南元首、美軍將領，以及全國半讚佩半同情的函件，像雪片飛來，勸他該下來休息，頤養天年，不必再去冒那樣大的風險，和越共周旋。

敵人未滅絕不休息

退休？絕不。阮老每次都這樣回答。「越共要我們當奴隸，還恣意蹂躪我們的家人與田園，」他說：「只要健康允許，我要終身志願留營，直到所有的越共倒下去。」他認爲打越共全憑頭腦與血性，加上身強體健，年事的高低並不構成嚴重的影響。

他在越南戰場上，用輝煌的戰績，改寫了一項——保衛疆土只是年輕人的事業——紀錄。「阮文新」那響亮的名字，就那般傳遍了在南越的城鎮鄉村，尤其在彰善省德隆郡和盛村，那個他生活了幾近四分之三個世紀的故鄉，使越共爲之聞風喪膽，枚眼中釘，但苦無機會，和盛村簡直像一處銅牆鐵壁，全村在意志與情感上似已融成一方大理石，毫無罅隙。最後，共黨頭目惱羞成怒，竟想使出卑鄙的手段，懸賞越幣十萬塊，要購阮文新的腦袋。

阮文新風聞這種傳說，不禁哈哈大笑。他的部屬都勸他萬勿掉以輕心，你猜？「爺爺排長」怎麼說，「活了這樣大的歲數，想不到這顆頭還值十萬塊，如果不是國恥未雪，家仇未報，我眞願把這顆頭出賣了。」

其實，像他那樣年紀一大把，誰不願意息影田園，含飴弄孫，可是，共產黨卻不讓他安享這份寧靜的生活。阮文新說，越共活像含有劇毒的「氰化鉀」，只要洒向那裏，那裏就遭殃，連沾着邊兒的，也免不掉要蒙受一場巨大的災難。

越共殘暴激起仇恨

阮老的故事，在南越並不稀罕，然而，發生於和盛村的厄運，卻牽引出了阮文新和越共的誓不兩立，矢志反抗。這個村莊位於越南的邊遠地帶，世世代代這裏的人都生活在與世無爭，但越共偏偏妒忌他們樂天知命，和平富裕的生涯。兩年前的一天仲夏拂曉，他們先向這個小村發射砲彈，再對各個地下避難室裏嚇得魂不附體的村民，扔猛烈炸藥和手榴彈，全莊弄得瘡痍滿目，村民死傷枕藉。

那年已經七十歲的阮文新，在越共進攻的當天早晨，從燒焦了的地下室蹣跚的鑽出來，五個兒子中一個屍體血肉模糊，兩個不知去向，剩下的兩個也右臂同受重創，許多倖存的村民，也遭到同樣的面目難辨，看到這種慘狀，阮文新號啕了一晝夜，爲兒子哭，也爲村人哭，幾致悲不欲生，最後痛定思痛，他決計不顧風燭殘年，尋求途徑，要用行動來報這場深仇血恨。

全村不久又掙扎起來了，到了晚秋，已經全部復興在望。阮文新領着老妻，三個大難不死的子女，和十八位孫兒輩，耕着三畝薄田，照樣勇敢地生活下去。有人問他，爲什麼不把家往安全的村莊搬，他說：「和盛是我的家，我們在這裏世代務農，搬家只是怯懦的辦法，況且你再後退，越共再逼進，那又該往哪裏搬？」在阮文新看來，家是人生根的地方，又是祖塋的所在，隨便拋棄掉，將來怎有面目去見祖先於九泉之下。這種無法解釋的固有倫理基本法則，在老一輩的越南人仍舊那般根深柢固。

保衛鄉土的觀念，漸漸在阮老的心中萌芽茁長，他認爲最可靠莫過於自己付出力量，來遏阻殘暴的入侵。

一九七〇年轉眼屆臨，一位越南政府的少校軍官，奉命到德隆郡來征募「義軍」，告示貼滿在郡村的破垣土牆上，訊息傳揚開來，大人們競相走告，家庭裏都在茶餘飯後談論，父母鼓勵兒子，妻子勸導丈夫，這是保家衛國的大好機會，連十來歲的少年也盼望投效。

阮文新是有心人，在村莊裏是尊長，在家庭中是長輩，實在不便與人商量。那日他心裏喜孜孜的，起了一個大早，換上一襲半新短裝，趕着頭一天去排第一個應征報名。陸續地後面接成了長龍，和盛村可也來了不少，大家一看阮老站在最前，都弄糊塗了，有人悄悄地問：「阿新爺！這裏不是發救濟物品，您老怕是搞錯了吧？」

他鼓起雙眼，挺了挺胸膛，滿肚子不高興答道：「誰弄錯了，我是來報名參加打共產黨的。」

「告示明明規定不能超過五十歲，阿新爺那樣一把年紀，怕不行吧。」

「哦，是眞的？」

麼二十歲，連打越共的報名資格都沒有，那多窩囊。」他心裏在叫屈，臉上顯露着無限懊惱。

一言不發回到家裏，阮文新躺在床上，索性連午飯都懶得去吃。他的老伴耐着性子，好說歹說，才把緣故問清，不禁啞然失笑說：「你怎麼不修飾修飾，裝扮得年輕點，再去試試，也許人家破格錄用。」

老當益壯，請纓殺敵

這話眞的指引了他的迷津，阮文新顧不得蓄了十幾年的鬍鬚，硬着心腸剃掉，還抹了點菜油，把臉上的皺紋平平，立刻重賈餘勇，再度趕去德隆郡。

一進門，少校對他端詳了老半天，滿頭白髮，一臉飽經滄桑的皺紋，閃着亮光，五呎八吋的身裁，腰桿挺直，少校心懷猶豫地問：「你多大年紀了？」

「五十啦。」他回答。

「有沒有身份證明？」

阮文新眞沒想到還有這一招，心虛得有點口吃，支吾了一會，突然急裏生智的回話：「被越共來騷擾時全燬啦。」

那位軍官露着會心的微笑，沒有當面揭穿他的底牌，還和顏悅色道：「老先生，這是去打仗，你得從長考慮。」

阮文新聽了實在有些掛不住老臉，簡直受了折辱一般，他激動地說：「我每天爬山越嶺，打野兔趕山鷄，許多青年都趕不上，挑個三、五十斤重的擔子，視如家常便飯，就憑這些，請你說句公道話，夠不夠條件打仗。」

這份誠意端的把少校感動了，再沒問下去，默默地拿起了筆，在兵籍卡上這樣填寫——阮文新，已超限齡，體健逾恒，報國意志堅決，請予特准徵集。

戲劇化的通過了這一關，阮文新回憶起來仍感到有點面紅耳赤。

直到前年的農曆正月十五日，阮老以經驗卓著，甚孚眾望，膺選為「彰善山區」的義軍排長，隸屬越南共和軍第四軍區，手下統率了三十二位勇士，進行保衛和盛村一帶，為守護鄉土而戰。

那個排，非常獨特，迥異尋常，三十二名戰士全是他的家人與晚輩，不管晝伏夜襲，登山涉水，森林逐敵，據守膠園，再艱困沒人叫苦。有一次，一位部屬腹部被敵人擊中，傷勢嚴重，阮文新親自背了三里地，去找醫生取出彈頭，才挽回生命。他們喊他「爺爺排長」，大都出於至情至性的流露。

阮文新的一位孫兒說：「爺爺對我們三十二人不分彼此，他老人只要求大家一條心打勝仗，報仇雪恨，對犯了過錯的人，從不疾言厲色，只告訴他以後該怎麼辦。」他的外甥黃振南，形容他們的「爺爺排長」，老而彌堅，智勇雙全，只要跟着他去打越共，十次就有九次戰果輝煌，他成了全排的「勝利護身符」。

情報靈通頻傳捷報

打勝仗得靠靈活的情報，尤其對付狡詐的越共，阮文新完全把握住了這項不二法寶。在和盛村這個地區，無論男女老幼，都是「眼線」，越共只要蠢動，終逃不過他的明察秋毫。假如大規模來犯，他們在一個小時內，就可獲得正規軍和盟軍的支援。

一九七〇年的春天，阮文新排長統率着他的子弟兵，首度牛刀小試，就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那次戰鬪，正發生在越南的農村收穫期剛過，皓月當空，大地乍寒，越共在相距哨站的二千公尺外的「和興村解放區」，企圖藉黑夜潛來和盛村刼糧奪豬。



古稀南越自由鬪士阮文新

首先察覺這項詭秘的，是在田野裏工作的莊稼眼線，只見老遠的山崗上，出沒三三兩兩的陌生人，引起了他們的懷疑。這情報迅即傳到，經過研判分析無誤，阮文新馬上部署了十二名義軍，埋伏在越共必經的通道，並阻絕了另一條來犯的水路，形成口袋包圍，等待着甕中捉鼈。

照說阮文新並不是打仗的行家，他原來只是個躬耕田園的村農，可是，妙就妙在他能憑種田人的意念，悟出一種出人意表的作戰術，打起仗來非常奏效。

那條公路穿過一座山，再緩緩的降落在緜延起伏的田野，田野裏到處疊着高高的稻草堆，有的還種着長可過人的蔬坵，有一條闊闊的深深的河流，繞過山麓往下流，和公路成鈍角的斜交。那裏有一座橋，和盛村就在路同河的交口處，和興村卻在山腳的河那邊。十二名義軍分成四個小組，每個組鑽進了一個稻草堆，把中心掏空有點像堡壘，武器從稻草中可以伸出來，射界廣闊，可是從外面卻不容易發現，阮文新堅持在接敵最前的一個草堆，他覺得第一次出師，他應該身先士卒。

另外十名在橋下裝置了炸藥，並緊守在橋端的附近，還有十位義軍，保衛村莊的外圍，隨時準備接應，形成小型口袋包圍。

大約是晚上十一點鐘，越共的前哨已深入腹地，再等到股匪進入火力範圍，戰鬪爆發了，那樣的突然。月明星稀，射擊的火光交織掩蓋住了公路，有如閃亮的網，越共壓根沒有想到，中途中伏，慌作一團，沒有主張，走得快的掉轉身來逃得像喪家之犬，反應較慢的只好舉起了雙手，放下武器。這場搏鬪只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就成為一面倒的勝利，阮文新他們，在

激戰中格斃了六個越共，還虜獲了許多步槍和單兵砲。

赫赫戰功受勳獲獎

第二天，捷報傳出，在第四軍區的美軍，怎樣也不相信，這場勝仗會是由七十三歲的越南老人指揮的，有一位美軍少將史密斯，親自駕車到和盛村來察看，才公開予以證實，並當場頒給阮文新一枚美軍的「英雄勳章」，還從穿着的大夾克掏出來一瓶「詹尼華克 Johnnie Walker」的洋酒相贈，然後拍着他的肩膀，讚不絕口。於是，「爺爺排長」就這樣像旭日般的升起來了。

以後，他又陸續地參加過六次戰役，但大都在保衞桑梓的範疇，克敵致果，屢戰屢勝。他說：「我們從未遭過敗績，也沒有一個越共進過村莊。」和盛村端的是固若金湯。而這個村莊終於成為越南人敬愛，盟國軍隊佩服的村莊，只有越共恨得咬牙切齒，但又奈何不得。

最叫他忘不掉的，是越共發動的一次春節攻勢，和盛村也被波及了。可是，阮文新排長照樣堅守村莊，發揮了神勇機智，敵人未能稍越雷池半步。和盛村的村民感覺祖先與親人的靈魂常在，永遠保護住他們，所以能挨過莫大的痛苦。每逢春節，和盛村都在這一天祭祀祖先神靈，憶舊迎新。

春節攻勢之前，義軍和村民緊相團結，前者日以繼夜的從事防禦準備，後者則在禱告上蒼，祈求庇佑。他們沿村莊的周圍掘下了壕塹，壕內廣栽了許多削尖的木樁，並且加上偽裝掩蓋，不易發現。每幢房屋都被利用上了，地下室也串連相通，機關槍沿着村角的軸線可以構成綿密火網，有些小砲竟架在堅實的樓頂，裝上滑輪還能快速變換位置。村莊外圍的樹林裏，眞眞假假的裝上了各種獵獸的「弩」。

春節的腳步剛步臨人間，越共於拂曉發起攻擊，遠遠的鞭炮夾雜着呼嘯的槍砲聲，破壞和平的魔鬼自以為可以順利荼毒蹂躪和盛村。但是他們又失[illegible]的越共竄進了[illegible]，被弩矢射傷的

有如摧枯拉朽，作鳥獸散，走不及的都被捕獲了。

直到目前為止，「爺爺排長」領導的義軍，殺死過越共五十七個，俘虜二十五人，還奪得輕武器三十七件，B四〇火箭筒三具，和彈藥無算。

去年六月十九日的「越南軍力節」，阮文新排長因戰功卓著，榮獲阮文紹總統召見，接受了一個象徵榮譽的「梅花牌手錶」和五萬越幣的頒獎。他向總統堅決表明決不輕萌退意的打算，他還很風趣的要求別老勸他退休，這樣才不會影響他對孫兒們的領導統御，阮文紹總統聽了不免忍俊不禁。

有一次，第四軍區的美軍高級指揮官，因誤解了阮文新的「從軍報國」壯志，曾親到和盛村來探視，並且以同情的口吻，力勸阮老解甲歸田，那位將軍並且表示，要為他介紹一份月薪三萬越幣的職務。阮文新當時火透了，他滿臉嚴霜的說：

「我服役義軍，並不是為了生活，你們美國人尚且為了維護人類的自由和平，遠度重洋，參加作戰，難道越南人反而坐視自己的祖國，完全等待着別人來拯救？」

（溫）

毛澤東與大痰盂

西洛

最近尼克遜訪平，在尼氏與毛頭晤面的大廳中，擺着一具大痰盂，不禁令人興起思古的「幽情」。

說到此物，年輕的一代，大都對之感到陌生，甚至叫不出其名也大有人在。可是，你不要小覷這容汚納穢的骯髒傢伙，過去也有它的所謂黃金時代，它崛起何時，雖無年代考據，但確曾有過上伴君皇，下親百姓的「行狀」。在北伐以前，尤其滿淸時代，中等以上人家，客廳、臥室，幾乎都有擺設；官府機關當然少不了，甚至學校的教室也不能「免俗」，有些人家更進而利用作小孩臨時便器，堪稱「物盡其用」。

此物質料有陶、瓷、銅、錫多種，式樣則有大、小、高、矮之分，但絕不離闊嘴大肚的形態。講究的大戶，更有五彩雕花的珐瑯特級貨色，藉以炫耀其生活闊綽。戰前上海亨字輩人物張嘯林，在避暑勝地莫干山興建豪華別墅，即曾招致「專家」負責痰盂設計。昔日「痰風」之盛，於焉可見。

有些達官貴人以及豪富之家，更不以廳室擺設為滿足，還要特製式樣精巧的小型痰盂，交由婢僕捧侍左右，以應不時之需。只要主子喉頭發响，立即趨前恭承餘瀝，以示闊氣排場。淸代奸宦李蓮英侍候「老佛爺」時，手裏所捧形似小香爐的傢伙，便是箇中

在專制時代，官場人物對吐痰十分講究，不論與屬下談話或坐堂審案，必先咳上兩聲，濃痰一吐，淸過喉嚨，然後金口開言。這份小動作，雖無專業訓練，但亦須平日習養有素，始能做到「聲容並茂」的神態。其要求是不管有痰無痰，喉嚨務求「唔唔」作响，旁若無人，唾沫時則頭轉而身不動，「喀、嗤」一聲，目標準確，方為上品。否則，就會有失「官儀」。由於這一惡習成風，因之就有淸代某外交大臣在國外向名貴地毯上吐痰的醜談，眞是出夠洋相，遺羞國人。

上面這些「白頭宮女話玄宗」的陳跡摭談，自西風東漸，痰盂早已隨之消聲匿跡，何以現在處處自詡進步的共黨，竟還在魔宮中擺設這些落伍器物？據手頭現有資料，曾經到過大陸的外國記者已有多次報導，中共頭頭中十之七八都是菸癮十足的老槍，尤其毛頭更屬箇中翹楚，每日非上罐的「美帝洋菸」不能過關。吸菸招痰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何況他還是老牌肺病，故痰不離口乃是自然現象；同時傳已被整垮的「接班人」林彪，乃是著有「盛名」的癆病鬼，當然也是終日與痰為伍。基此推論，痰盂在他們心目中，自有利用的「剩餘價值」而予以保存。明乎此，那就是所謂見怪不怪。說不定毛頭一時興之所至，他還會塡上一闋什麼「數痰派



西方大亨的紅色貿易夢

天涯客

就像嬉皮士們急於把自己打扮成「中性人」一樣，西方世界裏的那些大老板和銀行家們，也忙着要把共產主義國家，當做自己最大的主顧了。

不久以前，兩百個西方的工業巨子，銀行大亨和貿易大王；以及東方的經濟部長，外貿專員和「計劃經濟」專家們，就曾經躲在奧國維也納的豪華旅館裏，秘密地開了三天會，交換了大家在全力促進東西方貿易上的具體意見。

出頭召集這個會議的組織，是維也納的「多瑙歐洲研究所」——一個專門替東西方貿易牽線的機構。兩百個應邀出席的「貴賓」中，光是從一向堅決反對和共產黨做生意的美國，就專程趕來了三十位頂有名的大老板。

會議一開始，號稱「世界牛仔褲大王」的里維·施曹斯公司代表，就開門見山地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地球上最大的牛仔褲工廠。請問對方有什麼好建議，可以使我們的產品在那裏大銷特銷？」

從東方來的那些「黨老爺」們，似乎還從來沒有好好地考慮過這個問題，所以弄得面面相覷，不知道怎麼回答才不會使他失望。倒是一位瑞士銀行的總裁，頗有急智，馬上很輕鬆地插了一句嘴道：

「那還不很容易嗎？——只要禁止哥薩克人再穿他們的『馬褲』就行！」

「可口可樂」公司的董事長奧斯汀，考慮的不但是市場問題，而且還有心理上的障碍。在會議桌上，一面殷勤地勸那些東方「貴賓」們，「多喝幾瓶」可口可樂；一面又發愁地問道：

「美國人，無分老幼，直到現在還把共產黨這三個字，當成一句罵人的話。這個心理上的障碍，怎樣才能馬上消除呢？」

用不着他多說，在場的人誰都知道：在尼克遜公開和中共談情說愛以前，美國對東方國家的貿易，只佔整個進出口的千分之七，現在白宮不但拼命放鬆了對中共出口的限制，而且很大方地讓蘇聯和美國的龐克卡車製造公司，訂立了一項總值十四億的貿易合同。無論從那一個觀點來看，美國大老板們目前最感興趣的新市場，都是它一向所深惡痛絕的共產主義國家。

因此，波蘭的對外貿易部第一副部長，瑞斯查德·卡爾斯基，才會洋洋得意地在會議席上說道：「我深信，美國現在已經發現：我們這裏的市場，是一個遍地黃金的地方！」

正像美國工商業界中一向流行的名言：「主顧們就是放屁的話，也是對的」——不管那些共產黨「幹部」們大言不慚地講些什麼，問些什麼，這一羣在尼克遜和基辛格的鼓動下，不遠萬里而來的美國大老板們，居然一聲不響地坐在那裏「聽訓」。

整個地說來，這會議很有點像「三國演義」上的「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但是，在實行的時候，當然也出現過許多問題。首先是蘇聯的對外貿易部司長杰韋堅尼區·邱查羅夫很想知道：「美國近年來的『混合康采恩』機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

身爲這種「混合康采恩」副董事長的美國佬，羅伯特·梅克端納，想了一想回答道：

「爲了安全起見，最好是在那一方面都投點資，辦個工廠。久而久之，當然就成了『混合康采恩』」。

誰知那位蘇聯的黨老爺，馬上就嗤嗤以鼻道：

「哼，這才是最標準的資本家的做法哩！」

「可口可樂」的大老板奧斯汀，連忙插進來做「和事老」道：

「本來嘛。不這麼做，又怎麼成呢？」

那些打定主意，跟着尼克遜走，拼命也要和共產黨做生意的美國大亨們，雖然在會議席上百般地將就，卻還是滿足不了「馬列主義」嫡派子孫們的要求。他們既想價廉物美，又要半買半換，最後還來個「分期付款」，一定要分成幾十年來還淸。

匈牙利國家銀行的副董事長，基諾斯·費克特，自然很熟悉這一些阻碍了東西方貿易的關節，但他卻把全部責任，推在另一個次要的問題上。他說：

「在我所經歷的東西方貿易中，最麻煩的一點，就是我們始終不能找到一種幣值永遠固定的貨幣，來做爲我們交易中的計算單位。」

這對於那些美國大亨們，當然是一棍子打在致命傷上，自從美元在尼克遜的雄才大畧之下，幾乎變成了一種和「冥鈔」同等幣值的通貨之後，不必說西德馬克，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就連日圓和港幣，似乎也比美元要出風頭得多。這就怪不得東德的一位外貿部司長說：

「美元已經是一個不太合時宜的名詞，買方是不是能夠選擇一種幣值更穩定的東西，來做爲他們訂價的單位？」

除掉美國佬以外，其他那些西方國家的工業巨子們，也紛紛地向「共幹」們投懷送抱。西德的布蘭達克斯公司總經理，漢斯·杭斯特蒂爾，就曾經在會議席上，一再地向東方國家的代表們說：

「爲什麼不讓我們先到貴國去表演一下呢？我向你保證：我們出產的化粧品，是一定會給貴國人民的人生觀帶來一種革命性的變化的！」

橫眉語

港大學生要倒黃

最近香港大學打破過去慣例，由一位中國人做校長，這位黃麗松博士過去在港大畢業，又在英國深造，在南洋當大學校長有年，論資歷，他足可擔任這個職位。

可是，他還未上任，港大一撮學生便發起攻擊這位新校長，由新左派控制的學生刊物「學苑」，發表了攻擊黃麗松博士的文章，左派的新晚報，更把這篇文章轉載。為什麼要攻擊？為什麼要轉載？事實擺得很明顯，黃麗松博士不對他們的胃口。

這一撮職業學生認為黃麗松博士是保守派，不夠開明，因此反對他。所謂「保守」、所謂「開明」只是字面上的意義，實際上認為黃麗松博士並非共產黨同路人。

這一撮職業學生很難得到廣大同學的支持，因為他們到港大讀書，最大目的是取得高深學問，並不要替共產黨做舖路工作。黃麗松的資歷，足以使他們達到求學的目的。

文章中還搜集了許多黃麗松不夠「開明」的事實例子，相信這只有得到「情報組織」的協助，才有這麼詳盡的資料。

黃麗松博士出任港大校長，應該是中國人的光榮，因此宣任命發表後位各方面，都並不比外國人低，由他來接長港大，十分適合，港大學生絕大多數是中國人，由中國人出任校長，應該比外國人校長更能與學生接近，今後港大的教育方針，也一定更適合中國人的要求。

可是這一撮別有用心的職業學生竟加以反對，加以攻擊，使人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在外國校長管理下不反對，中國人任校長反而要攻擊？那麼說來，他們的奴性太重了！

其實，這也難怪，在中國大陸，不是到處可以見到中國人嗎？大概這已成了他們的習慣，所以中國人當了港大校長，他們一樣要鬧，寫到此處吾欲無言！

香港的未來地位

為了中共代表黃華向聯合國反殖民地委員會提出一項備忘錄，重申香港、澳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不是殖民地，該委員會無權討論這兩個地方的將來地位，備忘錄中說在適當的時機中共將收回這些地方，因而使到香港人心不安，股市也引起波動。

連日來，許多社會領袖、政治家以及報紙主筆們，發表不少評論，一致指出，香港現狀目前絕無改變可能。

有家報紙的標題寫道：「你同我定！」

黃華向反殖民地委員會提出這個備忘錄的目的，很明顯並不是馬上要收回這兩個地方，而是阻止該委員會將這兩個地方列為「殖民地」，加以討論。

二次世界大戰後，所有殖民地都已實行自決，成為獨立國家，如果香

從異族政

認識中國

在我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次異族統治時代：一是蒙古人的元代；一是滿洲人的清代。

任何一位中國人都知道元、清的歷史，這裏不必詳為描述。然而，其中有兩點，實有加以分析和討論的必要。一是元代的階級分野政策，一是清代的學術高壓政策。這兩件事可以供我們認識中共統治大陸的情形。

在沒有討論之前，在此預先聲明，這裏絕對無意指證目前的中共統治，就是繼承了元、清的這兩政策而來。這點以下還要清楚交代；同時，也反對美國「中國歷史專家」費正清所提出的「東方社會論」，以為目前的中國共產主義，是從傳統的中國文化與社會中早已存有的理念。關於費正清的謬論，胡秋原先生在其所著「中西歷史之理解」一書中，經已駁斥明白，這裏只好從畧。

元、清之暴政

首先，談談元代的階級分野政策。蒙古人挾其驍勇善戰，在統治中國後，遂採取不信任政策，以階級的分野來做其統治的方畧，把全國以不同的種族，大體分為四大類，一是蒙古人；二是色目人；三是漢人；四是南人。種族階級森嚴，高官厚祿只有蒙古人與色目人的份兒；漢人南人則被其任意剝奪和殺戮，而視之為奴俘。因此，黃帝子孫不甘受辱，時時聚眾反抗，此撲彼起，終元之世並無休止，卒被明太祖驅胡元於漠北。

滿清之統治中國，雖然也有種族之歧視，但較懂中國文化，為了便於統治，便對文人學士採取了一連串的攏絡政策。先是利用政策，再是高壓政策，再次是懷柔政策，最後則是扼殺政策。也就是如此，所以二百多年的滿清統治，我中國學人只有走向了故紙堆中去在考據上做文章。一方面清代不斷興起的文字獄，使文人學士震驚；另方面清政府掌握了學術思想的領導權，所有關於當代文獻與當朝史事，都由「皇朝」出刊發表。最後由於學術之不自由，學術無由發展，遂使清代後期諸多割地賠款之喪權辱國條件之建立。終致滿清覆亡，建立民國。

中共的階級鬥爭

今日大陸的共產政權，挾西方共產主義思想，以唯物為觀點，強調階級鬥爭，全然壓抑學術思想之自由。在階級鬥爭上來說，遠較元代之階級分野政策為犀利。蒙古人粗野，不諳中國文化，遂以種族分野來統治，情有可原；而今日之中共，故意唾棄中國文化，強以富人、地主與貧農、工人為階級分野，並且亦連及後代子孫，以最殘忍手段，來鬥爭下放，使得出身有問題（以中共階級觀點來看）的中國人，就得接受更多苦痛，歷盡諸多欺凌無已。同時，即使是同一階級——如中共所謂之無產階級，但在工作分配和工資與生活方面，又有不同的分

作為一個「中國」人，對這問題有所懷疑，便會在民族大義之下，被罵得狗血淋頭。因此許許多多的評論家，絕不敢提出異議，可是，他們內心是不是同一想法？老萬深感懷疑。

星加坡是個從英國舊殖民地中獨立的國家，地方比香港小，人口比香港少，大部分是中國人，但今天星加坡在世界上是一個極受重視的國家，和以色列同被視為最有朝氣，香港市民不少嚮往星加坡的生活，感到香港前途黯淡，很多願意跑到星加坡去。

如果在香港舉行投票，決定他的命運，結果會怎麼樣呢？也許未必一定如主筆們說的那樣「沒人提出異議」，他們所渴望的，恐怕正是有一個如星加坡那樣的政府，和星加坡華裔那樣，過着安定豐裕的生活。可惜香港的地理環境和星加坡不同，因此，香港未來的命運是注定了，到「時機成熟」，它就會成為中國大陸的一部分，現在四百萬市民所爭取的，只是從現在到「成熟」的一段時間，希望能多過幾年而已。

台灣有防衛實力

有些人躭心，如果有一天美國眞的退出台灣，中華民國便會受到中共威脅，共產黨到時會用武力「解放」台灣了。但對台灣實況有認識的人，都知道這個憂慮是多餘的，因為台灣在這二十多年來，對軍事力量的加强，有了很大成就，中共要用武力「解放」台灣，成功可能性不大，除非不惜孤注一擲，付出巨大代價，可是在北極熊虎視眈眈下，他們若傾全力攻台，無異給予蘇聯一個大好機會。

，但軍費並未減少，目前國府擁有陸軍三十三萬五千人，海軍七萬二千人，空軍八萬二千人，裁減陸軍省下來的錢，用以購買美國軍事裝備，因此，台灣軍事實力是强大的，用以反攻大陸雖然不足，用以防衛台灣，綽綽有餘，如中共攻台，要有數倍於國軍的力量，才可以達到目的。

自一九五〇年以來，美國給予中華民國的軍備，總值達三十億美元，直到一九六八年，每年軍援仍達一億美元，到今年已降到二千萬美元；不過自一九六八年起，台北即大量購買軍備，那一年購入了價值二千五百萬美元的裝備，一九七〇年美國售予國府的軍備達七千萬美元，去年增至一億美元，購買的主要物品為F一〇〇噴射戰鬬機和尼克——海神飛彈，因此台灣的軍事儲備十分充足，一旦發生戰事，可以作長期間的應用。

過去三年，在越南作戰受損，美國宣佈為無用的軍備，大部分贈給國府，國府加以修理，便可以應用，計有八吋的火箭炮、M四十一坦克車、飛機等。

同時，國府已自行生產軍械，並與美國公司合作，生產戰場無綫電發報機和直升機等，將來的補給，也不成問題。

美國的軍事顧問認為停止軍援，亦不會損及台灣的防衛，其理由在此。因美軍宣佈「逐步撤退」而為台灣擔心的人，大可不必。

萬人傑

目前的階級政策，除鎮壓之外，還以達成工具式的利用。

共產統治

柳以青

中共的思想控制

中共目前的思想控制（按：自經過文革後，根本談不上學術），遠較清代之學術扼殺政策更嚴、更烈。滿清之時，文人學者雖然無法談論國政，以及當代之事，然而，起碼還可以向學術的其他方面探索，例如經書箋釋、史料蒐補、辨偽、輯佚、校勘、訓詁、音韻、算學、地理等等。目前的中共，卻以毛澤東思想和語錄為唯一的思想，幾乎人人沒有不讀毛著作，討論毛思想的自由。

同時，在人與人之間所謂的「自由討論」上，總是有所遵循地有所忌諱。這方面不僅是在大陸，就是香港的左派報章所刊登的消息和文章裏，也可以看到這一毫無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可言。不啻是大陸政策的宣傳筒。對當權派及其政策只能歌頌；對被鬬倒下來的失敗者，就受命給予不斷的攻訐。對於本港左派報章、雜誌的這一既成行徑，生活在香港的人，每天都可以從體驗中得到證實。也因此，就更瞭解到中共這一思想與言論自由的本質是什麼。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在閱讀了左派報章的宣傳，而眞能信以為眞的話，才是得不償失的。

眼前的例子

這裏不妨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去月二十一日尼克遜訪問大陸，自由世界裏，包括香港都已經由衛星直接轉播，立刻收到新聞和圖片。當日的本港晚報，都有圖文並茂的詳細報導，唯獨新晚報連一張像片都沒有，對於新聞也只是來自新華社的幾段簡單的文字。

站在新聞採訪與報導上來說，世界大事是該詳盡地告訴讀者的，這些，其他晚報都能做到，唯獨新晚報是例外。在第二、三日，由於得到了上面的指示，才有圖片刊出，這能算是新聞自由嗎？

再以這次尼克遜的訪問為例，有一衛星轉播的電視片段，是報告了大陸人民輪購人民日報的情形。在香港也可以買到人民日報，那一張半紙的內容，除了宣傳唯一的毛思想外，還有一些各地之工作報告，以及有關各國的抗議、鬬爭的新聞文件，內容貧乏的可憐。最主要的還是由共產黨一手控制，做硬性塡鴨式的宣傳和造謠。

這次的搶購，可見大陸人民的精神生活與思想，是多麼地需要着求知，尤其是對於一向宣傳為紙老虎的美國總統求知。

中共的幹部們以為非如此不能有效地利用和統治人民，然而，所產生的結果，恐怕會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不相信嗎？試看元、清。

刀劍與拳脚

終於電影界的製作有了改變，在一枝獨秀的武俠片的世界裏，已經由刀劍轉到拳脚了。

在電影製片家本身來說，這當然是爲賺錢。由於用拳脚的電影片子，更吸引了觀衆的荷包，於是，就開始向拳脚方面推展業務了。正如從文藝片轉到武俠片一樣，也是因爲觀衆口味的轉變所使然。

表面的看法是如此，然而事實上恐怕並不那麼簡單。在武俠片盛行的時候，人們之所以喜歡看武俠片，打鬬的場面，打鬬的招數，本來只是增加氣氛的附帶條件而已，基本上，武俠片能夠在觀衆心靈裏引起共鳴的，在於它的俠義意識的表達。

然而，後期的武俠片，在俠義意識的表達上，既沒有創造更新，便退而求其次的致力於打鬬的出奇招數和打鬬兇狠殘忍上了。把不該强調的加以强調，該强調的主題卻陳陳相因，難怪使人有不現實，太戲劇化的感覺和厭倦。

但是，目前雖然用拳脚來代替了刀劍，在觀衆欣賞打鬬的場面和招數上，是有了眞實的感覺，與刀劍往來相比固然較勝一籌。不過，我卻擔心着：如果俠義意識和精神的表達仍不能有所創新的話，恐怕拳脚也會與刀劍同樣命運的。

談到俠義意識與精神，整部的中國歷史可以說是最豐富的寶藏。

然而，這些豐富的遺產，當然不是長期忽畧我國歷史的劇作家所能立刻翻查得到的。也因此，目前所有的製片公司都在浩嘆着劇本荒呢！

其實劇本的素材多得很，所以產生劇本荒的呼聲，不是來自劇本素材，而是來自審查劇本的專家的標準和觀念。前此以往，武俠片的主題，似乎都落在報仇、復仇和忠奸對比之框框裏。每一套武俠片，都是大同小異的在這些主題上做拱托工夫。

當然，這一類主題不能不算好，可是，太多了不免使觀衆有千篇一律的感覺。

到目前爲止，製片家雖然由拳脚代替了刀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然而在選擇劇本主題上說，如果不能有改變，武俠片的前途仍然是黯淡的。

我以爲：武俠片的主題方面，應該逐漸轉向描述人性善良方面的人情味較重的主題。把人性中爭求人權和正義的主題，再通過武俠技術來表達，恐怕最受歡迎。事實上，我國幾千年的歷史演變，是一部以人文爲中心的歷史。

向誰「傾訴」？

偶爾在報紙上看到有着這樣一些詩句的一首詩，使我想起寫詩的人，

我不能就這樣死了這片心，
讓成熟的果實掉落灘灘的泥濘；
人生的道路也許是這般遙遠，
像那不名的海岸接着有色的森林。
……………………
那夏天的散文，秋天的詩，冬天
的插畫又是怎樣的一種短篇？
短篇裏恐怕記錯了枝葉，倒下的斑點，
一點點印着愛，印着恨，印着愁煩。
……………………
無情的歷史潮汐淹沒了回憶的空間，
如果說斷了橋樑就等於斷了道路，
那倒塌了的故居卻仍是我的家……
我不能就這樣死了這片心——啊，犂山！

因爲我是認識他的。所以能夠體會詩裏深沉的哀愁，和詩人內心的痛苦。

寫這首「傾訴」的人，絕不是時下的什麼名詩人，名作家，而只是一個潦倒的，已經被人遺忘了的小人物（請原諒我這樣說），大概已經有一年多兩年不寫文章，不在文壇上活動了。我跟他認識沒有任何人介紹，只是偶然在某刊物編輯部碰到而已。那時我看過他一篇平淡無奇的散文，發覺文中有多少錯誤，便告訴他了。可是他聽了似乎很不高興。稍後，我又看了他寫的幾首新詩，覺得平淡無奇，簡直全無詩味，因此對他的寫作能力也甚表懷疑。而他的爲人也多有癖性，頗難相處，所以我對他便「敬而遠之」。儘管一塊喝過一兩次茶，但絕對談不上有什麼交情。搬家後再也沒有見到他了。據說他已離開某刊，於是也就失去他的踪跡。這一首「傾訴」，倘若不看署名，我絕不會相信是那位久違了的朋友寫的，因爲這首詩寫得很好，是近年來難得看到的好詩，比起那些所謂名家的詩，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因而我不能不改變對詩人的看法，並藉此機會向他致歉意。

他的近況如何？我不知道，倘若不是改了行，我想是好不到那裏去的。他似乎比我還要潦倒很多，當時我覺得自己比他好，比他更能自制，也比他寫更多東西。現在想起，不禁令人失笑，這又有什麼值得沾沾自喜的呢？其實寫得多點，不過是製造多一些文化垃圾而已。

被曲解，被奚落，被遺棄之後，還是「死不了這片心」。我想，這就是我們這類寫作者心理狀態的最好寫照。

倘若我們也能夠「死了這片心」，倘若我們可以忘卻那「例塌了的故居」，漂

古調今彈

葉其真

看來尼克遜為此的確費過一番苦心，不能以尋常送禮作人情等量齊觀。

儘管說得如何冠冕堂皇，娓娓動聽。然而，人們歷來只知象徵和平的鴿子。至於天鵝，聞所未聞，翻遍古今典籍，也找不出任何根據。可說是尼克遜的新發明。

奇怪的是，尼克遜不送鴿子，不送白鶴，也不送龍、虎、豹，偏偏送天鵝。用意何在？乍看使人莫名其妙，繼而一想，恍然大悟，尼大總統不愧律師出身，搵笨手法，實在比人高明。

天鵝，到底是怎樣呢？據書上說：天鵝、企鵝、家鵝均屬同類。其狀似雁，身軀臃腫，頸長、嘴大，行動蹣跚。與其說天鵝象徵和平，倒不如說象徵毛澤東，更為形像恰當。這是尼大總統匠心獨運，聰明絕頂的地方，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所謂象徵和平，不外是你虞我詐，花言巧語，眞正意圖，把毛澤東當阿福而已。

尼氏當老毛係阿福

中國人，向來對於鵝沒有好感，不說牠那臃腫蹣跚的醜態，單是那沙啞的戛戛鳴聲，夠令人討厭萬分了。是故人們只食其肉，取其毛，不願聞其聲。

尼克遜總統，專揀中國人厭惡的東西送毛澤東，是侮辱還是尊重？難道還用說嗎。

提起天鵝，使人聯想起「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對那些野心勃勃，不自量力的政治野心家，實在具有強烈無情的諷刺。

蘇聯無產階級文學家高爾基的「海燕」，公開抨擊天鵝的同類企鵝，斥罵牠是害怕暴風雨，畏縮地躲藏在崖岸藏着肥胖身體的笨蛋。

在國際事件中，當風雲緊急的時候，例如印巴之戰，毛澤東一伙，眼睜睜看着自己馬仔，作了城下之盟。這和一聞雷聲，就縮着頭的企鵝，有什麼兩樣？

毛澤東罵紙老虎，罵了二十多年。都是隔山搖劍，背背罵皇帝。對紙老虎根本絲毫無損；尼克遜不動聲色，直接深入魔窟，以瓷天鵝影射毛澤東，既風趣又幽默，比起潑婦罵街的毛澤東，事實高明得多。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古有明訓。毛澤東生平自詡熟讀三國演義。嗜色成性的老登徒子，大概沉溺於江青的狐媚，越老越糊塗了。連當年蜀魏祁山之戰，諸葛亮送巾幗婦人之衣給司馬懿的故事，都忘記得一乾二淨。司馬懿聰明，對諸葛亮的意圖，一目了然，沒有上當。而毛澤東只會把古今風流人物嘲罵淨盡，自己做了阿福頭還懵然不知，且表現一派受寵若驚的神色，正一可憐蟲。

錦江

可憐自種禍殃胎，敵友恩仇同樣害！

防盜自動攝影機和電視系統，有防盜用的地氈、牆紙、不碎玻璃及自動報警系統等，林林總總，目不暇給，各種防盜科學設備均由參展公司特派專人在場解說，很能引起觀眾的興趣。

這次展出的防盜設備，多供銀行、商行及工廠採用，對普通家庭而言，似乎不切實際亦不化算，工廠銀行裝置防盜儀器，當然安全得多，但今日的盜賊已非昔時可比，防盜設備並非萬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碰上有科學頭腦、有電學常識的盜匪，恐怕總會給他們找出破綻。

在治安日劣的今天，警方舉辦這種展覽會是有其意義的，但是，警方「防止犯罪課」大幫德健先生為配合這次展出而說的一番話，卻令人頗有「條氣唔順」之感。

報載德健大幫把犯罪率的上升，歸咎於市民之疏忽，他說：「居民久久不理會警方勸告，無人聽取忠言，疏於防範，直至終於受到損失為止，此即俗語所謂『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防盜與放賊

德健先生對廣東俗語活學活用，可惜用得令人反感。居民舉家外出而擺其空城計，或者一時不察被盜賊賺門而入，這還可說是咎由自取；但德健先生應該知道，「犯罪率」並不單指盜竊案件，據警方統計，「犯罪率」之中急劇上升的是暴力行刧，而一般市民對突如其來的箍頸強搶，是無法防範的。法律縱容賊匪橫行，市民隨時隨地在利刀之下遭受生命財產損失，卻反而被指為疏於防範、咎由自取，眞是寃哉枉也！

警員家中被刧，探員府上被夜盜光顧的案件時有所聞，署長大人也曾被大膽賊光顧，直入警署偷去財物，不知道德健大幫對此又如何解釋？我的解釋是：並非因為署長大人「疏於防範」、「予盜匪可乘之機」，而是因為盜賊之斗膽猖狂，已到了防不勝防的地步。

其實，要防止盜竊搶劫，除了市民謹慎關防，當局決不能推卸責任，社會輿論一直催促當局立法嚴懲奸宄。

可惜立法者聽若罔聞、視若無睹，「無人聽取忠言」，一再姑息，終於助長刧掠之風，一發不可收拾。

最近，兩個糾黨行劫四次之多的積犯，被捕後，只因為一句「年齡太小，不宜入獄」，輕輕鬆鬆的被判為期九個月的「感化」，當局嚴於緝拿、寬於懲處，還好意思責怪市民「咎由自取」？

這邊「防賊」，那邊「放賊」，簡直是個笑話。

江城子

從「一絲不苟」想到「反右傾」

待旦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日中共「人民日報」以「實事求是一絲不苟」爲標題，報導了一件十分有趣的故事。

據說吉林省樺甸縣新政大隊，有一名叫做張義的黨支部副書記。當了十年幹部，一向都是札札實實，一絲不苟。其模範事例就是「差一斤就是一斤」。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黃河以南地區的糧食指標是畝產五百斤。東北地區糧食平均畝產量達到五百斤叫做「跨黃河」。而「跨黃河」則是東北農村的奮鬪目標。

張義領導的永興生產隊中，自一九六八年就制定了「跨黃河」的生產計劃。去年秋收，經過仔細的計算核實，糧食平均畝產量高達四百九十九斤。只差一斤就可以「跨黃河」。大家都認爲「秋收打場牲畜吃點，糟損一點，那裏還出不了這一斤糧食。」主張向縣裏報告平均畝產五百斤，「跨黃河」。

可是這個生產隊長兼大隊黨支部副書記的張義卻認爲「釘是釘，鉚是鉚」。「該一是一，該二是二，差一斤就是差一斤。差一斤不應算過『黃河』……」

吉林省樺甸縣永興生產隊平均畝產糧食四百九十九斤，這個數字到底是否正確？姑且勿加評論。不過「人民日報」既然以相當篇幅表揚張義這種，「老老實實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無產階級工作作風」，則說明在此以前，虛報生產成績，圖名邀功的浮誇風，又像五九、六〇年那樣吹遍整個大陸。影響到中央對生產的管理和領導。在大刮浮誇風的時候，雖有統計、核算也等於沒有統計、核算。

」的規劃，也會嚴重影響到人民的分配和收入。「國家」如果信以爲眞，按照農村幹部所虛報的誇大了的生產數字徵收公、餘糧，吃虧的當然是廣大農民羣衆。因而我們也主張老老實實，實事求是，生產多少就上報多少。但卻不能不懷疑中共各級幹部根深蒂固的浮誇作風是否能夠一掃而光。今年是中共自一九五九年以來第一次公佈生產數字。但我們也不能不懷疑這些數字的眞確性。就拿「人民日報」表揚的「差一斤就是一斤」的模範生產隊的情況來說吧，該生產隊雖然「差一斤都不算跨黃河」，可是卻說「一九六〇年全隊糧食產量只有九萬斤，現在增長到四十七萬斤以上」。十一年間增長了五倍多。若果眞如此，該生產隊可說已經創造了糧食生產以幾何級數增產的奇迹了。

道理是圓的，今天聽「毛主席的話」「老老實實地辦事」，或許還會受到表揚，但更多時候「老老實實」，「事實求是」卻要吃大虧。毛澤東四卷「雄」文（江青選集可稱「雌」文）自相矛盾，自摑嘴巴的地方已經夠多了。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毛言論，含糊不清，概念不明的地方更多。即使小心翼翼，「老老實實」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每做一件事都像翻王曆那樣，先查一查毛怎樣說再照着做，也不保險不犯錯。也只是碰運氣。碰到好運氣就會受到表揚，運氣不好就要挨整、挨鬪。

記得花縣花山公社有一位姓歐陽的大隊長，本來也是一位「一絲不苟」的老實人，但也是一個倒霉的老實人。提起他的際遇，至今還令人歔欷。

一九六五年我曾在花縣呆了一段時間，「四清」結束後的任務就是要掀起一場「生產大高潮」，但這個高潮卻遲遲掀不起來。生產管理搞得一團糟。看到這種情況羣衆和幹部都提議動員歐陽出來當大隊長。可是我們跟他談過許多次話，都無法說服他。他只希望老老實實做一個農民，當幹部嘛，堅決不幹。

歐陽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相貌平平無奇，只得「憨直」兩字。他在當地可說是一個老資格的農村幹部。土地改革時就已經當幹部了，可是他只懂得不聲不響，悶着頭幹，不懂得嘩衆取寵，所以不但沒有機會升上去了，而且也沒有機會當「第一把手」，一向只是管生產，當副手。然而，由於他富有農業生產經驗，知季節，懂農時，什麼時候該下種，什麼時候該施肥，他都一清二楚，有條不紊。生產也管得滿好的。受過上級的表揚，農民兄弟也滿意。可是「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一來，他所領導的大隊一下子從先進單位變爲落後單位；歐陽也被革職查辦，差點給抓去勞動教養。原來事情是這樣的：

踏入一九五九年，口號多，花樣多，彷彿恨不得一下子就「趕英超美」，「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自上而下都被迫拼命想花樣，拼命幹，而對農業生產影響最大的，就是搞「小株密植」法和搞試驗田。歐陽憑着他的老經驗和憨直的性子，對當時上頭的指示，幾乎沒有一樣他不表示反對。

上頭號召搞高度密植，說什麼現在種一畝勝過以往種幾十畝田。歐陽在大隊幹部會議上卻反對，說這一來稻根非爛掉不可；上頭號令人人搞水利，隊隊有水庫，他也反對，說隊裏建的所謂「小水庫」只能雨澇旱乾，浪費田地，勞民傷財。如此一來，大隊黨支部書記和公社領導幹部對他的印象已經愈來愈不好了。本想說服他放棄那些頑固的見解，上新潮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可是他卻

那個年頭，可說是一個吹牛皮的年頭，自上而下大家鬪吹牛皮。中央吹牛皮，中央局吹牛皮，省，市，專區，縣，社，隊都在大吹其牛皮。彭德懷在盧山會議上說：「人民公社搞早了！」認爲目前中國農村，沒有這樣的「物質基礎」，也沒有「思想正礎」。

爲了證明「人民公社」沒有搞早；爲了證明辦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不是小資產階級狂熱病；中央希望人民做出成績來。迅速提高生產數字。於是由中央由省至公社、大隊所制訂的生產指標，都是一串串無法實現的天文數字。歐陽撞板的那一次會議，就是制訂天文數字的三級會議。

起初，許多農村幹部也像歐陽一樣，老老實實地說畝產四百斤，五百斤，可是「生產競賽運動」一經掀起，在上級領導的鼓勵下，甲隊報畝產七百

過頭來報一千五百斤。有關領導對上報的數字又不加審查。不管做不做得到，及正報上去的產量高，便得到表揚，報上去的產量低就得挨批評。於是大家相競吹牛皮，糧食畝產量也就從幾百斤吹至幾萬斤。而電台也照樣廣播，報紙也照樣刊登。

誰對那些「天文」數字表示懷疑，誰就被當作「右傾機會主義者」。

歐陽在那次由縣委召開的三級會議上，卻不肯順這種潮流和形勢，別的大隊畝產量都報到成千上萬斤，他依然堅持畝產五百斤。

縣委領導同志對他進行教育啓發也無濟於事。他堅持做人必須「老老實實」，說了就得做到。做不到就不要說。這一來，歐陽不僅獲罪於縣委領導同志，而且也激惱了大隊的其他幹部。回去之後，就被當成典型的「保守派」，典型的「右傾主義」

，個大隊的畝產量也就突飛猛進。在短短半個月時間，從畝產五百斤「躍進」至畝產數萬斤。後來等到把所有的收穫全部繳交上去，也不夠繳公餘糧時，大家才知道亂吹牛皮不是好玩的。可惜知道時已經是大遲了，整個中國大陸都陷入饑餓之中。

正是因爲受過大饑餓的教訓，當地的農民老是念念不忘歐陽，可是歐陽卻再也不願出來當幹部了。

如今，中共似乎也主張「實事求是」了，但不知道可以堅持到什麼時候才被另一場極左的政治運動推翻。到那個時候，現在受到表揚的人，也許又要成爲「右傾分子」。

寒窗雜憶

「回歸」種種

藍海文

鐵筆先生爲文，要我「再寫幾篇鼓勵這二十位大學生進大陸大學」，意思就是鼓勵他們自己去「回歸」。

這些對大陸同胞的奴隸生活「痲木不仁」的人，唱「回歸」唱得已夠久了，可是「回歸」仍然不能熱起來，就是缺乏「以身作則」的「積極帶頭作用」。由誰來帶頭呢？自然是那些鼓吹「回歸」的「領導幹部」了。

然而，誰都知道，唱「回歸」的人，是不想、不肯、即使用刀逼着他們也絕對不會願意去「回歸」的。他們念念不忘香港的生活，他們一步離不開「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要叫人落油鍋，自己應該先下去跳炸給人家看，新左派——小資產階級投機主義分子——既然左顧右盼，不肯帶頭，難怪搞得七零八落。雖然這些「井底之蛙」已經使盡了吃奶的力氣，吹破肚子也吹不到一個人回大陸去。以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去搞「回歸」運動，一開始就注定了它必然死火必然失敗的命運。

「回歸」失敗了，失敗得如此丟臉，小資產階級投機主義分子們，並不甘心他們的失敗，繼續玩弄他們對內對外的欺騙伎倆，於是，搖身一變，搞出什麼「祖國旅行團」來了。他們利用海外青年熱愛故國山河的心理，誘騙他們走上他們的行列。於是，這些搞手們，可以向他們的主子滙報了，他們把組織「祖國旅行團」說成是「回歸」運動的延續，是「回歸」運動的另一步驟，企圖掩蓋狼狽失敗的面目。儘管他們煞費苦心，絞盡腦汁，在眼睛雪亮的香港人民面前，這種小資產階級投機主義的運動，依然注定要失敗的。

然而，有血性的中國人，祇要想想，就會覺得：中國實在有「回歸」的必要！但是，這個口號必須由我們——堂堂正正的中國老百姓——提出。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我們的口號包括兩點內容：

〔一〕不做外來政治附庸，回歸到純正的中國思想道路上來！

〔二〕放棄新封建主義，回到孫中山的旗幟下來！

這就是今天全中國人民的眞正要求，這就是歷史必經的道路，是不爲任何野心家和政治獨裁者所阻擋得了的。一切大大小小的獨裁者們，歷史發展的道路不以你們的意志爲轉移；一切大大小小的漢奸、叛徒、走狗們，你們得意一時卻不能永久，你們祇是枉作小人，歷史將證明孫中山精神永垂不朽，民生主義必然統治全中國，而且必然統治全世界！

世界是屬於民生主義的！民生主義笑得最後，笑得最美！

全面革新是反攻復國的第一步

兆華

一、敵人絕非強大

很多人以爲中共竊據大陸廿二年，全國人口逾七億，無產階級愛國教育，遍及每一個角落，各階層組織嚴密，清算運動一個接一個，無時或停，現在生活在大陸的人，除受到管制的五類分子外，可說既精且淨；加以邊防管制，異常嚴密，戶口異動，無稍疏虞，常備軍隊三四百萬，民兵過千萬；科技發達，既有人造衛星，復爆核彈氫彈，醫學高超，既可斷手再植，又可盲人復明，工商擴展，五洲貿易交流，農礦增產，今年必超去歲，而且去年又混進聯合國，這樣的國家，强且大矣，一切達國際水平了，擠於世界三强之林了。但眞正情形是這樣嗎？這是表面現象，是宣傳的講法，實際情形並不如此的。

第一，立國的基本在民心。古人所謂「國以民爲本」，民心之向背，是建築在政權的人道主義與人民生活上面，即所謂「以德服人者王」與「民以食爲天」。但中共之立國，妄吹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是霸道而不是人道（如五類分子之禍及妻兒以至三代），人民生活廿二年來直到現在，每人每月只配十幾斤米、二兩油，每年八尺布（連洗面巾在內），全過着半溫不飽的生活（此間茶樓一碟干炒牛河據說要兩多油，六十餐而得二兩，如何支配）。但驅使勞動生產，則日以繼夜，挑燈夜戰，民心如何？人道如何？民生如何？不問可知了。若不是枷鎖繫頸，動彈不得，試問誰肯跟中共走（天天冒死逃亡，不是玩的）。可知七億人民，絕不是它的力量，而是它的倒台機。

第二，組織嚴密，教育深入，管制强硬毒辣，在非人道非人性的政權下，效果是非常微弱的。秦始皇時的「焚書坑儒」、「偶語棄市」，和五家一張刀，這時的管制可算嚴密了，但仍擋不住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暴秦一樣滅亡。因爲人是要過溫飽生活與自由生活的，黨員、軍隊、民兵都是人，也一樣要過溫飽與自由生活，一旦强硬管制出了亂子，他們就會一哄而散，或成了反抗的力量。强大云乎哉。

第三，自吹科技發達，醫學高明，工商擴展，農礦增產等等，在强力壓迫下，廉價勞動驅使下，可能部份是事實，但大部份仍是宣傳數字。如母鷄日產數卵，水稻畝產萬斤，赤腳醫生治聾啞等，都屬於這一類。退一步即使有些微成就，也是廣大人民膏血汗淚的累積。但面對着全是吃不飽，穿不暖的廣大人民，驕傲什麼？他們盈千纍萬的枉死倒下，才開出一點淚的小花，這犧牲不是太大嗎？

礎，與起了「彼可取而代也」的念頭。敢說中共今後永無寧日。緊接着便是陳伯達、林彪和以下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文革期間一等紅員的垮台，以後循環相生，彼起此落，再難建立强大的整體，毛澤東一旦死後，便更分崩離析，絕非「想當然」的靠估，而是有其必然的發展規律。

二、敵人力量自建自毀，我們並未奮發圖強

無可否認，中共竊據大陸廿二年，由於專制壓逼，濫用權力，將幾億自由純厚的人民，悉數驅之奴役，從廉價勞動以至無代價勞動，人民生活束之最緊最緊，對外施與寬之又寬，因此國內之生產建設，國外之沽名釣譽，不無些微成就。

但力量建築在殘暴底下，名譽沽釣於施與之間，是最最不可靠的。歷史殷鑑，不勝枚舉，近年中共對外施與而碰釘的，亞、非方面就有幾個國家，不特得不到接受國的好感，反而一轉變成了敵人。因爲這些國家，發生了右轉的政變，結果龐大的施與便落了空，壓搾人民的膏血，便等於白費而徒苦了人民。

此外專制權力與殘暴政治，在被統治者而言，因人人欲得而誅之（潛伏的人民革命因素），但在統治者而言，則人人欲得而圖之（潛伏權力鬬爭因素）。因爲一旦權力到手，便可翻雲覆雨，孤家寡人的爲所欲爲了，莫說中共的力量，多是誇大的宣傳，僅供哄騙不深入研究西方的懵人政治家。即使眞的建立起一些力量，也必然是自建自毀的。這是整個制度使然，相生相尅，循環而不能抗拒。

回頭看看我們自己呢？撤出大陸前的力量消長，失敗因素不談了，台灣建立起最後堡壘已二十多年，除經濟建設，人民生活，已有改善外，一切進步了嗎？政治改革了嗎？社會風氣清明了嗎？顯然沒有。相反的國際境處日劣，大局危機日甚，政治未見刷新，制度未見精簡，官場陋習未除，人事行政未改，國民意志未得集中，社會風氣未見轉移，如此國家力量如何建立。實在值得我們反省。

三、敵人強迫過戰時生活，我們自過昇平生活

中共篡奪政權廿二年，從開始到現在，沒有一刻放鬆過對敵人作戰，來保持它的政權。最初的清算鎮壓運動是「鎮反」，跟着是「土改」、「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四清」、「文革」，以至近年來的「備戰 [illegible]

如有人稍爲玩忽一下，落後和反動的大帽子就叫你吃不消。

他們是强迫過戰時生活的，食和衣方面是定量配售。香港居民大多數有親友在大陸，對他們的生活情形認識最深，在此不必贅述。

至於他們的文藝作品，沒有一本小說，一幕戲劇，一首詩歌，甚至一齣舞蹈，不是指向有形無形的敵人，打擊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敵人，無論你眼所見，耳所聞，腦所想，都是和敵人作戰。不要說文革以後江青的幾幕樣板戲，和最近一兩本的樣板書如是，就是文革前的文藝動向也是如此，只有表現敵人的殘暴，被壓迫者的苦難，和歌頌作戰犧牲的精神，全叫人民投身於戰鬪中，供其驅策，替其鞏固專制政權賣命，這才稱得上人民文藝。

無疑，這些是暴政下的產物，不足效法。

但我們自己全國上下又過的怎樣生活呢？「毋忘在莒」嗎？「明耻教戰」嗎？廿多年來反攻復國，只聞其聲。全民都過刻苦淬勵生活嗎？官場應酬陋習未改，工商人士飲讌鋪張，一樣紙醉金迷，一樣笙歌旦旦，酒樓侍女陪酒，北投美女侍浴，已成爲遊客所樂道之事。「最是倉惶辭廟夜，教坊猶唱別離歌」，南唐李後主就這樣而完蛋的。「臥薪嘗膽，誓復國仇」的生活，完全不是這樣，荒淫萎靡的生活，歷史從未見有復興國家的先例。

再看我們社會文化又怎樣呢？全民有戰鬪吼聲嗎？對敵有戰鬪呼聲嗎？生活有戰鬪歌聲嗎？雖不敢說絕無，但也是微弱的僅有。常見的文藝小說，戲劇電影，舞蹈詩歌，大多以愛情、打鬪、離亂、傷感、自殺、逃亡等等做題材，作背景，不是色情愛恨，便是萎靡頹唐。其他無病呻吟，失卻時代性的老套，更是在所多見。最奇如「今天不回家」、「恨你入骨」、「愛人就是你」、「吻你一萬次」等肉麻當有趣的歌唱，不特風行寶島，竟亦輸出海外，無怪有人稱之爲「時代哭」，實有心人應同聲一哭也。其餘歌舞團之川流不息，難道美人歌舞，便可振奮人心，就可反攻復國嗎？

這樣的全民生活，這樣的社會文化，可以自立自强嗎？可以反攻復國嗎？廿多年來太荒廢了，今天之後再不急起直追，前途與結局確兩難想像，謀國當政者和全國公敎人員，社會有識之士，都應一齊拿出決心與良心來，國家已到了最後的關頭了，稍一蹉跎，萬刦不復，我們不能再事痲痺，而貽子孫百世之災。

四、道義不是東縛，民主不是橱窗

我們立國幾千年，首重道義，亦由於素重道義，所以形成一個極其優秀的民族。我們前賢有「舉廢國，繼絕世」的抱負，爲的就是要講道義。可惜晚近歐風東漸，倡議物質文明，當然人是不能拋卻物質，這原本也無可厚非，但事情每況愈下，則難免走向極端。尤其共產學說推行之後，妄談馬列主義，唯物史觀，至此道義兩字，便成爲狡獪的利用，忠誠者的束縛。目前我們的台灣國府，就正是如此，也吃了不少道義的虧。

們對於美國，一向是極講道義的。可是抗戰後與中共的「和談」，以及馬歇爾的「軍調」，美國處處袒護中共，開始對我們不道義了。退守台灣簽訂協防條約，雖然出於雙方主動，但絕不單獨有利於台灣國府。嗣後美國與中共的華沙，巴黎會談，更是拋卻道義的先聲。去年四月中共展開乒乓外交，美球隊訪問北平；七月基辛格秘密到大陸，跟着發表今年二月尼克遜訪中共，其無異暗中幫助中共之混進聯合國，不特完全放棄道義，更是跡近出賣友邦。面對這樣的盟國，我們國家便不應也抱道義兩字，我們要靈活運用，以牙還牙，以血還血，我們不能讓道義長期束縛，我們更應爲着眞正的道義，起來打擊不道義人。

美國人要講民主（當然也是假民主），因此五角大樓的國旗，可以讓人換上北越共黨旗，盈千累萬的稀癖士，可以在國會廣場開反戰的音樂性派對，持槍的人可以殺死總統，這種種我們要得着嗎？不！我們平時也要不着，何況在千鈞一髮的非常時期。我們有我們的民族傳統，我們有我們的國家制度，我們有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絕對不能無原則的與人苟同。加强組織，團結羣衆，我們選賢與能，我們是講民主的；國家至上的需要，人民迫切的希望，我們要通過民主强制實行的。民主只爲國家和全民的利益而存在，個人或少數人是不與焉的，總之民主不是橱窗，不是要來中看，而是要來中用，這要求對本國人和外國人都是一樣。

五、推翻舊觀念，全面大革新

我們國家廿多年來，太囿於舊觀念了。爲重道義，差不多被美國出賣，爲講民主，事事跟隨美國走。有人說是用來給美國佬看，難道眞的是民主橱窗嗎？一個破落舊家庭，要興家創業，重振家聲，必須大徹大悟的，如果退居到一個小房子，可是連「五代同堂」、「積善之家」等封建牌扁，還死抓不肯扔掉，還要將過去的榮耀驕人，莫說任何人都一定瞧不起，更重要的是自己開創新天地的絆脚石。目前台灣國府就近似這情形，空架的行憲國大爲何不終止，二三十年不變的民意代表爲何仍舊，老退到不能工作的立監委爲何保留（所有維持生活，應另定辦法），人事退休制度爲何不建立，官僚舊習爲何不剷除，其他行政機構不精簡，行政效率不提高，貪汚風氣未清，社會敗俗未改，這通通都是舊觀念，舊習慣使然，其放在平時也泄踏不前，削弱國力，何況在生死存亡的今日。非要痛下決心，大刀濶斧，把所有舊觀念全面推翻，建立新制度，養成新風氣不可。我們不要永遠「習非而是」、「積重難返」，由是顢頇不前。我們要習之非者，反非以求其是，積之重者，去重以求其返，全民投身於全面大革新，開創國家的新機運。

台灣大專學校廿三個學生團體，提出的聯合宣言和他們的六點奮鬪目標，三百多位大專院校教授講師發表的聯合聲明，和他們的十項革新張本，都是感於國家的存亡絕續而發的，全是針對時弊，救亡圖存的重要主張，我們不必躊顧，也不必猶豫，有識之士的救亡呼聲不是空發的，全面新革不容再緩了。

金門古今談

黃更生

築之用，目前已外銷日本，長石則在去年始被發現，其品質冠於東南亞，相信將為國際市場所歡迎。

最後我們要一談這裏的交通情形。海空方面，對外可直達基隆、澎湖、台南和高雄等地，每日運輸頻繁，貨能暢其流。其本身公路網的密度，為東南亞之冠，高級公路佔55.4%，而中央公路上各種車輛之行駛，確如過江之鯽，穿梭不息。當我初次馳騁在兩邊綠蔭蔽天的公路上時，發現兩邊每數十公尺處，便整齊的堆着一堆小石塊，令人奇異，後來才知道，那是準備公路為共砲擊壞時，搶修之用。從這小瓶備用的油漆上，教人驚歎這座海上鐵城的整個結構，將是如何的嚴密、堅固。

二　教化金門的導師——朱熹

誰也知道，過去的金門，東部荒涼多山，西部舉目盡是白紅色土地，萬里無垠，幾乎難以找到一棵樹，人稱不毛之地。但自卅九年林務所成立，專司育苗造林工作；四十四年四月十二　總統偕夫人蔣金巡視，蔣夫人先後賜贈名菊、樟、杉樹之後，金門即向全面綠化邁步。現在，全島已植樹七千餘萬棵，今後的計劃，每年將續栽六百萬棵，其中防風林佔52%，經濟林佔48%，目前已由綠化階段步進美化和菓化境界，這一驚人成就，使曩日童山濯濯，今已林木蓊鬱，恢復「仙島」舊觀（金門稱仙島）。

同時近年來金門另方面的努力，已克復了自然環境的限制，那是鑿井、挖塘，並完成了太湖、蘭湖、擎天、陵水湖等大水庫，而最近修建的慈湖，是某部隊數千官兵胼手胝足，櫛風沐雨，備極辛勞構築而成的，該湖堤長五五〇公尺，高八公尺，蓄水量一百七十三萬立方公尺，這些湖泊和五百多口水塘，七千多口深水井，不僅使農田灌溉無缺，且進而發展鄉村自來水設施，供應全體軍民飲水之用。另方面水利的興修，同時改造地形，在構築上是兼具了經濟與軍事的利用價值，也美[illegible]門農牧業的迅速發展，與此關係至大。

自農業試驗所和農會組織相繼成立，民國五十八年即普遍實施土質改良，病蟲害防治，以及良種推廣等工作。不但各種單位產量增加二十至七十倍不等，且品質優良。現在除供本地食用外，尚可拓展外銷。本月初筆者訪金時，其市場零售菜蔬平均時價是四毫台幣一斤。恰好二月五日為農民節（按每年立春為農民節，該天為十二月廿一日）筆者幸運的參觀了他們的家庭手工藝展覽和農產品展覽。就眼看到水稻試種的成功，及各種優良品種的豐收成果，那別開生面的展出，令人無限的欣慰與驚喜。單就豬的產量已有三分之一是外銷或進入加工廠，奇怪的是金門不產水牛，而盛產馬、騾和牛。至於高粱的產量是二百七十萬公斤（五十八年僅一百七十餘萬公斤）。高粱是金門美酒的主要原料，六十年度高粱酒的總產值一億二千萬。這是相當可觀的數字。縣長先生告訴我們說，下學年度的教育經費預算將須七千萬，而高粱的增產，足可解決支付，這是多麼令人感慰的事！

電力發展也是經濟建設的重要一環。在有關單位的全力支援下，金門現有四個發電廠，其中長江發電廠是某部隊協建的，它利用地勢地物，建在石洞裏，有天然的掩護體。現在較為偏僻的自然村，也有水電供應，全面享受現代化生活。

三　金門的文教事業與社會建設

這海上孤島，自得朱子教化，鄒魯遺風，英賢不絕。仕人重氣節，尤於清季以不事異族為榮，所以不僅是民風淳樸之地，更是人才輩出，正氣磅礴之域。總統對該島的學校教育與文化復興關切尤深，故全國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實施，於五十三年首創於斯，比台灣省早辦四年。現在每鄉鎮有一國民中學，每村有一國民小學，就學率高達98.4%，除此之外，福建省立金門高級中學為全縣最高學府，現有學生千餘名，該校為適應地區需要，除一般普通教育外，兼辦師範教育，職業教育及實用技藝訓練等，以培養部分學生之就業能力。雖然這是一所綜合性學校，但其升學率仍高達77%。據統計，全縣在學人數一萬六千餘名，佔總人口四分之一強。但不包括三所幼稚園和一所托兒所在內。

空中教育以光華之聲電台唯一空中教育工具。

另一為國際人士所注目的，那是戰地軍民最佳精神糧食——正氣中華報和金門日報。正氣中華報曾榮獲美國南伊利諾州立大學新聞學院贈予「社會領導與服務獎」。因為該報於八二三砲戰期間，在共砲密集射擊下，仍然照常發行，服務讀者，鼓舞羣倫。據說農復會的新聞人員以塞穆斯為首，替該報籌集一筆款項，購置一批新補充的鉛字，當鉛字

今日該兩家報社，在艱難窘迫的環境下，孜孜不倦，奮力改善，從未間斷的每天出紙，提供全體軍民最佳的精神糧食。他們的員工一如戰士，在地坑裏堅守其職位。

上面曾提到浯江書院，舉辦四書講座，以宏揚儒家思想，激勵士氣，蕩滌人心。社教館、歷史文物館對整理歷史文物，發揚鄉土文化績效尤佳。

民國四十一年，政府於金門城郊西隅，以中國傳統建築之藝術色彩，建立一座飛簷畫棟，氣勢雄偉的「莒光樓」樓高三層，旨在表彰反共戡亂，以及金門歷次戰役英勇官兵之事跡。二樓為陳列室，除陳列我方對中共各項心戰器材與宣傳資料外，並闢有匪情資料室，三樓為金門歷史文物館，收藏頗豐，可謂名樓名物，相得益彰，中外人士凡到金門者，無不趨往參觀。

此外，金門尚有十六家電影院，和各鄉鎮文教中心，與民眾活動中心，亦為戰地軍民提供各種正當活動和安排休閒生活。

或許令你深覺奇怪，這裏沒有旅社、酒家、咖啡室、舞廳等特殊營業，甚至看不到西裝店。

總統指示建設金門為三民主義模範縣，所以社會建設頗受重視。金門的安老、育幼、衛生、保健、社會救濟、鄉村重建，以及社會福利事業等工作，早經全面展開，且已奠定良好基礎。至於環境之美化，名勝古跡的修建與維護，更中日新月異，向為來賓所稱譽。上文或有提及，茲不多贅。這裏擬對其「安老育幼」的福利設施，略作介紹。

「安老育幼」在前線來說，實屬當務之急的社會事業。廿餘年來，共軍砲毀了多少美滿的家庭，造成多少鰥寡孤獨的無依老人，和慘失家庭溫暖的無辜孤兒。他（她）們嗷嗷待哺，急待救援。老吾吾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傳統的德性，也是三民主義社會老有所終，幼有所養的目標。所以在軍政長官策劃下，「百壽安老院」和「金門育幼院」先後建立，收容這羣孤苦無依的同胞。安老院現在收容六十多位老人，院內設備舒適，環境清靜，盡量使他（她）們能稱心如意的安享天年，當然他們內心的創傷是無法彌補的。彷彿他（她）們臉上的皺紋，就向你訴斥了共黨的罪行。去年該院共支出八十多萬。

育幼院除院長外尚有六位教職員和褓姆。現在收容三十五位孤兒，這裏是孤兒們的家，白天由褓姆送他（她）們到國小或國中讀書，晚上有家庭教師指導其自修。他們自己組織了國樂隊和歌唱團，經常對外演奏，以充實其生活。據李知中院長透露，該院每月需三萬多元的經費，全由縣府支付，但另一面感人肺腑的，是一些當年隨國軍撤退出來的官兵，他們多年來戎馬生涯，仍是孑然一身，於是將其一生節省下來的儲蓄，遺愛孤兒。李院長感慨的說：「每逢清明節，我便帶孩子們前往他們的墳墓獻花致祭，孩子們也當他們是自己的父親！」唉，中國人何其不幸，竟然有這麼多的悲劇！這又是誰的罪過！

據說安老院和育幼院有擴建的計劃，這似乎是必要的措施，然而，也是不幸的準備，它說明了悲劇將繼續演下去！

天主教在這裏也作了不少的工作，范普厚主教在此辦了一家育英托兒所。羅保田神父則是一位醫生，他給教友與非教友精神和身體方面的幫助。據西班牙籍的徐國禎神父表示，范主教主持金馬教區，在政府協助下，馬祖也創辦了幼兒園，現收容五十四名孤兒，這是偉大的基督精神！

四、綜合的結語

走筆至此，深覺匆匆而不能自已，管中窺豹，令人抱憾，淺陋固然無法掩飾，但力求客觀似有可為，因簡錄數則國際人士對金門的評述，藉作本文結語，實非「己惡而掠美」。

「人民像平常一樣地各安其業，兒童成羣結隊的赴校就學。」（馬尼拉時報記者沙意茲）

「整個島嶼特別整潔與秩序井然的情形使每位訪客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加拿大新聞社記者楚特）

「金門已經從一個食物不能自給的地方，轉變成有餘糧輸出的島嶼。」（美國林菁萊新聞社總編輯賓克曼先生）

「人們身在金門，就如同回到了古中國的桃花源。」（歐洲月刊社長包米爾・安乃克）

「金門今天之所以引人注目，乃在於它得以存在的兩種情況——地上的和地下的。」（亞洲雜誌社杜貝先生）

「軍事上，金門是台灣本身的前哨，就軍事和政治方面的軍用價值而言，它們更是刺探大陸敵情的跳板，實際停舶在敵人港口的戰艦。政治上，金門代表勝利的挑戰，更表明了中華民國政府永遠不接受與承認大陸中共的決心，而這小島是中華民國政府踏在赤色大陸門裏的一隻腳趾，中共雖想除掉，但卻移之不動。」（紐西蘭威靈頓午後郵報編輯庫伯）

「在觀察家們的眼裏，金門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從共黨方面來看：(1)金門是丟臉的事情；(2)金門是共黨以兩棲部隊進犯台灣時的致命障礙。因為金門的大砲必然轟擊共軍的出發點廈門，那是距台灣最近的一個重要港口；(3)國軍地面部隊如發動對大陸的攻擊，這裏也是一個具有威脅性的前進基地。

從蔣總統方面來看：(1)金門是對抗中共自廈門進攻台灣時的屏障。(2)金門是觀察共軍動態的前哨。(3)它是共黨起義來歸時的最近避難所；(4)它是從事心戰的前進基地。（利用無線電擴音器和巨大氫氣球，飄送傳單和大批禮物給「我們大陸上的兄弟們」最遠可達到數千里外的新疆省）；(5)「金門是插在毛共和它同類心頭的一把利劍。」」（美國西雅圖使者郵報副總編輯杜第）

「我對金門的防禦計劃特感興趣。重砲陣地雖深設於山岩之內，而彼等之觀察所、指揮所、營舍、通訊中心及膳食設施亦皆設於挖鑿之堅實岩洞內，在技術觀點上言，此種防禦設施並非靜態防禦，此一包括機動及重兵器單位之部隊能作迅速之運用，我於目睹金門各種防禦設施後，始瞭解毛澤東之共黨部隊，雖蓄意及屢加威嚇，但卻不敢落足於金門灘頭的原因。」（美國海德准將）（上摘錄自外賓訪金言論專集之一）

（全文完）

中州風雨留

越會思想的人煩惱越多

「小崔，我給你唱一支歌，這兩位姑娘聽了保管跑下河灘去。」

「你有這麼大的能耐？你試試看。」

其實，徐諾也沒有肯定的把握。不過，話既說出來了，就得唱了。他思索了一會，把原來的歌詞改了幾個字，就唱起來：

手挽着籃筐下河灘，
洛水河邊去洗衣裳。
猛抬頭，天上望，
望見通鵝過南山。
通鵝通鵝等等我，
我把苦處說一說。
小妹我今年一十八，
十八的姑娘好孤單……

徐諾唱到這裏，回過頭去看那兩位姑娘，她們果然不好意思地朝河灘跑下去了。

崔婉姬不覺笑起來，「眞有你的，不過……」

「不過什麼？」

「有點輕薄！」

「哎喲，我的老天，這也算輕薄麼？」

「捉弄人家姑娘，還不算輕薄？」

「好，我們不爭論這個。剛才我看見她們盯着我們，一定以為我們是一對愛人了，所以我便和她們開了這個玩笑。」

「唉，愛人！」崔婉姬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許多人總愛從表面現象看事物，往往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徐諾明白她為什麼會發出這種慨嘆。

現在他們已經由河堤轉到洛河大橋上。

洛河大橋是洛陽開展建設澗西工業區以後為了便利交通運輸而興建的兩座大橋之一，另一座是澗河大橋。

徐諾和崔婉姬望着河上風光，在新建的水泥大橋上游不遠的地方，殘留着著名的洛陽橋的遺蹟。據說那座洛陽橋是隋煬帝時代建築的，到現在只賸下河中間的一個橋墩和橋墩上的橋亭供人憑弔了。看到前人不斷歌詠的洛水風光和古代的遺蹟，徐諾也撩起了思古的幽情。

「小崔，這種風光是我們在南方看不到的，你看，這多像古人筆下的一幅春郊試馬圖。」徐諾指着一個騎着馬在柳堤上穿行的人說。

崔婉姬隨着徐諾指的方向望去，也為這富有詩意的景象所吸引。她依在橋欄上，披着溫煦的陽光，心情也有點暢快起來；何況眼前與她同在一起的，是對她同情和關懷的朋友，友誼給予她無限的溫暖。她凝眸一笑：「你們文人的想像力眞是豐富。但是，在現階段，似乎越會思想的人煩惱越多。你說對嗎？」

「或許是。」

「什麼或許是？應該說肯定是。」

「妳為什麼這樣肯定？」

「思想越多的人，他們就越能想到許多別人所想不到的東西和道理，想呀想的，他們到頭來反而對許多現實問題想不通，那麼，他們的煩惱就接踵而來了。這些感受你同我都同樣有。」

唔，實際的感受——徐諾在心裏想。

他注意地看了一下崔婉姬的表情，只見她臉上浮起出一層寒霜，眸子是那末深沉。

哎，煩惱又襲上這個姑娘的心頭了。

「小崔，比起我來，妳似乎更多愁善感。我明白妳，為自己的遭遇煩惱，恐怕一輩子也煩不盡，而煩呀煩的，即使歲月不催人老，自己就先衰老起來了。所以，有時我就排除一切煩惱，讓自己樂觀一點，做個樂天派。我眞羨慕那些大快活，無憂無慮，這些人過的日子眞有意思，保險可以長命百歲……」徐諾企圖把氣氛弄輕鬆點。

「我明白你說話的意思。說眞的，你時時在關心我，企圖解除我的苦惱，我在內心上實在感激他。但是，有許多實際問題，就像鬼魂附身一樣老附着你，你想驅散它也驅散不了。有一句時興的名言說：『你不問政治

我是什麼出身？」

存心的政治迫害

徐諾在聽着她說話時，越聽越皺眉頭，經她這一問，一時回答不出，他畢竟是不知道崔婉姬是什麼出身啊。

「青年人歷史清白，什麼出身又怎樣？」

「這就不同了，出身問題體會不深，這回經過實際體驗，我才比較深刻地接觸了這個問題。」

「請原諒，妳的出身是什麼？難道審幹審到妳的頭上？」徐諾以一種驚奇的神色問。

「不錯，昨天晚上，人事科的楊道源跟我簡單的談了幾句，要我詳細的寫一份自傳和家庭狀況、社交關係的材料。看來，他們是翻過我的檔案，打我的主意了。我有什麼可以審查的？充其量不外是逆了趙玉山的聖旨，大概領導認為我是存心破壞，同時還因為我是出身資產階級。」

「噢！」徐諾幾乎叫起來，「這是存心的政治迫害！」

「出身資產階級有什麼稀奇？難道出身地主、資產階級的人都是反動的？或政治上可疑的？周總理和中央許多領導同志都是剝削階級出身呢。」沉默了一會兒，徐諾說。

「這就不能相提並論了。」

「要審查讓他們審查去，難道可以把沒有問題的人審查成特務和反革命不成？」徐諾有點激憤。

「不管怎麼樣，被沾上的人反正先招惹了麻煩。領導要整一個人，總有他們的大條道理。」

「或許專案組做的是例行公事，其他的幹部也要這樣做，不過妳先輪着也說不定。」

「你這個人總愛用幻想來作自我安慰。不過，我是不敢幻想輕易過關的，恐怕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頭。」

徐諾的思想受了一下震動。崔婉姬說得對，「火炬」報的事件記憶猶新，他曾經冒犯了堂堂的宣傳部長大人，思想上作過迎接迫害的準備，怎麼一下子又幾乎淡忘了？

他剛才對崔婉姬說的話雖然有些是為了安她的心，但也正如崔婉姬一針見血指出的，還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正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毛病。

「妳打算怎樣應付當前的局面？」

「咬着牙，挺過去。」崔婉姬昂起頭斬釘截鐵地說。

多倔強的姑娘！但當徐諾帶着崇敬的心情看着她嚴峻的臉時，他又驚訝地看到在她的眼眶裏正滾動着兩顆淚珠。徐諾能體會到崔婉姬此刻的心情，她憤慨而又痛苦，她的眼淚是對現實給她殘酷迫害的抗議、

他們帶着沉重的情心離開大橋。徐諾原來那份雅興已烟消雲散。雖說時序已過了立春，但氣溫還在攝氏二三度，遙望北邙，山巔上還有白皚皚的殘雪，河上吹來的冷風，使人仍感春寒料峭。而他們面臨和身受的政治氣候，卻比易寒更徹骨……。

新的風暴

洛陽市文聯給徐諾送來了通知，要他在星期天九點正到文聯去開一次重要會議。徐諾是文聯的詩歌組長，當然要去出席了。

今年一月以來，報紙和文藝期刊就連篇累牘地發表了不少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這種形勢已震動了知識分子的心弦，尤其是在文藝界，這種反應更為強烈，大家在私下裏議論，鑑於胡風一貫來和黨內許多重要作家和領導同志的矛盾，胡風在這種形勢下日子很不好過，而且這個批判運動，將會在文藝界甚至知識分子隊伍中引起一場新的風暴。

徐諾也抱同樣的看法。自從周揚在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發表「我們必須戰鬥」的報告之後，思想鬥爭的矛頭顯然已改變了主要的方向，演變到現在，批判胡風成了運動的主題。不久之前，蕭逸從廣州給他來信談到廣州運動的情況，也證實了這點。

徐諾很清楚地記得，元旦後的第二天，周姬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胡風先生的立場是什麼？」已經對胡風的「態度」提出懷疑，而且已稱胡風為「先生」而不是「同志」了。接着，又有蔡儀、鮑昌、黃秋雲、王瑤、李龍牧、孔羅蓀、茅盾等人發表了文章向胡風開砲。胡風事實上已遭圍攻，而且跡象表明，這種圍攻是有組織的、有步驟、有計劃的。

不論胡風的思想正確與否，但作為思想戰線上的鬥爭，胡風所受的這種遭遇，促使徐諾去進一步思考黨對於一個作家，進而對於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態度。現實的嚴峻事實，已使徐諾懷疑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

徐諾看着市文聯的通知，他估計文聯這次重要會議八成與批判胡風有關。

星期天上午八時，徐諾坐上公共汽車，來到洛陽西門，公共汽車是不能駛進城裏的，徐諾下了車，看看錶，還差十分鐘便是九點正，他便匆匆地穿過西大街，再轉入北大街，來到畢宅後街七號洛陽市文聯辦公室。

文聯主席李希郯已經到了，他預早到會，看來他對這次會議很重視。李冷文坐在角落裏，沒精打彩，大概他的情緒到現在還沒輕鬆起來。他見到徐諾，打了個招呼。

徐諾便走到李冷文的旁邊，拉了一張椅子坐下，跟李文聊起來。

「李秘書，近來好嗎？」

（二十四）

歸韓劍影錄（九十）

封鎖滇緬公路

在抗戰期間，中國有五條國際路線，一是廣九鐵路，由廣州直通香港；一是桂越鐵路，由柳州直達諒山；一是滇越鐵路，由昆明直達河口市；一是滇緬公路，以滇西祥雲為集中點，伸展而入緬甸的密支那和八莫；一是西北幹線，經甘肅、新疆而入俄境，但其時殺人王盛世才統治新疆，陽為服從中央，實則形同割據，此路實在行不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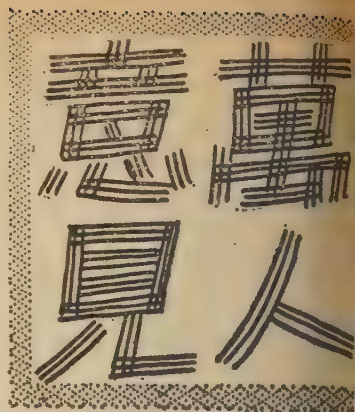
但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日軍為了牽制武漢的保衛戰，登陸廣東大鵬灣，十月二十一日廣州失陷，廣九鐵路便失了作用。及希特勒閃電攻入巴黎，維琪政府對日本屈膝，民國三十年七月飯田祥二郎率領日軍到達西貢，於是桂越鐵路和滇越鐵路也關閉了，剩下來只有滇緬公路，作為國際輸入的血管。作戰必要靠兵源、財力、物資的三項供應，中國有龐大的人口，兵源毫無問題。財力因白銀收歸國有，且國民經濟的力量充實，還足以支持長期的抗戰。至於物資方面，尤其是戰畧的物資，必須與外國交換，於是一車車的鎢，從廣西車河運到昆明，再由昆明運經滇緬公路而達仰光，而一批批的戰畧物資，也從仰光起運，經滇緬公路而入昆明。所以，國際交通路線的滇緬公路，不啻為中國的生命線。怎知國際間毫無道義，竟將中國唯一的國際輸血管，斷然加以封鎖，其時正當和日敵作生死肉搏之際，忽意外再受攔腰的致命一擊，眞是使人氣煞。因英國在太平洋的地位，到歐戰發生以後，更為軟弱了，英日談判雖在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停止了，但美國仍幻想與日本親善。至法國淪亡，從越南七十二小時，日本外務省就把英駐日大使克萊琪爵士請去，提出許多要求，包括封鎖滇緬公路，停止對中國政府在財政上的援助，英國協助日本成立中日「和平」。邱吉爾竟全部同意了，決定了由七月至十月的三個月內，封閉滇緬路，不許運輸軍械、軍火、汽油、汽車和鐵路器材。直至是年的十月，日本得寸進尺，英國才漸漸覺悟，重振鬬志，決定重開滇緬路，美國亦表示予以支持，於是，國際輸血管才再行打通，可是那三個月艱苦的滋味，卻不足為外人道也。

史廸威的禍害

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中國戰區成立，蔣主席受推為中國戰區統帥，乃請羅斯福提薦美將領一人為參謀長，馬歇爾乃介紹史廸威擔任，史廸威即於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蒞華。而史僅為戰將之材，竟身兼五職；除任中國戰區參謀外，再兼美國在印緬之陸空軍司令，復兼印緬戰區副帥，三兼中印運輸司令，四兼對華租借物資之運輸分配，權力龐大，造成其跋扈狂妄，但職務繁重，殊非剛愎自用，欠缺圓滑之史廸威之所能勝任。但中國政府初則對其十分禮重，當其甫抵重慶，晉謁 蔣主席之時，即以入緬之第五、第六兩軍交其統率，但諄諄告誡史廸威，謂緬甸人民對英有夙怨，英國對緬甸的態度是可有可無，吃力則放棄，不吃力則收復，切莫使我軍深入。無如史廸威漠視統帥的意旨，由滇入緬，率領華軍與日軍戰於湯谷——玻隆之線。第五、第六兩軍為我最新配備的裝甲部隊，精銳而精華，平時不易輕遣動，因應盟國

我軍全線為日軍所衝破，迫得分為兩橛，一部份走印境，通過原始森林地帶，戴安瀾師長就在此時殉國；退入印度的軍隊後稱為駐印軍。一部份退入滇西，後稱為遠征軍。在撤退時，死亡相繼，輜重盡失，精銳之師，僅留殘卒。故史廸威百死難辭其咎。史廸威不思補過，卻常以報緬北之仇為念，惟此一念，又使桂柳生靈塗炭，故史廸威給予中國的災害亦云大矣。

當史廸威之部署反攻密支那也，要駐滇西的遠征軍配合攻勢，向騰衝龍陵兩地挺進，於是第二十集團軍所轄的五十三軍、五十四軍，預二師，第十一集團軍所轄的第六軍、七十一軍，第二軍等精銳部隊，都要投入戰場，強渡怒江，分任左右兩翼攻擊。史廸威以雪緬北之恥為急務，以個人的面子問題，罔顧中國的得失利害，以打通國際為藉口，把中國精銳之師均要求編列於遠征軍或駐印軍之內。使第九、第四兩戰區兵力不足，長衡大戰之後，桂柳告緊之時，竟無兵可調，衡之軍律，此史廸威可殺者之一。當長衡大戰發動之初，陳納德的美國第十四隊航空隊早得情報：此次日軍侵犯之目的，除企圖打通南北大幹線之外，還志在奪取衡陽、常德、桂林及柳州各地的美軍飛機基地。迭報請史廸威希望早運武器、汽油交湘桂當局的華軍首長，以加強防衛機場。但史廸威銜恨陳納德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在華盛頓羅邱會議席上，曾反駁其陸軍至上論。便以宿怨而壓抑陳納德的情報，不上聞於華府，又利用機場不守，以證實其陸軍至上的論據，乃完全拒絕陳納德的請求。以造成長衡大戰當中，欠缺空軍支援，而使形勢逆轉。以個人的意氣而使盟國軍事失利，此史廸威可殺之二也。當桂林告急，統帥部有意將遠征軍調回一部份，以解桂柳之危，而史廸威竟干涉中國內政，要求把防共的胡宗南潼關部隊空運南來，雙方爭辯很是劇烈，散會後，史廸威逕飛桂林，一面自燬美軍機場，一面電告馬歇爾，請羅斯福出



大使並不「低能」
沈劍虹沒有做錯

三月四日新生晚報新趣欄，孔言先生的「生活小唱」，寫了「低能的大使」一文，讀後不獨不敢苟同，甚至有很多相反的意見。孔言先生是抗戰時期，在北方和華中的戰地名記者，也是小品文作家，近年在新生晚報寫「生活小唱」，對時下社會的光明和黑暗面，唱得十分出色到家。但這次「低能的大使」一文，筆者便不敢稱道。也許看問題各有其觀點和見解，彼此不一定相同；但立場和原則性，似是不可抹煞的。因之特提出來，一方面就教於孔先生，另方面讓廣大讀者也出個主意。

孔先生這篇雖然是小品文，但談的問題並不太小，是國家外交政策的行動表現。文章開頭是說尼克遜訪北平回到華盛頓，受到熱烈歡迎，連兩個出嫁的千金，也盛裝偕老公，在機場迎接老豆總統。

接着是說外交禮節，凡駐在國的元首出國或返國，外交使節一定送往迎來，以示尊重。這次各國使節也到機場歡迎，獨台灣駐美大使沈劍虹，不見到機場迎接，因之就成了新聞。

繼續說沈劍虹也許啱啱有要事分不開身，也許食錯嘢病肚發燒，但大多數人都不作此想，話他不外是因為尼克遜與周恩來的聯合公報，實在太傷台北的心，台北為了抗議此事，所以不讓沈到機場迎接，這種揣測似乎近於事實，但非常愚蠢。

又說華府對台北無所求，對台灣存可有可無的心，反之台北分分鐘都需要美國幫手，有求於人而對人不但不賣交情，反而故意睇低別人，你說多麼失策。又說克姆林宮的巨頭，個個都是精仔，雖然吃醋，出口抨擊，但不露怒容，莫斯科駐美大使，一樣排除歡迎尼克遜，與台北大使不見踪影一比，沈劍虹着實低能，如果尼或羅傑士小心眼，不見沈劍虹而記下台北一賬，更是因小失大，十足是矇查查。

此外更說台北外交部一紙聲明，與「國大代」的宣言抗議，其實都是多餘的事，基辛格既然事後聲明，美國一定不背棄諾言，協防台灣有始有終。人地既已如此說過，台北就應該打斯文波，一於沉默下去，粒聲不出，讓尼克遜因為台北的鎮定而特別尊重。

以上雖不是孔先生的全文，但也照錄十之八九。看他的見解，可說活然紙上。筆者個人的意見，很多方面是要斟酌的，甚至要反對的，茲分列於下：

照孔先生的說法，目前台灣國府

更不是什麼友邦或盟邦，而只是臣服的小國，一切要聽美國的話，讓美國出主意，由美國擺佈和決定，不能出聲，靜候指使，把國家的命運和主權，都全操於美國人之手。雖然一再被出賣，也得啞忍，只祈求主子有朝一日，回心轉意，替你重復江山。

可是我卻有着不同看法和見解：

第一、台灣國府雖然現在退到海隅一地，但依然是個獨立的國家，其國防力量和經濟建設，貿易輸出，在亞洲各國中，亦不低於二三位。與美國不特是平等互惠國家，而且是幾十年的盟邦。美國對我們的幫助固然不少，但我國二次世界大戰時，也替盟邦出了很大的力量，而且犧牲最大，戰鬥日子最長，拖住日本一條大腿，讓英美從容應付。戰後抗拒和圍堵共黨，亦最先，對盟國最守信用，最講道義，最負責任。近來美國反其道而行，一再出賣國府，背信棄義，致令我們招來不少損失。但我們絕不應搖尾乞憐，任由擺佈。因為人有人格，國亦有國格，永遠被牽着鼻子走，生存也毫無意義。

第二、去年十一月國府被迫退出聯合國，是中共乒乓外交和基辛格一再秘密訪平的結果。這次尼克遜親訪大陸毛周，並發表聯合公報，目前雖無具體事實和行動，並且漂亮的說是祈求世界下代的和平，以及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但事實擺在眼前，將來受損害和犧牲的，必是台灣國府。沈大使應墨守外交慣例，去歡迎陰謀篡害自己國家的人嗎？這一着他絕對不是低能的。

第三、如講國際外交慣例，最荒

唐滑稽，莫如這次尼克遜訪中共。以二十多年的頭號敵人，彼此並無外交關係，韓戰兩國交兵經年，死傷數十萬，中共被指為國際侵略者，其受聯合國譴責之惡名未除，跟着越戰又延續數載（也是中共撐腰），犧牲更大，目下尚在進行中。如此敵對情形下，居然以一國之元首，紆尊降貴，親到北平訪問，無怪有人說是持白旗去乞降。（通常有邦交之兩國元首，相談解決衝突問題，多假第三國之場地，一因各守立場，其次免受當地民氣影響。）然則尼克遜的行動，符合外交慣例嗎？尼克遜是愚蠢嗎？是失策嗎？是低能嗎？如說沈大使是「低能的大使」，則尼克遜豈不是「特級低能的總統」。

第四、國與國間之交往，當然沒有純道義可言，只有利害關係最大。說我國分分鐘要美國幫手，未免太過自輕。即使真的經常接受美國援助，它也不是一無所求的。抗日戰爭時，不特有所求，而且大有所求；就是戰後維持遠東的形勢和對日的管制，很多地方美國也需要國民政府。退居台灣以後，圍堵共黨作為太平洋的屏障，也在在少不了台灣國府。試問美國會無緣無故，分分鐘幫你手嗎？它目前為着本身的更大利害（越戰撤兵，經濟衰退，尼克遜競選總統等等），相互利用的價值也減少，因而就一腳把你踢開，退一萬步講，有求於人，一般也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你情我願的進行，絕不是它要拆我們的祠堂，然後又供給你一點好處，而我反要向他大賣交情，恐怕這樣的交情，簡直是賣國的交情了。

第五、尼克遜訪中共與尼周的談判，我外交部發表聲明，對雙方將來任何協議，提出否認和反對，國大代表和很多公私團體，也發表宣言抗議，香港文化界也同樣發表宣言，譴責美國，這是政府和民間的嚴正表示，絕對不是多餘的事。難道任由人家私下擺佈和出賣，依然默不作聲嗎？美國的聲明和諾言，太難相信也太沒價值了，我們政府有權對本國事務和國際事務贊成和反對，我們人民更有權對國內外的陰謀傷害者，施以無情的打擊，現在是廿世紀七十年代，一個政府莊嚴的聲明，人民愛國的正義呼聲，直接撼震山岳，響遏行雲，好讓國際陰謀家知所退縮。「粒聲不出」的時代，久已一去不復返了。

最後孔先生所談尼克遜兩個出嫁的千金，也盛裝偕老公，在機場迎接老豆總統，蘇俄駐美大使，也一樣排隊歡迎尼克遜，其意似說台灣國府的沈大使，更非親到歡迎不可了。殊不知他們兩方面的到歡迎，與沈大使之不到迎接，是有其本質的不同，如以此而例彼，簡直是莫名其妙的論調，因為女兒迎接父親，事至應該，蘇俄或不滿尼克遜之訪中共，但蘇俄並不就被他出賣。美國此次以敵為友，起碼與敵打交道，則原為盟友之台灣國府，心豈能平，如仍墨守外交慣例去作歡迎，則除携備張伯倫雨傘外，沈大使之捱罵，恐不是孔先生而是全中國人了。

（兆華）

尼克遜看不到的大陸實情

編輯先生：

尼克遜已結束訪大陸之行，不知他看到些什麼。在下一友返廣州探親，回來告訴了些大陸情況，希能在意見欄刊出：

㈠若說香港兇殺案驚人，廣州扒手厲害，不遑多讓，尤其春節期間，簡直多如牛毛，很多探親人士因此不敢出街，事關錢銀事小，證件失了就麻煩。據稱此種扒手多為昔日紅衛兵，文革後下放捱不住溜回來，找不到工作，便以此為活，情況且愈來愈嚴重。

㈡尼克遜之行，老毛雖死裝冷淡，事實上恐怕較美國還緊張。為了裝門面，把廣州電視機全運到杭州、上[illegible]不會有熱烈[illegible]殘餘分子幹個「一拍兩散」。

㈢最好笑的一件事是：最近有一群外國記者訪大陸時路過廣州，突要求到一市場採訪，那些幹部立即在到達前將廣州豬肉通通集中在被採訪的市場，購買時且無需用證，市民起初還有些疑惑，後購過證明不用證，各人便大量購買。在最熱鬧時，幹部便帶記者到達。起初看來似覺肉類存貨足，市民購買力強，但再看下去，每人所購數量驚人，便知道什麼一回事。據稱：以後若再有此類採訪，祇准適量購買。儘管毛共如何大事宣傳，據友人謂：現大陸之情況祇用四字足以形容「迴光反照」。表面雖似較安定，但個中情況，已不可收拾，希望愛國之士，站穩立場，復國之期不遠

尼克遜之詩多處譯錯了

編輯先生：

讀貴刊二二八期，內有大文「尼克遜的詩」，其中「强作解人」之處不少，選用此類翻譯稿似應謹愼一些，蓋「萬人」並非「低水準」刋物也。作者迢迢先生，既敢於譯英詩而公開發表，其中英文造詣應在水準以上，尤其是「明瞭美國內情」（原作語）才敢動筆。但本人細讀之下，發現該文有如下「毛病」：

第二節第三句：「And as I breathe the……」被譯爲「因爲我打破了歷史。」「breathe」是個甚普通的字，乃「呼吸」之謂，原文意思是說「我正在呼吸着千百年歷史的氣息」，並非「打破」Break！

第四節之「Unless You go to school, and have to take a bus」是指美國國內因學童搭巴士問題而搞出震動全國形成爲全國性的重大政治問題。詩中含義非「我去學校亦須坐巴士」去上學一樣容易。

第五節「Daybreak comes quietly, Sneaking up on the dark」是「晨光靜靜地降臨，悄悄的爬在黑暗之上。」並未含有「打破」那麼粗暴的意味。「Daybreak」是「晨曦」，「天方破曉」的「欲曙天」大時，譯爲「日光」亦不妥。

「The Sun finally commands the earth」絕對不能解作太陽去「吩咐」地球。譯者應知「Command」一詞除作「命令」解外，還有許多其他解法。在這裏應注意「Finally」一字。原文之意是：「太陽終於完全出現，陽光普照大地。」應譯作陽光普照大地，君臨於地球也。「希望基辛一晚好睡」的是作者自己——「I hope」，並非由作者希望別的什麼去給基辛格好睡。我們應知道毛澤被稱作「紅太陽」，讀者可自思索這兩句原詩的含義。

第七節末句的「too early」是顯淺非常的「太早」，卻變成了「太遲」。

第八節的「我無立足之地」不知是如何譯出來的。其實原詩的第一至四句都是同一意思，不必擅自替作者「當我看着宇宙時，我自己算不得什麼；但當我看着民意測驗時，我就是百分之四十九」。這是表示什麼我都不在乎，我只管我在民意測驗中佔百分之幾。

以上僅是匆匆書來，舉其「稍大者而言」，如果認眞剖查，「意義不連貫」之處尚多。

一讀者（三月十一日）

國際姑息 讀者感慨

編輯先生：

鄙人對聯合國排擠中華民國及尼[illegible]感慨地借詞發洩。人情冷暖，炎涼世態，國且如此，人何以堪？吾人可不自奮勉哉！

清平樂

魔魅瀰天，
和平受損玷，
如此聯國走爲先。
不聽姑息鬼叫，
來春搖身一變，
捲土重臨大地，
一意喚起民眾，
自然春風得意。

（陳一粟）

逃亡知青揭發中共無恥宣傳
三水大旺農場血吸蟲肆虐
毛幫無法根治諉過國民黨

編輯先生：

請撥出萬人意見的寶貴篇幅，讓我說出一件親身經歷的舊事。共產黨徒的無恥是人所共知的。欺騙、殘民、飢餓、顚覆、恐怖、歪曲事實等等是共產黨的拿手好戲。

在這裏我要談的是廣東省三水縣「血吸蟲」區，簡稱毒河區，亦即是現在的國營三水大旺農場。位置在馬房公路渡口和進入四會縣小河流西北的一片荒蕪人烟的沼澤地。毒河發源地是將軍嶺所屬的一個小山下的山洞流出來，這個洞可以說就是毒河的起點。河流很短，短得像條鄉村小溪一樣。河水滿是「血吸蟲」，人或牲畜誤飲或者洗個澡，就會染上「血吸蟲」病。這些蟲很古怪，能夠在人不知不覺中穿過人的皮膚，鑽進入體內，在腹內吸吮人血生長，把人體的營養吸盡，人就死亡，病狀：患病的人，臉黃、大腹、愛喝茶水止喝，以作補充體內失去的血液。如一染上，若果沒有良藥殺死這些害蟲，就是死定的。

毒河流經之處週圍沒有人烟，只有一些毀爛不堪的斷牆和瓦礫殘渣。滿目淒涼景象。只有接西北的嗽咀和蘆苞對岸才有一些零星小村落。這邊是北江流域，地勢比較高一點，毒河的水不易淹到這邊來，因此才有居民

住下來。據當地人說他們在這裏住了很久，還建造祠堂，祠堂正面還有旗竿夾，上書何鄉建造。這足以證明土人在此居住了許多年的歷史。

驅迫青年作開荒牛

中共於一九五七年開始，從廣州市和各地城鎮流放了一批犯有路綫上錯誤的工人和剛畢業的初中學生到這塊土地來工作。這些工人和學生被迫在這極端恐怖的大草塘來作開荒牛。初期還算得上待遇很好，下放的工人可以照原薪金發給，但要原廠方負責，學生還每月可以得到薪金二十元。在大陸算是過得去的。爲着配合現代化農業生產和機械化生產，將原居住在古塘、植口的村民劃歸大旺農場場員。以這當地農民爲骨幹指導生產，以有經驗的老農民自居，這樣一來有些平時好食懶飛的流氓一躍成爲幹部，一些貧苦而老實的農民冷手執個熱煎堆，有說不盡的共產黨恩情，爲的是這些以耕田爲主的農民不是每月有工資發放，一轉而爲每月有政府工資發放，怎叫他們不死心塌地爲共產黨服務呢。

中共政府開辦的國營農場，只要領導人員開口要什麼就有什麼，（只要大陸有的就行），共產黨一向來名義上工作時間是八小時制度，爲了早日完成開墾工作，强迫工人加班加點（整整十小時以上），操作機械的技工分三班制，日夜不停地工作，配合着日間努力而作的場員，很快就開始種植農作物，如甘蔗、冬小麥，近水的種水稻，都有着顯著的生產量。爲了幾年的無本生利的大旺農場，總算攪出一些成績來了。

當時共黨對農場場員政策是三年或五年就調換一批，最快的也可以在一年時間內就可以回到原來的工作單位工作，學生也有遲早之分，因此這裏的場員不斷的流動，只有一些高層幹部留下來不走，繼續擔任工作。這算得上是廣東省的一小片樂土。原因大家都是流動，沒有落戶生根政策。對階級鬥爭沒有抓得那麼嚴重。雖然共黨一再强調攪政治和階級鬥爭，可是這些學生和工人一意懶理，等到夠期，帶着戶籍和口糧回家，與家人團聚，攪不出什麼鬥爭來。在這短短的兩三年中沒有發生過鬥爭的慘事。可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接踵而來的時期，這塊小樂土變成了不樂之土。要大攪階級鬥爭，要大攪政治宣傳，我剛

「黑七類子弟」遭殃

後來我聽人說，這裏的鬥爭比二階段時鬥爭地主還要慘烈得多，其中經過情形我不知，只是知道有些出身於階級敵人的子女從城市被長期流放到這裏來，永世不得回去。長期在這滿佈血吸蟲區工作，最容易染上血吸蟲病的，這樣情緒當然很低，就成爲共黨的鬥爭對象，而場裏的人大都是來自遠方，亦是烏合之眾，是沒有情義可講的，俗云：「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可說數萬之眾，良莠不齊。一經工作組的煽動，就造成大鬥爭的場面，變成人人自危的局面，這些情緒低的就打成爲黑七類作爲代罪羔羊，一些富有正義感的青年希望時光快些流過去，一到夠期溜之大吉，無眼看。

鬥爭帶來人心不安，歪曲事實的政治宣傳企圖打擊國府，這陰謀無非都是爲了毛政權苟延下去。不論在什麼會議上都宣傳說：「這塊土地是共黨的游擊根據地，土地很肥沃，以前沒有『血吸蟲』的，這裏的人民世代代都是過着豐衣足食的日子，經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游擊隊走上將軍嶺暫避。剛巧抗日戰爭開始了，國民黨採取不抗日政策，放棄一片大好土地，特別是游擊區，國民黨當然是首先放棄，國民黨員陰謀，想借日本侵畧者消滅共產黨。當時毛主席領導着全中國人民組織游擊隊英勇抗日，把日本侵畧者打得大敗，這些不用我們講啦，人所共知，日本打不過我們這裏的游擊隊，把日軍打死了很多，日本侵畧者火光了，將他祖家盛產的『血吸蟲』用科學技術繁殖，帶到現在這個農場的土地來，然後用飛機從空中放下來。遍地遍水都充滿着血吸蟲，當時游擊隊不知道，誤飲這裏的水，染上血吸蟲病。漸漸地臉黃、腹大、氣力不足、不能打仗。後來這因爲沒有藥品醫治游擊隊漸漸地死去。最後聽毛主席指示轉移游擊區，游擊隊走光了。只剩下一些老弱婦孺留下來居住，日本侵畧者投降了，國民黨搶着接收，把這裏游擊區不走的婦孺老弱全部殺光，還放火燒村，經過國民黨燒村後，這裏只剩下一片瓦礫場和無人耕種的土地，丟荒了幾十年，直到現在人民政府才派我們來開闢這塊肥沃的土地。各位同志們請想一想，國民黨對中國人民多麼殘忍，日本侵畧者還不及呢。」無耻的共產黨徒把歪曲了的事實說得有聲有色，爲了

在這塊土地打游擊的「隊員」。到台上開大會。講怎樣與日本侵畧者和國民黨軍隊作戰的經過。這些宣傳在清醒的人看來是雕蟲小技，只要找一個當地講得埋的老農民問一下，即刻全部拆穿。但是不然，共產黨在這些小村落也是一樣開會，警告農民不得向調派來的青年講怪話，如有在背後講怪話就是反革命分子，要就地槍斃。共產黨徒是沒有人性的，講得出就做得到。這樣誰也不敢輕易講一句話。

其實，抗日戰爭時蘆苞、大塘、黃塘、古塘一帶都是國民黨抗日的根據地，不知道有多少烈士犧牲在這裏。與共產黨全無關係，連共產黨的影子也沒有。沒想到大旺農場成立後，共產黨的宣傳竟把事實全部顛倒了。

正義老農揭露真相

事實卽是事實，僞面具到底要撕開，不能長期騙人。到頭來眞相會大白。這裏雖然世居的人不多，但卻並非全部那些無耻的新舊流氓，到底還有一些是敢於主持正義的人。

雖然我在運動開始前就離開這塊土地，不知道鬪爭的眞實，可是我回原籍後不久，被派出外地找飼料——割草養魚。而我住過大旺農場，知道那裏週圍很多水草，便到這裏割草。我一到這裏，相識的人就向我打招呼：「小張你不捨得離開這兒，還再回來工作嗎？」一個姓龍的老實人問我。

我一想這話有來頭。便回答說：「不，是到來『佬林』的（佬林卽是割草）」。跟着問他：「龍同志，這裏現在可好嗎？你爸爸在家嗎？」

「很好，你眞有心，請到我家裏兒，似是暗示什麼似的。

「好得很，待會兒我一定到你家裏打攪打攪。」

到晚上，我眞的到他家裏，雙手空空什麼也沒有，眞是一位不速之客，一進門，就大聲叫：「龍伯伯：我是小張，到來打攪。」老人從內迎出來。

他看了我幾眼，然後慢條斯理地說：「你瘦了一些，不像前年那樣子了。」

大家沉默了一陣，他站起來踱着步，繞圈走了一趟，然後走回來用很細碎的聲調說：「小張這裏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害得我們好慘。」緊接着就向我講述了上面所寫的事實。

路上遇見一些我以前認識的青年，可是他們只有向我打一聲招呼，什麼也不敢說，不像以前那樣天眞——愛說話、講笑。甚至有的臉孔還綳得緊緊，一聲不響。看來農場眞是改觀了，龍同志所講的一切，不會是撒謊的。

我憑着外出證明書，走到農場近山邊的將軍嶺看個究竟，怎知不看還可，一看令人吃驚，原有的墾區也不像話，運河還沒竣工，計劃內開墾的依然和以前一樣。遠處沒有拖拉機的聲響，只有寫着打倒誰，誰是反動分子的大字報，攪鬪爭、攪政治、攪得人心惶惶，像是一片腥風血雨似的。（張文）

粵劇改良演出 甚得觀衆歡迎

粵劇原是優秀的廣東地方劇種之一，自有一定的群眾基礎。但近年本港趨，向歐西流行歌曲和靡靡之音的時代曲，具有優良傳統的粵曲粵劇，反逐漸湮沒。加上香港人喜歡尋求刺激，打打殺殺的武俠影片，充斥整個娛樂市場，粵劇幾乎沒有演出陣地。當然，粵劇衰落因素很多，例如台柱酬勞過高，直接間接影响開支皮費，不能不抬高票値應付。最主要的還是粵劇保守性甚濃。香港人現在生活的確分秒必爭，花上整整四個鐘頭看場大戲，時間和精神都吃不消，誰願意付出高昂票値前往欣賞？所以近年粵劇在主觀原因和客觀環境種種因素下，逐漸走向下坡。去年由粵劇班政家何少保首次改良粵劇演出後，情況逐漸改觀。新春期間，幾個粵劇團組成演出，聽說收入情況很不錯，這是粵劇的生機轉捩點。最近，何少保再接再厲，又領導大龍鳳與慶紅佳兩大粵劇團聯合公演，盡量將劇本壓縮改編，務求更加精煉，使觀眾大有面目一新之感。頭台在利舞台演出，一連幾晚的戲票均已售罄，可見粵劇觀眾着實很多，而且相信大多數人還是抱着對粵劇改良殷切祈望的一腔熱情前往觀看的。筆者對粵劇雖屬門外漢，但總能由這些跡象可以看得出來，粵劇改良演出大有可為，不過最重要的一環是要演出的劇本主題鮮明，內容健康，老倌亦能排除以往只着重講戲的舊習慣，採取多排多練，精益求精，並着重培養後起之秀，使粵劇充滿新生氣息

錦，旭日東昇！

反攻復國時機仍在 讀者關心國府動向

（鄭秀堂）

萬人傑先生：

先生這次去台，據說為時整整十天，固然除參觀各處名勝古蹟及天然風景之外，台灣當局亦有多次座談會的聚集。以弟所知，國府播遷台灣以來，已二十二年之久，自然漫長的時間，英明果斷的　蔣總統，晨夕策劃，不會把拯民水火，收復大陸的神聖使命置之腦後，以諸多原因，動彈不得，而幾多大好機會，瞻顧失之，總是事實。

近幾年來，天禍中國，亦說是天欲滅曹，先之以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被整肅，繼之以接班人、親密戰友國防部長林彪的被殲除，民心瓦解，軍心動搖，政府主席，無人可用，無人敢接；國防部長，數月虛懸，至此時，其情形更甚。遠者不提，姑以接踵而至的五六年來，難道國府諸公，又以為這不算是好時機嗎？

先生可說是文化前綫猛將，斬草誅蛇，揭竿而起，此次既已身臨中樞，亦曾啓示或瞰測當局之作風及行動否？

讀者：黃啓天

逃亡知青憶苦思甜談感受：大陸人生活不如香港狗 下定決心救同胞於倒懸

敬愛的萬先生如晤：

今新年雖是已過，不過在下也得恭賀先生發財和萬事勝意。

上次在下的不得體之草簡，蒙先生修改而已刊出，實乃感激不盡，永[illegible]崇拜、和信賴也。在下當要向先生學習，想作點有益於民於國之事，萬望先生能申出提携貴手，再行協助，即想今後相繼寫出，一些不得體之文字，勞煩先生修改而刊出。[illegible]或因言錄作，而勞頂先主，貢吧？在下就是本着上述心情才敢相煩先生的。

致崇高革命敬禮

劉均謹上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 * * *

我是剛從大陸逃亡到港的難民，在大陸經生活過了二十三年——是被毛共蒙騙、愚弄、剝削、壓制下生活着的。

今天（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我在九龍新界元朗牛潭美村遇見一位姓唐的老太婆餵狗，她老人家餵狗用的糧料是大白米飯和大塊的豬肉

值此，我就不自禁地心血來潮，憶想起我在大陸時每餐所吃的（也包括大多數群眾），均是端起飯碗看得人形清楚的稀粥加蕃薯、木薯、芋頭、無油青菜……等糧料，以充飢頂餐，甚至就連這類不堪入吃的食糧亦均爲數不多，且得來不易。若要想吃上一餐魚肉飯菜，則只可在逢年過節，才可以「淺嘗輒止」。據我的實際體驗，感到大陸的人實不及香港的狗，說來殊堪感嘆。

我又想，香港原是前清政府割讓給英國的地方——是受英政府控制管轄的殖民地，住在香港的民眾均能享受自由、幸福的人生樂趣，安逸無憂而其樂無窮地生活着。反而居於祖國大陸的百姓，均是日以繼夜辛勤而忘我地勞動，但所獲得的卻是飢寒和被壓迫奴役；過着失去了自由連生命均沒保障的牛馬不如的非人生活，由此更使我深刻地了解到兩種社會制度誰是優劣，兩個主義誰是正確和偉大，兩地的領袖誰是英明偉大和獨裁暴虐了。是的，大陸的民眾正處在飢寒交迫的危劣之境，急需人去解救，我們作爲一個有血性的青年，在這國運日衰，民處困境的時刻，就應負起振國安邦之責。

今日自己雖達到了自由幸福之地，但卻不要忘記大陸一切的一切，辜負了鄉親父老對我們青年的期望。我要振作自己，要下定決心，不圖自己的享樂和安逸，甚至要不怕犧牲自己的生命，而眞心誠意地去找尋和參加眞正的革命隊伍——國民革命隊伍。爲解救大陸同胞於倒懸，消滅毛賊黨[illegible]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力行詞長寄贈巨著明日黃花錄兩集讀後賦呈

高龥賜

才調飛揚翰墨場，辭榮小隱百花莊。
登樓賦罷樓多恨，去國吟成國更傷。
啼笑人間千面客，縱橫天下獨身郎。
黃花明日香應在，漫笑安仁鬢有霜。

龥賜先生業西醫，而擅國學之雅，中西文化，萃於一身，詩詞散見諸報，久已享譽詞林，屢讀佳作，殊深敬仰。本詩佳句：登樓賦罷樓多恨，去國吟成國更傷」，因讀余去國吟，有感於目前時局而發也，前日寄贈拙作「明日黃花錄」二卷，故詩中有「明日黃花香應在」之句。

春敍沙田畫舫

高龥賜

山横翠黛水拖藍，春抹沙田野色酣。
畫舫溫聯新舊誼，芳樽淸佐古今談。
市聲亂處心聲靜，世味濃時酒味甘。
圾罅天雷觴詠地，蠻陬聊認作江南。

上星期日，袁暘照先生，爲東道主，春敍郊遊於沙田畫舫，席中計有高龥賜先生、李紀欣先生、梁莊先生，及壇主鄙人，高先生因有以上佳作，「山横翠黛水拖藍」，「拖」字用得最好，沙田春景，包羅於七字之中，「市聲亂處心聲靜，世味濃時酒味甘」，高先生具有儒家定靜之功，都市囂聲，心懷獨靜，世味濃時，酒味亦甘，閱歷之語也，非有高深學識，不能有此造句。

贈力行壇主

李震歐

高軒未接早心儀，一字推敲是我師，
名士過江懷故國，疾風勁草已先知。

[illegible]

工書法，字體勁蒼，而兼秀逸之氣，親揮大筆，將該詩寫成掛屏，裝以鏡框，由陳上達先生，送來敝寓，現在當門懸掛，以表盛情，鄙人名士論交，門無俗客，往來諸友，俱屬當今高士，非詩即文，絕少白丁，對李校長書法，一致推許，惟未行款識，「力行壇主吾師兩政」，客氣過甚，殊不敢當耳。

去國吟次海天詞丈韻

一壺生　未是稿

(一)
百萬雄師棄漢關，偏安廿載戀仙寰。
蒼民夢寐思華岳，大帥笙歌樂草山。
廊廟豈無千里足，衣冠忍讓五溪蠻，
誰憐去國夷齊老，長借酕醄掩腆顏。

(二)
金剛有杵不降魔，寢甲人誰再枕戈。
天意何曾遺漢祚，蒼生無奈舞秧歌。
年年島上銅符杳，夜夜尊前涕淚多；
安得滂沱消赤燄，南風解慍海澄波。

(三)
擊秦誰繼博浪沙，碧海茫茫孽子槎。
應詔已無文信國，進萄苦憶漢天家。
渾忘鄂渚城邊血，辜負英雄塚上花。
遙夜孤吟哀社稷，空餘冷月渡窗紗。

(四)
崗上黃花泣鬼雄，已無望杵紀豐功。
旌旗觸目傷心赭，溝壑填屍積血紅；
暴戾恣睢臨末日，光華復旦負重瞳。
匡山淚盡煤山淚，又聽哀鳴遍野鴻。

(五)
應聞螳臂怒當車，底事英雄老歲華。
休向後庭歌玉樹，好教前哨動胡笳。
暮年烈士心難已，弱冠終軍志可嘉。
當膽臥薪看造命，何妨空飲佐粗茶。

(六)
寥落晨星半局棋，瓦全玉碎復何疑。
艮機屢誤輸兵畧，禿筆長教賦諫詩；
倒挽狂瀾憑鐵臂，更生法水盼楊枝。
雄風重振光華夏，莫負當年頌左宜。

董先生：

三月廿九行將來臨爲景仰先烈前賢謹呈「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律詩一首，請予斧正爲盼，專此

謹致

敬禮

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高一鳴

遙弔黃花崗上靈，動人事蹟表忠貞，
滿夷喪敗驚仁勇，漢族隆興仰俊英，
願把屍骸裹馬革，誓教熱血洒羊城，
捐軀七十二俊傑，留得千秋烈士名。

高先生詩「願把屍骸裹馬革，誓教熱血洒羊城」，對仗頗工，亦屬佳句，函中有敬禮二字，該種問候，爲共黨所發明，香港詩人極少使用，由此判斷，高先生可能是從大陸而來。

賞春詞　壬子春

林哲齋稿於雪梨

春雨迷濛少曙光，世人熙攘爲財忙，
何如一握杯當手，還與吟成詩意狂。

此是寫實詩，當時正當春雨，細雨輕飄，在寓飲杯春酒觀書，推窗一看，街上還有行人熙去攘來爲什麼？
何如飲酒吟詩，與先生品性相近似，故請糾正。

請閱俊人小說

書名	價錢	書名	價錢	書名	價錢
窕淑女	7.00	人海浮萍	3.50	愛情的噩夢	3.00
戀愛十年	6.00	火拼	3.00	舊歡	3.20
天堂煙霧	5.00	海角驚魂	3.20	懺情	7.00
戰地情天	5.00	天堂羣像	3.70	愛似濃霧輕煙	7.00
神女與女神	4.00	藝海情潮	5.00	喋血櫻都	4.50
污流	4.60	不明來歷的人	3.00	死亡線	5.20
告樂情場	5.60	復活的玫瑰	1.60	迷魂草	5.00
情天刧	7.80	如花美眷	1.60	長髮女郎	3.80
斷腸花	6.00	月冷花殘	2.00	失踪的丈夫	2.00
進出黑地獄	2.60	殘春	5.00	難忘的舊夢	2.00
姊妹情	2.80	大好青春	5.50	情之所鍾	3.80
幽夢影	2.40	職業情人	2.40	地獄歸來	3.00
我心向明月	2.20	第六個戀人	2.00	有情人	5.00
愛情賭局	2.40	嬌娃	2.40	情人老去	4.50
氣壯山河	3.00	迷失的一代	4.00	一春花事雨中殘	9.00
心靈之窗	3.50	一代尤物	4.50	上流社會	3.50
秘密客	3.60	奪寶記	2.50	墮落的軌跡	5.50
鬼屋	1.00	沉淪	3.40	孽障	3.50
繼承人	0.90	豪門怨婦	5.60	自我毀滅的人	5.00
愛的漩渦	1.40	斬不斷的情絲	5.80	十二門徒	5.20
遺愛	1.30	危險女性	5.80	陣陣疑雲	2.00
羣芳艷	3.20	情花	2.80	妒火	2.50

總經銷：

（一）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俊人書店。電話：H 7 3 5 0 3 3

（二）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501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 4 5 6 4 2 6

毛澤東跑江湖

岳騫著

本書是毛澤東出世之第二集。敍述毛澤東自進入第一師範讀書，及畢業後在社會活動的情況，…此時毛澤東尚未找到政治歸宿，在社會上單人匹馬亂撞，因此，與各階層人人皆有廣泛接觸，多…多姿，實料百出。若要了解毛澤東以後事業成長的過程，則此書非看不可，凡閱過「毛澤東出世」…的讀者，更要繼續閱讀本書，趣味更濃。定價港幣六元正。

經售處：湘濤出版社，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雜誌

（第二三一期）



要騎牆，也不是這樣騎的呀！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三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三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3-7 FENWICK STREET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關鍵在於內政不在外交

自從尼克遜訪問大陸之後，台北即傳出消息說，政府當局決定與東歐共產國家進行貿易，並將與蘇聯進行外交接觸，類似尼克遜訪問大陸以前，與中共暗中所進行的接觸。

上述消息並非完全出於臆測，起碼政府主要負責人已經作過有關的公開表示。

彈性外交與整體外交

二月十八日行政院長嚴家淦向立法院所做施政報告時曾強調今後要施行彈性外交、整體外交。其主旨在脫出傳統的外交關係，將文化、經濟、貿易等各種因素作整體配合，來打破中共孤立台北的陰謀。換言之，以往的外交觀念，外交限於互相承認的國家；現在則超越這一範圍，對於承認中共的非共國家，雖已斷絕政治上的外交關係，但是仍可保持文化、經濟以及貿易的外交關係。其次由於中共與蘇聯對立的尖銳化，共產集團已分裂爲多元的存在，雖然在基本國策上仍堅持反共產反極權的方針；但是不妨與某些共產國家建立經濟、貿易等關係。

嚴家淦氏的談話相當含蓄，未能即作爲定論，可是三月九日外長周書楷在接見赫斯特報系代表時，則公開表示，中國願意攷慮與莫斯科進行類似美國與中共在華沙會談式的接觸。同時暗示這種機會，必須由莫斯科採取主動。

另據自紐約歸來，熟知聯合國內情的人士透露，在中共混進聯合國之前，蘇聯代表團人員對中華民國代表團人員的敵意早已消失，並且常常主動與中國代表團接觸，探詢有關中共的情況；在聯大表決中共問題時，蘇聯人員表現了無可奈何的神情，他們投票支持中共，是迫不得已的。

從上述情況來看，台北與莫斯科進行外交接觸，已經十分可能。

蘇聯在亞洲的意圖

再從蘇聯近年的政策來說，目前正在亞洲兜售集體安全制度，其目的是接替美軍撤出亞洲後的眞空狀態，以蘇聯所支持爲背景，建立防阻中共擴張的集體安全制度。蘇聯的眞正用心雖然在對付中共，但是它這一方針，頗符合遠東及東亞國家的安全需要。目前雖然時機尚未成熟，但是隨着美軍陸續撤退，中共對外威脅日增，這一建議很可能爲若干國家所接受。

蘇聯基於上述政略的要求，很需要在中國大陸邊緣建立據點，起碼是在交通綫（空運及海運）上需要台灣協助。而西伯利亞地區物資缺乏，極需輸入消費物資改善該地區軍民生活的條件。台灣的物產對他們也是極具誘惑力的。鑒於美國與中共的接近及重開貿易，莫斯科向台北提出通商及通航的建議是非常可能。不過，欲想蘇聯會取代美國的地位，俟美軍一旦撤退，即以軍事力量支持台灣的安全，則可能性甚微。第一蘇聯這樣做要遭遇極大困難，首先在共產集團內部，會引起鼓噪，起碼會刺激北韓和北越的離心，因而傾向中共；其次在美國與中共接近時期，蘇聯不欲和中共的關係進一步惡化，以給美國更大的利益。回過頭來說，即使蘇聯願意這麼做，台北當局也絕難接受，因爲這樣動搖反共的立國方針。總而言之，台北與莫斯科的外交接觸，作用是很有限的，對台灣的前途沒有重大影响。

退而自省整飭內政

關於上述的外交問題，在台銷路最大的「中國時報」對此持非常穩健的看法。三月十二日該報社論沉痛的說：「不能因爲彈性外交的運用而喪失或削弱我們作爲自由世界堅決反共國家的立場。」又：「不可因某些未必實現的幻想，而損害到我們和各主要友邦之間的共同利益。」

我們一直認爲，中國的命運在於內政不在外交。欲藉蘇聯之力對抗中共是不切實際的。不如退而自省，整飭內政，首先做到政通人和，安定台灣；進而軍民一體，併力西向，光復神州。



新聞以外



紅色大亨談遊大陸觀感
不似港大學生盲目亂讚

萬人傑

這隻紅色大肥貓曾經在加拿大買了豪華洋房預備走路。今回蒙邀遊大陸卻不買洋房而買大批古玩。幫助國家賺進一筆外滙，這是資本家報國之道。如果要他在風景美麗的杭州也買一幢房子定居，他一定會說：「咪攪我！」

初到加拿大的豪客

一九六七年加拿大來了一位豪客，買了一幢華麗的房子，加拿大對這人雖然陌生，但因他出手濶綽，連加拿大的富豪也膛乎其後，因而對他引起注意。一查，才知此人來自香港，香港有這麼一位大財主，的確爲我們香港人爭光不少。

當時，香港左派人士意氣風發，聲勢洶洶，要鬬垮鬬臭港英，許多有錢人都遊埠去了。其實，他們並沒有遊山玩水的興緻，主要是離開這立立亂的地方，在外國靜觀其變，萬一香港垮了，他可以留在外國，做其海外寓公。這位香港豪客當然不會執輸，在外國銀行裏他有天文數學的存款，香港的一部分丟了，也不愁這一輩子不可以過豪奢生活。

其後，香港左派分子得不到大老細支持，知道攪不出什麼名堂，終於偃旗息鼓，局勢漸漸安定下來。當然，這位豪客在加拿大所置的物業，也用不着，不久，又回到遍地黃金的香港來。

遍地黃金

對這位豪客來說，香港的確遍地黃金，他的發跡，據說也由於遍佈地上的金黃色的東西，這種東西，建築所不可少，多年來，香港的建設，蓬勃異常，因此這位和中共作買賣的豪客便鈔票滾滾來。

失失，一早溜之大吉。其實，這正是他聰明的地方。不錯，他替中共賺了不少外滙，可是，倘若眞有一天共產黨鬬垮鬬臭了香港，他這種人首先在清算之列，手上有錢，誰肯冒這風險？

香港沒事，他又施施然回來，憑其優勢財力，在這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再撈過。這幾年，香港不但沒有衰落，且比前更繁榮，當然，這位豪客的身家，又平添了幾個圈圈。論社會地位，限於出身，他雖然攪不出什麼名堂，但財力强大，在香港是數一數二了。雖然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大資本家，但不時會以前進姿態出現。說起來這是十分矛盾的，當然他也明白，他之受到重視，因爲他在香港還有被利用的價值。

「祖國」觀光

最近，遊大陸成爲最時髦的玩意，自尼克遜暢遊頤和園、萬里長城、三潭印月後，不但外國人心焉嚮往，以一遊爲快；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學子，也不少組團回大陸觀光。

中大一撮職業學生攪三條路線——延安、北平

不及港大學生的前進。港大學生得風氣之先，已經遊罷大陸歸來，記者招待會開過了，螢光幕上過了，座談會也開過了，更在學苑中發表了觀感文章，風頭出到盡，中大的三團，還沒有組成。

香港居民申請到大陸旅行不容易獲准，其他地區華僑則可以。香港居民只可回大陸「探親」，今年春節回大陸的人逾十四萬，他們都不是遊大陸，而是探親。探完之後，就要回到香港。可以旅行的人，除了特准的團體外，是中共當局邀請的，此外就是參加交易會的商人。最近，那位豪客曾被邀回到「祖國」觀光，既是被邀請，當然不會出什麼岔子，絕不會有去無回，回到香港來，他還是有利用價值的。

大買古玩

這位豪客回到大陸，並沒斥資買一幢華麗房子，別說在大陸沒有豪華的房子供他購買，擁有房地產就是地富，列爲黑五類分子，隨時受到清算，豪客不買房子，卻在大陸花了幾十萬港元。

他這筆錢拿來捐獻給人民政府嗎？不是，他是買東西。買什麼東西？古物。中共奪得中國大陸後，發掘出許多古物，不過，中國古代文物並不怎樣受到中共重視，最珍貴的古物，也對他們的人民革命沒有直接幫助。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給紅衛兵小將砸爛的古物，不知凡幾，他們的口號是「

但在資本主義殖民地裏，這些古代文物非常有價值，據說，這位豪客在大陸花了幾十萬，頗有收穫，買了不少珍品，這些東西換取一些港幣後，從此也就漂洋過海，不知流到什麼地方去了。

本來，這些古物爲國家所有，無論如何該留在自己國土內，沒理由貪圖一些外滙，就把它放走。這位豪客究竟買了些什麼古物，不得而知，相信中共當局對於這位大顧客也會另眼相看。

坦白

他被邀觀光大陸，此間左派仁兄因他獲得這一項殊榮羨慕不置，在左派的圈子裏，這位豪客更加威水。近日，有個左派商人集會，還特地把這位豪客請到參加，講述大陸觀感。

正如港大學生遊罷大陸回來的「觀感」一樣，可以理解到，這位豪客的「觀感」也一定好話說盡，壞事不提，一如港大學生一樣，有讚冇彈。可是，豪客的觀感出乎一些托派的意料之外，他說得十分坦白。

他說，在共產主義的新社會中，像我這種人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是資本家，資本家正是共產主義要消滅的對象，因此，共產主義對我這種人是不利的，如果問我喜愛不喜愛共產主義，說坦白話我不會喜愛的。不過現在並不我個人喜愛不喜愛的問題，而是時代所趨，這新社會制度的來臨是無可抗拒的。

如果問我，這新社會制度好抑或壞，我認爲有好處也有壞處，許多人遊過大陸的人，回來都有讚無彈，是不是眞的沒有値得彈的地方呢？說實在話那是並非百分之百好的。

外國人不再輕視中國人

如果百分之百好，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冒生命危險，抱着一個波膽便泅水來香港，這些人，就是對共產主義新社會投反對票的。

不過，我不敢說這種投反對票的人是對，他們只是經不起時代洪爐的考驗，爲了把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建立起來，全國的人，個個都要捱苦，你捱不了苦之就要在這個時代中倒下來。

如果問我有什麼好處，我個人的感受是，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提高了，外國人都不敢再輕視中國人。

這位半桶水的豪客，他發表的「觀感」顯然比自許爲全桶水的大學生更爲中肯，而且也說得十分坦白。

有一天，如果香港赤化了，這位資本家的豪客當然不可能在這個新社會中存在，可是，受殖民地教育的港大學生知識分子，也不會好得多少。在目前來說，這位資本家更受中共歡迎，因爲他在香港可以協助中共得到實際利益，他回到大陸，也買了幾十萬元古玩，對國家算得是一種貢獻。這些大學生，一味高叫回歸，遊了一圈，個個溜回香港，何嘗見到有一個實行回歸呢？

觀感一新

聽罷這位民族資本家說的大陸觀感後，我倒對他觀感一新，覺得他雖不是飽讀經書，頭腦卻顯然比大學生清醒得多。他能了解到在共產主義新社會中，將會居於怎麼樣的地位，但這一羣大學生卻天眞的並未想到這一點，幻想着他們會成爲新社會的棟樑，他們不知道上山下鄉，在農村裏落戶的許許多多青年，也有不少曾經是大學生，高級知識分子。有一天，他們也會扮演這些悲劇角色，可能他們也想到，不過他們談「觀感」時，就不敢談到這個，和那位資本家的坦率，顯然不同了。

最近，把持學生刋物的一撮港大學生，發動倒黃運動。自從港府發表了由黃麗松繼樂品淳出任港大校長後，他們就發動倒黃，倒的理由認爲黃麗松的作風不夠「開明」，說實在一點，是黃麗松並不親共。

有人指責這一撮港大學生，黃麗松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中國人出任港大校長職，這是中國人的光榮，難道一定要由外國人管理才滿意嗎？

新加坡籍華人

港大職業學生爲了抗辯這指責，在學苑發表了一篇英文「社論」，題爲「我們的新任副校長是哪一種中國人？」港大校長是由港督兼任的，副校長實際就是校長，因此黃麗松在名義上還只是副校長而已。

所謂「哪一種中國人」，原來這篇社論把中國人分爲許多類，在台灣抱殘守闕的是一種，在香港殖民地作高級難民的是一種，在海外資本主義國家拚命賺錢的是一種，爲他們所推崇備至的，當然是在祖國土地上正爲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而努力的一種。

經他們這一分類，老萬才知道中國人原來也有這麼多種，港大學生把他們的新任副校長黃麗松列入那一種？社論說：他是新加坡籍華人。

中國人鬭中國人

最使人痛心的事是中國人鬭中國人，中國人瞧不起中國人。

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專鬭中國人的，中共統治了大陸後，多少中國人被鬭死？共產黨也把中國人分類，那些是地主、那些是富農，一律要鬭死。

其實，在他們鬭死的這些人當中，他們體內都是中國人的血液，他們都是黃帝的子孫，可是中共加上一個黑五類，就使他們由人變鬼。

現在，香港大學的學生，又要把我們中國人分類，其實，他們接受殖民地奴化教育，腦子並不比我們清白，他們沒有權把別人分成什麼類，如果要分，我倒想問他們一聲：「你們究竟是那一種中國人？」

這一小撮攪風攪雨的職業學生，絕對不能代表港大全體學生的意見，爲了對社會作出交代，港大同學不應緘默，快把職業學生攆走，表達你們的眞正意見罷！

中國行憲二十五年

胡養之

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二月二十日在台北召開的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式中，對一千三百零八位國民大會代表發表演說，畧謂：「中華民國的一部近代史，原就是一部為自由、正義、憲政而堅持不懈的奮鬬史！中華民國的憲法，就是這一部奮鬬史的見證，亦就是全國國民生存生活的保障，國家民族撥亂政治的總目標！……我們的政府是根據憲法和國民大會授權所組成的政府，為全國國民希望信心之所託，亦就是領導戡亂復國大業的總樞紐！……」

這位現年八十四歲的中華民國總統，更進一步深望代表同仁的是：「善盡其重開國家新運的責任，於憲政體制，捐小全大，而不以偏概全，善體其廣大選民的意願，於世變紛紜之中，守經達變，而不以變移守。……」他老人家最後勉勵代表們的一段說：「中正自許身國民革命，已六十餘年，與我代表同仁，竭其苦心毅力，以維護民主憲政，亦已二十有五年，顧終以世局多蹇，尚未能使中興大業，提前完成。……」換言之，中華民國施行憲政廿五年以來，歷盡滄桑，仍始終維護其法統。所以，總統在他的致詞中有一段指出：「中正凜受我國民大會與全國軍民之付託，又已六年，雖然在此期間，經歷了世局驟變的衝擊，但是我們仍毅然凜然，堅持其民主憲政的信守」云云。

中共叛亂破壞選舉

實際上，中國行憲以來，國家一直陷於動盪不安的狀態中。如所週知：現在台灣地區施行的這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係於民國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首都南京時宣告實施的，到去年十二月廿五日已整整二十五年了。因此，我政府每年此日都舉行紀念集會，表示慶祝。

不錯，這部「中華民國憲法」，可說是用無數仁人志士的頭顱和鮮血交換得來的，也是中華民國建造的結晶。誠如蔣總統所說：「中華民國的憲法，就是一部為自由、正義、民主、憲政而堅持不懈的奮鬬史！」憲法上的前言也說：「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孩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

然而，不幸得很，自憲法頒行，實施憲政之後，不只中共別懷鬼胎，絕對不肯與國民黨携手合作，其他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也持討價還價的態度，而國民黨始終又不肯作較多的讓步。因之，不久後，中共居心叵測，刻意要破壞憲政，於是率先宣告退出，「民盟」也站在中共的一邊，國民黨自唯有與青年、民社兩黨妥協，在頗為勉强的情形之中合作，諸多折衝，才把這部「中華

的一半」，這部憲法開始的情形就非常不好。到了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制憲大會閉幕，行憲大會召開有期以後，首先要辦的是依照憲法規定，進行各種選舉：第一是有關選舉及罷免諸種法令的公佈；第二是實行選舉。

當時國民政府明令國大代表選舉，於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的三天中，全國同時舉行；立法委員選舉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舉行；監察委員選舉則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惟因中共在俄共支持下叛亂擴大，加緊在各地進行騷擾破壞的緣故，乃不得已決定將以上三種選舉，分別延期一個月舉行。至三種選舉進行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除了中共更加囂張外，即所謂合作的國民、青年、民社三黨，對於此等民意代表名額分配與人選的爭持，也鬧出天大的笑話，如絕食要脅，抬棺請願等怪現象，無奇不有。

依照法律規定，全國國民大會代表（包括海外華僑）總額為三千零四十五人，立法委員為七百七十三人，監察委員約二百二十五人。但截至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夏間，當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大會開會時，有許多地方因受中共叛亂和國際關係的阻隔，尚有少數國大代表未能選出，如海外華僑國大代表就是一例。有些則因黨的提名而產生雙包、三雙競選案；甚至連國民黨內部也會大鬧分裂。正所謂「月暈而風，礎潤而雨」，識者已認為不祥之兆，故後此二十多年的危疑震撼，非偶然也。

從制憲到播遷台灣

事實上，行憲未及兩年，我政府因共產國際支援毛共全面叛亂，而被迫播遷台灣，中共竊據大陸，從而陷大陸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台灣亦因環境而未能徹底實行憲法，使復土建國大業遲遲未能完成。回首廿餘年往事，誠令人有不勝滄桑之感！値此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和選舉第五任總統之際，回顧行憲以來的大事，首先要重複地敍述一下在大陸的兩年：

(一)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制訂憲法的國民大會在南京舉行。同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向國民大會提出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實施準備程序；二十五日國民大會一致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

(二)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國民政府公佈中華民國憲法；三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公佈「國民大會組織法」、「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監察院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及「五院組織法」；六月廿五日，國大代表、立監委員選舉總事務月廿五日，中華民國憲法施行，國民政府公佈訓政結束程序法，

選舉總事務所呈報國大代表、立監委員選舉結果。

㈢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廿九日，依法產生的第一屆國民大會開幕；四月十九日，國民大會選舉蔣中正爲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同月廿九日，選舉李宗仁爲副總統；五月八日立法院立委集會，十七日選舉孫科爲院長，陳立夫爲副院長；二十日，正副總統宣誓就職；廿四日總統提名翁文灝（其後投共）爲行政院長，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六月五日，監察院監察委員集會，九日選舉于右任爲院長，劉哲爲副院長；廿四日，總統提名王寵惠爲司法院長、石志泉爲副院長；張伯芬爲考試院長、賈景德爲副院長；七月二日，總統提名大法官十七人，考試委員十九人，經監院同意通過大法官十二人，考試委員十人；十一月廿六日，總統提名孫科爲行政院長，經立院同意任命；十二月四日，立法院選舉童冠賢爲院長，劉健羣爲副院長。

㈣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總統蔣中正引退，依憲法規定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後，即派代表往北平與毛共議和失敗；三月十二日李宗仁提名何應欽爲行政院長，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四月二十三日，共軍進逼南京，國府遷廣州；六月六日，李宗仁提名閻錫山爲行政院長，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十月十四日，國府又由廣州遷重慶，廣州隨即失陷，僅有西南半壁的貴州、四川、雲南等地，大勢已去，十二月七日，中央政府復由重慶播遷台北，李宗仁不赴台，飛香港轉美，其名醫病，實則別具用心；國民大會在台代表以李宗仁赴美，請蔣中正復職。

復職與罷免

㈤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蔣中正復職總統，繼續行使職權，李宗仁則在美發表反對聲明；八日蔣氏提名陳誠爲行政院長，立院同意任命；五月五日，國大在台代表簽署罷免副總統李宗仁；七月二日，台灣開始實施地方自治；八月廿四日，總統通告國大臨時會緩予召集；十二月五日，立院選舉劉健羣爲院長，黃國書爲副院長；七日總統咨請立院在未能改選前，立法委員繼續行使職權。

㈥民國四十年：五月廿五日，立法院通過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九月八日，行政院公佈台灣省臨時議會議員選舉罷免規程。

㈦民國四十一年：一月十一日，監察院通過彈劾副總統李宗仁違法失職案；十六日前國民大會秘書長洪蘭友將彈劾案咨送立法院長，請依法召集國大臨時會議；三月十一日，立法院選舉張道藩爲院長；四月十二日，總統提名賈景德爲考試院院長，羅家倫爲副院長，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七月七日，總統咨請立法院召開臨時會，審議中日和約；八月一日，立院通過中日和約。

㈧民國四十二年：一月廿日，立院通過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廿四日，立院通過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九月廿日，總統通知第一屆國大代表，依憲法第廿八條第二項規定，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爲止。

㈨民國四十三年：一月九日，總統令依據憲法第廿九條，召開國民大會；三十日大法官決議，第一屆立監委員在未能辦理改選前，繼續行使其職權；二月十九日，第一屆國大會第二次會議開幕；三月十日，國大會通過罷免副總統李宗仁。廿二日，選舉蔣中正爲第二任總統；廿四日，選舉陳誠爲副總統；五月廿日，蔣、陳宣誓就任正副總統；總統提名俞鴻鈞爲行政院長，立院同意任命；並提名莫德惠爲考試院長，王雲五爲副院長，監院同意任命。

㈩民國四十四年：十月十日，立院通過請行政院宣佈對德終止戰爭狀態。

⑪民國四十五年：五月廿九日，立院通過四十四年度中央總預算案。⑫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廿四日，國大代表聯誼會幹事會開緊急會議後，向各代表發出書面通知，內稱：「爲維護憲法精神及國會等問題」，決議依據憲法進行簽署召開國民大會臨時會；十二月廿五日，國大聯誼會召開年會，通過請政府迅速反攻大陸等五十一案。

修憲與連任

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後，因國家處境日艱，難題益多。首先是國大代和立監委等民意代表無法改選；其次是基於時勢遷移，憲法本身亦多疑難；且有人認爲憲法在動員戡亂時期，是一大絆腳石而有意加以修改。另方面則有人指摘政府藐視憲法，而主張護憲；尤其與論方面更加熱烈批評，如「聯合日報」的社論曾說：「許多基於政府行使權力便利而創設的單行法律，更不惜與憲法抵觸，而多少約束和剝奪了人民應享的權利自由。這些都是當前政府引起外人誤解，招惹海內外人士批評的地方。」「大華晚報」和「自由中國」半月刊，更不客氣地攻擊。前者曾指「政府的想法，最好把憲法當作一件點綴民主的裝飾，或只是一個代表法統的象徵。……」後者認爲「國民大會代表擬開臨時會修改憲法一事，無論就任何方面言，均無此必要。蓋此舉並非護憲，實有人想把憲法中民主的成份刪改。……」

到了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十二月，因國民大會與總統選舉問題日益迫近，爲了解決「修憲與聯任」方案，各方急於要加以討論。國民黨決策人之一的陶希聖，當時公開演講，暗示可以修改臨時條款，而使蔣氏獲得連任。其時若干代表所提出的要點有二：㈠由國民大會通過一項決議，順延蔣總統任期；並聲明在光復大陸前不改選總統。㈡依照過去成例，增訂臨時條款，凍結憲法只得連任一次的限制；況且修改臨時條款，並非修改憲法，結果採行後者。

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第四次國大會議曾擬訂創制，複決兩權行使辦法，本次大會是否繼續加以討論此問題，尚不得而知。但據國民大會秘書長郭澄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說明本次國民大會的主要任務有二：一爲鞏固國家領導中心，選舉總統、副總統，截至今年一月底止，國大秘書處收到各方籲請蔣總統連任的電文，共達一千九百八十件。二爲適應動員戡亂需要，修訂臨時條款，有關如何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問題。

現蔣總統衆望所歸，果已當選連任；而臨時條款，將對加强革新應變，頗有裨益。

悼易君左先生

岳騫

三月十八日星島日報刊出泛亞社自台北發出的電訊，得悉易君左先生病逝台北，當時黯然久之，許久許久未放下報紙。近數年來，我所尊敬的前輩先後逝世的就有左舜生、沈燕謀、張丕介、陳彬龢、張叔平、徐亮之諸先生，而今君左先生又撒手人寰。瞻望當世，耆舊凋零，再遲幾年，貞元朝士盡矣。

我聞君左先生之名很早，當時還在讀初中時，他就以閑話楊州一文聞名全國。民國二十七年在漢口，當時正是容共抗日時期，周恩來且出任政治部副部長，但部份國民黨員已洞察到共產黨的陰謀，與中共展開針鋒相對的宣傳，中共辦了許多薄薄刊物，記憶中有一份雜誌「民心」是中共辦的，同時也有一份刊物「民意」就與「民心」唱對台，這份雜誌據說就是君左先生辦的，但是以後君左先生寫過不少回憶錄，未提過此事，我也忘記問過他，此事現成懸案了。

逃亡來港後，君左先生在星島日報主編兩個副刊，一個是「海天一角」，一個是「星期」，皆是每星期一次，風格相同，都於屬於舊文學的範圍，有時且徵對聯、詩鐘，記得有一次「星期」版徵詩鐘，詩題是漢光武、郭子儀，左右任調，據說這次收了一萬多份卷子，我當時也撰一聯：「居然犬子薄天子，未必雲台勝釣台。」僥倖入選，得到獎品，以後中聲晚報也徵詩鐘，是「中國」二唱，左右山入夢來。」也入選了，記得獎品好似一枝原子筆。這些事說來都是二十年前的舊事，而今也沒有這種閑情逸緻了。

我同君左先生正式見面認識是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香港中國筆會成立的那天，地址在界限街友聯出版社，門牌已經記不清楚，因爲友聯出版社不久就搬家，以後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中國筆會成立那天，共計到了二十多人，當時推舉七位幹事，君左先生也在其內，此事說來已十七年，出席成立大會的朋友，大都健在，祇有左舜老與王貫之兄作古，而今君左先生又去世了。

此後，我同君左先生就成爲忘年之交，論年齡他恰大我二十四歲，他是戊戌年生，與現在北平的「紅人」周恩來同庚，我是壬戌，大家都佔一個戌字，所以他常常開玩笑說我們同庚。因此，他從不把我當晚輩看，我當然很尊敬他，不過，也覺得與君左先生在一起，比起其他老輩確實少一層隔閡，不僅因爲他平易近人，而是由於他永遠有一種青春氣息，他不以爲自己老，別人也不以爲他老。

君左先生有時很風趣，一次筆會旅行，他忽然拿了一捲紙送給我，打開一看，是一對七言對聯，將賤名嵌在第一字，又在旁邊附兩行小字，又是一對，將我的筆名也嵌上，記得是「岳破女眞金兀朮，騫通西域玉門關。」平情而論，這副對聯不算好，但這兩個怪字，卻也虧他嵌上。

字，皆是有求必應，毫無代價，而且我請他寫字，還指定要他寫什麼，從來都是照辦，其爲人之謙和，在我認識的當代書家中，祇有王世昭先生可與比擬。

君左先生離開星島報之後，辦了一個「新希望周刊」，這本來是大陸淪陷前他在上海出版的，因上海陷落而停刊，離開星島報之後。又重新復刊，篇幅很薄，祇有十六開本十六頁，撰文都是一流高手，按理應該能立足，結果出版了六十三期終於停刊，在停刊時君左先生撰文告別讀者，指出新希望停刊的原因有二：一、社會的不景氣。二、讀者水準太低。這兩點當然不無理由，不過，及今思之，覺得還有一點爲君左先生所忽畧的，就是開支大了一些。照筆者二十幾年在香港的觀察，辦雜誌有兩條路，一是有雄厚的資金及大報社作背景，根本不計盈虧，一直辦下去，終有自足自給一日，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親力親爲，收入求能支付印刷費與稿費也就算了。君左先生恰介於兩者之間，他是一個窮書生，當然沒有後台，另一方面，他雖然也算是新聞界的老行尊，但是，從來都當社長、老板，並未作過小夥計，所以他辦雜誌非請人不可，請了幾位幫手，這筆薪水開支，自然增加負擔，想以一個小雜誌支持一個事業，自然作不到，所以最後難逃掉停刊的命運。

新希望停刊後，君左先生很頽唐一段時期，因爲他來港後在幾處工作的積蓄，這次都完了，他以後不止一次對我說，千萬不要想辦雜誌玩玩，新希望使我蝕了一萬多。

中間隔了兩年時間，君左先生忽到浸會書院教書，這次機會很偶然，事先他並未料到，是因爲原來的教師去了美國，該校就請君左先生任教，以後數年的時間，君左先生的生活較爲安定，心情也好得多，可是，也比較忙了，彼此見面較少，但是，對於他的生活情況，大致都了解。

君左先生赴台，是在一九六七年本港暴動時，

本來他在本港有房子、有職業，生活相當安定，既無遷台的必要，當然是受了暴動影响，君左先生雖然也從事過軍中政工工作，但卻是一個道地書生，又在暮年，禁不起驚嚇，於是辭去工作，變賣產業，襆被返國。他到了台灣之後，生活也很好，據我知道他同現任國防部長黃達雲（杰）將軍同鄉至好，經常詩酒唱和，他赴台時，達雲將軍尙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當卽介紹他在某一銀行（似是台灣土地銀行）任監察人，可以拿到一份優厚的車馬費，同時又在政戰學校教書，生活安定下來，常在報紙看他寫寫詩，與一般朋友作文酒之會——這期間他也曾到香港、東南亞旅行過一趟，生活滿寫意，以台灣環境安定，氣候溫和，仍然保存了中國舊有的風俗人情，可以說當今世界最適宜中國人住的地方，所以一般大老皆享遐齡。君左先生雖然壽高七十五歲，但比較起來，還是早了一點。

大概是兩個星期以前，君左先生一位親戚李小姐送來君左先生一張名片，寫了幾行問候話，背後寫上他的地址電話，我本打算今年到台北去探候他，而今人天已隔，無緣再見了。

君左先生是一個文弱書生型，身體自然不算好，但是，也不差，據我記憶他留港將近二十年，似乎未進過醫院，這次事先並未聽說他患病，何以會突然逝世，以後接到其公子來信，原來他有一個時期肚痛，當時不以爲意，吃了些止痛藥片，也就止住了，隔些時間再痛再吃，始終未想到去醫院，及至後來情形嚴重，不能支持，再送去醫院，照X光，十二指腸有問題，當卽決定開刀，及至開了刀，十二指腸已經潰爛，不能挽救了，一代才人，就這樣胡里胡塗死去，實在太可惜了。由君左先生的情況，應當引起大家注意，有了病必須看醫生，成藥可是亂服不得。

君左先生一生成就是多方面的，詩書畫三者皆精，一般朋友對他的批評是畫不如書，書不如詩。我個人對畫一竅不通，不敢多說，書法雖然不會寫

極高，用力畢竟少些，最成功的還是詩。他的詩不但作得好，而且作得快，七步八义，在他確實優爲之。

其實君左先生的散文也寫得好，尤其是遊記，他在港期間，先後寫過祖國江山戀正續集、偉大的青海盡頭，極受讀者歡迎，尤其是在那個時期中文書最滯市時，祖國江山戀也曾經賣過幾版，還有人準備翻印，可以看出他的號召。

最後談談君左先生的爲人，一言以蔽之是個好人，他是成名已久的作家，但是沒有一些大作家崖岸自高的神氣，對人永遠是笑嘻嘻的。他交遊滿天下，但對當代人物從不道其短，例如那個張治中，在我們這一代的人看來，簡直不是個人，但君左先生與其有賓主之情，從來沒有說過張治中一句不是，有幾次我一定逼他說一說對張治中的印象，他祇是笑笑，逼急了，最多說此人作過朋友是不錯的，下文就不談了。至於對後輩的獎掖，更是不遺餘力，有許多人去請他爲書作序，爲書展作介紹，他更是好話說盡，由於事實上與他所寫的有甚大距離，因此，引起許多人對君左先生不滿，認爲他的品題太濫了。

當然君左先生不是沒有缺點，就一般朋友背後對他的批評，也覺得他的爲人好到濫，類似他的校長蔡孑民先生，祇要有人求他，要他作什麼他作什麼；寫介紹信、寫序文、寫介紹文字，至於所介紹的人是否有當，他完全不理會，因此，給人以不負責的感覺。實際上若同他相處較久，可以看出他對此是另有一番見地，認爲一個青年人存心上進，卽使追求是名利，也該盡量滿足他，不能予以打擊，阻其上進之路。

另一點，君左先生過份喜歡標榜先人，尤其是其尊翁實甫先生，當然實甫先生的詩，驚才絕豔，無人不說好，但君左先生爲文介紹，二十年中在港台兩地最少也有十次，雖是孝子仁人之用心，但看

總是不便出口，相信朋友中有此想法的多得很，今天寫出來決無對君左先生有不敬之意，祇是說實話而已。

君左先生是完全受新式教育的人，在北大時又逢上五四運動，當年也是其中健將，但是到我認識他時，他已與「新」字絕了緣，完全在故紙堆中討生活，樂此不疲，這種態度也有人批評他太頹廢，但是，他卻自得其樂，寧願抱殘守闕，不肯趕時髦，這一點，也許就是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處，一個人祇要鑽進去，就不想再走出來，君左先生可以算是其中代表人物。執筆爲此文時，想起君左先生那副和靄的態度、溫文的笑容，仍可見到老輩的風儀，這種典型人物，眞是死一個少一個了。

（上接第十三頁「黃伯韜其人其事」文）試想，如果你們正吃黃瓜，你們部下也來嚇你們一跳，你們又當如何？方纔，我差一點就被黃瓜卡死了，你們行禮簡直就是謀殺！下次見我吃東西，千萬不可行禮了，知道嗎？」那兩個軍官唯唯。

當天下午，竟有了一張通報發給各單位，那是很有趣的，內中大意是說：「軍隊如家庭，家庭中日常是不應過份注重禮節的，因此，限令各單位注意，平時儘量簡少禮節，尤其對於軍長本人，在日常中不必行禮，特別當其正在吃東西以及上厠所的時候，絕對不准行禮！」

黃氏戰死，已經二十餘年了，但偶一回憶，往事歷歷如昨，僅畧述其日常小事，借以使聞者對此一代名將多些認識。

更正：

本刊二二七期拙作「黃伯韜戰死目睹記」中所記之「黃汎區會戰」（中原會戰），時間應是六月中至七月初，當時國民大會已選出總統，但尙未就職，特此更正。——乙上



「台獨」往何處去？

華胄

舊的夢幻．新的問題

「台獨」的原始組織與活動本是中共所創造，以其作爲「解放台灣」的外圍組織與間接路線；自從台共早期的領導分子謝雪紅於一九五八年因「地域觀念過濃」的罪名，被中共批鬭、整肅之後，絕大多數的「台獨」分子在兔死狐悲的心情下見風遷舵，不僅逐漸脫離了中共的掌握與運用，而且更對中共從此深具戒心。不過，在「台獨」內部，至今仍然潛存着少數爲中共所馭用的鷹犬，始終維繫着與中共的不解之緣，隨時在製造「台獨」內部的分歧與混亂，也隨時爲了配合中共的統戰策略，暗中牽引「台獨」分子作出種種危害中華民國的勾當；這是一件不容否認的事實。

「台獨」組織的時起時落，雖然已經多年，但在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的台灣，二十多年來由於社會安定，建設進步，經濟繁榮，民生樂利，所謂「台灣獨立」的論調，自始至終都不會引起任何一個台灣居民的共鳴，因之，「台獨」的組織既不能在台灣本地萌芽，其活也動不能在台灣發生絲毫影響。

「台獨」的組織與活動其所以只能在美、日兩國生存、發展，而不能擴展到任何其他地區，這正說明了所謂「台獨」，實際上只是在美、日兩國的政客與親共分子所慫恿與支持下的政治工具。反過來說，「台獨」如果不甘作外國人的工具，勢必無法生存。

「台獨」活動的一貫目的，主要的是想顛覆堅決反共的中華民國政府，企圖避免介入反共鬭爭，而幻想將台灣建立爲一個北歐式的福利小國。在過去，「台獨」的這套主張，頗能與國際姑息主義者桴鼓相應，得以獲得以美國爲主的國際姑息主義者的青睞，而加以收買利用；而一般「台獨」分子也正想因人成事，於是兩者之間，一拍即合。然而，環顧當前的局勢，我們不免要問：

(1)「台獨」過去和今日之所以能受國際姑息分子或野心分子的重視，只是因爲有着堅決反共的中華民國政府屹立於台灣；反之，如果沒有中華民國的存在，試問「台獨」的活動還有沒有受人重視而加以利用的「剩餘價値」？

(2)毛共從未放棄「解放台灣」的迷夢，過去廿多年來台灣社會的自由繁榮實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功績；如果一旦沒有中華民國的存在，中共會國家甘冒與中共公然爲敵的危機，而來幫助「台獨」從事創建台灣爲北歐式的福利小國？

從國際姑息主義的逆流中看「台獨」的當前處境

「台獨」的組織活動既是一向受着美、日兩國姑息主義者與野心分子的鼓勵與支持；近兩年來，「台獨」分子且更趁着以美國爲首的若干「恐共」的自由國家致力於牽引中共混入聯合國的時機，企圖憑藉聯合國的干涉，經由所謂「人民自決」的方式來達成台灣獨立的願望；在此，且容我們從美國、日本以及聯合國等三方面的情勢，來看「台獨」的當前處境。

一、先就美國的情勢來看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廿三年前中共的得以佔領中國大陸，老實說，當年中共所獲自美國的鼓勵與幫助，實際上遠較獲自蘇聯者爲多。易言之，當年我們在艱苦的反共鬭爭中，民心士氣所遭受的致命打擊，來自美國盟友處者顯然遠比來自蘇聯處者爲重。而在我國大陸淪陷後，美國駐華大使當時並未隨國府撤退；若非中共當年「一面倒」向蘇聯懷抱，悍然拘禁美國駐北平總領事華德，美國可能早已承認了中共政權。諸如此類血跡斑斑的史實，在韓戰爆發前夕，曾由美國前盟軍遠東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加以揭發，且經美國國會調查後予以證實。不旋踵韓戰爆發，中共受蘇聯的驅使「抗美援朝」；在美國中共正面作戰的三年中，由於美國一般人民都認清了中共殘暴與侵畧的本質，遂使姑息論調爲之一度沉寂。但在韓戰結束後，美國對於共產主義的擴張，採行所謂「綏靖政策」；表面上强調世界和平與集體安全，實際上卻是只圖美國本土的和平安全能獲得一時的保障；因此，舉凡對自由國家提供軍經援助以及倡導集體防衛組織等，無一不是以美國本身的利益爲中心。美國甚至藉着他國的反共形勢，不時作爲向共產集團要價還價的籌碼，而毫不顧及友邦的生存利益。如甘迺迪政府曾一面派兵參加越戰，一面卻又主張跟越共妥協，甚至强迫當年的越南總統吳廷琰與北越共同組織所謂聯合政府；由於吳廷琰總統的堅決反對，根據美

出一幕可觀可取的軍事政變。

顯而易見的，最近廿年來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只是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守住台灣這塊戰畧要地，免使東南太平洋淪爲中共的內湖；雖然美國與中華民國訂有協防條約，並派有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但這並不意味其對國府全力支持，有的只是爲其本身利益作打算，爲其太平洋防線作屛障，甚至在去年聯合國舉行有關中國問題投票時，亦採取了兩面手法，影響所及使中華民國失去了聯合國的席位，使中華民國在外交上蒙受了一次巨大的傷害。

我們之所以不嫌費詞，引述以上的事實，主要在提醒「台獨」分子：美國是怎樣一個只重現實利益的國家，對於往昔併肩作戰，安危相仗，而至今仍爲利害攸關的友邦盟國，尙且如此，今後又豈能獨厚於「台獨」？

對於本可確知的未來，我們且不必加以說明；單就目前的局勢而論，由於中共最近一再表示堅決反對所謂「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說法，而肯定表示只有「一個中國」——即指中共政權；同時公開譴責美、日兩國之爲「台獨」活動推波助瀾。如路透社於去年十月十九日香港電訊中報導：『中共宣稱：日本及美國中某方面鼓勵一項脫離中國及中共統治之台灣獨立運動。中共新華社稱：「最近『台獨』人員由日本反動分子及美帝煽動，進行胡鬧之示威；他們爲實現永恒地佔領台灣之野心，試圖將台灣永遠地分離大陸，乃屬徒勞。……又稱：中國人民永不容忍『一個獨立的台灣』」。在中共政權如此張牙舞爪的恐嚇下，一般美國的投機政客和姑息主義者原以爲「一中一台」的構想，等於否定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該可大大的討好中共；殊不知結果並非如此，在大感意外之餘，不禁噤若寒蟬，不敢不俯首聽命，因而立即放棄了對「台獨」活動的支持；甚至當在美國的「台獨」首要分子於去年十月底中共混入聯合國之後，要求訪見一向支持「台獨」活動最力的美國姑息主義首腦人物之一的費正清，據悉竟也遭到毫不容情的拒絕。美國的投機政客與姑息主義者對於中共政權如此畏懼，如此俯首聽命，該使在美國的「台獨」分子有如冷水淋頭；痛定思痛之餘，眞不知今後將何所依從！

二、再就日本的情況來看

「台獨」活動自始至終能在日本存在，而不受日本政府干涉，固然絕非表示日本政府承認了「台獨」組織的合法地位；但顯而易見的是由於台灣過去曾受日本統治達半個世紀之久，當日本在戰後迅速復原，國力日見充沛，已被美國佔領達二十餘年之久的琉球且即將歸還日本之際，若干深具傳統軍國主義思想的野心分子，由於仍有染指台灣的迷夢，因而對於企圖顚覆中華民國政府的「台獨」活動力表支持，希望透過所謂「台灣獨立」的途徑，再使台灣重返日本懷抱。所以，「台獨」在日本的活動，實際上只是極少數日本野心分子與極少數昧於民族大義的台籍野心政客所串演出來的一齣鬧劇；非但爲全體台籍同胞所不齒，即使在日本的華僑社會中，也不能引起絲毫共鳴；這是「台獨」近廿年來在日本苟且偸生的實況。

自從美國總統尼克遜派遣基辛格潛赴中國大陸從事秘密外交，並促成了中共混入聯合國之後，日本政府面臨國際間對中共姑息浪潮的猛烈衝擊，以及國內左傾分子所施的空前壓力，執政的佐藤內閣顯已深感窮於應付；而在中共張牙舞爪的情勢下，執政的自民黨內部已有高級人員不斷潛赴共區，從事半公開的政治交易，儘管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內部已有高級人員不斷潛赴共區，從事半公開的政治交易，無奈中共所提條件難爲日本所接受，因之關於所謂「中日建交」的事，截至目前爲止似乎尙無具體結論。不過，在中共的厲聲指責下，往昔熱衷於「台獨」活動的日本野心分子顯然已日見噤聲斂跡；因之，「台獨」目前在日本處境的窘困，可說前所未有。

三、再就聯合國的情況來看

「台灣獨立聯盟」的所謂外交負責人陳隆志曾於去年七月廿一日在紐約舉行記者招待會（當時到場的外國記者據悉約有二十名），並發表「聲明」說：「『台獨問題』並不是中國內政問題。台灣的將來，應由在台灣的一千四百萬人民來決定。台灣人並不是中國人，也不願成爲中國的一部份。我們相信：『一個台灣、一個中國』的政策，可以顧全台灣人民、美國、中國（按即中共政權）與世界社會的共同利益。一旦在台灣舉行自由而公正的住民投票，絕大多數台灣人將選擇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此一獨立的台灣國應准加入聯合國。如此，台灣與中國將不是兩個中國，而是以『台灣』與『中國』參加國際舞台，便沒有所謂『中國問題』了。未來的『台灣國』對中國大陸無任何領土主張，自不構成任何威脅，台灣海峽的緊張可隨而消解，並可使美國從困窘與危險中解脫出來。」

在「台獨」的首要分子發表以上這篇一廂情願的夢囈之後，剛値去年聯大揭幕期間，曾有極少數喪心病狂、罔顧民族尊嚴的「台獨」分子竟在聯合國大廈附近舉行示威，要求聯大正式討論「台灣獨立、自決」的案件；不料就在「台獨」叛國分子「示威」的第二天，中共僞政權所屬的「新華社」正式發表前節所摘錄的評論，斥爲胡鬧式的示威，並譴責美、日的支持「台獨」運動；同時堅決表示：「中國人民永不容忍一個獨立的台灣」。在這種態勢之下，聯合國各國代表對於「台獨」分子的奔走呼號，自更抱着視若無睹的態度；因爲，一方面他們澈底明瞭「台獨」活動實際上只是一小撮不滿現狀的台籍野心分子企圖顚覆其本國政府，以遂其個人私慾，決不能代表絕大多數台灣民衆的主張；這種「胡鬧式」的奔走呼號，在世界任何民主國家幾可說是司空見慣，不値得重視；另一方面，面對着在中共的恐嚇和叫囂，在瀰漫着姑息氣氛的聯合國內，有誰願爲這種原本不値一顧的「胡鬧」去開罪中共呢！

聯合國實際上早已不能成爲一個具有權威與正義象徵的國際組織；遠自蘇聯第一次使用「否決權」時便已開始，而以去年十月牽引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及最近處理印、巴戰爭時束手無策的表現達於最高潮。「台獨」分子倘非缺乏國際知識，「病急亂求醫」，何致於在聯合國總部所在地的美國紐約市如此丟人現眼！

從中共的態度與素行看「台獨」的前途

中共政權對「台灣獨立」問題的看法，可自前文所引路透社去年十月十九日的香港電訊中窺見一斑。路透社所報導中共「新華社」的評論是在中共混入聯合國之前，試看中共在趾高氣揚之餘所發表的言論，當更可明瞭中共的眞實意向。

本年十月廿八日「人民日報」社論，曾以「歷史潮流不可抗拒」爲題，撰文稱：「美日反動派還在不斷散佈所謂『台灣地位未定』的謬論。在它們的縱容和支持下，一小撮『台獨』分子猖狂活動，種種跡象表明美、日反動派正在加緊策動所謂『台灣獨立運動』，妄圖把台灣從我國分割出去。美日反動派的陰謀一天不停止，中國人民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鬭爭就絕不會停止。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聖領土台灣……」

從中共以上這表示中，不免令人想到：中共一向希望利用「台獨」的分歧思想與叛亂活動來達成兵不血刃的所謂「和平解放台灣」的目的，而今卻在台灣尙未「和平解放」以前，爲了對美、日兩國施以恐嚇，竟不顧「台獨」分子的反應，作如此不加掩飾的叫囂；可見中共笑臉背後的本來面目是何等的猙獰恐怖！

任何一個現在台灣的民眾都能確信：除非保有中華民國政府有力的庇蔭，除非現在台灣的一千四百萬軍民認清敵我，在蔣總統領導下團結一致，奮發圖強；否則，未來台灣的命運，必然遠較大陸邊陲的新疆、西藏諸省更爲悲慘。**吾人不難想像：倘若中共一旦侵佔了台灣，非但絕不可能容許台灣成爲所謂「自治區」，且必將以變本加厲的統治方式加諸台灣民眾頭上。**如所周知，中共是絕對否定私有財產制度的，中共是絕對否定家庭與倫理關係的，中共是絕對否定民主與自由精神的；而且，爲了充實其恐嚇的資本，中共是絕對殘民以逞的！諸如上述的統治方式與暴政措施，試問廿餘年來在中華民國政府積極建設下過慣了自由、民主生活與精神、物質雙重享受的台灣同胞豈能接受？豈能忍受？我們敢信，卽使是一向意圖顚覆中華民國政府的「台獨」叛亂分子也必然是無法接受，也無法忍受的！

其實，除了極少部份共諜而外，一般的「台獨」分子在本質上仍是守着反共的立場，至少也是對中共深具戒心，或抱着敬而遠之的態度。例如「台獨聯盟」機關雜誌「台灣青年月刊」的採訪員於美國訪問「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時，蔡某卽曾表示：「我堅決反對台灣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高度自治區；台灣應成爲一個獨立國家，將來的『台灣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應是國與國的關係。」（見該刊一九七一年五月號）

又「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許世楷曾在「台灣青年月刊」一九七一年七月號撰文表示：「中國（卽中共）標榜着『解放台灣』；可以預見在相當長期的未來，他們仍是反對台灣獨立。所以可以說台灣獨立最頑强的敵人仍是中國……，我們決不願意與現在大陸的中國敵對，卻願意成爲善鄰而交際；但是假如中國主動地要威脅我們獨立自主，我們就不得不比例着其威脅的程度而動員力量予以抵抗。」

蔡同榮與許世楷爲現任美、日兩國分別從事「台獨」活動的首腦人物，從他們以上所發表的「恐共」言論中，或多或少地表現了他們反共的本意；然而，最令人難以索解的現象是：「台獨」分子明知美、日兩國的朝野均不可靠，偏偏不惜本着賣身投靠的卑微心理，企圖尋求渺不可期的外援。

「台獨」分子明知聯合國的聲望早已破產，且已屆奄奄一息的境地，卻偏偏夢想透過這個徒有軀殼的聯合國的扶植，將台灣造成一個所謂北歐式的福利小國。

「台獨」分子面對着中共猙獰畢露的辱罵與叫囂，卻仍不斷以低聲下氣乞求中共容許「台獨」分子在其臥榻之旁作片刻的酣睡。

這眞是何等幼稚的矛盾！何等愚昧的意念！何等荒誕的作爲！

「台獨」何不迷途知返！

當美國、日本乃至全世界甚多的自由國家正懾於中共的虛聲恐嚇，而對中共實行退縮政策，國際瀰漫着姑息主義的逆流之際，當前中華民國台灣省的命運可謂已瀕臨存亡邊緣，所有現在台灣的一千四百萬軍民，其內心莫不充滿了難以描述的悲憤。這一個世界，這一個時代，正與大文豪狄更斯在其「雙城記」卷首所描寫的景象一般無二。爲了救國，爲了自救，我們只有在革命領袖蔣總統領導下團結一心，師法台灣先進丘逢甲當年血書「守土」的凜然大節，踏着台籍先烈羅福星、余清芳諸氏的斑斑血跡，努力奮鬬，才是唯一的正道！倘若不此之圖，仍然從事內部分裂的勾當，這種愚昧行爲，實與自殺無異！這個道理，正如民國六十年雙十國慶前夕，曾在日本從事「台獨」活動的廖明耀，簡文介、施淸香三氏聯袂返回祖國時，其舊日友好廖文毅博士在機場歡迎時所作的懇切表示：「在國際姑息逆流瀰漫的今天，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在驚濤駭浪中勇往直前，絕對不能再爲了一點點歧見，分散了我們的力量；唯有捐棄私見，國家才能復興。」證諸當前事實，如果中華民國不存在了，台灣不是被中共統治，成爲奴工營的一部份，便是再回到廿六年前外國殖民地的地位，任人欺壓與榨取。

總之，目前「台獨」在海外正處於異常艱困的境遇之中，而「台獨」分子的祖國——中華民國目前也正遭受着嚴重的刼難；也可以說，由於中華民國目前的處於逆境，影響所及，乃使「台獨」分子的處境有「脣亡齒寒」之感；這正說明了一羣浪跡天涯的遊子們與其祖國的禍福相依、血肉相連的深切關係，永遠不能磨滅。

最後，我願以下面的話作爲本文的結論：

「台獨」往何處去？

當「台獨」在海外深感無依無靠之際，何如毅然返國，與全體祖國同胞共赴國難，共造中興！

反周恩來的政變

——林彪垮台的新看法

魯邊

按：關於去年十月中共內部的神秘變化，迄今仍然人言人殊，尙無定論。日本著名政論家柴田穗氏推斷是林彪集團曾發動反周恩來的政變。說法新穎，亦頗近乎事實。

柴田氏原爲日本「產經新聞」駐北平的特派員，一九六七年因報導紅衛兵武鬬，遭中共之忌被逐驅出境。可是後來毛澤東又向最近死去的美國親共記者史諾坦白（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外國記者對紅衛兵武鬬的報導完全確實，並說應該報導。日本新聞向來左傾的有關中共的報導實報喜不報憂，尤其對中共要人的倒台，更是噤若寒蟬。迄今爲止對林彪的垮台，仍未作切實的報導，在這一情勢下，柴田匹馬單槍揭露事實，也算是一條敢言的好漢。最近在「文藝春秋」雜誌發表「試鍊中的中共」一篇長文，茲摘譯其中一段，供讀者參考。

林彪是政變主角

目前已不是追究林彪是否已垮台的階段，而是林彪爲什麼從繼承人的地位倒下來，尋求其原因的階段。

眾所周知，自從一九五九年，接替因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人民公社路線而被罷官的彭德懷爲國防部長以來，林彪對毛澤東一貫忠實。一九六一年當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挫敗之後，在「劉少奇時代」進行非毛澤東化的過程中，他主張「階級鬭爭仍要繼續數十年甚至數百年」；在毛澤東危機感日深之際，林彪在共軍中徹底進行了學習毛思想的運動。毛語錄即是在這個運動中產生的。

在一九六五年，針對越戰爲了與總參謀長羅瑞卿的論文對抗，撰寫了「人民戰爭勝利萬歲」，說毛澤東路線適用於世界戰略，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中，更動員軍隊協助毛澤東。

由於這些功績，林彪在九全大會上，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中，明文規定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繼承人」。

多數日本的中共論者都認爲九全大會是文革勝利的宣言，確立了毛林的權力。這種評論基於下述的前提：林彪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人物，保證了毛澤東死後中共路線也不會變質，是託付後事的繼承人。

可是現在上述的前提崩壞了。以至兩年半以前，明定林彪爲繼承人的黨章已失掉效用，林彪在九全大會報告中所警惕的事態發生了。力言「毛林權力已告確立」的人，對這些又作如何說明呢？

對毛澤東那麼忠實的林彪，突然從繼承人的地位跌落，從過去看來一定發生了重大事情。而且並非只是中共領導層內部發生了意見對立，在黨的重要會議上林彪辯論失敗，因而平靜的下台那麼簡單。

政變爲了復活毛路線

從去年九月十二日，慶祝「十・一」的閱兵演習之中止，中共軍機墜落蒙古，軍用飛機停航，共軍四首腦行踪不明等一連串的事件以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聯合社論中强調的「陰謀」、「詭計」也可以看出來。

這樣看來，以軍人爲中心，曾以軍事行動掀起突發事件，陰謀計劃被發覺的推測並非無因。特別是空軍司令吳法憲，在軍隊首腦中是林彪的直系人物。

再從林彪失去繼承人地位一點來看，並非單是因爲軍隊問題應負責任，林彪自己在軍事行動的事件中扮演了主角。林彪究竟爲了什麼採取這樣的行動呢？

多數從香港，台灣及外國來的情報皆說，林彪曾陰謀暗殺毛澤東，圖以飛機轟炸毛澤東在上海的別墅，持毛林對立的說法。相反認爲毛澤東因懼軍人勢力膨脹，而清算了以林彪爲中心的軍人集團，持這種說法的人也很多。

可是對毛澤東那麼忠實，且被規定繼承人地位的林彪，竟與毛對立，爲了奪取毛的地位而掀起叛亂，無論 [illegible] 取權力的必要，那麼必須有左列的前提條件。

第一、毛澤東的影響力削弱了；第二、伴隨上述現象林彪的地位也一定降低了；第三、中共的內外政策背離了毛澤東路線。

在上述情勢下，林彪感受到危機時，始能相信他會採取行動。那也就是企圖復活毛林權力，毛林路線，進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柴田氏根據上述情況推斷，林彪採取行動是爲了恢復毛路線，極具卓見，因爲這樣做等於鞏固林彪的繼承人地位，否則他不會無事生非，自毀繼承人的地位。

周獲多數軍人支持

去年十月以來，對中共領導層內的鬬爭，論者多矣，筆者認爲柴田氏的看法，最近乎事實。這與筆者屢言林彪倒台絕非毛澤東所願，倒台原因在於反對周恩來的外交路線，頗相符合。

不過柴田氏對於林彪反周何以失敗，換言之周恩來憑什麼能擊倒林彪，以及會使毛澤東附和支持他的外交路線，則沒有說明。據筆者觀察，周恩來一定受到多數軍人的支持，否則沒有這麼大的法力。因此當前觀察中共形勢的焦點，在於哪些軍人支持周恩來。

葉劍英的突然活躍，並未說明幕後情況，葉劍英是周恩來的死黨毫無疑問，但葉本人並無實力。而目前的軍隊實力，正在急遽變化中，一時還看不清楚，隱藏在周恩來背後的是哪些面孔。

黃伯韜其人其事

乙上

在人們習慣的想像中，著名的戰將應當是豹頭環眼，虎背熊腰，雄赳赳，氣昂昂的人物。但是，倘若存着這種觀念，而遇上了黃伯韜，那是會令人大失所望的，黃氏不但毫無偉大丈夫的氣宇，恰恰相反，卻是整個「婆婆媽媽」的態度。

他只有五尺身材，面色蒼白，無鬚，但額上卻有着極深的三、四條皺紋。說話之聲音低而緩慢，語氣輕鬆而富有「幽默感」——一口濃厚的天津土話，不甚好聽。性情卻是平易近人，而富有諒解心，對於犯了軍法的部下，總是喜歡先問：「你怎麼會這樣幹呢？」他的目的，是給犯法的部下一個自己解釋的機會，儘可能的使犯過失的部下，免受嚴重的處分。

父嚴母愛兼而有之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他放縱部下，有些時候，雖為了一些並不十分嚴重的過失，而卻採用了嚴刑，當然，那往往與犯罪者的記錄有關。例如：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在蚌埠車站，有兩名軍人，為了一條香烟，沒有給錢，竟按強搶罪，處以死刑。當然，以軍法處的判定，其罪並不致死。但，這案子的決定卻是由師長、參謀長、軍法官以及政工處商量後決定的，由這樣的一個小案件，足以說明，黃氏重視的是軍民之間的關係。

但有時黃氏對於自己部屬的愛護情形，有時近於偏袒：偶遇士兵與友軍士兵為了採買等等事項發生小磨擦之際，總是認真追究，不惜派員赴友軍交涉，倘遇部屬與友軍打鬪而佔了上風，得了便宜，則面有得色。民國三十七年四月，該部駐防浦鎮，其參謀處有一無線電話報機損壞，一繪圖參謀帶同一士兵送該電台至南京聯勤總部特別勤務署修理，留南京，閒來無事，在街上閒逛。士兵為了乘搭公共汽車，而被車上一搭客接連兩次向車下推，引起該兵之惱怒，竟向該乘客打了一耳光。但是卻不知竟惹了大禍，原來這輛公共汽車上竟寫着國民大會代表專用等字樣，士兵不察，竟發生了該事件，當然，被打了的那人既是國大代表，該兵和那小參謀，便被拉進守都衛戍司令部去，用軍法審問，控告的罪名是意圖謀殺國大代表。可是審來審去，只是士兵無禮而已，找不出謀殺的跡象來，結果由憲兵二十四團將該兩人押送浦鎮交給二十五軍軍法處理，黃氏當即將二人叫去，問明原委後，只向那參謀踢了一腳說：「滾吧！」那麼大的一件「案子」，就輕而易舉的解決了。黃氏當時還自言自語的說：「國民大會代表，算個鳥，我不信沒有他們就選不出總統來！」

勝利後，國防部到處都設有一種「密告箱」，稱為「人民意見箱」，有一個二十五師的小軍官，是個新聞服務員，階級是軍委三階的，被情敵向國防部密告為共諜。國防部接報，竟當大事似的向二十五師追查，黃氏只在本師裏查了一下，發覺該新聞官記錄很好，因此對國防部那兩份公文未予理會。但後來國防部竟認眞的下令將該新聞官送南京查辦，黃氏對這事，當時很生氣，竟為此事派了兩員軍法官及該師的新聞處一員上校教官一同前去，定要追究原告，又去公函至該新聞官的故鄉縣政府，取得縣政府的保證書，送往南京，最終該原告被以「蓄意陷害」罪而判處。

黃氏對部屬的關注尚有一例。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五日碾莊戰役前，七兵團由新安撤退，由於運河橋狹窄，大軍成數十路縱隊，開向運河橋，是時，適有一傷兵，倒臥地上，黃氏乘吉普車，發覺傷

地步行。似此雖小節，但其行動，絕非「馮玉祥式」之做作，是故其部屬能戰至一兵一卒而不動搖。

衣着隨便態度隨和

黃伯韜將軍自於民國三十六年一月由江蘇揚州出發起，至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江蘇碾莊陣亡，前後勉強算是兩年的時間，在這兩年中，從未曾見他穿過一次整齊的軍官服。二十五師士兵是全套的日本軍服，但三十六年四月，由聯合勤務總司令部上海被服廠發下的軍官常服，是人字呢的美式服裝，軍帽是船形的，當二十五師軍官換季的時候，黃氏初初戴上船形軍帽，自己哈哈大笑了一陣說：「你們個個像個小和尚，而我和嚴處長（新聞處嚴毅少將）都是老傢伙了，戴上這種帽，只好算是『方丈』，咱們這些土包子，用這洋玩藝，實在是出洋像！」他戴那船形的軍帽，前後戴了不過三天，結果仍是甩掉不戴了。

不分春夏秋冬，他總是戴着一頂「遮陽帽」，——那就是目下香港清道伕戴的那一種。身上穿的卻是士兵服，他說，那套官常服留着吃喜酒的時候再穿！當然，那是說笑，而實際上，他十分討厭軍官們在陣地中穿軍官服，他的看法是，穿着一套乾淨衣服，在戰壕中就不方便，往往有人為了顧及衣服的弄污而致毫無價值的丟了命！因為在陣地中是必須終日與泥土為伍的，躲避泥汚就不能躲避槍彈和彈片。

中國的納爾遜

在民國三十八年的春天，舊曆的元旦，南京舉行黃伯韜將軍國葬典禮，當時英國駐華大使，就曾讚譽黃氏謂：「黃伯韜將軍之功助，恰如英國歷史上之納爾遜！」似此等讚譽是否適當？或許只是一種客氣的奉承話？

誠然，黃氏能夠於兵敗之際以身殉職，比較那些棄陣而逃者高明多多。但如以戰功而言，卻不見黃將軍有何突出之處，碾莊一戰，對於當時之國共軍事形勢，具有關鍵性之意義，如該戰役獲勝，歷

黃氏一人擔負，似屬合乎事實，不過，若黃氏之「榮譽心」如不過盛，而但求保存部份實力逃向淮泗，在當時是能辦得到。當然，軍人如喪失了榮譽心，則亦無復可取了！

陣法實而不華

黃氏以善戰著名於當時，其戰陣之法，並無特點，僅一穩字，即所謂穩紮穩打，此等戰術，多次表現於民國三十六年，進軍山東時之大小數百役中。如轉戰於費縣，蒙陰之際，日日作「逐山之戰」，當時羣山蜿蜒，形勢恰如長江之三峽，雙山夾谷，共軍居高臨下，黃氏進軍於谷中，因此，黃氏每當進軍一步之時，必先作好退軍一步之後路，時時注意共軍之迂迴及可能之包圍，是故進軍雖慢，但能每攻必克，所守必固。其間之「紫荊關」「仙女關」「天馬關」以及「鬼谷子洞」諸陣地，形勢皆峻峭奇險，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在此等戰事中，經常見到黃氏佈陣之情景，大有「民主」作風，通常是在路旁樹下，將作戰地圖鋪在地上，黃氏及羣僚，或蹲或坐，團團圍在一堆，參與計劃的僚屬並不僅限於「參謀人員」和作戰單位主官，即一切諸色人等，如：軍需、軍械、副官、政工等，甚至看熱鬧的侍衛、勤務以及士兵，都可發言，有時會有七嘴八舌的局面出現，這是很多軍中不可能有的情況，但黃氏卻頗喜如此「討論」。

但後來碾莊之戰，何以不能以穩打穩紮取勝？此無他：勢不均，力不敵，共軍運用了十倍以上的兵力，施事以虎搏兎的絕對優勢兵力，以大吃小，所以共軍取得了勝利。倘如以單純的戰鬪意義而論，共軍之勝是「雖勝不武」的！

黃氏不僅喜用「穩紮穩打」戰術，即在其日常的生活中，亦屬於穩健派的人物，他平時十分重視部隊的內務，事無大小，他皆過問，記得三十七年八月，他見到許多士兵眼睛生病，就向軍醫處長詢問：「為什麼這樣多人生眼病？有什麼辦法治嗎？」那醫生答得很乾脆：「營養不好！」黃氏聽了醫生如此答，半天無語，下午他就想了一個方法，那副食費，因為當時士兵之副食費，每日只有金元券二分錢，實在無法維持起碼的副食。請願沒有結果，因為劉峙不接見。黃氏胸有成竹的說：「明知沒什麼用，不過不得不試試，看來求人實在不如求己，我們為國家打仗，慢慢的，大約要自備伙食了！」第四天，就由鎮江運到了當時的駐地蚌埠、宿縣五百隻豬（當時津浦線上，民間的豬隻已被大軍買盡），這是很有氣魄的表現，如果主管官平時沒有一點計劃，這點小事，就不可能辦得到。

而黃氏就是一個平時有打算的人，他為自己的軍隊「福利」開設了數項生意，有土產店、酒店、電影院和劇團，這些生意皆是由軍需人員和留守處人員辦理的，黃氏向全軍訓話時，就常常說及生意：「從前岳飛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國家就會興盛。在二十年前左右，國民革命軍的口號也是『不怕死、不愛錢、為國家、為人民』。這本來都是很好的訓條，但是其中的不愛錢一項，須要有解釋，那就是不要為自己弄錢，相信我們的軍需官，就是最好的軍需官，因為他們終日在為我們大家弄錢，我眞希望我們能多賺點錢，因為錢多一點，我們就少受一點罪。」

二十五師的士兵，日常用品齊備不缺，副食能保持青菜豆腐的水準，大致多賴本軍生意的貼補。二十五師的電影院及戲院，平時是在後方做生意，每當本軍休假之際，就演出勞軍。劇團是抗戰勝利時，在上海接收了偽政府的幾個戲班之戲箱而組成的，電影也是接收了偽政府的一些日本及滿洲等出品的舊片子，陸續添購了一些新片而組成的。

厭惡女性敵人

黃氏有時也很偏激，對於俘虜或抓到的敵人幹部，大多數他都能從輕發落，或轉交地方政府處理，然而他卻極端厭惡女性敵人，大凡被他遇上的女性敵人，必然都處以嚴刑。但，他的高級部屬，都知道他的這種個性，往往遇上有關女敵人之際，都暗自處理了，或押送其本鄉，或交地方政府，多能予以合理的保障，因此，可說二十五師的一羣高級……四十師師長陳士章，一〇八師師長杜錫九等說話都是慢吞吞，輕易不大發脾氣的人。

民國三十六年夏，在萊蕪，一次召開軍民大會，槍決幾名共幹，黃氏雜在大會場中，待宣佈了死囚的罪狀之後，主持開會的糾撫隊長（臨時憲兵）向百姓問：該不該殺？百姓皆答：該殺！——在此時黃氏急着人將該軍官叫至面前問：「你預備怎樣辦？」那隊長答：「命糾撫隊執刑！」黃氏說：「你眞沒有腦子，——我問你，我們什麼時候離開此地？」那隊長想了一想說：「很難說，說不定今天晚上就會離開這裏！」黃氏說：「你知道就好！然而，我們走了，此地什麼人會來？」那隊長說：「我們一旦走了，共軍立即就會進來！」黃氏說：「你現在明白了——那麼，叫他們自己幹！」那隊長就叫老百姓自己槍決了那些共幹。由這一點看來，黃氏雖是一個老好人，但手法也是相當辣的！

吃黃瓜的趣事

黃氏在各方面來說，是一個具有中國傳統「武德」的將領，與他的部屬在一起，他是一個既有趣而又固執的老好人。平素，他能夠和士兵們玩在一起，大唱孟姜女哭長城等小調，還能唱幾句唐山梟子和京劇，但唱得並不怎麼好。

他在軍中，最不喜歡部屬向他行禮，大約他感到終日行禮是太麻煩。

有一次，在徐州，二十五軍全軍駐在火車上，有一軍官駕汽車從火車旁走，因與對面開來的另一部汽車相撞，雙方吵了起來，適巧黃氏的車箱正在兩部汽車的旁邊，黃氏聽見吵架，由車窗伸頭出窗外探看，兩個吵嘴的軍官突然見到了黃氏，立即舉手行禮，是時，正是熱天，黃氏只穿了一條底褲，上身赤裸着，手中正拿着一條削了皮的大黃瓜，而口中剛巧咬了一大口，嘴中塞得滿滿的，見有部下行禮，匆促裏既吞不下去，又吐不出得，好一陣子才把口中的黃瓜吃了下去，結果眼裏都擠出了淚水，把黃瓜向地上一拋，生氣的說：「你倆是不是存心要找我麻煩？故意叫我過不去？（下轉第七頁）

橫眉語

中共的禽獸外交

美國為了打好與中共的關係，決定送他們一對麝香牛；中共為了答謝美國拳拳盛意，也回送一對熊貓。這種互送動物的行動，有人稱之為「禽獸外交」，這說法雖太過刻薄，字義上卻也十分貼切。

現在，中共對這種「禽獸外交」更推而廣之，據說，中共的動物園人士同意以一隻中國種的鸛，交換一隻日本種的雀鳥或動物。本來，日本希望得到一隻熊貓，但中共表示「時機仍未成熟」。

看來，中共對於「禽獸外交」有等級之分，最高級最名貴的是熊貓，美國曾經是中共的頭號敵人，因此他的身份應該得到一隻熊貓。日本差了一皮，所以只能得到一隻鸛。

中共由「乒乓外交」演進為「禽獸外交」，可見他們的外交升格了，乒乓是死物，禽獸是動物，相信今後中共的外交，一定會比前更加活動。

不論乒乓外交或禽獸外交，實際上是所費甚微，雖說是稀世之珍，一對熊貓而能改善一個死敵的關係，似乎十分值得。

美國參議員摩根提議把中共所贈送的兩隻熊貓，一隻叫做「乒」，一隻叫做「乓」。他這提議是因這兩隻熊貓為了中共揭起乒乓外交，由此而

，稱之為「婦人之見」，似乎很對。許多美國人目前都感到飄飄然，他們給表面的情況迷醉，乒乓……熊貓……：眞是代表善意嗎？

禽獸外交可說是不講道義的外交，因為禽獸就不懂道義為何物，中共和美國、中共和日本進行的這種禽獸外交，當然也沒有道義可言，自由世界的人，對這種禽獸外交，不能不提高警覺。

在中共的動物園中，還有不少「珍禽異獸」，他們要大規模展開禽獸外交的話，這些東西可以大派用場。目前許多西方國家都已和中共打了交道，大家對中共動物園中的禽獸，恐怕有不少憧憬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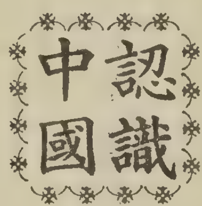
逃亡者捲土重來

許多買了貂皮大衣的太太小姐們，希望每天天氣都在十度以下，她們的明克有機會派用場。可是另有一批人卻比她們更關心天氣，但相反的，他們希望氣溫上升，升到二十度以上，這一班，就是在大陸上等候機會的逃亡者。

這幾天，天氣回暖了，儘管太太小姐們失望，但逃亡者卻活躍起來。據報載，上週已發現有大批內地難民逃入港境，邊界警察，現已再度提高警惕。不過，儘管邊境警員如何「提高警惕」，也不可能阻止他們求生的意志。

據元朗警署一名高級警官說：警方所能截獲的逃亡者，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其餘的三分之二或更大數目的難民，都能順利逃入港境。他說：現在天氣回暖，因此逃亡者又活躍起

社會改革



目前全世界自由國家和地區，都在展開了社會改革運動。在香港我們也更聽到社會改革的言論以及看到社會改革的行動。在社會改革的風氣裏，青年學生幹得最有勁，這不能不說是這一代青年的優良作風。

然而，在世界上所有的共產主義的國家和地區內，也把他們的共產主義的獨斷教條暫時收斂，而竟大唱社會主義。特別是中共，口口聲聲的向生活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人，大談特談「社會主義的祖國」如何如何。

由於這一名詞的廣泛運用，很多人把社會改革就認為是社會主義中的一項條目了，而又把共產主義誤為是社會主義，不啻混淆不清。

社會改革的眞諦

社會改革的理念普遍，而其標準也很光明正大。最主要的是要把所有國家或地區的政策，無論是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在合乎人性尊嚴、人權和正義的條件下，進行改造，以便達到人類生活的和平、安樂和進步。

因此，在政治上爭求民權和民意的伸張和表達；在社會中要求平等、互相尊重和互相調協；在經濟上反對資本家——無論國家集體資本主義者，如共產主義政府；和個人資本主義者的攏斷和剝削。强調私有財產權是天賦人權，反對以共產方法來削弱或否定財產私有制。因此，在資方與勞方的有關廠地設備、工資、工作條件等的合乎正義的原則下來改革。

因此，在香港的社會中，曾有過好多次這樣的社會改革事件。這方面為促進社會各階層向着更合乎人權、正義的康莊大道邁進，有着一定的作用。而一個重視人權和正義的社會，也必會對合理爭取的社會改革運動，加以支持。因為這是來自社會人羣人性的呼聲。

社會主義的種種

社會主義只是一個通稱，因為社會主義是分很多很多種的。單從社會主義這一名詞看，它本身並沒有什麼特定的意義，一定要看那一位學者，那一種理論的社會主義。

普通來說，社會主義强調藉公有生產來改造社會；嚴格來說，社會主義是一種集體統轄的政治經濟原理，以政體內大眾的利益為前提，對物品的生產及分配的主要方法，妥為運用及施以管制。這種理論的靱發，是一些明智之士，對工人所得的薪金，及其生活情況的反應。像李嘉圖、亞丹斯密、威廉湯姆生等，都强調勞工乃財富之源；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又有馬克思、恩格恩、普魯東、拉薩爾等。在十九世紀末年，社會主義的陣營中各張旗鼓，思想紛歧，既有鼓吹無政府的社會主義，亦有捋取社會民主政策者，有的主張和平演進，有的則主張革命運動。到今天，中共所倡導的社會主

目前，警方拘得逃亡者，除了一蛇頭」外，處理的方法，有親人在港的，讓他們去找尋親人；沒親人的也把他們安置下來，極少將之「遣回」的，這可以說是香港政府最得人同情的「仁政」。

香港目前受到人口壓力不為不重，政府對這些逃亡者仍能予以同情，這是十分難得的。許多逃到香港來的大陸難民，已取得香港身份證，找到工作，安安定定的在這兒生活下去，而且生活逐漸獲得改善。

在這個動盪的時代中，人是見一天活一天的，誰也沒法預見到遙遠的未來。許多富有的人正為香港的前途躭心，可是這些逃亡者卻為他們的暫時逃出生天而慶幸，儘管是三年五年吧，能夠在這個自由的地方，重過自由生活，他們也覺得冒死逃亡是值得的。不過，由於現在英國與中共的關係「改善」了，香港政府的現行政策會不會被迫改變？這是最使人關心的一回事，希望港府基於人道立場，不要犧牲這些可憐的人。

台灣經濟潛力大

中華民國經濟部長孫運璿在立法院報告：「本年來中華民國對外貿易大幅度增加，物價也相當穩定。這個現象，顯示我們的經濟潛力經得起考驗。」

自從中華民國處在國際逆流中，外交上遭受接二連三的挫折，許多人的情緒都不免受到打擊。加上中共統戰分子乘機散播悲觀論調，「台灣無望論」早些時曾為一些淺見的人所接受；其實，有識之士都知道，台灣命運是操在我們自己手上，有望無望，

，反而大為增加；又說，台灣製造的電視機，在美國的銷量壓倒日本。

外交上的不利，對中華民國外貿雖然有影响，但所有的西方國家都是市儈之流，生意第一，有生意可做，雖無邦交，也一樣要做，如日本之對中共，奧地利之大量投資台灣，都是在無邦交下做生意。

鑒於中華民國經濟潛力巨大，外國是不會願意放棄生意上來往的。

許多人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擁有核子武器才算得「强國」，其實，經濟力量並不亞於核子彈。戰後二十幾年經濟迅速發展的西德與日本，軍事力量微不足道，但誰能否定他是個世界强國？

一個經濟力量雄厚的國家，同時又科技進步，要製造核子武器並沒多大困難，今天，核子武器已沒有秘密存在，只要經濟能力充足，許多國家都可以製造。目前有意發展核子武器的至少有日本、台灣和印度。

這些國家之考慮到要發展核子武器，都是因為感受到中共的威脅，當他們擁有核子彈時，中共就不敢輕妄地作出武力侵畧了。

日本要發展核彈，以他們的科技人才與經濟能力，當然易如反掌。中華民國擁有核子反應爐，是原子能委員會的一員，今天已有充足的經濟能力，製造核彈，也非不可能的事。至於印度，在蘇聯協助下，固然可以成功，像古巴那樣，從莫斯科運去一批飛彈，便更為省事。

梁人傑

會主義

柳以青

會主義。

社會主義的討論

由於中共的這一唯物、無神、階級鬬爭的共產社會主義的不斷向外宣傳，眞正了解中共本質的有識之士，也就掀起了對社會主義的探討。有人首肯將來的中國如果要走社會主義路綫的話，也決不是目前中共所强行推進的唯物、無神、階級鬬爭的共產方式的社會主義，而該是比較合乎人權、人道的社會主義。有人也提出較為具體的意見，認為應是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相信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將會日益增多。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一日的港大學生會所主辦的「學苑」上，已在預告着不斷推出「社會主義思想的介紹」專題。他們强調：「對任何主義和思想流派，在批評和認同之前，必須加以深入的認識，否則便會流入盲目的毫無根據和不負責任。……於是，無論認識我們的祖國，或認識這股人類發展的力量，乃至為找尋改良我們現在生活的路向，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都是急迫需要的。」這是一個頗值得恭喜的現象。

海外的中國人無論各年歲、各階層的人士，如果能掀起對社會主義的廣泛討論，不但為了解中國，同時為再造中國都是有極大的貢獻的。

不過，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種自由式的討論，一定會遭到來自中共宣傳報章和雜誌的攻訐。事實上，勞思光教授所討論的社會主義觀點，已經被新晚報的「風華」版所攻擊了，明報社論的「自由民主社會主義」也為「週末報」所反擊了。其他的相信也不例外。這點，又可以提供我們海外自由地區的中國人一個很重要的綫索，原來只有中共才能講他們的獨斷式的「社會主義」。哈哈！

不要以辭害意

我並不反對討論各種各式的社會主義，但是我卻反對把「社會主義」這一名詞給僵化了，而且以名害實。人類思想的進步，學術的發達，很多可寶貴的思想學術，都能發揮它們那因人、因地、因時而造福社會的。

在這裏，我倒願建議在討論社會主義的同時，能夠更澈底深入的討論一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恐怕只有好處，沒有害處的。

我本人就很欣賞民生主義的內容，惜乎在實踐上，由於內憂外患而困難重重。現在卻也是應該充份研討的時候了。盼望在詳盡的研討後，給中國將來訂出一個發展的路向來，好使全體中國人民在自由、自主的情況下，有所遵循，委實是今天海外的中國人為國家、民族所做的一件大事，影响必將是既深且遠的！但是，自由的討論，最忌被人牽着鼻子走！切記！

屬於青年的節日

三月二十九日，是先烈革命紀念日。在民國三十二年規定爲青年節，以代替民國二十八年，以五四學生運動爲我國首屆青年節的規定。

地無論中外，時無論古今，屬於青年人的節日的可謂不少。可是，不少慶祝青年節日的青年人，多半是大吃大喝，歌舞盡歡一場，往往因爲氣氛太過輕鬆隨便，逐漸地把何以訂立這一青年節日的基本意義，都加以掩蓋埋沒了。

唯獨以三月二十九日爲青年節以來，在政府的領導和推動下，情況就大大不同。這方面可以說是與我國近代歷史發展頗有關係，特別是在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以來，先是對日抗戰的最艱苦的時期，以及在勝利後又面臨的共產黨人之叛亂，以及以後的政府播遷台灣等等，都是與國家民族存亡有極大關係的。

以前，在慶祝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時，最使人記得的是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由於七十二烈士的奮鬬犧牲，喚起了國魂，奠定了武昌起義革命成功的基礎。可是，對於七十二烈士的種種，並沒有太詳盡的介紹。今年的青年節，由於我生活在香港的關係以及我又是青年，當我重新翻閱這一段歷史的時候，便一份更有深刻的親切感，願在這一短文中，向各位讀者道出。

這一幕的革命行動，是在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按原係陰曆後改用陽曆同月日），革命黨人在廣州重行舉義，焚攻兩廣督署，與滿清官兵作殊死戰。事敗，被害而叢葬於廣州近郊黃花崗者七十二人。可是，發動此一行動的大本營則是在香港跑馬地（當時房屋門牌二十五號）組設的南方統籌部。從這一中心，除了在香港建立聯絡站廣收革命志士外，也在廣東等各地建立運輸、連絡站。

從記錄七十二烈的士籍貫中，我們知道廣東及原籍的有四十人；福建籍者十九人；廣西籍者六人、安徽與四川者各三人；論年齡，最長者五十歲一人；最小者十八歲兩人；十九歲一人。自二十至二十九歲者共三十一人；三十至三十九歲者二十人；四十至四十九歲者共五人，年歲不詳者十二人。從他們的身份與職業上說，也是很廣泛的，除了有二十八位華僑青年，其中包括有留學生、軍官、報社經理、商人、教師、武師、工人、農民、記者等。

從上面小小的統計與分析，我們就會了解到，爲推翻滿淸時的我國愛國青年志士，無論是生長於那一地區，從事於何種行業，知識程度不分高低，都能爲了拯救國家民族而同心戮力，合作犧牲，把自己的理想從實際的生命中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可憐可憐孩子們吧

無線電視播送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的節目時，兩位電視評述員錯誤百出，挨了不少罵。觀眾在電視機前媽媽連聲地罵，專欄作家也「口誅筆伐」，我覺得他們挨罵實在有點寃枉，所以在大家罵得最起勁時，也不願意出聲。其實該彈的不是劉、何兩位電視藝員，而是無線電視的老板。

劉家傑、何鉅華英文或許是了不起的，西方知識或許還豐富。但不客氣地說一句，這兩位先生對中國的事情實在知道得太少了。他們不是搞「中共問題」研究的專家，認不出中共政要倒不足怪，但對中國的歷史知識他們竟然也如此貧乏，的確使我感到驚奇。無線電視的老板和節目策劃人，明知他們如此，還要派他們去當評述員，顯然是「强人所難」。這又怎能怪劉、何兩君呢？無線電視當局既視尼克遜訪問大陸，是一個異常重要的節目，而事前不做足夠的準備，竟然如此草率從事，只顯得無線電視當局的不負責任而已。只顧賺錢而不負責任，似乎是無線電視當局的一貫作風，而我們竟沒有選擇的機會，除了自嘆倒霉之外又有什麼辦法？

我雖然未曾仔細統計過，但完全可以肯定，日本出品的片集和長片，所佔的比重非常大，孩子們常常指着電視問這問那，我們也只好回答，這是日本古代人的生活，那是日本現代人的生活。久而久之，孩子也就但知有日本，不知有中國。認爲日本什麼都「威」，竟然希望做起日本人來，你說可不可悲？

站在「在商言商」的立場上，因爲日本片便宜，爲了賺錢，不得不多買一些日本影片和片集播映，我們自也無話可說，最多只好帶孩子多看一兩套比較好的中國影片（可惜値得一看的實在少得可憐），或者讓孩子多看一些中國的風景畫片，多跟他們講一些中國歷史和民間故事。讓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不致於完全空白。至於在電視上，爲什麼光見日本片的問題，我們也只可以「憑空臆測」，說日本片便宜，無線電視當局爲了多賺錢所以多買日本片播映。

可是無線電視當局倘若在購買日本片時，不加選擇，把那些美化日本軍國主義者，爲日本侵略行爲作辯護的影片買了下來，又播映給觀眾看。那麼這些影片中的人物在孩子們心目中的印象，卻不是「三言兩語」所能夠改變的了。

一個月前，無線電視放映了一部典型的美化日本軍國主義者影片——「第一號戰犯」，等到我發覺而關電視機時，已經是太遲了。事後無論我怎樣說，孩子們都不肯相信日本的侵略軍是壞人。你說可不可悲？可不可怕！

無線電視當局啊，倘若你們也是中國人，請看在同胞的分上，可憐可憐孩子們

特產。

四不像的「盤古」

中國人一向以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歷史悠久而自豪——無疑這是值得自豪的——但正是由於有這「大」、「博」、「多」、「久」，所以中國獨特的、畸型的、古怪的，甚至匪夷所思的東西也特別多。卽以文化人而論，在政治立場上也分成好幾類，大致上說，有左、中、右，但是面目模糊，像動物中「四不像」的也有，隨手拈一個例子，這就是「盤古」。

「盤古」在它所吹的喇叭中，就使人聽到這種非驢非鹿的調子。說它左吧，也不見得；雖然他們認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要「革命」，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可是，他們又聲明不對中共阿諛奉承，不拍中共的馬屁，而且還認爲中共也有黑暗面，這些態度曖昧的招供，都說明「盤古」並不左得「可愛」。說到「社會主義」吧，中共標榜他們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說明中共的所謂「社會主義」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可是，「盤古」卻列出不少「社會主義」的牌子，並且認爲「社會主義的牌子雖多，惟其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原則則一」，大概還怕人家看穿他們的眞面目，又趕緊補充說「在今日海外，假社會主義者充斥市面，混淆視聽，困擾人心」，這是標榜他們才是「眞社會主義者」了，然而，把他們所宣稱的「多牌社會主義」與中共標榜的「社會主義」一對比，就使人發覺兩者之間差別何其大也。「盤古」雖然以江湖口吻大賣狗皮膏藥，無論左右派看之，只可能認爲他們是在「混淆視聽，困擾人心」，對他們這種拙劣的表演，只有嗤之以鼻。

對「民族解放」的立場又如何？中共一貫宣稱他們要「支援越南人民的解放鬬爭」，甚至尼周會談以來，還一再表示；但「盤古」卻宣稱要「毅然投身」於反越戰運動，這班要「革命」的勇士有沒有做到「毅然投身」還是像明太祖的話頭「坐在屋裏說的」，我們姑且勿論，但令人感到興趣的是，如果他們是美國的黑豹黨，大聲疾呼反越戰，可能會受到中共的讚賞，可惜這些先生們是黃皮膚的宣稱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站在同一陣線」的中國人，高呼「反越戰」則有攞中共之景之嫌。

隨手拈來，「盤古」自我暴露的行徑已昭然若揭，左乎？右乎？中乎？修正主義乎？都不是，這只能稱之爲「四不像」。他們的喇叭在此間吹吹還可，若要拿到他們「認同」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去吹，能否革人的命還未可料，倒是自己的命必爲人所革，則已未卜先知。

英菲

驚人的浪費

位於港島奇力山的前軍部醫院，由工務局轄下的「建築設計處」計劃改建一所傳染病療養院，在工程顧問和其他預備工作方面已支出約十萬港元，另又用去二十五萬元以上的修葺費，但在圓滿設計後，現已決定放棄原來計劃，經大事修葺過的前軍部醫院，日後可能拆卸。

另外，工務局遠在一九六二年，卽決定在黃泥涌水塘附近興建一座「狗房」，卻因爲選擇了「錯誤地點」，決定放棄狗房而改建公園，但已花去大筆工程費用，包括對承建商人的賠償在內，總計浪費了二十五萬元。

報告書又指出：建築設計處支付了巨額酬勞給專家們作爲諮詢費用，然後訂出工程計劃，呈請批准，卻每每被當局取銷駁回，報告書中舉出兩個例子，指出這兩件胎死腹中的「精密設計」總共白白花了四十萬元的諮詢費。

上述幾個「錯誤」的計劃，算一算總計浪費了一百萬元公帑！這數目不可謂不驚人！何況這只是「舉例」，只是一年一度的審核報告而已，虛耗公帑的實際數字相信遠不止此，實在是驚人的浪費！

可能有人會笑我「小家種」，區區百萬金或者幾百萬金算得什麼？你江城子又不是納稅之人，虛耗百萬公帑干卿底事？

也許有關當局並不把百萬元看作一個大數目，在港府的全部稅收裏，百萬元只是其中的三千分之一，去年的財政盈餘便有一億五千多萬，而「建築設計處」一年總開支便是一億四千萬，被浪費的區區百萬元只是九牛一毛，拍賣一幅官地卽可賺回這個數目的幾十倍。可是，審核署發表的公帑浪費數字，只是一個部門年中所耗，其他部門及其他形式的浪費又有多少？我相信納稅人決不願意他們的稅款被如此寃枉花掉的。

其實，這些無謂的虛耗是大可減少的，年中幾百萬元（？）付諸流水，全因當局制度及計劃的不完善所致，照「審核報告書」看來，很多的工程計劃似乎只是憑一時心血來潮而決定，缺乏遠見。軍部醫院改建，既然經過「圓滿設計」，爲何又要放棄？選定地點興建狗房，突又發覺地點錯誤，半途而廢，未免兒戲馬虎；耗去四十萬元諮詢費的「精密設計」忽爾流產，所謂「精密」、「圓滿」，實在令人懷疑！

審核部門翻出這些舊帳，有關當局必須重視，設法減少公帑虛耗，將之用在福利、教育、住屋方面，讓市民實受其惠，好過糊裏糊塗益了那些顧問和諮詢專家！

江城子

我以仁民除赤暴，必教成灰！

「金縷玉衣」

寒窗雜憶

玉匣與不朽

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這首七律，毫無疑問是大家所熟悉的，記得兒時剛讀唐詩的時候，最先背熟的是李白「牀前明月光」和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弱冠後則喜誦杜秋娘之「莫惜金縷衣」。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喜歡這首詩，或許由於它易記、易懂，或許詩中的「及時行樂」主義投合靑少年的口味。反正我是背過了一陣子。後來長大了，多讀了兩年書，便覺得它不夠味道，漸漸也就淡忘了。當初讀這首詩的時候，注釋雖然說「金縷衣」是用金線編成的華貴的衣服。但我總以爲只是泛指漂亮華麗的衣服，如「錦衣」之類。所謂「金縷衣」，不過是誇張的說法而已，現在才知道自己讀書未能做到「認眞」兩字，沒有熟讀「史記」、「漢書」，原來世間的確有「金縷衣」。

中山靖王的「金縷玉衣」出土，在中共大力宣傳之下，不但使「金縷玉衣」名聞天下，而且也提高了我的知識。世間既有「金縷衣」，「玉匣」這類東西，看來杜秋娘那首「金縷衣」曲及時行樂的意思也更加明顯了。因爲她一開口就大聲疾呼：「你不要過於愛惜那件用來包裹屍首的金縷衣啊！」

做人是否應該及時行樂，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也就是所謂人生觀的問題。但人生觀到底是否可以截然分成「無產階級人生觀」和「資產階級人生觀」呢？對於這點，我是不能不深表懷疑的。因爲已故中共副總理陳毅也曾多次表示過，他自己腦子裏還有儒家思想，老莊思想，資產階級思想。陳毅「革命」革了四十多將近五十年尙且如此，一般人的思想如何，亦可想而知了。看來中國除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或許會有純粹的無產階級人生觀之外，只有雷鋒、王傑的屍首也像「他老人家」那麼「偉大」，也具有純粹的「無產階級人生觀」。（按：他們生前並非如此，在生之時，他們的名字是渺小的，思想也必定是複雜的。）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還是說回「金縷玉衣」吧！「金縷玉衣」的出土，不僅增廣了我的見識，而且說明了這麼一個事實，就是細菌勝利了，而以勝字爲名的西漢中山靖王卻打敗了。中山靖王欲借「金縷玉衣」使他永垂不朽，但不朽的卻只是「金縷玉衣」本身。中山靖王的臭皮囊千多年前已

中國的前途

中國國民黨十屆三中全會全體中央委員在第七次大會中，一致選舉蔣總裁爲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國民黨候選人。

在我國喪失聯合國席位及尼克遜訪問中共以前，蔣總統本已決定退休，但因形勢所需，蔣總統遂毅然接受人民的委任，願意繼續肩負艱巨的責任，領導全民，準備光復大陸。

蔣總統說：「中正以身許黨，以身許國，乃國人所共知共鑒，當此國家民族危疑震撼，而大陸同胞忍死待救之時，中正自尤不容自外於困難，亦更不容，自外於責任。」在此危難之際，蔣總統允諾繼續爲國效勞，這眞是一件令人鼓掌的快事！

回顧民國三十八年元月，共黨以卑劣之宣傳，煽動人民對國府之不滿，當時國人渴望「和平」，蔣總統遂於廿一日發表文告，說：「戰爭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有其極。」於是蔣總統宣告說：「因此決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戰銷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職權』之規定，於本月廿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蔣總統引退後，即日專機飛往杭州，返回奉化。於是人心震動，國事遂不堪問。整個中國大陸，竟淪共手！

這廿多年來，中國大陸之慘狀，這兒不願一一寫出來；但台灣一省，竟能矗立於天地之間。孫中山先生手創之中華民國，依舊繼承中華法統與文化於不墮，且威脅毛幫，成爲反攻復土之基地。——這自然不是蔣總統一人之力，乃全民反共之功，而蔣總統爲反共救國之第一號舵手，則無人能予否認者。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孟子又說：「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現下中國人民大都歸心於台北，而紛紛逃離大陸，便是孟子理論的注腳。

中國反共救國之堅强領導者蔣中正將再次被推選爲中華民國總統，這是一件値得高興的事，然而，我們必須準備接受更艱困的考驗。蔣總統說：「我確信本黨同志，確信中華民族，不止是經得起任何考驗，更必能從考驗中發現自己的潛力是如此之偉大，國家前途是如此之光輝。」

或曰：我們的力量在哪裏？我們的信心在何處？

我們的力量在台北，在海外，在中國大陸人民中。我們的信心是：中華民族曾經歷過無數挫折，但一切暴政都被我

想（上）

待旦

娘娘的御用文化打手和意氣風發的紅衛兵小將怎樣咒罵他們，他們終歸都將是不朽的。反之生前把四五個「偉大」朝自己頭上戴的人，未必能得償所願地不朽。

說到這裏，又覺得杜秋娘說得對，「勸君莫惜金縷衣」，這些裹屍用的東西雖然珍貴，是用金線玉片串成的，但事實業已證明其實際作用等於零，又何必如此愛惜？何必活着的時候就忙於為身後事打算？還是「愛惜少年時」生存時吧！活着的時候多做幾件好事，多積一點德。假如能讓七億中國人民放開肚皮，痛痛快快地吃兩餐飽飯，打開他們腳上的鐐鏈讓他們自由地到處躍躂躍躂，假如能夠撕下貼在他們嘴巴上的封條，讓他們說自己想說的話，唱自己想唱的山歌，那麼或許大家都會無法忘記你的好處，無忘記你的「恩情」，你就會自然而然地不朽了。

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孫中山先生絕對是永垂不朽的。有的自以為是的「史學家」，藉頌揚黃興來貶抑孫中山，即使黃興的功勞確如他們所說的那麼偉大，設使孫中山不是孫中山，而是別的人，那麼相信黃興早已重蹈「狡兔死，走狗烹」的舊轍了。豈會自己辭職，讓袁世凱當大總統，讓黃興坐鎮南京，與袁分庭抗禮？孫中山之「偉大」，不僅是推翻數千年的帝制，不僅改變中國人民頭腦，認為皇帝是永遠沒有錯誤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落後觀念。而且是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歷史，第一個為了國家利益而把最高寶座讓給別人的人。（按：堯、舜讓位僅是傳說。）單憑這一點，孫中山先生就足以不朽了。

可不是嗎？背上四個「偉大」字樣的毛澤東，就無法學到孫中山先生那樣寬廣的胸懷，也無法學到孫中山先生光明磊落的作風。毛先生可以長期不顧七億人民的死活，卻一刻也無法忘記自己的切身利益。不但要為鞏固自己的權勢地位謀，為自己的妻女謀，而且還要為自己的身後事謀。就這點而論，毛先生比起那些一登基就忙於掘建陵墳，忙於監制裹屍首的「金縷玉衣」的封建帝皇，實在不遑多讓。為了把自己變成獨一無二的權威，不惜打倒古往今來一切權威，不惜烹謀臣殺戰將，不惜把「親密戰友」一個個打倒。為了防止自己死後被挖墓鞭屍，不惜提倡「不斷革命論」，教人們永不停息地自相殘殺，不惜發動一場血流成河「千萬個人頭落地」的所謂「文革」。如此為自己「精打細算」，不也太過份點嗎？

用打用殺的方法建立自己「身後千載名」的，秦始皇固然是表表者，張獻忠實在也不差。提起萬里長城令人想起秦始皇，提起迫害知識分子，提起焚書，也令人想起秦始皇，提起殺人則令人想起秦始皇之外還會想起張獻忠。但可以絕對肯定，他們不是不朽，而只是遺臭；「千萬顆人頭落地」所能換到的，也只能是這樣的結果。（下期續完）

光明

翔鶴古

，遲早將有劇鬥。倘若中共內部安定，毛周何必勾結尼克遜？這次尼克遜之勾結中共，固然是美國之恥，但反過來說，也是毛周之辱！尼克遜固然向毛周讓步，毛周又何曾不向「美帝」低頭？

毛周就想利用「美帝」的聲望來鎮壓反毛反共的七億人民。然而，七億中國人大都已覺悟了，人們決不會因此而停止反抗。大陸人民都清楚，毛周的笑臉是「笑中有刀潛殺人」的，他們不會再上當了。劉少奇、林彪尚且沒有好下場，誰會再信任毛周？

反之，中華民國以台灣一省之地，去年對外之進出口貿易總值為四十億零八十餘萬美元。如果維持目前之成長率，兩三年內必然成為僅次於日本的亞洲第二最大貿易國。（中共去年對外貿易總值約四十七至五十億美元。）

我們要注意：中共大陸的一切輸出是不需要成本的，是向人民搜刮得來的；而台灣省不但地方小，而且一切貿易是要計算成本的，是人民自願的輸出。

由此可知，中華民國的前景是光明的，我們必須集中力量，一心一德，為反攻復土而奮鬥！

近日有少數投機分子，妄想向中共靠攏，那實在是自滅亡。報載：「廣東寶安、惠陽、東莞三縣的反毛勢力非常活躍，二月十九日深夜，東莞塘瀝墟共軍的糧食物資倉庫，忽然發生大火，彈藥也跟着爆炸，有三棟倉房被燬，死傷共軍十二人，現場有『討毛救國聯軍第一縱隊』傳單。……福建各地，在春節期間，反毛派亦極活躍。農曆除夕深夜，惠安縣東圓供銷社貨倉被焚。同時，獅江的石獅公社糧倉也被焚。南安詩山碼頭倉庫，農曆元旦曾發生大火。詩山及九都各公社地區，均發現反毛傳單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上述消息，只是在嚴密封鎖下透露出來的點滴新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況整個毛周統治區中，七億人民充滿了與共黨偕亡的怒火？

近日本港之蛋類價格猛漲，這由於毛周向人民低頭，不敢瘋狂搜刮，為什麼毛周要向人民低頭？由於人民均有與暴政偕亡之心。

雖然毛周暫時向人民低頭，但人民不會再上當了。

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必將勝利。我們要與國際上的媚共逆流搏鬥！我們必須莊敬自強，我們必可戰勝共黨暴政。

中國的前途，決定於中國人自己。「不自愛的人，誰也不能夠幫助他！」反之，只要我們堅決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不爭權奪利，則中國和人類的前途是光明燦爛的。

黑色週末（上）

田韋

做完最後一個手術，我拖着疲乏得發抖的雙腿踏出手術室。走廊上的掛鐘長短針正成一直線——六點正了。

今天又超時工作了半小時！

說好了七點鐘回家裏吃飯的，得抓緊時間，我邊解着白布外衣的布扣帶，邊往更衣室去。

「田醫生！」後面有人叫道。

我停下腳步，原來是醫院黨委書記，正追着前來。

「什麼事，書記？」

「剛下班？好，小伙子，幹勁冲天嘛！」他拍拍我的肩膊，「待會兒到我的辦公室來一趟。」

碰上這傢伙準有麻煩事！我皺起眉頭：「書記，我今天已做了十二個流產手術，站得腿都軟了。還沒吃飯呢！而且，今晚是週末。」

「我知道，我知道。年青人，幹革命嘛，當然是辛苦一點的了，我們應該有以苦爲樂的革命精神才對，想當年我和你一般年紀時，和鬼子打游擊，與國民黨打仗，哪天不是又要作戰又要跑一百幾十里的！今天，你們可就幸福多了……」他滔滔不絕的擺起他的「光榮史」來，這些話，凡認識他的人起碼聽過一百遍了。

我把濺着血花的外衣脫下，丟進衣筐裏，插嘴道：「書記，有什麼指示請你現在說好不好？我今晚有點事要辦呢。一個星期三晚政治學習，兩晚業務討論，我難得有個空！」我敝了一肚子氣，硬繃繃的道。實在話，我可眞想掉頭而去！

書記老爺皺起眉頭，盯了我一眼，臉上冷得刮下層霜來：「不行，你七點鐘到我辦公室來，有重要的問題要和你談談。」一說完轉身就走。

我雖然不怕他，我是工人家庭出身的醫生，若要像醫院裏那些「剝削階級」出身的老醫生一般，戰戰兢兢的，連個大氣兒也不敢喘，可憐得連做人的尊嚴也沒了，可到底他是上階領導，醫院裏掌大印的黨委書記，連院長也要對他陪笑臉的傢伙，總不能不服從的。否則的話，一句「不服從領導」的話寫進檔案裏，這輩子可別想好日子過了！誰也得罪不了他的。所以，在醫院裏，從院長到醫生、護士、職工，那一個也得忍聲吞氣給他指點得團團轉，敢昂起頭，硬繃繃和他說話的還沒幾個！他媽的，這就是外行領導內行，黨委領導一切，政治領導一切的結果！

我撥了一個傳呼電話去家裏，告訴媽我走不開，今晚不回家了。放下電話，我想到媽媽接到電話字條時的失望，心沉重得發疼！唉，我已經一個多月沒回家了。什麼「重要問題」，這他媽的患梅毒的黨書記！

七點正，當我踏進「黨委辦公室」，發覺院長也在那裏，書記老爺手指敲着辦公枱，「啄啄啄」震天價的響，皺着兩條毛蟲般的眉毛，正在說着什麼，老院長正坐在一旁顯得悶悶不樂的。

「書記，院長！」我大聲叫道，打斷他說話。

「好，小田，你來了，」書記抬頭看看我，對院長道：「院長，你對田醫生說吧，我還要趕到市委會去開會呢，注意，告訴他千萬要保密。」他站起身，對我點點頭，「院長會和你談的了，田醫生。」說着一陣風般走了。

我莫名其妙：「院長，什麼事？」

院長從沉思中抬起頭來：「田醫生，請坐。」

他帶點苦澀的對我笑。院長是個老醫生，老好人。

的臉色，灰黯得像佈滿烏雲的天，看看我，又低下頭，手指捺着太陽穴，一付爲難，欲言又止的神情，眞可憐！

「院長，有什麼指示請你說吧。」我心裏很是不忍，誠懇的道。

「啊，是這樣的，田醫生……」他雙手抹抹臉，頓了頓，抱歉的笑笑：「你工作了整天，辛苦了，本來……是這樣的，剛才送來一個病人，今晚就要進行手術，請你今晚再辛苦一會，做好……」

原來是這樣！爲了病人，我犧牲一個週末又有什麼關係，院長眞是！

「好的。是急病？我這就去！」我站起來。

「不，不！」院長示意要我坐下，「不是急病，是……刮宮，人工流產……」

「刮宮？」噯，又是刮宮！今天我已做了十二個了，天！「是孕婦有什麼不妥，需要做人工流產嗎？」

「不，孕婦很好……田醫生，不要多問了，你這就準備手術吧，病人已在手術室，護士長已把一切準備好了，去吧。」院長神色有點黯然。

奇了，既然不是孕婦有什麼意外或不宜懷孕，爲什麼要漏夜趕着進行流產手術？而且偏偏要選擇週末？

我皺皺眉頭，有點不滿的道：「院長，既然不是急症，爲什麼要我加班？今晚該我休息呢！明天或再遲兩天也可以的呀！」

院長對我擺擺手：「不要說了！這一切我全知道！是書記交代要這樣做的，我還能怎樣！」老院長激動起來，臉都紅了，「他說這是政治任務，今晚就要完成，絕不能出事！還要我親自看着做好打電話向他報告！」

我呆了！這樣的事對我來說還是破天荒第一遭。自黨和政府大力提倡節育以來，對所有幹部要求夫婦間只能有兩個孩子，指導避孕，做絕育手術成了我日常工作中的主要任務，有些已有兩個孩子的夫婦再懷了孕，上級領導就會强迫性的進行「人工流產」的動員工作，不管你願不願意，都要你「人工流產」，否則，「對黨的政策不執行」「思想有

把人摧得天昏地暗！這罪任誰也吃不消。我們做醫生的這兩年來「人工流產」手術個個都進步不少，那一天不做幾個的？可是，像今晚這樣緊張的情況，書記指示，院長監督，漏夜進行，刻不容緩。嘿，我從未遇見過！還要作爲「政治任務」來完成，這，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楞了好一會，我才道：「院長，爲什麼？爲什麼要這樣大陣仗？這孕婦是什麼……」

「別問！」院長立刻打斷我的問話：「你只要去做手術，其他的一切都別問，記住，別問，也別說！剛才書記的指示你聽見了，千萬要保密。這事醫院裏只有護士長和我們三個知道。」

我站了起來。心裏充滿了迷惑和氣憤，冷冷的道：「院長，我是醫生，我必須瞭解我的病人，這樣的情況底下，我是絕不能給人動手術的！這你應該比我更清楚。你打電話告訴書記吧，我拒絕這任務！」

院長抬頭默默地盯着我，我也同樣的注視着他，院長的頭髮幾乎全白了，臉上盡是皺紋，這幾年來，他好像突然老了二十年，我的心不禁開始軟了。是的，院長太老了，他活得並不愉快，不要說別的，單是受那他媽的黨委書記的氣也就夠了！我可憐他，何必要給他爲難呢，唉！

突然，院長垂下頭來，雙手捂住臉孔，疲乏的道：「好吧，田醫生，你去了解你需要的情況吧，病人就在三號手術室，你去問她吧。」

「好的，院長。」我吁了口氣，推門離去。

「小田！」院長突然叫住我。

「還有什麼指示，院長？」我在門邊站住。

院長仍然捂着臉，頓了頓才道：「你是個好醫生。記住，不該問的就別問。」

我嘆了一聲，道：「知道了，我有分寸的。院長，放心吧。」

醫院裏靜悄悄的。日間川流不息的人走盡了，手術室所在的東樓亮着柔和的燈光，走廊裏見不到一個人影。

我走進更衣室，換上一套乾淨的白外套。三號

「啊，田醫生，你來了。」護士長見我進來，如釋重負地吁了口氣。

「病人情況怎麼樣？」我向躺在手術床上的女人看了一眼。

「很好。血型B，血壓、心跳、體溫都十分正常。」護士長遞給我一張病歷卡，上面寫着半個鐘頭前的記錄，可是，在姓名、年齡、籍貫、婚否、地址欄裏卻是一片空白。

「唔，」我皺起了眉頭，「爲什麼這裏空着？」問護士長。

護士長看我一眼：「書記吩咐不用登記了。」

「笑話！」我心底下湧起一股氣來，走近手術床。

病人看上去十分年輕，我估計還不超過二十歲，一頭烏黑的秀髮襯着圓圓的蘋果臉型，眉目清秀，五官端正，很漂亮。眼睛睜得圓圓的望住我，流露出一派驚怯的神色。她實在太年輕了！

「你放心，這是我們醫院裏最好的醫生，他很有經驗的。」護士長微笑着對她道。

「你好吧？」我對她點點頭，笑笑。

「你好。」她軟弱的道。「大夫……」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望着我，像一頭受驚的小羔羊。

這就是「巴閉」得令我失去週末的人物了！嘿嘿，我覺得有一點滑稽，我看不出她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竟令醫院黨委書記都戰戰兢兢的，這小女人，我做醫生久了，一切人到了我眼前，只是一個「生物體」而已，不是嗎，她和許多病人並沒有什麼兩樣，見到了穿着白袍子的醫生，就怯生生起來。

「有什麼問題？你可以對我提出來的。」我慣例的道。

「我……大丈，這手術，痛不痛？我，我害怕。」她眼裏閃動着淚光，猶如待宰的小動物。

我笑笑，拍拍她露出被外的手，安慰道：「不用怕，不會怎麼痛的，你別緊張就好了。告訴你，好些女人邊做手術邊談笑呢，做完了休息一會兒就可以自己回家去。今早有一個女人還說要趕着回家做飯呢！」我故意說些輕鬆的話，弛緩她的神經。

護士長笑起來：「眞的，田醫生做人工流產手

[illegible]

「可是，大丈，我……」她仍是那麼楚楚可憐的。

「好吧，現在我就給你檢查一下。」我掏出聽筒，掉頭對護士長道：「護士長，請你把應用的器械準備好，替她進行消毒，準備進行手術。」

「是的，醫生。」護士長應道。

心臟很好，跳動正常，脈象調和，身體表徵顯出妊娠樣，我發現她腹部皮膚光緻白皙，看不到一絲兒產婦特有的花紋。

「好，一切都很好。現在請你回答我幾個問題。」我道，「你叫什麼名字？」

「……」她張開口，定定望着我：「我……」

「田醫生！」護士長臉色都變了，惶急叫道。

我對她揮揮手。「好吧，你不願意告訴我就算了。年紀多少？這總可以告訴醫生吧？」

「十九歲。」她微弱的道，跟着閉上了眼睛。

我看見她長長的睫毛上承着一星淚花。

「上次經期是什麼時候？」

「是……是兩個多月前了。」她咽了一口唾沫。

「唔。有做過妊娠試驗？」我繼續詢問。

「……」她點點頭。

「平日身體有什麼不舒服嗎？患過什麼疾病沒有？像心臟病、腎炎、肝炎、輸尿系統疾病？因爲你的登記卡上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要了解清楚。」我道，「希望你別介意。」

「我知道，大夫。」她很清楚的道，「我身體很好，沒患過那些病。」

「那就好。結婚幾年了？產過幾胎？是難產還是順產？」

「……」她沒回答，眼角裏淌出一串淚珠。

「田醫生！你……你不能問！」護士長叫道。

我火了，對她道：「廢話！你是醫生還是我是醫生！你負責任還是我負責任！」

「可是，書記交代過……」

「書記，書記，爲什麼不叫書記來做，你少開口，一切我負責，要處分也處分我！」我再也忍不住，不客氣叱道。

（下期續完）

一生善變的——陳儀

易風

在民國政壇中，畢生善變，翻雲覆雨的人物為數實在不少。軍人出身，抗戰勝利後在台灣主持受降，集文武大權於一身，成為台灣重歸我國懷抱後第一任軍政首長的陳儀，乃是著名善變的一位軍政大員。不過，陳儀雖因善變而臻高位，但卻亦由於善變而死於非命，可謂冥冥之中，報應不爽。觀陳儀的一生，可見慣於投機取巧者雖能獲利益於一時，但卻難保善終，往昔如此，當今亦然。

陳儀字公洽，浙江省紹興縣人；紹人多習幕，故清代有「無紹不成衙」的諺語。陳儀曾留學日本，入日本士官學校，其妻亦為日籍女子，陳儀後來向主親日，大概與此亦不無關係。陳由日本返國後，適值民國建立；民國初年，浙江戰局迭次變更，陳儀投入浙江部隊，以留學日本士官身份，再加上其翻雲覆雨，趨炎附勢的手段，官階亦日逐晉升，不久竟官至浙軍第二師師長。時軍閥孫傳芳由閩入浙，盤據浙江。民國十六年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秘密發表陳儀為革命軍第十七軍軍長，並派員與陳儀聯絡，希望陳能投身革命軍行列，共同討伐軍閥，但陳儀權衡當時利害，為本身眼前利益計，卻竟拒絕接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軍長一職；當日陳儀這一着棋果然獲益，因為孫傳芳盤據下之浙江，由於浙人治浙的呼聲甚烈，孫為「收買」人心，表示自己「從善如流」，乃調陳儀到杭州接替夏超為浙江省長。陳登上省長寶座，大權在握，投機有成，本來可以作威作福一番，但他卻萬萬意料不到的東路軍已由何應欽、白崇禧率領自閩入浙，一路勢如破竹，瞬即攻陷杭州，既已兵臨城下，陳儀只有匆忙從杭州館驛後省長公署後門逃出，一走了之。由於浙江被革命軍光復，陳儀的省長當然也就完蛋了。

國民革命軍光復浙江後，跟着節節勝利。當時陳儀避居上海，眼見孫傳芳已全部失敗，北洋力量決無恢復之望，乃又思搖身一變，設法向國民政府投誠。原來當初蔣總司令秘密發表陳儀為革命軍第十七軍軍長，企圖爭取陳儀擊敗孫傳芳時，曾派遣陳在日本士官時期的舊同學葛敬恩與他聯絡，當時陳因為對北洋勢力看好，更不肯放棄孫傳芳給予他的種種利益，故對葛敬恩表示他無意投向革命軍；但當下時移勢易，陳既然希望設法進入國民政府混水摸魚，俟機升官發財，左思右想，便想起了葛敬恩這位老同學，再三懇求葛敬恩替他面向蔣總裁輸誠，俾他以後能立功贖罪；在葛敬恩多方周旋下，陳儀卒獲准加入國民黨，不久並獲任軍政部兵工署署長。由於陳儀欺上瞞下的工夫做得很到家，當陳銘樞等在福建組織「人民政府」失敗後，中央為了控制福建，乃任命陳儀為省主席，至此，陳儀又重登省長寶座。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福建為沿海省份，與台灣接近，亦為日本人多年滲透的地區，本應站在抗日之最前哨，但陳儀主閩期間，卻始終持不對抗日本的宗旨；迨至汪精衛偽政權在南京組成，當

賈而令閩省全失，乃改派劉建緒出任福建省主席，將陳儀改調中央，出任行政院秘書長職務。

抗戰八年，出身日本士官的陳儀，始終沒有在保國衛民方面付出過半點力量，但抗戰勝利以後，陳儀卻竟為中央委派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全權主理台灣受降。抗戰勝利初期，對台灣稱為長官公署而不稱省政府，亦係陳儀之建議，因為台灣既然不稱「省政府」，便可以不用遵守一般省政法令約束，從而提高其政治地位，陳儀不但投機善變，而其野心之大，由此也可見一斑。

陳儀於三十四年十月飛抵台灣受降，集文武大權於一身，時中樞正忙於勝利還都，對台灣一切事宜，任由陳儀全權處理，陳乃獨斷獨行，一切措施多不呈報中央，即偶有呈報，無論於中央法令是否相合，中央亦概以台灣情形特殊，悉加批准，於是陳儀更志得意滿，倒行逆施。當年台省同胞因久處日人淫威之下，一旦重歸祖國懷抱，對中央期望之殷，可以想像，但陳儀當日的措施，對於台省同胞卻與日本軍閥無異，於是在三十六年，乃終於造成「二二八」事變。事變的起因本來很是平常，由於警察取締居民賣私烟，在台北市延平北路誤傷一位私賣香烟的老嫗，群眾認為警察對平民不應如此作威作福，乃聚集街頭要求懲辦警察。對於這樣的民憤，如果處理得宜，實在很容易便可以化小事為無事，但剛愎專橫的陳儀，卻竟然小題大做，認為老百姓此舉乃是不服從法令，必須嚴加鎮壓，以儆效尤；於是下令軍人開槍，老百姓死傷多人，終乃造成軒然大波，不一日影響全省。猶幸當日出任高雄要塞司令之彭孟緝將軍應付得宜，死傷才未見浩大。「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陳儀自知無法收拾大局，始向中央請求救援。中央據報後，即派白崇禧到台撫慰，並接受台省人民要求，取消長官公署，成立省政府及省參議會，增加台籍人士為省政委員，並解除陳儀職務。至此，陳儀又只好返回上海。

陳儀回至上海後，表面上雖似頗為沉靜，但野心勃勃的他，實際上卻仍無時不計劃着東山復起。迨至憲法公佈，按照行憲政綱，各省均將實施民選

[illegible]人，如今行憲即將開始，爲了日後民選省長有一個良好開端，亟應先行準備。當時適值浙江省長沈鴻烈與浙江省黨部，因剿共問題意見參商而萌退志，陳儀覺得此乃千載一時良機，乃用盡方法活動，由於他權變有術，不久果然得償所願，獲中央明令發表繼沈鴻烈出長浙江。

陳儀於台灣「二二八」事變以後，中央對其未加懲處，不久又獲得出任浙江省主席，國府對其寬厚，已逾常格，如果陳儀稍存本份，理當勤政愛民，盡心服務桑梓，將功贖罪才對，可惜陳儀一生善變，以翻雲覆雨，投機取巧起家，出任浙江省主席以後，見當局對其寬厚仍一如往昔，乃又滿腹密圈，私爾忘公。當時在剿共戰爭中，國軍已處於下風，濟南陷共，徐蚌告危，陳儀眼見國民政府大勢將去，便又重思施展其投靠故技，企圖勾結中共，賣身求榮。在此應畧爲補敍一筆，陳儀自踏進政壇以後，向倚重其同鄉沈仲九爲幕後顧問，事無大小，均授權沈仲九爲其策劃。而沈仲九則實乃共黨同路人，其妻且爲共黨黨員。陳儀既有投共求榮之意，沈仲九當然擊鼓揚鞭，促其早成。當陳儀出任浙江省主席之日，沈仲九即擬定計劃，積極進行投共佈置。陳儀在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到任浙江省主席，至十月底時，已將原有七十七個縣的縣長，更易了六十七個，而且有若干縣份尚不止更易一次，甚至更易凡三次之多；這一措施，局外人看來雖有些大惑不解，但實際上陳儀此舉卻是早有預謀，別具用心。因爲陳儀在初次更易某些縣長時，爲了掩人耳目，尚不敢以極左傾的人物出任，只好將縣長一易再易，分散人們的注意力，到三易四易時才明令委任極左傾的人士出長。陳儀就任浙江省主席五個月後，在浙江省內，凡是以思想左傾爲人所共知的親共人物，悉數均爲其搜羅任用。陳儀此舉，目的非常明顯，是爲他日後投靠中共充實資本，希望能在紅色政權保全祿位，獲得更多的利益。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徐蚌先後陷共，陳儀即毫無顧慮地搖身再變，重施其投機取巧故技，首先[illegible]；言下之意，即暗示已決定向中共豎起白旗。同年十二月，上海聞人王曉籟等前赴杭州，與陳儀及浙江省其他軍政要員商討如何保衞浙江，陳儀卻有恃無恐地表示他決不使浙人在國共「內戰」中塗炭，並謂中共即使攻入杭州，對方亦是中國人，諒不會使老百姓難堪。並對王曉籟等人宣稱，關於中央命令建築錢塘江南岸國防工事，省府已決定不建，並決定將中央撥來之國防工業經費，使用於對浙江人民有利益的事情方面。至此，陳儀要靠攏中共的意[illegible]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日，蔣總統引退，並於同日晚間自南京飛抵杭州，陳儀曾設筵宴蔣氏於西湖樓外樓，但筵席自始至終，陳儀只力言浙江人民希望避免戰禍，完全沒有提及反共二字。蔣氏引退之後，陳儀更積極佈置投共事宜，但投共未成，即爲國府逮捕，當局以其叛迹昭露，乃押赴台灣正法。陳儀一生以投機善變而臻面位，卻亦因投機善而死於非命，可謂報應不爽。觀陳儀的一生，亦足爲投機善變者引以爲誡。

毛澤東活學活用史記

·鳳兮·

毛澤東在接見尼克遜時，電視鏡頭上除了一只大痰盂外，還有茶几上散置的一堆綫裝書，「觀察家」認爲，這又是毛頭的一種欺騙手法，他想藉此給尼氏一個暗示：共黨也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就像當年僞裝中國的土地改革者欺矇美國的朝野一樣。

毛頭茶几上放的是什麼書，不識中文之無的尼克遜，自然「無知影」，但據不佞推測，那部書很可能是司馬遷的史記，而且很可能毛頭正在「活學活用」史記劉邦召見鯨布的那一幕。讀史的人都知道：楚漢相爭時鯨布是淮南王，劉邦是漢王，兩者都爲西楚霸王項羽所封，而且鯨布是項羽的老幹部，受封在劉邦之前。後來楚漢相持，漢王用隨何之計，間離鯨項關係，使鯨布背楚助漢。迨淮南爲項軍所破，乃從隨何投漢，他到漢營時，史記鯨布傳這樣寫道：

「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史記正義」在這一段文字後面加以如下說明：

「高祖（劉邦）以布先分（封）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

看了這一節史記鯨布傳，回頭再看周恩來和毛澤東如何接待尼克遜，我們便可了然於中共頭頭們是在怎麼活學活用這段中國歷史上的「權道」了。尼克遜飛到北平，走下飛機，迎接他的不過小貓三隻四隻，毛頭且未親迎，既未鳴放禮砲又無羣衆歡呼，且無紅氈舖道，只是像接待一個普通的觀光客人，在場的周恩來，雙手抱胸，作傲慢狀，連巴掌都懶得拍一下。這個場面實在夠「美帝」大總統生受的了。可是，不到四個小時，毛頭即予接見，跟着又是周的盛宴款待，於是，尼大總統乃由尷尬而興奮，此後數日高高興興地隨着毛周的音樂起舞，一直到離開大陸爲止。

鯨布見到劉邦，始而感覺受辱而大怒而想自殺，繼而受到盛大款待而心平氣和而大喜過望，尼克遜先生大概也有這份經驗的過程吧？

然而，「大喜過望」的鯨布，在替劉邦出了死力之後，下場怎樣呢？美國的「中國通」，不妨翻開中國的史記，研究研究。

中州風雨

「好，謝謝你。但不要再叫我做秘書了。」李冷文說。

「爲什麽？」

「市委已決定調我到洛陽日報當副刊編輯，說這是給我考驗和鍛鍊的機會。」

「這工作也不壞。」

「比起文聯的工作來，業務性較强了。」

「嗯，同志，」徐諾半開玩笑地，「可要防止單純業務觀點喲。」

「你說得對，現在咱們幹什麼工作，都得要强調政治帶頭。我過去就是缺乏政治觀點，栽過不少觔斗，這是痛苦的教訓，今後可要注意了。」

「什麼時候到職？」

「下星期就要上班了。老徐，今後你可得要給我多點支持，給報紙多寫點稿子。」

「要我寫稿，可要了我的命了。」

「爲什麼？你可別先拴着門啊。」

「我沒空。最主要的，腦袋像塞了棉花，你叫我怎能寫出來？擠也擠不出來呀。」

「這是你推辭的藉詞了。如果文藝工作者不給我支持，我這副刊可怎麼編下去？聽前任的同志說，副刊每天收到的稿子盡是學生們投來的東西，間有佳作，畢竟水平太低。我打算找你和張北方、陳仇、蔣若是等幾位同志給報紙寫稿，但最近不知怎麼搞的，省裏的報刊不見你們的作品，洛陽日報也不見你們的作品，大概你們是眼睛向上，把稿子都送到北京、上海的報刊去發表了吧？」

「別的同志我不清楚，在我來說，從上次文聯開會到現在我就沒動過筆。」

「大概一般作者都受到當前運動的影响而裹足不前吧？」

「你的看法有點道理。」

「這是切身感受？」李冷文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神秘的表情。

兩人相視而笑。

「其實呢，你們又不是搞理論的，何必這樣多顧慮？好了，咱們算說

果再拒絕，李冷文的情緒未免有點影响，當下只好說：「我盡力而爲。」

「同志，你可別稜模兩可，要落實。」李冷文態度認眞地。

「好，我給你寫就是了。」

人數到齊以後，李希郊就宣佈開會。

李冷文和徐諾只好中止談話。

果然不出徐諾所料，這次會議就是談的批判胡風的問題。李希郊傳達說，前幾天他往鄭州出席了省委宣傳部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傳達了中央的指示，會議精神是要求全省的文藝工作者按周揚的講話精神，向胡風猛烈開火。他要求到會的人很好地貫徹省委的指示，以革命的姿態投入這場戰鬪。

又是一場戰鬪！思想戰線上又捲起新的、更猛烈的風暴。文化傳統中的民主精神將在這接連的風暴襲擊下再次受摧殘！

無風起浪

在平整好的工地上，已陸續建起廠房。隔着兩條柏油馬路，也建起一批職工宿舍。

澗西區在變化着，原日種高粱小麥的耕地，現在有了砌紅磚蓋紅瓦的房子。這些房子建立在廉價勞動的基礎上。

七〇一工地指揮部已搬到最先建好的一座職工宿舍辦公，而且單位名稱也改成「七〇一廠籌建處」。

有了廠，自然要有工會，省總工會派了一個「三八式」老幹部、省總工會常務委員李捷來「七〇一廠」當工會籌委會主席。於是，廠裏的人事部門便給他配備幹部。

在土方工程接近掃尾之際，民工已大大減少了，徐諾負責的攤子工作已輕鬆許多。廠部辦公室根據情況的變化調整了一些機構和人事。政工科決定撤銷，汪培志調去工會籌委會的組織部長。對職工的宣傳工作交由工會籌委會宣傳部負責，徐諾也被調到工會宣傳部去當專職幹部。崔婉姬被安排到廠教育科，管理技工的培訓工作。而出乎徐諾意外的，宣傳部的同

當天吃過晚飯，徐諾回到宿舍，天已黑了，老孫正邀他下棋，恰巧崔婉姬來找他。

「有空嗎？」崔婉姬站在房門口問徐諾。

「有事嗎？」徐諾走到房門口和崔婉姬說話。

「如果你沒有別的事，陪我到李家村去走走。」

徐諾沉吟了一下：「好的。我這就來。」

他轉身到自己的床位上取了一件大衣，對老孫說：「老孫，對不起，回頭有時間再跟你下兩盤。」

在徐諾和崔婉姬說話的時候，老孫已和宿舍裏的老劉和老余擠眉弄眼、扮鬼臉，崔婉姬看在眼裏，弄得很不好意思。

痛苦向誰傾訴

徐諾邊對老孫說着話，邊穿起大衣，跨出房門。

背後傳來老孫的話聲：「唉，同性相拒，異性相吸，沒說的。」接着是一陣笑聲。

「庸俗透頂！」崔婉姬轉過身走了兩步，有點惱怒地小聲說。

「管他的，這些人就愛開男女間的玩笑，聽得多也就見怪不怪了。」

「他的話兒帶點兒酸味，可能是個孤家寡人吧？」

「你猜得不錯，老孫行年三十，尚未娶妻，見了女人喜厭無常，有點兒變態。」

他們說看，已走下樓梯，出了門，向李家村走去。

「我們不談這個。老徐，你知道我要你出來幹什麼嗎？」

「我猜不透。散散步？」

「不，我要你陪我到李家村寄信。黑古隆冬的，我不敢一個人走。」

徐諾下意識地望望四周，的確是黑漆漆的，路燈很少。

「唔，又想老李了？」

「你盡會取笑人家。我給他寫信，問他好不好申請調回廣州去。」

「回廣州？你估計能批准麼？」

崔婉姬明白徐諾所以這樣問的原因。

「當然有點難，我雖然沒有列入審查的重點，但專案小組卻對我進行審查，而且可以想像，不是一下容易給我下結論。」

「照我看來，妳如果提出要求，的確是白費氣力的，就算老李也有同一願望，我建議妳還是免了這一着。當然，我很清楚妳的動機，可是許多事情常常不能按照一個人的願望得到實現。這就是我們的現實。」

徐諾這麼一說，兩人的心緒同時沉重起來。

「但這樣的現實令人難以忍受！」

「我同妳一樣。但不能忍受也得忍受，我們無法去改變這種現實，因為我們的命運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不能忍受而要忍受，這就是現實的

「老李知道妳的遭遇嗎？」

「還不知道，現在我就是寫信告訴他，並徵求他對於我想要求調回廣州的意見。」

「我認為妳別忙着告訴老李，免他躭心，而我剛才說過，就是老李有同一願望，又有什麼用？」

「照你這麼說，我這封信不必寄了？」

「我不敢替妳作決定，這是妳私人生活的事。我只能居於朋友的立場，向妳坦率地說出自己的意見，這封信如果寄出去，是沒有作用的。」

「唉，」崔婉姬嘆了一口大氣，「我是多麼想把鬱在心裏的痛苦向老李傾吐一個淨盡啊！」

暗夜中，徐諾聽到崔婉姬微微的啜泣聲，側過頭一看，在昏黃的燈光照射中，崔婉姬的睫上閃着淚花。

「別難過，未來的生活可能還有許多打擊，我們得有精神準備去承受它。嚴格說來，現在僅僅是開始，如果在開始的時候，我們就受不了，那麼，當嚴重的打擊襲來的時候，我們只有躺倒的份兒了。我相信，妳同我都一樣不願躺下去。」

崔婉姬在徐諾的鼓舞下，掏出了手帕把眼淚抹去，昂起了頭，望着前面黯淡的路。

「謝謝你。許多時候，當我跟你在一起，我就感到有點力量去面對現實，因此，我覺得在這世界上除了老李之外，你是我最親近的人。」

「非常感謝妳對我的信任和給我寶貴的友誼。互相關懷、互相鼓勵，這是朋友份上應該做的事。我知道，一個人如果活在沒有友誼的天堂比活在有友誼的地獄更痛苦。」

他們說着話，已來到李家村的村口了，街上的店舖還在營業，掛在一家百貨店門口的郵箱已經可以看到。

「還要去投郵嗎？」徐諾問。

「不投了。咱們往回走。」

徐諾以讚賞的眼光望望她，他知道這姑娘已經決意要挺起腰來承受一切打擊。

好厲害的姑娘

正當徐諾和崔婉姬離開宿舍不久，胡小燕像一陣風似的捲到徐諾的房間，她停步在房門口，神秘地張望了兩下，不見徐諾的影子，正待出言向房裏的人問，而房裏的三個河南人也已瞥見這個胖胖的，留着兩條短辮的姑娘，在轉着發光的眼睛望着房裏。

「咦，又一個！」老孫裝作驚詫地說。

什麼「又一個」。胡小燕很納罕。但她不知道說話的人是指什麼，不便出言相問。　（二十五）

蹄聲劍影錄（九十一）

結果，密支那雖攻下，滿足了史廸威私人的願望，但頓使桂柳失陷，日寇迂迴進攻，直逼馬場坪，貴陽告急，重慶震動，且湘桂軍民，死傷百萬，此皆史廸威驕橫跋扈，漠視盟國，爲所欲爲，可殺而無可饒赦者之三也。

由於上述事件，中國最高當局忍無可忍，史廸威才於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奉令調回美國，史廸威事件的風波始告平息。但史廸威雖走了，而其貽留於中國的災害，還未了結，因自此之後，美軍部全體對我政府前有成見，而馬歇爾來華，更抱有爲史廸威報復之心，赫爾利早已預料，果爾，三人小組的協商停火，美方代表乃爲中共的護身符。

雅爾達的出賣

當盟軍在北非登陸之際，羅斯福譽滿天下，不啻爲現代的救世主，雄才偉畧的邱吉爾，陰險梟雄的史大林，均仰其鼻息。羅斯福亦很自負，在美國歷史上，能連任四屆總統者，寥寥可數，羅斯福卻佔其一，所以，羅斯福亦以歷史的偉人自命，實欲比美開國的華盛頓，解放黑奴的林肯，自己則可佔其第三。由於此點英雄意識的作祟，居然做出反常措施，而貽後世無窮之禍。在歐洲，不接受納邱吉爾的建議在巴爾幹反攻歐洲，以阻截蘇聯染指歐洲，而命艾森豪在法北登陸，但美軍攻勢神速，羅斯福又下令巴頓將軍，按兵不動，以候蘇聯軍隊會師柏林，任教蘇聯席捲東歐，垂下鐵幕，直至後來蘇聯封鎖柏林，才知大錯鑄成。但天眞的美國人，衝動的政治手法，好奇立異的意圖，結果帶來世界苦

但羅斯福是否自覺去日無多，急於結束對日作戰，以完成其領導自由對法西斯之戰，以光榮的勝利而作爲不朽之功，誇耀其豐功偉績，不惜讓北極的白熊，揷手於亞洲，貽亞洲以無窮之禍，尤其是中國，在雅爾達被出賣了，以換取蘇聯的出兵，夾攻日本。

羅斯福爲滿足個人的榮譽，犧牲了盟國，以領導世界自任，而竟作秘密出賣，風範何存!?詎陰險鷙雄的史大林，於一九四五年的三月四日，在雅爾達會議中攫取了外蒙、大連、旅順、中東鐵路等利益，卻按兵不動，簡直無視於對羅斯福的承諾。

羅斯福是否因此一氣而成病，則不得而知，但突然於四月十二日下午二時以腦溢血而逝世，犧牲了盟友，依然未得親見日本的投降，羅斯福死而有知，能不自嘆「老襯乎」!?後來中國要根據雅爾達協定，而訂所謂「中蘇友好條約」，換言之：所謂領導國要盟國承認她出賣，公理何存，此抗戰期中使人最氣煞之事也。

幾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當然，一向被視爲「東亞病夫」的中華民族，一旦在蘆溝橋怒吼，於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奮起殺敵，表現着空前未有的團結，敵愾同仇，一致對外，以殺敵致果。而夜克崑崙，上高大捷，死守常德，都能爲我黃炎子孫吐氣揚眉。惟大快人心，使人鼓舞，高興不已者，則有下述各項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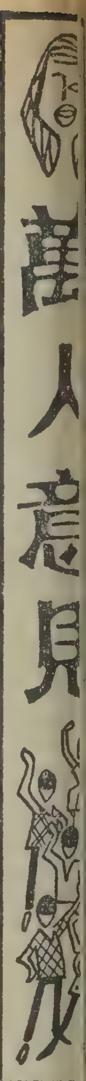
㈠台兒莊大捷——日寇高唱三月亡華，而少壯派的軍人更囂張驕揚，不料中國以深縱的寸土作戰，川日軍於泥足深陷。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蘆

的時候，神聖之戰，已逾八個月了，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迷夢。且台兒莊之役，日軍企圖打通津浦路，囊括由北平直貫杭州爲界的華東，調動名震日本的坂垣師團和磯谷師團爲主力的進攻，於是三月二十三日我軍展開保衛台兒莊的序幕，而由我方關麟徵軍、王仲廉軍、孫連仲軍的池峰城等部隊擔任攻防，經十天的浴血苦戰，將頑敵殲滅近及四萬，造成「七七」事變以來的最大勝利，使全國歡騰，舉世刮目相看。

台兒莊是在山東境內，津浦鐵路上的一個車站，其實是一個大村莊，以土城維護，其中卻有碉樓七十餘座，由孫連仲部負責防守，日軍先以磯谷師團進攻，向孫部池峰城的三十一師所據守之陣地攻擊最爲慘烈，但池部防守得最爲堅定。後來日軍又加入坂垣師團，挾飛機數十架，山野砲近百門，坦克車約四十輛，企圖以雷霆萬鈞之勢，一舉而攻佔台兒莊，但我堅强不屈的健兒，打到台兒莊的內外據點失去了四分之三，仍然死守不退，以等待湯恩伯軍團的合圍攻擊。攻擊任務是由關麟徵部擔任主攻，而由王仲廉部擔任掩護，卒由將士用命，全線反撲，把日軍打垮，而使中國人吐一口鬱氣。

㈡長沙三會戰——一戰長沙，在抗戰期間，戰工團的國劇社也曾演出，可知三次長沙大會戰的勝利，對國人的鼓舞，對世界的觀感，都會收很大的作用。民國二十八年八月日軍冒天下的大不韙，正式成立侵華總部，設置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任西尾壽造大將爲總司令官，坂垣爲參謀長，到九月中旬就發動第一次進攻長沙，目的於攻取長沙之後，進而南犯衡陽、零陵，西攻常德、桃源。控制兩廣，壓國軍於川黔地區，然後逼我作城下之盟。這次大會戰日寇以山田乙三中將爲最高指揮，而由岡村寧次所率的第十一軍爲主攻部隊，而由第二十五軍爲助攻，配以機械化兵團，毒瓦斯中隊等，但我軍將士用命，浴血苦戰，利用地利，以山林池沼，使日軍的機械化兵團，無所施其技，結果，一敗塗地，遺屍遍

宓琴



左派讀者來信揭示

港共頭目講話透露內部秘密

中共決策是分化瓦解自由世界及「修正主義」國家關係。表面所說愛好和平的漂亮話全是假的，惟恐天下不亂，暗中挑撥離間、煽動破壞無所不用其極。港共頭目安慰左仔：「不要害怕，是不會散檔的。」顯示其色厲內荏，對大陸主子內鬨憂心忡忡。

編輯先生：

我是左派某組織的成員，為環境所迫，雖不得不在表面上擺出一副「進步」的面孔，但內心痛苦滋味，是不足為外人道的。因為目睹共黨說一套做一套的低劣手段，實難抑制憤慨的情感，特草此向貴刊的讀者公開傾訴，因為我也是貴刊的「秘密讀者」之一呢。

我要揭發的是，我們的領導人文某和張某從大陸返港後，所作的所謂「形勢報告」。張某在報告中，說什麼當前世界局勢是「三大一深」，即：「世界政治力量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革命運動深入發展。」又說「我們的策略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

他又說，中共的意圖是要使帝國主義陣營四分五裂，美帝和西歐各國利害衝突，經濟貨幣貿易戰加劇。英美特殊關係決裂。同時，使修正主義集團趨向瓦解，如挑撥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與蘇修的矛盾。又要使各國反動派惶惶終日，如日本反動派，處於國內外反對，佐藤政府岌岌可危。各種政治力量進一步分化改組，第三世界逐步組成，反對兩條大帝和新老殖民主義。而帝國主義內部也矛盾重重。例如聽說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互相傾軋，推責和攻擊。這特點兩報一刋叫天下大亂。在亂字下革命深入發展，西方人民覺悟迅速提高，馬列組織、政黨在鬬爭中得到鍛鍊，帝國主義的戰略後方、資本主義心臟革命鬬爭蓬勃高漲。

由此可見，他們表面說的一套愛……，暗中挑撥離間，煽動破壞，惟恐天下不亂才是真的。

張某又談到對尼克遜到訪的看法。據說：「尼克遜要來中國是他全球侵略政策、戰爭政策全盤打亂破產，是全世界人民革命鬬爭結果，所以尼克遜要梳裝打扮送上門來，在世界上這是第一次。」

又說：「這是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之一。其談判出發點是在堅持對革命有利為原則。在堅持原則下作出必要的讓步，許可靈活性。和尼克遜談判有助於美國人民革命發展，有利世界革命發展。」可見，這又是陰謀。尼克遜大概看不到這一點吧。

張某又談到蘇修因何怕中（共）美談判的問題，據說：「一、怕中（共）美力量聯合；二、怕美帝將亞洲……共）可以全力反對蘇修；四、怕東歐各國離心更大，迅速瓦解。」

由此可見，他們邀尼克遜訪問的另一目的是挑撥美、蘇之間的緊張局勢。

另外文某則談到對香港民族資本的政策，要點是指他們「投機、動搖性大」，對付辦法是一方面加以利用，另方面要對他們「濟鬬爭與政治鬬爭相結合」。

在談到黨（中共）內路綫鬬爭時，說了一句洩氣的話來安慰我們：「不要害怕，是不會散檔的。」

以上內容若先生認為不得貴刊立場，請在「萬人意見」刋登。（下略）此致

敬禮！

「萬人」一秘密讀者上

三月十六日

新晚報歪曲外國記者報導

拿起原文對照便原形畢露！

中共經常指責西方報紙不是誹謗和歪曲，就是虛構和造謠。似乎凡是稱頌中共的報導就是事實，就是公正，如果對中共有所批評，或指出其缺點和錯誤，就是歪曲誹謗。

中共自己的報紙，無論是國內的「人民日報」或「光明日報」，海外正統的和外圍的左報，都一味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把中共統治下的社會，描繪得像人間天堂，一點錯誤和缺點都沒有；如果有的話，那也是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分子和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所造成的。這就叫做好事歸自己，壞事推給別人承受。這就是中共的關於新聞報導的階級政策。

如果翻開中共的報紙一看，連篇累牘，千遍一律，都是光榮、正確、偉大歸於共產黨、毛主席；所有壞事和缺點就歸咎反動派。

中共報紙不但在報導時採取這種歌功頌德的政策，而且在轉載或譯介外國新聞或評論時，也選出對中共有利的片段發表，刪去對中共不利的批評和揭發部份。中共出版的一份僅供一部份認爲可以有資格閱讀的人參考的「參考消息」，就是善於進行這種轉載或譯介。有時在「人民日報」或本港左報上所看到一些所謂外論選輯，也是出於同樣手法。這種宣傳伎倆，有彈有讚的公正文章，也被譯介的左報刪去不利於中共的內容，變成一篇全部是讚揚中共的報導，因而被刪割了全篇文章精神。

空口說話無憑據，這裏且舉本港左派「新晚報」所節譯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編輯主任羅伯特·馬丁所寫的「重訪中國」一文爲例加以說明。

馬丁隨同尼克遜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八天，回到美國後寫出這一篇十分公正、客觀的報導。由於馬丁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在中國工作過十年，對舊中國十分熟悉。闊別二十二年後，這次因便重遊大陸，使他對新舊中國有一個對比，體會特別深刻。

他在「重訪中國」這篇長文內，非常眞實地寫出了國民黨的落後和缺點，也描繪了共產中國的一些進步和新氣象。

馬丁客觀地寫到，他所見過的中國的那個部份（指北京、上海、杭州），比起一九四九年他離開的中國更加健康、更加繁榮、而且更加有秩序多了。他所見過的人，也都比同日本人打過八年又在內戰中打四年的那一代人營養更好、衣着更好，而且更加健壯。他認爲，食物供應看來令人滿意，起碼是在他訪問過的城市是這樣，消費品也有供應。

馬丁還寫到，大陸的群眾很有紀律、有禮貌，街道上沒有乞丐，也沒有娼妓。在中國生活是眞摯的，道德高尚，非常有秩序等等。

但是，馬丁在報導中，也談到中國大陸一些比較黯淡和落後的地方，甚至指出了一些缺點，雖然這些對中共不利的地方還僅僅是馬丁在這八天的訪問期間所了解的其中一小部份而已，但作爲一個正直的報人，他還是以十分嚴肅和愼重的筆調把它同時寫出來，以供讀者對今日的中共社會有一個比較全面和客觀的了解。

可是，就是這麼一點點的缺點和黯淡的地方，中共左報也想掩蓋起來，不讓讀者知道，而他們所採取的掩蓋的手法，就是在譯介馬丁的報導時，把這些不利的事實，全部刪掉。於是，「新晚報」雖然譯介了馬丁的「重訪中國」的文章，但卻是斷章取義，只譯好的，不譯壞的，這一來就使到馬丁的全文內容和精神，失去了客觀、眞實感，而成爲一種片面的觀感。

如果不讀馬丁的報導原文（英文），還以爲馬丁是一個「歌德派」（歌功頌德），一個中共的傳聲筒。這一來，使到讀者以爲美國的記者個個都是有讚無彈，筆下的大陸都是天堂，誤導讀者對美國的新聞界作出錯誤的認識。左報的這種作風，是有違新聞道德的。

讀者不再矇查查　蹄聲劍影見眞相

王恩

宓琴先生：

你好！

大作「蹄聲劍影錄」刊出已逾年半，看情形快近尾聲矣？晚生是先生的忠誠讀者，唯山水三千之隔，間有郵誤，未得完全細讀，一氣呵成，「吊癮」之至。

可愛的祖國河山，不幸屢經戰火的洗禮，對神聖的抗戰情況，我們青年讀者，還是屬於MC（矇查查）之類，現從大作中得悉其中眞相，誠我等後輩之幸。

前車可鑑，且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希望藉此「錄」以警後世，爲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道德傳統，發揚光大，幸甚！幸甚！

工作愉快

晚小周敬上
寄自多倫多 三月九日

（小周先生：
閣下爲多倫多之萬人雜誌讀者，而對拙著「蹄聲劍影錄」，尤見過愛[illegible]。
拙著「蹄聲劍影錄」尚有兩章，便告完成，一待在萬人雜誌發表完畢之後，稍加整理，即可出版單行本矣。謹先奉告。

宓琴謹覆
三月二日）

明孝陵十三陵不可混淆 前者在南京後者在北平

編輯先生：

無限電視「校際杯賽」是一件好事，可惜常常發生錯誤，學生本來答對了，主持人硬說錯，令觀眾聽之氣憤！最近尼克遜訪共，該電台播放他遊長城、明陵時，也同樣鬧笑話，錯誤得離譜，值得一提。

明孝陵是明太祖陵墓，地點在南京中山門外。由市內出發，先經明孝陵，然後始到中山陵。中山陵只有此一處，並無別號，至於北平西山碧雲寺事，那裏只有中山先生衣冠塚，並無墓也。無線電視校際杯賽，竟也搞錯，太不成話了。（編者按：後來已公開更正。）

十三陵在北平東北郊外，屬昌平縣之天壽山，山南即明十三陵，山北則屬延慶縣永寧鎮。十三陵是自明成祖（燕王）起到思宗（弔死煤山的崇禎皇帝）止共十三個皇帝的陵墓。天壽山原名無可考，今名當然是明代時更改的。此處共有十三個山頭，自東而西，愈來愈小，到思宗正好臨到洋迷信不祥的第十三，可謂明代氣數已盡，至此而塹。再說長城，本地人稱長城爲「邊牆」。邊牆有內外之分，尼克遜看到的是內邊牆，距北平約九十華里，地屬延慶縣居庸關、包口境界，也是昌平縣、延慶縣分界處，牆北即延慶縣管，牆南即昌平管。八達嶺即在居庸關之上，下有青龍橋（地名），有詹天佑銅像，有火車大隧道，需十五分鐘始通過，這一帶是風景區。語言完全操北平話，特產有香椿、柿子。

讀者李馨畹敬啓二月廿五日

共產主義死教條 不管能力性別 政治思想第一

萬人傑先生：

本人對星晚「牛馬集」每晚必讀，素欽佩先生論必中肯，揭露邪惡，申張人類正義自由，其心之清，其志之剛，實是東亞海上風暴的燈塔。

讀「尼周談女人」有感，特塗筆數行奉達，或許能觸發先生的文思，那便幸甚矣。

周恩來對着尼克遜大言不慚地如同奴化大陸人民一樣，以爲共產主義一切都是正確不過，他們的行政首長，黨的負責人所認爲對的便是眞理，你們敢異論便是反動……。所以面對着這個共產主義的天眞幼稚生的尼克遜，諄諄教導，使他連不同意見都沒有。事實上生物是有自然性的，每一人都各有其遺傳性和自然性。比如你叫女人作與男人一樣的粗重體力工作，未免太違背和摧殘着她的生理，例如女人是有月訊的，在此期間便不可能做男人所能做的同樣強度的工作。

要明白共產主義的工作和學習制度，與自由社會的工作和學習制度的不同，才能明白共產黨人說話的含義。譬如中共的工作職位是由黨和行政首長指定的，他要某一個幹部去做什麼工作，便應服從去做。一個不識字的女黨員可以當中學校長，一個不識工程技術的黨員可以評爲工程師，他（她）們的資格便是共產主義的死教條——政治思想。又如考入專門學校是服從分配，很難按照個人的興趣和志願錄取。試想美國的社會是否如此？我相信尼克遜不可能將他的夫人委任爲掌握國家政權的高官呀！

讀者明鏡上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晚）

中共「人民日報」內幕

田雪

北京「人民日報」每天印多少份？這是「國家機密」，中共當局從來沒有透露過。

「人民日報」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它不需要推銷，也沒有競爭對手，而且發行不受地區的限制，作爲中共中央機關報，它的發行範圍不是一個城市或一個地區，而是一個遼濶的國家；它不需要總代理機構，而由中央郵政總署下的一百多萬名全國郵務工作人員做它的義務發行員。在一個有七億多人口的國家內，一份報紙擁有如此優越的壟斷地位，照理說應該發行幾千萬份才算「合理」。

但久駐北京的幾名日本及加拿大記者經多方探聽的結果，獲悉「人民日報」目前的發行量只有每天二百萬份。如果以人口比率來算，在四百萬人口的香港日銷十幾萬份的報紙多的是，實銷比率等於人民日報的十五倍。

「人民日報」爲什麼銷得這麼少呢？中共外交部新聞司的一名人員在答覆外國記者詢問時，推說是因爲印刷條件的限制，北京總廠的印刷能力只能達到每天一百二十萬份，因此要打紙型空運廣州印五十萬份，另一份紙型在西安印三十萬份。

這顯然不是眞正原因，以中共在

捨得。眞正原因是「人民日報」之枯燥乏味，雖說是全國幹部和軍民的「必讀」報紙，但除了迫不得已非訂閱不可的人之外，沒有一份街邊生意。

「人民日報」是一份沒有報導的報紙，在世界上大部份地方最受人關心和注意的新聞，該報從來不登。例如巨型噴射客機失事，外國元首被謀殺，大地震之類的天災等等，在人民日報上就從來看不到。在各國報紙上會經成爲頭條新聞的重大事件，人民日報也隻字不提。

我們可以隨便舉幾個例，都是近半年來震動世界的大事，但人民日報迄今未有刊登。例如達卡的巴基斯坦守軍向印度投降，英國加入共同市場，林彪失勢等等。但是，如美國黑女戴維斯的案件，意大利幾個城市的清道伕罷工，卻可以成爲大字標題的新聞。試想這樣的報紙又怎能使讀者滿意。自從文化革命結束以來，「人民日報」已恢復每天出紙一大張半，也就是六頁。其中五頁是國內消息與評論，另一頁是所謂國際消息。

在刊登國內消息的五頁中，所謂消息都是中共中央希望民眾知道或貫徹執行的事，至於眞正與大眾利益有關或爲羣眾關心的事，則可以一字不登，例如蘇聯飛彈部隊進駐邊界及林

紙的看法。他們從來不認爲報紙的任務是報導，而認爲報紙的任務應該是驅策民眾走黨所規定的路綫，及完成黨所規定的生產目標。因此，「人民日報」上的最重要「消息」是某地某公社生產大隊的生產紀錄，某小型工廠的產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幾點幾之類，此外就是各種各樣的會議，和領導幹部在會議上的講話全文。每逢一個政治運動發生時，逐日報導各省市的集會情況，排字工人簡直可以不必散版，只要每天把地名和人名稍爲改動一下就可以了，因爲在會議上講的話、唱的歌、叫的口號都是千遍一律的。

另外一頁所謂國際新聞也同樣沒有新聞。每天所載都是越南「解放軍」的勝利，蘇聯的經濟惡化，美英等國的罷工，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

在文革前，「人民日報」差不多每天有社論，這是對全國軍民的指導性文件，但現在每星期只有一兩篇，這是因爲在黨中央內部意見不一致。逢到有重大問題發生而各巨頭意見分歧時，就無法用社論名義發指示，而改用以「評論員」名義發表專論，表示這是黨中央某一人或某一派的意見。這是閱讀「人民日報」者不可不備的讀報常識。

「人民日報」還有一項跟全世界任何報紙不同之處，在這份報紙上沒有報社地址，只有兩個電話號碼。曾有一名從香港去北京觀光的大學生打電話去要求參觀該報，答覆是「我們工作很忙，不便招待。」詢以地址竟然答說「很遠，很遠」，說罷收綫。

在兩位會長的切實指導，康樂部仝人不斷打氣，加上隊員的自動自覺，積極操練下，雖不敢說已成爲一枝勁旅，但從一盤散沙中出現了融合和團結的現象倒是明顯的。至少在隊形上，傳射方面較成立之初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卻是事實。

我們在這裏一再提出足球隊來說，並希望大家能以足球隊爲榜樣，掀起學習熱愛會的熱潮，養成守紀律的習慣，確實沒有絲毫誇大。

的確，在足球隊成立之初，許多朋友都暗地裏嘲諷這是有如小孩子玩泥沙的一種玩意。足球隊仝人心裏沒有氣餒，只暗暗地下決心，苦練、硬練。大凡看過他們練訓的朋友們，都會同意這一點。

足球隊於本月二十四日下午與嶺南中學F・4班作了一次友誼賽，事前他們沒有張揚，但在比賽進行中，心情是殊爲緊張的，這種緊張是由他們爲會的聲譽着急而產生的，雖然大家都一再力誡錦標主義。

以下所記是比賽的實況：

時間：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五十分。

地點：維多利亞一號場。

陣容：

△萬協隊：（簡稱）

梁銳 黎錦泉
梁子衡 盧世龍 朱有全
何文鴻 梁炳雄

△嶺中隊：（簡稱）

李兆安 高可成
龐家偉 盧永光 葉明
吳仲文 高植鎮

綜觀戰局，萬人協會隊在上半場，由於排陣偏於防守，加上欠缺默契，以致在整個上半場幾成爲嶺中天下，尙幸龍門梁子衡演出水準，高來高接，低來低擋，萬人協會隊能保持不失，龍門應記首功。下半場萬人協會隊改變戰畧，調盧世龍打前鋒，負責較波，並分別以候備陳誠、梁錦鴻替出梁銳、朱有全，實行打其一二四之

「萬人協會」簡訊（二十七）

博殺戰術。經此一變，形勢頓改，分別於下半場開賽五分鐘及十二分鐘射球入網，又可以說是戰術運用得當。

嶺南中學隊勝在腳法和默契，但欠臨門一腳，一傳一交雖準確異常，唯久攻不下之原因，也許尙嫌盤弄過多。就一般來說，上半場格於萬協隊龍門，固然不能輕易破網，但曾有兩次面對龍門而偏射出界，操之過急，也欠球運，倒使人不得不懷疑是冥冥中注定輸波，又可以說敗仗非戰之罪。

一邊是揮軍猛攻，一邊是密集聯防。

戰幔拉開，萬協開球，嶺中隊迅

不久，嶺中隊高植鎮在右邊得球，連過兩關，向龍門四十五度勁射死角，梁子衡飛身一拍成角球。高植鎮不假他人，一人包辦，角球落點恰到好處，怎奈萬協人海戰術何。只見球來球往，中場混戰，嶺中控球在腳，頻施壓力，守衞推過半場，打其一六戰，其龍門在開賽十分鐘內，絲毫不受威脅。正值一邊攻得急，一邊守得緊，好不精彩之時，只得葉明在中場得波，一腳吊前，高可成走得及時，勢成單刀，眼看必入，豈料萬協龍門梁子衡鎮靜飛身撲救，消災化禍。十二分鐘，嶺中隊吳仲文得波，後衞當前鋒，扭過兩關交向禁區左方，高可成斜直綫切入，於十六碼，擺定勁射，又逃不過梁子衡之五指關。十四分鐘，萬協盧世龍中場接應，迅即直綫傳向右方，梁炳雄以第一時間勁射，飛向左下角，看來必入，只見龐家偉飛身抱個滿懷。十九分鐘，朱有全二十多碼，一腳冲天，場邊客戰稱朱有全食得太多山渣麥芽，端的開胃。直至完場前兩分鐘，黎錦泉左邊交右邊，右邊輕撥與切入之盧世龍，離門四碼，一腳地波，眞是人算不如天算，啱啱被嶺中龍門兩腳夾穩。場邊客高談濶論，認此球不入，眞太寃枉，不旋踵，哨聲長鳴上半場完。

嶺中隊飲恨球場。

下半場萬協隊改變戰術，實爲聰明之舉，由於這一改變，攻勢頓見加强，五分鐘，盧世龍接應來球，連過兩關推上半場，迅速交向中路，朱有全及時標出，再過一關，扭過龍門，先拔頭籌。一比〇，萬協領先。嶺中隊見失一球，頗呈緊張，雖也爭得攻勢，但不是被萬協之後衞救出，就是逃不過梁子衡之眼明手快。十二分鐘，何文鴻後半場得波吊前，盧世龍不等球落地再加一腳，朱有全迅速標前，扭過後衞，對準龍門，撥入左下角，地波入網，二比〇，萬協隊再添一粒。至此，萬協調出朱有全，換入梁錦鴻，打其穩扎穩打的一腳踢防禦戰，嶺中隊雖然全軍進攻，唯時間無多。戰果是二比〇，萬協隊勝。

場邊客說：這場波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兩隊都打了勝仗，鄙人在維多利亞看過一場又一場飛沙走石的所謂「友誼賽」，就從沒有看過連犯規動作也很難見的如此的一場「友誼賽」。

我們很同意這位看客的說法，在半場休息時，大家同飲汽水，猛拍膊頭，打完仗了，又一同拉隊到梅江，兩隊間雜而坐，眞是笑口常開，領隊曾憲光先生對兩隊健將關心備至，萬會長打來電話，說明自己因趕飲晏而不能前來而抱歉，繼之是對兩隊能打出眞正的「友誼波」來，大加表揚。康樂部岑嘯雷先生由新界來電，報效全場汽水，康樂部麥磊兄親臨戰陣，對調兵遣將提出寶貴意見，並執法半場，本會一一感謝。

（秘書處供稿）

戰前樓宇管制條例應重新檢討及修訂

劉梅軒致兩局議員公開信

兩局議員辦公室秘書先生鈞鑒：

關於舊樓鄙人有幾點意見，可否請轉呈兩局議員：

我認為政府對戰前樓宇管制條例有重新檢討及修訂必要。

以我本身為例：

我於一九四五年在香港開設聯美

輔道中三十六號二樓，一九六四年又宣佈危樓，再轉租至德輔道中一六七號三樓，據說至本年五月租約滿後，又將覓地搬遷。

由於租人地方既怕起租，又怕拆遷，故於一九六四年兄弟全力集資二十四萬，購買機利文新街二十五號，希望有一天能收回自用，不至周圍流徙。但一等將十年，均因政府法令限

本業主是十分不公平，今舉理如下：

㈠機利文新街二十五號這戰前樓宇成棟三層，每層近千尺，全座僅收月租四百餘元，除稅及修理費，所餘無幾。這幾十年物價及租值已上漲十餘倍，連政府的徙置區及廉租屋也要加價，卻不讓我們這些小業主加租，這太不公平。

㈡承租人是梁球記，他用來作貨倉，三層貨倉只交四百餘元租，這租值只等於目前市價貨倉租值的十分之一或更少，這樣即是說，政府法例要小業主貼錢給承租人賺大錢，這法例那能算是自由經濟下的公平法律呢？

㈢政府租用一地給人，當考慮要自用，也可補貼給承租人搬遷；但我

言小業主卻到處被人迫遷，自己有地

了大財，政府的法律又何厚彼薄此呢？

㈣舊樓承租人受法律偏袒，所繳租金等於目前租值十分之一或見弱，不但嚴重犧牲小業主利益，也造成商業上的不公平競爭（如大華飯店月租四千八百元，業主負差餉，而對面京華飯店卻月租六萬元，租客自負差餉。）

我認為戰前舊樓的租務條例曾起過拆舊樓起新樓的催生作用，但現在要拆的均大致拆完了，所存的是沒有改建價值或不能改建的舊樓，現在就是時候，要政府及立法諸公拿出勇氣與公平的態度來修訂舊租務法例，可讓給被壓制二十年舊樓小業主喘一口氣，也可打破商業上的不公平競爭。

㈤舊樓的商業樓宇與住家樓宇未分別處理，亦有欠妥之處。專此敬頌

大安

劉梅軒敬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貴壇列位大作，不勝欽羨，後學才識淺陋，且肄業期間，向讀白話，對於文言鮮有學習，尤以作詩平仄音韻一竅不通，不過甚感興趣。謹呈七絕四首，俚句鄙俗，貽笑方家，難登大雅，請予斧正爲盼。專此謹頌
文祺
後學獨孤我謹上

獨孤我先生來函，附詩四絕，有詩人之氣質，無推敲之經驗，造句頗佳，意思亦好，只是平仄不妥，畧加指點，即是詩人，詩中所云，是看大陸人民逃港，文化革命，如此人才，頗爲難得，本壇主提倡國家文化，凡有詩人之才，即當加以輔佐，引起作者興趣，達致高深水準，對文化復興，莫大裨益。茲用搬遷之法，調順其平仄，作者原意不改，辦法最妥善。

海隅有感

獨孤我

㈠ 爭取自由急駕舟，乘風破浪不淹留，
難離最是兒女債，莫補情天恨悠悠。

㈡ 涼風瑟瑟透羅幃，猶憶少年得志時，
數載揚眉成一夢，飛篷斷梗益淒其。

㈢ 逃避暴秦走天涯，萍蹤自是靡有家，
窮途落寞愁怎遣，瘦骨何堪對菱花。

㈣ 年來心事頗驚惶，離恨窮愁兩渺茫，
應是紅塵緣未滿，此身何日返華堂。

壇主搬遷如下

㈠ 自由爭取急飛舟，破浪乘風不敢留，
最是難離兒女債，情天莫補恨悠悠。

㈡ 涼風颯颯透羅幃，斷梗飛篷得志時，
數載揚眉成一夢，少年回首益淒其。

㈢ 暴秦逃避走天涯，獨自萍蹤不見家，
落寞窮途愁莫遣，何堪瘦骨對菱花。

第四首平仄未錯，不必搬遷，「獨孤我」，是爲化名，本壇詩友，多爲知名之士，眞名實姓者居多，江湖口氣，「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老子做詩就不怕，怕就不做」。壇主本人，即是如此，中共雖惡，其奈我何？以後來稿，用眞姓假名即可，不必過於恐怖。

反怕你，狺狺而來，不動聲色，一腿飛去，立刻夾尾而逃，壇主當年大陸剿共，捉拿老毛，如同捕犬隊長，深知狗大小共酋，多會交手，如同捕犬隊長，深知狗性如此也。

慈父棄養忽三十年感而賦此

袁紹燊

慈父昔見背　忽忽三十秋　歷歷音容在
遺愛銘心頭　緬維父慈孝　溫恭容休休
衆譽交相稱　愷悌君子儔　英齡幾不惑
一病同山邱　天道誠可嘆　才命胡不侔
憶昔童蒙日　最荷慈父憐　齋課慇懃問
期兒慕聖賢　嘉我勤課業　提携上高軒
餅餌紛然陳　誘掖意拳拳　噓寒常撫背
責善時施鞭　恩憐管養衛　教以德爲先
今我爲人父　愧難望父肩　養子知親恩
孺慕意益堅　孤煢千里外　一念心如擣
疎柳棲寒鴉　殘陽伴衰草　愧無德業功
難爲慈父禱　長憶兒時事　渾忘身已老
渺渺陰陽隔　悠悠歲月經　松柏久以拱
霜露知幾更　持此寸草心　遙祭九天靈
父兮怳如在　矜我訴愚誠　言念我父恩
人間莫與京　風搖樹欲靜　此恨最難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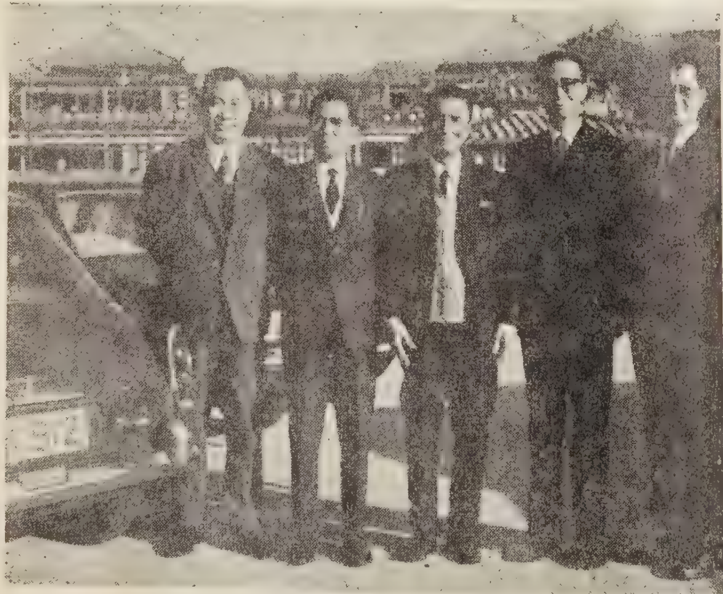
壇主評語

袁校長紹燊先生，國學高深，詩才超卓，「慈父棄養」之篇，可以傳之後世，不讓前賢，其中佳句：「噓寒常撫背，責善時施鞭」，「疎柳棲寒鴉，殘陽伴衰草」，「持此寸草心，遙祭九天靈」，不特詩工而能表達至情至性之語。

又讀其「孝經語譯序」，見識高明，至深佩服，節錄一段如下：

「倘吾人醉心於科學之探求，而忽視道德之約制，則凡百科學皆足爲精神痛苦之源。試觀海禁大開而西風東漸、士鶩奇衺、人趨偏激，政失常軌，禮教廢隳；以浪漫爲開明，視倫理爲敝屣。青年不復知三綱五常之行，其根於放蕩之行興；愛心失而橫暴之氣作，縱其私欲，惟利是圖。雖使征服月球，統一太空，其於全人類之幸福，非特無所貢獻，且藉以維持人與人間和諧共處之精神淪胥以盡。故欲挽此頹風必先提倡道德教育，而德教之薰陶必自家庭孝弟始。此推而放之四海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袁先生道出時弊，今日教育界，有如此見解，究有幾人？鄙人所著「明日黃花錄」論到文化教育，與袁先生不謀而合，所謂明者所見也，如中華民國教育部長，早由袁先生擔任，國家不至弄到如此地步，蓋立國精神，首重忠孝，科學應當闡揚，而道德倫理更爲重要，否則征服太空，人類並無幸福，是千古名言，台灣教育當局，如能採取袁先生教育方針，蒼生不致再誤，中國前途，未可量也。



右起：李紀欣、董力行、梁莊、袁暘照、高龢暘

（上次郊遊，春敍沙田畫舫，由高龢暘先生攝影，因製版延時，該照片未能一同刊出，頃已製好補登之，亦雪泥鴻爪之意云耳。）

陳寒波生前死後

一九五二年九龍黃大仙發生一宗政治謀殺案，被害人陳寒波先生，是一位由中共特務轉變的民主鬪士，由於陳氏在港從事文化反共工作，著書暴露中共的兇殘內幕，故被共特暗殺滅口。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陳氏死後，激起海外反共人士强烈的反感，一個陳寒波倒下去，千萬個陳寒波站起來，其影响力，與六七年林彬烈士之死相同。「陳寒波生前死後」一書，是三郎先生將陳氏全部遺著及其生前一切有關資料整理，去蕪存菁，從新改寫，眞人眞事，生動感人，并附相片與原稿眞蹟，全書三百七十二頁，定價五元。經售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俊人書店，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雜誌

（第二三二期）

何必自毀前途！

[illegible]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三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四月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的本質沒有變

自從去年中共混入聯合國，今春尼克遜訪問大陸，曾引起一小部分幼稚分子的鼓噪，唱什麼「認同中國」；可是大多數海外中國人仍然保持冷靜，因爲他們看到中共的本質並無改變。進聯合國、拉攏美國，這些都是外部的變化，沒什麼了不起；像西德至今未入聯合國，不也屹立世界之上，誰敢小看它？

大陸同胞無人權如故

所謂中共的本質，是指左列各點基本事實。

①今天在大陸上自中共幹部下至公社農民，說話辦事仍然必須背誦馬列主義、毛思想的教條。

藍眼睛滿腮大鬍子，首倡階級仇恨的唯物教主馬克斯，大鼻子禿頭、近代特務組織的創立人列寧，仍被尊爲摩登天師，高懸他們的像片，强迫大陸同胞匍伏膜拜；反過來慈祥和藹，視民如傷、創仁愛之理、興禮義之教的孔子、孟子，仍被說成是「封建地主的代言人」，作爲咒罵和踐踏的對象。是可忍、孰不可忍！

②在自由國家，卽使在殖民地的香港，人一生下來，就被承認是一個人，就享有基本人權，所謂天賦人權；只要不犯罪，身體自由卽無人敢於侵犯，住宅也無人有權隨時闖入。可是在大陸，做一個人民仍要中共批准，因爲你隨時可以被打成「地、富、反、壞、右」，因爲貴爲「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還一夜之間被打成「牛鬼蛇神」、「工賊」、「特務」；連「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毛的規定繼承人林彪，都被打成「資產階級的野心家、陰謀家」和「裏通外國」的「階級敵人」，何況是普通的「小小老百姓」。

無產階級民主無民主

③早在兩千年前孟子卽說過：「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話，譯成白話應是：「民爲貴，政治次之，領袖爲輕」；說這樣的人竟被罵成「封建地主的代言人」，而光天化日之下，喊毛某某萬歲萬萬歲的人，則被稱爲無產階級革命派！

在今天世界上大多數立憲國家，國民是主人，國民監督批評政府，指責政黨及其領袖已成爲天經地義；如果政府不接受民意，則下次選舉將被逐下台，換一個新政府。這樣才顯出民主的實質。可是中共竟稱這爲資產階級民主；而他們的無產階級的民主，所謂「人民」只能擁護政府，黨和領袖，不要說反對和批評了，就是喊萬歲的聲音低了些，也將被以「三反分子」論罪。他們硬管這個叫民主，而海外一小撮幼稚鬼，竟也跟着瞎嚷，這眞是咄咄怪事了！

④在自由國家，每個人都有權把自己的思想見解公開出來，可以在報刊發表，也可以印成書發行，完全不受干涉。而一般報刊不啞於人民的眼睛與喉舌，專找政府的缺點報導出來讓國民知道；並且刊有世界各地的新聞，最新的知識，還有娛樂性的副刊，使人消愁解悶，尤其是在香港，人口四百萬，約有五十家報紙；讀報成爲小市民一大享受。

可是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報紙是黨和政府的思想訓令，是歌功頌德的傳單，沒有新聞、沒有知識、沒有娛樂資料，更沒有人民的呼聲。

乍從大陸逃亡出來的人，有一共同的特徵，那就是討厭讀報紙，因爲在大陸報紙的社論和政治文字被當做政治學習的教材，强迫所有的人學習，讀報是一項苦重討厭的負擔，因此一見報紙就頭痛。

廟門上貼着大封條

⑤在香港人們有充分的信仰自由，你信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以至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回教都好；沒有人强迫你信仰什麼，也沒有人禁止你信仰什麼。可是在大陸，官方只准信仰馬列主義毛思想，其它一切信仰都是「毒害人民的鴉片烟」；在文革之前，還容許殘餘的宗教存在，但是必須接受中共幹部的管制，讀經講道的必須宣傳馬列主義毛思想，這本已是名存實亡了，文革後乾脆地將各種教堂、廟宇貼上封條，至今仍未開封。

說明中共的本質不止上述五點，這五點僅在舉例以顯示中共本質並未改變。因此少數幼稚鬼的荒唐言論是無根的戲談。





尼周會談促成離心
北越投向蘇聯懷抱

北越躭心周恩來把他們賣豬仔，因而投向蘇聯懷抱，從蘇聯方面取得更多援助。他們獲得新武器的供應，作戰力量增强了。同時，蘇聯又擺出姿態，要拉攏中華民國，這更是中共感到憂心忡忡的事。

萬人傑

中共邊緣的北越如果百分之百投到他的懷抱中，當然對中共是個極大的打擊。

改善世局一無所成

尼周會談，世局掀起一陣高潮，現在事情過了一個月，似乎又淡了下來。淡的原因是：尼周之會談對世局的改善，似乎起不了什麼實際作用。

尼克遜到北平訪問所抱的兩個希望，都沒有達到。

第一個是結束越戰問題，在聯合公報中可以見到，中共還是「堅決支持印支人民作戰到底」。第二個是解決「台灣問題」，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同意逐步從台灣撤退駐軍及設備，最後將完全撤出台灣。

在表面上，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作了巨大讓步，可是根據隨同尼克遜到北平，事後又啣命到十三國解釋尼周會談內容的主管亞太區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葛瑞恩的說明，所謂最後完全撤出台灣，是在台灣問題獲得「和平解決」之時。卽是說，台灣問題一天未能獲得和平解決，美國駐軍一天不會全部撤退。

那麼說，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實際並無讓步。

也即是說，越戰問題、台灣問題，和尼克遜到北平

穫。

彌縫失敗

但有資格的觀察家認爲，尼克遜訪問北平後，在短短一個月內，已產生很大影响。這雖不能說是美國的勝利，卻可說是中共的失敗。

尼克遜甫離中國大陸，周恩來便匆匆趕到河內。共產黨人做事都是秘密的，他到河內和北越領袖談的什麼，事後並無公報，不會有人曉得，但在尼克遜訪平期間，北越對美國大肆抨擊，可見他們對中共與美國打交道十分不滿。

中共在聯合公報中特別强調對印支的態度，當然是要表明並無出賣北越的行徑，事後周恩來到河內，是要向北越領袖解釋，以免他們離心。

不過，中共的努力彌縫顯然已告失敗，北越在去年七月中共和美國同時宣佈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消息後，早已認爲中共這個後台不可靠，從那時候起，他們已向蘇聯靠攏，更多地接近蘇聯，疏遠中共。

蘇聯自然好好的利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自從

威脅大增

不但蘇聯本身加强了對北越的援助，同時並唆使東歐馬仔對北越「全力支援」。因此，最近北越在武器上已大有改善，得到蘇聯供應飛機，還有力量對抗美國的空中進攻。又利用蘇聯的新式武器，擊落美國的新型飛機，這些，都是不可能在中共方面得到的援助。北越顯然已不再以中共爲靠山，較多傾向於蘇聯，這是中共於款接尼克遜後最感困擾的一回事。

如果沒有蘇聯搶奪，北越卽使受了多少委屈，也不能不死心塌地對中共。但蘇聯乘機插手，北越於極端不滿之餘，自然投向蘇聯懷抱。

北越的離心，不但對中共的聲望打擊甚大，同時蘇聯在亞洲多控制了一個據點，中共所感受的威脅，也將大增，中共顯然爲此而感到憂心忡忡。

不但北越如此，北韓的金日成也因中共和美國打交道而引起猜疑，加上蘇聯的煽惑，中共與北韓間的關係，自然受到影响。

這局勢發展下去，對中共實在不利，近來中共拚命在外交上支持北越，當然希望能夠挽回這段「

宣傳成功

美國宣佈無限期停止巴黎和談是因爲北越一直利用來作宣傳，實際上並無和談誠意。

北越利用和談宣傳，的確使美國政府吃盡苦頭。在巴黎和談舉行的期間，美國國內及世界各地，都掀起「反越戰」浪潮，遊行示威的行列，到處可見。這是美國鴿派政客利用來打擊政敵的手段，和北越是互相利用。

北越的宣傳是成功的，他們把巴黎和談作爲長期性的宣傳，配合鴿派的反越戰示威，迫使美國退出越南，則北越攫取整個中南半島便可大功告成。

尼克遜對抗這種宣傳的方法是實行越戰越南化計劃。所謂越南化計劃，是把南越的自衞力量建立起來，代替了美軍在南越的作戰任務。

經過多時努力，越南化計劃已顯得相當成功。今天，在南越戰場上，南越軍隊已能擔起主要戰鬪任務，使美軍可及時撤退。

自尼克遜實行越南化計劃後，從越南戰場撤退回美國的美軍，已有四十萬以上，這證明越南化計劃的成功，美國國內的鴿派，也無話可說。

「小題大做」？

剩下來手尾未清的，只有戰俘問題，這也是巴黎和談的關鍵。尼克遜爲了向人民交代，在北越手上的戰俘，必須想辦法送回美國，交還他的家人。

北越方面當然也知道，他們目前手上所握有的唯一王牌就是這些美俘，拿着美俘來討價還價，一定可在和談上佔便宜。

尼克遜曾聽信中央情報局的錯誤情報，派直升機降落北越，打算拯救俘虜，可是撲了個空。可見尼克遜爲了救出美俘，不惜採取任何方法，只要弄出了這批美俘，他對美國人的責任也完了，今後，越南戰場上由南越軍隊作主幹，美國可以輕鬆地作空中支援，直至打出個名堂爲止。長期的消耗戰，……到那時，越戰總會結束。

中共抨擊美國重視戰俘問題爲「小題大做」，這不過是中共眼光的看法。美國人看來，戰俘問題實在是「大題」而非「小題」，因美國人一向重視人命，爲了拯救人命，他們往往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和中共的作風恰恰相反，難怪中共視之爲「小題大做」。

人海與火海

以打仗來說，美國人注重武器，實行火海取勝；中共則着重人海戰術，把人命視如螞蟻，死一萬幾千人取得一場小小的勝利也認爲值得。爲了對人命的觀念上有這麼大的分別，所以中共認爲美國對戰俘問題的認眞爲不應該，誰知美國對目前的巴黎和談，最大目的就是希望戰俘問題可以談出結果。明知北越沒有誠意，寧願宣佈無限期停止和談。

中共幫腔，責美國片面停止和談，其實北越那裏有誠意和談？不過藉和談來繼續做宣傳工作。

不過，這回美國宣佈無限期停止和談，也沒有引起巨大反應，如在往時，一定馬上受到國內鴿派譴責，同時，反越戰分子又會發起示威，在各地搞事。但，今回意想不到的平靜。

爲什麼鴿派和反越戰分子一反常態？最大的可能是尼克遜到過北平。鴿派最大的要求是與中共妥協，試圖與中共打交道。尼克遜親自跑到北平，此舉顯然比他們徹底得多，鴿派的人也就無話好說了。

至於反越戰分子，因許多在越南作戰的美軍都已返回美國，在越南戰場上作戰的是南越人，如果反越戰，是反北越呢，還是反南越？既然反不出什麼道理，他們也索性不再反了。

爲北越軍添新衣

最近報載，蘇聯透過日本商人，在香港購買大批草綠色的布疋，這些布疋是用來縫制軍衣的，但並不是縫製蘇聯軍衣，而是縫製北越軍衣。

近來，在越南戰場上，北越軍的火力確是增強了，這是尼克遜訪問北平後美方所遭遇到的一點困擾，爲了北越軍得到蘇聯新式武器援助，對南越部隊自然增加了威脅，雖然不致打破美國的越南化計劃，至少也相應提高南越部隊的作戰實力。

這麼說來，尼周之會，雙方尚未得到任何利益，害處卻已可見。

其實，這也難說，在蘇聯和世界各國眼中，尼周之會，目的之一是在對付蘇聯，蘇聯尤其耽心中共和美國間有默契，他決不會甘心任由中共美國聯合對付，必然先取主動。

蘇聯加强對北越援助，正是主動行動之一。蘇聯目前正多方面採取對抗行動，包括改善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在內。

蘇聯對國府友善

當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名蔣中正爲總統候選人時，蘇聯的「新時代」週刊十分捧場，除了對蔣氏備極稱譽外，還稱之爲「總裁」、「委員長」，把中共氣得呱呱叫，馬上向蘇聯發砲，認爲稱蔣委員長是無恥。其實，毛澤東當年何嘗不舉杯祝「蔣委員長萬歲」？如果稱委員長是無恥，則毛澤東是無恥之尤了。

蘇聯擺出這姿態是有理由的。早些時，國府一些不願透露身份姓名的官員，表示如果美國一旦放棄台灣，中華民國就會尋求與其他國家聯盟，所謂其他國家，當然包括蘇聯，而且以蘇聯爲主。

蘇聯這表示很可能是和國府官員的論調相呼應，如果因尼克遜訪問北平而促成蘇聯與中華民國的聯結，則中共更得不償失了。

蘇聯苦心經營對中共的「包圍」，台灣是一個必然的缺口，如果連這「缺口」也可以控制，則中共的處境便更壞了。

尼周會談後，世局初步變化，對中共顯然不利，關鍵在中蘇共的鬭法。最近中共邀請馬爾他的朋托夫訪問大陸，加以拉攏，顯明的又是對蘇鬭法的一種手段。

中共不該邀尼到訪

駿馬

儘管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共之行，早已結束，但尼克遜這次「和平旅程」對國際間未來局勢發展具體的影響，似乎仍是一個謎。大多數人相信，尼克遜這次訪問中共，無論對於美國本身，以至自由世界，將會是「不幸」的開端，因為尼氏此行，在本質上是一種姑息的表現，甚至乎是一項向敵人投降的行動。然而，人們顯然是太着眼於「美毛外交」對美國的壞影響；而事實上，對中共來說，這何嘗不是百害而無一利？

不能解決內部矛盾

中共這一回「邀請」美帝頭子訪問，除了在國際形勢上有所作用外，就其內部而言，不僅未達到預期目的，解決既存矛盾；兼且創造了新的危機，擴大了內部的矛盾。我們必須注意到，中共所以急於跟美帝頭子探討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途徑，重點並不是放在國外事務，反過來說，這是由於國內無數矛盾和危機所推動。

自從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中共召開了所謂「九屆二中全會」，整肅了在文革期間以左傾面目出現的陳伯達集團後，其外交政策便開始進行了一連串的右轉攻勢。到了一九七一年四月，便有一輪「乒乓外交」，轟得不少外國人如痴如醉，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九月間，林彪事件爆發，毛、周傾盡全力，然後壓下了林彪系的反對，跟着毛、周進一步推行外交上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這一「外交新路線」發展的最高峯，便是尼克遜的訪問中共。

中共所以在外交上向右轉，目的只不過是希望通過在外交上的進展，以掩飾其內部困難，藉對外關係上的「勝利」，來轉移國內的矛盾。但事實將盾和製造了加速其滅亡的新矛盾。

三大危機

綜合地來說，中共希望藉與美國拉關係而解決或緩和的內部危機，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是統治機關的內部分裂。自從文革期間紅衛兵將中共各級黨、軍、政機構摧毀以來，中共的內部分裂和組織散漫，只有日益嚴重。及至林彪崛起，確立為承繼人後，軍人勢力更為高漲，中共就一直在喊「整黨建黨」、「黨指揮槍」，適足以表現其內部分裂之危機。

第二是蘇毛之間的矛盾衝突尖銳化。蘇毛之間的衝突，目前已至不可調協的階段，雙方屯兵邊境，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特別是中共混入聯合國和印蘇友好條約的簽訂，更使蘇毛間矛盾尖銳化，使中共不得不急於解決。

第三是人民情緒的不安定。今天的中共表面看來強大，但實際上大陸人民對中共政權是極端不滿的，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不滿現實情緒。這絕對不是我們的一廂情願，或是言過其實，因為大陸最大而唯一的階級衝突就是人民與統治階層的衝突，中共報紙和電台天天在喊「階級敵人破壞活動」，而事實上，自文革以來，在知識分子間已提出「該走那條路」的疑問。

得不償失

面對這三大危機，中共唯有藉外交上向右轉來尋求出路。中共本來希望憑外交上的勝利以促成軍、政部門的團結和轉移人民的注意力；另方面則欲拉攏美國來抵銷蘇聯的壓力。但是，中共的算盤顯然是打錯了。

就第一點而言，中共實行「右傾機會主義外交

毛周二

周恩來今天在中共的地位，頗似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五那八年期間的情況，名義上是第二把手，實際是第一把手。

一九二七年五月陳獨秀辭職之後，周恩來一度（為時不到一個月）出任總書記，隨後因為赴南昌領導暴動，總書記隨由蔡和森代理；可是在同一時期蘇俄顧問鮑羅廷已偕瞿秋白去廬山醞釀清算陳獨秀。其後來到的第三國際代表羅泯納直及牛曼，則以瞿秋白為傀儡，召開了「八七會議」，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路線」（實際上是史大林的路線），推定工人出身的蘇兆徵為總書記，實際上由瞿秋白出頭發號施令。但是當時中共約兩萬武裝，皆掌握在周恩來手中，瞿秋白等躲在上海租界裏的「中央」還沒有威信。毛澤東此時因領導兩湖秋收暴動失敗，率領四百殘兵逃向井崗山，與山大王王佐、袁文才套交情。

周慣於讓名位操實權

南昌暴動失敗，周恩來經香港到上海，復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軍事部長、特工組織首腦。不久蘇兆徵死於廣州暴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瞿秋白任總書記，但是實權卻操在周恩來手中。此時毛澤東還在井崗山，奉准工農紅軍第一師的番

部軍隊當時都受周恩來的指揮，後來合併為紅四軍。

一九二八年春天，瞿秋白以「左傾盲動主義」罪名垮台，可是實際執行盲動主義路線的周恩來卻安然無恙，且在「中央」改組之後兼任組織部長。

繼瞿秋白任總書記的是向忠發，他也是工人出身，當然也是個牌位（後被國民政府逮捕處死）；出頭發號施令的是宣傳

軍人呈不穩。而另方面，由於劉少奇、林彪、陳伯達等一伙人下場前車可鑑，黨、政、軍各級幹部人人自危，離心力的產生更形巨大。因此中共企望的內部團結必定無法實現，而且一步步的分裂下去。

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統治集團內部正醞釀着大變，新的權力鬪爭不久卽要爆發。

再說到中蘇共關係方面，尼克遜訪問大陸使中蘇共對立更爲尖銳化。中共首腦因與美總統會談，加强了在亞洲的地位，蘇聯對此非常焦急，積極地以建立所謂亞洲集體安定保障系統，圍堵中共。早在去年七月尼克遜宣佈將訪問中國大陸時開始，蘇聯採取的許多外交行動，就以防止中共影響力之擴大爲目標。在最近的幾個月中，蘇聯不但提高其在北越、北韓的影響力，而且明白支持印度、支持孟加拉。除此之外，更派遣葛羅米柯赴日，表示在今年內開始談判和平條約之締結。又與日本舉行蘇日聯合經濟委員會會議，要求日本合作開發西伯利亞的秋明油田等。凡此種種，不單是經濟的，同時具有政治軍事意義。西方國際問題專家認爲「蘇聯正以强大的鉗子從南北兩方面夾向中共」，這是對中共大大不利的，且看中共如何突破新的圍堵政策。

關於第三點，很多人相信中共是可以在某一程度上達到目的，他們認爲大陸上人民會將美毛之拉關係作爲中共統治政策上修正的開端，從而企望快有較好的日子過。但我們必須注意一個現象，就是在中國近百年的近代史中，政治勢力的興衰替換，幾乎一直爲民族情緒的問題所決定。中國人民一向缺乏對於政治理論的深切了解，他們支持的只是情緒上的崇拜對象，當年中共所以能建立起政權來，自然也是跟民族情緒背向有關。而中共自統治大陸後，益發加强對民族情緒的運用，藉反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及指責播遷台省的國民政府爲美國所控制，以圖轉移國內人民在內政上的不滿。但是美毛間的改善關係，勢必造成這種民族情緒傾向趨於解體，尤其在知識分子羣中，這個解體趨勢也就更快。這對中共來說，可以說是後患無窮。

[illegible]的周恩來則大感吃不消，叫罵：「這簡直是非人生活！」南昌暴動時，周恩來以前敵委會書記握最高指揮權，李立三則被委用爲政治保衛處處長，受周恩來的信任可以想見。在向忠發擔綱時期，李更以宣傳部長的資格，發號施令，這就是號稱「立三路

牌罷了。

……關係

周曾支持朱陳鬪毛

在立三路線時期，中共武裝力量大爲擴展，建有十軍的番號，部隊發展到十萬人。當時毛澤東與朱德的一股紅軍，雖然實力最强，但也只是十數股中的一股，都受周恩來的節制。朱毛二人因意見不合，朱派陳毅往上海告狀，周支持朱德和陳毅，調毛澤東到上海述職，毛稱病不往；形勢鬧得很僵。活該「天不滅曹」，當朱德自江西引軍南下福建廣州，擴展游擊根據地時，在東江地區吃了大敗仗，證明毛澤東鞏固老巢，穩步發展的主張正確，於是周恩來對毛的抗命，只好暫不追究。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全大會」，檢討了「立三路線」的錯誤；可是立三路線的主持者周恩來竟毫未受牽連（此人逃脫政治清算的本領實在高强）。反而被第三國際指定改組中央的負責人，回國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當時情勢複雜，第三國際的路線搖擺不定，人事鬪爭此起彼伏，稍一不愼卽遭打擊。

周恩來何等乖巧，竟放開出任總書記的機會，拉出瞿秋白再做馮婦。果然，瞿秋白很快再次垮台。自那以後王明（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相繼出任總書記，周恩來都一律擁護，同時仍任軍事部長操持實權如故。

隱忍卅年再度握權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自上海遷入蘇區，周恩來等乃開始泡製毛澤東。先後撤除他前委總書記，一方面軍政委兩個要職，降爲政治部主任，後來連政治部主任也罷掉，使他出任空頭的蘇維埃主席，地位相當於今天的董必武。卽使這樣，仍要受副主席項英的氣。並且遭受好幾次鬪爭，他的三弟毛澤覃，心腹鄧子恢、鄧小平等全被鬪得東倒西歪。

在瑞金的蘇維埃時代（一九三〇——一九三四），中共宣傳曾打破中央軍五次圍勦，且說全是毛的功勞。其實是瞎說。毛澤東只親自指揮第一次反圍勦戰役，第二次則是江西地區中央局書記項英（抗戰時任新四軍政委、副軍長，後被國軍擊斃）負責指揮的；第三、第四、第五三次反圍勦戰役，則全都是周恩來指揮的。

不過「第五次反圍勦」戰役，周恩來犯了嚴重錯誤，被迫放棄「中央蘇區」，突圍西竄；西竄途中又犯了指揮錯誤，十萬大軍到了貴州遵義只剩下三萬殘兵。於是軍心動搖，羣情激憤。當時一方面軍共有五個軍團，實力最强的是彭德懷的三軍團及林彪的一軍團，由於這兩個人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周恩來被迫辭職，並推舉毛澤東接任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從此緊握軍權，大行剪除異己，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開「七全大會」，再奪得黨權，遂成爲獨裁者。

毛握大權之後，對周一直不放心。抗戰時期派周恩來駐重慶，戰後派駐南京，與政府辦外交、搞統戰；用意在使他永遠脫離軍隊，免得再與他爭權。孰料一九六六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等犯了左傾幼稚病，打擊面太大，引起實力軍人的反抗，弄得武鬪如熾，烽火連天，文革無法收場；隱忍潛退了三十餘年的周恩來始得機復出，聯絡軍人，收攬權力，遂成爲今日的局面。

魯遲

關於中俄結盟的傳說

岳騫

最近兩月來，香港傳出中國政府有意再度聯俄，與蘇聯合制毛幫的消息，本港報章除去左報之外，多有評述，大體說來是贊成的少，反對的多。此事就筆者所知，恐係傳聞之誤，就現階段來看，無此可能亦無此必要。

傳說的起因

說到聯俄，老一代的國民黨大員無人會不反對，實在因爲民國十三年的聯俄容共給予中國的災害太大，中國政府之不能再度聯俄，也等於不能再度容共，所以說，有形式的聯俄，應該是不會再度出現的。

關於中國與蘇聯之間有無接觸的問題，眾所周知的是路易士訪華，曾與我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見過面，當時曾被外界大肆渲染，但事後所知也只是見面談談閒話而已。又如去年國際筆會在愛爾蘭都柏林開會，台北中國筆會代表團在場遇見了蘇聯代表團，團員竟有漢學家費德林在內，此人抗戰時在蘇聯駐華大使館工作，戰後曾任蘇聯駐日大使，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能說中文，寫漢字，說的是一[illegible]還好吧！」陳紀瀅答以「很好」，費德林柯又說「聽說老人（指總統）身體還是這麼健康。」陳紀瀅答以「同在重慶時差不多。」費德林柯笑笑未再向下說。

最近蘇聯新時代周刊更大幅報告中國大選的消息，始而稱蔣委員長，蔣總裁爲總統候選人，大選揭曉後又發表蔣總統聯任消息，因此，引起毛幫破口大罵，指蘇聯製造兩個中國。實際上蘇聯仍然是承認一個中國，在形式上當然是承認毛僞政權，但是只看稱我國元首爲總統，而稱毛幫爲毛派，直呼爲毛澤東，可知在法理及精神方面，蘇聯仍然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時移勢易

這些情況只能說蘇俄對中國已沒有了敵意，同樣地，我國也久已把反共抗俄的口號，改爲討毛救[illegible]

去逆效順，皆予以自新之路，與海外自由地區國民平等相待，唯一不赦的只有毛澤東一人。就算毛澤東又通電哀求收容，又到中國政府所在地高呼蔣總統萬歲，都不能挽救他的命運。

但是，中國與蘇俄之間，可見的將來不會再有同盟出現，當我們光復大陸之後，如果蘇俄仍是共產黨執政，彼此也只能在實力均衡下和平共處而已，只有在蘇俄人民也起而推翻共黨統治之後，中俄兩大民族才可以實現眞正和平，共同攜手建設東亞。中國與蘇俄之間目前不可能結成同盟，但一種無形的潛在同盟形勢卻自然形成，毛幫今日既不敢攻台澎金馬，又不敢同蘇俄正面發生衝突，收回被蘇俄侵佔的地區，都是因南北兩方各有一個強敵，同一方打上，難保另一方不會乘虛動手，由於南北兩鉗的存在，使得毛幫這頭無牙老虎關在籠子裏只有瞎叫了。

只可利用·不可倚賴

就我們國策來說，現在情況應該最佳，因爲我們決不希望蘇俄攻入中國國境，蘇軍攻入中國國土，死傷的仍是中國善良人民及下級共幹、毛澤東一小撮人早準備好藏身之窟，就算蘇俄扔下原子彈，也炸不到毛澤東。最後擒獲毛澤東送交中國法庭審判時，必然是中國人。所以蘇俄向毛幫進攻，對中國是一大災害，我們防止尚且不暇，自不會與蘇俄[illegible]可以利用之處，就在

軍事壓力，使我們能從容整軍經武，發展經濟，集中人力財力，徐待中原有變，一舉克復神州。

與美關係一時難變

我們不可能同蘇俄建同盟，一方由於本身的歷史宿怨，另一方面也受到國際形勢的牽制，尼克遜雖然弄出一個什麼尼克遜主義，聲言要退出亞洲，但也只是說說而已，照美國政情來看，只有尼克遜退出政壇，不會有美國退出亞洲。我們是自由世界一員，自不能脫離自由陣營與蘇俄結盟，此處即不談道義（美國可以不談道義，我們還是要講道義，香港社會日日有搶刼事件，但我們總不能因此去打刼也），純以利害觀點而言，亦不可捨美親蘇，因為此中關係錯綜複雜，不是片言可決的。試看日本最近已大踏步向北走，不但舉行兩國外長談判，且商談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給予蘇俄十億美元貸款。但不旋踵又自動聲明決不背棄美國。實因為二十幾年來亞洲自由國家與美國不但軍事上有同盟關係，即在經濟財政科學技術方面都有不易分割的關係，除非美國眞的自動退出亞洲，與各國一刀兩斷，否則此一形勢短期仍難改變。

美國方面當然也看出亞洲自由國家的不安，所以不但派出葛瑞恩到遠東各國解釋，尼克遜返回美國後更作出一些驚人行動，如大舉轟炸北越，無限期停止巴黎和談，用意都在向亞洲各國表示，美國抗共決心並未軟化。

經濟掛帥

再就筆者個人觀察，中國目前外交政策完全着重於商業貿易，對軍事同盟固不會輕易簽署，即對建立外交關係也無多大興趣。去年退出聯合國，對國家聲望，人心向背都有相當影響，但在外交當局看來，確有如釋重負之感。據前任外長葉公超說，他七年前就建議政府退出聯合國，未蒙採納。現在外長周書楷在一次談話時，對過去為了聯大一票，

以今後外交政策不再注重於形式，只是能發展貿易，擴大民間交往，只求別人不敢藐視我們就成了，要想得到外國援助我們光復大陸，根本上無此可能。因此，我們也沒有必定要同各國建立邦交的理由，不僅對蘇聯如此，即對新成立的孟加拉也是如此。

但是，中國政府確實與蘇俄及東歐國家展開接觸，報紙上已有消息發表，最近我國還有一個代表團去匈牙利參加會議，這在過去也是不可能的事，現在我們肯去，匈牙利肯接納，在會場懸出中華民國國旗，能作到這一步就夠了，我們自不能期望與匈牙利建立邦交。

處變不驚

總之，目前我們可以有百分之百信心，中華民國決不會亡，不但目前屹立於台灣，遲早必然要光復大陸。歷史上盜賊集團沒有傳二世的，黃巢、李自成都攻陷過首都，且都建號稱尊，前者稱大齊皇帝，後者稱大順皇帝，論其名號之正，尚勝於今日有「政府」而無「元首」的毛僞政權，結果如何，都是及身而敗。

從去年七月十六日尼克遜宣佈將訪毛幫起，海外地區自由人士開始感到不安，及至十月二十五日中國退出聯合國，二月二十一日尼克遜去了共區，海外人士陷於最低潮，許多人已作了應變的準備與行動，愛國之士也就作出許多憤激之言，主張聯俄是最顯著的一種。但是，國與天地必有以立，不能自立聯誰都不成。以我們今天的處境，不但不能主動去聯俄，就是俄來聯我，也要慎重加以考慮，除非蘇俄確能提出擔保，在我國光復大陸時，不乘機在東北西北製造事端，否則，只有維持現狀最佳。

當中國退出聯合國及尼克遜訪共區接踵發生時，一些敏感的外國人，以為中國政府將禁不住此種壓力而倒下去，內部陷於混亂而崩潰，但是時間過去了幾個月，中國本身不但有沒絲毫混亂現象，反而比起過去更為奮發，總統適時提出莊敬自强，處變不驚，對人心啓廸很大，為其莊敬自强，始不致

外國記者在金門詢問一個中國士兵，對於尼克遜訪問共區的感想，兵士以不屑的口吻回答：「管他呢？我們只相信蔣總統。」管他呢若譯成廣東話，應該是「唔駛理佢」，這種看法可以代表了整個中國朝野。因為人人都對大局鎮定如恒，才使外國記者感到意外，原來中國人對尼克遜的訪問竟未受到影響，他不知道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向金門打了八萬四千砲，未使中國軍民感到半點恐懼，今天尼克遜去訪共區是他自己擺架來丟，干我們什麼事。

聯盟傳說難成事實

最後再說到本題，中國現階段與蘇俄結盟，照筆者看法應無此可能，許多敏感人士大可不必為此擔心，至於毛幫的謾罵，只能說是它色厲內荏的表現，不足為憑。但蘇俄目前的行動，確實有意向東北亞與東南亞插手，與日本和好是其一，與菲律賓建交是其二，向泰國示好是其三，不論其用意為了包圍毛幫，還是與美國爭太平洋霸權，都不能不同中華民國拉關係，不僅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是大陸及海外人心所繫的正統政府，也由於台灣的地形太重要，以前美國人稱台灣為不沉的航空母艦，今天情形更不同，試打開地圖看看，北起日本南到星加坡這一條鎖鏈，台灣居於中間，再從美國關島經琉球劃一直線，台灣又在此直線的尖端。我們不僅佔盡地利，更有好的天時有物產豐富，工業發達，在亞洲僅次於日本，最最重要的還是人和，有全體國民愛戴的元首，有堅强的領導中心，得到海內外軍民的一致擁護，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全佔，這個國家是無敵的，反之再看毛僞政權，雖然自稱朋友滿天下，可惜都是打秋風的朋友，自詡得到人民的擁護，但去年一年中間逃港的難民竟達四萬多，毛幫不僅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又何嘗能得到共產黨人的擁護，內部成分崩離析之勢，外界在强敵環伺之下，崩潰只是時間問題，我們有光復大陸的信心，更沒有與別人結盟的必要，所謂中俄聯盟，現在是謠言，將來恐怕也是謠言。

「紅旗」雜誌呼籲中共黨人「識破反革命兩面派的陰謀活動」

編者按

最近這（第三）期中共「紅旗」雜誌，有兩篇文章同時發出聲勢迫人的論調，暗示要繼續揪出「劉少奇一類騙子」。兩篇文章一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一是「爲甚麼要提倡讀一些魯迅的雜文」，分別形容尚未揭發出來的騙子爲「反革命兩面派」，「硫化銅」（借用魯迅語）。頗耐人尋味。下面我們刊出兩篇對「紅」文的分析文字，謹供對中共內鬭有研究興趣的讀者參考。

在林彪一伙被打倒之後，中共黨內的鬭爭還會否繼續有一些地位較高的「劉少奇一類騙子」被揭發出來？很多人對這個問題表示懷疑。認爲「林彪是最後一個」的人，主要是受到了中共近期在外交和內政上所表現的「緩和」假象所蒙騙，以爲這種「緩和」，反映其內部矛盾已漸次獲得解決。

其實，根據中共近十年來的歷史經驗，正可以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每當它在「外交」和「內政」上表現出最「溫和」的時候，正是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的前夕。

風暴前夕最平靜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可以算是中共政策的最「溫和」時期，農村實行「三自一包」，城市的「自由市場」一片熱鬧，炒買炒賣之風大熾，家庭手工業、「地下工廠」紛紛出現；對外也開展其笑臉外交，陳毅（「外長」）變成一個大忙人，劉少奇（「國家主席」）也帶着老婆王光美多次出國訪問。可是，「溫和」的日子沒有過得多久，「四清」、「社教」、「文革」等風暴接踵而來。基層毛幹自「生產隊長」以上，幾無倖免被鬭和垮台，城市「牛鬼蛇神」一一入「甕」；到後來連自劉少奇以下的一大批黨內大頭頭，也難逃厄運。劉少

面又出現了，對內「解放幹部」，對外恢復派出「大使」，毛澤東更在一九六九年四月舉行的中共「九大」上，提出「團結起來」的迷人口號。一些觀察家又高唱「中共政策趨於緩和」，「大陸局勢穩定了」，然而，「整黨建黨」之一波三折，「人大」的流產等反常現象，他們卻無從解釋。這種曖昧的局面，一直維持一九七〇年秋天，同年八月尾至九月初，中共召開了一次「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叫人「認眞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有經驗的共產黨人知道「陰謀詭計」開始了，一片恐怖氣氛籠罩着全黨。你虞我詐的活動開展起來，到了十二月，「紅旗」出現了「政治騙子」的名詞。果然，次年春天陳伯達首先遭殃。陳伯達被作爲「政治騙子」被揪出之後，「溫和」的局面又再出現。不過，這次只能維持四、五個月，到了九月尾，籌備了長時期的「國慶」大會突然宣佈取消，後來才證實林彪、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等幾大頭頭竟在一次神秘風暴中「不翼而飛」，失去所踪。看來，「平靜等於正常」的論調是頗站不住腳的。

誰在「肝臟」興妖作怪

除了歷史經驗告訴人們，目前中共正醞釀着另一次暴風雨，它們「紅旗」雜誌文章的字裏行間，

第三期「紅旗」雜誌有一篇題爲「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文章，很露骨地暗示目下中共黨內仍存在「反革命修正主義頭子」，他們「施展陰謀詭計」所採用的手法，「是搞反革命兩面派」。

文章首先指出，經過「文化大革命」、「革命大批判」、「鬭、批、改」、「一打三反」、「批修整風」等階段，「國內已被打倒但還沒有被徹底消滅的階級敵人及其在黨內的代表人物要想顚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指靠公開的反革命破壞活動是更加困難了，他們就更多地指望通過搞陰謀詭計來實現其反革命目的。因此，搞陰謀詭計，便成了……混入黨內的階級敵人反對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慣用策略，反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鬭爭的一個特點。」

文章說這番話的目的，顯然就是要爲它們繼續推行黨內的權力鬭爭與排除異己找尋理論根據。事實上，它們所說的混入黨內的階級敵人，並非指普遍的敵對分子而言，而是指「修正主義頭子」。

所以接着，文章就用「蘇修」的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來影射中共黨內的正在當權的「資產階級代理人」。

文章說：「現代修正主義的頭號代表赫魯曉夫，更是盡人皆知的搞陰謀詭計、玩弄反革命兩面派的老手。他用卑鄙陰險的手段，把自己偽裝起來，騙取人們的信任。一旦時機成熟，他就發動反革命政變，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實現了資本主義復辟。而赫魯曉夫的繼承者勃列日涅夫，也是採用陰謀詭計的手法，把他的前任趕下台，自己登台實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成爲野心勃勃的當代新沙皇。」

中共黨內鬭爭的傳統手法是，在未公開揪出一個大頭頭之前，必先用外國或本黨歷史上的同類人物來向之影射一番的。現在文章指勃列日涅夫實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顯然意在暗示「中共的勃列日涅夫」，也在實行着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主義。

會主義國家演變成侵畧成性的社會帝國主義，這個歷史的教訓，深刻地說明我們必須對一小撮混進黨內的階級敵人的陰謀詭計，保持高度的警惕。」

這番話，正與毛澤東在「文革」前夕所說「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躺在我們身邊」，「値得深省」之類的話如出一轍。

「紅旗」雜誌的文章承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兩面派會鑽到我們『肝臟』裏來興妖作怪，他們那些僞裝欺騙的陰謀手段，可能會暫時蒙蔽一部份人。」

所謂「暫時蒙蔽一部份人」，證明到目前爲止，這個「兩面派」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還沒有公開揭發出來，而且鑽進了「肝臟」。由此可見這些人[illegible]變成落水狗了。

「路綫鬭爭不可知」

但是，文章卻「滿有信心」地說：「階級鬭爭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切僞裝的敵人都不可能長期蒙蔽革命的人們，他們既然要幹壞事，要搗鬼，便不能不在某些方面暴露他們的眞實形象。他們爲着反革命活動與輿論準備，必然會破壞黨的路線和政策，歪曲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唯心論冒充唯物論，以形而上學冒充辯證法，這些東西，是同他們口頭上講擁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矛盾的。只要我們堅持無產階級黨性，……就能識破反革命兩面派的陰謀活動，保衛毛主席的正確路線。」

如果結合目前大陸南方各地農村毛共所推行的否定「政治掛帥」，提倡「物質刺激」等措施，我們便更能領會「必然破壞黨的路線和政策」，「以形而上學冒充辯證法」，到底指的什麼。

同時，令人感到興趣的是文章集中攻擊「兩面派」，似乎也與「文革」初期紅衛兵攻擊周恩來所用的稱謂和手法相「巧合」。

文章又透露，目下大陸盛行「路線鬭爭不可知論」、「上當受騙難免論」。雖然文章指這兩「論」「都是沒有根據的」，但它們卻反映了大陸共幹和人民，對於愈來愈激烈、複雜的黨內權爭感到高深莫測，不可捉摸的客觀事實。更說明下層頭目對於即將來臨的這場政治風暴感到惶恐莫名和無可適從。

資料室

中共鼓勵冷嘲熱諷

·輝·

三月份的「紅旗」雜誌那篇有關提倡學習魯迅雜文的文章，認爲「從他（魯迅）的雜文中，可以『尋出』識別反革命兩面派、叛徒、內奸的寶貴經驗，可以學到揭露和粉碎階級敵人的鬭爭本領」。

簡言之，就是鼓勵用魯迅寫雜文的手法，去識別和揭露那個「反革命兩面派、叛徒、內奸」。（按：與劉少奇的「頭銜」只有一詞之差，卽「工賊」變成了「反革命兩面派」。）然則，魯迅的雜文手法的特點是什麼呢？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冷嘲熱諷」。

這就奇怪了，近幾個月來，中共的宣傳不是經常引用一句毛語：「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嗎？「冷嘲熱諷」與「光明正大」是互相矛盾的；負責中共宣傳工作的先生們提倡魯迅的雜文形式，豈不是與毛的「最新指示」背道而馳？

不過，這倒不能責怪中共的宣傳工作者糊塗，他們之作此「提倡」，除去奉到「最高指示」之外，顯然還有着「理論根據」的，那就是根據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中的一句：「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式形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

套用形式邏輯的思維規律中的「充足理由律」，我們把毛澤東的那句話簡化成：「因爲黑暗和沒自由，所以要冷嘲熱諷。」現在「紅旗」文章提倡「冷嘲熱諷」，句子便應該變成爲：「所以要冷嘲熱諷，因爲黑暗和沒自由。」只要「因爲黑暗和沒自由」這一「充足理由」是眞確的話，則不但「魯迅是完全正確的」，中共宣傳人員也是「完全正確的」。

這樣，大陸人民「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這個結論也便得出來了。不過，站在「紅旗」文章作者的立場上，這一「黑暗勢力」並不如我們自由人士所認指的就是中共；而是另有所指的。正因爲連作者本身也「沒有言論自由」，所以他不敢「光明正大」地說出來。可是，他卻立卽活學活用了魯迅的「冷嘲熱諷」手法，寫出了這樣的一段話：

「在尖銳的階級鬭爭中，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能妥協，決不能『腳踏兩隻船』。當敵人氣焰囂張，不可一世的時候，魯迅挺身頂住，以無產階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粉碎敵人的進攻；而當敵人處於不利情況，施放出『帶住』、『休戰』之類的烟幕，以便掩迹逃遁、伺機反撲的時候，魯迅從不上當，而是更加堅韌更加有力地同敵人戰鬭。……魯迅曾經深刻地批判過那種『腳踏兩隻船』的『翻着筋斗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這種人一當革命的船受到一點動蕩，便立刻如同老鼠一樣跳出來跑到另一隻反革命的船上去，成爲人民的叛徒和資產階級的奴才。」

如果讀者不嫌蛇足的話，在下倒願意指出，所謂「在尖銳的階級鬭爭中，在原則問題上」，顯係暗喻「對美帝國主義鬭爭」一事。

倘若不差，則文章所「冷嘲熱諷」的對象便呼之欲出。

其實，早在「文革」後期，一九七〇年八月「九屆二中全會」舉行前後，中共的一些宣傳人員就（奉旨）使用了魯迅雜文式的「冷嘲熱諷」手法去影射「敵人」，文字也如魯迅一樣地「隱晦」和「曲折」。諸如統稱「騙子」而不指名道姓；引用「騙子」言論或文字的片斷而不指出來源等等就是。現在之所以鄭重其事地强調這一手法之「完全正確」，大槪是因爲有太多的人對之感到疑惑和提出異議吧。

基辛格尼克遜關係探源

節譯

德國的猶太人

美國外交政策的變更幾乎對世界各國的政治都發生重大影響，當然那些負責制定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就特別為世人所重視了。而當前對於美國外交政策頗具影響的人物，不是國務卿羅傑斯，而是自德國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他是一位講求「實力」的知識分子，亦是一位居住於德國[illegible]多於德國的「戰略家」。基辛格

一年卻成為美國尼克遜總統為改善與中共關係而進行一場賭博的伙伴。基辛格會言：「二十年後，世人將不再談論不足輕重的越戰史蹟，而代之以人們特別談論的將是美國改善與中共關係的一種革命行動。」此事真象在留待歷史評斷以前，先從對基辛格的認識上來檢討美國的對外政策。

影響力在國務卿之上

智利駐華盛頓大使桑塔・瑪里亞（Domingo Santa Maria）於離開華盛頓任所以前，曾要求美國國務院引見尼克遜總統告別，但卻因無法排入日程而遭到國務院拒絕。其後，瑪里亞還是透過白宮顧問，現年四十八歲的基辛格安排，才獲得尼克遜總統的接見。對於國務院的拒絕，瑪里亞雖自認是敲錯了門，但這亦說明當前每年支領四萬二千五百美元的基辛格，其對尼克遜的影響力已在國務卿羅傑斯之上了。

在華盛頓來說，什麼是真正的權力？從供給尼克遜總統的資料上，以及所能了解到尼克遜的想法而提供使其能夠接受的各項計劃，而今沒有人能比基辛格更具權威了。基辛格每天上午七點四十五分到達白宮，通常他與尼克遜會面是在早晨九點。在以前三十個月中，基辛格是在白宮地下室工作，而今他已搬到具有兩扇門可通往尼克遜總統辦公廳的一個很大的房間。基辛格每天約有八十分鐘與尼克遜在一起，甚至尼克遜到歐、亞各地訪問或在大衛營、和加里福尼亞、佛羅里達海灘休假的時候亦是形影不離。

基辛格既非經由美國人民選舉，亦不是華府的正式官員，而是尼克遜私人的顧問、並擔任包括有中央情報局、參謀首長會議，以及各部會首長三十人所組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執行秘書。

幼年處境艱苦

基辛格是於一九二三年五月廿三日出生在德國的 Fürth 地方。當時因為納粹對於猶太人的排斥，基辛格與他的哥哥（Walter Kissinger）曾被趕出他們所就讀的學校。基辛格對於這段歷史雖記憶猶新，但卻不願提到這段不幸的事蹟。他只認為「種族的迫害」對他的生活並沒有太多的影響，過去的就好像一場並不激烈的足球比賽一樣。他是在一九三八年隨着他的父親（Louis Kissinger）從德國經過倫敦而移民到美國。他到達美國是十五歲，尚未完成中等教育，他先後在農場及很多工廠工作，靠自己賺錢而在華盛頓喬治中學（George-Washington）接受中學教育，並在夜間讀完高級中學。在基辛格的回憶中，這是他最艱苦的一段時期。

一九四三年，基辛格開始服役，不久他就升為士官而擔任着反情報作戰工作。然後他又被調為第八十四師的師部翻譯。他亦曾參加對德作戰，所以他亦經常不能忘記德國被蹂躪的情形。當時同基辛格並肩作戰的一個上尉而今已是國防部高級官員凱拉姆（Fritz Kraemes）即曾鼓勵基辛格繼續深造，他說

在哈佛完成學業

基辛格退役以後，即獲得紐約州的獎學金而進入哈佛（Havard）大學。在哈佛大學期間，他頗受政治學院院長埃利奧特（William Yandel Elliott）的影響。基辛格每星期均接受他的教育，而灌輸了很多杜斯安也夫斯基（Dostoievski）、黑格爾（Hegel）、康德（Kant）、斯賓諾沙（Spinoza）、荷馬（Homere）等哲學思想。他最後以三百五十頁的論文，以歷史的意義來討論斯賓格勒（Spengler）和康德（Kant）的學說與思想，而完成了大學教育。

當一九五四年，結束了麥克阿瑟將軍所揭開的韓戰，東南亞公約的簽訂，亦正是美國急迫要在東南亞接替法國所遺留下的任務。就在這時——一九五七年，基辛格又通過了博士論文。他的論文題目是討論「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二二年，奧國梅特涅（Metternich）和法國卡斯特累（Castlereach）與「世界和平」問題。這篇論文主要是闡述在革命時期中的保守主義問題的歷史意義。無疑這篇論文已代表基辛格不使用武力思想的萌芽，主張改用「同盟外交」和「勢力均衡」策畧的開始。

當一九五七年，美國艾森豪總統反對小岩（Little Rock）事件所造成的黑、白種族問題時，基辛格已是哈佛大學的講師。一九五九年古巴赤化時，他已成爲哈佛的副教授，一九六二年才升爲教授。他在一九四九年即與同爲德國移民的安娜（Ann Fleischer）結婚，迄今已有兩個子女。但在他們結婚十五年後即告仳離。

在一九五七年，基辛格初次與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會晤，即頗爲洛克菲勒所賞識，這亦是此後基辛格接連於共和黨的一個主要關係。

著述對華府澆冷水

在一九五七年間，基辛格即寫出他第一部著作：「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 and Foreign Policy），主要是述說核子戰爭可以避免。所以他强調，僅憑核子武器作爲一國對外的實力是有很大缺點的。很明顯的，基辛格寫出此書之目的，乃是要糾正當時艾森豪總統的「核子報復」主義。其影響到甘廼廸總統時期就援用了「彈性報復」主義。不久基辛格在白宮又影響了尼克遜從「核子優勢」而轉變爲「核子完備」的政策。

在這部核子戰畧的著述中，基辛格主要提出核武器的發展應該受到限制。他根據這個理論又寫了「選擇的必要」（Choice Beteew The Two）一書。一九六五年再著「聯盟的困難」以及一九六九年的「美國外交政策」等書（American Foreign Policy）。在基辛格所有著作中，他雖然具有很高的寫作技巧，但其風格仍顯得非常生硬，對華盛頓而言，無疑是在澆冷水。例如他說：在經過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很長一段和平時期，人們不但對悲劇的感受已經消失，並且對於那些曾經造成災難的國家亦少有記憶。而今沒有任何理由美國仍不了解核子的發展可能會造成人類的悲劇。但是他這項理論，很爲當時仍爲副總統的尼克遜所重視。此時基辛格雖然已在哈佛以及各種研究機構中顯露光芒，然而反對他這種這種理論的人卻批評他是一個隱藏着「極不安全」與「驕傲」的知識分子。

「尼克遜並非適當的總統人選」

一九六八年美國大選期間，洛克菲勒就再把基辛格推荐給尼克遜，希望作爲尼克遜未來的「班底」。但是基辛格不顧洛克菲勒的善意，在邁阿密召開的共和黨大會中，乃聲言「尼克遜並非適當的總統人選」。他如此對尼克遜的輕視，又如何能爲尼克遜而工作？尼克遜又如何能啟用曾對他侮辱過的人？這當然還是政治因素與尼克遜的新作風所促成。

所以在尼克遜決定啟用基辛格的時候，曾在一項酒會中與他晤面，當時基辛格即以一種懷疑的心情請求再作一星期的考慮。基辛格曾對他的猶豫解釋說：對於我們這一時代而言，尼克遜只是一個極右派的領袖，我可以保證他是不能執行正義的人。

但是出身於哈佛一些年老及年輕的知識分子及甘廼廸一派的人物如丹地（Dundy）、加爾布華斯（Galbraith）、西萊辛格（Schlesinger）、謝林（Shelling）、耶莫林斯基（Yarmolinsky）、歐易斯塔特（Neustadt）等都鼓勵基辛格接受尼克遜的聘用，幾乎他所有的朋友都勸告他應該接受。所以當尼克遜的命令下達以後，左派的「新共和」週刊（The New Republic）就大事宣揚，好像是保守派的歷史發生了一件極重大的事情。

儘管尼克遜與基辛格是一個不同理想的搭檔，但三年來的經過和演變，基辛格完全依循一種謹慎的歸納與分析的方法來抑制着個人的願望。他推荐的一些僚屬多爲尼克遜所接納，所以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他決定辭去哈佛大學的職務而專心留在白宮。尼克遜在寫給他的一封信中說：「坦白而言，我的政府是不能缺少你這個人……。」而基辛格亦保持相當的風格答覆尼克遜說：在重要問題上是沒有基辛格的政策，如有的話，那是除了聯邦政府以外，在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整體機構下所產生的。

基辛格的未來

基辛格對於尼克遜……參加未來大選等多方面，仍要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然而人們對於基辛格未來的出處，都不相信他會出任部長和競選議員或州長。雖然他現在是最接近尼克遜總統而亦是最有權力的人物，但他將來仍要恢復到教書的生活。當人們談到他未來的時候，他笑着說我不喜歡在阿利桑納（Arizona）大學工作。這是他暗示其前任白宮顧問羅斯陶，在離開白宮職位以後不回到麻省理工學院而到德州（Texas）大學一樣。但一般認爲基辛格可能接受英國牛津大學的聘請或再回到哈佛大學。人們亦相信他會寫一本他在白宮期間的回憶錄。

看北平支持泰共叛亂

胡養之

泰國執行委員會主席他儂元帥三月十日表示：「雖然美總統尼克遜與周恩來發表聯合公報，證實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但泰政府仍認爲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又副主席乃樸於二月廿日也曾宣佈：「儘管美總統尼克遜訪問北平，但只要中共繼續支持泰共叛亂，泰國決不變更其對中共政策。由於泰國軍警俘虜或擊斃共黨恐怖分子，總是發覺他們配備中共製的武器、物質及服裝等。……」

美國情報機關不久前，也曾發現中共在泰國東部建立一個大規模的游擊隊補給基地，其目的在加緊支持泰共叛亂，從而擴大其對東南亞的侵略行動。由於泰國是東南亞唯一堅強反共的國家，儘管馬來西亞總理拉昔克強調「東南亞地區性的中立化」，但泰國則始終認爲此舉不可能和緩中共的侵略陰謀，而欲與中共「和平共存」，顯然與虎謀皮！

圖使泰國成越南第二

事實上，中共、泰共與馬共是聯成一條陣線的。據泰國情報資料顯示：泰共在泰南克拉地峽的素叻、洛坤、董里、沙敦、耶拉以至北馬邊境地區，分別建立若干基地，作爲馬共的避難所。這地區本來不易立足，但北平爲了要形成一個鐵的三角點，以便加速赤化泰國和威脅馬來西亞，故對此地區游擊隊大力支援，企圖使到泰國成爲越南第二！前年七月在曼谷郊區所破獲的泰共龐大組織，便是中共一手支持的。據泰前警察總監巴碩上將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報告：「這次共捕獲八名共黨頭目中，一人承認是泰共秘密活動組織的中委會主席，他名叫

換車十三次而逃脫，但到七月十三日晚上終於失手被捕，並在他的住所搜出三百多種文件，其中包括中共給他的秘密函件、命令，準備破壞泰軍基地，及政府機關的計劃圖表等等。巴實繳猜直認不諱，他承認是泰境非法共黨組織的最高策劃人，指揮五千名武裝游擊隊，及二萬五千名支持者；而所有泰共組織的供應，全部直接來自中共；並命令他們加緊策動各府縣議員，協助共黨進行騷亂！」

由泰共頭子的以上供詞，反映中共對泰國積極進行的顛覆陰謀，昭然若揭。故泰政府因此而一度宣佈戒嚴。其實，中共企圖赤化泰國的野心，早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當中共在大陸發動叛亂初期，毛澤東即派特務潛赴曼谷，煽動左傾的前泰總理乃比里並協助他推行恐怖行動，於同年九月二日晚上，竟暗殺了泰皇拉瑪八世！

乃比里在二次大戰前就被認爲共黨分子；且曾一度被逐出境。至大戰期間，當日軍南進時，鑾披汶政府以無力抵抗乃向日屈服。但當時乃比里受了中共的策動與支持，便高叫「抵抗日本」的口號，戰後又獲盟國的同意而竊取總理後，即與中共作更進一步的勾結。爲了鞏固其政權和推行中共給他的陰謀計劃，就非向泰皇下手不可。然而野心包天的毛澤東，顯然犯了「欲速不達」的錯誤。自中共主使謀殺泰皇的陰謀暴露之後，乃比里丟了烏紗，從一九四八年起流亡海外；其後爲毛共利用從而在雲南車里成立了所謂「自由泰」僞組織，對泰境繼續推行顛覆陰謀。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七日，北平方面洩漏出的訊號是：中共主張推翻泰現政府的計劃，準備事先透過適當的關係，再在泰國邊境生根。當時中共與乃

乃比里一個師團部隊，改爲「自由泰國義勇軍」。㈡是乃比里的組織應大量引誘泰人到雲南，接受中共的游擊訓練；首批爲五千人，作爲先遣返泰的滲透工作人員。㈢是成立「泰國解放軍總部」，歸乃比里負責指揮。

早訂赤化泰國藍皮書

同年八月十二日，曼谷方面更獲得一項驚人的情報透露：中共支持下的泰共，正準備從事接收泰國各府的計劃中；且其接收的藍皮書，已在北平草擬完竣。其主要內容有：㈠中共不打算直接使用武力襲擊泰國，而利用人所共知的傀儡組織「自由泰」出面。㈡煽動旅居泰國三百萬華僑，作爲內應。㈢策動反對現政府的泰國野心政客，領導在野的軍政人員響應政變。㈣利用留在泰國的四萬寮國難民作橋頭堡。這些陰謀之所以無法推行，由於乃比里原是一個排華政策最早設計人與執行者，曾使三百萬華僑受到他的欺凌，是故，在泰國的多數華僑未爲共黨所利用。

華僑既不肯投入它們的陷阱，而毛澤東又企圖使用華人控制泰共內部樞紐，乃想出一個蠻幹的辦法：訓練了一批粵、桂、滇三省的青年男女，陸續送入泰境去滲透泰共的「中央委員會」，掌握其首腦機構。

但這批華僑青年，則全部冒充爲泰人。兩年前曼谷有關方面獲得一張泰共「中委」名單中，十二個中委的名字是：林漢臣、林雅臣、伍勤瑛、佘空、陳騰風、王華、朱斯峯、葉青鳳、林西南、吳傑忠、蔡志宏、宋揚等。裏面除王華與宋揚可能爲泰人外，其餘十人都是如假包換的華人。而泰共書記

中共另一個陰謀是派人訓練和控制泰國北部的苗族，他們對苗族的宣傳說：「苗族是由中國雲南省移殖泰北的少數民族之一，分佈於泰北的清萊、清邁、彭世洛各府的山區，向來被泰人視爲化外之民。」於是要求他們「替祖効力，等到解放泰國後，便可得到跟其他民族的同等待遇了。……」

原來泰北山區的苗族，向以種植鴉片、旱稻、烟草及菓樹爲生，與怒族、徭族、甲艮族、摩些族等，同被泰人叫做「山頂人」。苗族的裝束以保持着十九世紀中國人的色彩；尤其令到中共對他們更爲欣賞的條件是：㈠苗族普遍能講雲南口音的國語。㈡苗族過的還是部落生活，他們自己造成了別開生面的社會，並有堅固的村寨，不單與其他各族不通婚嫁；甚至與整個外界隔絕。㈢苗族的生產條件已決定他們貧窮的經濟狀況，恰好是共黨細胞發展的溫床。

因此，中共對泰北苗族極感興趣，曾決定以雲南十二板納爲「苗族自治區」，在那裏設立「泰國人民之聲」電台，作爲苗族武裝部隊的訓練基地及後勤總部。泰北苗人往往於深夜離開泰境，越過緬邊或寮境，而抵達十二板納受訓，畢業後帶回武器彈藥及通訊器材等。但他們必須聽從中共的命令才能行動，如無雲南方面提供一切所需的物質，泰共無法煽動苗人打游擊。

替泰訂下恐怖政策

換言之，泰共必須依賴中共的扶掖，通過越共、寮共、馬共和苗人的配合，始能有所作爲。中共要使泰共取得第一道勝利，隨時可支持苗人建立所謂「農村根據地」，使泰共在泰北山區建立他們的政權，足以控制泰國六百萬人口以上。但北平認爲泰共本身實力不夠，又缺乏堅强的領導人；如實行上述計劃，勢將引來更多的美軍，使苗族首當其衝，因而先作政治滲透。故於一九五七年二月，當泰國舉行首次全國選舉時，中共即支持泰共滲入活動，便引起一次緊張局勢。

同年九月泰國發生軍人政變，前總理鑾披汶被五八年三月潛返曼谷活動，其目的在替共黨鋪路，而潛伏於泰境的共黨分子，也曾一度活躍。同年十月，乃沙立元帥接任總理後，隨即出動一百五十名警察，展開大舉搜捕，多數華文報館及兩間泰文報社均遭分別搜查；並有二十多名左翼政界人士及嫌疑高級軍警官員被捕。

一九六一年六月杪，泰軍警進行破獲東北部共黨組織時，除捕獲一百十四名共黨嫌疑分子外，並在叢林中發現一個軍火貯藏庫及一個臨時機場。據稱：「那些軍火全部由中共輸入泰境的。」而其地下活動組織，則由邊境居民向政府告密後始加以破獲者。可知中共支持下的共黨組織，早爲泰人所深惡痛絕，中共爲了掩耳盜鈴，乃於一九六五年二月，則廢止了原有「自由泰」的代名詞，換上了一塊所謂「愛國陣線」的新招牌，作爲自欺欺人的把戲，企圖乘越、寮局勢的緊張時機，而魚目混珠滲入泰境，開闢中南半島的第二個游擊戰場。

正式的游擊戰場雖未開闢成功，但自一九六六年一月起，北平則公開宣佈對泰國積極進行恐怖政策，一如在南越游擊隊所採的恐怖手段；據「曼谷郵報」同年四月十七日的一篇內幕報導說：「在最近幾個月中，北京密電會不斷地向泰國東北部地區的共黨分子懸出巨賞，內容規定：凡能殺死泰國政府一名高級官員的人，即可得賞五萬株（暹幣每廿株合一美元）；凡能殺死一名地方官員如鎮長、村長的人，也有厚賞。因之，那裏的共黨分子已極大膽，他們夜間集會時，竟敢敲鑼打鼓爲號，在會場中除散發中共公佈的賞格外，並鼓勵泰共積極推行恐怖政策。」

後來捕獲一批恐怖分子，搜出中共給他們的訓練手册，裏面的行動計劃是：「初時要扮演大俠客的作風，實行刧富濟貧，遇着官方船隻或車輛時，必實行殺人越貨，以救濟貧苦大眾；如遇民間運貨舟車，則客氣地義務送護，可收宣傳之效。並隨時可藉口政府官員貪汚而加以暗殺，以爭取農民的同情。」旋而泰警在那茶沙丁府附近，又搜獲一批恐怖文件，竟赫然發現泰王蒲美蓬、王后德麗斯、總理乃他儂等數十位政府首腦，均被列入黑名單內。

建立泰國「解放軍」

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一日，泰總理乃他儂在曼谷市區果然遇刺，幸未受傷而兇手則當場被捕。他不僅是共產黨員；且接受過北平的指使和大批金錢，任務是行刺泰政府官員。一九六八年起，毛共的「文革」獲初步勝利後，更開始要求泰共實行武裝襲擊的恐怖行動，以符合其「槍桿子出政權」的策畧；並爲泰共製訂軍事路線，稱之爲「毛澤東思想人民戰術」是：㈠廣泛深入農村，進行宣傳及組織羣眾加以武裝；㈡對反動的政府官員加以暗殺；㈢煽動羣眾建立基層共黨組織；㈣展開游擊戰，爭取主動權，奪取敵人的槍械以消耗泰美反動的軍事實力，而發動武裝革命；㈤採行毛澤東的「人民戰爭路線」。

中共所謂「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頒下後，泰共遵命唯謹。於同年七月廿六日夜偷襲烏隆的美空軍基地時，約有廿名恐怖分子以書包形的爆炸品投向機場，導致三架美機被毀，及四名美軍傷亡！單在一九六八年的一年中，泰共對政府軍發動攻勢達五百八十七次。

一九六九年元旦，北平宣佈正式成立「泰國人民解放軍」時曾强調：「這支遵照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建立起來的泰國解放軍，是純粹人民部隊。」並說：中共將支持泰共長期的武裝鬬爭，推翻反動政府，驅逐美帝而澈底解放泰國。

同時六月廿日的中共「人民日報」曾透露：「泰國人民解放軍，已在全國七十一府中的三十三府進行活動。」又據泰共「人民之聲」的消息說：「四年來泰國各地人民武裝部隊，先後同敵人戰鬬達二千二百多次，估計共打死打傷敵人至少達四千三百人；繳獲大批武器，破獲敵人各地據點共六十多處。……」

從以上的統計數字來看，表示泰國的武裝實力在中共支援下發展得相當迅速。但泰政府有決心掃蕩共黨巢穴，絕不因尼克遜訪問大陸而改變其對中共態度。

橫眉語

台灣地位不會變

聯合公報中提及美國駐台軍隊及設備逐步撤退，最後將「全部撤退」。究竟什麼時候才全部撤退？公報中沒有明確說明。

隨同尼克遜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其後又啣命到亞太區十三個國家首都，說明尼毛、尼周會談內容的主管亞太區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葛瑞恩接受訪問時，會就這問題作了較清楚的解釋。他說：美軍撤出台灣之前，必須尋求和平方法，解決台灣與中共之間存在的問題。

葛瑞恩說：尼克遜總統一方面履行對中華民國的承擔，一方面仍可與中共舉行會談。

他說：他將鼓勵美國商人繼續投資台灣工業發展，因爲這是一項健全的投資，獲利可觀。

他不知道在美軍仍留駐台灣的期間，美國是否能夠和中共達成關係正常化。

葛瑞恩的話十分明顯，即是除非中共和台灣雙方取得和平解決的方法，解決了台灣地位問題，否則美軍不會撤出台灣。

雖然許多外國人存有幻想，以爲中共與台灣可以經由「和平談判」方式達到「統一」，但我們知道這個可

，社會仍然非常安定，他相信今後台灣仍將是屹立亞洲的一個國家，不會有任何人可以將之「消滅」或者「改變」。

台灣的存在，是亞洲均衡和安定的保證，不但美國不會輕易改變其地位，即中共也不敢輕率採取任何行動。因爲，如果蘇聯有機會插手台灣，蘇聯的艦隊在台灣海峽取代了第七艦隊的地位，在台灣取得了海軍、空軍及飛彈基地的話，對中共的威脅，將比目前大百倍，中共決不敢冒這危險。因此，躭心到台灣地位會因爲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有所改變的人，大可放心。不論國際間的情勢如何變化，台灣的命運，仍然操在我們自己手上。

國府繼續助小國

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到加州聖地牙哥訪友，接受新聞記者訪問，據說，一些曾經投票排除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的低度開發國家，目前仍然接受國府的經濟及技術援助。

沈劍虹說：「人性便是如此，當我們需要他們的一些票時，他們卻不支持我們，我們對此殊感失望。但我們仍舊援助他們，而且準備繼續這樣做，除非他們與我們斷絕關係。」

沈劍虹說這些話似乎是泱泱大國的風度，以德報怨，可是國際間到處受到逆流的衝擊，道義兩個字，除了我們這個「禮義之邦」外，已沒有人注意到。國府繼續給予這些低度開發國家以經濟、技術援助不是不對，但也必須在利字方面着眼，即是說，如果對我們有「利」的，我們可以繼續

認識中國民主

自由民主的名詞，如果用於現今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上的話，很多人都以爲是西方的產物，特別是指爲「美國式的自由民主」。這一肯定和溯源的話，很容易被反西方、反美國的情緒所掩蓋，以爲自由和民主，既是西方和美國式的，在中國來說，不但不適宜，同時更該嫉之如讎才對。相形之下，就該贊成，也只有贊成中共式的集體强制，無產階級專政的獨裁主義了。

新民主與民主集中制

但是，有些中國共產黨員和深謀能算之士，知道自由民主的理念，是人類人性中所需要的眞理和原則，任何一種壓抑這一民主自由的政策和主義，都會遇到極大的反抗和反感的。於是毛澤東先發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藉以蒙蔽相信自由民主的人士，上他的圈套；因此，在抗戰勝利後，受毛氏「新民主主義」蒙蔽的人不少，可惜的是：當他們知道受騙時，已經悔之晚矣。

接着，中共在詮解這一民主時，强調民主集中制。起碼，對付說中共政權沒有民主這方面，是可以兵來將擋了。這當然是中共當局一廂情願的想法。

可是，在海外的統戰戰術，主持人知道只靠這一民主集中制的名詞是無法奏效的，於是，便採取了對比的解釋法。以爲如此就可以游刃有餘，應付自如了。

他們所用的對比方法是這樣的：

「人們知道，民主自由，要看是誰人的民主，誰人的自由。有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民主，即資產階級的少數人的民主；有社會主義社會裏的民主，即人民民主。有剝削階級的自由，有廣大人民羣眾的自由。在資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廣大人民羣眾被剝奪了民主自由的權利。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廣大人民羣眾才眞正當家作主人。」

作主與不作主的民主

這一對比式的說理，每一肯定或否定，永遠找不出必然的相稱來。當然無法用邏輯學去瞭解體認了。這只不過是硬加類比的說教式或强制式的宣傳或命令。

生活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民主，是否只限於資產階級的少數人呢？這些我們可以從香港實際社會中來體驗，這裏我們不需要舉例。可是在生活於所謂「社會主義」社會裏的民主，是否就是人民民主呢？人民作主呢？事實上恐怕不是這麼回事；我們所看到和聽到的是：毛澤東思想、黨中央和幹部、擁有槍桿子的解放軍等，這些似乎比人民更作主。不但作主，同時更高地騎在人民的頭上！因爲「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香港的大多數人民，並沒有因爲

聯合國幫助在外國留學的學生，也要遣回台灣。台灣被視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援助台灣的金錢是聯合國和台灣本身拿出來的，尚且不能繼續，國府援外，是基於人類同情的話，使人不由生出無限感慨。

不過，台灣有餘力協助他國發展，這倒是一件好事，這可以使世界人士知道，中華民國是個有實力的國家，在國際逆流中仍然可以屹立不動。

沈劍虹最後說：台灣人民對前途並不感到「焦慮與驚慌」，我們的前途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我們有一千五百萬人，五十多萬大軍，並有一百五十萬後備隊，政治與社會安定。」

沈劍虹的話是對的，凡是到過台灣的人，都看得出台灣是安定而有堅強自衛力的一個地方，別人要出賣它是絕無可能，除非他自己出賣自己。

「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確是應付當前逆流的最好方法。

和談宣傳已技窮

美國宣佈巴黎和談無限期停開後，北越顯得着急了。長期以來，北越利用巴黎和談作爲宣傳，刺激美國國內的鴿派，已經獲得極大利益，由詹森到尼克遜，在巴黎和談中都吃盡苦頭。但，今天尼克遜卻宣佈無限期停開，這大大出乎北越意料之外。更使他們料想不到的是：美國的鴿派人士，在尼克遜這一宣佈之後，竟然沒有反應，也不對尼克遜有所責難，他們似乎已默許了尼克遜這個行動，認爲是合理之舉。

爲此，參加和談的北越代表要求美國代表「回到會議桌」，可見，北

，指尼克遜企圖在越南繼續進行戰爭，而且警告美國必須擔承無限期停止和談的後果。這聲明，顯明的是對美國的鴿派政客而發，他們以爲這一來鴿派便會羣起而攻，使尼克遜受到巨大的壓力，不能不使美國的代表回到會議桌上。

自從巴黎和談舉行之後，美國的反越戰運動，遊行抗議，此起彼伏，尼克遜受到很大的困擾。在這一個時期裏，越南的美軍已有四十萬以上撤返本土，北越目的達到了，不過尼克遜的越南化計劃，卻證明相當成功，這一點，連鴿派政客也可以看得到。

不久前，尼克遜公開了一個秘密，他的安全顧問基辛格曾秘密到巴黎和北越接觸達十次之多，但毫無結果，這眞是說明北越對和平根本沒有誠意，巴黎的和談，不過是利用作爲宣傳，並無實際價值。

尼克遜北平之行，美國國內的鴿派人士已無法煽動得起來，因爲事實證明，尼克遜的行動比他們更「鴿」，他們都明白，尼克遜到北平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結束越戰。但訪問的結果，在聯合公報中，中共所表現的態度是：「堅決支持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爲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作的努力，堅決支持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的七點建議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會議聯合聲明。」

這態度明明是表示尼克遜結束越戰的希望已告破滅，巴黎的和談，又有什麼作用呢。

萬人傑

剝削」的香港社會裏。

這一結果，究竟是人性的敗壞呢？還是制度的問題？抑或是所有的宣傳在事實的面前總會土崩瓦解呢？這只好留待讀者們去判斷了。

作主

柳以青

傳統文化中的民主精神

其實，民主自由的理念，是否在我們傳統文化中就缺少，而一定要向西方文化中抄襲借入呢？這確是今天中國人要認眞思考的課題。

我們可以追溯到傳統文化形成的最早期的思想精神，以及這一精神反映到實際政治上的記錄，我們很容易發現那是以民爲本的民本主義。這民本主義在內涵上已經包括了目前的民主精神，因此，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弔民伐罪」等等很明顯的證據。可惜的是在民本主義的外延上，卻遭遇到中國歷史發展的現實，特別是有秦一代的政策，使到這一民本主義精神無法得到合理的內涵和外延發展，而自此以後，接二連三的君主專制政治，都是在有意地抑制這一民本主義精神的發展，使到我們傳統歷史的記錄和發展上，除了我們還可以從極少數的學者中的發揚上，看到一脈相承的民本主義精神的內涵，但在外延上經已面目全非了，甚或也習以爲常，以爲傳統的中國政治就是如此的。因此，在二十五史的體例上，我們很容易被專制時代的「忠、奸」和「君子、小人」二分法，籠絡住我們對傳統文化裏眞正的民本主義精神的發凡，這是大多數專制時代知識分子的失責和不幸。甚或是傳統歷史中的知識分子的爲了想作官，怕殺頭的同流合污。

目前的海外自由地區的知識分子，已經有所警醒而經已從事對傳統文化中的民本主義精神脈胳有所追源和闡發了。這是可喜的，同時也是極待發展的。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眞有人仍是一味强調自由、民主只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在制度上來說，可能有一部份理由，但若否認我國根本無民主和自由的原始精神，那除了他們的無知外，恐怕更是對傳統文化的污辱。然而，若以爲目前大陸共產政權所强調的「人民」才是民主的話，那一定是政治宣傳的伎倆了。因爲，人民的眼睛最是雪亮的。

而且，我們住在香港的中國人更知道，大陸所謂的民主、自由等等，只是利用或假借了民主、自由的名辭，並沒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自由的實質的。

可憐的還是七億多的中國人民，在剛嗅到一些民主、自由的氣息後，就被假民主、假自由的風暴淹沒了。這固然是一個大不幸，不過，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一定很明白，全體中國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是要努力爭取的啊！

電話寄心聲

香港電台為了使廣大的香港市民能夠一吐自己對香港的一切感受的意見，每星期五晚就設備了一個「電話寄心聲」的節目。

每當這節目開始後，我總是打開收音機來聽聽廣大市民對各方面的意見，以及主持人和前來參加貴賓的商討與答覆。有時是津津有味，有時是遺憾良多。現在先談津津有味的地方。

很多次從不同的聽眾的問題和意見中，知道各種知識水準，各種行業以及各種生活背景的人，他們對某一問題的極端不同的看法，大開我這只從事一行業，實際生活面接觸太少的眼界，起碼就更使我瞭解和關心香港的市民。如果我要計劃一種為市民服務的工作時，我更能把理論配合實際，因為在電話寄心聲裏，他們都供給了實際生活的體驗，此其一。

在很多的報章雜誌上，對政府各部門人員和工作的情形，由於形諸於文字的關係，很多次不能眞切的知道他們的利弊，同時，仍有廣大的香港市民不便或不善於用文字投遞報刊來表達。現在卻憑了一個電話線，即能暢所欲言，盡道每一市民所親見和親受的一切。對道出的人只是在寄語了心聲，對聽到的人也就有所戒鑑，加以改善和反省，其內容的精警和豐富，頗是有滋味的。此其二。

現在再討論一下遺憾良多方面。

我總是有個印象，每次電話寄心聲的節目裏，主持人與多數的貴賓的發言態度，似乎太着重於解答問題的教育性，而較忽略對等關係的商量、交談性。當然，聽眾中有很多是提出問題來詢問的，可是，也有不少問題，在實質上是想交談、商量的。這點，我衷心希望香港電台的主持人，急切地改掉這一成見式的態度。

我曾收聽過香港英文電台的這一類似的節目，主持人與聽眾間的交談情形和關係，中文台的主持人一定要學習學習。不然的話，「電話寄心聲」直可改稱「詢問時間」了。此其一。

另外一個令人遺憾的是：該節目主持人和多數貴賓們，似乎都有一種傾向，那就是極端或一面倒的為政府政策，公司政策擋駕或辯護。

這一情形的產生，站在政府官員或公司高級職員的立場並沒有錯。然而，出現在「電話寄心聲」的節目裏，是有不妥的地方的。這一節目本身該是在極民主自由的氣氛下進行的，「心聲」之表達，不僅是來自聽眾，也是來自主持人和貴賓們。而貴賓前來出席這一節目，是站在一個市民的立場，並不代表官方或機構。因此，當然可以對政府及機構的政策，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因為這是心聲。但這絕對不影響身為官員和高級職員執行政府或

從阿Q的瘡巴說起

阿Q先生「先前濶」，「有見識」而且「眞能做」，幾乎是一個「完人」，可惜頭上有一個瘡巴，只能做「幾乎完人」而不能成為「眞正完人」，委實是一件萬分遺憾的事。要不然土穀祠大可以掛上「闊古今完人」的橫扁了。

「完人」而生有瘡巴，似是不甚光彩的事，不管它是與生俱來或是先前沒有後來才長的。魯迅先生大概也認為如此，故不去深究阿Q頭上的瘡巴「出自何典」。

瘡巴本來與健康無關，也與道德無關。這不像梅毒花柳，非逛窰子嫖妓不得生。凡人誰都保不了不長瘡的，凡長瘡也就保不了不留瘡巴的，只不過有的人瘡長在屁股上，瘡巴也留在屁股上，被褲子遮着，不太當目而已。阿Q先生可謂不幸，全身那麼多地方瘡都不長，偏要長在頭上當目之處，更不幸的還是在頭上留下一個癩瘡巴。使阿Q先生不能做個「眞正完人」。對此，在下實在禁不住要寄以一萬二千分的同情。

阿Q先生倘若堅持「你還不配」這個原則，把癩瘡巴視為光榮的象徵，大夥本來可以相安無事。可惜他內心深處要認為「不甚光彩」，終生耿耿於懷，也就難免要惹多少麻煩。

當着阿Q先生的面，為了表示尊重，為了避免嘲諷之嫌，在下自信可以不提癩字，瘡字，但是這個諱卻絕不能作無限度的擴大。癩字瘡字可以不提，明字、亮字、光字、燭字、燈字卻是不能不提的。古人雖想出了阿「堵物」這個獨特名詞來代替錢字，可是在下無才，想不出適當的詞來代替明、亮、光、燭、燈、火諸字。所以只好下定決心，預備與阿Q先生來一場龍虎鬬，也要學習董狐直書精神，大寫其光、明、亮、火、燭、燈。

阿Q先生倘若只是站在遠處，來一個「怒目而視」，在下大可以不必理會他，不過倘若他衝將過來「手執鋼鞭將你打」，那卻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在下只好向末莊居民學習，也揪住他的辮子，在牆根上碰幾個響頭，直碰到他跪在地上大叫「打虫豸，我就是虫豸」才罷手。

在下並非是黷武主義者，也無意去揭阿Q先生的瘡巴。還是剛才的話諱可以忌點，但不能作無限度擴大。絕不能因為阿Q先生頭上有瘡巴，別人就要把光、明、亮、火、燭、燈從字典上刪去。即使遵命剔去，誰又擔保阿Q先生不把他的諱擴大到這幾個字的反義詞呢？幸虧阿Q先生只是阿Q，只是躺在土穀祠裏回憶着偷偷摸過女人屁股的樂趣的阿Q。他的濶也只限於「先前」，他的「有見識」也只限於區分「條橈」與「長発」，他的「眞能做」也只限於割稻舂米。否則，倘若有一

古調今彈

葉其真

男人的「尊嚴」

女人天天講男女平等，但是我很奇怪，爲什麼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喝茶吃飯，總是由男人付賬？」

一位小姐回答說：「因爲在這社會中還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現象，男人們還掌握着經濟上的重要地位；而且，以社會風氣來說，男人們要維持他們的尊嚴，女人們在公開場合不便於使男人面懵。」

這位小姐的這番話，反映了現在香港以及許多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一般女人的心理狀態和社會諸關係的狀況，反映出許多女人還是居於受男人支配的地位。我們這位男朋友開玩笑似地說：「我們是民主黨，凡事講民主，今天的賬由小姐們付，給她們機會均等的權利，以示平等。」男士們當然表示同意，小姐們也示威似的說：「你們以爲我們不敢顯示一下自己的尊嚴？」

但是有趣的事情發生了，到喝完茶，將要付賬的時候，一位小姐在她的手袋中取出鈔票，示意「民主黨」伸出到桌子底下來接，還說：「這一頓算是我們請，但是由你們去付賬，以維持你們男人的尊嚴。」

到頭來，這些小姐們還是不敢實行她們的「平等權利」，這更加說明，男尊女卑的觀念還深深地拑制着一些女人的思想，因此，在許多方面反映到她們的行動上。

男女不平等，不僅以香港一地爲然，在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也是這樣，否則，世界上許多地方提倡的「婦女解放」運動就無法理解其所以然。

男女不平等，原因有許多，諸如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等等因素，在女人方面來說，這些因素促成了她們要使自己擺在「男人心目中的女人」的地位。因此，一部分的女人在心理上，自覺比男人矮了一截。

有許多女人，她們也講男女平等，她們要男人們對她們有禮貌，表示尊重，例如坐車時給開車門，進出餐廳時給予禮讓，在餐桌上給倒茶倒酒，等等。其實，這種尊重是值得商榷的，以社交場合的一種禮貌就認爲自己已經得到平等，這距離她們自己眞正平等的權利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因爲在這種情況下，女人們往往沒有能夠排除自己是「男人心目中的女人」那種心理，自覺或不自覺地使自己居於受支配或者直接就是男人附屬品那種地位，她們還是讓男人去顯示他的「尊嚴」。

倘若女人們能夠自覺地排除不成爲「男人心目中的女人」那種觀念，那麼，她們就會懂得怎樣去行動，許多所謂「維護男人的尊嚴」的現象就會消失。

英菲

動機，是因爲得知港府已委出一位「中文監察專員」，專責改善當局的「中文政策」，因此才知無不言，希望能引起「監察專員」的注意，如此而已。

公文雜彈

既然知無不言，何妨「言無不盡」？且再吹毛求疵，談談一些「公事上使用中文」中值得商榷的詞句：

「公事上使用中文」有一種要不得的陋習，翻譯官員在翻譯時，往往捨棄通俗易懂的中文詞彙，而偏愛一些冷僻不常用的字眼，以顯示其博學多才，例如有「堤岸」兩字不用而用費解的「海垣」，淺而易懂的「圍牆」，卻要寫成「圍垣」，要知道市民未必人人都如翻譯官那末博學，「半桶水」的市民看見公文裏那個什麼「海垣」，恐怕會茫然不知何解，如果公文要查字典才能看得懂，則這種公文應在改善之列。

最近國際間流行一句「關係正常化」，正常的反面便是「反常」，在政府公告中，曾見有「正常辦公時間」一詞，其實這是大有問題的，何不改爲「普通辦公時間」，以免令人容易誤解，以爲政府部門辦公也有不正常的時候？

曾經看過一封公函，簽署人忽而自稱「本人」，忽而自稱「余」，又忽而自稱「吾人」，對收信人的稱謂也是「台端」與「閣下」的夾纏不稱；在短短的一句中，竟又連用四個「彼」字，我很懷疑翻譯者的中文程度及其對「應用文」的寫法究竟有多少認識？

另外，官方文告中，所用格式往往不統一，有些政府機關發出的中文公函，淸楚加上標點符號，易看易懂；部份機關的公文，卻又數百字之中完全沒有標點。爲了讓市民看得明白，不會誤解文意，我以爲政府公文應一律加上標點。尤應訓練中文打字人才，廣泛運用中文打字機刊發公文，以減少公文抄寫時因字體模糊錯誤而引致諸多不便。

港府委任高級政務官黃劍琴爲「中文監察專員」，黃氏爲香港大學「一等榮譽文學士」，歷任助理理民官、民政主任及民政專員等職，對民政工作想必有其經驗，這位新任的中文監察專員對記者發表其工作方針，包括盡速成立「統一編譯處」，集中人力物力翻譯專門詞彙，編訂「公事上使用中文」的統一字彙，貫徹中英並用的新政策。且拭目以待，看看我們的專員如何把笑話百出的官方中文「予以」改善，希望將來民政署簽發的「宣誓紙」不會像目前那樣全是蟹行文，民政署所發的佈告也不會再把「本佈告」寫爲「該佈告」，則我這支「惡意攻擊」的禿筆也可從茲收檔。

江城子

「金縷玉衣」

古物與古人

「金縷玉衣」的出土，想不到竟然在中國大陸掀起一股考古狂潮，大家都拿起鋤頭去挖掘古董。據說吳王夫差的佩劍出土了，越王勾踐的佩劍也出土了（按：早已出土，但今日才大力介紹）。而廣東羅定縣朗塘公社，陽春縣河口公社，高州縣圳隆公社都先後挖掘出秦末漢初的銅鼓。而南海、順德以及跟澳門僅有一水之隔的珠海縣，也都挖掘出一些古代文物。這畢竟是一樁好事，把這些文物從地底挖出來展覽介紹，當然遠比讓它仍埋藏在地下好得多。不過主張「不斷革命」的毛先生曾說過，不是只進行一次「文革」就可以高枕無憂，以後還會進行第二次「文革」，第三次「文革」。因而又令人不禁要爲這些「重見陽光」的古代文物擔心。但願它們日後能逃過「砸個稀巴爛」的命運。

挖掘文物的熱潮確已在大陸各地掀起，「文革」後第一本准予輸出口的刊物——「文物」，也已在各左派書店公開發售。看來考古事業的確已是一枝獨秀。然而見物思人，看到古代文物如今受到這樣的重視，卻很爲古人不值，因爲至今還未見那個古人獲得「解放」！

初唐詩人陳子昂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幽幽，獨愴然而淚下！」想不到當今之世，果然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年代，有古物而無古人，卻又是一樁妙事。

中國雖然有幾千年歷史，但幾千年來，除了揚鞭幽燕的魏武帝（曹操）之外，在毛先生的眼裏還有誰算得上好人呢？岳飛因爲有忠君思想，應該掘其墳鞭其屍；海瑞因爲罵皇帝，也應該掘其墳鞭其屍。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竟然是沒有一個好人的歷史，更加是一樁妙事。

罵古人的狂潮

說到厚誣古人，當首推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在一九五八年反「厚古薄今」運動中，任何一間院校的大字報都比不上「北大」的大字報多，任何一間院校的言論都比不上「北大」的激烈，不但「北大」中文系所有名教授都挨了罵，中國古代所有作家、詩人，自屈原至曹雪芹，每一個也都挨了罵。岳飛因爲填了一闋「滿江紅」，他的「忠君思想」也曾被「北大」的學生嚴厲地批判過。那時候，似乎興起了一股罵古人的狂潮。無論談及那一位作家，都要毫不例外地把他們的「時代局限性」提出來批判批判。好像不批判批判「時代局限性」，這篇論文就不完整似的。

有人說會愈罵愈興奮，愈罵愈想罵；觀其表現，「北大」中文系的學生似乎果眞如此。罵了一陣子，嫌大字報罵得

中國這幾十年來，無論軍人或政客，只要手頭稍有實力，好像總抱着一種石敬塘的心理。戴季陶自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亦曾說過「要以鮑羅廷爲尚父，自己只可做阿斗」的話，試問與郭沫若大喊史達林爲「爺爺」相去幾何？何況盛世才是個徒有一點小聰明的野心人物，好在當時的國際情勢，對蘇漸覺不利，不敢在西北製造像日本在滿洲國的事件，否則盛世才早已把新疆蛻變爲溥儀第二，不知戴季陶是否肯做他的鄭孝胥？

新疆自左宗棠用兵戡定，請求清廷建立爲行省後，一時邊防甚爲鞏固，蘇俄雖有覬覦之心，訖未能伺機以逞。滿清末年，楊增新繼爲巡撫，亦能整肅內政，對付強鄰。不幸到了民國十七年，被金樹仁陰謀刺殺，取而代之。

但金樹仁卻沒有統治的才能，主新五年，政績大壞，以致回民起而反抗，釀成了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的亂子，使盛世才走上主宰新疆掌握軍政大權的寶座。

盛世才爲遼寧開原人，曾就讀於北平中國大學，後投身軍界，在奉軍郭松齡部下做過排長，由郭保送至日本陸軍大學深造，郭倒戈失敗後，又得同鄉齊世英的介紹，獲得中央資助，學成回國，被派參謀部任科長之職。因與長官不合，升遷過遲，鬱鬱不得志，尤與頂頭上司葛敬恩常生齟齬，適金樹仁以新疆缺乏軍事人才，正向各方物色，乃由陝西民政廳長彭昭賢的介紹，及新疆塔城行政長魯效祖的援引，前往新疆，在金樹仁部下任參謀。

魯與金樹仁是同鄉、同學、又兼同僚，故金對盛，甚爲信任。金既才具平庸，軍政完全委諸乃弟金樹智，樹智更是不學無術，驕狂顢頇，於是馬仲英因回民之變，攻入新疆，金氏兄弟苦無辦法，只得授權盛氏，任爲前敵司令官，所有官軍武力，都歸他指揮，最初亦迭戰不利，後得俄國援助，才轉敗爲勝，將馬仲英擊退出境，由是聲威大振，咄咄迫人，自動組織政府，利用劉文龍出任臨時政府主席，自任邊防督辦，通電就職，驅逐金樹仁下野。

中央聞訊，擬作和平處理，特派蒙藏委員長黃慕松爲新疆宣慰使。黃到迪化後，命令盛氏停戰，盛竟盛氣侵凌黃氏，厲聲質問曰：「你還認識盛少校嗎？」原來盛在參謀本部任科長時，黃氏正是他的最高長官，旋以召集緊急會議爲名，將倒金分子陳中、李笑天和陶明越三人，槍決於黃氏臥榻旁邊的鎮遠樓下，宣稱：「陳中、陶明越、李笑天圖謀推翻現政府，顯有謀叛行爲，業已繩之於法。」一時謠傳黃慕松亦遭不測，中央迅即電召黃氏回京，派其老朋友彭昭賢及外交部長羅文幹聯袂赴新，向其緩頰。

盛氏恃有蘇俄背景，仍然悍強不順，彭羅終亦毫無結果而歸，中央只好遷就事實，明令予以眞除，後來盛又藉口他

盛世才的

想（下）

旦待

大部頭的「文學史」，本來是值得佩服的，但看其內容，在資料的搜索方面，合百多二百人之力，似乎並不見得比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高明多少。而我最不敢恭維的，卻是批判「時代局限性」的尾巴，既是時代局限，又何必怪責作家呢？曹雪芹的想像力卽使再豐富，也只能想像得到「茫茫大士」、「渺渺眞人」如何帶寶玉下凡；也只能想像得到「太虛幻境」的風光，不可能想到有人能坐太空船登月，不可能想到月亮像是一個痲臉的石膏球。生爲二十世紀的人，又何必去批判曹雪芹這樣的「時代局限」？

批判之風，在中州原野似乎刮得最快，轉瞬之間便從未名湖畔吹到黃埔江邊。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也重砲轟擊巴金，向他的「無政府主義」開火。其他大專院校也自然而然地相率效尤，大家都忙於搞批判，寫論文，編文學史，一時好不熱鬧也！不過這種熱鬧倒不同「文化大革命」時的熱鬧。那時的熱鬧畢竟斯文點，只是找找資料，寫寫文章，實在缺乏轟轟烈烈的「革命」氣息。「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卻大大不同。不是「砸個稀巴爛」，就是要「敲碎狗頭」，「砸」、「敲」得太多了，就會自然而然地上演全武行，結果當然是「千萬顆人頭落地」。

毛先生一再強調「革命的徹底性」，「文化大革命」別的也許革得不夠徹底，但革古人的命卻是絕對徹底的。不但中國的古人每一個都被「紅衞兵」小將罵得狗血淋頭，而且連外國的古人的命也都給「革」了。托爾斯泰就首當其衝，不過當「紅衞兵」小將大罵「托爾斯泰主義」的時候，列寧讚揚托爾斯泰的「語錄」，「毛主席司令部」當然是不會引用的。

何不「解放」古人？

時至今日，「文化大革命」似乎已成過去，「文革」的效果也化爲烏有了。眞的紅衞兵組織早已解散了，「文革」功臣陳伯達和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彪，也被整肅了。不少「牛鬼蛇神」、「走資派」業已獲得「解放」，技術幹部也已經獲「解放」。但被整肅的作家，還未見任何一位獲得「解放」，同樣，被否定了的古人，也還沒有獲得「解放」。已獲得「解放」的，反而是裹屍用的「金縷玉衣」，反而是象徵封建迷信的「靈隱大佛」；反而是什麼銅劍銅鼓。

光要古物不要古人，實在令人難於理解，不過毛先生做事，偏偏喜歡做別人無法理解的事。「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例，鬪垮林彪已是第二個例子。我們也就只好不求甚解，姑且乖乖聽毛先生的話——「風物長宜放眼量」。看他還會耍出什麼新把戲！

寒窗雜憶

兩端

初覺

及德國攻擊俄國，揮軍急進，俄不能支，莫斯科且岌岌瀕危，盛氏眼見蘇俄自救不暇，不能再予他什麼援助，而新疆內部情形複雜，萬一回人復叛，絕無充分把握可以鎭壓，乃不得不向中央表示忠順，請求派兵入新，並與蘇聯宣告斷絕關係。

不過，他的初意，認爲中央決不會派出重兵，且駐軍指揮權，仍會責成於他，不料均出所望，心中不免又存鬼胎，偏値蘇俄戰局好轉，已由確保守勢，改取主動反攻，盛世才又想重拾舊歡，竟將林繼庸、顧耕野、杜重遠等予以拘捕，指他們爲托派分子，擬在新疆策動反俄，幸能及時發覺，制於機先。

但蘇俄鑒於他前此的行動，不肯加以信任。盛見所計不售，又復傾向中央，乃對林等嚴刑逼供，使之招認原是共黨特務，受命潛伏新疆，圖謀掀起事變，以便投入俄共，爲策安全，故先行予以扣留，並謂林繼庸於某月某日在俄國領事館演說，表示決心投俄，俄曾給林黃金十萬兩，以報酬之，聞已運至重慶家中云。中央接據他的報告不能無疑，卽飭保安當局派人搜查林繼庸家在重慶的住宅，並無黃金存蓄，且核對林繼庸所拍給中央備查的報告和電文，該天實在南疆調查，所謂在俄領事館演說等情，完全是盛氏無中生有，揑詞誣陷。這樣一來，盛之詭譎伎倆，出爾反爾，更被中央揭穿無遺。蔣委員長遂於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接見俄國駐華大使潘友新，發表下面聲明：「以後有關新疆事件，俄政府應與中央直接洽商，以免發生誤會。」並告以「中央對於新省經濟事項及與俄國的交涉，已派翁文灝部長前往負責辦理，對於政治調查與督察事項，已派朱紹良長官前往負責主持，希一併轉達俄政府云。」到了這時，盛世才知道圖窮匕現，既無以取信中央，更無能與蘇俄再取得聯繫，而中央復劍及履及，增派四十二軍壓境駐防。盛計窮力竭，只有電請中央，坦誠認罪，願將政權交卸，前赴重慶聽候處分，蔣委員長覆電批准，只須盛赴重慶，一切不咎。

盛氏便於三十二年九月四日結束歸來，獻出黃金五萬兩，謂是新省年來所產，自應繳諸國庫，中央也就不咎既往，仍寵以高級散員之待遇，現隨政府寓居寶島，年事當在七十以上的老人了。

其實，盛氏那次回到重慶，行李裝載，據說有數十輛卡車之多，盡是黃金和貴重物品，況且，若以新疆每年黃金產量六萬五千兩計算，盛在新專政十餘年，其積儲最少亦在六七十萬兩左右，區區五萬兩，眞是微不足道，近於開玩笑的數字了。



黑色週末（下）

田章

護士長委屈地低下頭，悄聲的道：「我，我是為你好，何必呢……」

是的，她是為我好。我冷靜下來，向她道歉：「對不起，護士長，請你原諒我態度不好。」

我再向孕婦嚴肅的道：「同志，我是醫生，我有責任必要了解病人的情況的，要是你不願意告訴我，我是不能給你動手術的。」我歇了口氣：「我不是要指責或揭發病人的秘密，而是需要了解。」

她默默地淌着眼淚，沒有任何表示。

我開始明白，這裏面一定有點蹊蹺，有着隱衷和痛苦，我沒興趣注意他人的隱私，更不願强迫他人暴露個人的陰暗的一面。可是，沒辦法，我必須知道，這是責任的問題，亦是為了病人。我已捲入這事情的漩渦中了。

她仍然在靜靜的淌着眼淚，手術室的氣氛令我心頭悶重起來，我拆下頭上的工作帽就往外走，我決定放棄這次手術，要如何就如何吧，我絕不做了——在這樣懵懵然的情況下，什麼書記我也不理！

「大夫，別走，大夫，我告訴你，我把一切都告訴你！」我剛推動房門，孕婦突然叫了起來：「我還沒結婚，我沒生過孩子，我是第一次懷孕！我沒有，……我不要，……求求你，大夫……」

我一下子明白了，真是這樣的！他媽的黨委書記，老院長，糊塗蛋！這不是存心坑我！我不能，我絕不能做！

我衝出手術室，飛快的往外衝。我要找書記，我要去找醫長，找他們算帳！

「田醫生，田醫生……」

「大夫，大夫……」

身後傳來護士長惶急的叫喚和孕婦的哭叫，可

黨委辦公室和院長辦公室都已上了鎖，恨得我狠狠的踢了一腳。我飛奔出去詢問處，當夜班的醫生和護士驚得呆了，大概我的神色壞透了吧，我理不了那麼多！

「院長哪裏去了？護士！」我大聲叫道。

「田醫生，你，你怎麼了？」那護士驚愕的看住我。

「小田，你不是休息嗎？」一個醫生走前來。我急了：「快告訴我，院長在哪？」我喝道。

「啊，你……院長……」當值護士給我嚇得愕住了。

「田醫生，我在這裏。」院長從裏面走出來。

「好！院長，你這樣搞，你們要我做的是什麼把戲……」我憤怒得不顧一切，連珠砲般轟過去。

「田醫生，住口！」院長臉色慘白，大聲道。

「啊！」我呆了，「你，你反而……」

「別說了，跟我進來再談吧！」他嚴肅的對我道。實在話，我進醫院工作了整兩年，從沒見院長像現在這副模樣。

當值的醫生和護士瞪着莫名其妙的眼光看着我們走了，他們也許以為我發神經了吧。

走進辦公室，院長一屁股坐倒在椅子上，手肘支在辦公桌上，手掌捧住頭。

本來一肚子要炸的火藥，也漸漸冷卻了下來，我站在窗前，凝視着東樓，說不出一句話來。

許久，老院長懊喪道：「田醫生，對不起……可是，我能怎樣呢……我也不願意這樣的，這，你總該知道……我是醫生，做了三十年的醫生了……書記要這樣做，這女人是市黨委會送來的……政治任務，政治……」老院長嘴角痙攣地抽動，說不出

「市黨委會……政治任務……」我心裏默默咀嚼着這令人背脊發寒的名詞，心沉重得直往下墜。

「可是，院長，這孕婦還是個小姑娘，是第一次懷孕，我們不能……」我沉重的道。

「我知道，我知道的。」院長低着頭，呻吟般的道，「是我不對，……我是醫生，醫生……什麼樣的醫生，奴才、傀儡……小田，原諒我……」

我見不到院長的臉，只見到他滿頭顫動的白髮。我心裏感到陣陣悽涼，有一種想哭的感覺。「不，院長，你別自疚了，我知道，我知道你也不願意的，你的苦衷我了解……這，不能怪你……」

院長抬起頭來，我看見他眼裏滾動着淚水，毅然道：「我這就給書記打電話，這責任我負，我不同意做！」

門「砰」的一下子打開，衝進一個人來，氣急敗壞的道：「院長，你快去吧，我沒辦法了……」

是護士長！

「出了什麼事？」我一把抓住她。

「她要死要活的，哭得十分傷心，怎麼也勸不了她，我怕被人聽見了……」她緊張地道。

「啊，」院長看看我，「我們去走一趟吧。」

「好的。」我點點頭。

出了門，我對院長道：「院長，這女人到底是何方神聖，這麼神秘、緊張的？」

院長搖搖頭：「不知道。我只覺得她是今天下午入院的。市黨委會派專人送她到這裏，書記找我去談話，要我們今晚就要給她進行人工流產，要求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還要絕對保密，不許詢問。」院長苦笑着，「書記還在市委會裏等着我的電話匯報呢！」

「哼，莫名其妙！」我道。

剛走進東樓走廊，就聽到一陣悽慘的哀哭，我們不約而同的加快了腳步，往三號手術室直奔。

門剛推開，那穿白色病號衣的女人從痛哭中抬起頭來，看見了我立即跳起來抓住我的手臂，哭着道：「大夫，求求你，替我做吧，求求你，我不要，我不能要，替我做手術吧……」

我瞧着她傷心欲絕的樣子，心裏十分難過，可

是，我怎能答應她呢。

院長向前來扶住她：「別這樣，啊，快別這樣，我們會給你想辦法的。」

我把她扶回床上坐着，安慰她道：「聽我說，你別傻，結婚登記只是一種手續罷了，不要說現在去登記，就待孩子出生後再登記，也沒人可以干涉你，笑話你的，只要你們雙方自願就行了，你還年輕，懷孕是好事，爲什麼要落掉？」

「不，不，不是這麼回事，大夫。」她垂着頭，飲泣着，「我沒有愛人，我不能要的……」

院長和我對望了一眼，這事情，眞不簡單呢！

「你應該去找……那男人理論的，向他提出來。要是他不接受或不講理，你可以向領導反映，向公安機關提出起訴！」我向她解釋，「政府是絕不會放過這種玩弄女性的壞蛋的！」

「起訴？」她抬起頭來，表情古怪極了，「起訴？哈哈……」她突然歇斯里底的笑起來，不，那是比哭還可怕的「笑」，聽得人毛骨直悚。

護士長蒼白着臉，退到我的身後，囁嚅的道：「她，她怎麼了……」

院長輕輕地拍拍她的背脊，慈祥的道：「你靜靜吧，啊，別太激動了，有話慢慢說，快別這樣，啊。護士長，請你去倒杯開水給她。」院長哄小孩般的哄着她，實在她也還是個大孩子吧！

我吩咐護士長在開水裏放一些鎮靜劑，這對她是有好處的。

「起訴誰？我去向哪裏起訴？去哪裏找他？起訴又有什麼用？啊……」她停下了「笑」，又哭起來。

「爲什麼？爲什麼會這樣？」我大惑不解道。

「田醫生……」院長痛苦的對我搖搖頭。

我知道院長的意思。他老了，他受的壓力也太大了，他是要逃避現實，他不願也不敢去惹麻煩，他不敢知道爲什麼，甚至不敢去想！這又怎麼怪得了他，我原諒他，也同情他，他是個可憐的「舊知識分子」。可是，我要知道，我要知道究竟是爲什麼！這時，護士長端着加了藥的開水進來了。

「喝點水吧，你太疲倦了。」我把藥水遞給了她。她接過杯子一飲而盡，「謝謝你，大夫。」她挺有禮貌的道。

「我告訴你，大夫，我把一切都告訴你。雖然他們叫我不能對任何人洩露，我不怕，只希望你可憐我，替我落了，我不要這樣的孽種！我決不要！」她比較安靜下來，仍然抽噎地對我道。

「好的，你說吧。是我要你說的，你放心，有什麼責任我會負責的。」我鼓勵的對她道，同時也是說給老院長和護士長聽，「我保證不會向任何人洩漏一句話的。」

「我是在市委會屬下的市迎賓館工作的。從初中畢業後，就被分配在那裏了，我是賓館的服務員，負責招待高級首長的，那些大幹部，大首長食的是小灶，專門廚師，洗臉水要我們打，毛巾亦要我們扭乾，連洗澡水亦要負責調好給他們，我們這些女孩子，就像丫環，奴僕，供他們指使！

「那些首長一百個中九十九個都不是正經人，沒人的時候見了我們就動手動腳，百般調戲的！我們向領導反映，可是，反遭領導批評，說我們大驚小怪，誇大事實，再就是無中生有，誣蔑領導，誹謗首長，首長都是老幹部，老黨員，誣蔑首長就是破壞黨的威信，就是反革命！我們都只能眼淚往肚裏淌，有苦都不能說。

「許多女孩子甚至被汚辱了也不敢說，不久前，一個女服務員就是給首長汚辱了，她的愛人知道後，向派出所投訴，向領導反映。可是，不到兩天，這個服務員和愛人一齊被調走了，調到哪裏去誰也不知道，而那個首長卻仍然老爺一樣住在賓館。」

「啊！」我，老院長和護士長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驚嘆，我發夢也想不到在這個社會裏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和報紙上宣傳的過去的大軍閥、大官僚、大天二不是完全一樣！

「就在三個月前，我負責的單位來了一個大幹部，是省委書記級的首長，這老混蛋就像一個流氓，每當我進房去給他換床單摺被子就對我動手動腳，還藉故要我冲茶冲水，那雙狗爪就亂摸亂揑的，我除了忍聲吞氣，又還能怎麼樣？碰見這樣的色鬼也不是頭一次了，爲了工作，爲了前途，我們這些女孩子只能偸偸的哭，背着人流淚罷了！

「那晚，他要我進浴室給他較好洗澡的熱水，這是我的份內事，我不能不幹的。誰知一進了裏面，他就抱緊了我，汚辱調戲！後來，把我剝了衣服，就……我哭，我叫，我掙扎，可是，一點都沒有用。我想，這一輩子算是完了……

「我的經期到期了還不來，我就開始擔心了，直到上星期到醫院裏驗了小便，發覺果然是受孕的了……我曾經想過自殺，死了吧，死了就再不用過這種不是人的日子了！可是，我不能，爹媽都老了，弟弟還小，需要我照顧，我死了，他們怎麼辦？

「我只好向領導反映，他們，他們恐嚇我，不准我向任何人講。今天，就把我送到這裏來了……

「大夫，求求你，我不能要，求你好心……」她聲淚俱下的哀求道。

老院長眼裏浮動着淚水，護士長已淚水成串往下掉，我的心絞痛得厲害，憤恨，悲痛令我咬破了嘴唇，可是，我又能怎麼樣？

「好，我給你做，給你落掉！」許久，我深深地吸了口氣，毅然的道，「護士長，重新消毒，做準備工作！」

「小田，你……」老院長顫巍巍地拍拍我，他好像更老了。

「院長，我接受了。」我頭也不回的推開手術室的門，向更衣室走去，剛出門趕忙伸手抹去就要掉下來的淚珠。

手術順利的做完了。沒有意外。

我拖着沉重的雙腳走出手術室，一顆心卻是沉重得要掉在地下。我不知道自己究是做了件好事還是罪惡，只覺得天在旋，地在轉，一切在飄浮。

我坐在走廊的長櫈上，不知什麼時候老院長已坐在身旁，默默的，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院長，今天我做了十三個手術了，刮宮，人工流產！」我苦笑道。

「小田，回家去吧。今天是週末，明天你休息，不用工作了。」院長軟弱的道。

週末，黑色的週末，刮宮，十三個，哈哈！我苦笑。

（完）

九一八事變後的熱河之役

王良

民國以來，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雖正式揭幕於九一八的中村事件，但那是關東軍的自由行動，並未經過日本政府的事先同意。簡直可謂爲大規模的強盜挑隙。經過政府會議而通過執行的，應以熱河一役爲開始。那時內閣首相是齋籐實，但大權實落於陸相荒木貞夫之手。荒木貞夫是日本軍人激進派的首腦，他不同意政府的看法，在取得東北各省後，暫時停止軍事行動，從事經濟建設，以免引起中國的反抗和國際的干涉，相反地，他正要在中國軟弱地過分依賴國聯制裁之際，主張繼續進兵，必把高屋建瓴之勢的熱河拉下，才能進可窺伺長城以內各省，退可保障東北各地，不使中國有待機反攻收復失地的可能。在他還未決策前，曾由秋山定輔的介紹，擬與駐日公使蔣作賓秘密商談，誰知到期蔣使失約，僅派參事丁紹汲前往，荒木大爲不悅，拒不與談，隨向內閣提出此案，與會閣員，都不敢反對他的意見，即照原議予以通過。

但在軍部籌劃進攻的當兒，齋籐實卻派了曾任田中內閣外務次官現任內大臣的吉田茂來華，仍想與中國政府尋求妥協。吉田茂到了南京，外交部長羅文幹正設宴歡迎，而日軍已先向山海關發動攻勢了。因爲山海關是中國屏障長城以北第一條國防要線，必須把它佔領，才可再行推進。一向奉行不抵抗主義的張學良，對於這樣

長安德馨，居然忠勇奮發，以少擊眾，苦戰兩晝夜，終以部下傷亡大盡，自殺殉城。可謂自馬占山外，爲東北軍能夠抗日的第二個英雄。

這一消息，傳到南京，吉田茂聽了，大爲尷尬，他知道日本軍閥，必然探悉了他來華的任務，故意在此時，向山海關加緊用兵，無非在破壞他與中國的談判，於是不發一言，鎩羽而歸。這一幕活劇，恰與犬養毅內閣時代，所表現的矛盾形態，不啻是同樣的翻版。

犬養毅與萱野長知，都是中山先生的好友，他本是國民黨的總裁，自由派的領袖人物，素來反對軍閥的侵畧政策。但自國民黨解散後，他獨自一人加入政友會。適值該會總裁田中義一自殺，領導乏人，他竟推爲總裁。一九三二年，由西園寺公爵的推荐，受命組閣，原想利用他的政治手腕，制止軍閥們的胡作妄爲，可是他亦和齋籐實一樣，一方面任用荒木貞夫爲陸相，並以政友會第一號侵畧人物森恪爲秘書長，另方面卻暗中派其密友萱野長知來華，與孫科、居正，作以下的和平商討。

㈠日本自東北撤兵。㈡由中國派警察維持秩序。㈢指定該地爲實行三民主義的模範區。㈣中國派大員常駐東北，（居正或鄒魯）。㈤准許日本移民東北。㈥兩國各派大使，正式談判。（中國派居正，日本派山本條太

孫殿英盜

中國的將領們，多半出身微賤。其中最名的一級上將如李宗仁、馮玉祥等人，均出生於貧農之家；但前者曾一度出任中華民國代總統，炙手可熱。後者則擔任軍委會副委員長，其地位僅次於蔣總統。這兩個傢伙後來都以投共，而沒有得到好下場！現在這裏要記的則是地位次於李、馮的孫殿英。

因爲，孫殿英也像馮玉祥一樣是伙伕出身，由伙頭軍能夠做到集團軍總司令，除了他老馮之外，在中國實不多見；尤其青雲直上，步步高升，更全靠他的特殊機智之所致。據孫殿英自己說：他一生最得意之作，就是在閻（錫山）、馮（玉祥）之戰的時候，馮軍敗退，他當時是馮部的某路司令，於是隨軍敗走，後面的閻老錫部隊追至；因而孫的衛隊勸他由小路逃遁。但他獨排眾議，則率領少數隨從，挺然由公路揚長而緩步前進，從者皆驚！認爲進兵即至，非遭俘去不可！

說也奇怪，閻老錫的追兵果然向小路追去，而孫殿英則由公路緩緩撤退，居然安全脫險。後來眾問何故？他說：「敵人必以爲我往小路而遁，我則從大道昂然濶步，取出其不意之理耳。」這位官居中將的總司令，不識字，未曾進過軍事學校，也未研讀孫子兵法，而他所作的行動，剛巧與孫武「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的戰畧相符，令人佩服。

實際上，孫殿英全憑自己一點小聰明，靠戰場取勝升官，這還比較容易，在舊時代裏，要想保持長久的軍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他從馮玉祥部改編是雜牌部隊，卻能一直維持着，可見他猶有對人處事的本領。他這套工夫非常到家，不僅對上恭順，對下也謙虛，所以他的人緣很好，無論在中央、在地方，只要認識他很他來往過的人，是很少說他壞話的。他又捨得送禮，先後送了多少寶物給達官顯要們？連他自己也記不清。

說起他的寶物，就得要提到他的掘陵了。那是在民國十八、九年，當他擔任馮部的師長時，駐防河北省遵化地方，產生了驚人的「歷史創作」。遵化是清代皇室的陵寢，世稱爲「東陵」，清朝歷代皇陵都葬在這兒，著名的慈禧太后之墓亦在此。當老孫實行武力掘陵時，慈禧太后之陵首當其衝。相傳打開西太后的棺蓋時，她的屍體仍栩栩如生！但一經空氣接觸觸後，她的面部即粉化了。墓中陪葬的珍珠寶物非常之多，聞名一時的翡翠西瓜、翡翠白菜（都像天然生長的），全部從西太后的墓中所掘出（其後仍陳列在故宮博物院裏）。

此外，孫殿英從東陵其他墓中所掘出的寶物亦不少，自當時起開始送人（出賣的在外），直到抗戰勝利後爲止，孫殿英手裏的寶物不印其數。爲什麼那樣一場驚天動地的掘陵

當萱野把這些內容，電告犬養毅，他的秘書長森恪惴知此中必有蹊蹺，因便告訴荒木陸相設法阻撓，同時電令駐華公使重光葵，在上海每日新聞登載聲明道：「日本外務省否認萱野在華之一切活動，因之萱野之言行，概與日本政府無關。」迫使犬養毅只好電促萱野回國。是年五月十五日，犬養毅且被一群武裝整齊之軍人，暗殺於首相官邸。可以想見日本軍閥的囂張和政治氣候的惡劣了，所以吉田茂這一次的使命，顯然要注定失敗的。

山海關既已失守，次一目標的熱河，即於二十二年二月開始行動了。熱河主席湯玉麟，原是個無知無勇之徒，又兼愛惜財產，絕不願意犧牲，日本人已向他多方誘惑。這時張學良的幕府中，有個劉甫奇的怪人，他是湖南邵陽縣人，早歲留學日本，與宋教仁、梁啓超都很要好，宋任農商部長，劉做過該部的參事，後來調爲內務部的參事，升任次長，一直到建都南京爲止。他對日本問題，頗有研究，又深知湯玉麟之爲人，必不可以拿國家民族的大義，使之感動盡忠的，那無異對牛彈琴，一點也聽不入耳，只有用神道說教，派出許多江湖術士，向他軍中算命，力說日軍若來，切勿獻城投降，這對你們的前途，將大爲不利。

而張學良也在國人指摘之下，不得不親到承德，嚴飭湯玉麟非苦戰撐持以待最後的援軍不可，總算勉强地壓服了他的異動，沒有變節屈膝，接受日本的招降。但儘管如此，一到日軍漸漸進逼，湯玉麟已聞風而逃，以致日軍長驅直進，如入無人之境，熱河全省，遂於三月二日以後，相繼失守，比東北各省的淪陷，還要輕易。從此更助長了日本軍人的氣燄，認爲政府的外交談判，徒然是耗費唇舌漫無効果的笨伯。毋怪他們的狂妄，中國事件，只有在大炮槍尖下，可以全盤結束。

熱河之役，又是這樣不戰而潰，張學良喪師失地之罪，實覺無以交代，行政院長汪兆銘通電聲討，義正詞嚴，煞似當年南宋時力主抗擊金人入侵的張浚和李綱，誰想到他自己卻在六七年後，反搖身一變而爲張邦昌和劉豫。不過，張學良的下野，總算是被他這一紙通電，辭職而轟走了，雖然沒有好久，又被起復回國，以剿匪副總司令，駐節西北，仍是八面威風，牙旗浩蕩，但究竟難以洗脫不抵抗主義的汚點，國人的唾罵，是甚於斧鉞和刑章的。假使易地而處，日本而受別國侵畧，恐怕軍政當局，切腹自殺的，必然罪有所歸了，豈像我們中國，官位越大，越是永遠不倒的金字塔。不管他在法律上，應該負有若何重大的責任。

接着熱河之失，日本更獲得了一連串的勝利果實，四月二日又攻下了古北口，所有長城各險要，以及灤河東岸各縣，均在他的鐵蹄蹂躪中，距離北平，只不過數十里之遙了。這才停止攻勢，再作下一步的侵畧部署。

提起這一筆爛賬，便不禁想今日的釣魚台問題，我們既以不抵抗主義，鼓勵日本侵畧於先；現在又拿以德報怨的高調，示好於後；抑知黷武成性，根本不會悔禍的日本，也許在他們的眼中，這正是同一範疇的弱者名詞。難道我們受他的教訓還不夠嗎？

寶

文鑑

的第一件是一把小寶劍，長約三尺餘，據他對人說：「那是秦始皇隨身的寶劍！」究竟是否屬實？未經攷古學家證實，眞假無從得知。但那寶劍確有一種驚人的作用是，他曾在友人面前將十幾枚銅元叠置寸許，用寶劍斬下，全部銅元分爲兩半，而寶劍鋒口則仍完整如故。

第二件是一顆避風珠。提起這避風珠，不禁令人聯想到發現他有避風珠的故事。一次，有位頗著聲望的朋友，和孫殿英在某地同乘一車。這朋友在車上使用打火機吸烟，因風太大，屢燃均爲風所熄，而孫殿英靠近他身旁後，打火機一打即燃，則不因風而熄了，並從容地燃着香烟。友人覺得驚奇，問孫，孫不答。坐在後面的副官則笑着說：「總司令身上有寶物。」車抵友人家，友人追詢究爲何寶？孫始則推諉，終於以情不可卻，便出示了隨身的三寶：即包括上述的寶劍、避風珠及避水珠。避水珠列爲第三件寶物，與避風珠的一般大小。其色一爲透明，一呈灰色，均以緞製小袋裝好，始終隨身携帶。傳說避水珠的作用是帶在身邊以後，即使人跌落水中，亦不會沉下的，而始終浮在水面。這兩顆珠寶，有非常神秘而不可思疑的作用。

第四件是避火珠。當日軍包圍中條山，孫殿英爲保全其實力而打算接洽「投降」的時候，便以此寶送與當時的日軍第十二兵團司令去了，孫的部隊雖得保全，但失去了一顆珍貴的避火珠。避火珠因已送人，故未爲人所見到。總之，孫殿英到勝利以後，隨身帶着的（除避火珠外）尚有上述三寶，那是他的秘密。

孫名魁元，字殿英，河南省人。爲人不識一個大字。鬧出很多笑話；例如：他駐防熱河時，一次在承德市的一家菜館請朋友小吃，表示每人點一樣自己歡喜吃的菜，堂倌的菜單呈上，各客人選點之後，他以手指向最後一行說：「我來這個菜」。堂倌說：「總司令這是小賬加一」，孫聽錯了，誤以爲「燒燴甲魚」，點頭稱好。但他精於賭博；尤其擅於擲骰子。據說孫殿英當營、團長時，常與同僚玩骰子，他可以不用眼看而向後一擲，也能擲出「四五六」來。

一九四八年中原內戰，孫奉命守安陽，在共軍重重包圍下先後達四十天，終於彈盡糧絕，被匪便衣隊俘去。毛匪俘獲孫殿英後，每日迫他紡棉花四兩，但孫一向有嗜好，身體早已衰弱，翌年被折磨致死！

孫死後，人們最關心的是他那隨身三寶，到了最後一刻鐘是怎樣處置了？究竟在安陽臨危時是否將寶物隱藏於城內？抑或埋藏在山野，更或在被俘時繳出給毛軍了呢？如果埋藏在安陽城內或山野，至孫死後，則將永遠無人知道了。至於送給日軍司令的那顆避火珠，如未轉到國人手裏，可能被帶到了日本。這樣珍貴的寶物不管落在誰的手中，都會被人珍藏着的，但不知何時才能重作國寶，流回爲國有呢？

中州風雨

留

「當然嘍，人家前生修來的艷福。哪像咱們守着和尙寺。」老劉說。接着爆發出一陣哈哈的笑聲。老孫一雙眼睛還盯覷着健美的胡小燕。胡小燕給弄得很不好意思，這才問：「請問，徐諾同志哪兒去了？」

「喲，妳都守不住，倒來問咱們？」老孫答。

「你說什麼？難道我守着他？」胡小燕是個牙尖齒利的人，寸步不讓。

「妳說得不錯，有時會守不住，所以難怪『針行三步線來尋』了。」老余趕緊接上去。

「你們扯到哪兒去啦？簡直是胡鬧！」胡小燕給頂了回去。

「好厲害的嘴，還駡人哪！」老孫裝出吃驚的樣子。

「我這是駡人？像你們這樣放肆，姑奶奶算是客氣的了。」

「喲，還是姑奶奶呢。哎，小姑奶奶，妳找徐諾幹啥？不說出來，咱們不告訴妳。」老劉說。

「我有事找徐諾談談。」胡小燕說。

「什麼事？」老余問。

「嘿，你們眞是有點無理。對不起，打擾了。」胡小燕轉身就要走。

「哎哎，別走，咱告訴妳，徐諾跟一位姑娘到野地裏談心去啦。乖乖，他們好開心啊。」老孫在後面大聲說。

接着，背後又傳來一陣爆炸般的笑聲。

胡小燕給弄得眞是生氣了，她快步地離開宿舍走廊，衝下樓梯，想跑回自已的宿舍。但是走到樓梯拐彎處，忽然像感觸到什麼，停住了腳步。

她暗忖：「這三個人雖然庸俗透頂，但是他們對徐諾的印象也不是空穴來風的。唔，幾個月來，他跟崔婉姬似乎有點過份親密，而且崔婉姬在被審查期間，他跟崔婉姬更加親近，這有點不正常。他同房的人說他和一位姑娘去談心，八成就是崔婉姬。」

胡小燕在以往的幾個月中，對徐諾的印象還不壞，覺得工作能力較强，人緣也好，跟廣東來的同志交情都不錯，而且，還仰慕他是一位青年作家，有才華。聽說分配在工會宣傳部和徐諾共同工作，她還感到高興，所以晚上便來找他。

什麼要對人家胡思亂想，這何苦來哉？

她想驅去了心頭的雲霧，又恢復了她本來的情緒，以輕快的腳步像跳似的走下樓梯。

話中有刺

樓下是一片頗爲寬大的空地，對面距離約二十丈的地方，是一座新建的三層樓房，現在作爲女職工的宿舍。左右兩邊，是一列未建成的宿舍，棚架的竹竿直刺夜空。

這裏當然還沒植上樹木，因此顯得空蕩蕩的。幾盞掛在木柱上的路燈，沒有安上燈罩，散發着昏黃的燈光，因此，周圍的事物是一片模模糊糊的，在燈光所及的地方，也只能辨認一個輪廓。

忽然，在通向李家村那條道路上，胡小燕看到昏黃的燈光下，飄忽着兩個人影，他們走的是那麼靠近，那麼緩慢，像一對情侶在散步談心。

胡小燕止了步，眨了眨眼，運足目力看去，她已辨認出他們是徐諾和崔婉姬，心頭又莫名其妙地昇起一股難以言狀的究竟是妒意還是偏見的情緒來。

她不想和他們見面，頭一扭，便朝女宿舍走。

倒是崔婉姬從這胖胖的身影看出是胡小燕，揚聲向她叫道：「小燕，到哪兒去？」

胡小燕給叫住了，她不好意思裝作沒聽見，但她只是漫應着：「沒去那裏，隨便走罷了。」

說話間，崔婉姬和徐諾已走近胡小燕面前。

「小胡，我們要共同工作了，有妳這小調皮在一起工作，一定會輕鬆愉快。」徐諾微笑地說。

「喲，你把我抬舉得太高了，你不嫌我毛躁冒失就謝天謝地了。再說，沒有跟我在一起，你不是也輕鬆愉快嗎？」胡小燕把眼向徐諾瞪了一下。

「妳說得很有趣，我憑什那要嫌妳毛躁冒失？其實妳爲人很率眞，同志們都喜歡妳。」徐諾語調和善地對待這位同事。

「但我認爲，老徐希望的是跟妳這老拍檔共同工作才眞，不是嗎？」崔婉姬敏感到她話中有刺，但仍微笑着問：「爲什麼這樣說？」

「很簡單，以資熟手嘛；況且嗝，你們相處得蠻不錯呀。」胡小燕冷冷地說。

徐諾覺得胡小燕說這話是帶着小心眼，忙說：「妳說的雖然有妳的道理，但大家都是革命同志，誰也是一樣要融洽相處啊。平時我跟妳不是一樣也談得來？」

「然而，比起你和崔同志那份親熱勁，我們的交情就差了一大截了。不僅我現在有這種特殊的看法，其他同志也有這種看法。」

徐諾和崔婉姬聽了內心同時一怔，互望了一眼。

「妳說的其他同志，有根據嗎？」徐諾問。

「怎麼沒有？你同房的三個人就有這種看法。」

「莫名其妙！」徐諾嘆道：「妳在什麼時候聽他們怎麼說的？」

「剛才唄。我去找你，他們不僅作弄我一頓，還揶揄了你一番，說你跟一位姑娘到野地裏談心去啦，還叫出『乖乖』來呢。」

徐諾知道同房那三個人的個性，認爲胡小燕的話不會有誇大的成份。胡小燕可能是受了他們的作弄，所以有點兒氣；但主要還不在於生氣方面，而是這位姑娘給他們蠱惑性的言詞左右了她的情緒。

他覺得這並不是一般的開玩笑，而是代表了一些人帶着有色眼鏡來看他和崔婉姬的關係，這種情緒發展下去就會變成一種偏見，將會給他們帶來另一種煩惱。

他們都隱隱感到，交朋友的自由也受到一種無形的干預了。而可嘆的是，像胡小燕這樣頭腦單純的小姑娘，很容易染上這種「偏見」症。

徐諾又稍稍轉過臉望望崔婉姬，崔婉姬用堅定的目光回望着他。

總攻的信號

春天已老，柳樹已經飛起柳絮。天氣雖然逐漸暖和，但是也使人感到鬱悶。在知識分子圈內，政治氣候也如這樣氣候使人感到壓抑。正如人們所抱的看法那樣，胡風所遭受的鬬爭更加激烈、尖銳了。四月一日，郭沫若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

「噢，郭沫若發言啦，這不尋常。」在廣州酒家裏，張北方對徐諾說。

「不錯，這是一個發動總攻的信號。郭沫若已經爲這場鬬爭定了調子，看來形勢會急劇發展。」徐諾回答說。

在今天上午，當報紙發到各單位的時候，幹部們都議論紛紛。在潤西醫院工作的張北方看到這篇文章，便打電話給徐諾，約他在下班之後到潤西廣州市場的廣州酒家會面，談論一下當前運動的問題，因爲他們都有同感。這個問題，許多知識分子都有同樣的感受。

要把胡風打成反革命

他們在廣州酒家的「躍進廳」的一個角落裏找到一座頭，隨便地吩咐跑堂的點了兩樣菜，便低聲地談起郭沫若的文章來。

「我同意你的看法，形勢將會急轉直下，胡風將會受到致命的打擊。」張北方說：「『反社會主義』，這不僅是爲對胡風的鬬爭定了調子，也就是說定了罪名，而且這意味着把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從文藝領域裏拉了出來，把他們丟入萬𭓞不復的政治陷阱中。還有，郭沫若指出胡風反社會主義是有綱領的，下一步意味着什麼，就很値得人深思的。」

「莫不成要把胡風集團打成反革命？」

「這種估計可能不會過份。喏，你看到郭沫若的文章怎樣說嗎？除了過去反覆駁論過的『五把刀子』之外，還有這麼一段話。」張北方把當天的報紙從口袋中掏出來，迅速地看了一下，指着文中的一段話對徐諾說。

這篇文章徐諾在上午已全文看過一遍了，雖然有了一個頗深的印象，但還是跟着張北方所指把報紙接過來看。他發現張北方感受特別深，是郭沫若指出胡風還犯了這麼一條瀰天大罪：取消黨的領導。

郭沫若的文章說：

「很明顯，如果大家都依着胡風綱領做去，就可以同樣取消其他的一切羣眾團體的統一組織和統一領導，造成人心渙散，一盤散沙，無組織無領導的局面。

「胡風這位自命不凡的人物眞是了不起。他不僅要爭奪文藝的領導權，而且要按照他的面貌來改造社會改造國家！」

「嗯，按照郭沫若這樣說，胡風簡直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野心家，這也等於是給胡風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徐諾看完這段文字以後說。

「這還用說？」張北方以肯定的口吻說。

「郭沫若憑他是文聯主席或人大副委員長的身份也不能胡亂給人家定下政治罪名，我看他是奉行中央的授意。」

「這是很顯然的。而且據我看來，這個問題不由周揚或茅盾來發難也有原因。」

「什麼原因？」

「如果讓茅盾來提出，因爲他的實權及地位均不及周、郭，自然不夠分量，這一砲不能打得那麼響，所以不能選擇他；讓周揚來提出吧，響是響了，但有副作用，知識分子一下子就會敏感到他是代表黨中央說話，同時還會誤解周揚利用權力以報私怨，所以在文化界三巨頭中，郭沫若成了較理想——也就是最有利用價値的人選。」張北方像一個理論家似的神情嚴肅認眞地作着分析。

（二十六）

曉聲劍影錄（九十二）

幾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民國三十年的夏天，我參加中訓團受訓，期滿後，我整裝南下，但決定繞道洞庭湖，憑弔長沙大會戰的戰場，由重慶出萬縣，穿過三峽，從三斗坪地區，遄赴宜昌、沙市，然後偸渡湖濱區，進入湘北，以漫遊於新牆、汨水之野，一切舟車手續，已由中訓團總務處代爲辦妥，正要啓程的時候，忽接中訓團通知以岳陽一帶軍事吃緊，不可輕往，要我改由川黔公路南歸，西南公路的車票也代購妥送來，只有且將來路作歸程，再爬過花秋坪而已。在綦江道上閱報，始知日軍再犯湘北，及九月二十八日返到柳州時，爆竹喧天，第二次長沙大捷又在國人狂喜中降臨。長沙第二次大會戰的時代背景，正是日本陸軍部蓄意北侵時期，以配合德軍在俄國挺進莫斯科之際，鉗形牽攻蘇聯，但恐我軍反攻武漢，牽制他們，乃先下手爲强，發動進犯長沙，怎知又來一次敗仗，傷亡四萬餘人。亦因此次失敗，日本陸軍部（省）失了威風，不敢力主北進，而使海軍部（省）抬頭，乃決定南侵政策，偸襲珍珠港，把日本命運拖入死亡谷中。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偸襲珍珠港，旋即南侵香港、菲律賓、馬來亞，整個世界戰局改觀，尤其在中國戰場，國軍牽制着日寇一百六十萬，泥足深陷，無法移動，又恐華東與華南戰場，變成爲支援英美友邦作戰之區，於是決向接近印度支那半島的戰區展開攻勢，以達成反牽制的目的，使國軍不能抽調出國，以援救毗鄰的緬甸和印度及中南半島。因此，在第二次長沙大會戰失敗後，還不夠三個月，便又第三度進犯長沙，第二次和第三次的長沙大會戰，日軍都是採取中央突破的戰畧，而我軍仍是用袋形戰的打法，袋形戰則以守袋底的要最堅强，袋底一穿，則全盤失敗，

沙而著名。第三次長沙大會戰，是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揭開序幕，於三十一年一月四日，我軍開始拉緊袋口，包圍日軍，至一月十四日乃宣告大捷，斃敵五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名，又來一次震動中外的勝利。

(三)偸襲珍珠港的情報——中國的情報機關，在抗戰時期是設有兩個，一個是中央調查統計局，一個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前者簡稱中統，後者簡稱爲軍統。兩者隷屬雖然不同，但工作目標則完全一致。中統的主事人，會有更動，徐恩曾、葉秀峰都擔任過；但軍統的負責人，在勝利之前都是戴雨農（笠）先生擔任。戴雨農先生的治事精神，我曾有論述，不再冗敍。但我國人應引以爲榮者，則日本偸襲珍珠港事件，我國已預先通知美國，因軍統局早已接獲情報，知道日本海、空軍會利用週末，偸襲美國的太平洋艦隊的基地——珍珠港。這時，來栖三郎正在美國談判時間，美國人一廂情願，總以爲用談判可解決問題，誤信來栖的誠意，而忽視中國送來情報的價値。及至整個珍珠港成爲火海時，才佩服中國特工的高超，後來負特種任務的中美合作所，也是基於此項敬意而成立的。

(四)中國空軍飛襲東京——日本人以五十年的準備，也以五十年的入超，從事於侵華的經營，田中奏摺不過是日本的野心具體的自我揭露而已，其實日本的軍國民教育，自始至終都是以中國爲侵畧的對象。所以，當蘆溝橋事變之初，日本即以最優勢的海、陸、空軍進犯中國，其後不論在北戰場及東戰場的上空，日機傾巢而出，制空權操於敵人的手上。日軍的機械化兵團活躍於戰地，以雷霆萬鈞的力量，着着進逼，直至轟炸黃河，水淹日軍，才在黃泛區阻止日寇的裝甲攻勢。中國的空軍，原是很脆弱，空軍學校，除陳濟棠於開府南天，在廣州大沙頭設有一所之外，中央也在筧橋設有空軍軍官學

甚欠缺。蔣委員長五十榮壽，國人掀起狂熱，獻機祝壽。飛機數目乃有增加。翌年，陳濟棠藉名抗日，揮軍北上，廣東空軍不受亂命，由黃光銳率領健兒，駕機歸附中央，空軍力量較前集中。但自抗戰軍興，我空軍在各地與敵機激戰，消耗過重，舊機全部損失，補充又難，這時中國的空軍，是有名無實了。及二十六年十一月間蘇聯賣給我國有俄造的CB轟炸機，E16驅逐機，後來更得美機的補充，我國的空軍便復興陣容，再教鐵鷲橫空，與敵機周旋九霄之上，於是日本空軍的所謂「四大天王」，都先後死在我國的天空上。但使人最興奮的，則是我空軍轟炸隊隊長徐煥昇率領遠征三島的勇事。

這次遠征，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出發，由徐煥昇率領副隊長佟彥博，隊員蘇光華、劉榮先、雷天春、吳積冲、陳光斗等於黃昏時，凌空直上，於午夜星燦月皎之際，鐵鷲飛抵長崎上空，徐隊長指揮各機魚貫低飛，此時日本防空仍未發覺，街上車水馬龍，我機乘街上燈光輝煌，以最迅速手法向通衢小巷散發紙彈，傳單飛下，然後我機排成一線，直上九霄，轉向九州西岸，又沿九州西岸各城市低飛，處處散發傳單，因此次我空軍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日機竟然龜縮，不敢攔擊，我機於完成任務之後，奏凱歸來，於五月二十日正午十一時，於歡聲雷動中，由徐隊長率隊相繼降落。遠征消息，國人在報章看到，不勝狂喜。

(五)孫立人解仁安羌之圍——若干年前，香港發生了眞假將軍的笑話，這個笑話的起因，乃由於香港英軍司令菲士廷將軍報恩所引起，菲士廷將軍的解劍酬恩，則又與華軍在緬解仁安羌之圍有關。原來當我軍應盟國之請，入緬馳援，卻受盡鬱氣，英軍輕視國軍，認爲中國軍人很少有符合團長的資格，而要國軍以連爲單位開入緬境，使我第五軍第六軍的全體軍官，大家五孔生烟。但英軍則於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七日棄守仰光之後，節節敗退，於四月十四日英軍第一師放棄馬格威，改守二安羌。（未完）



新數學教科書內容值得商榷

宇文夏

亞夏對教科書的編者們向無私怨，但卻偏向他們捉錯，主要是出於睇唔過眼。以編書人的身份，學歷而言，亞夏縱有「煤氣鼓」咁大個膽，都唔敢話佢地唔識嘢，這分明是他們收埋好多嘢唔教人。收埋嘢唔教人好閒，但他們卻將因此而致學術不前的責任推在古人身上，（如前期亞夏所引編給教師們的講義，指責我國古人不研究「幻方」及外國數學家費盡心力也找不出偶數次「幻方」造法等），這是亞夏所最唔抵得者也。

本文，想向編「新數學」教科書的學者們請教一個問題，亞夏並未受過大學教育，這一門學識都只得自一些「啞老師」，由於沒有「活口」指點，若因此而致於「觸類而唔得通」或者「舉三隅而無一隅反」，則切望諸學者有以指正。

為求確鑿，不能不舉出引用書目，亞夏絕對無意針對該書編者，實際上，該書編者也是亞夏的「啞老師」之一。此書乃香港精義文教社出版，由李義先生編著的「中學現代理解數學」（第一冊）。

一入「新數學」之門，首先便要認識「集合」。對於「集合」，該書的解釋是「集合同性質的事物的集團。」亞夏又蠢又朦查，無辦法對「性質」一辭想得一個「確切」的解釋，而且以「集團」而釋「集合」，豈不變成了在文字上玩把戲？

好了，「集團」一辭姑置不論，「性質」二字，也當亞夏想通晒。則由「集合是同性質的事物的集團」之句，可知某事物之是否屬於某集合的一個成員，完全決定於客觀性的——事物之性質。而亞夏的「啞老師」之中，有不少持相反的見解。他們認為：某事物是否屬於某一「集合」，完全出個人的主觀所決定，與「性質」等無關。

未提例證，先引民國二十八年出版蕭文燦先生著「集合論初步」的一段話：「吾人直觀或思維之對象，如為相異而確定之物，其總括之全體即謂之集合。……所謂相異者，取二物於此，其為同一，其為相異，可得而決定。……所謂確定者，此物是否屬於此集合，一望而知，至少其概念上可以斷定其是否為該集合之元素。蓋合於某『條件』之集合，須其界限分明，不容有模糊不清之弊。」蕭先生只講「條件」、講「思維之對象」而沒有提到「性質」。「條件」必為人所給出，「思維」亦人所作出，故依其說，則「集合」觀念顯為「主觀」的。而「集合」的概念，乃近世數學入門的基石，如果一開始便錯，可能一直錯到底，故亞夏於此提出，希望編書學長們有以教我，亦有以教於眾多莘莘後學也。

假若有人出一個題目：「在下列各事物中，劃去不在此類中者：獅、虎、豹、象、貓。」究竟憑什麼標準去確定那一動物不在此類中呢？這要看出題人所給出的「條件」：如果出題人沒有給出「條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處理方法。有生物學知識的人會劃去「象」，因為其他各動物都屬「貓科動物」，即是由「貓科動物組成的集合」。有些人會劃去「貓」，因貓是小家畜，而其他則是龐然巨獸，即由「野獸組成的集合」。有些人也可以認為沒有可以劃去的，因為牠們全是動物，可以稱之為由「動物組成之集合」。可以說：各人都有他們的觀點和理由，各人有各人的結論。

讓我們來玩一個分組遊戲：每組分配一個組別號碼、一個終點、一個起點、一個乒乓球、一雙筷子、一隻匙子、一隻碟子、甲、乙兩人。遊戲開始時，甲自起點以筷子從碟中夾起乒乓球，行至終點，交給乙，乙以匙子接此乒乓球。若以「集合」來解釋這一個遊戲，每一組都可以叫做一個「集合」，每一「集合」都由若干「元素」組成，這些「元素」又可分為三大類，叫做三個「子集」。一個叫做「人的子集」，其中包括有甲、乙兩元素；一個叫做「無生物的子集」，其中包括有：組別號碼、起點、終點、乒乓球、匙子、碟子、筷子等諸元素；又一個叫做「動作的子集」，其中包括有用筷子夾起乒乓球、由起點行至終點、交乒乓球、接乒乓球等四個動作，亦即四個元素。從任何觀點而言，亞夏相信幾難有人會認為這三個「子集」的各元素會有相同的「性質」，但這三個「子集」中的每一「元素」又都是原有「集合」的元素。由此可見「集合」的元素，並不依靠其「性質」而決定，而是決定於人為的條件。

以上為亞夏發自井底之言，究竟對與不對，懇請諸學長們有以訓示，使亞夏一開「茅塞」，則感激萬分矣！

關於三水四會血吸蟲區歷史

老游擊隊員來信作證
指中共造謠顛倒黑白

編輯先生：

讀二三〇期萬人雜誌張文先生「三水大旺農場血吸蟲病毛幫無法根治——諉過國民黨」一文，有一些話不吐不快。鄙人自故鄉陷共後，逃港二十餘年，對於農奴及紅小鬼鬬爭慘事雖然無從目擊，但鄙人於抗戰期間（民國三十二至三十三年）日寇投降爲止，在張君所指的大旺農場所在地，縱橫數十里，負責游擊活動二年之久，故對該地之地理環境，一草一木及當日抗戰情形，親身經歷，故知之甚稔。

該地位於四會及三水兩縣交界，成狹長形，縱長約三十華里，橫約十餘華里，總名草塘，一邊是直通清遠曲江之大北江，另一邊則通四會廣寧縣屬之小北江，除沿大小北江兩旁可住居民外，誠如張君所云，荒烟蔓草，渺無人居，中有小涌由四會縣屬五馬崗流入直通至馬王大小北江會流處出口，名爲毒河，河水呈深綠色，不能飲用或洗澡，若人誤飲之則中毒，初時感覺不適，在一月或以後，腹部漸漸隆然，大如五石瓢，治理甚難，漸至死亡，故感染者生存希望甚少。據附近居民所述毒河之成因，純由每年夏季當北江水漲之時，該區地勢低[illegible]丈餘之多，及秋冬二季潦水退落，蔓草受烈日之蒸晒，日久發霉，便生草毒，天雨時草毒由比較小之涌滘滙流於這條所謂毒河中。（編者按：這種傳說缺乏科學根據。實際上毒河之「毒」是血吸虫作怪。）唯土地雖然肥沃，因地勢過於低下，每年受潦水淹浸，雖秋冬雨季亦泥濘沒膝，故此除近於大小北江兩旁，可種小麥或禾田或搾菜油用之搠青外，其餘都不宜於種植，祗有長草牧牛，故有草塘之稱。

共方宣傳云，在抗戰時曾作共方游擊隊基地，更荒謬絕倫。民國三十二年四會縣淪陷，本人是三水人，地理及人事比較熟識，故奉命率隊轉進敵後工作。因該地區涌滘紛歧，遍佈茅葥高盈丈，形如竹，入其中如孔明之八陣圖，非久居之人難辨東西南北而失路，是理想的游擊基地。筆者在四面敵人包圍之下，活動兩年之久，敵人亦無法奈何，可想其地之錯綜複雜，亦從未見過有共黨游擊隊之踪跡，倘使有發現筆者必須全力先將之撲滅。因爲此種共黨游擊隊實乃百十倍甚於漢奸，漢奸居於敵方是有形的，而共黨游擊隊打着抗日旗號，倘若發覺稍遲，與日敵作戰時，此等喪心病狂的共黨游擊隊便從後方夾擊對日作戰的國軍，或地方團隊，則其結果可想像得之。故謂其爲甚於漢奸，絕不爲過。

但我們無法克復者就是這條名爲毒河及草毒的天然禍害。當其時我們所飲用之水及洗澡，俱不惜辛勞取之於大小北江，或其中小山丘名爲將軍崗之井水，仍每每感受到草霉發生之毒氣所侵，因而患瘧疾者常佔全隊百分之五十。患此種瘧疾者，必須離開此毒區，到附近有人住的村落，如古塘、白沙，住一個時期方可痊癒，否則變了長寒，便有生命危險。又由此可知共黨不惜摧殘人命，以該地作爲農場，夜以繼日的有如牛馬，尤其是受草霉毒氣所侵襲，醫藥兩缺，其死亡率之高，盈千累萬，共黨之肉眞不足食了。

共黨頭頭又向農奴宣傳，「日敵投降後，國民黨搶着接收，把這裏游擊區不走的婦孺老弱全部殺光，還放火燒村……」這歪曲事實，白日見鬼的無烟大炮，原本不值識者一哂，我們細思除了喪心病狂無人性具獸性的共黨外，那裏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的政府官吏而幹殺人放火的勾當呢？況且事不離實，該地在我八年抗戰當中從未有敵人或僞組織進駐過，近小北江方面如鶴仔山、張邊、梁邊及沿江之村落，如白坭圍、沙瀝、六合、新隆寨等，都由我四會縣屬黃崗鄉所管轄，近大北江方面如螺田、三家村、蔣岸、古塘、白沙、崩口、長路，屬於我三水縣龍潭鄉所管轄，其中蔣岸雖一度爲日敵佔領，旋卽退去，直至抗戰勝利，絕無變更。

筆者在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仍在該地，同時三水縣特務大隊（大隊長歐芳字漢章正於本月逝世於香港），仍駐防該地

笑話一則

尼克遜與江青

尼克遜：How are you, Mrs. Mao?

傳譯員：你好嗎，江青同志？

江　青：我很好，謝謝你。

傳譯員：I'm fine, thank you.

尼克遜：You are every beautiful, Mrs. Mao.

傳譯員：你眞美麗，江青同志。

江　青：(客氣地)哪裏，哪裏？

傳譯員：Where? Where?

尼克遜：（莫名其妙）Every where, every where.

傳譯員：他說你哪一處地方都很漂亮。

江　青：（面紅耳熱地）。

（傳譯員水皮之過）

——伍景行寄自美國

長陳護湖）尚未推進西南，而共黨竟敢謬說日寇投降國民黨搶着接收，豈非白日見鬼。

尤有進者，上面說過該地毒河之成因及草毒之禍害，是千百年來天然環境所做成，並非人為的災禍，不過人們當時不知有「血吸蟲」病這個名詞，祇有「生蟲脹」之俗名而已，而共黨竟誣為日敵由祖家用飛機帶「血吸蟲」病菌散放該處而造成，更是荒天下之大唐，誠如張君所云，該地老一輩之居民，瞭如指掌，祇有一笑置之，更足證明共黨的說話，無一不是偽造欺騙，自曝其醜而已。

鄙人在對日抗戰期中，祇是毫末的一員，絕無功績可言，說來也自覺慚愧，但為着證明共黨的虛偽、無耻、欺騙的謬妄，故不惜獻醜也要盡其在我的寫出下列事實作為鐵證。鄙人於民國三十一年隨大隊部駐於四會縣屬黃崗墟，近草塘約十里，番號為一縱隊），司令翟榮基，第二支隊支隊長汪瑞文，第一大隊大隊長丁祥麟，行動第三隊隊長黃浩堯。本人是外勤組組長，任務是爆破敵人糧倉及橋樑交通，伏擊敵人運輸船隻，及我正規部隊出擊時牽制敵人據點，此種任務決不能離開敵前過遠，尤其是以能潛伏敵後為佳，故在抗戰末期數年來從未離開過此縱橫數十里之草塘一帶地區。

當時的有聞說共黨小鬼隊向我們的友軍團隊襲擊，及四處流竄，但筆者防地之草塘則從未見有共黨之小鬼隊踪跡，此不是筆者先聲奪人，純粹與當地民眾聯絡緊密，此其一。共黨乃殺人放火的匪徒，自經民國十六年廣州叛變之慘狀，鄉民記憶猶新，談虎色變，倘發覺有共產黨徒出沒，必向當地駐防部隊告密，將之圍剿，此其二。我們對此等集漢奸匪徒於一身之共黨警惕性甚於敵人，此其三。故此共黨小鬼隊連魂影也不敢到草塘活動，何況謬說為游擊基地呢！

感時憂國

中學生怕讀歷史

梁莊上　三月三十日

萬人傑先生：

我是中學四年級學生，每次行過報攤，看見周恩來特輯，泛起一陣陣心酸。表面上，我是非常快樂的人，打保齡、跳舞、旅行、打任何一類牌（包括橋牌）。每當朋友和我談起國家大事，我便顧左右而言他，避免引起無限傷感。朋友都說現代香港學生沒有國家觀念，同學之間更沒談及；每當老師上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時，更加深內心痛苦，因為所講是日本侵畧中國及滿清政府腐敗，明年會考，我也不選這兩科，讀到這裏，什麼心情也沒有。

我三歲時由廣州來港，中國是什麼樣子也不清楚，祇有在大陸機構窗櫥中看，但看不到眞貌，祇是一些虛偽宣傳品，心中很失望。我羡慕尼克遜，他能參觀中國歷史名勝，我身為中國人，祇希望在圖片中看一些古蹟，也沒可能，縱然有，祇是一點點。我和朋友旅行長洲時，朋友指着一島嶼說，但是中國地方，我不期然停腳凝視，觸發悲傷，想流淚又不敢流，北望神州，聯想到古代詩人的讚美，如今何在？走進左派戲院，觀看一些紀錄片，心中想看一看中國，但每次都失望，當毛澤東在片中出現時，頓時一陣激動的感覺，不是崇敬他，是被他操生殺之權的七億人民，在他全無理性統治下，辛辛苦苦生活中所感動。我被親友、同學、朋友視作享樂至上的人；雖想改善中國人民生活，我又沒這能力，只有讀書、玩樂來忘掉大陸的極權統治。正所謂有國有家歸不得，一個馬克思，一個列寧，把中國變成這地步，也被這班行將就木的統治者利用來統治人民，摧毀中國固有文化，豈不哀哉！

預祝新中國出現，帶給人民舒適日子！　一中學生上（三月廿六日）

美記者訪平側記

街頭所見一片落寞

人民愁鎖雙眉，警衛面無表情

（本刊資料室）

跟隨尼克遜總統訪問大陸的時代雜誌記者塞得禮和史基特，最近聯合發表了他們的採訪日記，逐日寫出他們的一些觀感。

第一天，尼克遜抵達北平，他們寫着：「看看機場上無聲無息的景象和面無表情的人們，一點也不像尼克遜一行就要來到。

「如果按照美國的標準去衡量，北平機場就像是被遺忘了似的，一直到飛機降落前半小時，還看不出機場有何異樣於平日的跡象。後來，由三百六十人組成的陸海空儀隊才出現，但仍然沒有周恩來的影子。直到尼克遜座機停降前十分鐘，周恩來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官員』才施施然而至，這些毫無組織的『官員』，後來站成一列單薄的隊伍鼓鼓掌，算是歡迎尼克遜。」

「從機場到市區，路經天安門、大會堂，然後到達國民旅館，沿路上看到一些身穿藍棉布衫的老百姓，或在等公共汽車，或在街頭觀望，但沒有人揮手，更找不到什麼歡迎的人羣。」

「下午，記者們在大會堂外的石階上，在寒風料峭中苦候一兩個小時，看不見尼克遜的影子。大家都在擔心，是不是他病了，還是有什麼意外，後才知道他是見毛澤東和周恩來去

「晚上參加了爲尼克遜安排的洗塵晚宴。晚宴後，在從大會堂回到旅社的路上，記者們所乘的大型交通車超越一部部的腳踏車。寒月的微光照在這些騎車人的身上，又在馬路上留下一個個單調而落寞的影子。在西方記者看來，下雪天騎腳踏車，簡直是不能忍受的事。」

第二天，中共「人民日報」上，在第一版刊出尼克遜和毛澤東握手的照片。下午，尼克遜和周恩來作四個小時的會談。

這兩位記者寫着這一天的印象：「在我們初來的幾個小時，所看到的中國人都是雙眉緊鎖，雙眼瞪着人，面無表情，旅館的警衛人員從未啓齒一笑，街上看到的人，也都像是拒人於千里之外。」

晚上，他們觀賞了芭蕾劇。他們寫道：「這個舞劇是描繪共產黨徒是如何的開創他們的天地，工農是如何的離開地主，跑去加入共產黨，然後回來把地主們鬬掉。」他們接着很感慨的寫着：「老天啊！尼克遜現在美國致力於削減地主的稅負，並推動不流血的和平政策，中共演出這種充滿血腥的鬬爭地主劇來給他看。」

第三天，尼周再度會談，晚間參觀體育競技場。他們說：「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早在幾個月會談的協議寫成書面的報告。現在尼周會談，只不過是握握手，裝腔作勢一番，正式認定而已，在這一個星期之中，一切重要策略，都是基辛格在幕後和尼克遜策劃的，國務卿羅傑士則只處理一些問題的細節，從事一些事務性的工作。

「晚間在體育館內，一些身穿五顏六色服裝的運動員，以及各式各樣的競賽看得尼克遜東張西望，指這個又指那個，但又有一點很奇怪的，不但要把戲的人受過訓練，觀眾也受過訓練似的，連鼓掌也都是一致的。」

第四天，又是尼周會談，而且遊覽了萬里長城。他們說：「看到這個人類最偉大的工程，大家都感覺這次到中國大陸來，就算只看看萬里長城，也是值得的，尼克遜說：『能夠建造這種工程的人，必定有一段值得自豪的歷史。我們觀賞這一道城牆而驚嘆它的偉大，但我們不希望人與人之間有任何城牆和隔閡。』」

第五天，尼克遜一行先參觀紫禁城。「這天早上下了一點雪，宮殿外的地上還有一點積雪。尼克遜照樣是在電視機和照相機的鏡頭前，作了一段表演式的散步。當他在宮內陳列室看到一對以前皇帝用來塞耳朵的器物時，人家告訴他：這是皇帝爲避免人家的閒言閒語時帶用的。他接着說：『快拿一對給我。』」記者們接着寫道：「這時尼克遜似乎忘記他自己是在中國的紫禁城參觀，而只是在美國國內旅行。」

第六天，尼克遜乘搭一架俄製飛機從北平飛杭州，遊歷了西湖公園和湖內小島。遊湖之後，尼克遜邀集所有記者，解釋他這個星期中未曾和記者約談的原因。

他說：「幾乎每一件事都要我親自參與，才能保證我們不致於危害了可能達成的協議，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段很長的路途，我們必須步步小心，才能走過這一段路。」

（取材自「時代雜誌」三月刊）

車內掛牌行不通 的士司機吐苦水

萬先生：

每日拜讀大作，不勝景仰。今天看到的是一則與我工作有關的專題，讀罷感慨萬分！

我是一個的士司機，近期政府要我們在四月一日掛牌，這件事各報章都有論及，在這我且不討論它的是非的，就是我們都不願意，也不高興掛牌。這其中實有許多的理由和原因。這些理由和原因，如閣下有興趣，我非常樂意代表我們的同業，把理由和原因與閣下討論。（請在馬牛集賜示）

在閣下文章裏，固然勸我們不要

。閣下更提到如因此而遭罰款，吊銷牌照或因而誤時做不到生意，種種都是我們的損失。這些無一不爲我們設想，實在感激。過去在許多大作中，亦可見閣下對的士的厚愛。

本次文裏亦提議我們，理智而聰明的辦法，是和主管部門進行磋商，這原是非常明確的辦法。但是，未知萬先生是否知道我們左右兩派的工會代表（每方三次）先後共六次的去交通處要求見面主管官員商討，但每次都得不到接見，的士商會的代表，也得不到接見，在這種情形下，試問要從何磋商？

雙方代表每次要求謁見，卻只得傳達員口頭的回覆：「此事交通部事在必行，沒有商討的必要。」而將代表拒於門外，這情形萬先生知道嗎？遇上了這種情形，萬先生以爲該如何是好？

我不是左仔，也不是右派，我沒有參加摩總，也不參加自由工會，只是一個流落在海外爲生活而掙扎者。像我這樣的司機，多着呢！據我所知，我們大多數司機都不想把事件擴大，大家都希望能夠平平穩穩掙一頓飯吃。

爲什麼這次的士工會，左右會齊心一致？爲什麼這一次商會支持工會，支持工人（司機）？萬先生，你不是司機，對其中的問題不大明白，這並非掛牌與尊嚴的問題那麼簡單。也不能因爲世界許多別的城市有掛牌，因此本港應效法別地。世界上許多別的地方的事香港也沒有的。

說實在，若說要方便乘客，或給乘客一種保障，可以利便根查，其實車前、車尾、車廂內，都有號碼登載，乘客若抄下車牌號碼，何事無法根究？

這是一條在一九五七年訂立的法例，當時也是因司機反對（政府像廖創興大廈般容忍了），就擱了，沒有執行，一擱就是十多年。在目前的交通情形，交通當局棄大事而不幹，把這等小事當做大事。萬先生，我想請你評評，你會認爲這是交通當局目前的當前急務嗎？

工會派代表去，目的是要求暫時擱置或延期執行，從而可以互相商討折衷辦法；但交通當局拒人千里的態度，一種官府在上的高壓態度，實令我們一班善良的司機擔心。我們眞是非常害怕，摩總方面因下不了台而把事件擴大。

罷工、慢駛、請願、不做西人生意、排長龍、大小巴示威、支持種種，我們不願意見到和不想做的事情，因環境而迫不得已跟着大隊而行。若眞是發生了，這是誰之過。

四月一日是值得擔憂的一日，先生素來正義爲懷，請你替我們向當局說幾句好話吧！請你向你的同業們談談吧！在報上幫上我們一臂吧！是我們的福氣，社會安定的救星。

字跡潦草，費神之處，請諒。

在歧途中的的士工人上

（三月二十七夜）

假博士表演針麻
讀者拆穿西洋鏡
如要人相信應公開示範

萬人傑先生：

近日電台及報紙都有香港針刺麻醉成功的報導。這實在是新聞傳理界矇查查。他們竟然上了姚××假博士的當。

姚××夠晒蠱惑，乘着國內大吹針麻的當兒，趁機上演「香港針麻首次成功」招待記者一幕。記者們竟然信以爲眞，爲他作義務宣傳。本人新近從內地來港，對針麻一事，頗有認識。因爲本人有兄弟在內地做西醫。

現在把姚××的西洋鏡拆穿，希望素來敢言的閣下做做好事，予以口誅筆伐。有人說他診所裏有很多古靈精怪的儀器（有些似乎是洗衣機加上電器化云云），檢驗一次，便收百元，窮鬼則無交易。

姚××買了個假博士，是花了幾百元由錫蘭的「代理」買來，他常自吹是物理治療博士，就是這麼回事！

他今次招待記者，我有朋友參加。據說他只是在銀幕上表演切開病者的皮膚而已。這作不得準，因爲誰知他事先有無注射過麻藥呢？有位記者請他當場表演針麻，他支支吾吾，推說另約時間。他既自稱半小時針刺即可達針麻目的，爲什麼不敢公開表演呢？

他又吹牛說是海外第一個會針麻的人，實在日本及法國在六十年前已有人用針麻來做小手術了。本人看到文獻記載，絕非信口胡言。內地做針麻小手術也在十多年前左右已經成功，不過做大手術最近才成功。

在記者招待會上，姚××給一位記者刺針，照了相，翌日，報紙竟說他表演針麻，眞好笑。

這不過是普通刺針而已，那個針灸中醫不會呢？

正如某報所說，如果要人承認姚博士的「成功」，請他在醫院公開示範吧！匆匆供給你一點資料，請你指教。

讀者香港居民上

（三月二十五日）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現金／支票／郵票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一羣受害市民上港督書 乞速拿出辦法制裁賊匪

萬人傑先生：

我們一羣受害人，有難無處訴，茲將我們一羣小市民的心聲，乞代發表出去，對全港治安或許有好處，求你積德行善，阿彌陀佛！

港督麥理浩爵士閣下：香港賊匪太猖狂了，我們皆是受害人，願貢獻一種制裁賊匪具體辦法如下：

㈠嚴格檢查戶口，凡藏刀、槍、毒品者，一律加以逮捕、審訊，如屬、否則要受處分。政府應隨時派密探

㈡突擊檢查，在各種道口、碼頭、大街、小巷、電車、巴士上，實行不定時搜查，特別注意五十以下，十四以上的男性，凡藏有刀、槍，無來歷的太多銀紙，重複手錶者，不必說皆是賊，應一律加以逮捕、審訊，如證實為賊匪，即應當嚴懲。

㈢通令鐵器店，凡購買大小利刃者，須出示身份證，由鐵舖登記號碼

㈣香港清潔運動，市民呼籲要仿效星加坡。關於治安，小市民等則呼籲政府應該仿效台北，必須重刑，決不可只以輕判，警誡或送感化院了事。須知今日感化院已成為賊匪訓練營，入後便加入賊匪集團，成為一幫，即益感化賊匪益多，不是減少，反而增加。依台北辦法，只有日益減少，依香港辦法，則反而日益加多。

城市清潔、禁止販毒雖重要，但遠不及制裁賊匪更重要。

古代時，香港原是一有名的海盜基地，也即是「賊港」。倘若閣下上任後，也將「樂土」變成「賊港」，於心安乎？不教大英帝國丟臉乎？

小市民有難有苦無處投訴，故特借「萬人雜誌」吐其心聲。閣下是政

一任賊匪長此下去，任意殘害市民也，乞速奪之！

一羣受害市民泣訴
（三月十八日）

教授滿腦子毛思想 學生難忍將之攆走

編輯先生：

頃聽×大一學生告，他們的「教授」劉××，入校頭一二堂所講，尚能差强人意；然後便愈講愈不成話，一派胡言亂語，毫無學術價值。因他的腦子只是毛語錄，再加上一點西方新學皮毛，看看他在某月刊發表的狗屁不通「大作」，便可證實。

同學們實在不能再忍受，所以就以毒攻毒，他崇拜毛幫，同學就替他貼「大字報」黑頭帖；另一方推舉代表向學校當局要求，趕快把他驅逐出校。

他於接到停聘信後張惶失措，狼狽萬分，自知不能再在香港混下去，只好遠走南洋了事。這就是左仔劉××的下場。

從此事足證香港青年，並非皆可欺，多數還是能辨是非，懂得何謂眞理，何謂邪說。

長期讀者鄭義上
（三月十九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美尼訪毛共

李曼石

一、隔洋紅粉送秋波，千百飛翔渡鵲河。
幸得阿毛呈笑臉；居然蛇鼠也同窩！

二、七日勾留怨短期，閨房繾綣有誰知；
歸來漫說風涼話；可謂卿卿絕妙詞！

三、深恐隣居易起疑，慌忙解釋並無私。
此行已遂多年願；盟友承擔尚保持。

四、世事儼如季候風，論情盡在不言中。
亡秦自古稱三楚；復土唯期早反攻！

感懷

嶺南書院 戴桂冠

前途渺渺竟何之？海角年年望義師！
客裏新知常伴讀，夢廻故國倍馳思。
幾番爭鬬羣魔舞；萬里鄉關舊雨稀！
逐鹿中原心尚壯，男兒報國此其時。

桂冠先生之詩，對仗極佳，頗見功力，「新知對故國」、「客裏對夢廻」、「幾番對萬里」、「魔舞對雨稀」，如此對法，是爲高手，作詩之難者，是脫除俗氣也，脫俗之法，對句宜遠不宜近，如果「家兄對舍弟」、「今朝對明日」，以同樣事物作對，謂之近，近則俗矣，該詩最遠對法，「爭鬬對鄉關」，是爲最好，詩學不深之人，不敢用以作對，由此證明戴先生作品，已入化境矣，壇主評語。

辛亥臘月生朝誌感

蔣定祺

六二人慚兩鬢絲，如烟往事費沉思！
儒坑幸免家千里，蠖屈能伸筆一枝。
禍患正深憐骨肉；亂離忍苦伴雛兒。
老逢此日添惆悵，況復天涯落泊時！

步前韻

李曼石

張緒何堪對柳絲，歲闌每起故園思！
江山刦裏成殘局，海角棲遲少半枝。
臨鏡驚看鬢髮白；投鞭莫謂將兵稀。
年經耳順心猶壯，待見黃龍痛飲時！

蔣先生生朝誌感，最佳之句「儒坑幸免家千里，蠖屈能伸筆一枝」，對仗既工，氣勢又復連貫，「儒坑對蠖屈」、「家千里對筆一枝」，謂之遠，脫俗之筆也。

曼石院長和句，「臨鏡驚看鬢髮白，投鞭莫謂將兵稀」，是爲佳作。「臨鏡對投鞭」、「鬢髮對將兵」，遠而脫俗，初學詩者，參考三位先生作品，對詩學之道，自能啓發，而易於明曉也。壇主評語。

讀明日黃花錄第二集賦呈力行將軍粲正

王覺初

博學奇文並世無，名山事業繼江都，
彌綸絕緒尊王統，俯仰千秋鬱霸圖，
絳灌不曾嫺楚賦，儒冠幾見擅兵符，
才人自古傷寥落！渭水烟波老釣徒。

覺初先生讀余明日黃花錄，以詩相賜，該詩是爲最高手筆，已將其列入第三集贈詩，以爲光寵，謹此致謝。

春日郊遊

鄧學而

嚴冬終有盡，紫燕又歸來，
天運鴻鈞轉，春光大地回；
邀朋遊綠野，把盞賞紅梅，
鬬韻添離緒！何妨再一杯。

春郊夜雨

鄧學而

華山徑似客腸廻，遍野朋花帶淚開，
忽訝人群衣履濕，微聞夤夜閘關來。

註：華山坳位於新界之邊陲，與華界之梧桐山隔河相對，大陸變色後，難民不斷由此逃港。

霖雨

鄧學而

點滴居然滙百川，龍潛魚躍戲深淵，
蒼天未解人間苦，赤地災黎尚倒懸！

學而先生，以上三詩，頗佳功力，赤地災黎，有雙重意義，順手拈來，天衣無縫，壇主評。

母親節

李曾超羣

(一) 母親節屆念萱堂，骨肉流離各一方，
記得山城淪陷日，逃生無計護親娘。❶

(二) 亂離一別恨終天，母歿麻衣我未穿，
莫報劬勞心內苦，恰如啞子吃黃連。

(三) 隨夫挈子走天南，念載常懷寸草心，
且看慈烏猶反哺，女兒不孝淚沾襟。

(四) 時逢初夏值黃梅，血染鵑花遍地開，
慈母在時虧奉養，未能省墓更悲哀。

❶山城紫金縣城也

李夫人曾超羣女士，母親節詩，是寫實之作，道出孝母之忱，與內心悲痛，「記得山城淪陷日，逃生無計護親娘」，隨夫挈子，間關南來，麻衣未穿，劬勞莫報，該詩可作青年女子課本讀，目下在母親之前，要盡孝道，否則將來，一定後悔。曾女士是孝女，所以能寫出此詩。實堪敬佩。壇主評語。

寄萬人詩壇諸賢

萬眾同心蕩赤灰，縱橫筆陣動春雷，
罵秦有舌惟三寸，殺賊無刀祗一錐。
慶父不除終禍國，懷臣伴食缺長才，
千杯難滌胸中憤，嘖嘖玄穹眼未開。

黃花節

一覽樓主楊海天

又向天涯弔國殤，黨人墓草想猶蒼，
風雲一代餘忠骨，烟雨三春冷燕塘。
僥倖功名歸豎子，優游岩壑老中郎，
何年再上黃花塚，盡倒銀瓶入酒腸。

壬子三月二十九日於香江

海天先生，黃花節詩，堪稱絕唱。「烟雨三春冷燕塘」之句，是爲最好。「僥倖功名歸豎子，優游岩壑老中郎」。「僥倖對優游」、「功名對岩壑」，爲之遠，遠則脫俗。不以同樣事物作對，是超凡入聖，爐火純清矣，壇主評語。

萬人雜誌

（第二三三期）

無題









[illegible]以[illegible]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三三期目錄·

岳騫主編「掌故月刊」

第八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三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四月十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唯神教的衰亡



從電視報導中我們看見印度城市滿街神牛，在花攤上吃花，在菜檔上吃菜，大搖大擺在街上走，汽車塞路，寸步難行，印人不以爲忤，我們以爲是迷信。在鄉下看見百年古樹，上面掛着「心誠則靈」的紅布，樹前供着香燭，我們也認爲是迷信。可是某些人供奉滿臉大鬍子，怒目橫眉的馬克思、牛克思，堅信他的世界唯物，視人如物，階級仇恨，階級鬪爭的邪說，很少人知道這是迷信；少數左傾的幼稚鬼，竟也跟着頂禮膜拜，視爲神聖！

馬記教條已告破產

馬克思所撰「共產黨宣言」發表在一八四八年，距今已經一百二十四年，早已成爲陳腐不堪的東西，宣言中的觀點和立場，不是被歷史所碾碎，就已經老早實現成爲日用尋常的事實了。

馬克思生時曾預言，階級革命最先要在英國發生，因爲當時英國是資本主義的首都，工廠和工人最多；同時他最看不起，最憎恨是俄國。可是英國至今未發生階級革命，而工業落後，民族性最反動的俄國則捷足先登於一九一七年爆發了階級革命。

馬克思斷言，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生活絕對無法改善，工作時間越來越長，工資越來越少，資本家要喝盡工人最後一滴血，吃盡最後一塊肉；工人最後走頭無路，只有暴力革命將資產階級打倒。資本家爲什麼能這麼兇呢，因爲政治是經濟的附庸，政府是資本家的工具，政府以軍隊、法院、監獄來支持資本家來壓榨工人。事實完全與馬克斯的理論相反，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工資日高，工時日短，政府不但不站在資本家一邊壓榨工人，並且不斷以社會立法來提高工人的權利。

今天像美英德法那些先進國家的工人，生活水準之高，進步之快固不待言，即以殖民地的香港而論，工人生活亦在不斷提高。例如五年前全港半數人家收入爲四百八十元，現在已達六百七十二元。一九六六年時，百分之四十五的家庭收入不滿四百元，今年只有百分之十七還弱。

由於上述的歷史事實，馬克思的階級仇恨，階級鬪爭的理論已不攻自破。

共產黨宣言已成空砲

再看「共產黨宣言」裏的幾項具體主張。其中一項是「對一切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在這先進國家早已實現，本港根據新例已開始實施免費的義務教育，台灣早於數年前實行從小學到初中的免費教育。一項是「徵收高額累進稅」，這幾乎是全世界通行的辦法，在美國實行得尤爲徹底，最高累進稅額達百分之九十一。另一項是「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裏」。中華民國政府早在三十年代已將全國主要鐵路、海運、空運實行國營，英國、日本、德國等也是如此，在今天已經完全沒有任何新意義了。又一項主張說：「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工具數量，按照總的計劃來開墾土地和改良土壤。」這是說的基本工業國營，英國、瑞典、台灣的中華民國早已實行；至於開墾土地，改良土壤，更不在話下。

以上的事實說明，當時認爲是進步的主張，今天多已成爲普遍的事實，「共產黨宣言」確已成爲陳腐的東西，沒有時代的價值了。

至於宣言中一些違反人性的主張，不但被民主國家所固斥，即共產主義國家本身也退避三舍。例如：「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蘇聯曾於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後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將全國人民編成產業軍，結果行不通，才改行新經濟政策，至今仍准農民擁有「自留地」；中共在一九五八年搞「三面紅旗」，實行人民公社，結果鬧了一場大笑話，不得不「整社」，重再容許農民擁有「自留地」。

今天全世界近百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唯物教義者唯有中共和阿爾巴尼亞，其他共產黨皆走向修正主義。而中共自從去年四月搞乒乓外交，「修正」的彩色也越來越濃，死硬的教條已全完站不住脚了。

大勢所趨馬克思的唯物教是走向衰亡了。但是奉唯物教的共產黨仍在裝腔作勢，以唯物教唬人，其目的無非把持政權魚肉老百姓而已。

新聞以外



北越南攻是蘇聯撐腰
紅瓦船打老虎盡地一煲

葉人傑

北越發動一九六八年春季以來最大規模一次攻勢，希望一舉奪得西貢，推翻阮文紹政權，建立「協合政府」。但美國地面部隊雖不加入，南越百萬大軍戰鬥力卻不可忽視；北越絕不可能輕易達到目的，我們且注意戰局發展吧。

不只對美國也是對中共

這兩個星期來，越南戰局的發展，引起全世界矚目。因爲北越動員了五萬以上地面部隊，發動一九六八年春季攻勢以來最大軍事行動，分三路越過非軍事地區，向南越進攻。這一攻勢於尼克遜訪問北平之後，尤引起人們注意。

尼周會談，在極度秘密中舉行，雖然事後有聯合公報，但雙方協議，會談內容，永遠保守秘密。既要保守秘密，會談中必然有不可告人之事，因此北越對這次會談，大大引起反感，恐怕中共會暗中將他們出賣。

事後周恩來雖急忙忙跑到河內向北越領袖解釋，並一再重申全力支持北越和美阮作戰到底，但北越仍難安枕；加以美國在三月二十三日宣佈無限期停止巴黎和談，更使北越焦慮。

這次北越突然發動攻勢，顯然不只對美國，而且是對中共的一個「答覆」。有人認爲北越的攻勢是蘇聯支持和鼓勵的，看事實，這可能性極高。

人海加火海

上期我們分析過，爲了尼周勾結，北越引起離心，投向蘇聯懷抱。今天的北越，顯然較多傾向蘇聯，在近期內從蘇聯及東歐共黨國家所得到的援助，遠較中共爲多，因此，在這次發動攻勢中，不但運用其一貫的人海戰術，還加上火海，因爲他們從蘇聯方面得到充足的大砲和火箭，更有數量甚多的坦克車，掩護地面部隊前進；尤值得注意，他們還有米格機協助作戰，無疑的，這都是蘇聯的協助。

蘇聯支持北越發動攻勢，有向中共示威的作用。如果這次攻勢能順利達到目的，北越更傾向蘇聯，中共將失去一個重要的馬仔。對美國言，這次攻勢的意義也極重要。在尼克遜極力推行越南化計劃後，積極組織及訓練南越本身作戰能力，今天，南越擁有百萬大軍，等到這些軍隊健全了，美軍即使全部撤退，南越軍隊也具有自衛實力，則北越要用軍事解決南越，就更沒有可能。

因此，北越要趁南越軍還沒十分強大之前，發動一次全力攻擊，希望能一舉擊潰南越，達成「統一」。

阮氏平之言

越共代表阮氏平對此說得很明白，他在巴黎記者招待會中稱：「我們的目標是解放全南越，建立全國協合的政府，總部設在西貢。」從阮氏的談話看，他們可能把這一場戰爭作爲南越決定性的戰爭。

由於國內鴿派壓力，美國地面部隊必然盡可能不參與這場戰事，只限於空中及海上支援。而海空的支援，也受到限制，他們的轟炸與射擊，只限於非軍事地區以北，海防河內，都成爲禁區。據已退休的太平洋前美軍司令夏普說，轟炸胡志明小徑之類是不會有什麼作用的，必須立刻轉炸戰鬥力來源地區的河內及海防，這會使北越的支持進攻力量迅速瓦解。不過，肯定尼克遜不會這麼幹，因爲，目前的空中支援已受到美國鴿派叫囂反對，如果再進一步轟炸河內、海防，反對的浪潮便決非尼克遜所能抵擋得住。

戰局的變化

目前，在美國空軍的大規模轟炸下，廣治方面戰況似已穩定下來；但中線方面，情況顯得對南越軍隊不利。在西寧、平隆、平陽的共軍有四個師，部分是由高棉進入的，激戰正在進行中，這一戰線不但牽制了西貢對北部的赴援，更影響到西貢的安全及南越大局。

老萬執筆寫本文時是四月八日的中午，爲了戰局變化難測，到本文發表時，情形可能有很大變化。雖然美國對南越軍隊的作戰能力極具信心，五角大厦一再表示南越撤兵仍照原來計劃進行，即是說，北越的攻擊，並不能拖住南越美軍。

本來，南越美軍撤退對北越有利，他們不發動這次攻勢，不久美軍就全部撤退；如果因北越的攻勢拖延了，北越實在不智。不過，北越拖住南越美軍，不讓他們離去，也有其用意。如果美軍不能按照原定計劃撤退，將對尼克遜的競選大有影響，尼克遜連任失敗，正是北越領袖們所冀求的。

目標：攻奪西貢

照目前北越政策，似乎以攻奪西貢爲目標，他

但只須一旦把政權奪到手，就可達到「建立全國協合政府」目的。不過，事實恐怕未必這麼簡單，一來不能否定南越百萬大軍的力量；二來，北越攻勢要是「順利」的話，美國會不會坐視不救，任由整個越南赤化？

如果北越這次攻勢是「孤注一擲」，被擊潰了，就難得再作第二次組織，缸瓦船打老虎，盡地一煲，未必一定成功。目前，這場戰爭還未到決定性階段，守方雖然稍爲不利，但南越軍也有其取勝條件，美軍地面部隊雖準備不介入，空中及海上支援，卻能發生很大作用。固然，若能夠像夏普說的那樣，深入轟炸北越的作用更大，但在前線上有優勢空軍支援，也是爭取勝利的一大因素。

看連日來的戰況，北越軍的補給已發生困難，今後進展，不會那麼容易了。

制空權

如果北越的戰畧是從事叢林戰，打游擊，那麼，美國雖有強大空軍，也無所施其技，無用武之地。但目前北越發動的是一次規模龐大的現代化軍事行動，顯然犯了戰畧上的大忌。

強大空軍不能佔領對方土地，但現代戰爭，失去制空權的一方，必然大大吃虧，當日以阿戰爭，以色列之勝利，也勝在掌握制空權。今日，在中南半島戰場上，北越空中完全處於捱打地位，和當日的阿拉伯差不多。雖然他們得到蘇聯幫助，防空力量加強了，地對空飛彈常把美國飛機擊落；但美機實力龐大，一兩架的損失，對他們的作戰力無大影響。

治標不治本

唯一的阻撓是美國空軍的行動受到限制，不能任所欲爲，不能直接打擊北越要害；否則的話，要瓦解北越的攻勢，應該沒多大困難。

進攻南越的共軍，使用坦克車作前導，有裝甲車供運輸，這些目標在戰場上特別顯現，受到空軍襲擊的機會也特別多，因爲，裝甲運輸和坦克，必須循公路線前進，其調動受到限制，這麼一來，守方如有優勢空軍力量，就可日以繼夜地向敵軍結集的地方，以及軍隊推進所必經的公路線，施行無限制的猛烈轟擊，則敵軍的前進與進攻，便會受到阻擋。

這種轟炸，或者如夏普所說，並不能瓦解敵人戰鬪力的來源，但阻撓其攻勢仍是有效的，可以說是治標而不是治本的方法。

因此，北越軍發動的這次攻勢，規模雖大，南越部隊相信在美空軍支援下可以將之擊退。可是美國的退卻政策卻給北越很大的鼓勵，今後仍必死心不息，南越所遭受的困難，也必一天一天的增加，中南半島的亂局，恐怕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了。

逃亡十年

震駭世界的一九六二年五月大逃亡潮，是中國人民對中共殘酷統治行動上的控訴。這次大逃亡潮中，香港政府一方面爲了本身安全，一方面基於人道立場，既不能嚴厲堵截，又不能放任自由入境，處理相當困難。但在隻眼開隻眼閉的情形下，從大陸逃入香港的難民，達十數萬之眾（一說數十萬人，但缺乏正確統計，事實上也無法統計）。儘管港大學生把中國大陸描述爲人間天堂，但這龐大的逃亡潮卻證明了大陸人民對中共的統治並不如他們的好感，如果當日香港開放門戶，盡量收容，眞有陸沉之虞。何以那麼多人逃亡來到這帝國主義殖民地，而不願再在那人間天堂獃下去？相信對大陸政權認識不深，孤陋寡聞的港大學生不會找得出答案來。

五月逃亡潮到現在已整整十週年，當年逃亡來港的大陸同胞，今天不少已把事業基礎建立起來，在香港過着自由安定的生活。可是，在中國大陸上，還有七億多同胞仍是吃不飽穿不暖，天天憂慮着清算、整肅，在水深火熱中過日子。

在這十年間，每一天仍有不少人冒死逃亡，海上浮屍纍纍，不過因爲中共軍防範綦嚴，動輒射殺，像一九六二年那樣大規模的逃亡潮，根本沒有可能重演。外國人以爲中共政權已安定下來，這是只看外表，對中共政權並無深刻認識。

美國「雙環週刊」建議尼克遜要知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應當向逃亡香港的大陸難民詢問，不可盲目相信中共的宣傳。這建議非常有理，一般美國人對大陸情況都是矇查查的，尼克遜於吃罷「國宴」，暢遊頤和園、十三陵、萬里長城、三潭印月之餘，那會知道中國人民今天實際上過的是什麼生活？

一九六二年五月逃亡潮到現在已整整十週年了
寫出你的見聞身歷慘痛
糾正外國人的錯誤印象

際茲五月逃亡潮十週年紀念的大日子，我們擬搜集當日逃亡資料，以及大陸生活實況，在這裏盡情披露，使港大學生之類的中國人，尼克遜之類的外國人，對「認識中共」有更豐富的參考資料。

我們打算在五月份內出一兩期「特輯」，把十年前的逃亡潮有關的圖片文字，讓讀者們重溫一下血淚斑斑的往事。我們的讀者中不少是當年的逃亡者，他們身經大陸的慘苦生活，逃亡的恐怖與緊張，在香港生活十年的感想等等，希望能藉我們這小小的園地，公之世界，讓舉世的人知道，大陸七億人民所過的，並不如他們在中共指定的北平、上海、杭州、廣州等幾個地區所見到的那種生活，而是他們夢想不到的。

有過這慘痛經驗的讀者們！希望把所見所聞，所身受的一切，一一記錄下來，儘管沒有寫作經驗，我們會負責潤飾，務使你們的心聲，能傳達到全世界！

東南亞中立化難於實現

羅石圃

編者按

去年十一月間，東南亞五國（馬、泰、印尼、菲、星）部長會在吉隆坡舉行會議並通過「中立化宣言」，還決定將於稍後適當時機舉行高峯會議，以作出最後決定。究竟國際間對於所謂東南亞中立化的構想有什麼反應呢？尤其是對中立化計劃起着舉足輕重作用的中共，對中立化的態度怎樣呢？本期我們摘引羅石圃先生所著「東南亞中立化的難題與展望」一文（原文刊在「問題與研究」）中，有關探討上述問題的部分，意使讀者對於這一複雜的國際問題，有比較客觀和全面的認識。

印支三國意見分歧

國際間對吉隆坡會議的反應如何？在東南亞國家中，除高棉已派有觀察員出席吉隆坡會議，顯示贊同外，在中立化宣言發表後，西貢首先表示不敢苟同。仰光（緬甸）沒有發表意見，河內則立卽表示贊同中立化主張，不過它已明白指出：「北越不反對東南亞中立化主張，只要此舉是意味着龐大的美軍機構可以撤退。」這無異說明河內所贊同的中立化，乃藉此可以使美軍全部撤出此一地區，以便它的部隊更可長驅直入。至於它侵入寮高南越的部隊是否撤回？由於河內根本沒有承認過它的部隊在國外參戰，自然無庸撤退。可見東南亞中立化，正好成為共黨迫使美軍撤退的藉口。

寮國是在東南亞自由國家中最欣賞中立化宣言的，傅瑪總理特於（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專程訪馬，與拉薩克討論如何實現東南亞中立化的主張。經過雙方三天討論後所發表的公報：除指出馬方對永珍決心維護日內瓦中立協議表示同情與了解；及傅瑪表示歡迎拉薩克的中立建議而外，別無其他成就可言。其實寮國的和平中立，業經一九五四及一九六二年兩次日內瓦國際會議訂立保證，依然不免於戰禍，可見東南亞中立化縱使獲得國際保證，也不過是一紙具文。

至於拉薩克心目中認為影響東南亞局勢至深且鉅的毛、俄、美三國對東南亞中立化宣言的反應如何？華府在吉隆坡會議以前既明白否認贊同此項主張，泰國不惜以政變排除附和中立主張的政客，以致對吉隆坡會議由熱烈贊同而頓趨冷淡，更顯示有華府的影響力滲雜其間。美國為了維護其在此一地區的鉅大投資，自不會亦不能放棄對東南亞的防務，李光耀已經明白的指出，華府不贊同中立化主張的態度，可謂十分明顯。

蘇聯持實力政策

莫斯科和北平都沒有反應，但正當吉隆坡會議揭幕的時候，印度恃新訂的印俄友好條約支持進軍東巴，蘇俄的艦隊亦已乘機駛入了印度洋，這些無異是莫斯科對東南亞中立化宣言的一項反應。因為印度是中立主義的宗師，不結盟國家集團組織的倡導者。到利害關頭，竟不惜與蘇俄結盟而進軍鄰國，讓俄艦直駛其海域，可見中立與不結盟，並不能限制蘇俄勢力的侵入，對吉隆坡會議，實屬當頭棒喝。

中共利用與破壞相結合

若問北平對東南亞中立化主張，何以周恩來在去年六月間向大馬商團表示贊同，至宣言發表後並無反應？這由於它所贊同的，只限於拉薩克為尋求，改善對毛關係，加入不結盟集團及牽毛進入聯合國。到它混入聯國與開闢了毛馬直接貿易關係的目標已達，對中立化進一步的行動，便不能不多方顧慮而有所保留。

中共向東南亞伸展其勢力，必須突破兩重障碍，其口號雖只「反美」，但實際上「排俄」比反美更為優先。由於美國對它的封鎖，則是從鐵幕內外建有建築堤防；蘇俄對它的圍堵，只能在鐵幕以外建有雙重防線——從籠絡河內及各國共黨使之疏毛親俄，再拉攏各國政府和它建立貿易外交關係，並以協助各國政府防禦中共而開闢其在此一地區的軍事基地為目標。由北平製造經由河內加工的越戰，既使莫斯科因軍援北越而分去了它的對印支共黨的領導權，巴黎和談，又促成東南亞各自由國家當軸怵於美國的不可恃以防毛，紛紛轉向莫斯科求援，所以美軍撤出後，如果此一地區各國，並沒有與它建交而祛除了對它輸出戰爭的恐懼，則正好使蘇俄力乘機而入，使它所遭受的威脅比美軍留駐更為嚴重，這是北平不能發表贊成中立化宣言的苦衷之一。

東南亞各國共黨武裝的國際關係，對莫斯科不及與北平血肉關係之深，由於此一地區與中國大陸壤地相接，除華人佔全東南亞人口十分之一而外，中南半島各國居民如泰、撣、佬人及其他山地民族，無不有其同族人留在中國西南，中共在組織的初期既早就將組織伸入南洋各國，至竊據西南以後，更訓練各族青年滲入東南亞各國同族的共黨陣營以發動武裝叛亂，且藉近水樓台的便利，竭力予以支援補給。當毛俄分裂時，它寧願與建有邦交的各國政府化友為敵以正面支援各國共黨「武鬬」，便可見它對各國共黨的重視，亦卽它强調武裝暴力路線的來由。因此，北平如果公開贊同東南亞中立化主張，勢必使各國共產武裝將因對它失望而被蘇俄乘機攫奪。這是周恩來雖向大馬貿易團長表示贊同中

立化主張，但又不敢公開申明的另一苦衷。

北平對拉薩克所倡導的東南亞中立化主張，可以說是贊同而又並不能贊同。從對它有利的一面而言：諸如藉此利用馬來西亞外交轉向，使它與馬方訂立直接貿易協定，從而爲雙方建立外交關係鋪平道路，以及爭取到對它混入聯合國的支持，這是周恩來對大馬訪毛貿易團長拉薩里威薩表示贊同的作用。然而他所擬訂的實現中立化過程與拉薩克的腹案正好相反，後者企圖由毛、俄、美先保證東南亞中立化，再由北平放棄對大馬的仇視，不干涉內政——即不支援馬共叛亂，然後開闢馬毛貿易，及逐步建立外交關係。前者則是促使大馬與它建立貿易外交關係而倒向其懷抱，再藉中立化保證迫使美俄勢力撤退，由其一手支持馬共而爲所欲爲。

我們有理由認爲拉薩克的中立化主張，是上了中共指使其在大馬的代理人所安排的圈套。拉曼所指出的巫統內部急進派，早就企圖促使大馬外交政策接近亞非集團，走上蘇加諾的中立親毛路線，國會的華人左傾議員，又不斷要求與中共貿易建交，認爲唯有對北平示好，方可使其放棄對馬共武裝的支援。拉曼既因堅拒與北平往來而被迫引退，拉薩克又是以遷就內部左派的主張而上台，自不能不認爲他一開始便被左派所利用。到未經保證中立而先與北平貿易，實由於他吞食了周恩來向大馬商團表示贊同它中立化主張的釣餌。當然，北平既私下表示過贊同，自未便爲了安撫各國共黨又宣佈反對，但由施漢諾的口中，指出了中立化是打擊東南亞「進步勢力」的主張。

去年十二月七日，施漢諾向記者宣稱：「東協所致力的中立政策，旨在支持美帝以阻止東南亞進步勢力的進展」，且抨擊拉薩克反共、反左派，接着又稱他和周恩來的觀點不同，我們很難相信接受中共豢養的施漢諾，敢於公開發表他本人反對周恩來的意見；自屬出於北平的授意。其所以攻擊拉薩克及中立東南亞主張，目的在安撫馬共及各國共黨武裝，更由於出自施漢諾口中，亦即說明反對此項主張，並不影響北平對它們武裝叛亂的支援接濟。再透露周恩來的不反對，其作用在附和河內，兼證實大馬商團的傳言並非造謠，以便他們更可以進一步影響拉薩克的外交路線再轉向於北平。

當前中共在東南亞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在六十年代由它根據武裝暴力路線所培植的各國共黨武裝，如一旦命令它們放下屠刀，以便它爭取各國政府的友誼，則勢必迫使它們轉向莫斯科求援；否則又無法袪除各國政府對它輸出戰爭的顧慮，不能倚賴美軍協防，便將納入莫斯科倡導的集體防衛組織，將它置於蘇俄南北鉗制之中。所以它寧願美軍暫不撤出，但這種企圖又與河內大相違背，它曾經利用拉薩克東南亞中立化主張，騙取大馬與它改善關係——以訂結貿易協定而鋪平建交道路，又以馬共乘機展開攻勢，及其設在華南的「馬來亞之聲」電台，更加緊攻擊吉隆坡政府，使毛馬關係於訂結貿易協定後到此爲止。

北平期望藉中立化主張，先與各國貿易和建交，使各國倒向其懷抱後再以保證中立而排除蘇俄勢力，這是各國所不能接受的；大馬企圖北平保證中立而放棄對東南亞輸出戰爭，又是北平所無法接納的。所以拉薩克的中立化構想，只能說是美麗的遠景，北平的利用，亦到了不可能再進一步的階段。

中立非自存之道

實現東南亞中立化目標的主要力量，要靠共同提出此項要求的東協五國的本身，這比大國的保證更爲重要，首先是要各國有充實的防衛力量，一遇叛亂發生，立即可以敉平，無須外國援助，强國自沒有介入的機會。其次是五國之間，確實能團結一致，無須恃外援以戒備鄰邦，如果像印度一樣，雖高唱中立不結盟，但以東巴戰事進逼，終至與蘇俄結盟而出兵東巴，這說明中立並不能保證大國的干預，是由於本身不能與鄰邦和平共處，並非大國强制介入。

就東協五國而言：馬來西亞本身便要靠五國聯防，及泰馬、馬印聯防以抵禦馬共叛亂，他如菲泰都是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成員，印尼也與蘇俄有軍援協定。至於美國在菲泰兩國的軍事基地，不願意放棄基地的，主客雙方都有同一的意願，曼谷和馬尼拉，又安肯以國家安全，寄託於空口的中立化保證？所以星加坡外長在出席吉隆坡會議時，曾經提出警告：「切莫相信任何人可以保障我們的安全」，印尼外長馬力克帶着兩位情報和安全將領出席會議，亦即告知出席的各國外長：北平莫斯科一直在指使各國共黨顛覆叛亂，保證中立化，並不能導致各國的安全和平。

泰國國家執行委員會主席他儂，當他納出席吉隆坡時向他請示，他明白指出：「東南亞中立計劃，須北平接受才能行得通。」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力主中立計劃須付諸亞洲高峯會議，且將會期預定在尼克遜訪毛以前，其用意在促使華府與毛談判時，不得放棄對東南亞協防的任務，與大馬以要求美軍撤離換取毛俄保證中立的構想正是背道而馳，何況菲馬因沙巴爭執所引起的劍拔弩張情勢，雖經兩國當軸的多方努力而逐漸冷卻，但以菲南回教居民叛亂有由馬方支助的傳言，隨時有形成菲馬關係惡化的可能，星馬關係外弛內張，毛馬貿易既使星商喪失轉口利潤，更促使星政府爲拉薩克引狼入室而憂心忡忡，這說明五國之間都不能不採遠結盟國以防近鄰的政策，又安能以中立化而不捲入强國爭奪勢力圈的紛爭？

東協五國在吉隆坡會議席上可謂同床異夢，而促成此次會議的，又是由於華府對毛政策的曖昧不明。至本年一月中旬，菲方宣佈根據吉隆坡會議所擬定召開的東南亞高峯會議決定延期舉行，吉隆坡又透露：原擬設立的東南亞中立化工作聯合委員會，亦決定不予成立，由各國分別籌設研究機構，以探討中立觀念的可能性，以及此項觀念對本身安全與其他方面的影響。而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亦於一月十九日答覆國會議員：「要求强國保證東南亞中立化，目前尚非其時」。此顯示中立化的工作，已因遭遇內外的種種困難而不得不中途擱淺，也表示華府並不因尼克遜訪毛而放棄對東南亞協防的條約義務，且已取得了此一地區各盟邦領袖的信心。



周恩來能繼承毛澤東嗎？

岳騫

自從去年九月間林彪垮台以來，周恩來已成爲毛幫第二號頭目，所有外國人都對周恩來行情看漲，認爲毛幫天下遲早要落於此人之手。由於近一年來毛幫作風突變，皆認爲是周恩來的力量，因此，更斷定周恩來一旦上台，毛僞政權將會變爲一個正常的「國家」，可以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此一想法，目前已成爲西方外交家的共同看法，事實是否如此呢？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來看，是絕對錯誤的。

周恩來可能早走一步

研究此一問題應當分成三部份。第一，毛周誰先死。就年齡來說，周恩來小毛五歲，生活方面也比毛嚴肅，毛一生烟、酒、女人三者一日不可缺，周除去酒量可與毛相埒，隨便喝一茶杯白蘭地若無其事，烟似乎不吸，女色因爲鄧穎超管得緊，隨時隨地打罵，故不敢性任，雖未能終身不二色，但確比毛澤東「正派」得多。但是人的壽數，有時也不能以數學計算的，如果照生理衛生的觀點來看，毛澤東一生烟酒色無一不好，再加上生活不正常，俾晝作夜，其人竟然活到八十（毛生於一八九三，以中國算法，今年已八十歲），實在不可理解，只有從佛法來說，毛所以活得久，是中國人刼數尙未滿，毛所以不死，是等到受國法制裁，歷史上的大盜，毛澤東所崇拜的前輩，不論黃巢、秦宗權、李自成、張獻忠，沒有一個是病死的，毛又安能例外。如果這一說法能成立，毛是不會死的。反觀周恩來近年來老邁龍鍾，疲態畢呈，在電視上看到他那一臉老人斑，神情蕭索，意興闌珊，凡是在重慶見過周恩來的人，都會覺得周恩來完全變了一個人，看情形他可能比毛澤東要早走一步。

這一點暫且不談，姑且假定毛死在周前，周是不是可以坐上第一把交椅，依筆者看，可能性甚微，重要因素有以下各方面：

毛不會信任周

周恩來爲人圓滑，所以能自陳獨秀之後，歷事五朝，始終坐穩二三把交椅，但也就因此，周恩來不可能獲得任何渠魁的信任。

以毛澤東來說，他同周恩來之間從開始就結了大仇，在江西蘇區時，周恩來不但騎在他頭上，欺負他，到了最後逃竄時竟然出主意要把他留下，如果當時把毛澤東留在江西，可以斷言他一定活不成，這段寃仇，如何能忘得了，只是因爲周恩來的利用價值高，所以一直隱忍下來。要說毛澤東竟然會放心讓周恩來當「接班人」，相信絕無可能。

終毛之世，曾經立過兩個接班人，即劉少奇與林彪，前者雖未見之文字，但是大家心裏都有數，後者更明白載之於「黨章」及未能公佈的「憲法草案」。

站在毛的立場來說，立劉、林兩人皆好過周恩來，倒不是因爲劉、林兩人對毛的忠誠及功績，都大過周恩來，還由於形勢的推移，兩人擔任接班人的時機要好過此時。

先從劉少奇來說，劉少奇竄上第二把交椅，被確定爲接班人的時期，江青還獨處深閨，不准過問政治，自不可能與劉少奇爭接班人。毛澤東所期望於劉少奇者，只要在他死後不要加以鞭屍，仍然奉行毛澤東思想就行了。

至於林彪，在林彪竄上爲接班人時，江青雖然平步青雲，夫榮妻貴，當了政治局委員，但此時的她，也沒有奪取接班人的野心，按理江青與林彪應該可以和平共處的，但是，劉少奇與林彪都在爬上最後一層階梯時，摔得粉骨碎身。今天的江青，情況更不同了，劉少奇倒後，中共黨組織已崩潰，林彪垮台，共軍也不再具有奪取第一把交椅的力量，環顧幫內，唯一可以坐上第一把交椅的只有周恩來，江青決不會容周恩來順利接班的。

再從另一方面來看，毛澤東於林彪與劉少奇爲接班人，所希望者只是把毛思想綿延下去，使其身後不要走向「偉大的革命導師」史達林大元帥之路，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鞭屍。劉少奇所以垮，因素雖然很多，但毛幫最初稱之爲「中國赫魯曉夫」，可知毛澤東眞正畏懼之點仍在鞭屍。

而今毛澤東選接班人，不僅要擔保將來不鞭他的屍，還要能照應江青及兩女的安全，不致出現史薇蓮娜事件，這個人選，周恩來斷不適合。

如果毛澤東眞以赫魯曉夫作爲最壞的標本，則毛幫內部最肖赫魯曉夫的無過於周恩來，別的都不說，赫魯曉夫是蘇聯第一個去美國訪問與艾森豪威爾總統舉行大衛營會談，促成美蘇解凍的當政人物，周恩來則是毛僞政權成立後，第一個與美國總統面對面會談的大頭目。其次，史達林生前以多疑擅殺聞名，多少親密戰友皆被處死，只有赫魯曉夫始終安全，而且受到寵信；此日周恩來亦復如是，試查「八大」政治局委員，今日仍然當時得令的也只有周恩來及其馬仔李先念。看到赫魯曉夫在蘇共十

九屆大會的演說，稱史達林爲慈祥的父親，把蘇聯共產黨稱爲史達林的黨，與周恩來在檢閱紅衛兵時，伸出兩臂護衛毛澤東，領導紅衛兵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那種做工，決不讓赫魯曉專美於前，但史達林死後屍骨未寒，赫魯曉夫就鞭其屍，毛澤東若能平安而死，眞由周恩來接了班，周恩來不僅鞭屍，恐怕掘墳都有份，因爲史赫無私仇，而毛周之間眞是仇深似海。

毛澤東雖然疾病纏綿，但腦筋並不胡塗，這些地方他不會想不到，老實說，林彪若在，周恩來還比較安全，因爲毛江與林之爭，雙方都想拉周這一顆籌碼，但林彪突然垮台，把周恩來推到第一線，與江青形成短兵相接之勢，江青無論爲了將來「接班」，還是爲了安全，都勢必要去掉周恩來，除非有心無力，又當別論。

周恩來並無實力

外人看見周恩來如此活躍，以爲周恩來有了不起的力量，足以箝制毛澤東。實際並非如此。自從毛僞政權成立以來，黨政軍就形成鼎足而三之勢，三股力量中以行政方面力量最小。中共看不起行政部門，自有其傳統，在江西時，對於一個黨軍方面幹部，犯了小錯，唯一處罰方式就是送去蘇維埃，即是撥到行政部門工作，毛澤東也曾經從黨軍部門被擠到行政部門，選之爲「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主席」，表面看來已是「元首」，實際上是國際派與周恩來有意捉弄打擊他，以後共方文件對此並不諱言。

周恩來在毛僞政權成立時，所以分到了行政部門，大概也是形勢所迫，因爲黨組織久已在劉少奇控制下，周恩來自然抓不到，軍事部門毛澤東要自已抓，決不讓人，更不會讓給曾經任過軍委主席的周恩來，於是周恩來就不得已求其次，抓住了行政部門。

經過二十幾年時間，毛僞政權行政部門已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人數之多，可能還多過毛軍，但到了文革，可以看出行政部門實在是稻草人，不堪一擊，周恩來手下大將除李先念之外，無一幸免，「國務院」也交付軍管，以後擔任軍管的共軍頭目竟然搖身一變爲部長，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僞國務院在僞政權中實在沒有什麼作用，周恩來之缺乏實力，可以得到間接證明。

周恩來本來也算是軍人出身，南昌暴動就由他領導，說到共軍的創立，第一個應當是他，第二個才輪到朱德，以後又任軍委主席，指揮共軍逃到遵義之後，始被毛澤東奪去軍委主席職位，但周恩來仍任副主席，且仍然指揮共軍逃竄，因爲毛澤東沒有指揮大兵團的經驗，不能不借重周恩來。周恩來完全被剝奪軍權，是抗戰開始中共投誠之後，派周恩來去漢口擔任聯絡，辦中共的外交工作，與共軍絕了緣，雖然如此，周恩來仍有其潛勢力在，筆者在台北見到一位朋友，當年曾在西安、延安見過周恩來、林彪及一批共軍高中級頭目，據他們的看法，共軍黃埔出身的頭目，仍然陰奉周恩來爲首，這位朋友在西安親自見林彪向兩位黃埔一期同學會擴情、鄧文儀畢恭畢敬的說：「請兩位學長報告校長，周先生絕不會作出對不起校長的事。」林彪講這段話的動機如何，暫時不必研究，但林彪當時的態度確實是以周恩來的代表自居。

又據這位朋友的看法，這次林彪垮台無論是周恩來主動還是被動，但周恩來參與其事毫無疑問，因此，不論黃埔系與非黃埔系的共軍頭目，一定對周恩來由失望而痛恨，今後周恩來在共軍中將失去威信，不能再倚共軍爲援。

周恩來本身代表的官僚集團雖是龐然人物，但卻是雪羅漢、稻草人，在文革緊要關頭，連周恩來自身都幾乎不免，更不必說掩護別人了。試看僞外交部內屬於周恩來嫡系的四大金剛：王炳南、章漢夫、陳家康、喬冠華，除去喬冠華一人僥倖漏網，其餘三人皆被鬬垮，至今未獲得「解放」，喬冠華雖然漏網，但老婆（龔澎）兒子（喬宗淮）皆被鬬得死去活來，幾乎送了命，周恩來稍有力量，對這批人應當要庇護的。

目前外交路線與毛思想相反

世人皆注意到毛僞政權推行溫和外交，以爲從此天下太平，不知毛幫一向有退一步，進兩步的策畧，數十年來施用過無數次，目前是在退一步，但稍遲又會作進兩步的行動，一變溫和政策。此是共黨特性，原無足異，問題是到了再轉變時，周恩來的麻煩就來了。

首先要了解的一點，目前毛僞政權的外交政策與所謂毛澤東思想是相反的，毛幫沒有黨綱，沒有了馬列主義，更沒有憲法，唯一的「根本大法」就是「毛澤東思想」，違反了「毛澤東思想」就是叛黨叛「國」，周恩來這次堅持邀尼克遜訪共區，在內政外交上容有其不得已之處，但此舉確實爲他自身埋下了定時炸彈。

周恩來奸猾一世，不會看不出這種危機，所以處處拉緊了毛澤東，始而擧毛澤東去重慶謁見蔣主席爲例，繼而公開聲明此項邀請是「毛主席親自主持」，最近看到報紙上消息，直到今天大陸電視節目，仍然只播尼克遜與毛澤東見面的鏡頭，此等處可以看出周恩來心機之深，以爲可以拖緊毛澤東，免得將來毛澤東一變臉把「裏通外國」責任全推給他。但事實上，了解毛澤東個性的人都曉得，周恩來此擧實在心勞日絀，沒有半點用處。毛澤東天生一付流氓的個性，絕不因年齡與地位而改變，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信誓旦旦要「民主黨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幫助共產黨進步，但是到了大家說出實話之後，突然一變臉自稱不是陰謀，是陽謀，公然以行騙爲得意，將所有批評毛幫的「民主人士」全部打爲右派。舊事不難重演，有一天毛澤東一翻臉可以說是完全不知道邀請尼克遜的事，把一切責任推給周恩來，周恩來雖然會說，但已沒有開口的機會，劉少奇、林彪走過的路，他就要一步一步走上去，接毛澤東的班是作不到，接劉少奇、林彪的班，可以肯定是無可避免的。

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於三月廿五日閉會時特別聲明：「釣魚台列嶼爲中華民國領土，我政府絕不放棄。……」但日本外相福田較早時則已强調指出：「爲維護日本立場起見，將採取充分的措施。」因之，泰晤士報認爲：日本除考慮在該羣島設置無人氣象觀測所之外，並將派少數武裝部隊駐在島上及沿岸派警備艇巡邏。果如此，將爲日本戰後首次推行砲艦外交政策。假使我國一經讓步，則侵畧成性的日人，便很可能進一步地窺伺台島。

國家主權與外交關係

關於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題，自前年八月開始已引起中華民國與日本發生爭執以來，我政府一直未能作出强硬的表示，原因是恐怕開罪了日本，影響到當前中日的關係。所以，對海外僑生的反日示威運動，也有所顧慮。不錯，近年來的國際形勢對我的確不利；而防範共特陰謀離間中日關係，亦不能不提高警惕。可是國家主權與外交關係，卻不可相提並論。質言之，不能爲了維護所謂友好關係，而喪失國家主權。誠如前外長魏道明所說：「事關國家主權，卽寸土片石，亦必據理力爭。……」

何況日本現政府早已跟北平眉來眼去，公開談判所謂「促進日中（共）關係正常化」；尤其在尼克遜訪問鐵幕以後，東京更不擇手段企圖與毛共建交，顯然漠視了中華民國向來對它的寬大爲懷。這種恩將仇報的朋友，委實缺乏道義，我們又何必去遷就它呢？記得前年九月，當這一列島的主權問題發生後，我政府所持的基本立場相當正確，除了根據一九五八年在日內瓦所簽訂的聯合國大陸礁層公約予以確定，中國有權行使其主權的權利之外，就洋流、季風、歷史、人文及地理位置等觀點而言，釣魚台列嶼係由大陸海岸自然延伸的地區，故其主權顯然屬於中國已毫無疑問了。然而，日本外務省則表示：「尖閣羣島（卽釣魚台列嶼）爲琉球羣島的一部份；琉球羣島既已決定於一九七二年歸還日本，因此，尖閣羣島也應屬日本領土。」它並指出：「這一列島早在一八九五年卽歸冲繩縣管轄，而尖閣羣島的名稱，則於一九〇〇年由冲繩縣師範學校教師里岩恒所命定。以是，尖閣羣島在歷史上應屬日本領土，日政府有開採該列島周圍大陸礁層的權利。」

其實，過去中日兩國對此無人居住的荒島，均未加以重視。直至一九六七——六八年間，經聯合國亞遠經濟委員會調查結果，發現這一列嶼的沿海區域可能蘊藏豐富的石油後，雙方才開始注意；國府於一九六九年七月，曾與美「國際石油公司」訂立合作探勘開採合同；而日本則於同年八月至七〇年六月間，也曾暗中委任東海大學對該列島先後進而兩次調查工作，認定藏有大量石油天然氣的可能性極高。因此，見利忘義的日人，決定染指這豐富的油礦權益。

對釣魚台

日人攫奪我國權益

歷史告訴我們：日本人侵奪中國的領土主權及採礦權的行動，不自今日始。當日本明治維新之初，就有了覬覦我國領土的野心。例如：琉球羣島，原是我國最恭順的藩屬，其王察度自明初洪武五年，已開始向中國稱臣入貢；並從此奉中國正朔，直至清季仍朝貢不缺。洎自日本明治維新伊始，卽欲默呑琉球；適清同治十年（公元一八七一），日人藉口台灣牡丹社山族殺戮琉球居民而興師問罪，以西鄉從道爲都督，出兵佔領了台灣南端的恒春沿岸凡半年之久。同時，清廷亦以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督辦軍務視師台灣。結果由英使的調停，締訂和約，而以約中第一欵：「日本此次徵台灣係保民義舉，中國不得認爲不是」的暗昧條文，默認了琉球爲日本版圖後，事件方告平息。翌年（光緒元年），日人卽禁止琉球人用中國正朔，光緒五年（一八七九）改爲冲繩縣，琉球遂亡！

琉球亡於日本後，台島頓形孤立，爲着鞏固海疆，乃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淮軍將領劉銘傳以福建巡撫治軍台灣，當法國海軍進犯基隆時，銘傳親率淮軍加以擊退。適中、法和約告成，清廷採納左宗棠建議，於光緒十一年九月正式宣佈台灣改省，而銘傳亦改任台灣巡撫。他先後主台六年，幾無日不爲提防日本人侵畧而未雨綢繆。

不料甲午中日之役，戰場本來在北洋三大半島，而澎湖突遭日艦攻破，故有光緒二十一年的「馬關條約」，割台灣及澎湖列島，以及遼東半島等地；並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長沙等市爲商埠，予日本以內河航行權。

到了光緒三十一年，日本戰勝俄帝後，不獨承繼了帝俄在南滿的所有權，加開商埠十六處；首先迫我訂「關東條約」，奪得旅順、大連租權，且有永佔之意。

接着更有下列連串的不平等條約：光緒三十二年的「南滿鐵路經營權」；光緒三十三年的「吉長鐵路債權」；光緒卅四年當北京政權時，日人則乘機强佔我旅順、烟台等地的採礦權；宣統二年（一九〇〇）三月，强訂「本溪湖煤礦鐵礦開採權」；及同年八月的「安瀋鐵路經營權」等協約。宣統三年三月，日人又强訂「平滿鐵路債權協約」。民國二年訂「大冶鐵礦優先權協約」；四年五月七日，日人更以哀的美敦書迫袁世凱簽訂不得承認的「二十一條滅國權」，其中包括：關於山東的權利、蒙滿的權利，沿海島不得割讓他國的優先權利，漢冶萍公司的權利，甚至於全國政治、軍事、財政、警察等顧問權、訓練權、軍械權、布教權、長江下游東南沿海築路權，及福建路礦權等等，幾乎整個大陸成爲日人的天下！

單在山東懸案解決所承認日人的權利，計有：膠濟鐵路沿線採礦權、青島佐世保海電權、青島日人居地續租權、青島日人所需地保留權、青島電局收發文電信權、購鹽權、公產鹽業償價庫券債權、及膠濟鐵路國庫券債權等等共八大條約。

此外尚有：雙橋無線電台債權及管理權，南滿鐵路附屬電線管理營業權，上海、長崎、福州、淡水等地海電權、鴨綠江伐木權、四洮鐵路債權、吉會鐵路債權、滿蒙四路預定債權等多至不可勝數！其後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掠奪我東北三省。

切勿讓步

胡養之

我政府疏忽有失職責

至民國二十六年的蘆溝橋事變後，雖是一場艱苦的民族戰爭，付出了無可估計的代價。然而終於打敗了日帝國主義，廢除了以上那一串不平等條約；台灣及澎湖列島亦因而得以光復。可惜一九四三年我國出席開羅代表團，則未免失策，當時僅要求收回台、澎諸島，對琉球羣島的主權問題卻未嘗提出交涉。因之，我國無形中放棄了對琉球的宗主權；甚至連釣魚台列嶼的歸屬問題，也未明確包括在台灣範圍之內，以致日人有隙可乘！

如所週知：日本人是最敏感的，它們專門乘人之危。以中華民國目前的惡劣處境，乃施行各種外交壓力，如要求華府出面斡旋，使日本加强其立場。本來，美國政府曾經宣佈不捲入釣魚台問題的漩渦的，可是美國務院突於前年九月十一日，發表一項聲明指出：「尖閣列島的主權屬於沖繩，現在美托管之下」云云。

——這一來，令到釣魚台島的問題更加複雜了！而志在必得的日本人，也更爲大膽地採取了如下的實際行動：

(一)是前年九月十五日，慫恿琉球人將釣魚台島上的中國國旗除下，同時派出武裝巡邏艇，將在附近水域作業的兩批中國漁船驅逐。

(二)日本「共同社」前年九月廿六日報導稱：「琉球政府及沖繩商人，決定組織相同於日本石油探勘公司的聯合企業，以開發尖閣羣島周圍大陸礁層的油源。」顯然也是受了日人的慫恿。

(三)日政府一再宣佈：「將以三千萬日元，在尖閣列島上建立氣象台。」表示對該列島主權，視爲已有。

從日人以上的言行看來，實與它以往侵奪我國的許多權益似同出一轍。而我政府所持的態度也有不少矛盾，多方顧忌。例如：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前年九月廿五日在立院報告施政時，曾以堅決的語氣表示：「我政府對釣魚台島的正當權益，立場堅定並決以全力維護。」但代外長沈劍虹在同日的報告中則說：「此刻日本不是商討問題的對象，因爲事實上，琉球羣島與釣魚台列嶼都在美托管之下，我們已決定正告美政府，現在中日已爲該島問題發生爭執，希望美政府加以注意。……」

我們試問：日本因爲戰敗，故琉球被美軍佔領，其後由聯合國托管；但中國既爲戰勝國之一，釣魚台又屬中國主權，我政府當時爲何不要求隨台澎一起光復，而仍由美國去托管呢？迄今台灣已光復了二十多年，而國府遷台亦達廿三年之久，爲何迄未要求收回釣魚台島的主權？顯然我政府疏忽，有失職責。

釣魚屬中國的證據

無論從任何方面言，釣魚台列嶼屬中國是毫無疑問的。由於該列島與琉球羣島間，隔着一條細長的「琉球海溝」，自大陸延伸的礁層，即至此而斷。因之，證明該列嶼屬大陸自然延伸地區。

所謂「琉球海溝」這問題，「產經新聞」早在前年八月十九日就曾指出：「……如附圖可以看得清楚，尖閣列島位於東海水深二〇〇公尺部份——即大陸礁層的最前線。而與琉球羣島之間，則有一條水深二〇〇〇至四〇〇〇公尺的海溝所隔絕……。」

在同一天的「朝日新聞」社論也認爲：「日本的立場可能缺乏說服力，從地形上看，尖閣列島位於鄰接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大陸礁層的尖端近處，但與琉球羣島則有一條深達二〇〇〇公尺以上的海溝。……這要想把尖閣列島主張作爲沖繩島的一部份，不能說沒有欠妥之嫌吧。……」

相反，我國對釣魚台列嶼的立場則非常穩固，除以上的「琉球海溝」、台灣海域與該列島同一季風走廊之外，還具備大把的有力根據，和充分的理由列舉如下：

(一)釣魚台列嶼向爲台灣漁民的主要漁場及避風港，平均每年在這海域作業的漁船達三千艘以上，並在島上分別建有神廟及其他具歷史性的建築物。據基隆市漁會（即日治時的台北州兼管基隆水產會）理事長謝覺石，曾提出證據說：「在一九四一年日最高法院曾判決釣魚台列嶼屬台灣台北州，當時的沖繩縣與台北州爲爭此漁場而向東京最高法院起訴，結果判決如上。」又說：「當時漁民的出海執照，統由基隆水產會所發給。」由是證明釣魚台列嶼屬台灣，而非沖繩了。

(二)琉球羣島由四組列島而成——並不包括尖閣列島在內——這四組島嶼中，最北面的吐噶列島，早於一九五一年已歸還日本。而中部和南部三組則由美托管，一九五三年底，中部的奄美列島，亦已交還了日本。現待交還的只有沖繩列島及先島列島兩組——前者包括鳥島、粟開、久米、伊半屋、慶艮間、伊江、沖繩、渡名喜、渡嘉等十二個大小島嶼。後者則包括宮古、大田布、伊艮部、多艮間、八重山、石垣、西艮、那國等島，其中找不出尖閣之名。

(三)日外務省於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今日的日本」（中文）一書所附的地圖中，不但沒有列入尖閣列島的圖形，也沒有尖閣列島中任何一島的地名。而琉球羣島都列入其中，何以釣魚台島獨付闕如？

(四)日本所稱尖閣列島的擁有人古賀善次郎，也提供了歷史價値的證據。他在前年八月卅一日對「東京新聞」的記者指出：「尖閣列島是他父親辰四郎，於明治十二年前後發現的。即向內務省申請借地權，而內務省表示這列島究竟屬於滿清或屬於日本？還不清楚，遂被駁回。直到中日戰爭結束，以馬關條約使台灣成爲日本領土後，內務省於次年才允許給辰四郎以無償的借地權。他父親死後，他向農林省申請由政府出售，終於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以一萬五千日元購得。」

這已說明了釣魚台列嶼與台灣的歷史關係，而推翻了日本政府所謂「尖閣列島屬於沖繩縣的一部份」之說。

中共最近的動向

魯逵

尼克遜訪問大陸之後，雖然對外聲勢上有所改進，但是中共內部局勢仍沒有開朗。這可以從兩件事看得出來。一是應在去年九月舉行的「三中全會」，已經逾時八個月仍沒有消息；二是去年及今年兩報一刊聯合社論都曾提到的「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也至今尚無動靜。照共產黨的權力系統，「三中全會」應該在「四屆人代」之前召開，因為黨是實際最高的統治機關。

三中全會逾不開

從種種情況看，「三中全會」之召開早已迫切需要；例如中央政治局二十一委員，目前僅有十人仍保持正常活動，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李先念、葉劍英、董必武、陳錫聯、許世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其餘的十一人多已垮台，僅朱德和劉伯承因已老朽不常露面。再看政治局五名常委：林彪、陳伯達已確定垮台，康生行踪不明，僅餘毛、周二人支持殘局；急需改選，重建「中央」領導機構。目前逾時八月仍未召開，可能因為去年十月事件以來，內部權力鬥爭尚未結束。

陳伯達、林彪的垮台，毛派雖已受了致命打擊，但是百足之蟲，死不而殭，況且此蟲尚未死，因此仍保持一反對派的面貌。但是從今年一月以來，江、張、姚三人露面越來越少的情勢看來，他們終將失勢，起碼張、姚二人將難以保持實權。

新當權派能將毛的文膽陳伯達、繼承人林彪打倒，進一步將姚、張等打倒也非難事，所以仍留他們苟延殘喘，可能為了左列幾點原因：

(1)為了維持毛的體面，因為在目前動盪不安的情勢中，毛仍有不可少的利用價值，需要他的招牌穩定人心。

毛路線的偉大勝利，決不能再叫人明顯看出毛及其核心分子已經徹底垮台。

(3)是軍人的紛爭所造成的混亂局勢，需要時間予以澄清。筆者一再分析過，黃永勝的垮台與林彪並非一案。林彪及其妻葉羣自去年六月下旬起都不再露面，而黃永勝到九月中旬還極為活躍，他之突然失勢，因為大搞山頭主義（擴充以廣州軍區為中心的集團實力）犯了眾怒。由於這個意外的發展，軍事系統要來一次大改組，牽涉的因素極複雜，也極具爆炸性，需要一點一點的慢慢清理，如操之過急，可能要出大亂子。

謝富治死因之謎

一九七〇年三月以來，僅在去年六月露過一次面的謝富治，中共三月二十九日宣佈死去，並為之舉行了追悼會。

據中共宣佈他於兩年前因患胃癌，久治不癒而死。但是稍作考察發覺死因頗為可疑。

第一，如果他患了胃癌，病體支離，絕不會於去年六月，羅馬尼亞共黨頭子西斯古訪問中共時，還能起床，深更半夜前往拜會。即使能勉强起床，也絕對無此必要。

第二，他既然於一九七〇年三月患了胃癌，註定死亡，那麼就不會於一九七一年三月仍被任命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豈有以垂死之人出任如此要職之理？

第三，一九七〇年一月，北平曾發生反周恩來的風潮，街頭出現很多打倒周恩來的大字報。這個風潮過去不久，謝富治即匿跡不出。北平的外國訪客們曾傳出謝富治被刺身受重傷的消息。

從以上三點情況看，謝富治的死因實在值得推敲。

西歐



法新社記者康帕里特訪問上海市的時候，會見了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名教授劉大杰先生。寫了一篇訪問記。這篇訪問記的原文我沒有機會看到，也看不懂，不過譯文倒是在此間某左報上刊登了。

劉大杰先生是湖南岳陽人，二十年代已經開始寫作活動，既是詩人又是小說家和翻譯家，但最終卻以文學史家聞名全中國。坦白說，劉大杰先生的創作我沒有看過，不知道他的創作在現代文學史上佔着什麼樣的地位。但他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發展史」我是翻閱過的，因而對他的學問是深感佩服的。

經過「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後，像劉大杰先生這樣第一流的學者，還有機會在復旦大學上課講學，這實在是復旦大學之幸，也是復旦中文系學生之幸！「文革」前，劉大杰先生是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兼古典文學組組長。「上海作協」數百名會員，除了劉大杰先生外還有誰獲得「解放」呢？劉大杰先生在「文革」運動中的遭遇又如

據說，當他到復旦大學訪問劉大杰教授的時候，劉大杰教授曾經表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厲的批評。嚴厲到他要放棄，不再教書了。」看來，劉大杰教授現在雖然獲得「解放」，但在「文革」運動中日子是不好過的。本來他已經打算放下粉筆，不再教書。誰料竟然「欲罷不

從謝富治過去的歷史看，他是一個十分狡猾，善於臨危賣友以換取功名的人。一九三六年他出賣張國燾，一九六六年出賣羅瑞卿，一九六八年又出賣楊成武。在文革期間，他的表現是個標準的兩面派。他因出賣羅瑞卿，受毛澤東、林彪的賞識，躋身於「無產階級司令部」；可是當毛派自一九六七年二月形勢日非，他便和毛派軍中擎天一柱——楊成武搞磨擦，打擊文革女狀元聶元梓，極力向新當權派靠攏。一九六七年七月，他偕同王力同往西南各省及武漢「支左」，當七・二〇事件爆發時，王力被反毛羣眾揪鬬遊街，他則無事脫逃。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屆大會一中全會時，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提到，「北京有人要打倒謝富治」，當時處境已很不利，終於一九七〇年三月匿跡。據中共宣佈，謝死前官職名銜，他不但是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公安部長，「北京革委會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而且還是「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掌握衛戍部隊，負責中共首要安危，其重要性可知。可是據中共發表的資料看，謝的追悼會遠不如陳毅追悼會盛大，而陳毅死時僅是中央委員，外交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

毛澤東會親自參加陳毅的追悼會，但對謝的追悼會僅送花圈。可是從幾個主要毛派人物的動向看，情形恰如相反，例如姚文元根本未出席陳毅追悼會，但是江、姚、張三人不但一齊出席了謝的追悼會，並且還會齊往醫院對謝的遺體告別。這說明謝富治生前，會使毛派非常滿意，一直在繼續兩面派活動。因此謝富治之死，對毛派是一個重大損失。

周恩來雖然也在謝的追悼會上致悼詞，但詞氣遠不如對陳毅悼詞的誠懇，僅說他在文革期間「忠於黨忠於人民」，使人有輕描淡寫的印象。



大陸（上）待旦

寒窗雜憶

工農學生對「紅與黑」等西歐古典名著作批評，我眞爲劉大杰先生悲！

法新社記者一開始就談到司湯達爾的名著「紅與黑」，據說「紅與黑」是「文革」後大陸的大學准予研讀的第一本外國資產階級作家的文學作品。

司湯達爾是法國第一位現實主義作家，「紅與黑」又是法國現實主義文學第一塊奠基石。作爲法國人的康帕里特先生對「紅與黑」當然感到興趣，這跟我們中國人聽到外國人談起「紅樓夢」的感情是一樣。

據說「司湯達爾的小說課，將取代『

確的，但康帕里特先生表示：「『紅與黑』這樣一部小說被包括在以馬列主義毛主席著作爲所有教學基礎的一間學校的課程中」，「令人感到驚異」。這種感覺，我想是可以理解的。

「紅與黑」在中國的確有非常廣泛的影響力，它雖然不是「官方」推薦的書籍，但其暢銷的程度不下於由教育部和共青團中央推薦的「鋼鐵怎樣煉成的」，而由蘇聯改編拍攝的影片（「紅與黑」）在大陸各大城市放映，更使它的影響普及化。不但大學和高中學生知道「紅與黑」，而且連十三、四歲讀初中的小姑娘也把「紅與黑」的主人公于連視爲偶像。我有一位女同學，就會經在食堂的飯桌上公然宣稱，于連是最有風度的男人。于連既然得到女孩子的仰慕，自然而然成爲男孩子學習的榜樣。

司湯達爾寫「紅與黑」的時候，窮困潦倒，「紅與黑」出版後又受盡奚落。批評家把它說得一無是處，文化商人也認爲它一錢不值，不肯爲它發行推銷。司湯達爾當然感到失望，但卻不肯承認失敗。他會經預言，一個世紀之後「紅與黑」將會震動整個世界。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五十年之後「紅與黑」就被翻譯成幾十種不同的文字，傳遍全世界每一個角落。

三十年代，「紅與黑」中譯本出版後也一紙風行。更令人出乎意料的卻是，當反映蘇聯十月革命和衛國戰爭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大量湧來的時候，當共青團委和學校行政當局大力介紹「蘇聯革命文學」的時候，「紅與黑」不但未被讀者遺忘，而且在「革命文學」的書海中，閃爍着它奇異的光彩。

司湯達爾九泉之下，該也感到安慰了。由於「紅與黑」的「提携」，司湯達爾另一本作品「宮幃秘史」，也成爲大陸知識分子搶閱的對象，雖然這部作品，西歐文學史並沒有着重介紹。但由於「宮幃秘史」印行的數字甚少，大學團書館也只有幾本，儘管大家排隊輪流借閱，但也有很多人沒有機會看到。

巴爾札克不愧被稱爲法國現實主義文學大師，他不但寫出了幾十部「人間喜劇」，對司湯達爾和「紅與黑」他也獨具慧眼。司湯達爾從事文學創作比巴爾札克早，可以說是他的前輩，可是在當時的法國文壇，司湯達爾的名氣卻遠遠比不上巴爾札克的名氣大。

「紅與黑」出版後司湯達爾被一片嘲笑、奚落、侮辱的聲音包圍，幾乎把「紅與黑」說成拋到垃圾桶裏，也會使垃圾桶變得更加骯髒。獨有巴爾札克敢於肯定「紅與黑」的不朽價值，給予它以公允的評價。寫信去安慰和鼓勵司湯達爾。司湯達爾收到巴爾札克的信時，感動得老淚縱橫。自此法國這兩位現實主義文學大師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在中國巴爾札克的名字雖然也很響亮，「人間喜劇」的發行量也很大，但他的代表作「高老頭」、「歐也妮與葛量台」等，似乎比不上「紅與黑」更爲一般知識青年所熟識。

譯詩·菜名·憶苦思甜及其他

迢迢

編者按：二二八期刊出迢迢先生寄自美國紐約的「尼克遜的詩」一文後，曾接一封署名「一讀者」的來信，指出譯文與原文有出入。忠實地反映讀者意見，可以說是本刊的傳統作風；只要來信不含惡意的人身攻擊和誹謗都能獲得刊登的機會。我們覺得「一讀者」的來信並無惡意，所以把它刊登了出來，但並不表示我們完全贊同他的意見。幸好，迢迢先生也能體會我們這點用意，不但未產生誤會，而且費心來文說明譯詩之良苦用心，謹在此謝謝。迢迢先生來文仍保持其幽默風格，就 "Beautiful Woman's Rolling Buttock" 一菜名（中共「發明」）的譯法向一讀者提出請教。我們相信作者是出於誠意的。惟文中說及「……待稿紙用完，人情還了，亦即是擱筆之時」一點，我們倒要提出「嚴重抗議」，並很希望迢迢先生「撤回」原意，而改爲「待暴政滅亡，責任盡了……」爲禱。

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二三〇期，有「一讀者」先生，指出二二八期「尼克遜的詩」一文中，多處譯錯了，甚爲感謝。指示之處，余亦自知，雅布慈和之詩，本是描寫美國之 Domestic Problem 爲主，是寫給美國人看的。我爲了增加中國讀者趣味，欲多描寫點他北京之行，故將此詩多處改頭換面，加油加醋。因我覺得在萬人雜誌裏，諸位大作家嚴肅討論國家大事的文章中，畧加點小笑料，未嘗不可。原詩亦是美國作家的幽默招笑文字，我不妨依法泡製，如能在眾心沉痛的氣氛中，由此博得讀者展顏一笑，目的即已達到。實未曾計及工拙，想到其他。而且編者亦意會到這是遊戲文章，並不是什麼學術名著，政治偉論，登了出來。讀該文編首「編者附識」一節，即可知道。

有幾點，我想在此畧作解釋。一、尼克遜常自誇二十多年來的僵局，由他來打開，以我寫此文的原意，欲表現尼克遜在萬里長城上意氣風發之態，我以爲「打破了歷史」豈不比「呼吸着歷史之氣息」有力得多？二、美國學童巴士事件，在三藩市鬧得如火如荼，連華埠聞人、黨國元老蔡增基，亦惹了一身蟻。我本人對此另有看法，解說起來，太過複雜，故此省了，改爲有關尼克遜去北京，而中共鐵幕不能固守。三、太早改爲太遲，爲了順口。四、至於謂「打破」二字含有粗暴意味，毛澤東說過「革命不是綉花」，反共事業正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取其所長，而棄其不合理者。我們不必學共黨的殺人放火，殘民以逞，但亦不能像「綉花」一樣。用字粗暴一點，又有何妨？

總之，站在學術立場，翻譯須忠實於原作，「一讀者」先生的意見，是正確的。我最大的疏忽，就是以如此態度寫此文，實不應附以原文，致引起認眞的讀者的批評；並且應學中國畫家題畫一樣，加上：「茲擬雅布慈和詩大意，而作此文。未能得其神髓於萬一也」的聲明。本人寫此文之目的，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居然博得「一讀者」先生費時細讀，詳爲剖析，誠爲意外之收穫，甚感榮幸也。

至於說到我文字之拙劣，自顧亦然。本人非詩人，亦非專研文學之士，生活忙碌，哪來時間寫文，豈「敢譯英詩而公開發表」！實從來無此大志。皆因前張海山先生，寄來一捲稿紙，指令作文，以前無暇，迄未應命，今張老編已逝，人亡物在，見了印有萬人雜誌社的稿紙，總覺得欠了他一份人情，故此忙中偷暇不揣冒昧，學人執筆，復蒙編者不棄，皆爲登載，所得稿費，概贈與張兄遺屬，待稿紙用完，人情還了，亦即是擱筆之時。非藉此自炫文才，以出風頭，毀譽於我又何有哉。業餘即興之作，難與專業作家相比，乃是事實。

「美麗婦人搖動着的臂股肉」

「一讀者」先生學貫中西，值此機緣，本人亦想有以教請——二月廿二日，尼克遜夫人在北京飯店，特到廚房裏參觀大師傅們做中國菜，見到有一位大師傅正在又搓又揑的調製着一團豬肉，中共的翻譯員告訴這美國的第一夫人說：「這個菜叫做 Beautiful Woman's Rolling Buttock。」尼克遜夫人雖然裝作聽不見，但卻給無情的米高峯老實不客氣的錄了進去而傳遍了世界。

尼克遜北京之行已經結束，在美國已淡了下來，大家正集中注意各地總統候選人的初選。唯有 Beautiful Woman's Rolling Buttock 這有趣的菜名，仍在人們中間津津有味的談論着，有些記者特地去訪問中國大餐館裏的師傅，和大學裏教烹飪的教授，各人俱瞠目結舌，答不出來。有些猜是紅燒肘子，有些猜是燉元蹄，有些說是扣肉，俱得不到圓滿的答覆。本人身處外國，沒有看到中國報紙，不知這件趣事香港的報紙可有登載？對於這個菜名怎樣翻譯？敬請「一讀者」先生見告，或給它一個適當的譯名。

中國烹飪術是世界聞名，煑了菜，還給它取個堂皇富麗，或文雅非凡的名字，明明是蛇肉、鷄肉、狸肉煑

成的湯，卻叫「龍虎鳳大雜會」。海參扒鶉蛋，卻叫做爲龍吐珠；干貝炒蛋，叫做「金絲芙蓉」；蟹黃燕窩加夜香，卻叫做「霸主夜宴」。其他可發一笑的有叫做「奇豬入洞」（即釀節瓜）；「虎穴藏豬」，乃是豬肉釀苦瓜；「農夫掘大藕」即蝦膠魚肉煎藕餅；「名仕隱田園」乃田鷄蝦球炒菜薳；「明星遊月宮」乃是毛菇竹生火腿片碟，「愁思千萬種」乃芽菜、紅青椒絲、鮑魚火腿絲煎旦絲共炒。

含有政治意味的如：「五族共和」乃是什會湯。「中華復光明」即釀竹生桂耳在面蒸上。「熱心愛國」乃是鳳肝田鷄片。「橫行海陸空」乃是響螺、白鴿、鷄切片、蟹肉蟹黃菜薳共炒。

與女人有關的：如西施炒蛋、貴妃鷄、痲婆豆腐、四川的姑姑筵。鹹濕一點的如「金屋藏嬌」（雲腿鷄片），交合野鴛鴦（即花膠燉白鴿水鴨）。最鹹濕夾抵死的，莫如某次在三藩市一餐館見到一個菜名「風流天子」，原來卻是腊腸蒸鷄也。

以上的菜名,俱見於漢饌大全,及入厨三十年等厨書中,非本人杜撰,但是 Beautiful Woman's Rolling Buttock這菜名，據西方記者的描述，是豬肉，是中共的翻譯，像以上的中國菜名中直譯出來，並不是存心侮辱美國的第一夫人。但我翻查厨書有關豬腿肉、豬膀肉的菜，只有孔老沙元蹄、狗肉元蹄等名稱，並沒有一個中文菜名包括有 Beautiful（美麗）Woman's（婦人的）Rolling（搖動着的）Buttock（臀股肉），本人孤陋寡聞，只有請「一讀者」先生指教，以釋我疑，以免外國朋友問到時，不能回答。

來幾道反共菜如何？

由此我想到，共黨竊據中國，殘害生民數十年，記得不久以前，本刊有讀者提出提倡唱雄壯之反共歌曲，以代替台灣現時流行淫靡衰颯之音；於民心士氣，必有裨益。在港的難民及反共志士，不少身負國仇家恨，對於共產梟雄，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吾等每餐都要食菜送飯，何不創造幾樣菜名，內寓反共意義，使之廣爲流傳。中國菜中有「東坡肉」，點心有「油炸檜」，何不來個「毛澤東肉」？「東坡肉」是紀念蘇東坡，故其味美，食之令人快意。但「毛澤東肉」必須製法不同，最好多放辣椒，入口令人振奮刺激，涕淚交流，甜酸苦辣，一齊湧上心頭，以效勾踐臥薪嘗膽之意。至於如何製法，則有待堅心反共的大厨師去研究創造出來了。

我又想，煑飯做菜，除了那些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香港有錢人家的少奶小姐外，中國人人都會兩手，並不像「譯英詩」或「塡歌作曲」那樣困難。萬人雜誌的讀者，何不來個「集體創作」，先提供用何材料，再商量蒸、炒、燉、煎之法，再加以一反共菜名，集眾人之經驗與智慧，相信必會發明幾樣反共名菜，反共點心。然後交與有愛國心的飯店，從事實驗，帶頭製作以饗客，若菜式已夠，可仿滿漢全席之制，編成反共筵席，先在香港推廣至各酒樓餐館，一定會受羣眾歡迎。若有美國佬遊客到香港，設法饗以此菜，於其大飽口福之後，解釋其意義，命名之由來，可使之明白中國人心之向背也。俗語說：「鷄脾打人牙較軟」，不由美國佬不相信也。

如若可行，萬人雜誌更可闢專欄，名爲萬人菜譜，供讀者自由繼續不斷發表創作，反共名菜，陸續出世，從此反共精神，不單是幾位書生論政，而可打入窮苦人家的菜鍋中，打入摩登電器化的厨房中，打入公子少爺、小姐少奶奶的飯桌上，豈不妙哉？

「憶苦思甜」值得提倡

共產黨在鬬爭大會中，每令人民「憶苦思甜」，大吐苦水，用政治高壓手段，叫人背着良心說話。明明是自由快樂的過去，偏要人說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明明是惶惶不可終日不知死所沒有前途的恐怖共產社會生活，卻要人說毛主席的恩情最重，使他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明明是恩重如山的父母兄弟，卻要人指爲階級敵人，親下苦刑，骨肉相殘。明明自己理直氣壯，卻要人把自己批評得像罪大惡極，不可饒恕的罪人，種種手段，戕害人類心靈，至爲巨大，相信在香港的難民中，不少有這樣痛苦的經驗。現在大家在香港，雖是在別人屋簷之下，卻有充份的思想與言論的自由。可惜人類亦是最善變善忘的動物，在香港紙醉金迷，花天酒地色情彌漫的環境中，最易使人沉迷腐化墮落。本刊讀者中不少投書指出，許多千辛萬苦逃亡出來的難民，現在好了瘡疤忘了痛，不自寶貴得到的自由，一味追求金錢物質，個人享受，追求不到，反而恨起當時在大陸視爲天堂的資本主義社會來，把逃亡的初衷，抛到九霄天外，甚至見利忘義投向左方，助紂爲虐。爲了針對此種情況，我以爲萬人雜誌，必須推行「憶苦思甜」運動。這憶苦思甜，是請大家多多回憶在共產區所受的痛苦，左仔在香港暴動所給與我們的威脅與迫害。「思甜」是多多回思我們在大陸的家園，是多麼的美麗，在共產黨未來之前，是如何的自由自在，我們的父母兄弟夫妻、子女，是如何的團聚一起，雖窮亦樂。

至於如何去推行這「憶苦思甜」的運動，我以爲不必像共產黨那樣強把人民組織起來，迫使人民日夜開會，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聲震天的向人控訴。我們只須熱心的讀者，費點心思，發明幾樣反共名菜，讓大家在每飯吃菜時，自然而然的起了「憶苦思甜」的作用，豈不妙哉！

最近因尼克遜訪毛發表聯合聲明：台灣爲中國領土，中共又在聯合國自說自話，說香港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二三〇期岳騫先生大文「港澳的前途」中，指出港澳知識分子的彷徨，文中說：「……於是許多知識分子的口風大變，數日來見到許多老朋友，二十二年來都在反共，其本身經歷照毛幫的標準來衡量，也眞是眞正的階級敵人，此日居然想看風轉舵」，舉手投降（此句是我加上去的）……。可見情形的嚴重。際此風雨飄搖的環境中，推行「憶苦思甜」運動，是當前的急務，忠誠的萬人雜誌讀者們，我們應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因一時的勢孤力單，而迷失方向。意志不堅定者，應立即檢討自己的弱點，站穩立場。糊塗而目標不清者，尤須使之「思苦憶甜」認清敵我，這才是自救自助的方法，我們與我們的子孫，才有光明的前途。

橫眉語

美終承認孟加拉

在印巴戰爭中，尼克遜和中共一樣，支持巴基斯坦劊子手雅耶汗，但這個在東巴失盡民心的統治者終於潰敗了，東巴人民成立了孟加拉國，從去年到現在，不論是共產集團或西方國家，都紛紛承認了這個新國家，大國中只有美國和中共尚未加以承認。

誠然，孟加拉國的天下是印度替他打的，而印度背後則有北極熊的蘇聯，換言之，孟加拉國是蘇聯、印度製造出來的。

當日在印巴戰爭中美國站在巴基斯坦一邊，原因也和中共一樣，恐懼蘇聯勢力向印度次大陸擴張。蘇聯勢力侵入印度洋是美國的一大威脅，中共也受到「包圍」的危險，可是美國忽視了孟加拉人的意願，更忽視了雅耶汗的血腥鎮壓，盲目予以支持，因而他雖有中共、美國撐腰，終也倒下來，倒的原因是得不到人民支持。

現在，孟加拉國已成爲無可推翻的事實，也表明是孟加拉人一致的願望，美國即使心裏不高興，也不能不承認這一事實。

不久前，傳說孟加拉總理拉曼曾限令美國對孟加拉予以承認，否則孟加拉便將駐在達卡的美國大使館驅逐。在這事之後，美國就決定承認孟加拉，並給予一筆美元，作爲救濟難民之用。

人對美國不會有好感，除了保住西巴外，美國也沒辦法阻遏蘇聯勢力入侵。今日，蘇聯在次大陸的影响力，比美國不知要大若干倍。

巴基斯坦總統布圖收拾殘局，他也知道今日的處境，非取得蘇聯支持不可，因此他到莫斯科拜會，要取得克姆林宮諒解，同時，又要求甘地夫人直接談判，可謂低首下心，在過去，只要美國答應支持，便可有恃無恐，現在已形勢大變，使人與次大陸是誰家天下之感。

蘇聯勢力不只侵入印度洋及次大陸，還積極侵入東南亞，目的在圍堵中共，中共的積極發展核武器，就是要藉此打出重圍。

中國餐館與國宴

尼克遜在北平吃的國宴，那些菜色，立時引起世界人士的興趣。這張菜單在報上發表後，有人拿到香港的京菜館打價，一般認爲，只要二百港元就可辦到，可供十二位之用。

在香港，集中中國各地飲食的精華，在這裏，吃的東西都很方便而便宜，相信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比香港做得更好吃和更廉價。不過，懂得吃的人香港多的是，像國宴這樣的菜色，恐怕感到興趣的人並不多。

在香港，隨時可以吃到的比國宴更精彩的酒菜。目前，香港有地位的人，一席酒菜千餘元是等閒事，與二百元的國宴相比，距離太遠。

不過，在外國，聞國宴而垂涎的大有人在。當日，幾位朋友閒談，就談到這個問題，大家都說，如果我是在美國開中國餐館的，一定在報上大登廣告，如法炮製，做出國宴一樣的

一個歷史上長期生存和發展的民族，我們都能從他們日常生活和歷史事實表現中，得知他們的民族性。因此，在很多討論各國民族性的著作裏，對每一民族的特性都有適當的描述。例如：希臘人愛美，羅馬人重法，英國人老練，法國人浪漫，德國人深沉苦幹，美國人開朗輕浮，日本人小氣重模仿，印度人懶散等等。

中國民族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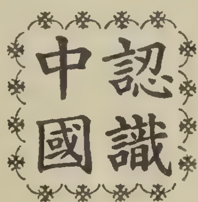
可是，所有研究中國民族性格的著作，都會對着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和生活作出以下的結論：尙和平，不尙鬬爭；重安定，不重變動。這一肯定是來自中國歷史傳統和文化特質。

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裏，中國的內部當然也掀起過不少的鬬爭事件，大多是在苛政猛於虎的情狀下，致使老百姓無以爲生才揭竿而起的，這是官逼民反的無上壓力所造成；歷來中國的外患也不時產生，然而，中國民族對於外族的一貫政策，總是先用文德以來之，或是和親政策，在萬分不得已之情況下，才訴諸武力。綜觀歷代歷史，我國對武功有成就的大將和名將，並不大捧特捧，到目前我們所最能記憶和懷念的卻是失敗了的大將和名將，像岳飛、文天祥等。這更表現出了我們這尙和平，不尙鬬爭；重安定，不重變動的民族性。

黨性教育及其他

然而，我們這一民族性，在二十三年共產黨統治大陸後，開始轉變了，而以共產黨性代替了民族性。當然，我相信七億五千萬的大陸中國人民，絕不可能改變他們的民族性，可惜的是在共產專制强迫的統治下，我們已經無法從新聞報導上，獲知大多數的大陸中國人民的眞情，因爲，大多數的人民都做成了中共對外宣傳的工具。就連這次尼克遜訪問大陸時所率領的八十多位記者，也無法打破共產的專制控制而深入民間，從對每一接觸的中國人民，探聽出一些眞心實話來。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二十幾年來的教育，階級鬬爭、唯物史觀的教育理論與方法，必會使得年青的一代，更形累積仇恨心理，暫時掩蓋了正常民族性的發展。這固然是一大遺憾，不過，當這些青年漸長後，總會從他們自己人性的反省上，認出共產黨性的違反人性和民族性成份的。這個我們可以委諸歷史去做判斷，暫且按下不提。



民族

從公報看共產黨性

事實上，共產主義的信仰，使到共產黨人以黨性代替民族性，或是改變民族性的例子屢見不鮮。這裏就近舉一個例證，旨在說明：海外的自由地區的中國人，如果仍以中國共產黨人能代表中國的幻想不消收斂的話，那眞是中國文化和

遜國宴爲號召，果然其門如市。他們可以照國宴菜單，一模一樣的供應，只消提前六小時預訂就可以吃得到。

竹筍蛋花湯、魚翅、皮蛋、塡鴨、蛋捲、椰子燉鷄、杏仁糊等等，定價八十美元，包括小帳、米酒等，但只夠四個人吃，換言之，每位二十美元，價錢比香港貴得多，相信也一定不會做得香港那麼好吃，但飲食專欄的品評，已經稱讚不已了。

周恩來的「國宴」造福海外華僑不小。衆所週知，華僑在海外大多數經營餐館，國宴的滋味，外國人都想嘗嘗，要吃國宴，當然要到中國餐館，只要能夠做得出來，不怕不其門如市。其實，外國人對中國菜內行的甚少，隨便弄幾味，稱之爲國宴，外國人也不會拆穿西洋鏡，二十美元一位，當然可以賺到盤滿砵滿，這都拜老周之賜。可是，寶塔是高棉人開的，他也沾了中國人的光，那邊的中國餐館未免太執輸了。

美予台巨額貸款

美國進出口銀行宣佈，將對中華民國作無限制的長期信用貸欵。該銀行的董事長兼總裁祈恩斯說：「我們已準備向中華民國提供沒有限制的信用貸欵，供有利於經濟的任何目的及任何計劃之用。」

據電訊說，這是美國「透過」進出口銀行所作的貸欵，美國不直接貸欵給中華民國而透過進出口銀行，也許因爲不願因此影响對中共打關係的活動；另一方面是實際上給予中華民國所需要的援助。

最近，爲了中共反對，聯合國對中華民國的發展援助已被迫停止，除進出口銀行的無限制貸欵，很顯明的是塡補了這空檔，使台灣的經濟發展不致受到窒碍，也表示美國並未放棄台灣。

據祈恩斯說：現在正考慮中供給台灣的貸欵將達三億五千萬美元。他說：這是進出口銀行擴大參加中華民國的已有擴展的成長的開始。

多年來台灣經濟發展的迅速，是有目共覩的事實。有人認爲，台灣的成就，其實比日本更大，因爲日本戰後可以埋頭發展經濟，不必負擔軍費，而台灣則經常要維持六十萬常備兵的龐大軍費。同時，日本從美國方面所得到的援助，遠比台灣爲多。更重要的是日本得到韓戰和越戰的機會，許多軍需製品都在日本製造，從這方面，日本賺進很多美元，也奠定了他們經濟發展的基礎。而台灣今日的成績，卻是從艱苦奮鬪中得來的。兩相比較，應該說台灣的成就，實不亞於日本。

祈恩斯說：進出口銀行採取這項步驟，因爲我們對這個國家的信心，像對任何其他我們與之有業務來往的一百四十個國家一樣巨大。

一九六六年以來，進出口銀行曾貸給台灣七千三百萬美元，協助完成了九項發展計劃。

祈恩斯說：在這筆貸欵以及正在談判中的三億五千萬至四億美元的貸欵之外，進出口銀行另有三億五千萬美元可資運用。

這巨大數目的貸欵，對今後台灣經濟發展，當大有幫助。

萬人傑

黨性

柳以青

這次尼周公報的發表，固然引起了國際人士的注意，但在我閱讀之後，覺得對共產黨性之戕害民族性一節來看，更值得所有愛好中國文化、中國民族的人士加以反省。

就整個的公報內容說，可以畧分爲三大部份：第一部份是各自發表自己的原則與觀念；第二部份是對幾個有爭論的主題像越南、日本、韓國、印巴等問題，發表針鋒相對的意見；第三部份，則是在雙方協議後，所出現的雙方同意、雙方聲明、雙方認爲、雙方希望和雙方相信。

共產黨性的發狂

假如我們要從這公報中發掘共產黨性戕害民族性和文化的部份並不難。在第一部份中，美國與中共方面各自發表的原則中，除了人民、國家、社會和自由四個名詞是互相具有者外（當然定義內容是各異的），中共所獨有的名詞中卻是：壓迫、反抗、獨立、解放、革命、鬪爭等。這些名詞所包括的理念，除了獨立之外，都不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民族性所具有的，而端是來自共產黨的黨性。

從第二部份的氣語和態度上，我們更覺得這一共產黨性的瘋狂意氣，似乎已漸失卻理性，很難找出代表中國文化和中國民族性傳統和特質的踪跡。

中共用了堅決支持五次，堅決反對一次，堅決主張一次。問題出在「堅決」兩個字。在一個如此的公報上，用支持、反對、主張並沒有什麼不妥，也合乎中國文化的文字語氣，和中國民族性的性格，然而，一定要冠上「堅決」兩次達七次之多，這就是共產黨性的發作了。

再者，以前尼克遜所代表的美國紙老虎，在沒有謀面之前，以壯氣勢起見，用「堅決」兩次或許情有可原，然而這公報的發表是在雙方晤談之後，再出現於這公報上，除了共產黨性的發狂外，恐怕還有以這黨性精神來從事宣傳和教育的作用。

投注與骰子

自從尼周公報發表之後，本港的很多報章雜誌在在對中共的內政、外交、經濟等各方面提出了討論，似乎像是在賭大小的輪盤上，押向「大」的一面，然而，這「大」方面的勝敗決定，並不在於賭者押向那一方面的多寡，而要看大盅下所扣的骰子是大還是小，這骰子就是共產黨的黨性。

因此，我頗以爲異，何以本港的偌多人士，只顧投注，而不研究一下骰子。同樣，只看到了中共目前向外宣傳的東西，而不對共產黨性稍作研究。

今天海外的中國人，如果不能利用他們研究自由、言論自由來從事爲中國文化、中國民族找適當的出路的話，而只以現實的眼光，不理會中共黨性之破壞中國文化，戕害中國民族性的作爲，我不知道身爲海外中國人的一員，將如何向中國歷史交代。

輿論自由在市局

根據報載：一條異常重要而關乎輿論自由的市政局法例，將於四月四日市政局會議中被提出予以撤銷。假如成爲事實，市局議員將失去評論其他社會事務的權利。根據現行的條例第十項第一欵，規定在市政局會議席上，一個與市政局權力範圍無關的問題在被提出時，若獲得出席者大多數通過，則可提出討論。該法例使民選議員有權在會議上評論任何社會事務，雖則他們討論這些事務，由於本身沒有實權，而難以帶來成果，不過自由輿論卻因而得以伸張。

當本文刋出之日，很可能上面這一消息經已成爲事實，或者沒有被提出通過。不過，無論事實的變化是如何，都不影響這篇文字的主旨。

在歷屆市政局會議裏，我們知道有很多次民選議員在指摘非市政局權力範圍下的各社會事務的言論上，卻發生過很多次的影響。使到其他各部門藉此反省一下自己部門內的工作，或是把不合理、不適用的態度與方法加以改善。這方面卻也有着功不可滅的效力。從這一觀點去看，現行的條例第十項第一欵，有其保留的價值。

然而，市政局的會議並非時時召開的，而身爲市政民選議員的人，如果眞的爲本港市民服務的話，除卻本身職權的範圍外，對有關本港各有關社會、民生的政策，應該時刻注意，進行調查，不時地向政府和社會提出他們的寶貴意見，似乎也並不一定要借着召開市政局會議時，提出動議，經由大多數議員的通過，再談論和批評其他在市政局職權外各社會事務。

當然，有人以爲在會議中的發言，爲所談論的主題和意見更具代表性，同時，也使本港政府各部門更具說服與警覺性；可是，在目前政府當局頗注重民間輿論的政策下，市政局民選議員似乎更該設法如何更與民間輿論結合，進一步推動政府如何全部重視、接納來自民間的輿論，恐怕更是當務之急。

身爲一位民選的市政局議員，其代表性的肯定，還是來自選民的投票支持，姑無論這投票選民的比例是多是少，在原則上是該反映民間的意見，而以民間的意見爲其行政和工作上的主要方針的。

因此，在會議桌上，固然可以代本港市民仗義執言；最重要的是：只要民間的意見有所反應的話，即使不在開會之時，也該不時地加以反映，提出指摘、批評和意見。這一作風，不但能證明民選議員之不孚眾望，同時也可以減少人們對民選議員那「風頭主義」的批判。

可幸的是，確有幾位民選議員，都能在每時每刻，關心市民以及政府的社會政策，不時的發表意見，同時進一步採取必要的行動，這也可以說是堪可告

古調今彈

「語不驚人死不休」

葉其真

俗語曰：「初生之犢不怕虎」。何以「不怕」？乃因爲其犢爲「初生之犢」，剛鑽出娘胎，黃水未乾，兩眼未啓，矇查查不知「虎」爲何物。是故「不怕」也！此等「不怕虎」，絕不等於英勇，更非表示有實力，可與斯虎一戰。

是故，我雖然也覺得「初生之犢」一派純眞，但對其「不怕虎」的英勇精神卻並不欣賞，更不主張提倡。因爲在未來的歲月裏，「初生之犢」是很有機會碰到「眞老虎」的。倘如讓牠繼續盲目地「不怕」，分不清老虎跟黃麖，一旦碰到「眞老虎」時，豈不糟糕？

因而，我主張犢之初生，首先就要踢牠兩腳，咬牠兩口，讓牠知道疼痛的滋味。告訴牠老虎是什麼，改變牠那種盲目的英勇，從「不怕虎」變爲「怕虎」。

怕只是一種情緒，是中樞神經的自然反應。「怕」的本身並不可恥，可不可恥不決定於「怕」與「不怕」，而是決定於「怕」或「不怕」之後你做了一些什麼？是跪地求饒？是怕到「成個軟晒」，躺在地上等老虎來吃？或是以角相向，拼一死戰？倘若是後者，你已經盡了自己的能力，雖敗猶榮，何可恥之有？

生物雖有遺傳性，但認識主要卻來自後天。通過不斷的體驗實踐認識世界，因而，「初生之犢不怕虎」並不爲奇，但壯牛、老牛若「不怕虎」卻是咄咄怪事了。因爲牛犢在成長的過程中，牠將會逐漸認識世界，認識老虎爲何等兇殘之猛獸，焉有「不怕」之理？

曾記得高中的時候，倒也頗爲自負，縱不至於狂妄到自以爲「老子天下第一」，總也以爲自認第二第三是不怎麼錯的。後來隨着年歲的增長，也愈來愈知道自己的渺小。

我本以爲這是人類認識世界的過程，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不料卻是看差了。因爲人類社會的確存在不少「不怕虎」的壯牛老牛。有的人已逾「而立」之年，甚至達到「槍斃」年齡，可是還死抱着杜甫的名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跟朋友「飲」茶聊天，固然語驚四座，使前後左右茶客側目而視，聆耳而聽。寫文章時更是要寫「大塊文章」，開口必曰黑格爾，閉口必稱羅素，滿紙都是「馬列主義」，牛列主義，實用主義，不實用主義，脫褲子主義，通篇皆是「美學」、「哲學」、「邏輯學」、「嘍囉學」，看上去皇皇然，倒也耀目。可是細看之下，全篇皆是「放屁，放屁，放狗屁！」連七學物學的基本常識都不懂，連七七主義物物主義的普通術語都弄錯，如此「語不驚人死不休！」

鑼

花炮。攤檔滿街心，行人有路行。

其對繁多的巴士路線一向矇查查，因此在事前會經向朋友請教「正確路線」，幾位朋友卻異口同聲勸我切勿乘搭巴士，並且提供「搭車須知」，說是行走尖沙咀至青山道這路線的巴士，分分鐘有被匪徒洗刼的可能，我聽了先是吃驚，繼而一笑置之，以為他們過份危言聳聽，當天晚上終於安抵青山道，在巴士上也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豈料第二天翻看日報，觸目皆是一則「洗刼巴士」的新聞，就在我因事往青山道的同一晚上，從荔枝角總站開出的一輛滿載乘客的雙層巴士，竟被十四名少年持刀登車行刼，巴士上層搭客的財物被搜掠一空！我那幾位朋友的話言猶在耳，看來他們並沒有危言聳聽，我沒有搭上賊車只是我的運氣，這路線的巴士被歹徒洗刼已被部份熟悉情況的市民列為搭車須知，可知報章揭載的並非破題兒第一遭，而是經常發生，情形實已非常嚴重。

洗刼巴士

打刼而刼到公共車輛，今日的香港成何世界？與其說香港是「購物者的樂園」，不如說是罪犯的樂園，如果說香港是「天堂」，則這天堂顯然只為刼匪而設！刼案愈來愈多，刼匪行動愈來愈駭人聽聞，從私人住宅至公共場所，竟無一處是可以避開刼禍的安全地方！騎刼巴士之後，跟着又會刼到哪兒去呢？恐怕，會有一天，當我們在渡海輪上閉目養神之時，一聲唿哨，衝出數十個青少年來，把守前後船艙，演出一幕騎刼渡輪的「趣劇」；又或者當我們在教堂內虔誠祈禱，默誦經文之際，突然會闖入成夥的匪羣，在聖潔莊嚴之地幹出冒犯十誡的勾當……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照現今刼掠歪風的趨勢看來，在診所、小巴、大巴被刼之後，說不定便會輪到學校、教堂、戲院、渡輪之類。事實上據我所知，九龍一家中學就曾被匪徒闖入實驗室洗刼一空，而港島一間政府機關大廈，最近也頻頻出現刼匪的踪影。

假日與朋友閒談，扯到刼巴士的新聞，友人歸咎於巴士乘客，他的理由是：巴士上既然「滿載乘客」，那便最少有七八十人，只要他們「同車共濟」，合力擒賊，則刼匪雖然持有利刀，也必然寡不敵眾，束手被擒，奈何香港人怕事成為風氣，寧願眼巴巴被搶刼財物而不敢聲張，才會被匪徒利用弱點，肆無忌憚。這話說得極有道理，但是市民與亡命的匪徒對抗，吃虧的往往是手無寸鐵的市民，除暴安良的責任應該由治安當局負起，可惜這宗洗刼巴士的駭人新聞，當局發佈消息時卻輕描淡寫，形容為「摸荷包」事件，其不肯正視現實的態度，實在令人失望。

江城子

指功

究竟這種指功如何厲害，我們只是耳聞，沒有目見，難以取信。但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確實看到指功的厲害。

有這麼一種人，就是頤指氣使的那一類。他們有一個或許多個大攤子，小攤子，總之是旗下有人，在旗下人看來，他們是上大人。因此，他們具有一定的權威，可以對旗下的人頤指氣使。這種靠指的人，那種行業都有，或許你舉頭一望，冷眼一觀，可能在你身旁就站着這類人物。

這類人施這種指功，其致人之命處，可能要比「一指禪」還要厲害。正因為他們有使用這種「指功」的特權，他們往往可以亂指一通，指冬瓜畫葫蘆，甚至可以指鹿為馬。

有一位執業多年的電影導演因為在工作中被製作老板亂指一通，搞得蒙頭轉向，而大吐其苦水。本來一個電影導演在執導時是一個三軍司令，可以全權處理拍片事宜，但製片商為了慳水慳力，把導演當作「××洗衣粉」，大施其指功，弄得該導演啼笑皆非，唯有發出浩歎，幾乎想掛冠而去。（若非有類似賣身契的合約束縛，其不去者幾稀矣。）

更有一種「腳踏馬屎傍官勢」的傍友，也裝腔作勢，對同僚擺起五星上將格，亂指一通。這種傍友，周身撈家氣，對於老板或其上司，恭恭如也，十足一個腳架。正因為他有這份阿諛奉承的道行，所以他們往往能得到老板或上司的寵信，那麼他們就有轉過臉來對同僚使用指功的「本錢」。這種具有兩副面孔的人，他們的「人生哲學」大概是奉行「小丈夫不可一日無權」的信條那一類，但正因為他們只是「小丈夫」，所以在別人眼中他們是面目可憎的小人。

社會上還有一種惡爺，他們所作所為，甚至穿衣吃飯也是靠指的，一伸其指，立有其馬仔、死黨、難兄難弟為之效犬馬之勞，甚至為之賣命。這類惡爺的指功，也殊屬厲害，許多人在他們一指之下，可能立即傾家破財，至死於非命。這種惡爺在此時此地，幾乎每個角落都有，令人談虎色變。

還有一種只可以感覺，不能夠目見的指功，乃屬婆娘們的獨門招數，姑名之曰「太陰指」。有等婆娘對誰不滿，往往可以通過其有權有勢的「長期飯票」或「臨時飯票」對其所不滿者施「陰指」功。正因為其「陰」，使受害者看不見，往往無法架招，所以這種「陰指」功其實就是「陰毒」。

英菲

下放青年的血和淚

——從湖南銅山嶺農場見聞看所謂「回歸」

藍海文

年青人需要學習，需要工作，需要娛樂，也需要休息。青年人是國家未來的主人。自由世界的青年人，都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志願，爲自己的志願不斷去尋求發展。但是，中國大陸的青年人，又是怎樣地生活呢？下面是有關湖南銅山嶺農場的見聞——

世界上的人相貌各不相同，鼻子或高或低，眼睛或大或小，額頭或寬或窄，這是無法統一的自然現象。然而，今天誰也不會眞正相信，它竟決定各人的前途和未來。倘若有人說：「你所以犯錯誤，是因爲你的耳朵太小的緣故。」旁人一定以爲他是個招搖撞騙的術士，要不然就是個瘋子。

然而，銅山嶺農場偏偏就出了一件這樣的怪事：當時正當「社教工作隊」對全體知識青年進行「政治排隊」，並要對「階級敵人」組織鬪爭。青年王正明被列爲鬪爭對象之一，有人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便去問工作隊的郭同志：「小王到底犯了什麼錯誤呢？」誰知郭同志把眉毛一揚說：「鬪爭王正明不需要什麼材料，憑他那雙眼睛，就可以看出他是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知識青年到底算什麼階級，屬於哪一個階層，從來在政策中沒有明文的規定，大家都很關心。有一次，一個同學去問場幹部，這位幹部把臉一板：「知識青年大多是地主、狗崽子，你們生下來的兒子也是地主，兒子的兒子也還是地主……」由此類推，豈不是地主永遠存在，永遠不能消滅階級了嗎？這是什麼邏輯？

一九六四年，銅山嶺農場前進隊的社教幹部郭同志，叫了三位青年去開會。朱同志不去，一甩手無意中打了郭同志一下，場部基幹民兵立卽持槍趕來，將三人押在小屋裏，朱同志被綑了一晚，第二天上午，就以毆打幹部的罪名，將三人押往縣人民法院。朱同志被關了十八天，易同志和何同志也被關了十五天。每天强迫挑水八小時勞動改造。知識青年的政治生活既是如此，那麼物質生活呢？

假如說陶鑄吃人參一年花一萬塊，梅蘭芳演一場戲獲利二千元是令人十分驚詫的新聞，那麼，請看下面這個工資表，它是根據銅山農場山鷹青年隊幾位青年，將他們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工資收入的情況列出來的。

姓名	年齡	底分	出勤	總工分	單價	應得工資	應交伙食	結餘
劉××	男	7.2分	30天	216分	0.0116元	2.51元	7元	不敷4.49
唐××	男	7.5分	28天	210分	0.0116元	2.33元	7元	不敷4.67

看了這個工資表會使你目瞪口呆，簡直令人無法相信，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壯年勞動力一個月出勤三十天，尚不能繳交自己的伙食費。其他的物質生活更可想而知了。

雖然沒有辦法交足伙食費，但是，飯是一定要吃的，這筆錢只好向場裏借，或由家長繳交。

但是，問家裏要錢，一向被人認爲是違反「艱苦」原則的奢靡作風，青年們也不敢有此希望。而且，一個主要勞動力，做滿一個月還無法繳交伙食費，有什麼理由呢？所以只有老着臉皮向場裏去借錢。

潘場長說：「現在我國仍然一窮

愛國必須

近來中共及其同路人似乎背離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了，他們高呼「愛國」的口號。「愛國」這口號實在十分吸引人，毛共以爲這口號可以瓦解國內外反毛反共者的鬪志，更可以誘惑海外不滿現狀的人。

當然，有一些頭腦簡單的人會受騙，然而，絕大多數中國人是不會再上毛共的當了。

首先，我們必須從理論上觀察「馬列主義」的本質是否可以「愛國」。如所週知，共黨的口號是「工人階級無祖國」，共黨的目的是「消滅國家」，進行「世界革命」。由此可知，共黨不可能愛國，反之，共黨是要消滅國家的。

我們再從毛共竊據大陸以來的現實觀察共黨是否「愛國」罷。當大陸淪共之初，毛澤東卽向蘇俄朝拜，並且高呼「一面倒，倒向蘇聯」。這時候，中國大陸的土地、主權、人民都由「蘇聯老大哥」主宰，控制，毛共侍奉「蘇聯老大哥」猶如家奴侍奉主子，難道這是「愛國」？

在「抗美援朝」時候，毛共不惜驅策我中華兒女，爲史大林作礮灰，結果除了犧牲了大批青年男女外，還欠下「蘇聯老大哥」的大筆軍火費。龍雲爲了這事對毛共提了一些意見，卽被毛共指爲「大右派」，「違反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路線」。直至龍雲死亡，才被摘下「右派」的帽子。

我們再看：蘇毛交惡的原因何在？是由於毛共愛國，還是禍國？答案是：毛共禍國！

我們知道，蘇毛交惡是在史大林逝世以後。史大林是主張以暴力支持「世界革命」的一，所以毛澤東十分崇拜史

二白，比較困難，知識青年拿不到伙食費，最好向家裏要。」

場長開了口，求救的信就像雪片般飛往家中，家長收信後，非常憤慨，紛紛質問省、市、地委：「這是怎麼搞的？」

這一來急壞了潘場長，他板起臉孔大聲訓斥：「誰要你們寫信到家裏去要錢的？造成壞影響，政治責任誰負？你們有困難，場裏還是想辦法解決嘛。」

青年們迫於無奈，只好再次遞交借條，終於開討論會討論借錢了。會上，非「紅五類」出身的人，每人都有一本「細賬」，平時買些什麼都被人記在裏面了。

如「王某某×月×日在場部供銷社買了二兩麻花」，「左某×月×日在場部看電影前買了半斤花生」等等。理由是：既然有錢買零食，爲什麼無錢交伙食，還要向國家借錢，這豈不是挖社會主義的牆腳？

這麼一說，他們的伙食費到底向誰去要呢？

銅山嶺農場前進隊和大嶺腳隊的青年，下鄉已經四年了，沒有一個不欠場裏的錢。多的六百餘元，少的也一百多元。

年紀輕輕，負債纍纍，使不少青年憂心忡忡，惶惶不可終日。

有一天，前進隊姓劉的青年去問潘場長：「我們欠場裏這樣多錢，一輩子也怕還不清了。」

潘場長說：「這有什麼關係，你們還不清，你們的兒子可還；兒子還不起，還有孫子……」

旁觀者說：「不要說小劉身負重債，無力娶妻養子，就是眞有子孫，恐怕也還是欠債，他的兒子得欠債，他的孫子還得欠債，子子孫孫欠下去，總有一天，欠的債又夠辦一個農場了。」

前進隊姓蘇的青年，不小心從樓上摔了下來，不幸把腳摔斷了，當即要求場裏給予治療，場部卻以「不是工傷」爲詞，斷然拒絕了治療。後來她自己找了一個醫生，誰知又是個極不負責任的庸醫，竟把她的骨頭接歪了，蘇又向場部重新接骨治療，由於場部堅決不同意，現在蘇的腿已經殘廢了。

債務還不清，生活又這樣窘困，向場裏借錢，還常遭人冷眼，加上政治上的歧視，使不少青年日漸消沉。在政治、經濟雙重的迫害下，終於，前進隊和大嶺腳隊先後八名青年投水、跳樓、吞食涼薯子，六六六殺蟲粉等自殺了。

中國大陸的生活情況，海外報導的不及萬分之一，大陸人民的眞正生活，比海外報導的更要悲苦萬分。大陸青年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生長在海外的養尊處優的青年不易理解的。大陸青年寧願來香港做狗，也不願在大陸做人，這一點不是拿「祖國」兩字可以搞通的。

事實上逃亡到海外去給外國人「欺侮」，到底比留在「祖國」讓自己「同胞」欺侮要好些，這不是老百姓的耻辱。

老百姓沒有耻辱！眞正耻辱的，是那些高高騎壓在老百姓頭上的共黨統治者們。

「回歸」，「回歸」！眞想不到此間某些「大學生」在政治上是這麼幼稚，想不到骨頭又是那麼的輕。

論

古鶴翔

大林。在史大林逝世時，全大陸的毛共人員以至老百姓，均被逼爲史大林戴孝，如喪考妣。

蘇毛交惡之主要原因是：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不願立卽爆發核子戰爭；而毛澤東則希望個人崇拜的風氣不變，並且認爲中國人口多，卽使在核子戰爭中死了一半人也不打緊。毛澤東更希望，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後，共產主義制度將可在全球勝利。

由上列事實分析，我們應該知道，毛共念念不忘的是「世界革命」，絕對不是「愛國」。

我們再觀察一下罷，毛共竊據大陸以後，其第一步工作就是將「中華民國」的國號改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卽是自承爲蘇聯的附庸，不願獨立。

我們再深入考察一下罷，人們爲什麼要愛國？我們愛國的原因是什麼？答案是：我們愛國，因爲國家是我們的大家的。國家可以保護我們。我們可以享受國家的一切，我們可以管理國家。

今日的大陸，是否符合上述的條件？抑或恰與上述各項背道而馳？

今於的大陸人民，是否可以享受自己生產的成果？

今日的大陸人民，是否可以獲得國家的保護？

今日的大陸人民，是否可以管理國家？

答案是：否！他們喫不飽，穿不暖，隨時會未經審判而下獄。他們被迫一家各散東西；他們連信仰、遷徙、以至戀愛的自由也被剝奪淨盡了！

不要說老百姓，甚至「國家主席」劉少奇，「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也無端失踪了。他們都未經過合法的處理的，這些中共巨頭尙且如此，何況老百姓。

「愛國」，「愛國」，誰能愛這樣的「國家」？

昔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齊宣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齊宣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由孟子答齊宣王之言，可知人們爲什麼擁護文王，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爲少，卻以宣王四十里之囿爲大了。

中共不絕的把人民的血汗去支持「世界革命」，製造印巴之戰，煽動越共南侵，鼓勵泰共作反，策劃巴游流血。這是「愛國」，還是禍國？

倘若中共「愛國」，希特拉也就是德國人民的大救星了！

眞正愛國者，必須反共，反共就是愛國！

世界新局勢展望

縉山

世界亂源的追溯

從世界史看，自古以來皆是亂多於治。但過去的亂，皆限於局部，一地區或一國，且有一定限度，如統治階層的爭權奪利。然決不像今日世界亂的那麼普遍，達於地球任何角落，並非局限於統治階層，凡有人烟的社會也皆如是。這才眞是「天下大亂」，這是自有史以來，從未有的突出現象。

爲何世界發生此種現象呢？個人以爲禍根會種於以下三人：㈠馬克思——他是一狂人、神經病人。他想做無產階級教王，和基督耶穌一樣，令全世界世世代代崇拜他。宇宙活動有一定定律，地球上的人，是宇宙一微塵，活動當然也有一定定律。此定律卽①人生而自由平等，爲了生存，必須有家、私有財產。②人間必須有愛，愛由近及遠，甚至到一切生物。這樣始構成了人的社會。不僅人的社會如此，凡禽獸昆蟲也莫不如此。但馬克思主義，卻與此種宇宙定律相反。①他不讓人自由平等，强迫無產階級硬壓在資產階級頭上。資產本是由勞動積蓄而來，但馬克思卻認爲是罪惡，必須加以毀滅，只留下他們的「新階級」獨存。②他反對家、私有制。鳥有私巢，獸有私洞，蜂有私窩，蟻也有私穴。然馬克思卻反對人有家、私有物，這就是違反自然、宇宙定律、人性。一個家庭爲了財產尙爭執不下，何況令一大社會共產？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必須人人皆成爲聖人的前題下方有存在可能。但人人不可能皆成爲聖人，那麼這種理想也就永遠成爲空想、狂人夢話。

㈡列寧——馬克思拾法國聖西門、傅立葉、葛白、勃郎的餘唾，以建立自己的社會主義，只是一種空想，至他死未成事實。直至第一次大戰，帝俄慘敗，列寧手持馬克思藍圖，受敵人德國的支持，始回莫斯科起來革命，在機會中成立維埃政權。這政權也只是一種强迫牢獄，並不合人民的心願。列寧革命的動機，主要是爲其胞兄烏利羅諾夫報仇，並非俄國人民利益。因烏利羅諾夫謀刺沙皇亞力山大三世被捕處絞刑。列寧這個人，除馬克思空想思想外，無思想。他主要思想，也只是毒招：一是恐怖、暴力，一是全國人民特務化，互相監視，包括父子、夫妻在內。另一就是一切組織軍事化。他的成功，就靠這三種毒招。然這種毒招，並非他自創，原是學自沙皇。沙皇則學自蒙古人。因蒙古人會統治俄羅斯達兩百年之久。後來，這三種毒招就傳給所有世界共產黨人，成爲世界黑幫。

㈢希特勒——第一次大戰後，歐洲各國共產黨正發威，而德意尤甚。墨索

奪取政權。因此墨索里尼惡之，乃脫離共產黨，另組法西斯，以毒攻毒，卽以共產黨毒招對付共產黨。果然生效，墨索里尼執掌了意國大權，鎭壓了罷工、暴動，全國大治，國勢也日强，便開始向外侵畧，首先就是進攻非洲阿比西尼亞（衣索匹亞）。

希特勒因此也仿效墨索里尼，組納粹黨，全國人民皆惡共產黨，故羣擁希特勒。希特勒因此也奪取了德國大權，由總理而元首。第一次大戰德國慘敗，幾無以自存，人民今見出此英雄，遂皆竭誠擁戴之。希特勒見人民如此擁戴，遂不知天之高地之厚，發了狂，成爲瘋子、狂人。他首先宣佈廢除凡爾賽對德和約，繼之出兵萊因區，再進而佔領捷克北部的蘇台德區、全捷克、維也納，然後再與蘇聯瓜分波蘭。首兩種措施，是合理的，因爲這是德國人應爭的權力，但以下的舉動則是百分之百的侵畧行爲。所以引起第二次大戰。如希特勒不瘋狂，決不會爆發二次大戰，他可以成爲德國偉人、救星，但瘋狂人是不知節制的，卒至國破身亡，成爲千古大罪人、魔鬼。

在中國歷史上最狂妄的人是暴君秦始皇（應稱嬴政或呂政），他自稱「朕」、「始皇帝」。在近代西方最狂妄的人，就是希特勒，不稱總統，而稱「元首」，不稱德國而稱「第三帝國」。處處想改變歷史，標奇立異。秦始皇喜逞威風、派頭，當南巡時耍盡了暴君威嚴、排場，故項羽瞥見之曰：「彼可取而代也」。不久果爲項羽所滅。希特勒出面，羣眾、部下必高舉左手，歡呼元首、萬歲。自古以來，凡過威者皆不祥，所以希特勒結局也遭秦始皇同樣命運，身死國滅。秦始皇是暴斃的，只活了五十二歲。

綜合以上三人特徵，㈠是違反天理、人性；㈡是厲行恐怖、暴力；㈢是獎勵特務政治；㈣是推行侵畧，以顚覆爲榮；㈤是獨裁、極權、個人崇拜。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焉。今日世局的混亂，各地賊匪的猖獗，不能不說，皆由馬克思、列寧、希特勒所造成。

希特勒陰魂未散

希特勒雖早已魂歸地獄，但他的陰魂並未消散，世界上小希特勒（或小史太林）、納粹黨隨處可見。西方有古巴的卡斯特羅，阿爾巴尼亞有霍查，中東埃及有已死的納薩，今日的沙達。在東方巴基斯坦有「鴉鴉烏」雅耶汗，現在是布圖，高棉有花花公子施漢諾，北越有羊鬍子胡志明，今日的長征，中國大陸有滿腦子帝王思想的毛澤東，北韓有金日成，日本有由紀夫，公明黨（卽納粹黨化身），過去印尼有蘇加諾，卽皆小希特勒，或史大林化身，因爲他們的思想、行爲皆一如眞希特勒。

就中尤以雅耶汗、蘇加諾爲最類似希特勒。此二人皆執政最久，如實行民主政治，可能會造福巴基斯巴、印尼不淺，惜皆太攬權、獨裁，一個喪失了東[illegible]；一個勾搭共產黨，且無端向

外侵畧；自身難保，還悍然逞强，北向大馬侵畧，這就是學習希特勒，結果身敗名裂，大獨裁者做不成，只落得做囚人，抑鬱以沒。

政治上如此，社會亦然，組幫行兇，綁架、勒贖、撕票、洗刼、搶刼、謀財色害命、西裝革履而搶刼，爲跳舞而搶刼，搶刼贓物可以開一間百貨公司，富家子也搶刼。今日賊匪並非爲貧窮做賊，乃是爲了特質享受、精神上的威風、派頭而做賊。大好青少年不務正業而偏願做賊，遲早不是坐牢，就是處死。令人不解，爲什麼他們要入邪途，自掘墳墓？此無他，馬、列、希三人思想害了他們。一般無知青少年只見魔鬼的威風、派頭，卻忘了他們的最後下場，因此這一代青少年缺乏良好社會教育、家庭教養者，遂成爲時代犧牲品、小希特勒。

陣營混亂、共產集團分崩離析

第一次大戰前，國際局勢是斯拉夫民族集團與條頓民族集團對峙。第二次大戰前，是極權集團（法西斯）與民主集團對峙。在法西斯集團則曰「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對峙，卽貧窮國家德、意、日企圖向富有國家美、英、法、俄重分世界。二次大戰後，又有自由世界的共產世界對峙，這種壁壘一次比一次分明。

須知這種壁壘分明，並非好現象，觀第一次大戰前、第二次大戰前國際情勢可知，到頭來，終於爆發大戰。現今兩大陣營：在民主集團與共產集團，顯然是混亂了，民主國家早就與共產國家建交，如歐美各國與蘇聯建交，決非從今日起。毛共以美總統訪大陸，頗爲得意，自詡這是他們分化之功，無異硬在自己臉上貼金。其實，美國原未與任何共黨政權爲敵，她肯與蘇聯建交，自然也會與其他同類政權建交，這有什麼稀奇。奇的是，過去大罵「美帝」，今則千方百計勾搭「美帝」，邀「美帝頭子」爲座上客。毛共實無法自圓其說，宣傳破產，而厚顏恬然曰爲分化對方，誰能信之。

事實勝於雄辯，美對南越、中華民國、南韓、以色列，不是照常軍經援助嗎，而該等被援國家，也並未唾棄美國，只不穩定國家日本、菲律賓畧受影响，然一經美國提出保證，也便安然無事了。足證毛共宣傳之無聊。在這種變局中，個人認爲並無悲觀必要，相反的且有足資安慰者在：

㈠兩大壁壘分明，互相敵視，這是非常危險的，相持不下，終有兵戎相接之時，這就是第三次大戰，核子大戰，世界同歸於盡之戰。反之，兩大敵對集團，互相建立關係，無論政治、經濟、文化互相交流，一方可以互相觀摩、仿效，一方也可以彼此減少敵意，以達成共存或共處的境界。

㈡從美毛勾搭說，受益者雖非民主集團，但處在不利、痲煩、尷尬地位者，卻是屬於共產集團。只就目前情勢看，北越、蘇聯就對毛共異常不滿，發現離心力。就蘇聯說，原認毛共爲兄弟之邦（附庸），並無眞反目之意，總希望毛共有回心轉意之一日。但今毛共究與「美帝」勾搭，居然發表聯合聲明，自然會引起蘇聯嫉妬，故罵其「追隨帝國主義路線」，而毛共也罵蘇聯與國府「眉來眼去」、「反革命」。再從北越說，一方一再派大員赴平查詢眞象，是否出賣盟國，一方又痛責美機轟炸，最近美方又停止巴黎和談，北越焦急，自不在話下。毛共宣傳說，與尼克遜接觸，目的在分化民主集團。其實，被分化者，不是對方，而是共黨自己。過去蘇修與毛共本來早已分裂爲兩大陣營，如今在分裂中又再加分裂，正所謂分崩離析。這種情勢，只有日漸敵意加深，決不會再能和好，除非毛幫整個崩潰。

尤應注意者，台灣有戰畧上優越的地勢，美、蘇皆在爭取中，或爲軍事基地，或爲海軍港口。我們有此大資本，自然可以大加利用，左右逢源了。

世界前途還是光明的

共產黨人主張亂。因在亂中他們可以混水摸魚。試看蘇聯、中共之攫取政權，不皆是在戰亂中建立的嗎。我們不然，要和平，希望在和平中演變、進步。然何以見得前途光明呢？

㈠尼克遜訪平後，自知會引起盟國之不信任，所以趕快特派葛瑞恩分別訪問東南亞各國，一在解釋訪平眞相，一在聽取各盟國意見，美國的目的，無非仍在團結自由世界，而不放棄盟主地位。所謂「退出亞洲」，是在亞洲「無緊張時」，共黨是永不放棄侵畧的，故「緊張」也卽永遠存在。

㈡尼克遜訪平後，接着就安排訪莫斯科，且最近與蘇聯先達成限制核武器擴展的諒解，這是一種好消息，只要美、蘇不再作核武器的競賽、發展，兩大不再加深敵對，三次大戰便可幸免。尼克遜於訪問莫斯科後，自然會把訪平勾搭情意冲淡了，也卽不足重視，等於一夫應付兩妻然。

㈢英軍在馬爾他基地問題，關係北約、華約的消長。當頻於絕裂邊緣時，美國着急了，竟挺身而出願代英付租值，今幸英、馬自行和解，馬爾他明托夫且聲明，決不讓華約使用馬爾他基地，這不僅使北約國長出一口氣，民主集團也爲之安心了。

㈣中東問題，這也是火藥庫之一，十分危險。但今又有了轉機，因接近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在赫辛王策劃下，將有新聯合王國出現。從此以色列不再孤立，她可能把佔領土地一部分歸還新聯合王國。埃及沙達領導的阿聯，自然失望，但蘇聯不積極支持，阿聯也無可奈何。以色列、約旦皆是親美的，赫辛王卽行訪美。如此，中東便可以安定了，沙達只有空嘆息而已。

㈤越戰問題，當尼克遜訪莫斯科後，可能逐漸冷淡下去，不了了之。因南越已日漸强大，而北越人力物力早已枯竭，北越決無力再大舉南侵。

㈥依共產黨野心，北韓統一南韓，毛共取得金馬台澎，北越佔領中南半島。但此亦一時夢想，至今觀之，皆爲絕對不可能之事。試問連金邊尙攻不下，何況其他。南韓以陸軍强大能戰見稱，中華民國以科學經濟及海、陸、空軍見長，南越、高棉以資源、人力、善戰居優勢。

此數患難國家，連成一氣，足可以抵禦任何方面侵畧，決無所恐懼，野心家只有爲之戰慄罷。

聯合國新任秘書長 華德漢

資料室

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宇丹，因健康關係，已於去年十二月卅一日任期屆滿時如期退休，並事先一再敦促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適當時機推荐其繼任人選。

按聯合國憲章第九十七條規定，秘書長應由大會安理會之推荐委派之。又規定，秘書長之推荐以九理事國

理事國對於秘書長人選之推荐握有否決權。在近年來由於聯合國內國際政治的縱橫捭闔，新秘書長人選之產生也就更爲困難。

競選幾經波折

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安全理事會首次以秘密投票方式，推選宇丹的繼承人，結果無人達到應獲當選的條件，美國大使布希事後告記者稱，經過三小時十五分鐘的會議，情況極爲混亂，他相信十二月二十日再度開會時將會達成協議。據可靠方面透露，這次推選結果爲：奧地利代表華德漢（Kurt Waldheim）居領先地位，他獲得十票贊成、三票反對、兩票棄權，雖然他已獲得足夠當選的票數，但是三張反對票中有兩張是常任理事國所投，已構成了否決狀態。觀察家們懷疑這兩票是中共和英國所投，因爲蘇俄堅決否認行使否決權，美法兩國都支持他，英國則表示支持芬蘭代表，以此推理英國和中共否決了華德漢。芬蘭代表賈可森(Max Jakobsom)，獲八票贊成、五票反對、二票棄權；智利的艾萊那（Felip Herrena），得七票贊成、四票反對、四票棄權；聯合國中東和平特使查寧（Gunnar V. Jarring），得七票贊成、五票反對、三票棄權；伊朗籍的聯合國難民局局長亞加汗王子（Sadruddin Aga Khan），得三票贊成、五票反對、七票棄權；衣索比亞郵電部長馬可能（Endelkachew Makonnen），得四票贊成、六票反對、五票棄權。

十二月二十日二度在安理會推選時，也爲否決票所阻，未能達成協議，翌日舉行第三度秘密投票，終於選出華德漢爲聯合國第四任秘書長。據透露，三位得票較高的爲：華德漢獲十一票贊成、一票反對、三票棄權，常任理事國未投反對票；阿根廷的奧蒂斯（Carlos Ortiz de Rozas）獲十二票贊成、三票反對，雖然他的贊成票多於華德漢，可是反對票中，有一票爲常任理事國所投，一舉相信那是蘇俄所投的；芬蘭代表賈可森獲九票支持、五票反對、一票棄權，由於他父親和妻子都是猶太人，所以一般推斷蘇俄投了反對的一票。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華德漢爲新任秘書長後，立即向聯合國大會推荐，大會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口頭表決的方式通過任命他爲第四任爲期五年的秘書長。外交界人士認爲，華德漢在聯合國秘書長角逐中，經三次投票能在安理會脫穎而出，主要是他說服了中共對他的支持，但是也因此在未來五年任期內，對於中共的無理蠻橫，恐將難以應付。阿根廷大使雖獲最高票而未能當選，可是他仍然感到非常榮耀，因爲拉丁美洲國家人士，從未獲得那麼多票的支持，他對於這次的投票的評論認爲，安理會已作出最明智的抉擇。

優厚待遇的引誘

事實上聯合國秘書長人選的物色實在不易，過去由於美蘇兩個大國在安理會及大會中的勾心鬬角，已使聯合國成爲他們操縱的工具，自從中共混入聯合國後，它叫出了第三世界領導人的口號，準備以聯合國爲戰場，與所謂「美國

過，秘書長一職是世界上最不能作的工作，事實上的確它使得哈瑪紹喪失生命，使宇丹精疲力竭，但是爲什麼還有那麼多人，願意出來競爭這個職位呢？除了它是聯合國最高行政首長這一榮耀的頭銜外，恐怕是六萬二千五百美元的免稅年薪、外加一萬二千美元的生活補助、二萬二千五百美元的特支費，二萬二千五百美元的房租津貼以及五年任期屆滿後三萬一千二百五十美元的退休金等等的引誘吧。

學歷與資歷

華德漢生於一九一八年，現年五十三歲，當安理會向大會推荐他出任秘書長之日，正是他的生日，所以他說安理會給他一份相當重的禮物。他身裁高大，態度文雅，穿着整齊，言行謹愼，可以說是中歐國家中傑出的外交家。他的祖先是捷克人。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年間，華德漢在維也納外交學院專研外文，畢業後入維也納大學深造，一九四四年獲法律博士學位。一九四五年開始他的外交生涯，起初在奧地利駐巴黎大使館擔任一等秘書，三年後調回外交部任人事科科長。一九五五年，他獲任爲奧地利駐聯合國常任觀察員，同年奧國中立地位確定，所有外國軍隊撤退，奧國便獲准加入聯合國，華德漢出任該國第一任首席代表。在出任奧地利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之前，他在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年間，先後出任駐加拿大公使和大使之職。回國後於一九六〇至一九六四年，主管奧國外交部政治事務。一九六四年起，華德漢出任奧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從他在聯合國以及外交工作多年的經驗來看，他對於聯合國來說並不是個陌生人，尤其在這一國際組織中，對於外太空發展方面的工作，更有輝煌的成就，因此他會出任和平使用外太空委員會主席，並在一九六八年獲選爲第一任聯合國開發與和平使用外太空會議主席。

在任聯合國期間，他促成了奧地利及其首都維也納和聯合國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聯合國有兩個分支機構的總部設在維也納，一個是國際原子能總署、一個是新近設立的工業發展組織，爲了這些組織，奧地利政府和維也納市政府當局，共斥資在維也納建造一所「聯合國城」，目前還沒有全部完工。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〇年間，他離開聯合國的工作崗位，回國出任奧地利外長，去年四月，他被奧國保守的人民黨推舉爲總統候選人，與社會黨的卓納斯（Franz Jonas）角逐總統職位，結果他以二十六萬票之差失敗，從此他再度回到紐約，繼續擔任駐聯合國代表之職。

華德漢雖然曾爲人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但是他並不屬於任何政黨，因此他的立場超然，久爲奧國人民敬仰。在他從事外交工作二十六年來，一直在闡揚奧國的中立立場，在這一問題上，他特別留意蘇俄的敏感性，在他出任外長期間，蘇俄曾懷疑奧國在經濟和政治上和西德太過接近，但是經過他靈婉地運用和處理，使蘇俄的疑慮一掃而空，他甚至於曾促使蘇俄所創議的歐洲安全會議在維也納召開，因此蘇俄對他的印象極爲深刻，這也是造成他當選秘書長有利

華德漢業已結婚，現有一子兩女，平時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暇，仍然喜愛古典音樂，並且還擅於游泳等戶外活動。他能說流利的德語、英語和法語，當初法國就一再表示，未來聯合國秘書長必須精通法語，因此法語無形中也成爲他問鼎聯合國秘書長的有利條件之一。

急於解決財政問題

華德漢在正式就任前，拒絕發表他對世局的立場，但是卻作了以下的觀察：中東方面，他完全支持聯合國中東特使查寧的任務，並支持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安理會對中東問題解決的決議案，呼籲以色列撤出所佔領的阿拉伯國家領土；在印巴戰爭方面，他認爲基於人道觀點，我們應竭盡所能，予以援助，在政治方面不擬作出任何特別的建議；關於越南問題，他認爲中共混入聯合國後，可能有利於將越南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但是他說，這個問題應由會員國決定，而不是由秘書長決定；在聯合國財政危機方面，他認爲這個問題的政治因素較大，他答應願意在就任後，向美國募欵，以解決目前聯合國的財政困難，因此在華德漢就任後，就和美國總統尼克遜、國務卿羅傑斯、特別顧問基辛格以及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布希等會晤，商談聯合國經濟問題，會後美國總統雖然向他保證繼續全力支持統合國，但是並沒有獲得任何具體的結果，因此華德漢在元月二十六日宣佈兩項節約措施：㈠六個月內暫停聘用聯合國高級人員，但遇有緊急事件，需要完成既定計劃時，以及定期舉行的會議，須增加工作人員時，得聘用額外人員；㈡管制聯合國人員因公出外的差旅費開支，凡是自二月十五日起，一切因公外出人員之差旅費，須經由他本人或其代理人批准，由此可見，華德漢秘書長急於解決困擾聯合國多年的財政問題。

中州風雨

「小張，想不到你的思想竟這麼成熟，分析問題那麼深刻，而不是整天沉醉於寫『白雲』呀、『美麗的姑娘』呀那類虛幻浮華的詩了。」徐諾笑着說。

「這是形勢給我教育的結果，或者可以說是黨對我們的恩賜。」張北方說罷，兩人都笑了起來。

「但是共產黨並沒有教育我們走向它的反面啊。」徐諾說。

「可是，它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使許多知識分子走向反面，包括你和我在內。這是共產黨政策本質所決定了的，雖然它的主觀願望似乎不是這樣，可是客觀效果卻是如此，以效果檢驗動機，這只能說明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錯誤的、失敗的。」

爲胡風乾杯

「其實我也有同感。光是對知識分子實行高壓手段，不讓他們有言論思想的自由，甚至進行政治迫害，這不但不能使知識分子產生向心力，正好使他們產生離心力。當前已經開始的對胡風鬬爭可能又會產生嚴重的後遺症。」

「而且將會在國外產生巨大的反响。」張北方補充了一句。

「照郭沫若的文章看來，他認爲胡風思想俘虜了不少知識青年和一部份小資產階級作家，我們可以作這樣的推測，這個運動恐怕不單是對胡風集團進行批判，文化圈子裏的許多人將要受到波及了。」

「這並不是神經過敏，」張北方點點頭，「而且可以斷定，它的廣度和深度將超過過去幾次思想運動。」

「那麼，我們且等着這幕戲上演吧。」

「事實上這幕戲不是開始上演麼？說不定共產黨還會派我們當戲中的的角色哩。」張北方說完，做了一個很難看的表情。

酒家的服務員把菜端了出來，擺上桌，走開了。

張北方忽然轉過話題：「老徐，咱們來一瓶山西汾酒怎麼樣？且澆去心坎上那份迫人的沉悶。」

「好，隨你。」徐諾附和着，並招手向服務員要了酒。

「事實上，我覺得如今做人，尤其是作爲知識分子，生活也無須太認

徐諾開了瓶子，替張北方和自己各倒了一杯酒。

他們舉起了酒杯，徐諾道：「可惜我們沒有事情可以爲之乾杯。」

「有的，」張北方也舉起酒杯，「爲胡風先生的英勇戰鬬，乾杯！」

兩人相視，神情嚴肅地一飲而盡。

九級巨浪

這天早上，徐諾到工會辦公室上班去。他走進辦公室坐了下來，扭開收音機，收聽每天早上北京電台播出的「新聞和中央報紙摘要」節目。一則是爲了編排工會廣播室向職工播音節目的參考，二則是爲了知道全國對胡風集團批判鬬爭的動態。

近這些日子來，電台、報紙、雜誌等等宣傳工具，更加激烈地對胡風集團口誅筆伐，這些很自然地引起徐諾的關注。

今天，他在北京的廣播中聽到一項驚人的報告，原日胡風集團的大將舒蕪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的長文及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在發表這兩個文件的同時，人民日報的編者還加上重要的按語。

徐諾非常認眞地聽完了這次廣播，他的腦子馬上在亂轉：自去年文聯擴大會議以後，胡風消聲斂跡，原來他是在寫檢討，這種跡象表明，前一階段他受圍攻時可能已被監視或軟禁；舒蕪倒戈，可能是他怕死，這也是共產黨施用分化瓦解故伎的結果；而最重要的，胡風集團被定爲「反革命集團」，他們那伙「思想罪犯」已被丟入萬刼不復的政治火坑。

文字獄？黨與非黨作家的殊死戰？舊仇的報復？權力與眞理的鬬爭？對眞理的扼殺？總之，是冠以「反革命」了，上月自己和張北方對這事的估計到現在都變成了事實。

他打了個電話給張北方，問他有沒有聽到這個消息，張北方說他也聽到廣播了，並預料在最短時間內，市裏會對這事件有所表示。

徐諾心急地等着當天的報紙，當洛陽日報送來的時候，只看到消息的摘要。傍晚，收發員把外地報紙發到辦公室，徐諾便揀了人民日報看起來。

他鼓勵他的朋友們英勇戰鬭，要與陣地共存亡，他對於共產黨給他的不斷壓迫，表示了應有的憤慨。

徐諾注意了編者按語說的，胡風的檢討是一月寫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加上附記的話。這些話表明，胡風的自我批判是共產黨勒令他做的了，幾個月來，他果然是在被軟禁的情況下飽受迫害。

在「按語」裏，徐諾還看到胡風的自我批判之所以遲遲沒有發表，原來是共產黨怕胡風藉他們的報紙向讀者宣傳。嘿，多脆弱的神經！多不光彩的理由！這是十足的懦夫行爲。難道與舒蕪交出來的材料一同發表就可以抵消胡風的影响麼？就可以轉移人民的視線麼？

徐諾還注意到，「按語」還向胡風集團的人招降，尤其是點了優秀小說家路翎的名。看來，這幕戕害人性的醜劇還要更醜惡地演下去，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將要在九級巨浪之前遭受空前的災難。

看完了這些文件，徐諾站起身來，他覺得空氣太令人窒息了，走去打開窗戶，然而，他見到的是，整個中國大地一片漆黑。

舒蕪的反戈，顯然使胡風集團陷入困境。他那份「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在全國引起巨大反响。

一些頭腦簡單的人，受了共產黨的宣傳蒙蔽，激起了「無名火」，而共產黨也打鐵趁熱地利用了羣眾這種盲目的情緒，以實現他們蓄意要達到的政治目的。

天一亮，徐諾便已吃完早餐，破例提早到辦公室去，因爲他想收聽第一次新聞廣播，以便明瞭胡風問題的新消息和新發展。

早上的天氣比較清涼，露珠沾在路旁的小草上，晨風迎面吹來，徐諾的頭腦也覺得清醒了。

「反應」何其快也

天空中飄着電台的開始曲「東方紅」，徐諾知道廣播已經開始了，他便快步向辦公室走去。

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裏，果然播出了有關胡風問題的節目，不過，那不是揭發胡風的新材料，而是所謂羣眾的來信和什麼什麼單位，以及著名人物對胡風集團的聲討。播音員聲嘶力竭，力竭聲嘶地講述和報導着這些來信和新聞，語調顯得極憤慨，盡量增強這一報導的政治鬬爭氣氛。

「又是羣眾堅決擁護！」徐諾自語道：「昨天才發表了舒蕪的文件，今天就有那麼多全國各地憤怒聲討的新聞，這不是顯得太作假嗎？」他覺得這種手法簡直可笑。

情緒上的反感使他幾乎想關掉收音機不再聽下去。他的腦袋裝不下這些東西。但他到底沒有這樣做，而是充耳不聞，掏出香烟，點着了深深地

「呵，徐諾同志，這麼早？」

「妳早！」徐諾張開了眼睛。

當她聽到收音機播出的是什麼內容時，眨眨眼睛，帶着一點諷刺的意味說：「原來徐同志這麼關心政治，一早就在收聽新聞節目。」

「這是例行公事。」

「恐怕不是吧？」胡小燕頓了頓又說：「這也難怪，胡風問題被揭發出來以後，我看首先是你們文化界的人震動很大。徐同志，你不耽心自己要被人稱爲『徐諾先生』吧？」

這話使徐諾的心往下一沉，當卽冷了半截。胡小燕年紀雖輕，但她說的話絕不是「童言無忌」，而是代表了某些人對自己的態度。徐諾隱隱覺得他前路的危機。

「說那裏話？我何必作這種耽心？眞是沒來由！」徐諾幾乎要冒火。

「我不過跟你說說笑，別見怪。」胡小燕已覺察到徐諾的神色不對，訕訕地說，一面走向自己的座位。

「別拿政治問題跟我開玩笑，我不高興這樣。」徐諾以從來沒有過的嚴肅態度盯着胡小燕。

胡小燕不好意思再開口，她低下頭不吱聲。氣氛很僵。徐諾把收音機關掉，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吸起香烟，把眼睛望着窗外。馬路上的行人已經增多了，人們趕着上班去。運貨汽車也零零星星地出現在馬路上。小學生也趕着去上學了。

東方的天際，現出一片金色的曙暉。

遠處，傳來悠揚的廣播操樂曲。

在晨光中展現的，是一片和平安靜的景象。但在徐諾的眼中，這片和平景象底下隱伏着一場風暴。

他輕輕地吐了一口氣，轉過頭，在案上開始了他一天的工作。由於給胡小燕這麼一說，他的心情幾乎整天輕鬆不起來。

倒是胡小燕先開了口：「老徐同志，請容許我打擾你，今天安排些什麼播音節目？」她遲疑了一會，「胡風問題要不要廣播宣傳一下？」她的神態顯示出生怕在語言上衝撞了徐諾。

「當然要廣播啦，難怕我們不怕上級指責『脫離政治』？其他的宣傳做不好還不要緊，不宣傳政治上的大事，就會吃不了兜着走！」

胡小燕聽出徐諾的話中似乎有氣，只望了他一眼，又低下頭工作，不再吭氣。

電話鈴忽然响起來，徐諾抓起了話筒。

「工會嗎？找徐諾。」

徐諾一聽，就聽出是黨委宣傳部長伍茹英的聲音。

「是的，我就是。」

（二十七）

歸聲劍影錄（九十三）

日軍探知英軍退守仁安羌，即以兩聯隊的兵力，繞至英軍後方，佔領仁安羌的油田區，切斷英軍歸路，並將英軍第一師全部及戰車營之一部，包圍於仁安羌北面一帶。至四月十六日，英軍糧盡彈竭，水源斷絕，形勢危殆，我軍孫立人部以急人之急，解人之難為己任，即以急行軍馳援，十七日趕抵拼牆河北岸，當晚即進入解圍戰鬥，直至十九日劇烈衝殺，克復仁安羌，英軍之圍便已解除。我軍首先救出被俘英軍，美傳教士，新聞記者五百餘人，並奪回被日軍所俘之英方輜重車百餘輛，我軍即護送英軍第一師安全撤退，此役之捷，頓使英國人刮目相看，以連入緬的鬱氣，這時才一口吐清。

自此以後，英軍在緬打仗，總是希望有華軍並肩作戰，才得放心。孫立人亦以這段香火因緣，勝利時曾開入九龍，然後北上。

二十三、戰時走難的滋味與日寇的血賬

八年抗戰，是一本民族奮鬪史，也是一本民族血淚史。沒有抗戰，根本不能引起列强對我們的重視，不會取消不平等的條約，無法擺脫民族的桎梏。沒有抗戰，根本不能洗雪東亞病夫的恥辱，不會列為四强之一，無法做組織聯合國的發起人。但這一切榮耀，都是歸於奮鬪的中華兒女。

蓋長期抗戰，中華兒女以血肉作長城，抵禦自明治維新以來即躍為一等强國的日本，這個標榜武士道精神的民族，兇狠殘忍，獸蹄所至，姦淫婦女，瘋狂屠殺；甚至以殺人為競賽，哀我百姓，慘遭刼火，或喪夫失子，或有全家遭殃，不留一口，或[illegible]孤雛，[illegible]流浪。[illegible]也，慘不侵襲，野有餓殍，室有重喪，血淚斑斑，是誰致之，孰令致之，實拜日本軍閥之賜也。如血洗仇賬，恐怕數百萬之戰俘、日僑，無一能生還扶桑三島。但我國不念舊惡，且以德報怨，遣俘之船，歸僑之舟，一隊隊渡過黃海，安抵扶桑，試問世界上有幾許國家，能如中華民族寬大。

抗戰，是發生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其時，我剛是二十三歲的青年。投考大學失敗，（我是沒有經過高中畢業，所以，後來我在大學畢業了，卻沒有高中學歷的文憑，乃於二十六歲那年才進入大學之門。）跟着堂兄回新會縣當名小公務員。那時，公務員的公糧還沒有實施，但政風敦實，公務員都能潔身自愛，故薪餉所入，生活清苦，人人卻能自勵。在這時間，我就嘗過一菜三味的無肉餐。日軍在初期對英國還有點顧忌，戰事只在華北及華東地區進行，廣東仍未受威脅，故糧價雖漲，而越南、泰國、緬甸的米源源而來，不致鬧其糧荒。惟疫症卻已威脅，有一次，新會城霍亂流行，我經城廂的鑊灣而進入新魁滘，所經的民居，十家的門首有九家掛着藍燈籠。可知死人之多，疫症之烈了。

我二十四歲那年丁祖母憂，遵禮守制在家。時日機已漸肆虐，濫炸城市，掃射平民，而華南一帶亦有風聲鶴唳之感。我是獨子，祖母病重時，常恐戰爭蔓延，以我安全為慮，屢囑我赴港避難，因香港為英國殖民地，日本必不敢進犯也——怎知後來香港有三年八個月困在黑暗之中——家人見敵機頻炸毗近墟市，而風聲又緊，以祖母之遺言，勸我赴港暫避，家人捧出祖母出來，我無法推卸，也抱着去香港蹓躂的心情，勝於悶居家裏。只好收拾隨身行李，到香港去走一趟，這是我第一次走難，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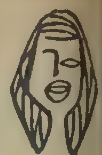
在香港作「寓少」

未難先走，到香港去作「寓少」，背後也會有人笑我是懦夫；任何人都料不到我後來以獨子的身份，在槍林彈雨中，指揮開鶴十三鄉的武裝民眾，和日軍苦戰一年零一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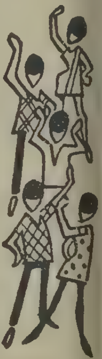
到了香港，租居香港灣仔月街，說是頭房，但前面還有一個騎樓房，月租港幣十二元，現在恐怕要港幣二百元以上，才能租賃得起。膳費也相當便宜，那時我是單身在港，自己沒有弄膳，每天都是到飯店去祭五臟廟。在抗戰期間，民族精神高度發揮，每年「七七」紀念，都很隆重而沉痛舉行，雖僑居殖民地的華人，也敵愾同仇，「七七」那天，實行素食，飯店也只有素齋供客。我記那天的午飯，是在荷李活道一間飯店進膳，那頓素齋飯是只花了港幣二角五分，其時的物價和現在相比，反映着現在貨幣的貶値和生活高漲的程度。

走難到港，和這個洋場十里的社會，根本沒有淵源，做生意不熟，一個青年小伙子，毫無社會經驗，也不敢貿貿然投資。但閒居無聊，白天除了到堂叔的店子，和他們聊天外，沒有一點事情可做，也覺太無聊，於是利用自己一點化學知識，自己開辦了一種小型工業，製造「去汚粉」，那時還沒有膠袋面世，只用紙袋包裝，自己購原料，自己做配製師，自己包裝，自己做推銷員，交到西藥房去門沽，記得現在中環恒生銀行地址一帶，原有幾間頗具規模的西藥房，都是我的製品批發所。所以，我是開梘粉的先河，可惜，只是個人消閒的作品，沒有鉅資做後盾，沒有廣告做宣傳，而且我在港僅居留三個月，因此這種「去汚粉」在香港也是曇花一現，現在連方子也忘記了。

我在港居留三個月，在華北雖然還是那末劇戰，但廣東仍是安如磐石，而鄉間也再沒有被炸，屢接家書，知道家園安謐如恒，又何必作客他鄉，過「寓少」的無聊生活，於是石門歸帆，橐笈還鄉了。



萬人意見



美國讀者借本刊篇幅 致毛澤東公開信

萬人傑先生：

茲附上一封致老毛的公開信，如閣下認爲可登的請登在「萬人意見欄」，如不合適的話，棄之可也。

可否麻煩你請岳騫先生寫寫關於國父的未亡人宋慶齡，何以她拋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向老毛靠攏，爲什麼她當日不去台灣，是否她與蔣總統夫人宋美齡女士有瑕隙，抑或有其它原因？與及她與中山先生結合經過等。不情之請，敬希原諒。

又：這裏的美國佬漫畫家十分抵死，他們盡量醜化蔣總統、阮文紹等亞洲反共領袖；但對老毛、老周的賊眉賊眼卻美化起來，所以請嚴以敬先生在畫尼克遜時，亦盡量醜化他，使在香港的美國佬也知我們的漫畫家也有一手的。

讀者何木華敬上

（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

毛澤東先生：

恕我不稱呼你爲「主席」、「舵手」或「領袖」，我並非不知你自封及受封的名銜多多，但因爲一則我雖是中國人，但不是你的人民；二則你實在不配做「主席」或「領袖」，因你的所作所爲，既非爲人民，亦無一可表現你的領導才能。反而你在位至今二十有三年（說不定這是你最後的一年），雖未至蓋棺（相信亦不久矣），但可定論的是你不只壞事做盡，而最不可恕的是你身爲中國人，卻要向異族叩頭，口呼「爺爺」，出賣人格及國格，並且強迫大陸的人民也要跟着你去做。

你都知道，中國人最有國家觀念及民族思想，素來痛恨外族欺侮。不料在國父孫中山及其革命志士推翻滿清不足四十年，你卻賣身投靠，把另一個外族引狼入室，不止騎在你身上還要壓在中國大陸人民頭上。你這樣假借外族來欺凌及欺騙中國人民如何當得「主席」，怎能令人擁戴？你今日雖話你的中國已獨立自主起來，連當日幫你竊國的靠山也不用靠了，但這不是你的覺悟，而是你反骨成性，正如你清算殺戮你的功臣及親密戰友；這是你的蛇蠍私心，內則想永遠稱王，外則欲與老大哥爭共產世界，而非爲中國人民的自尊及光榮。你既可目空一切，又可自創「思想」，但仍要攬住那些馬克思列寧、史太林的膏藥招牌去勾引亞洲的落後國家及非洲的黑炭頭，因爲你心知肚明，你的所謂「思想」既騙不倒自己人亦不能騙那些落後人民，所以仍要拿馬克思、列寧的鬼魂來引路，如此你又怎可自吹獨立自主呢！簡直自欺欺人！

你坐在中國大陸億萬人之上，暫時難奈你何，但卻要反對你背上馬列來騎在人民頭上。你竊取政權便竄改國父孫中山創立中華民國的國號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你不同意國父的三民主義是另一回事，但你只是代表一個政黨而無權及不能另立國旗，更不應盲目抄襲外旗的意思形式。你睜開你的昏花老眼用放大鏡看看你的美帝、日帝、英帝有沒有政黨上場便另改國號及國旗，例如你現在半推半就的搭上了那個「老泥」（尼克遜），他也是一個政黨頭頭，他的政策主義也不與華盛頓的相同，但他尊敬自己國父創立的國家，並沒有擅將USA及星條旗改爲別個名稱及別個樣子，這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你口口聲聲說美帝、日帝搞「兩個中國」，其實那有其事，搞兩個中國還不是你搞開來的嗎？假若你及你的馬仔當日沐猴而冠時，若非權迷心竅，只知有「爺爺」，不知有祖宗，擅將中華民國改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今日台灣不是中國的一省嗎？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而你另搞一個「中共國」出來，不是兩個中國嗎？你反對兩個中國，但你又無能，中華民國屹立依然，而你又不敢將你的國回歸中華民國的懷抱，你說你是否在搞兩個中國？你簡直是惡人先告狀。不過美帝怕你殺人不眨眼，恐防你狂性大發將你雛形的核彈扔到他那裏（其實那是杞人憂天，一則你無此本事，二則有此本事時肯定你已經與史太林在地下另創「世界」矣），而且你們又正在搞國際性關係，故此暫不據此道理用官方身份駁你，但美國民間已有此談論了。假如「老泥」用這個道理來駁斥你時，相信你用盡全世界的面懵膏亦抵擋不來也！

所以希望你在一息尚存時（其實不知你是眞身還是替身），能改邪歸

正，立即恢復中華民國國號及青天白日地滿紅國旗，做一個眞正獨立自主的中國人，那你還或可以爭取多一些中國人做你的人民及減輕你的罪孽於萬一，否則到你這個日薄西山的紅太陽壽終而正寢時，悔之晚矣！潤之，潤之，思之思之，行之行之。

不屬你管的中國人上

大陸的怪現象：橋板拆來作木料 鄉民大嘆行路難

在我寓所不遠的地方，有座小木橋。橋不長、不寬；它約有十五英呎長，四英呎寬，橋的兩側有粗糙的柵欄。橋方便了不少人，因爲它將小溪兩邊貫通，使人不必有繞道之苦，走許多冤枉路。每天上班下班，我都經過這小木橋。

橋對我的印象很深，鐫刻在我的心版，永難遺忘。

我的父親是位橋樑工程師。我幼小的時候，還未唸書之前，時常靜悄悄地坐在高椅上，全神貫注看着父親繪製各式各樣的橋。日子長了，橋的形象，深深地留在我的腦中。在風和日麗驕陽普照的春日裏，我經常孤零零一個人，携帶着小刀錐子鎚子等小工具，到附近的農田裏，利用棕黃色的泥土，依仿着父親繪製的圖樣，製造各式各樣的橋，有大的，有小的。然後，將製好的橋放在溫暖柔和的陽光下，晒乾。玩得津津有味，幾乎忘返。黃泥土的粘性和韌性極强，晒乾之後，結實堅固。我選擇了較好的携

明伶俐。我聽了，心頭像澆了蜜糖，甜滋滋的，有說不出的快樂。從此，我父親買了許多小方木塊給我，有正方形的、長方形的、三角形的等等。我心中明瞭父親的意思，用小方木塊，堆砌樣式繁多的橋。這玩意成了我童年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五歲那年，我入學讀書了。眞的是無巧不成書，第一課國文老師教的知識竟有一個橋字。回到家裏，我端端正正地寫了一個橋字給父親看，父親讚口不絕。

在炎熱的夏夜，繁星點點，皎潔的月亮初上樹梢，撒給大地一片銀光時，我和姐姐弟妹等，在公園內綠色如茵的草地上，聽我母親講牛郎織女的故事。當我媽說到每年農曆七月初七成千成萬喜鵲搭橋讓牛郎和織女一對情人相會時，我天眞無邪問媽，喜鵲爲何會搭造天橋，牛郎及織女又如何通過天橋相會。媽說是神力相助，神法無邊，繪聲繪影，頭頭是道，我只好相信，繼續聽下去。在我童稚無瑕的心靈中，又留下了喜鵲搭造的天橋。

一九四八年冬，廣東沿海地區兵荒馬亂，戰火連天，烽烟瀰漫。因時局動盪不安，我父親送母親及年紀較幼的弟妹回故鄉居住，我和哥哥姐姐則留在城裏，繼續完成學業。放假回故鄉，看見家門前的小溪上築起一座木橋。妹妹告訴我，是父親用了三日的時間建造的。橋約有七公尺長，二公尺寬，建築精緻堅固，別出心裁。橋有柵欄，有對稱的圖形，髹上了各種鮮艷的顏色，五彩繽紛的，美極了。橋頭兩傍則栽種了幾株垂柳。那時候正是萬物更生，百花爭艷的春天，柳條縷縷，柔柔軟軟，像美麗姑娘的長髮，綠油油的，蒼翠欲滴；在暖洋洋的春風吹拂下，輕飄飄的擺着、舞着。橋下小溪流水淙淙，和諸着鳥雀叫聲和昆蟲鳴音，滙成一支動聽悅耳的春天樂曲。站在橋上，眺望遠處的青山綠水，俯視橋下的清澈溪流；張開大口，吸入一口清鮮沁涼的空氣，眞是令人精神舒暢，心曠神怡。在翳熱的夏夜裏，當大地披上月亮的銀光時，坐在橋頭乘涼，看走馬燈似的螢火蟲，遙望漫天星斗的藍天，靜靜聆聽四周青蛙的鳴音，眞有一番詩情畫意，遐想連番。

一九五八年初秋，我的家鄉掀起了洶湧澎湃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家家戶戶的財產，都給公社「化」去了，我家門前的小木橋都逃不了。因爲公社的公共食堂的桌椅以及手推車，需要大量木料，現成的木材非常缺乏。公社大隊的幹部，來個挖肉補瘡，拆了我家門前的小木橋。從此，我家的人或村民要通過小溪時，沒有那麼方便了，必須捲起褲腳，赤足而過。那年嚴寒冬天，假期我回家，當時朔風凜冽，見到木橋被拆，心痛異常，難於形容。我赤足過溪，冰凍的溪水，像千萬支鋼針刺進肉裏那樣。這事，至今仍然銘記在心頭，難於忘懷。而且，我永遠也不會忘卻的。

一九六一年春天，我的家鄉下了一場傾盆大雨，足足一天又一夜，山洪暴發，河水狂漲，村前的大河上面

塌了。這座木橋是我們的鄉村到其他的鄉村以及縣城的交通要道。因爲公社和大隊貧窮如洗，連重建這座倒塌的木橋的費用毫無着落。公社幹部寫了幾封信向縣委會申請，希望撥欵救濟。但是，申請書去如黃鶴，石沉大海，音訊杳然。公社幹部見希望落空，卻想出詭計，欲從社員身上打主意，甜言蜜語哄社員踴躍捐欵；各盡所能，多多益善，少少無拒。社員們一則怯於幹部的勢力，二則建橋方便有利於己。於是，各個社員都從牙縫裏擠出來捐輸。這是一筆頗爲可觀的錢。有了錢，這座倒塌的木橋本來是可以重建的，但是徐徐未見動工，一個月後，仍未有任何消息。社員們見事有蹊蹺，不知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紛紛去問公社書記，責詢原因，公社書記支唔以對。社員怨聲載道，非常不滿。後來，公社幹部派了幾位泥水木匠師傅，用松樹搭造了一座木橋。做得拖泥帶水，馬馬虎虎，橋沒有柵欄，小孩子走過有危險。社員對公社幹部大表不滿，因爲懾於幹部的勢力，明知雞蛋不能碰石頭，敢怒而不敢言，將憤怒埋藏在心胸。我相信，這憤怒會爆發出來的。至於那筆頗龐大的捐欵，毫無出處，不知塡滿了那些幹部的私人荷包否？錢給他們私分了，社員們是心知肚明；他們有權勢，人爲刀俎，我爲肉魚，奈何不了。社員對幹部作奸犯科行爲，恨之入骨。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剛踏入的大學校門不久，學校卽掀起了狂風暴雨般的文化革命運動，搞到滿城風雨，風聲鶴唳；同時出現了瘋狂的紅衞兵，分黨分派，相互械鬬，相互殘殺，血流成河，死人盈野，慘不忍睹。紅衞兵還放火焚燒了許多有民族風格的古代建築物，我親眼看到他們在一座有民族風味的古代建築橋樑，潑上煤油一把火焚燬了。同時三月初，我感到前途已無，理想成夢，於是單人匹馬，出生入死逃來香港，吸上了清鮮的自由空氣，得到了新生。

我曾經寫信給家人，詢問家中門前小橋重建之事。母親在信中說，家中能吃穿都有問題，那來額外費用去建橋哩。我瞭解，受凍挨餓，是今天農村的寫照。我回憶起昔日自己在故鄉時的苦楚，細加思量，覺得母親說的大有道理；於是，我再也沒有提及建橋的事了。

每天當我走過小木橋時，我就會憶起以上往事。

我希望我故鄉老家門前小溪上有座小木橋，眞的，但我無能爲力。我心中明白，這個希望在目前不能實現，只有寄托在將來，不久的將來。那時，我會在橋頭上，高歌飲酒，慶祝一番。

（古松）

願寫聯俄慘痛教訓 本刊樂意接納發表

萬人傑先生：

星晚於黃花崗紀念日，刊有閣下牛馬集之「彈性外交」一文，覺得是國貴自强，人貴自立，纔能在縱橫捭闔的國際外交中，發生作用，否則徒招輕視，與事無益。我們春秋時代的鄭國，和現在的以色列國，都是土小人少，而能峙立在環敵之下，可爲明證。

說到又想聯俄制中共，須要明瞭是內爭問題，不可以喪權失土爲手段，置犧牲國家利益於不顧。大陸可以，中華民國絕不可以。我國到現在爲止，計有三次聯俄：

一、淸末甲午戰敗，李鴻章聯俄制日；

二、民國十三年，孫文聯俄容共；

三、抗日戰爭中期，蔣先生聯俄對日。

以上三次聯俄，國家損失無法估計。尤以第三次聯俄，以戰時友邦關係，先攫取我國「唐努烏梁海」全土，再以戰勝國同盟關係，割外蒙古全境給蘇俄。

因之，擬就實事寫「三次聯俄的慘痛教訓」文稿，想在「萬人雜誌」上發表，不知可否？因自由報紙不可能刊載。避免開罪台灣，其實是論述性，不是攻擊性。（十分歡迎！老萬按。）

至於鄙人立場，是自民國十三年就反對共產黨，不參與政治團體，在香港作愛國反共難民，不替任何方面反共，只承認中華民國，不苟同任何個人或團體。又是地道北方籍（古燕國）的軍人，民國十五年對國民黨軍作戰；參加這江西剿匪與抗日作戰。二十年「一二八」首先參加淞滬抗日戰，再潛到東北參與義勇軍抗日戰鬬等。

鄙人金鐘拜啓

「福佬」、「和駱」語無倫次
「講不好中國話」笑料成籮
台獨分子方寸大亂

一月十四日，全美中國同學聯合會和台灣福利同鄉會，邀請胡秋原先生及袁愁如女士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演並答覆問題，聽衆爆滿。到會左右派人士互相詰難抨擊，場面極爲熱烈。事後左派分子自認辯論失敗，想找機會反攻。當場卻有一位台獨人士上前發表高論，認爲國共彼此揭發對方之缺點，可見兩者都不好。可是他接着說了一句：「我是台灣人，講不好中國話。」引起下面一陣哄。其實他的「中國話」（國語）比好幾位「中國人」都講得好。主席先生說：「我們今天不談台灣問題。」這位先生只好下台，未能講完他的主張。我已知他下面要說的是：「台灣獨立，『民族自決』，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好辦法。」正準備接上去斥其謬論，卻看他下了台。大概是胡先生有意聽他講下去，以後要他講，他卻不願再講了。

其實台獨的言論都是幼稚矛盾荒唐不經，經不起一駁的。由於台獨發展困難，和國際局勢的演變，台獨的說法和做法又在變！我們來看看他們如何變？

民族主義的變

台獨機關雜誌「台灣青年」一三三期，有人把泰、越、苗、傜，和漢經傳的「和駱族」。筆者暝想了很久，一日口中唸着「和駱、和駱……」，突然靈感一來，想到了閩南語音的「和駱」和「福佬」相諧。原來爲了與「大和族」拉上關係，所以將「福佬」命名爲「和駱族」，以此自別於漢族。

可巧在同一期「台灣青年」上，有一位赤子心先生卻爲文說：「台獨知其祖先大多爲漢人，沒有也無須否認這一事實，何數典忘祖之有？」浩然正氣躍於紙上，誠金石之言也。

儘管有人創「和駱族」新名詞，但現在台獨的民族主義說法確實在改變。早期台獨强調台灣民族在血緣上和文化上皆不同於中國民族，主張用暴力革命驅逐「中國族」，以爭取「民族自決」。因台灣教育日漸普及，民衆知識水準增高，民族主義的旗號只得慢慢收藏起來，而改爲要求「住民自決」了。

台灣住民包括了閩南系、客家系、高山族、及「中國系」（大陸人）。然而看看今日台獨聯盟之組成分子，閩南系佔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中國系」一個也沒有。而閩南系中下港人（祖籍福建漳州府，多居台灣南部）更佔了絕大多數。其地域性如此之濃，如何能普遍代表「台灣住民

勾引外力的變

美國和日本一直在卵翼台獨，眞正重視台獨並欲積極加以利用的是日本。日本在二次大戰後，被迫吐出台灣這塊肥肉，心有未甘。因美國人對台灣不瞭解，台獨可以採用「民族自決」宣傳欺騙取得同情；而日本「支那通」太多，他們知道台灣人就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用不着抱着「民族革命」的招牌半遮面了。乾乾脆脆做日本的傀儡吧！所以在日本的台獨都是爽爽快快的幹起兒皇帝的勾當，像在東京發行的「台灣民報」，就是十足的漢奸文章，連在紐約許多同情台獨的「和駱族」，都爲之搖頭嘆息。在國內外掀起熱烈的保釣運動時，「台灣民報」竟一口咬定釣魚台不屬於台灣，是屬於日本的。

現在美國要退出亞洲，台獨少了一個主子。日本對中共和台灣的政策也在搖擺之中。台獨人士心裏十分慌亂，於是在彭明敏先生主持的「否莫山研究所通訊」（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發出哀鳴說：「必要時，台灣人將尋求美、俄，甚至非洲之助……因爲中國不許台灣獨立，台灣必須依賴外國。台灣如果有一天必須成爲某大國的傀儡，其咎必在中國而非台灣。如非中國野心勃勃，台灣人怎願引來外力呢？」這說明了台獨人士自己也知道台灣根本不具備獨立的條件，只能做日本的附庸，做別國的附庸。如果不可能做日本的附庸，又不可能做美國和俄國的附庸，那就做非洲「大老黑」的傀儡，也比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要好！

與中共關係的變

不可否認的，中共希望台灣亂，並力促台灣亂。因此台獨的美日背景，必有中共及親共分子支持鼓勵。但若說台獨是奉中共之命有意作其統戰先鋒，則不盡然。留美學生辦的「中國人」雜誌創刊號曾說，台獨與中共同樣使用簡體字，足證其與中共互通聲氣。其實台獨所用乃日式簡體漢字，不同於中共之簡體字也。年來國際姑息氣氛高漲，台獨人士對中共氣勢深爲畏懼，於是一再宣稱「台灣國」對「中國」絕無領土野心，願與「中國」友好並存，祈望中共諒解台灣人之意願，不要逼迫台灣人做「中國人」。彭明敏先生在去年五月三日的安那堡國家觀察報上說：「『台灣國』將來要與『中國』建立特殊的政治關係，在外交上也要留心考慮『中國』之意向。」又在十月十七日紐約時報上說：「台灣獨立之後，願與『中國』建立最親密之經濟、商業、文化及政治關係。」這是不是因爲美、日、俄及非洲主子國都不可依賴了，彭先生才又回頭要求做「中國」的「附庸

請領稿費：

三月份稿費（二二七至二三一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十五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

正正堂堂的獨立國，若照現實派的主張着手改革，只要改革確實平等合理，當可得到台灣人的協力。台灣人絕對反對中共統治台灣。」日本台獨聯盟會發言人黃有仁在十一月十四日紐約時報上說：「若蔣□□宣佈台灣獨立，則台灣聯盟可以接受合法民主之改變。台灣聯盟不反對台灣人出任國民黨的官吏。」綜觀上述各種說法，可見台獨人士方寸已亂，無所適從，徒然色厲內荏而已。反正歸來乎？投奔中共乎？堅持荒謬的獨立路線乎？

在此情形下，政府應如何處理台獨問題呢？

結語

台獨分子野心大，慾望難饜足。其中十之七、八係因政府未能一一滿足其個人利益，或因私人恩怨，憤而背叛民族者。即使反正歸來，怕也難能滿足他們的權利慾望。且過去政府一貫採取安撫與懷柔政策，使台獨分子以政府爲善良可欺，更爲囂張，肆無忌憚，反正有一天覺得台獨無前途時，回國還能受到格外照顧。是則搞台獨，反而成了進身的捷徑。如此將如何向自始至終忠心耿耿熱愛祖國擁護政府的台灣軍民交代？

年來國際風雲變幻，已經證明了委曲是求不到「全」的。一味安撫，反而對台獨是一種鼓勵！對付台獨這種欺善怕惡的人物，應該打擊與安撫並重。凡革心洗面者，既往不咎；凡執迷不悟，賣國求榮者，予以嚴懲。對於有國族觀念的台灣省籍青年，更要着意培植與提拔。

，希望大家能在一起坦誠相談，消除

（劉添財）

「萬人協會」簡訊（二十八）

△我們感謝凡夫先生，他對本會的熱誠值得佩服。爲了讓大家了解故國歷史，凡天先生送來了二巨冊「中華國寶」。

△本會今後工作方面是面對基層，一方面求工作順利開展，另方面更須遵守本港法律。很榮幸本會已得鄒偉雄律師擔任法律顧問，對本會今後的會務，肯定有很大幫助。

△「會訊」（暫定名稱）準備工作告一段落，編輯委員會由副會長曾憲光領導，五月份，讓本會朋友暢所欲言的「會訊」，將會送到大家手裏。

我們曾一再談及「會訊」的風格。爲使朋友們清楚明白「會訊」種種，這裏再次說明：

十九期簡訊中說過：「除了反映會的一切活動外，『會訊』應成爲大家學習寫作的園地。我們固然歡迎輕鬆幽默的文章，也容納天眞無邪的兒童作品；幻想固然能使我們具有上進心，扳起面孔說教，也能使大家進一步堅強自己；海外通訊能使我們了解另一境界的人情風俗、工作生活，寫香港風花、光明黑暗，何嘗不教我們認識社會的現實，從而盡市民之責」。「會訊」內容，盡量包羅萬有，取材從古至今，天南地北，無不具備。

「會訊」是大家學習寫作的園地，希望朋友們儘管並無寫作經驗，也要來湊湊熱鬧。經驗告訴我們，一位成名作家往往要經得起退稿的打擊；決心和熱誠，是成名的重要因素。

大家不是常常說，如何在死亡綫上掙扎，如何跟敵人鬬智嗎？希望大家一點一滴把它記下，寄來會所，寫上「萬人協會會訊編輯委員會」收，我們將盡量予以發表。

「會訊」是本會刊物，經濟由會負責，但也希望熱心本會的朋友，在能力許可下，盡量捐輸。

細辦法，待「會訊編輯委員會」開會決定後另行公佈。

△有些朋友詢問本會一些問題，答覆如下：

第一、本會是一個民間愛國團體，許多朋友由鐵幕逃來，得香港政府本着人道立場予以收容，首先必須遵守本港法律，盡市民應盡責任。當然我們也必得盡中國人的本分。

第二、本會曾許下的諾言未見實現，本來，大家如果能和衷共濟，一切會好辦得多，遺憾的是在大好形勢下偏偏出現破壞和分裂，這確是使會務緩慢的主要原因。現在可好了，我們堅決清除不良風氣，正是會務大開闊步的起點。

（秘書處供稿）

假如共黨來了香港 左派仁兄仁姐最慘

人傑先生：

經常拜讀大作，敬佩萬分。「假如有那麼一天」中共來了香港，最受悲慘的還是左派仁兄仁姐們。一者他（她）們已失去利用的價值，狡兎死必然把走狗烹，而且中共也最清楚他們混充左派完全是爲着自私投機欺騙「人民」的一種伎倆，睡在象牙之塔，高唱無產階級革命，這種爬蟲最爲卑鄙，也最可憎惡，必先加以徹底清算鬬爭。

二者是專做大陸生意的投機奸商，是眞正中間剝削者，吸盡「人民」血汗，吞吃了「人民」肉骨，才使到他們腸肥腹滿，擁有洋樓汽車，嬌妻美妾，中共也必定用最嚴厲的手段迫使他們全部嘔吐出來，清償「人民」的債。凡有染上左派色彩的人，都將是走投無路。

長期讀者李工友上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四日）

也悼易君左先生

繆山

易君左先生是文化界知名人士，悼念文章自然會很多；又加以交淺、自己筆拙，所以原無意寫此種文字，但今讀岳騫先生文後，忽然掀起往事回憶，本好人宜多宣揚之旨，故也捉筆塗抹上幾句。

君左先生原名家鉞，在北大讀書時，曾用易家鉞名出過一本關於家庭婦女的書，他是前輩，又是才子，自然無緣識荆，只默默景仰他的大名而已。

不知爲何他忽然改名「君左」，其實他一點也不左，僅是一位地道的正人君子，應該稱「君正」才適當。他，而是「間活皇帝」，因而惹起中日交涉。因這個皇帝，並非泛指一般皇帝，而是專諷刺日本天皇。實在那篇文章，只是對「天皇」輕描淡寫，加以諷刺而已，並未揭露「天皇」黑底。記得在香港淪陷前，我倒寫過一本揭「天皇」底的五六萬字的小冊子「日本天皇眞相」。那是根據日本民間著作的一種考據（指出「天皇」決非「萬世一系」）。然也決非杜撰、揑造。幸而商務印書館王老總未批准出版，否則，日軍入港後，筆者可能被殺害，因日人最痛恨侮辱「天皇」的文章。

利後在上海會晤的，也記不起爲何人介紹，或許職務關係自然相識罷。不久，他辦「新希望」，特向我徵稿。我就趕快爲他寫一篇國際政治性論文，蒙他賞識，居然刊在創刊號首篇，在榮幸中自然會感激他。

後來大家同流亡香港，因彼此皆愁吃愁住，故皆無心情與朋友往還。一次同家人遊黃大仙附近，有人指告：「易君左就住在那裏。」他如住高樓大厦，我會躲避，今聞他住那間陋室，我倒想登門造訪。那是在一個斜坡上，有一磚屋，屋朝南有一小窗，但步上了詩人之家時，卻撲了一個空，屋內並無人。

一年後，他生活又好起來，遷到九龍城洋房，又續辦「新希望」。一次我給他送稿，只見一女子，不知是有些失望。又過了許多年，忽然在赤柱某一個評卷會上邂逅他，他表示很親切。他爲人一向謙虛，喜歡稱讚別人，這是他的風度。記得，他說：「你寫的××遊記，十期連載，我每篇都看，很有趣。」眞使我受寵若驚，我的醜文，居然能夠獲得大詩人青睞。然會散後，並未約下次如何會晤。後來，知他到浸會教書，生活情況必日入佳境，也就更無聯絡了。今突聞君左先生逝世台北，自不勝悵惘！誰想到赤柱一晤，竟成永訣，痛哉！

照生物學家朱洗教授對我說過：「人的壽命應該過百。」他舉出世界上二百歲以上的名人甚多，其所以不能超過百歲者，皆因外在的、內在的因素受到戕害。故我勸告所有朋友，萬勿日日悲嘆自己老大，活一天必須奮鬪一天，奮鬪才能長壽。

四月三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春柳四首

李懷蒼

蕩槳西湖作勝遊，蘇堤春色映雙眸，
鶯啼婉轉聲清脆，燕語呢喃韻獨悠，
綠葉輕陰迷去路，柔條低拂繫歸舟，
河梁一別難回首，撩起征人萬里愁。

明月清風廿四橋，銷魂眞箇暮朝朝，
舞餘淡月纖腰媚，飲醉醇醪倦眼嬌，
絕代豐神堪入畫，輕盈體態總難描，
閨中多少傷春婦，看到青青恨不消。

鎮日尋春十里程，垂垂江畔野舟橫，
含情送客雙眉展，着意撩人一縷情，
人去灞橋留別夢，我來石上訂三生，
開門喜聽如簧曲，聲韻悠揚似撫箏。

碧天如海草如毡，漢武明離貯麗娟，
嫋嫋臨風憐夜月，依依顧影想華年，
韶光三月春猶駐，風雨深更夢易牽，
倘有征人歸未得，閨情無那恨綿綿。

懷蒼先生春柳四律，用典自然，音節流暢，高懷逸韻，踔厲鏗鏘，時下詩壇，殊不多見，壇主評。

敬和董力行先生去國吟原玉

傅裕

(一)

那怕羅湖特險關，安全飛渡入人寰，
永離地獄三家店，且隱天堂萬戶山，
北闕紅魔皆傀儡，東方珠姐什華蠻，
南來海上神仙侶，自有靈芝可養顏。

(二)

風塵勞頓逐征車，歲月無情促鬢華，
一枕波濤驚客夢，三軍鼓角動胡笳，
年年高調難爲信，事事因循未必嘉，
檢點良方醫國病，反攻大陸是仙茶。

冬詠

鄭秀堂

苦值嚴冬失意時，孤零客邸乏相知，
罡風助紂摧荒圃，槁木來春發嫩枝，
雲翳滿空原瞬息，歲寒三友競芳菲，
乾坤易轉沿時序，舜日堯天自可期。

辛亥歲暮抒感

李劍平

問誰能解倒懸愁，苦盡生民六十秋，
不少沙場埋俠骨，依然大地滿洪流，
撩人夜色天涯月，落日孤帆海上舟，
臘鼓敲殘年欲晚，幾多異客倚樓頭。

上期（二三二）劍平先生大作「寄萬人詩壇諸賢」，作者姓名，未曾列入，實深抱歉，特此補正。

蔣總統五任蟬聯

葉其眞

北京城下雪花飛，日月潭邊戰馬肥，
故國河山憐父老，復興寶島耀旌旂，
延平氣概千秋仰，大漢衣冠廿載非，
總統殊勳連五任，天威應照九洲輝。

寄國代諸公

劉棟

(一)

北望神州春復春，又試提筆動三軍，
陳吳紛起亡秦國，高祖安能困沛郡？
世局滄茫時易變，乾坤運轉勢猶存，
寄言代表諸君子，恢復中原再共論。

(二)

劍磨長吁客海邊，黃河飲馬究何年？
遺民血淚行將盡，故國狼烟尚蔓延，
志士枕戈爭上陣，先生決策動中天！
魚龍寂寞江流冷，長使英雄意慨然。

劉棟先生之詩，頗有壯氣，作者原用筆名流虹，因詩壇諸賢來稿，大多爲知名之士，用筆名及化名者極少，故劉先生詩，仍以眞名發表爲宜，寄國大代表二律，有詩人之氣概，具豪傑之胸襟。語正心長，十分可佩也。

半生有感

韓雨化

光陰似箭月如流，已歷人間五十秋，
掛劍棄書曾學賈，安貧樂道不爲侯。
胸中兵甲何時用，紙上文章可自修，
往事撇開今莫問，但求一醉解千愁。

清明有感

韓雨化

屈指清明掃墓時，他鄉作客豈無思，
山河落落人何在，草木淒淒鳥亦飛。
白骨難尋移塚去，綠楊深恨送春歸，
倚閭尚有高堂望，但願兒歸早定期。

叨蒙傅鄭吳三君和俺「辛亥中秋月」書此酬之

韓粹然

學無前後達爲師，壯不如人況老而，
喜得幽中麻苧麥，方之沙漠看舟之。

歲餘書感

韓粹然

諸君宜喜不宜悲，罷讀狐綏與黍離，
冬者歲餘春至矣，梅花消息豈稀奇。

冷鋒南下有感

韓粹然

正月繁霜氣不和，天心肅殺害蟲多，
冷鋒南下傳梅訊，不許留餘食我禾。

讀董師壇主去國吟後

韓粹然

如讀蒹葭去國吟，猶存匡濟老臣心，
歲寒三友梅花著，大地迴春喜氣臨。

春意

韓粹然

豬年未去立春先，灼灼其花意盎然，
如此天人同合作，養精蓄銳快加鞭。

新年

韓粹然

梅花消息報新年，事在人爲莫問天，
盎壯奚須悲白髮，鵾鵬第一好詩篇。

萬人雜誌

（第二三四期）

一於唔聽！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三四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三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四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觀察越南戰局

當尼克遜訪問大陸，中共與美國達成「和平共處」協議之後，北越突然起傾國之兵，衝過非武裝地區，大舉進攻南越，截至本文執筆時已有兩週之久。

北越共有正規部隊十四師，在大舉南犯之前，有兩師在高棉作戰，一師在南越游擊；這一次派出了九師，加上原有的三師，總計十二師；只有兩師留守後方。所以說是出動「傾國之兵」。

首先人們要問，北越這次出兵的動機何在、目標何在？據西貢發表的評論稱，北越軍的目標是想攻佔古都順化或平隆省會安祿，作爲越共的首都，在南越造成兩個政權的局面，然後在巴黎會議上壓迫美國和南越屈從北越的和談條件。

另一項悲觀的推論說，北越這次大舉南犯，目的在一舉推倒西貢政府，目前在北部廣治之戰以及西部安祿之戰都是前哨戰，目的在圍點打援，消滅南越軍主力，然後乘勝直搗西貢。

西方觀察家則認爲，北越進軍的主要目的在考驗尼克遜「越戰越南化」的政策。因爲這是尼克遜自越南撤回美軍的妙計，成功與否將決定尼克遜今年十一月的大選。當然也在報復美國中止巴黎和談的決定。

一部分觀察家認爲，北越擴大戰爭有打擊中共對美國妥協的意味。因爲尼克遜訪問大陸期間河內宣傳機關曾加猛烈抨擊，甚至說尼克遜此行目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間散播分裂的種子」。及至二月二十七日所謂「中美聯合公報」發表之後，北越竟逐句加以攻擊，提到「和平共處」一節，竟斥責是「號召與美帝合流」，對中共之憤懣情見乎辭。在尼克遜離開大陸之後，周恩來不遑喘息，即秘密趕往某地會晤北越總理范文同，親自加以解釋；可是其後北越仍繼續加以攻擊。證明周恩來的解釋無効。

四月十二日周恩來接見北越代辦阮進，表示支持北越抗美立場，但是同一天中共的乒乓球隊即開始訪問美國，並且高唱：「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難怪河內對中共一百個不諒解了。

北越窮極生風

以上各項觀察當然都有相當可能性，但是據我們的觀察，北越軍這次冒險南犯，主要爲了在巴黎會談的賭桌上籌碼太少了。因爲近年南越的清鄉計劃極爲成功，已逐漸消滅了越共的游擊根據地及游擊地區，在北越軍南犯前，政府已確實統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領土，北越在南越已無立足之地，所殘餘的力量已微不足道；在這種情勢下，還硬着臉皮要求美國停止支持西貢，要求在南越建立聯合政府，等於買空賣空，如以賭撲克來說是明顯的偷雞。美國乃直截了當和它攤牌，結果北越不敢掀底牌。因此惱羞成怒，必須給美國一點顏色看。另一方面，北越自一九六〇年前後在南越扶植越共，掀起武裝暴亂，已搞了十二年，爲此北越經受無數次美機的轟炸，生命財產受到極大損失，至於地面戰鬥兵員及武器的損失更不可勝計，現在竟坐視南越逐漸平定暴亂，恢復統一，使北越十二年來的侵略完全付諸流水，當然絕不甘心。於是乘美國中止巴黎和談，乃起傾國之兵瘋狂南犯。其最大目的是造成亂局，迫南越軍自許多中小據點撤退，好使越共分子重新活動，恢復游擊根據地及游擊地區。俾使巴黎會談的賭桌上多幾個籌碼來下注而已。

安祿之戰是轉捩點

戰事目前仍在發展中，勝負還難以逆料，不過十師北越軍千里裹糧異地作戰，還能持續多久呢？假使他們的補給僅能支持一個月，在今後半個月內仍不能獲得決定性的戰果，到時師老兵疲，必然會無功而退。反過來說，如果胡志明小徑的運輸量能夠維持十師大軍的補給，那麼他們便可長期在南越境內打下去，將使南越數年來的清鄉建設完全化爲泡影。

從半個月來的戰鬥情況看，北越軍只在首一星期，攻南越軍之不備，在北部獲得相當戰果；現在北越軍的動向既已瞭然，美國的空軍正好施展威力，密集的大部隊必蒙受嚴重損失。三萬北越軍圍攻安祿一星期之久仍不能攻下，證明南越軍的士氣已趨穩定。安祿決戰是個轉捩點，吾人須拭目以待。



新聞以外



法律姑息罪案日增
薛纖輔奧利佛展開論戰

萬人傑

薛認為法庭對刧殺案的罪犯處理太輕，難收阻嚇作用。奧利佛指為一派胡言。雙方為這問題展開論戰。我們站在市民老百姓地位，同情薛的說法。治亂世用重典是中國名訓，我們大可借鏡台灣、新加坡，這是亞洲最安定的兩個地方。

香港聲譽受損

香港青少年罪案的激增，使香港在世界上的名譽大受沾污。菲律賓旅遊協會甚至說，因為香港盜賊如毛，因而遊客裹足，日本旅遊人士都改變計劃，跑到菲律賓去。這是菲律賓旅遊協會企圖搶生意放出的讕言，其實，馬尼拉治安不見得比香港好，不過，香港青少年罪案的確到了驚人程度，和一九六七年暴動前的情形相較，簡直如不同的兩個世界。

許多住在外國的朋友寫信來問，香港究竟亂成怎樣。有位親戚從美國回來渡假，晚上不敢出門，他說美國朋友告訴他，一出門就是遇到箍頸黨。可見，香港在外邊的聲譽實在壞得很，對香港旅遊事業，免不了受到若干程度的影響。

不過，香港市民關心的不是旅遊事業，更重要的是本身的安全。有些人為了替維持治安者及司法者辯護，說香港的罪案，比起世界其他大城市，還不過小巫見大巫。這種說法是不負責任，儘管香港青少年罪案不是「世界之最」，發展到今天程度，若認為還不必認眞加以遏止，恐怕終有一天成為世界之最。

「你想拮邊處？」

數十名搭客的雙層巴士經常被洗刧；金鋪、銀行刧案每天發生；十三四歲小孩子居然有二十五次行刧案底……。凡此種種，不能說不是駭人聽聞。更可怕的是：這些年青刧匪不但要錢，而且傷人，或刧財刧色。經常可在報上看到：刧匪對身上錢財「見紅」，即是說，如果見不到紅底（一百元鈔票），就要見血。他還會問你：「你想我拮邊處？」遇到這樣的刧匪，太可怕了！

青少年刧匪何以如此猖獗？社會人士大都認為，他們並不害怕拘捕，因為即使不幸失手被捕，也不過送入教導所感化，過一段日子，又可再度活動，且有了經驗，幹起來更加靈活，心狠手辣。

在報上讀到一位警員的自白：他為了追尋一個少年刧匪，盡力忍耐的窺伺了四天，到第五天發現他出來，於是追捕，刧匪拚命逃走，他窮追不捨，刧匪跳水，他也跳水，費了幾許艱辛，終於大功告成，把他拘獲。

可是提審之日，使他大為失望，為了年齡關係，只判簽保，馬上釋放。他不禁問自己：為什麼要這樣搏命捉他？

警探「放軟手腳」

這種情形許多警方人員都遭遇過。有些人埋怨警察不捉賊，其實至少有一部分是寃枉。說公道話，香港刧案的破案率還不算太差，警員因捉賊而受傷，也經常發生，即使不能說他們奮不顧身，但有很大部分還是盡忠職責的。

將匪徒捕獲，送上法庭立即釋放，未免嚴重打擊了警員的士氣。無可否認，為了這原故，許多警探都「放軟手腳」。

刧案有增無已，社會人士當然歸咎治安當局，實則他們吃了死貓。大概因死貓吃得太多，警方人員非常谷氣，因此，警務處長薛纖輔在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的年報中强調指出：法庭對犯罪者採取太仁慈的觀點，勢必導致嚴重行刧及暴力案件繼續增加。

經歷司的反擊

他這批評，引起司法當局不滿，經歷司奧利佛由此與薛纖輔展開舌戰。

薛纖輔在他的報告中指出：「罪犯對可能落網被捕一點也不擔憂，因為他們知道，即使犯下嚴重的行刧罪名，可能只判感化而已。」

薛纖輔說：香港人雖愈來愈富裕，但罪案並未減少，這是無可否認的。反之，中國家庭的傳統卻受到香港社會風氣的急劇轉變而遭破壞，同時，加上西方的影响，許多為人父母者也感到不知所措以適應香港的急劇轉變和教導他們的子女。

香港人口擠迫的環境，是直接促使人與人之間有更多接觸機會的因素，不少青年人由此結成黨羽，四出犯案及行刧，許多時他們刧竊得來的財物，根本微不足道。

薛纖輔認為，不管犯罪者的年齡是大或小，倘若能使他們徹底認識到犯罪行為不上算，應該是警察和法庭的基本責任。

事實不容否認

但經歷司奧利佛在螢光幕上表示：這種指責只是一派胡言，「不值得加以評論」。

警察和司法界的論戰由此掀起。奧利佛說：「有足夠證據指出，由法庭審判這種案件，大多數判處入獄；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判感化。」

他舉出過去十二個月來，地方法院審判刼案的數字統計來作證明，通常在地方法院審判的罪案，比裁判司署審判的要嚴重得多。數字顯出：一百六十一人行刼罪名成立，只有十三人簽保守行為而釋放，這十三人中，至少有八人年齡未到廿一歲。

奧利佛說：年齡的因素，加上對被控者的性格與背景的考慮，都先加以研究，然後才判處簽保釋放。

奧利佛這些話當然盡力為法庭辯護，不過，他指薛畿輔的報告「顯屬可笑的不確」，卻太不夠風度。因為，青少年罪案的惡性增加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癥結何在？必須冷靜研究出來，不能妄說「一派胡言」。因為，說這些話的，並不以薛畿輔為第一人，許多有地位的人也提出過同樣的意見，不能一律指為「胡言」。

奧利佛的「聲明」

奧利佛為了反駁薛畿輔的指責，發表了一篇冗長的聲明，指出近數年內世界各國青年殘暴兇殺案件日有增加，何以世界各國青年日趨兇暴？這包含了許多因素，如欠缺教育、居住環境不良、找尋職業不易、社會服務不夠、欠缺公共運動場所以供青年享用等項。如果法庭對於若干罪案中只拘得少數犯人而加以重判，使少數犯人成為代罪羔羊，其他逍遙法外者，會否因而痛改前非，不再作非法之舉？事實無此可能。

奧利佛又為法官判犯人感化作出辯護，他說法官判犯人感化，是在某種特殊環境下，及根據感化法例第三章，即法官應考慮到犯人的年齡、品行、犯罪背景與其所犯罪行的性質。法官判受感化的犯人多為刼案罪犯。薛畿輔處長作出此項不負責及不正確的攻擊，本席以為徒使社會人士心目中對法庭判案有一重陰影，影响至大。因為，社會人士讀到警務處長的報告書，以為薛氏是經過小心考慮然後編成報告，是眞確的事實。

台灣——新加坡

站在我們市民百姓立場，讀過薛畿輔的報告書乃奧利佛的聲明，我們仍然認為「不正確」的是奧利佛而非薛畿輔。

試以亞洲地區各國情形和香港比較，治安情況最好的是台灣和新加坡，這兩個地方對刼殺罪案的處理非常嚴厲，尤其台灣，刼匪是執行槍決的。因此，雖然仍有泯不畏死的刼匪，但與香港比較，相差太遠。在台灣，可以夜不閉戶，也不用耽心「財不可露眼」，其嚇阻作用，最重要的當然是「槍斃」的處決。

治亂世用重典是中國數千年歷史經驗累積的名訓，台灣當局和新加坡當局都用中國方法來統治；香港的法律卻是英國法律，我們不敢說英國法律不好，但和中國人的民族性，思想習慣等等，都有太遠的距離。英國人認為好的、合理的法律，未必適合中國人。因此台灣、新加坡的社會秩序，井井有條；香港卻每下愈況，關鍵就在西方人的法律不適合東方人；猶之美國紐約、三藩市的中國青少年，也和香港情形一樣，走向邪惡之途，主要因素，無非因美國法律不能對他們作出有效制裁。

槍斃與砍臂

中東的法律，凡偸盜者須砍去臂膀。在西方人看來，這是野蠻和殘忍的，但因為有了這樣的嚴刑，在中東就很少盜竊案。

要香港像台灣或中東那樣，以槍斃砍掉臂膀來對付匪盜，事實上無可能，政府即使修改法例，也不會做到如此嚴厲。別說要人性命那樣嚴重，為了推行城市清潔運動，人們要求將罰款額提高到五百元，律政司已大加反對，如要嚴懲刼匪，他們自必力加阻撓。

作為一個司法者，當然一切以法律為準則，他們沒有權作法律規定以外的懲罰，因此他們判感化、簽保等等，都不能說他們錯，錯是錯在香港的法律。

因此，許多人認為香港要治安良好，除非修改法律，如果不將現行的法律修正，以後限於「年齡」的刼匪，就只有感化，而事實上他們是屢感不化的冥頑分子，結果，刼殺罪案愈來愈多，社會秩序，也弄到無法收拾。

姑息不是仁慈

有些人往往用居住環境不良、欠缺教育、社會服務不夠、沒有公共運動場所等等作為饒恕青年犯罪的理由，其實，居住環境不良、欠缺教育、社會服務不夠，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或者更久遠之前，情形已經存在，何以在那時的青年不打刼、不殺人，今日的青年才因此而「迫上梁山」？這理由其實十分不通。

青少年罪案發展到目前程度，對他們尙抱持如此態度只是姑息，姑息不見得就仁慈，把他們納入正軌，才是合理。所以，用嚴厲方法處理罪案，並非「不文明」，即使我們不能以槍決來遏止，也必須用他們畏懼的刑罰，才可收到嚇阻作用。

希望立法局諸公認眞注意這問題，法律的修正，有賴諸公取決；香港的治亂，也掌握在諸公手上。

逃亡十年 徵求資料

今年五月，是大逃亡潮十週年紀念，我們打算在五月份的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九等期，特闢「逃亡十年」專輯。為使內容更充實，特公開徵求有關資料，希望一九六二年五月的逃亡者，盡量提供。在這裏，向全世界控訴，使西方人士了解中共是個怎樣的政權。

江青能不能作武則天

岳騫

毛幫內部情形最近越來越神秘，也越來越怪。謠傳上月高級頭目曾舉行杭州會議，在會議上曾提出以江青爲接班人的問題；究竟是老毛自己提出，還是周恩來先意承志所提出，不得而知。但可以預料到，此案一旦提出，必然會通過。因爲毛共政治局內部既無人肯表示相反的意見，同時這個接班人在目前情況下，也非江青莫屬。既然事已如此，爲了目前的地位與生存，不能不作此順水人情。至於說將來的事，共產黨人很少有想到明天的，因爲明天也許自己會接了劉少奇、陳伯達、林彪的班也說不定。

對於此一問題，自由人士萬不能再以開玩笑態度對之，必須認眞來注視其發展。玆提出幾點意見，供大家參考。

江青作接班人的可能性

此一問題如果在去年九月以前提出，任何人都認爲是開玩笑；但到了今天，不但接近事實，而且漸成定局。因爲在毛幫內部，毛周之外確沒有人聲望及實力再高過江青，毛澤東若在去年九月以前提她當接班人，可能會引起毛幫全幫鼓噪，但到了今天，許多仍踞高位的頭目，也許有「斯婦不出，如我輩何？」之感，因爲毛周之外，沒有任何人再可以統御了她。

毛澤東這個人，三十年前偏處延安一隅時，就面告左舜生先生，自稱「不信邪」，這句話譯成國語，就是不相信世間有作不成或不能作的事，廣東話應該怎麼說，一時就想不起了，因爲毛澤東不相信世間有作不成的事，所以膽大妄爲，無所不爲。即以江青來說，自有共產黨以來，無論列寧、史達林到了今天，全世界各國的共黨第一號頭目，沒有一個人敢把老婆提到政治局委員，總攬全黨事務的，只有毛澤東一個人敢，他既然敢把江青提升爲政治局委員，付以黨內全權，自然可以提升爲接班人。

至於周恩來，既不敢作接班人，也希望能有一個人坐上第二把交椅，使自己不再坐於刀尖之上。周恩來一生處世之道就是不坐第一把交椅，遵義會議之後，第二把交椅也不坐了。打自延安起，一直到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爲止，周恩來一貫是坐第三把交椅，當時毛幫排名是毛劉周朱，文化大革命之後，排名改爲毛林周，仍是第三，不意林彪垮台之後，周恩來身不由己被推向第二把交椅，自然而然成爲接班人，這在周恩來而論，實在是禍不是福，周恩來眼見前面兩個接班人的下場，自然不願走上劉林之路，也亟於要找一個坐第二把交椅的人，自己仍然退居第三，以全首領，而保「晚節」。

毛周之外，其他一羣大頭目，無人對第一、第二交椅有興趣，這批人唯一希望是有生之年，得保首領以歿，朱德、董必武、劉伯承甚至葉劍英、李先念皆屬此類，剩下的聲望反而不如江青，尤其是林彪倒後，林系政治局委員五人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葉羣連帶失踪，尚餘政治局新進委員，大半是江青所提拔，如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紀登奎之流，更非擁護江青不可，所以說毛幫局勢演變至目前，江青擔任接班人，已經天與人歸，非她出來不可了。

江青能不能接班

目前世界上有三個女總理，即以色列的梅爾夫人，錫蘭的班達拉奈克夫人，印度的甘地夫人。梅爾夫人的事業是由於自身奮鬬得來，另外兩位雖然也有其材幹，但是卻也是靠了父、夫的餘蔭，否則都不可能登上政壇，更不必說登閣拜相了。

民主國家尚且如此，何況極權政權如毛幫，一切決定在毛澤東一句話，毛澤東認爲江青可以勝任，江青自然就能接班。

事實上，江青到今天也非爭接班人地位不可，因爲江青此日處境與列寧，史達林的未亡人不同——列、史未亡人均未實際參與政治，但列寧未亡人尚受到史達林百般虐待，史達林之妻雖然幸而早死，其子女所受之迫害，終於導致史薇蓮娜逃亡，事實具在，毛澤東，江青都看得明白。何況江青五六年來叱咤

[illegible]雲，所結仇人之多，加上毛澤東所積累下的仇人，欲得之而甘心者，何止千萬人，一旦失去權力，眞眞是死無葬身之地，因爲不必葬，硬生生會被仇家吃光。

江青處境如此，非要自己接班不可，我們再看看江青有沒有這個材具。就江青個人的經歷來說，要總攬整個大陸三十四省區，六億多人口的統治權力，按說實在是不可能的事，但經過六年來的鬬爭，江青確已磨鍊得相當成熟，她已學到了毛澤東的狠，周恩來的滑，加上她自己特有的忍耐心，較武則天、慈禧太后更大的忍耐心。

先說狠，江青握權以後，前後不過六年時間，經她自己整肅的自己爪牙，就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登山、陳伯達等重要幹部約在十人以上，還有幫她打天下的紅衞兵，當年所謂江青系四大金剛——聶元梓、譚厚蘭、韓愛晶、蒯大富，也不知去了何處，以江青今日的權力，若把這批人重拉出來任用，絕非難事，但她只如扔破鞋一樣，丟進垃圾桶看也不再看一眼。最近謠傳姚文元又不穩，如果姚文元再垮了，則江青最初死黨也只剩下張春橋一人。

毛澤東之兇狠，在歷史上可以集朱元璋、張獻忠爲一人，但毛澤東整肅黨羽，若從彭德懷開始，自井崗山落草算起，也在三十一年之後，而江青竟在五六年內，將協助自己打天下的人芟夷淨盡，兇殘處，雖毛澤東亦不及。

江青在五六年鬬爭期中，開始從無（權力）到有，最後竟然集於一身，其間也經過許多曲折，即如她對林彪，就相當難以相處，既要從林彪手中奪取權力，又要使林彪不介意，這套工夫就很難作得恰好，其中情節自非我輩局外人所知，但只看有一段時期江青與葉羣和好無間，江青講話，葉羣竟然帶頭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口號達十六次，可知兩人之間確有一段「蜜月」，這些地方自是江青主動，先同葉羣拉上關係，利用內線沖淡了林彪的敵意，使林彪不懷疑江青有取而代之的雄心，然後在時機成熟時，一舉將林彪徹底擊潰了，此一迅捷行動，大出一生百戰的林彪意料之外，竟然一敗塗地，禍子延妻。

過人的忍耐工夫

江青最最可怕的還是她的忍耐工夫，從江青在延安窰洞與毛澤東姘居起，到了一九六七年大露頭角，前後整整二十七年，在此期間她不僅在毛幫黨政部門未得到一個實缺的職位，甚至未曾以毛愛人的身份出現公共場合，深鎖魔宮念七年，相信換了武則天，慈禧太后都會悶死，或者忍受不了而自殺，她卻安之若素，靜等機會到來，此種忍耐工夫，歷史上沒有兩個女人可比。

如果江青一開始就對政治沒有野心，倒也罷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她不但有極大的野心，而且一進窰洞時，就可能作了武則天的夢，否則不會到了文革時，如此井然有條拿出一套鬬爭策畧。爲了實現其野心，默默無聞過了二十七年，這一種忍耐工夫，確非常人所及。

江青既然有作武則天的野心，毛澤東又非將大位傳給她不能放心，則江青接班也就成爲定局了，除非毛死時，共區突然發生大亂，到時共軍、共幹配上憤怒的市民，一股潮水似的衝進中南海，把數十年受毛澤東的壓迫，一股腦找江青發洩。或者周恩來忽然改變主意要黃袍加身，無論二者發生任何一種，江青的接班就變成南柯一夢。

但依目前共區情況觀察，上述二者突變的可能性都不大，毛澤東死後當然要亂，但是，先從要地方亂起，不會突然自北平亂，因爲局勢無論壞到如何程度，毛幫對北平城內還有足夠的控制力量，除非汪東興反正，想以她作爲禮物，向政府立功贖罪，又當別論。

江青接班後將如何？

如果毛澤東短期斃命，逃過刑誅，而毛幫內部又不會發生突變，則江青將會登上第一把交椅，到時仍然是目前情況，江青主黨（可能不稱主席而改爲第一書記），周恩來主政，若是周恩來也先後隨老毛一同去見馬列，則「總理」一職十之八九是李先念，最難安排要算是軍事頭頭了，誰任軍委主席，誰任「國防部長」，不論名義由誰擔任，江青是否能抓住軍權，厥爲江青前途關鍵，此一點最難估計。目前毛幫軍人聲望最高的首推葉劍英，但葉劍英也是風燭殘年，就算肯爲江青出力，恐時日也無多，屬於江系軍人，比較露頭角的只有李德生，以李德生目前地位，可能出任「國防部長」，但下面的職位「總參謀長」、「總政治部主任」江青就打不出一張牌，上面的軍委主席除非廢除此職，否則也很難安排，因爲江青畢竟不能兼任也。

江青眞的坐上第一把交椅，大陸將是什麼情況，可以斷言將會出現混亂的局面，即使不是突變而是漸變，也必然以亂結束毛僞政權，到時中國老百姓會喊出一句毛語錄「越亂越好」。

毛澤東所以在大陸反反覆覆搞出來無數的花樣，始終未危及根本，一句話說完，就是他對共軍有高度的威信，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可以剝奪共黨權，但是沒有任何人能剝奪其軍權，所以林彪倒後，共軍並未發生混亂，目前林系軍事頭目正在逐漸被整肅中，繼劉豐之後，證明梁興初、劉興元都垮了台，但是卻無人能公然反抗，就因爲毛澤東勢力已根深蒂固，任何軍事頭頭都知道反對毛「主席」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才可以放手施爲。但江青儘管可以接毛澤東的班坐上第一把交椅，卻不能繼承毛澤東在共軍中牢不可拔的惡勢力。到時共軍頭頭必然要逐漸抗命，由陽奉陰違改爲公然抗拒，若在周恩來死後，連一個調解人都沒有，一旦有變，江青就完了。

毛僞政權今天的力量完全在槍桿子，誰能控制槍桿子就能控制局勢，筆者十五年前在本港一份談掌故的雜誌寫過毛澤東的繼承人——林彪，即認定毛澤東的繼承人必是軍人，而林彪在軍人中最年輕，又同蘇聯有關係（此一條件當時亦不可缺者），必然會成爲毛澤東的繼承人。本來毛澤東也是照這條道路安排的，不意最後發生突變，雖曰人事，實是天意，一個盜賊集團很少傳二世的，若是任其長期統治下去，中國人，世界人都將難逃浩刼，文明也將整個毀滅，是以天意特假江青剪除之，此中因果自有定數，不能以迷信目之也。

許世友過關亮相

魯遷

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是華東地區一條地頭蛇，他自一九五四年九月自陳毅手中接任南京軍區司令，於今已經十八年；其間經過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事件，一九五九年彭德懷、黃克誠右傾集團反黨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許老總一直都穩坐釣魚船，屹立不搖。

「二月逆流」黑幹將

在文革期間，他的表現最為突出。一九六六年當權派彭眞、陸定一、楊尚昆、羅瑞卿的「四家店」已被打倒，四月在杭州會議上已被定罪，毛澤東並於五月十六日發出打倒當權派的通知，劉少奇的形勢已非常危險，此時中共各軍區形勢混亂，或左袒毛，或右袒劉，莫衷一是；大部份軍區都暫守中立，靜觀其變；唯有許世友的南京軍區，在部隊中組織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予劉少奇以有力的支持。

依照五·一六通知的規定，文革限於文教單位，因此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毛派在南京的各文教單位大肆活躍，包圍「新華日報」，使該報三天不能出版；在南京大學造反，揪鬪校長匡亞明；許世友因其未能超出文革範圍，故未加干涉。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派開始越出既定的軌道，由造反而奪權，並將造反奪權的範圍擴大到黨、政、軍事機構時，許世友立刻卽出動軍隊堅決的實行鎭壓。他的辦法也十分週密徹底。以軍隊為後盾，從南京附近各縣調來十數萬工農羣眾，分別包圍，逮捕毛派的造反分子，遂展開文革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武鬪，致使滬寧鐵路一度中斷。

毛派不虞有此幾全數被捕，少數走漏的人，又遭工農糾察隊配合軍警逐戶搜查，遂將毛派徹底肅清。南京毛派羣眾經此打擊，乃一蹶不振。自一九

由於南京軍區的抗拒行動，其他軍區也繼起抗拒，因此毛派的「一月風暴」乃全面失敗，稱此為「二月逆流」。

中共公開文件所說的「二月逆流」，專指譚震林、余秋里（石油工業部長）等的「反攻倒算」而言，其實譚、余等幾個部長，有什麼法術能將一月造反風暴壓制，如何構成逆流？「二月逆流」的眞相是「大軍區不聽話」（王力語），而大軍區之不聽話，實自許世友的南京軍區開始的。毛派故意把無權無勇的譚震林說成是「二月逆流」的黑幹將，其實是小題大做，故意掩飾眞相，「二月逆流」黑幹將實是許世友。

五大軍區實行分贓

在文革後半期，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一九六八年三月升任總參謀長），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濟南軍區司令楊德志，各據「山頭」結成聯合陣線，成為最大的實力派。文革後黃、許、陳三人皆入選中央政治局，五人皆當選中央委員，陳、許、韓、楊四人並分別前後出任省革委會主任及黨委第一書記。

這五個實力軍人因為各據有「山頭」，因此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之後，有互相爭雄，搶奪地盤的跡象。例如黃永勝將廣州軍區參謀長提升為副總參謀長，將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卜占亞調升湖南省軍區政委；福州軍區副司令皮定鈞調升蘭州軍區司令，南京軍區副司令王必成調升昆明軍區司令，瀋陽軍區二將楊俊生、吳忠出任北平衛戍司令及副司令等。顯然一切重要軍事地盤，都由這五大軍區分贓。但是這種局面，到了去年下半年，隨着林彪垮台之後出現了漏洞。

九月中、下旬黃永勝及其集團中的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忽然匿跡不出，接着許世友於十月間亦開始消聲斂跡，陳錫聯、韓先楚也都露面稀少。在同一期間，中共的「紅旗」雜誌，指着軍人的鼻大罵「山頭主義」，大叫「反驕破滿」；文革期間毛曾號召「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可是今春以來則號召「解放軍學全國人民」。各軍區自去年十月起似在進行整風運動。

很明顯的自去年十月起，實力軍人普遍遭受了打擊，被削減了權力。耐人尋味的，是誰，用什麼辦法壓制了軍人。毛澤東的法力對軍人自一九六七年二月已經失靈，如果他有辦法制服軍人，絕不會等到現在。

整風運動似告一段落

從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新當權派核心的形

陳儀

寫陳儀的文章甚多，但從未見提及沈仲九這個人，頗不過癮，故願加以補充之。

陳儀主浙時，企圖叛變，罪該服刑，用不着多費筆墨。但如平心靜氣，細察他的一生，卻也不可把他列入惡人之林，而可取之處也不少。

世人多罵陳儀善變，然只有兩次變。第一次變，是從軍閥孫傳芳陣營投効北伐國民革命軍。這種變，是絕對正確的，誰也不能評其為錯。陳儀自投效北伐國民革命軍後，數十年來，一直忠貞於中央，委員長也倚重甚殷。抗戰期主閩時，日寇當然也向他下過功夫，但皆遭陳儀斥罵，頗有吳玉帥之風。勝利後，陳儀主台時，鑑於南京危急，乃迅卽抽其精銳部隊回大陸，以鞏衞京師，台防因之空虛，致有台變發生。

陳儀的長處，據個人所知，第一是廉潔……

包可勇等卻皆是品行剛正的一流人才。第二，任人必信，部屬如發生錯事，他一概承當，故部屬皆能向他効忠，決無二心。第三，做事認眞，主閩時，令全省公務員一律穿藍卡機布制服，一則為節約，一則也便於考察公務員行動。主台時，他實行親民政策，時……

相克，實力軍人分裂了，給周恩來分化攬權的機會；此外還有一個可能，便是周恩來的煽動和組織了二級軍事幹部，分化了各「山頭」的內部，做了非常的人事調動。再有，便是利用元老出頭安撫舊部，例如去年起，每逢重大集會，徐向前和聶榮臻二人都被抬得高高的，以中央軍委副主席名義獨列一行，而共軍老參謀長葉劍英實際上代替黃永勝的地位也有同樣的安撫作用。經過近半年的努力，各軍區的整風運動似已大致完成。匿跡四個月的許世友已於二月二十二日在南京露面。說明他已在整風中過關。

一月間當陳毅病死舉行追悼會時，中共未報導許世友和陳錫聯的消息，可是三月謝富治的追悼會上，許陳二人皆以政治局委員名義致送花圈。

許世友這條華東的地頭蛇，在政治冬眠之後現在已經復出亮相，可是黃永勝等依然杳無消息。但從許世友過關來看，更多的失踪軍人似有復出的希望。是否還會出任原職則是另一問題。

能不說是從諫如流。第四，不好虛名，他做事腳踏實地，喜計劃，他的計劃是否正確？是另一件事，但總在想求進步。他身爲「台灣長官」，獨攬全省軍政大權，就等於總督。但頗謙虛，決不驕傲，更不會專斷。有人想買好，將一新闢馬路，呈請命名「公洽路」，立被他斥責曰：「馬路名是永久的，豈可獎勵個人崇拜」，這是他的遠見。

就個人所遇大官大吏中，總覺陳儀這個

大

縉山

得宣揚，第二次變，卻被全國同胞所唾棄，理應受國法制裁，夫復何言。

陳儀爲什麼企圖叛變呢？一因忠節不堅，見識不足，未能做到「臨大節而不可奪志也」的名訓。二就是太聽信沈仲九的見風轉舵胡言。沈仲九也是紹興人，是陳儀前妻之兄，曾留學法國，信仰無政府主義，後來可能傾向共產主義。這個人看樣子頗像三家村教書先生，市井占卜者，他一向追隨陳儀，從未正式露面做公務員，只做幕後策劃的「顧問」，陳儀許多計劃，大多是沈仲九的主意。因爲他左傾，且爲投機分子，不料，陳儀對他言聽計從，故叛變事必是這位妻舅的獻策。過去陳儀也許聽沈計，得過益處；但這次卻上了沈的大當。

一個人必須有自己的主見，若一味聽從別人擺佈，必定吃大虧。聽從別人意見，眾志成城，本不算錯；但須兼聽，兼聽則聰，如唐太宗。然不可專信一二小人之言，如南宋末代君主。唐太宗因能兼聽，故朝政興隆；南宋君主因獨信一二小人，卒於致國家滅亡。

陳儀曾親筆寫信給湯恩伯，勸湯叛變投敵，湯立將此事報告中央，因此陳儀被捕，而沈仲九則潛逃共區，後來據雷儆寰親告：「假若無公洽先生親筆信件作證，可能不致處以極刑。但因證據確鑿，蔣先生欲寬大也無可能了。」

「種西瓜光彩不光彩」

資料室

據浙江電台廣播透露，浙江省平湖縣最近爲了種西瓜的問題，鬧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風波。平湖西瓜在蘇浙一帶頗具盛名，以味美汁多見稱。「文革」後，中共農村當局爲了執行毛澤東的「以糧爲綱」方針，偏廢了經濟作物，平湖西瓜的產量也急劇下降。最近，新當權派爲了挽救瀕於全面破產的農村經濟，推行了許多復舊措施。增加西瓜種植面積就是其中的一種。但這些措施在農村受到很大的阻力。爲此，浙江電台四月十一日廣播了一則「對話」節目，題爲「種西瓜光彩不光彩」。

單看題目，就已令人忍俊不禁。怎麼，種西瓜也存在「光彩不光彩」的問題？這確是長在自由地區的人所無法理解的。

原來，所謂「光彩不光彩」的實際含義是「安全或危險」。換句話說，便是「種西瓜到底是安全還是危險」。這就更是天下奇聞了，種西瓜這件事竟是那末的複雜，除了有「光彩」與否之別，還會導致「危險」！眞不敢想像。事情是這樣的：平湖縣有個生產隊今年被當局指定要種十一畝西瓜，社員提出反對，認爲這種做法實在危險。因爲打從「文革」以後，他們即有這樣的經驗教訓——「在糧田裏勞動光彩，在瓜田裏勞動倒霉」，所以「出現了不敢抓西瓜生產的傾向」。「種西瓜不光彩」與「種西瓜危險」論調即來源於此。在那篇「對話」中，當然是產生了「一言堂」的局面，中共新當權派藉基層幹部與「貧農」之口，講了一大堆「種西瓜光彩」的道理。

「道理」之一是：「只要按照國家計劃安排種植，就不存在什麼危險」。新當權派顯然忽視了，從前劉少奇時代之「擴大西瓜種植面積」，也是「按照國家計劃安排」的，爲什麼仍被指爲「干擾毛主席革命路線」呢？

「道理」之二是：「去年我們去上海，碰到幾個上海的工農同志，講起平湖西瓜他們熱情的說，希望你們多產西瓜運到上海來，我們很需要。」因而得出「種西瓜光彩」的結論。令人不解的是，難道「文革」前「上海的工農同志」就不「很需要」西瓜嗎？何以那時多種以瓜，會被指爲「發展資本主義」？

「道理」之三是：「我們種西瓜，同樣是爲了支援社會主義建設，支援世界革命。」這顯然也只是一廂情願的說法。劉少奇時代共幹主張多種西瓜，何嘗不是自稱「爲了支援建設」、「支援世界革命」。

「道理」之四是：「我們種好西瓜，支援上海、杭州等大城市，也是爲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貢獻自己的力量。這是非常光彩的。」啊！原來西瓜是種來撐場面的，毛共們也太沒出息了。所謂「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貢獻自己的力量」，顯然是表示當洋鬼子們到上海杭州參觀時，看到一堆堆大西瓜擺在水菓攤子上，便會認爲人民的生活水平高，改變對中共的看法，收到了政治效果。可西瓜是何等廉賤的水菓，他們竟作爲顯示生活水平高的徵物。可憐的小家種。

中共刼殺藏族的罪行

胡蓁之

流亡印度的西藏難民，最近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指斥中共屠殺藏胞，刼掠西藏寶藏，企圖滅絕西藏民族的傳統精神。事實上，自一九五一年中共侵入西藏後，毛澤東即處心積慮於消滅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尤其一九五九年於拉薩發生抗暴運動以來，毛共對藏人的血腥鎮壓，更無所不用其極！誠如達賴喇嘛較早時致前聯合國秘書長宇丹的函件所說：「現時陷於中共魔掌的西藏人民，大有被滅絕種族的威脅！如讓中共繼續血腥統治西藏而不加以制止的話，則不僅鼓勵了中共崇尚殘暴地滅絕西藏民族的方法；抑且會增加中共對東南亞侵畧的野心與行動！」

文成公主與西藏俗尚

究竟中共對於藏胞的刼殺行爲如何？綜合各方的內幕資料透露，顯示毛共在那偏僻的天外之國，不獨封鎖消息，殺人越貨，並刼掠西藏佛教近百億美金的寶藏，更進一步地流徙居民。其竭澤而漁的行爲，比內地實行得更徹底，掠奪得更乾淨！

本來，西藏是我國五大族——漢、滿、蒙、回、藏——之一，也是我國古代苗裔。然而，西藏與中國正式發生關係，卻是自唐代才開始的。由於李靖平定吐谷渾以後，唐朝的疆域即擴展到現在青海的南部，並且進一步地與土蕃發生了關係。而當時的所謂土蕃，即現在的西藏和西康一帶地方。至元、明時稱之爲烏斯藏，清初征服後列爲藩屬；同時，以其位於中國西陲，故名西藏。加以四周全是高山峻嶺，僅有寥寥幾條對外通道；而這些道路都在拔海一萬二千至一萬五千呎的山隘；總面積約四十萬方公里，地勢特高，全境平均高度爲拔海一萬六千呎，成爲世界屋脊，天外之國。

茶中加鹽及牛奶，欵客時則在茶中加糖。全藏約六百萬人口中，有多數男人做喇嘛，女人則下田工作。有錢的人，平均一夫三妻，貧民則三夫一妻，僅有少數黑帽喇嘛及紅帽喇嘛，實行一夫一妻制。而黃帽喇嘛終身不娶，但暗中卻多數蓄有妻妾。西藏有許多風俗之所以與內地相同，多半要歸功於唐代文成公主遠適西藏後所促成者。

根據記載：當年的突厥（蒙古和新疆地方）和吐谷渾，均尙唐室公主，西藏酋長棄宗弄贊亦沿例奉表入朝求婚。太宗初以路途遙遠，不肯答應；而棄宗弄贊懷疑吐谷渾從中作梗，乃派兵進攻吐谷渾，戰事蔓延及四川並威脅到中國本土。太宗爲了與各族和平相處，乃於貞光十五年派禮部尙書江夏郡王道宗，送文成公主往土魯蕃與棄宗弄贊成婚。但文成公主許婚時曾提出三大條件：㈠是要鑄一座釋迦牟尼佛像入藏供奉；㈡是藏王婚後須倡導中國文化，廣傳佛教；㈢是因西藏初無文字，不能普及文教，此後必須設法使藏民皆得潤澤。棄宗弄贊不獨接受了以上條件，並且百依百順地接受了中國的文化——包括「十六要」與「十惡」，都是做人做事的道德標準，以灌輸藏人。因此，西藏的習尙漸爲中國所同化了。

班禪與相健被整經過

中共滲透到西藏的時間甚早，遠在一九二四年當英國協助老達賴喇嘛統一西藏全境後，老班禪喇嘛則逃入青海。一九二八年中共還在井岡山落草設寨時，而毛澤東卻認爲西藏是千古的秘密國，於是乘着國民政府與英國的矛盾，乃暗中派遣特務前往青海找尋小班禪喇嘛，並利用這位年僅幾歲的小傀儡，作爲分化西藏的工具。

教領袖，一直在爭奪西藏的宗教領導權——前者據有拉薩爲首府，後者則據有後藏的日喀則爲基地。可是藏人視達賴喇嘛爲「慈悲佛」的化身，做了西藏世襲的精神領袖，其勢力遠比班禪喇嘛爲强大。所以，中共進藏後便不得不利用達賴喇嘛，首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但經過一九五九年的抗暴事件之後，達賴喇嘛逃往印度（圖片見第十三頁），中共將西藏地方政府解散，由班禪喇嘛來作正式的傀儡了。

奇怪的是，班禪喇嘛做西藏傀儡僅有四個多月的時光，卻傳出了他被中共逮捕下獄的消息。最早是據印度「標準報」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一日報導稱：中共早已視班禪喇嘛之父爲一危險分子，當班禪奉命訪問北平時，他父親曾被迫陪同兒子前往，不料抵達北平後，毛澤東下令對他施以笞刑和侮辱。同時的「印度快報」也曾指出：「在上次抗暴中，班禪喇嘛之父已被中共列入嫌疑犯黑名單之首；當時爲了利用班禪喇嘛，只好對他父親加以軟禁罷了。……」後來由於西藏不斷醞釀抗暴革命運動的緣故，因之，中共才將班禪喇嘛下獄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中共在西藏發動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使駐藏的前中共軍高級幹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相健被整肅處分後，西藏情勢更爲惡化！中共整肅相健的罪名是：指他支持反叛中共政權的西藏人；並抗議中共將拉薩布拉宮及其他各寺院的寶藏共一萬二千件運往大陸內地，而表示不滿；特別是中共不斷地把西藏的佛經及手抄本悉予焚燬，金屬佛像亦被熔化後陸續偸運出售，更增加了藏人的憤怒，故到處加緊反抗運動。

刼掠西藏兩百億美元

對西藏的統治計劃，也確有嚴密的步驟，據英國「觀察周刊」一九六六年的報導說：「中共知道西藏人的民族性強悍，十多年來中共一直沒有征服他們。可是中共於六五年增加一萬五千名共軍，一面企圖鎮壓廣泛的抗暴運動，一面加緊刼掠西藏的聖物寶藏。估計由過去七百年歷代喇嘛所積存下來的黃金及其他珍藏，價值約在六十三億四千四百萬美元。中共曾把這批爲數龐大的寶物，曾運至廣州於『交易會』中發售，作爲換取它們近年來極端枯竭的外滙。」

也許有人懷疑：西藏怎會有這許多金、銀財寶呢？原來西藏東部的金礦量多質良，曾經有人把西藏比作加里福尼亞第二。此外，尚有銀、銅、水銀、瑪瑙、琥珀、硼砂等，亦分佈西藏各處；而藏境河川大都流出金沙及其他貴重的礦苗，不少地質學家認爲：藏東金礦是取之不盡的。另方面，西藏的各大寺院，以往都可任人朝拜頂禮，每逢開放時，常有西北各省及蒙古佛教徒前往朝聖，並攜帶金銀去獻給喇嘛；加上西藏喇嘛及其世襲的貴族們，又多半歡喜積存黃金珠寶，故財富愈多。

更奇怪的是過去七百年來，西藏歷代喇嘛所遺下的黃金和其他寶藏，並非屬於私有，而分別置於兩大城市的十幾座大寺院裏面，其中以首府拉薩爲最多。因拉薩市內的宮殿和寺院林立，除用金磚金瓦建築外，裏面還有數不清的金質佛像及其他珍寶。例如市中心最大的建築物，當推唐文成公主所建的那座「大招寺」；寺內的佛像頭上都戴着純金冠冕，正殿上佛像的冠冕更鑲有三十六顆鑽石，佛前的一盞用純金製的油燈，高五尺三寸，重三十六斤。「大招寺」以外的「小招寺」，則是文成公主修道之所，表面所陳列的計有：黃金椅重約一百二十斤，金質佛像四座，瑪瑙、琥珀及金杯、金油燈等不可勝數！

僅次於「大招寺」的「布達拉宮」，又稱布達拉寺，爲歷代達賴喇嘛的宮殿，高十三層，上蓋金瓦，下面幾層則全是漆黑的，而裏面的幾十座佛殿，一律是燃上酥油的金燈盞；還有歷代達賴喇嘛的從第一輩達賴喇嘛起直到第十三輩止，每一達賴喇嘛都有一座金塔，以安置他們的法身；且每座金塔均鑄有黃金十萬兩以上，並綴有無數的寶石。單是這十三座金塔及其陳設，已無法計算出其中的財富；何況還有其他佛殿的無數金質佛像呢？故觀察家認爲：中共盜走珍藏可能達兩百億美元。

陀羅經也被毛共盜走

由於拉薩市郊的寺院也有三大座，其中以「德本寺」的規模爲最宏偉。這座建築物已經有了五百五十多年的歷史，裏面經常住有學徒的喇嘛達七百餘人。總殿設在寺的中心，屋頂也像大招寺、布達拉寺一樣用的是金瓦，寺內的佛像和酥油燈，約百分七十五是金質的；估計金寺的純金起碼有五十萬兩。

其次爲「色拉寺」，規模雖不及德本寺，只有五千六百名喇嘛，然其聖蹟較多，向爲世界佛家所最重視的「陀羅經」，便置於該寺內。相傳這塊平滑的圓石——陀羅經，是在遠古時代從天上飛降下來的。寶石上面所顯現出來的「陀羅經文」，頗爲法力無邊，只要用黃緞子拓印石上經文覆在死者身上，就可以使死者不入地獄。但倘若不是修道有素的喇嘛，則不能享用。可惜這無價的傳統寶石，早於一九六三年已被中共掠走了！

再其次是「噶摩寺」，爲拉薩市郊三大寺中最小的一所，額定喇嘛人數爲三千三百名，但它的歷史則爲黃教中最老的一所寺院。由於藏人爲三苗遠裔，淵源漢族，本來信奉喇嘛教，而其舊派紅教的勢力式微後，斯派黃教崛起。因之，噶摩寺的歷史已達七百年之久，從宗喀巴大師的苦修至傳道，都是用此開始的。寺內有宗喀巴大師的純金法身，重達五萬兩；其餘的金質佛像和寶物尚未計算在內。這幾座大寺院多爲中共所毀，即使保留一部份，亦作其他用途，而其所有金質設備和寶物，則全部被中共分批運走無遺！

消滅藏族的毒辣計劃

至於中共對西藏人民控制的手段又是怎樣的呢？據西德「國際新聞社」在藏印邊境所搜集的材料透露：在中共統治下的西藏，差不多每一個月都有成千宗慘劇發生。儘管共幹們嚴密控制，但許多西藏人仍能繼續逃出。截至一九六九年八月爲止，先後逃出來的西藏難民共達十三萬四千六百餘人。而西藏境內經中共多次整肅及徙置後殘餘下來的人口，亦將會迅速地被消滅！印度「達巴查報」根據逃抵尼泊爾的藏人所帶出的新消息，聯同達賴喇嘛總部蒐集的資料顯示，足以拼成一幅血淋淋的西藏民族、文化，正趨向於沒落而極端恐怖的畫圖！

由於五九年以後，中共已決定改變西藏的整個面目。它首先把西藏分成三個區，每區設有一名最高的僞行政官，其餘所有重要的行政人員甚至只管十名藏人的小組長，都是受過中共特別訓練的漢人。這些小組長對於他們所監視的每一個藏人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它們隨時可以驅使藏人去做強迫性的奴工，藏人家裏即有一隻雞死了，也必須向小組長報告，而那隻死雞更要交由共幹處理。所有藏人的牲口早被沒收；農民必須把收穫百分七十五繳納「集體」；每四口人家只准留下三百卅磅穀物，作爲下季收穫以前的糧食。如瞞少許糧食不報，立即受到酷刑！

中共管制藏人的毒辣辦法是：每個藏人——無論男婦老少，都必携帶一張「行爲證」，證上由共幹小組長將那人過去和現在的行爲紀錄詳細登記，如發生抗暴運動，紀錄差的人首當其衝！爲達成徹底消滅藏族傳統的目的，中共於一九六四年起將大批藏人遞解到關內去。其中主要的是以六歲至十五歲的無產階級底兒童爲大多數，而所有地主或富農的子弟，則讓他們自生自滅！

可是西藏人民也不示弱，他們的抗暴運動是前仆後繼，再接再勵的。雖經中共武裝部隊的血腥鎮壓，及不斷地加緊管制，但藏人爲求生存，不能不跟中共拚老命，自相健於一九六四年垮台後，由張國華繼任，依然無法壓制藏人；尤其林彪叛毛事件發生後，中共內部已告決裂，繼任西藏軍區的曾雍雅下台，由陳名義接任後，又與「革委」主任任榮鬧彆扭！而藏人的反共運動，可能乘機加强。

魯南大捷的臨沂之役

乙上

魯南戰役發生於民國二十七年的二月中至四月初，在一百里左右長的戰線上，分劃爲兩個陣地和兩個勝利大捷，其一，是「臨沂戰役」，其二則爲馳名世界的「台兒莊戰役」。

臨沂和台兒莊，都在山東的南部。臨沂是個大縣，縣城人口約十八萬，其地西、北兩面爲魯山、沂山及蒙山山區，東南則爲沭、沂兩條河流平行流向蘇北之小平原，此地是沂蒙山南路的要隘，自古以來就是軍事必經的重鎮。至於台兒莊，是在臨沂西南九十餘里處的一個人口不越二萬的市鎮，屬嶧縣所轄，台兒莊是在運河岸上，村中有一條魯南商辦的鐵路貫穿而過，該鐵路當地人稱之爲「小隴海」鐵路，而眞實的名稱是：「中興煤礦公司鐵路」，很多人以爲該鐵路是津浦線的臨城爲起點，經棗莊而至隴海鐵路的趙墩，竟遂意稱之爲「臨台路」或「臨棗路」，其實皆誤，由於運河與鐵路皆經該鎮，因此台兒莊在魯南的交通及商業方面，都較佔重要的地位。基於上述臨沂及台兒莊都在魯南，因此，這場戰爭被稱爲「魯南戰役」。下面筆者要談的是臨沂之役。

日軍輕易進入山東

蘆溝橋事變之後，僅數日間，平、津卽失，而不過半年，上海、南京相繼又失，至此時起，日軍分爲兩線向我進犯，北線之日軍由於得自東北運兵之便，源源入關與由秦皇島及大沽口登陸之日軍配合，沿各鐵路線南下。而南線之日軍，自得上海後，卽分兵北上蘇北及西攻南京，南京既失，此路日軍亦分兩路推進，一路沿長江窺安慶，另一路則順津浦線指向徐蚌。在此情況下，日軍在南北兩線上皆已建立了入侵中國相當方便的運輸線。在採取守勢的我方重兵，此時則置前線於津浦路南段及長江中游，並平漢線的北段，在如此的對峙下，雙方膠着了三四個月之久的時間。由平津南下的日軍，沿津浦路之左右兩翼向南進展，目的在於魯、豫。本來進攻山東的日軍，要想輕易渡過黃河，侵凌山東，是不那麼簡單的，因爲黃河天嶄，且有大軍鎭守。但不幸的是據守山東的第三集團軍，竟放棄黃河，步步向魯南撤退，因之日軍在毫無阻擋的情勢下，由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濟南之北的濟陽一帶渡過了黃河，數日之內連下十餘城，周村、濰縣、博山、淄川、新泰、萊蕪、濟寧、泰安等皆落入日軍之手，其中省會濟南以及膠洲灣及青島市之陷落，致使山東方面，再無抵擋之屏障，青島陷日之時間爲二十六年的年終，不數日，日軍直接由海上登陸青島。及至此時，山東方面之日軍則有了兩路之來源。

由河北渡黃河進入魯南山區的日軍爲陸軍第十師團，而由青島登陸後，直奔魯南及魯中的，則爲日軍之第十五師團，這兩個師團皆是日軍中之精銳部隊，第五師團的司令官是坂垣征四郎，第十師團的司令官則是磯谷廉介，這兩人不僅是日本的名將，而且是日本軍閥中的急進分子，同時都還是著名的「中國通」。

日本如此輕易的進入了山東，追究其原因，一般皆將責任完全都推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的身上，認爲他通敵賣國，擅自放棄守土之責，這種說法當然原則上是不錯的，但問題不能單從一方面看。其實，韓復榘根本是個舊式的軍閥，其頭腦裏根本上沒有什麼所謂國家民族觀念，也談不上瞭解什麼主義、制度之意義，其胸無點墨之處，已是婦孺儘知的事實，——這些，國民政府當局，自然是熟知的，然而，政府既然知道他根本不是一個有作爲的材料，但又爲什麼將那「方面大任」交給他呢？說穿了，就很易明白，那是因爲他的手裏還緊緊抓着一大堆槍桿子，最低限度有十個師的兵力，政府既無絕對的把握收繳了他的槍，就不得不遷就他，用山東主席，第三路總指揮，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等等一大串頭銜去攏絡他。其實，縱然不給他山東主席的職位，他若要駐在山東，政府也未必能輕易的趕得走他，這些，他當然也明白並非政府看得起他，而是政府奈他不何！所以什麼國家民族在他的心目中實在價值不大，在他心目中價值大的，是他的那三十萬兵，那些兵在手裏，他就有權勢，他就受尊敬，在這種情況下，他怎會讓他的實力受損？當然爲保實力，打不打仗他是顧不得的，況且，在他放棄山東濟南之前的半個月，南京已放棄了，韓氏不會不想：「國民政府能夠放棄首都南京，我爲什麼不能放棄一個省會濟南呢？南京的價值不比濟南更重要嗎？」——這是一個淺而易見的道理，放棄守地的將領多得很，韓氏當然不會將放棄濟南看作是份大事。至於中央的命令，他不服從，顯然他根本上也不重視那些命令的！

韓復榘服了法，山東立卽成了眞空地帶。因爲山東除了韓氏的部隊之外，被稱爲中央軍的國軍，當時尚未到達，僅有海軍青島艦隊司令沈鴻烈的一部海軍，沈氏原兼青島特別市長，青島之我方軍艦，是時皆被日本空軍炸沉，海軍編成陸戰隊，由沈市長率領，配合了山東各縣的地方部隊以及民團，在諸城、日照、莒縣等地與日軍作了不少次抵抗戰，海軍雖英勇異常，但可惜人數既少，又缺乏重武器，因此犧牲頗大，只好倉促奔向臨沂，依憑高城堅壘，與日軍展開週旋。在此情況下，政府始由皖北調陸軍第四十軍進入山東，原擬在泰安東部之新泰、萊蕪及徂徠山區抵擋沿津浦路東，向南推進之敵第十師團，方一接觸，卽數獲勝利。但於此時，敵十師團突分兵一部經濰縣直指臨沂，擬與正

臨沂，當於二月六日到達臨沂之日，立即進入戰鬥序列。

四十軍奮戰於臨沂

四十軍軍長龐炳勛，是個山東人心目中的英雄，由於其右腿曾受過傷，行動畧爲不便，因此皆稱之爲龐瘤子。該軍沿途急行軍，日夜趕來，途中多次遭日本空軍掃射，是故全軍皆身披防空僞裝，所有軍事、砲車，皆用泥漿塗汚，進入臨沂時，受到該地百姓最熱烈的歡迎，當然，這是山東百姓最初所見到的正式中央軍。當晚，全軍就在臨沂城牆及沂河沿岸佈防挖壕，沂河就在臨沂城東三里路處，河道甚濶，全濶約六華里，但儘爲沙土河道，至於水流僅約五十尺許寬，上有現代化長橋約七華里長。龐軍佈防之後，即遣一師前進，湖沂河至河東三十里之相公莊、獨樹頭、十八里河子等地佈第二道戰線，同時聯同海軍，派先頭部隊東進，戰事遂即開始於渡河岸之蒼山、茶葉山一帶，由於接觸不大，戰事拖延達一月之久，互有傷亡，而此時之臨沂，已遭受到日本空軍之嚴重轟炸。日軍每日出動二十架次以上之飛機到達臨沂縣城及近郊轟炸轟和掃射，軍民死傷數千，縣城之民房完全燬於燒夷彈，雖到處皆有防空洞之設，但百姓已無法聊生，即展開了疏散。臨沂城郊二十萬百姓，僅有受傷的四千人躲入了兩間教堂暫住，德國天主教聖言會大主教萬賓來氏（Mt. Rev. Karl Weber），及基督教長老會之美國牧師和一個入了中國籍的德國女醫生萬美莉（Maria M. Wagner）在兩所教堂裏懸起了巨大的希特拉之「萬」字旗以及藍十字難民旗，才搶救了這四千名受傷的百姓，和四十軍及海軍的受傷戰士。當時德和日本是聯盟的，但這兩名德國人卻對德日之發動蠻暴戰爭，深惡痛絕，由此亦可見德日必敗的一般道理！

到了二月十四日前後，敵軍坂垣部即全力猛攻蒼山，而磯谷部卻分兵二路南進，一路指向連雲，一路則繞過臨沂南進，在此情況下，我海軍及山東地方部隊，則只好移師臨沂城南、傅家莊、艾山以及向城鎮等地阻擋，四十軍則與日軍硬拼，數度肉搏戰發生於沭河岸上（沭河又名茅子河，冬日水淺而結冰），敵我戰於河道中。

當時四十軍尙用大環砍刀，一次激戰，總能斬獲敵人一百、八十之數，曾見一我方士兵於戰後休息之際，由腰帶下取出兩隻敵人之手，問其何以如此，則答稱頗喜該等手錶，又不忍割斷錶帶，倉促間只好連手剁下也。

由此小事可見我士卒勇猛之雄風，是故「大刀隊」之名，令敵寇聞之喪膽。如此血戰經月，敵之增援部隊，由青島及濟南兩路源源而繼。在臨沂南部之我海軍，雖終日在小接觸中，但傷亡之積累數字漸多，已有不能再戰之勢，臨沂東部之四十軍亦漸呈疲態（大部份傷亡並不在於戰鬥，而多爲日空軍之轟炸及掃射所傷亡）。適於此時我方生力軍陸軍第五十九軍張自忠部馳援而至，四十軍得五十九軍之助，更如虎添翼。張自忠將軍於七七事變之際原駐北平，北平陷，張氏未能撤離，一度與敵週旋，態度不明，輿論多謂其已投敵，但後由北平脫敵回歸後方，國人多不見諒，此時得再引兵前線，爲洗脫國人之懷疑起見，英勇異常，其行軍之速，達日行二百里，傳說有如神話，當到達臨沂後，未經休息即進入陣地，換下陣中之四十軍，使之得以畧事養息整頓，是時乃三月十日前後。

張自忠部增援痛殲日寇

當龐、張兩部之將領作了陣中會議之後，沂河沿線則重新佈署，安排下了一個計劃週密的陷阱，等待着日寇的投進。十三日之夜間，張部五十九軍之一個師，於夜十一時由臨沂城北門出發，先由橋上渡過西沂河，經過六里路再行涉水渡過東沂河，繼之順河北行二十里，停止後全師則暗藏於河岔子、北龍頭等數小村中。而四十軍一部，則向相公莊之敵軍衝鋒，未果，則渡沂河向臨沂邊戰邊退，傷亡不小，而日軍步步隨後追趕，四十軍退到距城僅一里路之東壽園，則立即回師迎擊正在沂河（六里濶）中西渡的日軍，而五十九軍之一部卻由臨沂城南，橫由沂河橋之南面渡河，而沂河東岸，藏於河岔子村一帶之五十九軍另一部份，則順河南下，直至沂河橋東，迎擊由沂河中退向東岸的日軍，如此四十軍及五十九軍兩面夾攻，日軍第五師團，就在這個河道中損失了兩個聯隊，當場斃河中之日軍足有四千人，負傷逃去者，以估計不會少過二千人，五十九軍及四十軍各一部，隨殘敗的日軍之後急追，直至日軍於臨時根據地蒼山及相公莊等處開出之裝甲車及小型坦克車前來接援時，我軍始停止追趕，但在這距臨沂三十里的一線上，雙方戰鬥了週餘，當地百姓稱這數日戰事爲「拉鋸戰」，意思是雙方打來打去，迨至十九日，日軍突然全線向沭河一東退去，當時五十九軍及四十軍的使命，在於保障臨沂，所以對於日軍的撤退並未繼續遠追。沈鴻烈屬下之張里元部（山東第三行政督察專員）立即前往收復了沂水和蒙陰縣。

但是殘餘的坂垣征四郎之第五師團，其突然撤退乃是有了新的計劃，由於此時磯谷廉介之第十師團東西兩路奔向魯南的部隊，已在隴海線之北，嶧縣一帶會師，坂垣殘部立即奔馳與磯谷聯結，而南京至蚌埠一線的敵軍，約有五個師團的番號，在指向蘇北及徐州，其中有著名的「關東軍」土肥原賢二所率的機械化部隊，由敵軍如此調動的形跡看來，明顯的在企圖侵犯徐州。

二月間繼四十軍、五十九軍之後，進入山東的有由四川而來的第二十二集團軍，該軍轄四十一軍及四十五軍，當進入山東尙未立穩腳步，即在三月中於滕縣遭遇上了磯谷師團的攻畧，當即被日寇消滅了一二二師全部，我方損失重大。當於臨沂方面正在痛殲日寇第五師團之同時，進入魯南的我方第二十軍團湯恩伯部及其所轄的八十五軍及五十二軍，卻在臨城一帶，又吃了敵磯谷部的一個小虧，毀了一個團，立即轉向微山湖東岸的地區：韓莊、嶧縣、棗莊一帶駐下，以當時的情況而論，我方之軍事目標，不過取作防禦徐州的佈防，萬料不到在不久的數日之後，將在台兒莊發生一個大快人心的大會戰，因爲直至在台兒莊與敵人遭遇之時，我方駐台兒莊之人數，只不過一個師而已。

蘇聯馬在美慘敗的一段古

史萬諾

蘇聯也有賭馬

據早些年到過莫斯科「大馬戲場」參觀的人說及，蘇聯也有賭馬的玩藝兒。資料顯示，俄羅斯的馬種，雖然含有英國或西歐的純種馬的血統，卻不甚高明，一般馬的潛質不過與中歐及東歐的賽馬相埒，尚非英國及西歐的等級。而蘇聯的賽馬方式及馬匹管理方法也太簡陋，加上政治制度的種種限制，當然引不起馬迷普遍的興趣。

莫斯科的賽馬通常也是下午一時開賽，在四小時內作十二場比賽。每場出馬不多，馬匹都屬於國家所有，而獎金只給騎師，跑第一約可獲四五百盧布（約值美金四五十元），第二得一半，第三所獲為第二的三分之一。跑道是泥地，賭馬的下注額以十盧布為單位。馬迷多屬於青年男女，下注不大，最多不過一二百盧布。騎師之中也有女性，馬伕也多屬女性，競爭亦不甚劇烈。

參加華盛頓大賽

且說美國的「華盛頓國際大賽馬」，例於每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曼里蘭的桂冠賽馬場舉行，習慣上盡力邀請各國名騎師及馬匹參加。一九五八年，該馬場的經理卡斯卡里拉靈機一觸

的賽馬場經理陀爾瑪托夫，邀請他選馬參加，同時並託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史密斯赴俄促駕。

「華盛頓國際大賽馬」的頭馬獎金達十萬美元，每年吸引美洲及南洲的各國名騎蒞臨參加。那一屆既有全歐冠軍馬卑利摩斯，又有初次從鐵幕裏來向自由世界挑戰的「蘇維埃打比冠軍」，所以甚況空前，入場觀眾達四萬零三百七十六人，據說是該馬場的新紀錄。



達賴喇嘛逃出西藏後與其母在印度接受記者訪問時合影。「中共刧殺藏族罪行」文見第八頁。（本刊資料室圖片）

莫斯科來的打比冠亞軍

無疑，那是世界賽馬史上的一頁有趣的記載，也是國際體壇的一幕滑稽劇。因為兩匹來自莫斯科的「紅色」馬兒敗得很慘。其中一匹第六，另一匹則第十，也即包尾第一。

原來那年七月，莫斯科舉行打比大賽，茄尼爾（由蘇聯名騎師那希摩夫執韁）獲冠軍，柴耶（由科佛羅夫策騎）僅敗。這兩馬都是「三三養馬場」訓練的。

馬場經理陀爾瑪托夫獲得蘇聯當局批准後，率領兩騎師，偕同馬場委員兼練馬師戈托萊勃及獸醫兼馬伕拉司科夫，一行五人兩馬，由莫斯科乘專機，直飛華盛頓。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清晨六時，華盛頓國際機場上聚集了許多記者，桂冠賽馬場經理卡斯卡先生安排了最隆重的歡迎儀式，舉凡閃光燈泡，電視攝影，「行人止步」，致歡迎詞……等等各套「貴賓蒞臨」的把戲應有盡有。

這位卡經理一眼看見蘇聯行家陀爾瑪托夫，立即笑逐顏開，飛步迎上，大聲喊道：「打死威打你呀，打蛙里士（俄語『你好，同志』），你終究做到了，赫魯曉夫同志也未會說『尼耶跌』（俄語『不』），來，謝謝上帝。」

記者們鵠候已久，於是一齊圍了上去，不約而同地問道：「你們會贏嗎？」

「我不曉得，」陀爾瑪托夫十足馬圈中人的口脗，作裝沉思一刻，加一短句：「也許，也許……」

這批紅色人馬，雖然衣衫襤褸，架子卻十足。比如打比冠軍騎師那希摩夫，笑起來現出一副狡滑的表情，

施麥克。他不願機場上的獸醫對那兩匹馬加以驗血的注射，經過翻譯的週旋，美方答應一切從寬，准予免驗，他才搖手微笑，欣然就道。

據當時目睹這兩匹馬兒的有經驗人士指出，兩匹馬的毛色可說是黯淡無光（純種馬有狀態時是毛色發亮的），瘦骨嶙峋，一副可憐的樣子，所謂「唔似冠軍相」正是牠們的寫照。而且馬的裝備，（類如馬鞍、馬韁等）也是最寒酸的。一位馬評家說：「這是否純種馬也值得懷疑，只可說好像兩匹純種馬，但如此瘦弱，怎能上陣與歐美第一流的優良純種賽馬競爭呢！」

顯然蘇聯的馬場經理陀爾瑪托夫也沒有信心，午餐時，他聲言：「我不賭錢，我對賭博毫不感興趣，我只希望我能目睹我們的良駒獲得勝利。」

這兩匹馬未到埠時，賭馬盤口是十五比一（等於香港賽馬五元下注派彩八十元）；當馬兒抵埗後，盤口即變成二十五比一。似乎誰也不看好這兩匹莫斯科的打比冠亞軍。

番鬼佬第一

抵美一個星期內，兩匹馬絕少試跑，居然出賽。

國際大賽有十四馬參加出賽。那是：

卑利摩斯（愛爾蘭馬，曾獲英國及法國的打比大賽冠軍，爲此賽的大熱門），索潑（也是愛爾蘭來的），水手的响導（澳洲），奧希尼（西德），都鐸王朝，克蘭姆（兩匹都代表美國），此外委內瑞拉與阿根廷各一匹，其餘便是蘇聯的茄尼爾和柴耶這兩匹瘦馬。

未排定，柴耶衝出，司閘員召回；又衝出，又召回。如是者六次方正式起步。這一次柴耶卻「吃塵」。

路程是一英里半。除了蘇聯的兩匹始終無威脅力之外，其他八駒競鬬激烈，各自爭先，過一哩後，都鐸王單騎領出，直趨終點，以三乘半佔先獲勝；水手的响導又以一馬頭（電眼判決）影相贏卑利摩斯得亞軍；索潑第四，奧希尼第五。

正式賽果以前五名爲止，此後不復紀錄，據圖片顯示，茄尼爾第六，柴耶第十，而且輸成條街，眞係失禮死人。

賽後亮紅燈，駕「水手的响導」的騎師格蘭（美籍）提出抗議，指控「都鐸王朝」一路干擾其坐騎，顯屬犯規，桂冠馬場的董事會，經過檢視紀錄影片及訊問各騎師後，判決「抗議有效，本賽冠軍歸『水手的响導』，『都鐸王朝』退到第二」。

孭鑊而歸

桂冠馬場之舉辦「國際大賽」，目的在振興這一個地處邊僻的馬會，邀請各國選派名駒參加；事實上，美國當年最佳名駒一向從未參加，遠非肯塔基打比大賽或卑爾蒙讓賽等可比。那次蘇聯賽馬頭子以爲有機可乘，抱着「無比優越」的信心前往，卻打錯算盤，漏了蘇維埃馬匹的劣底子，結果一行五人，抬蛋而歸，好不丟臉。幽默的人士當時猜測柴耶返回祖國後，可能會遭到「人道毀滅」的命運，而茄尼爾則可能「充軍」西伯利亞，度其拉車日子；然後赫魯曉夫會提出一個「改良馬種五年計劃」。

據專家考查俄國賽馬的血統，在一七九〇年至一八五〇年間，俄羅斯曾向英國購入十七匹會贏過英國大賽的良駒，作爲改良馬種的祖先。茄尼爾，俄語的意義是「裝飾品」，父母系祖先都是名駒；柴耶原意爲「衝鋒」，與威爾溫（一九五二年勝桂冠賽者）同一祖先。可惜在美比賽時六次「衝鋒」而不能陷陣。

「眞理報」的「馬後砲」

莫斯科的共青團「眞理報」當時正在對蘇聯足球隊在倫敦慘敗而加以檢討；得聞華盛頓的國際大賽馬，蘇聯兩匹名駒茄尼爾與柴耶又遭慘敗，眞是痛上加痛，當然難免又要放一輪「馬後砲」了。

據說，領隊陀爾瑪托夫替柴耶的騎師科佛羅夫申辯，說「美國人的起步方式無文化可言」；因爲科佛羅夫在自我檢討文中，有「當我想驅坐騎起步時，好像有人拉住我的韁繩」之句。其實，這匹馬經過六次「錯誤起步」後，脾氣大發，不受控制；而科佛羅夫的騎術有限，眼看其他九駒前奔，手忙腳亂，而馬的潛質又劣，故終嘗「第尾」之滋味。

不過，另一位「征美」騎師那希摩夫，卻對美國的賽馬並無怨言，他在眞理報上只說「俄羅斯的練馬方法亟待改良；倘若我們到了美國之後，能有較長時期及較重的操練課程，茄尼爾一定可有較佳的演出。」他好像不服輸的樣子，繼續寫道：「倘若我們（他和茄尼爾這匹馬）明年再去，另選別一匹馬同去，我們一定有所作爲。」

砌詞諉過

帶隊的馬場經過陀爾瑪托夫除了大彈「美國人的起步方式無文化可言」之外，又對跑道諸多挑剔。說什麼：「桂冠馬場的跑道不夠平坦，轉彎又太狹窄，所以，我們缺少公平的競賽機會。」

其實，每一匹馬都跑同樣的跑道，機會均等。若說跑道太硬，英國人猶可說不慣於泥地或煤屑地，因爲英國的馬場是草地的。蘇聯境內絕少草地，連草地網球場都沒有，遑論草地賽馬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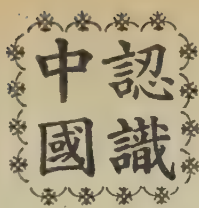
純血統賽馬第一流的訓練技巧，非高加索騎兵的慣技所可望其背項。俄羅斯的馬種本質既劣，訓練及餵養方法亦不夠水準，其敗固屬必然，大可不必諸多推諉的。

無巧不成書，那年蘇聯在體育運動上的倒運，除兩匹瘦馬在華盛頓獻醜外，更有冰球隊受挫於加拿大，足球隊潰敗於英倫，田徑隊爲西德壓倒，可謂累戰累北。大概那是由於「衰開有頭有路」吧。



在中共進入聯合國之後，部分香港的中國人，逐漸以中共爲他們的國家。就我個人來說，我並不如此想，因爲基本的原則是：一個人的國家似乎不好委託聯合國來決定的，因爲聯合國機構並不是也絕不能爲世界各地人民來決定他們的國家誰屬的。事實上有一些國家，並沒有參加聯合國，而該國國民或任何人決不能認爲那些國家不是國家。依據中共所強調的「國家要獨立」理念，這獨立性決不決定於進入或退出聯合國。

自從民族主義興起以後，很多人也在大談民族，希特勒強調了日爾曼民族的優越性，所以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共強調了「被壓迫的民族」，所以倡導「民族要解放」。希特勒的民族優越感，使德國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到今天卻分爲西東德。中共倡導的「民族解放」，也使中國遭受了前所未的有刼難。



國家·

新亞書院教授歪論

無論談國家，論民族，如果離開了文化便不得其體；尤其談論中國的國家和民族，而抽離了中國文化，恐怕是國亦不國，族亦不族。因此，在香港的知識分子，討論國家民族應該更踴躍，更活潑的，然而，脫離了傳統中國的文化而上下四方的高談濶論，用以消遣解頤，夢遊仙境一番則可，但想以做中國人的一分子來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有所貢獻的話，恐怕是走入了緣木求魚的歧途。

逕讀本年三月五日出版的「盤古」第四十五期「文化大革命座談會」中劉創楚君稱：「如今新亞書院許多教授說社會主義其實與孔學等無多大差別，大家都是救人吧了。」（見該刊第八頁），劉君不同意，我更不同意。當然，劉君並沒有指出是新亞書院的哪些「許多教授」。我頗覺得奇怪的是：新亞書院以研究和講授中國傳統文化著稱，竟會有「許多教授」說「社會主義與孔學等無多大差別」了。這方面我還能說什麼？好在研究和講授中國傳統文化的機構，大學和學人並沒有完全被新亞書院所包辦，否則，我們的國家民族還有什麼前途？因此，我愈法想起新亞書院的創辦人錢穆先生來！以及他最近完成的「朱子學案」。

國家觀念與文化

記得新亞書院有一位教授羅夢冊先生，在他曾著的「中國論」一書中，強調中國爲天下國。他說，中國一面有天下性，一面又有國家性，所以是天下國。他分析說：「一民族自治其族者，爲族國（民族國家）；一民族統治他民族者，爲帝國；一民族領袖他族共治者，爲天下國，天下國乃是超族國而反帝國。」

這段話，姑無論現在是否當對，起碼這是從傳統中國文化中來解釋中國的國家觀念。假如我們能再以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所表示的意念來對照一下，我們不難看出國家的理

橫眉語

香港前途的信心

從紐約到香港的勝家衣車公司產品部副總裁薛保樂對記者發表他對香港的觀感，認爲香港人對前途未具信心，他們目前只在靜觀時局的變化，不敢大刀濶斧，放膽去做。他說：如果香港人不求進展，將來便會落後，追不上時代。

薛保樂來了香港雖沒多少時間，他這個觀察倒十分正確，自國際間發生了一連串的變化，香港人對香港的前途已不像前時那麼有信心了。

因此，對一切長遠的投資，都小心翼翼，多持觀望態度。雖然，許多有眼光的觀察家都認爲香港的安定沒有問題，繼續發展大有可能。不過，空口說白話沒用，最重要的是英國政府和香港政府給予香港人信心，如果香港政府對香港的前途也缺乏信心，則香港人的信心何來？

有人認爲，若要使香港繼續發展，繼續繁榮，香港政府的一切施爲，最爲重要，如果香港政府對長遠的計劃不敢進行，就會打擊到人們的信心，在這方面，香港政府有很大責任。

喧傳很久的「地下鐵路」計劃，自從支持最力的郭伯偉、薛璞相繼下台後，新的財政司夏鼎基和交通事務處長惠柳新都是反對「地下鐵路」的人物，認爲地下鐵路未必能解決香港的交通問題。

知，這麼一大筆錢，還是省掉好了。但，這麼一來，就使一般人對香港的前途更失去信心，政府態度如此，誰還敢看好呢？

因此，許多人認爲，香港政府的「地下鐵路」計劃無論是否可以解決香港的交通問題，都不能讓它胎死腹中，政府若進行這一個長遠而龐大的計劃，也增加了人們對香港的信心，大家全力去發展，香港才會保持繁榮，否則，這個城市就會萎謝下去。

至於本來的局勢，誰也不能預知，可能變壞，也可能變好，機會是五十五十，何必爲未來未知的事憂慮？生活在香港的人對香港應該有信心。

韓素音無耻之尤

中共有不少御用外國作家，專門做塗脂抹粉工作，這些作家利用外國人對中共的好奇與神秘感，寫作有關中共的東西，在外國文化市場中相當賣得幾個錢，因此，在他們本身來說，也十分化算。

去世不久的史諾，就是其中表表者，因爲他是周恩來的「老友」，他說的一句話，往往被視爲中共「官方」態度的反映，使到史諾的地位，大爲提高。如果他不做這樣的作家，去寫愛情小說的話，恐怕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曉得史諾的名字。

現在又有一個黃面孔的「外國」作家走史諾這一條路，那就是「生死戀」的作者韓素音。這個曾經在香港當過護士的「外國」作家，近來相當受中共禮遇，經常作大陸之遊，每一次到過大陸後便到處演說，塗脂抹粉的賣力，比史諾尤有過之。其實，看

……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目前只講國家，不談文化，難道能任憑共產主義、階級鬭爭在中國土地上做其「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嗎？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亡天下之舉，「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矣」！

・文化

柳以青

民族觀念與文化

文化只是人類集體生活之總稱，文化必有一主體，此主體卽是民族。在中國歷史發展上來說，中國民族創造了中國文化，但是中國民族亦由中國文化而融成。

世界上有很多優秀的民族，創造出許多優秀文化，可惜的是這類的民族，逐漸中途夭折，使他們所創造的文化，僅供歷史上繼起的民族追慕效法，襲取利用。這端賴是他們僅完成了創造文化的步驟，而沒有達成再由這文化來融凝民族的步驟，如巴比倫、希臘和羅馬！

世界上恐怕也只有我們中華民族，他們創造了中國文化，同時又融凝了中華民族，使我們的民族逐步綿延擴展，日久益大，立於不可敗倒之地，以迄於今。這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特質，也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特質。因此，幾時談中國民族，就不能不兼及中國文化，特別是那一脈相承的中國文化，否則的話，是會南轅而北轍的！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得出，中共所倡導的「民族要解放」，從其引伸義和實際情形來說，是要把中國民族從中國那一脈相承的文化中「解放」出來。這方面雖然毛澤東有「敢叫日月換新天」的雄志，但卻在「一面倒向蘇聯」政策上敗退下來；雖然毛澤東強調了「槍桿子裏出政權」，可是中國文化的潛在「文鬭」力量遠遠超乎「武鬭」力量之上。雖然毛澤東在大躍進時呼籲「一天等於二十年」，可是，流在中國人民中的血液，先天地就有了中國文化的傳統氣味。決不是外在的壓縮力可以全部改觀的！

中西文化與涵化

我國文化對我們國家民族的關係是多麼密切，這裏我們更無庸質疑或是不能質疑。然而，在百多年來，我們國家、民族和文化所遭到外來的國家、民族和文化的衝擊、侵擾和影響不能不算鉅大。因此，在我這篇雖然強調了中國文化特質的文章，絕對無意全然排拒外來的文化的意念，因為我相信文化可以交流，文化具有涵化功能的，只要我們能在配合了傳統文化而選擇西方文化的精華，來更進一步的充實和發揚我們固有的優良文化，對我們的國家民族都是有利的，而且也是發展我們國家民族的正途！

……中共之禮遇有加，亦無非利用她向外國人宣傳。

最近，她在巴黎演說，又大放厥詞，她認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尙在人間，更認為中國內部政治局面突變的報導並不正確。

關於中共整肅和林彪被鬭垮的報導，外國通訊社固然透露了不少消息，中共本身，也發表過有關「劉少奇一類騙子」林彪的罪狀。

到目前，雖未有十足證據證明林彪已死，但也沒有證據證明他「尙在人間」。

或者，韓素音故作驚人之論，引起外國人對她的演說的注意，在接近中國大陸的香港人看來，她這些話簡直是胡言亂語，毫無事實根據。

卽如史諾認為中共會和國府進行和平談判，解決台灣問題，這也不過是故作驚人之筆，事實上不可能，韓素音不過以史諾為師，藉以登上「龍門」而已。

韓素音的話，顯得她無恥，她把中國人當做「死嘅」，其實她這一套，只可以騙騙無知的外國人。

勞改犯自縫嘴巴

列寧格勒附近一個勞動改造營，上月有十五名犯人把自己的嘴巴縫合起來，抗議營中的非人遭遇。

六名自縫嘴巴的犯人被轉送到列寧格勒的特別精神病院中，另外九名被就地加以幽禁。

據說，這類事件在蘇聯勞改營中經常發生，最近在西方國家出版的「我的見證」一書，作者馬齊柯慨述他在勞改營中的經歷時說：被關在營中的人，常有自毀身體的狂行。

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如果你三緘其口，以為可以明哲保身，結果，你會受到批評，加上莫須有的罪名。要說話，又要說得不出毛病，的確是非常困難的一回事。

有些人以為看風頭說話最聰明，但也時時撞板，因為共產黨的政策時時改變，當他們改變了，你以前說過的話，就會成為被鬭的根據。總之，說也難不說也難，這種苦，許多人都受過。

列寧格勒的勞改犯縫住嘴巴，是表示無言的抗議，可是此舉卻無異諷刺了蘇聯統治者箝制言論，這樣的諷刺，蘇聯的頭頭當然受不了，不但犯人要幽禁，或送往精神病院，他們當然認為這些人是精神有問題；連勞改營的頭頭也因此而被撤職。

熟悉內情的人雖然認為這是司空慣見的事，但在自由世界的人聽來，卻駭人聽聞，使人不由興起人間何世之感。人們由此也可以知道自由之可貴，在自由國家裏，這種事是絕無可能發生。

蘇聯實行了修正主義後，人民已較前獲得多一些自由，而在勞改營中，人們的遭遇仍然如此，在中國大陸，更不堪想像了。

香港每天都有很多大陸難民逃來，他們之中不少是下放青年，自文化大革命後就被關在勞改營。要知道中共勞改營的生活，他們會詳細地告訴你，他們遭遇的慘痛，較之列寧格勒的俄人，有過之無不及，這些人，都在等待着我們去解救。

萬人傑

選民登記

市政局爲推廣選民登記運動，除了在街頭、碼頭大事宣傳外，報紙、電視和電台也不斷地提醒各有資格的人士，辦理登記手續。

究竟每天有多少市民前來索取表格和登記，我當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卻願在此特別呼籲夠資格的香港市民，踴躍地去登記，將來爲選舉市政局議員，投下自己神聖的一票。

在過去，人們對香港政府的作風，以及對市政局的職權，總是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在選民資格上來說，有人以爲該放寬，使得本港滿二十一歲的人士，都有選舉權，好過以現有的固定限制，有人以爲市政局的職權太少，應該放寬市政局的管理範圍；有人以爲市政局的民選席位不多，就現有的職權內，也無法發揮民選議員的作用。更有些偏激的人士稱：市政局民選議員的選舉，只是民主的櫥窗，不是全部民主。

歷年來對於以上的意見，不知聽了多少次，當然，每一方面的發言人，我都承認他們有他們的見地和理由。不過，我總以爲凡事總不能一蹴而成的。假如目前有資格作選民的人士，對選民登記漠然的話，我並不相信放寬選民資格後，就會產生熱烈的情況。

市政局的職權像現在一般，還提不起選民前去投票的興趣，我也不敢相信，放寬了之後，選民投票的興趣就比較濃厚。

民主櫥窗的形容詞，固然有其尖酸刻薄的地方，然而，對一些民主制度之措施都沒有必然的反應，全部民主的制度如何能反應適當？

所謂民主，並不只是一個理念，而是要依照民主的規矩逐步加以鍛鍊和實現的。先進國家的全民投票，也是逐漸演進而來，似乎不能立刻要求對部份民主制度反應還不熱烈的香港市民，就以這一條件而實現。

職權的擴大，對競選市議員的候選人，可能是由於爲市民服務的熱心，誘惑較大，但對參加投票的人，是否也同樣的具有誘惑力呢？

因此，我以爲：就現有的制度與職權，都不該是削弱有資格選民登記熱誠的。起碼每一位領署民主精神的人，應該義不容辭地去辦理登記手續，將來在選舉上投下神聖的一票。

選民登記的多，就憑這一現象，香港政府的政策，也便會更加重視民意；投票的人數多，更可以使民選議員在市政局的諸多職權發生更大更多的效力。

民主制度的發展是要視乎本港市民對民主制度的參與程度和熱誠來決定和推進的。要求民主的言論固然重要，但是，參加民主的實施恐怕更爲重要。

奴性

自黃帝算起，中國有五千年歷史了，即使只從殷商算起（有文字記載）也有三千多將近四千年歷史了。奴隸社會制度在中國存在的時間並不太長，中國在戰國時代已開始踏入封建社會，而歐洲國家直至工業革命才解放農奴，俄國則更遲，「解放」農奴距離今天只有五、六十年歷史。中國的奴隸社會既然結束那麼早，何以中國人的奴性竟然那麼重？這種奴性是來自蒙古人統治中國的元代，或是來自女眞族統治中國的淸朝？抑或是「古已有之」，與生俱來的？

香港由於環境特殊，英國殖民者的氣焰老早已經收歛了，再也不敢把中國人視爲下等民族。但很奇怪，仍然有不少黃皮膚的中國人，硬是要把自己當作奴隸，硬是要把洋人當作主子。本來是綳得緊緊的臉部肌肉，一看到鷹鼻藍眼的洋人，立刻自然而然地鬆弛了，並從那下垂的嘴角處，浮起一個諂笑；本來是兩眼朝天，傲然地擺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樣子，只要眼角瞥見洋人的背影，馬上變得彎背哈腰，露出一付卑賤到再也不能更卑賤的樣子。

這類鏡頭，在此十里洋場，幾乎是無處不可以看到，大腹賈活躍的商場如此，「公務員」吆喝連聲的機關也是如此。大腹賈奉諂洋人是爲了做生意，爲了賺錢，似乎有他們的理由。政府機關的官員，向洋人陪小心，似乎也有他們的道理，因爲他們的頂頭上司大多是洋人，難保這位老番不是上司的至親好友，得罪了他可不是好玩的。然而也有一些人並沒有必須奉諂老番的充足理由，但一看到老番就不由自主地巴結奉諂一番，日前又看到這類令人作嘔的鏡頭，至今還覺得胃部不大舒服。

「復活節」假期後第一天，我到某銀行分行提欵，放了幾天假，顯得比平日更加逼擠，裏面已經排了一條長龍，只好跟在龍尾上。那間分行只有一部電腦，而那部電腦又恰巧出了毛病，十分八分鐘才能辦理一個人存欵或提欵手續，因而長龍也就愈來愈長了。這時有一位洋人走進來，看了長龍皺了皺眉頭，但也乖乖地排隊，他約摸排了三、四分鐘，有一位職員偶然抬頭，看到老番排隊，臉上馬上堆上諂笑，問明老番的目的之後，馬上把老番的手中支票接過去，特殊辦理。只消半分鐘，我以爲這位老番必定是這間銀行的大客戶，後來問一位在這間銀行工作的朋友，才知道老番並不是什麼大客戶，只是拿支票兌現欵而已。而且其面額也只不過是普普通通的三幾百元。

我們找不到老番必須優待的「充足理由」，無辦法只好把此事歸咎爲部分中國人的奴性。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向是號稱禁賭的，除了英女皇御准的賽馬與「進欵作社會福利」之用的政府彩票不算賭博之外，一切賭博均屬非法。

然而，禁者自禁，賭者自賭，太平山下賭風之烈，已是有目共覩的事實。有號稱「耍樂」麻雀公司、外圍馬、外圍狗、字花檔、牌九、番攤、甚至還有鬬蟋蟀，五花八門，名堂甚多。假日還不少豪客聯袂到澳門，大賭特賭。可見香港市民中賭仔甚多。

由於賭風熾烈，成了社會問題，所以不時爲關心社會的名流所注意。但七八年來，大家都圍繞着「禁」還是「開」兩個字做文章。一九六四年，當局甚至還委任過一個「賭博政策諮詢委員會」來專門研究賭博政策，但因遭大多數社團及社會名流反對開賭，當局還是繼續執行禁賭政策。

飲鴆止渴

不久以前，關於賭博應予合法還是非法的爭論，又甚囂塵上。有人認爲，既然賭風熾烈，一時無法禁絕，何不寓禁於徵？主張開禁，徵以賦稅，以達到逐步禁絕賭博。有一位鄉議局議員還替當局打過算盤，說如果開賭，政府每年可增稅收三千萬元。有的人說話比較坦率，認爲以其枱底交易，不如使賭博公開合法。但也有人持反對意見，認爲讓賭博合法化，足以貽害社會，會帶來無窮禍患，不僅影響社會治安，且會影響經濟發展。見仁見智，各執一詞。但港府發言人答某報記者詢問時，曾表示政府無意將賭博合化。

最近，這種爭論已來了一個躍進。據報載：由輔政司署、立法局、警務處、民政司署及新界民政司署等幾個政府部門首長，聯合研究有關現在本港賭博問題，將於短期內提出一份報告書，呈交港督審核決定。這是一九六五年以來，第一個關於賭博問題的報告書。報紙說本港賭博是否合法化，在短期內似可作出決定即是據此。

而即將呈交港督之報告書，據猜測，內容是主張改變現行賭博政策，實行賭博合法化的，並且還提出處理賭博合法化的方法。想象中是一份頗爲全面的報告書了。

對於當局諸公及社會名流的遠見卓識，筆者無可置評。是利是弊，自然有人去打大算盤、小算盤，但筆者倒願意也來一個「舊事重提」，在本港歷史上，一八六七年，當局鑑於香港賭風之烈，曾經一度以寓禁於徵的名義開賭，結果令賭商大走法律罅，使私賭更泛濫成災，後來當局只好又頒下禁令。鑑古觀今，開賭是否可行，有勞當局諸公去研究了。不過，歷史的教訓是：寓禁於徵無異飲鴆止渴。

英菲

……的拍……也與日俱增，電視節目出了錯誤時，節目主持人便往往首當其衝，成爲被抨擊的對象。我的一位朋友是電視迷，但常常看到吹鬚碌眼，向我敍述節目主持人的烏龍趣事，我雖少看電視，卻也因此知道一些由電視台鬧出的笑話。去年，前任港督戴麟趾爵士卸任離港，其夫人則因病仍留港治療，戴督離港不久，旋即回來探望其夫人，電視台當日在報導這則新聞時，說了一句「戴麟趾爵士捲土重來」，我那位電視迷朋友認爲「捲土重來」這成語用錯了，指責新聞報導員「水皮」。（按：崔在清明日遊桃花莊，因緣結識了一位「情意甚殷」的靚女，次年清明再去時，不得其門而入，留詩門上，嗒然而返，數日後再往，靚女已絕食死，崔入視之，女復活。）

河山誠美妙，城市失
歡笑。
閱報聽收音，雪郊樣
板人。

我聽了一笑置之，因爲即使新聞報導員在報告新聞時用錯成語，也不能怪責他們，錯的只是電視台的新聞撰稿人，如果新聞稿上當時用了一句「卷土重來」，報導員也要照唸如儀的。

電視藝員與博士

在無線電視的「校際問答比賽」節目中，有一項是錯字辨正，習慣上，螢光幕映出的詞句裏面只有一個唯一的錯字，但在最近的一次比賽中，螢幕映出「長途拔涉，披星帶月」八個字，節目主持人只指出「拔」字錯誤。其實「帶」字也寫錯了，應該是「披星戴月」才對。那位朋友因而吹鬚碌眼，說主持人知其一不知其二，教錯學生云云。

這朋友看電視時心水之清，我非常佩服，但看到肝火上升，則似乎不必。如果他知道在比電視台校際問答比賽更具教育意義的「朗誦節」中，也出了類似「教錯學生」的錯誤時，恐怕他會爆血管。

今年的「朗誦節」，某校朗誦一首「春歸曲」時，竟然把「鶯啼」唸成「鶯唬」，且竟然獲得冠軍。這個「唬」字只是「啼」的另一寫法，是鳥鳴聲，「唬」是虎叫聲，這兩個字很容易分辨，絕不應該弄錯，在「春歸曲」裏，無論在音韻、意義上，決不能把「鶯唬」改爲「鶯唬」，（唬字雖也可解作鳥鳴，但必須讀「號」音，與春歸曲裏的迷、西等字押不上韻。）

著作等身的博士在這場朗誦賽中擔任評判，將冠軍給了「鶯唬隊」，唸對了的「鶯啼隊」卻名落孫山，博士在賽後也沒有指出這個決不能錯而又極易發覺的錯誤，證明他並不是一時疏忽，而根本「唬」「唬」不分。

連我們的博士對字詞辨正也是如此不濟，而電視台的節日主持人又並非什麼博士，想到這兒，大概再不好意思怪責他們「水皮」了吧？

江城子

寒窗雜憶

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在大陸暢銷的程度和影響之廣泛，可以追得上司湯達爾的「紅與黑」的，要算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這兩本書寫作和出版的年代雖然相隔甚遠，但卻有一個突出的共同點，就是主張個性解放，歌頌個人奮鬪。

對大陸青年知識分子來說這一點卻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東西。

自從「解放」以來，大陸知識分子的命運老早已經爲「黨」所安排好了，踏入大學校門，就等待畢業分配，「黨指向那裏」，知識分子就必須奔向那裏，指向內蒙古，你就得向茫茫沙漠進發，指向五指山，你就得到熱帶原始森林中嚐嚐虐疾蚊的滋味。沒有選擇的機會，也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

而所謂「祖國需要」也者，只不過是「黨老爺」的官腔而已！塔里木需要，莫非黃埔江就不需要？長白山需要，莫非珠江支流就不需要？所謂「黨指向那裏？我們就奔向那裏」，而所謂黨的手指，並不是毛澤東的手指，也不是周恩來的手指，而只是大學（學院），人事處屬下的學生科科長及其職員，科系秘書，團總支書記等人的手指而已。別看這批人官並不大，但卻操縱着千百名大學畢業生的命運，他們可以憑自己的好惡，憑自己的喜怒，去決定一批又一批青年知識分子的命運。

做爲一個人，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已經夠可悲了，何況還被這些芝麻綠豆般大的「黨老爺」所操縱？在「社會主義祖國」的土地上，每一個青年都不必進行「個人奮鬪」，黨也不允許你們「個人奮鬪」，可以說一生下來命運早已爲黨老爺安排好了。生於「黑五類」之家，「父親反動兒混蛋」，不想死就必須忍受被人侮辱一輩子。生於當權派之家，「老子英雄兒好漢」，自然前程似錦，「黨老爺」早已爲他們鋪好接班之路。

正因爲在中國大陸沒有奮鬪的自由和權利，所以知識分子羨慕、欣賞于連和克利斯朵夫個人奮鬪的生活。正因爲他們對現實生活既感到失望，又無可奈何，所以他們把精神沉浸到文學著作中。

有人希望能夠回復唐、宋時代，在蘆葦叢中泊着一隻小船，三五知己，舉杯邀月暢飲；有人想過俄羅斯的莊園生活，騎着一隻駿馬，在廣漠的草原上奔馳；有人希望能夠生活在十九世紀的西歐，像于連、克利斯朵夫那樣獨自奮鬪，不要別人的憐憫和毫無價值的同情。

西歐名

大陸的青年人，知識水準愈高，對西歐文學名著的愛好也愈深。初中學生或許還只看看「鋼鐵怎樣煉成的」，高中生大多數都捧着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杜思朵也夫斯基、雨果、左拉、狄更斯等人的名著來啃，啃了一本又一本。

大學生除了對名著有興趣之外，也開始注意閱讀名人的傳記和歷史，拿破侖傳也是大陸最受青年知識分子歡迎的傳

科學事業進步，交通工具發達，隔洲越洋的旅程，人們可以朝發夕至。科學的進步方便了一般人的旅遊，卻也方便了國際性犯罪集團更容易進行犯罪勾當，使他們一天內可以在兩個以上不同的國家進行罪惡活動，一個星期內可以在三個不同的大洲上面「工作」，突破了國界、洲界的障礙。最近數年來，國際性犯罪集團不斷地變得更有組織、更龐大、本領也更高強；他們的罪惡活動不但遍及全球，沒有疆界，而且活動的範圍也非常廣泛，從詐騙、刼掠、販毒、印製僞鈔票、僞造護照到販賣人口均無所不幹，其中尤以詐騙、刼掠和印製僞鈔票，給各國帶來的困擾最爲嚴重。

目前，專門應付國際性犯罪集團的機構是國際刑警組織。國際刑警組織於一九二三年成立於維也納，現在刑警總部是設於法國的巴黎。國際刑警組織的辦事人員，爲了有效地對付那些「國際罪犯」的活動，與自由世界各地八十多個警察部隊，經常均保持密切聯繫。據有關的資料顯示，國際刑警組織設立四十九年以來，平均每年辦理的「國際罪犯」案件約四千宗，而將罪犯緝捕歸案的破案率亦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見國際性犯罪集團的犯罪行動雖然是科學化，但他們仍不是國際刑警組織的對手。

最近十年來，國際刑警組織辦理的案件，以詐騙、販毒和印製僞鈔票所佔的比率最多，「國際罪犯」的成員中，屬於自由世界各國的黑社會分子雖然不少，但屬於共產國家的「人民」也頗多。由於在國際刑警組織的檔案中，存有世界各國曾經犯過罪案的狡猾罪犯，以及許多可疑罪犯的詳細資料，故對那些屬於自由世界黑社會分子的「國際罪犯」成員，只要證據翔實，則緝捕大致不會困難，因爲無論罪犯逃到天涯海角，國際刑警都可以對他天涯追踪，在當地警察部隊的合作下，很快便可把藏匿的罪犯逮捕。

專門對付罪犯的國

但對屬於某些共產國家國籍的「有背景」罪犯，國際刑警在執行任務時就感到頗爲棘手了；這種「有背景」的「國際罪犯」，案發後如果他仍在自由世界的國度裏逃亡，國際刑警是可以追踪把他逮捕的，苟若被他走先一步，返回了共產國度的領土，而某些共產國家又不容許國際刑警涉足其國土的時候，便唯有讓罪犯逃之夭夭，在國際刑警組織中成爲一種「懸案」了。

在國際刑警辦理國際性犯罪案件中，以往並不乏讓共產國家「有背景」罪犯漏網的事例。一九五五年前後，一個亞洲共產國家，派遣了一批受過嚴格間諜訓練的犯罪能手，前往西歐的小國盧森堡，以經營商務作掩蔽，從中進行印製僞美鈔及僞馬克，大約經過半年以後，即給國際刑警組織找到了線索，並進行嚴密佈置，企圖把該批「有背景」的國際罪犯一網成擒。

卻不料該批間諜英才的消息無比靈通，當國際刑警配合當地警察部隊採取行動時，他們早已人去樓空，在那個所謂

大陸……（下）

待旦

中國大陸的青年學生都渴望看書，但有許多書卻是欲看不得。大陸禁書之多實在出人意料，美國的名著「飄」、「琥珀」都是禁書，連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也不準看。而有描寫性愛場面的意大利名著「十日談」卻禁得更嚴。要大學教師才有資格借閱。我當年為了一看「十日談」不知花了多少嘴舌才說服一位要好的助教，我躲在他的宿舍裏看，至於「飄」和「琥珀」，雖為禁書，但私人藏書倒存有不少，比較容易借到。二十世紀的西方作家，則一個也沒有介紹，筆者雖然讀了幾年中文系，但連毛姆的大名也是來港後才知道的。

中共一方面要求青年「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卻又害怕讓青年人瞭解世界，不但不讓青年接觸現代西方的文學著作，甚至推而廣之，有一段時間，批判「厚古薄今」、「厚洋薄中」時，有一些中學行政人員甚至擅自作主，連「紅與黑」、「約翰·克利斯朵夫」、「大衛波科菲爾」等歐西名著都禁止學生借閱。

曾記得一九六三年我在海隅一間中學任教時，那位「官老爺」書記連初中也沒有讀完，有一次我跟別一位語文教師談起西歐文學作品的副作用時，恰恰被黨委書記聽到，他馬上對我們說，以後就不準學生看那些書。我向他解釋了一大堆不能禁止學生閱讀的理由，不料黨委書記竟然說：「那就介紹他們多看毛主席的著作，多看點魯迅先生的著作，咱們毛主席和魯迅先生的文章難道比不上洋鬼子的好？」眞是令人啼笑皆非。只好遵命照辦，不過，我們不照辦也不行，因為圖書館已奉命把西歐名著統統從書架上拿下來了。

「文革」運動中，西歐和蘇聯文學作品的遭遇，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必說什麼。

法國記者遊大陸，會見劉大杰教授時，為了看到「紅與黑」在課堂上被當作反面教材而沾沾自喜，這種感情甚易理解，只是未知尼克遜訪問大陸以後，「飄」和「琥珀」開禁了沒有？

許多人反對尼克遜訪問大陸，我倒是不怎麼反對的。我非常希望中共能夠跟美國達成交換記者和文化交流的協議，讓大批美國記者到大陸去，讓西方現代的文學作品介紹到大陸去，讓大陸人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瞭解現代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別說歷史不會重演。滿清閉關自守時尚能站得穩，人民也以為中國是天朝大國，認為皇帝是「聖上」，是永不會犯錯誤的神，人民只能「忠君」，而不能造反。但當「閉關自守」被沖開缺口，西方貨物源源湧進之後，人民也逐漸知道「君非君」了。辛亥革命的砲聲也打響了。倘若中共也打開大門，誰敢說它不會重蹈滿清的舊轍？

（完）

……警組織

凌山

商業機構裏，只留下兩架印偽鈔票的機器和幾堆來不及焚化的偽馬克。國際刑警組織雖然掌握了可靠的資料，證實該批曾在盧森堡活動的罪犯，乃是直接由某共產國家政權派遣的人員，但是，當他們逃回了原籍以後，國際刑警組織便即變成無計可施。

該宗龐大的印製偽鈔票案，被檢獲的「贓物」雖已成鐵的證據，但對「犯人」卻無法逮捕，看來便也只好無限期成為「懸案」。除非有一天那批罪犯再離開某共產國家從事其他活動，國際刑警組織才有機會將他們逮捕，但這種情形，在實際上恐怕絕難發生。

國際刑警組織對上述的特殊罪犯雖無法徹底有效對付，但對一般性的國際罪犯來說，當前的國際刑警組織卻是他們的最大尅星。去年，一位以販賣毒品、偽造鈔票而謀利的美國人曼荷夫，因為「生意」上的需要，獨自前赴地中海沿岸一帶與其圈內人接洽；曼荷夫鬼祟而神秘，以為本身的行動一定神不知，鬼不覺，殊不知國際刑警組織老早已收到美國毒品檢查局所供給的情報，當他從美國啓程前往地中海沿岸時，沿途已有人一直在監視着他的每一個行動，結果，當曼荷夫抵達地中海後，不但他束手被捕，而且連他在馬賽、羅馬、雅典等地的同黨也都落網，使以曼荷夫為首的國際性犯罪組織立即解體。

一九六九年，國際刑警組織也曾破獲過另一宗組織龐大的偽造鈔票集團，這個偽造鈔票集團的黨羽遍佈歐、美兩大洲，而印刷鈔票的地點則是設在國際刑警組織總部的所在地巴黎，他們購買了一間巴黎的印刷廠作為偽造鈔票的掩護。國際刑警組織得到了西歐各地有關偽鈔票的報告，並經過周密研究後才開始行動；一天清早，便衣警察聚集在一條僻靜小街上，他們匿伏了四個鐘頭，才聽到印刷機開動的聲音，印刷機開動不久，刑警人員即向內衝，結果人贓並獲，破獲了這個專門偽造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西班牙和瑞士鈔票的龐大偽鈔組織。

由於國際性的罪案仍未受到嚴重遏制，年來國際刑警的組織不但更為加強，情報網也特別擴大。目前，當國際刑警組織追緝一位罪犯，而又偵悉了該罪犯的行止有所變動時，該罪犯所離開的國家所屬的聯絡處，便立即會以密電通知巴黎的國際刑警總部；國際刑警總部再利用無線電傳眞通訊設備，把罪犯的容貌，照片和指紋通知各地，佈下天羅地網，使其無法逃遁。當前國際的犯罪組織雖然大都頗為嚴密，但對「國際刑警組織」這個名稱，犯罪分子仍無不聞風喪膽的。



由辛亥革命說到大陸現狀

古鶴翔

在一九一一年，卽辛亥年，滿清政府宣佈將「川漢」及「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引起了四川、廣東、湖南、湖北四省人民的反對，其中以四川人反對得最劇烈。於是滿清政府便調湖北省的新軍到四川鎭壓，當時留在武昌的新軍早已與革命黨人有聯絡，遂於十月十日起義，佔領武昌、漢陽、漢口三鎭，逼黎元洪爲都督，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武昌起義後一個月內，卽有江蘇、廣東等十七省相繼獨立，並派代表在南京開會，成立臨時政府，公推孫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定都於南京，這時已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了。

我們回顧這一段歷史，卽可以推斷我國今後的命運。我們知道，滿清政府的腐敗與殘暴，遠遠比不上今日的中共政權。在滿清時代，還沒有千萬青年冒死逃亡的悲劇發生，更沒有「文化大革命」等怪事出現；卽使義和團憎恨的也只是外國人，而「紅衛兵」則連本國人也憎恨，以至孔子、孟子、岳飛、七十二烈士等中國民族的精華也遭殃！

或曰：旣然如此，何以毛共至今仍威懾美帝，而且繼續在世界各地搗亂？答曰：中國是一個大國，毛共表面上控制着七億人口和大陸上的土地，又擁核子武器，表面上確是「强大」的。

可是，七億中國人民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忠於毛共的？有多少人是反毛反共的呢？這卻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外國人無法瞭解，也不能瞭解這情況。要瞭解這情況，最好向逃亡出大陸的難民查詢。其實人們寧死於驚濤駭浪中，而不願在自己的國土內苟活，這事實本身已足以說明中國人民的願望了。

自從「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人民都清楚毛澤東共產黨的眞面目了，目前的毛共政權，實在與安史之亂以後的唐皇朝相似，亦與太平天國的清皇朝相似，「中央」的大權已旁落了。

劉少奇之垮台，林彪之「粉身碎骨」，都指出了毛共政權的末路。卽使毛周衷誠合作，毛共政權也無法起死回生，何況毛周之間，必將發生劇鬬？

在這裏，筆者想引述一些小新聞，用以證明毛共政權的必亡：

㈠據粵東消息：粵閩地區，近日出現一反共秘密組織，極爲活躍，且在迅速壯大中，很多下放知識青年和工農羣眾紛紛加入。該組織是由一名姓翟的林彪分子所領導的。在三月十日，前中共汕頭市「副市長」楊坤山、汕頭中學「校長」凌遠，均因涉嫌與該組織有關而被扣押。

㈡在三月三日晚上九時許，廣州黃埔倉庫發生爆炸，正待外運之數百箱貨物被炸毀，其中以鷄蛋損失最重。附近居民私下裏猜測，此乃林彪系的破壞行動。

㈢中共湖南省電台在三月六日廣播說：「金長公社受劉少奇三自一包黑貨的影響，資本主義傾向嚴重，階級敵人煽動。……」這廣播，不是已供認人民反共的嚴重情況了麼？

㈣粵東羅浮山聯和福田的中共兵營，係秘密訓練「抗美援越志願軍縱隊」的訓練所。其所長一職，向由四野一五七二部隊長（師長級）高戰擔任，三月份起該所的軍械庫、物資庫及糧倉，連續發生焚燒事件，損失重大，中共「廣東軍區」電召高戰赴穗報告。高不敢應召，於三月十日晚，駛車到設立於羅浮山青虛觀之陸軍醫院，藉口治病，於凌晨吞槍自殺。

㈤粵東沿海各地發現「青年之聲」電台及「青年之聲」月刊，寶安、惠陽、東莞、海豐、陸豐、普寧、汕頭各縣市沿海民眾，均輾轉秘密傳閱。在三月十七日，由深圳開往惠州汕頭線之公路客車抵達汕頭總站時，發現車尾貼有「恭祝總統蔣公連任」，「向反攻復國與革命建國的道路繼續進軍」等標語，下署「粵東反毛青年之聲月刊同人製」字樣。

㈥連貫惠陽、博羅、東莞三縣的東江下游潼胡圍東江輸水總站，粵共正在增築水壩和基圍，由「惠陽專區革委會」抽調惠陽馬莊公社之河橋生產大隊，博羅縣之嶺明生產大隊，東莞縣之蕭岡生產大隊協同工作，潼胡圍「革委會主任兼糧食廠廠長」伍武以各生產隊不受指揮，核減他們的糧食配額，各生產隊怠工抵制，伍武派場警將三個生產大隊長馬祥福、魏永年、周華生扣留。各生產隊要求釋放，被伍武拒絕。在三月十三晚深夜，糧廠突然發生大火，因各隊不積極施救，致損失損重。伍武遂將三個生產大隊之中隊長戴韋、胡順基、謝棠等扣解惠州。

㈦在福建大田地區，一個以中共退伍軍人爲主的林姓幹部，組織了「中國

人民反共聯盟」，許多反共青年，下放知識分子和農民，紛紛參加。他們以大琼山為基地，四出搶刧共軍的武器和糧食，並將所得物資贈予農民，共軍曾多次設法圍捕，均無所獲，這個組織，正在繼續發展中。

(八)福建南安的梅山水庫及發電廠，於去年九月中旬曾被反共志士炸燬，梅山、溪尾等地區曾遭洪水淹沒。中共聲稱是國民政府特工所為，並濫捕嫌疑分子，在泉州處決七人。且暗示不准僑胞返鄉探親。

(九)在三月十二日，中共新調往惠陽地區的「部隊長」鄧霖雄獲得密報，在蘇東坡妾侍王朝雲之墳墓一帶，掘出大量卡賓槍、機關槍、手榴彈、炸藥以及各式巨砲。原來這批軍火是中共「惠陽軍分區司令部」「司令員」畢務本、「副司令員」繆哲明、「主任參謀」邱光等所秘密埋藏，準備內戰之用的。

(十)中共「博羅縣革委會副主任」韓國松在三月十日，乘廣增博公路汽車前往柏塘，當車經公庄區井水龍站阿姨山上斜坡時，忽有武裝隊伍三十餘人，喝令停車檢查，見韓國松坐在車頭座位，大聲對韓說：「請韓同志下車。」各搭客下車後，武裝人員將車焚燒後撤退。

上引十則「小新聞」，只是隨手檢得的資料，若要把所有資料一一引述，實在抄不勝抄，引不勝引。——這些「小新聞」，正是中國人民反毛反共必勝信念的根據。

我們再觀察一下毛共高層的動態罷：周恩來從高呼「擁護江青同志」的醜態中抬頭了，「大軍閥」朱德又在排名上騎在江青頭上了，毛澤東最憎恨的陳雲又成為「西藏地區負責同志」的頭頭了。在「文革」時曾被毛共鬥爭的陳毅，在不久前死了，毛澤東被迫向他致哀。由此可知，周恩來已挾制了毛澤東，毛澤東會甘心麼？他能不設法擊敗周恩來，以培植枕邊人的地位麼？看罷，毛周的惡鬥，不久將會發生！毛澤東說：「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在急字令下，「大躍進」和「文革」都飛快地出現了，林彪被鬥倒了，毛周之爭，決不在遠！董必武已成為「代國家主席」了，朱德又抬頭了，「人代會」何日能召開？「憲法」如何修改？這是中共難於解決的問題！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原有毛澤東、林彪、葉羣、江青、陳伯達、李作鵬、邱會作、康生、謝富治、葉劍英、朱德、陳錫聯、吳法憲、周恩來、黃永勝、劉伯承、許世友、李先念、張春橋、姚文元、董必武等二十一人，現下林彪、葉羣、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吳法憲、陳伯達已垮台了，謝富治死了。毛澤東對此，能不心寒麼？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原有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五人，目前林、陳已垮定了，康生則成為問題人物。毛周相爭之局已形成！

在這情況下，可知毛共不但為全民所恨，其統治階層亦已由上至下全面分裂。只要中華民國反攻復土的號角吹遍大陸，只要仁義之師迅即在大陸各地插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則七億人民以及共軍共幹，都必將響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孟子又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蔣公獲得國大代表空前的多數推選連任總統，毛澤東眾叛親離，由此可知，只要國軍一動，毛共必潰。辛亥革命的史實，孟子之言，大陸的現況，均給予我們這確信。

毛主席犯錯誤？

詠輝

據中共海南電台四月七日透露，海南島陵水縣毛派分子，不滿新當權派藉「落實幹部政策」之名，起用被打倒了的「走資派」而淘汰「革命闖將」。新當權派一面以強制手段執行，一面向毛派分子解釋道：

「老幹部經歷了長期革命鬥爭的考驗，是黨的寶貴財富，是革命隊伍中的骨幹力量，能否正確對待與大膽使用，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是關係增強黨的團結，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大事。」

令人不解的是：一、「老幹部」既如此「寶貴」，毛澤東在「文革」時為什麼要十次公開接見「紅衛兵」，號召「小將」去奪老幹部的權，並將他們鬥倒鬥臭。

二、「文革」，以「三結合」的方式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這一新的「權力機構」，各項人事、職務分工早已安排妥當。據毛澤東當時的「指示」，新的「領導班子」要依照「精兵簡政」和「一元化」領導的原則。現在再把舊「領導班子」原班人馬全部起用，豈非又形成一個人浮於事的混亂局面？

三、要避免人浮於事，當然又要清洗一批文革後吸收的新幹部，這一來，老幹部問題解決，新幹部問題即告形成，豈非造成惡性循環？

四、據說「現在全縣科、局長以上的幹部，絕大部份參加了各級領導班子」，亦即表示回復了「文革」前的原狀，是則「文革」本身豈非是一錯誤？據說「文革」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現在指「文革」錯誤，豈非暗示毛主席本人領導錯誤？

若上述四點疑問新當權派無法向毛派闡釋清楚，則預示他們的所謂「幹部政策」決難順利落實，即使落實，也將必然出現反覆。如此，「大亂」之局又告出現。

每期小說完



「白鼠」

——田韋

烟灰盅裏的烟蒂已堆得像個小山。

小餐室裏到處都蒙着一層水氣，混和着繚繞刺鼻的香烟，悶得叫人喘不過氣來。

窗外，烟雨霏霏，和屋子裏一般的迷濛。是早春二月了。

李萍呆呆的注視着烟灰盅裏烟線的烟蒂，嘴角肌肉不規則地扯動着。

我伸手按熄了一星烟火。

他慢慢的抬起頭來，轉向窗外。

「小李，走吧。」我吁了口氣，看着他。

分手兩年，他老了十年了。額頭深深的皺紋，眼角密密的魚尾和憔悴的臉孔，這在兩年前是沒有的。像經了冬的枯葉——是的，經冬的樹葉。

我望望牆上的掛鐘，是七點了吧？光綫太黯了。

「走吧，小李。」我再一次道。

「小田，你……你自己去吧……」他仍然望着窗外，可是，窗外是一片矇矓。

我默然了。

許久，我站了起來。

「好吧，我自己會去了。」我艱難地說道：「不過，小李，你應該休息的，身體要緊。」

說完我就後悔了，多可笑，我說的多空洞、幼稚，咳！我看見他眼裏浮動着淚光，是我說錯了？我真渾！

「小李……」我吶吶的，「我不該惹起你的悲傷，可是……你回去宿舍吧。」

他站起來，臉上擠出一個難看的苦笑：「還是我和你一齊去吧，今天我還沒去看她呢。」

我呆了呆。也許，他不去好一點吧？可是他已低頭離座了。

馬路兩旁的木棉花開得火般的紅，挺立在陰雨霏迷的黃昏中，樹下掉落了好多花朵。

我拾起兩朵帶雨珠的落花：「小蓉喜歡的，她說過木棉樹是英雄樹，她是崇拜英雄的姑娘。」

小李埋首在豎起的衣領中，一步步默默的向前走。雨絲打濕了我們身上的衣服，發出「索索」的聲音。

馬路上幾個行人，空蕩蕩的顯得無限淒涼，昏黃的路燈下，拖曳着我們模糊的影子。

模糊、黯淡、矇矓……如此的天氣、如此的黃昏、如此的……歡樂的笑聲，意氣風發的歌唱，胸懷大志的高談濶論……過去了，一切都已過去了！今日，腳下的只有陰雨綿綿的黃昏，淒風冷雨下街頭的漫步！夢！美夢在現實中幻滅了，兩年來，我們生活在噩夢的世界中，在風雨飄搖的黃昏中渡過。老了，是的，老了，不但外表上增添了無數的皺紋，在精神上、在心靈間，我們更老了，老得渾渾噩噩，老得忘記了自己還正是剛踏出校門兩年的「青年幹部」，而且，小蓉……

「教授怎麼說的？」我望着手裏紅得轉黑的花瓣。

「十分一，十分一的希望！」小李軟弱的道：「你該知道，脊椎主神經嚴重損傷……」

「唉！」我嘆了口氣。

「你說，會有十分一希望？嗯？」他側過頭來望着我，似笑非笑的。

「嗯，別太悲觀了，小李，」我說：「有的，會有的，最要緊的是小蓉有堅強的意志。」

他突然停下了腳步，眼睛冒火盯着我：「你和他們沒兩樣，小田！媽的，你們都是說夢話的騙子！小蓉就是被你們這些傢伙害的！」

我避開他的眼光，覺得頭痛。

好一會，他低下了頭，嘆了口氣，幽幽的道：「對不起，我不應該這樣的，小田，別怪我。」

「那裏話，小李，走吧！」我挽着他的肩膀，心裏酸澀得想哭。

「她不該這樣的，她不該！她是瘋了！」小李右拳狠狠的擊在左手掌心，悲憤地哽咽。

「別這樣，小李，別怪她……」我搖搖頭。

「是那些渾蛋害了她，是那神經病的黨委書記！是那些茹毛飲血的野獸害了她！」小李咬牙切齒的詛咒。

「小李！」我抬頭周圍環望了一下。天更黑了，除了我們，馬路上沒第三個人。

他也發覺自己講漏了話，沒再說下去。

「別這樣，小李，冷靜一點，別毀了自己。」我輕輕的道。

他苦澀的笑笑。「到了。」

醫院裏住院部寂靜得很，只偶然見到一兩個穿着白衣的護士匆匆的走過。

小李領着我輕輕推開一間房門，房間裏放着一張病床，一張櫈和小檯，此外什麼也沒有了。

「小蓉，」小李臉上裝出一個笑，輕輕的喚着躺在床上的姑娘，「小蓉，你看，是誰來了。」

「小蓉，」我走近床邊，看見一副瘦削憔悴的臉容和一頭蓬鬆的頭髮。

我吃了一驚，沒想到，這骷髏般的女人會是小蓉！雖然事前我心理上已有了準備，但，還是不自禁的嚇了一跳，昔日奕奕神采，活潑、美麗的姑娘

，如今……咳，我的天！

小蓉費力的睜開雙眼，黯淡的眼神注視着我。

「是小田，是小田來看你哪！」小李握住她伸出被外乾枯如柴的手，故意喜悅的道。

「啊，小田，是你！」小蓉眼裏閃着光彩，高興地道。

「是我，小蓉，你覺得好些嗎？」我坐在床邊，拉住她的另一隻手。

「沒想到你會來看我，我太高興了！」她眼裏浮着淚光，激動的道。

「小田剛由上海趕來，才到不夠幾個鐘頭呢！還給蓉蓉和你買了許多好東西！」小李道。

「眞太謝謝你了，小田，你沒忘記我們！」小蓉蒼白的臉上泛起兩朵紅暈。

「他怎麼敢忘記我們，是吧，伙記！」小李嘻笑着揍了我一拳。

「哈哈哈……」

「哈哈……」

三個人都忘情地歡笑起來。逝去的歲月彷彿又回到了我們身邊，大學五年，我們三人是好得成堆的朋友，那裏有其中一個的影子，另兩個一定也就在旁邊，珠江河濱、越秀山頭、五羊碑下、白鵝潭畔，我們曾一齊高歌，我們曾一齊歡笑，純潔的友誼，把我們緊緊的聯結在一塊。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北邊工作，小李和小蓉仍然留在南方，不久，他們結婚的喜訊就傳來了，一年後，他們有了結晶品，蓉蓉——他們的小女兒就出生了，如今已快滿週歲了，兩年，兩年一幌眼就過去！

「可惜，我不能再和以前一般陪你們去旅行，再也不能和你們一道去游泳了，甚至，我想給你們弄一頓好吃的菜也不能了。」小蓉感傷的道。

笑意從我們的臉上漸漸消失了，繼之而來的是難堪的沉寂。

「那裏話，」我勉強擠出一個笑，自己也覺得淺薄地安慰道：「你會好起來的，小蓉，你不久就會跟我們一道去逛街、去爬山、到處溜的。」

「是嗎？」她望着天花板，臉上露出一個悽涼的微笑。那是一種令人心疼的微笑。

小李默默地垂下頭，緊緊的抓住小蓉乾瘦的手。

「你不要悲觀，不要失望，吳教授和我談過，你很有機會痊癒的，你要有自信、堅強起來！」我說教般的背誦着這幾句預備了許久的話，但，我內心還是極端熱切的，因爲她是我的好朋友，是我好朋友的妻子：「爲了小李、爲了蓉蓉，你也要振作起來，用堅强的意志去克服一切的困難！」

小蓉僵硬的躺在床上，就像一具木乃伊，會說話，眼睛會動的木乃伊！我來了這麼久，她的身體部份沒有絲毫移動。

「小田，別忘記，我們都是醫科畢業生，我也曾經是個醫生呢！」小蓉閉上眼，大滴大滴的淚珠從眼角滾下來。

我的心沉重得不得了，我再也說不下去了。是的，小蓉的頭腦並沒有癱瘓，她也是個醫生呢！我的話怎麼會起得了什麼作用，班門弄斧！

我踱到窗前，眼望着黑漆漆的夜空，再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我最覺得痛苦和遺憾的是對不起蓉蓉和小李，我太對不起他們了……小田，你了解嗎……」小蓉哽咽地道。

「別、別說了，小蓉！」小李歇斯底裏的哭喊起來，探頭埋在小蓉的身上，抽搐着號哭。

「小李，」我一手扶着他的肩膀，一手抓住小蓉柴枝般的手，「別這樣，別這樣……」我軟弱地重複着這句話，淚珠滾滾流下臉頰。

小櫈上放着兩朵飄落的木棉花，鮮紅得像火，是我剛才拾起來的。

我給小蓉抹乾淚水：「我們都是醫生，所以，小蓉，你也知道，你並不是絕望的，只要採取積極適當的治療，你的希望還是很大的，像電療、針灸……」

「去你媽的針灸！」小李突然咆哮起來，像一頭要噬人的猛獸，「她就是被針灸害成這樣的！你們還嫌不夠！要不是搞什麼『身試』，她也不會弄得這樣了！你們拿活人來作試驗，把人當作實驗室的白鼠，你們不是人！你們是野獸、是納粹、是魔鬼！」

「小李！」我一把抓住他，雙手按住他的嘴巴。

可是，盛怒的小李猛力推開我，瘋了般叫着：「我要說！我要控訴，你們不把人當人，王八蛋的黨委書記强迫醫生在自己身上用針來刺，要把二十世紀倒回到茹毛飲血神農嚐百草的穴居時代去，這就是科學！這就是魔鬼的科學！這就是進步！哈哈……這就是你們這些納粹科學家們的成就！什麼人性、什麼人權，狗屁！七億中國人太多了，用你這些不值幾文的賤命直接來做實驗便當多了，何以用白鼠……哈哈哈……」

我拼命搖幌他，大聲吆喝他，可是，小李就像中邪似的狂笑。

我打開房門看看，走廊裏沒有人影，整個醫院靜得像座墳墓。

我抹去頭上的冷汗，要是剛才的話給人聽去了，那麼，我們就不會再有幾個明天了。

「小李，別太衝動了，你這樣遲早會毀滅自己的，何必呢！」我嘆了口氣，無可奈何的道。

「小田，別怪他吧。」小蓉靜靜的流着淚：「我躺在這床上已幾個月了，一切的一切，都想得透徹了，不是嗎，我們不是白鼠嗎？自己拿自己來實驗，看起來可笑、愚蠢，可是，骨子裏，我們比實驗室裏的白鼠不是更可哀？我用針灸的針在自己身上扎，結果就是如此……苦了的是蓉蓉和他……小田，你說這是誰的錯，嗯？你能告訴我嗎？是我逞强好勝？是我不得其法？還是另有其他……」

我垂下頭，說不出一句話來。

窗外，雨聲沙沙。

屋裏，寂靜得像一座墳墓。

許久，我喃喃的重複着那句話：「你會好起來的，小蓉，你會痊癒的，小蓉……」

可是，我已完全失去了信心。



中州風雨

羣衆，多少陰謀假汝之名而行！

「我是黨委宣傳部。今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報導的消息很重要，相信你們已收聽過了。今天的報紙發下來以後，希望你們做詳細的宣傳，務使全廠職工都知道全國人民都在憤怒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動員職工的思想，有所行動。廠裏準備在明天開全廠職工的聲討大會，可以在廣播中和黑板報上報導這一消息，但要注意，切不可忽略了『黨委應全體職工的要求』這樣的字眼。你明白黨委的意圖嗎？」

「明白了。」

徐諾放下話筒，覺得伍茹英的話實在虛僞得可笑，分明是共產黨的意圖，卻又借名是羣衆的要求。嗚呼，羣衆，多少陰謀假汝之名而行！

但另一方面，徐諾又覺得這次對胡風集團的政治鬬爭形勢發展在急轉直下，它正以驚雷之勢在全國展開。而這又恰恰證明了共產黨對胡風集團的鬬爭蓄謀已久。曾幾何時，胡風還被作爲有代表性的人物欽定爲「人民代表」，而一下變臉，他就成了敵人，說不定明天還要把他作階下之囚。

這就是共產黨的手段。下午，市文聯給徐諾來了電話，要他明天早上到市裏「羣衆舞台」開「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大會」。文聯的專職幹部楊凡在電話裏告訴他：「文藝界對這問題應該一馬當先，有所表示。」他還要徐諾代表業餘文藝工作者發言。

「不行，」徐諾在電話中一口氣拒絕了楊凡，「老楊同志，這可使不得，我從來不會在大庭廣衆講話，你另選賢能吧。」

「這很難更改，人選是市委文教部決定的，各方面都要有代表發言，豫劇團、京劇團、越劇團、曲劇團、墜子團、曲藝團、工程局文工團、文管會、圖書館等專業團體都有代表，業餘的文藝創作工作者也應該有代表，經文聯提名，文教部就同意你上台發言。同志，這是不能推的任務啊。」

電話裏傳來楊凡的笑聲，「如果要推，你跟市委推去。」

「我的天！你這一招好厲害！好，我考慮考慮。」

收了線，徐諾不覺地嘆出一口氣。情緒上的對抗使他很不樂意接受這種任務，這比要他挑五百斤還慘；但是他又怎能去跟市委說？如果一說，不是會被人認爲自己同情胡風嗎？這就要給自己找來無窮的麻煩。

唔，動起來了，正如張北方說的，胡風和他的朋友已被從文藝領域拉這在古今中外是史無前例的知識分子的大迫害！

收發室把報紙派來的時候，徐諾翻開一看，無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河南日報」、「洛陽日報」，滿紙都是充滿同一口吻的對胡風的謾罵，不堪入目。

徐諾把報紙翻了一下，丟在一邊，暗自思量：「如果明天大會上要作這種謾罵式的發言，我可辦不到。這算什麼戰鬬？然而，我將怎麼應付這一關？」

胡小燕聽到徐諾在電話中的談話，也估計到這是和胡風問題有關，她好幾番想開腔問問徐諾，但終於還是忍住了。

她自己也覺得納悶，好像有一層看不見的紗布把她和徐諾隔着，使她和徐諾的關係隔閡了許多，在自己的眼中，徐諾不像從前那樣給她那麼良好的印象了。究竟是什麼原因，她也說不出。

導火線

「羣衆舞台」的劇場觀衆席上坐滿了人，爲數在一千左右。舞台上方懸掛了一幅寫着「洛陽市文藝界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大會」字樣的橫額。大會還沒有開始，到會者在交頭接耳談着話，劇場裏充滿一片的嗡嗡聲。

李希邲出現在主席台上，看來他是來主持今天的大會。他走到麥克風前，掏出筆記本，翻開看了看，宣佈一件事，人們馬上靜下來。

「有名字的同志請到後台：豫劇團馬金鳳、越劇團趙筱花、工程局文工團陳仇、文管會蔣若是、七〇一廠徐諾、第一中學田增科、市文化局艾鳴……」

不消說，被唸了名字的人是準備在大會發言的了，一共有十多人。由於徐諾到洛陽才幾個月，他只認識其中的幾位。

李希邲對他們面授機宜：「……你們都是文藝界各條戰線的代表，希望你們的發言能給文藝界全體同志帶來良好的政治影響。大家在發言時火力要猛，態度要鮮明，我們要給全體同志做個對敵鬬爭的榜樣。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大家表示沒有什麼。李希邲便同大家走到前台坐好，便宣佈開會了。

和他的朋友的著作未必看過，胡風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東西，更茫然無知。他們只是奉命而來，奉命而聽，奉命而喊的一羣。但是，從他們表現的那份憤慨，就像胡風砸了他們的鍋，操了他們的婆娘。

徐諾還在構思他的「演辭」。昨天晚上，他曾陷入苦思如何說這番話，忽然想起蘇聯屠爾兄弟寫的一個劇本——「冷戰」，裏面最後一幕有一段語意雙關的「演辭」非常精彩，可作借鑑。徐諾很喜愛這個劇本中的對白，平時讀過不止一遍，印象頗爲深刻，所以他一想到這個劇本，得到啓發，便去書架上找出來，翻到最後一幕，重新讀了一遍，然後決定了他的講話方式。現在他只是想把「演辭」講得技巧些，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大會在充滿盲目的狂熱中進行。

這些年來，經過多次政治運動以後，人們已經懂得如何盲從，如何表現自己的狂熱了。這是因爲：黨是絕對正確的，它說的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它說的都是絕對正確的眞理。人們已開始訓練得不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在黨有什麼指示和號召的時候，只有盲從的份兒。共產黨要訓練的不是人材而是不會思想的工具。同時，利害關係也促使人不得不盡量地表現自己應有盡有的狂熱，倘若有誰在政治的漩渦中無動於衷，不作激烈的表示，那麼他就有被漩渦淹沒的危險，例如，他被批判爲「不問政治」、或「立場模糊」、或「立場不穩」，進而還會被懷疑「有問題」。所以每當政治運動開展起來以後，一方面是盲目跟着吶喊一番，一方面是人人自危，但都被共產黨作爲利用這一批人打倒另一批人的工具。有些人雖然認識到事情的本質，但又沒有力量擺脫這種困境。

目前的情況正是這樣。文藝界的許多人旣躭心反胡風的火會燒到自己的身上，但自己又在這堆火上添油。他們發表激烈的言論，在態度上表現得憤慨激昂，狂呼口號，好像胡風和他的朋友掘了他們的祖墳似的，恨不得把胡風集團打得稀巴爛。這正是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

徐諾看到會場上的這種情況，皺起了眉頭。

「請業餘文藝工作者代表徐諾同志發言！」擔任司儀的楊凡叫道。

徐諾動作利落地離開自己的座位，走向講台。

台下的聽眾响起一陣熱烈的掌聲。接着又是一陣「打倒胡風反革命集團」、「消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把階級敵人從一切角落中挖出來」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口號。

徐諾在講台上站立了一會，嘈吵聲才平息下來。

語意雙關的演詞

「同志們！」徐諾開始了自己的發言，「正如許多同志一樣，我在發言的時候心情是激憤的。從昨天開始，在我們的國土上，不僅是文藝界，也不只是知識分子隊伍，幾乎是全體人民都會感到震驚和憤慨。可以這樣認爲，胡風的問題像一個旱天雷，震撼着人們的心。這兩天我們從報紙電

一點。我是一個南方人，在去年冬季以前沒有到過北方，當然缺乏在北方的經驗。當我要離開溫暖的南方的時候，北方正是寒冷的季節，一個富於旅行經驗的朋友告訴我，要我多備衣服，提防在酷寒的天氣中着了涼，患上疾病。他的話在我的印象中似乎這裏是一個極可怕的地方。然而，事實證明，北方的氣候，對我來說，眞是奇寒難耐。這次的經驗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經一事，長一智』的道理。

「胡風的問題沒有揭發以前，我們在座的許多人恐怕都是書生氣十足，認爲不過是一個思想領域裏的問題，在鬬爭的火焰沒有成爲燎原之勢以前，可能不會那麼關切，體驗不會那麼深刻，正如我沒有到過北方以前，不能領畧這裏的酷寒一樣。

「現在，鬬爭的帷幔拉開了，相信許多人都會發出一聲驚嘆：原來如此！原來是這樣驚心動魄。黨給人們指出，在抓筆桿的人中，有一羣號稱作家、詩人、教授的人竟然是處心積慮的、猙獰無比的反革命，他們不僅現在反革命，過去也反革命，換句話說，他們一貫都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在共產黨沒有取得政權之前，他們也沒有來由的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爲什麼這樣說？黨報已經給我們指出了，胡風老早就咒罵黨和非黨進步作家就是一個明證。

「從前，我們常常聽說過這樣的一句話：『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同志們，這句話是有害的，胡風他們既然是反革命，這羣秀才當然是要造反，他們三年反不成，一直反了二十年。黨並沒有睡覺，當然不會輕視和放過這些秀才。昨天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還指出：連胡風要利用我們的報紙繼續欺騙讀者也不讓。在人民民主專政下，就是不給這些造反秀才說話的權利。報上的按語說得好：假的就是假的，僞裝應當剝去。舒蕪的一剝，露出許多眞相。人們應該從舒蕪的反戈中學到一點東西，有些問題是需要回過頭去思考一下，可能會發現問題的本質。

「胡風說，黨在作家的頸子上架了五把刀子，這種尖刻惡毒的說法自然要遭到許多黨內權威作家的反擊，這是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了。我們當然反對任何在頸子上的刀子，這總不是好事情；如果胡亂向人開刀，這更糟糕。胡風要祭起這五把刀子，那麼，他勢所難免要被憤怒的人開刀了。

「同志們，給胡風問題『剝去假面，揭露眞相』的時刻已經來到了，我們將會從裏場驚心動魄的鬬爭中體驗到許多深刻的道理，通一通我們的鼻子，擦亮我們的眼睛。

「當我們坐在劇場裏安詳地欣賞着戲劇的時候，當我們和愛人在林蔭大道上散步的時候，當我們在家裏安靜地度過寧靜的夜晚的時候，有誰料到，有人不願我們過這種和平的生活，他們要把我們轟出安寧的書室，要我們激憤地走上講台，被迫接受這種挑戰。

「戰鬬已經打响了，這是一場不見槍彈但又是壁壘分明的你死我活的戰鬬，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我們已經投入這場鬬爭，請容許我借用周揚同志那句話來結束我的話：『我們必須戰鬬』！」

（二十八）

暗聲劍影錄（九十四）

抗戰初期的香港人口，大概不足五十萬，現在由九龍城起以外幾個徙置區如東頭村、老虎岩、黃大仙、慈雲山、上元嶺幾處人口的總和，相信已抵當年香港人口的總數。香港是戰亂時局的世外桃源，平時人們寧願居留廣州而不願住香港。所以，一旦故園無恙，便買歸舟。誰料第二次逃難到香港，卻一住二十三年，到如今，海角吹簫，書生已老。

回鄉演戲募棉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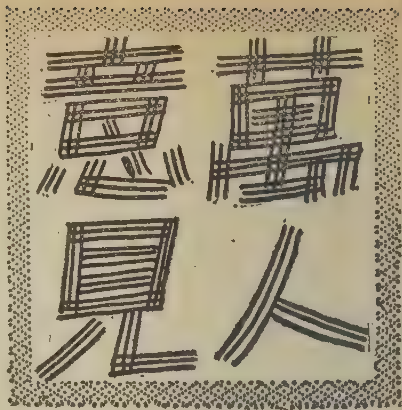
回到鄉間，適縣府要求本地區尅日成立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並要抽派壯丁，組成抗日自衛團第十大隊，推我的五叔祖擔任統率委員會的主委，而由曾在國軍戴民權部當過副團長的馬棠為大隊長。我的叔祖知道我從香港回來，閒着沒有事做，要我出來擔任統率委員會的秘書兼第十大隊的副官，這個兼職有點不倫不類，大概是我的叔祖要我替他做文案，又恐怕那位馬大隊長號召力不夠，要我替他撐局面，我又不是什麼軍校或特別班出身，不便拉出來做大隊副，掛個副官銜，利便替馬大隊長組成隊伍。因為我們姓宓這一家，世代書香，功名富貴，為地方人士所推崇，故由宓家子弟出馬，各鄉鄉長總給他幾分薄面，徵調壯丁較易，成立團隊，自然順利進行。承各方的愛護，第十大隊總算組成了，雖然槍械不精，人數未足，但地方上已有一個堪可自衛的隊伍。我亦以這次組織地方團隊的經驗，為後來擔任廣陽守備區戰時工作團主任，發動開鶴十三鄉組織武裝民眾的張本。在這一個階段，我曾組過一個臨時的粵劇團，完全是眞正的兄弟班，義演一晚，以籌募第十大隊的棉衣。我擔任丑生，找一個老朋友張澄漢來擔任文武生，其他都是由我的堂兄弟分別粉墨登場；可是沒有花旦，我這個臨時班主逼得要親去梧村，邀請我的表嬸白雪影親自出馬，客串主演。白雪影是優班出身，擅演苦情戲，戰前在四邑的落鄉班中，頗有點名氣，我的表叔因為追求她，花了不少家產。我去邀請她客串演出的時候，她已作歸家娘，且已廟育了兩個孩子，脫卻歌衫，不彈此調。當見面時，我道達來意請她為保衛鄉土的自衛團籌募棉衣而演出。她卻以照顧孩子為詞，且表示久已生疏，希望我另找名旦拍演，以免誤了公事。我見時間已逼，且我與紅船中人，毫無淵源，要我另覓高明，那是開我的玩笑，我只得轉風扯帆，懇求表叔出頭，表叔很殷切的說：「表少從數十里外跑來，我們不可給他澆些冷水，到時我陪汝一遭吧；且自姑母逝世以後，我們還沒有到過宓家，也好趁這個機會探探我們的表親。」表嬸見表叔如此說法，只好點頭答允。原來我表叔追求這位擅演苦情戲的花旦，花了家，還居然當上八义手，以小梵琴隨班伴奏，以贏得白雪影的一片芳心。這個多情夫婿既已答應，她只好來個順水人情。我見這個無旦戲班，居然有機會演出，不禁手舞足蹈，便問劇本要於何日送到，她表示不須讀劇本，只要我詳細說說劇情便得。所謂劇本說來也好笑，只不過是由我寫個熱血愛國的本事，而根據這個本事，以兩天的晚上，在我們的家廟，由我「爆肚」，擘大喉嚨，邊編邊唱，由精於樂律的堂兄拉二胡，不合板的，不協律的，由他指出，而由我再「爆肚」，就這末的一面唱一面記的把劇本編好。

我是自編、自導、自演的臨時班主，對這個經驗豐富的江湖兒女，不敢以編導自居，僅問劇本怎樣供應，但她卻不當一回事的，淡淡的說：「我不需要了，汝們卻要讀熟。」我的心裏很急，暗想劇本怎可以不看？到時如何應付演出呢!?卻又不好意思的說出，我只得照她的吩咐，把劇情和命意很詳切的告訴她，她只微笑的靜聽，待我講完了之後，很認眞的送頂高帽給我說道：「很難得，一個沒有舞台經驗的人，居然編得場場緊湊；但汝們則要加緊綵排，以免到時手忙脚亂」。我見最困難的問題已解決了，滿懷高興的歸來，依照白雪影的話，公子哥兒們天天舞手弄脚的哪呀着排演。

上演的那天，在午後二時，我派出去瞭望的人，還未發現江上帆影，因表叔李江和我約好，他們是乘船前來，這時還未到達，恐怕有了變化，使我活像落鍋螞蟻，但廣告已登出了，戲院租定了，門票也沽出了，且附近的鄉，聽說宓家的公子哥兒演粵劇，已有了為好奇而要一看的心理，加上白雪影收山而復出的宣傳，吸引了大批白迷，以一看為快，所以，為籌募棉衣而演劇的門票，對號位早已沽清了。假如表嬸果眞不來，則這一晚眞不知如何應付。幸而到了下午四時，瞭望的人飛來報告，發現一艘小帆船，疾駛進入潭江口。我急忙放下其他事務，跑往市鎮外的埗頭，看個究竟，總算不使我失望，這艘小帆船，果然進入潭江以後，便放下了帆，慢慢駛靠埗頭，船未灣泊，表叔已從船艙走出來，見我站在岸邊迎候，也揮手示意，當船泊定後，我走去迎接，風姿綽綽的白雪影眞的隨夫來了，才使我放下心頭大石。

這天，白雪影帶齊戲服、髮型、化裝用具，還帶着最幼的兒子前來。表叔一手挽小提琴，一手扶她上船，一個男長工拿戲服箱，婢女抱着小孩，氣派十足的走上岸來，我連忙上前迎接，陪他們到我的家裏。在我的家裏，進過晚飯，七時我們便登台化裝，這時兄弟們和張澄漢兄也到齊了，我一一介紹和白雪影相見，然後分別扮面；八時正便正式公演了，我們這一羣小伙子，因天天綵排，演出時，除了德文堂弟出過毛病之外，其餘中規中矩，尤其以張澄漢的做工，及其苦喉龍舟的動人，堂弟武禮的「不堪重睹舊戰袍」的傷兵醫院中的獨唱，很是吸引觀眾。

宓琛



未滿兩歲便要逃亡 稚兒何罪？罪在中共！

澳葡當局不顧人道令人憤慨

一九七二年二月一日早上五、六點的時候，澳門上演一幕水警輪追逐大陸逃亡者的活劇。當時不論誰都不知道小舟中有一位未滿兩週歲的小孩在內。直到第三天才明白這事。那個未滿兩週歲的孩子跟着父母一起逃亡。在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也有舉家逃亡的事情發生，眞不知中共如何解釋。這樣幼小也會逃亡，如果在鐵幕內的人聽到這個新聞就一定把這孩子當作聖火，像一盞屹立黑暗中的指路明燈一樣地發射光芒，鼓舞着絕大多數反共的青年信心和意志。

生長在共區鐵幕內的知識青年，因爲得不到自由、得不到工作安排，得到的只有不合理的糧食和戶籍管制，經濟制裁，被驅使到荒山中工作，過非人的生活。在這種全國性的殘民政策下，被驅迫的知識青年，只有冒死逃到港澳來逃避當代秦始皇的殘害。哪個廿心爲共黨服務一輩子？況且被驅的青年不單要受盡共黨的欺負，還要過牛馬不如的生活，如吃不飽、穿不暖，不逃亡就是一輩子白白被共黨壓搾，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至死爲止。

人誰個不愛自由，不愛發揮自己的才能？既付出極大的勞力，得到的報酬是一日兩餐還不飽，哪能安心地過日子呢，中共既然不願中國人民有快樂的日子過，則逃亡的事情就必然會發生。

稚兒何罪進黑牢

這個孩子被捕後送進黑獄裏，恰巧我在這裏工作，見這孩子瘦得皮包骨，這完全是他誕生下來後得不到足夠的營養，才有這樣瘦。可是這個孩子很聽話、很可愛，在黑獄裏絕對不哭，像是懂得在這世界上是沒有人道的、沒有正義的。解決本身問題只有憑自己的雙手。絕對不可靠別人。

這個可憐的孩子，整天躲在媽媽身邊，不能見到陽光。比之自由社會，在街邊乞食的乞兒還要可憐得多，在街邊乞食的最少也能得到自由，有些善心的人同情地投一毫子，幫助他長大爲社會服務。可這個孩子沒有善心的人關心他，更苦的被關在獄裏，媽媽不幸生起病來，一天要看幾次醫生，打針吃藥，整天躺在床上，不能起來。這個孤獨的孩子，在床上爬在媽媽的身邊，有時發出輕微的啞啞叫聲。

「不要嘈，你生來就是這樣苦命。」媽媽沉痛地教導他。孩子不作聲，還是靜默地爬在媽媽的旁邊，孤獨地過着黑獄的生活，等待着澳葡當局把他解回大陸去處理。

一講澳葡當局我不禁加多一筆，然後才談。這個無能的政府，下令不許警員與大陸難民講話，連香烟也不准給一支難民，不許講及把難民解回去，每個到黑獄値勤的警員要受到監視，這樣縱使最有同情心的人也只有偸偸地講幾安慰的句話，問他們大陸鐵幕裏邊的生活怎樣，其他絕對不談。

西洋鬼不是人

每逢我跟在警廳工作的朋友談話時，問起現在怎樣，他們總是嘆息不絕地，罵着西洋鬼的不是人，把這些大陸難民當作最嚴重、最神秘的罪犯，見不得人。每次都是一樣。哎！我是中國人，我怎能忍心看着他們受這無辜之罪呢？一日都係中國人唔爭氣，有些人出賣了自己的民族。他媽的，如果國府有光復大陸的一天，我要找着這些壞傢伙要人，如果他們交不出人，就要西洋鬼的狗命作抵償，爲受害者報仇雪恨！

孩子很懂事

帶小孩子的媽媽看病，孩子要跟着他的媽媽，可是孩子的媽，已經連抱孩子的力也沒有，只好由警察代他抱着一起走。這個鬼子佬信不過華人，要自己親住來抱，孩子不肯，要哭，他才把孩子交回我，孩子立卽不哭，喜氣洋洋地笑一笑。這一笑倒使我有無限的感觸，差點兒洒下幾點淚珠來。孩子眞懂事，知道鬼子佬是不可靠的。我在內心默告孩子：共產黨害了你，西洋鬼也害了你，使你媽媽生病，使你沒有人照顧，這樣子下去，你也許會跟着生病。你變成有親人在而無親人照顧的孤兒。將來你長大了，應要切記今天的受辱！不要忘記，爲中國人爭番口氣！孩子你是沒有罪過的，只是中共奴役着你父母，中共非但奴役着你雙親，還奴役七億中國人民。連你剛出娘胎的也在奴役中，如果沒有中共在大陸迫害着中國人，你是一個很幸福的孩子。可是在中共奴役下，你已經變成了被奴役的奴隸。「來，我給你一粒糖仔。」我說。初時他不肯要。「不要怕，我不會害你的，很甜的，你吃啦。」他看了看媽媽，然後把那粒糖接過去，只拿在手裏，不願吃，像是捨不得吃一樣，直到後來他的媽媽看完醫生才將糖仔放到嘴吃起來。也許他幼小的心靈正在爲媽媽而擔心吧。

在我未帶她母子去之前，澳門的治安警察廳長和屬下開會商談藥費是由哪一方面負責，經過討論才決定由福利會支付。才肯讓她去看醫生。這

樣做眞是太不像話，既要捕捉難民，有病又不負責醫治。何不由他們自己自行在澳門解決呢。

來到山頂醫院，我還是抱着他，他的媽媽被帶進急救室診病，我趁這機會把孩子抱到院外各處行行，讓他見識一下澳門的一切。孩子很開心似的，他聚精會神地望着遠景，咦咦啞啞地說着。看他的樣子像是說這裏雖然很好，可是我暫時沒有機會住下來。

有些護士見我抱着孩子，她們還以爲是我的孩子，一個穿着軍裝的男子在公眾地方抱着孩子是鮮有的，所以他(她)們帶着奇異的目光向着我微笑。

有一位上了年紀的婦人走過來問：「這是你的孩子嗎？他媽媽生了急病嗎？」

「他媽是有病……」

我未往下說，她就打斷我的話：「你還有多少個孩子？」

「我還未結婚，那兒有孩子，他的媽媽在監獄裏生病，着令我們帶她來看病，我才抱他一會兒。」

她先是震驚。後來帶着憐憫的聲音說：「眞是冇陰功，捉他們做什麼呢？我見你抱着他，他很開心，我當是你孩子呢。眞是誤會，他像是很懂事。」

「是的，他很懂事，一切都懂得。」突然有人叫着我的編號，叫我們走。孩子的媽媽看完了醫生，我把他們帶回去，這時孩子見到母親，猛撲到的懷裏。孩子的媽媽伸手接過把他抱着，走起路來搖搖欲墜，爲什麼不把孩子交給我們抱着呢？可能孩子不見母親很久，一見到她捨不得離開她了。

他是小「人渣」？

扶着她上車，車子開動，幾分鐘後來到黑獄門口，又重新把孩子和他的媽媽一起關在獄中，黑獄裏重門深鎖，無法子進去，只能在夜深人靜才聽到孩子驚醒的哭聲。

同胞們！如果你親眼看見這個孩子的遭遇，你有什麼感覺呢？說不定你也許會流下眼淚來。但請想深一層，倘若他的雙親在安定環境裏過着活，他們會帶着孩子舉家逃亡到另一個地方嗎？香港大學有些少爺學生說逃亡的大陸難胞都是「垃圾」、「人渣」，對這個小「人渣」，他們不知有什麼感想？罪在小孩？罪在父母？罪在中共？

西洋鬼眞是不人道，明知難民有病，還不肯留下來治好才送回大陸去，等到第二天就把他們解回去了。

我很難過，爲他們擔心，因爲中共比起西洋鬼還要殘忍百倍。怕他們受不了折磨，母子會死在大陸的監獄裏；即使不死，可憐的小孩也會成爲他們新一代的「階級敵人」，受一輩子迫害的。現在小孩還不滿兩歲，何時才捱得到老？

張文手書

（七二年三月三十日）

好人好事掌故　値得大書特書

周局長陰謀行賄　劉監察忠耿懲奸

編輯先生：

偶看一些談民國掌故的文章，多說及國府官員的敗蹟劣行。無疑，在大陸淪共前，國府官員中貪污無能，生活腐化者大有人在，但不容否認，那些敗羣之馬只佔少數，由於共黨宣傳的誇張渲染，所以給一般人的印象較爲深刻而已。事實上，好的政府人員仍佔多數，不過他們埋頭苦幹，不求名利，反而少爲人知罷了。下面我要說的一個小掌故，便是千千萬萬宗好人好事中的一件。

話說：民國三十六年（即公元一九四七年）仲夏，廣東航政局設於廣州市長堤與靖海路交义處一幢大樓，機構龐大，冗員繁多。虛耗公帑，浪費資財。實緣局長周××懦弱無能，結黨營私，只識貪贓枉法。公行賄賂，烏烟瘴氣。弄到南中國航運梗塞，唯航政局與招商局等部門人事皆隸屬中央直轄，省市當局着實莫奈伊何！大概周某恃着關係特殊，故敢驕橫拔扈！俗語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廣東南隅醜史，輾轉傳至金陵。當中央當局獲悉此情，正値方殷戡亂。國家大事處理稍不恰當，亟易誤中共黨挑撥離間陰謀。中央當局實非庸碌，治事果斷高明，且看：策行審愼，不動聲色。密派出監察院監察史劉公候武承辦此案。好個劉候武，果然義膽忠肝。立即微服南遊，舉家純作私人遊覽。故當時新聞報道，時有所聞。均刊載劉公於各大城市遊覽事蹟，絕未提及絲毫有關任何公幹事宜。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周局長從官多年，何況一向擅長旁門左道。別人或懵然夢中，他獨知機醒水。暗稔：「値茲烽烟瀰漫之際，中央

大員何來閒情逸意，隨處暢遊，莫不是正衝着俺周某人航運貪污之事而來」？於是，那老奸巨猾之航政局長，戰戰兢兢，躊躇終日。私下再忖：「天下烏鴉一樣黑，貪財斂榨，自古皆然。俺何不仍施故技，或可破財擋災。來個炮彈裹糖衣，打他一個措手不及。庶幾通同作弊，拖得中央大員。不妨朋比爲奸，同作一坵之貉。樂得今後，便利對上週旋。好趁時機，仍然於中行事。從此五十斤柴一樂也，必然安枕無憂」。思至此；愁容頓斂，滿面春風。

不久，劉公家眷安抵廣州，塵裝甫卸，居停西關。地方權貴，着意逢迎。車水馬龍，極一時之盛。周某鬼胎滿腹，自不然門路及早搭通。應酬之餘，安排內綫。周夫人日邀劉公寶眷宴飲，設席於廣州各大名家酒樓。西園北園，幾無暇席。周某與劉公頻仍酬酢，自然更不在話下矣！斯時羊城父老，咸認周某廣大神通。轉瞬化險爲夷，從此安如磐石。再無人敢撳他一根毛髮也！地方忠義之士，無不搖頭嘆息。難怪赤禍蔓燃，民心逐漸思變。孰知劉公忠耿，早思一振頹風。平時治事耐心，往往有紊不亂。且看周局長第二步高棋妙着，即時賞賜劉家小公子紅包利事，駭然一隻大牛。以往二十多年前，港幣五百元非比尋常價值。莫謂其人手段，不夠濶綽慷慨也矣！詎料劉公夠定，喜笑納之。同時，周局長見得頭頭是道，事事從心。益放愁懷，絕無憂慮。於是逕爲透露某些財路，訂明打個份兒。如何濫用職權？怎樣貪贓枉法？怎麼營私舞弊？這般受賄批行？雖未瀝膽披肝，亦屬情同知己。一心以爲鴻鵠將至，不料早墮彀中。劉公一面假意週旋，一面按圖索驥。待得充足證據，立時提訴法院公堂。周某抵賴無從，祗緣分贓不勻。每日報章，頭條報道，官司竟月，互駁相規。劉公出視小孩利事紅包，成隻大牛，周局長辯曰：「一時糊塗，偶然搞錯」。引得公堂嘩哄，笑話頻傳。法院以貪污枉法，證據齊全。周局長罪蹟昭彰，瑯璫入獄。劉監察「包公再世」，飲譽人前。目今劉公候武尚居國府任充要職，忠於黨國。港台報章間有報道，誰云國府欠缺忠良？

（鄭秀堂）

假如有那麼一天

萬人傑先生：

看到貴大作「假如有那麼一天」，立刻使我想到在大陸七億人民將會活學活用，以毛主席平常教他們的游擊戰術，來孝敬毛主席；除非共黨將現在的鐵腕政策永遠維持不變，使人民無行動自由，否則將會自食其果；相信毛澤東與周來是聰明的，他們定會想到這點，你說對嗎？

鋤强扶弱謹上

（七二年三月十五日）

為獨夫所奴役
雖作强國之民 有何幸福可言

萬人傑先生：

我差不多天天讀你的文章，有許多地方很佩服你的見解，現在我覺得心中有些話，不能不直說出來。

我們中國人，如果公開說贊成兩個中國，或是贊成港澳成爲獨立的小國，就像做了漢奸一樣。到目前爲止，沒有一個中國人敢這樣說。一個台灣人，他祖上可能是福建或廣東籍，如果他說願台灣獨立，也被目爲叛國之徒。華盛頓是英國人，攪美國獨立，其時也是英國的反叛者，但他不是爲自己的野心，而是爲在美國的人民利益，至今仍被讚爲偉人之一。

現在讓我們冷靜看看我們的祖國對我們老百姓吧！「解放」二十餘年了，人民的生活如何？最近北京政府要求聯合國立即停止對台灣一切援助和發展計劃，如果照辦，即要撤回所有專家，而因該計劃資助在外留學的台灣學生，將被迫回台；又因該計劃而撥欵二千萬美元援助發展台灣，也要取消，這計劃並無政治與軍事目的，僅有利於台灣的民生，北京爲什麼要這樣做？他們僅爲達到政治目的，不擇手段，不顧人民的死活。有人說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統一了，國際地位提高了，是中國人的光榮。光榮何價？眞正得到好處的，只是領導階層一小撮特權階級人員。尤有甚者，這般野心家永無止境，在風燭殘年，還要勞民以逞，推行世界革命，夢想達到歷史上空前絕後最有權威的人物，說什麼「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可惜他逃不出上帝予人類壽命的限定，如再予他加多八十年壽命中國人苦矣。只有大野心家，在大國裏才能達成他野心目的，普通小百姓，但求安居樂業，寧願做一個小國如瑞士之人，不願做一個强國之民，被一個野心家所奴役。對外連年征戰或援助，弄至國家破碎，妻離子散，一將功成萬骨枯，法國歷史上出過一個大野心家拿破崙，就算是法國的光榮吧？但做那時代的法國人，反不如做那時代的小國民，免受連年戰爭之苦。所以我寧願贊成有兩個三個甚至多個中國，只要眞正獨立的國家，其政府也是眞正爲人民福利的而服務的政府，像新加坡那樣的小國，又有何不好呢？

難道我們願意做一個强國之民，將我們勞役而得的汗血去援助別國，將我們的生命去爲他的野心而打仗嗎？像我這樣的見解是否犯了叛國罪呢？請不吝指教爲幸。

一個香港居民李德威謹啓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日）

「萬人協會」簡訊（二十八）

△上期本會發出撤消「九龍辦事處」通告，可說是本會集中領導、嚴密組織、勵精圖治重要的一步。

△有些執委基於工作或健康情況，再三懇辭，本會已予接納，至於積欠會費三個月以上者，喪失了執委資格。

鑒於上述原因，人事作如下的調整。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執行委員會

委員：

萬人傑、曾憲光、嚴以敬、岳騫、焦毅夫、宋德科、董力行、曾振基、余雲義、洪世圖、胡養之，許恨紅、陳挺拔、方程、岑嘯雷、王麗霞、黃天翎、凡夫、袁暘照、李志堅、周長欽、陳科、葉其眞、張仲仁、彭戈、黃宛眞、陳念華、周朗、麥壘、鄭秀堂、尖鋒、陳定生、楊嵐、許國榮、葉國森、方志明、曾傑成、郭碧琳、林國豪、江瀨川、沈文珠、李崇威、王代民、朱全、譚昇、梁子衡、梁莊。

候補委員：

藍海文、馬行田、待旦、葉潤生、鄧德茂、林之材、林小鏡。

執行委員會主席：曾憲光

副主席：嚴以敬、宋德科

審查部：焦毅夫

秘書處：方程、彭戈、楊嵐、尖鋒。

會務部：宋德科、陳念華、林國豪、梁子衡。

福利部：陳挺拔、葉國森、譚昇。

康樂部：岑嘯雷、麥壘、鄭秀堂、朱全。

公共關係部：洪世圖、周長欽、沈文珠。

海外聯誼部：余雲義、凡夫。

婦女部：王麗霞、周朗、郭碧琳。

財務部：陳科、黃宛眞。

稽核部：許恨紅、陳定生、梁莊。

學術部：岳騫、李志堅、方志明、曾傑成。

醫療部：胡養之、袁照暘、張仲仁。

青年部：黃天翎、江瀨川、許國榮、李崇威。

△近期簡訊提及「會訊」（暫定名）。本月十二日晚召開了第一次編輯委員會會議，工作上作了如下分配：

顧問：萬人傑。

總編輯：曾憲光。

委員：方程、黃天翎、尖鋒、鄭秀堂、許國榮、彭戈。

一致贊成如下的稿約：

一、園地公開，歡迎會員投稿。本刊爲非賣品，不設稿酬。

二、歡迎有關本會的、香港的、國際的稿件，形式不拘，但求輕鬆幽默，高調低彈，大題小做，講眞話。

三、編輯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在稿端註明。

四、來稿請勿超過一千字，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五、來稿請附眞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筆名聽便。

六、一經發表，版權爲本刊所有。

七、如須退稿，附回郵信封。

八、來稿請用原稿紙直寫，一紙勿書兩面。

來稿請寄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會訊編輯委員會」收。願大家都本着共同學習、共同進步的眞誠，文字通不通不成問題。

△本會要設立「資料室」，配合「會訊」的出版，近一星期來，許多工作急於展開，「資料室」怎樣設立，詳細辦法仍未決定，歡迎大家隨時提供及質詢，電話H七五四九三五。

△本會足球隊本月十一日晚上八時三十分假會所召開會議，球隊在康樂部仝人不斷打氣下，日益壯大。該晚除對過去有關隊內活動情況，作出檢討外，並對以後約賽、租場事宜，作出了決定。

△葉潤生委員在百忙中抽空爲會做好書架，許國榮委員送來「萬人雜誌」換書券，熱愛本會，精神可嘉，在此一併致謝。

（萬人協會秘書處供稿）

「萬人協會」啓事

（一）本會爲集中辦公，提高工作效率，自即日起撤銷彌敦道胡社生行廿一樓二一〇六室九龍辦事處，以後本會會員及各界人士，請與本會直接聯絡，會址：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電話H七五四九三五號。

（二）本會聘請鄒偉雄律師爲常年法律顧問，鄒律師事務所在中環中建大廈五〇七室。

會長萬人傑副會長曾憲光啟　四月六日

整飭內政刻不容緩 海外僑胞發出呼聲

編輯先生：

　語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承平時候，這句話也許失掉重大價值，但處在今日，這句話卻是非常重要，國府應該重視每一國民建設性的意見。

　我們覺得，今日中華民國無論經濟、外交、軍事、教育、農業、工業皆極進步，足以比得上任何大國。這是僑胞引以自豪，也是最安慰地方。但有三事應該指出，須要加以徹底革新：

　㈠國大代──在憲法上有明文規定是不受薪的，只在開會時支付交通費，但現在卻按月要支七千元高薪，最近開大會還要求加薪，這太不成話了。此事可以說國人皆不平。他們支薪既已違憲，要求加薪更不成體統。眞是豈有此理！

　㈡司法、監察人員，這幫人太不盡責了，所以鬧出許多醜聞，被世界恥笑，給共幫做宣傳資料。這種醜聞，騰笑中外，人人皆知，此皆由司法、監察人員之未能盡責，如早盡責糾察、檢舉，何致演爲事實，給國家丟臉！

　㈢社會風氣──台灣風氣太壞了，一是奢侈、浪費，承平國家也不當有，何況我們處在險境中，一是講情面，不守法，往往靠有後台、人情，便可舞弊、枉法，這是非常危害整個國家大事，萬不可輕視。此種事皆由一般官僚造成，上行下效，故極須司法、監察人員負責徹底加以改革。舉例來說，海關就不很認眞，只要有大小要人出面，往往便可通融了事，令人氣忿！過去陳儀主閩時，公務員一律穿制服，因此人民皆重視着制服的人，而稱着西服者爲「洋袋ㄎ」，今台灣公務員，爲何不穿制服，而一定要穿洋服（外交人員當然例外）。過去國父、委員長皆穿制服，足見制服並非不可穿，況國難當頭，人人理應刻苦耐勞、臥薪嘗膽，豈知今日正違反此原則，一再講奢侈、淫逸。梁啓超有句沉痛的話說：

　如燕處於將火之高堂，以爲陽光之普照；

　如魚游於將沸之釜中，以爲春江之水暖。今日台灣人民，可說皆變成梁說的「燕」、「魚」了！痛心至極，寫至此，故不禁其應該說不該說了，讀者諒之！

讀者不忍泣書三月廿八日

搭錯賊船的人應當棄暗投明

親愛的萬人秘密讀友：

　在本刊二三一期「萬人意見」欄中，拜讀台端大作，領畧到我兄深明大義，見識高超，至爲欽佩。共產黨徒何止講一套、做一套？入了共黨集團，簡直就是就是困身於暗無天日的場合中，過着口食心憂的生活！爬得高的，勾心鬬角，互相猜忌、互相鬬爭；爬不上的，隨時受到高層共幹的頤指氣使，今天懷疑你「思想有問題」；明天指你「消極抗拒」；自願做牛做馬，爲「組織」賣力的，表面上得到「表揚」，暗地裏懷疑你「僞裝進步」，時間久了，不但無功，還會要你「檢查思想」，向「黨」交代，眞令你啼笑皆非。共產黨的傳統劣根，對人祇有利用，絕無栽培，待你的剩餘價值用完之日，就打落十八層地獄，朱德、高崗之流，尙且如此，何況一般微不足道的下級共幹呢？

　人是有情感、有理智的動物，誰人願意將自己的生命、思想及行動束縛在寡頭們的手上呢？誰人願意在所謂「打破五同關係」，與自己的父母兄弟親朋戚友，斷絕往來呢？更誰人願意把自己的身軀束縛在冷酷無情的桎梏之上呢？本人誠懇希望每一位不論環境壓迫，或者錯投路綫而墜落共黨機構陷阱的朋友們，暫時忍辱含羞，堅持下去，不斷將其內幕，投向「萬人雜誌」，以暴露毛共的奸詐虛僞陰謀，不但萬先生對爲各位保守秘密，國家亦絕對不會忘懷你們！勇敢的爲正義而奮鬬吧！　萬人讀者袁暘照

「光明正大」云乎哉 毒化、騙人有實例！

編輯先生：

近數月來毛共不斷宣傳「光明正大」，若眞如此，凡我國人皆會舉起雙手擁護。但事實證明剛好相反，我只舉兩事便可證明：

㈠大陸在西南各地種植大量鴉片，以港澳為轉運站，輸送世界各地，其目的一在毒化「階級敵人」，一在套取外滙，造軍火，收買特工，以顛覆「資本主義國家」。月前見諸報章的，一是牛津道破獲大販毒案，最後不見下文，何故？一是最近在美破獲大販毒案，拘捕三華人，一在紐約，這是一個大頭目；另二人從香港去的海員，想來必也不會有下文。尼克遜太愚蠢，他以為與毛共勾搭，可以大談生意，殊知美國的消費品大陸不需要，結果只有便利毛共黑貨之輸入，以達到毒化美國人之毒計。

㈡毛仿製西方的糖菓、餅乾形式、裝樣，以廉價售出，搶美英市場。我是工人階級，買物自然貪便宜，所以喜入國貨公司購買，若眞購買土產如茶葉、皮蛋、麻酥糖之類食品，倒無所謂，因為這皆是中國傳統食品；但若為求外表漂亮，包裝一個漢字都無，驟看完全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商品無異，那就糟了。因為打開一嘗，卻不是味道，絕對吃不得，這種貨只能騙我們窮人一時，現在我們新區窮苦大眾，皆知所謂什麼「國貨」多數是騙人的，不再上當了。

試問上述兩事，算是「光明正大」嗎？我們是愛護「祖國」，但望「祖國」一不要赤化任何人，二不要騙人，我們要「光明正大」，貨眞價實！

一新區讀者上（四月十二日）

「明」與「眀」

萬人傑先生：

工作很忙吧！素仰先生已久，一直未致函向先生你請教，很是可惜。現冒昧致函台端，相信定使你感到詫異。我應自我介紹：本人為一私立中學的三年級學生，現有點問題期望請教台端。

在多天前購得「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學苑」，細看下，發現他們所印上其學校校徽的校訓「『眀』德格物」，深覺對「眀」字有所疑惑，翻閱辭海，不見此字註解，繼而回校請教老師，老師說：「莫明（名）其妙」！我對此疑惑更深，是否此字別有解釋，或是「錯」了？但，他們是——香港大學，本人是孩子氣還未除的初中學生，怎能批評人家？他們不會錯的！他們是知名學府，而且他們的校訓！

我曾唸過「明德格物」這句名言，香港大學的「眀德格物」是否別創一格呢？詞語可以創作，文字豈有自創？假若他們眞的錯了，豈不是很笑話？我深信孩子也懂得「日月則『明』」，那裏來「目月則『眀』」？

胡言亂語，妨礙人傑叔叔太多寶貴時間，好了，就此收筆，同時請勿見笑。

一崇拜你的學生（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晚）

萬人傑覆：他們的校訓用「眀」字沒有錯，你的老師也許和老萬一樣是「半桶水」。我已請教過啞老師，所得結果如下：

正字通：莊子外物篇：目徹為明，不借用眀，從日月，會明意。目眀與明暗之明義同。田藝衡曰：古皆從日月作明，漢乃從目作眀。廣韻、禮部韻畧俱不收眀字。正韻沿玉篇集韻之誤，分明眀為二非。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次韻呈力行詞長

壬子仲春于香江劍琴樓　高䪺賜

身自馳驅鬢自斑，窮通不改老夫頑，
縱魔易引千秋亂，除豎難偷一日閑；
夢影金陵桃葉渡，烟痕珠海荔枝灣；
天涯又負春風約，吹綠江南客未還。

廿載江湖汗漫游，賸携殘夢戀神州，
琴心劍膽隨身老，社鼠城狐入眼愁，
世亂欲尋元亮徑，陸沉徒上仲宣樓；
何時海峽風雲起？重見降旛出石頭！

以上二律，爲䪺賜先生，和鄙人「明日黃花錄」書本封面之詩，凡無此書者，多未能得閱原作，茲因高先生和詩，特將鄙人原作，一併刊出。

題明日黃花錄封面

董力行

撫髀何堪鬢有斑，餘生此日尙粗頑，
壺漿悵望黎元盡，劍戟銷聲鐵馬閑，
浮海遺民傷故國，過江名士老台灣！
南朝舊事君知否？幾見河山不戰還。

鐵馬秋風記舊游，據鞍劃策戰梁州，
蜀關似劍頻勞夢，粵女如花未解愁，
江上祖生期擊楫，客中王粲怕登樓！
年來最是驚心事，白髮新添壯士頭。

高先生和詩，勝過鄙人，其中佳句「夢影金陵桃葉渡，烟痕珠海荔枝灣」，收尾更好，「天涯又負春風約，吹綠江南客未還」。音韻之佳，直追李杜。

第二首，「琴心劍膽隨身老，社鼠城狐入眼愁」，對仗之工，歎爲觀止。高先生在港住宅名「劍琴樓」，「琴心」是指高夫人，「劍膽」指其本人，琴劍相隨，白頭終老，「老」字用得最好，自慰之中，且寓有感慨之意，城狐社鼠，言今日中國，狐鼠縱橫，入眼而生愁思也。第一首，「縱魔對除豎」，魔指毛澤東，豎是「二豎子」爲疾病之鬼，高先生是名醫，爲人「除豎」，是指用藥治病也，「除豎」用得既新又好，特加註解。

春叙沙田畫舫

袁暘照

江籠水折遠山藍，暖日和風逸興酣，
塵慮可乘郊外溢，知音留向席中談，
輕描瘦影花同瘁，細嚼詩情酒並甘，
隔座靜聽鶯唱後，憐卿何事到天南。

敬步力行壇主華誕原玉並壽

袁暘照

卸却征衣步小樓，松齡慶肇壽千秋，
無憂歲月添詩興，有價文章報國仇，
杯酒淺斟聊養性，風光漫賞且榮休，
他朝戰甲重披日，橫掃妖氛靖九州。

前題

袁暘照

正氣昭彰大道行，英雄一怒賊心驚，
不貪歌舞消餘緒，賸有琴書慰寂情，
燈下閒吟舒抱負，客中怡晦待承平，
虔誠敬頌身常健，重掌興邦萬甲兵。

敬和高䪺賜詞長台北有感

梁　莊

頽垣尙可附薔薇，堂燕棲貧豈別飛，
翹首山河依舊在，傷心文物已全非，
不愁對鏡催人老，誓把揚鞭策馬違，
珠海波迴秋夜月，菊花魚膾兩初肥。

辛亥中秋寶蓮寺外曉前漫步

勵脩　鄧學而

放眼長空月半天，鄉關處處隱烽烟，
茫茫大地家何在？草草離人國不全；
漫步山林排俗慮，縱談世事寫詩篇，
年年佳節徒傷感！欲洗紅塵學坐禪。

辛亥中秋，與蘇樹聲等四人，登大嶼山賞月，是夜下榻寶蓮寺，隨行携有油鷄美酒菓餅等，但寺規不許飲酒食肉，故深夜四時許起床，漱洗後，聯袂出寺散步，盤桓於茶園與相思林徑之間，至一山峯之大石上，飲酒賞月，此時月魄西垂，澄空萬里，但俯視大地，則雲霧淒迷，遙望家鄉，不知何處……。

時事雜感

梁樹森

（一）

紅羊浩刼沁園騷，李闖黃巢輸老毛，
竊國勾俄陷我土，攫功抗日詡朋曹，
中華文化遭刪篡，唯物史觀逼改勞，
子女鬬親稱進步，千年禮教付蓬蒿。

（二）

嬴秦暴政畧輸才，口號人民甚獨裁，
衣不蔽身常補綴，食難果腹噤申哀，
血腥鎮壓遍山雨，階級鬬爭佈火雷，
時日曷喪何畏死，漏魚海上犯寒來。

（三）

聳眉搔首問天公，倡亂何如毛賊東，
計誤和談容坐大，閫剿分裂予凶終，
慣施統戰造謠術，自詡長征定遠功，
最是遺民揮淚裏，王師日望哭途窮。

（四）

沉淪大陸慘悽悽，奴役人民更鬬批，
男女相交一杯水，夫妻下放各東西，
閨房偶語相猜忌，文字箝鳴莫謾題，
鐵幕低垂嚴控制，自由世界尙迷迷。

（五）

頃閱報載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黃國書在台開設國光人壽保險公司，其妻當董事長，子當總經理，數年間收人壽保欵達兩億新台幣（實一億九千二百萬）還宣佈破產，並辭官不幹云：爰一律誌之。

立法崇高劃典常，鑽營有術推耇黃，
民康物阜葆人壽，妻董兒經爲「國光」，
萬貫腰纏跨鶴去，一官腳踢任鴻翔，
革新運動成何說，如此先生在廟廊。

梁先生時事雜感，語重心長，台灣軍事、經濟、僑務諸首長均有輝煌建樹，惟政治較差，不良官吏，惡習已深，應當早日淘汰。鄙人投資，撞板而回，深知其弊也，壇主。

請閱俊人小說

書名	價格	書名	價格	書名	價格
窈窕淑女	7.00	人海浮萍	3.50	愛情的噩夢	3.00
戀愛十年	6.00	火拼	3.00	舊歡	3.20
天堂煙霧	5.00	海角驚魂	3.20	懺情	7.00
戰地情天	5.00	天堂羣像	3.70	愛似濃霧輕煙	7.00
神女與女神	4.00	藝海情潮	5.00	喋血櫻都	4.50
汚流	4.60	不明來歷的人	3.00	死亡線	5.20
苦樂情場	5.60	復活的玫瑰	1.60	迷魂草	5.00
情天刼	7.80	如花美眷	1.60	長髮女郎	3.80
斷腸花	6.00	月冷花殘	2.00	失踪的丈夫	2.00
進出黑地獄	2.60	殘春	5.00	難忘的舊夢	2.00
姊妹情	2.80	大好青春	5.50	情之所鍾	3.80
幽夢影	2.40	職業情人	2.40	地獄歸來	3.00
我心向明月	2.20	第六個戀人	2.00	有情人	5.00
愛情賭局	2.40	嬌娃	2.40	情人老去	4.50
氣壯山河	3.00	迷失的一代	4.00	一春花事雨中殘	9.00
心靈之窗	3.50	一代尤物	4.50	上流社會	3.50
秘密客	3.60	奪寶記	2.50	墮落的軌跡	5.50
鬼屋	1.00	沉淪	3.40	孽障	3.50
繼承人	0.90	豪門怨婦	5.60	自我毀滅的人	5.00
愛的漩渦	1.40	斬不斷的情絲	5.80	十二門徒	5.20
遺愛	1.30	危險女性	5.80	陣陣疑雲	2.00
羣芳艷	3.20	情花	2.80	妒火	2.50

總經銷：

（一）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 1302 室俊人書店。電話：H 735033

（二）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 501 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 456426

珠江三角洲梟雄傳

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抗戰前後，局勢紛亂，地方治安如羣龍無首，以致撈家乘時輩出，匪盜四起。各著名撈家傳奇事蹟風傳各地，每為人們喜聞樂道。子家先生著「珠江三角洲梟雄傳」，乃選擇撈家輩中之突出者，將其生平事蹟忠實記載。內容包括「市橋皇帝李朗雞」、「騎刦海剛丸」、「大天二火拼」、「獨行大盜十三行六」、「台山女盜單眼英」等多篇，資料翔實，筆法生動，道人之所未聞。宇宙出版社出版。經銷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俊人書店，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全書二百四十三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萬人雜誌

（第二三五期）



當法律不能制裁壞人，唯一辦法就是自己制裁自己啦！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三五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三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四月廿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有關「中共報導偏向」問題

最近日本發生一項熱烈的爭論，許多人指責日本報紙對中共的報導不實，報喜不報憂，簡直是替中共宣傳。

日本名評論家三好修，最近在「經濟往來」雜誌四月號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對此提出了無情的攻擊。這篇文章透露了左列事實：

①日本與中共的交換記者協定，日方被置於不平等的立場。

②派駐中共的日本記者不能自由採訪新聞。

③雙方的協定，是已故松村謙引誘各報社進行的，曾遭受新聞協會的反對。

自民黨參議員中尾榮一、原原愼太郎等根據這一論文，邀集議員於四月四日成立「維護報導自由議員懇談會」，追究有關方面對此事的責任。此舉又引起傾向中共的自民黨議員田誠一等的抗議，並且還要請律師打官司，氣勢頗爲洶洶。

口是心非・心非口非

日本報紙對中共的報導向來莫名其妙，不僅日本人有此感覺，外國人也有此感覺。例如去年十月，林彪垮台的消息，日本記者一直不敢報導；西方通訊社的報導刊出後，日本記者還從北平發電力加否認。他們不但對中共直接有關的消息噤若寒蟬，言不由衷；並且對與中共間接有關的國際消息，也吞吞吐吐，不盡不實。例如在越戰問題，一向跟隨中共偏袒北越和越共；共軍發砲轟擊城鎮、殺戮平民，他們每報導爲「凌厲攻勢」，對於南越的建設成就以及共軍的失利戰訊，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再不就模棱兩可。

報導事實是新聞記者的第一條信念，也是新聞記者的靈魂和生命，日本記者這種口是心非，或心非口也非的作風，實在太不成話。當然這也不能一概而論，例如在中共「文化大革命」高潮之際，四名日本記者因有懂得中文的便利，曾積極報導紅衛兵的大字報，有關武鬪的新聞，曾引起中共的忌諱，將四名日本記者驅逐出境。可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毛澤東會晤已故美記者史諾時又說：外國記者對文革武鬪的報導完全正確。大概是鑒於天下共知，再掩飾無益反倒有害了。

日本報紙多銷百萬份以上，是極大的企業組織，新聞報導的競爭極爲激烈。假如自己派駐中共的記者被驅逐，對於報紙的地位會有重大影響，因此不得不囑記者特別小心，盡量遷就中共官方意旨，這實在是報導偏曲的最大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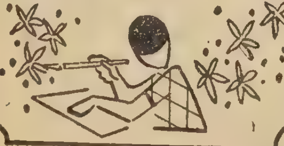
義和團外交路綫

俗云：鬼怕惡人。今天中共之故意欺弄日本人，恰如戰前日本軍閥之欺壓中國人。這也算是惡有惡報。

以中共和日本的貿易爲例，中共硬對日本商人加上四項政治條件，每年談判貿易協定，迫使日本代表先行痛罵日本政府，然後始能商談貿易；其次限制日本商人不得與台灣、南韓、美國發生投資性的往來。這種苛例專對日本商人，其它各國商人皆不受此痲煩。最滑稽的是美國商人最近也被邀請參加廣州的「春季交易會」，但是與美商合作投資的日本商人仍被拒於門外，而日本商人竟不提出抗議，日本報紙也不加評論。中共的虐待狂和日本人的被虐待狂都達到人性的極限！

有人說周恩來有外交才幹，其實是他只是擅於外交詞令而已，懂得什麼外交！從清末以來的歷史看，中國有兩大外來威脅，一是東鄰日本，一是北鄰蘇俄。迄今爲止這兩個的國家，仍是中國最大的強敵。就工業力量而說，蘇俄居世界第二，日本第三；任何一國與中國爲敵，都不輕易可以對付的，兩國聯合一致對付中國，則絕無倖免。中共不知加以分化，反而逼迫日本與蘇聯接近，目前日蘇正合作開發西伯利亞，對中國大陸已完成大包圍，而中共還盲目的反蘇反日，這算是什麼外交！所謂毛澤東的「革命路綫」不過是義和團外交路綫而已。

滿清昏聵，留下一大堆喪權辱國的條約，中華民國經幾十年的艱辛奮鬪，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才將它們打掃乾淨。現在中共竊據大陸胡鬧，將來出了禍子，還得國人付出慘重代價，這是海外中國人不能不提高警覺的。



新聞以外



五月逃亡潮十週年紀念前夕
請教鼓吹「回歸運動」的大主筆

劉人傑

一家以「中華民國」紀年的大報，發表一篇社論，大力鼓吹「回歸運動」，認爲海外知識分子回歸「大陸祖國」「大體上是利多於弊」。不過，他又不贊成「盲目地一窩蜂投回中國大陸」，究竟什麼人應該回歸？什麼人不應該？大主筆是不是有一天會以身作則？抑或他勸人回歸而自己仍獃在香港享福？

社論新聞背道而馳

四月二十一日，本港一家大報，發表一篇社論，題爲「從中共乒乓球隊訪美說到海外『回歸運動』」。近年來，海外新左派青年一直高叫「回歸」，接着又發動所謂「統一中國運動」，因此，這篇社論沒有新鮮之處。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這一家大報報頭上以「中華民國」紀年；同時，從「社論」翻過另一頁，有所謂「鄉情版」，報導大陸新聞。在「鄉情版」裏，提供許多大陸人民生活實況的報導，在這些報導中經常可以看到大陸知識分子被批判、鬬爭、勞改一類消息。因而，在社論上大力鼓吹「回歸運動」，似乎跟他們的立場和新聞報導不相配合，且還顯得背道而馳。

通常，一家報紙的「社論」，是代表報社的言論，許多報紙有「社論委員會」設立，對某一問題，經過討論後，結合全體意見，由一個人執筆，撰成文章，這一篇文章，代表了這家報紙的意見、立場，是正正式式的一篇「社論」。

輪流執筆

據老萬了解，這一家大報的社論並沒經過「社論委員會」研討，是採取輪流制的，某甲寫星期一、四；某乙寫星期二、五；某丙寫星期三、六；星期日「每週大事」又另由一人執筆。輪流制比較省事，不必花時間先舉行研討會；但也有毛病，就是文章中的意見，未能眞正代表報社立場。某甲喜歡毛澤東，便經常爲毛思想服務；某乙一直和美國國務院有交情，就替美國政策作宣傳工作；某丙反極權，仗義執言，篇篇火爆。因此，嚴格說來，這些社論實質上是代表個人意見多些，文章上面加上一個「社論」的小版頭，不過聊備一格，人有我有而已。

了解這情況，大報出現鼓吹「回歸運動」的社論，就不必大驚小怪，不算得是「奇事」。顯然，執筆寫這篇「社論」的大主筆，一定對「回歸運動」非常嚮往，所以在一九六二年五月逃亡潮剛滿十年的今天，發出這種言論，其用意十分明顯。

如果這位主筆先生是新左派青年，對中共一切都是模模糊糊，只從表面「成就」來衡量中共政權，這樣一篇社論該沒有檢討必要；但以老萬所知，這位大主筆對中共問題比任何人更有研究，他老先生是專門研究中共問題的一位主持人，二十二年來中共的各項運動，他們有極豐富的資料，每一個運動中被鬬垮鬬倒的人，他們有極詳細的履歷名冊，許多外國研究機構要花大筆費用向他們購買這些別人沒有的資料。

這樣一個人物，對中共政策、大陸情況絕對不會陌生，更不會不了解從六二年五月逃亡潮到現在的十年間，幾乎沒有一天沒有大陸逃亡者逃到香港，他們寧願作海上浮屍，也不願留在大陸，爲的什麼？別人可能不盡了解，這位大主筆應該瞭然胸際。

乒乓外交的成就

社論首先詳述中共「乒乓外交」的成就，從去年三月七日參加日本舉行的國際比賽，到四月十日至十八日美國乒乓球隊被邀訪問大陸，哄動世界，由而促成尼克遜訪問北平。目前，中共乒乓球隊正訪問美國，尼克遜親自接見，於是這位大主筆說：「中共球隊訪美，本質上屬於國民外交、文化交流活動，然而其影响並不單純。在美國方面，它在左傾青年及主張積極與中共修好的人士中掀起一片熱潮；在一般民眾之中，無疑也會造成相當廣泛的對中共運動員的好感。它會促使美國朝野更傾向於與中共進行政府之間與民眾團體之間的交往，會加強促使美國走向與中共建交的壓力。」

凡對中共政權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大陸實際上沒有所謂「民眾團體」，中共的乒乓球員，都經過嚴格政治訓練，不論外交人員也好，新聞記者也好

，運動員也好，如果政治思想不能得到中共信任，絕對不可以出國。因此，大主筆把中共乒乓球隊訪美視爲「國民外交」，大錯特錯。這種錯誤，不應發生在這位身爲研究所主持人的大主筆身上。

以爲你比周恩來聰明嗎？

大主筆認爲，他們在外國訪問所得的印象，會漸漸傳達到一般老百姓去。「固然，少數運動員一兩次的出國，不會在這方面起多大影响；可是，如果這種交流活動增加，日積月累所引起的影响，就不可忽視。」

這位大主筆的天眞無邪，甚於新左派青年。他以爲中共多派運動員出國，就可把外國的「民主自由」帶回大陸，從而促成中共政權的變革，使他們也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這想法簡直癡人說夢！大主筆想得到的，比他聰明一百倍的周恩來難道想不到？

他只會讓運動員帶了共產主義的毒菌出國，絕不會讓他們帶資本主義的毒菌回來，因此，更多中共運動員出國，只有自由社會受到侵蝕，利用他們帶自由訊息回到大陸，未免太過奢望。

天眞的美國人要求與中共「文化交流」，交換學生、學人、新聞記者、運動員等等，其實，一旦廣泛展開，會使到美國麻煩多多。理由很簡單，美國是「自由」國家，人民出國，政府不能阻止，申請到大陸的人，美國只有放行。但中共准不准入口，他們有權，對他們有利的人，如黑豹黨的首領，他們當然批准；對他們沒有利用價值的，可以拒之門外。

至於中共派往美國的人，每一個都有作用，否則他們不可能獲准離開大陸；在美國入境，則絕不會受到留難。

這樣「交換」的結果，當然使美國大添麻煩。在大陸經過毛思想灌輸的黑豹黨，在美國本土可以進行「人民革命」，而大主筆卻希望中共的運動員回到大陸，會引起中共的變革，除非美國把中共乒乓球員集中起來，灌輸尼克遜思想，但，辦得到嗎？

以鳴放爲例

大主筆對「回歸運動」也表示「原則上予以支持」，他所持理由一如寄望於中共乒乓球隊。他說：「海外知識分子如果大量回歸，無疑將成爲中共內部反敎條主義力量的一個重大的支援力量。這些回歸的知識分子，本身也許不足以構成強大的政治力量；但他們所帶回來的新知識、新見解、新作風，將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對中共內部反敎條主義分子以及大陸一般民眾發生啓蒙作用，激發其靈感，開拓其眼界，鼓勵其鬬志與信心。」

以中共政權思想控制的嚴密，回歸知識分子可以將他們的新知識、新見解、新作風在大陸「激發」「開拓」「鼓勵」嗎？大主筆的研究所內，當然有很豐富的資料，知道在「大鳴大放」時期，大陸許多有地位的知識分子，曾將他們的新見解提出，可是，所得結果怎樣？人民未曾潛移默化，他們已打成「右派」，不是鬬死，便是下放，回歸知識分子會不會得到中共另眼相看，容許他們把新知識、新見解、新作風自由推廣？大主筆自己一定可以找到一個答案。

回歸的兩種人

大主筆的社論說：「有的人回歸祖國大陸後，得大展所長，稱心如意；雖然失去若干自由，也不認爲是嚴重犧牲；雖然遭遇各種運動風波，也都能平安渡過。另外的人回去後，則可能仍不得其所，在若干方面不能適應大陸社會，可能遭受種種打擊，甚至送掉性命。」

大主筆社論中雖沒說明他指的是什麼人，但很易理解，第一類是指錢學森之流，在大陸，他可以「大展所長」；不過，是否「稱心如意」，只有錢學森自己知道，大主筆也未必一定了解他內心。第二類是指李宗仁之流，李宗仁當年回歸，中共曾大事宣傳，許多香港的右派記者也被邀到北平，參加李宗仁的記者招待會。曾幾何時，這一個政治垃圾，已成大陸塵土，悄悄離開那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了。

中共也極力爭取楊振寧「回歸」，可是這位美籍華人的科學家並不認爲在「祖國大陸」工作可以「大展所長」「稱心如意」。打了一個白鴿轉又回到美國去，看來楊振寧比這位專門研究大陸問題的大主筆頭腦清醒得多，雖然他因爲有親人在大陸，迫得替中共說些「好話」，但並未鼓勵人們「回歸」，總還算有點良心。

——有位太太回廣州，共幹和她「談話」後，知道她是第一次回廣州，鄭重的對她說：「回到香港一定要說毛主席好。」楊振寧的談話，相信也在類似情形下發表的。

犯了錯誤

大主筆又說：「有的知識分子把愛國熱誠放在第一位，把個人利害放在其次，認爲即使中共統治缺點甚多，也願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投回祖國大陸，以其個人有限力量予以糾正改善。對這種大仁大勇的人，我們（？）致以崇高敬意。」

他這一段文字，犯了多處錯誤，必須指出：

㈠愛「中國」和愛「中國共產黨」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中國共產黨只不過是目前統治中國大陸的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垮台，中國仍然存在；愛國的人，不一定要愛中國共產黨。

㈡大主筆既鼓勵人們「回歸」「大陸祖國」，就不應把它視爲「地獄」。把入地獄和回歸混爲一談，不僅對「大陸祖國」的侮辱，也顯現出他思想上的混亂，一如廣東話說的「黐黐地」。

㈢把回歸者視爲「大仁大勇」，也不倫不類。照一般曾觀光過大陸的大學生說，人民生活「很好」，放棄壞的生活，爭取好的生活，何能稱爲大仁大勇？更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

使老萬躭心的是：在「祖國大陸」沒有選擇職業自由，這位擅長研究大陸問題，拿手寫回歸社論的大主筆，如果有一天心血來潮，以身作則，回歸祖國，而祖國不要他再寫社論，下放到鄉下落戶，從事耕耘，那麼，這位大主筆豈不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袁懋如 舌戰 王春生



袁懋如女士

作者簡介

袁懋如女士，四川省人，中共重慶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曾任中共重慶設計單位技術員。一九六九年四月，由共區逃往緬甸，曾遭當地政府強迫遣返共區，後冒九死一生逃到仰光，潛赴泰國轉美，曾肄業於美國伊利諾大學。一九七一年，由美赴台，曾在台灣停留將近一年，於是年年尾又回美國，現旅居於美國。袁女士在台期間，曾撰寫揭露中共暴行之長篇連載文章「我向全世界控訴毛澤東」及「腥風血雨」，以及短篇報導「我親自參加在日本舉行的亞洲勝共大會」、「讓中共匪幫在人民的怒吼聲中發抖吧」、「毛澤東爲何喜歡尼克遜」，極獲各界的重視與好評。現在這篇描述她在美國與左派分子數度舌戰實況的報導，原載「今日中國」。

往日和平安寧的美國新大陸，如今被籠罩在一片媚共親共的姑息氣氛之中，各色各樣的毛氏小爬蟲、小跳蚤，紛紛從牆角地縫的陰暗角落裏爬了出來，配合着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的活動，各盡所能在這裏爲毛記中共政權販賣狗皮膏藥。

但由於他們嘴尖皮厚腹中空，碰上了義正詞嚴的反共愛國的同胞們，他們就只有當眾出醜的份兒。這裏我向大家報導兩次我親自參與的會議實況：

假共產黨現形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我應南伊利諾大學中國同學會的邀請，前往參加該校「國際學生週」的「中國日」的活動。我生從俄亥俄 Dayton 飛往聖路易，再搭乘一架小飛機飛往南伊大的所在地 Cabondale，幾位學生代表陪着我前往住宿的地方——一輛三房兩廳的旅行車，與三位女同學同住一起。據該校同學們告訴我：當天晚上，有一位名叫 Jack Chen 的中國人，自稱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應該校一位英籍的共黨教員的邀請，前來該校作有關中共問題的演講。從安排的日程看來，他講題的內容異常廣泛，有政治、經濟、文學、藝術、工業、農業……，儼然像一位研究中共問題的權威人士。這倒確實引起了我的興趣，眞想見識見識這一位博學多才的自稱爲「Dr.」的人。晚上六時半

，此人出現在當地的電視節目中，年紀約六十餘，頭上有無數白髮，其膚色半黃半黑。

一問之下，原來他是一位千里達的雜種，父親中國人，母親千里達人，以前居住在莫斯科，一九三八年被史達林驅逐出來，到處流浪，聽說最近居住在香港，一口英語倒很流利。可是很遺憾，他既無中國人的名字，也不會講中國話。但他自稱在一九四八年創辦了中共的「新華社」，其實誰都知道，中共的「新華社」早於延安時代就成立了，與他何干？

當晚八時，我與一部分中國同學相繼到該校學生活動中心。中國同學會中，一部分堅決反共、愛國的同學們，早於前一日成立了一個組織，名稱是「China Study Committee」，由張靜愚先生的女兒張惠平小姐擔任該會主席，他們以該會的名義，在會場門前散發一張聲明。當時Jack Chen 也在兩位美國人士陪同下，正在觀賞玻璃櫥窗前的陳列品。但當他一看見我時，臉色突然顯得極不自然而緊張起來，我覺得很奇怪，此人與我素昧平生，難道我的臉上刻有字樣不成？以致於使這個老頭子有如此之反應？這倒是個謎。

八時五分左右，我們進入會場，我是作爲聽眾之一，坐在第二排的中間位子，兩位中國同學坐我左右，爲我擔任翻譯。大會主席，由一位印度人擔任，首先介紹了這位「從大陸來」的不知那個專業的 Dr. 陳，然後由 Jack Chen 發表演講。他演講前，特別拿着「中國問題研究會」的聲明，作了一番解釋，說他是中國人，文化大革命時期，他住在北京等等，然後作了一個小時的演講。其內容與報章雜誌上報導的相差無幾，一個具體事例也沒有，他自己到底在文革時期有什麼活動，也一句沒有提到過。像這樣的演講，任何一個看過幾本中共書籍和報章雜誌的人，都可以講的。九時許，該我們發問了，第一位中國同學，首先指出他不是中國人，既無中國名，又不能講中國話。在中共大陸上，那有住了廿年還不會講中國話的人？而且指出他的演講毫無具體內容。接着後面一位中國教授，說了一句英文 "Red Mass" 請他講出中文意思。那知那位 Dr. 卻說：「紅中中。」且連講兩遍，惹得大夥兒都笑了起來。我旁邊一位同學輕聲的戲謔道：「可能還是白板哩！」弄得在場的中國人，個個丈二和尙摸不着頭，眞不知他講的是那一國的「中國話」。爲了表示他是多麼有能耐，他又說明：在前幾天，他曾去華盛頓、紐約。正想說哥大會請他去演講，突然看見我坐在前面，他馬上又改口說道："Oh! I think, you were there"（我想你在那裏），我用英文回答："Yes, I made the speech"（是的，我作了演講），原來我於一月十四日，曾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左派大本營），與胡秋原先生一道，在該校伯爵堂（Bear Hall）作了一次演講。並與該派校的左頭目們，作了一次公開論戰，歷時四小時，我們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獲得了勝利，就是那次會議。Jack Chen 不知怎麼消息這麼靈通，居然也去聽了，當然他會記得我，難怪他見到我時，便要嚇得臉色發黃、心發慌了。像哥倫比亞大學那樣的場合，Jack Chen 根本不敢哼一聲的。因爲我們一律講中國話，全是中國人，可憐他聽又聽不懂，又不敢問。那次會議，我們的演講和辯論的題目是「中國的前途」和「大陸知識分子的處境」。在我回答了 Jack Chen 以後，他又說："I think you discuss about 釣魚台"（我想你們在討論釣魚台問題），我答道："No we didn't" 多可憐，他又猜錯了。接着，我站起來，首先用英語聲明，我是從大陸逃出來的，我在大陸生活了廿年，在伊利諾大學學了三個月的英語，英文老師是 Mrs. Goodman，我的英文不太好，所以現在我要用中文問 Jack Chen 幾個問題：

(1)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設在北京的什麼地方？

(2)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分幾個區進行接待？

(3)中共北京有那些個主要的造反派組織？如北大、清華、北京地質學院。

請他回答，他連我的問題都聽不懂，更不用說回答。爲了給他一點面子，由我左邊的一位同學，將我的問題翻譯成英文講給他聽，他仍然無法回答，我幾次用英文講 "Please answer my question!"（請回答我的問題），他全身都快緊張得發抖了，兩眼再也不敢向我們這邊望一下，另一位同學又問他：「你說你參加革命三十四年，請問你具體參加了那些革命運動？」他又不回答，反而說道：「另外找個時間，我們可以慢慢談。」接着一位美國學生問道：「什麼是百花齊放？」接着又有一位美國人問道：「文革期間，中共軍隊爲什麼要出面？他們是幫助羣眾還是鎭壓羣眾？」Jack Chen 完全崩潰了，冷汗直冒。我立即站起來用英文說道：「我相信，他根本不能回答任何一個具體的問題，因爲他根本不知道。比如剛才這兩位美國朋友的問題，我可以回答你們，而 Jack Chen 今天在這裏講的，全是撒謊，而我問的幾個問題，都是住過大陸，特別是北京的人，一定會知道的，這是極普通的問題……」會議進行了兩小時，Jack Chen 簡直變成了一隻落水狗。會議結束後，與會的一些美國人講：「Jack Chen說謊」，有的美國人感到驚奇，他們說：「Jack Chen 來說中共好，你們還有這麼多中國人反對！」這些美國大少爺，總以爲在美的中國人都是像他們一樣胡塗的親共。有的關心台灣的美國朋友，很高興台灣來的學生，究竟敢於義正詞嚴的表明自己的態度，給 Jack Chen 當頭一棒。

二十六日我接受了當地電視台和報紙記者的訪問，晚上欣賞了中國同學會組織的「中國之夜」表演，有中國古裝、時裝表演，有繪畫、書法當場表演，有歌、舞、鋼琴、口琴、古箏的獨奏，有電影「秋決」放映，晚會非常成功。這是同學們在百忙中籌備的節目，也是該校第一次「中國之夜」。

二十七日，當地報紙 "Egyptian"（南伊大的）把我的相片登載在第一版的頭條新聞上，而將廿五日晚間作演講主講人的 Jack Chen，賜給他一幅漫畫，大題目是 "Gus Bode"，漫畫中畫了一個人坐在椅子上，雙手棒着腦袋，下面的說明是："Gus says Mr. Chen got a lot of chin from his kin"。很遺憾，而把正在與尼克遜競選下屆總統的 Masgee 來該校發表總統競選演說的相片，放到第十版上去了，而關於報導 Jack Chen 的演講的標題是 China lecture labeled a "Misrepresentation".這就是 Jack Chen 造謠的下場。

胡塗博士服氣

廿七日上午，接受了南伊大廣播電台的訪問，晚上作了一次大陸問題的演講，題目是「我參加了文化大革命」。當天天氣突變，大雪紛飛，地上開始結冰，汽車、行人要想行動，都非常困難，溫度降到華氏零度左右。可是仍然有不少中國人和美國人來參加，會議從晚上七時到十時，該校的幾名左傾同學也都來，發問也特別積極。

有一位已獲得博士學位的胡塗蛋問我一個問題：「在大陸上人們要讀毛語錄，我們在台灣要唸總統訓詞；在大陸上，共產黨沒收地主的土地，在台灣，國民黨也把我家的土地拿去分給農民，那豈不一樣嗎？」我回答他：「在本質上這完全不一樣，大陸人民是被迫天天唸毛語錄，不唸就不行，就是反毛澤東思想，要挨批判、挨鬥爭。請問你在台灣要天天唸總統訓詞嗎？」他回答沒有。「而且據我所知，學校裏根本沒有唸總統訓詞這一課，你說你天天唸，你能馬上背出一段來嗎？」他搖搖頭，背不出來，可是我馬上背一段毛語錄給他聽。「至於關於土改，更是絕對不同。大陸土改，共產黨殺了成千上萬的地主，可是到頭來，農民並沒有得到土地；台灣的土地改革，是和平的，並不是沒收地主的土地，而是政府用實物債券和工業股票，按土地兩年半產值作為土地的價值，加以購買，然後分給農民，請問你家有多少地？」他回答一百甲地。「請問你祖父和父親被殺了嗎？」他回答沒有。「請問你們家拿到了實物債券和工業股票沒有？」他莫可奈何的答道：「拿到了。」「就這樣你自己也回答了這個問題，你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在場的聽眾，以熱烈的掌聲，同意我的回答，連那幾位左傾分子，也只好拍手點頭，不得不服氣。

王春生輸得慘

一月廿八日，這裏大雪不止，飛機停航。可是我非設法到愛阿華去不可，因為第二天還有一場激烈的鬥爭在等着呢！我坐了四個小時的公共汽車到達聖路易，再坐 Taxi 到飛機場，搭乘晚上八點四十分的飛機，飛往芝加哥，再轉往愛阿華，十時半左右才到達目的地。第二天的會議，是由愛阿華大學中國同學會主持，主講人有兩位，皆女性：一位是剛從大陸訪問回來的王春生，一位是在大陸生活了廿年逃亡出來的袁懋如（編者按：即本文作者）。很明顯，這是一場針鋒相對的鬥爭，王春生是台灣去的（聽說她父親已與她斷絕了關係），現在正在攻讀社會學博士，嫁給一個美籍猶太人，丈夫是個共產黨員，因此她之所以「左」便毫不奇怪了。她是在美國的左派分子中最為活躍的分子之一，不過我倒並沒有把她放在眼裏，我有信心可以完全擊敗她。因為我相信，邪不勝正，眞理是在我們這一邊的。

一月廿九日，下午一時半，愛阿華大學的學生活動中心的禮堂裏，座無虛席的擠滿了中國人和少許的美國人。主席台上放着一張長桌，兩把椅子，講台前放着一個麥克風，兩個中國嬉皮（大多數左派的標誌）正在忙着幫助王春生安置幻燈放映機和布幕，個個臉上都有着異樣的表情。試看這一場公開的大論戰怎麼發展下去。首先是主席陳遐齡同學介紹了王春生和我，然後徵求我們的意見，看由誰先演講。當然，應該由她先講，這是禮貌。可是她心虛不敢講，深怕我抓她的漏洞，怎麼也不講，於是我便不客氣的表示：好！既然王春生不願先講，我先講好了（我諒她也抓不到我任何辮子的）。由於主席事先聲明，每人只有四十分鐘，我只能擇其重點來講，我講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及中共特權階級的生活情況，分城市、農村、共幹三方面介紹，全部用實例及具體數字來說明食、衣、住、行的情況，中共特權分子享樂腐化的生活，我還舉了幾個實例：如李井泉、李大章、陳再道等加以說明，並指明：因為這些幹部在文革中被批判、鬥爭，所以才揭露出來，而沒有被點名的，是被稱之為「革命幹部」，是不能批判揭露的。但並不是說他們比這些共幹好，而是羣眾不能講。否則便是「攻擊革命幹部」，便會被扣上「反黨」的大帽子。接着，我順便指出：王春生他們這次去大陸，參觀的地方，不外乎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南京。農村裏有山西大寨大隊，北京、上海近郊，有幾個公社，這是專門供參觀的。我用了四十三分鐘，結束了我的演講。

主席再請王春生演講，她不演講，而以放幻燈片代替演講，她以為用拍的相片就能說服人。因此，我也暫時坐到台下，當一名聽眾，看看她是否能把豺狼變成觀世音，能否把中國大陸這個人間地獄變成天堂。果不出所料，他們總共參觀了三個人民公社，都是北京和上海郊區的，還有山西大寨大隊，還有長江大橋（比美國的差得太遠了），拍了唯一的一張農民耕田（兩頭牛拖的）的實地情況，那個農民穿的衣服褲子，還滿身都是補疔（這已經是農民特為照相穿的好衣服了），停在晒谷場上的一架拖拉機，王春生解說是一〇〇％機械化，連聯合收割機都沒有，那來什麼一〇〇％機械化（也難怪，她不是學機械的，以為只要有個機器，就可稱機械化）介紹工業產品，拍了幾個藥瓶子，裏面有各種顏色的液體，她解說是石油工業的產品（誰相信？），連勘探油井、原油提煉等步驟，一個也未見，幾個爛玻璃瓶子能代表什麼？拍了北京通用機械廠的金工車間的幾部C530的車床。北京汽車製造廠產品有三部汽車（小轎車），車殼不是冲壓的，而是人工用鎯頭敲出來的。學校方面拍了北京的清華大學，特別說明相片中有由美回去的科學家錢偉長，有一位學生是清大附中的，下鄉勞動兩年後再到清大學習。（王春生怎麼會知道清大附中，是北京中共中央一級的高級幹部的子弟學校呢？他們有特權，其他的學生能夠返回大學學習嗎？）農場裏，拍了幾隻鷄，一些豬……四十分鐘，再加五分鐘，片子放完了，其餘的時間該由大家向我們發問了，我們也可以互相詢問。一位中文系教授首先問，大陸上國語推行情況怎樣？為什麼我能講這麼好的國語？他認識馬思聰，知道老一輩的朋友，特別是音樂界的知名人士都被鬥了，情況到底如何？我回答大陸一般仍講各地的方言，我講普通話（即國語），是我自己願意講的（以上我用四川話回答的），我認為台灣的國語推行比大陸好。然後我回答第二個問題，這次「文革」期間，中共又再一次的迫害知識分子：比如大陸的名音

樂家賀綠汀，也被打成了黑幫分子，名女高音歌唱家郎毓秀女士，被戴高帽、鬪爭、遊街示眾，運動時期，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因她是留美的），每天被拖出來打一頓。很多人被逼自殺：如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羣，成都大學項校長，四川醫學院副院長孫毅華，甚至爲共產黨賣過命的小說「紅岩」的作者羅廣斌，劇作家老舍等，都被逼自殺。三十年代爲中共打天下的左派文人基本上全完了，大陸最有名的電影演員白楊亦被逼自殺，趙丹被打成了混世魔王……。我回答完後，主席請王春生發表意見。她說是的，大陸多講方言。可是卻造謠說，在台灣是被強迫講國語，比如她在西門國小唸書，學校規定講台灣話要罰錢，政府不准人民講台灣話，（她講到這裏，台下一片噓聲。因爲都是台灣來的，都知道她在睜着眼睛說瞎話），主席急忙出來請大家安靜，王春生又繼續說，聽說馬思聰正在申請回大陸。我立卽發言，指出王春生在造謠。我問她：「誰告訴你馬思聰在申請回大陸？你有什麼證據證明馬思聰要回大陸？你是在造謠，我敢肯定這點。否則，你敢不敢對質？我們可以馬上打電話到費城，詢問馬思聰本人。」王春生頓時像矮了半截，只好支支吾吾回答道：「我是在大陸時聽說的。」到底聽誰說的，她也指不出來。接着另一位同學發言道：「關於剛才王春生說到在台灣的學校裏說台灣話要罰錢，這是她有意挑撥離間台灣本省同胞和外省同胞的關係，而且純粹是造謠。」主席接着發言道：「我也是西門國小的，我在學校說台灣話，從來也沒罰過錢。」王春生的謬論，使她自己變成了過街老鼠。接着一位從香港來的醫生問她：「請問王春生，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下落如何？怎麼不見出來了？香港經常看見的浮屍從那裏來的？爲什麼有這麼多人從大陸冒死逃到香港？另外，中共對那些『愛國分子』，比如香港的傅奇、石慧，怎麼當香港政府把他們驅逐回大陸時，過了橋，中共拒絕接受他們，讓他們在橋邊睡了兩晚上，還是回到香港，這是怎麼回事？我想就是在大陸受過兩星期的訓練也好，還是五十五天的訓練也好（王春生自稱在大陸參觀五十五天）我想她也答不出來。」主席請她回答，她尷扭極了，不站起來回答又不行，硬着頭皮答道：「那些浮屍不知道那裏來的，（堂下哄堂大笑，莫非是國民黨扔到大陸去的不成？）那些逃亡的人，是因爲不適社會主義。林彪的事在大陸沒聽說過，出來才知道的。」後一個問題她沒吭氣，我接着問她，爲什麼成千上萬的人都不適合社會主義？請你回答。她啞口無言，我接着講：「你說這次是中共請你們回去『國慶』觀禮，爲什麼今年『國慶』不遊行？」她回答得才妙，她說：「遊行只有少數人能參加，組織遊行是勞民傷財，用遊園活動來代替，參加的人更多，更好些。」但誰都知遊行是有政治意義的事，與遊園性質完全不同，我立卽發言：「那照你的說法，中共的遊行是勞民傷財，那麼從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開始，廿多年來，年年都在勞民傷財是嗎？」她茫然不知所措，一位美國青年問她道：「既然中共政權既民主又偉大，爲什麼你要移民到美國來呢？」又有人問她：「你有沒有勇氣說老實話，你是不是共產黨？」「爲什麼大陸如今人口有七億多，可是糧食的總產還不及一九四九年前國民政府時的總產量呢？」「你有沒有勇氣回大陸去定居呢？你有勇氣和大陸人民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同勞動嗎？別成天坐在沙發裏，坐在汽車裏喊口號了……。」一個接一個的問題，像一支支的利箭，迫得她幾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會議中途，王春生突然退出會場，一位幕後陰謀人物趕緊給她一個指示（此人暫不宣佈他的名字）。接着，又有人問：「怎麼大陸的女孩子，都不穿花衣服？」她答：「花衣服穿在裏面，外面穿工作服。」我發言道：「剛才你放的幻燈片裏我注意看了，裏面也沒穿花衣服，其實花的藍的都不重要，關鍵問題只有一丈八尺布票，只能買那麼一點點。」我接着說：「剛才你提到在清大任教的錢偉長，他告訴過你他在一九五八年整風反右鬪爭中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嗎？他告訴過你他被送去勞改造嗎？你怎麼不談呢？」她無言以對，一位同學站起來發言道：「今天很明顯，台上的兩位主講人，立場完全不同，王春生很明顯的處於下風，不能具體回答我們的問題，幻燈片也沒什麼新內容……。」王春生可能昏了頭，馬上說道：「幻燈片不是我拍的。」馬上一位美國人問她「誰給你的？」她簡直不敢開口，知道如果再說下去，恐怕左派內部的檢討會、鬪爭會就有她的分兒了，只得閉口不言，我進一步激道：「知識分子往往理論不聯繫實際，光會打坐地衝鋒。」我以毛澤東自己戴着假面具說的話來向王春生說：「『任何革命的理論，如把它束之高閣，都是沒有用的』，王春生今天在這裏講大陸怎麼好，大陸人民沒吃沒穿是艱苦樸素。她是學社會學的，應該會聯繫實際，眞正應該回大陸去體會體會，何必捨不得美帝國主義這裏的洋房汽車呢！希望她能做個榜樣，帶頭回大陸，大家好向你學習，空喊口號沒有用。不過我可以忠告你，卽或你回大陸，你也一樣不會有好下場。」她話鋒一轉，往自己臉上貼金說：「袁小姐是希望我回大陸，不要在美國宣傳了。」（似乎我還怕她造謠），我立卽還以顏色道：「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今天如果我怕你，我就不會來，你說了些什麼呢？不要說你一個王春生，就是兩個王春生，三個王春生，也沒什麼了不起，羣眾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長了一個腦袋，誰是誰非，誰在造謠，誰在喊空口號騙人，大家都清楚的，大家會有一個正確的判斷……。」

會議進行整整有四個小時，直到五點半鐘才結束，以王春生爲首，連同來爲她助威拍手的卅多名保鏢分子，最後以慘敗告終，一個個氣得要死，沒想到幻燈片也沒幫到忙。剛出會場那位姓胡的嬉皮氣不過的對我說道：「你到我們××地方來，包準你會比今天王春生輸得還要慘。」哈哈！我冷笑的回答道：「難道你們那裏會比哥倫比亞大學還『左』不成？你嚇不倒我……。」我心裏眞好笑，他們自己都覺得「今天輸慘了。」這就夠了，造謠者終歸沒有好下場，我們這邊反共的同學一個個高興極了，晚飯吃得特別香，個個一談起下午這場別開生面的辯論會，都笑逐顏開。這是愛國的同學們，在美國中部地區的反共戰場上，又一次獲得了勝利。

鬪爭並沒有結束，我們將團結一致，給一切的毛氏小爬蟲以迎頭痛擊，直到反共復國的戰爭，取得完全的勝利！

（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於美國俄亥俄）

關於「五七一工程紀要」（上）

岳騫

四月十三日台港兩地重要報紙均發表了中共中央秘密文件，有關林彪反毛經過，雖然這只是其中一個文件，但是卻也看出毛幫內部的眞正問題所在。就已發表消息，這項文件是經毛幫定名爲「中發四號」，是在元月份發表，同月發出的尚有一個「中發三號」則未被弋獲，如此，則應該尚有中發一號，中發二號，是在今年元月份以前發出，對林彪生死可能有所透露，惜乎一時尚未能取得。

「中發四號」重點在向下面發佈林彪集團欲發動政變，所擬政變綱領定名爲「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內容，其中最精采的這麼一段：「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這個打那個，明天拉那個打這個，今天向那些拉的人甜言蜜語，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的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有那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後來不被判處政治上的死刑，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同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爲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親生的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每整一個人都要置於死地而方休，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這一段話眞把毛澤東寫活了，將來軍事法庭判決毛澤東罪狀時，也應該擇其要者加進去，而將來史家修史時，撰流寇傳或盜賊傳，有關毛澤東專傳時，也要加進去，這是毛澤東自己親信所下的評論，比起外人自然要深一層。

筆者過去對於毛澤東的爲人，也曾寫了上千萬字，「五七一紀要」所舉各點，大體也都談過，只是沒有這麼言簡意賅，看了這一段文字之後，覺得有加以註釋必要，茲舉出例證於後：

一、拉一股打一股的問題

共產黨可以說是個鬭爭黨，日夜進行鬭爭，以鬭爭作爲殘害人民的手段。黨內鬭爭更是「自然法則」，所有世界各國共產黨，沒有黨內不發生鬭爭的。但中共內部鬭爭，卻是開天闢地從毛澤東起。

中共內部正式分裂，是從「八七會議」鬭爭陳獨秀開始，在此以前，陳獨秀以家長地位發號施令，所說皆是命令，等於中共黨章，自然沒有爭執，到了八七會議推翻陳獨秀，改以瞿秋白代理總書記，從此中共內部陷於混亂，大頭目鬭小頭目，大頭目鬭大頭目，小頭目也鬭大頭目，直到今天，沒有寧日，追源禍始，由於八七會議，而八七會議之策動者則是毛澤東，毛澤東所以要反陳秀獨，是因爲在中共五全大會上失去中央委員，並受到陳獨秀的申斥，當時毛澤東尚是一個小角色，其地位充其量也不過如今日的一省的頭目，要想推倒中央的領導人，自非易事，但是，此時毛澤東的總角色好友蔡和森卻扶搖直上，在中共黨內居於重要地位，恰値第三國際及史達林也反對陳獨秀的作風，於是毛澤東慫恿蔡和森與第三國際代表羅明那直、紐曼勾結，舉行八七會議，推翻陳獨秀的統治，中共黨內從此開始了腥風血雨鬭爭，毛澤東實在是始作俑者。

有關拉一派打一派的事，若是從頭細述，可寫一本書，茲舉幾件重要的事件。

拉彭、林打朱德

毛澤東在秋收暴動失敗，逃上井崗山時，不久朱德也在南昌暴動失敗後，投降范石生，以後被發覺身份，率眾脫逃，也逃上井崗山，到此時，井崗山的匪徒實際上分爲三股，即毛股、朱股還有原來的土匪王佐、袁文才股。三股之中以毛澤東力量爲最弱，毛澤東當時的辦法初步是聯王袁抗朱，先與王袁磕頭結盟，同時也向朱德拉攏，推朱德當紅四軍軍長。

及至彭德懷在平江叛變，也拉隊逃上井崗山，形勢爲之一變，彭德懷當時任何鍵部旅長，拉走隊伍雖無一旅，也有一個團，到山上成爲最大力量，彭德懷又是湘潭人，與毛澤東不但同省而且同縣，毛澤東轉換目標拉攏彭德懷，以同鄉的感情相結合，拉住彭德懷之後，毛澤東不再把另兩股看在眼內，首先是對付朱德，拉攏林彪鬭爭朱德。南昌暴動時，朱德名義上是共黨委任的第九軍軍長，實際上只有一個團，林彪當時當連長，這年林彪只有二十一歲，逃上井崗山之後，林彪就升了營長，共軍編制也擴大爲兩個團，不久一個團長王爾卓被部下反正的營長打死，朱德想派林彪當團長又顧慮到他年資太淺，當時只有二十二歲，於是就自己兼代，過一個時期，林彪地位逐漸形成後，始任林彪爲團長。由此可見朱德對林彪之愛護，不啻父與子，但是毛澤東居然有本領拉林彪出面鬭朱德，在古田會議時公然反對朱德軍事觀點，指責其錯誤，以後朱德見到龔楚還嘆息說：「林彪這個壞蛋，竟然在會議上反對我。」這是毛澤東第

一次拉一股打一股的成功表現。

在林彪反朱德之前，由於國軍進剿，朱毛率主力逃下井崗山打游擊，由王佐、袁文才留守，結果朱毛鎩羽而返，王、袁卻仗着地形熟悉，居然守住了，按說總是立了大功，但是下次毛澤東再離井崗山，留彭德懷守，卻密令彭德懷將王、袁兩人就地槍決，其經過情況與梁山泊晁蓋殺王倫，相差無幾，彭德懷就扮演了林冲的角色。

共幫在井崗山不能立足，竄到瑞金之後，毛澤東的法寶逐漸失靈，因為中共中央由上海派周恩來到蘇區對付他，周恩來自非王佐、袁文才，比朱德也高明了太多，毛澤東對他，旣拉不動，也打不倒，終於被周恩來擠出黨、軍部門，改去擔任開玩笑的「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主席」，以後兩年失去權柄。及至共黨由江西突圍逃到遵義，毛澤東乘機翻身，打垮當時當權的共幫總書記秦邦憲，共軍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第三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毛這一次的勝利，還是得力於拉一派打一派，當時毛澤東拉彭德懷鬬秦、周及朱德三個當權人物，但是，鬬倒秦、周之後，何人接班，以毛澤東的資格及所處環境，充其量也只能接周恩來的軍委主席，剩下一個最重要職位中共中央總書記，由誰來幹，毛澤東心裏有數，此一職位是經史達林御准由國際派人馬出任，不但自己不能幹，所有土包子都不能幹，若是去掉秦邦憲換了非國際派人，事情一定要鬧到莫斯科去，陳紹禹當時正以中共代表資格住莫斯科，參與第三國際工作，如果陳紹禹見到史達林告一狀，指毛澤東驅逐國際是有心投向托派，毛澤東的一條命就凍過水了。

拉張聞天分化國際派

毛澤東對此當然沒看得清楚，就決定拉張聞天頂秦邦憲的缺。由陳紹禹領導的國際派，雖然號稱二十八人，實際上活躍的只有三人，卽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當時張聞天一來受不了毛澤東的甜言蜜語相勸，二來也想過一過總書記的癮，竟然答應了毛澤東的請求，繼任總書記。

毛澤東這一着棋相當毒辣，高明，不但減輕了他自己的罪狀，更轉移了外界的視線，使人造成一種國際派鬩牆的印象，遠在莫斯科的陳紹禹也落了一個乾着急，卻無法去向史達林告御狀。到了抗戰開始，陳紹禹由蘇聯回國，到了延安就傳史達林的旨意，免去張聞天的總書記，改由書記處共同領導，書記排名毛澤東第一，陳紹禹第二，張聞天排名第四，落在周恩來的後面。陳紹禹此一舉措，就是針對張聞天在遵義搶了秦邦憲的位置，而予以懲罰，毛澤東拉一派打一派的結果，使國際派窩生內鬨，他穩步坐上第一把交椅。

借刀殺劉志丹

到了陝北之後，毛澤東這一套把戲又使出來了，此時他打的對象是當地土共頭目劉志丹，在毛澤東未到陝北之前，另一股共軍徐海東已經到了，就在兩股共軍商量合併時，突然跑出來幾個人，有朱理治、郭洪濤，連同徐海東股的戴季英在陝北作了一次大規模整肅，把陝北大頭目劉志丹、高崗等一羣人全數捉起來，大概毛澤東是要他們把劉志丹等人捉起就殺，但是朱理治同郭洪濤可能擔心劉志丹部下也有一部分力量，怕他們報復，同時手腕也沒有這麼硬，當時只把他們監禁起來，就在這時毛澤東同彭德懷率領的陝甘支隊趕到了。毛澤東一到，自不能再殺，就把劉志丹一羣人放出來，處分了朱理治、郭洪濤，但處分得很輕，只是調職。

毛澤東不害死劉志丹自不甘心，不久，共軍因爲陝北缺糧，整隊渡過黃河向山西打糧，結果被閻錫山所率二十五師打得雞飛兔走，幾乎全軍覆沒，劉志丹就在退卻時被擊斃，此事至今尚是疑案，依照當時情形看，劉志丹被自己人打死的可能性比較高。

捧劉少奇剷除高崗

打死了劉志丹，毛澤東拚命拉高崗，最初任之爲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逢人便說「高崗同志比我正確，我要向高崗同志學習。」又大量起用陝北土共，以安撫當地人心，到了抗戰勝利時，高崗已經當了中央書記處的書記，比起林彪、彭德懷都高，以後又成爲東北王，但是，到了利用價値已了，又當草鞋扔了。

毛澤東鬬死高崗，仍然是老辦法，首先發表一項文件，說高崗將共黨分爲赤區的黨與白區的黨，赤區的黨經過『長征』及敵後鬬爭，比起白區黨住租界，吃大菜，自然要正確得多，這麼一分，把高崗與劉少奇變爲勢不兩立。同時又造出一項文件，指高崗要當總書記（按當時毛幫黨內並無總書記，只有排名第一的書記，但名稱仍是書記，並非第一書記）兼「國務院總理」，於是又迫使周恩來與劉少奇聯手鬬高崗。毛澤東自己卻悄然回到長沙過年，胡謅歪論去了。

一拉一打愈趨頻密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大陸掀起的大鳴大放，實際上也是用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對於要打的人，就慫恿他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章、羅同盟的三要角。對於要拉的人，就事先通知不要亂說，如李濟琛、沈鈞儒都是這樣過的關，以後就利用民主黨派自己打自己，打過之後又要這些孑餘的老頭，老太婆打着大旗到天安門遊行「向黨交心」，毛澤東坐在天安門上欣賞，此種心理正是十足的虐待狂，懷疑狂，「紀要」所說半點都沒有錯。

至於以後拉林彪、鬬彭德懷的軍權，利用林、周鬬垮劉鄧，以紅衞兵鬬掉劉鄧屬下的當權，再以槍桿子把紅衞兵送去農村，現在又利用周恩來整肅林彪一系及陳伯達，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就不必細說了。



逢亂有利的周恩來

魯遲

在中共領導層中，比較起來周恩來並不算特別好勇鬭狠，不過此人慣於在權力鬭爭的混亂中取利。查考中共的歷史，領導層每發生一次鬭爭，變局或亂局，周恩來都蒙受其利。因爲他是個冷靜的漁翁，自己不主動捲入鬭爭，專門在鬭爭中耍兩面派的手法，東拉西扯，兩派鬭爭結果無論誰勝誰負都對他有利。

以瞿秋白爲擋箭牌

一九二七年六月，中共五全大會之後，共產國際利用瞿秋白、任弼時等在武漢發動反陳獨秀鬭爭，迫陳獨秀辭去總書記，在這一鬭爭中，周恩來未支持陳獨秀也未反對陳獨秀，且因解散工人武裝糾察隊，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結果周恩來和張國燾等臨時組織了臨時中央（看守中央），周恩來被推爲總書記。

一九二七年七月周恩來赴南昌領導「八·一暴動」，共產國際派羅明拿直和紐曼兩個代表，促使瞿秋白、毛澤東等在漢口舉行「八七會議」（僅十三人出席），因爲周恩來不在場，因此被定「右傾機會主義」者，將政治局委員貶爲候補委員，這是周恩來唯一的受處分的記錄。

南昌暴動失敗之後，周恩來等自汕頭經香港逃往上海，以瞿秋白爲首的當權派及以張國燾爲首的反對派展開了連串的鬭爭；周恩來一面向瞿秋白的「中央」承認錯誤表示擁護，又同時向張國燾等表示好感，兩方面對他都感滿意。結果，他被瞿秋白起用，復任軍事部長，又恢復了政治局委員地位。

一九二八年七月，因共產國際命中共在莫斯科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清算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負責軍事的周恩來本應同時受處分，結果不但未受處分，並且還權勢有加，當選中央委員，入選政治局，並且出任組織部長兼軍事部長，更兼任特工首長。成爲周恩來的黃金時代。

利用李立三冒風險

六全大會之後回到上海，七名政治局委員兩名留在莫斯科爲駐共產國際代表，隨周恩來回到上海的政治局委員僅有李立三、向忠發、項英及蔡和森四人。一九二九年夏天，周恩來把蔡和森開除政治局委員，送到莫斯科去學習，於是只剩下他和其餘三人。向忠發和項英都是工人出身，不懂馬列主義，一切由周李二人作主。但是周恩來當時知道俄共內部鬧糾紛，共產國際的革命路線隨時會改變，因此不願冒風險，於是自己幕操實權，讓李立三掛帥大搞暴動，結果遭受慘敗，共產國際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下令清算「立三路線」。

周恩來處境一度頗爲危險，因爲他是軍事部長兼組織部長，特工首長，實是政治局的重心，只任宣傳部長的李立三竟搞出「立三路線」來，周恩來實難辭其咎。但是由於周恩來久用多面派的手法，廣結人緣，清算李立三時，他竟未受牽連。仍任軍事部長，掌握大權。

李立三垮台之後，陳紹禹繼向忠發出任總書記，秦邦憲、張聞天等國際派煊赫一時。可是也未能動搖周恩來的權力。最妙的是在一九三〇年，陳紹禹因反對立三路線，曾遭受周恩來的處罰，可是陳任總書記之後，仍能諒解周恩來，請他續任軍事部長。

乘亂倒毛再握大權

一九三一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已站不住腳，分批遷入江西蘇區。由於毛澤東任「總前委」（前敵委員會書記）時期，橫行霸道，藉命反AB團鬭爭濫殺同志，中共中央屢次令他往上海述職又抗命不往，引起蘇區朱德陳毅一派及中共中央國際派的憤恨，因此中共中央遷入蘇區後不久卽展開連串的反毛鬭爭，免除了他所有的軍職包括前委書記，一方面軍政委，一度降職爲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最後連這一職位也被解除。在這一場鬭爭中，周恩來隱在幕後由總書記秦邦憲出面唱黑頭。周恩來以中央軍委主席兼一方面軍政委的地位，從容消化和控制了毛澤東所發展的紅軍，成爲名符其實最高軍事權威。

但是周恩來也走了一次大敗運。那就是一九三四年十月，遭國軍五次圍剿，被迫放棄江西蘇區突圍長征時，軍事指揮犯了錯誤。十萬大軍在三個月西竄途中損失了七萬人，到達遵義時只剩下三萬人。最糟的是沒有事先向各統兵的將領說明長征的途徑和目的地，變成無目標的逃跑主義。因此行軍到遵義，軍心不穩，統兵的彭德懷，林彪等提出猛烈攻擊，周恩來看情勢不好，乃急流勇退。勇退倒也無妨，可是忙中出錯，竟提議由毛澤東接任中央軍委主席。自從毛澤東一當權，周恩來就再難以抬頭了。

因爲毛澤東與瞿秋白、李立三、陳紹禹、秦邦憲那些無用的書生不同；那些人坐第一把交椅，周恩來照樣可以幕後操權，可是毛澤東一上台，他便只能作名符其實的配角了。

本來周恩來早已死了心，毛澤東在世一日，他便難以再度握大權。可是事情出他意料之外，毛澤東發神經搞文化大革命，與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展開殊死鬭爭，弄得天下大亂，劉鄧集團雖然被鬭倒了，毛派也元氣大傷。在大亂之中，周恩來拉攏實力軍人解決了紅衞兵，又乘實力軍人內部矛盾，控制了實力軍人。去年四月起，推行乒乓外交，仍稱是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實際是周恩來外交路線。這與當年，以「立三路線」來推行「少山路線」乃異曲同工。

註：少山乃周恩來之別號。

北平政治舞台的「最佳丑角」

郭沫若——



郭沫若於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公開檢討：「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稍後又對「日本友人」說：「我的自我批評並不意味着從舞台上下來，而是今後要更加活躍。」

大概由於自「文化大革命」起，中共的「元老」和有分量的領導人，大多數已遭到整肅，而至無可用之人的緣故，現年八十一歲的郭沫若，近來竟成爲中共在對外交際的公開場合中的「台柱」。尤其是自從去年十月發生了林彪事件以後，北平可以派出來「接待外賓」的，只剩下寥寥幾人；郭沫若更是「無役不與」。甚至有的觀察家預測，在未來的第四屆「人大」中，郭沫若可能會取朱德的「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地位而代之。

提起郭沫若，人們不期而然地會想他的兩大「傑作」：他首創稱斯大林爲「爺爺」；他第一個形容毛澤東爲「太陽」（他與毛同乘飛機，說機內一個太陽，機外一個太陽）。

當前些時郭沫若的著作「李白與杜甫」公開發行時，此間一部分不相干的左派朋友曾趁熱鬧地對他大捧了一陣子，殊不知郭沫若曾經聲言，他的所有「東西」都是「沒有一點價值」的。

早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就在「人大常委會」上發表一篇自我檢討，說：「在一般的朋友們、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家。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數字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據他說，那是因爲「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

誰敢擔保，假如這位「副委員長」能活到那天，有一個陳主席李主席也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話，他不會再來燒書一番，也說因爲「沒有學好陳（李）主席思想」呢？到那時，眞不知那些大捧郭著「李白與杜甫」的左派朋友們該說些什麼才好。

雖然郭沫若先生那篇「檢討」曾白紙黑字地載諸於「人民日報」之上，但當外國記者報導這則消息而揣測他的前途不妙時，他卻認爲人家「故意歪曲」，而且事後於接見一羣「日本友人」時胸有成竹地說：「我的自我批評並不意味着從舞台上下來，而是今後要更加活躍。」他的預言沒有錯，事實證明，儘管許多對「黨」貢獻比他大，職位比他重要的要人一個接一個地被毛澤東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而這位「科學院長」卻果眞「更加活躍」起來。

關於這點，許多觀察家都認爲那是因爲郭某的地位「超然」，且善於投機，沒有被捲入權爭漩渦之故。但有一點不能否認的，那就是要歸功於他的政治嗅覺超人地靈敏。且聽他說於一九五七年「鳴放」前的一段話：「我們今天要『百家爭鳴』，目的是要保證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要在各個學術部門的研究工作中展開社會主義競賽，同時也要在某一學術部門的研究工作中展開社會主義競賽。因而今天的『百家爭鳴』，既不同於戰國時代的諸子蠭起的爭鳴，也不同於歐洲近代初期的『文藝復興』的爭鳴；而是以建設社會主義，進而建設共產主義作爲我們的母題，要圍繞着這個母題來組織我們的樂隊。如果不按照這個樂譜，亂鳴或亂打樂器，那我們就要蒙着耳朵，就要你退出這個樂廳。」儘管這番話當時爲大陸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們所深惡痛絕，但如所週知，那些「不信邪」的人，後來都一個個給套上「右派分子」的大帽，陷進不跋的深淵。這，如果不是因爲郭沫若先生有着與生俱來的預知能力，難道他早就參與毛澤東的「陽謀」？

稍微注意中共文史學術動態的人都會記得，郭沫若在「解放」後，對於爲歷史上的反面人物翻案特別起勁。其中一個國人傳統觀念中的「奸臣」曹操，在他的筆下就成了「英雄人物」。他所寫「武則天」、「蔡文姬」等劇本，便是含有同樣的動機。當然，在毛澤東正鼓吹「古爲今用」，而且對於寫舊體詩興致勃勃的當時，郭沫若對於傳統性的正面人物如李白、杜甫者，也不敢過於貶抑的。何止不貶，當中共於一九六二年發行「杜甫誕生一千五百年紀念」郵票時，他還在郵票畫面上題着：「世事瘡痍，人間疾苦；詩中聖哲，筆底波瀾」的聯句呢。

然而，大概因爲他已「學好毛主席思想」的緣故，在新近出籠的「李白與杜甫」一書中說：「六首詩（蕭按：指杜甫的『三吏』與『三別』）中所描寫的人民形象，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濾選出來的馴良老百姓，馴善得和綿羊一樣，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情緒。這種人正合乎地主階級統治階級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謂良民。」又說：「把這種精神和態度，說或是『爲了人民』，人民能夠同意嗎？」他又指出杜甫另一首名詩「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所同情的，只是知識階級的「寒士」，而非人民。因而他認爲杜甫只是統治階級地主階級的詩人。再也不提「人間疾苦」的舊事了。他的結論是：「無論李也好，杜也好，他們的『光燄』在今天都不那麼燦爛了。」大概在他的心目中，那是因爲李杜也「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吧。

蕭振聲

北越驅華僑當砲灰

胡養之

根據一項內幕資料透露：最近越過北緯「十七」線非武裝區，而進行瘋狂南侵的北越正規共軍中，不僅多數配有中共製的AK——四七攻擊用來福槍及其他輕武器；並且發現一部份會說中國話的士兵。因之，一般觀察家的判斷如下：㈠這可能是一種掩飾中共軍偸偸摸摸介入印支戰爭的藉口，以鼓勵印支各國共黨的士氣；㈡是北越征求中共的同意而驅使旅越華僑前往南越充砲灰！㈢是兩者都有可能。茲就毛共與印度支那各國共黨——特別是對河內的密切關係，以及中越歷史背景等等，作概畧的分析。

北越數次宣佈華僑參軍

大家都知道，當美國於一九六四年秋天開始對北越進行報復性的轟炸之初，中共就曾派遣三萬名工兵和技術人員滲入到北越，協助河內政權架橋修路。北越報紙和電台均一度表示：「已有旅越華人踴躍參加反美行列。」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九日那天，河內電台曾公開宣佈：「旅居越南的中國人，已經正式加入了人民解放軍自衛團及民兵組織，同越南人民併肩作戰，以對抗美帝國主義的侵畧行動；並且這些中國人的作戰成績優良」云云。

去年二月初旬，當美駐越空軍支持南越政府武裝部隊一舉攻入寮國東南部，企圖切斷所謂「胡志明小徑」的時候，北平毛政權卽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得要命，怕得要死！連續發表三次聲明，指責美越聯合進軍寮國南部是一種「新軍事冒險」，而且這行動已威脅到「中國的安全」，從而暗示毛共很可能對印支局勢實行插手。同時，寮國總理傅瑪親王也曾提出過警告說：「南越軍攻入寮境，中共將可能會介入這場戰事！」

尤其是當時河內派在巴黎的和談代表春水，及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的阮氏平等，更先後分別發表過恐嚇性的談話，指出「美國和阮文紹政權的新軍事冒險行動，已威脅了中國，將無可避免地會引起中國派兵參戰；而美阮必須負起後果責任。」

顯然毛共因不敢公開出兵，只好藉口北越華僑參軍，作爲掩飾它秘密派出「志願軍」的行動。據外國通訊社去年三月二日的電訊報導說：「住在北越的三十萬至四十萬名中國人，正越來越多地參加了越南的戰事。」該社並引述毛共駐河內僞大使王幼平的強調稱：「許多世紀以來，中國人在越南土地上得到家庭的幸福，他們認爲越南是他們的故鄉。」又說：「七億中國人民的決心是，正在出力支持中南半島人民的正義鬬爭。……」

毛共爲什麼不敢公開派兵參戰呢？筆者認爲：自從大陸上出現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內部一直陷於動亂不安狀態中；加以東面的六十萬國軍隨時可能登陸；北面邊境上更有俄軍的虎視眈眈。令到毛共們像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它如果公開派兵介入印支戰爭，則無疑會給華府方面以藉口，可能宣佈停止撤退美軍，說不定美機可能實行轟炸大陸的廣西；況且近年來，華府與北平間正眉來眼去，勾結唯恐不暇，怎可破壞這種氣氛呢？但是過去派遣到北越的三萬多名所謂工兵和技術人員，卻也不便因美毛間的暗中勾結而撤回來。所以，藉口華僑參戰。要不然，現時北越還擁有人口達一千五百萬人以上，爲何要號召華僑入伍充砲灰呢？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北越華僑參軍是有可能性的，據「越南時報」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報導：「自今春以來，北越對南越方面的滲透數字已有顯著的減少，而不像過去那樣一再發動強大的攻勢；且全國各戰場也曾一度沉寂下來。因此，判斷北越兵源已告缺乏，估計北越一千五百萬人口中，每年只有適齡役男十一萬五千人，三年共爲三十四萬五千人；但在一九六八年當中，北越輸送至南越的總兵力已達三十五萬餘人，超過了三年來適齡役男的總數。它既把三年的兵員一次投入了戰場，而又無法達其勝利的目標；以是，河內政權非強迫華僑入伍，和征婦女擔任役勤不可。」

旅越華僑知多少

值得我們懷疑的是：北越現有的正規武裝部隊，充其量也不過五至六十萬人罷，而參軍的華人已達三至四十萬人，則今日的北越，豈不全是華人的天下麼？到底旅越的華僑有多少呢？據一九二一年的統計：南圻約爲十五萬人，北圻約二萬八千人，中圻約七千人，共十九萬五千人。一九三一年的統計是：南圻二十萬零五千人，北圻五萬二千人，中圻一萬人，共二十六萬七千人。至一九三七年後，由於中日戰爭爆發，兩廣及雲南等省的中國人前往越南的人數卻有驚人的增加；截至一九四一年爲止，全越華僑已超過七十五萬人。特別是到了一九四九年，因大陸變色後，而陸續逃入越南的華人更多，據國民政府一九五二年的調查，全越華僑約達一百二十萬人。而留住北越的華僑，也只有五十萬人左右。

一九五四年五月，奠邊府一役令到法軍失敗後，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內瓦所簽訂的協定，而把越南劃分爲南北兩部時，以緯度「十七」線爲界，而中圻已不存在。這時的北越華僑爲了投奔自由，曾一度紛紛南下，估計當時逃入南越的華僑約在十五萬至二十五萬人之間，仍被困於北越的華僑約在二十至二十五萬人左右。其中除了老弱婦孺之外，青壯年華僑極其量也不到十萬人。而所謂「三十至四十萬華人參軍」之說可能包括毛共的「志願軍」在內。

況且當時陷於北越的華僑，未必親共，多半是因爲時間關係，河內與海防的華商們一時無法起程；加以日內瓦協定中的第八條明白規定：「絕對准許越南境內每一個人，可以自由決定他願卜居任何

一方地區；並准許以美國補助南越的七億美元，和法國補充的五億元，作為疏散六十至一百萬——包括外僑在內的北部人民，陸續遷徙到南部的運費及暫時安置費。」所以，有許多華僑因此持觀望態度，因他們的生意業務短期未能結束，而耽誤了下來。可是共方不獨未嘗遵守那項協定，並宣佈提前接收，除對那些希望南下者提出警告和恐嚇外，更以「認夫隊」、「認父隊」及「認童隊」，展開各種懷柔手段，從事阻撓疏散，以致北越華僑無法脫險。這些慘遭共黨清算鬪爭或被沒收其財產的華僑，顯然不會參加北越共黨的反美行列的。設如河內電台所說：「旅居越南的中國人，跟越南人民併肩作戰，以對抗美帝國主義」云云，那只是被迫去充砲灰罷了。

華僑對越南的貢獻

至於北越華僑總會「主席」陳同的表示：「許多世紀以來，正因為中國人的勇敢，而被安置在戰線上。」其實，中國與越南的歷史源遠流長；華人對越南的貢獻更大。據「大南實錄」所載：遠在紀元前二二四年，中國的秦始皇平越，設立象郡（今廣東西南部，廣西南部及越南等地），越南初為中國郡縣。秦亡後，南海龍川縣令趙佗乘機竊發，擊併桂林、象郡，從而擴大其疆土，自稱為南越武王。他利用皇室的名義，進行其絕對的君主統治；並掃蕩了南部的殘餘勢力後，復尊為南越武帝，變為歷史上的第一位君主。這個王朝曾經維持了七十年，直至中國人統治越南為止。但在趙佗王朝期間，卻已逐漸受到中國勢力的影響。為了接受中國的保護和交換使節，趙王朝常向漢帝進貢，在紀元前一百廿五年，當英齊王子從中國返越，繼承其父的王位時，他便娶了一位中國女子封為王后。十二年後他即逝世了，王位再由其幼子繼承，於遭其兄所殺而僭立。

紀元前一一一年，漢武帝即派遣兩位名將率領一萬五千人，平定趙氏南越。此為歷經兩漢、三國、南朝、晉、唐以及五代各朝，越南都是中國的郡縣，至西元九六七年為止，前後約達一千一百年之久。宋太祖開寶元年（西元九六八），越南重建新國，恢復王朝，而仍受中國皇帝冊封，成為中國藩屬，但據明史記載：由於明成祖永樂三年（一四〇五），越南的黎季犛篡陳自立，故於永樂五年成祖征調雲南、廣西各地兵員共八十萬，平定越南內亂，俘黎氏父子，並於一四一四年再度置郡縣；至明宣宗宣德二年（一四二七）放棄交趾時為止，越南重為中國郡縣共廿一年。一四二八年黎利起兵，獨立建國，稱安南黎朝。但到十六世紀末期，中圻的廣南王朝崛起，漸與安南黎朝分庭抗禮。惟廣南王阮福賢的政策，不獨始終親近中國，且任華人為其政府的高級官員，故其勢力膨脹，進而據有中圻和南圻。

談到華僑對越貢獻，如十七世紀初黎朝鄭氏，即為華裔，對華僑甚為優待。十七世紀中葉，滿清入主中國後，黎朝因鄙視清人，而於一六九六年下令所有華僑，一律要遵守安南風俗。鄭主統治下的後半期中，北圻華僑的處境雖較惡劣，但由於華僑艱苦奮鬪的精神不懈，因而北圻各項建設仍不能缺少華僑。像黎朝鑄錢，大部份都由華僑負責。所以，華僑在北圻的政治、經濟上，始終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一七七三年，西山之亂起，廣南王阮福淳為西山阮文岳兄弟所敗，華僑出錢建軍勤王者異常踴躍。一七七五年苟寶春起義廣南時，也有華僑陳悉資助，一時軍威大振。一七七七年阮福淳被殺，從子阮福映南走西貢，沿途均獲得華僑援助他。一七八七年有四川「白蓮教」中人何喜文，率兵船至龍川，協助阮福映，成為阮氏復國的一枝有力部隊。故於一八〇一年北伐時勢如破竹，翌年完成其統一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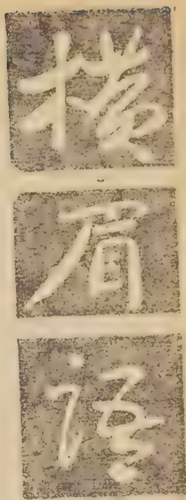
華僑對共黨恨之入骨

一八一四年守南嘉隆帝下令准許華僑分幫自治管理，除南圻華僑大事為越南開發經營之外，北圻華僑亦已安居樂業。但至一八四一年紹治朝代時，卻又面臨法國侵畧；一八五八年法軍佔領西貢後，南圻許多華僑再度北遷，協助嗣德甬抵抗法國。而越南當局也樂得借重華僑，於是承認華僑與越南女子結婚的法律地位，並准許華僑子弟每二年得應官吏考試一次。

另一方面自法軍吞併南圻六省後，即進一步覬覦北圻，於是又有華僑「黑旗軍」劉永福的崛起。劉氏原為廣西「天地會」首領之一，自太平軍敗亡後，他便率其所部退入北圻，初為越南平定了白苗之亂。一八七〇年又因敗黃旗賊有功，而受任為老街防禦使。一八七三年當法軍首次佔據河內時，劉部大敗法軍於河內西郊，並斬法將安業。一八八二年法軍再佔河內，劉部於翌年二次反攻，又擊斃法將李維業。旋而清廷與法議和，結束了越法之戰，而越南終於淪為法國所有，惟華僑的光榮歷史卻不可抹煞。

在法侵越之前，華僑的工商業已有穩固基礎，如鴻基的煤礦，海防的鹽場，河內的進出口庄及釀造業等，均操於華僑之手。至法領時期，工商業雖受打擊，但在建築方面卻很興隆。蓋法人從事殖民建設，舉凡大廈、公路、鐵路及碼頭等建築工程，多包給華商承造，故華僑日益富裕，對文化教育事業亦甚熱心。如海防的時習學堂，華僑中少；河內的圻英中學及中華小學等，均在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分別創立的。其餘各地也辦有中學、小學及幼稚園。

此外，北越華僑所辦的報紙計有：太平洋日報、中山日報、剛峯日報、越華晚報等八家，銷數均在一萬份以上。而當時河內的圖書館、博物院、百獸公園及農品商品陳列館等，亦均得力於華僑的捐助。尤其與祖國的革命運動所發生的關係更早，有同盟會成立之初，河內與海防便分別成立了分會。民前二年，孫中山先生由日本至河內策動粵、桂、滇三省革命行動時，曾先後發動防域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更有十五位旅越華僑英勇殉難。辛亥三月黃花崗之役，均得力於華僑協助。一九三八年抗戰軍興，海防中華總商會剛成立，即領導抗日救國運動。日軍侵越時，該會被迫停止活動；勝利後重新設立。當大陸陷共，內地難民南下時，該會救濟最力。但北越淪陷後，該會與八家華文報及十七間僑校均被摧毀，因而對共黨恨之入骨！現時又被迫參軍，充當砲灰，實為華人又一次浩刼。



替卡斯特羅籌款

美國一個綁架者盧高，把四十八歲的波多黎各銀行家加里安刦持，登上一架客機，迫令機師飛到古巴夏灣拿。盧高手上，還有二十九萬元美元贖金。自從古巴赤化後，由美國刦機往夏灣拿的很多，這些人多數以爲共產主義的古巴是樂土，卻只替卡斯特羅取得了免費飛機。可是，卡斯特羅後來也不願做國際賊阿爸，刦持飛到古巴的飛機，一律遣返。

這個綁架者盧高，以爲拿到二十九萬贖金，到了夏灣拿就可以嘆世界，可是結果出乎意料之外，他們到達夏灣拿後，古巴當局把加里安放走，他從夏灣夏拿飛返邁亞密，但那二十九萬元贖金卻被古巴當局「扣留」，並且決定將這一筆可觀的現鈔予以「沒收」。

至於盧高，相信他已被古巴當局所拘禁。他在聖胡安市用槍威脅加里安，從他所經營的班哥大眾銀行取得的二十九萬元，卻一分錢也沒有享用的份兒。

加里安是損失了，盧高並沒有好處，卡斯特羅卻無端端發了一大筆橫財，連他自己也想不到。古巴共產，居然共了美國人的產，可說是意外收穫了。

卡斯特羅處理這一宗案件的手法，正表現了共產黨的作風，見了錢就[illegible]在古巴國內，人的，凡離境的人，不帶錢，也不能帶東西，只能光身一條離開，他所有的一切，就貢獻給國家了。

加里安雖不是古巴人，但他從古巴「離境」，當然不可以帶錢，這筆贖金沒收，根據他們的法例，完全是「合法」的。

加里安雖然破財，但能重獲自由，深感慶幸，他回到邁亞密時，受到親友們的盛大歡迎，一個銀行家損失了一筆錢，相信他不會有多大困難便可以從經營的業務中得回來，使人關心的是盧高的命運，他得不到二十九萬贖金，還要嘗鐵窗風味，說不定還要被送去勞改，比起他在胡安市裏教堂當一名職員所過的安定生活，一定使他非常後悔。

世界上就有那麼多的胡塗蟲，替卡斯特羅去刦錢、刦飛機。

反對越戰兩政客

尼克遜下令轟炸河內海防，果然在國內引起一股反對浪潮，在舊金山，有一千五百名反戰分子，高舉北越旗幟，遊行示威。

他們要怎樣？拱手把南越送給共產黨？如果讓南越赤化，美國就可以不理世事地在美洲過安定日子嗎？顯而易見，北越的領袖已經說明他們的意圖，並不祗赤化中南半島而已，他們的「革命」還要帶到泰國、星馬、印尼以至菲律賓，這一連串的國家赤化後，恐怕美國非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

在美國的政客中，有兩人反對越戰最力，一個是愛德華甘迺廸，一個是民主黨參議員莫斯基。他們反對的目的，是嘩眾取寵，希圖進入白宮。可是這兩個政客是什麼人物？先

認識中國

立場·觀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我偷自毛語錄的。在「文物」月刊第二期的首頁上，刊登了毛語錄這一段：「現在我們黨的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眞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後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這個責任是擔在我們的身上。」

爲此，不憚煩地把這一段話抄出了，說明我這種題目的出處，頗有不敢掠美之意。

在認識中國、了解中國的大前提下，立場一定會有的，同時也不可或缺。然而，對我來說，這立場該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捨此而外的立場都是缺而不全，同時更是弊端叢生的。這中國人該是由中國文化所孕育的中國人。

我之這一肯定是有歷史的淵源和現時的例證的。西方認識中國、了解中國最早期的文獻（像書信、日記等）和人物，一時無從查起，可是，在十三世紀的馬哥孛羅所寫的遊記，不但膾炙人口，同時更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自此以後就掀起了西方的「中國熱」來。如果我們翻開馬哥孛羅用西方人立場所寫的遊記，你不免要捧腹大笑。很簡單，這是馬哥孛羅站在西方人的立場來報告那時的中國的。

到明末清初，西方的傳教士到達中國之後，他們也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場來認識中國、了解中國。無論書信集、專著等，對中國文化向西方傳播的功績上，功不可沒，致使在十七、八世紀的歐西學人，對中國文化的嚮往可說是達到巔峯狀態。這些可從當時西方學人如萊布尼茲、福祿拜爾等的言論和行動上找到證據，甚或法國大革命之爆發也多少受中國文化西傳的影響。可是，這些傳教士們卻無法了解中國的祭祖的禮俗問題，而產生了著名的「禮儀之爭」。

近幾年來的西方人，對中國近幾十年的認識不能不算少，了解不能不算深，對中共起家時竟以之爲土地改革者，而非國際性的共產黨；及至二十年來西方人站在西方人立場所寫的有關認識中國大陸的文字，其可靠性和用心我就不難明白。

最近，當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在電視的訪問中，聽到香港大學政治系教授夏利斯，站在西方人的立場來評論這件事，以之爲中共政權乃是中國所謂的「天命」。以這一西方人的立場來談中國問題，都是有所不妥的。特別是「天命」的觀念。

在我國的歷史發展中，最初是很強調天命觀念的，可是到今天這天命觀已經不再適合於任何政權。縱使要用天命觀念放在政治上，我可以說：只有中國人對中國的政權有權說誰是「天命」，誰不是「天命」。

這「天命」絕對不容許站在西方或外國人的立場上來說

秘書終於困在車中淹死，因爲他家族的聲望大，只判停止駕駛執照兩年。

雖然逃過法律的嚴厲處分，但他的聲望已大受損害，小甘廻廸解釋是當時太過慌張，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沒有及時報警去拯救女秘書的性命。

人們聽了他這辯詞，立刻引起一種感覺，他這樣慌張，如果當上了總統，發生大事，他也不知如何是好，豈不是國家也給弄垮？

小甘爲了這事，曾銷聲匿跡了一個時期，現在，他死心不息，又蠢蠢欲動，不惜用一切手段來打擊尼克遜，可是，小甘這樣一個人，若當上美國總統，將是不堪設想的一回事。

至於莫斯基就更差，當年有一家反對他的報紙，說他太太說粗話、太隨便，他就到這家報紙門前，舉行街頭聚會，登台演說，指這家報紙不公平，激動得哭起來，聽衆爲之愕然。大家都認爲，如此衝動和容易流淚的男子漢，怎可以擔當國家大事？

這兩個反越戰的政客，查實都不過是投機分子。

美機炸海防河內

美軍空中支援南越的轟炸行動突然擴大，第一次轟炸北越最大港口海防，以及北越神經中樞河內近郊。爲什麼要轟炸河內？大家都知道，這是要打擊北越「戰鬭力的來源」。過去，北越是由中共支持作戰的，那時的軍用品由廣西從陸路輸入北越。現在，北越的支持者是蘇聯，蘇聯的軍火卻是從海路來的，大部分是在海防港口起卸，如果要打擊北越的戰鬭力，當然不能放過海防，美機轟炸海防，可以見得美國挫敗這次北越攻勢的決

以「全力支持」。從那時候起，蘇聯的軍火已源源運入北越。因此尼克遜在演說中會影射的加以警告，認爲大國不應協助小國進行侵畧。

不過，經半年多的支援，北越手上已有充足的現代化武器，而且大部分已用於戰場上，美機現在才炸海防，當然不會「立刻」直接影响到前綫的戰況，不過，從長遠的角度來看，破壞了海防的港口設備，對以後北越軍的供應，將會有很大的困難。

北越軍在蘇聯嗾使下發動大規模的南侵，主要目的是打破尼克遜的越南化計劃，如果這個計劃被擊破，不但可以赤化整個中南半島，尼克遜的政治生命也可能由此「完蛋」。爲此，尼克遜也必須盡其全力來維持越南化計劃，他的空中攻勢，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在大規模的空襲下，北越的領導階層已開始呈現混亂情形了。

蘇聯不願失敗，美國也不能失敗，中南半島的戰爭，到這階段性質就有點轉變了。不過，會不會由此演變成爲美蘇大戰？那又未必。

美國的「越南化」計劃，就是要在地面上擺脫越戰，蘇聯也不會愚蠢到「直接介入」，因爲越戰死的是北越人，他們只出軍火，這些現代化的武器，性能如何，利用越南戰爭作爲一個試驗場，與美國的武器較量一下，對他們可以收到「改進」之效。

越南戰爭發展到這情形，使世界走向更危險的邊緣，未來的發展實在使人躭心！

萬人傑

方法

柳以青

。因爲：英國人可以以某一政權爲「天命」；法國人可以以另一政權爲「天命」；俄國人、德國人、日本人、美國人等，都是站在他們本身的立場來對中國任何政權稱之爲「天命」，那麼，我們中國的「天命」政權何其多也，不啻是變相地在分裂中國。

同樣，要研究中國的歷史、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唯一而有效的立場是站在中國文化所孕育下的中國人立場。

至於觀點問題，毛澤東命人要用馬克思列寧的觀點。這是自絕於客觀研究的道路。我總是在相信着：爲認識或了解歷史或事件，是要用很多觀點的，這樣更能使歷史或事實的眞相突出和比較客觀；有了突出眞相和客觀了解，就更能增加個人或人類的智慧，由此而更能使人類的生活更豐富、更進步。而毛澤東強調用一個觀點，除了他別有用心之外，簡直是陷中國人於愚昧和孤陋寡聞，然後可以乖乖地做其統治的工具。這當然是陰謀！明理的人一望便知。

在研究歷史、政治、經濟、文化上，我不反對可能有偏差與錯誤。我所最反對的是愚昧。因爲偏差與錯誤是可以糾正的，唯獨陷於愚昧時，連身在錯處都不知哩。

愚昧之成因固然有很多種，可是，用一個觀點去從事認識、了解、研究，卻是造成愚昧的最大因素。任何人想從事認識中國、了解中國、研究中國，如果不能在解點上突破的話，我們絕不能說他是有效地、客觀地認識了中國、了解和研究的中國。即使用一個觀點把認識、了解和研究的中國作出了「總結」，我可以這麼說，這一總結，不會帶給中國人以智慧，而是把中國人更推向了愚昧。

認識、了解、研究一個問題或事件，借用的方法該是很多，也必然是很多的。可是，毛澤東卻叫人只用馬克思列寧的方法——唯物辯證法。這一方法充其量只是方法的一種，同時，絕對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方法。方法本身是有極限的，並不因武力、政治高壓和強迫的影響力就可以使到有其極限的方法本身，變成萬應萬靈的仙方。同時，這一唯物辯證法的基本理念，在解決人類歷史上，只是來自表面的觀察而已，並不會深入歷史發展的裏層和中心。例如：究竟存在決定意識呢？還是意識決定存在的論爭，決不能一味委諸於唯物辯證法就算解決了歷史演進的全部；另外所強調的階級鬭爭理論，更顯得有皮相之識，因爲鬭爭在人類歷史上之存在遠大於階級鬭爭；同時，人類之鬭爭只是表面的行動，眞正使人類，甚或同階級的人鬭爭的原因，還得深一步的探索才能得到圓滿的答覆的。囿於篇幅，無法長談下去，有機會時再申論之。



罪與罰

目前香港社會上犯罪的案件很多，輿論一致地呼籲政府採取嚴刑峻法，以便制止青少年的犯罪行徑；尤其是最近警務處長也發表統計與呼籲，要求獨立的司法機構，趕快製訂出較嚴厲的法律來。

香港電台的電視部，由鄭競彬先生所主持的「觀點與角度」的節目裏，前些天就以「罪與罰」為主題，來從各方面的反映中，討論這一問題。

犯了罪是該受罰的。這原則是天經地義，犯了輕罪受輕罰，犯了重罪受重罰，這是一個人間正義和公道的必然。如果犯了重罪受輕罰，犯了輕罪受重罰，這也是深受社會良心所譴責的。

目前的問題恐怕糾纏不清的是：

有時罪是犯了，可是疑犯在潛逃，無能歸案；雖然在大多數的案件中疑犯已在掌握之中，但要在法庭上提出控訴的話，苦無適當的證據；即使有了適當的證據，法官還得顧忌到犯罪者的身世、環境和動機。就有了這如許的條件，在社會上的我們，只見到了嚴重的犯罪行徑和事實，便以為是重罪，但是從法官和法律精神來看，這輕重罪行不只是表面的事實，而還得加入各種條件的考慮，方可訂下是重、是輕的罰。相信這也是獨立的司法部門所以加以辯護的最大理由。

可是，目前輿論界之提倡嚴刑峻法，不是想在干涉司法部在處理案件的程序、條件上，而是在法律的規定條文上的輕重。但這並非意味着獨立的司法部一定都要在犯罪的情況下，判以重刑的，這方面市民固然無權，連政治的行政機構也無權，因為司法是獨立的。

我們只是覺得：針對青少年犯罪者所犯的搶劫、傷人和殺人的罪案（這一時期確是青少年犯罪者多，這裏並沒有歧視的成份），在法律條文的規定上是可以提高、加重罰則的，目的不是真的要執行（當然，如果真有以身試法的人，當然不必吝惜），只是想抑制一下目前社會情況的紊亂和暴力。保障一下大多數的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這一全港社會輿論的呼籲，雖然是獨立的司法部門，恐怕也不能和不該漠視的。司法獨立的意義，是做到更為公正而已，並非獨立到連大多數社會市民的呼籲都不聽不聞，這樣下去的話，司法部不是那所謂高貴和超脫的獨立，而是會陷於孤立的。香港的司法部絕不能走孤立或一意孤行的路綫，因為她的存在就是為了保障所有香港市民。特別是良善的市民！

因此，我建議，香港的立法局和司法部，早些接納大多數市民的意見，提出犯罪後刑罰的修正案來，可以作為暫時或兩三年的特別法處理，以減少良善市民在生命、財產方面所感到的威脅！

為楊貴妃辯誣（上）

有人說，男人統治世界，但女人卻統治男人。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係，跟劉邦和韓信之間的關係，似乎有異工同曲之妙。韓信善於將兵，劉邦卻善於將將。雖說百萬雄師皆歸韓信指揮，但劉邦卻在背後操縱。男人南面而王，受百官朝拜，好不威風，不料他的背後卻有一位垂簾聽政的「太上皇」。事情妙就妙在這裏了。

金鑾殿背後竟有女人垂簾聽政，也就難怪一些先王老臣，忽忽然地喃喃自語，「君將不君，國將不國」矣！試想想，慈禧太后如此「老奸巨猾」，如此富有經驗，垂簾聽政，尚且弄至「國將不國」，終於崩潰敗亡。倘若垂簾聽政者，是嬌滴滴的楊玉環（按：歷史上並無這回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只懂得撒嬌扯野，只懂得爭風呷醋，只懂得寵用高力士那樣的狗奴才，和安祿山那樣的偽君子、野心家，大唐江山，也許在「開元後的黃昏」早已完蛋，不必等到天寶十四年安祿山起兵造反。

儘管不少人認為楊貴妃是「惑主」的狐狸精，是敗壞唐明皇江山的「禍水」。但我卻覺得得她並不算壞，十多年前就萌生過為她辯誣的念頭。那就是為了她並沒有垂簾聽政。

雖說楊玉環入宮前，唐明皇不失為「明主」，可是她入宮後，李隆基便迷戀於她的姿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逐漸變成不理朝政的昏君。但這又與楊玉環何干？莫非「天生麗質」也是罪？

李隆基雖然不失為一個多情種子，但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的是他而不是楊玉環，身為人主，竟然忘卻社稷，忘卻臣民，忘卻自己應負的責任，不愛江山愛美人。可謂十足的昏君，大可以跟那位「最是倉皇辭廟日」，還不知悔改，光會「垂淚對宮娥！」的李後主相媲美。

說到楊貴妃。自恃獲得得唐明皇的寵幸，在後宮囂張拔扈，欺壓群芳，極盡其爭風呷醋的能事。甚至要使用毒計，「趕絕」梅妃。這種種當然，不是好的行為。但楊玉環並非女聖人，也不是德婦。更不是患性冷感症的女人。她既然曾經跟唐明皇山盟海誓，「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當然不能忍受唐明皇移情別戀，當然不甘願長久冷落深宮。

是故，當她知道梅妃說什麼「長門自是膚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時，當然要生氣。當她知道唐明皇果然已經跟梅妃重拾舊歡，而把她冷落一旁時，當然會呷醋，當然要想盡千方百計把自己的枕邊人從別人的懷抱中拖回來。這一切都是極其正常的，合情合理的。

倘若有一種女人，看到自己丈夫，跟別的女人相擁而眠，還視而不睹，若無其事，既不緊張也不呷醋。那我倒要懷疑這類女人到底是不是女人？

古調今彈

葉其真

菩薩蠻——市政局議員葉

色的妖氛毒氣，青年們缺乏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糧，幾個人決心勒緊褲帶，也要辦一份不牟利的文藝刊物。

筆者不敏，也蒙發信約稿。我在讀畢其約稿信之餘，感到興奮，覺得在文化人中，還有一群不爲利慾薰心的朋友，以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精神來從事文藝工作，希望以自己堅韌不拔的精神能闖出一條路來，使健康的文藝創作能在黃色毒素泛濫橫流中不絕如縷。他們那種不向現實低頭的戰鬪精神，體現了中國文人傳統的硬骨頭性格，筆者對他們除了肅然起敬，表示無條件支持之外，實在沒有什麼可說。

賈路錢。貪污行處有，但看清除否？議士督轅鳴，千祈見下文！

耕耘者的精神

有些人會感到奇怪，在最講現實的香港市民中，許多文人也隨波逐流不能免俗，照樣講現實，想盡千方百計撈水，竟有這麼一群大傻瓜情願節衣縮食，勒緊褲帶來搞那不僅不能牟利反而大有賠本可能的勞什子文藝？這些人不是太天真就是有恃無恐，反正就不太容易理解。

如果用世俗的眼光來看文化人，把他們看作生意佬，難怪不容易理解那些勤懇地從事有意義的文化工作的精神世界。事實上，有一些（而且爲數不少）文人爲了追求金錢而不惜販賣精神鴉片；而一些文化商人則不擇手段出盡緯頭刮龍，因此造成一般人對文化圈有這種印象。這就是爛腳累了好腳。這常常使一般不願同流合污的文人爲之一嘆、再嘆。

但蠅營狗苟的是一類，能保持正氣又是一類，陣綫總是那麼分明，不能一概而論。像上面提到的那群朋友，他們就以文化人傳統的戰鬪精神來從事對社會有益的文藝工作，我們能不爲之興奮及高聲叫好嗎？

要使文化荒漠變成綠洲，要耕耘；要播種，必須耕耘；期待開花結果，更須耕耘。在這過程中，必然要花費很多心血。如果沒有一批力耕的人，荒漠永遠是荒漠，不能期待更不能幻想會在荒地上神話般無端端地長出美果來。

這些朋友有百折不撓的勇氣，這就是他們敢於和現實拗手瓜的本錢，他們那種只問耕耘的精神，是一筆不可忽視的財富，這可以使他們做出有金錢財富的人不能做出的奇跡來；他們手中的筆，是他們和現實鬪爭的武器，是他們用以開拓的鋤頭。何況在社會上，還不乏同情者，他們是能夠得到人們熱情支持的。

在耕耘的途程中，顯然會碰到荊棘，但願他們能夠以毅力奮戰下去，這是雖敗猶榮的。

唯有耕耘才有收穫。

偉大的默默地從事耕耘的精神萬歲！

英菲

醃食物如鹹魚、鹹蛋等，日久會產生氫原子及碳原子，刺激人類腸胃生癌；而一切經發酵製成的食品如腐乳等，因爲含有酵母菌，吃了也可能導致癌症。瑪麗醫院已開始詢問癌症病人是否經常吃鹹魚腐乳，作爲初步統計。這位出語驚人的醫生並說，雖暫無科學根據，但鹹魚腐乳還是少吃爲妙。

由鹹魚腐乳說起

這雖是「信不信由你」的驚人發現，也頗令人心惶惶，有些人更竟然談鹹魚而色變，照癌症醫生的推測，一切經發酵製成的東西吃了可能生癌，則醬醋之類調味品，亦應少用爲妙了。我不敢說他們的危言聳聽，但在報章上時常看到一些專家之言，說什麼多喝牛奶有害；繕寫蠟紙容易中毒；甚至連經常洗澡也被列爲危害健康的禁條。這些驚人發現看多了，自然見怪不怪，也就不覺得驚奇了。

瑪麗醫院詢問癌症病人，大概只能作爲一種參考資料，並不能因此而肯定鹹魚腐乳與癌症的關係，還須進一步找尋科學根據。曾經有些胃癌專家在冰島做過統計，發覺冰島居民都愛吃燻魚，便作出「燻魚引致胃癌」的結論，我雖非癌症專家，但認爲這種推論方式是不足爲信的。

吃鹹魚會生癌的消息發表後，有人起而否定這一說法，但他們的理由也似乎輕率一點，例如他們說，外國人不吃鹹魚，爲什麼外國人患癌的更多？大概他們忘記了生癌的其他多種原因，才會有此一問吧？又例如他們說，美國有癌症研究中心，經費及設備都比香港多，但美國對「酵母消化片」及腐乳等都不禁售，難道美國的癌症專家對「酵母菌引致癌症」此事一無所知？這說法也是錯誤的，而且有「崇美」之嫌，即使美國的科學醫藥設備比香港好，難道香港的醫藥界便應該一無發現，一無發明乎？

因此，對鹹魚腐乾引致癌症這一說法，只能存疑，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證明。我個人的看法，即使鹹魚腐乳確會導致癌症，也大可照樣作爲佐膳佳品，照吃如儀，若因恐懼生癌而戒掉不吃，未免可惜。科學家證實吸烟者肺癌死亡率比較不吸烟高出十倍，但我這老槍仍舊照吸，因爲不抽烟雖或不生肺癌，亦不會長命百歲，仍有很多其他致死的可能，與其戰戰兢兢的戒這樣戒那樣，倒不如痛痛快快的隨我所欲。有個笑話說，一位仁兄被算命先生批算，某一時辰之內必然遭受及身之禍，他惶然不可終日，足不出戶，坐在屋子裏，以爲平安大吉，誰知屋子塌下來，這位仁兄仍逃不脫受傷的厄運。若聽專家之言：吸入粉末易患口腔癌，曝曬皮膚易患皮膚癌，則教師、農夫等都要改行。據說空氣污染也會引致鼻咽癌，而香港空氣污染程度又日趨嚴重，莫非我們都要不呼吸才安全了？

江城子

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改組

從「新華社」四月七日廣州發出的一則電訊顯示出來，中共廣東省高層人事最近有了很大變動。

電訊說，馬爾他總理多米尼克・明托夫和他率領的代表團，在周恩來陪同下，四月七日從南京乘專機到達廣州，領銜前往機場迎接和當晚設宴招待的「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是廣州部隊司令員丁盛而非劉興元。

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原是黃永勝，但自一九六八年黃調往北京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長以後，就由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劉興元繼任。一九七〇年年底，廣東省成立黨委會，劉興元又兼任第一書記。直到今年二月十三日，劉興元仍出席廣州地區擁軍優屬，擁政愛民的羣眾大會，但是他沒會發表講話。現在由丁盛出任主任，說明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在二月十三日以後，大概進行過一次改組。

此外，早在三月三十一日，新華社在報導日本齒輪座劇團在廣州舉行演出的閉幕式時，已透露中共廣東的領導階層之中有趙紫陽。趙紫陽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一九六七年被指爲劉少奇和陶鑄在「廣東的代理人」，受到「人民日報」的公開指名批判。到了去年五月間，趙紫陽忽被「解放」出任新成立的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的書記，引起海外觀察家們的很大驚異。今年農曆新年期間，他還以內蒙古黨政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勞軍。最近他又回到廣東，據新華社四月七日報導，趙紫陽的新職是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這又是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最近進行過改組的一個旁證。

中央委員劉興元原來在廣東所擔任的職務，除了革命委員會主任，又是廣東省黨委第一書記和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雖然沒有跡象顯示他的另外兩個職務是否仍然保留，但以「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共的習慣，這三個職務常常是由一個人兼任。

現年五十八歲的劉興元，無疑跟已垮台的林彪、黃永勝的關係很深。當劉興元還只有十九歲時，就參加林彪指揮下的部隊工作，以後一直沒有脫離過林黃的系統。

不過使觀察家們感到困惑的，廣東固然是林黃[illegible]

很短的時間受過賀龍的領導，一九六四年才調到廣東的。但賀龍早在一九六七年已被鬬垮，而丁盛能立下來，完全是以林彪爲靠山。

關於劉興元與趙紫陽的「臭底子」，「文革」時廣州地區紅衞兵報紙曾多所揭露。爲了讓讀者對中共人事升沉的黑幕有較透澈的認識，特選出兩篇刊錄如下。

看趙紫陽劉

「廣州軍區」的貪污黑幕

（原題：「廣州軍區『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二揭廣州軍區一小撮殘酷鎮壓革命造反派。載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廣州「三司戰報」）

震動一時的廣州軍區「八・一五」事件已一年了，正當全國吹響了向軍內一小撮走資派開火的進軍號的時候，我們革命造反派大聲疾呼：堅決爲「八・一五」事件平反。「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八・一五」事件中的革命羣眾有功無罪，立即平反！劉興元、溫玉成必須向在「八・一五」事件中受排擠打擊迫害的革命羣眾，革命幹部賠禮道歉，低頭認罪！

去年八月十三號，軍區展開「四大」，當時軍內一個會計寫了張小字報，揭發在五×年我情報部，有一筆結賬後的餘欵四萬多元港幣，這筆欵本應馬上取回來的，但當時黃永勝、溫玉成都不領回，繼續存放在香港，用每年這筆欵的利息給自己買生活用品，或買東西送給別人。（這事件當時只有溫、黃會計知道）這張小字報送到郭成柱副政委手裏，後來劉興元知道了，馬上召集了一些人開會，劉說：溫玉成在軍區中只有兩個半人（即陶鑄、黃永勝，而劉興元只看得上一半）應該燒他一下，這張小字報可貼成大字報。劉興元當時企圖通過這事把自己的對手溫玉成搞下去。果然，大字報一出，震動了這個軍區，羣[illegible]，當時還有人提出要害）當時軍事法院副院長田蔽芸從政治部主任湘煒那裏得到一份溫玉成在四級幹部會議上的檢查材料，用其中一些內容寫成一份大字報「打倒小霸王溫玉成」，第二天（八月十五日），同意這份大字報的人都簽了名，並把它送到政治部去，要求溫玉成出來看，但溫玉成卻躲在司令部去了，於是得到政治部湘煒、江民風的批准，由法院、政治部、保衞處等二百多人敲鑼打鼓把大字報送到司令部，到了司令部後，人們要求溫玉成出來看大字報，後來溫玉成遲遲才出來，且態度非常傲慢，羣眾當時很氣憤，有人高呼「打倒溫玉成」，這時劉興元出來大耍兩面三刀，在溫玉成面前裝成好人，叫羣眾不要貼大字報，有意見可以提，不要在軍區內遊行。（實際上劉在後面叫當時開常委擴大會議的首長看大字報，想借這「四萬元港幣」的問題搞臭溫玉成。）當時劉興元就開了一個座談會，提出不要罷溫玉成的官，羣眾很氣憤，對劉興元這個態度準備用大字報攻他，第二天，劉興元繼續開了一個座談會。給羣眾施加壓力。（實際上劉興元對剛發動起來的羣眾已十分害怕，怕火燒到自己身上，故採取壓制手段）。當時劉興元已片面把情況上報中央軍委，說羣眾敲鑼打鼓在街上遊行，要罷溫玉成的官，是政治部有計劃，有組織搞的。十六號上午，劉志堅、蕭華來電話，說軍內遊行是錯誤的，要防止壞人搞鬼，下午，又傳達林彪同志電話說溫玉成有缺點、錯誤，可以批判，不能罷官，劉興元不同意罷溫玉成官是堅持了原則（此電話未知軍區有沒有耍陰謀）。於是，劉興元又撈取了一次政治資本。

這件事之後，劉興元開始了所謂「保密審查」，重點是對參與「八・一五」革命行動的羣眾的筆記本，大字報底稿都要審查，把「四大」完全破壞了，並要政治部挖出「對領導有意見，如何處論？」的問題進行討論，使廣大幹部越來越糊塗，劉興元等人把「八・一五」革命行動說成是「反革命」行動。當時把羣眾、幹部搞得痛哭流涕，凡參與「八・一五」行動的都一律要寫檢討，政治部秘書處一秘書揭楊宗友受迫害也是從此開始了，由於楊在「八・一五」中一直是勇敢的闖將，十七號領導對他說：「你再沒有資格當秘書了。」政治部主任湘煒，副主任江民風由於堅決支持「八・一五」革命

捕了。看！軍區內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這樣被劉興元、溫玉成等一小撮扼殺了。二十四號，劉興元又宣佈動員搞四大，但經過這場風波後，又有誰敢起來揭發呢？過了一個星期，軍區就停止「四大」了，從八月十三號開始，三天四大，八天檢查，這就是軍區運動的全部歷史。

「八·一五」事件過去了一年了，可是，由於參與「八·一五」革命行動，而被排擠、調走、迫害、逮捕的革命羣眾和革命幹部，卻至今尚未得到平反，他們在政治上還在受歧視，劉興元等一小撮還企圖把「八·一五」說成是反革命行動，但是，廣大的指戰員，廣大的革命幹部，廣大的革命羣眾，廣大的地方革命造反派是看得一淸二楚的，「八·一五」決不是反革命行動，而是地地道道的革命行動。……

「八·一五」革命行動檢閱了軍內的造反派力量，「八·一五」革命行動揭開了向軍內一小撮開火的序幕，「八·一五」革命行動狠狠地擊中了劉興元、溫玉成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使他們第一次預見到自己死亡的命運。參與「八·一五」革命行動的幹部、羣眾是軍區內眞正的革命造反派，他們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發揚了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開拓了軍區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進的道路，一年來，軍內的造反派正沿着這條道路勇敢前進，盡管黃永勝、劉興元、溫玉成等企圖阻止歷史車輪向前進，但都遠遠被甩到歷史垃圾堆裏去。

今天，廣州軍區廣大的革命羣眾，廣大的指戰員和革命幹部已經開始覺悟了。他們從湖南軍區問題的解決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得到了新的勇氣。我們衷心希望他們發揚「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重炮猛轟黃永勝、劉興元、溫玉成，爲解放廣州軍區作出自己的努力！

廣州三司炮轟廣州軍區黨委聯絡站

趙紫陽的履歷

（廣州「工革聯紅旗野戰縱隊野戰報編輯部」代擬，原載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的「野戰報」第十期）

沉浮的

編者

……出生，家庭出身大地主兼資本家。

家庭情況

一家生活頂舒適，霸佔一座花園小洋房，每月收入數百元，資、修一套講排場。單爲愛女置鋼琴，一下花去六百元（原價一千二百元，是我用非法手段折價買來）。高級家具配成套，還特從幼兒園調來保育員，到我家當褓姆使喚。

家庭主要成員

祖父：大地主、吸血鬼，財迷。有田三百多畝，專門放高利貸，借一還三，殘酷剝削貧下中農，土改時挨鬬。

父親：趙廷斌，大地主兼資本家。合股投資開糧店，與祖父同掌家，吸吮勞動人民的血汗而發家致富。當我投機革命後，爲了「吃小虧，佔大便宜」撈取政治資本，叫家裏拿出五十畝田來分，他死也不肯。土改時本要挨鬬，但病了，不久一命嗚呼。

母親：地主婆。五三年我把狗母接到廣州，因不服水土，我只得送她回滑縣。六二年地主婆病死，我悲痛萬分。當年滑縣遭水災，我憑借權勢強佔了救災木材，指使縣黨內走資派指定兩名幹部精心挑選，爲狗母像棺材，共用去木材達三立方米之多（可建房屋三至四間）；又大做壽衣共用去布匹一五〇·五尺，兩項共佔用救濟欵達一，三四〇元，我還感不足。

老婆：梁伯琪。王光美式的人物，省委處長，地主家庭出身，她哥哥已逃到台灣，是國民黨將級軍官，反動透頂的「國大」代表。

我家裏原有一個老婆（地主女），我嫌她太土氣，不合我意。四一年我當冀魯邊區第三專區地委書記時，碰到了梁伯琪就掛上了勾。她是有夫之婦（梁原夫陳×，當時在邊區宣傳部工作），但我仗着權勢，使用奸計，終於把她搶到手。當時在幹部

特長與愛好

特長：一、我最擅長搞農業，遵照劉修理論，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我的同伙稱我爲「農業專家」。

二、特長之二是投機取巧，玩弄權術。爲了撈取政治資本，我把自己打扮成毛主席的「好學生」，吹噓廣東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我樹起假紅旗——聖獅。我把解放軍樹起來的學習毛著的樣板黃山洞的功勞奪爲己有。

三、特長之三是兩面三刀，陽一套，陰一套，表面是人，背後是鬼。我是南霸天陶鑄的得意高徒。

四、承上壓下亦是我的專長。對主子劉、鄧百般奉承，竭力討好；對下邊那些不聽話的「傢伙」，就是要壓到他聽話，如還不聽話，就徹底把他打下去。

五、我擅長之五是善於網羅各式各樣的牛鬼蛇神，社會渣滓；招降納叛，結黨營私，爲陶家「獨立王國」服務。

愛好：封、資、修我都愛，吃、喝、玩、樂我都好。香港、資、修的黃色電影我最酷愛，每場放映我必到，而且越黃我越欣賞。交誼舞亦爲我癖好。在經濟困難時，在療養院專辦了個「交誼舞訓練班」，特找護士當教師，我練得一身好舞姿；此後，還專門找了兩個女人作伴舞。

經歷（「解放前」略）

「解放後」：

因爲我一貫忠實執行劉、鄧、王明的機會主義路線，得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子恢的賞識，在一九五一年五月，把我調來廣東。到廣東後，我又被反革命兩面派陶鑄看中，對我多加培養，引爲心腹。從此，我步步高升，青雲直上，大幹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勾當。

一九五一至五三年——我任華南分局秘書長，和陶鑄包攬了廣東土改的大權，並趁機發展我們的勢力，結黨營私，提拔了區夢覺、林李明、王德、張根生、張雲等心腹人物。中央統購統銷政策下達

後，陶鑄和我以「保護農民個體經濟的積極性」爲名，要求在廣東推遲執行，並竭力鼓吹所謂「四大自由」（即雇工、借貸、土地出租、土地買賣的自由），企圖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

一九五三至五四年——我任農村部長。我利用職權，與陶鑄緊密配合，扼殺廣東的合作化運動。我一邊叫囂說廣東合作化過程中「多是通過鬥爭富農，過度的批判自發勢力而強迫中農入社」的，一邊命令廣東合作化運動要「急剎車」。因此，陶鑄能一下子砍掉十三萬個農業社，這是和我的「努力」分不開的。

一九五五至五七年——在主子陶鑄的一手提拔，我登上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寶座」。於是我對陶鑄感激涕零，死心塌地。我和陶一唱一和，拼命鼓吹劉修的「階級鬥爭熄滅論」，說什麼「合作化以後，兩條道論的問題已基本解決了，這一估計是正確的」，並威脅那些對劉修有意見的革命幹部說：「廣東實有人敢明目張膽地反對劉少奇同志，那問題該多麼嚴重。」我還緊跟劉修，狂妄地攻擊毛主席，胡說「跟毛主席也可能犯錯誤。」我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一九五九年——陶鑄發表了「太陽的光輝」一文，矛頭直指毛主席，我也不甘示弱，立即拋出洋洋十萬餘言的「巨大的成就，豐富的經驗」長文章，公開反對毛主席。

一九六〇年——陶鑄在中南帶頭搞「包產到戶」，鼓吹單幹。我緊緊跟上，在廣東搞個變相單幹的「產量責任制」。

一九六一年——陶鑄提拔我當上省委第二書記。官運亨通，我的反黨勁頭更足。我拚命攻擊三面紅旗，胡說什麼：「三年錯誤主要是建設過快，比例失調……這兩年天災是嚴重的，但主要還是人禍，違背了客觀規律。」

一九六二年——我繼續瘋狂攻擊三面紅旗，叫囂：「三面紅旗不紅，如果不徹底解決問題，就紅不下去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指出了兩條道路鬥爭的實質，但我陽奉陰違，拒不執行。

一九六四年——七月，劉少奇與王光美駕臨廣東，販買黑貨「桃園經驗」，我全力推銷，無恥吹捧，說什麼「劉少奇同志的指示，王光美同志的報告，對搞好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極爲重要。」「現在看來，搞好四清運動比搞好土改容易，因爲有少奇同志的指示，認識明確，又有王光美的報告，辦法也有了。」「我要身體力行，親自蹲點，大搞「人海戰術」，「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這樣，贏得主子劉、鄧、陶的讚賞在陶鑄升調中南局時，我便接班當了省委第一書記。

一九六五年——我對廣大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羣眾運動，既害怕又惱火，於是百般阻撓，大潑冷水。我在八月召開的「廣東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交流會」上攻擊說：「學習要自願，不能強制。奈命學習根本不能解決問題，那是勞民傷財。」妄圖把轟轟烈烈的羣眾性學習運動打下去。

回顧這幾十年來，我這個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廣東的土皇帝。一貫忠實於我的主子劉、鄧、陶，並得到他們的器重栽培。說我年輕有爲，聰明過人。我這個全國最年輕的省委第一書記，好不威風呀！這些年來，政治運動雖多，但我上有劉、鄧、陶撐腰，下有區夢覺、林李明、張根生等保駕，加上我一身絕技，陶式的兩面三刀。所以歷次運動都燒不着我，悠哉！樂哉！

文化大革命朝間

運動一開始，我緊跟黑司令劉少奇的反革命部署，積極貫徹「二月提綱」。在「五・一六」通知下達之後，我還給嘍囉們打氣，「要敢於堅持原則」，繼續貫徹「二月提綱」。我對劉、鄧黑司令部的指示心領心會。七月份，我在廣東派出大量的工作組，鎮壓革命羣眾，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越燒越旺，我的主子劉少奇處境越來越不妙。樹死葉枯，主子一倒，我就完蛋了。於是我赤膊上陣，死保主子，聲嘶力竭狂叫：「劉少奇同志是偉大的共產主義者」。我完全遵照黑司令部的意旨，派出工作組，把不聽話的革命羣眾打成「假左派，眞右派。」我咬牙切齒地說：「有些人對黨惡狠狠，毫無感情，……要整工作組……這種人不是反動分子就是投機分子。」我極力上張「秋後算帳」，「對已經暴露了頭的眞正假左派、眞右派，領導上要沉得住氣，記一筆賬，放在以後再組織反擊。」王任重搞了個「槍打出頭鳥」，我則發明個「引蛇出洞」然後「好打」。鎮壓廣東文化大革命我是罪魁禍首，誰知我的鬼把戲騙不過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羣眾。跟着大禍臨頭，狗命難保。

爲了保住我的狗命，便拋出了「救命符」——「兩面三刀」，表面上我對革命造反派表示堅決「支持」，暗地操縱保守派圍攻，挑動羣眾鬥羣眾，我「坐山觀虎鬥」。但是從一九六六年十月起，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敲響了劉、鄧、陶爲首的黑司令部的喪鐘。接着劉、鄧、陶以及我這類狐羣狗黨，一個個被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羣眾揪了出來，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裏。變成一小撮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看來，我再狡猾也逃脫不了徹底滅亡的命運，嗚呼，哀哉！我和劉、鄧、陶徹底垮台的日子到矣！

處理意見

此賊是廣東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南霸天陶鑄的死黨和忠實奴才，是劉、鄧黑司令部在廣東的代理人。罪惡累累，民憤極大，一定要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他鬭倒鬭臭、批深批透，肅清其流毒。使他遺臭萬年，永世不得翻身！

（按：紅衛兵萬萬想不到，趙紫陽今日又翻身了。）



歷·史·的·重·演

六年前美機大炸河內的回顧

資料室

為了報復北越的大舉南侵，美國飛機從四月六日起開始轟炸北越的補給基地，到了四月十六日，更出動包括B——52型戰畧轟炸機在內的大批飛機，對河內、海防附近的油庫和軍火庫進行襲擊。當十七日外間傳出尼克遜總統已下令暫停對北越河內及海防區轟炸的消息時，美國國防部長賴爾德對記者聲稱「毫無事實根據」。不過，後來的事實表明，那類轟炸的確減少了。一般相信，此舉是為了避免過於激刺中共。

觀察家們幾乎一致相信北越的這一次南侵行動是受到蘇聯的鼓勵與全力支持。大概連美國政府也存有那一看法，所以到了十九日，美國國防部長賴爾德公然警告：北越任何地方都可能受到美國空襲，並提出尼克遜總統可能下令封鎖海防港的可能性。北越是通過海防獲得蘇聯軍事補給的。

賴爾德在國會作證時發表聲明說：他不否定封鎖海防是對蘇聯的一個明確訊號，表示美國對蘇聯直接或間接支持北越侵畧越南深感困擾。

美國這種明顯的敵視和針對性，到底會引起莫斯科方面的何種反應，會造成怎樣的後果，現在還言之過早。不過，尼克遜的這種斷然措施，的確含有很濃厚的賭博意義。

其實，這類冒險在美國並不是首次。早在六年前美國飛機就曾大規模轟炸過河內、海防近郊，所以北越和北平方面都叫嚷這次轟炸是「歷史的重演」。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美國飛機為了打擊北越向南滲透，曾對河內、海防及塗山附近的石油設備進行了一次有效的空襲。

前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於當天的記者招待會中，說及那項轟炸行動的軍事目的及效果時，強調了五點：

㈠最近幾個月來，北越方面以車輛運送軍事物資及人員滲入南越之數量已有顯著增加，這種增加主要是依靠石油供應。

㈡美國得北越採取的一切空襲行動，旨在阻碍對南方的滲透及使河內從事此種滲透必須付出更高代價。六月二十九日的空襲行動即為此種軍事計劃之一部份，而並非表示美國支持南越的努力之升級。

㈢美機攻擊的僅為北越的軍事目標，而並非平民集中地區。美國並不希冀摧毀河內政權或傷害北越人民。

㈣美國在越南所欲達到的目的，是嚴格地有限度的。美國並不打算使南越成為西方的軍事同盟國家，也不打算在南越設立永久性的軍事基地。美國所希望的，純為制止對南越的侵畧，並且建立使南越人民有機會決定他們自己命運的條件。

㈤麥納馬拉特別強調美國在越南的目標是和平，並重申美國準備為達到此目的而進而無條件談判。

顯然，那次轟炸針對中共的成分比較大，也即是說，當年美國是冒着中共出兵入越的危險而作出那項行動的。結果中共卻充分表現了它的色厲內荏的本質。可惜美國方面死抱「有限度」的成規，致使共方有機會喘息、壯大。雖然麥納馬拉所表示欲求的「和平談判」目標後來達到了，但一談數年，到頭來卻換得一個「歷史重演」。這大概是美國的姑息政客們所始料不及的吧。



前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的記者招待會中，用海防及河內地圖向記者指出當天被炸的石油庫之位置。



這是當年空中攝影所見的約一千五百桶石油，貯存在北越詩金附近的油庫內。

東北人民的抗日英雄

初覺

東北四省，自九一八淪於日本軍閥的鐵蹄後，地方上的愛國人士，如馬占山、丁超、李杜、蘇炳文，都能不屈不撓，領導他手下的健兒，作游擊式的抵抗，尤其是馬占山，曾因誤上賊船，參加東北行政委員會議，以致一變而爲溥儀的傀儡政權——滿洲國，心中甚感不安，早已決定反正抗日，只碍於土肥原的私交很厚，不願使他爲難，黑龍江的日本特務機關和鈴木師團等軍政人員，對土肥原那樣將就馬占山，亦曾大爲不解，土肥原乃召開一次秘密會議，發表他的所見道：「日軍在滿的空前勝利，是由於中國方面沒有一個肯打的人，馬占山是條好漢，如果他抗日，對滿洲局勢極有影響，如他心悅誠服地歸順，則是以對外號召，本人對馬占山所採的政策，確信爲上乘的見地，中國人可動以感情，絕不可施以壓力，何況像馬占山這樣的人，同時還有一個客觀的要素，假使馬占山突變，在國聯調查團來臨時，這種不利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土肥原這一番話，使當時在座的人，無不佩服傾倒，他與馬占山之間，眞有點像三國演義中的關羽和曹操。

但在土肥原調回東京轉任旅團長後，馬占山畢竟變了，重舉義旗反日，關東軍聽了這個消息，大爲震動，下令徹查是誰逼走的？齊齊哈爾的日軍首腦鈴木和特務機關長林義秀，均不敢擔負這個責任，正好有個趙椎子在，便把一切責任往他身上去推，這趙椎子是齊齊哈爾的大紳士，爲富不仁，有縫必鑽，本名趙仲仁，因他爬上了駒井德三的路子，遂以椎子叫之。當馬占山離開齊齊哈爾才一天，趙椎子就從長春趕了回來，假稱駒井德三派他代理省長，現在既經關東軍查問，駒井也一口否認不曾認識他。趙椎子竟以冒牌省長，馬上被押解瀋陽治罪了。

馬占山在海倫打了兩三次硬仗，終以人力武器交通工具等均陷於劣勢，在日軍重重的包圍下，躲入老百姓冬天藏北菜的地窖中，化裝逃出，奔向黑河，而日軍卻從一個窩棚裏，發現一具身材短小留有鬍子的屍體，旁邊擺有馬的烟具和軍大衣，衣上且有兩顆星徽，便斷定這是馬的營帳，馬已被擊身亡，日方報紙，居然大事渲染，把任指揮官的松本中將，捧得天神似的了不起。

及馬占山在黑河採取了化整爲零，迭予日軍以重大的打擊，日軍乃知中了他的圈套，悔恨交加，啼笑不得，於是亦採新的辦法，卽軍事推進，經濟封鎖，用重兵佔領一地區後，便把該地區內的鄉村，歸併成若干大村，定名爲保護村，村民白天耕耘，必由日軍派人監視，晚間回來，不許再出，每村都實行戒嚴，隔房隣舍，晚間亦不准來往通行，保護村四周築有碉堡，圍牆，護城河，有些地方，且拉了鐵絲網，碉堡上駐有軍隊，圍牆內掘有砲位，機槍掩體，凡遇馬部來攻，只可堅守，不可出戰，這樣一來，馬部才在彈藥無法補充，衣食也告缺乏，傷病官兵又無能醫治的困苦情形下，不得不由俄境繞道德國再經香港返國，距離九一八年事變已快到兩年了。

除了上述馬占山這些有名人物外，還有不少地方義勇隊的組織，如綽號小

郭沫若給大陸

近來一打開左報，就會看到郭沫若的名字，似乎左報捧郭沫若遠比中共報刊還要厲害得多。中共報紙多只報導他的政治活動，參加宴會啦，到機場去迎接貴賓啦。但本港左報除了報導他的政治活動之外，還詳細介紹他在「文革」後發表的著作。

這也難怪，左報爲了適應新的形勢，爲了更好地做好統戰工作，當然要把「社會主義祖國」描繪得如花似錦，絕不能給予人們一種「文化沙漠」的印象，因爲他們所要爭取的對象，就是那些滿腦子幻想的知識分子。

然而可以大力渲染的，可以拿出來宣傳的，七億五千萬人當中，只有一個老而不死的無恥文人郭沫若，以及他「文革」後發表的考古文章。左報無可奈何，也只好天天談考古學，日日說郭沫若。

我對考古學雖然一竅不通，不知道郭沫若的「坎曼爾詩簽試探」的考據是否正確，也不知道他所考證的，關於唐代住在吐魯蕃的小孩×天壽的詩是否無訛？不過在記憶中，郭沫若絕對不是「永遠正確」的。抗戰期間，他解釋「詩經」時就把「蓮葉何田田」一句弄錯了。

郭沫若的名氣雖大，但我很懷疑他可否算得上中國當代第一流的歷史學家？曾記得在大陸讀書之日，向一些歷史學教授提起郭沫若，他們大都會露出不甚恭維的神情，至於說到郭沫若的文學創作活動，他只配稱爲「無恥文人」。他不是詩人，詩人不但需要寫出美好的詩句，而且必須具有詩人崇高的人格，而他卻恰恰沒有詩人崇高的人格；郭沫若也不配稱爲作家，作家不但必須有創作有作品，而且必須有作家的良心，而他恰恰缺乏之作家的良心。

艾青說：「詩是自由的使者，永遠忠實地給人類以慰勉，在人類的心裏，播散對於自由的渴望與堅信的種子。」

白龍的鬍匪馬錫山，平生輕財仗義，甚得綠林豪傑的擁戴，九一八事變後，小白龍的根據地，首先受到日軍的侵擾，他因與附近各股鬍匪聯絡，成立抗日義勇隊，利用他們的熟悉的地形，與日軍展開游擊戰，破壞鐵路，搶刧軍火，或偷襲日軍的倉庫，突然而來，飄然而去，無影無踪，眞使日軍疲於奔命，防不勝防，只好改取收買方式，派人與小白龍接洽，如願歸順，將給他以東北保安隊的營長名義，餉項彈藥，均由日方發給，恰巧小白龍正苦無糧無彈，也就權詞答允，接受了他的建議，獲得步槍五百枝，每槍子彈一千發，並預支三個月的軍餉，調往遼陽城外訓練，由日本大隊就近監視，在日方看來，必以爲萬無一失。誰知過了兩月，監視小白龍的大隊換防，接防的新部隊還未開到，就在這一眞空時期，小白龍率部衝入遼陽，專殺日本人，一個不留，殺完後，便把他們的房子一炬燒光，待日本的南滿鐵路護路隊趕來搶救時，小白龍已安全撤走，不知逃往何方了。

從此，鬍匪老北風也學着小白龍這一套玩法，與以地方團隊爲基幹的鄧鐵梅，桴鼓相應，朝去夜來，予日軍此起彼伏捕捉不已的循環打擊，而馮庸大學的學生苗可秀、趙侗等十餘人，號召青年組織義勇軍的精神，尤爲風激雲湧，可歌可泣。

原來該校的校長就是馮庸，他出身世家，東北發生事變後，他以貴公子及大學校長的身份，下鄉組織學生義勇隊，從事抗日游擊活動，在遼寧省很有成果，後來轉赴吉林，被日本派駐吉林的特務機關捉到，卻不敢過份對付他，但將他遞解出境了事，馮庸雖然被逐出東北，他們播下的種子卻生了根，開了花。苗可秀和趙侗，就是特別出名的兩個。他們在鳳凰城一帶，經常破毀日軍的交通線，刧取日軍的糧食和軍火輜重。

關東軍以這羣大學生，既擅長於組織，又擅長於宣傳，如不先予消滅，將來的患害，可能不堪設想，因出動了一個旅團的兵力，四面包截苗部，苗乃留下遺囑，他若不幸遇難，抗日的游擊工作，就由趙侗領導，雙方正式接觸，苦戰一晝夜，苗盡力把日軍主力吸住，讓其他同學得以突圍，自己則身負重傷，被日軍把他俘虜。

日軍如獲至寶，特送他到瀋陽陸軍醫院醫治，傷愈後，乃向他勸降，苗可秀堅詞拒絕，且痛斥日本侵畧，關東軍便把他交付軍事法庭審訊，宣判處決，臨刑前，用囚車巡行示眾，苗以從容微笑的樣子，不時向兩旁觀看的市民點頭，然後揚聲大呼，中華民國萬歲。瀋陽市民，目睹這一壯烈鏡頭，有的怒形於色，有的低頭飲泣，是日，他們回到家裏，都關門閉戶，表示了對苗可秀的無言哀悼。

苗可秀殉國後，其部屬卽歸趙侗領導，他們已在戰火的洗煉中，變成了一精銳的游擊隊了，神出鬼沒，忽東忽西，使日軍受到極大的困擾。直到二十六年抗戰開始，才轉進關內，到了河北省界，卻被共軍加以誘惑進入重圍，趙侗不甘投降，於是全部官兵，都被消滅，他們不死於日本人的槍下，而卻死於同一國籍的共產黨，比起苗可秀的悲慘下場，當更不勝其愴慟而可惜了。

的印象（上）

待旦

寒窗雜憶

處留下的汚點和劣迹。

自「五四」新文學運動至六十年代，中國出現過數以千百計的作家和詩人，也出現過數以千百計的第一流的著名學者，他們有的成就大一點，有的成就小一點，但卻沒有一個像郭沫若那麼既狂妄自大，又自鄙自賤。就這一點而言，他實在不遑多讓魯迅筆下的阿Q。

郭沫若不但自視爲中國最權威的歷史學家，最權威的甲骨文、金文學家，而且認爲在舊詩詞方面的成就除毛主席之外，不作第二人想。正由於他狂妄自大，不自知自己詩才的退化，在所有詩人齊集之時，獨自獻唱，展示他的破嗓子，粗製濫造，出版詩集。而且學足乾隆皇帝遊江南時的作風，每到一處，必在壁上題詩，以留永誌。大河上下，長江南北，幾乎沒有一處名勝古迹，沒有郭沫若的題詩。郭沫若晚年常自詡爲李白，不但遊山玩水時必詩興大發，甚至到機關團體參觀也要賦詩留念。六〇年間他參觀廣州市沙面復興小學時，就曾經寫過一首頗爲著名的「加數詩」，詩曰：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一日百尺，十日百丈！

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在數以千計的作家、詩人中，在數以千計的著名學者中，沒有一個人像郭沫若那樣招惹青年人的厭惡。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大專院校的學生，嘲笑諷刺郭沫若，已成爲公開的秘密。所謂秘密者，只是未見諸文字而已，至於口頭上，一提到郭沫若，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知識青年，都要破口大駡。

我曾經是郭沫若的忠實讀者，我喜愛他早期的詩作，尤其是那首「天上的街市」。我也喜歡看他所寫的與「北伐」「抗戰」有關的文章，如「洪波曲」等，我也曾一度崇拜他，像崇拜魯迅先生一樣。但郭沫若的晚年表現，的確也太令青年人失望了。

我對郭沫若印象的轉變，是大鳴大放後看了他的「百花齊放」那本新的詩集開始。他矢志要寫一百種花，用以歌頌毛澤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但寫出來的是什麼呢？整本所謂詩集裏，統統全是放狗屁，沒有一首可以算得上是詩。作爲一個幾十年前已經享有盛名的作家、詩人，豈可這樣隨便亂寫？豈可以如此不珍惜自己的聲譽？既知自己的詩才退化，又何必去寫詩？卽使奉命而作（沒有這回事）爲什麼不寫成散文，而硬要以詩的形式出現？

郭沫若的「百花齊放」，大概是他在「解放」後寫出來的第一本詩集，也就是這本詩集，使我以及跟我同時代的大陸青年，對他的觀感起了很大的變化，從崇拜變爲懷疑，而且更進一步從懷疑變爲厭惡，變爲鄙夷。

中州風雨

留

當徐諾講完的時候，台下响起一片熱烈的掌聲。徐諾往台下一望，發現張北方在使勁地鼓着掌，在他機靈的眼睛裏，露出滿意的神采。徐諾也給他投以會心的微笑。

情形不妙

「唔，徐諾同志，你的情況不太妙。」李冷文說。

在西工一家新開的上海飯館裏，徐諾、李冷文、張北方正在談論着前天聲討胡風大會的事情。

西工這半邊街是新建起來，說它是街，其實也不過是幾幢樓房。由於有全市最大的百貨公司、戲院、飯館，晚上這裏也聚集了不少人。李冷文特意約徐諾和張北方到這裏來碰頭，就是為了和他們談論這件事。他們一邊喝酒一邊談。

「什麼事情不太妙？」徐諾有點驚異的問。

「我說的是你前天在大會上的講話。」李冷文說：「今天我們報社收到不少來信來稿，談論你的講話。」

「哦？他們怎麼說的？」

「總的來說，毀譽參半。有的人認為你的講話頗為精彩，有的甚至認為很精彩，表示讚譽的人他們所說的話也是含蓄的，只說你代他們說出了心裏話；有少數人卻認為你的話有鼓動性，是射向胡風集團的一支响箭。不過，依我看——如果我說得不錯的話，這部份持肯定意見的人大概看問題是憑直覺，並沒有完全理解你說話裏的含意。有一部分人對你的話表示懷疑，認為語意模糊；有的則直指出你是故意轉彎抹角，含沙射影，別有用心。」李冷文慢條斯理地說。

徐諾聽完之後，不覺露出一絲微笑：「嘿，想不到我的那番話竟受到人們如此注意。」

「正因為有毀有譽，沒有定論，報社裏一位編輯的經打算把這問題公開討論。但李希邲和市委書記都不同意，他們認為當前應該把報紙主要力量放在反胡風，不要把你的問題牽入去，以免搞亂了方向。至於你的講話所引起的爭論，李希邲表示可以用另一種方式處理。」李冷文繼續說。

「有什麼方式？」徐諾問。

「我也不太清楚。」單位，由你單位來處理。」

「哈哈，你有點神經過敏吧？難道我那篇講話眞是會構成政治問題麼？」徐諾不以為然地說。

「呵呵，徐諾同志，你也不是沒有見過場面，缺之經驗的啦？在運動中最適用胡風的哲學：『大膽懷疑，小心求證』，唔。」張北方說。

「哼，由它去吧。」徐諾攤開兩手，聳聳肩。

「其實，你又何必意氣用事，在大會上說那些話幹嗎？嗯，或者是，你說話的方式有點值得研究……」李冷文又顯出他那種畏首畏尾的本色，說話也不太直爽。

「不要再談論這種問題吧，反正我有思想準備。哼，的確是，活在今天的人們，許多問題要由別人來做結論。因此，我們沒有權考慮別人用什麼方式來處理自己的問題。」徐諾揮動着手說，他的情緒有些微激動了。

「嗨，別轉彎抹角吧，說明白一點，你是說，我們都人家砧板上的肉？不錯，是這樣。至於我們為什麼會變成砧板上的肉，有人說是因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頑強表現自己使然，但說這話的人卻沒有想一想是什麼刺激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頑強表現自己。」張北方說。

「所謂要頑強表現自己云云，不過是知識分子要追求自由民主；像胡風的表現，就是這種頑強表現的典型，而胡風的鬪爭，也就是我們文化傳統中的民主精神……」徐諾握着拳頭，晃動起來。

「好了，好了，我們低聲點，給別人聽到不是鬧着玩的。」李冷文聽見這種談話，有點膽怯。

「你怕了？大勢所趨，不積極也得積極，怪不得你在報紙副刊也刊登聲討胡風的文章了。」張北方說。

「我除了這樣做之外，有什麼辦法？我是在人屋簷下啊。」李冷文無可奈何地說。正在這時候，從樓梯口冒出幾個人，徐諾一看，原來是蔣若是、陳仇、楊凡，還有兩個陌生人跟着走。

楊凡眼尖，一上樓也看見他們了。他們一行五人便走前來。

「老李呀，你好風流，原來是躲在這裏喝花彫。你看誰來了？」楊凡嚷着過來。

大家都有所顧慮

……除了這兩個陌生人之外，徐諾都是認識的

「哎呀，原來是我們的老朋友。」李冷文忙站起來跟來人握手，然後對徐諾說：「給你們介紹一下，這兩位是省裏來的詩人，省文聯的委員。」他指着一位紫棠臉色，年紀四十多歲、身材較胖的來客說：「這位是李索開同志。」又指另一位臉頰較瘦削，年紀三十多歲的來客說：「這位是趙青勃同志。」

徐諾和他們一一握了手，說了聲：「久仰！」

這兩位詩人的作品過去散見於北京、上海、武漢、鄭州等地出版的文藝刊物，徐諾有時也讀過。他對青勃的詩作尤其欣賞，覺得他的作品中透出一股青春的活力。

「這位是徐諾同志，市文聯詩歌組的組長，現在七〇一廠搞工會宣傳工作，過去是在廣州工作的。」李冷文把徐諾向李索開和趙青勃介紹。

「我讀過徐諾同志寫的詩，像登在『河南文藝』上的那些抒情詩，感情豐富極了。」

「過獎！其實那些詩我自己也不滿意。」徐諾說。

介紹完了，大家才挪動椅子，坐了下來。

趙青勃告訴他們，他和李索開乘火車剛抵洛陽：「省文聯派我們來了解一下洛陽文藝界反胡風運動的動態。昨天河南日報刊載了你們開大會的消息，相信你們已經全體行動起來了？」

李冷文說：「關於這個問題，恕我們難以作答，這應該是老楊同志或文聯主席李希邺同志才有資格談的問題。」

「大家聊聊也不要緊，我們該深入羣眾嘛。」李索開微笑着說。

「但對於運動的大問題，我們很難置嘴，還是讓負責同志去說較恰當。」陳仇說。

「哎呀，這可難爲死我了，照你們說來，我似乎是個官什麼似的，其實我不過是跟大家一樣——『普通一兵』。」楊凡有點難爲情地說：「文聯的事情，有我們的頭頭去管呢。」

「如果我們是以私交的身份，談什麼也不要緊，可是要作爲公事來談，確是有其難處。」蔣若是說。

「這是什麼時候，誰還敢胡亂開口啊。是嗎，委員同志？」張北方側着頭看着李索開說。

李索開和趙青勃似乎感覺到，洛陽文藝界的人思想頗爲混亂，顧慮很多，不禁皺了皺眉頭。

失去的春天

前人的詩寫道：「洛陽三月花如錦，惜我來時不遇春。」徐諾到洛陽來，雖然度過第一個春天，但周圍的氣氛，使他感到沒有春天。

三月，繁花似錦，薰風醉人，這都撩不起他歡愉的情緒。現在雖然是農曆的四月了，但春天還留戀在牡丹的枝頭上，王城公園的牡丹還繁花燦

裏便集中了各種名花異種。

這座公園建立在澗河側岸的周文王故王城的舊址上，古蹟、名花，吸引着遠道而來的趙青勃和李索開，因此，他們便以私人的身份約幾位文藝界的朋友來逛王城公園，欣賞萬紫千紅的牡丹。

在公園盡頭，臨河一座紅柱綠瓦的古色古香的六角亭裏，六個人——趙青勃、李索開、李冷文、楊凡、徐諾、張北方，一面吃着枇杷，一面欣賞着亭畔的牡丹。

涼亭周圍的花圃裏栽了幾百棵牡丹，紅的、白的、紫的，一叢叢的開出不同的顏色，五彩繽紛。

「以花城來稱洛陽，眞是不錯。這牡丹枝頭還留着九朝古都昔日的繁華。」趙青勃說話的語調簡直像在朗誦詩。

「鄭州就缺乏這種情調，依我看，在鄭州除了金水河較有一點幽雅的情調之外，其餘的公園什麼的，簡直是沒有看頭。你們在洛陽生活，可算有福氣，這裏古、雅、幽、香，樣樣俱全，難怪古代許多詩人爲之大發詩興，留下這麼多的佳章。」李索開搖頭擺腦地說，活像一個冬烘。

張北方忍不住露出微笑：「我想向大詩人請教一下，照你的話來理解，你是說風花雪月之類的東西才能激起詩情了？」

李索開一怔，原來迷矇着的眼睛急張開來，忙說：「不敢當，不敢當。我的話也不能這樣理解。我是指古代的詩人呀，古代的詩人多是懷着地主士大夫的思想感情，所以他們吟咏風呀月呀，興亡盛衰呀。而我們今天處在偉大的時代，我們要爲人民歌唱，我們的作品應該反映火熱的革命鬬爭。我們是時代的鼓手，要鼓舞人民前進！」

他說得口沫横飛，煞有介事。

張北方還是迫進一步：「你剛才還說什麼古雅幽香、羨慕我們很幸福，看來你的腦袋還有一點古代士大夫的思想感情。」說罷露着狡黠的微笑。

「哎呀，小張你的帽子可很厲害，馬上就扣過來了。但怎能憑這就說我有古代士大夫的思想感情？人類總是愛美的呀，我艷羨你們這個城市的美是出自人愛的天性啊，難道你愛醜惡的事物嗎？」李索開忙解釋着，態度很認眞。

「你這是人性論，美是有階級性的啊。你剛才不是說了今天的詩人和古代的詩人讚美的東西不同嗎？」張北方不饒人。

「這……不過，你說，這亭子旁邊牡丹美不美？」李索開問。

「當然美啦。」張北方說。

「這就對啦。牡丹在眼中是美的，在古代詩人的眼中也是美的。美是客觀的存在。」李索開說。

「但是，在今天詩人的眼光裏，有許多事物比牡丹更美、更值得讚頌，你剛才不是也提到詩人要反映人民的火熱鬬爭嗎？這就是觀點與角度不同之處。」張北方說。他的臉上還掛着笑，並且向徐諾眨了眨眼。

（二十九）

嘯聲劍影錄（九十五）

演出大功告成

我以丑生角色飾演老僕，與白雪影演的對手場合很多，因她是我的表嬸，不好意開她的玩笑，那便使我這個丑生黯然無光，大概她也發覺我這點苦衷，第二幕落幕之後，我和她退入後台時，她便微笑的對我說：「表少！你爲什麼不耍花樣，做戲還做戲呢」。我聽到她的暗示，以後出場儘量發揮丑生的本色，談笑風生，詼諧百出，引得全場大笑，我這丑生眞個一炮而紅了。

初時，我很躭心沒有細讀劇本的白雪影，不知她如何臨時爆肚，但事實上卻出我想像之外，我和她同時出場的機會很多，我也留心傾聽她所唱的戲曲，眞使我萬分佩服，她儘情以手指示意樂工，隨劇情而變化曲調，時而「二王」、時而「滾花」、時而「中板」、時而「龍舟」、時而「白杬」、時而「慢板」，雖非字字珠玉，卻也句句中肯，難得她隨機應變，隨意唱來，都是劇中的話兒，我家鄉有句俗諺「聰明戲子，笨×喃巫」，誠非虛語也。

毛病出了，而又出在我們天天排演這一羣傢伙的身上，那更非我所料及，當輪到德文堂弟出場時，他一出虎頭門，拉高喉嚨便唱，幸而棚面打着大鑼大鼓，洪亮的鑼鼓聲把他的唱聲壓着了，觀眾一點也聽不到，我則早已出台，看見這個馬騮舞舞唱唱，揑了一把汗，眞想一拳轟他下台，可是鑼鼓剛打完，恰巧他也唱完了，當紘索手拉過場的時候，我裝模作樣走到他的身邊，等準了掌板「鐸」的一聲，便着實的提醒他：「衰仔！跟板再唱喇」。算他機警，也順着板再唱下去。好在他的戲不多，除了幾個在台上的人知道鬧出笑話之外，別的人一點也不知道。

演出成功了，聳動一時，附近的鄉人來找我接頭，要定我們的戲班下鄉開演，問我要多少戲金？我一律婉拒了。因爲已作歸家娘的白雪影，固然可一而不可再，要她復出做戲，眞是難上加難。甚至我們這羣堂兄弟，個個公子哥兒，逢場作興，趁趁熱鬧，他們是有點興趣。如果要正式的演出，我就恐怕「打响鑼鼓，沒有武生出台」了。

這年的十月，因廣州的失陷，粵南六邑均告緊張，保衞鄉土之聲日囂塵上。第十大隊的兵，奉令移交本縣的集結大隊，淘汰了一部份年老的士兵，僅保留一個中隊，改了番號，稱爲集結大隊的第四中隊，由我的堂弟振鳴接充中隊長。我和這個中隊就憑這一段淵源，於五年後，在我組織開鶴十三鄉武裝民眾，與日寇作戰時，雖然在編制上，不受我的節制，但也幫過我不少忙。第十大隊結束了，統率委員會也無事可做，我這個秘書也不應徒掛虛名，支耗地方人的公帑，故於是年的年底便辭職了。

大敵當前

鄰鄉的和溪，是歐陽姓聚族而居的一鄉，有一間鄉立的小學，是由鄉長歐陽家聲兼任校長，但族中有一位後起的青年，覬覦校長職位，掀起倒長風潮，歐陽家聲爲求自保，決定仍握鄉政，放棄校長，乃和我的五叔祖商量，準備聘我擔任校長。我自從爲鄉土服務以來，毗鄰各鄉的鄉彥，對我一股幹勁，頗致好感，而歐陽家聲和我平日也有往來，因他年紀長於我很多，我在見面時尊稱他爲家聲伯；他遭遇着族中的風浪，便想起我來，他認爲和我的交情不錯，我做校長等於他的替身，且好利用我宓家的聲望，來抵擋他族中的狂潮。當我的叔祖將和溪小學聘爲校長，詢問我的意見，我對五叔祖條陳：㈠我不宜做歐陽家聲的擋箭牌，不應出任該校的校長。㈡和溪鄉的風潮，我宓家可作魯仲連，但不可感情用事，偏袒某方，爲釜底抽薪計，勸歐陽家聲聘那後起的青年爲教員，以作安撫。㈢爲表示答謝歐陽家聲的厚意起見，我可以到和溪小學去擔任教員，但只一年爲期，一方面可以這一年內對那後起的青年做疏導的工作。五叔祖也認我的辦法頗能各方兼顧，便將我的意見轉告歐陽家聲，他也同意我的見解，於是我於民國三十八年的新春，便到和溪鄉去當教務主任，名爲主任，實則是代理校長。

民國二十八年的清明時節，新鶴線和新開線突形緊張，日軍於佔領江門會城之後，又有進犯僑鄉的模樣。「還我山河」部隊奉檄從西江緊急馳援，抵達僑鄉，即發動各鄉再徹底破壞公路，以阻止日軍的機械化部的進攻，「還我山河」的部隊長又下令限各鄉於兩天內完成破壞工作，否則軍法從事；於是漫山遍野的男女，揮動鋤頭，一段一段依照劃分的路面，大家拚命的破壞。和溪鄉的鄉長歐陽家聲，人雖頑固，頭腦卻新，要和溪鄉立小學的六年級停課兩天，由學生組成服務隊，負責烹茶煑粥，送到公路去，來供應埋頭苦幹，揮汗如雨的鄉民，而要我擔任服務隊的隊長。我把八十個的男女學生——鄉間小學生的年齡很大，六年級的差不多統統超過十三歲——分爲若干組，烹茶的烹茶，送茶的送茶，煑粥的煑粥，送粥的送粥，我則奔走不暇，往來指揮，頗得和溪鄉鄉人的好感，所以，一年後我因考進大學，離開了那間小學，鄉人甚爲懷念。

公路破壞完成了的第二天，前線終於炮响了，江會敵軍沿開鶴和新開公路進犯，「還我山河」部隊紛紛出動，一面整師開赴前線，一面下令本地區的市鎭和鄉村，一律緊急疏散。和溪小學馬上停課，我也趕返家園。是日下午炮聲越來越密，入夜之後，大炮的轟擊，震動天野，可知敵人進犯的猛銳我軍作戰的英勇，惟家園邇近江會，六七十華里的距離，可以朝發而午至，爲了應變，由六房家長立即在中憲第召開臨時緊急會議。



一位讀者提出：
反攻必須反美 復國必須聯蘇

萬人傑先生：

您的指傷全好了嗎？謹祝早日痊癒。

讀本月八日「牛馬集」，獲知美國的進出口銀行準備以七億美元貸給我國。從您說的話中，好像您對美國此舉很感激。我就覺得沒什麼可高興。半年來，我國所受到的困難挫折，完全是尼克遜這個災瘟一手造成的。美國給我國的打擊難道還不夠狠？現在卻來幾億元的貸欵，這好比給人打了個重傷，之後從兇手處借回一點醫藥費，這就值得感謝了？七億美元有什麼稀罕，台灣人口一千四百多萬，只要國人上下一心，實行勤儉節約，平均每人每月節約四美元，一年便可以有七億美元的節餘。只要自己發奮圖强，少搞些古靈精怪的非正業，艱苦奮鬬，政府愛人民、人民愛國家，同心合力，勤儉建國，這才是眞正的美好遠景。歷史經驗證明，美國實實在在是我國的一個損友，難道我國的領導人還沒有從事實上得到教訓？美國鬼一貫看不起我們，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戰侵畧別人的軸心國，而且又是戰敗國，可是戰後美國扶助卻日本不遺餘力。我國經八年抗戰，勝利是慘勝，實際是傷痕纍纍，不幾年又被迫遷台灣。我國政府初遷台灣的時候，情況相當艱難，美國鬼卻在這時候搞什麼「白皮書」黑皮書，給我國落井下石。

到如今，卻來勾搭毛賊，替毛賊張目，造成我國在外交上的困難，美國鬼聽着：中國人是有志氣的，我們已很清楚地認識到美國只是一條兩頭蛇，絕對不是好東西。不要以為你們有幾個臭錢便能使已經覺悟了的中國人對你們改變觀感。我認為，美國的貸欵即使送到來，我們也應扔回給他，不義之財，我們不需要，沒有七億美元的借欵，中華民國也不會滅亡。我們的奮鬬目的是收復大陸，救七億同胞於水火。欲達此目的，必須及早脫離美國，與蘇聯携手，這才會有希望。

若仍與美國纏下去，受美國鬼的牽制，則反攻復國永無成功之日，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我提出：反攻必須反美，復國必須聯蘇！

還有，我國一方面要向美國鬼借錢，另方面又援助那些「當我們需要他們的一些票時，他們卻不支持我們」的國家。這眞是好做唔做，這個樣子的泱泱大度，我絕對不恭維。

趙芝盦（七二年四月十四日）

「逃亡有感」得知音 奉和三律表衷情

力行先生：

讀（二二一期）「萬人意見」篇中有林澄之先生「逃亡有感」三律，音韻亮，對句佳，有內容，寫實之作也，爰依韻和之以表萬人讀者間之相互呼應與同情，此篇知詩壇稿擠，請登於萬人意見篇內，詩比原作遜色多矣。

臘鼓頻催年又到，南來之初，曾於西園大農場中自撰一對：「國在那裏？家在那裏（桃花扇說的）？節也無關！年也無關！」現在家人日衆，交游日多，縱使無關也有關矣。

奉和林澄之先生「逃亡有感」三律原玉　史之明

同是中華一國人，貧能致富富能貧。
如君淡泊勤生計，竟爾鬬爭受刼塵。
陣出刀槍兼劍戟，威揚牛鬼與蛇神。
此仇此恨宜深記！待用滄桑再變新。

變幻風雲領海陬，深知世味怯多求。
幾坵田土半庭樹，數卷詩書一角樓。
自問身家無宿怨，被評地主有煩憂。
窮山惡水都經過，不是流亡不淚流！

蒼狗白雲倏變更，戒嚴聲裏不辭行。
風霜凜似干將劍，草木渾如幹部兵。
漏網游魚魂甫定，出籠飛鳥路分清。
梧桐山上菩提下，指引全憑佛炬明。

人貴自立·國貴自强
怎樣才算是中國人？

我曾用過不同筆名向貴刊讀者版投函，每次都蒙登出。幸虧不是詩人，因「萬人詩壇」諸賢都用眞名發表。

讀本期（二三三）「萬人意見」金鐘先生所說「人貴自立，國貴自强」八字，眞是可圈可點，這就是每一個中國人所應該走的道路，而是最實際的。

關於什麼才是一個「正牌」的中國人這一問題，爭論甚多。最近港大職業學生又作一個分類，除了向「毛教主」膜拜的才算是「中國人」之外，其餘的統統不是中國人，是黑五類，牛鬼蛇神。總之，都是鬼而不是人。

無獨有偶，台獨分子卻不想做中國人，想做一個附庸，美、俄、日本甚至非洲的傀儡。即是說，彭明敏不願意作一個「人貴自立」的正常人，而要做一個附在人身上的寄生蟲。

我不贊成做一個夜郎自大的中國人，空有其名的中國人，而要做一個謙遜、實幹、不依靠人、不玩弄手段、自强不息、有實際的中國人。讓我們不再爲這一個「虛名」浪費時間。

最近，有很多人爲了尼克遜訪問北京而覺得「做一個中國人實在十分驕傲」，這是十分虛浮和幼稚的，市儈味十分濃厚。好像一個富人有一天忽然非訪一個窮人的家庭（毛澤東曰己承認「中國」是一窮二白），而那窮家就覺得「國際地位」大大提高一樣可笑。

港大職業學生攻擊新任港大副校長黃博士的用心是十分卑鄙的，不論是新加坡華人、香港華人、台灣華人、大陸華人，只要不自暴自棄、自强不息，無論名義上是不是「中國人」都是中華優秀兒女。君不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將一個僅有二百餘萬人的小島國，埋首建設成爲一個「清潔城市」國家。自己受到帝國主義痛苦經歷，而不歧視國內其他少數民族，攜手合力建設，不尙空談，不依賴任何大國，是一個有骨氣的人，但卻不盲目排外，歡迎外國資本在合理情況下投資。難道我們因他是一個「新加坡」人，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而不屑一談嗎？反觀大陸，每次春、秋廣州商品交易會，與會者所受招待有等級之分，第一級是西方國家的資本家，第二級是日本靠攏商人，第三級是非洲及其他落後國家的商業代表。以上是外國人，第四級是有外國護照的華僑；港澳「愛國商人」則屈居末位。居住的旅館不同，待遇不同。以港澳「愛國商人」來說，「紅色大肥貓」享有與「洋人」同等之特惠待遇。至於我們親愛的「無產階級」大陸同胞們，他們沒有進入旅館探望港澳親人的自由，他們絕不會以身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人民而自豪，反而對那些從殖民地回來的垃圾投以羨慕的眼光。嗚呼，「偉大的中國人民」！

最近香港「聯合國協會」因黃華致函聯合國殖民小組表明對香港、澳門地位的事有專題講論，說香港政府已從業主婆而淪落爲包租婆，大房東而變爲二房東。殊不知毛幫口是心非，爲了面子關係，不得不出此一着而已。但事實上中共正逐步將這四百萬中國人分割出去，如果台灣國府在一段短時期內不能反攻大陸，在香港的中國人，特別是二十歲以上的青年人，在生活習慣上、文化上、文字（正統的中國字和大陸簡體字）信仰上的分歧越來越大，香港國的形成，將是中共無意中迫出來的，那時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包括「愛國商人」和「無產階級」的工人大佬們，都一致舉手贊成成立一個和「中國」友好並存，對「中國」絕無領土野心的「香港國」（套用台獨語氣），而有千千萬萬個香港的李光耀起來說，香港是一條小魚，卻是有毒的，不是「大魚」所能隨便吞下的。

孫中山先生起初並不「反清」，但因爲「大清帝國」太腐敗沒了法子改良，迫不得已才起來創立「中華民國」，那時很多滿清遺老都說孫中山先生是叛逆的賊黨哩。

我上面所說的既不「反共」又不「愛國」，未知是否能在「萬人雜誌」發表？

馬義（七二年四月十五日）

「廣東三陳」之說有誤
陳寅恪先生不是粵人

編輯先生：

前閱貴刊有文說：「廣東三陳」，硬把陳寅恪先生列入「三陳」之內，便想寫信更正，後思也許他的祖先是廣東人，不然寫文者何會如是說呢？此問題經過多方查考，現在可以肯定說，陳寅恪確不是廣東人。陳先生是名聞世界的通儒，我們中國知識分子豈可連他的籍貫也搞不清楚，故草此文，乞代更正。

提起此人，青年時我也毫無所知，直至抗戰時，避居香港，遇老前輩閩滬大詩人劉放園（道鏗）翁，一次他告：「我今天到港大聽陳寅恪講『桃花源記』，這個記他已講數月了才不過講了一半，大概還要再講兩三個月，才能講完罷。我很慚愧，自認讀的書不算少啊，孰知他引證的參考書名，從來就未聽過，故有許多地方聽不懂。」放園翁是福建有名大儒，與

寅恪先生尊翁散原老人且是老友。試想以他的國學程度，尚聽不懂，港大學生又怎可聽懂，不是對牛彈琴嗎？從此，我注意起來這位聞名世界的大學者。但後生小子也無勇氣去請教。但是，我卻看到他了，那是在香港淪陷後，大家蜂擁同往內地逃時，有友遠遠地指着告：「那就是陳寅恪」。見他穿一套平凡的長衫馬褂，面目清瘦，身裁細高，他正買東西呢。

後來由渝回滬，商務印書館老友蘇繼廎（史地權威）先生又道陳寅恪的學問如何淵博，尤其對唐代史特別有研究云云。於是乃特意購買他著的「隋唐制度淵源畧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細談之，眞是大開眼界。又讀他著的「鶯鶯傳」，他考證唐代服裝，眞是細微極了。二次來港從友人王振宇兄（藝術家、收藏家）處看到唐代人物古畫，再回想「鶯鶯傳」的考證眞是一點也不差。

最後該說到陳寅恪先生的籍貫，他是江西修水（義寧）人，父爲三立（散原）是清末民初全國大詩人，祖父寶箴，是戊戌變法時湖南巡撫，也是大儒，他的曾祖名不詳，也是名人，曾國藩勦洪楊時，他在江西辦團練，頗爲曾器重。由此觀之，上追他的三代也與廣東無關。只是後來他因共禍，逃到廣州，初在嶺南教書，後改中大，以至死於中大宿舍。陳寅恪先生是我國國寶之一，青年人應該知道，故不憚煩縷述如上。

向晚四月六日

從家書中看大陸生活

希望「回歸」論者小心一讀

萬人傑先生：

近接到一些關在鐵幕大籠裏面的家人來信，隨便寫一點，俾能涓滴成巨流，反映在一些矇查查的港大學生之類的中國人之前。初生之犢不怕虎，非不怕也，以其無遭虎噬之經驗也，大唱「回歸」，請嘗試之。

㈠行動失自由，居住要指定——農曆新年，照理是農隙最閒暇的時候，小兒居鄉當農奴，二十二個年頭沒到縣城去，這次因欲遵父命，到縣裏照一個相片來給我，向小隊大隊申請，共幹不准，結果無法如願。鄉下五里十里的地方是有市鎮的，但沒有照像舘，無法辦得到。三年前小兒指定由甲村搬到乙村居住，現在來信，爲了什麼農田與人口的調配，又要他由乙村搬到丙村去。鄉間房舍，要畧事整理以蔽風雨不易，加以肩挑搬遷更難，「寧爲太平狗，莫作亂世人」，「生也何恩，殺之何咎」，於是乎大兒苦矣。

㈡四兒兩結婚，娶妻盡文盲——毛澤東統治大陸，已是二十三年，照理教育普及，男女平等，我一二三個男孩，已每個讀書兩三年不等，可以畧識之無，第四個男孩，我離開家鄉那年才出世，已因病變成聾啞，現在大兒、二兒又娶親，沒有一個媳婦認得自己的姓名。說是風氣不開吧，我一姊一妹那時間都讀書，最低限度能寫普通書信，地富子女無書讀固不爲奇，而我現在這兩個媳婦的家庭，一個是「中農」，一個是「貧農」，爲何也斗大字認不得一個呢？這可以想見在鄉間對普及教育，消除文盲的工作如何。

㈢尼毛碰頭，局勢假寬——第二小孩來信：他在毛主席英明正確的領導下，對海外華僑是重視的，僑滙也保證百分之百的收得到，父親離家二十餘年，照理都會懷念家裏的人吧，現在當前政策，不究既往，我盼望父親能夠回來看一看家裏的人，我們的人民政府都希望華僑們能回鄉來看看。今年清明將至，祭掃祖先，父親回來一次好嗎？（上述大意如此，有些字我是照他的意思寫的。）

㈣共幹示意，叫人滙欵——我的同難中有一個親戚在這裏，他來港亦二十餘年，爲了生活放蕩，從無一文滙家，他是仍有母親在鄉的，在「文革」前，我曾叫他：××，你既有母親在家，人家滙欵接濟家人，爲什麼總不滙一文錢呢？雖然兒女你作爲不理他，來日方長，將來再說；你母親年老了，她不會久等你的，做人兒子，應該總要有點不忘本的孝敬之心呀。他說：因爲我家先兄是「二萬五千里長征」死去的，所以他家定爲「烈屬」（卽烈士家屬），照理聽說有照顧的……所以我不能滙錢，滙錢反而會影响他家對接受共黨政府的照顧。我說這樣嗎，也不無理由。可是就在去冬，因爲我小孩有信來，也知道我這個親戚在這裏，於是他的兒子也來信了，說了一擔好話，毛主席怎樣怎樣，家庭生活都很幸福，但因目前病了一交，幹部叫我寫信給你，希望父親滙錢回來，婆婆也八十多歲了，母親……希父親支援我，接濟我一下。

鐵籠子裏的人，是可想而知的，行動失自由，衣食無溫飽，有病不勞動要請假，離家一步要批准、要路證，修公路、築水庫，自帶菜米油鹽，住房子要歸他指定……。

矇查查的回歸論者，適應論者，百聞不如一見，請親身體驗一下，回去祖國過一過幸福生活，爲人民服務好，毛頭在招手，「天堂」在前頭，光在海外乾喊有什麼用？

讀者：范念慈

目睹大陸難胞慘遇
讀者發出沉痛呼聲

洋鬼子不講道義，那是因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同是中國人，何埋沒天良，急急相煎若斯！

編輯先生：

一九七二年開始後，這是第三批難民不幸落入M埠的水警手中。

本（三月）二十一號早上五時十五分，電話鈴突然响了起來，坐在值日室的M埠警官「殺人王」2×8拿起聽筒問：什麼事？對方答：「我是水警×××號，發現由大陸海面偸渡來的大陸難民。請派幾個衝鋒隊人員到來協助拿捕。」還補上一句，「我們水警總部無人可派。」

「得，你看着他們。」「殺人王」把電話筒放下，立即按起警鐘，各人在睡夢中被警鐘驚醒，立即起床集合，等候命令。各警員齊集了，「殺人王」說出是大陸難民偸渡進入M埠水域內，快要登陸了，在西灣半邊橙。還發給警員一個人一副手銬，命令立即上車去。

警隊出發了。警員在車上各自抱着對同胞的同情心，誰也不願意對大陸偸渡難民落井下石。還有些想着計謀，如何放人。結果各人不約而同地說出心聲：任何一個人見到大陸難民一定要放人，或者給予「保護性」的追捕，即當走到他們跟前時，小聲叫他們快走，不要欺騙他們。這個「牛仔」警官聽聞各人講話（他不識中文），問：「你們說什麼？」大家回答：「是不要放走他們，要捉住他們。」

「你們做得對。」

他媽的，你當我們是豬。要是你眞個動手拘捕他們，我不救才怪。

幾分鐘的時間，警隊已到達目的地。可是駕着小舟的六位大陸難民，見岸上有兩個水警在跟着他們，必不懷好意，不肯冒險將小舟泊岸登陸。慢慢直綫的向着南灣××酒店的方向慢慢地推進。狼心狗肺的水警死命地沿着堤岸跟着他們的小舟。一個華籍的最低級臭水警（即四等），最積極、最無恥，不斷地罵着：「還不知死，還不埋來。你們走到那裏去，一定要把你捉到。」他還毫無禮貌地對我們說：「你們看着他，我去打電話通知水警總部，請派水警輪來。把他們捉到爲止。」說完，不顧一切，騎上腳踏車飛快的去打電話。這個喪盡天良的華籍臭水警，一定不是中國人，是雜種。據看守在半邊橙的那位陸警說：「這個壞蛋發現這條小舟後，他就迫我爲他作蒿兕，他就打電話。看他的樣子，他一定是得到共產黨的一筆獎勵金，要不他何必這樣賣力出賣中國同胞呢？你們未到前，他的積極樣子，簡直是無可比喻的。不是我說謊，你們有眼見到。」

已經快要大天亮了。依稀見到對岸氹仔的一切。難民還在海面想着辦法突然登陸，突圍而去。其實若果他們立即登陸一定是可以走漏幾個的。又大概他們不懂得M埠的一切，M埠之南邊是氹仔，他們要是知道，一定將小舟駕駛到對岸登陸，上山躲藏，然後慢慢伺機到M埠找親人。而這個時候南灣和西灣一帶的堤岸有很多人在做晨運。知道發生了事，一時間聚集了很多看熱鬧的人。（M埠各報記者在共黨的威迫下，從來不寫眞實的事），有正義感的市民見到這位臭水警（已打過電話回來）的瘋狂醜惡相，都指着他毫不客氣地說：「你一定不是中國，你一定大陸的親人死光了，在澳門的最親骨肉也死得乾乾凈凈。要不怎麼如此沒良心呢。」而這個喪心病狂的水警，竟然充耳不聞，一味只顧來回走着，有如熱鍋上的螞蟻。看他的樣子，就好像這批大陸難民姦了他的妻女，與他有仇。要不是爲什麼要這樣仇恨他們呢？我在旁邊觀看，恨不得一槍把他處決了，以大快人心。他的所作所爲，害人不淺。他害了這許多大陸難民，又害了同事不能睡一覺，這種人留在世上是對中國人民有百害而無一利。

「殺人王」值日官，不敢相信中國人，特地派一個西洋鬼做領隊，這個異族的「鬼子佬」來到目的地，像是瘋狂似的，全無半點人性，見到小舟還在海面推進時，立即令全部警員上車，到南灣去。這時難民發覺情況不妙，將小舟調轉過來，向着西邊往共區推進。警隊停下來。路旁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還有兩部的士停在路旁。這個鬼子佬有點不喜歡那麼多人看着他，更不喜歡的士跟着看他做出見不得光的事，因此立即走到的士旁邊把車牌記錄下來，並着令將車駛去。司機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怕難民突然登陸，登車逃去。眞虧他說出這種話。市民突然強硬起來，說：「我們不走你能怎樣？」他像喪家之狗立即縮埋一團。如果眞的難民們在這時登陸，據我看來他決不能把難民拘捕，因恐怕會招來亂事。這時的士和市民都是有心搶救難民，不過機會未到。既然市民有這樣的同情心，難道身爲中國人的警察也不能放過他們嗎？憑良心講，其實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義務解救他們。

這條「牛仔」平時作威作福，今天遇了硬手，使得他不知所措起來，醜態百出。不僅市民對他痛恨，連同事也一樣痛恨他，平日稱他做「魔鬼」。看見「牛仔」2×7號的所作所爲，我就感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他們平時談反共，是空口講白話，實際是爲了自己的利益才眞。但那個臭水警同是漢族人，沒有半點同情，眞是喪盡了人性。是漢奸所爲，是狗腿子，是賣國賊，是敗類！

在這個臭水警頻頻電催之下，水警總部唯有用無綫電聯繫，招來一艘水警輪，急駛而來追捕難民，這樣就演成了一幕水上追逐的活劇，小舟在水淺的海面還可以行駛，不怕觸到暗礁，隨意往來；但機動的水警輪，不像

小舟一樣被拕，只有在航道上行駛，不能怕觸暗礁。因此只得被動地，始終跟着小舟，轉來轉去，不能拘捕。最後，喪盡天良的臭水警，站在船上對難民們喊話，花言巧語把他們誘騙了。難民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怕共區船隻追捕），被迫靠近水警輪旁邊，一個跟一個走上水警輪。我親眼看見這幕慘劇，在這個家仇國恨的時期，我不能援手相救同胞，不禁長嘆一聲！這是中國人的刦運未盡，唯有祈望上天幫助他們，下次獲得勝利。

雖然我沒有親手拘捕他們，可是我被迫參與過，在良心上也感到內疚，在民族意識上感到對同胞有所虧負，唯一辦法就是借貴刊一角刊登這件事，俾給世人諸知，也讓M埠華籍警員自我檢討。

我們是中國人，反共要靠自己奮發圖強，不要靠鬼子的空洞支持，如靠鬼子佬的支持等於慢性自殺。一切「鬼子佬」（包括美國佬）都是不可靠的，一切海內外的中國人，都應要為民族救亡運動而獻身。　張文謹上

「萬人協會」簡訊（二十九）

萬人會刊歡迎投稿

近期在簡訊裏提及的「會訊」，已定名為「萬人會刊」，創刊工作正在密鑼緊鼓、積極進行，歡迎大家踴躍投稿。

本會出版「萬人會刊」，除了想藉這份刊物向會友們更詳盡地報導本會的工作、動態，及進一步溝通會員感情外，並希望能讓一般喜愛寫作而又沒有地盤的會員，有一發表的園地。因此，會員投稿，對本會的批評建議可以寫，時事有感、社會百態、生活情趣、文藝創作、以至七十二行的苦事趣事均可寫來，只要言之有物，都會盡量採用，尤其歡迎輕鬆幽默、雅俗共賞、三言兩語的短文，因「會刊」篇幅不多，愈是短小精悍的文章，愈易發表。

會友們不必顧慮文字水準的高低，從未寫過稿的朋友也不妨拿起筆桿，放膽寫來，生花妙筆固然歡迎，「生銹之筆」也無所謂，希望有志寫作的朋友多寫多投，充實會刊內容。

會刊將闢一專欄，暫名為「萬人信箱」，歡迎會內外人士對會務提出質詢、善意的批評和建議。

「萬人會刊」是會友們自己的刊物，請馬上動筆賜稿，成為創刊號的作者。稿件請惠寄萬人協會「萬人會刊編輯委員會」，詳細稿約請參閱上期簡訊。

「國語班」五月開課

本會舉辦的「國語訓練班」，大批報名表格一直妥為收存，主持其事的宋德科先生，刻正審慎編選國語範本及講義。由於報名者多，已計劃分班講授，對時間之編排、班次之劃分、教材之甄選，宋先生諸位正作慎重及週詳的研究，一俟範本選出，講義編妥，即公佈確定開課日期及其他細節，請報了名的會友留意。

「座談會」暢所欲言

為了配合會務的開展，正副會長決定分批約見會員，舉行「會員座談」，目的在徵求意見、歸納眾議。

第一次座談會經於四月十九日晚上在會所舉行，邀約參加的會員有二十多位，會友丘陵先生當晚本來要參加一個重要的宴會，但卻「禮到人不到」，趕來參加座談；另一位葉先生接到邀請信，特地請了夜班假期，其他會友也在百忙中抽暇到來，不肯錯過這聚面暢談的機會。

萬會長及會副會長闡述了「座談會」的目的，除了讓工作較忙的會友互相見見面，還希望借此一談，聽取大家對母會的意見和建議，作為今後推進會務的參考。

「座談會」毫無拘束，會友們暢所欲言，發言的踴躍程度，說明了大家對母會的關心和熱愛。

葉先生對「國語訓練班」及「嚴以敬先生畫展」提出詢問，即由宋德科先生、嚴以敬先生分別詳細解釋，具體說明「國語班」籌劃工作的進展情形；嚴先生的畫展也一直未有放棄，並且詳為解釋遲辦的原因。經嚴、宋兩位坦誠答覆後，大家也就釋然於懷，由「詰問」轉為關切了。

有時，會員們在晚上蒞臨會所，卻因為工作人員外出而「望門興歎」，這問題也在座談會上提出來，要求改善。會副會長為此而致歉意，並由會務部主任宋德科先生保證，決意改善，妥作安排，務求做到每日由早上至晚間，包括週日及公眾假期在內，會所之門隨時為大家開啓。

「會員證」問題也在座談會上提出，事實上，「會員證」已完成設計劃樣，不久即可印發。

丘陵先生建議由會方印製表格，讓會員填寫意見及建議，寄回備存待考，這的確是個切實可行，更能廣泛收集意見，推進會務的辦法。在行將出版的「萬人會刊」裏，我們便會盡量容納各方面的意見，不能經常到會的會友，希望多作文字聯繫，給母會提出建設性的批評。

對會員的介紹、審查，及協會的經費問題等，在「座談會」上也獲得了寶貴的意見。意見提出之後，大家反覆討論，認為可行的即由秘書處記存在案，轉交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詳加考慮。

座談會原定兩個鐘頭，想不到參加座談的朋友興緻極濃，珍貴意見滔滔不絕，一談便是三個鐘頭有多，變成馬拉松式的長談，難得聚面暢談的會友，都希望這種無拘無束的座談能夠多點舉行，也希望接到邀請的朋友，無論如何抽空參加，給我們提供寶貴的意見。

萬人協會秘書處供稿

萬人傑會長鈞鑒：

欣悉「萬人協會」會務正銳意推進，會員等鑑於「財政為庶政之母」，為表示對協會之熱愛，特聯名發起捐獻基金運動，除應繳之月費外，自願按月捐款，充作萬人協會基金，凡我會員，請大力支持響應，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盡我會員一份子之義務。耑此，敬候　台安

黃少芳　棄　左　沈錫堅　劉榮彬　羅　左　陳挺拔
丘　陵　張中海　王淦華　同啓　四月十九日

「比知」不應稱「新潮」
小妹妹對老萬提出抗議

萬先生：

首先，希望不會介意我這麼唐突寫信給您，小妹是一個學識膚淺的黃毛丫頭，如有得罪或錯誤之處，請多多包涵。

小妹不敢說是閣下的忠實讀者，但小妹非常仰慕萬先生才華，可以說我對萬先生寫的文章有偏愛。現在小妹心裏有些說話不吐不快。

小妹從「星晚」閱悉萬先生在「牛馬集」裏寫有關演奏會一事，照理沒有什麼，但小妹對萬先生在寫有關一隊從外地來的樂隊之名稱，有些不解。那隊樂隊便是現在非常受歡迎的「比知」樂隊，我奇怪何以萬先生稱「比知」是「新潮」樂隊呢？愚見則認爲「比知」是一隊「流行」樂隊，可以說是，全球最受年青人歡迎的樂隊之一。我不知「比知」的「新潮」在那裏。小妹認爲「比知」的歌曲無論歌詞或旋律都非常優美，有很多歌詞還蘊藏着很深入的意思，可說是很有「思想」的，主要還是「比知」歌曲絕對沒有一些像一部份樂隊的「迷幻色彩」在內。因此，小妹不認爲「比知」是「新潮」樂隊。說到「比知」隊員們，可能他們思想新潮，但也不見得他們的服飾新潮。或者有人說「新潮」二字是很難確定其意義，歸根到柢，小妹是不贊同萬先生的說法。同時，我希望萬先生千萬別誤會小妹諸多挑剔，小妹只是懷疑而已，希望萬先生能說出您的高見——何以稱「比知」是「新潮」樂隊？小妹很多時候留意到某些寫文章的人，很喜歡在報章上提到「新潮」這二字，我之第六感告訴自己，他們的用意一是在有意無意間寫出來，含有一些諷刺意味，雖然我不知萬先生用意如何，但願萬先生絕不是屬於後者便好了。我想萬先生一定測到小妹是一名「比知」迷，所以會如此緊張。然而，小妹實在不甘一些人誤解或誤用「新潮」加諸在我們青年的一輩吧了。

一讀者上（七二年四月五日）

我和你一樣喜愛「比知」，並無存心「諷刺」，其實「新潮」和你說的「流行」，在意義上沒有多大分別的。我認識的許多年青朋友都是「比知」迷，不過他們並沒要求我更正「新潮」的名稱，「新潮」原沒有壞的意義，新潮流應該是好的，這表示追得上潮流，比我們落伍的中坑强得多了！

萬人傑覆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父親節

李震歐

樹庭失訓憶當年，正値新正第四天，
報午鐘鳴剛十二，嚴親坐化在床前。

何堪椿樹遽風摧，寸斷肝腸劇可哀，
記得先君纔氣絕，稈棚無故忽崩頹。
（當先考壽終正寢時禾草棚忽然倒塌人皆以爲奇事）

可憐十歲便無依，王父喪明更足悲，
先考彌留還託子，叮嚀五叔撫孤兒。

椿庭原是作人師，遺稿千篇絕妙詞，
豈料焚書遭暴政，緜綿此恨了無期。

母親節

李震歐

五齡失恃憶當時，死別生離懵不知，
最是阿爹聲淚下，罵娘心忍摑娘屍。
（當時先父過度悲傷竟指先母忍心死去用手掌摑娘面頰）

十月懷胎力盡疲，乳兒三載更恩慈，
劬勞未報萱花謝，佳節年年動我思。

母親節日憶娘親，未拜墳塋幾度春，
聞道家鄉無祭掃，暴秦爲鬼也酸辛。

霏霏細雨正梅黃，遯跡天涯百感傷，
子欲養時親不在，臨風涕泣喚阿娘。

尼克遜總統訪大陸

劉棟

(一)
飛渡重洋萬里遊，欲從燕嶺射雙鷗；
行看暴虎憑河刼，竚視狂熊玩火球；
藍雀一廂情願幻，漁翁兩利惟難收，
可憐永定河中水，長是吾民血淚流。

(二)
戴月披星蒞幽燕，中南海穴論神仙；
長城雪跡寒今古，秦嶺雲迷賊地天；
一代天眞情恨恨，無雙國士淚漣漣！
嫦娥自悔偷靈藥，始對菱花悟自憐。

爐峯東望

鄧學而

爐峯高處獨登臨，欲聽東風報好音，
望斷重洋消息渺，廿年惆悵幾沉吟！

風雨歸舟

鄧學而

東南風雨送歸舟，不懼艱危趁急流，
擊楫揚帆師祖逖，同登彼岸卽神州。

冬日登獅子山

鄧學而

暫拋塵俗陟高峯，撲面風霜朔氣濃，
幾許芳菲成敗絮，獨留梅竹伴蒼松。

奉和旅美華僑梅傲雪先生沙田望夫山新韻十首原韻

傅裕

(一) 野草春深一剪齊，花花絮絮滿荒蹊，
雙眸望斷人何處，忍聽鵑聲日夜啼。

(二) 重圓破鏡夢中尋，望月懷人淚濕襟，
知否千年山上立，櫛風沐雨到於今。

(三) 郎踪何處久居留，一去匆匆不轉頭，
倩女魂離身化石，翠微日日望歸舟。

(四) 爲謀綱載到天涯，利鎖名韁作厲階，
慨自畫眉人去後，年年空對合歡鞋。

(五) 望裏英姿蓋世雄，奇峯獨聳插天中，
貞操氣節傳千古，萬里趨塵拜下風。

(六) 陽春白雪曲堪聽，博得詞人更眼青，
畢竟望夫緣底事，慇懃含笑○山靈。

(七) 數寄音書竟杳然，離魂別緒恨年年，
望穿秋水君知否，直把春心託杜鵑。

(八) 遊人宛似一窩蜂，去去來來不計鐘，
看到望夫山景好，流連忘返撫孤松。

(九) 輕車猶勝五花驄，不負青衫載酒從，
遊遍沙田諸勝地，歸時山色暮烟籠。

(十) 歷盡滄桑膾此身，休論誰幻與誰眞，
山靈識我應憐我，都是邯鄲夢裏人。

自嘲

一壺生未是稿

盡將歲月付琴棋，絕續存亡也卜疑，
起舞聞雞空擊楫，狂欲縱酒浪吟詩，
夢中籬菊開三徑，隴上梅花寄一枝，
信是書生無用處，肚皮全不合時宜。

六秩述懷 三首

袁暘照

歷盡千磨百煉身，鞭絲帽影戀胡塵，
半生習技難醫國，清夜捫心未負人，
舉步縱無鄉可杖，舒懷自有酒堪親，
閒餘每誨諸兒輩，恪守家傳不帝秦。

駒光不覺六旬臨，霜露新添兩鬢侵，
國難餘生堪自慰，仔肩微卸樂閒吟，
修身自信無偏念，閱世縈迴幾瘁心，
記洒故疆戎馬汗，英風猶幸未消沉。

持躬澹泊樂居窮，養性娛情客路中，
兩鬢凝寒驚泛白，十年溺暴不沾紅，
謀生已竭追新技，應世常持尙樸風，
耳順未忘思報國，祗今難許學痴聾。

晉公子重耳

梁莊

爲存孝道棄蒲城，歷遍諸侯萬里程，
去國未忘舒國難，返家尤欲振家聲，
尊周力挽王綱墜，霸晉威宣敵愾情，
動業敢誇超小白，三軍一動破蠻荆。

海門垂釣

梁莊

浮生若夢寄遊蹤，如畫山川興倍濃，
雲淡遠峯銜玉筆，風吹深澗擊金鏞，
浪花搏岸飛千丈，海鏡翻天影二重，
垂釣江濱忘日落，遄帆初夜聽鳴蛩。

冬日感懷

藍天

作客天涯歲月催，怕看殘柳映新梅，
莫嫌秋菊經霜刼，只惜災民隔岸哀，
鄉訊已隨人去斷，慈幃猶盼我歸來，
江山佇有重收日，痛飲黃龍共舉杯！

屈武圻著

「成功學」出版

由屈武圻執筆，在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的「成功之鑰」，憑其做人處事的經驗，指引出成功之道，可以說是事業南針，因此連載以來，備受讀者歡迎。數年前「成功之鑰」刊成單行本，暢銷一時，引起歹徒垂涎，翻印盜版。現將「成功之鑰」的第二部分輯成專書，名爲「成功學」，業已面世。此書內容包羅廣泛，與「成功之鑰」同樣精彩，可以幫助你成爲一個成功之人，不但初出茅廬的青年人要讀，出道已久的中年人也值得借鏡。每冊零售三元五角。總經售：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俊人書店，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各大書局均有代售，歡迎郵購，不另收郵費。

萬人傑新作「雞尾小姐」出版

萬人傑新著「雞尾小姐」，是「人海百態」第二輯，包括有趣小故事數十則，篇篇充滿人情味，不但可博一笑，也可作爲做人處世南針，文筆犀利，入木三分，愛讀萬人傑雜文的，本書令你滿足，每冊三元，湘濤出版社出版。地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經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三——七號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歡迎郵購。

萬人傑語錄　每冊定價三元
左道旁門　每冊定價三元
大人物與小人物　每冊定價三元
牛馬二集　每冊定價三元

萬人傑上列著作亦可郵購。

羣丑醜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羣丑鬧香江　　朱自鳴著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執筆爲本刊撰述的「羣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前年五月風暴爲背景，寫香江羣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三——七號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